叢書集成續編

一〇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〇二册目錄

藝術類

音樂

聖諭樂本解說一卷	清	毛奇齡著	昭代	一
律呂古義六卷	清	錢塘著	南菁書院	二三
晉泰始笛律匡謬一卷	清	凌廷堪撰	聚學軒	一〇九
律呂臆說一卷	清	徐養原撰	正覺樓	一二七
管色考一卷	清	徐養原撰	正覺樓	一八一
荀勖笛律圖注一卷	清	徐養原撰	正覺樓	二〇三
古律呂考一卷	清	呂調陽撰	觀象廬	二一九
琴學八則一卷	清	程雄著	檀几	二三一
琴聲十六法一卷	清	莊臻鳳著	檀几	二三七
琴況一卷	清	徐谼著	昭代	二四三
樂府傳聲二卷	清	徐大椿著	正覺樓	二五五

樂器

琵琶錄一卷	唐	段安節撰	香豔	二八九
琴史六卷	宋	朱長文撰	楝亭	二九三

樂譜

瑟譜十卷	明	朱載堉著	百川書屋	三四七

wt86/02

昭代樂章恭紀一卷……清　張玉書著　昭代　三八五
重訂擬瑟譜一卷……清　邵嗣堯撰　正覺樓　三九九

劇曲

粉墨叢談二卷附錄一卷……清　夢畹生撰（黃協塤）　香豔　四二三
戲曲考原一卷……民　王國維撰　晨風閣　四四一

武術

程氏心法三種……明　程宗猷著　百川書屋　四五七
蹶張心法一卷……四六〇
長鎗法選一卷……四七七
單刀法選一卷……四八六
貫虱心傳一卷……清　紀鑑著　昭代　四九七
內家拳法一卷……清　黃百家著　昭代　五〇五
拳經一卷拳法備要一卷……清　張孔昭撰　清　曹煥斗註　遜園　五一一

投壺

投壺新格一卷……宋　司馬光撰　郋園　五四一
投壺考原一卷……清　丁晏著　南菁書院　五五一

棋弈

忘憂清樂集一卷……宋　李逸民重編　隨盦　五六一
三友棋譜一卷……清　鄭晉德著　昭代　六〇三

賭博

除紅譜一卷	宋	朱河撰	郎園	六〇九
響屧譜一卷	宋	楊无咎撰	香豔	六二一
桐堦副墨一卷	明	黎遂球著	檀几	六二五
牡丹亭骰譜一卷	清	徐震撰	昭代	六三一
牧豬閒話一卷	清	金學詩著	昭代	六四五
混同天牌譜一卷	清	鄭旭旦著	昭代	六五九
花甲數譜一卷	清	俞長城著	昭代	六七三
牙牌參禪圖譜一卷	清	劉遵陸撰	觀自得齋	六八五
紅樓葉戲譜一卷	清	徐畹蘭撰	香豔	七〇一

飲酒

貫月查一卷	清	方絢撰	香豔	七〇五
采蓮船一卷	清	方絢撰	香豔	七〇九
酒箴一卷	清	金昭鑑著	檀几	七一七
觴政一卷	清	沈中楹著	檀几	七二三
廣抑戒錄一卷	清	朱曉著	檀几	七二九
攬勝圖譜一卷	清	高兆著	昭代	七三三
酒社芻言一卷	清	黃周星撰	昭代	七三九
南村觴政一卷	清	張惣撰	檀几	七四五
嫏嬛觴政一卷	清	蔡祖庚著	昭代	七四九
醉鄉約法一卷	清	葉奕苞著	昭代	七五七
暢敍譜一卷	清	沈德潛撰	觀自得齋	七六三

聖諭樂本解說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國朝毛奇齡與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成於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擬進

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奇齡迎

駕於嘉興乃以是書恭

進故卷首載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

附記其書因大學士伊桑阿論樂原疏本於徑

一圍三隔八相生之

聖諭故推闡考證分條注釋其進書原疏稱合三書

十三卷首爲樂本解說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

蓋全書文義相屬本爲一篇刊版之時乃以論

徑一圍三者爲前卷論隔八相生者爲後卷取

其條例明晰當迎

駕恭

進之時郎此刊本則仍奇齡所自分矣

昭代叢書丙集卷四

歙縣張潮山來 漸進也 同輯

吳江沈楙悳翠嶺校

聖諭樂本解說 遵聖諭刪定本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進樂書疏

翰林院檢討今在籍臣毛奇齡謹奏爲恭進樂

書事臣竊聞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王者功成

樂作則必辨析宮商考定律呂以求聲音之所

在凡以爲中和之氣所以格天人而和上下非

偶然也自古樂淪亡聲音之不講西京以還于

今幾千年矣臣幼時聞臣父 敕贈徵仕郎翰

林院檢討臣鏡每言從祖汀州府同知臣公毅

往從新建伯王守仁征寧庶人時所俘樂工得

唐時五調歌譜其中稍稍言五音七律四清二

變九聲十二管諸法無非皆聲音之事與舊朝

所載樂書徒存備數者大不相同而惜其書在

王師下江南時方馬遺孽各東渡焚劫而其書

遂古顧臣父臨歿猶執臣兄手歎曰聖人生古
樂與今
聖人已御世三十年後當必有起而與古樂者汝其
識之暨臣侍通籍謬叨從官嘗于侍班之次得
竊聽殿上中和樂聲暨黃門鼓吹今所稱丹陛
樂者刻記其音節而未之析也會西南蕩平
皇上命詞臣改定樂章時掌院學士曾以樂章乩音
樂下詢臣具議一通但論篇次而未嘗一及歌
詠之法然臣嘗于入直之暇竊入太常乞觀宮
縣諸法物親得跪瞻

世祖章皇帝所改塤篪二器并得聞樂工竊言
皇上嘗以簫篴器色中高字未清爲器不中法深歎
聖人聲律身度其能審聲知樂且因律辨器如此歸
邸踴躍謂
聖人既出先臣之言已驗惜其法不傳不能備述以
當一得且目見
皇上朝虔夕惕萬幾不暇或不宜以制作大事重肆
溷擾故待罪十年以至乞疾終不敢有所妄獻

而罷第乞疾之夜夢臣亡兄仁和教諭臣萬齡
忽呼臣曰大招云二八四上樂之經也汝知之
乎臣醒而記大招則原有二八接舞四上競氣
之文而不明其說或者謂鐘磬二八笛色四上
可以正樂然究不知呼臣之意之何所爲也今
年三月臣就醫會城伏讀邸抄知
皇上御門偶與左右儒臣示空圍之準指損益之理
辟蔡孟三九之有差補遷固八生之未盡所云
四上即一三也徑一不足而圍三有餘則四以
上也所云二八即復八也隔八相生而至八而

復還其始則二其八也
聖人將出則鬼神通之　皇言欲發則鬼神先告之
覺考律算數茫昧千年而先使舊朝之殘譜暗
啓其機審律定聲運會將開遂令羣臣百姓天
下後世並得聞
皇上之話言以大昌其說此固黃虞並見之秋古樂
再興之候也夫因端啓迪而必集羣策以共成
之者王者之體也承在上之意而務推大而闡

揚之以期至于盡爲人臣者之職也今　聖諭煌然宜有所承而微臣之職又忝在記述雖病臥里閭而心縣魏闕橐筆摛文未敢少諉因祇奉　皇言而由繹之惟尺龠有不齊則于是無裁管之疑惟密率有不符則于是無累黍之弊惟相生之在聲而不在數則于是有四清二變五聲七律之調惟推律之可言而不可行則于是有十九宮二十四調六十律一千八聲之誤則是　皇言一出而其聲已定雖微臣謭陋不

足以測高深之萬一而據所傳聞合之　聖謨若予斯有相發明者因于伏牀之頃口授臣男庚午科舉人臣遠宗把筆撰詞先爲　聖諭樂本解說一卷次爲　皇言定聲錄八卷并原著竟山樂錄四卷合十三卷裝成二冊共一函恭呈　睿覽并鑒可否乃臣則更有進者從來創建之與關乎運世曩者五會遞乘勝國在土準之鄒衍相勝之數則　本朝以木德王何則木尅土也若以劉向相生之數推之則宜用金德以金者土所生也乃　開國之初發祥東北於方爲木於位爲震於律爲太簇而金以西行而與木相抵故商爲金而太簇本木位而仍爲商音則是木德金德正與　開王之所基兩兩相合然而震爲雷雷者聲音之發商爲金金者聲音之成而太簇以人聲而統陰陽該金木以兼總乎聲音之要是古樂必與國開闢以來一大元會也至若

皇上神明天授原爲開闢以來集大成之聖金聲玉

振端在今日因將所錄樂書謹付掌院學士臣張英代爲呈進臣臨呈可勝屏營激切之至

康熙叁拾壹年伍月　拾伍日　翰林院檢討今在籍臣毛奇齡

聖諭樂本原疏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伊桑阿謹奏爲　聖學研理數之原　宸訓發精微之蘊恭請　御製成編垂示永久事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仰蒙　聖恩以歲首機務餘暇欲以理數樂律之學牖誨諸臣特召臣等至乾清門環侍御座之側

皇上檢閱性理披圖指示因而究論算數綜考律呂辨徑一圍三之非窮隔八相生之實俾 臣 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退而相顧驚喜深媿從前學識之陋錮守陳言而不自知其迷惑

〔解說〕此敬述 聖諭垂示之由也徑一圍三製管之法隔八相生造律之法皆樂準也但漢志一而三之一三之積其數頗疎若律八娶妻呂八生子律呂相生周而復始實爲天地陰陽生聲與夫五音七始四淸二變上下環生旋宮轉

調之根蔕于此不明何論樂故

聖人急指示之只此數語其祛數而歸理闢器製而挈聲音之本古樂之興全在于是讀者詳之其說見後

〔原疏〕夫徑一圍三之說前人以粗疎約略未經密算之法筆之于書後人習而不察遂亦以其說爲是膠守而不知所變

〔解說〕徑者直也圍者圓圍也黃帝作樂始于製管史所稱泠綸伐竹大夏截管一十二以分陰陽陽律六陰律六合之稱十二律是也第十二律首名黃鍾黃鍾爲萬事根本而黃鍾之管上生下生又爲諸律管之本故管律分寸從黃鍾始黃鍾爲陽陽數一而三之三三積之而成九與易大衍之數生于一而終于九合故取以截管則管身之長定爲九寸而管身之廣則當于管口度之漢志云黃鍾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所謂周者卽管口之圓圍所謂徑者卽管口直度也管口直度一分則圍有三分直度一寸則

圍有三寸今黃鍾之管其長九寸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十一者謂十分其九十分而得其一也）則有九分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則有九寸是黃鍾之管長九寸而廣九分也廣之九分以圍法推之每徑度得一則空圍積而三之是空圍九分徑度三分此蔡元定律呂新書祖舊說而爲言以爲徑圍廣狹卽積中之實之所由起也夫律管所設一稟人聲並無有一定之數生乎其間惟西京備數之家以爲數起乎律卽借此律器遍推之爲歷

（卽厤也）度量衡四事之準乃于是不言聲而言數而徑一圍三之說生焉此但約略律數全非樂理故謂之律本（漢志是爲律本）而非樂本所謂樂本卽下律呂生聲旋宮轉調之法故史漢以製管備數載入律書律歷（厤）志而以九歌六詩依永和聲之本別爲樂書禮樂志可驗也今

聖諭以此祛作律之本而以生聲終始定作樂之本辨律本之說立樂本之實卽數言而全樂之旨俱具焉此實三代至今萬古長夜而一旦豁然

夢覺焉何其神與今將前儒所記徑圍之說其未經密算彼此牴牾者略載于後

孟康漢志註曰律孔徑三分參天數也圍九分終天數也（天數九）此漢志徑圍分數之始

韋昭國語註曰黃鍾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此但言黃鍾之管徑三圍九不及他律也

鄭康成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其云凡律則謂黃鍾之外他律皆如此

蔡邕月令章句曰黃鍾之管九寸徑三分其餘皆稍短而大小圍數無增減孔氏正義謂凡律雖有短長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則謂十二律皆徑三分圍九分焉

乃孟康註漢志于林鍾之實謂林鍾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六六三百六十分于太簇之實謂太簇長八寸圍八分以圍乘長得八八六百四十分則是十二律長短不齊而空圍亦異黃鍾徑三分圍九分林鍾徑二分圍六分太簇

徑若干分（二分有零三分不足無全數矣）圍八分推而至于十二律則其間空積忽微有大不可爲算者夫漢志原云黃鍾林鍾太簇爲天地人三律之始必得其正夫所謂必得其正者謂以全寸全分爲度而並無空積忽微之得參其間也今但一人律而徑無全分必積之忽微而後可以爲圍法則其說廢矣是徑三圍九凡律盡然原不得依管寸爲廣厤（如長六寸廣六分長八寸廣八分類）其參差之端亦已並見然而本不在此者以徑一圍三與徑二

圍六徑若干而圍八分分數雖殊而其爲徑一圍三則一也故百凡牴牾必以徑一圍三爲致誤之本所謂辨律本之訛者此訛本也

至隋開皇年平陳之後牛宏辛彥之鄭譯何妥輩疑管之長短空圍較之度與量而兩有未合考漢志黃鍾之度九寸爲八十一分每纍一黍爲一分爲八十一黍而黃鍾之量則每龠可容千二百黍以八十一黍黃鍾之度合之千二百黍黃鍾之龠其多寡容受絕不相同往往致疑

于空圍之有未準于是趙宋李照以縱黍累管寸并空圍九分則一管可容一千七百黍量有餘而度不足胡瑗以橫黍累管寸并空圍九分則一管祇可容千黍度有餘而量不足瑗遂創律呂議引據圓田術九方分之法改徑三分爲三分四釐六毫改圍九分爲十分三釐八毫謂度量可以相準而律究不成然且朝三暮四增徑四釐六毫增圍一分三釐八毫則三其四釐爲三四一分二釐三其六毫爲一釐八毫增徑一而圍三之仍是徑一圍三之術律本未聞何以定樂又且祖孟康漢註各分十二律圍徑而依違遷就並無一當其膠固而難變如此

原疏

皇上取方圓諸圖參互試之乃知每徑一尺圍當三尺一寸四分有奇若止于圍三則奇零不盡之數無所歸著若每徑一尺卽差一寸四分有奇尋丈以上其差彌甚

解說 舊以圓田術三分益一得十二分以開方

法除之得徑三分四釐六毫零圍十分八釐三毫零然其寬嚴究不齊彼我爭執今

皇上以方圓實圖兩兩比較立參伍法以試之所謂參伍者謂三與五也易繫辭參伍以變註云三人相襍曰參五人相襍曰伍言錯襍比較如史記引周書曰參而伍之以三卿五大夫更相擬議是也今以方圓兩圖錯襍比較每徑一尺實得圍者三尺一寸四分有奇則徑一不止圍三而三積之中卽多奇零不盡之數推之而九寸

之管其徑之三分舊稱三倍空圍得九分者今實得九分一釐四毫有奇其徑之三分四釐六毫舊稱三倍空圍得十分三釐八毫者今實得十分八釐有奇是黃鍾之數所云子一丑三寅九三三之積多見其奇贏不合而自二十七以至六千五百六十一自一以至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實未見其果爲實數而量之龠合斗斛度之分寸丈引悉從此貿亂而靡有極也然則數本非聲但以製管管本非樂徒

以造器而製管造器之本尙粗疏蔑裂無往而不見其訛舛如此善求樂本者不于聲是求而徒求之器數之末亦獨何哉

原疏

聖諭謂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而不可以算圓圓誠不易之至理也事最明顯具在目前而律呂新書諸說未究及此所以徒爲空言而不求驗諸實用固無往而不見其訛舛耳

解說六角即六觚漢志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蘇林註六觚六角也此六角之名所始但其制如六面木牘以一大算竹代諸小算竹之數所謂握牘非盛器也惟算家以盛器算其周徑則方器可準者惟有四角六角八角十角四器若徑一而圍三適相合者則惟有六角一器然猶度角則徑一尺者圍三尺徑一分者圍三分如

皇上所云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者若度之兩角之間則徑一尺圍便三尺二寸九分零矣其餘四

角者度角則徑一尺圍二尺八寸有奇度角間則徑一尺圍四尺八角者度角則徑一尺圍三尺二寸度角間則徑一尺圍三尺三寸有奇十角者度角則徑一尺圍三尺一寸度角間則徑一尺圍三尺二寸有奇是徑一圍三祇得六角一器而餘俱不然明明矩度而舉世夢夢必得

聖人指點始曉若指掌中庸云言而世爲天下法豈誣語也

律呂新書首載備數名黃鍾之實以實徑實圍

積實積黍爲黃鍾體數以子一丑三寅九作寸
分釐毫絲法爲黃鍾用數藉之立相生旋宮之
準而繆戾如此況此外註之多訛舛者彼徒知
備數製器爲實用而不知與聲音之道相隔萬
里實空言也夫空言雖精猶無用況訛舛耶

原疏至于十二律隔八相生宋人載其圖具其說而
其自然之理與所以然之故未有能指之者

解說十二律始于十二管六陽六陰合成十二
以爲調和五聲之用此固一齊俱見並無一律

生一律之理第截管定寸或長或短凡其減長
而爲短增短以爲長必有一定矩法使短長可
準于是先立一黃鍾九寸之管以爲之質而後
減之而短與增之而長皆有成法以推之此不
過假此度數長短以示律之有高下其于實實
聲音升降圜轉之節全不相合故曰此作律之
本亦造歷審度同量衡權之本而于樂本無與
焉且其諸說亦各有不同

六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諸書無
異同惟六陰律則國語大呂林鍾中（卽仲）呂夾鍾
南呂應鍾周禮作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
鍾漢書作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仲呂

相生之法皆以陽生陰陰又生陽陰陽閒生凡
陽之生陰皆減長而爲短陰之生陽皆增短以
爲長而其法則以十二律相間排列自黃鍾陽
律起越大呂陰太簇陽夾鍾陰姑洗陽中呂陰
蕤賓陽七位至第八位陰律而生林鍾林鍾陰
律起越夷則陽南呂陰無射陽應鍾陰黃鍾陽

大呂陰七位至第八位陽律而生太簇推之十
二律相生次第皆然謂之隔八相生其所以必
隔八不隔七并不隔九者于理于義均不可得
而知也

第其法則在漢志爲三分損益在史記爲三法
倍四而總以黃鍾九寸爲始事如黃鍾九寸之
管三分而損其一分則生林鍾爲六寸林鍾六
寸之管三分而益其一分則生太簇爲八寸此
損益法也如黃鍾九寸倍其實爲十八寸而以

三乘之三六一十八則為林鍾六寸林鍾六寸四倍之為二十四寸而以三乘之三八二十四則為太簇八寸此倍四法也大抵下生用損用倍法上生用益用四倍法其三分三法則雖損益倍四各有參變而其用三則並同

然又有上生下生之不同者漢晉諸志俱以陽律為上陰律而下凡六律生六呂為下生六呂生六律為上生呂覽淮南子蔡邕鄭康成輩又以黃鍾至中呂六律分配子丑寅卯辰巳為上

蕤賓至應鍾六律分配午未申酉戌亥為下凡前六辰生後六辰為下生後六辰生前六辰為上生雖陰陽先後朝三暮四而有迥然絕殊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此陰陽同先後亦同也何也黃太姑三律本陽律而居上辰林南應三律本陰律而居下辰適相符也至蕤賓生大呂則以陽生陰謂之下生而以蕤賓之下辰生大呂之上辰卽謂之上生大呂生夷則以陰律生陽律謂之上生而以大呂之上辰生夷則之下辰又謂之下生推之而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六律皆然則是以損者而為益益者而為損倍實者為四倍四倍者為倍實其數盡紊而以理推之則陰陽之謬反不如先後之畧通者黃鍾太呂大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此七律也黃鍾為宮則大呂為變宮太簇為商夾鍾為角姑洗為徵中呂為變徵蕤賓為羽此五聲合二變也五聲二變其聲之次第

以卑漸高其管之次第以長漸短今以先後之法推之則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太簇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分六釐其管之分寸由長漸短似乎可通然猶大呂太簇同是八寸夾鍾姑洗同是七寸中呂蕤賓同是六寸夷則南

呂同是五寸無射應鍾同是四寸其間相去不遠無所分辨曾截竹吹之而或高或下乍清乍濁萬無一準若陽律下生陰律則以六寸二分八釐之蕤賓下生四寸一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之大呂以五寸五分五釐五毫五絲五忽之夷則下生三寸六分七釐四絲一忽之夾鍾是大呂次于黃鍾居然列太簇之前而其管在林南下祇得及太簇之管之半夾鍾次太簇之後居然列姑蕤之上而其管在諸呂下祇得及無

應末律之三分之二則短長倒置先後錯亂卽其算數已不可問何況協律至若京房六十律則又從十二律外妄增四十八律而以執始至南事別造四十八名則推之而倍加不合既以中呂生執始改作隔九而中間包育生謙待自亥至未亦較隔八多一位無論人聲十五器色聲十二自卑極高並無六十聲之律且以七乘十二當得八十四律亦不宜十二律後祇增六八四十八以六十立數而卽此隔九之說比之

劉向之隔七荀氏之隔六（自黃鍾至林鍾右數隔六他倣此）或增或減何所取協是隔八相生四字尚未能定而欲其知自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必不得

之數也

原疏

皇上命樂工以箎和瑟審其聲音七音高下次第相生至第八聲復還其始所謂隔八相生之法其本原實在乎是而從來論樂者皆未之及蓋千古未發之秘自我

皇上始發之非

聖心神悟亶聽天授何由得此

解說 乃爲隔八之說者曰虞書八音則器數也曰左傳用八則舞數也晏嬰論樂曰八風則方數也周禮小胥曰鐘磬二八則簴懸數也夫器數舞數方位簴懸于律呂何與然且謂納音環接逢八而還（如甲子乙丑海中金越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八位爲壬申癸酉刀劍金以金還金類）則律歷推步全異宮徵老少陰陽歷八卽止（如老陽數九順推而下歷少陽七五三共八位而不取于一老陰數六逆推而上歷少陰八十二共八位而不取于四類）則大衍揲蓍無關聲律

而乃以旋律之方定生聲之法娶妻生子連環遞代隔九既有餘而隔七復不足若是者何也則以生必隔八此非他為之也而聲為之也夫樂者聲也律也者和聲者也人聲不齊而以五聲為之準五聲宮商角徵羽也然而聲有和者即有繆者（繆戾也今樂家名出調是也）五聲為和二變聲為繆二變聲者變宮與變徵也（變宮在宮後變徵在徵後今簫笛七聲有二聲闕而不用是也）夫有和無繆謂之五聲和繆並用謂之七聲如國語稱七律漢志稱七始唐後稱七

調皆以五聲合二變言之而南樂用五聲北樂用七聲（今樂家歌北曲便用出調字部簫笛色亦七聲俱啓不闕二變）如周景王不曉七律而荊軻以北燕作變徵之音宇文周有龜茲七聲遼之大樂金之清樂皆以七調分推為九宮一十三調則又南北分五七之數而要之和為五聲繆為七聲如是止矣乃凡歌曲者畢聲成曲不拘和與繆而高下抗墜每不止五七而清聲生焉聲止有五五之外無聲而高于五聲者則仍以五聲周之第六聲即第一

聲第七聲即第二聲第八聲即第三聲第九聲即第四聲自一至五所謂宮商角徵羽者而自六至九則所謂宮清商清角清徵清（凡清樂有清宮清商清角清徵而無清羽）獨羽以至高而聲不能上遂無清聲所謂清者即本聲之高字而聲稍清也猶笛色四上尺工六五字之外又有高四高仩高伬高仜四高字也（無高六字者以無羽清也）此九聲也今器色家猶知以九聲立調是也（凡簫笛絃索每一調皆九聲）乃若七聲則仍是五聲而二變不闕則加二聲且二變

惟變宮有清而變徵無清又加一聲是九聲之外加二變聲與一變清聲為十二聲而十二律生焉七聲以闕變而減為五五聲以啓闕而增為七則五聲之以第六聲為第一聲者實即第八聲為第一聲也第七聲為第二聲者實即第九聲為第二聲也推而至十二皆然是五聲除五而生聲實即七聲除七而生聲所謂隔八相生者蓋以七調之除五聲二變而聲又生故隔八也然則隔八者以生聲而言也以正聲之生

清聲而清復還正故爲言也
是以呂氏春秋列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七律爲上層即七聲也列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律爲下層即五清也上律生下律謂之正生清下律生上律謂之清生正是以上層首黃鍾宮聲也乃隔八聲而下生林鍾則林鍾適列在下層之首所謂宮清以其復還宮聲也林鍾又隔八而生太簇則清生正也太簇位第三商聲也（隔大呂變宮故第三）乃隔八聲而下生南

呂則南呂適列在下層之三所謂商清以其復還商聲也南呂又隔八而生姑洗則清生正也姑洗位第五徵聲也乃隔八聲而下生應鍾則應鍾適列在下層之五所謂徵清以其復還徵聲也則是十二律循環相生雖自下至高自高至下以漸而變而凡還第八聲則未有不輕重相齊高低相等如一聲者所謂清聲所謂復還其始也推之而大呂在上二爲變宮則第八夷則在下二爲變宮清復還其始夾鍾在上四爲

角則第八無射在下四爲角清復還其始至中呂在上六爲變徵則下層無第八無變徵清而律窮蕤賓在上七爲羽則下層無第八無羽清而律又窮此皆天地自然之數不可强者
乃以器色隷之則八音之中金石革木皆一考一聲不能圜轉惟絲竹匏土四器皆能以圜轉而還其聲但土塤匏笙受準于竹即竹有籥簫篪笛管五器而簫篪管笛又一一受準于籥籥單籥也籥穴爲四乙上尺工凡六七聲而七聲

之盡則第八聲即第一聲第九聲即第二聲所謂高伵高亿是也四與高伵乙與高亿原是一聲而四乙爲本聲伵與亿即爲清聲推之而至于上尺工凡六皆然是籥簫五器凡隔八穴無不前後同聲復還其始者雖正之生清連七得八（如四生伵隔八位與黃鍾生林鍾相同）清之生正除七得八（如伵生亿則除去七位與林鍾生太簇不同）此器色之異于律色處而要之隔八生聲之數則無不同故正之生清其聲相等前儒謂之娶妻者齊也齊一之稱也

清之生正聲下一等前儒謂之生子子者次也
次于母一等也此在
皇上正樂時曾窮極微渺正和察繆至今太常篪笛
皆有　御造此固無容指析者惟是琴瑟二器
清歌極重且穴吹難明而絲彈有象其于三五
七八之數易于表示然且不以琴而以瑟者以
琴絃數七本非七聲五正二清清數又闕（琴第一絃與第六絃合第二絃與第七絃合是一絃至五絃祇是五聲獨六七兩絃是一二絃之清聲然又不全四清之數）其七聲圜轉在徽抑之間而不在絃

數故于隔八之法不能瞭然惟瑟則二十五絃
中界一黃絃以內十二爲正聲外十二爲副聲
此猶疎淺乃卽內十二絃中爲十二律之所相
準者取歌工之口聲與本瑟中之器色聲就其
短長高下圜轉相生而審量之至第八聲而覺
與初起之第一聲輕重相齊高低相等如出一
聲所謂復還其始者推之而第九聲與第二聲
第十聲與第三聲凡旋相爲宮無不皆然此實
聲律之本古所稱六律六呂娶妻生子上生下
生隔八而合之本旨盡在于是漢製五均瑟但
曉五聲圜轉以五五二十五爲全瑟之數則自
十二聲外無再生一十三聲之理元作苗蘭瑟
以九聲爲圜轉一如簫笛閱穴之數則二變一
清生數不及若如明代中調瑟右手彈中左手
彈清以中外交彈爲能盡二十五絃之數則聲
煩于律指又煩于聲生聲聲生全無領要是何
如以篴和瑟但取十二聲爲一周而以第八聲
爲圜轉生聲之準此于秋祕旨雖帝舜后夔亦

罕言及而
皇上一指破之謂非
聖人篤生實爲周秦以來開二千餘年古樂之亡不
可得也

〔原疏〕
皇上又諭從來尺制不同十二律之長短以尺定管
不足爲據必當以天地度數爲主大哉　王言中和
位育悉具于此矣

〔解說〕大抵古人作律以律定度而今人作律以

要定律苟尺制不齊則律管長短無由而定故舊校黃鍾之龠以漢尺定之可容黍九百三十有九以晉尺定之可容黍八百有八以梁表景尺定之或可容九百零或可容一千一百零至後魏後周諸尺則尺度漸長而所容亦漸至二千有餘其參錯不同如此蓋周有周尺漢有漢官尺建武銅尺漢銅斛尺蔡邕銅籥尺晉有始平古銅尺汲塚玉律尺隋開皇間有水尺官尺後魏有元延明尺梁有劉曜玉圭尺五代王朴

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皆長短各異隨代更易不可準法故荀勗依周禮製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曜祖冲之銅尺相表裏然而梁尺加勗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杜夔尺加勗四分蔡邕加勗一寸五分八釐雖晉史稱勗推據精密而當時皆謂勗鍾律聲高不合古樂郎如宋仁宗詔丁度詳定律尺則以王朴律尺比漢錢尺稍長而和峴景表尺胡瑗鄧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等布帛尺則長之又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夫宋尺甚長謂爲去古而晉尺甚短又以爲與周官舊尺過窄不合然而增減損益總不出此長短之中況杜夔荀勗而後王朴和峴胡瑗李照素稱知樂而前後斟酌朝更暮改則其間或長或短歷累代所裁定者豈無一偶合千古而聲音間絕必不可復是尺制長短徒費考索而必無與于聲音之事亦從此可知矣又況律管長短則尤于聲律無所用者向曾製管以驗之矣取會稽竹篠厚薄均等者不論古尺

今尺長則俱長短則俱短先作黃鍾管九寸準以徑一圍三之說徑三分圍九分含氣呼之不能成聲乃缺其脣而吹之其聲弇而卑全不類黃鍾之音因更同其寸饒其空圍以吹之與九分之圍無以異也且更同其空圍改爲九九之寸以吹之與九十之寸亦無以異也乃遍截他管準諸寸法而太簇八寸與夾鍾姑洗之六寸零無可辨焉應鍾四寸零與夷則南呂之五寸零亦無可辨焉是不特毫釐杪忽不能剖析而

卽其洪纖高下長短清濁大拋小窕之顯然者
或竹同而聲異或聲同而竹異彼推此驗百無
一當不得已乃復依孟康各律各徑圍之說截
竹驗之則倍爲不通夫黃鍾之管徑祗三分卽
以今尺稍短彷彿周尺者校之僅僅一晝家小
著色筆管耳至無射應鍾四寸之管則圍三分
徑祗得一分僅鵝毛管耳從來律管無穴而蔡
元定作新書又不知何據每管加六穴于其上
一如簫笛之爲製則無論律管非樂器不宜琢

穴而卽此畫管與鵝毛小管手不能把搦指不
能按捺口不能唏呵與嗡呷雖有穴亦同于無
有而欲以此定宮商辨律呂正五聲七調四清
二變九聲十二律之數不其寃乎此論樂大要
必當以天地之定數爲準而　王言甚大所由
祛制管之訛立生聲之法聲中律和由此而驗
也

原疏 夫萬物之用皆起于數律度量衡悉從此出而
數不離理不能窮不易之理安能究不易之數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極格物之學凡立一法定一制務
期試諸實用見之明效然後斷然無疑以此法而測
晷影辨分杪計歲差驗交食量度高深審定音律隨
所施用無不脗合蓋至理得而至數畢符所謂近之
不遺于日用而推之直可通于造化者也

解說 總之黃鍾爲萬事根本律度量衡皆由此
出但此律字非樂律之律此正史記所爲律書
漢志所稱律歷者專取十二律相生之原以爲
作歷推算之用雖虞書律度量衡四事並稱而

西京備數之學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
皆不足與律歷等故以律法爲歷法則必定東
西立晷儀以占日景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
測土深日景以求地中謂之測晷影巴郡洛下
閎以律起歷凡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卽一日
之分而羲和劉歆析分及杪作三統歷尤極精
密謂之辨分杪乃又以每歲日行周天多不足
之分其差甚微及積之多年而卽差一度嘗堯
時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冬

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故歷家以爲自堯至今差四十餘度而在晉宋儒臣謂百年差一度唐一行謂八十三年差一度元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差一度謂之計歲差而至于日月運行則日在黃道月在赤道而月所行道有與黃道相交絡者每行至十三日有奇而入當交處則謂之交且又日月同度而與交相値其在朔則以月蔽日而日食在望則以日射月而月食謂之驗交食若夫量度高深則正推步天地之術而皆于律乎準之得律之理自得律之數得樂律之實用自能得律歷之明效能以樂律而見諸尋常政事之間自能推律歷而致之造化無窮之妙樂律之貴有本如此

原疏 顧樂律算數之學失傳已久承訛習舛莫摘其非與義微機莫探其蘊在 臣 等躬聆 聖訓猶且一時省悟覆算迷蒙中外臣民何由共喻 臣 等仰祈
皇上特賜裁定編次成書頒示四方共相講習正歷求積算之差訛垂萬世和聲之善法學術政事均有裨益臣民幸甚萬世幸甚謹題請
旨朕于萬幾餘暇常覽性理諸書見隔八相生圖三徑一之說載在性理之首以爲如果無用昔之儒臣何以置諸篇首反覆披閱因未明晰時向儒臣講問此書欲究明書義而然今儒臣亦不知此或竟屬不可用或雖辨明亦有無益之處故云爾耶其編輯書籍乃儒臣專責朕三十餘年過于焦勞僅能夙夜兢兢料理國政豈可效狂妄輕浮之文人議論往哲這所奏無益知道了該部知道

解說 性理一書本明初永樂間儒臣所輯名爲有實用而未見明效其開卷太極圖說係魏伯陽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兩圖而合爲一圖其在唐開元年曾列其圖于太上無極眞經卷首而元宗皇帝爲御製序以頌之若皇極理數名爲洛書而實竊張衡太乙下九宮法以爲圖且往多錯誤惟律呂新書世未考驗遂有指是書爲通古樂者今伏讀
聖旨有云或竟屬不可用或雖辨明亦有無益之處

大矣哉

聖人之言也謹按是書舊原有稱爲無所用者以爲其言本劉歆備數之學而以京房六十律爲之根株相傳房學本小黃令焦延壽易卦成數而謬推爲律當時漢元帝稱知樂遣太傅韋元成試之不效至魏孝明時江左陳氏能依房學以製律而尙書蕭寶夤奏其不合罷去宋南渡以後無言樂者而蔡氏元定仍襲胡瑗阮逸諸遺說大闡五數六十律之餘因爲是書而實即李

照胡瑗所歷試而不驗者元儒不察多引之入宋樂志中然在至元初樂臣劉秉忠許衡等欲以是書定元樂而竝無一合乃仍遣學士徐世隆徵金人宰樂許政等奏大晟諸樂而古樂一無所用明世宗皇帝思興古樂尙書韓邦奇作律呂新書直解主事楊繼盛師事之自謂得帝舜親傳而學士夏言太僕丞張鶚欲製一特鐘而必不能製至作燈竿以代之其無用也如此若夫雖辨明而仍無益則尤屬神斷夫辨圓田

闢開方究黃鍾之實講積黍累黍于一丑三寅九分寸毫釐絲忽之數無益于管較大管小管上生下生左旋右轉剖析一十二辰二十四氣變半倍半之虛實無益于器核八十一兩以爲金綜八十一絲以爲絃合太中少三律及四鍾三呂之長短以爲竹無益于鍾與琴瑟與簫簫篪笛管故先儒嘗云著樂書千卷算億算萬不過爲備數耳其所以備數者不過爲製器耳則向使有古器于此爲帝舜后夔之所親製者而

相沿至今將必簫韶再興古樂在是矣乃隋時何妥論樂謂秦滅齊時韶之樂器在齊也及漢滅秦韶之樂器尙在秦也漢高遷其器別爲一縣改名曰文始之樂而乃使李延年爲新聲敎公孫宏司馬相如爲詩歌明明虞廷所製器而其所奏者爲漢人之聲所播者爲漢人之詩歌其所爲文始之樂則仍非虞廷之樂而漢人之樂然則器之必無與于樂也審矣況新書所推尙未製器器且不成何益于樂蓋 聖諭煌煌

昭如星日一言之闢已破渾頓必欲勒成一書
爲萬古法則宵衣旰食亦既多年溟渤初開正
煩撫育萬幾焦勞何暇爲儒生之業况
皇上御製雖繁必不使左右從臣參預一字較之前
代起居主倡臣和者迥然不同然且過于嚴密
不欲輕示海內向曾私輯　御製文字得若干
首妄擬勒諸碑版而既而踟躕惟恐以溫室多
言反獲罪戾但什襲供養未敢流布獨念垂老
在籍無可報稱幸未溘死猶得橐筆爲　聖諭

解說且從此并輯家授樂錄與新編　皇言定
聲錄合成卷帙以備一代樂書之用其敢妄肆
庸劣不避僭越者
旨不云乎編輯書籍儒臣專責此則拜手颺言所爲
怵惕以將之而猶未敢惘然告無罪也
附此解說與　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作于康
熙三十一年已經抄謄進旬本院掌院學士
代爲呈進而掌院以　王師北征恐無暇
乙覽抑之不上者若干年矣至三十八年三
月値
聖駕觀河南巡　奇齡迎　駕于嘉興城北鴻臚奏名
蒙
皇上垂問多少年紀臣　謹對七十七歲鴻臚誤傳七
十八歲復有問語以　御舟行速鴻臚呼隨
御舟至皂林處更有　問訊是夕昏黑不能
登岸而止急歸詣　行在于次日及二十五
日隨班入　朝諸在籍臣俱各有文賦進獻
奇齡獨無有俯念此樂書三件本擬呈進徒以

久稽未上恐致湮沒因私自鏤板冀以爲通
行之籍今幸逢此會正可仰酬夙願而倉猝
之頃驟難抄謄即將此鏤本一十四卷中先
以解說鏟去點駐編摘呈進阻者尙以鏤本
褻瀆不宜上瀆
至尊爲言蒙
皇上不以罪責遣大學士張　傳奇齡至　行在閣
門謂旣已鏤板任其通行苐宜　敕改大學
士伊　原疏中誤刻一十三字删解說三十

八字欽此欽遵謹將諸字[illegible]改正訖康熙

三十八年四月一日 奇齡識

律呂古義

律呂古義序

律呂古義者以古尺推明古律而作也古之律法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卽律不傳矣自晉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虞儀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卽漢尺後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分一寸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卽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識古律嘗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是書非徒備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律法昔人所已明者茲不復言矣

若夫絫尺黍之千二百不能容八百十分之管也考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禮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應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弗知容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弗知考律之用方龠則黃鐘必非八百十分弗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爲必以方徑爲圜徑弗知周禮止用十寸尺則辭不能中黃鐘之宮弗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弗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弗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弗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弗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

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通也者會而歸乎一也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法卽黃鐘之律是已故曰爲萬事根本乎於此豈敢自謂能通哉依法求之而有得焉因纂爲是書耳昔蔡季通宗司馬貞史記九分寸之說著律呂新書至今傳之宋史言江陵府學教授彭應龍注漢書律曆志又設答著鐘律辯疑至爲精密多發前人所未言度其書未必不勝季通而卒不傳予豈敢仰希季通念官爲教授如應龍注續漢書律曆志及著此書如應龍不能不爲應龍悲矣嗟乎士不務辟迹顧日矻矻箏硯閒索舉世不能通之理數幸成一編終歸覆瓿斯非其譏也與

律呂古誼卷一

明算

嘉定錢塘著

故律必先明算算莫難於算圜圜周者圜冪之本也以方容圜徑同而周異圜周之有圜冪若方周之有方冪故周異則冪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冪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冪矣以方周除圜周而十之亦卽圜之冪也由是定爲方圜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圜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圜周三是冪亦方四而圜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圜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冪亦方四而圜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有增改實不離此率（祖沖之作綴術徑一一三則周三五五以徑除周得三一四一五九二九二爲兼用盈分[illegible]與徽周不甚相遠）自予觀之徽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圜也割圜求周猶有失乎不知割圜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句股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圜之以爲弧者卽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圜者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繼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據之割圜也止於九十六觚其于股于矢于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圜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圜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謂其與圜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圜周者可無割圜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也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冪以爲周冪而已我蓋得之于方方之徑冪卽圜之徑冪也方之周冪猶圜之周冪也唯以十六爲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卽其理也是故徑冪一則方周冪十六而圜周冪十徑冪十則方周冪百六十而圜周冪百是爲周徑之冪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圜冪平十倍卽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冪不足徑冪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如舊術徑一一三自乘爲一二七六九[illegible]五五自乘爲一二六〇二五爲不足者倍故徑三五五則周一一一五〇二[illegible]徑三五九零爲周強徑弱反覆不衰猶用虛[illegible]）其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圜有舒促何（徑強周弱則[illegible]小而舒周強徑弱則圜微太）而促唯反覆不衰者爲不舒不促（益嘗手驗得之）容圜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圜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卽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卽徑之自乘求方圜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卽圜之自乘圜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卽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冪今則方圜之冪又有冪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且冪之（則[illegible]）則用以求冪者爲全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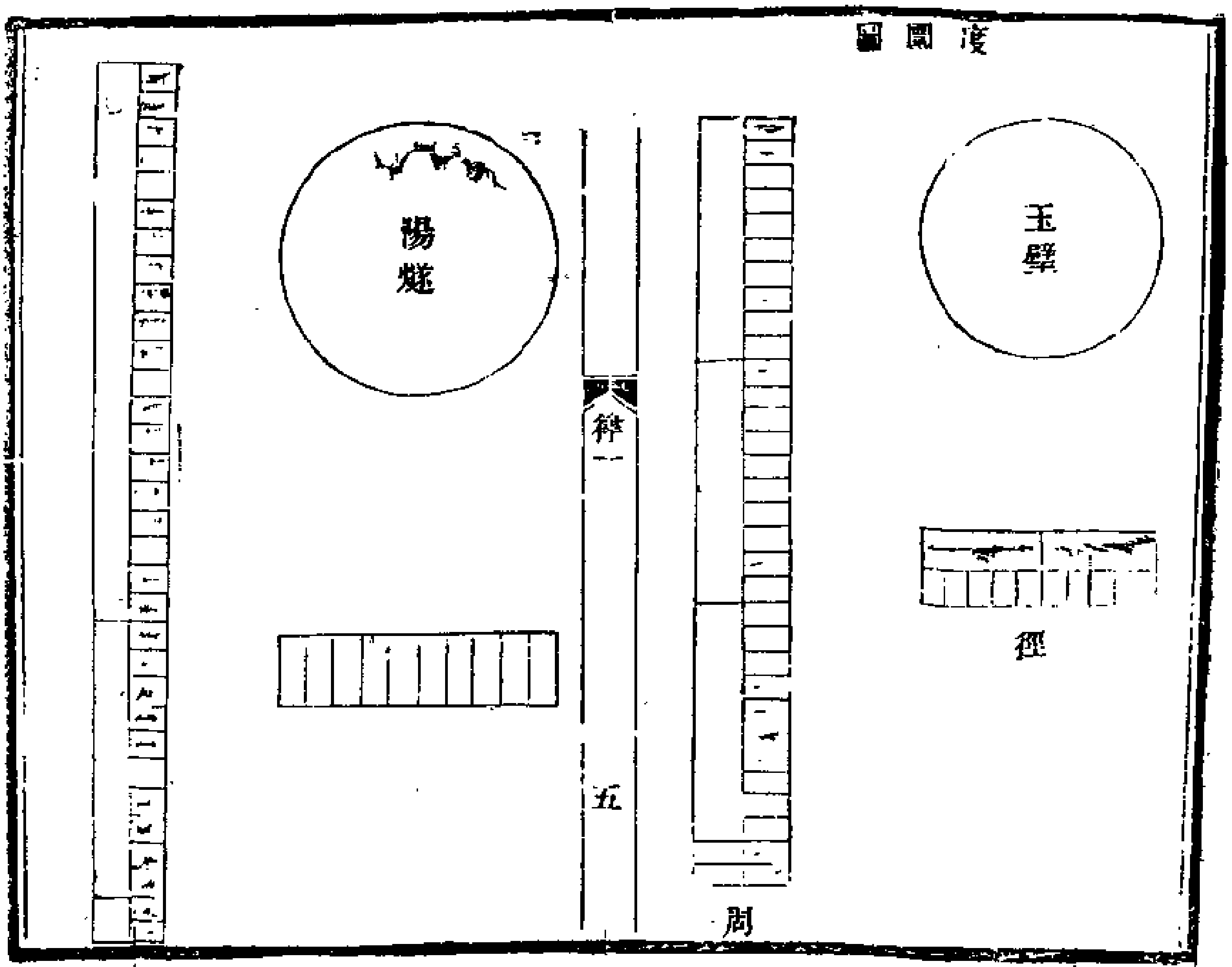
開方雖有不盡而所棄無幾矣比例求冪則其制率之時已有
開方不能盡而棄之者援而比例焉所棄不更多乎如徽術方四則圓三
一四爲方百則圓七八五級術方四則圓三一四一五九二九
二爲方百則圓七八五三九八二三皆所棄圓分多也其故皆
由于割圓時之棄其餘分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
則徑冪百周冪千而方冪之冪十萬圓冪之冪六千二百五十
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蓋方冪之
有圓冪若四之有三一六而方冪之冪之有圓冪之冪若十六
之有十也用冪求周徑皆兩次開方得之猶三乘方然此圓體之所以兼陽而其數必奇也立圓立方
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爲圓則六爲方而已矣得方求圓者置
方積之自乘十乘之而三十六除之即內圓積之自乘置方積
之自乘十乘之復三乘而四除之即外圓積之自乘置方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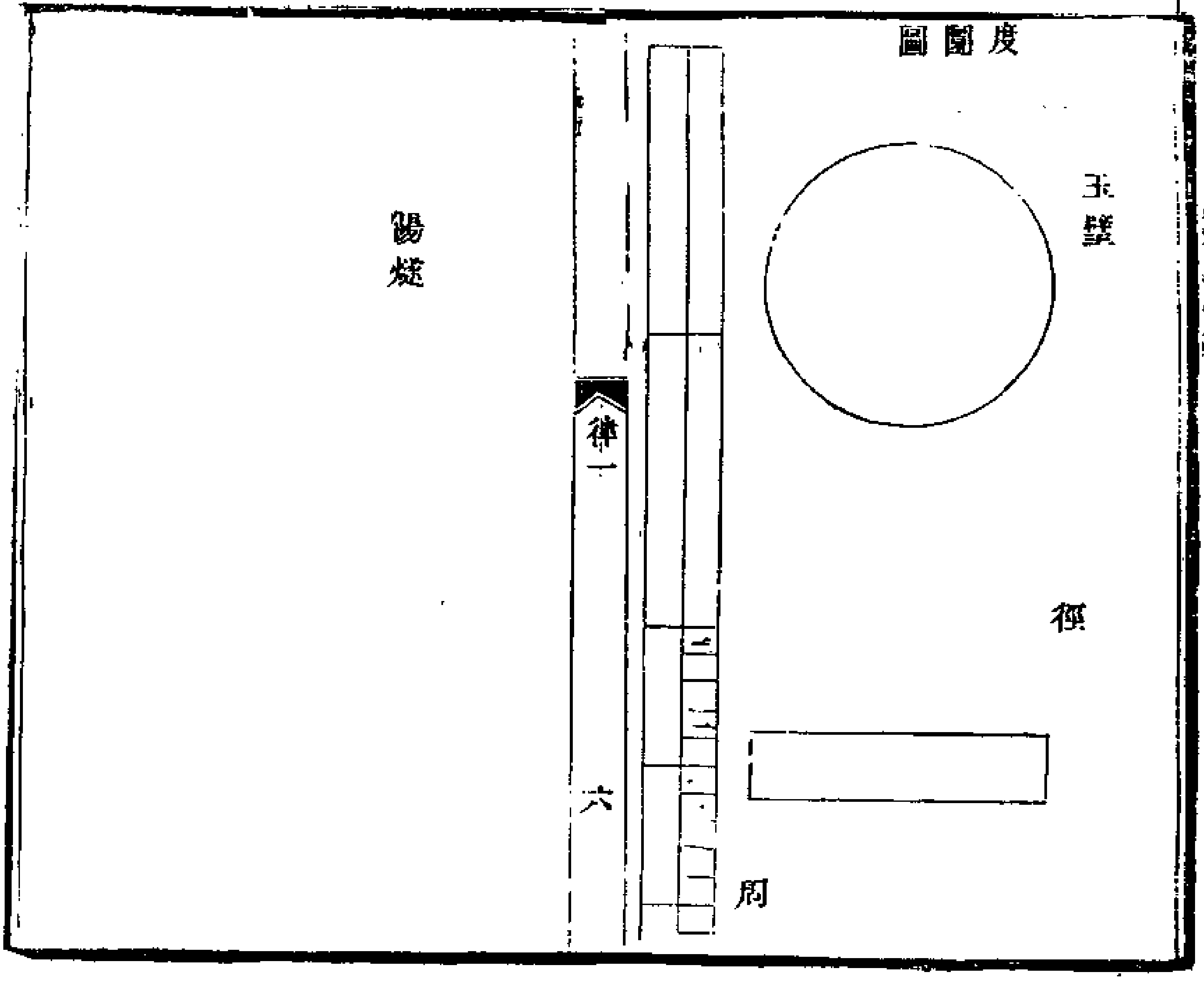
律一　三

自乘三十六乘之復四除而三乘之即又外方積之自乘得圓
求方者置圓積之自乘十除之復四乘而三除之即內方積之
自乘置圓積之自乘十除而三十六乘之即外方積之自乘置
圓積之自乘三十六乘之復四除而三乘之即又外圓積之自
乘所得平方開之即所求方圓之積也外方之與內方外圓之
與內圓皆若五千一百九十六有奇之與一千也而以三一六
爲圓遂可以得諸積自乘之數何者三一六之自乘必一也舊
術以三一四爲圓則不能用是法矣方圓相容可以無盡大抵
方之容圓若一千之與五百二十七有奇圓之容方若二千七
百三十八有奇之與一千也千之自乘爲百萬分五百二十七之自乘爲二十七萬七千分不盡
二千七百三十八之自乘爲七百五十萬分此皆舊術所無若
五千一百九十六之自乘爲二千七百萬分舊術有有之而不

知用且誠爲五千一百九十四擬其軌以三百爲方之對角徑
冪積開方得一尺七寸三分二釐微強之徑則非九十四矣于
測亦同皆改正其誤云篇中所得諸數皆開除
不盡其得盡者位未進退故也用者宜審之

律一　四


陽燧
玉璧
徑
律一
五
周


陽燧
玉璧
徑
律一
六
周

冪諸 此諸可借為周積如周十分長尺則積七百九十分零也

方冪	方冪之冪	圓冪之冪	圓冪
一百	十萬	○○六二五○	○七九○五六九四一五
二百	四十萬	○二五○○○	一五八一一三八八三
三百	九十萬	○五六二五○	二三七一七○八二四五
四百	一百六十萬	一○○○○○	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
五百	二百五十萬	一五六二五○	三九五二八四七○七五
六百	三百六十萬	二二五○○○	四七四三四一六四九○
七百	四百九十萬	三○六二五○	五五三三九八五九○五
八百	六百四十萬	四○○○○○	六三二四五五五三二○
九百	八百一十萬	五○六二五○	七一一五一二四七三五

周徑諸 此諸可借為方圓面冪如方冪四則圓冪三一六零也

律	方周	方冪十倍	圓周
一	四	○○一十	○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
二	八	○○四十	○六三二四五五五三二
三	一二	○○九十	○九四八六八三二九八
四	一六	一百六十	一二六四九一一○六四
五	二○	二百五十	一五八一一三八八三○
六	二四	三百六十	一八九七三六六五九六
七	二八	四百九十	二二一三五九四三六二
八	三二	六百四十	二五二九八二二一二八
九	三六	八百一十	二八四六○四九八九四

同徑較積較周

徑一 方積一

圓積七九○五六九四一五

方周四

圓周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

同積較徑較周

積一 方徑一

圓徑一一二四六八二六五

方周四

圓周三五五六五五八八一

同周較徑較積

周一 方徑二五

圓徑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

方積六二五

圓積七九○五六九四一五

立方立圓相容 上自乘數 下開方數

方容圓

圓 ○一○○○ ○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

方 ○三六○○ ○六○○○○○○○○

圓 二七○○○ 一六四三一六七六七二

方 九七二○○ 三一一七六九一四五三

圓容方

方　○○四八○　○二一九○九一○七九
圓　○三六○○　○六○○○○○○○○
方　二二九六○　二二三八四一九九一四
圓　九七二○○　三一一七六九一四五三

較度

律度同出於黍以秬黍之廣爲分十分成寸律長九寸尺長十寸是爲益律九分之一以爲度而去尺十分之一以爲律尺兆律不成尺律非度亦不成律矣漢志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九寸爲宫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又曰度本起于黃鍾之長明其相爲用也宋世范景仁司馬君實爭論由尺生律由律生尺之是非歷三十年不決何歟漢志所載律法雖本劉歆寔爲前古定法歆篤古制作必依古法觀其不用京房六十律可知矣顧周後尺度日訛律莫由定後人亦言周尺特從推算得之耳隋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爲主謂之周尺以荀勗制尺時考校古器有魏襄王冢中玉律也玉海十五等尺以司馬公所摹尚書銘漢泉尺爲主謂之周尺以隋志所云周尺即漢泉尺也其時漢尺之外未見周尺故云然今則周漢各自有尺漢尺藏曲阜孔氏銘云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孔尚任周尺辨云建初銅尺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予以匠尺勘之良是又以建武二年貨泉范子五銖錢范子勘之皆徑一寸又王莽錯刀長此尺二寸刀環一寸二分貨泉一寸小錢六分貨布長二寸五分大布長二寸四分二布皆闊一寸悉與漢書食貨志文合知隋志云晉前尺即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者洵不謬矣得此尺即得晉前尺與司馬公家周尺而古今一切無不可按史書之文以得之周尺則藏曲阜顏氏長今匠尺之六寸四分八釐非昔人所云周尺也顏氏別有古銅戈銘曰羊子之

戣戈者以此尺斠之內長四寸胡長六寸援長八寸皆與攷工
記合戈必周時物則尺亦實周尺矣然則昔之以漢尺爲周尺
者非歟曰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所謂璧羨起度者以晉前尺
爲周尺八寸耶十寸耶八寸尺不得制律如十寸也復去其二
寸以成尺略得匠尺之六寸不太短耶然則必其可四分加一
者始爲周尺是唯顔氏尺能然也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
一分漢尺之一尺九分三釐五毫是爲古十寸尺十寸尺昔人
謂之夏尺別于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
半按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
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
尺三代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据三司尺言之三司尺

花景文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
當長一尺三寸五分今匠尺正同是今匠尺卽宋三司尺矣三
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也丁度言王朴尺比晉前尺長二分一釐阮逸胡瑗尺長王
朴尺七分強据以推算阮胡尺當長三司尺八寸一分蔡季通律呂新書謂比大府布帛尺七寸八分六釐按大府布帛尺卽
三司尺與度說不合今不用三司用從黍尺李照常驗之阮胡用橫黍尺則
手累成之是古十寸八寸俱橫黍尺唯不用從黍耳十寸尺制
律三代當同愈于用漢尺遠矣孔何任漢銅尺記云此尺以中指中節量之適當一寸無毫髮
差及累黍試之正足一百孔意亦以漢尺爲周尺文多不錄予謂古人制尺本有二義十寸尺施于食貨故用黍尺八寸尺法
乎人身則用指尺黍有大小指有短長互相參校名取中者以定十寸八寸故黍爲中黍人爲中人也歷代累秬黍成尺俱近
夏尺則夏之爲秬黍尺的然無疑漢所制固是黍尺朱載堉稍之秬黍尺孔所用以校尺者未知何黍卽用秬黍亦其小者耳
黍體無常未必秬不小于秠也若指尺則顔氏所藏周尺最合若[illegible]用大指[illegible]中指了以大指橫度周尺得一寸太
指末至大指末得一尺左右兩中指末得八尺卽孔子所謂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者通一尺爲八寸則
中指第一節第二節各得一寸人舒肘時大指末必齊中指第二節下之橫紋于八寸尺爲七尺五寸于十寸尺爲六尺卽是
兩舉足之度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是也八寸十寸二尺正合禮家所謂張臂八尺張足六尺者而許愼言周制八寸爲尺十尺
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伸臂一尋八尺曰仞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周制寸尺咫尋常
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云云俱非虛語其曰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者十寸尺之八尺卽八寸尺之十尺爲人長
之極人稱丈夫爲此文王十尺是也中人止長八寸尺之八尺故伸臂爲尋伸臂必與人同長也中婦人手當是中人手傳寫
有譌文耳中人長十寸尺之八尺爲極長至十尺則無之其他要義見予周尺辨中近世朱載堉著律書
攷尺頗詳而于三代尺宗鄭氏故亦名匠尺爲商尺商尺八寸
爲夏尺夏尺八寸爲周尺以夏尺爲律尺寔短古十寸尺從黍
一分其周尺亦短八釐則近之而未密矣載堉自累秬黍成從
橫斜三尺橫百則斜九十而從八十一從之八十一與匠尺八

寸同故遂用之然
皇朝制尺橫百亦從八十一而從百卽今匠尺明載堉所用之
黍尚嫌微小也載堉自言所用是極大者然黍之爲物大小難
齊古用中黍後用大黍理亦可通牛宏請用鐵尺奏曰上黨之
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許愼解秬黍體大本異于常
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龠之外纔剩十餘
是宏攷鐵尺已用大黍矣而鐵尺短于載堉律尺載堉安能必
用古尺耶若胡瑗制尺一依漢志用秬黍中者累之程子謂胡
先生用三等篩子篩之取其中者是也亦足明三代本用中黍
尺矣唯載堉譏漢用秠黍尺則得之手驗按詩曰維秬維秠維
穈維芑芑非卽穈則秠非卽秬矣爾雅謂秬黑黍也秠一稃二

米其明辨也漢經師皆以秠爲秬說文云秠黑黍一稃二米鄭箋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鄭志答張逸問云秠是皮秠亦是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蓋漢儒非不知有一米之黑黍特賤而舍之時以二米者爲瑞物故釋秬爲秠卽此物後漢制律用秠無足怪矣其寔漢志言秬不言秠則律當用秬秬固常物秠亦不絕于世彼土人目之爲鬻鬻黍亦曰黑格楞黍載埴習種得一斗但小于秬耳所以漢尺較短也尺度之短長繫音律之高下我以古尺爲斷

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秬卽黑黍之大名也秠是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書正義廿詩正義十七之一春秋正義十六○邢疏○此似僧研老人附記

歷代尺度

一周尺　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　後漢建武銅尺　晉泰始十年荀勖律尺爲晉前尺　祖沖之所傳銅尺

隋志云此尺爲本以校諸代尺　今校古泉布定爲與慮俿尺分寸無別以今匠尺七寸四分微强爲一尺轉校匠尺長此尺之一尺三寸半以校諸代尺置所得此尺分寸百三十五除之卽所得匠尺之分寸復八百十除之卽所得古尺之分寸

二晉田父玉尺　梁法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七釐　今校定匠尺七寸四分五釐九毫强古尺九寸二分九毫弱

三梁表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　今校定匠尺七寸五分七釐一毫强古尺九寸三分四釐七毫强

四漢官尺　晉始平時掘地得古銅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今校定匠尺七寸六分三釐四毫强古尺九寸四分二釐五毫弱

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　今校定匠尺七寸七分五釐五毫半强古尺九寸五分七釐五毫弱

六晉後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　今校定匠尺七寸八分

六釐六毫半弱古尺九寸七分一釐二毫弱

七後魏前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宋志作一寸爲是 今校定匠尺八寸二分古尺一尺一分二釐三毫强

八中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今校定匠尺八寸九分七釐强古尺一尺一寸七釐四毫强

九後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卽開皇官尺及後周市尺後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釐開皇官尺卽鐵尺一尺二寸 今校定匠尺九寸四分八釐九毫弱古尺一尺一寸七分一釐五毫弱

十東魏後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宋志作三寸爲是 今校定匠尺九寸六分三釐五毫强古尺一尺一寸八分八釐九毫强

十一蔡邕銅籥尺 後周玉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 今校定匠尺八寸五分七釐八毫弱古尺一尺五分八釐九毫半强

十二宋氏尺 錢樂之渾天儀尺 後周鐵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今校定匠尺七寸八分八釐一毫半弱古尺九寸七分三釐强

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

隋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 今校定匠尺八寸七分八釐五毫强古尺一尺八分四釐六毫弱

十四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

隋志云長於梁法尺四分三釐比晉前尺一尺五分 今校定匠尺七寸七分七釐七毫太古尺九寸六分二毫微强

十五梁朝俗間尺

隋志云長於梁法尺六分三釐於劉曜渾天儀尺二分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今校定匠尺七寸九分三分一古尺九寸七分九釐四毫强

王朴律準尺

玉海云比晉前尺長二分一釐比梁表尺短一釐 宋志作比梁表尺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 今校定匠尺七寸五分六釐三毫弱古尺九寸三分三釐七毫微强

司天監景表尺

玉海云比晉前尺長六分三釐與晉後尺同與宋氏鐵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並同 校見前此卽西京銅望臬尺皇祐中黍尺

三司布帛尺

玉海云比周尺一尺三寸半 今校定卽今匠尺宋時亦名大府寺尺百工皆用之

韓琦丁度尺

玉海云累黍尺二其一比周尺一尺三分五釐 今校定匠

尺七寸六分三分之二古尺九寸四分六釐五毫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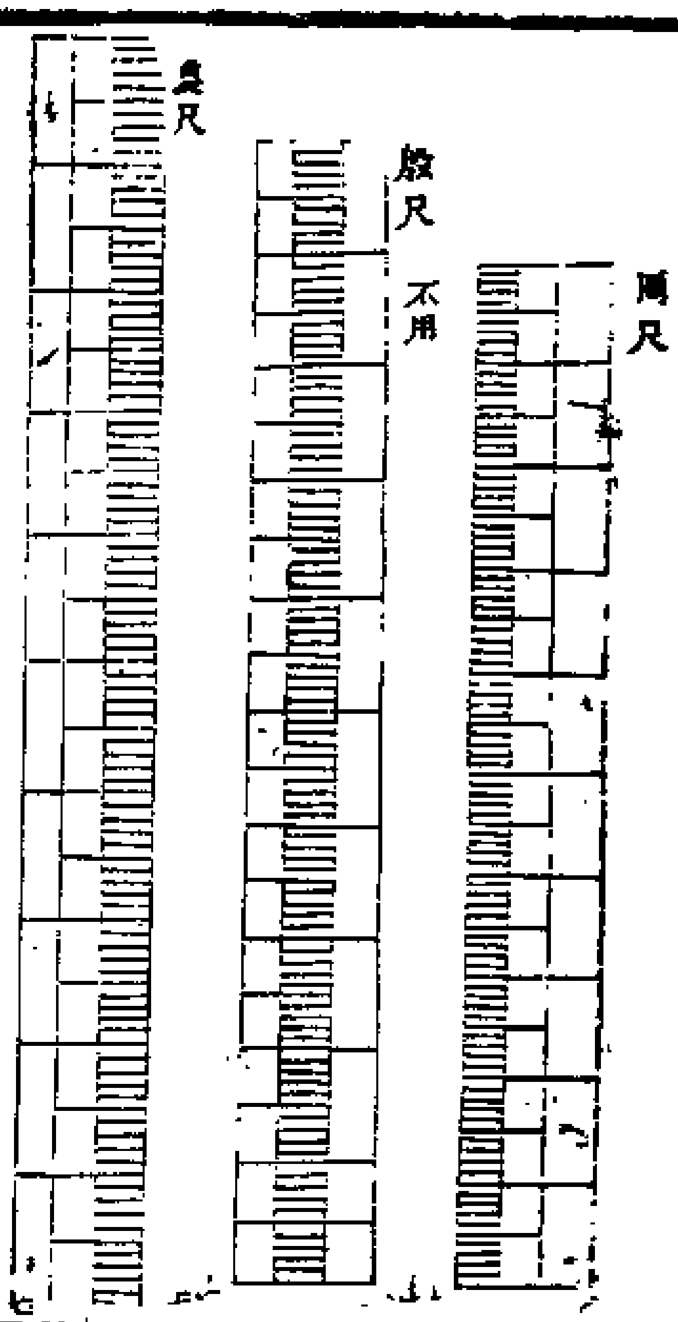
郭保信尺

丁度云以王朴律準爲率保信尺長十一寸九分強　今校定比漢泉尺一尺二寸一分五釐匠尺九寸古尺一尺一寸一分十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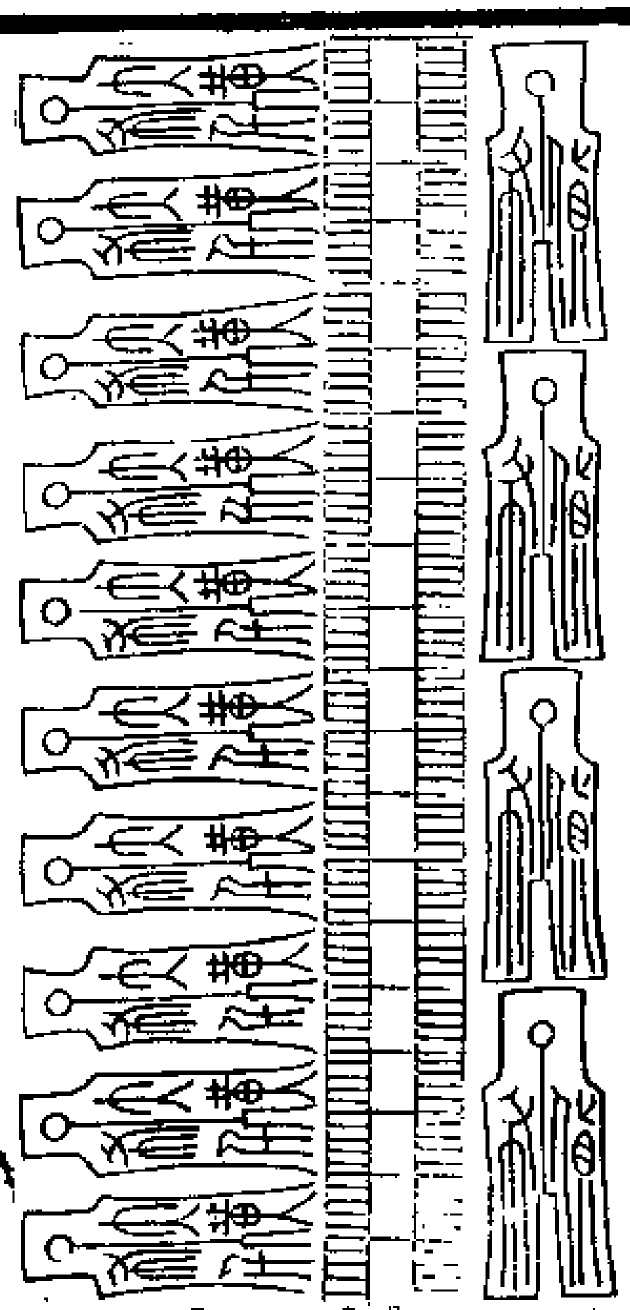
阮逸胡瑗尺

丁度云長王朴尺七分强．今校定比漢泉尺一尺九分三釐半匠尺八寸一分古尺一尺一尺魏漢律尺不錄

阮胡尺具皇祐新樂圖記實長三司尺七寸八分六釐當長王朴尺四分强七字恐誤○此倣譜併老人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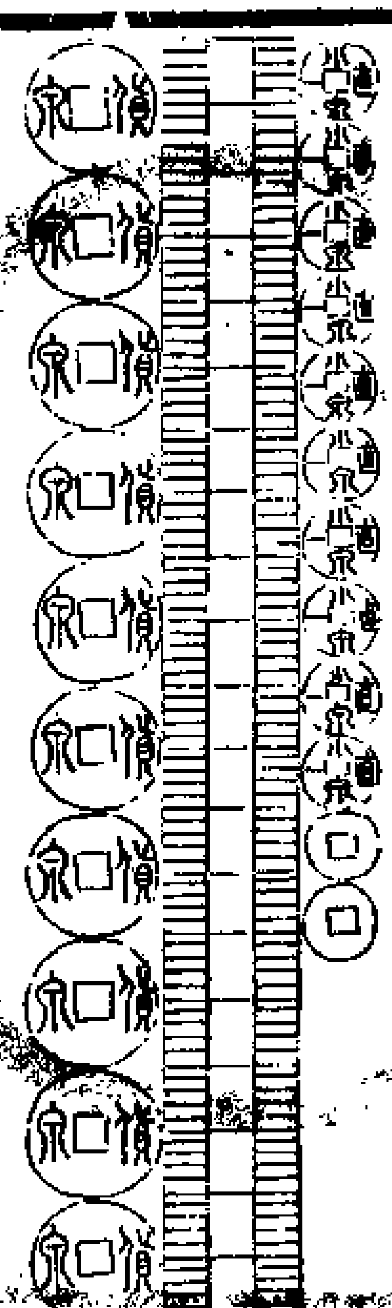


慮俿銅尺度古布古泉 二布皆長二寸半足枝閒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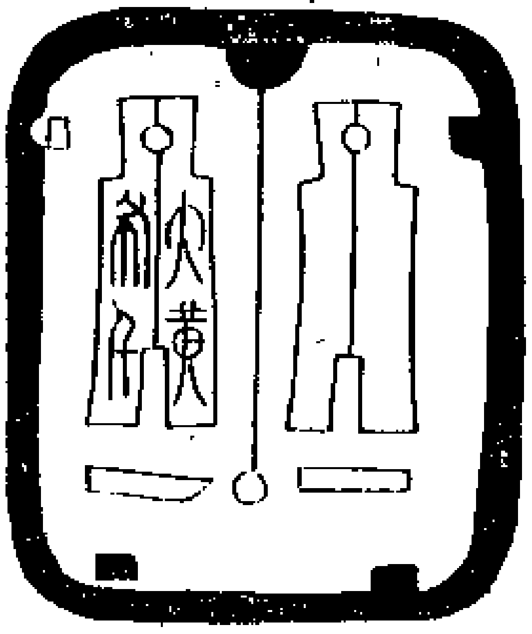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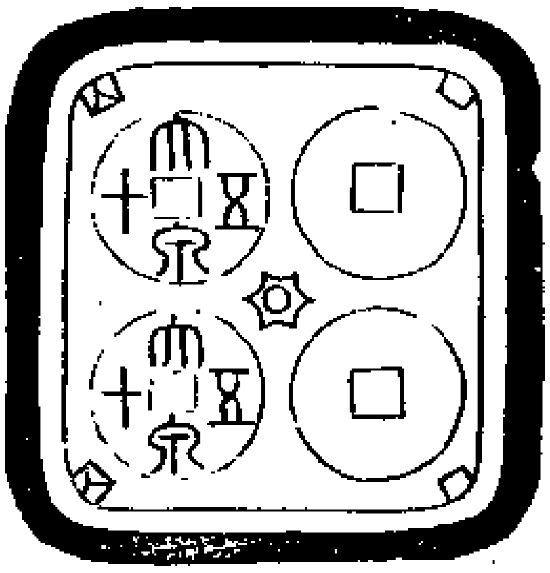
同年江秋史云世皆云大布黃人細審實大布黃千也其文尚有一小篆金錯刀云一刀平五百以平寫

小泉徑橫尺之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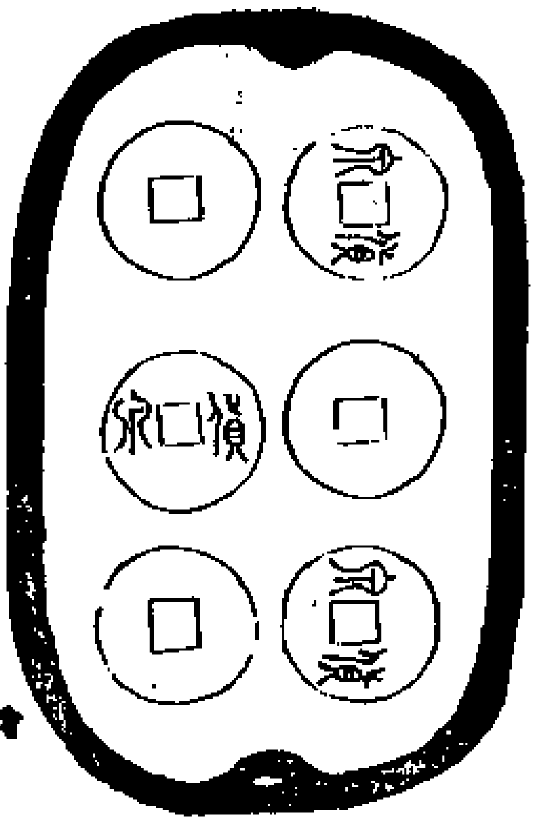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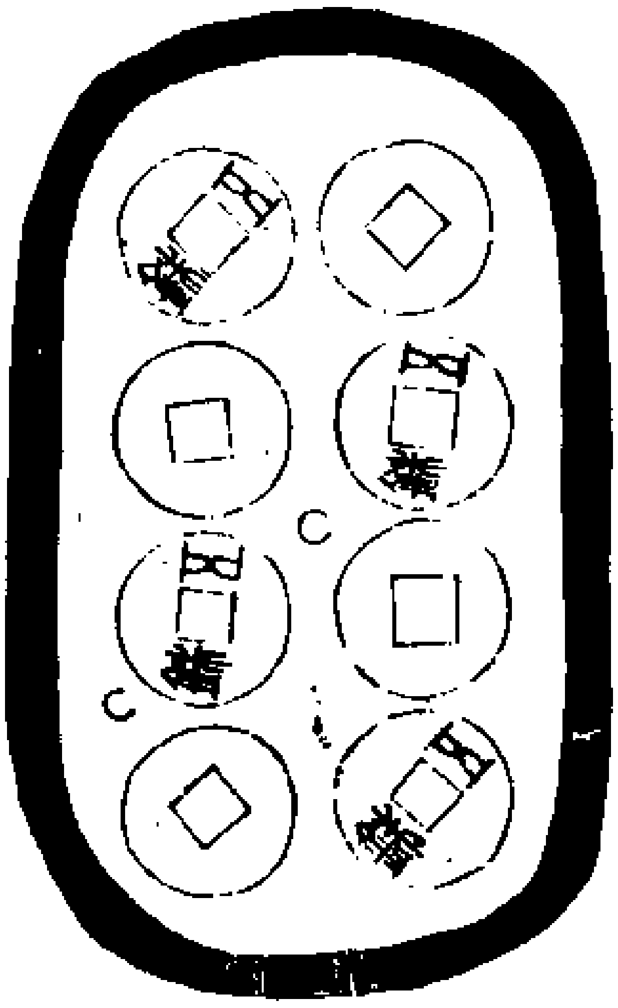
貨泉徑橫尺之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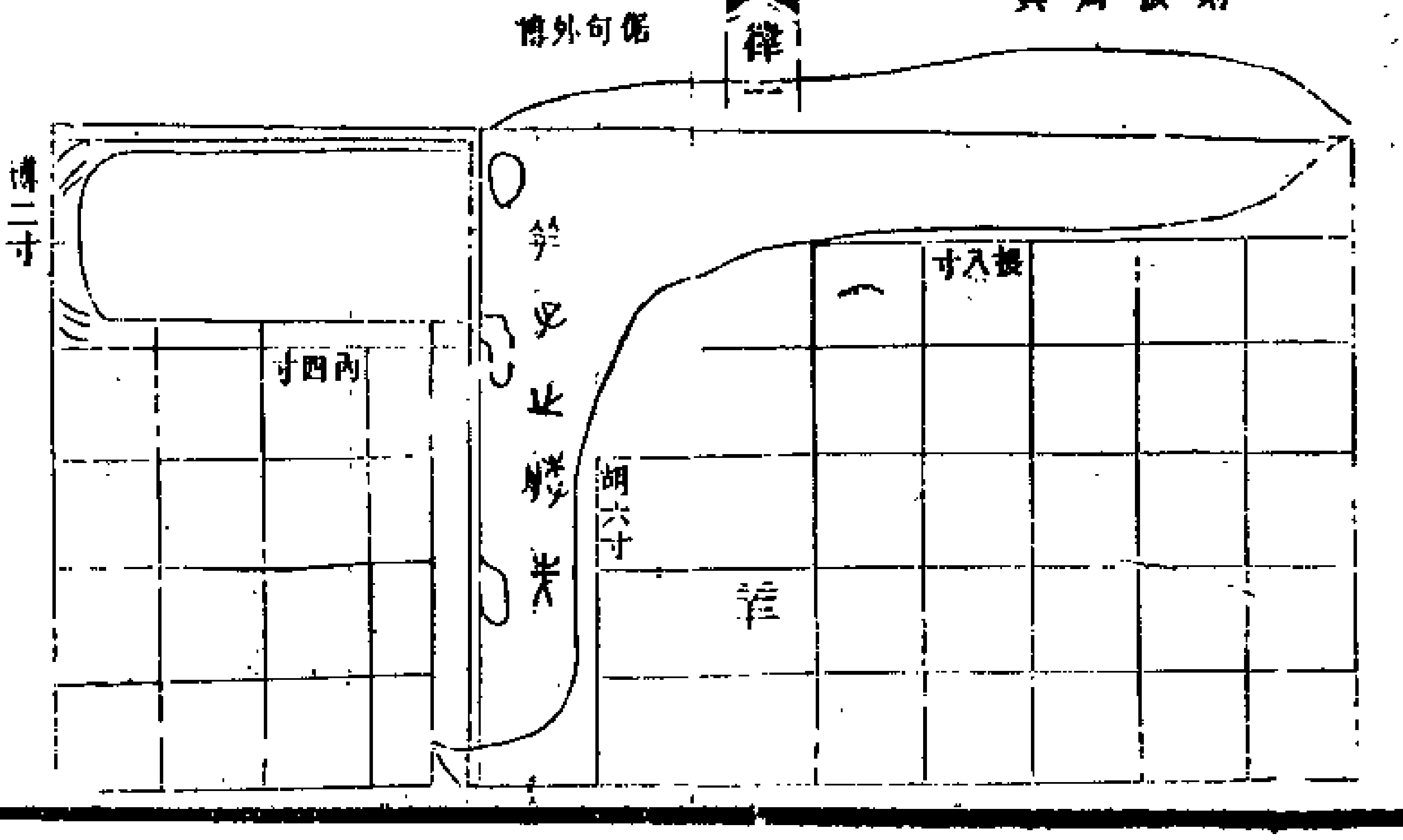
建武二年二月丙申 太僕臨掾蒼考工令通齊國令史 鳳工周鐃造 八分書 白文





顏氏古銅戈圖

分援倨爲八寸則胡爲鉤高六寸援末與胡端平是爲倨句外博以度覈周尺不爽絫毫



横黍尺度　泉圖

此貨　極厚　大泉徑漢尺

重摐横黍尺之二寸二分

之一寸　此泉九个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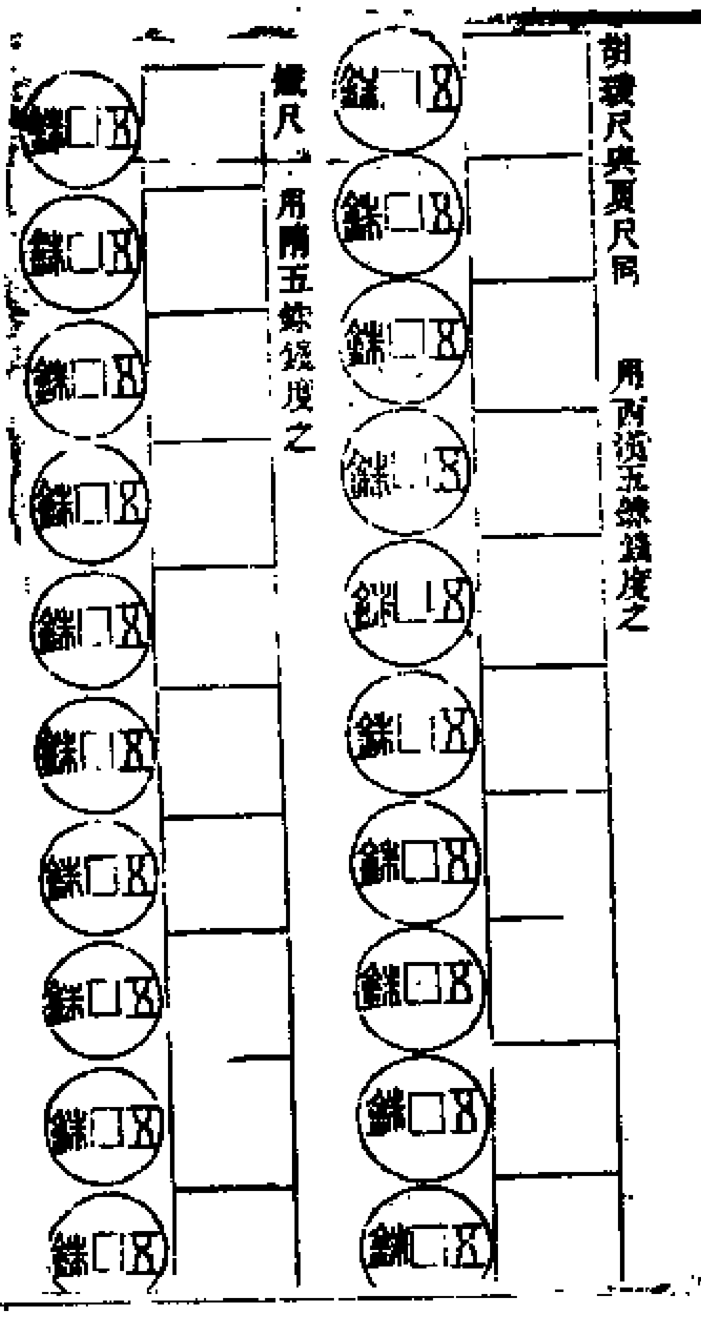
一尺八分卽

横黍尺之百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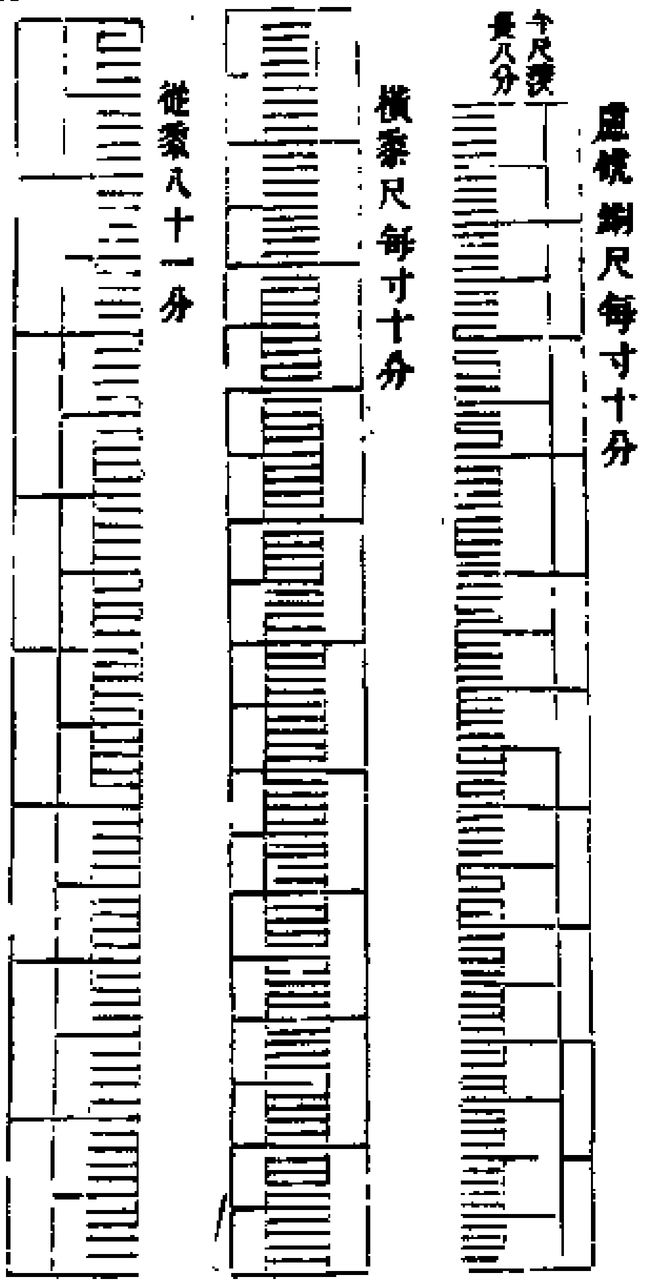
荀勗尺與夏尺同　用西漢五銖錢度之

鐵尺　用兩五銖錢度之



慮俿銅尺每寸十分

今尺漢長八分



横黍尺每寸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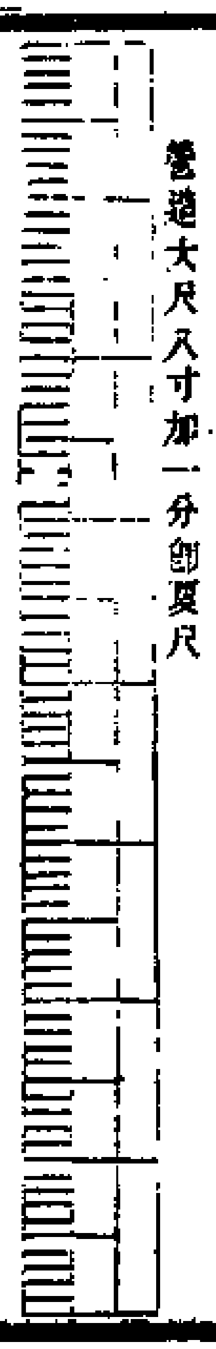
從黍八十一分

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白文爲地

原尺

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營造大尺八寸加一分卽夏尺



證律

制律有定制九寸爲體長八百一十分爲中積此無可損益者也圓冪周徑經史未言後儒多言徑三圍九夫徑出於冪冪出于以長除積而冪有方圓圓冪不能得徑必轉求方冪今以律長除　固九分也開之而得三分之徑則律豈方體耶是當求其方而圓三方四之率又殊不然以周髀漢斛推之外圍百則內方六十四倍內方爲外方則外方百二十八卽內圓百矣其形猶內方八寸方斜一尺一寸三分一釐三毫七絲微强只爲圓徑而圓積萬分也于數未能密合然古量中明有是理矣按此與范鎭所算周鬴面冪正同而實各異者彼以內方萬則外圓萬六千二百爲此例故內方六千四百則外圓萬三百六十八也此以內方萬三百六十八則外圍萬六千二百爲比例故內方六千四百而外圓萬也四率中首率不同故所得末率亦異要之十斗之圓容六斗四升之方只舉大凡細攷尙非確數所以必有旁庣耳以此爲率則九分爲圓卽十一分五十二釐爲方而有三分三釐九毫四絲一忽之徑古術雖失傳或庶幾近之乎亏術九自乘而十六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分十取其一以爲方冪之冪開得十一分三十八釐四十一毫九十九絲五十八忽爲方冪又開得三分三釐七毫一絲微强之徑方冪進位開得一寸六釐六毫九絲六忽爲周術雖不同于律體固無別矣是爲長九寸積八百十分之黃鐘秘攷之者別爲八百十分之量以其所容實之管中斯亦無不合矣自隋時攷律不計中積僅据漢志累尺實籥同用中黍之文謂是同等之黍驗之而不合則律竟不成後人尙不知其誤仍依而用之豈知同等不能相容而中積非以容黍定也以容黍爲據者蔡邕卽不用黍尺矣朱載堉用黍尺則律長一尺矣

唯胡瑗用黍尺九寸爲黃鐘內容千二百黍丁度謂之大黍累尺小黍實管其律竟廢然是容黍正理度不察耳瑗之尺雖非夏尺亦唐尺也其制律方圓之率未密而視朱蔡則已近矣若用夏尺又以實測求方圓卽與三代古律無異其黍之以大容小亦必同也於何驗之仍於朱蔡之律驗之而已夫朱蔡之律變法也而其積皆盈改從正法當以定積除之而得尺積卽知商尺之容律尺復以律尺比盈尺而得所容之縮尺則大小相容之理瞭如矣蔡邕銅籥銘言長九寸圍九分容千二百黍月令章句又言徑三分圍九徑三術無兼得當分兩次推之圍九分之冪有八十一分自乘而十六除之得四一〇〇六二五平方開得六分四十釐三十六毫一十二絲二十六忽一十五微之圓冪九寸乘之得五百七十六分三百二十五釐一百三毫五百三十五絲之中積銅籥尺長漢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再自乘得一五五二八三六三一二爲體積法以乘之實積漢尺八百九十四分九百三十八釐五百四十八毫二百八十六絲三百七忽五百六十二微九百二十纖約之爲九百分（漢尺制鼎方一寸深九分能容實籥之黍故約之也凡積分制皆則大小易辨）定積八百十分除之得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不盡爲尺積立方開之得一尺三分五釐八毫强爲從漢尺外增之度依尺制律可以容實籥之黍也（制方九分楪一寸之量同）三分爲徑其方九分自乘而十之十六除之得五〇六二五平方開得七分十一釐五十一毫二十四絲七十三忽半之圓冪九寸乘之得六百四十分三百六十一釐二百二十六

毫一百五十絲之中積以前體積法乘之實積漢尺九百九十
四分三百七十六釐一百六十七毫七百六十二絲五百六十
三忽九百五十八微八百纖約之爲千分漢尺方一寸深一寸之量定積除
之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不盡一之尺積立方開之得一尺
七分二釐八毫弱爲從漢尺外增之度依尺制律可以容實龠
之黍也制方九分深一寸之量同載堉律以橫黍尺一寸一分不盡爲周十
寸爲長卽斜黍尺之一寸與九寸凡周一寸冪必七分九十釐
五十六毫九十四絲一十五忽九寸乘之積必七百十分一百
五十一釐二百四十七絲三百五十忽周一寸自乘而十六除之得六二五以十分之
一開方得七九奇見冪譜以斜黍尺再自乘得七二九以乘之橫黍尺再自
乘得五三一四四一以除之載堉從黍尺之九寸爲斜黍尺八寸一分爲橫黍尺實積橫
黍尺九百七十六分一十一釐六百二十三毫四百五十六絲
七百九十一忽約之爲九百七十六分方一寸深九分七釐六毫之量定積除
之得一二〇四九四爲尺積立方開之得一尺六分四釐弱依
尺制律可以容實管之黍也方九分深一寸之量同此皆用朱蔡中積而
改從正法也可增則可減蔡也九百分之龠以除定積八百十
分百萬乘之得九十萬分爲尺積立方開之得九寸六分五釐
六毫弱卽漢尺得盈尺內減之度依以制量可以容實龠之黍
也仍用盈尺八百十分漢尺九百分之量千分之龠以除定積百萬乘之得八十
一萬爲尺積立方開之得九寸三分二釐強卽漢尺得盈尺內
減之度依以制量可以容實龠之黍也仍用盈尺八百十分漢尺千分之量載堉
律積九百七十六分有奇之龠以除定積百萬乘之得八百三

十釐弱爲尺積立方開之得九寸四分弱卽矩尺得盈尺內減
之度依以制量可以容實管之黍也仍用盈尺八百十分矩尺九百七十六分之量此
仍用朱蔡中積而反覆相備也制律尺之所容可知矣然唯邕
徑三分之龠可通于律何則不滿于分者其黍本小也故外增
之度亦少求內減者卽以盈尺當律尺律尺當縮尺可耳以黍
無異也再從律尺求縮尺則內減之度過少而黍反大矣唯滿
千分則黍本大而外增之度亦多以之求內減可用律尺而黍
不變再求內減則黍必小而可得縮尺展轉相求始小而後大
者弗能容始大而後小者則能容理必然矣推邕龠雖有二算
然唯徑三分者與律合則其餘皆非矣隋時攷律皆以三分爲
徑邕龠在焉是邕惟用漢尺千分之積以成龠也銘從徑一周
三之率故曰圜九分耳眞銅龠尺同度者有玉斛尺玉斛以百十八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分爲積以二千律乘九十得十八萬爲法除之知律冪有六分五十八釐七十四毫三十八絲八十八忽強求得方冪八分三十三釐二十二毫八絲四忽弱其徑爲二分八釐八毫六絲五忽弱其周爲九分一釐二毫八絲強隋時攷律玉律容千二百六十七黍似銅龠周九分故容千二百黍也然志言律皆三分爲徑玉律亦在其中此必銅龠尚在而玉律已亡銅龠之容千二百黍銘有定數攷律時雖有不合不復明言玉律則依尺重制制作不精所容遂多實亦非本積也可知銅龠之積千分斷無可疑載
堉律借斜黍立體算以橫黍故一尺之律尚不滿千分攷其用
黍之法固大者累尺中者實管也其言曰大黍百粒重二分六
釐上下中者百粒重二分五釐以中者千二百黍實黃鐘之龠
無欠無餘卽九百七十六分之管也然則以二分六釐上下者
實之不滿千分乎但爲十分之冪則是矣是故累尺實管同用
大黍律積必滿千分邕實龠之黍卽漢累尺之黍也漢律惟實

龠非一黍故積八百十分耳以尺積言之則累尺之黍盈尺立積百萬分實龠之黍盈尺立積八十一萬分累尺之黍千二百必千分之量始能容實龠之黍千二百則八百十分之量已能容立積百萬者千分之例八十一萬者八百十分之例百萬分爲制律尺之定積則八十一萬分亦實龠尺之定積也實龠尺百七黍有奇始得制律尺之百黍据數可知而丁度致胡瑗之律以實龠黍累尺一短七分一短三分瑗之律本以十二開方得徑其積較多四十二分然以反率求之要必短七黍也別短三黍者消息不啻耳余先以算得之豈不愈見其必乎雖然實黍驗律非漢志意也志固曰量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則是制龠先有定積而後以黍實之也實之者曷故量者權之本權合兩龠爲兩重二十四銖故百黍爲銖實龠非千二百黍則權必舛矣黍名中者適滿千二百而已豈必累尺之黍哉又豈以攷律哉或曰容千二百黍之必千分也然則曷不以一尺爲黃鍾斯則累尺與實管無異黍矣曰術有所不能也黃鍾用陽數以成律故長必九寸冪必九分積必八百十分若以一尺爲長而積十分則冪必十分是皆陰數矣卽使通其長爲九寸而十分之冪不能通爲九分則積亦不能通爲八百十分蓋算律之度長用本數冪用自乘積用再乘惟尺非通分則自乘再乘皆與本數無異若通爲九寸則九寸卽爲本數自乘之得八十一以爲冪法再乘之得七百二十九以爲積法各以冪與積乘之倘安得九分與八

百十分乎試以龠徵之算平積黃鍾積八百十寸此方九分深一寸之龠也若方與深皆一寸而通爲九分則方冪有八十一分而積止七百二十九分龠如此而律可知矣是故古人制律必加一寸以爲度制龠必加一分以爲深而實龠與管期乎千二百而不期乎累尺之黍皆由乎律之用陽數而非陰數也不然則載堉附會史記律寸以八十一分爲黃鍾執云不可者而彼又何以止用九百八十二分爲積也哉倘載堉從黍尺八寸一分爲黃鍾則冪有六分五十六釐十毫積有五百三十一分四百四十一釐卽橫黍尺十寸之長十分之冪千分之積載堉積倘不足實則黃鍾止長匠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冪止五分三十一釐四十四毫十絲積止四百三十分四百六十七釐二百十毫也各推爲龠卽瞭然矣

測黍

以尺得百粒之黍實龠則不能容以九寸五分二釐得百粒之黍實龠然後能容何也曰此律體與黍體使然也凡物以方入方以圓入圓則能容若律圓柱也黍隋圓也以隋圓入圓柱必有隙隙之所侵皆律之分則皆黍之分也而何以能容哉夫律有積則黍亦有積律以八百十分爲積以千二百黍除之得六百七十五釐爲一黍之積此六七五者止黍積耶抑兼有隙積耶不可得而知也然而不能容焉則止爲黍積矣若以千分爲律積千二百黍除之得八百三十三釐三分一爲一黍之積非黍之果有是積也增多者卽其隙積也增隙積而後能容皆不能合千二百隋圓爲圓柱之故也且有可實測而知者律定體九十分定實容千二百黍以長除黍得分容十三黍三分一一分之冪九分九分之徑三分三釐七毫一絲強一黍之長得從黍度之一分卽橫黍度之一分二釐三毫四絲五忽六杪七微九纖一黍之廣得從黍度之八釐一毫卽橫黍度之一分以橫黍度制律則黍當側置冪中以視其能容與否是必求其厚求其厚者先以黍從橫相乘得一分二十三釐四十五毫六十七絲九十忽平方開之得一分一釐一毫一絲一忽之邊是黍體長方冪中具有正方冪也變方爲圓則以三一六有奇乘之如四而一得九釐七十六毫零一絲六十二忽二十五微爲正圓冪亦卽隋圓冪以此隋圓冪除六七五之隋圓積得六釐九毫一絲三忽八微五纖成從橫隋而上下平之圓體猶非黍體也

因以同積較徑之率率之方徑一圓徑必一一二四六八二六五以六九一三八五乘圓徑率如方徑率而一知黍實厚七釐七毫七絲六忽也以此黍體側置圓冪中長不能容三黍厚不能容五黍從側相參諒不過九黍而已雖分全律爲九十分從上至下卽有八十九節節中隙虛豈不能容一二黍然統計之要亦不過數十黍耳是以八百十分之積正當容九百七十二黍也若以千分爲積則律長不止九十分冪不止九分徑不止一分三釐七毫一絲強法當先求全律之長因以定積八百十分爲一率通積千分爲次率實長九寸自乘再乘得七二九爲三率求得四率通長立積九十萬分立方開之得九寸六分五釐爲通長不盡九十萬分之一千四百六十七分八百七十五釐則乘之以長除積得十分零三十六釐二十六毫九十四絲二十忽爲圓冪餘千分之五十忽亦乘之卽千萬之五其方冪有十二分一十釐七十八毫八十七忽強開方得徑則三分六釐二毫強也六七五爲黍實積則前所推之從橫厚積卽爲實數側置增加之冪徑中長可容三黍微贏厚可容五黍微弱從側相參約可容十二黍自上至下九十餘節隙中可容一二黍故千分而容千二百黍也然而此積千分者非從制律之度命之也乃從容黍之度命之也若從制律度命之仍爲八百十分八百十分則實體之定積矣

攷量

嘉定錢塘著

以二千倍黃鍾之積爲一斛此古法也黃鍾積八百十分則斛積百六十二萬分制法以其尺再自乘爲內方規其外爲圓故深必一尺容受不足則微增其方圜又不足則旁庣以足之夏侯陽算經引古倉曹云古者掘地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粟一斛案此用方體故分數適足圜體以萬六千二百分爲冪方尉率數既無定準開方爲徑又難適盡故不能無旁庣也漢斛本於周鬴周鬴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管子謂升百而成鬴此圜鬴也晏子謂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鬴此方鬴也圜內容方則十斗容六十四升其法皆一六二也方尺深尺積千寸如六

十四而一得一五六二五故鄭康成謂于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沖之云周以千五百六十二寸半爲斛法也其實周鬴本出於律周必不以七百八十一分二百五十釐爲黃鍾則內方固不止一尺蓋百萬分之外尚有三萬六千八百分以此開方止尺一分一釐有奇古人只舉大數故略之也漢斛亦方尺而圜其外以百升實之數猶不足故有旁庣知周百升成鬴亦必然也但周尺雖在而鬴已失傳與後世尺度所校分寸無從質證唯漢斛確有可攷劉徽注九章算經曰晉武庫中有漢時王莽銅斛其篆書題其旁曰律嘉量斛方一尺而圜其外旁庣九釐五毫冪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及斛底云律嘉量斗方一尺而圜其外旁庣

九釐五毫冪一尺六寸二分深一寸積一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合龠皆有文字升居斛旁合龠在斛耳上後有讚文與今律曆志同此斛于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二毫今尺者杜夔樂尺也隋志謂實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即荀勗所云杜夔尺長于今尺四分半也徽注九章尚在勗制律尺前故目夔尺爲今尺勗尺本之銅斛尺則以勗尺通夔尺此斛恰深一尺而徑有一尺四寸三分三釐五毫有奇此爲內方斜徑以此徑自乘得二〇五四九二一二五有奇開得內方徑一尺一分三釐七絲八忽強此內方亦容六斗四升弱則總歸旁庣以足之也以其十之一爲斗故底深一寸升與合龠微皆略之案周鬴升居左耳方三寸則冪九寸而深寸八分適積

千六百二十分漢升殆亦如此合則方九分而深二寸可也半之則爲龠耳周鬴與漢斛同制而其臀則異漢斛內方一尺周鬴內方八寸也以一升方三寸深寸八分推之周升積六千四百八十分爲方八寸微強而深一寸即周鬴之豆然則四倍其深爲區而方尺微強深尺者爲鬴所謂齊舊四量也皆用方不用圜用圜則爲百升之鬴矣斛量二鈞其厚也幾何曰近於鏄鍾之厚也何以知之知之以其聲中黃鍾之宮耳一斛之積爲鏄鍾之容受鍾有變焉則應律以二千四十八倍鏄之重百七十七斤四分斤之三半之則鏄鍾也斛少鍾之四十八倍則重當殺鍾高尺八寸五分弱而斛僅深尺則當大殺故六十斤即中黃鍾其厚猶微殺者以歉四十八倍而剂之適平也大鍾內積一六八斛內積一六二故銅當殺大鍾方冪一二三一六七八開方得一尺一寸九釐八毫之徑進位開方得三尺五寸有奇之周斛方冪二〇四九一五六開方得一尺四寸三分一釐半強之徑進位開方得四尺五分強之周以高深乘周則鍾有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分

斛止圓千五十分也故斛大猶大鐘半加冪一三六一有奇開
方得一尺一寸六分六釐三毫以徑去之餘五分六釐四毫爲
厚斛加冪重六十斤積九百六十兩銅方千分重七兩半知用
銅方二十八方爲十二萬八千分加入百六十二萬分自乘得一
三〇五五〇四十六乘之得八八八〇六六四進位開方得一
二一〇六四五再開方得一四八六九以徑去之餘五分五釐
四毫爲厚較鍾鐘周鬴重一鈞奈何曰求厚者皆合兩爲一半
少一釐卽其殺也
之始爲實數漢斛止厚二分六釐半周鬴更能用半率者尺大
使然也依前法以一鈞積分六萬四千加入一六二自乘得二
八三五八五六以十六乘之得四五三七三六八六進
位開方得二一二七七六一再開方得一四五八六以前徑斛
去之餘二分七釐一毫半之止一分八釐五毫周十寸律尺實
長晉前尺一尺九分三釐半則鬴厚漢尺之二分　凡尺不論秬
二毫三絲也其方圓高廣諸數皆隨尺度而增
黍皆可制量用律權一鈞二鈞之重以爲鬴斛其聲無不中本
律之黃鐘唯其容受不同則音韻有高下耳然不能不謂之黃
鐘者各得其律之二千倍卽各積其尺之百六十二萬分而與

法密合也范景仁誤以周鬴方尺爲八寸之尺深尺爲十寸之
尺制以爲量聲不能中黃鐘乃未明量法之咎豈古術有不驗
與景仁算術甚巧以內方尺之冪萬分爲一率外圓冪萬六千
二百分爲二律內方八寸之冪六千四百分爲三率求得四
率萬三百六十八分爲外圓以深百分乘之得百三萬六千八
百分爲鬴積而容六斗四升也然一器二度已爲不類以二千
析之止得五百一十八分四百釐乃近　古量之可攷者漢斛而
夷射之積周鬲皆以夷射爲黃鐘歟
外唯有後周玉斛史言積玉尺之千一百八寸五分七釐三毫
九杪寸史誤作十今推算改正則必以一尺爲深而冪有百一十寸八分五
釐七毫三絲九忽矣其制不詳今依保定五年所頒銅斗算之
內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則方五千四十一分而圓三千九
百五十九分一十九釐二十五絲也時用祖沖之密率故方圓
如此推其周必二尺二寸三分七釐一毫奇以此爲斛率則方

一百五十萬二千四百六分六百釐徑一尺二寸二分六釐五
毫四絲周三尺八寸五分四釐八毫四絲也以推其律得二千
分之一知積五百五十四分二百八十六釐九百五十毫圓冪
六分一十五釐八十七毫四十四絲方冪七分八十四釐一十
五毫三十三絲徑三分八釐二絲周八分八釐六絲三忽此爲
玉律本數而隋時攷律數已增加矣何以明之甄鸞本謂玉斗
一斗得官斗一斗一升三合四勺是官斗積玉尺之九十七寸
七分五釐七毫八絲三忽九微半正與史文合也隋志已誤今據志言官斛
積九百七十七寸有奇算得之而甄鸞之算術文有脫誤隋人遂
玉律四兩當官秤四兩半以此
謂玉斗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今所傳志文如此卽當時
增加之證矣夫以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爲升是積十三寸九釐

九毫五絲五忽四纖九塵三漠也而斗與斛可知矣以推其律
知積六百五十四分九百七十七釐五百二十四毫六百絲圓
冪七分二十七釐七十五毫二十八絲五忽方冪九分二十六
釐六十毫三十五絲徑三分四毫四絲周九分四釐四毫一絲
故隋志所攷諸律皆曰三分爲徑時已久用密率則三分爲實
數非復周九分之通率矣夫一玉律也周則周九分隋則徑三
分是隋廢玉斛又不追攷玉律時誤據甄鸞算術之脫文也然
誤而適得其宜何者後周官斗本於高齊之鐵尺律後周平齊
卽以此尺同律度量衡其律於玉尺積四百八十八分七百八
十九釐一百九十七毫半於鐵尺積六百三十分二百八十四
釐七百七十五毫此鐵尺律圍亦有七分三釐一十六毫四十

一絲方冪八分九十五釐二十九毫徑二分九釐九毫周九分
三釐一毫而容千四十七黍增百分之三十四則爲隋時直制
之玉尺律積而鐵尺積八百四十四分三百五十六釐六百毫
鐵尺律圍冪九分三十八釐一十七毫四十絲方冪十一分五
十釐三十三毫徑三分三釐九毫周十分六釐五毫四絲而容
千二百黍隋攷律時鐵尺律容黍有二數殆爲此也史言是作
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虛千詡旁庣必依算術仍用祖氏密率爲
之故能適合也其玉尺徑三分之律多容大十七黍則猶是末
善耳玉尺與蔡邕尺同玉律與蔡邕籥同故祖孝孫言玉尺律
與蔡邕古籥同然非玉律本同乃增之使同也以此律二千倍
之爲律斛加二倍而爲三倍大斛唐世因之貞觀中張文收仍

律二　五

仿後周制銅尺銅律銅斛銅稱亦必以徑三分成律二千律成
斛故斛銘言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
符而史言其以常用大者校之得三之一也蓋唐初已不知稍
銅玉律稍與加多但據甄鸞謬文謂是玉斗本數所以修志亦
仍而不改也未幾文收所制銅器俱亾而以千二百黍爲黃鍾
故唐六典謂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
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十斗爲斛也（六典又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
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十
丈爲引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
大兩十六兩爲斤）蓋自隋變玉律之周九分爲徑三分適容千二百黍
遂爲律量權衡定制唐用鐵尺調律以旁庣律腹增徑四釐爲
非法置而不用故其律不成而以疑相授受矣則容千二百黍

之管審也是以能得其正今校玉律徑三分之積爲晉前尺之
千一十七分六十九釐八百六十三毫七百四十二絲八百五
十三忽二百七十五微二百纖卽唐之黃鍾斯與古律之積晉
前尺千五十九分百一十釐七百七十一毫七百六十三絲七
百五十忽者有大異乎若夫鐵尺徑三分之律止積晉前尺之
七百五十九分二百九釐六百一十四毫七百九十三絲三百
三十九忽六百二十微固失之太高卽玉尺周九分之律亦祇
晉前尺之八百六十分七百一十六釐九百二毫三百七絲七
百二十八忽四百微其異于漢晉者幾希矣若然則律必以千
二百黍爲驗乎曰非也隋之驗以千二百黍信漢志而失其意
也志之意先爲八百十分之龠而後實以千二百黍非以能實

律二　六

千二百黍者便爲八百十分也八百十分之龠黍尺所制確有
定數黍則肥瘠不齊肥則盈瘠則歉矣雖中黍必能有定乎鄭
平曰黃鍾之律積八十一寸卽言龠也龠體方徑九分深一寸
斯八百十分矣以黍實之雖非千二百可也何也斯固八百十
分之黃鍾也然則以實黃鍾之管而適容也律已成矣龠之如
爵而不爲方也此嘉量之龠也攷律則宜於方方斯準此鄭平
之法也八十一寸之龠其冪八十一分轉生十一龠其冪皆用
黃鍾之冪而損益其體之深是故林鍾六分三分二太族八分
九分八以之制管自倍而往極乎三十二倍則古今之制法略
等（荀氏笛用三十二倍角律之積）其以制鍾大者容一斛小者八之一大者
用倉曹斛法小者半其徑與深倉曹斛徑二尺冪萬分深一尺

六寸二分積百六十二萬分是為黃鍾之量轉生十一律也冪如黃鍾古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求體長今以求體積古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求九寸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求八寸一分求尺六寸二分者半其法為萬九百三十五分求攷律方龠者二千一百八十七除之復八十一除之

攷量冪積表

	積	深	圓冪	圓冪之冪	方冪之冪	方冪	徑	周
斛	一六二	二尺	一六二	二六二四四	四一九九〇四	二〇四九一五六弱	一四三一五弱	四五二二六七六六弱
斗	一六二	二寸	一六二	二六二四四	四一九九〇四	二〇四九一五六弱	一四三一五弱	四五二二六七六六弱
升	一六二	二寸	一六二	二六二四四	四一九九〇四	二〇四九一五六弱	一四三一五弱	四五二二六七六六弱
一合	一六二	二寸	八一	六五六一	一〇四九七六	一〇二四五七八弱	一〇一二二一四四強	三二〇〇九弱
一龠	八二	二寸	八一	六五六一	一〇四九七六	一〇二四五七八弱	[illegible]〇一二二一四四強	三二〇〇九弱
一升	一六二	二寸半	六四八	四一九九〇四	六七一八四六四	八一九七二三強	二八六三〇五強	九〇五三三八強
四升八	六四八	四寸〇五	一六二三	二五六	四〇九六八	二〇二三八五八弱	四四九八七二強	一四二二六二強
律管	八一	九寸	九分	八一	一二一九六	一一三八四二弱	三三七四〇五弱	一〇七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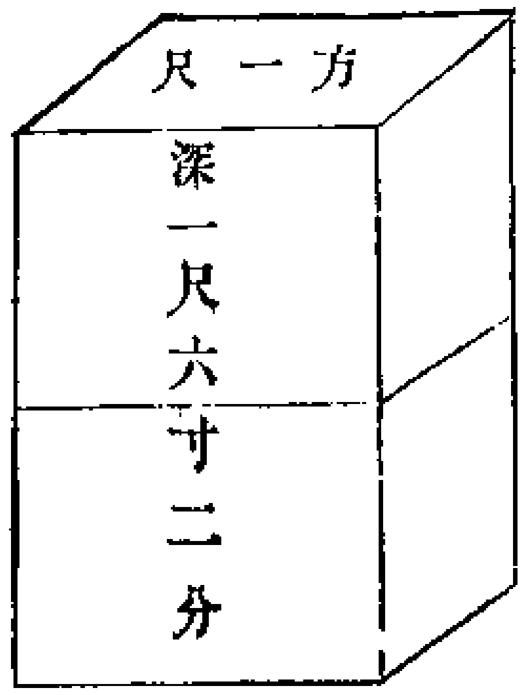
右所推定數任以何度法按數製律驗以實黍轉製諸量無不密合矣實黍以輕重疾徐得中為則令無虛浮窒實之弊惟度非橫黍不可制量

十二律量數

黃鍾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八十一	
大呂	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七十五	小分八五二微弱
太族	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七十二	
夾鍾	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六十七	小分四二四微弱
姑洗	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六十四	
中呂	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	五十九	小分九三二微强
蕤賓	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五十六	小分八八八太强
林鍾	十一萬八千〇〇九十八	五十四	
夷則	十一萬〇〇五百九十二	五十〇	小分五六七半强
南呂	十〇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四十八	
亡射	〇九萬八千三百〇〇四	四十四	小分九四九微强
應鍾	〇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四十二	小分六六六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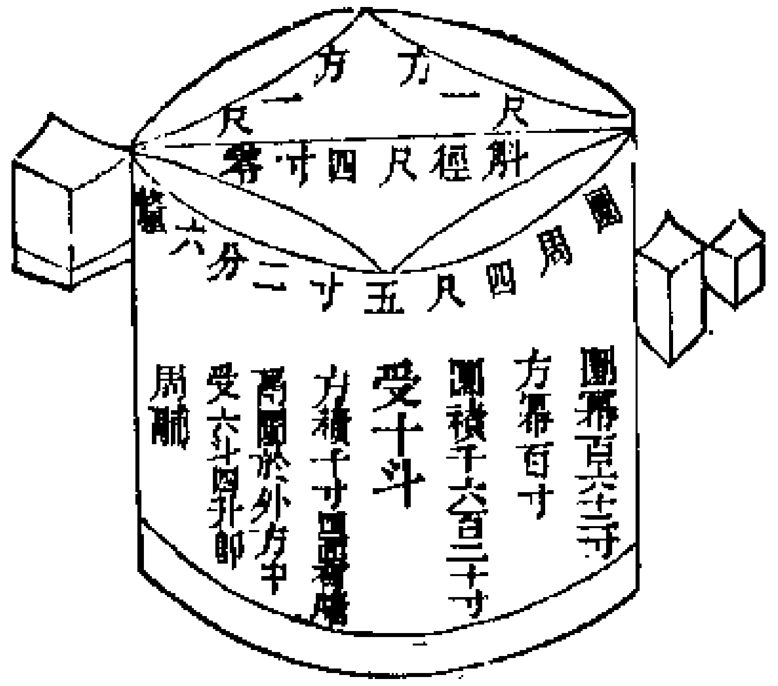
右上爲大數下爲小數置大數如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小數倍之爲大量自之爲小量以十之一如八十一爲最小量

古倉廩斛圖



此斛分二截則上下各深八寸一分方冪萬分方徑百分斥中容千律律長八寸一分律冪十分律徑三分一體六毫二二七七六六律體皆方斛徑三十一律六二二七七六六倍律之長爲尺六寸二分卽斛深而斛容二千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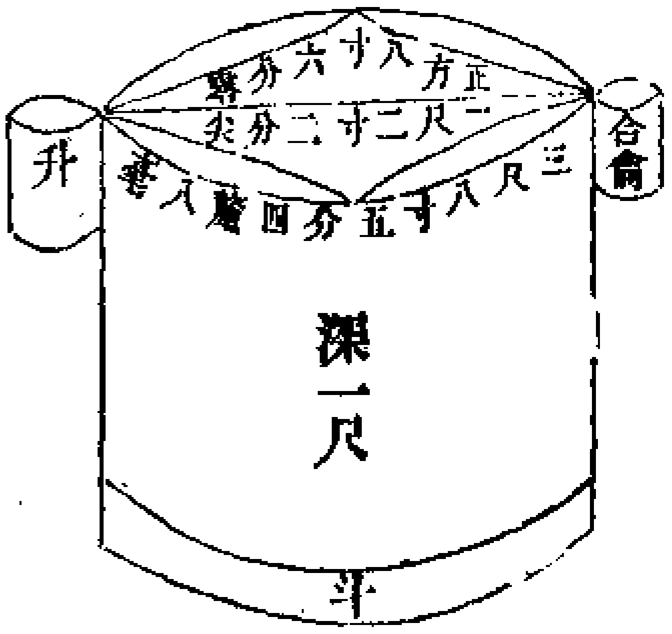
漢斛圖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建元十六年有人持一銅斛于市賣之其形正員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龠龠同黃鍾可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聞道安安日此王莽時物

玉斛圖

斛制無攷此依其尺度面冪仍倣漢斛圖之蓋徑小于漢而其深過之非千六百二十寸之通率也故為變法



審權

制黃鍾之龠期乎八百十分不期乎千二百黍期乎千二百黍者為制權也權以一龠所容為十二銖銖以百計則數齊十分之一為絫百分之一為黍非千二百則權法不立矣周漢之權不可攷然尺在則律在而權亦在西晉以前律俱八百十分其權易知自後律用變法必攷其量以知其律然後其權可知今攷後周用鐵尺徑三分之律以制權量是為官斛官稱天元得古玉斗復制玉尺周九分之律故官斗一斗一升三合四勺為玉斗一斗官稱四兩半為玉稱四兩及隋則以玉尺制徑三分之律與蔡邕銅籥容黍相應遂為定制則官斗一斗三升四合當一斗官稱五兩半當四兩矣（權量互異頗不應率史所載如此疑有誤）史言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稱三斤為一斤即此升此稱也而杜佑論六朝賦稅言其量三升當今一升稱則一兩當今三兩特據法言之耳豈知隋以前尚不及四之一乎今以攷律所用之尺積乘攷量所得之律積取其整數去其奇數以為率則律之高下量之大小權之輕重瞭如矣制尺積以短者為本漢尺最短積百萬鐵尺次長積百二十萬四千五百五十分百四十四釐三代古尺次長積百三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分百五十釐三百七十五毫玉尺最長積百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分三百一十二釐其律積有八百十分與五六百分之不同惟尺最短者數不變餘則俱變從最短尺之分也故漢律八百十分後周鐵尺律七百五十九分玉尺律八百六十一分隋重制玉尺

律唐鐵尺律俱千十七分三代古尺律千五十九分攷權量者以此乘除之權量有單有複有三名視所宜古權兩法以銖計後世以錢計按權生于黍而準于錢以銖計者其錢輕也以錢計者其錢重也漢有權錢法孝文半兩實重四銖應劭謂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是也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銖錢百枚重四百銖去一斤餘十六銖然則孝武五銖重一斤四兩二十銖矣百錢重五百銖去三百八十四銖餘百十六銖去四兩九十六銖餘二十銖齊文襄猶舉行之令民爲稱錢百文之率隋之千錢止重四斤二兩大稱法也然五銖錢重如其文當重十三斤八銖千錢重五千銖去十三斤四千九百九十二銖餘八銖大稱三爲一亦重四斤五兩三十三銖大稱一斤有一千一百五十二銖四斤去四千六百八銖餘三百九十二銖大兩七十二銖去三百六十銖餘三十三銖計少二百四十八銖矣卽三兩三十二銖日知錄謂今之五銖錢大抵皆隋物隋千錢重四斤二兩當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予謂隋與今權法不同重六分六釐者非隋五銖乃梁五銖也其錢實重四銖三絫二黍當與六分六釐爲近隋五銖實四銖七絫五黍一分二今重一錢者猶五銖也一錢以二者當爲漢武五銖說見後唐用大稱鑄開元通寶錢千錢重六斤四兩卽一百兩十錢重一兩大稱一兩重律稱三兩積七十二銖十分兩之一爲七銖二參參卽絫是爲此錢之重以古法況仍名大兩爲二十四銖故朱璟謂之二銖四參錢蓋一錢正得十分兩之一也兩法以錢易銖自此始宋景德間劉承珪通古今二法爲一因度求釐積黍取絫立一錢半及一兩二等稱一錢半者重三百六十黍一兩者重二千四百黍計錢重二百四十黍分重二十四黍釐重二黍十分四而黍重四毫一絲六忽有奇絫重四釐一毫六絲有奇銖重四分一釐六毫有奇一絫二黍重五釐六黍

重二釐五毫二黍重一釐二毫五絲所言皆單稱法然當時制稱仍以開元錢爲本一錢重十分十錢重一兩差擇得二千四百錢則重十五斤又似大稱法而三體淳化錢必磨令與開元錢正等然後二千四百亦重十五斤則是淳化錢本大于開元而非用三倍大稱矣蓋武德初之開元錢始合三倍法終唐之世皆以開元名錢多不中程至減去三之一景德所據乃後來小錢耳晉濟局方謂五銖錢十六個正得開元錢十個重六銖錢十二個正得開元錢九個重知開元錢當重八銖而以史言二銖四參爲難信予謂二銖四參卽七銖四參開元錢實重如此非八銖也五銖錢重有不足耳隋五銖重四銖七參五黍十分二卽今之一錢則開元錢重七銖二參當重一錢五分但武德所鑄方能然朱叢埥謂元字左挑者是也今不可得矣其大者止重一錢二三分小者一錢內外景德所用當是小者淳化錢亦止重一錢胡安定謂律稱二兩當官稱一兩知宋時自用複稱至今猶然若欲古今互求須通錢成銖通斤成兩複者用倍大者用三而以律率乘除之從古求今古律率乘之今律率除之古稱小今稱大小則數多大則數少故用及率卽同乘異除也從今求古今律率乘之古律率除之今少者古必多則用正率卽異乘同除也按攷古圖甘泉內者鐙重二十五斤十一兩呂汲公云今稱重十斤四兩是漢四百十一兩當宋一百六十四兩其率若二千三十之與八十一也宋用複稱倍律率爲二千三十用爲首率漢律率八十一次爲率漢鐙之重爲三率求得四率恰合日知錄云當平民捂地得貨布一與所謂二十五銖者今重百分兩之四十二卽四錢二分顧氏所用關中稱猶近宋率也複稱四錢二分當爲十銖百分絫之八以宋倍律爲首率漢律爲次率貨布之重爲二率求得四率爲九銖九絫七黍半以兩法二十四銖收之得四錢一分半爲與宋近王莽大泉五十重十二銖予以康熙間蘇州守曹公首望所定銀稱民間號曹稱亦曰市稱者權之重二

錢未知此稱是律稱否皆律法推之二錢當重四銖八絫複稱倍之是莽十二銖爲九銖六絫也若據以爲律當積漢尺之千一十二分半首率九六大率十二三率八一求得四率一〇一二五律定積八百十分除而百萬乘之得尺積百二十五萬分立方開之尺當長漢之一尺七分七釐强也孝文半兩錢重今市稱八分半依莽錢率止重六分八釐是前漢律尺長於莽也通八分半爲二〇四以九六乘之十二除之得一六三二四復二四收之得六八不盡四依此錢求前漢律得積一千三十五倍一〇四爲四〇八乘一〇一二五復四而一得此數也定積八百十除而百萬乘之得尺積百二十七萬五千分立方開之尺當長後漢之一尺八分一釐强也前漢尺無確據或承用古尺則長後漢之一尺九分三釐半而四銖錢歲久微輕耳甘泉內者鐙是西京物顧與後率應或董卓遷都所爲未可謂前漢律一如後漢也宋崇寧重寶錢蔡絛謂重三錢今重市稱二錢七分乃工人盜減其制耳半兩錢無周郭往往盜摩取鎔而此錢重猶如此信爲難得而尺據又五銖錢盈古尺一寸者重今市稱十一分强與古金錄所繪漢五銖正等當是孝武時物試以二十四銖成兩爲比例則五銖常重律稱之二錢八釐三分一今稱本弱于律稱當重十一分以上也乃知前漢猶用古尺律律尺之短自莽始劉歆誠不能無過矣律龠容黍之重朱載堉謂羊頭山黍中者百粒重二錢五分二千四百粒重六錢此特其所制九百七十六分之龠則然耳若八百十分之律止當重四錢九分八釐而載堉尺與古尺尙校匠尺之一分若用匠尺八十一分爲律尺則當重五錢一分七釐也古尺八十一分以五三一四四一爲尺積乘四錢九分八釐載堉尺八十以五一二爲尺積除之得此數但權有輕重非可預爲算定必依尺制方九分深一寸之龠以千二百黍實其中然後權之方爲定準非專恃權也載堉亦嘗作此龠顧用累尺大黍實之不足千二百遂棄不用竟作一尺之律別以小于累尺者實之令滿權得其重則非矣實律不用累尺黍何以實龠獨必用之耶是謂工不信度乃惑于其舅祖何瑭之謬說也至于以權攷律亦可與度量相輔今以三十二龠爲斤以下俱用律法單稱不用市稱積三百八十四銖用爲損益之本至太族已有奇零不盡故十三之黃生鍾分之十一三之也得五萬九千四十九爲銖法以乘斤之銖數而損益焉是故斤之銖數二千二百六十七萬四千八百一十六爲三十二倍之黃鍾三分斤之二一千五百一十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四爲三十二倍之林鍾九分斤之八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爲三十二倍之太族以之驗器攷其倍半之宜管律多用倍四惟荀氏笛有多至三十二倍者太族容一斛重千兩爲六十二斤半小鍾八之一各以是求之凡十二數以銖法除之爲銖三百八十四除之爲斤不滿者二十四除之爲兩又不滿者銖與絫黍也無黍以他穀代但各有本重用三十二倍龠權定則準

十二律權數

律	權數	銖數
黃鍾	二千二百六十七萬四千八百一十六	三百八十四銖
大呂	二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	三百五十九銖五絫三黍
太族	二千〇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	三百四十一銖五絫
夾鍾	一千八百八十七萬四千三百六十八	三百一十九銖六絫四黍
姑洗	一千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九百〇〇四	三百〇〇三銖四絫九黍
中呂	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	二百八十四銖一絫二黍
蕤賓	一千五百九十二萬五千二百四十八	二百六十一銖二絫三黍
林鍾	一千五百一十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四	二百五十六銖
夷則	一千四百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六	二百三十九銖七絫三黍
南呂	一千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七銖五絫六黍
亾射	一千二百五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二	二百一十三銖〇〇九黍
應鍾	一千一百九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八	二百〇〇二銖一絫九黍

右從黃鍾一斤立算以五萬九千四十九爲法除上數得下數下數三十二除之即其律所容

權圖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云石勒趙王三年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

評籥

律術至漢志始詳言備數言和聲言審度言嘉量言權衡求已也亦言中積曰八百一十分為黃鍾之實是也又言攷律法曰龠積千有二百是也雖不言而冪周徑然于斛之方圜可想見焉是故志所言為定法唯度言秬黍而不言一米二米蓋時以秠為秬言秬迹古法用秠從所尚也而漢尺遂短于夏尺其樂聲必高從人因而變通焉蔡邕是已邕知音之士也又明于算時律法已失傳面冪周徑之說不明經師俱言徑三分周九分邕以徑一周三之法見于周禮則姑用之而徑三周九不足八百十分之積也漢尺之八百十分非即古之八百十分也因而以蔡為主抑其高者而下之使復于古焉于是直取中黍千二百粒寔管中度其長與徑而非九寸與三分也則易之至必如其數而止既得其徑因命其周特制銀錯題銅籥以傳于後銘之曰籥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黍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又著其徑于月令章句曰徑三分以今計之徑三分之積止六百四十分三百六十一釐二百二十六毫一百五十絲其尺長漢尺之一尺一寸五分八釐以一百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分三百一十二釐為再自乘之積以乘籥積此籥實積漢尺之九百九十四分三百七十六釐一百六十四毫七百六十二絲五百六十三忽九百五十八微八百纖使制為方龠以容之則方一寸而積千分也然則律數度量權衡俱非漢尺之法矣夫邕漢人也豈不知漢

尺之短長至增一寸過半也哉特以漢之律非方律欲復古音必分別制籥是以蔡舍漢法也雖然音則古矣法實背古其曰空圍九分者謂徑三分也三自乘為方則冪有九分籥豈方耶刓其四隅而謂之九分如寔數何是故如漢法之積八百十分始可言空圍九分耳空圍非方冪而實圓冪也然則用漢法柰何曰用漢尺一尺七分三釐之度以制律則得矣邕所用者漢尺十分之積也置此積如八十一而一得數十萬乘之為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分九十釐立方開之以為尺如尺制九寸之管以實籥黍則八百十分而已得于分矣吾知空圍必九分也徑必三分三釐七毫四絲也周必十分六釐六毫九絲也漢志所不言者無不可一一補之其為功于律豈小哉惜乎邕不依古欲自剏法以鳴後世卒之其術不傳後人唯知律徑之三分而不知籥尺之脩短不問何尺必以三分為徑大者受黍過多小者受黍過少遂至廢律不敢作迨胡瑗始悟九分之為圓冪而名之曰九方分范鎮不解而譏之不有胡銓孰明其旨哉是故邕于音甚有功于律不能無過蓋邕即宋之房庶也庶惟不知音而妄增漢書八字見斥于司馬公使曰此本邕法也則司馬公惡得而奪之律與籥之相混久矣無不以為律可名籥籥即是律者予特分別論之曰以三分三釐有奇為徑者積八百十分之律也以三分為徑者積六百四十分有奇之籥也庶正法不亂于變法云

古龠容黍

隋時用十一等尺制律實黍皆九寸爲長三分爲徑即蔡邕龠法非漢志律法也推其中積皆得其尺之六百四十分零三百六十一釐二百二十六毫一百五十絲唯尺度有大小故容黍有多寡隋志本以晉前尺校諸尺今亦以晉前尺龠較諸尺龠各以其尺體積法乘晉前尺龠積以知所容多寡之故及制龠之善否其尺度同而容黍異者志言工人旁戻其腹使然此不具論也

晉前尺　容八百八黍

此龠內積六百四十分零三百六十二釐二百二十六毫一百五十絲以八百八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百九十二釐五百二十六毫二百七十絲

晉田父玉尺梁法尺　容八百二十八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七釐以一○二一一四七三四三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六百五十三分九百零三釐一百六十四毫六百四十三絲二百九十四忽六百一十九微四百五十纖以八百二十八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八一八八七八七九六五○一一四二七四七弱

梁表尺　一容九百二十五黍　一容九百一十　一容千一百二十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以一○六七七七六○二三八六一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六百五十八分一百七十四釐一百五十三毫七百一十五絲七百一十五忽三百五十七微六百五十一纖半以九百十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二三三六八三○○八三四五六四一五強

漢官尺　容九百三十九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以一○九四九五六四○四四四三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七百一分三百八十七釐六百二十五毫四百七十三絲七百七十二忽二百九十七微三百二十四纖四百五十塵以九百三十九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四六九五一六七七八二○九五○二七四四強

後魏前尺　容一千一百一十五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一寸七釐（從宋志作一寸　隋史作二寸）以一三五六五七二○四三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八百六十八分七百零七釐八百一十七毫五百三十八絲七百四十八忽二百四十四微半以千一百一十五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七九一九二五三三九七○八三六強

後魏中尺　容一千五百五十五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以一七七五九五六九三一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千一百三十七分二百五十二釐九百五十七毫九百一十四

絲七百五十忽九百四十五微六百五十纖以千五百五十
五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四三七二四六二五九三三五一
二五强

後魏後尺　容一千八百一十九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以二一〇二〇七一
〇四一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一
千三百四十六分零八十四釐七百六十六毫一百七十七
絲一百六十六忽九百二十二微一百五十纖以一千八百
一十九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四〇〇一三六一五九五九
五二一〇〇二强

東魏後尺　容一千八百六十九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三寸八毫（依宋志作三寸）以二三三七八一
〇二二二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
一千四百三十三分零六釐八百二十七毫二十一絲零八
十八忽八百二十八微八百纖以千八百六十九黍除之得
每黍小分七六六七二三八二四八二四四八强

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　一容千二百黍　一容千二百六十
七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以一五五二八三六
三一二二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九
百九十四分三百七十六釐一百六十四毫七百六十二絲
五百六十三忽九百五十八微八百纖以千二百黍除之得
每黍小分八二八六四六八三九六八八〇三三一九九以千
二百六十七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八四八二七二八〇一
九一二九弱

宋氏尺鐵樂之尺　一容千二百黍　一容千四十七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以一二〇四五五〇一四
四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七百七
十一分三百四十七釐二百零七毫一百七十絲九百九十
九忽零六十五微六百纖以千四十七黍除之得每黍小分
七二七三六一二二九三八九六八三八强

萬寶常尺　容一千三百二十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一六六八二二三

八五六爲體積法乘六百四十分零得此龠內積晉前尺一
千零六十八分二百六十五釐二百三十三毫五百八十一
絲六百一十四忽八百八十四微四百纖以千三百二十黍
除之得每黍小分八〇九二九一八四三六二三五八七〇
三强

右所推黍分各異非大小不同卽制作不善也要未有在七
百釐以下者則以六百七十五釐爲黍小分必不能容千二
百黍矣又諸龠皆以徑三分立算唯蔡邕銅龠黍分獨大蓋
所容千二百黍者止據龠銘之辭隋時雖攷驗不合不復明
著之矣然龠銘非虛言其不驗者前後黍體不同故也玉龠
之多容六十七黍當爲攷驗時實數

胡璞尺　容千二百黍

此尺實長晉前尺一尺九分二釐五毫以一三〇三九六〇二〇三二一二五爲體積法環律用千二關方得徑㝏以九十分爲圜冪之冪其冪有九分四十八釐六十八毫三十二絲九十八忽而積八百五十三分八百一十四釐九百六十八毫二百忽也以法乘積得此律實積晉前尺一千一百一十三分三百三十八釐七百二十一毫二百一十一絲二百三十七忽四百十五微六百二十五纖以八百十乘之一〇二〇三六六七二除之得此律實積古尺八百八十三分八百零一釐二百三十二毫零五十二絲一百四十一忽强以千二百黍除之得每黍小分七三六五〇一〇二六七一〇一二於環本積則每黍以七一一五一二四七三五爲小分也

右非籥也推此以校古今律積

議管

古尺長則律下揆尺短則律高漢後尺漸長律當漸下而猶失之高者惑于徑三分之說也隋用玉尺制權量仍以鐵尺制徑三分之律是以樂聲悲激萬寶常制水尺律時莫能用唐以鐵尺徑三分四釐之律能容千二百黍遂以黍爲調器之率雖不能制律猶能定聲沈括言宋初燕樂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尚高兩律依括言則唐律之近雅可知矣然唐人燕樂未必遂用千二百黍之聲非不用黍調器特有挈之使高者耳則中管是也中管長尺有八寸故亦名尺八呂才制十二尺八應十二律唐史所謂中管之格前代應律之器也然其制豎吹有竹膜孔今之豎吹者爲簫設竹膜孔者爲笛簫之聲下于笛遠甚非特孔疏體大亦以無竹膜孔耳然則才之爲中管也雖按十二律之積各以倍四之黍實之還算開孔咸各得位吾知其聲必高矣開孔而以竹膜覆之則管之聲固非是孔之聲也然既開是孔安得不雜有是聲況竹膜之爲物甚薄其聲必甚清取精聲以入管中尙能如未開孔之聲哉管之以中名也昔人謂不長不短之笛也長尺有咫得倍黃鍾之度長笛過之短笛不及故此俗名中管吾嘗攷隋唐燕樂二十八調七宮始于正宮卒于黃鍾宮高于黃鍾宮者有中管黃鍾蓋正宮者大族宮也兩黃鍾宮則黃鍾大呂兩清宮也濁宮之以中管名者姑洗宮謂之中管高宮然則律不用全半凡高于本律者皆名中管矣夫以黍調器其聲當已近雅必使之失其本音者何也蓋隋

文平陳獲清商樂謂之華夏傳聲其樂雖出西涼實漢晉遺音
伶工以字譜相傳但知聲應不知律呂之聲非卽字譜之
聲也挈而高之然後與字譜合而不知已非律呂之聲矣然則
中管法隋人已有之至呂才復作焉皆以供燕樂之用也至明
皇尤精此器常自御之而燕樂坐于堂上爲坐部伎雅樂斥之
堂下爲立部伎非徒雅樂聲淡亦以器非中管所謂不能應字
譜而伶人不能閑習也雖然中管開孔也各有其位卽各自有
其聲雖爲竹膜孔何至失其本律哉曰此中管之所以猶名爲
應律也然有說焉今之笛孔位無異也其管則大小不同也樂
家率曰管體應某字某孔應某字然小管之某字一如大管乎
斯不能也字以代律律豈有數等聲歟今之琴首弦之十徽應

三弦之散彈而首弦十徽其聲近濁三弦散彈其聲則清是本
絃之聲自在也然而固已應矣中管之設竹膜孔也猶小笛之
與琴徽也聲本下而挈之使高其理一而已矣中管之制不傳
以律數測之漢晉律積其尺之八百十分鐵尺律積漢晉尺之
千十七分猶五分去一也然則漢晉之黃鍾當唐律之姑洗黃鍾
五分去一爲七百四十八分與姑洗近中管殆乃取是聲乎然而沈括猶以爲唐
樂聲下者唐人之樂中管之聲也宋初之樂用王朴尺徑三分
之律也朴之尺長于漢晉尺二分有奇耳以三分爲徑僅積六
百四十分于漢晉尺亦止六百六十餘分耳是漢晉以唐律之
姑洗爲黃鍾宋初又以漢晉之姑洗爲黃鍾宋初之黃鍾實卽
唐律之夷則唐承漢晉舊音自以其姑洗爲黃鍾則宋初之以

唐夷則爲黃鍾自當高五律也然唐樂雖下宋初五律而姑洗
豈卽黃鍾期復乎本律之聲則去竹膜孔可耳

三分損益

嘉定錢塘著

黃鍾之體旣定卽可轉生十一律呂氏春秋謂泠綸之大夏之西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名曰含少次制十二筒謂黃鍾長八寸一分應鍾長四十二分其間長三寸九分爲十二筒相生之限也明人有以黃鍾三寸九分立算者大謬若黃鍾止長三寸九分則不成爲黃鍾矣轉生之用三分損益者乃損益其體長非損益其面冪也夫制管之法定積爲先定體爲次定冪爲後黃鍾之積八百十分此定積也其長九寸此定體也積與體冪俱定則冪自無不定矣故定冪必爲九分也然而轉生十一律則冪定而體與積均無定冪之一定者管體之大小有定也體積之無定者其長短無定也故淮南曰黃鍾之實八十一林鍾之實五十四太族之實七十二是卽黃鍾長九寸林鍾長六寸太族長八寸也有冪則有周徑周徑依乎冪劉歆之論三統曰八百一十分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是十二律之周徑卽黃鍾之周徑矣其曰三百六十分林鍾之實六百四十分大族之實者特依黃鍾之例備天地人參伍相乘之數本於冪無預卽於周徑無預也夫黃鍾之實八百一十分以長九十分除之則分有九分是所謂冪也卽周徑所由起也林鍾之實三百六十分以長六十分除之則分有六分太族之實六百四十分以長八十分除之則分有八分豈卽林鍾太族之冪乎非其冪則非其周徑矣律非徒以長也積尤重焉以積計之則三百六十分半太族之積六百四十分姑洗之積歆以周徑之文屬黃鍾知不以半族姑洗爲太

族林鍾矣孟康乃妄釋之曰黃鍾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林鍾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三百六十分太族長八寸圍八分以圍乘長得積六百四十分康所言圍者冪耶周耶冪一分者周必不止一分而求積者以冪乘不以周乘使康果以冪乘亦與半太族及姑洗無異況古謂周爲圍耶且黃鍾長九寸而容千二百黍乃九分爲冪之故則林鍾之長六寸而容八百黍太族之長八寸而容千六十七黍亦九分爲冪之故使林鍾之冪止六分太簇之冪止八分向能容是黍乎夫律非徒積也冪亦係焉止以積而已則黃鍾長八百十分卽冪止一分所容不過數十黍耳毋乃空有其積歟此所以宜損益其體長必不可損益其面冪也更以史志明文證之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長一寸故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寸法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黃鍾之實三分損益則林鍾之實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太族之實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實如法非長九寸六寸八寸乎夫黃鍾之積八百一十分者九分乘九寸之數本長方形卷成圓柱而置管中則爲黃鍾之律矣三分損益卽損益此圓柱也若夫六分乘六寸八分乘八寸亦可卷成圓柱而體長面冪不當並有損益則一損不再損一益不再益理固然也琴法一絃求七音則長短各異一琴分七音則比絃各異其理正同唯其如此故聲皆合三分損益之率而不至于過高隋志言魏安豐王依空圍六分八分之說作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徑九分乃與均鍾器合卽其證也胡爰朱

載堉之徒所制十二律皆空圍名異情實矣

中呂反生

自黃鍾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至乎中呂當生黃鍾而實止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四乘而三除之不足黃鍾之實二千三百八十五故淮南京房皆以為極不生蓋律呂相生倍四其實而三其法則其往而不反者勢也八十一與六十四若方之與圓而圓實有六四〇三六一二三一五是六十四為微弱也三分損益之往而不反以此何承天譏其失還宮之義因別自立法自黃鍾以外十一律皆微有增益使還而相生其數載於宋書禮樂志而其術不傳余嘗略仿差分法算之以十二除二千三百八十五得一百九十八又四分三為一分蓋自林鍾始至于中呂則全益十二分而足生黃鍾矣其數與承天新律分正同則承天或即用此法也雖然中呂能生黃鍾矣而自黃鍾以至中呂遂無一律能生不愈失還宮之義乎夫中呂生黃鍾以三為法則黃鍾轉生十一律其法固必以三矣以三為法則林鍾之益百九十八分四分三何自來乎若十一律可益則黃鍾何為獨不可益此理之不可通者也夫黃鍾為律本故古人之制律也獨于此加謹焉黃鍾定則其轉生十一律也三分損益之而已矣中呂之生黃鍾也雖短至一分以上而中呂之所短者實不滿一分其餘十律更止在毫釐之間然則雖善制律者不能使纖毫之必審又安事設虛數以變定法也哉是以淮南之言積寸曰應鍾四十二實不止四十二也曰蕤賓五十七實不滿五十七也史記稍詳然亦不過曰應鍾四寸二分三分二蕤賓五寸六分九分八耳朱載堉始以不滿三分為法而其數

必析至百億以上則亦徒勞矣雖然以還宮論律則中呂不反生所還雖十二宮也以制器論律則中呂必反生取聲有定位也蓋不反生者律之體必反生者律之用體唯一定而用自有變通此所以相成而無歉也制器之顯者莫如琴絃有定綸徽有定位皆以一律兼十二律不唯十二而已或半之或又半之實有數十律焉此為中呂則彼為黃鍾有算數比例存其間固不可謬指為他律也比例所得見於表其大指可言者不越乎宮商徵之相生而已古之三分損益也宮生徵為下生徵生商為上生商之下生羽也商又為宮而生徵也故相生盡于宮商徵京房之術唯言某為宮某為商某為徵而不及角羽以此今於三者之相生得加倍之法焉而或半或倍則以黃鍾蕤賓為限也是故宮生商八為九宮生徵二為三黃鍾為商徵則倍其宮與商逆則反用之其徵生宮也三為四然而順生者數必虧逆生者數必盈虧者近古盈則疑乖故逆生之法勿恆用得所求則止矣黃鍾之生中呂即三為四也故中呂數盈數盈而不能不謂之中呂者林鍾之生黃鍾三為二故也然則中呂固能生黃鍾矣宮商徵相生至應鍾蕤賓而窮有畸數故也故應鍾蕤賓為二變其餘則無不能生矣所得之數獨不可御以三分損益耳然而是固變通之以濟三分損益之窮者變而通之則盡利矣

宮商徵相生

宮生商八為九　黃鍾六四八生太簇七二　太簇五七六生姑洗六四　姑洗五一二生蕤賓五六九分八

商生宮九為八　林鍾四八六生中呂六○七五　中呂五四六七五生夾鍾六八三四三七五　夾鍾六一五○九三七五生大呂七六八八六七一八七五　大呂六九一九八○四六八七五生應鍾四三二四八七七九二九六八七五

商生宮九為十六　黃鍾七二九生無射四五五六二五

商生宮九為八　無射四一○○六二五生夷則五一二五七八一二五　夷則四六一三二○三一二五生蕤賓五七六大五○三九○六二五

宮生徵二為三　黃鍾一六二生林鍾五四

徵生宮三為四　林鍾一六二生黃鍾八一　黃鍾二四三生中呂六○七五

上下全半

呂氏春秋與漢志上下相生各異蓋由所取全半不同故也自後世拘于陽下生陰上生之說見有不合則曰陽律陰呂爲小陰陽子丑寅卯辰巳六律皆屬陽午未申酉戌亥六律皆屬陰爲大陰陽相生上下以大陰陽爲主其說於十二全律合已然若是則無半律也夫律宜下生而反上生則得倍律宜上生而反下生則得半律何者二其實者四之四其實者倍之故也若夫律之本數則史記生鍾分之置一而十一三之卽所置之一而二之四之是也置一而十一三之皆卽黃鍾卽所置之一而二之四之爲所生之律是故子一初位不生丑三分二一爲黃鍾生林鍾寅九分八爲黃鍾生太蔟以三分二一生九分八又爲林鍾生太蔟至乎午以七百二十九分一百二十八爲蕤賓則未以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爲大呂申以萬五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爲夷則酉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爲夾鍾戌以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爲無射則亥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爲中呂皆與律下生居呂上生律同數葢其二之四之卽倍四其實也十一三之卽三其法也唯其數分上下故分母皆爲黃鍾分子乃爲諸律耳其十二辰之位卽其律之本位而大呂夾鍾中呂三律皆減半以爲日律占一歲之日御以六甲五子視火烟之色以知順逆其略見于淮南子董仲舒之書其變也則蕤賓重上生而大呂夾鍾中呂皆增倍而進

居丑卯巳之位林鍾南呂應鍾皆避之而退居未卯亥之位以爲月律候逐月之氣溯以十二律管視葭灰之飛以知應不則漢隋志之所言者是也世惟知十二月律而不知先有十二日律日律之與月律同者九不同者三三律卽倍律也以十二月律爲全律而求其半律則宜倍者一之宜四者倍之惟中呂不能生黃鍾則黃鍾自半之卽又得十二半律矣所以必有此半律者旋宮故也旋宮之法宮最濁管最長商次宮角次商徵次角羽次徵康成之注禮經具著其說加以二變則變徵居角徵之間變宮殿七音之末卽祖孝孫之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是也五音旋宮其位比辰相承其宮隔六相距其序自黃鍾終于大呂逆而左轉七音旋宮其位隔八相距其宮比辰相承其序自黃鍾終於應鍾順而右行其管皆黃鍾最長五音旋宮則自應鍾之短差而漸長七音旋宮則自大呂之長差而漸短故中呂夾鍾大呂之增爲倍律也卽五音旋宮已有不得不增之勢七音旋宮則因而用之耳何也律之本數中呂最短夾鍾微長最短爲宮則中呂之徵羽不得不用黃鍾林鍾半律之半夾鍾之商角亦然故增爲倍律而後能用半律此五音七音之道爲一理者也是以旋宮雖有六十律八十四律之異而實同用半律十一其不用半律者應鍾也應鍾何以不用半律自爲宮也以此五音七音旋宮之法爲相生之上下則宮皆下生徵皆上生一下一上至于羽與變宮而終則全律半律俱備而陰陽之說固不必紛爭矣然則何以宜有半律曰此

漢志所謂黃鍾尊不為他律役者也黃鍾有半則他律亦有半雖以應鍾之不用半律也亦不能不為之半矣此所以又有十二清聲也

五音旋宮表

宮	徵	商	羽	角
黃鍾 戊子 全	林鍾 己丑 全	太簇 庚寅 全	南呂 辛卯 全	姑洗 壬辰 全
應鍾 癸巳 全	蕤賓 甲午 半	大呂 乙未 全	夷則 丙申 半	夾鍾 丁酉 全
無射 戊戌 全	中呂 己亥 全	黃鍾 庚子 半	林鍾 辛丑 半	大簇 壬寅 半
南呂 癸卯 全	姑洗 甲辰 半	應鍾 乙巳 全	蕤賓 丙午 半	太呂 丁未 全
夷則 戊申 全	夾鍾 己酉 全	無射 庚戌 全	中呂 辛亥 全	黃鍾 壬子 半
林鍾 癸丑 全	太簇 甲寅 半	南呂 乙卯 全	姑洗 丙辰 半	應鍾 丁巳 全
蕤賓 戊午 全	大呂 己未 全	夷則 庚申 全	夾鍾 辛酉 全	無射 壬戌 全
中呂 癸亥 全	黃鍾 甲子 半半	林鍾 乙丑 半	太簇 丙寅 半半	南呂 丁卯 半
姑洗 戊辰 全	應鍾 己巳 全	蕤賓 庚午 全	大呂 辛未 全	夷則 壬申 全
夾鍾 癸酉 全	無射 甲戌 半	中呂 乙亥 全	黃鍾 丙子 半半	林鍾 丁丑 半半
太簇 戊寅 全	南呂 己卯 全	姑洗 庚辰 全	應鍾 辛巳 全	蕤賓 壬午 全
大呂 癸未 全	夷則 甲申 半	夾鍾 乙酉 全	無射 丙戌 半	中呂 丁亥 半

七音旋宮表

宮　徵　商　羽　角　變宮　變徵

子月　黃鍾全子　林鍾全丑　太蔟全寅　南呂全卯　姑洗全辰　應鍾全巳　蕤賓全午

甲戊壬巳巳癸丙庚甲丁辛乙戊壬丙巳癸丁庚甲戊

丙庚　丁辛　戊壬　巳癸　庚甲　辛乙　壬丙

丑月　大呂全未　夷則全申　夾鍾全酉　無射全戌　中呂全亥　黃鍾半子　林鍾全丑

辛乙己壬丙庚癸丁辛甲戊壬乙巳癸丙庚甲丁辛乙

癸丁　甲戊　乙巳　丙庚　丁辛　戊壬　巳癸

寅月　太蔟全寅　南呂全卯　姑洗全辰　應鍾全巳　蕤賓全午　大呂全未　夷則全申

戊壬丙巳癸丁庚甲戊辛乙巳壬丙庚癸丁辛甲戊壬

庚甲　辛乙　壬丙　癸丁　甲戊　乙巳　丙庚

卯月　夾鍾全酉　無射全戌　中呂全亥　黃鍾半子　林鍾全丑　太蔟半寅　南呂全卯

乙巳癸丙庚甲丁辛乙戊壬丙巳癸丁庚甲戊辛乙巳

丁辛　戊壬　巳癸　庚甲　辛乙　壬丙　癸丁

辰月　姑洗全辰　應鍾全巳　蕤賓全午　大呂半未　夷則全申　夾鍾全酉　無射半戌

壬丙亥癸丁辛甲戊壬乙巳癸丙亥甲丁辛乙戊壬丙

甲戊　乙巳　丙庚　丁辛　戊壬　巳癸　庚甲

巳月　中呂全亥　黃鍾半子　林鍾全丑　太蔟半寅　南呂全卯　姑洗全辰　應鍾全巳

巳癸丁庚甲戊辛乙巳壬丙庚癸丁辛甲戊壬乙巳癸

辛乙　壬丙　癸丁　甲戊　乙巳　丙庚　丁辛

午月　蕤賓全午　大呂半未　夷則全申　夾鍾半酉　無射全戌　中呂全亥　黃鍾半子

丙庚甲丁辛乙戊壬丙巳癸丁庚甲戊辛乙巳壬丙庚

戊壬　巳癸　庚甲　辛乙　壬丙　癸丁　甲戊

未月　林鍾全丑　太蔟半寅　南呂全卯　姑洗全辰　應鍾全巳　蕤賓全午　大呂半未

癸丁辛甲戊壬乙巳癸丙庚甲丁辛乙戊壬丙巳癸丁

乙巳　丙庚　丁辛　戊壬　巳癸　庚甲　辛乙

申月　夷則全申　夾鍾全酉　無射全戌　中呂全亥　黃鍾半子　林鍾全丑　太蔟半寅

庚甲戊辛乙巳壬丙庚癸丁辛甲戊壬乙巳癸丙庚甲

壬丙　癸丁　甲戊　乙巳　丙庚　丁辛　戊壬

酉月　南呂全卯　姑洗全辰　應鍾全巳　蕤賓全午　大呂半未　夷則全申　夾鍾半酉

丁辛乙戊壬丙巳癸丁庚甲戊辛乙巳壬丙庚癸丁辛

巳癸　庚甲　辛乙　壬丙　癸丁　甲戊　乙巳

戌月　無射全戌　中呂全亥　黃鍾半子　林鍾全丑　太蔟半寅　南呂全卯　姑洗全辰

甲戊壬乙巳癸丙庚甲丁辛乙戊壬丙巳癸丁庚甲戊

丙庚　丁辛　戊壬　巳癸　庚甲　辛乙　壬丙

亥月　應鍾全巳　蕤賓全午　大呂半未　夷則全申　夾鍾半酉　無射全戌　中呂全亥

辛乙巳壬丙庚癸丁辛甲戊子乙巳癸丙庚甲丁辛乙

癸丁　甲戊　乙巳　丙庚　丁辛　戊壬　巳癸

有正無變

有半律亦有變律乎曰半律不能不有變律決不當有夫律之有全有半者旋宮故也全律半律皆爲正律其本則黃鍾所生其率則以一爲二也變律則仲呂所生其率非以一爲二也變律出於京房房不知古有半律而但知有全律見仲呂不能生黃鍾因生執始終於南事而爲六十律然而未已也於是錢樂之衍爲三百律沈重更衍爲三百六十律仍未已也由是衍之不將至於無盡乎全律之析爲半律有盡者也再析則不成聲矣六十律之衍爲三百六十律無盡者也更衍之而聲無異也然不待衍爲三百六十律也即六十律而聲已無甚異矣何也以其管之無甚異也夫古之爲十二律也惟其管之長短迥異故可以候十二月之氣惟其聲之清濁迥異故可以察十二月之風今也管不甚異以之占驗陰陽能使寒燠風雨必應其律乎以之檢攝羣音能使鳥獸草木之聲無不有合乎彼徒欲衍其六日七分之法因以六十律當期之日然卦有六十四而以四正爲方伯故十二月分六十卦則月有五卦律惟六十而月不必皆五律又無四正之律則自相舛矣黃鍾太族姑洗林鍾南呂此五音之始也何以各終一日其餘七律何以不止一日一月三十日何以全律或一日或不止一日變律何以俱不止一日五音相生則商可長於宮矣宮且短於羽矣旋相爲宮則姑洗不能生應鍾而生黃鍾矣南事不終於中呂而終於蕤賓矣推而衍之則黃鍾不能生林鍾而生夷則矣變徵不終於應

鍾而終於黃鍾矣沈重之律毋乃即此也乎夫中呂不能生黃鍾則姑洗自不能生應鍾姑洗不能生應鍾而生黃鍾則是姑洗宮而黃鍾徵矣則是姑洗角而黃鍾變宮也而林鍾必變徵矣正不待究其所終而謬戾固已如此此不求半律而妄求變律之故也杜佑知有半律而不盡去京房之變律蔡元定因之減爲六變律六變半律夫既爲變律變半律則十二律嘗盡有之不知大呂夾鍾中呂蕤賓夷則無射何以獨無是也元定所以用之者特欲正宮短商長之失耳則曷不盡去變律而用半律之爲愈乎且夫律之爲用非虛也一寓於器古之樂器有用二十四律者矣有用十六律者矣夫二十四律全半各十二也十六律十二全律并四清聲也吾不知變律變半律於何寓之夫古人制器配律其必應是律無疑矣決不能爲正變相參之器而使之兩應之也必兩應之不兩失之乎故曰變律決不當有也不用變律則止有正律而已矣析爲全半可以旋宮矣

四清二宮

旋宮必備二十四律故十二全聲之外又有十二清聲其減之則清聲惟有四而上宮下宮之法生焉下宮者宮律下而餘律高也上宮者宮商角高而餘律下也夫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不相越也故律必以次而短聲必以次而高若夫徵爲事羽爲物則不必拘矣況乎變宮變徵又周家所增益者則宜短而反長宜高而反下更無不可要惟不失乎相生之序可卽爲是律矣是故減十二清爲四清則宮之用下羽也自林鍾始用下徵也自南呂始而用下變徵也自無射始用下變宮也卽自中呂始徵羽二變用上聲者則宮曰下宮其用下聲者則宮曰上宮古無二變而周有之則古之上宮始林鍾周之下宮始中呂也

唐制編縣鐘磬以備十二清聲者爲大架止具四清聲者爲小架推之周人亦當然故武王伐紂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甲子昧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蓋用四清聲則黃鍾至姑洗每律無上宮而中呂至應鍾七律無下宮也其十二律皆有下宮者惟用十二清聲能之而用十二倍聲則十二律又皆有上宮然十二倍律合十二全律十二半律惟竽之三十六簧爲然若鍾磬多至二十四而止樂以金石爲大備金石決無十二上宮而十二下宮之法當爲郊廟大樂其自天子征行以降則皆五下七上之樂也雖復經傳無明文要可推測而知耳惟其如此故宋世太常有周時實和鍾呂大臨知藍院命樂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漢成帝時

犍爲郡得古磬十六枚于水濱帝因是陳雅樂雅頌之聲蓋宋所得者周時大架之鍾漢所得者則小架之磬也宋人論樂輒以四清聲爲鄭衛之音欲放而絕之是不知四清之卽爲上下宮眞啓備之見矣夫古樂聲不必濁惟其清濁相宜是以叶鏗鏘之奏有濁無清何以爲樂乎樂之雅鄭在器不在聲器苟雅矣雖清何患焉曰四清之不可廢也濁元言之矣何以其時卒不用曰不能用也用四清卽用二宮古之用二宮有道焉視其日視其辰視其分野視其所用則必在是律矣律雖有日月之別而亦可以相通是故日律六十其宮則十二月律也月律十二其七音則八十四日律也八十四之于日也過周而不復至四百一十日而後與律俱復夷則周九月律也而日爲庚申則

伐紂年二月朔也夷則宮則中呂羽癸亥日也以是日夜陳用夷則猶用中呂矣是故夷則上宮中呂下羽二月辰在子加時戌故曰當辰辰在戌上子加戌則申加午午爲鶉火有周之分野故夷則宜爲宮申爲罰罰不道也周之分野爲宮而伐不道是所謂吹律聽聲殺氣相并而聲尚宮者也甲子爲夷則之角角爲木周行也黃鍾下宮爲君木爲仁所謂寬爾兼斂百姓也夷則黃鍾俱非周二月律而用之者義各有取焉爾後世隨月轉律則視其所用以爲上下宮可也宋之不能用者不知隨月轉律也僅用十二律而無清聲則商角徵羽皆相越而僭矣此譯以雅樂爲聲必濁之失也上宮又有變法焉以林鍾倍律爲下徵則黃鍾全律爲上宮留以黃鍾全律爲下羽則夾鍾全律

爲上宮而琴笛又自有上徵上羽此琴笛之所以爲絲樂燕樂而與金石之雅樂異者也

倍半諸聲

晉志言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其法蓋原于蕤賓之重上生故大呂夾鍾中呂皆以倍律爲宮而隔八相生之法生焉隔八相生者所以著一倍再倍之同爲是律而三倍之非其律也倍其實爲一倍四其實爲再倍三其法則變生他律是故倍黃鍾之實而三分之爲林鍾四林鍾之實而三分之爲太族倍黃鍾即黃鍾也三倍林鍾非林鍾也四林鍾即林鍾也三倍太族非太族矣唯三倍不爲是律故必三分取一唯倍之四之同爲是律故必三分取一而使變爲他律此法意之灼然者也由隔八相生推之即隔二隔六亦然隔二相生者八倍黃鍾爲九倍太族八倍太族爲九倍姑洗八倍姑洗

爲九倍蕤賓八倍蕤賓爲九倍夷則八倍夷則爲九倍無射十六倍無射爲九倍黃鍾大呂以至應鍾視之隔六相生者六倍黃鍾爲八倍中呂六倍中呂爲八倍無射十二倍無射爲八倍夾鍾六倍夾鍾爲八倍夷則十二倍夷則爲八倍大呂六倍大呂爲八倍蕤賓六倍蕤賓爲八倍應鍾十二倍應鍾爲八倍姑洗六倍姑洗爲八倍南呂十二倍南呂爲八倍太族六倍太族爲八倍林鍾十二倍林鍾爲八黃林鍾八倍者倍之四之之例六倍九倍十二倍者三倍之例則是律若干倍之或是或非明矣由八倍推之而十六倍而三十二倍而六十四倍以至於無盡皆是也以其同爲倍之率也由十二倍推之而二十四倍而四十八倍而九十六倍以至於無盡皆非也以其同爲三之之

率也有倍則有半二分黃鐘之一卽四分林鐘之三是非林鐘而實黃鐘也三分黃鐘之一卽二分林鐘之一是則非黃鐘而實林鐘也三分林鐘之一卽四分太族之一是又非林鐘而實太族也凡隔八相生者皆如此其隔二相生者如九分黃鐘之四卽二分太族之一是非黃鐘而實太族也隔六相生者如四分黃鐘之一卽三分中呂之一是又非中呂而實黃鐘也推之爲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皆二分一四分一之率也爲皆是此律推之爲六分之一九分之一皆三分一之率也爲皆非此律就加倍論之二爲宮則三爲徵四爲徵則三爲商此隔八相生之率也而八爲宮則九爲商乃隔二相生之率三爲下徵則四爲正宮又隔六相生之率就減半論之二分一或三分一爲宮

則四分三二分一爲徵二分一爲徵則四分一爲商亦隔八相生之率也而九分一爲宮卽八分一爲商九分四爲宮卽二分一爲商乃隔六相生之率四分一爲下徵卽三分一爲宮二分一爲下徵卽三分二爲宮又隔六相生之率無論分母分子凡以三名者皆非是律凡以一名二名四名者皆爲是律也曰必以倍半爲率則漢斛用二千倍之積何以聲中黃鐘乃以二千倍爲黃鐘所以定制鍾容受之例也鍾積有常數有盈數有應律之數鍾口袪而不平仰口受黍適與于平而近兩銑則微上者常數也盡銑角者盈數也在常數盈數間者應律之數也應律必倍半爲數則二千四十八倍是已受黍僅及常數故止用二千倍用二千倍卽用二千四十八倍矣其銑角盈數則不當

擧處而非聲之所能盡特以足銑爲之十分耳依此論之則二千倍固非十倍八倍之率而仍爲倍半之數也由二千倍而上則二之四之八之十六之可也由二千倍而下則二之一四之一八之一十六之一亦可也非是率則非是律矣特鼗磬之用四百倍奈何曰四百倍鼓積也兼鼓本則五百十二倍矣是亦倍半之率也然至二千與四百倍已爲鐘磬之極制再倍之或過當矣故惟半之爲適宜半其體者積止八之一則編鐘編磬是也諸器中惟金石爲變率而有正法存焉餘則皆正法也然竹之爲器頗多竹之倍半古以冪以度今以積以冪以度者或過短過長而不適於用以積則可參酌得中要以空中容受爲準則課積始無誤耳

倍半定數

子	〇〇〇一	〇〇〇〇九七六五六二五	〇〇〇〇七八一二五
丑	〇〇〇二	〇〇〇一九五三一二五〇	〇〇〇一五六二五〇
寅	〇〇〇四	〇〇〇三九〇六二五〇〇	〇〇〇三一二五〇〇
卯	〇〇〇八	〇〇〇七八一二五〇〇〇	〇〇〇六二五〇〇〇
辰	〇〇一六	〇〇一五六二五〇〇〇〇	〇〇一二五〇〇〇〇
巳	〇〇三二	〇〇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〇〇二五〇〇〇〇〇
午	〇〇六四	〇〇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
未	〇一二八	〇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申	〇二五六	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酉	〇五一二	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戌	一〇二四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亥	二〇四八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律三　注

右上層由子一倍之至亥二千四十八而止爲正率中層由亥二千半之至子不足一算止以應上層之正率爲鐘律變率下層由酉四百倍之至亥千六百倍止由酉四百半之至子不足一算止亦應上層之正率爲磬律變率鐘有欒銑磬有鼓本則變率無非正率整數大書奇數旁注

律呂古誼卷四　　　　嘉定錢塘著

雅樂調法

律何以有五音有調法則有五音也調何以有旋宮有十二律則有旋宮也雖然一律爲一宮止成十二宮調耳如商角徵羽何於是從之爲六十調益二變則有八十四調八十四調鄭譯所衍六十調蔡元定所圖是也蔡氏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注孔氏正義定六十調圖其爲雅樂無疑譯之八十四調本從琵琶翻出似爲俗部然雅樂審乎其均八十四調所用之均即六十調所用之均也特宮多二變調耳豈以是別雅俗哉祖孝孫八十四調所謂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者各皆有十二調史言雅樂成調無出七聲則非俗部信矣唯是調有內外內調一宮有七調止用一均外調一宮亦七調分用七均一均而成七調者以起調畢曲之各異也猶之七宮矣然而止用一均則止屬一宮也七均而爲一宮者以起調畢曲之皆同也猶之一調矣然而分用七均則分屬七宮也取內調一宮之七調分寄七宮即成外調取外調一宮之七調分還七宮仍爲內調內調順布首律必標起畢然後知一均可成七調外調逆布首律必誌本宮然後知七調必用七均外調之宮又可爲商角徵羽二變故七調之起畢皆同內調之商角徵羽二變各從其宮故七調之起畢皆異無外調則內調宮聲之均何以爲商角徵羽二變無內調則外調商角徵羽二變之均何以別於其各自爲宮故二法相爲表裏也其易惑而當辨者立調

之名內調黃鐘宮之商曰太族商非外調姑洗宮之太族商也內調之太族商用黃鐘均以太族爲起畢乃外調太族宮之黃鐘商外調之太族商用太族均以姑洗爲起畢則內調太族宮之姑洗商外調黃鐘宮之無射商亦非內調夷則宮之無射商也外調之亾射商用亾射均以黃鐘爲起畢實內調亾射宮之黃鐘商內調之亾射商用夷則均以亾射爲起畢實外調亾射宮之夷則商八十四調以此爲例正其名則內調當曰黃鐘之商太族調外調當曰亾射之商黃鐘調斯判然易曉矣若更欲備省於內調當曰黃鐘之商即可知爲太族調於外調則曰黃鐘爲商亦可知爲亾射商淮南子曰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亾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此內調法也六十日配十二律五日成均戊子爲首戉直黃鐘宮越十日爲戊戌直亾射黃鐘即其商也越十日爲戊申直夷則黃鐘即其角也越十日爲戊午內無黃鐘十六日癸亥直中呂則黃鐘爲徵越十日癸酉直夾鐘則黃鐘爲羽夾鐘酉而中呂亥此史記生鐘分之法蓋本數也六戊六癸凡十二均唯此五均有黃鐘各冠以宮故曰內調周禮祀天神以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族爲徵姑洗爲羽祀地祇以函鐘爲宮太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祀人鬼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族爲徵應鐘爲羽此外調法也三宮自各用其均祀天神之角即夷則角徵即林鐘徵羽亦林鐘羽隸黃鐘太族姑洗三宮祀地祇之角即亾射角徵即南呂徵羽即黃鐘羽隸太族姑洗南呂三宮

記入鬼之角即南呂角徵即林鐘或羽即太族羽隸大呂太族
應鐘三宮此九調不著宮律故曰外調○宋史樂志范鎮言自唐以來至明三大晟樂講議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黃鐘之角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于五聲皆如此說而世俗之率乃去之字謂太族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其說極明辨但未別內外調尙爲疏漏以淮南
之五子合爲一宮便爲外調用遠之角徵羽各歸其均之宮又
是內調爲之審其均而五音定亦審其五音而均以定耳祖孝
孫之法十二宮調下無濁音十二商調有下聲一十二角調有
下聲二十二徵調有下聲三十二羽調有下聲四十二變徵調
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凡
言調者皆起畢也審音之要具是矣十二宮調無下聲故大呂
爲宮而有半聲一卒平應鐘宮而半律且有十一爲清宮七調
全半一從宮均則益應鐘之半律則清聲亦有十二省則爲四
清聲不用於八十四調而用於六十調特去二變而已清聲何
以止於四以黃鐘之爲商角也故夷則宮爲用清聲之始至應
鐘宮則黃鐘以清聲爲商而夾鐘以清聲爲角四清畢矣其徵
羽則全半同用所以爲君臣民事物之辨也二變之爲和繆奈
何曰內調之變宮非外調之變宮故爲和內調之變徵即外調
之變徵是爲繆黃鐘以應鐘爲變宮應鐘亦以黃鐘爲變宮故
內調黃鐘之變宮非大呂外調應鐘之變宮非亾射二律相比
非和而何黃鐘以甤賓爲變徵甤賓亦以黃鐘爲變徵故內調
外調黃鐘宮俱有甤賓變徵甤賓宮俱有黃鐘變徵二律相衡
非繆而何淮南子所謂比於正音及不比正音者也

外調表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鐘之宮	黃鐘調	黃全	族全	姑全	甤全	林全	南全	應全
亾射之商	黃鐘調	亾全	黃半	族半	姑半	仲半	林半	南半
夷則之角	黃鐘調	則全	亾全	黃半	族半	夾半	中半	林半
甤賓變徵	黃鐘調	甤全	則全	亾全	黃半	大半	夾半	中半
仲呂之徵	黃鐘調	中全	林全	南全	應全	黃半	族半	姑半
夾鐘之羽	黃鐘調	夾全	中全	林全	南全	亾全	黃半	族半
大呂變宮	黃鐘調	大全	夾全	中全	林全	則全	亾全	黃半
大呂之宮	大呂調	大全	夾全	中全	林全	則全	亾全	黃半
應鐘之商	大呂調	應全	大半	夾半	中半	甤半	則半	亾半
南呂之角	大呂調	南全	應全	大半	夾半	姑半	甤半	則半
林鐘變徵	大呂調	林全	南全	應全	大半	黃半	族半	姑半
甤賓之徵	大呂調	甤全	則全	亾全	黃半	大半	夾半	中半
姑洗之羽	大呂調	姑全	甤全	則全	亾全	應全	大半	夾半
太族變宮	大呂調	族全	姑全	甤全	則全	南全	應全	大半
太族之宮	太族調	族全	姑全	甤全	則全	南全	應全	大半
黃鐘之商	太族調	黃全	族全	姑全	甤全	林全	南全	應全
亾射之角	太族調	亾全	黃半	族半	姑半	中半	林半	南半
夷則變徵	太族調	則全	亾全	黃半	族半	夾半	中半	林半
林鐘之徵	太族調	林全	南全	應全	大半	族半	姑半	甤半
中呂之羽	太族調	中全	林全	南全	應全	黃半	族半	姑半

夾鐘變宮　大族調　夾全中全林全南全亾全黃半族半
夾鐘之宮　夾鐘調　夾全中全林全南全亾全黃半族半
大呂之商　夾鐘調　大全夾全中全林全則全亾全黃半
應鐘之角　夾鐘調　應全大半夾半中半蕤半則半亾半
南呂變徵　夾鐘調　南全應全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則半
夷則之徵　夾鐘調　則全亾全黃半族半夾半中半林半
蕤賓之羽　夾鐘調　蕤全則全亾全黃半大半夾半中半
姑洗變宮　夾鐘調　姑全蕤全則全亾全應全大半夾半
姑洗之宮　姑洗調　姑全蕤全則全亾全應全大半夾半
太族之商　姑洗調　族全姑全蕤全則全南全應全大半
黃鐘之角　姑洗調　黃全族全姑全蕤全林全南全應全

亾射變徵　姑洗調　亾全黃半族半姑半中半林半南半
南呂之徵　姑洗調　南全應全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則半
林鐘之羽　姑洗調　林全南全應全大半族半姑半蕤半
中呂變宮　姑洗調　中全林全南全應全黃半族半姑半
中呂之宮　中呂調　中全林全南全應全黃半族半姑半
夾鐘之商　中呂調　夾全中全林全南全亾全黃半族半
大呂之角　中呂調　大全夾全中全林全則全亾全黃半
應鐘變徵　中呂調　應全大半夾半中半蕤半則半亾半
亾射之徵　中呂調　亾全黃半族半姑半中半林半南半
夷則之羽　中呂調　則全亾全黃半族半夾半中半林半
蕤賓變宮　中呂調　蕤全則全亾全黃半大半夾半中半

蕤賓之宮　蕤賓調　蕤全則全亾全黃半大半夾半中半
姑洗之商　蕤賓調　姑全蕤全則全亾全應全大半夾半
太族之角　蕤賓調　族全姑全蕤全則全南全應全大半
黃鐘變徵　蕤賓調　黃全族全姑全蕤全林全南全應全
應鐘之徵　蕤賓調　應全大半夾半中半蕤半則半商半
南呂之羽　蕤賓調　南全應全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則半
林鐘變宮　蕤賓調　林全南全應全大半族半姑半蕤半
林鐘之宮　林鐘調　林全南全應全大半族半姑半蕤半
中呂之商　林鐘調　中全林全南全應全黃半族半姑半
夾鐘之角　林鐘調　夾全中全林全南全亾全黃半族半
大呂變徵　林鐘調　大全夾全中全林全則全亾全黃半

黃鐘之徵　林鐘調　黃全族全姑全蕤全南全林全應全
亾射之羽　林鐘調　亾全黃半族半姑半中半林半南半
夷則變宮　林鐘調　則全亾全黃半族半夾半中半林半
夷則之宮　夷則調　則全亾全黃半族半夾半中半林半
蕤賓之商　夷則調　蕤全則全亾全黃半大半夾半中半
姑洗之角　夷則調　姑全蕤全則全亾全應全大半夾半
太族變徵　夷則調　族全姑全蕤全則全南全應全大半
大呂之徵　夷則調　大全夾全中全林全則全亾全黃半
應鐘之羽　夷則調　應全大半夾半中半蕤半則半亾半
南呂變宮　夷則調　南全應全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則半
南呂之宮　南呂調　南全應全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則半

林鐘之商	南呂調	林全南全應全大半族半姑半蕤半
中呂之角	南呂調	中全林全南全應全黃半族半姑半
夾鐘變徵	南呂調	夾全中全林全南全亾全黃半族半
太族之徵	南呂調	族全姑全蕤全則全南全應全大半
黃鐘之羽	南呂調	黃全族全姑全蕤全林全南全應全
亾射變宮	南呂調	亾全黃半族半姑半中半林半南半
亾射之宮	亾射調	亾全黃半族半姑半中半林半南半
夷則之商	亾射調	則全亾全黃半族半夾半中半林半
蕤賓之角	亾射調	蕤全則全亾全黃半大半夾半中半
姑洗變徵	亾射調	姑全蕤全則全亾全應全大半夾半
夾鐘之徵	亾射調	夾全中全林全南全亾全黃半族半

大呂之羽	亾射調	大全夾全中全林全則全亾全黃半
應鐘變宮	亾射調	應全大半夾半中半蕤半則半亾半
應鐘之宮	應鐘調	應全大半夾半中半蕤半則半亾半
南呂之商	應鐘調	南全應全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則半
林鐘之角	應鐘調	林全南全應全大半族半姑半蕤半
中呂變徵	應鐘調	中全林全南全應全黃半族半姑半
姑洗之徵	應鐘調	姑全蕤全則全亾全應全大半夾半
太族之羽	應鐘調	族全姑全蕤全則全南全應全大半
黃鐘變宮	應鐘調	黃全族全姑全蕤全林全南全應全

清平調法

以雅樂宮聲之徵羽二調倍其徵羽命之爲宮以起調則爲清平二調平調從倍徵起清調從倍羽起皆用其宮之均卽以其宮之二變爲二變故平調下徵爲宮則變宮在商後變徵在羽後清平下羽爲宮則變宮在宮後變徵在徵後二變皆不用是以平調角用清角而均高於雅樂五均清調商用清商角用清角羽用清羽而均高於雅樂三均也平調琴家用之故設絃從林鐘起第三絃爲黃鐘五絃而五音畢末二絃爲二少卽是倍林鐘爲下徵也而黃鐘立宮也卻以倍林鐘爲宮則黃鐘爲清角而末二絃爲少宮少商此爲散聲調法其附木之聲則首絃十徵爲下羽三絃中呂立宮亦以黃鐘爲宮則中呂爲清角由

此推之無不皆然則以用平調設絃之故也清調笛家用之故設孔從太族起其第三孔爲中呂其末一孔爲應鐘與半黃鐘以變發哨吹則之卽是太族爲下羽而中呂立宮也卻以太族爲宮則中呂爲清商林鐘爲清角南呂爲正徵半黃鐘爲清羽此爲五孔調法若以爲聲黃鐘爲宮則二孔夾鐘爲清商由此推之無不皆然此由設孔用清調故也琴能緊緩其絃以合正角故不用清角而清角亦不起調笛不能改易其孔故自用三清調而三清亦各起調起調之法一視下羽之例故六孔七音常去二六兩音調首移則二六隨之而移皆二變也凡一宮下羽爲一調宮爲一調商爲一調徵爲一調移宮換羽則曰正宮清商清角清羽四調無徵宮者宮之正角爲下羽之正徵正徵

當自為宮起調而不得奪之也笛具七音四七二十八調即隋唐燕樂法也按其法實本周世蓋清平二調為周世房中之樂即周禮笙師所教之械樂燕樂清調之移宮換羽即國語所謂宮逐羽音其法傳於兩漢至西晉末散失苻秦時得之涼州迨劉宋入南隋平陳獲之文帝以為華夏舊聲置清商署自唐傳宋始泯然其源流可攷也夫下羽起調即不得不用宮聲之均下羽自用其均則正宮而非下羽矣下羽用宮聲之均而命下羽為宮實又自有其均兩均相較則清者三為隋唐制笛用三清法故蕤賓無孔姑洗應鐘有孔而不用且應鐘之孔又即為黃鐘之孔而應鐘轉為附孔漢周則不聞有此制矣然古制大都失傳安知其時不有三清樂器乎國語明文則確然可據也

史譏燕樂謂以夾鐘為律本不知宮逐羽音則黃鐘起調安得不用夾鐘之均蓋燕樂聲高故為燕樂誠不當以雅樂相訾議古固自有雅樂非即以燕樂為雅樂也

清平調圖

	宮	清變 商	宮 角	清變 徵	徵	清變 徵	變宮
本均	黃鐘宮	太族商	姑洗角	蕤賓變	林鐘徵	南呂羽	應鐘變
清調	黃鐘羽	太族變	夾鐘宮	中呂商	林鐘角	南呂變	夷則徵
平調	黃鐘徵	太族羽	姑洗變	中呂宮	林鐘商	南呂角	應鐘變

燕樂調法

隋用古燕樂法立二十八調卽一正三清調也隋志云其七宮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鍾宮其七調曰越調曰大食曰高大食曰雙調曰小石曰歇指曰林鍾商其七角曰越角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林鍾角其七羽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曰仙呂調曰黃鍾羽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唐志先後之次皆同段安節樂府雜錄更分爲七運運有四調次亦未改宋史採蔡元定燕樂書所列七宮無異七商首大食而殿越調七羽首般涉而殿黃鍾七角首大食角而殿越角且曰宮聲七調皆生於黃鍾商聲七調皆生於太族羽聲七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皆生於應鍾蓋以正宮爲黃鍾大食爲大呂族般涉爲南呂大食角爲應鍾也宮商羽皆正聲角獨爲閏聲故次於羽後此其改易隋唐舊次之意然觀段安節之七運必以越調越角仲呂調繫之正宮則非如蔡氏之說明矣宋史又載仁宗御撰景祐樂髓新經備載八十四調於二十八調外有中管二十調徵與變徵同名徵調二十四變宮卽爲宮調一十二而以黃鍾宮爲正宮調太族商爲大石調南呂羽爲般涉調同係黃鍾宮應鍾角爲大石角別係林鍾宮是蔡氏本之新經也但以正宮爲黃鍾宮則中呂宮必爲夾鍾宮南呂宮爲林鍾宮黃鍾宮必爲亾射宮矣史臣亦疑之而强爲之說曰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爲黃鍾也予竊以爲不然夫燕樂聲高自有燕樂之黃鍾安得以

亾射爲黃鍾宮以亾射爲黃鍾宮則中呂宮不得爲夾鍾宮是黃鍾實非卽黃鍾也然則中呂宮當爲中呂而非夾鍾南呂宮當爲南呂而非林鍾黃鍾宮當爲半黃鍾而非亾射而正宮調者乃大族爲宮耳蓋隋時立調名必稱實宋用隋法宜無變更未可以聲高二律而以黃鍾當太族也當時不明斯理見正宮名調可配燕樂之黃鍾而不顧他調之失實則已僭矣竊意此經於二十八調大抵多仍用隋唐舊文如曰林鍾角在今樂亦爲林鍾角者乃隋改雅樂爲燕樂之文蓋雅樂以律名調燕樂多別制名此調仍用舊名義變法也其曰亾射商爲林鍾商者則志燕樂用清商之法雅樂林鍾之商爲南呂今用亾射是清商也本入林鍾宮新經以夾則宮何以名林鍾商乎唯曰黃鍾宮爲正宮調大呂宮爲高宮調者則出仁宗所改也況搢譜今之中呂宮卽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亾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于譜存中于二宮乃曲狥新經之語其曰林鍾商爲亾射宮者林鍾宮用清商之故也大呂調爲林鍾羽者大呂調卽黃鍾羽南呂之羽以林鍾爲起畢安得不爲林鍾羽原其因不過改雅樂爲燕樂使然耳何難知之有今正其名曰太族宮爲正宮調夾鍾宮曰高宮調則七宮俱名實相副矣商角羽二十一調俱用樂髓新經之舊而移前兩宮其徵與二變調疑非隋唐所有今亦宜改之如此庶復隋唐之舊而爲燕樂定法要之宋改燕樂從雅樂今改雅樂從燕樂非鄙棄雅樂也雅樂燕樂俱本周人固不容偏廢耳朱子疑風雅頌各有調法卽是此意毛奇齡據燕樂斥雅樂妄矣或曰子安得見新經之誤而改之歟曰玉海引唐會要云林鍾宮時號道調道曲則道調宮非中呂之證也樂府雜錄於二十八調皆云宮逐羽音則均用一正三清之證也宮逐羽音者羽爲宮宮爲商商爲角角爲徵徵爲羽自宮以外正不起調二變不起調故一宮止成四調太族宮用中呂之均爲正宮

謂太族者中呂之下羽故曰羽爲宮次轉爲變調中呂者主均之宮故曰宮爲商次轉爲林鐘角調林鐘者中呂之商故曰商爲角末轉爲中呂調黃鐘者中呂之徵故曰徵爲羽是皆太族之淸商淸角淸羽調也若夫南呂爲中呂之正角亦卽太族之正徵故不起調南呂以正徵起調若去二變與南呂爲宮起調何別乎（同用南呂黃鐘太族姑洗林鐘五律）吾於是知隋時立調卽已不用二變故止於二十八調不待近世始然也曰予所次正宮四調商角不合隋唐舊次何也曰一均成四調之故也舊次則三均或四調越調用黃鐘均越角用林鐘均而正宮與中呂調同用中呂均故段安節曰去中呂一運如車輪轉終是去中呂一運聲也安節所謂運卽今所謂均蓋安節以此四調爲第一運而實分

羽宮商角羽宮同運故可去去羽止存三調故終少一運如車輪轉者中呂生黃鐘黃鐘生林鐘也太族宮用中呂均名曰正宮者猶曰不正而正云爾商角所用別有均故曰越調越角至羽而仍用宮之均則曰中呂調是故中管中呂宮之羽曰南呂調以同用南呂之均而名之也（中管中呂卽蕤賓宮高平調一名南呂調）南呂宮之羽曰黃鐘羽以同用黃鐘均而名之也仙呂宮之羽曰大呂羽以同用大呂均而名之也（仙呂宮卽亾射宮大呂羽卽中管黃鐘羽）此羽調之以均命名也若論起調則黃鐘宮之商曰林鐘商與道宮同用亾射均以調起亾射淸商而名之也其角曰林鐘角與正宮同用中呂均以調起林鐘淸角而名之也是二者一本屬林鐘宮一本屬太族宮而改隸黃鐘宮者黃鐘以中律爲宮則亾射林鐘亦

以中律爲商角所以別乎其自爲宮之全律也林鐘商之起調與高般涉同而商與羽則異林鐘角之起調與小石調同而角與商亦異又所以詳別之也起調以是律畢曲亦以是律而一曲成焉沈括多論殺聲姜夔復言住字世謂住字卽殺聲是已又言住殺之非畢曲則謬也爲是說者誤據蔡氏律呂新書之六十調圖注樂髓新經之八十四調見六十調黃鐘宮有亾射商而八十四調夷則宮有亾射商爲林鐘商因謂林鐘商爲此調其起畢以黃鐘住殺以亾射不知姜夔越九歌越王曲四章起調（首章首字）畢曲（末章末字）住字（二三兩章末字）皆用黃鐘正是亾射商而名越調也然則樂髓經言黃鐘商爲越調者乃是蔡氏之亾射商耳姜夔又有旌忠曲二章住字皆用應鐘名中管商調南呂宮商

此於蔡氏書爲南呂商樂髓經則官應鐘商爲中管林鐘商也（林鐘商省曰商調林鐘角省曰角調）其餘大率類然蓋樂髓從內調越調在亾射宮爲商以黃鐘爲起畢故曰黃鐘商蔡氏從外調黃鐘爲商用亾射立均故曰亾射商實均止一均調止一調也中管林鐘商樂髓在南呂宮宮以應鐘爲起畢故曰應鐘商蔡氏應鐘爲商用南呂立均故名南呂商亦止一均一調也於外調則起畢同而立均異於內調則起畢異而立均同彼此質驗然後確知其爲某調未可混淆莫辨矣而住殺之卽爲畢曲其證顯然其起調不盡合者蓋宋樂尤重畢曲故沈括姜夔屢以爲言而未嘗一言起調唯蔡氏兼言起畢始益加密耳今用燕樂變法則越調入南呂宮中管林鐘商入夷則宮要其起畢之爲黃鐘應鐘

則無變也燕樂今時所用而其來已久遼金宋世亦然但作書
注譜者或從雅樂正法耳正之與變非精審律呂之音不能辨
也但用字譜奚別焉

律呂新書外調表（宮爲起畢 律爲立均）

	宮	商	角	徵	羽
黃鐘宮	黃鐘 正宮調	亾射 越調	夷則 高大石角	仲呂 中呂徵	夾鐘 中呂調
大呂宮	大呂 高宮	應鐘 中管越調	南呂 中管高角	蕤賓 蕤賓徵	姑洗 中管中呂
太族宮	太族 中管高宮	黃鐘 大石角	亾射 雙調	林鐘 林鐘徵	中呂 平調
夾鐘宮	夾鐘 中呂宮	大呂 高大石	應鐘 中管雙角	夷則 夷則徵	蕤賓 平管正平
姑洗宮	姑洗 中管中呂	太族 中管高石	黃鐘 小石	亾射 亾射徵	夷則 仙呂調
中呂宮	中呂 道宮	夾鐘 雙調	大呂 中管小石	亾射 亾射徵	夷則 仙呂調
蕤賓宮	蕤賓 中管道宮	姑洗 中管雙調	太族 歇指角	應鐘 應鐘徵	南呂 中管仙呂
林鐘宮	林鐘 南呂宮	中呂 小石調	夾鐘 林鐘角	黃鐘 黃鐘徵	亾射 黃鐘羽
夷則宮	夷則 仙呂宮	蕤賓 中管小石	姑洗 中管林角	大呂 大呂徵	應鐘 中管黃羽
南呂宮	南呂 中管仙呂	林鐘 歇指調	中呂 越角	太族 太族徵	黃鐘 高般涉調
亾射宮	亾射 黃鐘宮	夷則 商調	蕤賓 中管越角	夾鐘 夾鐘徵	大呂 中管般涉
應鐘宮	應鐘 中管黃鐘	南呂 中管商調	林鐘 大石角	姑洗 姑洗徵	太族 高般涉

右據白石道人歌詞攷次樂髓新經諸調塡注於下以爲調法之本雖用燕樂之名仍是雅樂之調也

樂髓新經內調表

黃鐘之宮爲子爲正宮調（同用黃均）
太族商爲寅爲大石調（外調黃鐘商）
姑洗角爲辰爲小石角（外調黃鐘角）
林鐘徵爲未爲黃鐘徵（外調黃鐘徵）
南呂羽爲酉爲般涉調（外調黃鐘羽）
應鐘變宮爲亥爲中管黃鐘宮
蕤賓變徵爲午爲應鐘徵（外調黃鐘變徵）
大呂之宮爲商宮（七調同用大呂均）
夾鐘商爲高大石（外調大呂商）

中呂角爲中管小石調 外調大呂角　夷則徵爲大呂徵 外調大呂徵
㐫射羽爲高般涉 外調大呂羽　黃鐘變宮爲正宮調 外調大呂變宮
林鐘變徵爲黃鐘徵 外調大呂變徵
太族之宮爲中管高宮 同用太族均　姑洗商爲中管高大石 外調太族商
蕤賓角爲歇指角 外調太族角　南呂徵爲太族徵 外調太族徵
應鐘羽爲中管高般涉 外調太族羽　大呂變宮爲高宮 外調太族變宮
夷則變徵爲大呂徵 外調太族變徵
夾鐘之宮爲中呂宮 七調同用夾鐘均　中呂商爲雙調 外調夾鐘商
林鐘角在今樂亦爲林鐘角　㐫射徵爲夾鐘徵 外調夾鐘徵
黃鐘羽爲中呂調 外調夾鐘羽　太族變宮爲中管高宮 外調夾鐘變宮
南呂變徵爲太族徵 外調夾鐘變徵

律四　七

姑洗之宮爲中管中呂宮 同用姑洗均　蕤賓商爲中管雙調 外調姑洗商
夷則角爲中管林鐘角 外調姑洗角　應鐘徵爲姑洗徵 外調姑洗徵
大呂羽爲中管中呂調 外調姑洗羽　夾鐘變宮爲中呂宮 外調姑洗變宮
㐫射變徵爲夾鐘徵 外調姑洗變徵
中呂之宮爲道調宮 七調同用中呂均　林鐘商爲小石調 外調中呂商
南呂角爲越調 外調中呂角　黃鐘徵爲中呂徵 外調中呂徵
太族羽爲平調 外調中呂羽　姑洗變宮爲中管中呂宮
應鐘變徵爲姑洗徵 外調中呂變徵
蕤賓之宮爲中管道調宮 同用蕤賓均　夷則商爲中管小石調 外調蕤賓商
㐫射角爲中管越調 外調蕤賓角　大呂徵爲蕤賓徵 外調蕤賓徵
夾鐘羽爲中管平調 外調蕤賓羽　中呂變宮爲道調宮 外調蕤賓變宮

黃鐘變徵爲中呂徵 外調蕤賓變徵
林鐘之宮爲南呂宮 七調同用林鐘均　南呂商爲歇指調 外調林鐘商
應鐘角爲大石調 外調林鐘角　太族徵爲林鐘徵 外調林鐘徵
姑洗羽爲高平調 外調林鐘羽　蕤賓變宮爲中管道調 外調林鐘變宮
大呂變徵爲蕤賓徵 外調蕤賓變徵
夷則之宮爲仙呂宮 七調同用夷則均　㐫射商爲林鐘商 外調夷則商
黃鐘角爲高大石調 外調夷則角　夾鐘徵爲夷則徵 外調夷則徵
中呂羽爲仙呂調 外調夷則羽　林鐘變宮爲南呂宮 外調夷則變宮
太族變徵爲林鐘徵 外調夷則變徵
南呂之宮爲中管仙呂宮 同用南呂均　應鐘商爲中管林鐘商 外調南呂商
大呂角爲中管高大石角 外調南呂角　姑洗徵爲南呂徵 外調南呂徵

律四　八

蕤賓羽爲中管仙呂調 外調南呂羽　夷則變宮爲仙呂宮 外調南呂變宮
夾鐘變徵爲夷則徵 外調南呂變徵
㐫射之宮爲黃鐘宮 七調同用㐫射均　黃鐘商爲越調 外調應鐘商
太族角爲變角 外調㐫射角　中呂徵爲㐫射徵 外調應鐘徵
林鐘羽爲黃鐘羽 外調㐫射羽　南呂變宮爲中管仙呂宮
姑洗變徵爲南呂徵 外調㐫射變徵
應鐘之宮爲中管黃鐘宮 同用應均　大呂商爲中管越調 外調應鐘商
夾鐘角爲中管雙角 外調應鐘角　蕤賓徵爲應鐘徵 外調應鐘徵
夷則羽爲中管黃鐘羽 外調應鐘羽　㐫射變宮爲黃鐘宮 外調應鐘變宮
中呂變徵爲㐫射徵 外調應鐘變徵
右雖列八十四聲實總於二十八調之外增七徵調也其餘

爲二十中管調商宮調中管宮與徵調之廢用者其三十有六其一宮七律卽宮調之均亦卽七調之起畢本是雅樂內調特注以燕樂調名便工師傳習當時雅樂用之燕樂亦用之故雅樂法尚存而燕樂法亾矣蓋不明二法之不可偏廢也

四十八調表

宮	商	角	羽
正宮調 黃鐘宮 黃鐘均	大石調 太族宮 黃鐘均	大石角 應鐘羽 林鐘均	般涉調 南呂宮 黃鐘均
高宮調 大呂宮 大呂均	高大石調 夾鐘宮 大呂均	高大石角 黃鐘宮 夷則均	高般涉 亾射宮 大呂均
中管 太族宮 太族均	中管 姑洗宮 太族均	中管 大呂宮 南呂均	中管 應鐘宮 太族均
中呂宮 夾鐘宮 夾鐘均	雙調 中呂宮 夾鐘均	雙角 太族宮 亾射均	中呂調 黃鐘宮 夾鐘均
中管 姑洗宮 姑洗均	中管 蕤賓宮 姑洗均	中管 夾鐘宮 應鐘羽	中管 大呂宮 姑洗均
道宮 中呂宮 中呂均	小石調 林鐘宮 中呂均	小石角 姑洗宮 黃鐘均	正平調 太族宮 中呂均
中管 蕤賓宮 蕤賓均	中管 夷則宮 蕤賓均	中管 中呂宮 大呂均	中管 夾鐘宮 蕤賓均
南呂宮 林鐘宮 林鐘均	歇指調 南呂宮 林鐘均	歇指角 蕤賓宮 太族均	高平調 姑洗宮 林鐘均
仙呂宮 夷則宮 夷則均	林鐘商 亾射宮 夷則均	林鐘角 林鐘宮 夾鐘均	仙呂調 中呂宮 夷則均
中管 南呂宮 南呂均	中管 應鐘宮 南呂均	中管 夷則宮 亾射均	中管 蕤賓宮 南呂均
黃鐘宮 亾射宮 亾射均	越調 黃鐘宮 亾射均	越角 南呂宮 中呂均	黃鐘羽 林鐘宮 亾射均
中管 應鐘宮 應鐘均	中管 大呂宮 應鐘均	中管 亾射宮 蕤賓均	中管 夷則宮 應鐘均

重訂外調表（宮爲起畢律寫爲均）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黃鐘	黃鐘（黃宮）	亾射	南呂（越調）	林鐘（高石）	中呂	夾鐘	太族（中調）
宮	夾鐘均	大呂均	黃鐘均	亾射均	夷則均	蕤賓均	中呂均
大呂	大呂	應鐘	亾射	夷則	蕤賓	姑洗	夾鐘
宮	姑洗均	太族均	大呂均	應鐘均	南呂均	林鐘均	蕤賓均
太族	太族（正宮）	黃鐘	應鐘（大食）	南呂（雙角）	林鐘	中呂	姑洗（正平）
宮	中呂均	夾鐘均	太族均	黃鐘均	亾射均	夷則均	林鐘均
夾鐘	夾鐘（高宮）	大呂	黃鐘（高食）	亾射	夷則	蕤賓	中呂
宮	蕤賓均	姑洗均	夾鐘均	大呂均	應鐘均	南呂均	夷則均
姑洗	姑洗	太族	大呂	應鐘（小食）	南呂	林鐘	蕤賓（高平）
宮	林鐘均	中呂均	姑洗均	太族均	黃鐘均	亾射均	南呂均
中呂	中呂（中宮）	夾鐘	太族（變調）	黃鐘	亾射	夷則	林鐘（仙調）
宮	夷則均	蕤賓均	中呂均	夾鐘均	應鐘均	應鐘均	亾射均
蕤賓	蕤賓	姑洗	夾鐘	大呂（歇指）	應鐘	南呂	夷則
宮	南呂均	林鐘均	蕤賓均	姑洗均	太族均	黃鐘均	應鐘均
林鐘	林鐘（道宮）	中呂	姑洗（小食）	太族（商角）	黃鐘	亾射	南呂（黃羽）
宮	亾射均	夷則均	林鐘均	中呂均	夾鐘均	大呂均	黃鐘均
夷則	夷則	蕤賓	中呂	夾鐘	大呂	應鐘	亾射
宮	應鐘均	南呂均	夷則均	蕤賓均	姑洗均	太族均	大呂均
南呂	南呂（南宮）	林鐘	蕤賓（歇指）	姑洗（越角）	太族	黃鐘	應鐘（般涉）
宮	黃鐘均	亾射均	南呂均	林鐘均	中呂均	夾鐘均	太族均

㠯射　㠯射仙宮　夷則林商　林鐘中呂　夾鐘　大呂　黃鐘高般涉
宮　大呂均　應鐘均　㠯射均　林鐘均　中呂均　姑洗均　夾鐘
應鐘　應鐘　南呂　夷則　蕤賓　姑洗　太族　大呂
宮　太族均　黃鐘均　應鐘均　㠯射均　林鐘均　中呂均　姑洗

右亦據樂髓經白石道人歌詞攷定諸調特改從一正三清之法重定是表以爲燕樂調法之本於是雅樂燕樂始截然判爲二法矣

重訂內調表

黃鐘之宮爲黃鐘宮 七調皆用夾鐘均　太族變宮爲正宮調 外調黃鐘變宮
夾鐘商爲高大石調 外調黃鐘商　中呂角爲中管小石調 外調黃鐘角
林鐘徵爲黃鐘徵 外調黃鐘羽　中呂變徵爲太族徵 外調黃鐘變徵

㠯射羽爲高般涉調 外調黃鐘羽
大呂之宮爲中管黃鐘宮 用姑洗均　夾鐘變宮爲高宮 外調大呂變宮
姑洗商爲中管高大石調 大呂商　蕤賓角爲歇指角 外調大呂角
夷則徵爲大呂徵 外調大呂徵　㠯射變徵爲夾鐘徵 外調大呂變徵
應鐘羽爲中管高般涉調 外調大呂羽
太族之宮爲正宮調 七調皆用中呂均　姑洗變宮爲中管高宮 外調太族變宮
中呂商爲雙調 外調太族角　林鐘角在今樂亦爲林鐘角
南呂徵爲太族徵 外調太族徵　應鐘變徵爲姑洗徵 外調太族變徵
黃鐘羽爲中呂調 外調太族羽
夾鐘之宮爲高宮 七調皆用蕤賓均　中呂變宮爲中呂宮 外調夾鐘變宮
蕤賓商爲中管雙調 外調夾鐘商　夷則角爲中管林鐘角 外調夾鐘角

㠯射徵爲夾鐘徵 外調夾鐘徵　黃鐘變徵爲呂徵 外調夾鐘變徵
大呂羽爲中管中呂調 外調夾鐘羽
姑洗之宮爲中管高宮 七調用黃鐘羽　蕤賓變宮爲中管中呂宮 姑洗變宮
林鐘商爲小石調 外調姑洗商　南呂角爲越調 外調姑洗角
應鐘徵爲姑洗徵 外調姑洗徵　大呂變徵爲蕤賓徵 外調姑洗變徵
太族羽爲平調 外調姑洗羽
中呂之宮爲中呂宮 七調皆用夷則均　林鐘變宮爲道調宮 外調中呂變宮
夷則商爲中管小石調 外調中呂商　㠯射角爲中管越角 外調中呂角
黃鐘徵爲中呂徵 外調中呂徵　太族變徵爲林鐘徵 外調中呂變徵
夾鐘羽爲中管平調 外調中呂羽
蕤賓之宮爲中管中呂宮 用南呂均　夷則變宮爲中管道調宮 蕤賓變宮

南呂商爲歇指調 外調蕤賓商　應鐘角爲大石調 外調蕤賓角
大呂徵爲蕤賓徵 外調蕤賓徵　夾鐘變徵爲夷則徵 外調蕤賓變徵
姑洗羽爲高平調 外調蕤賓羽
林鐘之宮爲道調宮 七調皆用㠯射均　南呂變宮爲南呂宮 外調林鐘變宮
㠯射商爲林鐘商 外調林鐘商　黃鐘角爲高大石調 外調林鐘角
太族徵爲林鐘徵 外調林鐘徵　姑洗變徵爲南呂徵 外調林鐘變徵
中呂羽爲仙呂調 外調林鐘羽
夷則之宮爲中管道調宮 用應鐘均　㠯射變宮爲仙呂宮 外調夷則變宮
應鐘商爲中管林鐘商 外調夷則商　大呂角爲中管高大石調 外調夷則角
夾鐘徵爲夷則徵 外調夷則徵　中呂變徵爲㠯射徵 外調夷則變徵
蕤賓羽爲中管仙呂羽 外調夷則羽

南呂之宮爲南呂宮（黃鍾七均皆用）　應鍾變宮爲中管仙呂宮（南呂變宮）
黃鍾商爲越調（外調南呂商）　太族角爲雙角（外調南呂角）
姑洗徵爲南呂徵（外調南呂徵）　蕤賓變徵爲應鍾徵（外調南呂變徵）
林鍾羽爲黃鍾羽（外調南呂羽）
亾射之宮爲仙呂調（大呂均七調同用）　黃鍾變宮爲黃鍾宮（外調亾射變宮）
大呂商爲中管越調（外調亾射商）　夾鍾角爲中管雙角（外調亾射角）
中呂徵爲亾射徵（外調亾射徵）　林鍾變徵爲黃鍾徵（外調亾射變徵）
夷則羽爲中管黃鍾羽（外調亾射羽）
應鍾宮爲中管仙呂宮（太族均七調用）　大呂變宮爲中管黃鍾宮（應鍾變宮）
太族商爲大石調（外調應鍾商）　姑洗角爲小石調（外調應鍾角）
蕤賓徵爲應鍾徵（外調應鍾徵）　夷則變徵爲大呂徵（外調應鍾變徵）
南呂羽爲般涉調（外調應鍾羽）

右以一正三清之術推之亦得八十四聲而實止二十八調其外爲二十中管調一正者宮調三淸者商角羽調也正徵不起調變宮亦卽宮變徵亦卽徵故皆複調當爲隋唐舊譜至今襲用之

重訂四十八調表

黃鍾宮（黃鍾宮 夾鍾羽）	林鍾商（亾射宮 亾射均）	林鍾角（林鍾宮 中呂均）	高般涉（亾射宮 夾鍾均）
中管（大呂宮 姑洗均）	中管（應鍾宮 黃鍾均）	中管（夷則宮 蕤賓均）	中管（應鍾宮 姑洗均）
正宮（太族宮 中呂均）	越調（黃鍾宮 黃鍾均）	越角（南呂宮 林鍾均）	中呂調（黃鍾宮 中呂均）
高宮（夾鍾宮 蕤賓均）	中管（大呂宮 大呂均）	中管（亾射宮 夷則均）	中管（大呂宮 蕤賓均）
中管（姑洗宮 林鍾均）	大石（太族宮 太族均）	大石角（應鍾宮 南呂均）	正平調（太族宮 林鍾均）
中呂宮（中呂宮 夷則均）	高大石（夾鍾宮 夾鍾均）	高大石角（黃鍾宮 亾則均）	中管（夾鍾宮 夷則均）
中管（蕤賓宮 南呂均）	中管（姑洗宮 姑洗均）	中管（大呂宮 應鍾均）	高平調（姑洗宮 南呂均）
道宮（林鍾宮 亾射均）	雙調（太族宮 黃鍾均）	雙角（太族宮 黃鍾均）	仙呂調（中呂宮 亾射均）
中管（夷則宮 應鍾均）	中管（蕤賓宮 蕤賓均）	中管（夾鍾宮 大呂均）	中管（蕤賓宮 應鍾均）
南呂宮（南呂宮 黃鍾均）	小石（林鍾宮 林鍾均）	小石角（姑洗宮 太族均）	黃鍾羽（林鍾宮 黃鍾均）
仙呂宮（亾射宮 大呂均）	中管（夷則宮 夷則均）	中管（中呂宮 夾鍾均）	中管（夷則宮 大呂均）
中管（應鍾宮 太族均）	歇指（南呂宮 南呂均）	歇指（蕤賓宮 姑洗均）	般涉調（南呂宮 太族均）

曲家字譜

有燕樂調則有字譜字譜本有十析之爲十六減之爲九又減之爲七十六者十二律及四淸聲也朱子嘗言十六字譜調今俗樂之譜厶則合之爲黃也乚則四下之爲大也ㄱ則四上之爲大也ㄱ則一下之爲夾也一則一上之爲姑也ㄥ則上之爲中也レ則勾之爲蕤也人則尺之爲林也ㄱ則工下之爲夷也ㄥ則工上之爲南也几則凡下之爲亾也リ則凡上之爲應也六則六之爲黃淸也ㄋ則五下之爲大淸也ㄋ則五上之爲大淸也ㄋ則緊五之爲夾淸也是全字有十兼中字則有十六也去勾字則爲九宮又去合字五字則爲七調然勾字時借上尺當之而合五實未嘗去蓋高則爲六五低則爲合四耳此今民

閒所用字譜法也其一上尺工凡五字多加立人以誌高調則十六字仍在而必減爲七者以就笛孔也蓋十六字爲金石譜民則止絲竹而已而笛又爲之主笛六孔而納七音則由四而上六凡同孔而合爲複調不得不置之管中矣就其轉調論之大呂常與黃鐘同字則太簇獨專四字蕤賓往來上尺之閒以無句字之故此又笛之異於鐘磬也燕樂二十八調調有字譜沈括言之綦詳其說曰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殺聲黃鐘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鐘今爲越調用六字　黃鐘角今爲林鐘角用尺字黃鐘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按係中管故無調卽用前調也以下皆用）太簇商今爲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爲越角

用工字太簇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夾鐘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夾鐘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鐘角夾鐘羽姑洗宮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爲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爲道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爲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角用六字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角羽今燕樂皆無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用尺字林鐘商今爲小石調用尺字林鐘角今爲雙角用四字林鐘羽今爲大呂調（卽黃鐘羽）用尺字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爲歇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用工字亾射宮今爲黃鐘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爲林鐘商用凡字亾射角今燕樂無亾射

商今爲高般涉用凡字應鐘宮應鐘商今燕樂皆無應鐘角今歇指角用尺字應鐘羽今燕樂無所序諸調皆殺聲歸宮不歸宮者歸徵則閏角也其言甚有條理或謂有殺聲又有起調畢曲今按存中止言殺聲不言起畢則殺聲卽是畢曲特畢曲指全曲之末一字言古曲不止一章每章末一字則殺聲也故言殺聲則詳言畢曲則略又起調指全曲之首一字言而每章之首一字不與焉今按白石道人歌詞旁譜全曲與每章首字不皆同律卽起調亦與畢曲各異是止重殺聲也蔡氏兼言起調意主聞聲卽可知調耳若謂畢曲與殺聲爲兩物則一曲中是必參差不齊無是理矣存中又論二十八調用字曰正宮大石般涉調（用黃鐘均）皆用九聲高五凡工尺六上（原作六上誤）高一高四勾合（牛太）

(族應鐘南呂林鐘半黃鐘姑洗大族蕤賓黃鐘)太石角同此(用林鐘均)加下五(半大呂)共十聲
中呂雙調中呂調(用夾鐘均)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高
四(原作下四誤)六合(半夾鐘亾射南呂林鐘中呂夾鐘太族黃鐘全半)雙角同此(用亾射均)加高
一(姑洗)共十聲高宮高大石高般涉(用大呂均)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
尺上下一下四六合(半大呂亾射夷則林鐘中呂夾鐘大呂黃鐘全半)高大石角同此
(用夷則均)加高四(太族)共十聲道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用中呂均)皆用九聲
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原作下四誤)六合(半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中呂姑洗太
族黃鐘全半)小石角(用黃鐘均)加勾字(蕤賓)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
(用林鐘均)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四勾(大呂應鐘南呂林鐘姑洗太族蕤賓)
歇指角(用太族均)加下工(夷則)共八聲仙呂宮林鐘商仙呂調(用夷則均)皆
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半夾鐘亾射夷則林鐘中呂夾鐘太族黃
鐘全半)林鐘角(用夾鐘均)加高工字(南呂)共十聲黃鐘宮越調黃鐘羽(用亾
射均)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半太族亾射南呂林鐘中
呂姑洗太族黃鐘全半)越角(用中呂均)加高凡(應鐘)共十聲外則爲犯案宮商羽
皆同均而角獨異均故爲閏角然則一均止成三調也所以然
者商角名同均異同名相從故異均而同隸一宮若同均相從
則異名者亦可同隸一宮矣所用八聲十聲實止七聲九聲角
加第四聲則宮去首一聲其有七有九者存中所云聲音出入
亦不全應古法畧可配合而已是也但此雖用燕樂調名仍是
雅樂正均若燕樂立均必用一正三情之法而七宮亦必名實
相應如予前所云者則正宮雙調林鐘角中呂調同用中呂均
中管高宮小石調中管越角正平調同用林鐘均中呂宮歇指

調大石角高平調同用南呂均道調宮林鐘商高大石角仙呂
調同用亾射均南呂宮越調雙角黃鐘羽同用黃鐘均中管仙
呂宮大石調小石角般涉調同用太族均黃鐘宮高大石調中
管小石角(代歇指角)高般涉調同用夾鐘均則一均成四調七均有
二十八調也配以字譜七宮爲太族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南呂
應鐘黃鐘配四一上尺(代勾)工凡六七字商爲中呂林鐘南呂亾
射黃鐘太族夾鐘配上尺工凡六五一七字七角爲林鐘南呂
應鐘黃鐘太族姑洗中呂配尺工凡六五一上七字七羽爲黃
鐘太族姑洗中呂林鐘南呂亾射配六五一上尺工凡七字凡
一調實兼四調故四字爲正宮正平雙角大石調一字爲高宮
高平小石高大石調上字爲雙調中呂宮仙呂調歇指角調尺
字爲林鐘角小石道宮黃鐘羽調工字爲越角歇指南呂宮般
涉調凡字爲大石角林鐘商仙呂宮高般涉調六字爲中呂調
高大石越調黃鐘宮調是僅有七調也必制器應律始能別爲
二十八調今人一笛轉七調全背古法笛又不論大小竟不知
爲何調矣又今人見正宮之爲四字調因命四字爲黃鐘亦非
識本之論且如同一四字孔也下則可應正黃鐘高則可應半
黃鐘便是六字合字而非四字此須測量容積始可知爲何律
敎孔命字似一字本有數等音豈一律亦有數等音耶總之容
積可據而字譜不足據古字譜可據而俗工之字譜不足據也

二十八調表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正宮調	四太族	乙姑洗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六黃鐘
雙調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林鐘角調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上中呂
中呂調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右以中呂下羽笛轉四調調皆同均起畢各用首律餘倣此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高宮調	乙姑洗	上蕤賓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太族
小石調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越角調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尺林鐘
正平調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太呂

右以林鐘下羽笛轉四調雖高工一調借用中管高宮調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中呂宮	上蕤賓	尺夷則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夾鐘	乙姑洗
歇指調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夾鐘	乙姑洗	上蕤賓	尺夷則
大石角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夾鐘	乙姑洗	上蕤賓	尺夷則	工南呂
高平調	乙姑洗	上蕤賓	尺夷則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夾鐘

右以南呂下羽笛轉四調中呂宮亦借用中管中呂宮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道調宮	尺林鐘	工南呂	凡亾射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上中呂
林鐘商	凡亾射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高大石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凡亾射
仙呂調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凡亾射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右以亾射下羽笛轉四調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南呂宮	工南呂	凡應鐘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尺林鐘
越調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雙角調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六黃鐘
黃鐘羽	尺林鐘	工南呂	凡應鐘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右以半黃鐘下羽笛轉四調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仙呂調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尺夷則	工南呂
大石調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尺夷則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小石角	乙姑洗	上蕤賓	尺夷則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太族
般涉調	工南呂	凡應鐘	六大呂	五太族	乙姑洗	上蕤賓	尺夷則

右以半太族下羽笛轉四調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黃鐘宮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夾鐘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凡亾射

	宮	變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高大石	乙夾鐘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凡亾射	六黃鐘	五太族
歇指調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凡亾射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夾鐘
高般涉	凡亾射	六黃鐘	五太族	乙夾鐘	上中呂	尺林鐘	工南呂

右以半夾鐘下羽笛轉四調其歇指角亦借用中管小石角

七調表

		六孔	五孔	四孔	三孔	二孔	一孔
四字調	乙凡不用	凡六	工	尺	凡上	乙	四
乙字調	上六不用	六五	凡	工	六尺	上	乙
上字調	尺五不用	五乙	六	凡	五工	尺	上
尺字調	工乙不用	乙上	五	六	乙凡	工	尺
工字調	凡上不用	上尺	乙	五	上六	凡	工
凡字調	六尺不用	尺工	上	乙	尺五	六	凡

六字調	五工不用	凢工	尺	上	乙工	五	六	

右一笛一均一均復成四調都得二十八調

元音字樂

燕樂字譜可以用之雅樂乎曰不可雅樂者天地之元音燕樂非天地之元音也其辨奈何曰辨在器成而不更加以人爲者元音也以人爲加之則非元音矣十六字譜出於鐘磬之編縣按法以制鐘磬鐘磬成而音具命以字譜固元音也工師之審音鐘磬難而笙笛易笙之音以簧發之此其理勢宜然未可謂之人爲也笛則設其孔而音無不應矣不待竹膜之發其音也設竹膜孔則揭之使高也而工師之定字譜也顧以設竹膜之笛爲主又一準宮逐羽音之法而非五音得正之聲是可以用之雅樂乎然則可以笙定之否曰亦不可笙簧有厚薄則柔則其音有高下清濁不能自定其譜安能定他器之譜簫與琴瑟何如曰琴瑟定絃必以管籥制無竹膜孔似矣而其設六孔也不合乎宮逐羽音又不能五音得正豈宜用之亾已則仍以笛耳以笛調器漢晉已然其笛類今之簫而實非也葢一竅七孔而自宮商以外皆取倍聲以合鐘磬之十二正與四清則下者高而高者下矣欲使高下皆合必七音俱爲正聲此當參酌古今而用之古笛豎吹聲難成今笛橫吹聲易出則從今之橫吹豎吹可設後出孔則宜爲七孔橫吹不能設後出孔止可爲六孔七孔則不用翕聲六孔則必用翕聲（荀勗笛亦只六孔故以翕聲爲下角）古笛用八倍黃鐘之積則長尺八寸爲太長今笛止用四倍而長尺二寸爲適中（皆以黃鐘之分言此長實不止于此）當舍古而從今者也其當舍今而從古者惟不用竹膜孔斯所以爲天地之元音耳至於

設孔則以尺二寸為翕聲開出音孔尺六分三分二開第一孔九寸四分十分八開第二孔八寸五分四釐三毫弱開第三孔八寸開第四孔七寸一分九分一開第五孔六寸四分微強開第六孔以竹體通勻者計之六孔之冪皆二十七分而應黃鐘之一均也若本大末小必以積驗之驗法先以古橫黍尺製徑九分深一寸之方龠任取所得穀實之以四龠實管中卽得四倍黃鐘之分矣（此篇所說則彼得之黃鐘始為古之黃鐘非漢晉之黃鐘也諸律皆然）其求六孔也以衡權四倍之實而比例損益焉則得太族諸律之分矣以十六字命之卽合四乙勾尺工凡七字也轉推十一笛卽用黃鐘笛之度而減其冪仍比例得積以驗之則設孔取聲無不得其所應之七字矣吹則一依古法逐孔止起一指六孔皆有啃吹翕聲亦然蓋起一指則音得眞有啃吹則音得半也（古以重吹為啃）如此必與鐘磬之音相應雖以笛調諸器與用鐘磬無異矣至於轉調一字為一調調起于宮不起下羽則第四字為變徵第七字為變宮而一笛或轉五調或轉七調則十二笛有六十調與八十四調蓋為雅樂之器故合雅樂之調也

十二笛字譜圖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亾射 應鐘
上凡 六 下五 上五 緊五 上乙 上 勾 尺 下工 上工 下凡

應鐘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亾射
上工 下凡 上凡 六 下五 上五 緊五 上乙 上 勾 尺 下工

南呂 亾射 應鐘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尺 下工 上工 下凡 上凡 六 下五 上五 緊五 上乙 上 勾

林鐘 夷則 南呂 亾射 應鐘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勾 尺 下工 上工 下凡 上凡 六 下五 上五 緊五 上乙 上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亾射 應鐘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鐘 姑洗 中呂
乙 上 勾 尺 下工 上工 下凡 上凡 六 下五 上五 緊五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亾射 應鐘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鐘
四 下乙 上乙 上 勾 尺 下工 上工 下凡 上凡 六 下五

太族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亾射 應鐘 黃鐘 大呂
合 下四 上四 下乙 上乙 上 勾 尺 下工 上工 下凡 上凡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亾射 應鐘

律呂古誼卷五

嘉定錢塘著

鐘律

攷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分以爲之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康成謂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閒與鉦之徑相應鼓閒又居銑徑之六與舞修相應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閒則舞閒之方恆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鉦六鼓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凡言閒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閒亦當六又言鉦鼓之閒同方六而今異宜又十分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賈公彥依以作疏至聶崇義三禮圖據樂經律倍半爲特縣鐘之體轉推諸徑其數綦詳然細考之則有未合何則鄭以空行橫線爲徑篆閒方而

爲閒銑閒廣八故與鉦徑相應鼓閒廣六故與舞修相應而舞以修爲徑以廣爲長徑六而長四去徑二分以爲舞閒之方則舞閒方四以是爲率鉦亦去徑二分爲鉦閒鼓以銑徑爲徑自去徑四分爲八面云六者嫌獨以爲鼓閒故鉦鼓之閒同方六也而經既異宜知本不然矣且銑與鼓同徑鼓閒方六旣爲之篆矣經有銑閒八宜有篆否耶以鉦鼓之閒爲方厚得方之十分一誠爲大過然鼓外鉦外豈經所言而以爲鐘長十六者尤未可據矣按經意凡言閒者皆卽謂徑銑在兩旁其徑爲銑閒鉦在兩面其徑爲鉦閒鉦下有鼓其徑爲鼓閒舞爲覆頂則有修廣而無閒于卽鐘脣鼓與鉦其立體舞則平覆以置甬者而鼓傍下垂者銑也銑十卽爲鐘高銑閒修鼓閒廣爲下口十字線舞修修舞廣廣爲上頂十字線銑高十鉦高八餘以一爲鼓高適足置遂復虛其一則于上曲而銑角下垂矣經雖言十分其銑去二分以爲之鉦不言爲鼓者鼓在鉦于之閒必爲一也我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于上之攠謂之隧之文得之大蓋鐘樂下舒上斂使然知上下俱有十字線則容積可推何以明之銑閒八則鼓閒六舞修六則舞廣四各相乘爲兩長方是衡例減從之二也而鼓閒舞修同爲六則可以羨補不足而化長方成正方鉦八鼓一合爲九以乘之卽成正立方舞廣止四數必虧銑高十其角下垂數又必盈盈多虧少則虧二而盈六足以相補矣以羨補不足者依鼓所以制銑閒上與舞修應所

餘兩而皆廣六厚一高九倒用之以稗鎛廣則鎛鼓皆方六也鎛廣少鎛修二其虧在四隅爲勾股相戾形上厚一則無廣下廣一則無厚其中間必得廣厚之半合四爲一卽一自乘而以九乘之方柱兩端中空兩方錐通爲一以足之爲中積之所有方錐法三一在中積二則所虧也勾股相戾形九章謂之鱉臑廣袤相乘高乘之六而一則廣一袤一高九者一鱉臑有十五分也四鱉臑合六十分卽所虧數虧必益之故有銑角一以銑角一乘鼓閒六之自乘而半之先得所虧而從之卽益之也是故六自乘而九乘之九三百二十四爲常數其虧也三百一十八其益也三百三十六由是變方爲圓可以得積矣試以四乘六爲長方高九寸乘之爲長立方其積二一六加大塹堵厚一長六高九其積二七倍之爲兩旁又加小塹堵厚一濶四高九其積一八倍之爲兩頭四隅加四方錐方一高九一錐之積三四之爲十二合成三一八益兩銑角者加兩塹堵厚一濶六長三一堵積

九二之爲十八以從三一八成三三六也此形上袤六博四如舞修舞廣相乘之方下袤八廣六如銑閒鼓閒相乘之方高九如鉦鼓合體之高下有兩足如銑角一通之爲鐘體高十分也銑角塹堵濶六長四而長減一者此上下不等之長立方變爲上下相等之正立方則長濶皆爲六也從正立方變爲正立圓實從長立方變爲長立圓而四足塹堵亦變成銑角矣故眞鐘體也皆然而方之銑角塹堵形也圓之銑角非塹堵形也以方圓通率算之所得尚強是故復爲變率而微減其圍則八十一之六十四是也圍中積數不能減所減在銑角耳凡常數爲假積其盈數爲實積而虧數特求盈數之本既得盈數無問虧矣雖然鐘以容實爲準仰口受黍不能上及銑角故常數卽爲律積律積從漢斛千倍十倍之例而去其盈數非果能去之也漢斛之二千倍近倍四爲率之二千四十八倍則用常數而已該盈數矣而二千倍爲常數者其盈數不止于四十八乃以銑角不

能當擊處聲不能盡此數而卽可爲四十八也其必不可不用盈數者由體周實積卽銅質也因所用者算止四圍匡郭而舞頂不在焉故名體周非此不能知其數耳制鐘先以律積爲本律積以千百十之近倍四者爲正一尺之鐘其圓體常數二百五十六以千分爲寸卽四百倍之姑洗近三百二十倍之黃鐘也而去倍四之率殊遠故不爲黃鐘而可爲轉求諸律鐘體之例鐘體中銑高最要其次則鎛修二者所以求冪積也求銑高術以一尺之再自乘得百萬分乘所求律積如二百五十六得銑高積立方開之得銑高求鎛修術以六寸再自乘得二十一萬六千分乘所求律積如二百五十六得鎛修積立方開之得鎛修二者既得可以求冪積矣而求體周積者本於厚鼓閒鉦閒各異不從鼓閒求鉦閒者先

通十爲九則鼓閒五分十分四鉦閒五分十分二也從舞廣四剖至鼓閒六得九爲股一爲句以鉦閒截之則八爲股而九分八爲勾故以九通十則股九爲八一句一爲九股八爲七二句九分八爲八也倍之亦通舞廣四爲三六各以倍勾加之則鼓閒五四而鉦閒五二也經有鉦閒不言數此推得之以爲比例率大鐘十分鼓閒之一以爲厚小鐘十分鉦閒之一以爲厚皆兼兩面則小鐘二九六大鐘五九四也半大鐘之度爲小鐘卽以前鐘所推爲大鐘度小鐘鼓閒二七乘爲冪鉦鼓高四〇五乘爲積加厚復爲冪復以鉦鼓高乘爲積以初冪減加冪初積減加積餘卽體厚與方周積矣大鐘亦如之其鼓爲五四而鉦鼓高有八一也是故小鐘初冪七二九積二三三二八加冪八七六一六加積三五四八四四八實加初冪一四七一六加初積五九五九九八也大鐘初冪二九一六初積二三六一九六加冪三五二八三六加

積二八五七九九七一六實加初冪六一二三六加初積四九六
○一一六也小鐘宜倍積則加初冪二九四三二而倍加冪有
一○二三三二加初積一一九一九九六而倍加積有四一四
四四四六也大鐘宜半積則以三○六一八減加冪而半加冪
僅三二二二一八以二四八○○五八減加積而半加積僅二
六○九九六五八也以此為率得冪者以冪比冪得積者以積
比積俱得所求之加冪加積也而用初積之加分者可徑得體
周之積矣本法大鐘十一乘鼓閒小鐘十二乘鼓閒如五四以從之各乘為冪乘鉦鼓高為積然後體周可得此用
比例法較捷而數亦較眞也此皆方體常積變為圓求其盈則併乘而併除
之八十四乘六十四為併乘八十一乘八十一為併除方圓率八十一
與六十四盈數與常數八十四與八十一故各以通之八十四即三三六八十一即三二四也故併乘用五千

三百七十六併除用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所得為體周實數矣
體周有重輕銅方寸者積千分而重七兩半是為鐘鼎之齊以
重乘方權法即其重也此蓋古法言之欲知實重今權幾何者以律尺方一寸之銅今權權之即得也
若用今匠家從黍尺度方一寸當推為率而乘除之漢尺同匠
尺之七寸四分以七十五再自乘即漢尺千分為匠尺之四百
十五分二百二十四釐也今秬黍橫尺得匠尺之八寸一分以
八十一再自乘即秬尺千分為匠尺之五百三十一分四百四
十一釐也得匠尺千分之積欲知為二尺若干分者以此
除之欲知二尺千分之積重今權若干兩者以此乘之轉生
十一律則積皆三分損益而鐘體隨之損益矣然實非損益其
體也損益其體則減積過多而八八六十四為太族六六三十
六為林鐘豈獨太族林鐘乎故律倍半為體之說非也陳暘樂
書引傳曰黃鐘之鐘容秬黍一斛一斛八斗為度予按一斛八
斗者即律倍半為度之鐘也以商二尺二寸半再自乘得一一

九三○六二五乘二五六為二九一六即斛法之十八斗也然
常積為三千六百倍之黃鐘與六千四百倍之亡射然皆非倍
四率也度其聲在四千九十六倍之大呂太族閒耳唯一斛之
黃鐘以六百三十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分為銑高積尺八寸
四分九釐六毫有奇為銑高尺六寸六分四釐六毫四絲有奇
為鉦鼓高尺一寸九釐七毫六絲有奇為鼓閒舞修七寸四分
弱為舞廣其常數百六十二萬分其盈數百六十八萬分其應
律之數百六十五萬八千八百八十分為二千四十八倍之積
也八分其積以其一為黃鐘則銑鉦鼓舞皆得半度而常數二
十萬二千五百分盈數二十一萬分應律二十萬七千三百六
十分為二百五十六倍之積算律用常數則二千與二百五十
皆其律之倍數也而十二律可知矣此二體者一為大鐘一為

小鐘各以比例率求之即冪積體乃厚薄輕重無不與不用比
例而別為推算者脗合一斛大鐘圓積一六二方積二○五○三一二五方冪一二三一六七八方加
冪一四九○三三四八又二千九百一十六之八百四十方加
積二四八○八七八一二五圓盈合積二之三二八以加冪閒
方得一尺二十二分七○七毫九絲二忽○閒去之餘十分一
為厚律盈數去合盈積餘三十五萬二千鼓百分十分成方即
圓銅方數而重百七十七斤四分三也八分一之小鐘圓積二
○二五方積二五六二八九○六二五方冪三○七九一九五
方加冪三七○○七八四五又七百九十二之三百一十八方
加積三○八二五圓盈合積二五二三九一又六千五百大十
一之五千○九十四十九以加冪閒方得大寸八釐三毫四絲
鼓閒五五四八八夫之餘五分三釐四毫六絲即十分鼓閒之
一為厚律盈積二一夫合盈積餘四萬二千三百九
十二分亦即用銅方數而重一十九斤十四兩也是為正體
由是而倍半焉則小鐘幾如大鐘之厚大鐘僅如小鐘之薄而
不得再有倍半矣小鐘倍加冪四三二二三六三一又七百二十九之三百七十五開方得六寸五分七釐

四毫四絲六忽鼓閒去之餘一寸○二釐五毫六絲六忽爲厚與大鐘近大鐘半加冪一三六一○○四一九開方得一尺一寸六分六釐二毫鼓閒一一○九七六去之餘五分六釐所謂六毫四絲爲厚與小鐘近若再爲倍半則過薄過厚矣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也小鐘成堵曰正曰清大鐘特縣曰鏞曰鏄我以是率求之近世編鐘皆高九寸有奇殆用斛法八分之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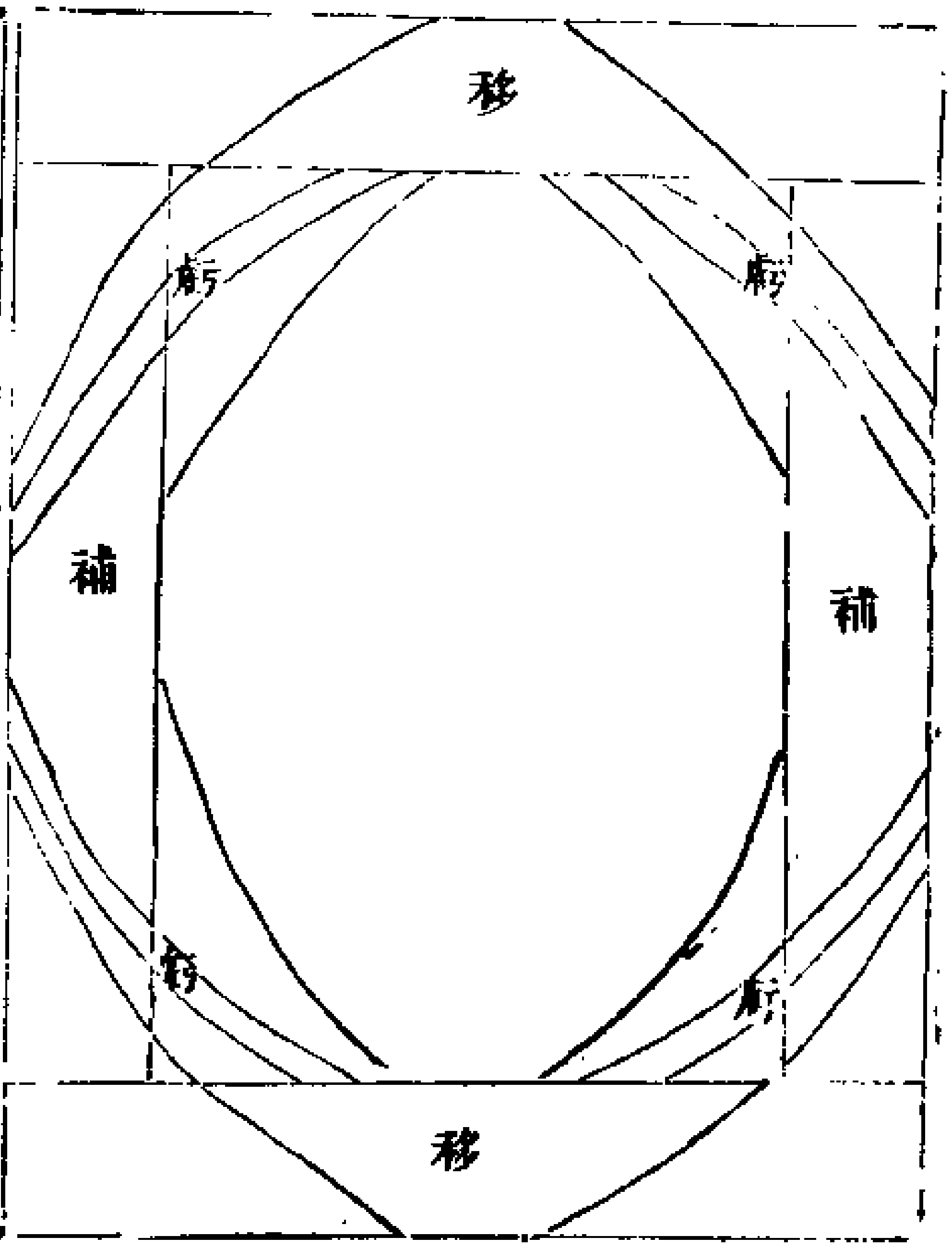
鐘律表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律積	二○二五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銑積	七九一○一五六二五	七四二一八七五	七○三一二五	六六四○六二五	六二五	五八六六六四六二五	五五六六
銑高	九二四八強	九○五三強	八八八三強	八七二四強	八五三九強	八三六九強	八一九九
銑閒 鉦高	七三八九四強	七二四二四強	七一○六四強	六九七九一二強	六八三九一強	六六九五二強	六五五九
鉦鼓 合高	八三二三二強	八一四七七強	七九九四七強	七八五一六強	七六九四一強	七五三二一強	七三七九
鉦閒	五三四三三弱	五二三○六強	五一三二四強	五○四○五強	四九三九四強	四八五五二強	四七三八
舞修 鼓閒	五五四八八強	五四三一八強	五三二九八強	五二三四四強	五一二九四強	五○二一四強	四九一九
舞廣	三六九九二強	三六一二六強	三五五四五強	三四五八○強	三四一九六強	三三四七六強	三二七九
律方 積	二五六二八九○六二五	二四○四六八七五	二三七八一二五	二一五一五六二五	一○二五	一八九八四三五七	一八○三
舞修 冪	三○七九二一三七三強	二九五一五一九七一一強	二八四九五七九○九六強	二七二七五四九一六二強	二六三一八八六七七○強	二五二○四六五○七六強	二四四四
舞修 加冪	三七○○七八四五強	三五三三四三二二一六七強	三四○八三五○○九七五強	三二七八一四七四二六三強	三一六三一七四九一一弱	三○二九二六○一九二二強	二九三七
隨周 實積	四二三九一強	三九七七四三弱	三七六八○九分	三六二四三強	三三四九四強	三一四○○七強	二九八三

	林鐘	夷則	南呂	亡射	應鐘
四 二五	一二 九六	一二	一二	一一 二五	一〇
四六 二五	五〇 六二 五	四九 五七 〇三	四六 八七 五	四三 九四 五三 一二 五	四〇 七八 一二
強	七九 五四 強	七九 〇九 強	七七 六八 強	七六 〇一 強	七三 九二 強
二強	六三 六三 二強	六三 二七 二強	六二 一四 四強	六〇 八〇 八強	五九 一三 六強
一強	七一 五八 六強	七一 一八 一強	六九 九一 二強	六八 四〇 九強	六六 五二 八強
二	四五 九五 六強	四五 六九 六強	四四 八八 二弱	四四 四二 七強	四二 七〇 九強
四強	四七 七二 四強	四七 四五 四強	四六 六〇 八強	四五 六〇 六強	四四 三五 二強
六強	三一 八一 六強	三一 六三 六強	三一 〇八 二強	三〇 四〇 四強	二九 五六 八強
五五二 一六五 〇六六強 八二九 四三一八 六〇四強 強	一四二 六〇五 二九二九七強 三一九九四 二五八四四五 七三三五七強 二〇四 八一弱	一一六一七 六三七八五 二六九八四 二六九〇強 二二七六五六 八二〇四〇強 二五七 六六強	一一七 五八五 二七三三四四 一二七八一強 三一九一二三 六〇〇三三弱 二一〇弱 五二六	一二八八二 四三二一五 二八三六〇強 〇一四二五 二〇五五七三 五一二七六強 二五〇六 三五〇弱	一二九七七 三八六八五 一九九九六強 九九一九一 二〇四二九三 四三四八八強 二九〇弱 一八三

右表用淮南小數二百五千乘之爲律積二五六除之爲銑積立方開之爲銑高十分之八爲銑閒鉦高九爲鉦鼓合高六爲舞修鼓閒四爲舞廣五二乘鼓閒五四除之爲鉦閒八一乘律積六四除之爲方積鉦鼓高除之爲舞修冪八七六一六乘之七二九除之爲加冪五九五九九八乘方積二九五二四五除之復五三七六乘所得六五六一除之爲體周實積凡體積首位皆十萬分凡鐘體諸度首位皆寸凡冪首位皆千分凡體周首位皆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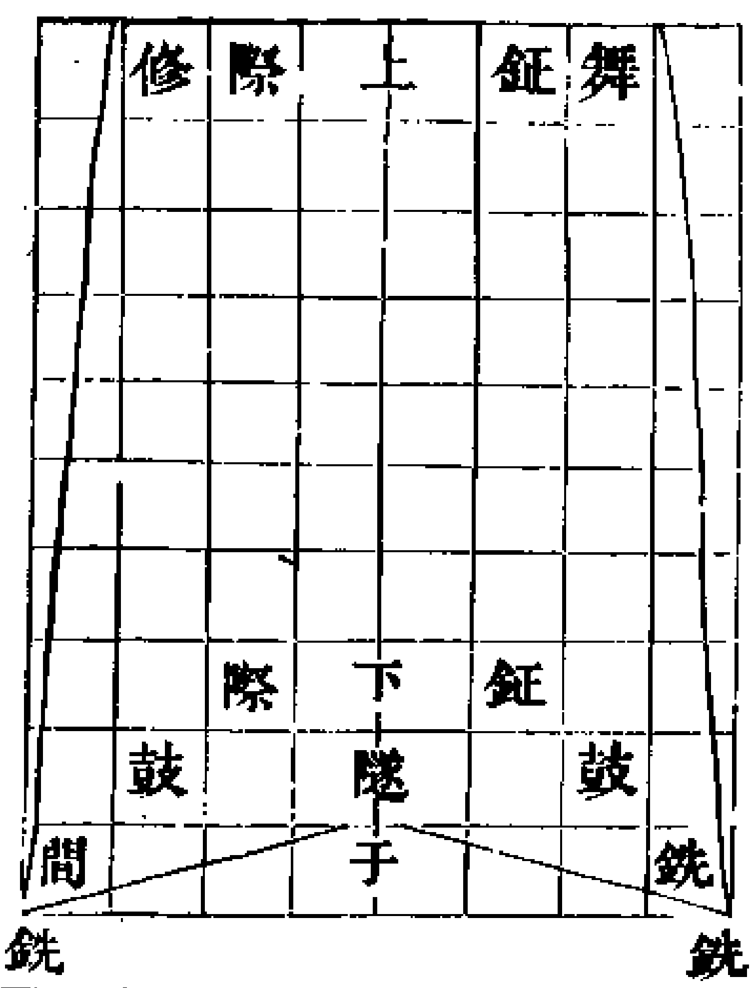
鐘體虧數圖



銑間八鼓間六相乘爲大長方變爲圜成鐘口隋圜
舞修六舞廣四相乘爲小長方變爲圜成鐘頂隋圜
鼓間六舞修六相乘爲正方變爲圜成平圜高乘之爲立圜
八較六餘數二四較六虧數一以餘補虧脩適足尙有所虧者
即四隅隋腨之變形也以銑角補之所過强減圜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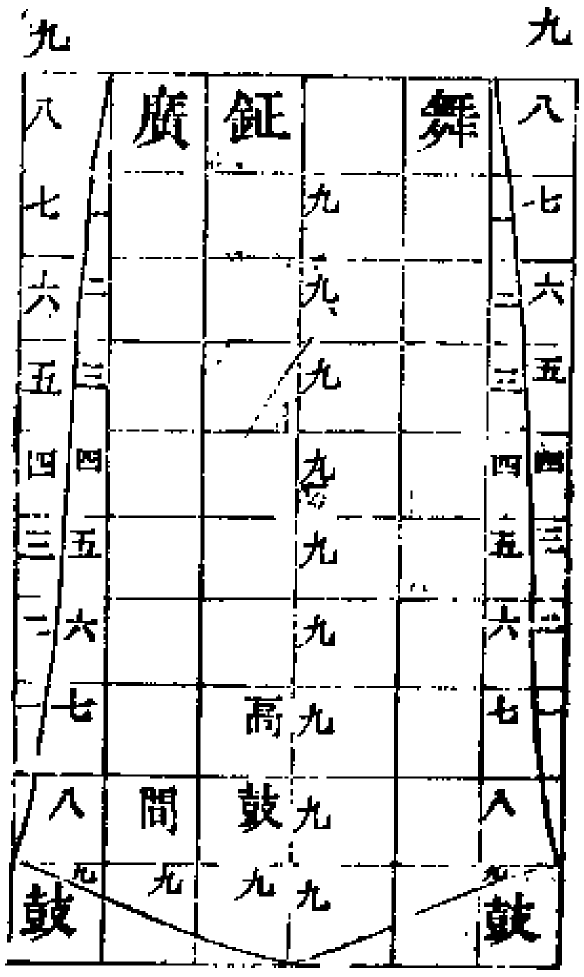
鐘體正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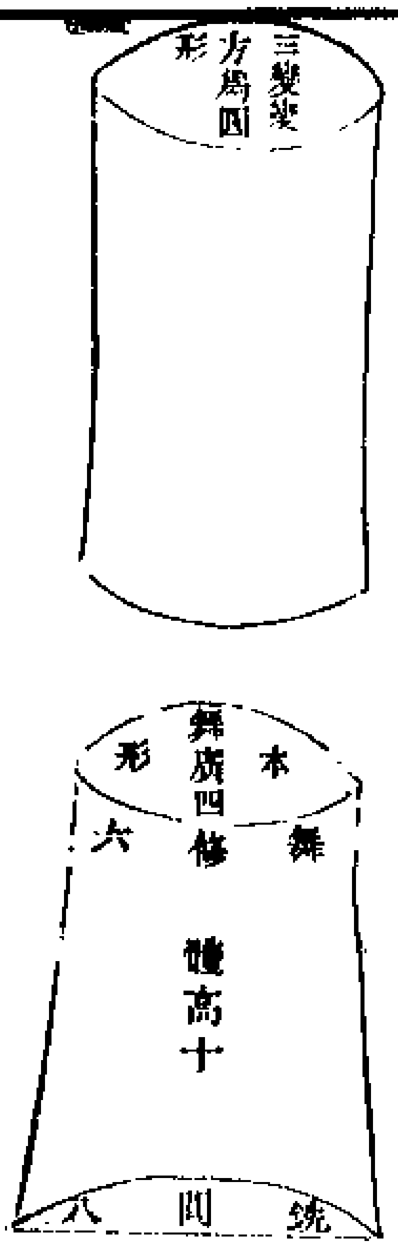
每方徑俱本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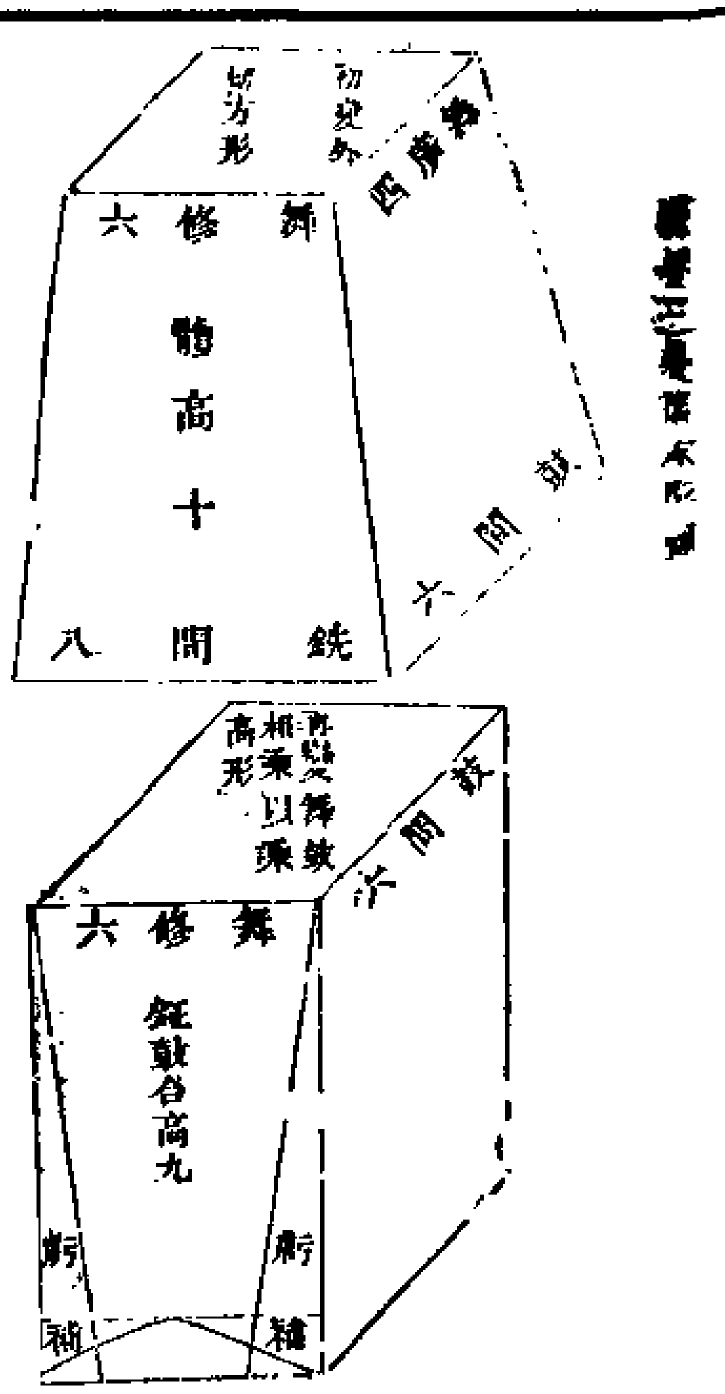


鐘體側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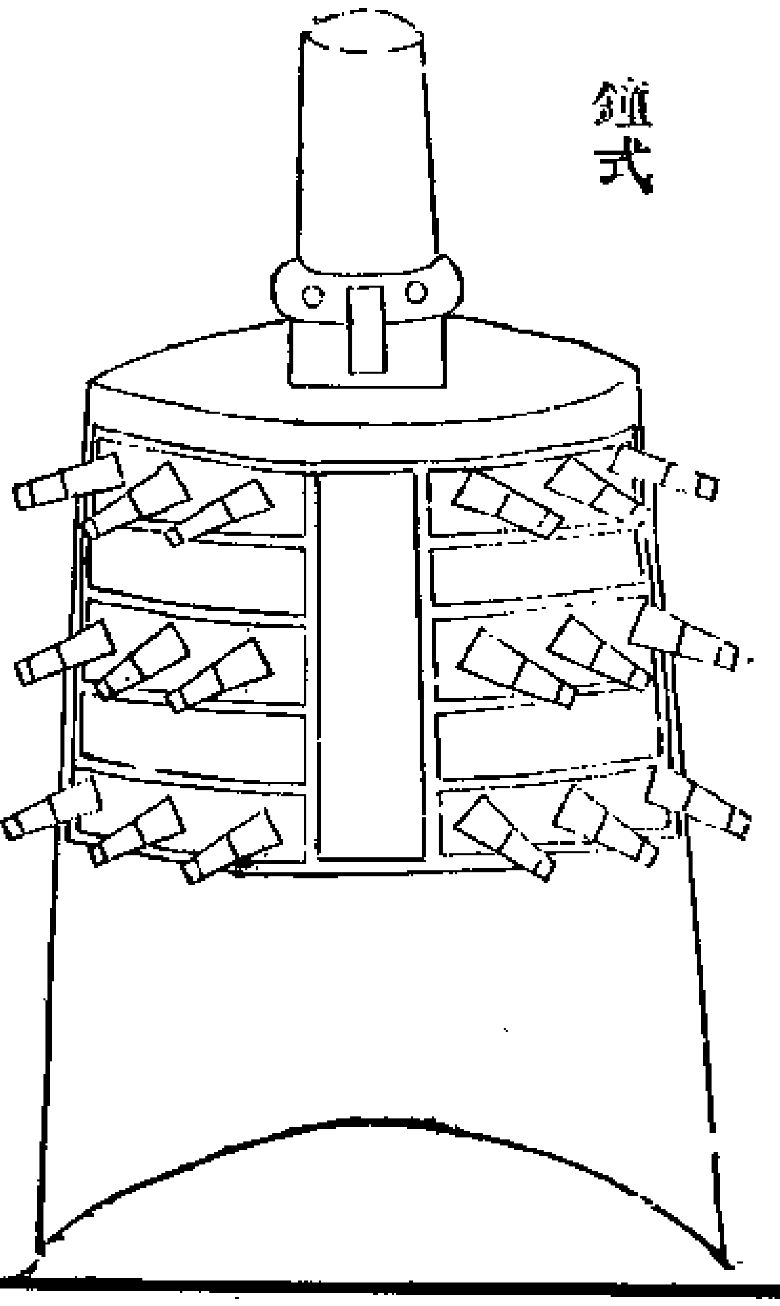
每方徑俱通爲九







鐘式



此式不論大小皆以體高為十分銑閒為八分鼓閒舞修為六分舞廣為四分博古考古諸圖所繪鐘形罕得中率唯京兆呂氏周特鐘獨合遂用為式

磬律表 案此上當有磬律一篇元脫

	股博積	股博	股修積	股修	鼓修積	鼓修	鼓博
黃鐘	七二九	九寸	五八三二	尺八寸	一九六八三	二尺七寸	
大呂	六八四	八八○九強	五四七二	尺七六一八強	一八四六八	二六四二七強	
太族	六四八	八六五三強	五一八四	尺七三○七強	一七四九六	二五九五九強	
夾鐘	六一二	八四九○強	四八九六	尺六九八強	一六五二四	二五四七○強	
姑洗	五七六	八三二二強	四六○八	尺六六四四強	一五五五二	二四九六六強	
中呂	五四○	八一四九強	四三二○	尺六二九八強	一四五八○	二四四四七強	
蕤賓	五一三	八○五○強	四一○四	尺六一○強	一三八五一	二四二○強	
林鐘	四八六	七八六七強	三八八八	尺五七三四強	一三一二二	二三六○一強	
夷則	四五九	七七一三強	三六七二	尺五四二六強	一二三九三	二三一三九強	
南呂	四三二	七五五九強	三四五六	尺五一一八強	一一六六四	二二六七七強	
亡射	四○五	七三九四強	三二四○	尺四七八八強	一○九三六	二二一八二強	
應鐘	三七八	七二四○強	三○二四	尺四四八○強	一○二○六	二一七二○強	

律五

三五

積	鼓博	體厚積	體厚	鼓本積	鼓本	鼓方
二一六	六寸	八	二寸	八二○○二五八五六	九寸三分六釐	
二○二三分二	五八七二三弱	七五八一之五	一九五七四強	七六九四○六九七六	九一六三強	
一九二	五七六九強	七一九之一	一九二三強	七二八九一一八七二	八九九八強	
一八一三分一	五六六強	六七八一之一三	一八八七弱	六八八四一六七六八	八八二九強	
一七○三分二	五五四八強	六三八一之一七	一八四九三強	六四七九二一六六四	八六五三強	
一六○	五四三三弱	五九八一之二一	一八一一弱	六○七四二六五六○	八四六八強	
一五二	五三三分二強	五六八一之二四	一七八九弱	五七七○五五二三二	八三二五強	
一四四	五二四四三分二強	五三三之一	一七四八二二強	五四六六八三九○四	八一七六強	
一三六	五一四二強	五○八一之三	一七一四弱	五一六三一二五七六	八○二三強	
一二八	五○三九三分一強	四七八一之三三	一六八弱	四八五九四一二四八	七八六一強	
一二	四九一九三分一強	四四八一之三六	一六四三強	四五五五六九九二○	七六九四強	
一一二	四八三弱	四一八一之三九	一六一弱	四二五一九八五九二	七五一九強	

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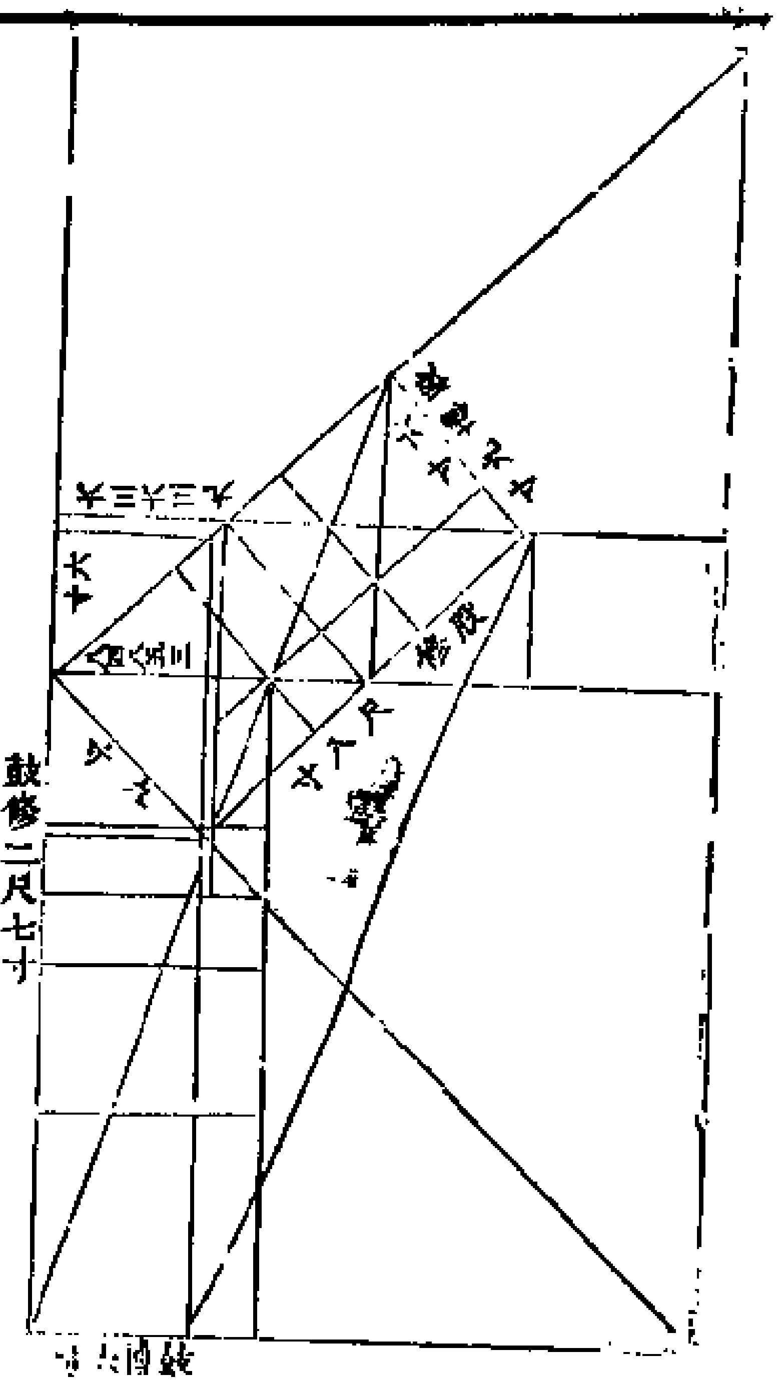
三六

積	鼓全積
三二四	四一四七二
三〇四	三八九一二
二八八	三六八六四
二七二	三四八一六
二五六	三二七六八
二四〇	三〇七二〇
二二八	二九一八四
二一六	二七六四八
二〇四	二六一一二
一九二	二四五七六
一八〇	二三〇四〇
一六八	二一五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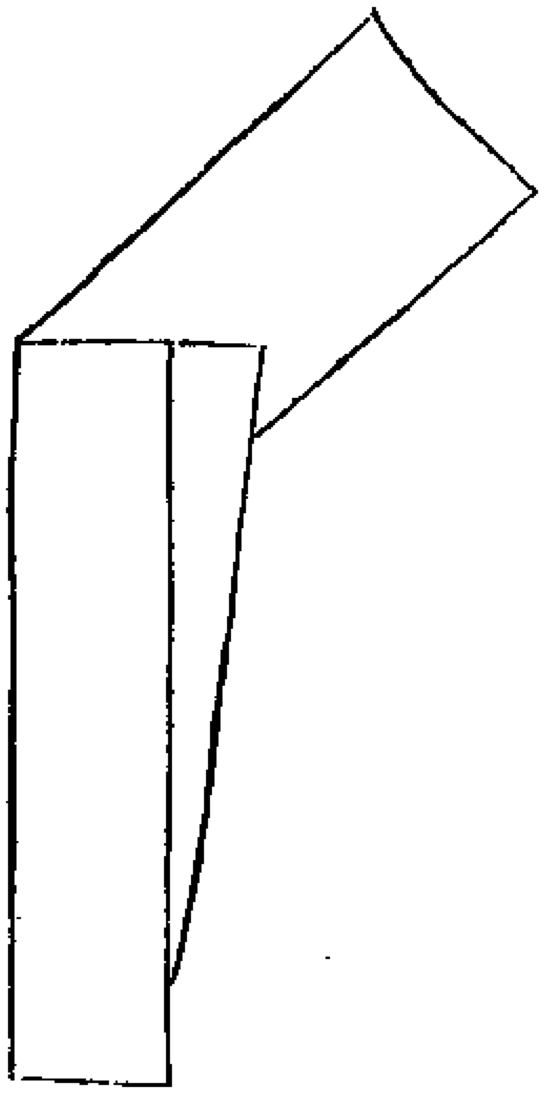
右亦依淮南小數立算諸積皆以股博積爲宗八乘之爲股修積二十七乘之爲鼓修積三三七五除之爲鼓博積九一一二五除之爲體厚積一一二四八六四乘之爲鼓本積其鼓上長方俱積四百倍兼鼓本則有五百十二倍也

求上絃股博三分去一爲勾股修三分去一爲股求弦復股博三分去一求斜爲勾股修爲股求絃并兩絃爲上絃　求下絃股博爲斜求方三之減鼓博爲勾以所求方加鼓修爲股求絃爲下絃

求上下絃圖



磬式



此式不論大小皆以一為股博二為股修三為鼓修三分股博之二為鼓博三分鼓博之一為厚

南菁書院叢書

律呂古誼卷六

琴律

嘉定錢塘著

上古琴五絃中古琴七絃五絃者宮居中徵羽居左商角居右史記謂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又曰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是也管子倍其徵羽之數故曰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則徵羽大於宮而與商角分居左右即史記所本也徵羽爲倍律以其半益之而爲七絃則史記之居左者下居商角之右而始於百八之徵盡於四十八之羽大小皆得其序矣夫琴者絲聲也絲出於蠶蠶之爲物與馬同氣而屬午故於五行爲火火於五音爲徵故琴之首絃必爲徵白虎通謂八音取法八卦絃離音也史記謂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也倍徵爲首絃四分之而以其三爲宮得百八之八十一與三絃同數相應由是取徵分定徵之法生焉其法奈何曰先二之四之八之後三之六之五之而已二之以求徵也四之三以求宮也四之一以求半徵也八之一以求半徵之半也三之六之皆以求商也三之二六之四爲商三之一六之二爲商之半六之一又其半也五之以求角與羽皆不當徵然而近矣是故五之四與三稍溢焉即各與羽也八之一爲一徵六之一爲二徵五之一爲三徵四之一爲四徵三之一爲五徵五之二爲六徵二之一爲七徵五之三爲八徵三之二爲九徵四之三爲十徵五之四爲十一徵六之五爲十二徵八之七爲十三徵以首弦之綸數爲全分即各得其徵之分也其他律之不可知者以比例得之以其弦之綸數乘其徵之分數如首弦之分數即其弦所變之律分數也通之而得首絃是律之分數（如三弦八十一綸乘十徵八十一分首弦百八分除之得六十分四分三爲中呂即知首絃六十分四分三爲中呂也）其猶有不可知者以是律之綸數乘首弦之綸數如他弦之綸數即其弦所變之律分數也通之而得是律之首弦之分數（如姑洗六十四綸乘首弦百八綸如三弦八十一綸除得八十五分三分一爲姑洗即姑洗在首弦之分數也）如是而十二律皆得矣由是而二之四之得首弦之三十七律二之四之八之得七弦之三十七律通全琴凡二百五十九律也弦必三十七律者三周十二律而益八之一也夫始於散彈而終于八之一此定徵之法也（姜夔謂每一弦各具三十六聲蓋不數第一徵也）琴制短長不一而三尺六寸爲得中即四倍黃鍾之長也首弦百八綸爲下徵則三弦八十一綸爲正宮是以一綸當一寸也七絃皆散彈則爲下徵下羽宮商角徵羽七弦皆案十徵則爲宮商清角徵羽少宮少商三弦曰清角故琴調別爲一法名爲平調猶笛調之別爲一法名清調也姜夔七弦琴論曰七弦散而扣之則間一弦於第十徵取應聲如宮調五弦十徵應七弦散聲四絃十徵

應六弦散聲二弦十徽應四弦散聲六弦十徽應三弦散聲皆三弦獨退一徽於十一徽應五弦散聲古今無知之者今按大弦十徽與三弦散聲皆黃鍾也二弦十徽與四弦散聲皆太族也四弦十徽與六弦散聲皆林鍾也五弦十徽與七弦散聲皆南呂也故相應唯三弦十徽爲中呂五弦散聲爲姑洗故不相應其故皆原於諸弦相承皆間一律獨三弦承二弦則間二律然非法有舛誤均唯五聲加二弦爲二少則不得不然也因是遂立五調三弦十一徽與五弦散聲應者爲正調弦無緊緩也一弦十一徽與三弦散聲應或七弦十一徽與三弦散聲應者名緩角調三弦爲角緩黃鍾爲應鍾也四弦十一徽與一弦六弦散聲應名緩宮調一六爲宮緩林鍾爲蕤賓也五弦十一徽與二弦七弦散聲應名緊羽調五弦爲羽緊夷則爲南呂也二弦七絃十一徽與四絃散聲應名清商調二七爲商緊大呂爲大族也凡正調如轉絃法其緩者在散弦其緊者在實弦也然琴非一等有十二律則可爲十二琴各四倍其律是也絃則別無同異此猶十一律遞減黃鍾之長而圍徑不減也其十一琴五調之法皆如黃鍾之琴而各具散絃實絃之律近世琴唯二三等必知琴知之修短然後可知其律若以一琴求十二琴之用則黃鍾琴之大呂已無散聲況他律乎

琴律表

徽積分	律積分	絃積綸
		一絃二絃三絃四絃五絃六絃七絃
		下徵下羽正宮正商正角正徵正羽
		一百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
		八綸六綸一綸二綸三綸四綸八綸
一徽十三分半	十三分[illegible]	林四之一南四之一黃八之一族八之一姑八之一林八之一南八之一
	十四分[illegible]	蕤四之一則四之一應四之一大八之一夾八之一蕤八之一則八之一
	十五分[illegible]	中四之一林四之一射四之一黃八之一族八之一中八之一林八之一
	十六分	姑四之一蕤四之一南四之一應四之一大八之一姑八之一蕤八之一
	十七分[illegible]	夾四之一中四之一則四之一射四之一黃八之一夾八之一中八之一
二徽十八分	十八分	族四之一姑四之一林四之一南四之一應四之一族八之一姑八之一
	十八分[illegible]	大四之一夾四之一蕤四之一則四之一射四之一大八之一夾八之一
	二十分[illegible]	黃四之一族四之一中四之一林四之一南四之一黃八之一族八之一
三徽二十一分[illegible]	二十一分[illegible]	應二之一大四之一姑四之一蕤四之一則四之一應八之一大八之一
	二十二分[illegible]	射二之一黃四之一夾四之一中四之一林四之一射四之一黃八之一
	二十四分	南二之一應二之一族四之一姑四之一蕤四之一南四之一應四之一
	二十五分[illegible]	則二之一射二之一大四之一夾四之一中四之一則四之一射四之一
四徽二十七分	二十七分	林二之一南二之一黃二之一族四之一姑四之一林四之一南四之一
	二十八分[illegible]	蕤二之一則二之一應二之一大四之一夾四之一蕤四之一則四之一
	三十分[illegible]	中二之一林二之一則二之一黃二之一族四之一中四之一林四之一
	三十二分	姑二之一蕤二之一南二之一應二之一大二之一姑四之一蕤四之一

徽	分							
	三十四分	夾二之一	中二之一	則二之一	射二之一	黃四之一	夾四之一	中四之一
五徽二十六分	三十六分	族二之一	姑二之一	林二之一	南二之一	應二之一	族四之一	姑四之一
	三十七分	大二之一	夾二之一	蕤二之一	則二之一	射二之一	大四之一	夾四之一
	四十分半	黃二之一	族二之一	中二之一	林二之一	南二之一	黃四之一	族四之一
	四十二分	應正	大二之一	姑二之一	蕤二之一	則二之一	應二之一	大四之一
六徽四十三分二釐	四十五分	射正	黃二之一	夾二之一	中二之一	林二之一	射二之一	黃四之一
	四十八分	南正	應正	族二之一	姑二之一	蕤二之一	南二之一	應二之一
	五十一分	則正	射正	大二之一	夾二之一	中二之一	則二之一	射二之一
七徽五十四分	五十四分	林正	南正	黃二之一	族二之一	姑二之一	林二之一	南二之一
	五十六分	蕤正	則正	應正	大二之一	夾二之一	蕤二之一	則二之一
	六十分	中正	林正	射正	黃二之一	族二之一	中二之一	林二之一
八徽六十四分八釐	六十四分	姑正	蕤正	南正	應正	大二之一	姑二之一	蕤二之一
	六十八分	夾正	中正	則正	射正	黃二之一	夾二之一	中二之一
九徽七十二分	七十二分	族正	姑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族二之一	姑二之一
	七十五分	大正	夾正	蕤正	則正	射正	大二之一	夾二之一
十徽八十一分	八十一分	黃正	族正	中正	林正	南正	黃二之一	族二之一
十一徽八十六分四釐	八十五分	應倍	大正	姑正	蕤正	則正	應正	大二之一
十二徽九十分	九十一分	射倍	黃正	夾正	中正	林正	射正	黃二之一
十三徽九十四分五釐	九十六分	南倍	應倍	族正	姑正	蕤正	南正	應正
	百二分	則倍	射倍	大正	夾正	中正	則正	射正
散彈	百八分	林倍	南倍	黃正	族正	姑正	林正	南正

凡按琴絃以全弦度乘所列分寸如百八分而一卽其律當按之度也其有分母分子者先通分納子然後如法乘除之

絃度長三尺六寸者黃鍾琴也散彈用林鍾七律其長二尺四寸一分七釐一毫八絲七忽半者大呂琴也散彈爲夷則七律

十二律積數

黃鍾　八十一　琴首絃八十一分三絃八十一綸同數

大呂　七十五分八十一之六十九　首絃姑洗於五弦爲大呂以五絃六十四綸自乘而倍之如百八分得首弦之

大呂八十一通之得餘分同下

太族　七十二分　首絃七十二分四弦七十二綸同數

夾鍾　六十八分三釐四毫三絲七忽半　首弦之倍亡射三絃之夾鍾也其數九十一分一釐二毫半八十一乘之

如百八分得首弦之夾鍾

姑洗　六十四　首弦姑洗之分與五弦六十四綸同數

中呂　六十分七釐半　首弦之黃鍾三弦之中呂也八十自

乘如百八分得首弦之中呂

蕤賓　五十六分八十一之七十二　首弦之姑洗二弦之蕤賓也九十六乘之如百八分得首弦之蕤賓

林鍾　五十四　首弦林鍾之分與六絃五十四綸同數

夷則　五十一分二釐五毫七絲八忽二二五　首弦之夾鍾三弦之夷則也八十一乘之如百八分得首弦之夷則

南呂　四十八　首弦南呂之分與七絃四十八綸同數

亡射　四十五分五釐六毫二絲五忽　首絃之夾鍾四絃之亡射也七十二乘之如百八分得首弦之亡

應鍾　四十二分八十一之五十四　首弦之姑洗四弦之應鍾也七十二乘之如百八分得首弦之應

右所推黃鍾大呂太族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與史記同夾鍾中呂夷則亡射與史記異舊術應鍾生蕤賓則中呂不能生黃鍾此術大呂不能生夷則而中呂能生黃鍾得失相等然舊術出於三分損益此術出於七弦比例正足相備也

瑟律表

第一弦黃鍾　四尺八寸
第二弦大呂　四尺五寸六分五釐
第三弦太族　四尺五寸三分二
第四弦夾鍾　四尺五寸
第五弦姑洗　三尺七寸八十一之七十五
第六弦中呂　三尺六寸
第七弦蕤賓　三尺四寸一分七釐一毫八絲七忽五微
第八弦林鍾　三尺二寸
第九弦夷則　三尺三分七釐五毫
第十弦南呂　二尺八寸百八之七十二
第十一弦亡射　二尺七寸
第十二弦應鍾　二尺五寸六分二釐八毫九絲零六微二纖半
第十三弦中弦　不設柱
第十四弦黃鍾　二尺四寸
第十五弦大呂　二尺二寸七分八釐一毫二絲五忽
第十六弦太族　二尺一寸三分一
第十七弦夾鍾　二尺二分五釐
第十八弦姑洗　一尺八寸八十一之六十八
第十九弦中呂　一尺八寸
第二十弦蕤賓　一尺七寸零八釐五毫九絲三忽七微五纖
第二十一弦林鍾　一尺六寸

第二十二弦夷則　一尺五寸零一釐八毫七絲五忽
第二十三弦南呂　一尺四寸百八分之三十六
第二十四弦亡射　一尺三寸五分
第二十五弦應鍾　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四毫四絲五忽三微二五

凡定瑟弦分母百八者用漢尺加八分八十一者用從黍尺三分者用今尺通為九十分視分子所得或百之一或十之一而取之

荀氏笛律

古樂器俱失傳唯荀朂制笛法尙詳晉志中陳暘謂是蔡邕所定然邕以銅籥爲黃鍾積朂尺之千分明笛不出於邕朂依漢制尺則笛亦用漢世舊法也其音當與今時民間所用燕樂笛相近而不設竹膜孔猶爲近雅于故錄晉志原文而釋之於後史㡯中呂笛復推數以補焉晉志注語頗有外誤無他書可攷故仍之

晉志曰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正聲調法以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第一孔也應鍾爲變宮第二孔也南呂爲羽第三孔也林鍾爲徵第四孔也蕤賓爲變徵第五孔也附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族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今在宮上清于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記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記律呂相生笛之制也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宮聲也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族以太族之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之聲也商生羽太族生南呂也以南呂之律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之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于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于商附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于曲均故也國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于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宮爲角孔而出于商下者墨點識之以應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應律爲孔則得變宮之聲也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以蕤賓之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聲各以其宮爲上下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也

下徵調法林鍾爲宮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宮者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也然則正聲清下徵爲濁也南呂爲商第三孔也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也應鍾爲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鍾之變宮今爲下徵之角也黃鍾爲變徵下徵之調林鍾爲宮大呂當爲變徵而黃鍾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鍾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爲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太族應鍾三孔黃鍾應濁而太族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磑礧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也太族爲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今爲下徵之徵也姑洗爲羽笛體中翕聲本正聲之角今爲下徵之羽蕤賓爲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爲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

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宮即是笛體中翕聲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惟得爲宛轉諸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爲商正也林鍾爲角非正也南呂爲變徵非正也應鍾爲徵正也黃鍾爲羽非正也太族爲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準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寫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也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也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用事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于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于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遠近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孔本隱而不見故曰伏孔也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

太族之笛正聲應太族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亡射長二尺四寸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

奇

中呂之笛正聲應中呂下徵應黃鍾長二尺一寸三分二釐有

奇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

奇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族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

奇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二釐有

奇

亡射之笛正聲應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釐有

奇

釋曰志所載黃鍾笛算術甚備依而推之倍黃鍾之長爲一尺八寸開宮孔所謂蓋二律之長也從宮孔加林鍾之長爲二尺四寸開下徵孔卽四倍林鍾之長從徵孔去太族之長爲一尺六寸開商孔卽倍太族之長從商孔加南呂之長爲二尺一寸三分三釐又三之一開羽孔卽四倍南呂之長三約律冪九從分爲分母羽孔去姑洗爲一尺四寸二分二釐又九之二壘黏識之爲角伏孔卽倍姑洗之長復倍其均從羽孔加姑洗之長爲二尺八寸四分四釐九之四壘黏識之爲倍角伏孔卽四倍姑洗之長律冪九分自爲分母宮徵商相生損益無冪分故無分母至商生羽有分母出焉分母者律冪也何以知之十二律皆以冪除積而得長黃鍾林鍾太族皆得整寸至南呂而有九分寸之三姑洗有九分寸之一此九分卽律冪也今推笛孔中呂有三分一姑洗有九分四九爲律冪則三爲三約律冪矣以三約律冪而倍四其長則得諸律之長此三分損益之法也推倍四其皆則三非冪矣從角伏孔加應鍾之長爲一尺八寸九分六釐二十七之八開變宮孔卽四倍應鍾之長從變宮孔加應鍾之長爲三尺一尺一分六釐二十七之八壘黏識之爲變宮伏孔卽八倍應鍾之長應鍾積四百二十六分三分二故有三通之爲一二八亦通倍姑洗之積爲三八四併之爲五一二復通律冪九爲二七加法得變宮孔倍之得伏孔從變宮孔加蕤賓之長爲二尺五寸二分八釐八十一之三十二開變徵孔卽四倍蕤賓之長從變宮孔去蕤賓之長爲一尺二寸六分四釐八十一之十六壘黏識之爲變徵伏孔卽倍蕤賓之長也蕤賓積五百六十八分九分八故以九通之爲五一二亦通四倍應鍾之積爲一五三六并之爲二〇四八律復通律冪爲八一如法得變徵孔倍之得伏孔通分自二變始至十二律相生竟則律冪當通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乘九寸之黃鍾則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史漢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長一寸也試置一于寅則長得九巳得二十七午得八十一辰爲姑洗巳爲應鍾午爲蕤賓也至亥則酉九千六百八十三矣生鍾分置一于子故亥有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也八第卻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體長之大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不知寸法亦卽冪法以乘九十分亦得大數爲中積也可知史漢中具有體長中積而冪之數八自不倍耳若以中積八百一十分除大數則分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史記以中積百分成寸故曰黃鍾長八十一分一蓋用此分法也以二一八七除一九六八三得九爲九分成寸以一一八七十之一九六八三除之得一一一不盡爲十一分一釐有奇成寸猶斜黍尺之九寸卽橫黍尺之十寸也孔短宜加加則下行度之孔長宜去去則上行度之笛以宮爲正聲孔最上商居宮上則後出角雖有伏孔者商上不得復有後出孔也古執笛如執簫左上右下故曰左手不及倍角又爲伏孔者距變徵孔三寸有奇也故

曰右手不及手指即笛體盡此矣故始爲伏孔而後爲笛體也變徵有倍孔不得復爲孔變宮八倍孔在笛外故俱爲伏孔笛外何以爲伏孔所謂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變宮孔已在宮下伏孔倍之則益下矣是於應鍾笛得本笛之伏孔也（八倍應鍾之積爲一〇二四內去四倍姑洗之積餘六四得二尺三寸七分二十七之一爲五倍應鍾之長非應鍾宮倍半之率故爲本笛伏孔也）笛長四角律而無孔故爲翕聲翕亦有哨哨重而翕輕此取聲清濁之則也（今簫笛吹法本此）假聲之法連發三孔則不待假者止發一孔矣聲不雜越以此（今假聲法隔二孔雙起不假者俱連起數指乃唐宋法其閑孔有當位與否之別也）蕤賓林鍾必八倍其角者律最短故也（二笛之角爲亡射應鍾）夷則以後角律頓長故四倍已足矣（夷則之角爲黃鍾故頓長其他可知）宮中實容長者十六短者八之蕤賓以至應鍾爲長黃鍾以至中呂爲短推其圓冪皆四倍（員冪四倍宮長十二律爲宮容八倍角容十六倍長笛則宮容十六倍角容三十二倍所謂宮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四倍律冪爲三十六分自乘爲千二百九十六分十六乘之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分以十之一開方得方冪四十五分五十三釐六十八毫弱又開之得六分七釐四毫八絲微強之徑與今簫大小相近雖體長制法不同耳）

荀氏笛律表

笛	商		宮		變宮		羽		徵	
黃鍾	太族	一尺六寸	黃鍾	一尺八寸	應鍾	一尺八寸九分六釐	南呂	二尺一寸三分三釐	林鍾	二尺四寸
大呂	夾鍾	一尺四寸九分八釐	大呂	一尺六寸八分六釐	黃鍾	一尺八寸	亡射	一尺九寸九分七釐	夷則	二尺二寸三分三釐
太族	姑洗	一尺四寸二分二釐	太族	一尺六寸	大呂	一尺六寸八分六釐	應鍾	一尺八寸九分六釐	南呂	二尺一寸三分三釐
夾鍾	中呂	一尺三寸三分二釐	夾鍾	一尺四寸九分八釐	太族	一尺六寸	黃鍾	一尺八寸	亡射	一尺九寸九分七釐
姑洗	蕤賓	一尺二寸七分九釐	姑洗	一尺四寸二分二釐	夾鍾	一尺四寸九分八釐	大呂	一尺六寸九分八釐	應鍾	一尺八寸九分六釐
中呂	林鍾	一尺二寸	中呂	一尺三寸三分三釐	姑洗	一尺四寸二分二釐	太族	一尺六寸	黃鍾	一尺八寸
蕤賓	夷則	二尺二寸三分四釐	蕤賓	二尺五寸三分一釐	中呂	二尺六寸六分三釐	夾鍾	二尺九寸九分六釐	大呂	三尺三寸七分二釐
林鍾	南呂	二尺一寸三分三釐	林鍾	二尺四寸	蕤賓	二尺五寸三分一釐	姑洗	二尺八寸四分四釐	太族	三尺二寸
夷則	亡射	一尺九寸九分七釐	夷則	二尺二寸三分四釐	林鍾	二尺四寸	中呂	二尺六寸六分三釐	夾鍾	二尺九寸九分六釐
南呂	應鍾	一尺八寸九分八釐	南呂	二尺一寸三分三釐	夷則	二尺二寸三分四釐	蕤賓	二尺五寸四分一釐	姑洗	二尺八寸四分四釐
亡射	黃鍾	一尺八寸	亡射	一尺九寸九分七釐	南呂	二尺一寸三分三釐	林鍾	二尺四寸	中呂	二尺六寸六分三釐
應鍾	大呂	一尺六寸八分六釐	應鍾	一尺八寸九分八釐	亡射	一尺九寸九分七釐	夷則	二尺二寸三分三釐	蕤賓	二尺五寸三分一釐

變徵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亡射	應鐘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鍾	姑洗	中呂
	二尺五寸三分一釐	二尺四寸	二尺二寸三分三釐	二尺一寸三分三釐	一尺九寸九分七釐	一尺八寸九分六釐	三尺六寸	三尺三寸七分二釐	三尺二寸	二尺九寸九分六釐	二尺八寸四分四釐	二尺六寸六分三釐
角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亡射	應鐘	黃鐘	大呂	太族	夾鍾
	二尺八寸四分四釐	二尺六寸六分三釐	二尺五寸三分一釐	二尺四寸	二尺二寸三分三釐	二尺一寸三分三釐	一尺九寸九分五釐	三尺九寸九分七釐	三尺六寸	三尺三寸七分二釐	三尺二寸	二尺九寸九分六釐

右用晉前尺爲度上六笛皆短故孔位皆短下六笛皆長故孔位皆長以角律論之蕤賓林鐘之角爲亡射應鐘故用八倍爲長笛夷則以後四律之角爲黃鐘夾鍾故用四倍爲短笛其實笛體六短六長黃鐘四律以半度計仍是八倍與亡射二律同例也

笛律

唐以中管定聲豎吹而長尺八寸唐笛亦名尺八殆橫吹之笛也尺八爲中笛長笛過之短笛不及見陳氏樂書尺八者指吹口至末言之爲倍黃鍾之長則橫吹豎吹理正無異俱設竹膜孔皆以本律聲下而聲之使高也今俗用橫笛長短不一無長至尺八寸者當爲唐之變法其設竹膜孔則猶之唐也唐有十二笛十二中管見呂才傳至笛則無攷今笛粗細亦有數種其設孔分寸則亦同蓋管粗則聲濁管細則聲清正不煩移易其孔位矣間取一粗者度之自吹口至竹膜孔長三寸下至最高孔長五寸半至最下孔長一尺一寸中周五寸半勻分六孔每孔相距各一寸一分再下至出音孔長一尺二寸九分釐笛尾長一尺六寸其外飾以黑角其命字譜此管體中爲合字末三孔爲四字第三孔爲乙字第五孔爲上字第四孔爲尺字第五孔爲工字第六孔爲凡字合三孔爲凡字凡吹字孔皆連起數指獨俗字全閉六指六字單起一指凡字只起五指全閉者古謂之翕聲單起者謂之啃吹起者謂之雙發此爲笛家定例欲知字應何律當度其納徑笛竹皆本大而末細吹口與出音孔以此度其近半度者爲第五孔其長六寸六分其徑五分六九釐之間殆八倍林鍾之笛也何者八倍林鍾積四千三百二十分以長尺共寸法之得二十七分之冪自乘爲七五九十六乘之爲七五四進位開方得三四五五二七五弱又開方得五分八釐四忽弱之徑故知近八倍林鍾也求諸孔所應之律者以冪二十七分

乘竹膜二十寸孔適八百十七分為黃鍾本律六字孔五寸五分得二千四百八十五分在四倍太族大呂間五字孔六寸六分得二千七百八十二分在四倍應鍾間尺字孔七寸七分得三千零九十三分為四倍夷則林鍾間上字孔八寸八分得三千三百七十六分為四倍蕤賓中呂間乙字孔九寸九分得三千六百七十三分為四倍姑洗夾鍾間四字孔十寸尺得三千九百七十分為四倍太簇大呂間出音孔十一寸九分得四千二百六十三分為八倍應鍾也射間其四倍黃鍾則當尺五寸而無其孔也雖然此皆以羃計之分乘則必留體本之適均者能之令本末既大小不同則所得並非實數求實數者必有加減而羃亦節節各異矣笛家皆以合字為倍聲六字為半聲俱應黃鍾之律則四字當應太族之律何者度徑在工字孔之位自此孔以上體較大則其數贏故六字孔不止為大呂太族間而應黃鍾也此孔以下體較細而其數細故四字孔不滿大呂太族間而應太族也四字為太族則合字為黃鍾矣由此而得先減後加之法減者減四字孔之二千九百七十分為二千八百八十分即四倍之太族也以此為率則乙字孔減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分上字孔減為二千三百零四分尺字孔減為二千零十六分工字孔減為一千七百二十八分六字孔減為一千四百四十分然後以一千四百四十分減倍黃鍾一千六百二十分餘一百八十分加之者以千四百四十分減二千五百九十二分餘千一百五十二分減二千三百零四分餘八百六十四分減二千零十六分餘五百七十六分減千七百二十八分餘二百二十八分併之為二千八百八十分半之為千四百四十分加百八十分合之成一千六百二十分為六字孔之積分推為反率則工字孔當加十九分合之成一千八百十八分尺字孔當加四十五分合之成二千零六十一分上字孔當加三十分合之成二千三百三十四分乙字孔當加二十二分半合之成二千六百十四分半以百八十乘二千八百八十得五一八四半之得二五九二以減餘數二八八等除之即得應加之數必半之者以六字孔初次減得之千四百四十較千六百二十分得應加百八十分復自為法此減從字初減過之數而不能自減也加至乙字孔止亦以再減所餘尺有四項故加不至四字孔耳如是則自工字孔以上其數皆贏工字孔以下其數皆細而四字孔六字孔之為太族黃鍾定矣此二孔皆單發一指其數必無餘欠其聲亦最得正乙字孔較多姑洗四分半連起二指則姑洗夾鍾間也上字孔較少中呂九十六分連起二指則中呂也尺字孔較少林鍾九十分連起四指則林鍾也工字孔較少南呂百二分連起五指則南呂而兼夷則也其出音孔則求得其初減之分復得其應加之分而反減之則固應黃鍾之律而微兼應鍾也以二八八乘三四八二如二九七得三三七七五弱為初減之分以二八八減之餘四九七五為法以除前所推反率相乘之五一八四得一一三五為應加之分以轉減三三七七五存三二六四即四倍黃鍾微強也然而諸孔求得之積皆統計其孔以上之分也若求各孔之羃徑則不得仍用此數而工字孔之千七百八寸二分以羃乘長志之為二十七分之羃乃實測也即知積有千八百十八分以羃乘長實止于七百八十二分以此為率則各羃之孔可得矣就此笛論之用

蕤聲則黃鍾宮太族商中呂淸角林鍾徵南呂羽合於琴律九徵之七絃而不用六字孔去蕤聲則太族宮中呂淸商林鍾南呂徵黃鍾淸羽而合於燕樂之正宮調其以轉調略得太族一宮四調之音而他宮常多捍格以孔無蕤賓夷則亡射聲也太族一宮爲正宮雙調林角中呂四調南呂例不起調故必有七笛方成二十八調然卽備有七笛設孔方寸皆止供燕樂之用於雅樂無當也又燕樂承漢晉舊音則數得太族者律僅下於蕤賓蓋竹膜孔使然也若去此孔則太族始爲太族而其餘諸孔多不合雅樂調法故必用矩尺之分寸依古笛之體制始眞爲雅音耳舊笛譜云笛無長短自下而上管體中黃鍾正宮也第一孔大呂太族商也第二孔夾鍾姑洗角也第三孔中呂蕤賓淸角變徵也第四孔林鍾正徵也第五孔南呂夷則羽也第六孔亡射應鍾變宮也其附管黃鍾淸宮也所言雖似合於雅樂然以中呂爲淸角則固燕樂笛矣且從

第一孔起四字調詎不閉第二孔乎故以第六孔之唱吹爲黃鍾淸亦卽不用應鍾也而謂笛無長短音皆如此則尤謬長者積多短者積少律卽頓異矣安得同爲是律乎蓋沿俗工七字轉調之法遂不問律體云何也

笛律表

律	律積	假積	減數	加數	定積	定冪
倍太族	一四四〇	六字孔五五 一四八五	一四四〇	〇一八〇	一六二〇	一五八七九二八弱 除得定冪 二八八七一四
倍大呂	一五四二七三四三七五					
倍黃鍾	一六二〇					
倍應鍾	一七三〇九五一一七六八七五					
倍亡射	一八二二五	工字孔六六 一七八二	一七二八	〇〇九〇	一八一八	一七八二 除得定冪 二七
倍南呂	一九二〇					
倍夷則	二〇五〇三一二五	尺字孔七七 二〇七九	二〇一六	〇〇四五	二〇六一	二〇五三一九一四強 除得定冪 二六六六五弱
倍林鍾	二一六〇					
倍蕤賓	二三〇六六〇一五					

六二一五

四倍中呂工字孔八八

二四三三三七六二三二○四○○三○一三三四二二八七七八強除得定冪二五九九七三

四倍姑洗乙字孔九九

二五六○二六七三二五九二一五○○一三三五二六一四二五六二七二七七強除得定冪二五八八六弱

四倍夾鐘

二七三三七五

四倍太族四字孔一一

二八八○二九七○二八八○無減無加二八二二九七強除得定冪二五六六三四弱

四倍大呂

三○八五四六八七五

四倍黃鐘出音孔九二七

三二四○三四八三五三三七七一一一三五三三一六四三一九九六六強除得定冪二四八一強

八倍應鐘

三四六一九○二三五三七五

八倍亡射

三六四五

右以中呂反生術推爲律數以諸孔分寸乘常冪爲假積先減後加爲定積工字假積乘定積如工字定積所得本孔度分除之爲定冪笛體大小不一皆可用此笛比例

簫笛樂家所尙而簫特義爲雅音體大而長一也不設膜孔二也特用之簫長皆二尺二寸餘其開孔參差不一聞取一簫度之通長二尺二寸八分出音孔長一尺九寸六分二釐第一孔長一尺七寸一分二釐第二孔長一尺五寸五分五釐第三孔長一尺三寸九分三釐第四孔長一尺二寸二分五釐第五孔長一尺零五分三釐後出孔長八寸六分其第五孔約近半體之長度其內徑長六分二釐上下樂家論簫皆以一孔爲工字二孔爲凡字三孔爲六字四孔爲五字五孔爲乙字後出孔爲尺字上字無孔以後出孔三孔雙發取之如笛之一孔爲四字二孔爲乙字三孔爲上字四孔爲尺字五孔爲工字六孔爲六字而凡字無孔以六孔三孔雙發取之也然笛之設孔也勻分而無稀稠簫則本不均分而第五孔之去後出孔有一寸九分三釐視第五孔以下之諸孔相去止一寸五六分者異矣以調法論之笛之四字六字孔皆獨起一指故應正太族半黃鍾之聲其中四孔皆連起數指則聲高者已擊之使下故工字六字之間以雙發取凡字也簫之起指與笛無異則乙字尺字之間似亦可取上字而相去分寸既較多於諸孔則所取之聲必較下不若笛之凡字矣若欲確知諸孔所應之律必驗以管中之實容而簫則較易於笛何者笛係橫吹吹孔之後以木窒之木不正平吹孔而簫用豎吹吹口即其盡處也今尺一龠實以南米重三錢即以南米實簫後出孔重一兩九分比例得積二

千九百四十三分第五孔重二兩三錢四分積三千六百一十八分第四孔重一兩五錢四分積四千一百五十八分第三孔重一兩七錢四分積四千六百九十八分第二孔重一兩九錢三分積五千二百一十一分第一孔重二兩一錢一分積五千六百九十七分出音孔重二兩三錢五分積六千三百四十五分後出孔爲四倍律第五孔以下爲八倍律置諸孔積分以四與八除之後出孔爲四倍七百三十五分七五之積應太族以下之音第五孔爲八倍四百五十一分二五之積應亡射以下之音第四孔爲八倍五百一十九分七五之積應夷則以下之音第三孔爲八倍五百八十七分二五之積應蕤賓以下之音第二孔爲八倍六百五十一分三七五之積應姑洗以下之音第一孔爲八倍七百一十二分一二五之積應太族以下之音出音孔爲八倍七百九十三分一二五之積應黃鍾以下之音通長重一錢六分積七千二十分爲八倍八百一十分蓋五百四十分即八倍黃鍾一林鍾之積而爲出音孔所隔其音亡矣出音孔全閉六指第一孔與後出孔皆單起一指其音必得木數是出音孔黃鍾兼大呂第一孔太族兼夾鍾後出孔太族兼大呂也第二孔以上皆連起數指則第二孔在夾鍾姑洗間第三孔中呂兼蕤賓第四孔林鍾夷則閒第五孔南呂兼亡射也若以後出孔合第三孔取音當在應鍾黃鍾間矣此簫既不合於雅樂調法即以燕樂調法推之一孔爲下羽則二孔變宮爲已下三孔宮音爲已高四孔商音五孔角音爲更高而以徵音

徵下者爲變徵以半宮以下者爲羽音矣其故由於管體近下則圍徑小近上則圍徑大律寸近下者當長近上者當短而此簫開孔下者反短上者反長也音家猶依笛法轉調謬亦甚矣宋今之簫宋時猶名爲笛陳暘樂書言今太常笛從下而上一穴太族半竅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鍾次上一穴爲中呂次上一穴爲林鍾半竅爲蕤賓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變聲爲應鍾謂用黃鍾淸與中呂雙發爲變聲半竅爲亡射後一穴爲黃鍾淸中管起應乃首爲宮其次上大呂爲商又次上夾鍾爲角又次上中呂爲變徵又次上蕤賓爲正徵又次上夷則爲羽變宮爲亡射與謂後六與第三穴雙發是也如此卽不用半竅謂之兩笛成曲也暘雖不言二笛長短圍徑若何誠以管中實容之法攷定其出音孔及第一孔後出孔使各得其律八倍四倍之積餘孔則各酌其起指之多寡以爲增損度幾音無舛誤而合於雅樂乎

簫律表

律積	孔位	容重	孔積
四倍太族一二八八	後出孔八寸六分	一兩零九分	二九四三
四倍大呂三〇八五半弱			
四倍黃鍾三二二四	伏孔		三二八〇五
八倍應鍾三四六二弱			
八倍亡射三六四五	第五孔一尺零五分三釐	一兩三錢四分	三六一八
八倍南呂三八四			
八倍夷則四一〇〇六二一五	第四孔一尺二寸二分五釐	一兩五錢四分	四一五八
八倍林鍾四三二			
八倍蕤賓四六一三二徵强	第三孔一尺三寸九分	一兩七錢四分	四六九八
八倍中呂四八六			
八倍姑洗五二二	第二孔一尺五寸五分五釐	一兩九錢三分	五二二一
八倍夾鍾五四六七五			
八倍太族五七六	第一孔一尺七寸一分二釐	一兩一錢一分	五六九七
八倍大呂六一七一弱			
八倍黃鍾六四八	出音孔一尺九寸六分二釐	二兩三錢五分	六三四五

此簫制法舛誤不足爲據而攷驗實容頗準簫體各異依此劑之

威

瀛亭主人精極算書於律算尤有宿悟神解前歲在金陵寄書於余請爲是編製序愧非專門弗敢應也未幾遽歸道山惜矣

辛亥中秋前三日竹汀主人讀畢題

律六　完

晉泰始笛律匡謬一卷

晉泰始笛律匡謬序

樂學之不明由算數之說汨之也黃鍾之數史記漢書皆云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稽諸經傳無此文也不知此數於何而施用將以爲黃鍾之長耶吾恐九寸之管非鍼芒刀刃不足以容之將以爲黃鍾之實耶吾恐徑九分之中空非野馬塵埃不足以受之卽容矣受矣藉使造律者贏朒之數或偶差至什伯吾又恐非離朱之明不足以察之也然則律度之乘除損益果可以深信耶畫鬼易畫人難言樂者每恃此以爲藏身之固苟以吾言轉卬之未有不瞠乎若失者陳之以虛數則爛然驗之以實事則茫然蓋比比皆是矣有識之士如魏之陳仲孺宋之沈存中皆嘗疑之特不能戶說以眇論耳晉泰始末荀公勗嘗製笛律乃以絲聲之律度爲竹聲之律度悉毀前人舊作而樂學益晦幸晉朝箱笛之制列和所對之辭以及梁武四通十二笛尚存於史志可因此以考見其崖畧於是條分而件繫之作晉泰始笛律匡謬一卷嗟乎所匡者甯獨荀公哉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　月既望歙凌廷堪次仲序

晉泰始笛律匡謬

歙縣凌廷堪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案荀勗笛律之制及列和對辭晉書宋書律志皆載其原文今據以疏通而證明之下文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則此御府笛律即列和所作也（太平御覽樂部笛類引傳子曰列和善吹笛哭[illegible]之聲無以加也）

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

案此以下列和所對之辭也考列和前後所對證之以古則與隋書音樂志所載梁武十二笛合證之於今則與樂工所用之簫笛合荀勗雖師心妄作毀其所制而元聲之在天壤自不能廢也荀勗之制止可欺後世言樂之儒者何能欺後世造笛之工匠習笛之伎師哉（隋書音樂志曰梁武帝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尺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元英通應鍾弦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鍾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弦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蔟弦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弦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弦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弦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弦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弦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弦用一百六十絲長五

尺三寸二分大强氣射絃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强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律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大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音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昔魏明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宋志作哥今從晉志下同）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

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

二語最精樂之要領在是矣列和習於器故能言之荀勗製十二笛雖縟飾以經傳能出此二語之範圍否以燕樂考之七宮之笛長七商之笛短今樂工之笛實應燕樂之七商故能合三絃而不能合琵琶也儒者於此等尚不能體究乃欲矜言算數上考律呂或臆製律管或以今笛妄犍古樂不亦惑乎

勗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佐（晉志作佑）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用（晉志作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

案此皆經傳僅言於樂何裨以下凡牽合經傳無關樂之實用者皆不辨論

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

案列和所云清濁之制依笛尺寸何得云笛之長短無所象也云考以正律皆不相應案笛本竹聲七孔皆均與京房律準絲聲之長短不齊者自不相應若吹其聲均多不相合則荀勗之誣也說見後

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宋志作知今從晉志）寫笛造律又令琴

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後者也

案據和云先師傳笛則和之學自有師承豈荀勗之但據陳編師心自用者可比乃反謂和作笛無法豈非誣乎

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牧（宋志作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宋志無儀字從晉志補）刑古昔（晉志作者）以求厥衷合于經禮於制爲詳

案造十二笛象十二牧此眞謂言凡論樂言某聲律象某某者最謬又在皇𢼃黍談算數之下不足

辨矣
若可施用請吏部笛工（宋志作上誤今從晉志）選竹造作大樂府
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皆可留其御府笛正聲下
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
毀奏可

案勗所奏毀者即列和之笛律也考列和魏明帝
時人自明帝太和元年丁未至晉武帝泰始十年
甲午凡四十八年計其人年已耆耄觀其所對蓋
亦如漢初之制氏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
其義者孫卿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
益以待王公者是也荀勗不於此虛衷延訪以成

其學乃別自造器而毀其所製亦太自用矣然列
和笛制尙見隋書音樂志勗雖毀之世尙傳之也
勗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
律然後乃以爲樂不
案此荀勗問也不方鳩切下同
和辭太（晉志作亦誤）樂東廂（晉志作箱）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
今（宋志作令）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
寸乃五尺有餘和（晉志作知誤）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
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
案列和云於法聲濁者笛當長是和作笛非無法
也又云計其尺寸是和作笛長短非無所案也而

荀勗識之何也又和所謂四尺二寸長笛下徵之
聲當長五尺有餘及一孔不能應一律其說最精
詳見下注
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
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
奇不得長五尺餘輒（宋志無輒字）令太樂劉秀鄧昊等依律
（晉志無律字）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
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
案此荀勗之言也下徵者倍聲也既云大呂笛應
徵聲長二尺六寸下徵倍之則五尺餘矣列和之
言本不誤而荀最乃爲此舞文之言千載之下不

可欺也律管長短不齊以京房律準考之則皆以
絲聲而定者若竹聲則率短一寸七孔聲均（此本列和之言見下蓋賴此猶可考見漢魏相傳竹聲之制）斷不能相應今荀勗造
笛悉依律管則七孔必參差不勻與律管應則應
矣其如樂工之不能用何蓋絲之七聲參差不勻
今之琵琶三絃之屬可驗也竹之七聲率短一寸
今之簫笛之屬可驗也若謂今之俗樂苟簡故簫
笛孔均然則琵琶三弦之屬何以參差不勻如故
也簫笛之孔又何以與列和所言梁武所製漢魏
相傳之法不異也夫聲音在天地間本自然之物
不容以人力矯揉故荀勗十二笛後世亦不能行

也吾鄉程易田孝廉會以曲阜孔氏之黃鐘人呂二笛見示其孔亦參差不勻而舉世樂工未聞從之豈非聲音之道有不可強者在乎自陋儒泥古典籍中之聲音雖亡而人世之聲音未亡也觀列和之所言與梁武之所製今人之所用可以知之矣

和乃辭曰自和父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埜朱夏皆與和同

案此列和畏荀勖之勢遜辭以對非真以勖為然也然其言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

此法則勖之無所師承悉臆妄作亦不言而喻矣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晉志無不字）孔調與不調以何（宋志作稱說今從晉志）檢知

案馬融長笛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是漢之笛五孔今此一孔不知誰所加也說文曰笛七孔筩也（文選長笛賦注引說文曰笛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亦云笛七孔考列和荀勖之笛皆六孔並體中之空而七非真有七孔也

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宋志作與調今從晉志）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云仰尙方笛依舊按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

案先師相傳蓋自漢初制氏以來也其法為某曲當舉某指則是當時未有工尺字譜可知字譜蓋始於隋龜茲人蘇祇婆之琵琶故唐人因之而定燕樂沈括夢溪筆談及遼史樂志皆載字譜本唐人之舊也或者因楚辭大招有四上競氣之語遂謂字譜古已有之誤矣其云仰尙方笛工依案舊像即所謂率短一寸七孔聲均者也

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

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饗燕殿堂之上無廂懸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為正是為笛猶鍾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為無法制趣（宋志作輒）部郎劉秀鄧昊王豔（宋志缺二字從晉志補）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協和

案此所謂率短一寸七孔聲均者即列和當時所用之笛也考絲聲尺寸與竹聲本不相合漢初張蒼即用絲聲考律故淮南子史記皆載十二律呂

之數不自京房始也至京房律準出然後制度長短乃定耳然房之言也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是房亦知竹聲絲聲之不同後儒未之察也夫絲聲之正律與半律相應千古如一也近以竹聲考之黃鍾之清聲不應半黃鍾乃應半太蔟則杜君卿之說不可用矣絲聲之黃鍾宮以林鍾為徵千古如一也近以竹聲考之則黃鍾之徵聲不應於林鍾乃應於夷則則蔡季通之書不可用矣（律呂正義二條皆見）然則自京房以來國家正律儒者論樂皆未實加考驗但據陳言輾轉附會以訛傳訛遂致終古莫悟耳猶賴宋志存此二語及隋志載

其制度藉以考見漢魏以來竹聲之尺寸不可謂非學者之厚幸也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

案高下即清濁也聲濁者用長笛長律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列和前固言之矣

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

案隋以前多不以律呂名調故隋平陳得清樂三調但曰平調清調瑟調而已三調者乃周房中之遺聲漢魏相繼至晉不絕因列和所言尚可畧考見漢魏之制又荀勗所製笛有正聲調下徵調清角調疑亦因三調而附會者蓋漢魏以來祇用三調也隋書音樂志何妥曰近代書記所載緩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此其明徵也

又案以隋書音樂志考之三尺二者夾鍾之笛也二尺九者中呂之笛也自中呂以下率短一寸故謂之清聲自夾鍾以上率長二寸故謂之濁聲而荀勗乃以二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二尺八寸有奇者應黃鍾之律謬矣然因此可見仲呂為宮自

荀勗已然矣唐人燕樂以仲呂配上字實應宮聲也但其所謂黃鍾非濁聲耳

案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蔟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晉志無笛字）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晉志無周語以下十九字）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晉志作氂）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晉志無周語以下十四字）是則歌奏之義當（晉志作若）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為雅

案荀勗此言不過因列和所對引經傳之文以緣飾之耳非於列和之外別有特解也晉志於其所引國語皆删之不載亦知其爲無實之言矣其云黃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氂者蓋倍姑洗之數無深意也說見下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宋志作始周禮二三字今從晉志）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纂（晉志作撰）律歷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晉志作絕）蔡邕雖追古作（晉志作古記）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註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孔（宋志作了）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案荀勗所云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此是知樂者之言勝於杜佑蔡元定輩多矣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氂有奇

原注正（宋志作主誤）聲調法以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也（宋志每笛下原注皆引周語今從晉志删）

案宋志舊律度京房律準姑洗長七寸一分一氂強（荀勗新度七寸一分五氂少強）四之則得二尺八寸四分四氂有奇也荀勗既云宮聲正而不倍則下徵爲倍聲可知矣大呂笛爲蕤賓笛之下徵長二尺六寸有奇倍之非五尺有餘而何故列和云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倍聲亦不能與正聲相應然則其所謂長五尺有餘者乃四與九之比例也

又案隋書音樂志梁武帝黃鍾笛長三尺八寸與宋志所載晉時黃鍾廂笛同（宋志黃鍾箱笛晉時三尺八寸）而其元英通黃鍾弦長九尺與京房黃鍾準九尺者亦同可見梁武所作四通十二笛皆依舊制無所更改也京房律準載在續漢志人人知之而晉時箱笛依古相傳之制及列和所云率短一寸七孔聲均者幾失傳矣眞可寶也竹聲與絲聲不同載在唐以前之史志而自唐以來言樂者從未一加考驗而但求史記淮南子前後漢志互相穿鑿無怪言之愈多而樂學愈晦也今樂工所用之器雖曰可考而無古書徵驗則儒者亦莫肯信梁武制之隋書載之非偶然也（先生與阮侍郎伯元書云漢以來之樂以京房律準爲根絲聲倍半相應與竹不同[illegible][illegible]斠斠薦故荀勗笛律以絲度爲竹度則不能行而梁武十二笛仍用列和之制也）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

原注第一孔

應鍾爲變宮
原注第二孔
南呂爲羽
原注第三孔
林鍾爲徵
原注第四孔
蕤賓爲變徵
原注第五附孔
案馬融長笛賦其時笛佝五孔此附孔疑即漢末時所加也
姑洗爲角

太蔟爲商
原注笛體中聲
原注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淸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大呂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
案此無深意不過欲附會馬融長笛賦以後出之孔爲商耳以後出之孔爲商則前第一孔爲宮矣角又淸於商而後出孔之上無孔則笛體中聲爲角矣荀勗所作十二笛名雖不同而其五聲二變之次序皆如此故皆以四角之長或八角之長爲笛之長也不知笛之六孔并體中之聲有七五聲二變皆可遷居之非若黃鍾有一定之數不可移易也何可拘定後出之孔爲商哉或謂長笛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其說亦不可信乎曰京房以前之笛四孔並體中聲而五非不備五音也但不用二變耳京房見笛祇四孔當祇四聲於是牽合大司樂（大司馬漢文帝時已出）天地人三樂無商聲之說遂加一孔以爲商聲其制作之意淺而易見觀其所製六十律其於樂學茫然可知馬融儒生僅曉

吹笛袁悑其言若河漢無極故以識音律稱之其實與荀勗識趙人牛鐸聲同一可笑也琴有五絃七絃故笛亦有五孔七孔唯七孔笛具五聲二變故自漢至今用之而京房及荀勗之笛世無復傳之者倘疑其說之有當於音律哉且以笛之長短而論則當以笛體中聲爲黃鍾今以遷就商聲之故而以前一孔爲黃鍾則自角聲以下勢不得用倍聲所謂第一笛黃鍾正聲調法者已乖戾如此則其廢而不行也宜矣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
原注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

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宮聲也

案既曰黃鍾笛則笛之全體當應黃鍾之數今求宮孔乃以黃鍾之律度之則不得爲黃鍾笛矣此不過欲遷就後出孔爲商耳至於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度之者笛體本四倍姑洗之數今加一姑洗則笛體去一姑洗仍得三倍姑洗之數而宮孔仍黃鍾个律矣別無奧義乃故爲此欺人之說以疑惑後學德淸胡氏彥昇著樂律表微用荀勗之笛而於此等置之不論蓋求其說而不得耳今一爲指出之其淺陋固如是哉

又案此笛之第一孔也去吹口一尺六寸一分一氂強依宋志舊律度改京房之舊準也

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

原注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盡律作孔則德徵聲也

案此第四孔也上去宮孔六寸宋志舊律度林鍾六寸

徵生商林鍾生大蔟也

原注以太蔟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聲也

案此笛後出孔也在第一孔之上下去徵孔八寸宋志舊律度太蔟八寸八寸中減六寸則後出孔去第一孔二寸也

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也

原注以南呂律從商宋志作角誤今從晉志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

案此第三孔也上去商孔五寸二分三氂少強宋志舊律度南呂五寸二分三氂少強去宮孔三寸二分三氂少弱則第三孔去第四孔二寸七分七氂弱也

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

原注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晉字無出字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晉志作前誤不及也從羽孔下盡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附孔宋志作附商孔晉志作南附孔皆衍字也之下則吹者右

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倡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匏竹利制晉志作匏竹利器誤今從宋志議宜議宜二字疑有脫誤晉志同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

案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此孔當下去羽孔七寸一分一氂強宋志舊律度姑洗七寸一分一氂強當在後出孔上一寸七分八氂有奇去第一孔三寸七分八氂有奇也此孔雖不用而聲在笛體中然生變宮從此孔起度故詳其數於此笛六孔以笛體中備一聲此音家相傳舊法非荀勗所創

惟嵩以笛體中爲角角聲則昜之誤耳

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

原注上句所謂當爲角孔而出於商上（宋志晉志皆作商下誤今從上文改正）者墨點識之以應律也（當云以應鍾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爲孔則得變宮之聲也

案此第二孔也上去角聲墨點四寸七分四氂强則第一孔去第二孔僅九分六氂有奇也以第一孔去角聲墨點三寸七分八氂有奇減應鍾律之數則得之第二孔去三孔二寸二分七氂也以第一孔去第二孔九分六氂有奇減第一孔去第三孔三寸二分三氂少弱則得之

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

原注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爲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使（晉志作便）事用例皆一者也

案此第五附孔也上去變宮孔六寸三分二氂强（宋志舊律度蕤賓六寸三分二氂强）第四孔（即徵孔）去第一孔六寸減去九分六氂有奇則第四孔去第二孔（即變宮孔）五寸四氂弱也以六寸三分二氂强減去五寸四氂弱則第五附孔去第四孔僅一寸二分八氂也

又案以荀勗之制考之則所謂黃鍾之笛者後出孔去第一孔二寸第一孔去第二孔九分六氂（小分不用）第二孔去第三孔二寸二分七氂第三孔去第四孔二寸七分七氂第四孔去第五孔一寸二分八氂其間相去參差不勻如此以之較今琴律與琵琶絃則合以之較今簫笛之孔則不合也蓋絲聲變宮去宮聲變徵去徵聲最審其餘多疏竹聲則七孔皆均荀勗以京房絲聲之數制笛故言之未嘗不成理而施之實用則不能也

下徵調法林鍾爲宮

原注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者（晉志作也）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晉志無調字）

案徵聲本清於宮聲今以遷就後出孔爲商聲之故則徵聲乃在宮下不得不用倍聲矣所謂下徵者其義如此

南呂爲商

原注第三孔也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也

應鍾爲角

原注第二孔也本正聲之變宮今（晉志作法令誤）爲下徵之角也

黃鍾爲變徵

原注下徵之調林鍾爲宮大呂當爲（宋志無爲字）變徵而

黃鍾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鍾以為變徵也假用之法當為宋志無為字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太蔟應鍾三孔黃鍾應濁而太蔟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徵磑磑晉志作嗌嘘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也

案荀勖黃鍾笛用黃鍾太蔟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無大呂孔故云然其實以五聲二變相旋之法推之則下徵為宮宮自當為變徵不必附會十二律用黃鍾大呂之名也考大呂夾鍾仲呂夷則無射五律昔人本不用唐時尚謂之啞鍾蓋其聲宮商角徵羽五聲但較之黃鍾太蔟姑洗林鍾南呂五律少清耳音家於笛中高吹之則應此五律原不必別為孔也況竹聲七孔皆均則清聲亦當有七不止五聲也磑五對反瞎也礦力摘反打草用斧謂以指在孔上磨打得聲如今簫笛之擻腔也嘗謂簫笛中之擻琵琶三絃之滾與琴中之吟猱皆取悅耳無關音律此樂工之事非學者之事也

太蔟為徵

原注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今為下徵之徵也

姑洗為羽

原注笛體中翕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為下徵之羽也

蕤賓為變宮

原注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為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下轉清也

案凡簫笛之制皆孔轉下轉濁轉上轉清不必此二調荀勖以後出孔定為商聲致使宮之濁聲反在上羽徵之清聲反在下故有此論

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

原注即是笛體中翕聲也於正聲為角於下徵為羽清角之調乃以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為宛詩謠俗之曲不合雅樂也

案前下徵調法注云正聲調清下徵調濁此清角之調哨吹之則較正聲調又清矣

蕤賓為商

原注正也

案以蕤賓律自笛末度之至附孔適得其數故云正也

林鍾為角

原注非正也

案以林鍾律自附孔上度之至第四孔其數則有餘故云非正也

應鍾為徵

原注正也

案以應鍾之律自第三孔度之至第二孔得應鍾之半數故云正也

黃鍾爲羽

原注非正也

案以黃鍾之律自第二孔度之至第一孔則有餘故云非正也

太蔟爲變宮

原注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及徵（晉志唯作準及作反皆誤）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案以太蔟之律自第一孔度之至後出孔其數則有餘故云非正也然勗所謂正與非正者就律數考之不能施於用唯梁武帝十二笛自仲呂笛至應鍾七律率短一寸七孔聲均與列和之說合蓋梁武就器數考之亦知竹聲與絲聲有異故其四通絲聲之數與京房準合而十二笛竹聲之數與荀勗笛律不合也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八之

原注蕤賓林鍾也

案蕤賓笛八倍無射之數林鍾笛八倍應鍾之數此皆就荀勗之制言之蓋蕤賓以無射爲角林鍾以應鍾爲角也詳見下

短者四之

原注其餘十笛皆四角也

案笛制詳見下注

空中實容長者十六

原注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晉志作笛）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晉志有法度二字）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

案據荀勗此言亦知累黍之說不可行矣後儒紛紛辨論何哉

三宮

原注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

案荀勗三宮疑即漢魏以來之清商三調正聲者清調也下徵者平調也清角者瑟調也勗未必能前無所因而創此三調也以燕樂考之當有七宮而漢魏相傳祇有三調故知勗之三宮即三調也然勗笛尺久廢清商三調又失傳不可臆度書此以俟知者

二十一變也

原注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

案每調具五聲二變三調故二十一變不曰聲而曰變者以其還相爲宮周流無定一孔之中遞爲七聲也

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

原注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徽徽宋志誤作徵晉志同也四者皆不作孔而取其度以應晉志作近誤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案荀勗明云取則於琴徽則十二笛皆以絲聲公

寸定之可知也夫絲聲竹聲之不同非以器考之不知也今列和之笛其孔之相去適均如此琴徽相去之參差如此皆自古相傳之器數也荀勗於此不加考驗而以其所知改所不知可謂謬妄之甚當時乃獲暗解之名可見樂爲孤學通之者鮮誣說易以惑世不獨荀勗一人也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三直作六氂有奇宋志此下有注引周語文晉志則去之今從之餘笛同

案正聲第一孔也在笛正面下徵第四孔也餘笛同大呂笛以仲呂爲角宋志舊律度仲呂長六寸六分弱四倍仲呂之數則大呂笛長二尺六寸六分六氂有奇也大呂笛長四則淸角之調以笛體中爲宮應仲呂也此皆就荀勗之制釋之非以其言爲典要也餘笛同

又案續漢志京房律準仲呂六寸六分小分六弱與宋志舊律度正同至于宋志所載新律度仲呂長六寸七分七氂則師心妄造故荀勗但能欺人亦不能施諸實用也若用新律度則大呂當長二尺七寸有奇自造而不能自用後世舉以爲暗解不亦惑乎新律度載此一條以見其謬餘皆不載以省詞費

又案隋書音樂志載梁武帝大呂笛長三尺六寸與勗不同以黃鍾笛推之當亦晉時之制蓋武帝

四通十二笛皆依舊制無所改也

太蔟之笛正聲應大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氂有奇

案太蔟笛以㽔賓爲角宋志舊律度㽔賓六寸三分二氂强四倍㽔賓之數故太蔟笛長二尺五寸三分一氂有奇也

又案梁武太蔟笛長三尺四寸校大呂笛短二寸也宋志大蔟箱笛晉時三尺七寸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

案夾鍾笛以林鍾爲角宋志舊律度林鍾長六寸四倍林鍾之數故夾鍾笛長二尺四寸也

又案梁武夾鍾笛長三尺二寸較太蔟笛短二寸
也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
三氂有奇

案姑洗笛以夷則為角宋志舊律度夷則五寸六
分一氂大強四倍夷則之數則姑洗笛當長二尺
二寸四分四氂有奇此云三分三氂有奇恐誤若
以朂之新律度考之（朂新律度夷則五寸七分弱）則長二尺二
寸八分矣皆不合也

又案梁武姑洗笛長三尺一寸此笛在仲呂笛前
亦是濁聲（以列和之言考之而知）當短夾鍾二寸則一寸二

字疑誤衍上文朱明通林鍾絃長六尺四寸亦誤
四寸二字可證蓋樂律之學作史者與校史者皆
不甚了了故衍脫訛誤者甚多不僅此一二處也

又案姑洗笛之下蕤賓笛之上當有仲呂笛之制
今闕晉志亦闕蓋修宋書者脫去修晉書者遂沿
其誤而不覺耳今以荀朂之法補之曰仲呂之笛
正聲應仲呂下徵應黃鍾長二尺一寸三分二氂
有奇仲呂笛以南呂為角宋志舊律度南呂長五
寸三分（宋志作二二分誤今從續漢志）三氂少強四倍南呂之數
故仲呂笛長二尺一寸三分二氂有奇也

又案梁武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自此以下至應鍾

率短一寸考宋志列和之言曰聲濁者用三尺二
笛據隋志夾鍾長三尺二寸自夾鍾以上至黃鍾
率長二寸（夾鍾較姑洗亦當長二寸隋志作三尺一寸疑誤）故云聲濁也
又云聲清者用二尺九笛據隋志中呂笛長二尺
九寸自仲呂以下至應鍾率短一寸故云聲清也
列和又云率短一寸七孔聲均即據此器數而言
也然自仲呂至應鍾共七聲清者率短一寸應五
聲二變無可疑也自黃鍾至姑洗共五笛聲濁者
率短二寸豈不少二聲乎再考列和所云太樂東
箱長笛長四尺二寸則黃鍾笛之上尚有二笛最
長者四尺二寸夾之短二寸則長四尺夾之又短

二寸則長三尺八寸即隋志所謂黃鍾笛也然則
自四尺二寸笛至姑洗共七笛聲濁者率短二寸
亦應五聲二變也由此而言今籥笛之制與古人
之制有以異乎無以異也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
七氂有奇

原注變宮進宮孔故倍（宋志作陪誤）半令下便於用也林
鍾亦如之

案蕤賓以無射為角宋志舊律度無射長四寸九
分九氂半強八倍無射之數故蕤賓笛長三尺九
寸九分五氂有奇也

又案梁武㽔賓笛長二尺八寸較中笛短一寸也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奇

案林鍾以黃鍾爲角宋志舊律度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微弱（宋志七字下缺今據漢志補之）八倍應鍾之數故林鍾長二尺七寸九分七釐有奇也（八倍應鍾之數小分不滿七釐但宋志林鍾小分原闕故仍之）

又案梁武林鍾笛長二尺七寸七分較㽔賓笛短一寸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

案法變宮之法亦如（晉志作加）㽔賓體用四角故四（晉志作更誤）分益一也

案夷則笛以黃鍾爲角宋志舊律度黃鍾長九寸四倍黃鍾之數故夷則笛長三尺六寸也

又案此笛較隋志黃鍾笛僅短二寸笛體中翕聲爲黃鍾當名黃鍾笛荀勗欲遷就後出孔爲商以合馬融笛賦故名夷則笛不可爲典要也（餘笛皆然）

又案梁武夷則笛長二尺六寸較林鍾笛短一寸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三分

案南呂笛以大呂爲角宋志舊律度大呂長八寸四分二釐大強四倍大呂之數故南呂笛長三尺三寸七分也

又案梁武南呂笛長二尺五寸較夷則笛短一寸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

案無射笛以太蔟爲角宋志舊律度太蔟長八寸四倍太蔟之數故無射笛長三尺三寸

又案梁武無射笛長二尺四寸較南呂笛短一寸也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㽔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

案應鍾笛以夾鍾爲角宋志舊律度夾鍾長七寸四分九釐少強四倍夾鍾之數故應鍾笛長二尺九寸六釐有奇也晉宋兩字皆作三尺誤

又案梁武應鍾笛長二尺三寸較無射笛短一寸也

又案近胡氏彥昇著樂律表微專主荀勗十二笛以立論不但不解列和之言並不知以梁武十二笛較之反譏宋人以笛體中爲黃鍾爲誤可謂寶康瓠而珍燕石然胡氏亦云勗言笛之短長及以律度制孔皆可不必則勗之說不可施諸實用益可見矣蓋胡氏能吹簫笛者必依荀勗之制爲之而不可用又疑古樂律別有神奇故不能洞見其癥結而但云皆可不必而已

黃鍾笛笛音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減

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
六寸五分
原注列和云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也
案黃鍾笛長三尺八寸與梁武所造同蓋自古相
傳之制也列和所云四尺二寸之長笛以梁武所
制率長二寸推之則又溷於黃鍾二律如後世之
倍律矣又隋志載開皇時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
四分四釐有奇其餘亦以上下相吹以為長短蓋
當時依荀勗所制黃鍾之數不足據也然云上下
相次以為短長不云依律度則亦率短一寸可知
也

太蔟箱笛晉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為三尺三寸七分縱
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
案梁武太蔟笛長三尺四寸與此不合疑誤且所
減之數幾及五寸則聲之清濁亦太懸殊矣與黃
鍾何以相次而成聲
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之為二尺九寸七分
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
案梁武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一寸二字疑衍說見前）與此不
合所減之數幾及六寸亦可疑
蕤賓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
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

案此笛之長與梁武仲呂笛合（晉時箱笛無仲呂故以此為蕤賓）
即列和所云聲清者用二九笛也荀勗減為二尺
八寸四分四釐以合四倍姑洗之數謂為黃鍾之
笛隋開皇時依之亦不能用也
又案宋志所載如荀勗新律比周時玉尺不差毫
釐及道逢趙郡商人牛鐸聲甚韻以調律呂又阮
咸譏荀聲高後得銅尺果長勗尺四分等說皆荒
誕非事實其可笑又不僅如沈存中歷廟之議者
故置之不論畧著其槪於末以解學者之惑云
右笛律匡謬一卷淩次仲先生鉞從晉荀勗
笛律而作也先生嘗作述笛分別絲聲竹聲

之異其援梁武十二笛以推闡列和所言至
為詳悉而又恐學者之為荀氏所惑故為此
書以破之道光己酉同鄉潘芸閣少宰以先
生此稿命余校勘余取漢晉宋隋音樂志與
律志逐條鉤稽更錄為清本列和以善笛知
名魏晉間當時傳咸號精鍾律亦盛稱之而
其所作笛律為荀勗所毀世遂失傳然太平
御覽引樂志云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應律
則先生謂梁武所製笛即列和之笛也信矣
晉泰始笛律匡謬終
十二月冬至前一日包慎言跋

律呂臆說

律呂臆說

德清徐養原新田

律尺說

自成周尺度既亡言律者必乞靈於河內之葭莩羊頭山之黍然候氣之說既屬渺茫而所謂秬黍中者又不知何等爲是蓋律呂之失傳久矣不知律聲之界限本寬說者求之愈密反茫然失所依據第就後代尺度取其近是者以爲準則律可得而度也然則烏知其近是而取之亦以聲決之而已昔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漸長此勖之闇解也以聲決之者也既而勖依周禮制尺減魏尺四分七氂阮咸識其聲高謂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後始平得古尺果長勖尺四分此咸之神解也亦以聲決之者也合二說觀之魏尺果長未必遽長四分七氂勖尺果短未必遽短四分欲求古尺其在魏尺勖尺之間乎以隋志十五等言之雖梁表尺適得其中雖未必便是天下正尺比前二尺所差彌少斯亦可矣（隋志大業二年詔用梁表尺調鍾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爲合古）彼絫黍吹葭紛紛不決竊以爲多事也夫所謂律聲之界限本寬者何也黃鍾長九寸應鍾四寸七分二律相去四寸三分以氂毫秒忽析之不下數萬琴十三徽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律則異是截管而吹之不拘分寸無不鳴者然則四寸三分之間凡數萬聲除九寸八寸等十二正數外餘數之聲皆何所屬曰仍屬之十二律而已矣先儒紀律數者至氂而止毫以下不收以非目力所及也目力窮於毫耳力窮於氂才差數氂而謂其聲頓異吾不信也若差至一分以上則其聲固不無小異矣然去本律未遠仍未離乎本律也是故黃鍾九寸其在九寸之前後者皆黃鍾也太簇八寸其在八

寸之左右者皆太簇也十二律正數雖相去甚疏而兩律相交間不容髮譬如某縣至某縣若千里就縣治言之也若論兩境相交其間不能以寸又如某節至某節相隔半月就氣至之日言之也若論兩節相交曾不能以一瞬然則兩律相交之處可得言乎曰以兩律正數相加折半即相交之處也相交之前後一爲前律之朒限一爲後律之盈限（長者爲前律短者爲後律）凡十二律各

有盈朒二限（如黃鍾正數九寸大呂正數八寸四分二氂併得一尺七寸四分二氂折半得八寸一分七氂自八寸七分一氂以下爲大呂盈限自八寸七分二氂以上爲黃鍾朒限又如應鍾正數四寸七分倍得九寸四分與黃鍾正數相併得一尺八寸四分半之得九寸二分自九寸二分以下爲黃鍾盈限自九寸二分一氂以上爲應鍾倍律朒限）自知此則京房六十律可以不作彼黃鍾之下有色育八寸九分八氂執始八寸八分七氂丙盛八寸七分六氂皆黃鍾之朒限也丙盛之下有分動八寸六分四氂質末八寸五分二氂皆大呂之盈限也試用梁表尺作律即不得黃鍾亦當得色育執始夫求黃鍾而得色育執始固未爲大失也（須知仲呂所生之黃鍾併是黃鍾無所謂變律也又須知色育等已該在黃鍾正律中不待仲呂復生也）必欲求所謂第一聲勿使有豪氂之差何異坐談龍肉乎

律管說

言律者率言黃鍾最長以次而短極於應鍾先儒無異義余謂十二律正律外各有半度有倍度至用於旋宮則黃大太夾姑仲蕤有半無倍林夷南無應有倍無半蓋宮生徵皆下生徵生商皆上生凡以陽呂爲宮生陰律陰呂者用正律自得相生之序若以陰呂陰律爲宮生陽律陽呂則必用倍半之度如林鍾尺二寸爲宮下

生太簇八寸爲徵是林用倍律太用正律也林鍾六寸爲宮下生太簇四寸爲徵是林用正律太用半律也（唯蕤賓生大呂仲呂生黃鍾爲以陽生陽用半而不用倍）竊意管之長短亦當以此爲準黃大等七律以正律而含半度之聲林夷等五律以倍度而含正律之聲（以全律高吹之即各得所含之聲或以管之中半各穴一孔亦可）然則林夷等五律皆當長於黃鍾其次第宜列黃鍾之前黃鍾處十二律之中故曰中聲亦猶徵羽用濁倍在宮之上故宮爲中聲也（徵羽說見後）律管圍徑以漢志三統之義推之黃大二律空圍皆九分太夾姑仲蕤五律空圍皆八分林夷南無應五律空圍皆寸二分然後魏安豐王嘗依班志作林鍾太簇二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圍九分乃合此得之校試殆無可疑且黃鍾之長既居十二律之中則用中數以爲圍徑尤爲得宜然則林夷等五律必用倍數益明矣然

所謂半律倍律者亦約略計之耳黃鍾半律乃三寸九分非四寸五分昔賢亦嘗吹管驗之黃鍾如此他律可知半律如此倍律可知欲求倍半之真度當憑耳決非算數所能推也（諸書論律管但言圍而不言徑何也曰言圍則徑可知古人製造方員多計圍不計徑觀考工記可見）

律數說

淮南子謂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大數立焉按史記云九九八十一以爲宮然則八十一乃宮數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則爲黃鍾之數蓋聲不過五而律不過十二必以八十一爲宮數然後三分損益至第五次而其數窮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數然後三分損益至第十二次而其數窮五聲聲之正也十二律律之正也正聲正律其數俱無餘分夫聲律非有數可紀也惟其高下之差無可舉似故特以數擬之此數與彼數其多寡相差幾何則此音與彼音其高下相差亦幾何然必用三分損益以得其多寡之差此數之自然者也以自然之數合自然之音而無形之差數

暗矣昭二十年左傳疏云損益之數淸濁之差無可以相準況以黃鍾九寸自乘爲九九八十一定之爲宮數因宮而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之差言其相校如此數也雖相準況耳非言實有此數可用之也此論甚精其言黃鍾之律九寸何也曰此律度也律管者正音之器攷工制器長短廣狹莫不有度律管何獨不然九寸乃實度以十分爲寸者也釐豪絲忽之名雖見孫子算經然古人紀度大抵至寸而止不滿法者以法命之但有寸法無所謂分法釐法豪法絲法也凡命分法有分母有分子鄭氏所紀分母與史記生鍾分脗合蓋十二管自三統得全數外餘有九律南呂分母三姑洗九應鍾二十七蕤賓八十一大呂二百四十三夷則七百二十九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無射六千五百六十一中呂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卽置一而九三之之數也條理秩如初無難記易差之患故論實度則鄭法不可易若論虛率則自有黃鍾大數在損益甚便

何必假尺度之名强立權法以滋疑混哉造立求餘分法畫一句股形以一寸爲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股欲求南呂餘分則截股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以取其句卽三分之一餘律倣此蓋應鍾分母可爲各律其母鄭注各爲母者是筭家約分法也然則史記又言黃鍾長八寸十一分何也曰此化實度爲虛率乃專爲旋宮立數以別五音之正變黃鍾一均五音之正也餘律爲宮非五音之正也觀於化數而瞭如矣若依實度則南姑二律俱有餘分又淮南天文訓云黃鍾數八十一卽所謂黃鍾之

律九寸因而九之者也林鍾五十四太簇七十二南呂四十八姑洗六十四應鍾四十二蕤賓五十七大呂七十六夷則五十一夾鍾六十八無射四十五仲呂六十按此亦化數而不言尺寸較史記更爲直捷黃鍾九寸因而九之則得八十一寸史記言八寸十分一則是八十一分蓋但取九九之數而爲寸爲分皆所不計故知其爲虛率下言徵生宮宮生商此五行相生之序宋書志仍作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卽論旋宮之法

所旋者黃鍾一均而十一均仿此宮徵商羽角卽黃林太南姑五律不言律而言聲者明此五律之數與五音數同也應蕤二變不言聲而言律者明聲巳窮於角故假律數爲聲數也此與史記可互相發明故並存焉沈約宋書所載律數與淮南同沈括疑九九八十一爲宮止黃鍾一均之數非眾律之通法予謂八十一爲宮正是正律通法其爲通法若何曰以聲數乘律度斯得之矣蓋聲

數之損益相生與律度不殊而必別爲之設數者五音具謂之一均律管無孔一管一音借役四管以借五音非並用五律故必以五音之數與本均之宮管一一相乘使四聲統於一宮若網之在綱焉而每聲仍有本應之律如黃鍾之商與太簇之宮相應以商數乘黃鍾則爲黃鍾之商以宮數乘太簇則爲太簇之宮其聲同其數同而旋宮轉調各有所屬此亦自然之數沈

行於十二律而無乎不貫者也既知其爲通法即可以求化數以宮數遍乘十二管爲實而各以黃鍾九寸爲法除之則得十二律化數（淮南言黃鍾九寸因而九之者乃求化數之捷法耳）化數起於旋宮於茲益信夫八十一者聲數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律數也九寸者律度也八寸十一分者旋宮之化數正變之準則也四者各有指歸先儒未能別白宜其轇轕而不通矣

五音數爲衆律通法圖

	宮 八十一 一	徵 五十四 四	商 七十二 二	羽 四十八 八	角 六十四 四
黃 九寸	七百二十九寸	四百八十六寸	六百四十八寸	四百三十二寸	五百七十六寸
林 六寸	四百八十六寸	三百二十四寸	四百三十二寸	二百八十八寸	三百八十四寸
太 八寸	六百四十八寸	四百三十二寸	五百七十六寸	三百八十四寸	五百一十二寸
南 五寸三分寸之一	四百三十二寸	二百八十八寸	三百八十四寸	二百五十六寸	三百四十一寸三分寸之一
姑 七寸九分寸之一	五百七十六寸	三百八十四寸	五百一十二寸	三百四十一寸三分寸之一	四百五十五寸九分寸之一
應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三百八十四寸	二百五十六寸	三百四十一寸三分寸之一	二百二十七寸九分寸之五	三百三寸二十七分寸之十一
蕤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五百一十二寸	三百四十一寸三分寸之一	四百五十五寸九分寸之一	三百三寸二十七分寸之十一	四百四寸八十一分寸之四十四
大 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六百八十二寸三分寸之二	四百五十五寸九分寸之一	六百六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二	四百四寸八十一分寸之四十四	五百三十九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九十五
夷 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四百五十五寸九分寸之一	三百三寸二十七分寸之十一	四百四寸八十一分寸之四十四	二百六十九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六十九	三百五十九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三十三
夾 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六百六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二	四百四寸八十一分寸之四十四	五百三十九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九十五	三百五十九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三十三	四百七十九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
無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四百四寸八十一分寸之四十四	二百六十九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六十九	三百五十九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九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五百九十五	三百一十九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四千一百九十三
仲 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五百三十九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九十五	三百五十九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三十三	四百七十九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	三百一十九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四千一百九十三	四百二十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三千六百五十

右聲律相乘其數如此觀此則知一律自具五音五音又各應一律或全或半皆以聲數定之（如林鍾爲宮宮生徵爲下生呂律當上生旋宮以音爲主故林鍾之徵其數半於太簇之宮）夷則以後之羽徵角商還應黃林太南四律雖律度不合而音之相生自若以數爲準況莫切於此　據管子徵羽宜用濁倍（說見後）今姑從史記用正數

史記不及二變今亦略之

相生說上

或曰律之相生必三分損益何也曰所以定中聲也傳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中聲者謂宮聲得清濁之中也非特黃鍾爲中聲十二律無非中聲夫律有清有濁此相生之法所由起也有倍度而清者亦濁有半度而濁者亦清是故以濁律生清律所生者之倍度必濁於生之者之正律以清律生濁律所生者之半度必清於生之者之正律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倍度幾何而生之之律必適居其中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半度幾何而生之之律亦適居其中假如黃鍾下生林鍾濁生清也林鍾五十四少於黃鍾二十七其倍度一百八多於黃鍾二十七是黃鍾之八十一適居五十四與一百八之中也林鍾上生太簇清生濁也太簇七十二多於林鍾十八其半度三十六少於林鍾十八是林

鍾之五十四適居七十二與三十六之中也非三分損益何以得此夫三分損一則得二三分益一則得四二者四之半四者二之倍三之爲數在二四之間是中數也有中數斯有中聲矣其隔八何也曰陰陽之道也律爲陽呂爲陰而律呂又各分陰陽（見七律解）陰與陰陽與陽不生也律與律呂與呂不生也陽律遇陰呂則生陰律遇陽呂則生各以其敘故隔八（唯應鍾生蕤賓爲變例說詳下篇）

相生說下

相生之法或律呂相生或宮商相生律呂相生爲造律而設宮商相生爲旋宮而設昔之造律者不知管有幾何並未知其長短之差於是先定一管餘十一管則用三分損益次弟作之黃鍾至應鍾皆陽律下生陰呂蕤賓至仲呂皆陰律上生陽呂（上生下生祗論陰陽不論律呂應鍾生蕤賓以陰呂生陰律仲呂生黃鍾以陽呂生陽律乃相生變例然仲呂原不必復生黃鍾而應鍾生蕤賓在兩截文會之間亦不必與諸律之上生下生相雜成章先儒徒斷斷於蕤賓大呂之相生而於應鍾蕤賓之間不覺其有異何也）至仲呂再生則近於黃鍾不能自成一律乃知律管止十二仲呂極不生故曰律呂相生爲造律而設也若夫旋相爲宮一均之內祗別五音不須配律然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則音固與律相應律爲宮則律下生呂呂上生律呂爲宮則呂下生律律上生呂（亦無重上生者）而倍半之度存乎其間矣（見律數說）有倍半之度而無倍

半之律何也倍半以聲言非以律言也（林鐘等五律以倍爲正無倍也）翁論律則始於黃鍾終於仲呂論聲則始於黃鍾終於南呂（見鄭注禮運）淮南有夷則之角夾鍾之羽無射之商仲呂之徵是仲呂之徵是仲呂復生黃鍾也蓋律窮而音不窮故得終始相生此旋宮之義也是故誤認律呂相生爲宮商相生則有增律之失誤認宮商相生爲律呂相生則變律半律紛紛百出而律愈壞不知造律與旋宮本不相謀且古人於仲呂之後未嘗增置一管亦未嘗別起一宮又烏得求律於十二之外哉

或問先定一管宜定何管曰黃鍾爲聲氣之元故當先定黃鍾自弟二管以後損益相生其勢甚易惟最初一管空所依傍何由而定之況古尺既亡所謂九寸者毫無憑準定律之難實在於此及細思之亦自有可定之理其端在於空圍康成伯喈圍皆九分子駿孟康圍分三等鄭蔡爲是劉孟爲非安豐嘗試之矣（詳見律管說）凡大小同而長短異則短者清長者濁長短同而大小異則大者清小者濁蓋大小雖同因以長短相形而大小亦異長則見小短則見大長短雖同因以大小相形而長短亦異大則見短小則見長二者互爲其根（攷工記已上則摩其旁己下則摩其耑鄭註薄而廣則濁短而厚則清此即相形之法狹不能使廣因薄見廣博不能使厚因短見厚）八寸之管空圍九分必清於黃鍾所謂大小同而長短異也八寸之管空圍九分必濁於太簇所謂長短同而大小異也然則漢志所言林太之度不合黃鍾商徵殆仍合黃鍾之宮乎夫管長九寸空圍九分管長八寸空圍八分皆是十分其長以其一爲之空圍也欲定黃鍾之管不必問寸尺幾何但令空圍居管長十分之一

卽得之矣此以侯他日之攷驗焉九寸卽作虛度亦可然旣有此九寸之數何妨竟作實度周禮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律之有實度使於爲樂器也後代古尺失傳卽以爲虛度亦無不合入尺之表五寸之矩皆當作如是觀

黃鍾之宮解

禮記月令呂氏春秋適音古樂史記律書周官考工記皆言黃鍾之宮舊說未明今解之曰旋宮之法以一律含五聲以一聲周十二律有黃鍾之宮則必有黃鍾之商黃鍾之角此以一律含五聲也有黃鍾之宮則必有太簇之宮姑洗之宮此以一聲周十二律也夫宮音之主也得其主則四聲不召自來一均之中唯宮有管餘

四聲俱屬虛含是故十二管皆宮聲也然則黃鍾之宮卽黃鍾也言黃鍾足矣之宮二字不已贅乎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分而爲二是必有說說者乃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九寸爲黃鍾然史記明以九寸爲黃鍾之宮且九寸與三寸九分淸濁相應其音正同安知㮚氏之量止中三寸九分之音而不中九寸之音乎案隋書音樂志引皇侃禮記疏云旋

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非三寸九分之管也三寸九分之管乃律本而非律也律止十二豈有十三律哉

宮者音之主也得其主則四聲從之矣十二管皆宮聲也雖無孔而五聲自備不必借役他管也

相為宮者十一月黃鍾為宮十二月大呂為宮正月太簇為宮餘律放此侃以月律論旋宮本之鄭氏其義甚精凡律之用或以候氣或以審音鄭注月令云律候氣之管注禮運云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終於南呂更相為宮是月律當兼候氣審音二義若專主候氣則律中黃鍾之宮理不可通故鄭注中央土仍引禮運旋相為宮以為證孔疏云此論聲應非論氣應四時之律

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如孔疏言四行之律亦取聲應明矣夫候氣祇憑一管審音必具五聲故皇侃又云十二管各備五聲律管無孔一管祇一聲耳自宮聲外餘四聲雖借役他管適完一管之分量故曰各備五聲五聲成一調亦見隋志考經傳言律呂往往以調言之如奏黃鍾歌大呂謂奏黃鍾調歌大呂調也然則律中黃鍾謂中黃鍾一律之宮調其言

黃鍾之宮乃專指一聲耳月令律中黃鍾之宮是對太簇之宮姑洗之宮言之故曰律鳧氏聲中黃鍾之宮是對黃鍾之商黃鍾之角言之故曰聲隋書音樂志下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取謂孟春其音角是也蓋非但律呂以調之即五音亦有以調之者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然則五音與五聲似有別姚察許善心等極言古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蓋不解周官三大祀樂之義別有說見後按月令言音

與律既皆以調言則所謂其音某律中某者兩句連文實一串事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鍾正謂奏黃鍾律之羽調耳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則奏黃鍾之宮調因仲冬言律中黃鍾故加之宮二字以別之亦互文見義其音宮則律中黃鍾之宮其音羽則律中黃鍾之羽矣呂覽史記以管言考工以聲言月令以律言其文雖同其義各異月令每月之首

用其字者凡九句雖兩句不言其其皆連上爲一事律中某連上其音祭先某連上其祀

列子湯問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及冬至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張湛曰商屬秋南呂八月律角屬春夾鍾二月律羽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屬夏蕤賓五月律此足與月令相發明彼與候相反故曰召曰激此正應故曰中其爲音律通融則一也中者不召而自來不激而自發者也

七律解

外傳七律先儒以爲黃鍾宮之七律今以五位三所之說按之殊不可通呂氏春秋論律呂相生曰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是則律分上下上七下五國語之七律卽呂覽所謂上者是已律爲陽呂爲陰而律呂又各以大小爲陰陽黃鍾太簇姑洗陽律也蕤賓夷則無射陰律也大呂夾鍾仲呂陽呂也林鍾南呂應鍾陰呂也陽律與陽呂對待而蕤賓居陰律之首爲黃鍾之衝故附陽律之末而七律備矣然則自伶倫已來卽宜有此七律獨言周有之者此所謂律亦以均言之周初作樂重此七律之均也景王方鑄無射而問及七律疑周初曾按七律各鑄一鍾故因而問之聲音有自然之道其取象於天者乃旁通非正義也且

亦非一時一事所可擬然帝王之興頁非偶然固有上合天道下協律情者乃輾轉附合以符其數斯蓋借天象以合律非定律以象天也七辰者鶉火（歲）鶉尾壽星大火（即天駟　月）析木（日）星紀（即斗柄　辰）元枵（即天黿　星）也辰十二次子曰元枵丑曰紀星午曰鶉火未曰鶉首十一月建子律中黃鍾而辰在星紀十二月建丑律中大呂而辰在元枵所謂辰建貿處也七辰本爲林夷南無應黃大七律合用黃大太夾姑仲蕤七律所謂合陰陽之聲用其所合也歲月日星辰僅得五位歲月之間尚缺二辰故以自鶉及駟之七列補之鶉首鶉火在南斗柄天黿在北自鶉火右旋至天黿凡七辰與七律同數故曰七同律有五均均有七聲伶州鳩之意殆以七辰當七律以五位當五均以所缺二辰當二變以七列當七聲乎故曰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聲非

律不和而必以七同其數既有七聲於是乎有七律（十二律凡十二宮每宮之七律與七聲相應其數必同黃大二宮可該十二律黃鍾宮自黃至蕤大呂宮自大至林亦合南北之撰黃鍾宮律下生呂凡爲律者四大呂宮呂下生律除林鍾已見黃鍾宮凡爲呂者三四律三呂合爲七律是七律與每宮之七律有相因之勢其數亦同）羽厲宣嬴四樂乃周重七律之徵上宮者清宮也下宮者濁宮也律在上者其聲下律在下者其聲上律以上爲貴聲以下爲貴夷則無射爲上宮則林鍾南呂應鍾俱爲上宮可知矣黃鍾太簇爲下宮則大呂夾鍾姑洗仲呂蕤賓俱爲下宮可知矣景王將鑄無射特問七律意以無射爲陽聲弟六何以不在七律之數以無射爲宮必以林鍾爲羽此旋宮之常又何咎焉不知無射居陰律之末其細已甚（所謂無射之上宮也）以無射爲宮必以林鍾之半律爲羽今鑄無射而爲之大林鍾安得和（若無射用倍數則林鍾宜用正律不得用倍律）故伶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

弟以及羽今細過其主不容於耳非和也林鍾爲羽故曰細無射爲宮故曰主林鍾宜細而反大是細皆過其主矣和聲之道在乎律呂不易大昭小鳴此而不知烏足與言七律哉

聲律論

上古聲自聲律自律故有五聲無七律律以立均十二律皆宮聲也宮爲四聲綱綱舉則目自張有黃鍾宮則自有黃鍾之商角徵羽不必借聲於太姑林南四律也周之七律以律準聲自是一時之制若執爲定法則自伶倫以來即應有之何以至周而始有七律乎五聲猶五行也五行之外不容益一行五聲之外豈容益一聲

善乎蔡邕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以南呂爲羽則微濁也（劉昭後漢書律歷志上注）可見角羽自有正音以姑洗爲角以南呂爲羽非角羽之正音也蔡氏妙操音律又生漢末去古未遠豈漫爲此說哉夫自黃鍾至應鍾由濁而清也自宮至羽亦由濁而清也二者齊其兩端而校其中間則宮羽清濁之差凡五等黃應清濁之差凡十二等聲律疏密參差不齊聲之數奇宮商爲濁徵羽

爲清角在淸濁之間律之數偶黃太姑爲濁林南應爲淸無半淸半濁之律而南呂又非極細者且律管長短疏數不均而五聲則間若一假令黃鍾九寸爲宮太簇八寸爲商林鍾六寸爲徵則姑洗爲角宜得七寸南呂爲羽宜得五寸今姑洗不止於七寸南呂不止於五寸故皆失之微濁也其實太簇之於商林鍾之於徵已不無少差故就五聲而論則姑洗濁於角南呂濁

於羽若論七音則角聲正叶姑洗羽聲正叶南呂何者聲多則位密也譬之祟階五尺均爲五級今增二級而祟階如故則五級皆非故步矣若律自律聲自聲則五聲循環初無欠缺若以律協聲則可以七律協七聲不可以五律協五聲何則姑洗林鍾南呂黃鍾之間各間二律與他律相去疏密不均故也要之五聲變爲七音必全體改易非直於五聲本音之外漫加二音

而已淮南天文訓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此文足與蔡氏之說相發徵宮商羽角言聲不言律是五正聲也角聲淸於姑洗羽聲淸於南呂者也聲至角窮矣今欲於角後益二音當以律繼之五正聲皆由濁生淸附論見後乃復由淸生濁令角聲微下與姑洗相中然後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生蕤

賓得和繆二音和繆以律繼聲而五聲亦各當一律於是因七音而有七律是和繆與角本不相屬賴角生姑洗爲之轉關淮南此條深明七律之義而微蔡氏說則淮南之義亦未易明也說者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皆間一律唯角徵羽宮之間相去二律故以和繆彌縫其闕予謂姑洗爲角使之微濁正爲蕤賓地南呂爲羽使之微濁正爲應鍾地盡五正聲本無欠闕不

待補也其在七音則和繆不可缺然和繆之設
乃所謂以七同其數者非補苴罅漏之謂先爲
七音乃後以律和之非按律求聲也若漢武詔
曰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
洗爲角就五聲而以律準之則角徵羽宮之間
眞有罅隙矣是故聲律相準專爲七音設法以
七律準七音則可以五律準五聲則不可或曰
史記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十二羽

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唐孔氏謂以數相準況（昭二十年左傳正義）然則五聲清濁之差亦有疏密不得
如階級然曰史記所言乃律數非聲數觀其標
題而知之矣三分損益是律呂相生之法因以
律準聲故以律數爲聲數爾月令春音角數八
夏音徵數七秋音商數九冬音羽數六中央土
音宮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自十六至五聲
一周自五至一又一周焉以相準況庶幾得之

夫以律準聲本不甚密然周人作之必有劑量
之法故能變而不失其正後世律呂失傳徒知
音之有七而不能以律和其聲循聲索律茫然
失據隋以林鍾爲黃鍾宋以夾鍾爲黃鍾俗樂
二十八調以夾鍾宮爲仲呂宮林鍾宮爲南呂
宮而律舛矣燕樂以變徵爲宮變宮爲角管色
以合字爲宮又以四字爲宮而聲亂矣言樂聲
者輒以律命之不曰宮聲而曰黃鍾聲不曰商

聲而曰太簇聲轇轕支離無所是正皆爲七律
所誤也昔陳暘以四清二變爲樂之蠹議欲去
之然不能明言其故終無以取信於人誠知
聲自聲律自律聲止於五未嘗有七律以立均
非以準聲則四清二變不待放而自無矣

徵爲下徵角爲清角（荀勗笛律與此合）以五行相生
之序爲五聲清濁之差（此相生之一法也凡五聲無不可相生者止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必定用三分損益之法）五聲窮於角至角無

可生矣今欲加和繆二音〔和繆京房謂之變宮變徵沈括曰變宮變徵實非宮徵毛奇齡曰有正始有變豈有正未及而先有變者据此二說則不若和繆之名爲當〕故移聲以就律角既清於姑洗而清角又清於正角則角與姑洗離而爲二故可以相生既生姑洗則聲變爲律矣遂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生蕤賓〔此節七生字其例不同上四生字皆下生也角生姑洗則上生矣應鍾蕤賓仍一下一上〕是應鍾蕤賓生於姑洗非生於角也夫聲至角而已窮和繆以律

相生使五聲窮而不窮此七音所由成也姑洗爲角正音也在七音爲正音應鍾生於姑洗故得比於正音而爲和〔比頻篾切〕應鍾爲和非正音也蕤賓生於應鍾故不得比於正音而爲繆

論樂者動輒言律每辨一聲不曰宮聲而曰黃鍾聲不曰商聲而曰太簇聲或爲之說曰凡專言宮商者皆屬黃鍾均太簇爲黃鍾之商太簇聲猶言商聲也然則大吕夾鍾無仲五律黃鍾均所無復是何聲乎

律管空圍多言無大小惟孟康以爲黃鍾九寸空圍九分太簇八寸空圍八分此說似是蓋十二律皆宮音也十分管長以其一爲之空圍即得宮音是律異而聲同也十二律各有五聲太簇之宮非黃鍾之商彼其以太簇爲黃鍾之商宜以空圍八分爲不合也

變宮變徵由於聲律之相配若聲自聲律自律則二變無所施矣然其音不可廢也蓋管色乙字乃宮之低者非所謂變宮也管色凡字乃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商亦有低者即管色句字是也宮商角各有二音兩兩相連與徵羽之隔八相應者不同故必廢二變之名然後各得其實而句字亦非贅設矣

古只有旋聲之法無旋律之法十二管只有十二宮聲耳得其宮聲而商角徵羽自在其中不必借聲於他管也只律配聲原不甚密國語七律自是一時之制非定法也 說 有朋

旋宮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者五色自相還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滑者五味自相還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五聲自相還也）

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有旋律之法有旋聲之法淮南子天文訓云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甤賓此旋律之法也又地形訓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此旋聲之法也旋律旋之大者也旋聲旋之小者也

旋聲者一律之中復分爲五內傳所謂五節晉書所謂三宮也（昭元年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旋聲也一節之內備有五聲中聲皆宮聲也宮降而商商降而角角降而徵徵降而羽是謂中聲以降每節皆然五節則其爲中聲以降者凡五降故曰五降降皆自尊及卑之謂聲以中爲尊中聲以降四字是製調之法五節猶五調也五降猶五節也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變所以不爲調也）然則鄭譯之八十四調固古法殽曰二變不爲宮譯强增之非也去二變則存律五調未見其不合於古也古者謂調爲均均有二義旋律則一律一均漢有十二月均是也旋聲則一聲一均瑟有五均（見宋史姜夔瑟制）是也旋律之法久廢後人所知者惟旋聲耳晉御府有正聲下徵笛各一具不知爲何律之正聲何律之下徵相和五調不知爲何律之宮何律之商此知聲而不知律也近世有簫色七調亦祇旋聲而已夫音以旋爲其道者也律不旋不足爲律聲不旋不足爲聲旋有大小音有常變

故曰小大相成（十二月律互爲宮羽是旋律也）終始相生（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始是旋聲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經常也）正聲以本律爲宮故獨得其正下徵清角爲去母調然有假用之法去母而不脫母變而不失其常也若二變爲均（則非常也）先儒作六十調圖一槩平書漫無區別未免失倫而或者乃謂十二律止十二均無六十調意欲矯鄭譯之失乃弁荀勖笛律而抹摋之則又過矣三樂各用四調大司樂有明

文（說見下篇）即謂宮調之外皆非所常用者而旋聲之法自不可廢何則以七音奉五聲以五均奉正聲其理一也凡聲雅樂用四百二十聲（十二律律五均均七聲○既旋律復旋聲）漢魏樂用二十一聲（三調調七聲○祇旋聲不旋律）荀勖因之用二百五十二聲（十二律律三宮宮七聲○既旋律復旋聲）龜茲樂用三十五聲（五旦旦七聲○祇旋聲不旋律）鄭譯因之用五百八十八聲（十二律律七調調七聲○既旋律復旋聲）近世笛色用四十九聲（七調調七聲○祇旋聲不旋律）

朱子曰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誠哉是言蓋五聲之別在乎清濁相應試隨舉五種音聲自濁至清次第相應即成宮商角徵羽矣但未以律正之不知其當屬何律耳若律則一管一聲高下清濁皆有一定小差即非其音此律之所以難審也論雅樂者銳意求律終不能得其真夫不真之六律不可以正五音而未正之五音不妨入樂譬如爲方

員者不得規矩則姑以意爲之雖不如法或不相遠若漫拾碎石破瓦目之爲規矩依形製器自詡爲方員之至則其不方不員必較之意造之方員而更甚然則規矩不設不得不以意爲方員六律失傳不得不以意定五音以意定五音者詎無所以定之之法乎既竭耳力焉繼之以管色旋五聲不可勝用也

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南呂爲羽則徵濁也（後漢律曆志上注）不讀淮南（即此篇首要取引天文訓）不得七律之解不讀月令章句不得淮南之解

左旋則宮逐羽聲右旋則羽逐宮聲

旋宮說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者五色自還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滑者五味自還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五聲自還也旋之爲言循還無端之謂也陳仲儒曰十二之律必須次弟爲宮乎謂十二律皆宮聲也十二宮並列初無次弟是故聲可旋而律不可旋以七音行乎十二律自黃鍾至應鍾六宮遞而不旋自蕤

賓至仲呂六宮旋而不周俱非旋相之義國語七律後之言旋律者祖焉然未必盡得其意以本文攷之有黃太夾無四宮似專以六律爲宮而六呂不用六呂所謂六間謂在六律之間也如呂亦爲宮則律又在呂間律呂互爲間如六間之義何要不若旋聲之近於自然也淮南子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此旋聲成五調之法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鄭君注云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方猶文章也此記及注可補鴻烈解語雖變之使巧仍依相生之序條理秩秩故能成方（鄭注又云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然則音與聲異經傳或言五聲或言五音大有分別七音猶五音和繆不爲調非無調也有之而不用猶古音不用商）左氏昭元年傳云先生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君子弗聽

五節五聲之節有節則不亂能旋則不窮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則聲遲細則聲速大者爲本細者爲末自宮至羽五聲一周周而復始宮爲宮則羽爲羽羽宮相及也商爲宮則宮爲羽宮商相及也角爲宮則商爲羽商角相及也徵爲宮則角爲羽角徵相及也羽爲宮則徵爲羽徵羽相及也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宮逐羽聲卽相及之謂矣中國五節遂成五降蓋遲速本末相

荀勖於旋律之中兼旋降故有假用之法誠知聲自聲律自律祇循聲不循律五調循環自然誰會初無所假並不直捷乎

及者旋降也中聲以降者立調也聲可旋故立一調而五調皆得五降專就弦音立說詳見琴論而五節之旋則因樂之通例也五調主聲皆正聲也淸聲非正不爲調主宮商角有淸聲徵羽有濁聲就五正聲而論則宮爲中聲就淸聲濁聲而論則五正聲皆中聲故皆可以爲宮而淸濁皆不可以爲宮荀勖謂淸角不合雅樂以此○漢宣帝時趙定龍德並善鼓雅琴時聞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大樂以和平爲貴使人聞聲而泣詎雅音乎寖疑二子之琴不純乎雅也後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淸角之操昆之雅琴豈即能趙之遺聲邪雅琴外兼知淸角之操固無不可若即以淸角爲雅琴則必爲荀勖所嘆矣光武令桓譚鼓琴好其繁聲其五降之後與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各有五音調其音使不軼本律之外則正矣自漢以來所謂調者多用旋聲之法荀勖之三宮陳仲儒之五調蘇祇婆之五旦皆是也隋志不列五旦名目至遼志乃詳之蓋旦即調也有婆陁力聲即有婆陁力旦有雞識聲即有雞識旦當有宮聲即有宮調有商聲即有商調鄭譯只七聲等七調以五旦當五律並說遼志云七聲謂之七旦又非也旦五而已二變不爲宮故沙侯加濫侯利篳不爲旦此蘇祇婆本法也八十四調乃鄭譯新意自律呂失傳其所旋者祇得一律

亦不能辨其爲何律然其聲自諧以不軼本律故也此法雖詳於後代實自古有之隋書音樂志曰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然則經傳中不惟律呂多以均言即五聲亦多以調言周官三大祀樂孟子徵招角招戰國策變徵聲羽聲可以爲證姚察諸人謂古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弟弗深攷耳言律不言聲皆宮調也言聲不言律皆黃鍾均也

十二律律主一均均成五調凡十二均共六十調是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

含少解

先儒以三寸九分為黃鍾半聲由誤解含少之義故也按三寸九分與九寸常為同形之管形同則聲同非有全半之異含少者少指大呂以下十一律謂含有十一律之聲耳伶倫初得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寸九分其空圍蓋居長十分之一吹之其聲甚天地之元音而為黃鍾之宮也又吹而諦聽之恍然曰此雖止一聲而其

中含有少聲多種在（含少非管之名目也乃擬伶倫吹管之時意中之語如此）但必用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法然後其聲可得而此管甚小難以損益於是規倣其式擴而大之自九以至四寸有奇為簫十有二既聽鳳凰之鳴而分為六律六呂矣乃取最長九寸之簫與黃鍾之宮相校則其聲適合凡九寸之管所遞十生之五律六呂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能生之即能含之信其為含少矣夫少者律

呂之謂也黃鍾之宮含少故為律呂之本（少謂少宮非以十一律為少也三寸九分之管乃黃鍾正宮而少宮即寓乎其中蓋平吹高吹自分清濁故曰含少凡聲之清濁不過乎五至第六聲還與第一聲相應故正宮少宮之間四聲具焉吹日含少是由宮聲生四聲也次制十二簫十二簫皆宮聲也同聲相應故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又以宮生宮也吹曰含少此吹宇本或作次當以次為是蓋有二管一共圍三分九簧一共圍九分）或曰何以稱十一律為少曰凡下生之律謂之少琴有少宮少商即徵羽也以其由宮商下生故得少宮少商之名（別有說）律之相生雖有

上下之別以黃鍾視之皆下生也則皆少也其言同形之管何曰十二簫長短不齊皆空圍九分故清濁判焉若六寸而空圍六分八寸而空圍八分則形聲俱同仍為黃鍾矣黃鍾之宮呂覽雖不言空圍之度空圍必三分九釐猶六寸而圍六寸八分而圍分也史記生鍾律術得九寸曰黃鍾之宮然則九寸者黃鍾之宮也三寸九分亦黃鍾之宮也惟其同形同聲是以同名

由是言之九寸與三寸九分固俱含少聲同爲律本者也今以少爲半聲以三寸九分爲黃鍾全律之所含則豈先有半聲次有全律又豈全律不爲律本半聲反爲律本乎其不然明矣朱子聲律辨有子初四刻之喻論中聲非論半聲聲自下而上下爲濁上爲清聲自濁而清非自清而濁也子爲黃鍾丑爲大呂清於黃鍾黃之半聲更清於大呂或以子半爲黃鍾半聲爲聲之始并附會含少不可不辨則三寸九分於義何取曰此天也非人也天生神伶倫偶然得之擘聲氣之元建律呂之本孰知其數度之所以然哉迨既制十二筩則此管無所用所謂功成者退也漢志引呂覽而多所刪節蓋誤認黃鍾之宮爲九寸之管並不解含少之義雖然猶愈於以三寸九分爲黃鍾半聲者

附錄呂氏春秋古樂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口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彼此一同謂之合因此有彼謂之生以此該彼謂之含解此三字可以讀呂覽此章矣

三樂說

大司樂黃鍾爲宮一節其旋聲之法乎朱子曰五聲無商非無商音乃無商調然則此經之宮角徵羽皆以調言也經傳言律多以均言其言聲亦多以調言也見黃鍾之宮解及旋宮說○均即調耳分屬聲律取調之便上文六歌六奏蓋皆宮調也此節三奏則兼用宮角徵羽四調而此四調又非取之一調如冬至祀天之樂先奏宮調以圜鍾律之宮調爲

之依荀勗法是爲夾鍾笛之正聲調次奏角調以黃鍾律之角調爲之是爲黃鍾笛之清角調次奏徵調以太簇律之徵調爲之是爲太簇笛之下徵調次奏羽調以姑洗律之羽調爲之四調分屬四律每律取一調古無商調猶後世無徵調也蓋後世誤認徵羽之濁聲爲宮商因誤認宮商角爲角徵羽古商居弟四後世徵居弟四故後世所謂徵調即古所謂商調然則經何不言圜鍾之宮黃鍾之角曰此三節俱以凡樂二字領之蓋樂之大者上文六樂專奏宮調此三樂乃樂之大者

故必合四調以成一部爲字屬樂不屬律圜鍾爲宮猶言以圜鍾之宮爲祀天樂之宮調下三句放此與旋宮之法迥別梁三朝樂有相和五引亦以調屬樂但彼專奏黃鍾一均與此不同明乎此則三樂用律之義亦可得言矣祀天四調用長短相次律也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長短相次之序當截用首四律而大呂爲黃鍾之合用黃鍾則不大呂蓋亦取物不兩大之意故去大而加姑自夾至黃逆行黃鍾居陽聲之首夾鍾居陰聲之末今以夾先黃又地祇人鬼之律

皆兩陰兩陽天神獨一陰三陽而以一陰居三陽之上是亦貞下起元自無之有之義自太至姑順轉錯綜以盡其變焉祭地四調用上下相生律也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爲上下相生之序當截用首四律而黃鍾天統祭地不用故退黃而進姑自林至太順轉自姑至南逆行南呂爲姑洗之合故不以南先姑亦錯綜以盡其變焉廟宮四調則陰陽相合之律即上六樂中祀天神祭地祇者截用首四律彼分樂則用之天地此合

樂則用宗廟各有當也夫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劉歆三統之說蓋本諸此而天統在角地統在宮人統在徵各主一調亦以錯綜見義苟勘三宮實與周官闇合豈非聲音自然之理哉知此經之宮商徵羽以調言不以聲言則此義自明矣

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凡專舉五聲不言某律者皆黃鍾宮也

徵招角招猶言徵調角調卽黃鍾宮之下徵調淸角調也作此樂時黃鍾爲徵黃鍾爲角正與大司樂之文一例（荆軻易水之謌始爲變徵之聲繼爲羽聲皆以調言若以聲言並一聲可以成曲）

徵羽用濁聲說

管子地員曰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主一而三之四開猶言置一而四三之也聲數五故四三之律數十二故十一三之）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商數七十二三分之得二十四以二十四倂入七十二是謂復於其所）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按史記宮生徵商生羽

皆三分去一此乃益一是徵羽之濁聲也漢志云五聲淸濁而十日行是五聲各有淸濁徵羽本淸聲今以濁聲爲主故其數反多於宮地員之法五施之土呼音中角四施中商三施中宮二施中羽一施中徵去泉近者其聲濁去泉遠者其聲淸徵最濁角最淸（故曰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宮處其中是曰中聲（淮南天文訓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徵羽在宮前又一確證又鶡冠泰鴻篇東

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次弟亦與地員相應

凡聲色臭味皆分屬五行試以五聲清濁之序配五行生成數則宮五商四角三徵二羽一又宮十商九角八徵七羽六今列徵羽於宮前則宮商角用五四三徵羽用七六七六五四三凡五位而五居其中以五聲相生之序配五行生成數則宮五徵四商三羽二角一又宮十徵九

商八羽七角六史記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即相生之序上九者數極於九以九為上故宮數不用十而用五也月令春音角數八夏音徵數七中央音宮數五秋音商數九冬音羽數六此清濁之序亦不用十而用五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凡九位而五居其中變相生之序為清濁之序其地數曰宮十商八角六徵四羽二清濁之序如常其天數曰徵九羽七宮五商三角一則徵羽在宮前矣九七五三一凡五位

而五居其中五中數也宮中聲也以器驗之荀勛笛律唯宮商為正餘聲皆倍然於角猶存正角之伏孔而徵羽無之是笛之徵羽以濁聲為主也史記樂書論琴曰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古琴止五弦以弟三弦為中弦右傍者弟四弦也在琴為左在人為右弟三弦為宮弟四弦為商弟五弦為角而以弟一弦為徵弟二弦為羽後世琴有七弦然仍不外乎五

聲一二為徵羽之倍六七為徵羽之正是故截上五弦則為徵羽宮商角截下五弦則為宮商角徵羽弦大者為宮就下五弦言之也而居中央就上五弦言之也大於宮者在宮上小於商者在商下是故大小相次說文云周加二弦所加者六七兩弦也周以前無之是琴之徵羽亦主濁聲也說文但云周加二弦至廣雅始有少宮少商之名然皆不言所加為弟幾弦以大小差之當為六七兩弦耳兩弦本屬徵而謂之少宮少商者下生即為少宮下生徵故

徵爲少宮商下生羽故羽爲少商既有宮商上生之徵羽下生者變言少宮少商以別之爾琴以十暉爲少宮少商無就十暉言之○瑟弦與琴弦同別見弦瑟議按沈括曰宮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此宮故其說如此然少宮非角所能生而少宮復生徵一國兩君於義末協若以弟三弦爲宮一六爲徵二七爲羽則由弟三弦三分益一生弟一弦復由弟三弦三分損一生弟六弦兩路相生皆始於宮而窮於角較有條理○自沈氏有以管色合字定宮弦之說世遂以合爲宮近世胡竹軒始正其誤以上字爲宮合爲徵四爲羽證據鑿鑿而有琴弦更有不謀而合者盡琴之弟一弦散聲爲合弟二弦爲四弟三弦爲上徵以弟一弦爲宮故以合爲宮如之宮弦居弟三弦安得不以上爲宮乎別有管色故詳之

夫聲不欲其過高清者使濁濁者反清然後調劑得其平今人率以最下一聲爲宮殆未讀管氏之書歟以律言之黃鍾均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大呂均夷則爲徵無射爲羽太簇均南呂爲徵應鍾爲羽此五律者亦皆以清聲爲黃大太之徵羽徵羽濁於宮五律亦當濁於黃鍾其管之長皆用倍數不亦宜乎漢志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胡竹軒曰五聲十一清一濁相應宮商角濁也有宮清商清角清三聲徵羽清也有濁倍各一聲[illegible]五聲一清一濁

生於十日者也按此說施之於琴尤爲確當琴散彈全弦者正聲也七徵者半弦清聲也此雅宮商三弦則然至徵羽一弦當有濁倍之聲而琴弦能半不能容故大其弦以取濁倍而以七徵爲正聲聲合五行而五正聲及三清二濁皆備矣解此則大二兩弦有不得不爲徵羽者其六七兩弦之散聲既與大二兩弦之十徵重復其七徵又爲徵羽之清未免太高殆非雅音然則周加二弦重楚琴賦○置數分爲上下十九八七六在上爲濁生五四三二一在下爲清上數內宮商角爲正聲徵羽爲倍聲下數內徵羽爲正聲宮商角爲半聲所謂五聲清濁而十日行也音起於宮究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一順一逆其義互見

以清濁之序配生成數

宮十商九角八徵七羽六宮五商四角三徵二羽一

以相生之序配生成數

宮十徵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四商三羽二角一

變相生之序爲清濁之序

宮十徵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四商三羽二角一

以清濁之一二三四五各自倍則得相生之地數以清濁之七六五四三各自倍而以五減之數則得相生之天數

五爲中數 𝍠〇 𝍨 𝍧 𝍦 𝍥 𝍤 𝍣 𝍢 𝍡 𝍠 〇 數止於九

滿十則進一位而復爲一矣若於卌上加丨〇則必於丨下加〇然後相對自〇至丨〇凡十一位其數奇故卌得爲中數

地數十八六四二以五四三二一各自倍各以〇減之得各數或以十九八七六各自倍各以十減之得各數

天數九七五三一以七六五四三各自倍各以五減之得各數或以二加七得九以〇減之仍得九以一加六得七以〇減之仍得七以九加四得十三以十減之得三以八加三得十一以十減之得一推五居中無對不用加減其數不變

二變說乙與上皆宮[redacted]工與凡皆角也乙爲便宮凡爲高角猶句之爲便尺也非變宮變徵之謂

淮南子云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二變獨舉律名何也曰二變生於律非生於聲也以律言之黃鍾太簇姑洗皆隔一律林鍾南呂亦隔一律至姑洗隔一律則不得林鍾而得蕤賓南呂隔一律則不

得黃鍾而得應鍾此二變所由生也以聲言之則五聲相連初無所隔其相生也循環順轉皆隔二聲至角隔二聲則復生宮又安所得二變厠其間哉沈存中云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實非宮徵聲然則變宮變徵亦强名之耳且經傳無變宮變徵之文至京房始言之則意其名始於京房淮南在京房前固不知所謂變宮變徵也不直言角生應鍾

而云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者直言角生應鍾則疑於角生宮矣先言角生姑洗以示聲律相變之漸（言角生姑洗猶言角爲姑洗）乃言姑洗生應鍾則應鍾生於姑洗非生於角也二變皆非正音而云應鍾比於正音蕤賓不比於正音者姑洗生應鍾以陽律生陰呂相生之常故比於正音應鍾生蕤賓以陰呂生陰律非相生之常故不比於正音（黃鍾一均五音之正故淮南言五音相生正論黃鍾一均）不比於正音固非正音比於正音亦非正音是何也聲疏而律密聲有罅漏而以律補之非正也（十二律所以彌縫五音之缺故聲限于五而不可增律衍至十二而不可減）

黃大太夾姑仲蕤

林夷南無應

本呂氏春秋分十二律爲上下上七下五自黃鍾起三下三上極於蕤賓適得七律所謂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者如此

商

角　宮

徵　羽

宮徵商羽角爲相生之次右旋隔二左旋隔一皆如環之無端若加入二變則右旋隔三左旋隔二雖亦流轉無滯而變徵還復生宮於義無取況既不以聲配律何由有此二變乎然五聲之外復有二變亦音聲自然之道必欲廢之則又不可

算律論

勿軒熊氏曰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夫造律何矣其次有資於算無取乎聽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又曰聖人旣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樂祇有五音何嘗有六律乎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六律者所以正五音五音正而六律芻聖人之耳力能不

假六律而正五音策後人不能故作六律以遺之六律所以代耳也方以律代耳安得以耳定律謂以耳輔律之不逮則可謂律由耳定無資於算則不可蔡邕曰古之作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世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亦正矣此善言律者也天下之㝡不可欺者莫如度數故曰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有度數故也六律之所恃亦在度

數舍度數而言律則失造律之初意矣蔡邕雖言度數然仍曰不如耳決之明不知耳之所宜決者五音也六律之妙正在有一定之度數不須耳決爾蓋漢人說鍾律則有所用不尊為正五音故有聽律之法然所謂度數者不過管之長短圍之大小及以數況聲如左傳正義所云者其術甚簡其數易明要必得三代眞尺用前人成法算之不以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如是以正五音而五音仍不得其正則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豈果律之無資於算哉求員形則曰合九而成規合七而成規求方形則曰倨句一矩有半倨句中矩並用規矩定方員之度其意一在成方員非審定規矩也奏黃鍾歌大呂皆就一均言之均有五音以黃鍾爲宮以大呂爲宮亦意在聲不在律故曰樂中有五音無六律

雅樂論一

夫雅樂者非於俗樂之外別有一聲節也就俗樂而去其繁聲刱爲雅音太史公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乃舞名主容不主聲雅頌卽在三百五篇之內史公之意蓋謂列國之詩雖作者不一而樂操土風不離乎宛詩謠俗孔子以弦歌求合雅頌而折楊黃華頓爲大聲矣均是詩也均是歌也

變俗爲雅存乎人耳惟樂器則自有雅俗之不同阮籍曰箏琶閒促而聲高琴瑟閒遲而聲痺二語盡之矣然而俗器不可以入雅雅器可以入俗趙之瑟齊之竽楚之琴吹彈之法不異而雅俗頓殊是何也請以詩喻樂之有聲調猶詩之有平仄樂之有雅俗猶詩之有工拙工拙不同其爲平仄一也雅俗不同其爲聲調一也儒者好言雅樂恥言俗樂若判然爲兩事者其亦惑也耳矣子與人歌而善何謂善曰雅則善鄭則不善由之瑟所以見嘆於孔門者雖不入於俗猶未純乎雅也由此觀之雅俗之分斷幾希耳非別有一聲調謂之雅樂也今言樂者必欲求異於鄭遂至聲不成聲調不成調是先不成其爲樂矣何論雅俗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孔子之惡鄭惡其似也今人之惡鄭惡其非也惡其似者所見深惡其非者

所見淺當孔子時雅鄭並盛既惡其似必斥其非今雅亡而鄭存（孔子所謂鄭聲非後世之鄭聲也然淫過凶慢古今一轍）耳雖知其非姑求其似乎且夫三代雅樂何以亡哉或曰河內之葭莩羊頭山之黍不得則黃鍾之管不能定此其所以亡歟曰非也孟子曰以六律正五音記曰比音而樂之正者正其清濁高下比者比其鏗鏘鼓舞能正而不能比不可以爲樂比音必有圖譜以紀其成法如魯鼓

鼙鼓之屬乃能世守而勿失圖譜亡則遺聲絕故三代雅樂之亡由圖譜失傳何關律呂哉然而雅樂之比音與鄭聲之比音大致不殊將欲因其似以求其眞則吾謂鄭聲不可廢譬如今之俗樂有崑腔有梆子腔腔調不同截然兩種若海鹽腔與崑腔所歌之曲同也所用之器同也而其聲自有優劣雅樂與俗樂乃海鹽腔與崑腔之比非崑腔與梆子腔之比

雅樂論二

有非雅而近於雅者凡三曰商曰齊曰南音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然則二音之由來遠矣音有剛柔商音剛而能柔故肆直而慈愛者宜歌之齊音柔而能剛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大戴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七篇商齊可歌是商齊可補雅音之闕也指二音並歌聲

不涉堂下之樂曾子曳縱而歌商頌宜是商音甯戚扣牛角而疾商歌亦此類然必合乎五帝三代之意則臨事而屢斷剛勝柔見利而讓柔勝剛與雅頌同科若漸染末俗流蕩亡返則燕女溺志有柔無剛敖辟喬志有剛無柔與鄭衛並列則斯聲也其在雅俗之間乎呂氏春秋塗山氏之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按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文王世子胥鼓南鄭君皆以爲南夷之樂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

▲楚聲之見於四子書者凡二接輿之歌見於論語孺子之歌見於孟子若左氏傳哀十三年所載申叔儀乞糧詞則又爲兵聲歌曲所託始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劉光伯謂南如周南之意似與鄭義不合今讀呂氏春秋乃知二說之相通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云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經傳南凡三見曰籥曰鼓皆主舞言故以爲南夷之樂也江漢之間被文王之化其樂近雅故存其舞於鞮鞻氏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南籥之得與象箾並舉以此而釐正其聲歌以爲周南名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焉用其聲改其歌聖人制之則全乎雅士人奏之則未離乎俗然如三閭之九歌蘭陵之成相皆南夷之樂也豈不爲風雅嗣音乎今南齊絶響而南音賴琴以傳劉貺所謂楚漢舊聲也春秋成九年楚鍾儀縶於晉與之琴操南音此琴操之始亦卽以南音爲琴操之始雖不得比於周南召南自勝桓君山之繁聲古樂之傳賴此一綫而後人復壞之惜哉今之琴有聲無節甚者不知琴爲楚漢舊聲尊之者曰太古遺音鄙之者曰鄭衛遂有此失夫樂未有無節者今去其節而曰吾將以存太古之遺教鄭衛之失非琴不知琴并不知樂

雅樂論三

說者曰秦人焚書而樂獨亡是不然三代遺聲之在二漢蓋屢有可復之機矣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此其可復之機一也河間獻王獻所集雅樂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此其可復之機二也宣帝欲興協律之事趙定龍德俱以知音善鼓雅琴名見待詔而益州刺史王襃依鹿鳴之聲歌中和樂職宣布

詩此其可復之機三也劉昆能彈雅琴歌菟首以爲射節此其可復之機四也杜夔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敎習講肄絕復先代古樂此其可復之機五也有是五事而卒不能復古何也則以當日上下皆有魏文侯之好故也且夫樂何經乎鏗鏘鼓舞卽其經已記曰比音而樂之音不比不可謂樂鏗鏘鼓舞比音之謂也比音必有譜投壺之魯鼓薛鼓其樂經之僅存者乎樂之有鏗鏘鼓舞猶禮之有威儀揖讓高堂生之禮徐生之頌皆禮之經也其義則七十子後學者記之制氏之鏗鏘鼓舞樂之經也其義則具於二十三篇及二十四卷存其義而忘其經此乃漢儒之過何獨罪秦哉又按大戴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此八篇蓋至漢而猶存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見晉書樂

志魏志夔傳及沈約宋書俱無其文漢書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浚儀王氏疑卽此四曲唯文王不知所自餘卽八篇之三蔡邕琴操稱琴有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亦卽八篇之五先鄭注樂師云貍首曾孫後鄭說詳大射注此詩載於大戴首尾完善逸詩之全篇具存者惟此而已不特存其詞當并存其聲劉昆以菟首代之示不敢僭耳祭遵雅歌投壺其歌曾孫乎是又八篇之一矣又王襃依鹿鳴之聲以歌其新製

是一詩之聲可移用於他詩由八篇推之而三百篇之可歌者多矣漢書禮樂志曰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然則壽人樂乃秦聲也秦爲周之舊都秦聲卽周聲秦之壽人與周之房中異其名不異其實漢之文始舞本舜招樂五行舞本周舞河間八佾匪由肌撰魏晉已後遺聲盡矣是三代雅樂不亡於秦而亡於魏晉也

俗樂論一

呂覽音始篇有東音南音西音北音之別蓋五方風氣之殊莫之爲而爲必究其所始轉失之誣矣後代俗樂甚繁綜其大綱不越南音西音北音三者而已南音始見於成九年左氏傳降及戰國若采菱陽阿陽春白雪其曲非一漢高帝樂楚聲以爲房中樂漢之南音昉於此繼此而有相和三調又繼此而有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相和三調之變爲吳歌西曲當在過江以後苻堅宋武之所得但是銅雀舊曲孝文宣武之所收半屬江左新聲新聲既盛舊曲漸湮相和三調之衰當在宋末觀王僧虔之論可以見矣）及琴曲皆南音也西音卽秦音周都鎬京鼓缶而歌乃其舊俗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蓋猶有文武成康之遺風焉（西音何必始周昭秦音何必始秦穆）周衰樂壞工器散亡厥後淸歌妙舞多出西涼儒亦自秦而往乎（羌笛疑卽古之籥別見笛攷）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

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此西音之初入也舊唐書云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戎之聲此西音之再入也荀勗令郝生鼓箏宋因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焉融云近世雙笛從羌起應劭曰涼州箏形如瑟是箏笛本西涼之樂而相和用之而西涼又傳中國舊樂則西音與南音合矣後魏之世有簸邏迴歌又有眞人代歌梁鼓角橫吹曲出於此是北音也自李郎子亡而南音闕焉北音亦無習者唐時惟西音最盛劉貺云周齊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法曲亦西涼伎耳霓裳羽衣乃涼州節度使楊敬述造○龜茲樂入中國始於呂光然漢烏孫公主遣其女至漢學鼓琴返而龜茲之則龜茲亦早傳中國舊樂矣雅琴家猶傳楚漢舊聲此論唐樂最爲分明然其始皆有聲無詞樂人採詩以合曲如郭茂倩所錄近代曲辭是也所謂因金石弦管作歌以被之也魏三調歌詞已如是不獨西涼使元和以後始有倚聲填詞之法讀夢溪筆談始知其法倡於王涯沿及宋元此風盛行學士大夫類

能度曲被歌歌至元明之間南北曲迭盛世人無歌詞者西音遂亡然詞曲體製相因聲調當不盡變西音而參以眞人代歌則爲北曲西音而參以子夜吳歌則爲南曲蓋至是而三音合爲一矣

俗樂論二

或問五聲十二律雅俗所共邪抑專施於雅樂邪曰五聲雅俗所共也十二律則專施於雅樂楚詞招魂云吳歈蔡謳奏大呂些王逸曰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大呂爲雅樂則十二律無與於俗樂可知樂之有五音猶律詩之有四聲樂之有十二律猶詩之有八病不知四聲不能爲詩不知八病則詩不工不知五

音不能成樂不知十二律則樂不雅或曰俗樂旣不用十二律何以別五音曰音待律而正不待律而別且五音六律之名見於經典彼倡爲俗樂者類非讀書稽古之人但能分別清濁而已微特不知六律亦烏知有所謂五音近代有管色俗樂也合四上尺工卽五音之別名或以合字爲宮或以四字爲宮紛紛莫決而樂人之鉦鐃鼓舞自若也蓋彼所知者七調循環流轉無滯以之度曲以之合歌以之吹竹彈絲泠泠可聽謂合字爲宮亦可謂四字爲宮亦可任儒生之聚訟而樂人不與聞焉俗樂但辨旋聲不知旋律錄字中管乃旋聲之器非應律之器宋人以管色配十二律愈益支離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當時雅樂尚止存一均豈有俗樂反備十二均之理非特近世漢魏已然夫列和以笛擅名者四十年傅休奕彪之變曠乃不知笛孔盡應何聲但云爲某曲則舉某指彼豈不知聲之有五哉笛有五孔一舉指而自具

五聲不必辨其孰爲宮孰爲商也或曰宮商分於清濁旣知清濁何以不知笛孔所應之聲曰伶人知五音之實而不知五音之名儒者知五音之名而不辨五音之實然自律呂失傳賴有俗樂之管色得以分別五音雖爲異說所汩而端緒尙可尋繹予謂古之雅樂以六律正五音今之雅樂當以五音推六律學者宜致意焉別有管攷一卷

樂以律爲重自宜多方求之必不可得亦無庸强作解事耳笛色七調乃旋聲非旋律也然一孔依一律（本荀勖笛律）則七孔已得七律宋太常用兩笛成曲（見文獻攷）已具十二等聲但能第其高下使無相奪倫雖不得眞律不猶愈懲私臆決乎

自鄭譯以來俗樂亦知有十二律但名實混淆不可爲典要又不知旋律之法但就十二

律分而爲二一曰平調一曰高調於平調高調又各分七調則仍是旋聲也蓋俗樂所知者如是而已

樂本說

五聲十二律施於樂器非施於人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八音者器也經曰歌永言聲依永永言未嘗無聲然而不言聲也至於依永然後言聲聲依永者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才言聲卽屬於器矣蓋人聲有天然之節奏非聲律所能拘今夫耕夫牧豎矢口謳吟初不知爲何律之聲何調

之曲而抗墜倨句自成音節此天籟也及其協諸聲律而人聲乃受範於器大司樂所謂歌大呂歌應鍾者卽鳴球琴瑟之聲而人聲從之矣記曰聲成文傳曰曲合樂其依永之謂歟是故樂有本焉非黃鍾爲宮之謂也堂下之樂不貴於堂上琴瑟之聲不貴於人聲（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人聲也而不可謂之樂人聲之入樂在於歌詩詩言其志歌永其聲推見至隱

本隱之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養志也（即此便是黃鍾之宮）樂之本其在是乎

堂上堂下說

樂有堂上堂下之說不可不辨也咎繇謩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此堂下之樂也（詠也管也合也間也禮經四節書備之矣先合後間文偏倒也鼗鼓柷敔笙鏞堂下通用之樂器分屬三事互文也此不易之法故四代共之）堂上有人聲堂下祇有器音故堂上曰歌堂下曰笙曰管曰樂曰奏名義各殊不容相溷叔孫通制宗廟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弦字因筦字連言之實衍文）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有古清廟之遺魏晉已降寖失古意如相和諸曲弦管金石雜然並陳堂上堂下溷而不分俗樂既然其爲雅樂亦若是而已矣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師下管播樂器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貴人聲貴人氣二者居上堂下之大端矣善乎晉人之言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夫堂上貴人聲

▼尙書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疏引鄭注曰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此合樂用磬不用笙管之證或謂天子玉磬在堂上非也

▼穀梁氏凡祭祀則歛而歌之跡云以管籥爲之磬凡舞曲則用籥三兩亦舞曲歟甫田之琴瑟擊鼓蓋必先有

堂上堂下之樂終後及舞凡樂皆然未有不歌不管而遽舞者

故琴瑟雖尊僅爲堂上之佐堂下貴人氣故笙管雖卑乃爲堂下之君絲不如竹人氣所以貴也竹不如肉人聲所以尤貴也且樂以詩爲重故曰欲在位者偏聞之貴人聲亦所以重詩也或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言其位置如此耳未必截然分爲兩部曰效之禮經笙入在升歌之後則堂上歌詩堂下不吹笙也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

宮三終是下管時堂上之工盡降誰爲歌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蓋堂上之工止四人則堂下之笙亦不得過四人四人而三笙一和則堂下無歌又可知且琴瑟笙管果竝奏也又何以別於合樂乎凡樂之可以依永者琴瑟之外莫如磬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珉亦玉之亞也天子堂上有鳴球升歌用之至合樂則用堂下之

磬所謂擊石拊石是也笙管激氣成聲聲隨氣止無遺韻本非可依永者合樂雖兼用匏竹遠在堂下故人聲不爲所亂耳籥章龡豳亦合樂之類不言歌而言龡者據燕禮云遂歌鄉樂籥章所掌主於籥也然仍有琴瑟焉甫田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此卽祈年以樂田畯者也或問堂下之樂有辭乎曰是不可考然竊以無辭爲是何則辭非人聲不宜堂下無人聲從其有辭

以笙管之聲播之聽者豈能辨乎有辭而不能辨不如無辭鄭司農注樂師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樂名與逸詩何以異曰無辭曰樂名有辭曰逸詩引或說於下者備一解耳然則九夏無辭先鄭已有此說非宋儒肊論杜預亦云肆夏樂曲名從先鄭義也古有無辭之曲磬師奏縵樂鄭云雜聲之和樂者按縵樂雖雜聲亦有音節唯有音節故可奏也先奏縵樂乃奏正樂但簡短耳然

亦不得有辭有辭卽正歌矣騶虞盧令非不簡短謂之雜聲不可也觀於緩樂而笙管金奏之無辭又何疑焉或以宋公賦新宮證其有辭曰是奚足哉樂白華豈卽周人刺幽后詩邪爾雅徒鼓瑟謂之步徒鼓磬謂之謇言不依永不合樂也郭云獨作之諸侯之士懸一磬而已何往不獨作乎點之鼓瑟步也子擊磬於衛謇也鍾儀鼓琴亦不歌爾雅徒歌惟沈約解不誤漢有

但歌四曲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但卽徒也

歌詩說 舊稿

歌詩之法或一字而協一聲或一字而協數聲二者皆有所本安古人之詩不拘聲病而未嘗無韻竊意必永言然必至用韻之字乃始引長其聲其句中之字則皆平讀但微有高下曲折而已假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上六字俱不必永唯鳩洲二字宜曼聲以引之夫言以足志所貴乎永言者以其可以明志也其辭未畢則其

志未明而何永之有故後世以一字爲一言古人則以一句爲一言明必成句而後可謂之言也商以前詩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詩兩句一韻則兩句一永陸德明曰古人韻緩韻緩者歌詩之法也四聲莫緩於平聲歌詩者雖遇仄韻緩讀之亦若平聲然顧亭林曰天不可讀爲去而地可讀爲平東不可讀爲入而北可讀爲平此韻緩之確詁永言之秘旨顧氏能舉其例

而不能言其故誠知歌詩之法遇韻而永則地北爲平之故可得而知矣凡歌詩必有襯字襯字所以永言者也顧氏曰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又有二字不入韻者著之乎而是也（說本詩疏而稍詳）郭茂倩曰相和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按周詩之用語助猶漢詩之有

聲皆所謂襯字也但詩之語助聊以足句故祇用一兩字歌者遇語助字必疊吟以成永若無語助則別加襯字夫助語必綴於韻後則永言豈一字而數聲哉明乎永言之義卽知依永之法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於八音典同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蓋五聲十二律爲樂器設不爲人聲設經曰聲依永永者人聲聲也依永者以器聲依人聲也聲

之所依者韻後之永若句中之字無事於永卽不必以器聲依之皋陶謨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聲依永之謂也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蓋清廟之詩無韻無韻則不永然而歌法有詠有歎詠者襯字也歎者疊句也清廟雖不永而未嘗不歎壹唱三歎此天子登歌之通例非止施之清廟知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注云二人鼓瑟則二人歌

大射工六人四瑟諸侯禮也以次差之則天子工八人四人鼓瑟四人歌也歌者四人故壹唱三歎鄭氏云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此言清廟之詩歎而不永也不永明非極音三歎故有遺音孔疏云三歎言歎者少蓋誤會注意耳唯堂下之樂則無詠歎何則詠歎者人聲也堂下無人聲何詠歎之有夫奏樂旣不永言則龡笙亦不依永直一字一聲而已矣鄉飲酒

笙詩究以無辭爲是

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是則堂下樂曲與堂上詩歌體製不同音調亦異趙彥肅風雅詩譜若用之堂下未必不合於古也又古者飲射皆合樂周南召南謂堂上用瑟則堂下以磬合之若笙管不可依堂上之歌猶琴瑟不可奏堂下之曲也唯鍾鼓用之金奏不以合歌左氏傳晉侯賜魏絳歌鍾二肆鍾而曰歌此淫樂也不可爲訓金奏九夏仍無人聲與笙管同例

凡樂有音必有節傳曰言出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節奏合而成文漢之歌曲前有豔後有趨瑟家亦有泛聲至於句投節拍莫不有法焉所謂曲如折止如槀木不得此法何以成文大戴投壺雅曲二十六篇共八篇廢不可歌漢魏之間存者四詩而已蓋聲調者衆詩所同而節奏則每詩各異雖識曲如杜夔不能據所傳之曲推類以盡其餘況今併四詩亡之此古調所以絕響也

書歌詩說後

或曰何以知五聲六律爲樂器設不爲人聲設曰人聲之抑揚唱歎乃自然之節奏若以聲律檢束之則失自然之致矣歌永言愚夫愚婦所能聲依永則非瞽矇不辨史記律書有辨五聲數法聲者無形之物何數之可紀乎寓聲於器而數申昭焉或曰何以知堂下無人聲曰儀禮不言笙數鄭氏曰三笙一和凡四人別無歌者

故知堂下無人聲然則歌者必在上乎曰亦有在下者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以鄉射考之其位在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間若一者重節重節也者調其聲之疏數而已不以詠歎爲重也節之以鼓（射節予別有說）不用琴瑟此歌之變例也惟舞亦然舞必有曲武勺是也舞在堂下不登歌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重節也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以鼓節歌也或曰三百篇皆堂上弦歌之詩乎曰然曰籥章掌土鼓豳籥謂七月七月亦三百之一未知堂上有籥否曰此合樂也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即祈年於田祖也琴瑟堂上之樂籥鼓堂下之樂孔氏詩疏云此不言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古人歌詩聲在詞外後人唱曲聲在詞中聲在詞外者一句一永也聲在詞中一字數聲也

歌永言說（歌之所永者言也非字字而永之也聲之所依者永也非字字而依之也）

歌永言何謂也曰凡詩必有韻歌詩者每至用韻之字必引長其身所謂永言也古者以二句爲一言夏商以前之詩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以後始有兩句一韻者則兩句一永蓋詩以言志句以足言句不成則言不足言不足則志無由見歌也者歌其志也志形於言言成於

句句截於韻夫歌之永在韻則聲韻之學不可不講也韻者後聲與前聲相叶也聲之別有四平聲最長入聲最短後世歌曲以入聲散入平上去三聲古人歌詩以上去入三聲總歸平聲然而每字又有發聲收聲當其發也有平有仄及其收也雖仄亦平古人辨聲非不嚴而用韻甚寬以字有發聲收聲之不同故也歌者於韻字之發聲隨其平仄而抗墜中節復引長其聲以收之則後聲與前聲自然諧叶而歌之道得矣其語助之在韻下者若之哉矣也兮只而思之類乃作詩者自永其言歌詩者遇此亦當融入永中不使贅出庶不與韻字相礙至若句中之字固亦有曲折逗溜不得直遂如讀書然然所謂永者不在是也是故歌聲之得力全在用韻之字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一字一聲是歌而不永也近代南北曲一字數聲是聲依字也若

升歌清廟獨無韻故有遺音與是則詩不必有韻而凡無韻之文皆可歌矣豈永言之旨哉大司樂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如小兒倍書聲無回曲誦如舉子讀文有抑揚頓挫之致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盖誦者弦之漸也誦得其節則可以弦矣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卿大夫賦詩俱有聲節非稱引詩詞之比衛獻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以激怒孫林父師

曹遂誦之蓋諷則顯違君命歌則恐林父不解惟誦介二者之間君不我罪乃得遂其報復之志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弦詩三百然則誦者歌之漸也欲知歌宜先知誦誦得其法其於歌也思過半矣

聲依永說

聲依永何謂也曰聲五聲也然而非泛言五聲也乃五聲之播於鳴球琴瑟者也聲不離器而堂下樂器又不可以依永故知爲鳴球琴瑟之聲予既論之茲不具詳惟聲之依永當有其法今雖不傳可得略說夫歌者人聲也人聲之高下短長初無定準必以五聲檢攝之然後應節合度而可以入樂然聲之所依又必在何末用

韻之處句已絕而聲未絕餘音嫋嫋乃以球瑟之聲依之是聲之所依者永也若句中之字則不可以聲依之何則古人作詩不與歌者相謀章句無定聲病不拘非若宋詞元曲先安排腔調而後塡詞然古人之詩未有不可入樂者則以字中無聲聲中無字兩不相妨故也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歌之此惟聲自爲聲詞自爲詞故不襲其詞而可用其聲漢樂

府尙有此意如飲馬長城窟行本歌飲馬長城窟詩後改用青青河畔草夫此二詩者字之平仄句之長短篇幅之廣狹無一相同而樂府以之相代可見聲之所依在永而不在詞自倚聲之說起而古法湮矣猶猶依也朱子所謂永依聲也、自漢人爲五言詩句之長短始有限制唐人爲律詩字之平仄始有準繩厥後有長短句則又以參差中見限制於拘展中見準繩觀詩體之不同知歌法之屢變叔孫通制登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盡不特管聲不

與人聲相亂卽弦音亦不與詩詞相亂此古法之善也後世之樂旣不辨堂上堂下歌聲一發絲竹竝興肉音含糊喧厖竟曲又安見人聲之獨貴乎今吳下有彈詞者其聲雖俗然頗得依永之遺意凡七言近體皆可歌器用弦鼗所謂弦歌也但七言句長而韻短弦鼗間促而聲高調之不雅實由於此古詩所以必四字爲句而琴瑟之器特大厥有旨哉或曰彈詞者先彈成

一調則萬曲可歌如古詩亦然則一詩可該三百何以雅歌二十六篇廢不可歌者八而杜夔祇傳四曲不傳其餘曰有聲有節永者其聲也聲之曲折則有節焉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皆所以記其節奏耳歌射節者騶虞九節貍首七節每詩之節各有不同又如疊字散聲亦非一例詩之廢不可歌殆以此等之失傳也夫古法既不傳且理會依永之義參以師乙七法猶可得其彷彿

沈約宋書曰吳歌雜曲始皆徒歌旣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作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詞之類是也按唐以前歌詩不越此二法前一法卽虞廷依永之遺但在者弦而不管漢則絲竹更相和耳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是全篇皆言歌也下云其爲陽阿薤露其爲陽春

▲又下在原稿末

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二法不同然其聲詞不相妨則同也故唐以前無不歌之詩至唐中葉始有填詞之法沈括曰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聲詞雜書當在句末後代樂府雜句中久之遂訛舛不可讀如公莫舞歌之屬是也此蓋用後一法者於依永之旨稍乖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子亦言古樂府句中多有泛聲

今人恐失此泛聲逐一添字以實之朱子說與存中合泛聲卽和聲纏聲也自填詞之法興古法遂不可考亦音家變更之大者非但管弦雜曲盡改古調卽琴曲亦然東坡醉翁操敘云沈遵醉翁操有聲無詞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東坡此敘與休文之說相

應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則不能因金石弦管造歌以被之矣倚調製曲而琴聲爲詞所繩約則不能以徒歌之詩被之弦管矣此雖不用和聲故多窒礙若如古法則自無二者之弊然東坡所作乃倚曲製詞未知與琴聲果合否夫琴本依永之器倚詞非也倚此尤非也倚曲製詞卽填詞之法故稱軒擬之竟作詞調而南音變爲西音矣南音西音見俗樂論

射節說

古之射禮必以樂樂於賓樂有二曰歌曰鼓歌者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是也鼓者魯鼓薛鼓是也鄉射禮不鼓不釋孜氏曰每歌之終乃奏鼓若然則歌自歌鼓自鼓若兩事然夫歌所以節射也以歌節之矣復何鼓爲射者循聲而發循歌聲耶循鼓聲耶射人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九節七節五節以歌言不以鼓

言且歌者堂上之樂鼓者堂下之樂堂上曰歌堂下曰奏鄉射言奏騶虞而記言歌騶虞明堂上與堂下合也太師大射帥鼓而歌射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見鍾必與鼓竝奏堂上太師歌詩堂下鍾師擊鍾鼓以應之其所謂鼓節不鼓不釋之鼓矣蓋歌者所以節射也鼓者所以節歌也非兩事也投壺篇末之圖鄉先生胡竹軒以爲節貍首之鼓節不其然與

射節說

凡歌必在堂上惟歌射節則在堂下堂下亦有歌乎曰非弦歌也歌而不弦則異乎在上者矣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注云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故可謂之歌亦可謂之奏其歌與堂上之歌不同堂上之歌用琴瑟射節則用鼓而已然則堂下在何處曰鄉射禮云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此其位也

射者循聲而發循歌聲非循鼓聲也歌者所以節射而鼓者所以節歌用琴瑟則主於依永用鼓則所重在節無事於依永也然則投壺將奏貍首必命弦者何也曰歌固弦者之事也時雖不弦既詔之使歌故舉其本職耳

節者行乎音之間者也故曰間若一以一終爲一節者乃大節也而一歌之終聲聲相續又莫不有節焉所謂間若一者謂此也若謂第一終與第二終疏數必均則寬廓而無準矣故知敖說爲謬

鍾師所擊者特鍾也亦兼擊鼓攷鍾師本職奏九夏之外凡三事曰奏燕樂曰奏射節曰鼙鼓縵樂此三事者皆擊鼓而已無鍾也燕樂與射節所擊者蓋皆鼙鼓也若九夏則擊晉鼓故鎛師掌之

賓之初筵疏云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

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貍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夫擊鼓作歌皆與射者爲節明歌鼓同時並作非有先後也

康成云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按古有舉事之鼓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周禮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

士康成之所云者豈謂是耶其鼓節卽用是日樂中之鼓節如將與舞卽用節舞之鼓將習射卽用射節之鼓故可以聞而知之康成之注與竹軒之說固互相備也或曰舉事猶言行禮也如與舞習射之類有鼓以爲之節使按節以赴不致茫然失指故曰聞其節則知其事知者謂得於手而應於心也

大射儀不鼓不釋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

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以下五此注最分明射時無他樂惟奏貍首則鼓爲貍首之節矣節歌本宜奏拊因在堂下故以鼓代拊耳

管色攷

四合二字互易其處則次序秩如矣蓋五凡工尺上一合者七聲也六句四則重出者故總列其後

管色攷

德清徐養原新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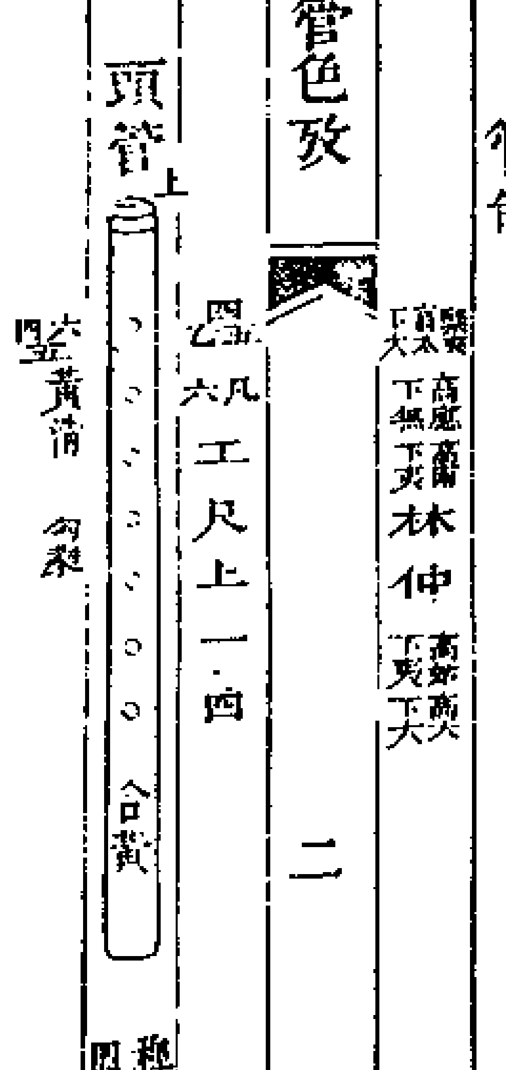
緣起

遼史樂志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闕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按本志又云大樂七聲謂之七旦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又云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用之朝廷別於雅樂者謂之大樂晉高祖使馮

道劉煦冊應天太后太宗皇帝其聲器工官與法駕同歸於遼是遼之大樂即唐之遺聲其原出於龜茲十聲其與七旦同起乎 筆談六 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弦按懷智天寶時樂工也是時已有管色譜不言字譜而既有管色即有用字之法矣夢溪筆談新經稱中管與前律同字字即工尺等字也至沈括而其說加詳稗編二四十十字者載籍無可攷惟楚詞大招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鍾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注曰四上未詳按此朱子注也王逸曰四上謂上四國代秦鄭衛今按招魂曰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大呂為宮其譜下四仲呂為角其譜上字四上競氣謂宮角相應也按楚詞四上如果即今之管色則不應自周秦迄陳隋幾及千載無一人言之且管色十字皆當以北音呼之非楚聲也

管制

頭管



稗編四十

陳暘樂書觱栗一名悲篥一名笳管以竹為管以蘆為首狀類胡笳而九竅後世樂家者流以其旋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為衆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為頭管按事物紀原云今胡部在管音前故云頭管又曰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後二空以

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十字譜其聲　補筆
談一馬本　近世樂聲漸下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
云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
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　按宋世調聲俱用管色元明以來始有簫笛色今管色廢久矣

譜法

古今譜法　合下四四一上一上尺尺下工工下凡凡六六下五五一五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黃清大清太清夾清
白石道人歌曲一

律呂新書燕樂篇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
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
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
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句字林
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
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
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大
略也　稗編四十一　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

一句合管九孔六句二字竝後出合字在管體
中自下而上合字爲黃鍾正聲下四大呂高四
太簇共第一孔下一夾鍾高一姑洗共第二孔
上字仲呂第三孔句字蕤賓後出第四孔尺字
林鍾第五孔下工夷則高工南呂共第六孔下
凡無射高凡應鍾共第七孔六字黃鍾清後出
第八孔下五大呂清高五太簇清緊五夾鍾清
共第九孔九孔內四一工凡皆有高下二聲五

字有高下緊三聲惟上句尺無高下蓋仲蕤林
三律不分清濁自然應律也　朱子琴律說今
俗樂之譜ム則合之爲黃也マ則四下之爲大
也マ則四上之爲太也二疑作乙下同則一下之爲
夾也二則一上之爲姑也マ疑作幺則上之爲中
也ム則句之爲蕤也ム則尺之爲林也フ則工
下之爲夷也フ則工上之爲南也リ則凡下之
爲無也リ則凡上之爲應也六疑作[illegible]則六之爲

黃清也ㄲ則五下之爲大淸也ㄲ則五上之爲
太淸也○原缺一字當作ㄲ則上當作緊五之爲夾淸也按宋人曲譜工尺字樣俱用艸書白石詞可證然工尺等字本取筆畫希疎便于譜曲更作艸書轉易淆溷聊存此以見舊式情刊本多譌無從校正也　通雅二十九合字音
似呵四字似思一字似伊尺字似扯六字音靈
悠切凡字音似翻高凡字似泛五字音鳴按上字音商惟工字讀如本音

旋宮

朱子琴律說沈氏筆談據唐人琵琶錄以爲調
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弦按琵琶錄以管色定琵琶之黃林太三調宮聲不知用管色何字沈氏引琵琶錄以證元稹詩又據宋代琴家調弦之法以證琵琶錄明弦音與管音相應耳朱子此條文意未明後人誤會遂謂唐人調琴以合字定宮弦失之矣亦黃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
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爲盡於此
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
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

合聲爲宮也按宋法以字配律故字無定聲今法以字配聲故孔無定字

旋宮表　附

合　尺　四上　工上　一上　凡上　句　四下　工下　一下　凡下　上

黃鍾	宮徵商羽角閏變
林鍾	宮徵商羽角閏變
太簇	宮徵商羽角閏變
南呂	宮徵商羽〔角〕閏變
姑洗	宮徵商羽角閏變
應鍾	宮徵〔商〕羽〔角〕閏變
蕤賓	宮徵商羽角閏變
大呂	宮徵商羽角閏變
夷則	宮徵商羽〔角〕閏變
夾鍾	宮徵商羽角閏變
無射	宮徵〔商〕羽〔角〕閏變
仲呂	宮徵商羽角閏變（合尺四上工上一上凡上）

律呂新書燕樂篇其序一宮二商三角四變
五徵六羽七閏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
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
宮以五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

銀字中管

唐書禮樂志第十二銀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
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　樂髓
新經　凡與前律同字者加中管二字
別之　稗編四十二十二宮用七去其中管而言

也自子黃鍾至亥應鍾十二宮各具七聲共八
十四聲內寅太簇七聲與丑大呂七聲同字譜
宮聲同四字商聲同一字角聲同上句徵聲同
工字羽聲同凡字辰姑洗七聲與卯夾鍾七聲
同字譜宮聲同一字商聲同上句徵聲同凡字
惟角羽二聲有尺工六五之異酉南呂七聲與
申夷則七聲同字譜宮商同工字商聲同凡字
徵聲同一字羽聲同上句惟角聲有六五之異

午蕤賓亥應鍾亦各七聲雖與前位不同然黃
鍾均內以蕤賓爲變徵應鍾爲變宮二變名曰
和繆不可爲調按戌無射與亥應鍾宮同凡字徵同上句餘俱不同巳仲呂與
午蕤賓惟宮同上句而已凡同字查前旋宮表即得已上五宮寅太簇辰姑洗午蕤
賓酉南呂亥應鍾、共五七三十五調皆以中管名之中
管云者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閒而與前律同
出一孔以之製調音韻重故不用也十二宮除
此外七宮而已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五

鍾號啞鍾當時蓋未考中管之說耳○互詳殺聲條
按中管之說不一稗編以太南姑應蕤五
律爲中管蓋太在大後南在夷後姑在夾
後應在無後蕤在仲後所謂與前律同字
也若通考論笛制則謂中管起應鍾其次
爲大呂夾鍾仲呂蕤賓夷則無射詳見笛制條
出以半竅爲中管豈笛與管異制邪竟用
兩笛成調不用半竅亦無同字之法較爲

直捷耳銀字與中管蓋相爲對待應鍾一
均爲中管則黃鍾一均爲銀字矣中管高
調也銀字平調也唐王麻奴於高般涉調
中吹勒部羝曲尉遲青曰何必高般涉調
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見樂府雜錄
此銀字爲平調之證也白傅秋夜聽高調
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
初調促張弦柱高吹管一曲涼州入泬寥

涼州本平調或翻作高調故題曰高調涼州詩先云銀字初調繼云促張弦柱高吹管以見其由平調而翻作高調也銀字管中管自是兩器之名唐志以爲前代應律之器是也古人謂聲用管色故俱以管名之宋時用兩笛成曲猶得唐人遺意一云鏤字於管鈿之以銀謂之銀字管乃管色之總名不論平調高調此說亦通宜更詳之

殺聲用聲

補筆談馬本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黃鍾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鍾商今爲越調用六字黃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尺字黃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太簇調今爲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爲越角用上字太簇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夾鍾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鍾角夾鍾羽姑洗宮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爲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爲道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爲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角用六字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羽角今燕樂皆無林鍾宮今爲南呂宮用尺字林鍾商

今爲小石調用尺字林鍾角今爲雙角用四字林鍾羽今爲大呂調用尺字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爲歇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爲黃鍾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爲林鍾商用凡字無射角今燕樂無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用凡字應鍾宮應鍾商今燕樂皆無應鍾角今爲歇

指角用尺字應鍾羽今燕樂無

筆談六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卻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補筆談一馬本　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按筆談第六卷有徧殺元殺此偏字亦當爲徧字之誤　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　筆談五五音宮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

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爲事物則或遇於君臣無嫌原注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按變徵下疑脫變宮二字變徵宜以呂而反爲律變宮宜律而反爲呂　隋柱國鄭譯始條具十二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　姜夔淒涼犯詞序新刻白石道人歌曲卷四　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宮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耳

二十八調殺聲表 附

律	宮	商	角	羽
黃鍾	正宮六	越調六	林鍾角尺	中呂調六
大呂	高宮六			
太簇		大石調四	越角上疑工	正平調四
夾鍾	中呂宮一	高大石調一		
姑洗			大石角尺	高平調一
中呂	道調宮上	雙調上	高大石角六	仙呂調上
蕤賓				
林鍾	南呂宮尺	小石調尺	雙角四	大呂調尺
夷則	仙呂宮工			
南呂		歇指調工	小石角一	般涉調四疑工
無射	黃鍾宮凡	林鍾商凡		高般涉調凡
應鍾			歇指角尺疑上	

按十二律每律四調當有四十八調今所用者二十有八而已除黃林二律外餘十

律皆兩兩相竝太姑蕤南應爲中管大夾中夷無爲前律以宮調爲主不計餘調或前有而中無或中有而前無合兩律而得四調十律共二十調屬前律者十一屬中管者九黃林則各以一律具四調故共得二十八調也然則二十八調中亦兼有中管矣　管色凡十字而殺聲止用其七此七字恰與近世簫色七調相合但簫色以四字調爲正宮此則見後仍以合字六即合之清聲屬黃鍾耳

補筆談一馬本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句合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按大石同此石下脫角字中呂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工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

道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句字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句歇指角加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鍾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為犯

宋史樂志燕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而祖調亦不復存矣

辨異

筆談六十二律幷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句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為黃鍾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字為太簇清高五字為夾鍾清　朱子聲律辨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鍾也沈氏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卻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又高教坊一均以來惟契丹樂

聲比教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外方合字眞為夾鍾矣　稗編四十二

頭管六寸八分以古尺計之之實八寸四分大呂管也管體中翕聲乃四字非合字沈括云合字比太簇微下謂近大呂也蓋琴家以第一弦散聲為黃鍾宮特謂其合乎六寸八分之管而呼為黃鍾宜其以四字為合字而莫之或知也　按觀此知管體中翕聲及琴之第一弦皆非言也近世以四字為宮其正宮調四字在自下而上第四孔於琴

則爲第二弦也

按朱子聲律辨云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此篤論也自漢以後律學失傳世人但知五音不知六律其於旋宮但知旋聲不知旋律蘇祇婆之五旦卽五聲也每旦七聲五旦三十五聲卽旋聲之法（遼志以七聲爲七旦非也）試問其應何律之五聲則不知之矣而鄭譯乃云其聲應黃鍾太簇姑洗林鍾南呂豈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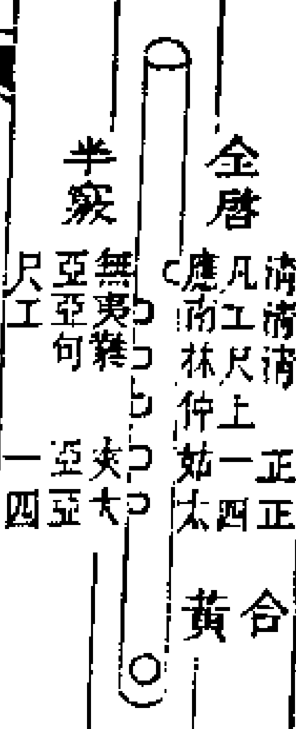
史言隋之雅樂惟奏黃鍾一均（隋書音樂志）亦欺人之論蓋五聲之旋不出一均因漫指之曰此黃鍾均也果識黃鍾必識大呂何以十一均皆廢邪宋儒論樂輒曰高幾律下幾律如果高泠淪幾律下后夔幾律則從違不待再計而決若止就當時之樂互相比勘又何足道此皆律學失傳儒生徒騁臆說毫無眞見故其失如此或問聲出於律不知律何以知聲曰聲止於五清濁相應故易辨也況律於每聲之中自濁至清又分十二等尤爲微眇苟非吹管何以定之然而徵羽以濁聲爲主（別有說）此義不明則五聲正未易言竊意樂固以律爲重然惟三代以上可用今黍尺難憑葭灰不驗論樂者祇宜理會五聲不必空談六律

嘗謂隋唐以後俗樂勝於雅樂俗樂雖俗不失爲樂雅樂雖雅乃不成樂是何也則以俗樂求聲各有師承雅樂求律惟憑胷臆故也求聲之具莫善於管色夫管色固起於隋唐以後之俗樂也彼烏知律之爲律以字配之哉管之孔凡九其字凡十（句字應刪）以字配聲則循環七調如錦繡之有文章以字配律則律多字寡不免捉襟見肘

矣於是合六上句尺皆一字一聲一凡工則各以上下分爲清濁至四爲五之清聲而四字又分上下五字分而爲三瀆亂無倫莫此爲甚欲其高下之有準不亦難乎

笛制

笛圖



頖宮禮樂疏四

文獻通考一百三十八 今太常笛從下而上按體中翕聲爲黃鍾一穴太簇半竅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鍾次上一穴爲仲呂次上一穴爲林鍾半竅爲蕤賓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變聲爲應鍾謂用黃鍾清與仲呂雙發爲變聲半竅爲無射後一穴爲黃鍾清按此句移置變聲爲應鍾上文義乃明中管起應鍾爲首爲宮其次上穴大呂爲商又次上穴夾鍾爲角又次上穴仲呂爲變徵又次上穴蕤賓爲正徵又次上六夷則爲羽變宮爲無射謂後穴與第三穴雙變疑發是也如此即不用半竅謂之十二律用兩笛成曲也 稗編四十二 古笛每均當各有其笛自上而下第一孔爲宮第二孔變宮第三孔羽第四孔徵第五附孔變徵笛體中角最上後出孔商今笛無長短自下而上笛體中黃鍾宮也第一孔大呂太簇商也第二孔夾鍾姑洗正角也第三孔仲呂蕤

賓清角變徵也按與通攷小異然句上同孔似當以此爲正第四孔林鍾正徵也第五孔夷則南呂羽也第六孔按即後出孔無射應鍾變宮也其哨聲黃鍾半律清宮也然則今笛其實古清角之調耳按古清角調即今工字調也胡氏彥昇曰古笛者即荀勖笛譜漢魏以後之法也今笛者即筆談以合字定宮茲之說唐宋以來之法也 頖宮禮樂疏最下相通之孔乃黃鍾律輕吹則合字應吹急則爲清黃鍾六字應自下而上第一孔太簇律輕吹則四字應急吹

則五字乃清太簇也其半竅爲大呂次第二孔姑洗律以一字應其半竅爲夾鍾次第三孔仲呂律第四孔爲林鍾其半竅爲蕤賓第五孔爲南呂以工字應其半竅爲夷則後一孔兼應鍾清大二律輕吹爲應鍾以凡字應重吹爲清大呂以亞五應（按半竅爲無射）一云此孔爲黃清蓋黃清止下應正一律其聲相近故誤認之其實非也此竅與仲呂雙發爲應鍾（按三書小有異同可互相備故並載之）

笛色與管色徵異黃大二清各與其正律同孔大呂清在後出孔則夾清亦在後出孔與

笛色七調圖（附以四字爲宮以四字調爲正宮調）

	正宮四字調	一字調	上字調	尺字調	工字調	凡字調	六字調
後出孔	角上	商一	宮四	變宮六	羽凡	徵工	變徵尺
第五孔	商一	宮四	變宮六	羽凡	徵工	變徵尺	角上
第四孔	宮四	變宮六	羽凡	徵工	變徵尺	角上	商一
第三孔	變宮六	羽凡	徵工	變徵尺	角上	商一	宮四
第二孔	羽凡	徵工	變徵尺	角上	商一	宮四	變宮六
第一孔	徵工	變徵尺	角上	商一	宮四	變宮六	羽凡
笛體中	變徵尺	角上	商一	宮四	變宮六	羽凡	徵工

右笛色七調乃近世俗樂之所用也以字配聲聲有定字而孔無定聲與宋太常笛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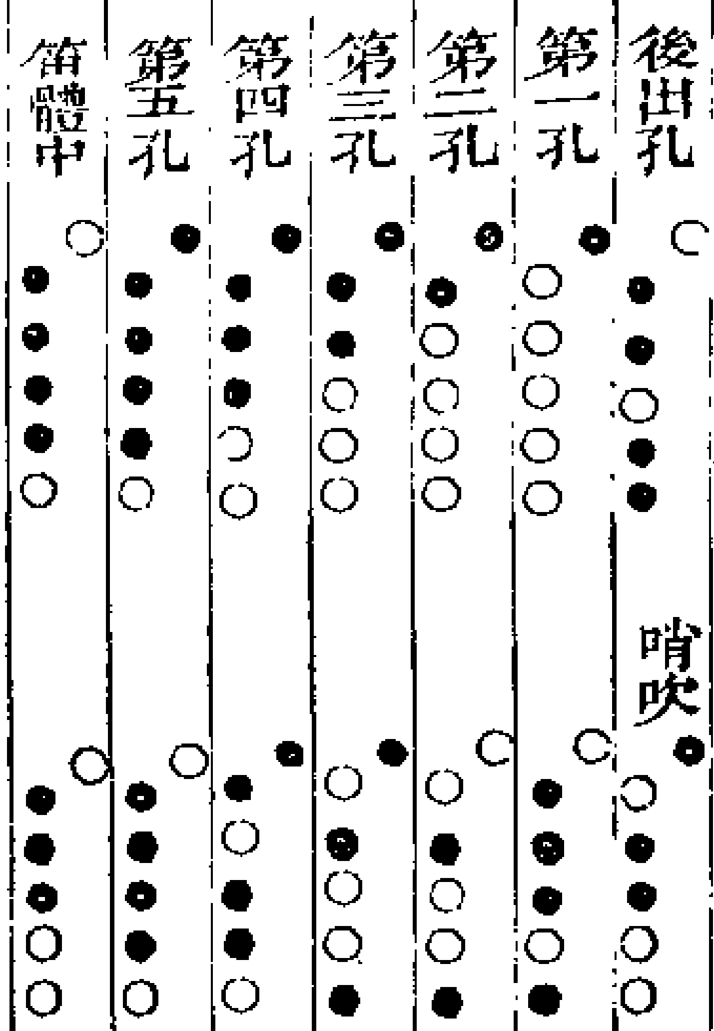
依荀勖笛律改定七調圖（胡氏彥昇樂律表微　按圖中六五兩字當改作合四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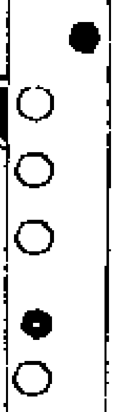
	正宮六字調	四字調	一字調	上字調	尺字調	工字調	凡字調
後出孔	商尺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第一孔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商尺
第二孔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商尺	宮上
第三孔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商尺	宮上	變宮一
第四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商尺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第五孔	變徵凡	角工	商尺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笛體中	角工	商尺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胡氏曰宋史云俗樂以變徵爲宮以荀譜言

之當時俗樂實以太簇爲黃鍾卽今之正宮調也以商爲宮其名不正當呼五字調而以正宮之名還黃鍾按宋法以四爲太簇以五爲太淸故曰以太簇爲黃鍾也但旣以五字調爲正宮則五字竟屬宮聲非强以商爲宮也正宮之名不知起於何時或非宋法耳其餘調名竝宜改正但俗樂相沿已久一旦盡易舊名聽者易惑止改正宮一調之名餘悉仍舊於義無乖按正宮之名旣還黃鍾則五字調不得仍名正宮五卽四也圖中標作四字調與前圖一例庶便核對

吹笛法附孔穴依荀氏自上而下





按汴宮禮樂疏最下相通之孔爲黃鍾凡吹黃鍾六孔皆閉後一孔兼應鍾清大二律應鍾以凡字應淸大以亞五應如吹凡字開此孔并尾上第二與第三孔餘皆閉如吹亞五只開此一孔餘皆閉與今法異正面五孔與今法同蓋宋笛每孔有定聲故吹法如此　第四孔哨吹或作

造笛法附

頖宮禮樂疏造笛者去吹孔下行四寸半作第六孔按卽後出孔也爲黃鍾淸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按荀勖之第五孔也爲大呂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夷則南呂其哨聲爲無射應鍾第四孔爲蕤賓林鍾第三孔爲仲呂第二孔爲夾鍾姑洗自下而上笛體中翕聲宮也第一孔商也第二孔正

角也第三孔清角也第四孔變徵正徵也
第五孔羽也哨聲變宮也第六孔清宮也
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不當孔處作
孔則其聲輒劣亦自然之理按琴弦當徵則鳴不當徵則不鳴與此同理然如李氏說則自吹口至最下一孔僅得九寸無乃太短胡竹軒曰管自吹口至前第一孔以今木匠曲尺度之除吹口適得九寸前第一孔謂荀勖笛之第一孔也此說近之但笛之空圍較大於律管大小既殊則長短亦須有伸縮自來論笛孔者祇言律長忘卻空圍一層何邪要之句分四孔自有至理不必依律度也

時下七調譜附見李氏學樂錄

四字 四上尺工六五上尺工工尺上四合工
六尺六上工尺上四合工合四

乙字 乙尺工凡四乙尺工凡凡工尺乙四凡
四工四凡凡工尺乙四凡四乙

上字 上工凡六乙上工凡六六凡工上乙六
乙凡乙六六凡工上乙六乙上

尺字 尺凡六五上尺凡六五五六凡尺上五
上五上五五六凡尺上五上尺

工字 工六四乙尺工六四乙乙四六工尺乙
尺四尺乙乙四六工尺乙尺工

凡字 凡四乙上工凡五乙上上乙五凡工上
工乙工上上乙五凡工上工凡

六字 六乙上尺凡六乙上尺尺上乙六凡尺
凡上凡尺尺上乙六凡尺凡六

攷誤

胡氏彥昇樂律表徵四沈存中筆談云據唐人琵琶錄以爲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弦按此沿朱子之誤也自筆談述此說而北宋至明代皆以合字爲宮按或以四字爲宮說見後此大誤也夫俗樂工六二字之間隔凡字五上之間隔一字上尺工三字相連六五二字相連雅樂角徵之間隔變徵宮羽之間隔變宮宮商角三音相連徵羽二

音相連故上卽宮也尺卽商也工卽角也六卽徵也五卽羽也一卽變宮也凡卽變徵也今之南曲不用一凡猶雅樂不用二變南曲雅樂之遺聲也北曲則用一凡猶蘇祇婆言西域樂用七聲有二變北曲胡樂之遺聲也（按一凡爲二變南曲最可據蕭山毛氏亦以一凡爲二變）舊笛譜（按卽荀勖笛律）自上而下第一孔黃鍾宮上也第二孔應鍾變宮一也第三孔南呂羽五也第四孔林鍾徵六也第五孔蕤賓

變徵凡也笛體中姑洗角工也笛役出孔太簇商尺也此黃鍾正聲調法今蕭色之六字調也是調唯宮商正聲餘皆倍聲自宮以十孔轉下轉濁低一字爲變宮四字卽低五字羽濁倍也合字卽低六字徵濁倍也低凡字變徵濁倍也低工字角濁倍也低尺字商濁倍也低上字宮濁倍也濁倍至低上而止自羽以上孔轉上轉清高一爲變宮清高上字宮高倍也高尺字商

高倍也高工字角高倍也高倍至高工而止自低上至高工凡十七聲除二變不用凡十三聲此俗樂用字與雅音相校靡不脗合者也若以合爲宮則四爲商而商之上不得有變音於是一爲角句爲變徵尺爲徵工爲羽凡爲變宮六爲宮清五爲商清上字虛設不用而字與音相亂矣工尺等字當作宮商用猶爾雅宮之謂重商謂之敏皆五音之別名隨調移換當時乃以

合字專屬黃鍾於是下四爲大呂上四爲太簇下一爲夾鍾上一爲姑洗上爲仲呂句爲蕤賓尺爲林鍾下工爲夷則上工爲南呂下凡爲無射上凡爲應鍾而字與律相亂矣笛體中是姑洗伏孔當時乃以爲黃鍾於是以蕤爲太以林爲姑以南爲蕤以應爲林以黃爲南以大爲應而七律之次俱失矣翁聲爲合以調法言之是工字調耳當時以爲黃鍾正調同此一調耳然

其用字之次不與今同按今者卽蕭色七調亦卽後文所謂當時之俗樂蓋胡先生之意今之蕭色七調在宋已有故云然今於合四後用上不用一彼於合四後反用一不用上雖同此一調而如彼法吹之則聲韻頓殊遂成別調所以然者一凡二字皆不比於正音而不用彼以一爲正音而句爲變音以一承四以尺承一則合四一尺工之聲仍爲上尺工六五之聲而別爲一調故工字調轉爲一字調低吹推之他調盡然

凡轉爲上六轉爲尺五轉爲工一轉爲凡上轉爲六尺轉爲五而七調之實俱非矣凡値某字爲宮當以某字名調上字調黃鍾正宮也尺字調太簇宮也工字調姑洗宮也六字調林鍾宮也五字調南呂宮也一字調應鍾宮也凡字調蕤賓宮也今因舊以合爲黃鍾故黃鍾爲六字調六卽合之清聲餘六律亦各用其字爲調名四爲太五卽太之清聲故太爲五字調今名正宮調一爲姑故姑爲一字調句爲蕤句上同孔故蕤爲上字調尺爲林故林爲尺字調工爲南故南爲工字調凡爲應故應爲凡字調皆沿舊時之誤也然槪其各調之宮按之古笛之律適與今

之字譜相符工字調之宮實姑洗孔工之爲角可知也凡字調之宮實太簇孔尺之爲商可知上字調之宮實黃鍾孔上之爲宮可知一字調之宮實應鍾孔一之爲變宮可知五字調之宮實南呂孔五之爲羽可知六字調之宮實林鍾孔六之爲徵可知凡字調之宮實蕤賓孔凡之爲變徵可知而終不可以强合者此以字屬音彼以字屬律此以上次四彼以一次四此以上爲宮彼以合爲宮此以笛之上前第一孔爲黃鍾彼以笛體中爲黃鍾此以六字調爲黃鍾宮彼以宮字調爲黃鍾宮此以十二均爲調彼以

十二均起畢之一聲爲調凡此數者皆不可强合而當時之俗樂又與雅樂互異同以合字爲黃鍾雅樂合字笛體中俗樂合字自下而上第三孔按此卽後文所謂正宮調也實以四字爲宮非仍以合字爲黃鍾雅樂以俗樂之下徵爲黃鍾俗樂以雅樂之變徵爲黃鍾雅樂宮商角各隔一律五聲之次合古而調不諧今俗樂商角之間隔二律五聲之次不合古而調則諧今雅樂之角卽俗樂之變宮俗樂

之角卽雅樂之變宮雅樂之徵爲俗樂之商俗樂之徵爲雅樂之淸宮雅樂之羽俗樂不用爲正角俗樂之羽雅樂卽用爲商淸雅樂無徵角二調俗樂有角調無徵調此數者亦不能强同（按以上並以正宮調及工字調相校著其異同唯俗樂之角卽雅樂之變宮與今法不合）俗樂之宮今名正宮調正宮調者太簇爲宮借夾鍾爲律本而太淸爲上五夾淸爲緊五同用五字太簇宮本五字調緊五卽寄上五而爲宮故

五字調卽名正宮調也工字調凡字所謂閏也在正宮調爲上字雅樂四之後次以一俗樂四之後次以上以其不用一爲角而用上爲角故曰閏爲角實非正角然此調唯依俗樂用字之次吹之則爲正宮調若依雅樂用字之次吹之合四一尺工仍爲上尺工六五而成工字調矣然則俗樂用字之次不與雅同正與古合合而觀之其得失皆可考而知也（按律呂新書云緊五者夾鍾淸聲俗

樂以爲宮又云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西山語焉不詳竹軒先生以管色正宮調當之攷今笛以五爲宮誠有合於蔡氏之說亦偶合餘聲皆不同若仍以六爲宮則五爲商工爲羽凡爲閏旣與調法乖異又閏乃變宮雖爲角宜在羽後今因工字調之凡在後出孔遂以本調後出孔之上爲閏置之羽前而羽後之凡在乘不用輾轉牽合似未盡然今依其說爲圖於後識者鑒焉總之宋人以字配律初無所謂七調七調當起於元明之人世欲攷宋法宜觀旋宮表與七調不相謀也）

正宮	上 變（不收）	一 角（不收）	五 商	六 宮	凡 閏（爲角）	工 羽	尺 徵（不收）	
工字	凡 閏	上 羽	尺 徵	上 變（句同）	一 角	五 商	六 宮	

夫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俗樂以之紀聲而雅樂亦以之配律但雅樂以一爲角而俗樂以閏爲角以閏爲角則是笛之第三孔爲合以第四孔爲四而以後出孔爲上也今之用字隨調移換正用彼法自雅樂以翕聲爲合而律與音竝用此十字爲別遂致名實混淆輾轉相誤用其字而字已非用其調而調已改揆之於古則大謬驗之於今則多乖曾不若當時之俗樂共

以合爲宮及以淸商爲正宮所戾於古者尙少而用字之次移宮之法所合於今者尙多也故以此十字爲七聲之別名隨調移換芟去同字半竅之虛名而不用句字混於其間則與古之宮商無不合矣

按舊說之誤有二以合字爲黃鍾一誤也以黃鍾爲笛體中二誤也笛體中非黃鍾有荀勖笛律可證黃鍾非合字有十七聲可證竹軒先生之論固已抉摘無遺矣

舊說致誤之由亦有二一由以字配律二由不知徵羽以濁聲爲主必如今法以字配聲自無支離補綴之弊必如管子宮生徵商生羽皆三分益一則徵羽之聲反濁於宮而管色十聲亦惟合四兩字比上爲低自不得不以合爲徵四爲羽而上爲宮矣徵羽主濁聲別有鄙論略識如此以補竹軒先生所未備　宋人以合字爲宮或以緊五爲宮明人以四字爲宮各不相謀不宜混而爲一以四爲宮則宮爲徵凡爲羽正宮調四字在自下而上第四孔其第一孔工第二孔凡亦皆在宮前然於聲類不合故不可用聲類說見下

十七聲圖附

頭管有大小兩種大者禮部太常雅樂所用小者教坊所製隨歌曲與笙簫相合爲用者也大管九孔十二聲小管八孔九聲此圖乃小管法大管上尺之間有句字又有高一高上

羽　徵　變徵　角　商　宮　變宮　羽　徵

工尺上乙五六凡工尺上乙四合凡工尺上
亻工亻尺亻上亻乙　　　　　　　亻凡亻工亻尺亻上

凡聲各有類求聲者以類求之則思過半矣

論五聲則宮商角濁聲也爲一類沈括所謂從聲徵羽淸聲也爲一類沈括所謂變聲二變爲一類變宮者濁中之淸也變徵者淸中之濁也論十七聲則上尺工居中上有高工高尺高上下有低工低尺低上凡三字共九聲爲一類其餘八聲皆

句之與尺與合四六五不同合與六四與五俱隔八相應句尺則二字相通乃一聲而略分高低非清濁倍半之例也尺字屬商商有高低則宮角亦當有高

低寫意乙即上之低聲凡乙工之高聲今乙凡旣各則爲工聲調之和緩則宮止一上字角止一二字商在中間不宜獨具二聲故樂家竟廢何字不用○徵羽之所以分清濁何也宮下生徵宮上生徵一宮而生二徵之數有倍半而宮之八十一無變

兩兩相對五即高四字也合即低六字也

二句乃互文也說見下注凡四字共四聲爲一類乙有

高乙凡有低凡凡二字共四聲爲一類是

五聲有三類而十七聲亦有三類也句即尺之

濁聲今有低字故句字不用上尺工九聲乙凡四聲異

其聲而不異其字濁聲從亻清聲從彳以爲識別非異字也合

六四五聲字俱異何也曰此徵羽之濁聲

之說也異其字者將以兩存之也清與濁相對有

清濁即有正惟上尺工備此三層凡之清

一之濁已在十七聲外曲譜罕用故不及

焉至合六四五其字既異則弟相對爲清

濁不知何者爲正既不知正之所在則亦

互相爲正而已自下而上合四爲濁六五

爲正與仉凡同例合上而下五六爲清四

合爲正與亿乙同例然合四相連六五相

連在下者同爲濁在上者同爲清與乙凡

各自孤行者又不同惟宋燕樂殺聲用六

不用合用四不用五今之七調亦然並有

此錯綜聲之類取蓋徵羽雖在宮前而角後之徵

羽遙相應和仍不可廢有合四以位乎上

字之前則合管子徵數一百八羽數九十

宮徵上生商欲下生商數有倍半而商之七十二自若也商生羽羽生角仿此徵羽既分清濁則宮商角不必再分清濁亦陽奇陰偶以陰從陽之意凡相生之法清濁互相生也故宮商角雖不分清濁亦須就一聲之中略分高低低宮生清徵高宮生

濁徵如此乃不兼清濁互生之義此宮商角三音所以各具二聲古人特設句字殊非淺然

六之義有六五以位乎工字之後則合史

記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之義異其字

而兩存之然後自合至五之九聲居十七

聲之中而無所偏倚九聲皆中聲此其理驗之

琴而益顯琴以第三弦爲宮而一二爲徵

羽之濁聲六七爲徵羽之清聲試以管色

飲之則一弦爲合二弦爲四三弦爲上四

弦爲尺五弦爲工六弦爲六七弦爲五琴無

二變次第適合以合字定宮弦則非以合字定第一弦則未嘗不是明

乎此則合六四五各爲一字之故可知矣

說者以南曲爲雅樂遺聲固未敢決其必

然然樂有五聲二變二變可去而五聲不

可缺雅俗所同也若以合爲宮則乙爲角

凡爲變宮去乙凡是止四聲一變也以四

爲宮則乙爲商凡爲羽去乙凡是止三聲

二變也未知四聲一變三聲二變可以爲

樂否乎觀此圖而以聲類求之參以琴弦曲譜則其孰爲宮商角孰爲徵羽孰爲變宮變徵蓋有不待辨說而始明者小學紺珠卷一引沈存中曰樂家以濁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此非徵羽兩存之明證乎

補錄 管制

太常因革禮八十國朝會要景祐二年六月修大樂李照言夫胡部之有篳篥相傳目之爲梁柱

管色攷

此言篳篥之聲於胡部管色之中嚴得其實不可增減其聲是故謂之梁柱其曲法用十字已極盡人手指之力過此不可能也以此十字能應方響十六聲若方響中去其清聲四版篳篥中去其五六兩字則胡部調曲不可成矣按五六卽十字之二也言字譜者除遼史外就于所見莫先於此故錄之

遂律

荀勖笛律圖注

德清徐養原新田

晉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按和字句絕下宜復出和字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

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勖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用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表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知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

宜儀形古昔以求厥衷合於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工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

勖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知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徵之聲

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寸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二寸當正聲均應䔯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入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

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上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郎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弦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鐘磬宜必合如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部郎劉秀鄧昊王

豔邵魏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淸濁之調當以和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淸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淸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鐘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鐘皆

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纂律秝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按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了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附商孔商字疑衍晉志作南附孔亦作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正聲調法以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第一孔應鍾爲變宮第二孔南呂爲羽第三孔林鍾爲徵第四孔蕤賓爲變徵第五附孔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蔟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宮聲也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蔟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度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徵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附商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

利制謂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
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當爲角孔爲出商上者墨點識之以應鍾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宮之聲也
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爲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
下徵調法林鍾爲宮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者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
南呂爲商第三孔本正聲黃鍾之羽令爲下徵之商
應鍾爲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鍾之變宮令爲下徵之角也
黃鍾爲變徵下徵之調

林鍾爲宮大呂當變徵而黃鍾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鍾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太簇應鍾三孔黃鍾應濁而太簇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徵確獲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
太簇爲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令爲下徵之徵
姑洗爲羽笛體中翕聲也本正聲之角令爲下徵之羽也
蕤賓爲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令爲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
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宮即是笛體中翕聲也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爲宛詩註俗之曲不合雅樂也
蕤賓爲商正也
林鍾爲角非正也

南呂爲變徵非正也
應鍾爲徵正也
黃鍾爲羽非正也
太簇爲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體笛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
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
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
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
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
伏孔四所
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

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illegible]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周語曰元間大呂助宜物也
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周語曰太簇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

寸周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周語曰三間中呂宣中氣也胡彥昇曰中呂笛晉志宋志並闕宋志姑洗笛下注蓋中呂笛下注也今本失寫中呂笛誤注姑洗笛下按中呂笛長二尺一寸三分二釐有奇下徵宜應黃鍾尤爲非正故沒爲不載似非缺也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奇周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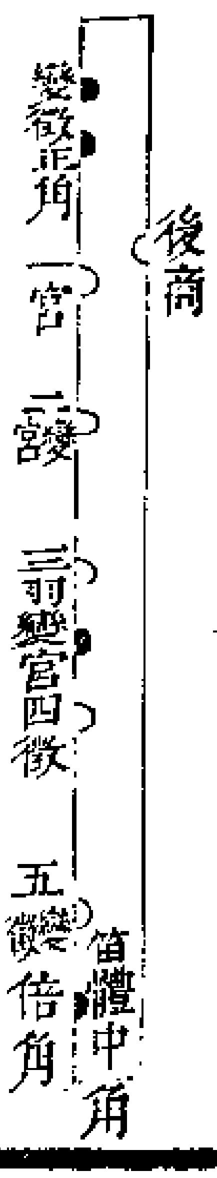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州平民無貳也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周語曰五間南呂贊陽秀也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周語曰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笛像補



荀氏十二笛像蓋依笛之長短各爲一圖笛孔取則琴徽疏密不均今限於篇幅不能悉寫其狀但辨笛孔上下次弟而已七孔配七聲其上下次第[illegible]笛所同故總爲一圖伏孔四亦附見荀氏重作蕤賓伏孔笛未詳何說

	一	二	三	四	五	中	後
黃鍾笛	黃 一六 一一	應 一六 九三	南 一九 三四	林 二二 一一	蕤 二三 二五	姑	太 一四 一二
大呂笛	大	黃	無	夷	林	仲	夾
太簇笛	太	大	應	南	夷	蕤	姑
夾鍾笛	夾	太	黃	無	南	林	仲
姑洗笛	姑	夾	大	應	無	夷	蕤
仲呂笛	仲	姑	太	黃	應	南	林

蕤賓笛	蕤一一三一	仲一一○○	夾一三六六	大一九七三	黃二一○○	無	夷○九九一
林鍾笛	林	蕤	姑	太	大	應	南
夷則笛	夷	林	仲	夾	太	黃	無
南呂笛	南	夷	蕤	姑	夾	大	應
無射笛	無	南	林	仲	姑	太	黃
應鍾笛	應	無	夷	蕤	仲	夾	大

右十二笛笛當一律每笛七孔每孔又各當一律是一笛而當七律也凡設笛孔各用其律之度從笛首起算大呂爲首唯大夾仲三律或倍或半令紀其度數尺寸分釐以便觀覽　笛之七孔以應七聲非以配律然旋宮之法以律正音有七聲卽有七律故荀勖問列和笛孔有六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又曰令一孔依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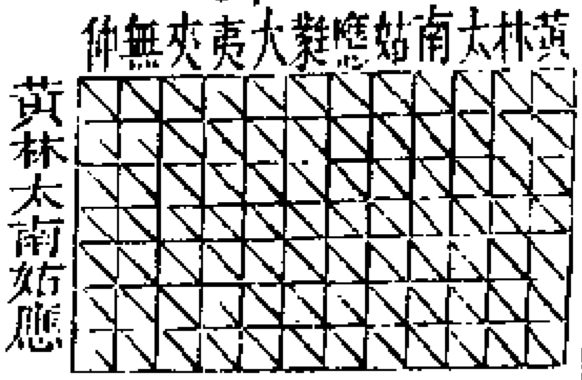
三宮二十一變圖附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變徵宮徵商羽角變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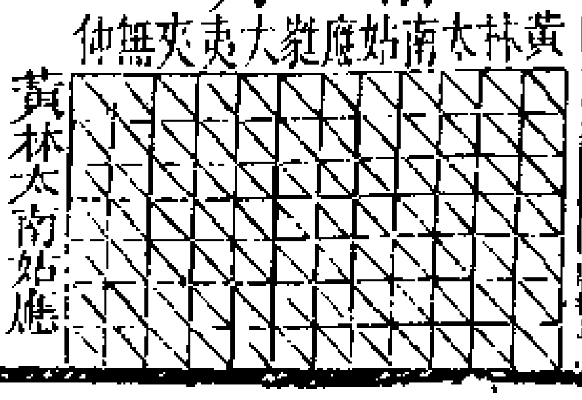
羽角變宮變徵宮徵商

正聲



下徵

清角



笛雖七孔祇用三宮餘四宮無施於樂故不用相和有三調當別是一義與此不同就三宮論之清角不合雅樂故荀氏於十二笛惟言正聲下徵所應之律而不及清角然韓子曰清徵不如清角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則清角雖非雅音去雅未遠故得列於三宮與　十二笛各有三宮共三十六宮而三十六宮仍止三宮何則古者以聲名調不以律名調聲以經之律以緯之馬融長笛賦云十二畢具黃鍾爲主如十二正聲以

黃鍾正聲為主餘律皆統於黃鍾則雖有十二宮總謂之一調可也下徵清角亦然

一笛具三宮宮變而律不變（俱以本律為第一孔）

每笛應一律律旋而宮不旋（俱以宮為第一孔）

律度（附）

黃鍾九寸

林鍾六寸

太簇八寸

南呂五寸三分三釐（少彊）

姑洗七寸一分一釐（彊）

應鍾四寸七分

蕤賓六寸三分二釐（彊）

大呂八寸四分二釐（大彊　晉志長四寸二百四十二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

夷則五寸六分一釐（大彊）

夾鍾七寸四分九釐（少彊　晉志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無射四寸九分九釐（半彊）

中呂六寸六分六釐（弱　晉志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黃鍾八寸八分八釐（弱）

宋志載新舊律度舊律度與新律合今錄之如右晉志有五音十二律章疑亦荀氏之說而宋志無之故不錄惟取大呂夾鍾仲呂三律倍半之度附注於下

案笛律之來久矣非荀氏倡始也晉御府有笛律二十二具乃魏明帝時列和所作固在荀勖之前矣和云聲濁者用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九笛漢魏相傳施行皆然則笛律疑起於漢馬融所謂十二畢具黃鍾為主者即笛律也但前人不知還相為宮之義故不能依律

作笛徒以尺寸長短爲別又不知七孔盡應何聲故正聲下徵各爲一笛荀勖西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其列和言大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不能復爲下徵之笛是其證也至勖始出新意制十二笛每笛各具三宮然後笛律乃有條理

胡氏彥昇兩笛十二調譜附

○第一孔 ○第二孔 ○第三孔 ○第四孔 ○第五孔 ●笛體中後出孔

商尺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太正 黃正 應正 南正 林正 蕤正 姑正

此黃鍾宮調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商尺

大正 黃正 無正 夷正 林正 仲正 夾正

此大呂宮調

以上兩笛共十四調除大呂笛林鍾黃鍾兩調複出不用共十二調原本黃鍾笛七調自黃鍾宮調至應鍾宮調大呂笛七調自大呂宮調至大呂笛黃鍾調今各錄一調以著其概餘可例推

按胡先生黃鍾笛與荀氏同大呂笛則與荀異荀以笛之長短應律而孔位不移胡以孔之高下應律而笛度不異

胡氏曰按馬融笛賦以京房所加後出孔爲商聲荀勖笛譜第一孔爲黃鍾宮後出孔爲太簇商蓋自漢至晉笛家相傳舊法如此一孔應一律故謂之笛律宋人亦以簫孔定律但以體中翕聲爲黃鍾是以姑洗爲黃鍾也以俗樂之合字屬黃鍾是以下徵爲正宮也皆不合古法惟以第一孔爲黃鍾而上字爲宮聲斯揆之古法無不合而推之俗樂亦無不通矣　又曰儒者講求律呂或不憚排衆議以抒已見惟笛

律則俱以笛體中爲黃鍾數百年來無異辭至于晉宋二史所載荀勖笛譜竟無一人罝之齒牙間眞不可解但知黃鍾律最長聲最濁因取笛之最下一聲爲黃鍾不知黃鍾本屬中聲而短律又有濁倍也欲求黃鍾正聲斷宜依古笛法　又曰昔人用笛長短不一故有三尺二二尺九等名自勖制十二笛始各如本律之名然一笛已應七律旋之已得七調但缺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五律之聲耳勖欲作十二笛先作大呂一笛吹七律以相挍聲均皆合有黃鍾笛更得此笛則十二律畢具旋宮無缺餘笛不可作也作大呂笛之法須以黃鍾笛相挍黃鍾之孔不可下移林鍾之孔仍居本位但以後出孔爲大呂下於太簇半孔則得大呂之聲矣以笛體中爲

夾鍾其下穿繩二孔下於黃鍾笛穿繩處半孔則得夾鍾之聲矣中呂則下於蕤賓半孔夷則則下於南呂半孔無射則下於應鍾半孔先挍黃林二孔須與黃鍾不差毫髮其餘一孔一挍須令其聲出於前後二律之間以今之正宮調法爲大呂調以一字調爲夾鍾調以上字調爲中呂調以工字調爲夷則調以凡字調爲無射調黃林二調黃鍾笛自有正聲在此笛則商角徵羽皆不得其正故不用

按律管無孔一管當一聲十二管得十二聲今以笛代律一笛已有七聲更作十二笛則聲多重複此胡先生直以兩笛該之也然旣謂之笛律自當作十二笛笛有七孔止可以當七聲不可以當七律荀氏祗設三宮不言七調其不欲

姜夔徵招詞序云徵爲去母調如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用黃鍾乃諧然黃鍾以林鍾爲徵若不用黃鍾又多用變宮應鍾變徵甤賓宮聲便是林鍾宮奏觀此則黃徵與林宮自宜有施奏但林宮以大呂爲變徵黃徵則假黃爲大假用之法荀氏具有

據孔定律可知下徵清角多假用之律夫假用非正也朂言清角之調不合雅樂夫黃鍾之清角即姑洗之正聲當其爲黃鍾清角則不合雅樂當其爲姑洗正聲則依然合雅是何也則假用與不假用之別也且旋宮之妙在十二律循環絡繹一氣相生若截分兩笛則各爲畛域不見旋宮之妙竊謂兩笛固爲簡

明文堯章何至一按試之豈偶未之省耶凡樂或旋律或旋聲旋聲故是古法奇章建議欲廢五調譜通然十二笛各有正聲若非旋律何以得之漢祇宵黃太二均而廷鄭發憤上書隋祇有黃鐘一均循砥孝孫張文收銳意復古明旋律之法不

易然荀法自是不易之道未可輕議笛律與常用之笛似徵有別常笛長二尺四寸笛律有長至四尺者常笛設孔必均笛律之孔疏密不等宋同吹大呂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此可暫而不可常也亦幸其笛差短耳若蕤賓林鍾笛但可和調樂器豈能吹以合樂蓋荀勖之笛猶京房之準準形似瑟而十三弦故別名爲準笛律七孔與笛無異故直謂之笛胡先生就常笛定律猶朱子琴琴律於理非不可通終屬假借

笛攷

周禮笙師掌教龡篴注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

可廢也荀氏作十二笛亦此意若祇作二笛則但有二律正聲而餘十律之正聲皆缺未見其可若欲備十二宮則荀法自不可易然旋宮始於黃鍾不得黃鍾正聲則十二宮俱爲虛設轉不若俗樂旋聲之爲簡易也竹軒先生兩笛與朱太常笛大同小異雖非古法頗有實用

馬融長笛賦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宏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李善注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 按今風俗通云武帝時邱仲之所作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無笛元羌出語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簻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按此述漢笛緣起頗悉可與杜說相證未知融注笙師與子春同否

說文竹部笛七孔筩也羌笛三孔

笛古樂也攷之於經惟周禮笙師一見其字作篴杜子春讀爲蕩滌之滌應劭風俗通曰笛滌也蕩滌邪志納之雅正則篴與笛音義同矣說文有笛無篴篴之字蓋從竹逐聲易艮馬逐釋文一音胄胄與笛並以由爲聲逐有胄音攷笛字或從逐此字見周禮乃古文也許君偶佘道之不得以說文不載爲疑笛

竊疑笛本古器周鼎既遷樂器散亡羌人得之欲神其事故托爲龍吟水中之說耳本四孔者古人作樂多不用商聲也京房加孔於理無礙君子有取焉

雖古樂經秦漢而失傳漢笛起於羌其始也裁以當籥未必遠有笛名京房去古未遠且識音律知羌人所作頗與古篴相類惟孔數不足乃爲之加一孔而五音畢具居然與笙師所歊不殊京房未必見周禮蓋諸子書有之宋玉有笛賦於是定名曰笛以觀賢士至杜子春遂取以注笙師蓋君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而子春詁經之學可謂曰精乃說者謂笛爲武帝時邱仲乃京房以後之人羌人造笛京房加孔邱仲述其事賦意甚明不知諸儒何以誤會笛之孔數言四孔加一者邱仲也言五孔者杜子春也言七孔三孔者許愼也言六孔七孔者荀勖也參差不一今按四孔加一則五孔矣是子春與邱仲不異也許君七孔與荀勖笛律脗合爲邱仲言羌笛四孔而許云三孔似相刺謬或者疑爲二器不知三孔卽四孔也按

荀勖笛律以笛體中爲角聲故云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列和云不知七孔盡應何聲然則七孔者併笛體中計之若論其面則六孔也四孔者亦併笛體中計之若論其面則三孔也許於七孔則併體計之者取備七音也於三孔則祇計其面者羌笛無商聲則五音先已不具雖有角聲無所用之羌人剡竹但知有三孔耳豈知體中復可當一孔哉故言古笛則當云七孔不得云六孔言羌笛則當云三孔不得云四孔要之三孔四孔五孔六孔七孔孔數遞增初無二笛而馬賦有雙笛之文何也或以七孔三孔爲雙笛李善注長笛賦其意如此或以橫笛豎笛爲雙笛竹軒先生說俱未必然蓋七孔原於三孔猶孫與祖不可相對爲雙也橫笛在漢亦未有笛名按馬氏之賦題曰長笛有長笛則必有短笛矣風俗通

□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云羌笛隴頭鳴隴頭分橫吹曲子陽梁初人也

曰笛長二尺四寸舊唐書音樂志曰短笛脩尺有咫脩尺有咫所謂尺八也尺八爲短笛則二尺四寸其長笛乎志又云長笛短笛之間謂之中管長笛短笛是爲雙笛（俱七孔竪笛）有雙笛斯有中管矣夫聲有淸濁聲濁者宜用長笛聲淸者宜用短笛必備長短二笛然後聲均調和器用便利此雙笛所由設歟大抵漢魏六朝所謂笛皆竪笛也自京房以來及蔡邕桓伊之所吹胥是物也唐人所謂笛乃橫笛也凡甯王李謨之所吹胥是物也橫笛古謂之橫吹李延年有橫吹曲二十八解其器亦起於羌沈約宋書云胡篪出於胡吹以其似篪故得篪名初不名爲笛也（牛里仁云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爲橫吹）隋書樂志載西涼樂器有橫笛橫笛之名當昉於周隋之間（舊唐志引梁胡吹歌云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郭茂倩樂府詩集二十五卷兩載其辭橫笛竝作長笛）文獻通考

云大横吹小横吹竝以竹爲之笛之類也按横笛卽横吹非止相類而已唐人詩云羌笛何須怨楊柳又云更吹羌笛關山月關山月折楊柳竝漢横吹曲也舊唐志載西涼樂器有笛一横笛一笛卽竪笛也横笛言横竪笛不言竪本義猶存宋元以後謂竪笛爲簫（朱子語類云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文獻通考云竪笛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與管也元史樂志簫制如笛五孔似宋時尙稱簫管至元始直謂之簫）謂横笛爲笛而笛之名實淆矣

字譜攷 附

近世俗樂有用字紀聲之法謂之字譜不詳所始蕭山毛氏以楚詞大招有四上競氣之語謂字譜昉於此殊屬附會遼史樂志云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考遼之大樂乃唐之遺聲則字譜蓋起於唐也宋人論字譜者祝子

所見莫先於沈括筆談沈氏亦不言字譜所起蓋宋與遼皆承唐後當沈氏時字譜之行久矣括又引唐賀懷智琵琶譜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鐘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是時已有管色之名未知有字譜否懷智天寶時樂工也然唐人樂書如南卓羯鼓錄段安節樂府雜錄之類及新舊史志俱略不之及何耶夫聲有五曰宮商角徵羽字譜亦有五曰五六工尺上則今之字譜即古之五聲也字譜乃五聲之別名非十二律之別

名遼志謂十聲於律呂各缺其一蓋以聲亂律耳宮商之名各有取義工尺等字則第象其聲而已雖俗而不典然欲辨五聲必先知字譜誠音家之門戶鍾律之階梯也

昔京房作準器數繁重又增置律管彌復紛錯宜其未久而失傳也古者陽律用竹笛竹聲也以笛代律其則不遠法至便也荀勖與列和詰難又制十二笛像記注圖

隋志載勖所據凡七品內有五律二豈即所謂周禮耶

側簡切明暢勝京房遠矣雖所定尺度未必合古史志謂勖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今周禮無律度明文史又稱阮咸譏其聲高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勖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此譏論豈勖以漢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故更鑄新律令銅尺長四分則正是漢魏尺何云古尺邪漢魏尺必不與古尺同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寸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是漢文帝時所作古謂六國時今謂文帝時也六尺爲步古今之通法六國之六尺在周尺爲八尺漢之六尺在周尺爲六尺四寸是漢尺長於周尺六分有奇東京之初漸小以後又漸大勖減魏尺四分有餘雖未必與古尺脗合所差當亦無幾

而五音次第古法昭然笛孔琴徽遺制可放其言樂音皆受鐘磬之均尤有裨於經義由此說推之而始終條理之旨乃明蓋諸樂皆受均於鐘磬而磬又受均於鐘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注家專以鐘言之良有以也笛名見周禮既爲雅器荀氏在魏晉之間去古未遠隋唐經籍志樂類無荀氏

書今見於晉宋二志者乃作律時奏牘荀氏律學大旨已具於此學者罕能悟意近世吾鄉胡竹軒先生始著書以發明之今鈔出別行附以胡先生之說以備古樂書之一種

古律呂攷

古律呂攷　　　　彭縣呂調陽述

十二律圖　律度以晉前尺為準

圜鍾　黃鍾之宮八寸　每聲隔八　中

宮　商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illegible]

黃鍾　宮八寸　每聲隔十　子一

宮　商　角　徵　羽　（變宮）　少商　八寸七分
宮　商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函鍾　商七寸二分　每聲隔九　未二

宮　（商）變　角　徵　羽　（宮）　少商　七寸七分二
商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少角

太蔟　角六寸四分　每聲隔八　寅三

宮　商　（角）變　徵　羽　少宮　少商　六寸七分三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少角　少徵

南呂　徵五寸六分　每聲隔七　酉四

宮　商　角　（徵）變　羽　少宮　少商　五寸七分四
徵　羽　（少宮）　少商　少角　少徵

姑洗　羽四寸八分　每聲隔六　辰五

宮　商　角　徵　（羽）變　少宮　少商　四寸七分五
羽　少宮　（少商）　少角　少徵

應鍾　少宮四寸　每聲隔五　亥六

宮　商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少宮　少商　少角　少徵　少羽　宮　商

蕤賓　少商三寸二分　每聲隔四　午七

宮　商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少商　少角　少徵　少羽　宮　商　角

大呂　變宮三寸　每聲隔十　丑八

宮　商　角
少宮　少商　少角

夷則　變商六寸三分　每聲隔九　申九

宮　商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少角
商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少角

夾鍾　變角四寸八分　每聲隔八　卯十

宮　商　角　徵　羽　少宮　少商
角　少徵　少羽　宮　商　角　羽

無射變徵三寸五分 每聲隔七

徵 羽 宮 商 角

商變 羽變 徵變 角變 宮變

戊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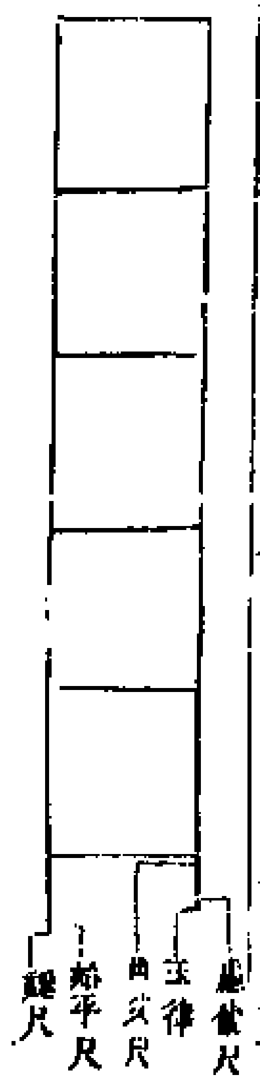
小呂變羽二寸四分 每聲隔六

羽 宮 商 角

徵變 羽變 宮變 商變

己十二

古尺圖 尺式見阮氏鐘鼎彝器款識錄云周尺漢劉歆銅尺建武銅尺祖沖之銅尺晉荀尺並同



古爲晉前尺之五寸倍之得全尺卽周尺也漢慮俿尺得此尺一尺二分○四豪晉田父玉尺得此尺一尺零七釐泠道舜祠玉律得此尺一尺三分○七豪始平尺得此尺一尺四分一釐六豪魏尺得此尺一尺四分半○宋三司布帛尺得此尺一尺二寸○○五豪弱今橫黍尺得此尺一尺一寸二分七釐縱黍尺得一尺三寸九分一釐木工尺得一尺四寸九分二釐半裁尺得一尺五寸六分二釐半

古律呂度數名義攷

昔者聖人作樂審一以定和由是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立天地之命以定中和之紀是故圖显而數顯數顯而道形道形而度立度立而樂生樂生而禮義行性情者所謂性卽一也中也河圖之五十也太一也情卽和也性之發也河圖之三八也太一之感而通也度數者十爲體八爲用以立之中聲而五聲十二律於是生也故以八乘十得八十者宮之數也乘九得七十

二商之數也乘八得六十四角之數也乘七得五十六乘六得四十八徵羽之數也此五聲之正也乘五四十少宮也乘四三十二少商也二子聲也（晏子所謂七音）宮爲五聲之本其數最多爲君商次多爲臣角又次多爲民徵羽少爲事爲物皆以八遞減而下因用五十相乘開方而半之以爲圓鍾之徑八十相乘以爲圓鍾之倂乃積黍爲度截竹爲管（黍今北方謂之蘆黍蜀人謂之膏粱竹用河南金門山者卽古所謂嶰谷）黍一爲分（謂黍厚非謂黍廣也驗之可見）以古尺十分爲寸於是截徑三五倂八十之管以準宮聲八十之數以八遞御爲空以準四聲二少之數則黃

鍾之宮於是立焉所謂圜鍾也圜者居中統四方也黃鍾之宮者度同黃鍾數則七律之宮之所從出也（呂覽以半黃鍾之律爲黃鍾之宮非是半黃鍾之律乃應鍾也）復以八十分之管以十遞御爲空以爲宮律以七十二分之管以九遞御爲空以爲商律以六十四分之管以八遞御爲空以爲角律以五十六分之管以七遞御爲空以爲徵律以四十八分之管以六遞御爲空以爲羽律以四十分之管以五遞御以三十二分之管以四遞御以爲少宮少商之律則各管皆具七聲而五變聲亦於是生焉宮更不變以少宮爲變計去五聲五十分之度餘數三十是爲變宮之度商變在商計去九分之宮度餘七九六十三分是爲變商之度角變在角計去宮商一十六分餘六八四十八分是爲變角徵變在徵計去宮商角二十一分餘五七三十五分是爲變徵羽變在羽計去宮商角徵二十四分餘亦四六二十四分是爲變羽合五正二少五變凡十二聲因以配十二月而氣可得而候而無不中焉冬至者天地之大信子者陰陽之終始故以宮居之名曰黃鍾黃者中之色也土也子爲一以八遞數得未二商居之名曰函鍾函古音耑乳也（甲謂之函亦爲札葉以乳圖）

申五十象坎水八九居五十之左右象乳中有通也一名林鍾五十象虛令（令虛并也）八九象林也呂覽皆作林次寅三角居之名曰太蔟蔟湊也八八相乘萬物會通徵羽及二少之宮皆會於此（太蔟之商卽徵宮角卽羽宮徵羽卽五二少之宮與圜鍾爲七聲之宮等）變之數皆出於此（太蔟之宮得角聲故變宮數三商得聲故變商數七角聲得羽故變角數六徵得少宮故變徵數五羽得少商故變羽數四所謂窮本知變也窮本者圜鍾知變太蔟也）故曰蔟也次酉四徵居之名南呂南者徵之方也次辰五羽居之名姑洗洗所以洗濯水也羽之行也皆禮始之洗在北堂羽之方也次亥六少宮居之爲應鍾半黃鍾之度陽應陰五應十也次午七少商居之爲蕤賓蕤綏同一作委九陽自外人爲賓四在內象綏之也次變宮居丑八爲大呂大者陽也三乘十也次變商居申九爲夷則則天則也一陰一陽之道也卦之泰河圖之三八律之太蔟也夷等也七九六十三與太蔟之數相等近也次變角居卯十爲夾鍾夾蔽也與羽數同爲四十八又相比也次變徵居戌十一爲無射七得五數恆久而不厭也圜之五十爲恆也次變羽居巳十二爲小呂小者陰也四乘六也呂覽又名中呂半姑洗之律也今訛作仲宮角羽居左五十三八一六皆陽數

也商徵居右四九二七皆陰數也少宮居右五十統陰陽也角居寅三本位角爲經也宮角羽之變皆在陰律陽變陰也商徵之變在陽律陰變陽也宮少居陰商少居陽陽生於陰陰始於陽也子丑相距一月其候氣黃鍾八寸管極深大呂少至三寸者天地賊之時氣大動諧也

論樂數未亡

古樂之亡久矣其理其數雖樂記存之樂記論天地爲禮樂之原所發皆河圖之理所謂度數亦河圖之數也河圖以和與別辨禮樂即三八四九之交與不交也以太一爲

禮樂之本即五十之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樂由陽來故以八爲用數由中出故以十爲體體立用行而五聲十二律生焉其理皆自然之理其數亦皆自然之數非有矯揉造作於其間也周道既衰禮樂崩弛太師所職學士所肄始則陳其數而昧其義繼則併其數而亡之故伶州鳩有神瞽審聽中聲之說呂覽有伶倫取竹嶰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三當作四乃三之譌四十九分即四十五分也倍之爲九十分再以九分寸約之爲八十一分也）以爲黃鍾之宮之語是不知有圜鍾也覽又稱伶倫斷十二筒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是不知天地

四方陰陽之聲皆有自然之數也然數亡器存玉律或在後人既昧其本而執器以求舉之數則又創爲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之說雖以管子天下之才而於樂原概乎未有聞焉（管子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又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生商又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又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又呂覽云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以次主於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蕤五律之倚八十與八十一相近五十六與五十四相近而律度又有九分爲寸之法彼以九九爲宮三分而損益之自徵管少差外他

皆適合因謂制律之原本自如此或反以所見之律爲有差耳嗚呼蔡墨管夷吾其生皆在孔子之前其言宜若可信而蔡墨言易以用九爲乾之坤管子說律以黃鍾小素之首爲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自非孔門之書在後人烏從識大易之原大樂之數也哉

先儒謂樂記言理不言數不知樂記之理皆從數出者也所謂審一以定和審數以定之也天地之命中和之紀數紀之也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度數不外於性情即黃鍾之宮之所由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即七

律之皆以八成五變之各出於其位也至於窮本知變則七律各具七聲每聲之各以其數爲稱量者皆於是可攷焉後人不究心河圖之理宜其謂樂之數亡而朔奉管子呂氏爲神蓍矣

論史遷及見古律

古律雖經諸儒變亂孔門所傳至漢猶有存者遷書所載宮律八寸七分一商律七寸七分二角六寸七分三徵五寸七分四羽四寸七分五此律數也（說見後）黃鐘下注云宮太蔟下注云角姑洗下注云羽林鍾下注云商南呂下注

云徵此律聲也生黃鍾篇於黃鍾下言五林鍾下言九太蔟下言八南呂下言七姑洗下言六此數之本也雖惑於三分損益之說而以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故以商數七寸七分二系太蔟下角數六寸七寸三系姑洗下徵數五寸七分四系林鍾下羽數四寸七分五系南呂下生黃鍾篇亦誤以商九爲徵九角八爲商八徵七爲羽七羽六爲角六雖各律下所注之商角徵羽等字則以其頗近理也而存而不論吾故曰樂數未亡亡於管子呂不韋之三分損益

論九分寸

古律有九分爲寸之法非以爲度所以明數也奕數之朋五變及所居十二辰之位之數也奕數之用用七也宮律備八十分其變數三三與八同其位居子一故命宮律曰八寸七分一八寸七分者七十九也蓋一則八十也而八爲變數一爲所居之位見矣商變數七位未二命之曰七寸七分二七寸七分者七十也蓋二則七十二也而變用七位居二見矣命角律曰六寸七分三六寸七分者六十一也蓋三則六十四也而變數六位寅三見矣命徵律曰

五寸七分四五寸七分者五十二也蓋四則五十六也而變數五位酉四見矣命羽律曰四寸七分五四寸七分者四十三也蓋五則四十八也而變數四位辰五見矣少宮以下不變則此數不必立（少宮亦可云三寸七分六少商亦可云二寸七分七亦不）能立史遷作律書罔識所謂徒惜其古附諸律數之後而仍以商律居太蔟角律居姑洗徵律居林鍾羽律居南呂其餘無數則以三分損益襍成之雖舊所傳太蔟爲角姑洗爲羽林鍾爲商南呂爲徵者則皆分注其下而闕而不論其角管長六寸七分三三訛爲四羽管長四寸七分五

五訛爲八林鍾商誤爲角而以夾則爲商蓋五倒也夾則者林鍾之角也故曰角又注仲呂下曰徵仲呂者姑洗之徵也又注應鍾下曰羽應鍾當黃鍾之羽也黃生於圜鍾之少宮其餘四律則闕焉雖然微史遷之存此也古人立數之妙其奚自可明而九九成宮之誤千載莫正矣

論三分損益

史遷所載古律數自應鍾以下每云三分二三分一此即三分損益之法也乃古之伶人祕其制律之度而以此爲讖緯作琴者用數次折取以隱其數初不必有深意鑿者

繆解以爲生律之法如此耳今試依各律之數衍之如下

黃鍾九寸三分二九九八十一損三分爲七十八益二爲八十以下凡言三分二皆損三分益二分也
函鍾七寸七分三分一七寸七分七十也益三分損一分七十二也以下凡言三分一皆益三分損一分也
太蔟七寸二分三分二即六十四 南呂六寸三分三分一
姑洗五寸四分三分二即五十六 應鍾四寸二分三分一即四十八
蕤賓三寸六分三分二即四十 大呂三寸一分三分一即三十二
夷則七寸一分三分二即三十 夾鍾五寸一分三分一即六十三
無射四寸三分二即四十八 即三十五 小呂二寸四分三分一即二十四

論爾雅言律變

爾雅說五聲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此皆以律變言也宮曰重者宮變在宮變無所之重而不移也商曰敏捷也兩聲已變也角曰經經有常也即知變之謂也太蔟之管其宮聲起須以下商得徵角得羽徵得少宮羽得少商而各管之角偉亦黃鍾得角函鍾得徵太蔟得羽南呂得少宮姑洗得少商此所以變宮數三變商數七變角數六變徵數五變羽數四也惟角有以主之故曰經也徵曰迭者五聲相比以角爲中七律則徵爲中五律二十五聲太蔟之角居中七律四十九聲則南呂之徵居中與角迭爲經也羽律凡歷五聲而後變在下如委楊故謂之柳此對商敏而言也

論周禮圜鍾爲宮

周禮於十二律外別有圜鍾即所謂黃鍾之宮也漢儒以夾鍾釋之繆矣經言圜鍾爲宮黃鍾爲角若是夾鍾其宮四十八分黃鍾之角乃六十分角大宮小不其陵乎又禮運言五聲十二管還相爲宮亦本周禮而推廣之不知其有所窒礙而不通也律之大者可以爲宮若小呂之律其度二十四分將以何者爲角徵羽乎攷圜鍾爲宮其度八

十分黃鍾角六十太蔟徵四十姑洗羽二十四兩鍾宮七十二分太蔟角四十八分姑洗徵三十南呂羽二十八黃鍾宮八十分大呂角十分太蔟徵四十應鍾羽二十皆聲之大者數多小者數少雖大呂角律短而聲高（試截一寸之管吹之其聲甚高）且爲宮律故可居太蔟徵之上焉夜備永禮運之謬謂十二律各具七聲還相爲宮而成八十四調孰知聲因不足於八十四哉（十二律凡得七十四聲若併七律之少角用之爲八十一聲）

論五聲之狀

管子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古音與）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讀如留）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木讀如矛）此說五聲之狀可悟宮商等字即若今韵之部首又如吹笛之工尺上四和皆以此作識非有義也今試截竹吹之苟第一聲爲濁則二聲必爲方以下爲收爲出爲舒再取琴弦調之苟居中第七徵得同則御一徵必爲尘以次爲偷爲梯爲徒皆一定之數一定之聲故可以此數字爲識也

論十二聲

周官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

爲之劑量十二聲即上所引高聲碮以下是也舊注不致工記皆以病鐘言之誤矣今詳碮者轉圓石聲即宮也今之東冬江蒸等韵也鐘度特長故曰高肆豪侯聲即變宮也今侵覃鹽咸等韵也高觀宮度八分之三故曰下稜少宮也今耕青韵也度半宮鐘而形方故曰正散少商也今元寒刪韵也度小而于蓋徵折向外故曰贁斂者呼之而氣向內即商也今庚陽韵也儉面博而閉狹也巖撫也呼之而氣向外即角也今由蕭肴豪侯韵也達舞上有方穿也（博古圖山鐘如此）闡聲不揚即變角也今思侯韵也微薄而細長也衍義同嬴即變商也今之尤台韵也回舞與甬爲一也（博古圖鐘如此）作即如負猪豕之謂徵也今微齊韵也侈上小下大也嘽義近闡羽也今魚虞家陌昔韵也弇鈍閉約也甄如鼓甄變羽也今支歌麻韵也薄觀常度爲薄也石如擊石變徵也今文眞先韵也厚觀常度爲厚也變宮之通宮變在少宮也變商通角變在角也變角通羽變在羽也變徵通少商變在少商也變羽通徵變在少徵也河圖之五十得五四九得三三八得一二七得九一六得七亦其義也變宮以三乘與宮聲之八十同故聲亦近宮也變

商以七乘故聲近徵也變角以六乘故聲近羽也變徵以五乘故聲近少宮也變羽以四乘故聲近少商也（播與波畢與篳之類）其用之也宮與變宮合則通探相應太簇與少宮合則倫聽相應變徵與變角合則倫斐相應羽與徵合則車幾相應變商與變羽合則之歌相應少商與商合則崩堂相應即大司樂之六奏六歌是也（案五變聲惟變商最難識今定爲之尤合韵名以求茉等字古皆通角而太原人讀七陽韵雖合湖南湘鄉人西川敘永應人亦然故知之尤合及余允等爲古變商也）

論四聲

六朝人始言四聲意自古有之實是五聲不止四聲大射儀舉旂以宮假旂以商是也蓋陽平宮也上聲商也去聲角也陰平徵也入聲羽也皆隨乎脣舌之自然而命之唯今所有之字之音則宮商二少皆無入聲唯角徵羽有之角徵羽之入古又皆與平上去通押故近代通儒有古韵無入聲之說（見古韵標準）不知五聲皆天地自然之音但前人强配之爲不合耳今試因其自然者而呼之則東聲之入如重物疾隕聲剛聲之入如鷙擊盜聲（凡宮商入聲視之）爭之人如木受重裂欲斷聲端之人如擊啞鏴聲（凡少宮少商入聲視此）手之人如嗾犬聲于之人如裂布聲舒之人如飛矢疾過聲

（凡角徵羽入聲視此）皆有一定之限而無可游移者也

律容

古率圍徑一周三一二五（見周髀算經今密率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圓鍾之管用河圖中宮五十相乘得積五十分開方得徑七分○七一○六七八半之得三分五三五五三三九以爲圓鍾之徑（十二律徑皆同）其周得一寸一分○四八五四三四三七五（今率周一一一○七二○七三一三七六五）半周半徑相乘得冪積九分七六五六二五（今率得九八一七四七七○三一二五）以長八寸乘之得積七百八十一分二百五十釐（今率得七八五三九八一六二五）即一律之容也併兩管爲籥得積千五百六十二分五百釐（今率得一五七○七九六與方寸深寸而圓其外之積等）因是生量而制爲方寸深寸而圓其外之籥其積適與兩管之積等（方寸者其斜徑一四一四二一三五六以古周徑率求之得周四寸四分一九四一七三七五半周半徑相乘得冪積一百五十六分二十五釐以高一寸乘之得體積千五百六十二分五百釐）十籥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百分其量則方尺深尺而圓其外焉夫方尺深尺其積千寸以斛法除之爲六斗四升即一鬴之容也又四歸之爲一斗六升即一區之容也區甌同小盆也又四歸之得四升即一豆之容也故升自四以達於釜十則

鍾(鍾積萬寸爲六千四百龠)自十以達於斛斛有六斗曰藪藪十爲秉秉積二萬五千寸爲一萬六千龠也(漢人以管爲龠併龠爲合不知龠即併兩管之名也升勺也所以酌酒斗所以斛水也)

鍾度

據阮氏鍾鼎彝器款識所載叔丁寶琴鍾(大興翁宜泉此部所藏)兩欒高漢慮俿尺之一尺五寸有奇當晉尺之一尺五寸三分強約去于下九分得鍾身高尺四寸四分爲林鍾倍律又阮氏所藏虢叔大林鍾兩欒高一尺八寸五分當晉尺之尺八寸九分約去于下九分得鍾身高尺八寸爲林鍾兩律加半又鄭井叔妥賓鍾以晉前尺度之得兩欒高六寸六分亦與妥賓倍律六十四分相近然則古鍾皆用倍律其大者則益半律也(笙鍾倍律頌鍾其益半歟)又周語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蓋無射之律三寸五分約當林鍾七寸二分之半鍾之大者不過兩律加半則無射之大者止得八寸七分五釐今王鑄大鍾而又倍之則爲十七寸五分等於大林之十八寸矣故曰細過其主妨於正也(大林法鍾也無射而爲之大林則非法鍾也)

琴度

舊說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法三百六十六日以古尺計之乃不及今之二尺三寸促密如此何以彈哉桓譚新論云今琴四尺五寸略爲近之今案古尺每八寸當今五寸若以五尺五寸爲琴(自臨岳至龍齦)適當今之三尺四寸夫五尺五寸者河圖之全數也其布徽之法自臨岳至龍齦對折居中布第七徽爲宮徽(琴弦兩端急中緩故宮聲出焉)卻五寸商(六徽)卻四寸半角(五徽)卻四寸徵(四徽)卻三寸半羽(二徽)卻三寸少宮(二徽)卻二寸半少商(一徽)少商距臨岳五寸除本位二寸餘三寸自宮徽至龍齦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徽法同合兩端計之則宮位尺(法河圖中十也下放此重與十二律數同)商九寸角八徵七羽六少宮五少商四總四尺九寸餘六寸爲一二三之積也其變也宮弦於二徽(少宮之位)商六徽(商位)角五徵四羽三(各以其位)合七宮爲十二聲應十有二律也至弦之大小宮八十絲(今八十一)商七十二絲角六十四絲徵五十六(今五十四)羽四十八少宮四十少商三十二皆與律度同又爾雅大琴謂之離意古當用七尺(離火之數)對折居中三尺五寸布宮徽卻七寸半商卻六寸半角卻五寸半徵卻四寸半羽卻三寸半少宮卻二寸半少商少商距臨岳亦五寸合兩端計之則宮位尺

有五寸（五十之合）商尺三寸（四九之合）角尺一寸徵九寸羽七寸（三八二七一六之合）少宮五寸少商四寸總六尺四寸餘六寸爲一二三之積（十一律少角以下皆不用故此有六寸之餘數）亦河圖之全數也〇五尺五寸之琴宮徵距臨岳二尺七寸半商距二尺二寸半角尺八寸徵尺四寸羽尺有五分今法宮徵同商距臨岳二尺二寸角尺八寸三分三釐徵尺三寸七分五釐羽尺一寸商縮五分角盈三分三釐徵縮二分半羽盈五分也故今琴五三兩弦之八徵點之無音音出於七徵之九分者此自徵誤蓋商徵已縮故也

琴學八則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琴學八則

燕山程雄穎菴著

甲子仲夏，返京師，過山左，遂訪匯長胡子慎先生，因客署中三月，無日不撫絃動操。一夕値倪子汝明、陳子紹思，曰：美哉，若之音！授我情於胥淡間矣。含若不從，更於何學？乃以琴理問余。余曰：微矣。擇其淺者數則，使子等易習而易知，何如哉？遂次為琴學八則。

一上弦。先上五弦，以不鬆不緊為度，次上六弦，以食指按五弦十二徽半，以大指撥散六應，次上七弦，以食指按五弦十徽應，次上一弦，以食指按本弦七徽，大指撥本弦，名指勾散六應，次上二弦，食指按本弦七徽，大指撥本弦，名指勾散七應，次上三弦，食指按本弦十一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五應，次上四弦，以食指按本弦九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七應，則諸弦皆調矣。上弦須略緊一分，而後按後配合，不致大差。如五六七弦，在徽上應者為鬆，徽下為緊，一二三四弦在徽上為鬆，徽下為緊。或弦鬆，用大指向外，而食指向內，則緊；若弦緊，將大指向內，而食指向外，則鬆。此雖繇漸然，亦不可不知。其上弦以維法上之，用手帕握弦而上，且手不患無力，亦不受疼。

二置琴。凡置琴於几上，其身體必須離几尺許，端而坐，斜對五徽，椅宜高，几宜低，其軫與鴈足下亦必設琴薦，或氈或絨片，以承濕透墊實，則琴不致推動。

凡離軫四指，以便推放，無使左手高而右手低，尤忌曲臂灣腰，若身近琴几，不但下指局促，其力亦不能運用，而背躬指掯之形畫情斷出，其於琴品亦何足觀。只離几遠則過身之力到臂，兩臂之力到指，十指之力到尖，而運指動弦，自然臻妙境矣。琴几高二尺四，長三尺，寬二尺，以竹紮石為心，或紫檀鐵栢木亦可，其脚不可細，此係周尺。

三和弦。和弦者，必取兩音相合，引而俱長，無少參差，始謂之和。古人論聲，有天地人三等，鼓琴原以人聲而參天地，其清濁高下，審辨甚微，若按徽挑勾，專邈地

聲。恐初學耳根未淨猶有毫釐之謬仍不能和不若
取天聲。清虛不雜其聲自純。故依徽剔勾而聲不準
者再打泛音使兩弦餘韻合而不散此真天然之和
也而音無夾雜又極易於分別從此而推入地聲又
推之人聲皆可以相合之由參透此機琴理已思過
半矣。

四修指令人動曰甲肉相半緣甲附肉而生自有剛
柔相濟之用非謂甲有甲音肉有肉音兩者可以各
見也故修指右手貴去指甲之稜角淺不露肉淺不

露爪始能取音圓綻其左手指甲亦須磨圓若能去
至肉裏者更妙余故云一月三修不但護惜琴弦而
更保全琴面其於換指按弦更爲有益

五搭弦如右手運指發聲之後其指即須搭弦不可
撇弦而起或中指勾一隨手搭住二弦則第二聲或
剔或勾或抹或挑該是何弦皆可應指而得不失分
寸其挑亦宜抵住六弦爲第二聲若弦之度至於
左手大指名指亦有勾撥之處與右指同功宜相緩
急緩彈猶得逐弦按徽若緊彈時則必須一指按住

兩弦或至三弦始可接續出聲不致間隔而手指合
無急遽之病右指彈之益覺利便又第二聲如有抓
起爪起同聲放合之類宜用指尖而不用節裏指法
不滯如此用指久之習熟自無有礙之病而心自暢
專於左指其按徽必免參差之失矣。

六按徽徽者爲聲韻之準則五音六律皆在其中最
爲精要徽數一差失之毫釐其間源流盡失不可言
琴唯心目注定左指不使分毫假借則發音必歷歷
分明其於剛柔相生連絡呼應之妙亦即於徽中備

具始不謬於作者之旨若按徽不准偶得新聲輒云
可以駕前人而獨上也究至離音破律百病叢生恐
弄巧而翻拙耳不可不慎

七發聲夫聲原從指出左右手指除禁指外餘者皆
爲緊要而其間用力分數不可不知如右手中食二
指約用十之六名大二指約用十之四其左手大指
十分中約用六分名指約用三分中食二指各一分
然諸指中最有力者莫若大指而過抑之亦易於失
音故凡剪宜剛而必帶柔意托宜柔而必帶剛意名

指最無力打摘忌浮中食指雖有力然單用一指其力仍薄又宜如意凡勾宜重而實剔則施而輕其托勾之重者勝徵挑宜輕而更有情致其左手如大指綽必曲而至徽注直其節若左指未至徽位右指不可就彈半路發聲此琴中最忌者中食指按徽亦同其名指按徽極欲堅實因其無力易軟宜將中食二指擠緊於名指或掐或吟或猱或綽注再無不實之理且於緊彈處更可兼帶他弦也但吟猱中亦有辨焉小者爲吟其指不離徽位大者爲猱將指出徽上

下寸許如此則吟是吟而猱是猱决無混雜之病矣故學琴之士得手無先後若能於右手用指尖取音而得其輕重於左手按徽實中仍活滑中能留則聲之所發自不同於凡響

八取音取音之理全憑兩耳必須細察其孰爲剛孰爲柔孰爲剛中之柔孰爲柔中之剛何也聲音之道皆由天造其中高下抑揚悉本陰陽自然之理生生不息故淺之足以枕人心微之即可通造化大約音有起必有應如呼吸然而剛柔之節已然寓於其內故起音剛者必以柔應非曰柔能制剛也蓋剛本生於柔也起音柔者必以剛應亦非曰剛能制柔也蓋柔本生於剛也能辨其相應即相生之機則音學雖微已參妙諦而按弦運指不期其合而自合矣此上乘法也全賴聰慧心人能自得之

指

分

失

名

琴聲十六法

檀几叢書卷二十五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琴聲十六法

三山莊臻鳳蝶菴著

一曰輕

不輕不重者中和之音也起調當以中和爲主而輕重持損益之則其趣自生蓋音之輕處最難力有未到則浮而不實晦而不明雖經亦不清惟輕之中不

爽清實而一絲一忽指到音綻幽趣無限迺有一節一句之輕有間雜高下之輕種種意趣皆貴於清實中得之

二曰鬆

鬆即吟猱妙處宛轉動蕩無滯無礙不促不慢以至恰好謂之鬆吟猱之巨細緩急俱有鬆處故琴之妙在取音取音宛轉則情聯鬆活則意暢其趣如水之興瀾其體如珠之走盤其聲如哦咏之有韻方可名鬆

三曰脆

脆者健也於沖和大雅中健其兩手而音不至於滯兩手皆有脆音第藏之不見出之不易右指靠絃則音滯而木故曰指必甲尖絃必懸落左指不勁則音膠而格故曰響如金石動如風發要知脆處即指之靈處指之靈自出于健而指之健又出于腕腕中之力既到則爲堅脆然後識滯氣之在絃當爲知音厭聽耳

四曰滑

滑者溜也又澀之反也音本欲澀而指甚欲滑音本喜慢而緩緩出之若流泉之嗚咽時滴滴不已故曰澀指取走絃而滑則不盡乃往來之鼓動如風發發故曰滑然指法之運用固貴其滑而亦有時乎貴留所謂留者即滑中之安頓處也故有澀不可無滑有滑不可無留意各有在耳

五曰高

高與古似而實與高異古以韻發高以調裁指下既靜既清而又能得高調則音意始臻微妙故其爲寧

謐也。若深淵之不可測。若喬嶽之不可望。其爲流逝也。若江河之欲無盡。若三籟之欲無聲。

六曰潔

欲修妙音者。必先修妙指。修指之道。從有而無。因多而寡。一塵不染。一垢弗納。止於至潔之地。而人不知其解。指既修。潔則音愈希。音愈希則意趣愈永。吾故曰欲修妙音者必先修妙指。欲修妙指者。又必先自修潔始。

七曰清

清者音之主宰。地僻則清。心靜則清。氣肅則清。琴實則清。絃潔則清。必使群清咸集。而後可求之指上。兩手如鸞鳳和鳴。不染纖毫濁氣。厝指如擊金戛石。緩急絕無客聲。試一聽之。則澄然秋潭。皎然月潔。湱然山濤。幽然谷應。其令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八曰虛

撫琴着實處亦非難。獨難於得虛。然指動而求聲。惡乎虛。余則曰。政在聲中求耳。聲厲則知躁。聲粗則知濁。聲靜則知虛。此審音之道也。蓋其下指功夫。一在

調氣。一在淘洗。調氣則心自靜。淘洗則聲自虛。故絕急而不亂。多而不繁。深淵自居。清光發外。山高水流。於此可以神會。

九曰幽

音有幽度。始稱琴品。品係乎人。幽由於內。故高雅之士。動操便有幽韻。洵知幽之在指。無論緩急。悉能安閒自如。風度盎溢。纖無塵染。足覘瀟灑胸次。指下自然寫出一段風情。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聽其音而得其人。此幽之微妙也。

十曰奇

音有奇特處。乃在吟逗間。指下取之。當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流連不盡。應接不暇。至章句頓挫曲折之際。尤不可輕意草草放過。定有一段情緒。又如山隨人面轉。雲傍馬頭生。字字綦神。方知奇妙。

十一曰古

琴學祇有二途。非從古。則從時。茲雖古樂久湮。而彷彿其意。則自和靜中來。故下指不落時調。便有羲皇氣象。寬大純朴。落落絃中。不事小巧。宛然深山邃谷。

老木寒泉。風聲簌簌。頓令人興道心。絕非世所見聞者。是以名曰古音。

十二曰澹

琴師欲娛人耳。必作媚音。殊傷大雅。第不知琴音本澹。而吾復調之以澹。固眾人所不解。惟澹何居。吾愛此情。不參不競。吾愛此味。如雪如冰。吾愛此響。松之風而竹之雨。磵之滴而波之濤也。故善知音者。始可與言澹。

十三曰中

樂有中聲。惟琴固然。自古音淹沒。擾脊絃索而捧耳於琴者。比比矣。即有繼空谷之響。未免郢人寡和。不知音工柔媚則偏。落指重濁則偏。性好炎鬧則偏。發響局促則偏。取音粗厲則偏。入絃倉卒則偏。氣質浮躁則偏。矯其偏。歸於全。祛其倚。習於正。斯得中之傳。

十四曰和

和為五音之本。無過不及之謂也。當調之在絃。審之在指。辨之在音。絃有性。順則協。逆則矯。往來鼓動。有如膠漆。則絃與指和。音有律。或在徽。或不在徽。其有分數以位其音。要使婉婉成聲。絲絲叶韻。以得其曲之情。則指與音和。音有意。意動音隨。則眾妙歸。故重而不虛。輕而不浮。疾而不促。緩而不弛。若吟若猱。圓而不俗。以緯以注。正而不差。紆迴曲折。聯而無間。抑揚起伏。斷而復連。則音與意和。因之神閒氣逸。指與絃化。自得渾合無迹。吾是以知其太和。

十五曰疾

指法有徐則有疾。然徐為疾之綱。疾為徐之應。當相間錯。或句中借速以落遲。或句完遲老以速接。又有

二法。小速微快。要以緊遒指不傷疾中之雅度。而隨有行雲流水之趣。大速貴急。務使急而不亂。依然安閒之氣象。而瀉出崩崖飛瀑之聲。是故疾以意用。更以意神。

十六曰徐

古人以琴涵養性情。故名其聲曰希。嘗於徐徐得之。音生運指。優游絃上。節其氣候。候至而下。以叶厥律。或章句舒徐。或緩急相間。或斷而復續。或續而復斷。因候制宜。自然調古聲希。漸入淵微。嚴道徹詩。幾回

指出陽春調月滿西樓下指遲其於徐意大有得也

跋

昌黎聽琴詩妙極形容而歐陽永叔以為似琵琶詩殆未深究夫指法之變也誠蝶菴十六則則方處士肉音正自不凡何煩擲鼓哉

琴况

天地二界空界生聲情界生音音起會懷聲來切響是聲以情爲母者也及其所至元鶴舞白鶴降游魚秣馬感微動氣雖天下之至無情者咸以情來印故聲音之道莫尊于琴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之邪軌諸正也樂作曰幽愁作曰操心有懽慘則聲有猛靜殆不可强故成連之教伯牙也必置之蓬萊山中海水崩拆林木窅冥羣鳥哀號延望無人使之慄然而懼悄然而悲不然如未嘗有情人則懽慘不作

猛靜咸刪而聲音之母得矣故水仙一操爲天下絕淮南子曰鼓琴者期于鳴廉脩營不期于濫脇號鍾今之作者三分之中大約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時雖無于頓挫卽何得不見所知音哉余髫嘗嗜昨歲始學于青山徐先生青山今之敬安道也奇暢巖岫息情婚宦荷蕢其人囊琴而往居我大滌山中凡十餘旬絲傳園客響咽秋堂清搖萬壑之松潔浸一池之月袁絜宅中彥間以無累見稱南齊上品柳公爲雙鎮第一始所云巧越嵇心妙臻佇聽者乎今年辛巳客白下忽郵示一編曰谿山琴況昔遵度著琴箋范文正請其指度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盡是矣今青山復推而廣之成二十四論研覈盡變我直欲以此編爲蓬萊山矣雖然古之善琴者八十餘家瓠巴襄曠遠姑無論以成連之聖伯牙之明學之三年未臻厥妙豈空界情界一時未易達與若乃捕鼠捕蟬之辨泰聲楚聲之分雍門引泣山鬼開愁此聲爲之歟情爲之歟昔人謂讀千賦知作賦恭言積也然以筆墨求畫則失畫以義學求禪則失禪松風澗響

自然類聚果可語言文字取乎青山幸爲我再下一轉語昔桓譚著琴道僅成首章而罷涓子作琴心三篇軼而不傳嵇叔夜曰衆器之中琴德最優請以此篇爲琴德論以配古人之頌酒者青山其許我乎梅里社弟錢棻題

太倉徐　谼青山著

一曰和

稽古至聖心通造化德協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於是製之爲琴其所首重者和也和之始先以正調品絃循徽協聲辨之在指審之在聽此所謂以和感以和應也和也者其衆音之竅會而優柔平中之橐籥乎論和以散和爲上按和爲次散和者不按而調在指控絃迭爲賓主剛柔相劑損益

相加是謂至和按和者左按右撫以九應律以十應呂而音乃和于徽矣設按有不齊徽有不準得和之似而非眞和必以泛音辨之如泛尚未和則又用按復調一按一泛互相參究而絃始有眞和吾復求其所以和者三曰絃與指合指與音合音與意合而和至矣夫絃有性欲順而忌逆欲實而忌虛若綽者注之上者下之則不順按未重動未堅則不實故指下過絃愼勿鬆起絃上迭指尤欲無迹往來動宕恰如膠漆則絃與指和矣音有律或在徽或不在徽因有分數以定位若混而不明和於何出篇中有度句中有候字中有肯音理甚微若紊而無序和又何生究心于此者細辨其吟猱以叶之綽注以適之輕重緩急以節之務令宛轉成韻曲得其情則指與音和矣音從意轉意先乎音音隨乎意將衆妙歸焉故欲用其意必先練其音練其音而後能洽其意如右之撫也絃欲重而不虐輕而不鄙疾而不促緩而不弛左之按絃也若吟若猱圓而無礙（吟猱欲恰好而中無阻滯）以綽以注定而可伸（言綽注甫定而或再引伸）紆迴曲折疎而實密抑揚

起伏斷而復聯此皆以音之精義而應乎意之深微也其有得之絃外者與山相映發而巍巍影現與水相涵濡而洋洋徜徉者可變也虛堂疑雪寒可回也草閣流春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則音與意合莫知其然而然矣要之神閒氣靜藹然醉心太和鼓蕩心手自知未可一二而爲言也太音希聲古道難復不以性情中和相遇而以爲是技也斯愈久而愈失其傳矣

一曰靜

撫琴卜靜處亦何難獨難於運指之靜然指動而求聲惡乎得靜余則曰政在聲中求靜耳聲厲則知指躁聲粗則知指濁聲希則知指靜此審音之道也蓋靜由中出聲自心生苟心有雜擾手有物挽以之撫琴安能得靜惟涵養之士澹泊寧靜心無塵翳指有餘閒與論希聲之理悠然可得矣所謂希者至靜之極通乎杳渺出有入無而遊神於羲皇之上者也約其下指功夫一在調氣一在練指調氣則神自靜練指則音自靜如焚妙香者含其煙而吐霧滌茶茗者

蕩其濁而瀉清取靜音亦然雪其躁氣釋其競心指下掃盡炎囂絃上恰存貞潔故雖急而不亂多而不繁淵深在中清光發外有道之士當自得之

一曰清

語曰彈琴不清不如彈箏言失雅也故清者大雅之原本而為聲音之主宰地不僻則不清琴不實則不清絃不潔則不清心不靜則不清氣不肅則不清皆清之至要者也而指上之清尤為最指求其勁按求其實則清音始出手不下徽彈不柔懦則清音並發而又挑必甲尖絃必懸落則清音益妙兩手如鸞鳳和鳴不染纖毫濁氣厝指如敲金戛石傍絃絕無客聲此則練其清骨以超乎諸音之上矣究夫曲調之清則最忌連連彈去亟亟求完但欲熱鬧娛耳不知意趣何在斯則流於濁矣故欲得其清調者必以貞靜宏遠為度然後按以氣候從容宛轉候宜逗留則將少息以俟之候宜緊促則用疾急以迎之是以節奏有遲速之辨吟猱有緩急之別章句必欲分明聲調愈欲疏越皆是一度一候以全其終曲之雅趣試

一聽之則澄然秋潭皎然寒月湱然山濤幽然谷應始知絃上有此一種清況真令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矣

一曰遠

遠與遲似而實與遲異遲以氣用遠以神行故氣有候而神無候會遠於候之中則氣為之使遠於候之外則神為之君至於神遊氣化而意之所之元之又元時為岑寂也若遊峨嵋之雪時為流逝也若在洞庭之波倏緩倏速莫不有遠之微致至於遠

境入希夷非知音未易知而中獨有悠悠不已之志吾故曰求之絃中如不足得之絃外則有餘也

一曰古

樂志曰琴有正聲有間聲其聲正直和雅合於律呂謂之正聲此雅頌之音古樂之作也其聲間雜繁促不協律呂謂之間聲此鄭衛之音俗樂之作也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然則如之何而可就正乎必也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按此論則琴固有時古之辨矣大都聲爭

而媚耳者吾知其時也音澹而會心者吾知其古也而音出於聲聲先敗則不可復求於音故媚耳之聲不特為其疾速也為其遠於大雅也會心之音非獨為其延緩也為其淤於俗也俗響不入淵乎大雅則其聲不爭而音自古矣然粗率疑於古朴疏慵疑於冲澹似超于時而實病於古病於古與病於時者奚以異必融其粗率振其疏慵而後下指不落時調其為音也寬裕溫厖不事小巧而古雅自見一室之中宛在深山邃谷老木寒泉風聲簌簌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思此能進於古者矣

一曰澹

絃索之行於世也其聲艷而可悅也獨琴之為器焚香靜對不入歌舞場中琴之為音孤高岑寂不雜絲竹伴內清泉白石皓月疏風翛翛自得使聽之者遊思縹緲娛樂之心不知何去斯之謂澹舍艷而相遇于澹者世之高人韻士也而澹固未易言也祛邪而存正黜俗而歸雅舍媚而還淳不着意於澹而澹之妙自臻夫琴之元音本自澹也製之為操其文情冲

乎澹也吾調之以澹合乎古人不必諧于眾也每山居深靜林木扶蘇清風入絃絕去炎囂虛徐其韻所出皆至音所得皆真趣不禁怡然吟賞喟然云吾愛此情不絿不競吾愛此味如雪如冰吾愛此響松之風而竹之雨澗之滴而波之濤也有寤寐于澹之中而已矣

一曰恬

諸聲澹則無味琴聲澹則益有味味者何恬是已味從氣出故恬也夫恬不易生淡不易到唯操至妙來

則可澹澹至妙來則生活活至妙來則愈淡而不厭故于興到而不自縱氣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擾意到而不自濃及覘其下指也具見君子之質冲然有德之養絕無雄競柔媚態不味而味則為水中之乳泉不馥而馥則為蕊中之蘭茝吾于此參之恬味得矣

一曰逸

先正云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非有逸致者則不能也第其人必具超逸之品故自發超逸之音本從

性天流出而亦陶冶可到如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朱紫陽曰古樂雖不可得而見但誠實人彈琴便雍容平淡故當先養其琴度而次養其手指則形神並潔逸氣漸來臨緩則將舒緩而多韻處急則猶運急而不乖有一種安閒自如之景象盡是瀟灑不羣之天趣所為得之心而應之手聽其音而得其人此逸所徵也

一曰雅

古人之于詩則曰風雅於琴則曰大雅自古音淪沒即有絕空谷之響未免郢人寡和則且苦思求售去故謀新遂以絃上作琵琶聲此以雅音而翻為俗調也惟真雅者不然修其清靜貞正而藉琴以明心見性遇不遇聽之也而在我足以自況斯真大雅之歸也然琴中雅俗之辨爭在纖微喜工柔媚則俗落指重濁則俗性好炎鬧則俗指拘局促則俗取音麤厲則俗入絃倉卒則俗指法不式則俗氣質浮躁則俗種種俗態未易枚舉但能體認得靜遠澹逸四字有正始風斯俗情悉去臻于大雅矣

一曰麗

麗者美也于清靜中發為美音麗從古澹出非從妖冶出也若音韻不雅指法不雋徒以繁聲促調觸人之耳而不能感人之心此媚也非麗也譬諸西子天下之至美而具有冰雪之姿豈效顰者可與同日語哉美與媚判若秦越而辨在深微審音者當自知之

一曰亮

音漸入妙必有次第左右手指既造就清實出有金石聲然後可擬一亮字故清後取亮亮發清中猶夫

水之至清者得日而益明也惟在沉細之際而更發
其光明即遊神於無聲之表其音亦悠悠而自有也
故曰亮至于絃聲斷而意不斷此政無聲之妙亮又
不足以盡之

一曰采

音得清與亮既云妙矣而未發其采猶不足表其丰
神也故清以生亮亮以生采若越清亮而即欲求采
先後之功舛矣蓋指下之有神氣如古玩之有寶色
商彝周鼎自有闇然之光不可掩抑豈易致哉經幾

煅煉始融其麤迹露其光芒不究心音義而求精神
發現不可得也

一曰潔

貝經云若無妙指不能發妙音而技仙亦云若言聲
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求始是指求始非指不
即不離要言妙道固在指也修指之道由于嚴淨而
後進于元微指嚴淨則邪滓不容留雜亂不容間無
聲不潔無彈不磨而務以清虛為體素質為用習琴
學者其初惟恐其取音之不多漸漸陶鎔又恐其取

音之過多從有而無因多而寡一塵不染一滓弗留
止于至潔之地此為嚴淨之究竟也指既修潔則取
音愈希音愈希則音趣愈永吾故曰欲修妙音者本
於指欲修指者必先本于潔也

一曰潤

凡絃上之取音惟貴中和而中和之妙用全於溫潤
呈之若手指任其浮躁則氣質必粗上下往來音節
俱不成其美矣故欲使絃上無煞聲其在指下求潤
乎蓋潤者純也澤也所以發純粹光澤之氣也左芟

其荊棘右鎔其暴甲兩手應絃自臻純粹而又務求
上下往來之法則潤音漸漸而來故其絃若滋溫兮
如玉泠泠然滿絃皆生氣氤氳無毗陽毗陰偏至之
失而後知潤之之為妙所以達其中和也古人有以
名其琴者曰雲和曰冷泉鶴亦潤之意乎

一曰圓

五音活潑之趣半在吟猱而吟猱之妙處全在圓滿
宛轉動蕩無滯無礙不少不多以至恰好謂之圓吟
猱之巨細緩急俱有圓音不足則音勘缺太過則音

支離皆爲不美故琴之妙在取音取音宛轉則情聯圓滿則意吐其趣如水之興瀾其體如珠之走盤其聲如哦咏之有韻斯可以名其圓矣抑又論之不獨吟猱貴圓而一彈一按一轉一折之間亦自有圓音在焉如一彈而獲中和之用一按而參妙合之機一轉而函無痕之趣一折而應起伏之微於是欲輕而得其所以輕欲重而得其所以重天然之妙猶若水滴荷心不能定擬神哉圓乎

一曰堅

古語云按絃如入木形其堅而寔也大指堅易名指堅難若使中指幫名指食指幫大指外雖似堅寔膠而不靈堅之本全憑筋力必一指卓然立于絃中重如山指動如風發清響如擊金石而始至音出焉至音出則堅寔之功到矣然左指用堅右指亦必欲清勁乃能得金石之聲否則撚蔽柔懦聲出委靡則堅亦渾渾無取故知堅以勁合而後成其妙也況不用幫而參差其指行合古式既得體勢之美不爽文質之宜是當循循練之以至用力不覺則其堅亦不可窺也

一曰宏

調無大度則不得古故宏音先之蓋琴爲清廟明堂之器聲調寧不欲廓然曠遠哉然曠遠之音落落難聽遂留爲江湖習派因致古調漸違琴風愈洗矣若余所受則不然其始作也當拓其冲和閒雅之度而猱綽之用必極其宏大蓋宏大則音老音老則入古也至使指下寬裕純朴鼓蕩絃中縱指自如而音意欣暢疏越皆自宏大中流出但宏大而遺細小則其

情未至細小而失宏大則其意不舒理固相因不可偏廢然必胸次磊落而後合乎古調彼局曲拘攣者未易語此

一曰細

音有細眇處乃在節奏間始而起調先應和緩轉而游衍漸欲入微妙在絲毫之際意存幽邃之中指既縝密音若繭抽令人可會而不可即此指下之細也至章句轉折時尤不可草草放過定將一段情緒緩緩拈出字字摹神方知琴音中有無限滋味玩之不

焉此終曲之細也昌黎詩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其宏細互用之意歟往往見初入手者一理琴絃便往往不定如一聲中欲其少停一息而不可得一句中欲其委婉一音而亦不能此以知節奏之妙未易輕論也蓋運指之細在慮周全篇之細在神遠斯得細之大旨矣

一曰溜

溜者滑也左指治澁之法也音在緩急指欲隨應苟非握其滑機則不能成其妙若按絃虛浮指必柔懦勢難於滑或着重滯指復阻礙尤難於滑然則何法以得之惟是指節煉至堅實極其靈活動必神速不但急中賴其滑機而緩中亦欲藏其滑機也故吟猱綽注之間當若泉之滾滾而往來上下之際更如風之發發劉隨州詩云溜溜青絲上靜聽松風寒其斯之謂乎然指法之欲溜全在筋力運使筋力旣到而用之吟猱則音圓用之綽注上下則音應用之遲速跌宕則音活自此精進則能變化莫測安往而不得其妙哉

一曰健

琴尚沖和大雅操慢音者得其似而未眞愚故提一徤字爲導滯之砭乃於從容閒雅中剛徤其指而右則發清冽之響左則練活潑之音斯爲善也請以徤指復明之右指靠絃則音鈍而木故曰指必甲尖絃必悠落非藏徤於清也耶左指不勁則音膠而格故曰響如金石動如風發非運徤于堅也耶要知徤處卽指之靈處而沖和之調無疎慵之病矣滯氣之在絃不有不期去而自去者哉

一曰輕

不輕不重者中和之音也起調當以中和爲主而輕重特損益之其趣自生也蓋音之取輕屬於幽情歸乎元理而體曲之意悉曲之情有不期輕而自輕者第音之輕處最難工夫本弱調浮而不實晦而不明雖輕亦未合惟輕之中不爽清實而一絲一忽指到音綻更飄飄鮮朗如落花流水幽趣無限迺有一節一句之輕有間雜高下之輕種種意趣皆貴清實中得之耳要知輕不浮輕中之中和也重不煞重中之

中和也故輕重者中和之變音而所以輕重者中和之正音也

一曰重

諸音之輕者業屬乎情而諸音之重者乃繇乎氣情至而輕氣至而重性固然也第指有重輕則聲有高下而幽微之後理宜發揚倘指勢太猛則露殺伐之響氣盈胸臆則出剛暴之聲惟練指養氣之士則撫下當求重抵輕出之法絃上自有高朗純粹之音宣揚和暢疎越神情而後知用重之妙非浮躁乖戾者

之所比也故古人撫琴則曰彈欲斷絃按如入木此專言其用力也但妙在用力不覺耳夫彈琴至于力乂至于不覺則指下雖重如擊石而毫無剛暴殺伐之疚所以爲重與及其鼓宮叩角輕重間出則岱岳江河吾不知其變化也

一曰遲

古人以琴能涵養情性爲其有太和之氣也故名其聲曰希聲未按絃時當先肅其氣澄其心緩其度遠其神從萬籟俱寂中冷然音生疎如寥廓窅若太古優游絃上節其氣候候至而下以協厥律者此希聲之始作也或章句舒徐或緩急相間或斷而復續或幽而致遠因候制宜調古聲澹漸入淵源而心志悠然不已者此希聲之引伸也復探其遲之趣乃若山靜秋鳴月高林表松風遠沸石澗流寒而日不知晡夕不覺曙者此希聲之寓境也嚴天池詩幾回拍出陽春調月滿西樓下指遲其于遲意大有得也若不知氣候兩字指一入絃惟知忙忙連下迨欲放慢則竟索然無味矣深于氣候則遲速俱得不遲不速亦

得豈獨一遲盡其妙耶

一曰速

指法有重則有輕如天地之有陰陽也有遲則有速如四時之有寒暑也蓋遲爲速之綱速爲遲之紀嘗相間錯而不離故句中有遲速之節段中有遲速之分則皆藉一速以接其遲之候也然琴操之大體固貴乎遲疎疎澹澹其音得中正和平者是爲正音陽春佩蘭之曲是也忽然變急其音又係最精最妙者是爲奇音雉朝飛烏夜啼之操是也所謂正音備而

奇音不可偏廢此之爲速擬之于似速而寔非速欲遲而不得遲者殆相逕庭也然吾之論速者二有小速有大速小速微快要以緊緊使指不傷速中之雅度而恰有行雲流水之趣大速貴急務令急而不亂依然安閒之氣象而能瀉出崩崖飛瀑之聲是故速以意用更以意神小速之意趣大速之意奇若遲而無速則以何聲爲結構速無大小則亦不見其靈機故成連之教伯牙于蓬萊山中群峰互峙海水崩拆林木杳冥百鳥哀號曰先生將移我情矣後子期聽其音遂得其情于山水意精于其道者自有神而明之之妙不待縷析可以按節而求也

琴况跋

海水汩沒山岫杳冥林木深邃群鳥哀號余嘗諷詠此數語輒悠然神往謂琴之眞趣琴之妙境不外乎是正不必刺船海上始移我情也今讀谿山琴况二十四則眞趣盡得妙境盡開令我悠然神往矣乙未春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 掞嘉犖初校字

樂府傳聲

樂府傳聲序

樂備于八音成于人聲人聲以音均齊龢埏聖曲爲用漢初詔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羅繹曆之三正調曰平曰清曰瑟二變調曰楚曰側始著聲于協律至齊梁而樂府盡至宋元而樂府復興其以燕樂宮商羽十五調施于用與漢之三調名異實同至崑山魏良輔之南曲水磨腔出而人聲之著于歌曲也尤準徐靈胎氏生長吳會稔其遺法著爲樂府傳聲二卷爲知音者

所宗尚余子經爺得此鈔本于金陵舊家以其有裨于韻學可以上窺漢宋燕樂之源因刻以問世云

光緒辛巳仲春督楚使者合肥李瀚章題

序

曩侍安溪李文貞公每論聲氣之元與移風易俗之本謂教化莫先於樂樂以人聲爲重又論元曲只四齣猶有古者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之遺意嘗欲編次史傳中忠孝廉節諸事仿元人體製以授今崑腔去其淫聲豔字而調理之亦可以感動人心有志未就略見其說於古樂經傳及榕村語錄中衰老健忘亦十不記其一二矣辱示盛著自愧於聲音之道未之有得獨欣

然會心於人聲爲本一言覺先師緒論顯顯在耳今樂由古樂庶幾雅音其復振乎姑舉質言以識傾倒維揚唐紹祖題

細讀數過眞發千古歇絕之秘籥而昭明疏析之雖嘗於音律如弟之頑石亦輒點頭微悟實天生神解之人於

盛朝審定律呂之時非因源流家學而已亟宜刊行公諸寰宇無使夔曠寂寂楓江之上華亭黃之儁題

序

昔賓牟賈以致右憲左爲非武坐聲淫及商爲非武音曰有司失其傳也夫古聖王之樂列于四術四教成均習之庠序習之非僅掌之有司而已然猶不免於失傳又況其徒寄之伶工之口者乎周之既衰孔子正樂沿及漢初五經皆存而樂一經竟亡制氏記鏗鏘鼓舞之節樂之遺音也而時則病其不能言義七略載周歌詩曲折若干篇樂之遺譜也而時莫能歌若漢高

帝喜楚聲且播之於安世房中樂武帝更好新聲度曲用李延年之屬是皆不以古樂爲事儒者若京房鎦歆輩則惟詳求鐘律不復致考遺聲宜古樂之終亡也魏時猶有杜夔能歌鹿鳴文王伐檀騶虞四篇泊永嘉之末蕩然無復遺矣雖然古樂之所亡者其曲折耳其節奏耳聲則未有亡也漢魏之樂府唐不能歌而歌詩唐之詩宋不能歌而歌詞宋之詞元不能歌而歌曲然歌曲之聲固卽歌詞歌詩歌樂府之聲也

又獨非卽歌南豳雅頌之聲與而安得云亡與故以樂而論則三百篇存樂府存詩存詞存而其曲折節奏則盡亡以聲而論則歌南北曲者此聲卽進而歌詞歌詩歌樂府歌三百篇要亦無非此聲故曰亡者其曲折耳其節奏耳聲則自在天壤間也自元以來有北曲有南曲而善歌者首推三吳南曲習于南耳故視北曲尤爲盛行然明之中葉以後于南曲刻意求工別爲清曲漸非元人之舊又作傳奇之人喜集數曲

爲一以致宮調難分音拍盡失訛且傳訛旨復引旨幾何而不盡變元人之歌法哉徐子蓋有憫焉傳聲之所爲作也曰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于天下一語已探聲律之本而于宮調字音口法尤必三致意焉夫聲出于口非審口法則開合發收混矣聲本于字非正字音則陰陽平仄淆矣聲寄于調非別宮調則字句雖符腔板全失而曲不可問矣此書不但爲時伶下鍼砭爲元曲留面目并古今樂部之節奏曲折可

由此而推測其萬一其功豈淺鮮哉徐子為檢討虹亭先生孫先生所著蘜莊詞見推名宿徐子本其家學淵源而於音律夙具神解宜其言之明且清也信今傳後復奚疑焉時

乾隆十三年二月既望同學德清胡彥穎拜手

序

序

樂之成其大端有七一曰定律呂二曰造歌詩三曰正典禮四曰辨八音五曰分宮調六曰正字音七曰審口法七者不備不能成樂何謂定律呂考黃鍾大呂之本窮宮商徵羽之變是也何謂歌詩上極雅頌下至謠諺與凡詞曲有韻之文皆是也何謂典禮郊天祭地宴饗贈答房中軍中之所宜用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古今樂器是也何謂宮調旋宮之六十調與今所存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南曲之九宮十三調是也何謂字音一字有一字之正音不可雜以土音又北曲有北曲之音南曲有南曲之音是也何謂口法每唱一字則必有出聲轉聲收聲及承上接下諸法是也七者不盡通不得名專精之士然七者之學非一人所能兼則亦有可分習者律呂歌詩典禮此學士大夫之事也其八音之器各精一技此樂工之事也惟宮調字音口法則唱曲者不可不知然宮調太

端難越即有失傳而一爲更換即能循板歸腔至字音亦一改即能正其讀惟口法則字句各別長唱有長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在此調爲一法在彼調又爲一法接此字一法接彼字又一法千變萬殊此非若律呂歌詩典禮之可以書傳八音之可以譜定宮調之可以類分字音之可以反切別全在發聲吐字之際理融神悟口到音隨顧昔人之聲已去誰得而聞之即一堂相對旋唱而聲旋息欲追其已往之聲而

不復在耳矣此口法之所以日變而日亡也上古之口法三代不傳三代之口法漢魏六朝不傳漢魏六朝之口法唐宋不傳唐宋之口法元明不傳若今日之南北曲皆元明之舊而其口法亦屢變南曲之變變爲崑腔去古浸遠自成一家其法盛行故腔調尚不甚失但其立法之初靡慢模糊聽者不能辨其爲何語此曲之最違古法者至北曲則自南曲甚行之後不甚講習即有唱者又即以南曲聲口唱之遂使宮調

不分陰陽無別去上不淸全失元人本意又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全不究心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嗟夫樂之道久已喪失猶存一綫於唱曲之中而又日即消亡余用憫焉爰作傳聲法若干篇借北曲以立論從其近也而南曲之口法亦不外是焉古人作樂皆以人聲爲本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人聲不可辨雖律呂何以和之故人聲存而樂之本自不沒於天下傳聲者所以傳人聲也其事若微而可緩然古

之帝王聖哲所以象功昭德陶情養性之本實不外是此學問之大端而盛世之所必講者也

乾隆甲子秋八月既望吳江徐大椿書於洄溪草堂

樂府傳聲目

源流　元曲家門
出聲口訣　聲各有形
五音　四呼
喉有中旁上下　鼻音閉口音
四聲各有陰陽　北字
平聲唱法　上聲唱法
去聲唱法　入聲派三聲法
入聲讀法　歸韻

收聲　交代
宮調　陰調陽調
字句不拘之調亦有一定格法
曲情　起調
斷腔　頓挫
輕重　徐疾
重音疊字　高腔輕過
低腔重煞　一字高低不一
出音必純　句韻必清

定板　底板唱法
道情序附

樂府傳聲

吳江徐大椿靈胎著

源流

曲之變上古不可考自唐虞之賡歌擊壤以降凡朝廷草野之間其歌詩謠諺不可勝窮茲不盡述若今日之聲存而可考者南曲北曲二端而已北曲之始如金之董解元西廂記元之馬致遠岳陽樓之類南曲之傳如元人高則誠琵琶記施君美拜月亭之類宮調既殊排場亦異

然當時之唱法非今日之唱法也北曲如董之西廂記僅可以入絃索而不可以協簫管其曲以頓挫節奏勝詞疾而板促至王實甫之西廂記及元人諸雜劇方可協之簫管近世之所宗者是也若北曲之西腔高腔梆子亂彈等腔此乃其別派不在北曲之列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至明之中葉崑腔盛行至今守之不失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爲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北曲矣北乃風氣自然之變不可勉强者也如必字字句句皆求同於古人一則莫可考究二則難於傳授況古人之聲已不可追自吾作之安知不有杜譔不合調之處卽使自成一家亦仍非眞古調也故風氣之遞變相仍無害但不可依樣葫蘆盡失聲音之本并失後來改調者之意則流蕩不知所窮矣故可變者腔板也不可變者口法與宮調也苟口法宮調得其眞雖今樂猶古樂也蓋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於天下記云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人生而有此形卽有此聲亦卽有此履中蹈和之具但無人以發之則汨沒而不能自振後世之所以治不遵古者樂先亡也樂之亡先王之教失也我謂欲求樂之本者先從人聲始

元曲家門

元曲爲曲之一變自元以前歌已有南北之分其法不傳而聲調大略亦可想見至元曲則分宮別調獨成一家清濁陰陽以别其聲長短徐疾以定其節宏細幽顯以分其調其體例如出一手其音節如出一口雖文之高下各殊而音調無有不合者歌法至此而大備亦至此而盡顯能審其節隨口歌之無不合格調可播管絃者今人特不知深思耳若其體則全與詩詞各

別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顯而不取隱蓋此乃述古人之言語使愚夫愚婦共見共聞非文人學士自吟自咏之作也若必鋪叙故事點染詞華何不竟作詩文而立此體耶譬之朝服遊山豔妝玩月不但不雅反傷俗矣但直必有至味俚必有實情顯必有深義隨聽者之智愚高下而各與其所能知斯爲至境又必觀其所演何事如演朝廷文墨之輩則詞語仍不妨稍近藻繪乃不失口氣若演街巷村野之事則鋪述竟作方言可也總之因人而施口吻極似正所謂本色之至也此元人作曲之家門也

知此則元曲用筆之法曉然矣

出聲口訣

天下有有形之聲有無形之聲風雷之類是也其聲不可爲而無定有形之聲絲竹金鼓之類是也其聲可爲而有定其形何等則其聲亦從而變矣欲改其聲先改其形形改而聲無弗改也惟人之聲亦然喉舌齒牙脣謂之五音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欲正五音而不於喉舌齒牙脣處著力則其音必不眞欲準四呼而不習開齊撮合之勢則其呼必不清所以欲辨

眞音先學口法口法眞則其字無不眞矣譬之簫管欲吹尺字必放尺字之眼欲吹工字必放工字之眼若放工而欲吹尺放尺而欲吹工雖神瞽不能也所謂其聲可爲而有定者也今則口法皆不能知而欲其聲之眞得乎又喉舌齒牙脣雖分五層然吐聲之法不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餘四音亦然更不僅此也卽喉底之喉亦有淺深輕重其餘皆有淺深輕重千絲萬縷層層扣住方爲入細其開齊撮合之中亦有半開全開半合全合之不同其外又有鼻音半鼻抵腭抵齒等法其形亦皆有定總之呼字十分眞則其形自從其形十分眞則其字自協此自然之理若不知其形而求其聲則終身不能呼準一字也

聲各有形

凡物有氣必有形惟聲無形然聲亦必有氣以出之故聲亦有聲之形其形惟何大小濶狹長短尖鈍粗細圓扁斜正之類是也古聖作字諸聲皆由天籟絶無一毫勉強其義精微奇妙不可思議如大字之形大小字之形小濶字之形濶狹字之形狹餘數字無不皆然惟口訣得傳則字形宛肖不得口訣則大非大而小非小出聲之際已偏引長其音遂不知何字矣能將上

數字錬準口訣則餘字盡可類推如東鐘韻東字之聲長終字之聲短風字之聲扁宮字之聲圓蹤字之聲尖翁字之聲鈍江陽韻江字之聲濶臧字之聲狹堂字之聲粗將字之聲細潛心分別其形顯然其口訣大端雖不外開齊撮合喉舌齒牙唇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張口者有半張者有閉口者有半閉者有先張後閉者有先閉後張者有喉出唇收者有喉出舌收者有全喉全舌者有半喉半舌者以上諸條互相出入不可勝計其外又有落腮穿齒穿牙覆唇挺舌透鼻過鼻種種諸法不可枚舉總在將此字識眞念準審其字聲從口中何處著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即知其形於長短濶狹之內居何等矣然後人之聽之無不知其爲何字雖絲竹雜和不能奪而亂之矣此千古未發之微義也

五音

喉舌齒牙脣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於喉爲喉出於舌爲舌出於齒爲齒出於牙爲牙出於脣爲脣其詳見等韻切韻等書最深爲喉音稍出爲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牡齒間爲牙音再出在脣上爲脣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喉音之淺深不一舌音之淺深亦不一餘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交界之間甚難辨然其界限又復井然一口

之中並無疆畔而絲毫不可亂此人之所以爲至靈造物之所以爲至奇也能知其分寸之所在一綫不移然後其音始的而出聲之際不致眩惑遊移再參之以開齊撮合之法自然辨晰秋毫矣餘詳口訣篇內

四呼

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口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脣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眞否則終不能合度然此非喉舌齒牙脣之謂也蓋喉舌齒牙脣音字之所從生開齊撮合者字之所從出喉舌齒牙脣各有開齊撮合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今人雖能知音之正而呼之

不清者皆開齊撮合之法不習故也餘見口訣篇內

喉有中旁上下

喉舌齒牙脣爲五音者從內至外言之也其位實有五層其音雖皆本於喉而用力之地則脣脣各別此人人所知者也至五音中又各有五音則前人之所未道者天下之理有縱必有橫喉舌齒牙脣縱也喉音中之五音橫也何謂五高而清之字則從喉之上面用力低而濁之字則從喉之下面用力歛而扁之字則從喉之兩旁用力正而圓之字則從喉之中間用力故出

聲之時欲其字清而高則將氣提而向喉之上欲濁而低則將氣按而著喉之下欲歛而扁則將氣從兩旁逼出欲正而圓則將氣從正中透出自然各得其眞不煩用力而自響且亮矣此非特喉音之字如此凡舌齒牙脣之字呼法皆然但舌齒牙脣雖著力之地各殊而總不能離乎喉也故喉舌齒牙脣爲經上下兩旁正中爲緯經緯相生五五二十有五而出聲之道備矣此千古之所習而不察者也

鼻音閉口音

喉舌齒牙脣之外又有鼻音閉口音者何也蓋聲音之道所以暢發天地之和氣雖以清明疏亮爲主但皆清明疏亮一往不返則律呂之氣有張無翕不能備四氣之和此鼻音閉口音所以不能無也如庚青二韻乃正鼻音也東鐘江陽乃半鼻音也尋侵監咸廉纖則閉口音也正鼻音則全入鼻中半鼻音則半入鼻中即閉口之漸也閉口之音自侵尋至廉纖而盡矣故中

原音韻以東鐘起以廉纖終之以閉口者猶四時之令窮於冬也東鐘則春令之始也但立春之時陽氣初動故猶稍帶鼻音有出而未舒之象自庚青正鼻音之後即從尤侯之合口喉音轉入尋侵閉口亦以漸而收藏此天地自然之理編韻之人雖未必有意爲之而天地元音之終始其序自然而不可紊也故能知鼻音閉口音法則曲中之開合呼翕皆與造化相通然後清而不噍放而不溢有深厚和粹之妙故鼻

音閉口音之法不可不深講也

四聲各有陰陽

字之分陰陽從古知之宋人塡詞極重只散見於諸家論說而無全書惟中原音韻將每韻分出最爲詳盡但只平聲有陰陽而餘三聲皆不分陰陽不知以三聲本無分乎抑難分乎抑可以不分乎又或以爲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此更悖理之極者蓋四聲之陰陽皆從平聲起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不容勉强亦不可移易豈有平聲有陰陽而三聲無陰

陽者亦豈有平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者此等皆極荒唐之說後人竟不深求不得不急爲拈出使天下後世作曲與唱曲之人確然有所執持而審音不惑如宗爲陰宗總縱足皆陰也戎字爲陽戎冗誦族皆陽也上入字豈可刪去一字亦豈可互易一字亦豈可宗戎有陰陽而下六字無陰陽更豈可縱足與誦族有陰陽而總與冗無陰陽此有耳者之所共察不必明於度曲者而後知之也余常欲以中原音韻

四聲之陰陽每字皆爲分定以息千古紛紛之說尚未遑而有待但作曲者能別平聲之陰陽已屬難事若併三聲而分之則尤艱於措筆不必字字苛求然不可以作曲之難而併字之陰陽亦泯之也

北字

凡唱北曲者其字皆從北聲方爲合度若唱南音卽爲別字矣然北字之異乎南者十居四五若必字字從北則南方之人竟有全不解者此亦不必盡泥也蓋當時之北曲以北人造之北人唱之彼自唱彼之音自然皆從北讀若南人唱之南人聽之則卽唱南人之音似亦無害於理但以北字改作南音則聲必不和何則當時原以北字配調故也況南人以土音雜之只可

施之一方不能通之天下同此一曲而一鄉有一鄉之唱法其弊不勝窮矣愚有說焉凡北曲之字有天下盡通之正音唱又不失此調之音節者不必盡從北字也如崇本音戎而北讀爲蟲重字本音蟲去聲北讀爲中去聲事字本時至切北讀爲世杜本音渡北讀爲妬之類如此者不一而足若必盡從北音則唱者與聽者俱不相洽反爲無味譬之南北兩人相遇談必各操土音則兩不相通必各遵相通之正音方能

理會此人情之常何不可通於度曲耶但不能以土音改北音耳至於北字中人人能曉或此宮此調必如此方合者則必不可以南曲之字易之也

平聲唱法

四聲之中平聲最長入聲最短何以驗之凡三聲拖長之後皆似平聲入聲則一頓之外全無入象故長者平聲之本象也但上去皆可唱長即入聲派入三聲亦可唱長則平聲之長何以別於三聲耶蓋平聲之音自緩自舒自周自正自和自靜若上聲必有挑起之象去聲必有轉送之象入聲之派入三聲則各隨所派成音故唱平聲其訣尤重在出聲之際得舒緩周正和靜之法自與上去迥別乃爲平聲之正音則聽者不論高低輕重一聆而知其爲平聲之字矣

上聲唱法

上聲亦只在出字之時分別方開口時須畧似平聲字頭半吐即向上一挑方是上聲正位蓋上聲本從平聲來故上聲之字頭必從平聲起若竟從上起則其聲一響已竭不能引而長之若聲竭而復拖下則反似平聲字矣故唱上聲極難一吐即挑挑後不復落下雖其聲長唱徵近平聲而口氣總皆向上不落平腔乃爲上聲之正法雖數轉而聽者仍知爲上聲斯得唱上

聲之法矣

去聲唱法一

今北曲之最失傳者其唱去聲盡若平聲蓋北曲本無入聲若併去聲而無之則只有兩聲矣夫兩聲豈能成調耶況北曲之所以別於南者全在去聲南之唱去以揭高爲主北之唱去不必盡高惟還其字面十分透足而已笛中出一凡字合曲者惟去聲爲多如唱凍字則曰凍紅翁唱問字則曰問恒恩唱秀字則曰秀喉漚長腔則如此三腔短腔則去第三腔再短則念完

本字即收總不可先帶平腔蓋去聲本從上聲轉來一着平腔便不能復振始終如平聲矣非若上聲之本從平聲轉出可以先似平聲轉到上聲也譬如四時從春轉夏則可從春轉秋則不可此自然之理也況去最有力北音尚勁去聲須確則曲聲亦勁而有力此最大關係也今之所以唱去聲似平聲者何也自南曲盛行曲尚柔靡聲口已慣不能轉勁又去聲唱法頗須用力不若平讀之可以隨口念過一則循習使

然一則偷氣就易又久無審音者爲之整頓遂使去聲盡亡北音絕響最可慨也

入聲派三聲法

北曲無入聲將入聲派入三聲蓋以北人言語本無入聲故唱曲亦無入聲也然必分派入三聲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於此蓋入聲本不可唱唱而引長其聲即是平聲南曲唱入聲無長腔出字即止其間有引長其聲者皆平聲也何也南曲唱法以和順爲主出聲拖腔之後皆近平聲不必四聲鑿鑿故可稍爲假借惟北曲則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眞出聲過聲收聲分毫不可寬假故唱入聲亦必審其字勢該近何聲及可讀何聲派定唱法出聲之際歷歷分明亦如三聲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後唱者有所執持聽者分明辨別非若南曲之皆似平聲無相逕庭也故觀派入三聲之法則北曲之出字清眞益可徵據此探微之論也至派入三聲異同之法又別有論

入聲讀法

北曲皆遵中州音韻其平上去三聲皆與唐韻及洪武正韻等相同其有異者百中之一耳其五音四呼亦不相遠若入聲之字皆派入三聲竟有大相徑庭全非其字者何也蓋三聲多連合一貫獨至入聲而別有有三聲而無入聲之字亦有有入聲而無三聲之字今北曲無入聲之唱盡將入聲唱作三聲而三聲中無此字則不得不另作一聲矣如曲字本邱六切若本音

之平聲則邱都切是有聲無字矣故變而作區樂字本盧各切若本音之平聲則盧沙切亦有聲無字矣故變而作勞其餘如削之爲宵鶴之爲浩不一而足自六經子史皆同不獨中州音韻爲然也惟古韻從無此讀法而五音四呼又不通者此乃當時之土音則不妨或從古音或從今音不必悉遵其讀也又其派入三聲有一定之法與古音亦稍殊如鹿字中州韻作去聲音露古音亦音盧出字中州韻作上聲音杵

古音作平聲則赤知切作去聲則赤至切三聲多有通融之處蓋入之讀作三聲者緣古人有韻之文皆以長言咏嘆出之其聲一長則入聲之字自然歸入三聲此聲音之理非人所能强也故古人有此讀法若三聲原可通用不必盡從中州韻如從無此音者則不可自我亂之恐人之難辨也試從古音一一考之則入聲派入三聲之故可明而三代已前之歌法亦可推測而知矣

歸韻

唱曲能令人字字可辨不但平上去入四聲準開齊撮合四呼清而已四聲四呼止能於出聲之時分別字頭使人明曉至出字之後引長其聲卽屬公共之響況有絲竹一和尤易混入嘗如簫管之音雖極天下之良工吹得音調明亮者祇能分別工尺令聽者一聆而知其爲何調斷不能吹出字面使聽者知其何字也蓋簫管止有工尺無字面此人聲之所以可貴也四聲

四呼清則出口之字面已正而不知歸韻之法則引長之字面仍與簫管同故尤以歸韻爲第一歸韻之法如何如東鐘字則使其聲出喉中氣從上腭鼻竅中過令其聲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則東鐘歸韻矣江陽則聲從兩頤中出舌根用力漸開其口使其聲朗朗如叩金器則江陽歸韻矣支思則聲從齒縫中出而收細其喉徐放其氣切勿令上下齒牙相遠則支思歸韻矣能歸韻則雖千轉百轉而本音始終一線聽者卽從出字之後驟聆其音亦鑿鑿然知爲某字也況字眞則義理切實所談何事所說何人悲歡喜怒神情畢出若字不清則音調雖和而動人不易譬如禽獸之悲鳴喜舞雖情有可相通終與人類不能親切相感也但人之喉嚨靈頑不一靈者則各韻自能分出各韻之音頑者一味響亮不能鑿鑿分別卽字面不差而一放則不甚相遠又有幾韻能分幾韻不能分各因其聲之所近以爲優劣若十九韻俱能分者絕少

此又得天分非人力所能強也

收聲

天下知出聲之法爲最重而不知收聲之法爲尤重蓋出一字而四呼四聲五音無誤則其字已的確可辨猶人所易知而易能也惟收聲之法則不但當審之極清尤必守之有力自出聲之後其口法一定則過腔轉腔音雖數折而口之形與聲所從出之氣俱不可分毫移動蓋聲雖同出於喉而所著力之處在口中各有地位字字不同如開口之喉音其聲始終從喉著力

其口始終開而不閉閉口之舌音其聲始終從舌著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其餘字字皆然斯已難矣至收足之時尤難蓋方聲之放時氣足而聲縱尚可把定至收末之時則本字之氣將盡而他字之音將發勢必再換口訣畧一放鬆而咿啞嗚吒之聲隨之不知收入何宮矣故收聲之時尤必加意扣住如寫字之法每筆必有結束越到結束之處越有精神越有頓挫則不但本字清真卽下字之頭亦得另起爐竈

分明透露此古法之所極重而唱家之所易忽不得不力爲剖明者也然亦有二等焉一則當重頓一則當輕勒重頓者煞字煞句到此斬然割斷此易曉也輕勒者遇文連句到此委宛脫卸此難曉也蓋重者其聲滿而方輕者其聲清而圓其界限之分明則一能知此則收聲之法思過半矣

交代

凡曲以清朗爲主欲令人人知所唱之爲何曲必須字字響亮然有聲極響亮而人仍不能知爲何語者何也此交代不明也何爲交代一字之音必有首腹尾必首腹尾音已盡然後再出一字則字字清楚若一字之音未盡或已盡而未收足或收足而於交界之處未能劃斷或劃斷而下字之頭未能矯然皆爲交代不清況聲音愈響則聲盡而音未盡猶之叩巨大之鐘雖

叩之後卽鳴他器則鐘聲方震他器必若無聲故聲愈響則音愈長必尾音盡而後起下字而下字之頭尤須用力方能字字清澈否則反不如聲低者之出口清楚也凡響亮之喉宜自省焉不得恃聲高字眞必爲人人能曉也

宮調

古人分立宮調各有鑿鑿不可移易之處其淵源不可得而尋而其大旨猶可按詞而求之者如黃鐘調唱得富貴纏綿南呂調唱得感嘆悲傷之類其聲之變雖係人之唱法不同實由此調之平仄陰陽配合成格適成其富貴纏綿感嘆悲傷而詞語事實又與之合則宮調與唱法胥得矣故古人塡詞遇富貴纏綿之事則用黃鐘宮遇感嘆悲傷之事則用南呂宮此一定之

法也後世塡詞家不明此理將富貴纏綿之事亦用南呂調遇感嘆悲傷之事亦用黃鐘調使唱者從調則與事違從事則與調違此作詞者之過也若詞調相合而唱者不能尋宮別調則咎在唱者矣近來傳奇合法者雖少而不甚相反者尚多仍宜依本詞如何音節唱出神理方不失古人配合宮調之本否則盡忘其所以然而宮調爲虛名矣

陰調陽調

古人唱法所謂陰陽者乃字之陰陽非人聲之陰陽也字之陰陽者如東爲陰同爲陽二字自有清濁輕重之別至人聲之陰陽則逼緊其喉而作雌聲者謂之陰調放開其喉而作雄聲者謂之陽調遇高字則唱陰遇低字則唱陽此大謬也夫堂堂男子唱正大雄豪之曲而逼緊其喉不但與其人不相稱卽字面斷不能眞蓋喉間逼緊則字面皆從喉中出而舌齒牙脣俱不

能著力開齊撮合亦大半不能收準卽使出聲之後作意分清終不若卽從舌齒牙脣者之親切分明也惟優人之作旦者欲效女聲則不得不逼緊其喉此純用陰調者然卽陰調之中亦有陰陽之別非一味逼緊也若陽調中之陰陽放開直出者爲陽之陽將喉收細揭高世之所謂小堂調者爲陽之陰此則一起一倒無曲不有而逼緊之陰不與焉今之逼緊喉嚨者乃欲唱高調而不能故用力夾住吊起不覺犯逼緊之病一則喉本不佳一則不善用喉之故也然逼緊之字亦間有之高調之曲連轉幾字幾腔層層泛起愈轉愈高則音必愈細陽聲已竭喉底之眞氣出而接之自然聲出至深與逼緊相似此乃自然而然非有意爲之若世俗之所謂陰調也至近日之所謂時曲清曲者則字字逼緊俱從喉中一縧吐出依然講五音四呼之法實則五音四呼何處著力以至聽者一字不能分辨此曲之下賤風流掃地矣

字句不拘之調亦有一定格法

北曲中有不拘句字多少可以增損之格如黃鐘之黃鐘尾仙呂之混江龍南呂之草池春之類世之作此調者遂隨筆寫去絕無格式眞乃笑談要知果可隨意長短何以仍謂之黃鐘尾而不名之爲混江龍又不謂之草池春且何以黃鐘尾不可入仙呂混江龍不可入南呂耶此眞不思之甚而訂譜者亦僅以不拘字槩之全無格式令後人易誤也蓋不拘字句者謂此一

調字句不妨多寡原譜在此一調中增減並不謂可增減在他調也然則一調自有一調章法句法及音節森然不可移易不過謂同此句法而此句不妨多增同此音節而此音不妨疊唱耳然亦只中間發揮之處因上文文勢趨下才高思湧一瀉難收依調循聲鋪敘滿意既不踰格亦不失調至若起調之一二句及收調之一二句則陰陽平仄一字不可移易增減如此則聽者方能確然辨其爲何調否則竟爲無調之

曲荒謬極矣細考舊曲自能悟之不能悉錄也

曲情

唱曲之法不但聲之宜講而得曲之情爲尤重盖聲者衆曲之所盡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獨異不但生旦丑淨口氣各殊凡忠義奸邪風流鄙俗悲歡思慕事各不同使詞雖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則邪正不分悲喜無別卽聲音絕妙而與曲詞相背不但不能動人反令聽者索然無味矣然此不僅於口訣中求之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必唱者先設身處地摹倣其

人之性情氣像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語然後其形容逼眞使聽者心會神怡若親對其人而忘其爲度曲矣故必先明曲中之意義曲折則啟口之時自不求似而自合若世之止能尋腔依調者雖極工亦不過樂工之末技而不足語以感人動神之微義也

起調

唱法之最緊要不可忽者在於起調之一字通首之調皆此字領之通首之勢皆此字蓄之通首之神皆此字貫之通首之喉皆此字開之如治絲者引其端而後能竟其緒此一字乃端也未有失其端而緒不紊者人但知調從此字爲始高則入某調低則入某調七調從此而定此語誠然不知此乃其大端耳其轉變之法盡無窮盡焉有唱高調而此字反宜低者有唱低調

而此字反宜高者亦有唱高宜高唱低宜低者有宜陰起翻陽者有宜陽起翻陰者亦有宜先將此字輕輕蓄勢唱過二三字方起調者此字一梗則全曲皆梗此字一和則全曲自和故此一字者造端在此關鍵在此其詳審安頓之法不可不十分加意也

斷腔

南曲之唱以連爲主北曲之唱以斷爲主不特句斷字斷卽一字之中亦有斷腔且一腔之中又有幾斷者惟能斷則神情方顯此北曲第一吃緊之處也而其法則非一端有另起之斷有連上之斷有一輕一重之斷有一收一放之斷有一陰一陽之斷有一口氣而忽然一斷有一連幾斷有斷而換聲吐字有斷而寂然頓住以上諸法南曲亦間有之然不若北曲之多禮記

所云曲如折止如槁木正此之謂也近時南曲盛行不但字法皆南卽有斷法亦是南曲之斷與北曲迥別蓋南曲之斷乃連中之斷不以斷爲重北曲未嘗不連乃斷中之連愈斷則愈連一應神情皆在斷中頓出故知斷法之精微則北曲之神理思過半矣然斷與頓挫不同頓挫音曲中之起倒節奏斷者聲音之轉折機關也

頓挫

唱曲之妙全在頓挫必一唱而形神畢出隔垣聽之其人之裝束形容顏色氣象及舉止瞻顧宛然如見方是曲之盡境此其訣在頓挫頓挫得款則其中之神理自出如喜悅之處一頓挫而和樂出傷感之處一頓挫而悲恨出風月之場一頓挫而豔情出威武之人一頓挫而英氣出此曲情之所最重也況一人之聲連唱數字雖氣足者亦不能接續頓挫之時正唱者因以

歇氣取氣亦於唱曲之聲大有補益今人不通文理不知此曲該於何處頓挫又一調相傳守而不變少加頓挫卽不能合著板眼所以一味直呼全無節奏不特曲情盡失且令唱者氣竭此文理所以不可無也要知曲文斷落之處文理必當如此者板眼不妨略爲伸縮是又在明於宮調者爲之增損也

輕重

聲之高低與輕重全然不同今則悞以輕重爲高低所以唱高字則用力呌呼唱低字則隨口帶過此大謬也高低之法詳於高腔輕過篇今先明輕重之法輕者鬆放其喉聲在喉之上一面吐字清圓飄逸之謂重者接捺其喉聲在喉之下一面吐字平實沈著之謂凡從容喜悅及俊雅之人語宜用輕急廹惱怒及粗猛之人語宜用重又有一句之中某字當輕某字當重亦

有一調之中某句當輕某句當重總不一定但輕重又非響不響之謂也有輕而不響者有輕而反響者有重而響者有重而反不響者蓋高低者調也輕重者氣也響不響者聲也似同而實異細別之自顯然但不明言之則習而不察耳

徐疾

曲之徐疾亦有一定之節始唱少緩後唱少促此章法之徐疾也閒事宜緩急事宜促此時勢之徐急也摹情玩景宜緩辨駁趨走宜促此情理之徐疾也然徐必有節神氣一貫疾亦有度字句分明倘徐而散慢無收疾而糊塗一片皆大謬也然太徐之害猶小太急之害猶大今之疾唱者竟隨口亂道較之常人言語更快不特字句不明并唱字之義全然失之矣惟演劇之

塲或有重字疊句形容一時急廹之象及收曲幾句其疾宜更甚於尋常言語者然亦必字字分明皎皎落落無一字輕過內中遇緊要眼目又必跌宕而出之聽者聆之字句甚短而音節反覺甚長方爲合度舍此則寧徐無疾也曲品之高下大半在徐疾之分唱者須自審之

重音疊字

重音者二字之音相近如蓬蒙希夷之類聽者易疑爲兩字相同是也疊字者如飄飄隱隱之類聽者易疑爲一字兩腔是也此等最宜留意凡唱重音之字則必將字頭作意分別如陰陽輕重四呼五音必有不同之處則清字面則聽者鑿鑿知爲兩音矣唱疊字之音則必界限分明念完上字之音鈎清頓住然後另起字頭又必與前字畧分異同或一輕一重一高一低一

徐一疾之類譬之作書之法一帖之中其字數見無相同者則聽者鑿鑿知爲兩字矣此等雖係曲中之末節而口訣之妙反於此見長若工夫不到至此竟無把握也

高腔輕過

腔之高低不係聲之響不響也蓋所謂高者音高非聲高也音與聲大不同用力呼字使人遠聞謂之聲高揭起字聲使之向上謂之音高即如同是一曲唱上字尺字調則聲雖用力而音總低唱正調乙字調則聲雖不用力而音總高此在喉中之氣向上向下之別耳凡高音之響必狹必細必銳必深低音之響必闊必粗必鈍必淺如此字要高唱不必用力儘呼惟將此字

做狹做細做銳做深則音自高矣今人不會此意凡遇高腔往往將細狹深銳之法變成陰調此又似是而非也蓋陽調有陽調之高低陰調有陰調之高低若改陽爲陰謂之高則陰之當高者又何改耶且調有斷不可陰者若改陽爲陰又失本調之體矣能知唱高音之法則下等之喉亦可進於中等中等亦可進於上等凡遇當高揭之字照上法將氣提起透出吹者按譜順從則聽者已清晰明亮唱者又全不費力蓋

字之高下一定而人之聲音各別能知此則人人可唱高音之曲各如其人之分量而無脫調之慮否則唱高調之曲必極響之喉方可而喉之稍次者只宜唱低調之曲是調以人分而人之聲只可限以一調畧高即屬勉強矣此不知高腔輕過之法也

低腔重煞

低腔與輕腔不同輕腔者將字音微逗其聲必清細而柔媚與重字反對若低腔則與高字反對聲雖不必響亮而字面更須沈著凡情深氣盛之曲低腔反最多能寫沈鬱不舒之情故低腔宜重宜緩宜沈宜頓與輕腔絕不相同今之唱低腔者反以爲偷力之地隨口念過遂使神情涣漫語氣不續不知曲之神理全在低腔也

一字高低不一

字之配入工尺高低本無一定如世所傳儀禮通傳樂譜鹿鳴之我有嘉賓首章則我爲㽵有爲林嘉爲應賓爲黃諸律旋用則高低互易從古如此所以天下有不入調之曲而無不可唱之曲曲之不入調者字句不準陰陽不分平仄失調是也無不可唱者遷低就高遷高就低平聲仄讀仄聲平讀凡不合調不成調之曲皆可被之管絃矣然必字字讀真而能不失宮調諧

和絲竹方爲合度之曲耳故曲之工不工唱者居其半而作者居其半也曲雖合調而唱者違之其咎在唱者曲不合調則使唱者依調則非其字依字則非其調勢必改讀字音遷就其聲以合調則調雖是而字面不眞曲之不工作曲者不能辭其責也故字聲之高下可以通融者如鹿鳴所譜之類原可以出入轉移其不可通融之處則斷不得用此一字而離宮失調亦不得因欲合調而出韻乖聲故作曲者與唱曲者

不可不相謀也

出音必純

凡出字之後必始終一音則腔雖數轉聽者仍知為即此一字不但五音四呼不可互易并不可忽陰忽陽忽重忽輕忽清忽濁忽高忽低方為純粹凡犯此病者或因沙澁之喉不能一線到底或因隨口轉換漫不經心以致一字之頭腹尾往往互異不但聽者不清即絲竹亦難合和故必平日先將喉嚨洗刷清明使聲出一線則隨其字清濁高下俱不至一字數聲矣

句韻必清

牌調之別全在字句及限韻某調當幾句某句當幾字及當韻不當韻調之分別全在乎此唱者遵此不失自然事理明曉神情畢出宮調井然今乃只顧腔板句韻蕩然當連不連當斷不斷遇何調則依工尺之高低唱完而止則古之鑿鑿分別幾句幾字幾韻全然可以不必也蓋言語不斷雖室人不解其情文章無句雖通人不曉其義況於唱曲耶如琵琶辭朝折啄木兒

事君事親一般道人生怎全忠和孝却不道毋死于陵歸漢朝近時唱者道字掩腔連下人字孝字急疾并接却字是句韻皆失矣如此者十之四五試令今之登場者依崑腔之唱法聽其能辨其幾句幾韻百不能得一也句韻之法不幾盡喪耶惟北曲倘有句可尋有韻可辨然亦不能收清收足此亦漸染於崑腔所致崑腔作法之始原不至如此之極而流弊不可不亟拯也餘見頓挫斷腔諸篇

定板

板之設所以節字句排腔調齊人聲也南曲之板分毫不可假借惟北曲之板竟有不相同者蓋南曲惟引子無板餘皆有板北曲則祇有底板無實板之曲極多又南曲之字句無一調無定格而北曲則不拘字句之調極多又南曲襯字甚少少則一字幾腔板在何字何腔千首一律若北曲則襯字極多板必有不能承接之處中間不能不增出一板此南之所以有定北之

所以無定也且元人之曲不但以虛字爲襯且有以實字爲襯者如本調當用天地人三實字爲句若只襯一二虛字在三字上仍是三字句乃竟用春夏秋冬四實字爲句則將以何字作襯字耶則不但襯多難簇且正襯不分此板之所以尤無定也然無定之中又有一定者蓋板殊則腔殊腔殊則調殊板一失則宮調不可考矣故惟過文轉接之間板可略爲增損所以便歌也至要緊之處板不可少有移易所以存調也此北曲之板雖寬而實未嘗不嚴也

底板唱法

南曲惟引子用底板餘皆有定板北曲則底板甚多何也蓋南曲之板以節字不以節句北曲之板以節句不以節字節字則板必繁節句則一句一板足矣惟善議論描寫及轉折頓挫之曲亦用實板節字然亦不若南曲之密凡唱底板之曲必音節悠長聲調宏放氣緩辭舒乃稱合度又必於轉接出落之間自生頓挫無節之中處處皆節無板之處勝於有板如鶴鳴九臯

下雲直上又如天際風箏宮商自協方爲能品此可意會非可言罄也

道情序 附

道情之唱由來最古其聲則飛馭天表游覽太虛俯視八紘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間慨古感今有樂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其說相傳如此乃曲體之至高至妙者也迨今久失其傳僅存時俗所唱之耍孩兒清江引數曲卑靡庸濁全無超世出塵之響其聲竟不可尋矣癸亥之春余作樂府傳聲將竣凡諸音調俱探本窮流辨悉微奧猶慨古人聲音之道失傳者甚多

而道情之絕爲尤可惜每其聲而不可得卽今所存耍孩兒諸曲究其端倪推其本初沿其流派似北曲仙呂入雙調之遺響乃推廣其音令開合弛張顯微曲折無所不暢聲境一開愈轉而愈不窮實有移情易性之妙但徒以工尺四上爲之譜則有聲無辭可備知音難以動衆且不便於傳遠因拈雜題數十首半爲警世之談半寫閒遊之樂總不離於見道者之語以聲布詞以詞發聲悉一心之神理遙接古人已墜之

緒若古人果如此則此音自我續之若古人不如此則此音自我剏之無論其續與剏要之律呂順宮商協絲竹和可以適志可以動人即成曲調之一家後世有考音者出亦可得舍此不問而別求所謂道情矣

琵琶錄

琵琶錄

唐　段安節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吹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漢遣烏孫公主入蕃。念其行道思慕本朝。使知名者馬上奏琵琶以慰悅之。琵琶有直項曲項者。蓋便於關軸也。樂錄云。琵琶本出於絃鼗、而杜摯以爲秦之末世。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古曲陌上桑間泣嶂石苞謝變孫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樂。東晉謝鎭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世說云。謝仁祖在北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又朱生善彈琵琶。至大官。貞觀中。裴路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搊琵琶是也。白秀眞使蜀。便回得琵琶以獻、以逊邏檀爲槽。其木溫潤如玉。光采可鑒。金縷之紅。文蹙之成雙鳳。貴妃每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若雲外。開元中。梨園則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淸、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鵾鷄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外地。

有舉子曰白秀才。子弟寓止京師。偶值宮娃內弟子出在民間。白即納一妓爲跨驢之樂。因夜風淸月朗、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靈武。李靈曜尙書廣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有唱何滿子者。四坐傾聽。俱稱絕妙。白曰。某有伎人聲調殊異於此。促召至。短髮蓬粧、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淸響激越。諸樂不能逐。部中亦有岡琵琶。聲韻高下。然揭𢅊郎指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口二否。伎復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否。二人相對。汎瀾欷歔而已。

建中中。有康崑崙稱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鬬聲樂。東街。則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調錄安。（以當名悞稱大腰）至街西。豪俠闘樂東市稍誚之。而亦於綵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兼移於風香調中。及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驚愕。乃拜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莊儼寺僧。本俗姓段也。翌日德宗召入內。令教授崑崙。段師奏曰。請令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於鄰家女巫處授一品絃調。後乃累易數師之藝。今段師精鑒如此玄妙也。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候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許之。後果盡段師之藝也。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孫習納。皆精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納善運撥若風雨。然不事扣絃。興奴則善於攏撚。指撥稍軟。時人謂納右有手。興奴左有手。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廉郊者。師於曹綱。盡綱之能。曹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詣平原。別於池上彈蕤賓調。忽有一片方鐵躍出。有識者謂是蕤賓鐵也。蓋是指撥精妙。律呂相應耳。

安節門下有樂吏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妙絕。本宣徽弟子。後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深方彈。志善懇求教授。終不允。且曰吾藝死不傳人。楊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姑彈弄。仍以自繫脂皮鞓帶以指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即實陳其事。姑意

方回。乃盡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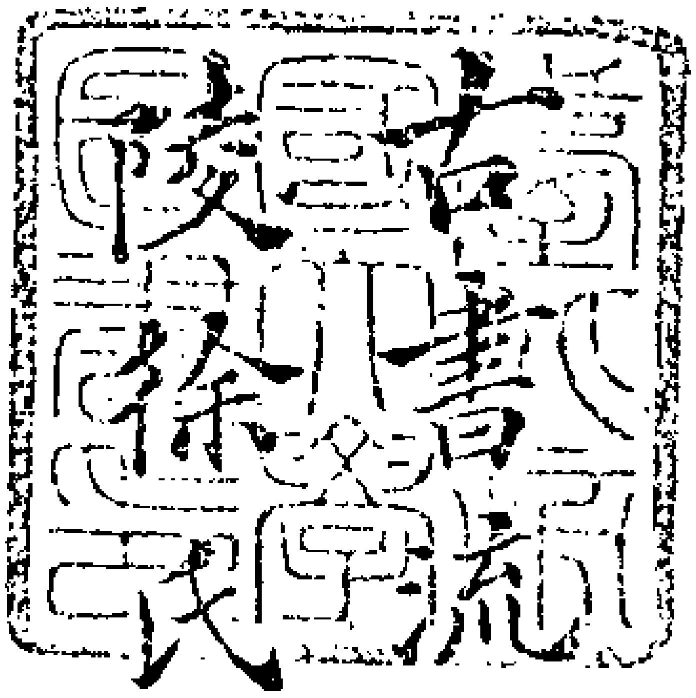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中丞當時宮人官也）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號大小忽雷。因爲題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趙二家最妙。時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西臨御河。垂釣之際。忽一物流過。長七尺許。上以錦纈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容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其領巾伺之。口鼻尙有餘息。即移入室中。將養經旬。方能言話。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人縊殺。投於河中。錦即是弟子臨刑相贈爾。及如故。即垂泪感謝。厚本本（無妻）即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今在南趙家料理。恰值訓注之事。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分方敢輕彈。後値良辰飲于花下。酒酣不覺即彈數曲。是時有黃門放鷂。私于墻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竊窺之。翌日達上聽。文宗始嘗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詔問其由來。乃赦厚本罪。任從匹偶。仍加錫賚焉。

咸通中。有米和（郎米嘉加字也父官唱歌）由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連兒名金雨）

楝亭藏本

琴史

揚州詩局重刊



通處借南
藏本影印

356209

琴之爲器起於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其材雕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輿衆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簧朱襄氏之瑟葛天氏之八闋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土鼓蕢桴葦籥源源以流黄帝作咸池少皡作大淵帝嚳作六英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此爲重焉周官大司樂缺六字之奏宗廟也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廷也禮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之庠序也士無故不徹琴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臣恭肅敎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序是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去淫佚至於移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躬其操弄遺名或傳於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禮樂廢缺人忘其學寖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夫不以樂爲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於徽弦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爲之裒次而褒顯也余經述之暇每願學焉而病故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因疏其

所記作琴史方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爲虚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吴郡

朱長文伯原序

曾伯祖樂圃先生早年登乙科絕意仕進篤志於學博極羣書深造於道故立言足以垂世五經辯說春秋通志學者賴焉琴臺吳郡之志俯察尤詳文集且成百卷中罹兵火遺失過半所幸通吳二志猶完文集收拾散亡僅存什一俱已鋟版又有所著琴史六卷經史百家稗官小說莫不旁搜博取上自唐虞下迄皇宋凡聖賢之崇尚操弄之沿起制度之損益無不備載使隆古正始之音味平人心陶成善化人知崇雅黜鄭樂正得所復見於今者是書深有功焉藏之既久恐遂湮沒敬刻於梓以永其傳亦欲俾後學知我伯祖讀書之不苟也

紹定癸巳立秋日姪孫正大謹書

長文字伯原其先越州剡人世仕吳越祖憶宋太宗朝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知邕州累贈刑部尚書由閩封來蘇州又爲蘇州人父公綽光祿卿知舒州長文方在娠所生周夫人夢覆錦衾或曰是生子能文矣長文十歲能屬辭讀書輒竟夕從泰山孫明復授經於太學書無所不知尤邃於春秋博文強識篤學力行年十九擢嘉祐四年乙科進士第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公綽守彭長文不俟燕歸州人榮之既冠授祕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户參軍以墜馬傷足不肯從吏趨郊祀公綽欲以任子恩匄長文幕官長文推與其季從弟丁父憂家居凡二十年築室郡治西偏故吳越錢氏金谷園知州章岵表曰樂圃鄉人遂稱爲樂圃先生郡將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往見之以後爲恥名動京師元祐中起爲本州教授州有兩教授以長文故也同舉者楚州徐積福州陳烈時號三先生長文早歲作東都賦論者謂不減班張太沖其教人先經術而後詞章授學者春秋洪範中庸無慮數百先是范仲淹始建州學歲久隳廢其子純仁以侍郎制置江淮漕事復請修搆長文有力焉吳中水災長文陳五浦之利不果行又作救荒議四篇上知州黃履行之民賴以安歷五考召爲太學博士著釋問以見意紹聖間改宣教郎除祕書

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元符初卒年六十哲宗嘉其清聘絹百匹喪歸州人迎於境上博士米芾爲表其墓長文資稟忠樸雖在布衣慨然有用世之志暨出仕以田疇委諸弟惟藏書二萬卷於樂圃且曰以此遺子孫不賢於多財耶所撰春秋通志二十卷遠稽董生劉歆所論之偏而本之於孔氏旁采程門兄弟立言之要而充之以自得又有書贊詩說易辨禮記中庸解琴臺志琴史六卷蘇州續圖經五卷又撰次古今文詞爲吳門總集二十卷樂圃文集一百卷書倣顏魯公法所集周穆王以來金石遺文名人筆迹作墨池閱古二篇藏於家其敘琴史有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其志槩可見矣從子良在忠義傳五世孫寥矣

誌

琴史卷第一　朱長文　伯原

帝堯　帝舜　大禹
成湯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周公　孔子　許由
夷齊　箕子　微子
伯奇　介之推　史魚
顏子　子張　子夏
閔子　子路　曾子
原思　宓子賤

帝堯

帝堯宅天下其聖神之妙用則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也其事業之餘迹則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揚子嘗云法始乎伏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夫琴者法之一也當大章之作也琴聲固已和矣舊傳堯有神人暢古之琴曲和樂而作者命之曰暢達則兼濟天下之謂也憂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夫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堯孰能當之

帝舜

舜繼堯位刑政日以明禮樂日以備孔子敘書斷自唐虞言天下之治前此則未備後此則無以加也帝之在側微也以琴自樂孟子曰舜在牀琴蓋雖更瞍象之難而弦歌不絕所以能不動其心孝益烝也舊傳有思親操此之謂乎及有天下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其辭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當是時至和之氣充塞上下覆被動植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和之極也

大禹

大禹悼鯀績之不成而哀堯民之墊危於是乘四載歷九州過家不入以平水土觀洪水襄陵泛丘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也名曰禹操或曰襄陵操及嗣舜之業嘗作大夏夏大也言治水之功爲大也

成湯

成湯承契之基逢夏之亂脩仁行義以率諸侯嘗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舊云有訓畋操其謂此乎或曰畎畝操也蓋湯聘伊尹於畎畝而作也

太王

太王嗣后稷公劉之烈居於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也我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舊說雖如此詩不云乎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又曰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岐之地美於豳其遷於岐也非苟然也謀之素也余作詩說嘗言之矣太王於是作岐山之操蓋以思積累之艱難而悼戎狄之猾也韓退之謂岐山操爲周公之作然據琴操云太王自傷德劣不能化爲夷狄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則宜爲太王自作也其辭曰戎狄侵兮地土移遷邦邑兮適於岐烝民可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余命遭斯太王能責己而拊其民是以肇基王迹不亦美哉

王季

王季太王之子太王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祇迪厥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王季既立思太伯不得見於是作哀慕之歌見於琴操其首云先王既徂長奮異都哀喪傷心未寫中懷又曰瞻望荊越涕淚雙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寫我憂嗚呼太伯王季孝友純至周室席是以王其積德可謂深厚矣詩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其此之謂乎

文王

文王當紂之時獨行仁政養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之在羑里也演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及其出也作拘幽操或曰離憂操所以傷己之不幸而不敢怨也琴操載其辭惡紂而欲誅之後人之所述也豈文王之心哉三分天下以服事商文王之心也韓愈作羑里之操卒句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知之矣然則紂不赦則文王如之何曰揚子云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缺〕爲聖人聖人既受天命雖紂如文王何昔孔子嘗學文王操於師襄蓋文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盡得其傳也琴操有云文王既得太公作思士曲此殆是歟

武王

武王既承文考之緒終其伐功一戎衣而天下定還至於周中夜不寐周公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舊傳有克商操蓋雖集大統而未忘天下之憂也非幸紂之亡而矜其武功也

成王

成王即位年在幼沖能任周公以政七年有成禮樂大備囹圄空虛於是周公歸政天子天子垂拱守成而頌聲洋溢瑞物總至乃作神鳳之操召康公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

周公

周公以聖人之才佐文武定王業相成王致太平於是四海和會越裳氏重九譯而來貢周公曰此非旦之力也文王之德也廼援琴而鼓之故曰越裳操喜遠人之服而歸美於先王也或云又有臨深操蓋言當天下之任而益加恭愼也當周公之制禮也詩之二南雅頌皆奏之於歌詠播之於管弦然則二南雅頌者亦爲琴之曲也是故作之朝廷則君臣和而治本成作之鄉黨則仁義脩而人倫厚作之閨門則父子親而家道正作之庠序則師友惇而學藝成琴之所補豈小哉是以君子重之

孔子

孔子生周之季逢魯之亂轍環天下而不遇於世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謀閒魯以踈孔子於是盛飾女樂以遺魯君時季桓子專政亦不恱孔子之用也乃受女樂君臣遊觀三日不朝孔子以謂魯君臣之志荒不在於治不足與有爲遂去之他邦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

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猶裴回不忍去復迴望魯國而龜山蔽之乃歎曰季氏之蔽吾君猶龜山之蔽魯也故作龜山操其辭有云無斧無柯柰龜山何斧以喻斷柯以喻柄無斷割之柄則不能去季氏也自魯適衛過曹鄭遂至陳久之復適衛旣不得用將西見趙簡子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矣夫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操者蓋琴操所謂將歸也其辭曰秋水深兮風揚波船檝顛倒更相和歸來歸來爲期秋水深者險難也風揚波者威暴也船檝顛倒者行不以道也遭時如此不歸何以哉又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及孔子厄於陳蔡之閒講誦弦歌不輟後自衛反魯遇隱谷有幽蘭獨茂子喟然曰蘭香草也而與衆卉爲伍如聖賢倫於鄙夫也乃作猗蘭操其辭有云如何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之處感憤之深切也又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則邇求之若遠遂迷下復自

嬰也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後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復求仕於是刪詩定書論禮正樂作春秋贊易道而六經之道燦然大備矣其刪詩三百也孔子皆弦歌之合於雅而後取也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此因夫子之好琴而寓言也孔子以魯哀公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余嘗讀龜山之辭而哀至聖之不得位聽將歸之歌而傷濁世之多險難聞猗蘭之名而歎盛德之不遇時也然則使孔子見用則魯將復興乎曰夫子之爲司寇也外沮齊侯以壯邦君之威內墮三都以削大夫之勢可謂勇於有爲矣使其得志之久則將興魯尊周以復文武之治故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豈過論哉

許由

許由堯時隱人也舊說云堯嘗遜天下於許由許不受且恥之逃去隱於箕山故傳有箕山操今山上有冢存焉太史公嘗疑之謂其不概見於六藝也雖然說者傳之尚矣庸得略耶古聖人之清者固有不以天下易其樂揚子謂由無求於世信矣凡琴操之名於後者或其自作之或後人述而歌之耳

夷齊

夷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以國讓其弟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於是與叔齊偕歸之及武王伐紂獨二人者以爲不可武王不聽遂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此所謂采薇操也遂餓死於首陽山蓋恥商周干戈之事而思堯舜揖讓之節萬世之下聞其風者亂臣爲之悚懼孔子以謂求仁得仁孟子以爲聖之清者

箕子

箕子者紂之族也太史公云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也予嘗考之箕子事紂爲太師王子比干爲少師箕子先諫紂怒而囚奴之比干又諫紂怒而殺之微子知其必亡遂去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商有三仁焉所謂爲之奴者紂使爲之耳武王數紂之罪曰囚奴正士及其克商也釋箕子之囚非佯狂也離拘之作蓋自痛悼罹於拘囚也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此之謂也

微子

微子者紂之庶兄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則懼商祀遂滅於是去而歸周孔子稱仁焉嘗作傷殷操蓋見其暴亂以至於顛隮所以寓哀於絲桐也成王既誅三監命微子以嗣成湯之後爲周室所賓禮云

伯奇

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以詩顯於周宣王之時吉甫長子曰伯奇次曰伯封伯封繼室之子也故欲立之紿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君登臺觀之乃寘蜂領中顧伯奇曰蜂螫我趣爲我掇之吉甫望見以其妻之言爲信於是放伯奇伯奇自傷無辜見疑作履霜操以寓其哀其辭有云孤息離別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余每聞其音未始不爲之嗟惻也其父始非不賢而卒蔽於讒以滅天性命也夫莊子所謂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信夫

介之推

介之推者事晉公子重耳重耳被讒得罪於獻公奔亡在外十九年子推從行備歷勤苦及公子即位是爲文公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且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遂隱而死嘗作龍蛇之歌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卷排角甲來遯

於下志願不與蛇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墅龍得升天安厥房户蛇獨抑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悲苦非樂龍伍惔不眄顧蓋既有此辭則時人嘗播之絲桐之間矣之推節士也晉侯方與羣卿圖霸中原故未遑賞而之推秉志高厲遯而去之風烈凜凜足以儆貪而矯浮矣

史魚

史魚者衛靈公之大夫也孔子嘗稱其直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魚患之以諫公公不聽史魚病且死戒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我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魚死其子不敢違靈公弔之問其故知以尸諫也有諫不違之歌見於琴操然琴操言其飲藥以死殆非也家語劉向新序俱云病耳

顏子

顏回字子淵道德充茂去夫子一間耳孔子缺之門人蓋未有不知樂者況子淵乎故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知樂之致也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曰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

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顔回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聖門之高弟也既除喪而見夫子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禮經稱焉

子夏

卜商字子夏以文學見稱大君子之門嘗受書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

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古者喪既除必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子夏之志所以使民企而及之者也子張之志所以使民俯而就之者也其行雖不同同歸於正而已

閔子

閔子騫名損以孝見稱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謂其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若是乎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我向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然則登孔氏之堂者孰非知樂者乎

子路

仲由字子路以政事才勇著名嘗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

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危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不忘商紂好爲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種德含和而終昌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子雖稱其改而子路卒不得其死

豈其禍難之萌先見於音聲夫子知而戒之乎夫子遭厄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病莫能興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我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慴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及孔子之於宋宋人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俗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是非丘之罪也命矣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圍者解甲而罷蓋孔子之門雖造次顛沛不舍弦歌是以處窮而彌泰獨立而不懼終致於無

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晚事孔子當孔子之在陳蔡也曾子少未及從行故孔子論德行不及曾子孔子還魯而曾子行益高故爲之作孝經曾子嘗耘瓜誤斷其根曾晳怒擊之幾死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敎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然孔子聞之而怒曰舜之事瞽瞍小捶則待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旣死則陷父於不義矣曾子造孔子而謝過曾子嘗夢貍不見其首以爲不祥援琴而鼓之作殘形操有立於户外而聽之者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見其首也蓋夢貍而無首此爲怪祥君子居正以俟命福至不喜禍生不慄故鼓琴以寫其意而曾子卒無禍後之君子可以監矣又有歸耕之曲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見於琴操萬世之下言孝者必稱子輿美夫

原思

原憲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往見之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衿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

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慙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舊傳有商頌操此之謂也余嘗於語觀原思之問夫子之荅知其道甚高志甚完未嘗不歎慕其賢也

子賤

宓子賤名不齊爲單父宰彈鳴琴聲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子賤任人子期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故異也然子賤豈徒鼓琴而已哉固能作樂以平心氣審音以知政敎心氣旣平政敎旣得有不治哉孔子稱之曰君子哉若人賢之深也單父至今有子賤祠及琴臺存焉

琴史卷第一

棟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刊于揚州使院

朱長文 伯原

涓子 琴高 冠先
楚商梁 師曠 師襄子
瓠巴 師文 鍾儀
師經 榮啓期 伯牙
鍾子期 鄒忌子 雍門周
子桑 屈原 宋玉
卞和 牧犢子 商陵牧子
霍里子高（屠門高附） 龍丘高 樗里牧恭（聶政附）
三士（離須明先附） 衛女 百里奚妻
伯姬伯母 樊姬 魯女
毛女

涓子

涓子古之仙者也好餌朮又授伯陽九仙法乃得不死嘗著天地經四十八篇琴心論三篇爲道家所貴余恨未獲見其書也劉向贊之曰涓老餌朮享玆遐紀九仙旣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棲遐峙夫道家本清淨無爲猶資琴以和其神況汨汨塵坌可不思雅音以滌煩滯耶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傍設祠琴高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劉向贊云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沈涿中出躍赬鱗入淵清中是任水化其樂無窮此皆靈仙以琴自娛養者也

冠先

冠先者宋人也有道術釣於睢水之旁宋景公問道不告即害之後人見其踞城門之上鼓琴數十日而去鄉人家家奉祠焉劉向贊之曰冠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心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弦蓋仙類能琴其奇指孰得而聞哉

楚商梁

楚商梁老或曰莊王也聲之誤以爲商梁耳琴操云商梁出遊九皐之澤覽漸水之臺張罝罘周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霣雹雷冥大水四起霹靂下臻玄鶴翔其後白虎吟其前斐然而驚顧謂其僕曰今日出遊豈非常之行耶何其災變之甚也於是商梁歸其室琴而歌作霹靂引余以謂苟非人君則何以出畋獵如此之盛遇風雹如此之懼耶其云莊王者殆是歟昔人有云楚莊王無災而懼此亦近之其卒句云國將亡兮喪厥年夫畏天之威而惟危亡之憂者所以不亡也舊傳莊王有琴名繞梁然則莊王固能琴耶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人也生而失明然博通前古以道自將諫諍無隱或云嘗爲晉太宰晉國以治蓋非止工師之流也其於樂無所不通休咎勝敗可以逆知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已而果然至於鼓琴感通神明萬世之下言樂者必稱師曠始衞靈公將之晉舍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不聞乃召師涓問其故且曰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即令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平公曰何道云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商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謂清商者不如清徵公使爲清徵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角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聽之將敗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晉國大旱赤地

三年然則琴者樂之一器耳夫何致物而感祥也曰治平之世民心熙悅作樂足以格和氣暴亂之世民心愁蹙作樂可以速禍災可不誡哉世衰樂廢在位者舉不知樂然去三代未遠工師之間時有其人若師曠者可不謂賢哉及夫亂久而極雖工師亦稍奔竄是以摯干繚缺之儔相繼亡散而孔子惜之也

師襄子

師襄子蓋魯人論語所謂擊磬襄者是也夫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襄子曰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矣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曠如望洋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夫以琴爲聖人師其工妙矣然師襄之學徒知其音聖人之學必得其意其過襄遠矣其先授以聲而未授以名者蓋古人之教人者常待學者之自得而未盡告也自得則悟之深而左右逢其原矣

瓠巴

瓠巴者楚人也善鼓琴而鳥舞魚躍和出於中而物格於外藝之至也或曰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蓋其兼善

於瑟也

師文

師文鄭人也棄家從師襄游柱捐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而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冰威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夫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乎道則可以周於器通乎心故可以應於琴若師文之技其天下之至精乎故君子之學於琴者宜正心以審法審法以察音及其妙也則音法可忘而道器冥感其殆庶幾矣

鍾儀

鍾儀者楚人也見拘於晉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乃命歸之當衰亂之世賢者

任於伶官至其執於強國猶能守節自免也

師經

師經者事魏文侯使經鼓琴問曰使我言而無見違不亦樂哉師經以琴撞文侯不中左右請誅之師經曰臣聞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吾君也文侯釋之不加罪古者工執藝事以諫雖在戰國猶或餘風尚存文侯能容之賢哉

榮啓期

榮啓期曾之隱者也孔子遊於泰山見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之樂多矣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而死者吾今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孔子既聞琴爲之說樂三日其和聲所感如此夫人之常情不樂乎內而樂乎外是以貧則思富賤則慕貴生則懼死乃僥覬於性分之表沈酣於聲利之域而不能自復者皆是也如啓期之樂人孰無之柰何不樂哉故道家者流喜稱啓期之爲人足以警夫貪而不止者也

伯牙

伯牙古之善琴者也見稱於春秋之後雜見於諸家之

書嘗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神妙寂寞之情未能得也成連曰我雖傳曲未能移人之情我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與子共事之乎乃共至東海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我將迎師剌船而去旬日不返牙心悲延頸四望寂寞無人徒聞海水洶涌羣鳥悲鳴仰天歎曰先生亦以無師矣蓋將移我情乎乃援琴而作水仙之操云荀卿嘗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鳥獸猶感之況於人乎

鍾子期

鍾子期楚人鍾儀之族伯牙之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

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汝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知音也子期夜聞擊磬者聲甚悲旦召問之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死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偶睹之意欲贖之無財又身爲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人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蓋子期於音皆然非獨琴也夫志有所存則見於音君子知其音以逆其志則得焉或識於斯須之間或知於千載之下合若符節周衰樂散世罕知者以伯牙之藝而獨一子期能知其志子期死是以發憤而絕弦也後之人知其曲者鮮矣又況察其音亦鮮矣又況探其志者乎

鄒忌子

鄒忌子者齊威王之相也號曰成侯始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子推戶入室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鄒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

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我以是知其善也何獨語音治國家而弭人民則皆在其中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王曰善忌善推琴之理以通於政悟主心以取相印當是時齊國天下莫彊焉信乎鄒忌善知音而威王善用人也然則君子之爲琴也豈止繁弦美奏而已哉固將以治人也子賤以爲一邑鄒忌以相萬乘皆有得於琴者也

雍門周

雍門周齊人也雍門者齊之東門也始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

右以其人不去過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長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止忘向日之悲也故雍門之人特喜歌哭效娥之遺聲至周尤稱為能始以哭於孟嘗君又繼之以琴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臣獨焉能使足下悲乎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擯厭無所告愬臣一為之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旗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馳

弋獵乎平原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千秋萬世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已平嬰兒（英廟嫌諱）子樵采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為之悲慘泫焉承瞼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蓋雍門生者齊之辯士也彼見孟嘗擅執國命久矣又方以薛驕齊忽於遠謀上不能尊其君下不能定其嗣故以琴諫其後孟嘗君死諸子爭立國遂絕而齊亦衰矣

子桑

子桑者莊周嘗稱之子輿與子桑友而霖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者命矣夫周雖多寓言然傳識於幽遯之士固亦有實矣古人處窮厄而弦歌不輟者所以平其心氣而不至隕穫也寧死而已肯蹈於非義哉

屈原

屈原者楚之賢大夫懷王之時秦欲吞兼諸侯屈原為

楚使於齊以結其援秦聞而患之使張儀賂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共譖屈原遂放於外懷王絕齊與秦為秦所欺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及襄王立又聽讒放屈原於江南屈原眷眷於楚雖遭擯逐而不忍去其國也雖在厄窮而猶兾悟其君也然卒不復屈原發憤恥居濁世自投汨淵以死世傳有自沈曲而離騷之名亦播琴中其感憤傷切猶有遺音疑後世推其意以度此曲故然也

宋玉

宋玉者楚人也為屈原弟子善賦類屈原而哀傷感憤曲伸諷諭楚威王嘗問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不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其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此雖言歌通於琴也玉又自云嘗援琴爲和竹積雪之曲然則玉固爲琴矣當戰國時雖俗聽已喜哇淫而古曲猶有存者如陽春白雪是已去古寖遠雅聲益訛惜哉

卞和

卞和楚人也得玉璞獻之楚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詐刖之王薨復以獻王又使玉工相之亦曰石也王以爲詐再刖之及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於荆山中共王聞之問其故對曰寶玉以爲石正士以爲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命剖璞觀之果玉也天下謂之和氏之璧和既伸其志於是有信立追怨之歌見於琴操夫爲和之計者胡不自琢而藏之蓋以天下之寶希世之珍必爲國器不忍以爲一己之私也然抱之他邦何往而不售雖屢刖其足猶眷眷於其國卒泮羣疑而章至寶豈非忠厚哉

牧犢子

牧犢子者年七十而鰥居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竝飛有感而作朝飛之曲事見琴操夫聖人在上民不罹於兵

役不勤於財用則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豈復有牧犢之歌哉聞其聲足以戒也嗚呼匹夫銜冤則陰陽爲之感動庶士抱怨則金絲爲之增哀爲政可不慎歟

商陵牧子

商陵牧子者娶婦無子舅姑將去之婦聞中夜而起倚户悲嘯牧子於是援琴鼓之作別鶴之操爲物介潔而薄於情欲蓋既以傷離又自勉以義也韓愈作操辭云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安可相隨飛雖有所不忍其如義何哉

霍里子高 屠門高附

霍里子高者蓋隱君子也爲朝鮮津卒旦方刺船有狂者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遂溺而死於是撫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曲終遂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箜篌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然則古人豈無意耶蓋嗟世之人怵於勢汩於利視嶮危不少知避以至罹禍喪軀者多矣其與狂者之蹈深淵何以異哉故作此引足以戒也又琴操有屠門高者秦倡也秦時采天下美女以充後宮幽愁怨曠感致災異屠門高爲之作琴引以諫焉然太史公作滑稽傳獨不及高者何耶琴操之言未足盡信也

龍丘高

龍丘高者楚人也久客倦游思歸於楚心悲不樂於是彈琴作楚引以象其風俗攄其志意焉彼思歸而不得者將迫於干戈困於艱蹇使然是亦足哀也已

樗里牧恭 聶政附

樗里牧恭報父之讐竄於山澤夜聞馬鳴以爲追吏遽犇而亡詰朝視之乃有馬迹意謂天馬也曰天以此警吾耶於是深遯於澤中援琴鼓之作走馬引以象天馬之聲恐懼之狀也以其發於義烈故君子有取焉耳琴操又有聶政刺韓王曲云聶政嘗遇仙人敎以鼓琴琴成入韓其事與史記聶政傳大異史記云刺韓相俠累此云韓王宜從史也此曲雖載之樂家然刺客之事非

管弦所宜也

三士 離須明光附

其思革子城與石文子叔愆子三人詣楚至於險阻而逢飄風暴雨絕糧無衣度不能竝生於是二人者以革子爲貴共推衣餉以活革子而二人者死之及革子至楚楚王燕之革子引琴爲別散之聲王聞而問焉革子道其故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乃賜革子金而命葬二子故有三士窮之曲又有其門離須者其兄從軍久不歸而離須復當遠行轉餉離須有季弟將使寓於他室弟淚不忍別欲從其長兄離須固止之而弟固欲往及離須還訪弟而不得故有子安之曲又有楚明光之子組始明光事楚昭王銜命使趙有羊申甫者譖其有他志昭王怒將囚明光明光遯去其子組作追怨之歌嗟乎聞三士窮之曲可以篤朋友之義聽子安之篇可以友悌之情觀追怨之歌可以進忠孝之誠雖然其事不參見於他書疑其姓名有抵捂故共爲之傳以存其槩云耳

衞女

衞女者嘗作思歸引見於琴操云涓涓泉水流及於淇有懷於衞靡日不思今國風有泉水之詩與此頗同其序曰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自見即其事也聖師善其旣嫁而能憂其宗國又以禮格情故有取焉耳琴操以謂邵國聘之而君薨其太子欲留之女不從遂死蓋不見毛氏詩耳操與經傳不合者多矣余不暇悉糾其謬也

百里奚妻

百里奚妻者當其夫之窮阨而相夫及旣相秦廼託爲澣婦一日百里奚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拊弦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持五羊皮臨當別行食乳雌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章皆類此乃知其爲故妻也於是還爲夫婦亦可謂女子之善爲謀者矣當其夫之得志美色盈前聞故婦之來則將悁嫉以加害不託爲澣婦則孰爲通哉

伯姬保母

伯姬保母者嘗作伯姬引存於琴操伯姬者魯女也爲宋共公夫人共公薨守禮固節魯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春秋賢之其母悼伯姬之遇災故作此引嗟乎伯姬之高行絕於人遠甚百世之下聞其事者可使豔妻潔淫女靜況聆其聲乎

樊姬

樊姬者楚莊王之妃也莊王愛幸樊姬不敢專席飾衆妾使更侍王以廣繼嗣之路一日莊王罷朝而晏樊姬

問其故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姬曰妾幸得執巾櫛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王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爲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稽首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以其君霸莊王曰吾國所以治者樊姬之力也樊姬自以諫行志得作烈女引曰忠諫行兮正不邪衆妾夸兮繼嗣多琴操雖有此辭殆未足盡樊姬之意也嗟乎樊姬可謂烈女矣於宮中有逮下之惠於朝廷有進賢之助足以爲後世法矣

魯女

魯女者魯之次室女也當未嫁時倚柱吟嘯有憂國傷民之心鄰人疑其欲嫁此女於是自傷懷潔致疑入於山林見女之正喟然感歎乃作正女引曰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拔合秀英兮修身養行建令名兮厥道不移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徹清兮蓋嗟濁世之不見知也然琴操謂其自經而死此殆非也人雖疑之心自無怍以死誰懟邪古人雖重義舍生於此而死非義也古之女子且有閔時之心況君子哉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

自言秦始皇宮人也所止巖中有鼓琴聲劉向贊云得意巖岫寄歡琴瑟

琴史卷第二

楝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刊于揚州使院

琴史卷第三

朱長文 伯原

漢高祖 漢元帝 元后附趙后
四皓 竇公 周太賓
稷丘君 淮南王安 司馬相如
張安世 師中 趙定龍德
劉向 王昭君 宋勝之
桓譚 劉昆 梁鴻
馬融 蔡邕 蔡琰陳僑明附
杜夔 孫登 阮瑀
三阮 季流子 嵇康
嵇紹 顧雍 顧榮
張翰

漢高祖

漢高祖既定暴秦帝天下十三年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敎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也筑似琴而後人播之絲桐名曰大風起者號令及天下也雲飛揚者潤澤加生民也安得猛士守四方者憂海內之未輯寧也王通曰大風安不忘危此之謂也

漢元帝

元帝嗣承孝宣柔仁好儒而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幽眇夫爲人君而知音樂固宜去鄭復雅以成一代之樂孝元徒能鼓之而不聞有所更化曷益於治哉元帝子定陶王亦知音帝稱其才史丹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于丞相衡可以相國也蓋徒知音而不能復雅固一技耳

元后附趙后

元后王氏父曰禁其母趙郡李氏女也后幼時使卜數

者相之曰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迺敎后書學鼓琴五鳳中獻之年十八矣其後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蓋其藝亦足以過人故能起於賤微也又孝成趙皇后祖大力父萬金皆工習音樂至后以歌舞召入宮大幸立爲皇后亦善鼓琴爲歸風送遠之操有寶琴曰鳳凰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烈女之象蓋能飾其器未必能樂其音也終爲漢之褒妲云

四皓

四皓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此四人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采芝以食故傳有采芝操及高祖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束帛致

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高祖客以遇馬太子得以為羽翼遂用自安蓋四賢者皆遯世無悶者也彼聞秦滅漢興豈不欲一出哉蓋高祖召之禮不備故不至太子召之禮備故至然度太子材不足以有為也故雖至而復去焉王元之以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竇公

竇公者逮事魏文侯為樂工至文帝時生百八十年矣文帝問之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伎遂敎鼓琴臣導引之餘無所服餌出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也享壽之遠如此豈非内無情欲之惑外有聲樂之助以致然邪更秦之暴而能存古書可謂能乎其業也

周太賓

周太賓于秦時學道與巴陵侯姜叔茂居句曲山下多才藝尤精於琴以敎麋長生孫廣田廣田即登也登能彈獨弦而成八音本太賓敎之也太賓復為蓬萊左卿又傳馬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弦五音竝奏此仙家之異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下隱者也當武帝時已老矣而齒髮倪黑帝嘉之屢有賜予及東巡泰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抱琴來迎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果然帝還為稷丘君立祠焉其所以抱琴者示其常所從事也

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好書鼓琴故傳有八公操八公者皆神仙也以王好道術乃往謁之初請門皆鬚眉皓素俄化為十五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王聞之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張綺帷設象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禮以求敎八公復為老人告王曰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收禁虎豹役使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越海呼吸千里一人能入蹈水火兵刃莫中一人能變化轉徙惟意所為一人能防災辟害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為金乘龍

太清在王所欲王遂受丹經藥成未服會雷被事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曰可以去矣乃與王登仙山大祭即日登天然漢書以為安自殺不著其仙去也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以文章名漢世而少善鼓琴嘗客游臨邛臨邛令與之相善邑富人卓王孫知令有貴客為具召之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君善綠綺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卓氏女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納之故史氏謂長卿以琴心挑文君嗚呼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使其無卓氏

疵豈不爲完士哉雖然其晚節稱疾閑居不慕榮貴斯可尚也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御史大夫湯之子年十五爲侍中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後封富平侯爲衛將軍

師中

師中東海下邳人傳言師曠之後喜雅琴漢志有師氏八篇中所作也或云師中爲漢武帝鼓琴而奏琴書其後下邳人猶多好琴以中故也

趙定龍德

趙定者渤海人也龍德者梁國人也宣帝元康神爵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二人者能鼓琴帝皆召之入見宣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尚清靜少言語時閒燕爲散操聞者多爲之涕泣漢志載雅琴趙氏十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即此二人所作也劉向云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惜哉二書之逸不克究其詳也漢世雅樂未立鄭音作於朝廷達於天下獨定也德也中也以雅琴爲事蓋好古博雅之士也

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世大儒嘗作琴傳幷頌向博極羣書所著必精備余不得見之惜哉或云揚子雲嘗制琴清英

今皆逸矣

王昭君

王昭君名嬙始以良家子事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求姻於漢帝以昭君賜之昭君色殊絕不見荅於元帝而遠嬪虜庭單于以爲閼氏然終不能忘漢也於是作怨曠之歌見於琴操其後詞人歌詠載於樂府者多矣

宋勝之

宋勝之字即子南陽安衆人也以孝慕信義聞友太原郇越楚國龔勝師事兗州刺史閻蘭蘭爲荊州請勝之爲從事勝之辭焉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太原太守陳咸使勝之兄弟其姊召之姊不肯曰勝之有高世之節我呼之將來以我損勝之高節亦不願也咸乃止吏別使人呼之果不來元始三年卒或曰勝之常挾琴牧羊巨澤中漢王知其賢將聘之屬以政勝之聞之曰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務我弗爲也竟逃山中不起

桓譚

桓譚字君山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建武中大司空宋仲子薦譚才學治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仲子聞之不悅伺譚內出

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誚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仲子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仲子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令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蓋譚之知音兼於雅鄭不能守雅而奏鄭以求悅於上宜其見咎於君子也前史又言譚嗜(缺)樂何其好之不醇也歟少時數從揚雄劉歆辨析疑異嘗謂子雲大才而不曉音子雲曰事淺者易喜理深者難識卿何不識雅頌而好鄭聲也蓋子雲識其不能爲醇儒

耳譚又嘗曰我志樂聽音終日而心不足由是察之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則一過而已此所以自解也譚嘗著書二十九篇言當世行事其一篇曰琴道有發首一章會卒肅宗使班固續成之蓋能舍鄭而適雅予恨未得而見之嗚呼去古寖遠正音不聞今之爲樂者其孰雅鄭之辨哉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後也少習容禮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光武時以老儒爲光祿勳清角之操自師曠後不聞有能者而昆能知之蓋達於樂者也自昆之後其知之者鮮矣惜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肥遯之君子也與其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故終身寧爲傭保而不屑祿仕者蓋有以助其樂也

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高才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尤善鼓琴好吹笛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拜議郎年八十八卒融雖曉音律特以爲玩而非得趣於琴者也不然何以奢侈詭隨貽譏誚哉嘗作琴賦曰有琴歌兮皆未見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嘗作琴賦曰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發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弦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裹回指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二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桓帝時中常侍徐璜

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即日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行次偃師稱疾而歸後應辟累遷議郎疏論奄宦謫徙朔方既會赦還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嘗經會稽高遷家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之奇聲獨絕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裂之聲知良材也裁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焉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將害邕邕不得已遂應命既至旬日之間歷三臺卓重其才遇邕甚厚每集燕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閒益後坐卓爲司徒王允所誅天下惜之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蜋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由此觀之人之善惡存於思慮則見於音聲惟知音者能知之故曰惟樂不可以僞爲人之思慮且知之則世之治亂舉不能隱矣漢世樂道廢缺如伯喈者一人而已或云邕嘉平中嘗謁鬼谷先生不遇憩於清溪遊覽巖谷山有五曲曲有幽居靈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王允等與之蓋所謂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五弄得於此也余以爲不然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蓋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噫伯喈始不屈於王侯而終見羈於董氏豈流殛困窘不堪其苦而聊以息肩乎將欲忠諭正音規諷暴戾而感發其善心以救生民乎何所遭之不幸也邕所製焦尾琴至南齊猶在主衣庫明帝嘗以給王仲雄彈之

蔡琰 陳脩明附

蔡琰字文姬伯喈之女妙音律邕夜鼓琴弦絕琰曰第二弦邕故斷一弦問之琰曰第四弦皆不差謬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不知也少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一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辟贖之還再嫁陳留董祀嘗感傷亂離追悼懷憤賦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

梐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柰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

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胷臆爲摧敗既歸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影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勉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渺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霑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此乃悼漢室之圯絕嗟生民之羅災往則遭戎狄之困辱歸則痛天性之永隔聞者可爲之歎息世傳胡笳乃文姬所作

此其意也漢世有會稽女子陳脩明者善琴寫上虞李氏數妙聲以敎諸女及其子由由年二十號爲工名聞京師其母不善之曰由年五六十乃當爲工耳由早卒琴道不及其母然時人以爲能時郎有冷仲亦識音善鼓琴見由自以爲不如乃謔之曰年少率意聲新而多雜如作肉羹釀瓦石其中豈可食哉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邃於聲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爲魏太樂令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帝嘗對賓客欲使吹笙鼓琴夔有難色帝怒以他事黜之或云夔妙於廣陵散嵇康就其子孟求得此聲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有道而隱者也好讀易鼓琴性無恚怒阮嗣宗嵇叔夜嘗從之遊與之語多不荅叔夜將別戒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果遭非命叔夜善彈琴至見登彈一弦琴以成音曲乃歎服又嘗聞其嘯聲若鸞鳳之音振動山谷益以爲異後不知所終仙家以爲尸解也

阮瑀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伯喈魏祖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逼後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太祖太祖怒瑀不從時在長安大延賓客召入怒瑀不

與語使就役人列瑀善解意能鼓琴遂撫弦而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其曲旣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後竝與陳琳管記室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居於魏晉衰亂之際晦迹埋照游乎四方之外也尤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以爲癡而嗣宗益酣放不自拘卒於步兵校尉年五十四嗣宗能爲青白眼見俗士以白眼待之母喪嵇喜來弔以白眼待之喜不懌而去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嗣宗青眼由是禮法之士薄之如讎矣兄子咸字仲容與嗣宗爲竹林之遊而任達不殊妙解音律善彈琵琶補始平太守卒子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亦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長幼貴賤皆爲彈之神氣沖和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以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季流子

季流子不知何時人也阮籍嘗稱季流子向風而彈琴聽之者泣下霑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互爲哀傷非爲善樂也夫以哀爲樂者非樂之正也樂者主於和而已矣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有冠倫之才韜世之量導生以存道居正以待時而卒不見容於衰世古今所悼愍者也博綜技藝特妙絲竹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嘗著琴賦於琴德備矣其辭曰惟椅桐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而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

則盤紆隱深崔嵬岑嵒亙嶺巉巖岞崿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泉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虎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汨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爾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湧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俗之士

榮期綺季之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隗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斷孫枝準量所任聖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鏤裛廁朗密調齊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

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竝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燁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峨峨怫慍煩冤紆餘婆娑凌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弦調心閑手敏觸𢪛如志惟意所擬初涉綠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踟躕拊弦安歌新

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逑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弦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眾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澀譶以流漫或裵回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沮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縱橫絡繹奔遁相逼

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層崖紛文斐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挽擽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際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爽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藻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

宴密友近賓蘭殽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竝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泰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達者不能與之嬉遊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逸者不能與之無文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慼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豫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孝廟嫌諱）其餘觸類而長之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而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於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吴踴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而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哀

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嘗為中散大夫時晉將篡魏叔夜不樂仕進鍾會以康負德望勸司馬誅之康臨刑顧日景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或云康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久忽有客詣之自云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亦不言姓字此說已怪不足據也知叔夜之意者惟唐之李勉乎

嵇紹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靜居私

門山濤啓用之至惠帝時爲侍中死於忠義當齊王冏輔政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不自得而退延祖可謂自重其藝也

顧雍

吳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一清淨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之

曰卿必成遠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字元歎言爲伯喈之所歎異也其後佐孫權安輯江表號爲賢相豈誠知人云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人吳丞相雍之孫也以才用爲晉元帝軍司馬雅與同郡張翰友善謂翰曰樂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彥先素善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坐張翰哭之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張翰

張翰字季鷹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政季鷹謂彥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彥先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菰菜鱸魚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遺憂以毀卒

琴史卷第三

楝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刊于揚州使院

琴史卷第四

朱長文 伯原

謝安石 劉琨 袁準
王子猷 三戴 陶淵明
賀韜 公孫鳳 段豐妻
王徽及其姪僧祐 王僧虔 謝希逸
沈道虔 宗少文 蕭思話
二柳 柳遠 鄭述祖
褚彥回 沈麟士 杜棲
陶景弘 王彥 文中子
東臯子 呂方 趙耶利
司馬子微 盧藏用 趙元
元紫芝 房公 張丞相鎬
李丞相勉 韓滉及其子臯 獨孤憲公
白樂天 崔晦叔 衛次公
郭虛舟 蕭祐 董庭蘭
李氏王氏女 薛易簡 陳康
宋霽附賀若存 甘讜 孫希裕
陳拙

謝安石

謝安字安石江東名宰相也棲遲丘壑則情寄雲霄高步廊廟則功濟海內惜其材不遇時壽不伸志卒未能混一區宇也使其得君而克壽雖伊傅蕭葛何以加諸安性好音樂常隱遯山林游賞必以妓女及晚登台輔雖朞喪猶用絲竹家有名琴後爲齊竟陵王所寶以此知太傅之工琴也或曰嘗作升平調云又傳戴公從東出太傅往見之太傅輕戴但與論琴書戴無恡色論琴書妙凡尚亦善音樂博總衆藝及爲鎮西將軍鎮壽陽於是采拾樂工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也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當永嘉之亂爲晉守并聞劫羣胡而終隕於難位至司空琨少而俊偉洞曉音律其

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長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意向曉復吹之賊竝棄圍走琴家又稱琨作胡笳五弄所謂登隴望竹吟風哀松露悲漢月傳至趙耶利復脩之奇聲妙響在於此矣

袁準

袁準字孝尼陳郡人少好琴未嘗一日徹去嘗學廣陵散於嵇叔夜叔夜靳而不傳臨終悔之官至給事中或傳孝尼乃叔夜之甥嘗竊傳其曲謂之止息然據叔夜琴賦已有廣陵止息豈自古已立此名而叔夜孝尼復潤色之耶

王子猷

王徽之字子猷逸少之子放達不羈爲桓沖騎兵參軍其弟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王謝諸俊皆好聲樂太傅作相雖朞喪不廢樂逸少嘗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其於琴也孰謂不能但史氏不暇盡言之耳

三戴

戴逵字安道隱遯當世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

居會稽之剡縣雖迹放巖谷而常以禮法爲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累召不起乃逃於吳吳國内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後復還剡終不詘以卒長子勃有父風以散騎侍郎召不至次子顒字仲若少以孝聞亦不仕隱居於剡凡諸音律皆能揩手勃與顒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曲不忍復奏遂各造新弄勃爲五部顒製十五部又長弄一部並傳於世桐廬多名山兄弟並往遊因留居焉勃疾病醫餌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閑逸非有心於語默今兄方病顒當干祿以謀救療耳乃求爲海虞令勃卒遂已顒亦羸患乃就吳下養疾吳下士人共爲築室有泉石林磵以象隱所蓋恐其去也衡陽王義秀鎮京口迎至於黃鵠山憩竹林精舍義秀亟從之遊顒野服不變爲之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曰吾東巡必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年六十四卒當彼之時天下方苦於干戈此三君子者不悶懷紱晃世其素履獨以琴絲爲事百世之下可以革貪競而長沖泊如其清晉宋之間搢紳猶多解音律蓋承漢魏嵇蔡之餘風流未遠故能度曲變聲可施後世自唐以來學琴者徒倣其節奏寫其按抑而未見有如三戴者況嵇蔡乎嗚呼安得知音之士與之共論至樂哉

陶淵明

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懷忠履潔忘懷於得喪之境古之伯夷原憲榮啓期之徒歟性不解音常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常撫弄以寄其意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蓋得琴之意則不假鳴弦而自適矣嘗有詩云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又云樂琴書以消憂非虛言也卒謚靖節先生

賀韜

賀韜爲橫陽令善鼓琴先是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跂雷門上脚垂至地聞琴聲輒在賀中庭舞亦異事也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莫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召至鄴遂不屈數年病卒

段豐妻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幼適豐被譖見殺其父命改適遂自經死爲晉史烈女

王微 及其姪僧祐

王微字景玄晉相導之曾孫少好學工書解音律而不屑仕宦尤善琴幷著譜序今此書亡矣爲右軍諮議參軍姪僧祐字嗣宗雅爲從兄儉所重時善莊老亭然獨立不交當世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弟可謂朝隱荅曰臣從弟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是取進之不從命卒於黃門郎

王僧虔

王僧虔以文情學解見重江表太祖嘗曲宴羣臣使各効伎藝王儉誦封禪書褚淵彈琵琶沈文季歌張恭兒辨獨僧虔彈琴封禪書近於諂不若琴之愈也僧虔知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僧虔上表論之敕付外蕃革尤善隸書位侍中左光祿大夫薨

謝希逸

謝莊字希逸以文藻風槩獨冠當時歷典樞要以中書令卒史雖不言其善琴然故傳希逸作琴名今所存古人名氏班班可識意即希逸所撰也非屬意於絲桐者詎能懃懃於此哉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隱於縣北石山與諸孤兄弟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授琴於戴逵郡府十二命皆不就年老菜食常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年八千二卒

宗少文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隱遯荆土不應辟請妙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林往輒忘歸宋興以太子舍人庶子召之不起嘗西涉荆巫南登衡嶽有疾乃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處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遺樂師楊觀就炳受之元嘉中卒

蕭思話

蕭思話南蘭陵人少以博誕遨遊爲事既而折節好學工於琴書累歷方鎮除侍中大衞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而謂曰想嘗有松石間之高意也以鎮西郢州刺史

卒思話外戚勳臣而雅音不廢亦可嘉也已

二柳

柳世隆字彦緒河東解人事南齊以平沈攸之勳至平南將軍遷尚書令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稱柳公雙瑑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嬰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卒年五十子惔亦曉音律惔弟惲字文暢嘗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詩人到於今稱之爲吳興太守卒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竝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素琴在側授惲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定可追蹤古烈矣惲雅善音律尤篤好於琴嘗以爲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幷上樂議具有條緒蓋不惟能於琴指亦深知其意義也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因復變體備寫古今嘗賦詩未就以筆挂琴坐客以箸和之惲驚其哀韻乃制爲雅音後傳擊琴始於此尤善奕棊梁武謂其才藝足了十人也

柳遠

柳遠字季雲爲元魏儀同開府參軍事好琴耽酒時有文詠放情其間後客遊卒從弟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

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

鄭述祖

鄭述祖字恭文榮陽開封人仕於北齊風德清尚譽重一時天寶初累遷太子少師爲兗州刺史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之當世以爲絕妙卒於州

褚彦回

褚彦回宋丹陽尹堪之之子少有履操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可觀時人方之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夜風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在坐擊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然與袁粲竝受宋明帝託孤之任而佐齊高帝害袁粲義士非之

沈麟士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宋齊之間辟召不應隱居餘不缺
缺山中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常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年八十五卒

杜棲

杜棲錢塘人高士景產之子善清言能彈琴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景產亡以毀卒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

恥善琴棊工草隸居句曲山號山中宰相卒年八十五

王彥

王彥者文中子之曾祖嘗爲同州刺史少師關子明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彥服闋授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彥曰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先君者其父虬號晉陽穆公者也先生者子明也穆公與子明嘗見魏孝文將欲用之而文帝崩故彥以此悲之彥生安康獻公獻公生銅川銅川生文中子

文中子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

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有二策不能用也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二三子皆朝之與議者也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谿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河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比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大業十一年寢疾而終蓋文中子生極亂之餘而能以禮樂自任將學而知之邪抑默而識之邪傳曰正樂於北平霍汲汲亦不見於當時也如汾亭釣者豈不謂知音哉世未嘗無人而人罕知之耳

東皐子

東皐子王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弟棄官不仕耕於東皐

故以自號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爲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飲至五斗不亂自謂五斗先生其放誕如此善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

呂方

呂方仕唐文皇時博綜藝能尤邃音律文皇求知樂者溫彥博薦方超悟絕倫帝以爲起居郎與祖孝孫同議樂事是時作九功七德之舞方之力居多高宗謂琴中雅曲古人皆能歌之而近代廢絕雖有傳習者不協宮商命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脩習舊曲顯慶二年太常

上言曰謹按樂記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此古之琴操心與歌合也又張華博物志云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白雪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蓋白雪琴曲本合歌聲為其調高世俗罕知自宋玉以後迄今千紀未有能歌白雪者臣今被詔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又按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聖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並已諧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六年方又奏造琴歌白雪等曲上製歌辭十六首編入樂府方知樂者其所作宜近古而世不復得何哉

趙耶利

趙耶利曹州濟陰人慕道自隱能琴無雙當世賢達莫不高之謂之趙師所正錯謬五十餘弄削俗歸雅傳之譜錄每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延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之俊又言肉甲相和取聲溫潤純甲其音傷慘純肉其聲傷鈍嘗以琴誨邑宰之子遂作譜兩卷以遺之今傳為其序者稱耶利云弱年穎悟藝業多通束髮自脩行無二遷清虛自處非道不行筆妙窮乎鍾張琴道方乎馬蔡貞觀十三年卒於曹年七十六當文皇興樂之時而耶利不見收擢蓋不求聞達故也或云蔡邕撰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以傳太史令單颺自颺十七傳而至耶利耶利傳濮人馬氏又傳宋孝臻孝臻亡師音遂絕

司馬子微

司馬承正字子微少事潘師正傳辟穀法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余嘗得素琴傳云子微所作然辭或外誤頗為刊定其傳曰桐琴字清素臨海桐柏山靈墟之木也其先自開闢之初稟角星之精含少陽之氣昭生厚土挺出崇嶽得水石之靈育清高之性擢榦端秀抽枝扶疎盤根幽阜藏標散木經億萬歲人莫

之識唯鳳從之遊以棲蔭焉神茂靈嗣子孫彌遠承先胄之裔者聚於魯郡嶧山之陽分林徙植略徧諸嶽既因地受氣亦殊體異材雲和空桑冬夏異奏繞梁焦尾世代奇聲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以諧八音皆相假合思一器而備於律呂者編斷衆木得於梧桐製為雅器體名曰琴琴者禁也以禁邪僻之情而存雅正之志脩身理性返其天真夫琴之制度上隆象天下平法地中虛含無外響應暉暉有十三其十二法六律六呂其一處中者元氣之統則一陰一陽之謂也而律管有長短故暉間有賒促當暉則鳴差則否亦猶氣至灰飛時移景正神理不測其在茲乎上為人頭人肩取其發聲之

位也中爲鳳翅取其來儀之音也末爲龍斷取其幽吟之感也其餘形製各因用立名施以五弦純緣有差品以五音調韻成弄於是奏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黃帝作清角於西山用會鬼神虞舜以南風之詩而天下理此皇王以琴道致和平也故曰琴者樂之統君臣之恩矣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玄鶴二八降於廊門再奏之引頸而鳴舒翼而舞郄巴鼓琴則飛鳥集舞潛魚出躍師文各叩一弦乃變節候改四時總諸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此明嫺音律者以琴聲感通也黃老君彈雲和流素之琴眞人拊雲和之琴內經有琴心文涓子著琴心論此靈仙以琴理和神也孔子窮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輟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户甕牖褐塞(太祖御諱)坐而弦歌此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許由高尚讓王彈琴箕山榮啓期鹿裘帶索攜琴而歌此隱士以琴德而興逸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知峨峨洋洋山水之意此琴聲達人之志也有撫琴見螗蜋捕蟬蔡邕聞之知有殺音此琴聲顯人之情也是知琴之爲器也德在其中矣琴之爲聲也感在其中矣無成與虧雅量(仁廟嫌諱)固有操而作響應通變至於五性有殊習之而愈勵則箕子以全忠子夏以明孝六情有偏聽之而更切則景公之酣樂漢桓之傷心與夫冥寂之士怡閑之居者希音通於反聽太和沖於浩然則孫登之神

遊宇外稷公之道長丘中猗歟夫子之所玩也弘矣深矣子以癸卯歲居靈墟至丙午載有桐生於階前迨壬子祀得七歲而材成端偉枝葉秀茂松竹爲鄰堅(仁廟嫌諱)益其雅性颸飂爲友清泠叶其虛心意欲留之棲鳳而鳳鳥未集不若釆以爲琴而琴德可久候瓊霜之既降俟珪葉之凋去定陰陽之向背揆長短之尺寸爾乃取其元幹不暇待其孫枝以甲寅年手操斤斧自勤斲削重其清虛外運力思然琴之體既有人肩而無其首尚象之義將爲未備斯所以圓其首曲其翅方其肩短其足自余改制頗殊舊式七月丙戌朔七日壬辰造畢於是施軫琱調宮商叩其音韻果然清遠故知彼羣山之常

材此台嶽之秀氣用白賁之全質施絲綺之華彩遯世無悶有託心之所寂慮怡神得導和之致與之遊靈溪登華峰坐皓月凌清颸先奏幽蘭白雪中彈蓬萊操白雲引此二弄自造者其木聲也則琅琅鏘鏘若球琳之竝振焉諸弦合附則釆釆粲粲若雲雪之輕飛焉衆音諧也則喈喈雝雝若鸞鳳之清歌焉因時異態變化不窮觸類通神幽興無已非絲桐之奇致何感會之若是取聲之入神者清角清徵體之全眞者素也故云見素宇以厥義式表其德敬而友之期乎益矣夫木之爲用也多矣樂之爲聲也衆矣未若以桐制琴之爲也何者咸池率舞賚八音之協簫韶來儀假九成之奏而桐樹

自延於丹鳳琴聲乃降諸元鶴爲感通之所致斯在樂之特優豈不以其象法天地其音諧律呂遵人神之和感情性之正者哉自古賢人君子莫不操之以無悶玩之而無斁左琴右書蓋有以也清素者以山名桐柏而桐樹生焉地號靈墟而靈氣出焉故有將遠長佳材則成雅器調高方外弄遂丘中同心之言得意於幽蘭矣歲寒之操全（仁廟嫌諱）於風松矣相與爲冥寂之友者澹交於琴乎子微肥遯自養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旣至引入中掖庭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怡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況可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嘉之賜以寳琴霞紋帔唐人高子微之風者衆矣其操履藝業蓋可師云

盧藏用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隱終南少室二山學鍊丹爲辟穀術登衡廬彷徉岷峨與陳子昂趙正固友善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分篆於琴弈尤用思精遠人貴其多能然自隱山中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處士晚徇權利雖歷仕黃門侍郎而素節隳矣司馬子微以終南爲仕宦捷徑斥之也

趙元

趙元字子固汲人與陳子昂友善子昂以爲天下奇才也元以世議迫阨不容養高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爲幽州　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惟采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年三十九卒

元紫芝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有唐卓行之士也罷魯山令退居陸渾不爲牆垣扃牖家無僕妾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著書不改其樂人以酒殽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天寶十三載卒堂内唯有琴書簞瓢巾褐杖履而已門人相與謚曰卓行先生

房公

房琯字次律少隱陸渾山　佐勉有所自製天下以爲寳樂家傳響泉韻磬皆勉所愛者也或云其造琴新舊桐材叩之合律者裁而膠綴之號百衲琴其響泉韻磬弦一上十年不斷其制器可謂臻妙非深達於琴者孰能與於此乎嵇戴以來一人而已矣後張茂樞得此二琴廣明之亂韻磬見焚響泉爲一傖挈去茂樞云勉本贈高門魏公琴内有公墨題背有陽冰篆乃韋臯帥蜀時用佉陀羅木換臨嶽承弦令陽冰文之曰南溟夷島木有堅如石文横銀肩者名曰佉陀羅余愛其堅貴其異遂用作臨嶽云茂樞後游江陵於從兄濬處復見之茂樞爲記其本末又曰但以他琴齊觸彼音絶而此有餘韻

韓滉（反其平卑）

韓滉字太沖開元宰相休之子也幼有美名所與游皆

天下豪俊好鼓琴學張長史書得其筆法晝與宗人幹相埒嘗言不能足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其迹人罕知也晚以鎮海節度觀察二潮彊肆苛慘雖有功不能掩其過云子皐字仲聞亦有大臣器位至左僕射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嵆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要乎晉承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弦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簒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謀興復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爲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

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上急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此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傳後世知音耳蓋廣陵之作叔夜寓深意於其間故其將死猶恨不傳後之人雖粗得其音而不知其意更歷千載而後得韓皐可以無憾矣然叔夜知魏晉之禍而不知身之禍命矣夫或云叔夜傳廣陵於杜夔之子蓋與論樂耳非授此曲也

獨孤憲公

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以文章名於肅代之世辭體近雅一時英俊皆師焉其後有權丞相德輿後有韓吏部愈文遂復古其原由至之發之也亦好鼓琴嘗抱琴登馬退山有詩曰微風度竹來韻我鍾期弦曲終子亦酣起舞山水前頗有曠達之度晚節尤嗜於此有目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審於音聲而忘其疾痛可謂篤好之者已以常州刺史卒謚曰憲公

白樂天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以文章德範稱於憲穆文武之間自云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每良辰美景或花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徧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娛

酩酊而後已有時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其曠達如此又嘗云博陵崔晦叔 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夫樂天之於琴其工拙未可知而高情所好寓情於此樂以亡憂亦可尚也已官至刑部尚書其詩篇言琴者頗多載之琴臺志

崔晦叔

崔晦叔名玄亮博陵人以治迹直諫允稱當時夙有道術服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晚辭諫大夫分司洛下以山水琴酒自娛及其將亡以玉磬琴遺樂天其所密友也觀其所履豈非深得琴中之趣者哉

衛次公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正元中在翰林憲宗時節度淮南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季𢈔進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蓋能自重也

郭虛舟

郭虛舟昔白樂天爲江州司馬時與之游嘗有詩贈別云師年三十餘白晳好容儀專心在鉛汞餘力工琴棊靜彈弦歌聲閑飲酒一巵虛舟乃江南道士也

蕭祐

蕭祐精於書畫兼別音律元和中撰無射商九調子指法尤異譜序曰以引小胡笳四拍世稱其妙呂丞相夷簡詩云行年七十彈秋思始覺胡笳兒女情世上何人會此意漾陽太守是同聲祐嘗爲彭州刺史

董庭蘭

董庭蘭隴西人也在開元天寶間工於琴者也天后時鳳州參軍陳懷古善沈祝二家聲調以胡笳擅名懷古傳於庭蘭爲之譜有贊善大夫李翺序焉然唐史謂其爲房琯所昵數通賄謝爲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嘗云庭蘭游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污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閑體和撫弦韻

聲可以感鬼神矣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爲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爲相豈能遽棄哉又賂謝之事吾疑譖琯者爲之而庭蘭朽耄豈能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慍色唐人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唯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有鄭宥者師庭蘭亦善琴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尤善沈聲祝聲

李氏王氏女

李氏女潁陽人也年十五遘疾七日不食魂飛冥冥如登上界在雲霧中於仙女授琴彈清風弄之類凡五十曲天寶中明皇度爲女道士王氏女琅邪王淹之兄女也未笄忽能彈廣陵散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顧況爲之記且曰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表也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亶其然乎

薛易簡

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蓋在天寶中也嘗著琴訣七篇辭雖近俚義有可采今掇其大槩著焉曰琴之爲樂可以觀風教可以攝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悅情思可以靜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絕塵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

善者也鼓琴之士志靜氣正則聽者易分心亂神濁則聽者難辨矣常人但見用指輕利取聲溫潤音韻不絕句度流美但賞為能殊不知志士彈之聲韻皆有所主也夫正直勇毅者聽之則壯氣益增孝行節操者聽之則中情感傷貧乏孤苦者聽之則流涕縱橫便佞浮囂者聽之則斂容莊謹是以動人心感神明者無以加於琴蓋其聲正而不亂足以禁邪止淫也今人多以雜音悅樂為貴而琴見輕矣夫琴士不易得而知音亦難也易簡嘗慕昔賢悉善鼓琴自九歲學之至十二拊黃鍾雜調三十曲工三峽流泉南風游弦三弄十七歲彈胡笳兩本鳳游雲烏夜啼懷陵別鶴操仙鶴舞鳳歸林沈湘怨楚客吟秋風嵇康怨湘妃歎閒弦白雪秋思坐愁游春淥水十八弄後益苦心周游四方聞有解者必往求之凡所彈雜調三百大弄四十善者存志精之否者旋亦廢去今所彈者皆研精歲久竝師傳勘譜親授指法猶未敢言妙每以授人聲數句度用指法則毫寸不差如指下妙音亦出人性分不可傳也嘗覽操弄之名凡數百首然自古琴者秖工三兩弄便有不朽之名或自制雜弄或傳習舊聲固不以彈多為妙也今人皆不知志惟務多為故云多則不精精則不多也夫鼓琴之時雖無人須畏懼如對長者則音韻雅正可以感動幽冥攬琴在膝身須卓然乃定神絕慮情意專注指不虛

發弦不誤鳴凡打弦輕重相似往來不得不調用指兼以甲肉甲多則聲乾肉多則聲濁甲肉相半清利美暢矣左右手於弦不可太高亦不可低弦不疾不徐手臂調暢暗用其力戒於露見夫琴之甚病有七彈琴之時目視於他瞻顧左右一也搖身動首二也變色慙怍開口努目三也眼色疾遽喘息粗悍進退無度形神支離四也不解用指音韻雜亂五也調弦不切聽無真聲六也調弄節奏或慢或急任已去古七也此皆所甚病病去則可以為能矣觀易簡之意亦可謂善其事者矣

陳康

陳康字安道篤好雅琴名聞上國所制調弄綴成編集嘗自敘云余學琴雖因師啓聲後乃自悟徧尋正聲九弄廣陵散二胡笳可謂古風不泯之聲也其餘操曲亦曠絕難繼自元和長慶以來前輩得名之士多不明於調韻或手達者傷於流俗聲達者患於直置皆止師傳不從心得予因清風秋夜雪月松軒佇思有年方諧雅素故得弦無按指之聲韻有貫冰之實乃創調共百章每調各有短章引韻類詩之小序東嶽道士梅復元授康琴法

宋霽 賀若存附

宋霽善琴文宗朝霽私入學士院會帝至得召見帝問彈琴幾何對曰一弄三調帝曰甚少對曰是臣之所精

者帝曰然少則得多則惑即詔雷彈帝曰彈琴無畏何也對曰然願陛下賜臣無畏帝可之乃就一榻仰臥翹一足彈之帝甚悅乃令待詔又有賀若有夷（一作）善琴宣宗時得待詔對帝彈一調帝嘉之賜以緋袍後人目此調爲賜緋調後除萬年縣尉奉尹帖令攜琴於曲江俟命存不從謁告病卒

甘讜

甘讜字正詞成都人也其母好琴讜九歲學之受業於羅與宗名達四遠多所傳授性好山水晚無定居長安人張巒授琴於讜尤精調子

孫希裕

孫希裕字偉卿父果爲道士善琴嘗求鄭瀞序陰符經請柳公權書之半歲方畢父果餉公權騎從所費殆五百千石刻今存希裕博精雜弄以授陳拙唯不傳廣陵散拙以譜求誨希裕焚之曰廣陵散乃嵇叔夜憤歎之詞吾不欲傳者爲傷國體也耽琴嗜酒頹然自適琴家重之

陳拙

陳拙字大巧長安人也受南風遊春文王操鳳歸林於孫希裕傳秋思於張巒學止息於梅復元嘗更古譜錄南風文王操二弄曰琴操雖多制從高士聖君所作二弄獨存竊慮其頓墜也又作正聲新址未見完本嘗云

彈操弄音前緩後急者妙曲之分布也或中急而後緩者節奏之停歇也疾打之聲齊於破竹緩挑之韻穆若生風亦有聲正厲而遽止響已絕而意存者前輩妙手每擬一弄師有明約竭豈一升標爲偏數其勤如此而後有得也拙爲京兆戶曹

琴史卷第四

楝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刊于揚州使院

琴史卷第五

朱長文　伯原

太宗　竇儼　崔遵度

先祖尚書公　朱文濟　趙裔　唐異

范文正公　歐陽永叔　趙閱道

太宗

太宗皇帝神武聖文紹天承統既平晉陽混一六合於是戢珥戈橐大弓優游巖廊之上講修盛德之事而天縱多能博總羣藝書冠神品棊登逸格至於今古音律罔不研精謂夫五弦之琴文武加之以成七乃留睿思而究遺音作爲九弦之琴五弦之阮非達於禮樂之情者孰能與於此又製九弦琴五弦阮歌詩各一篇琴譜二卷九弦琴譜二十卷五經阮譜十七卷藏於禁閣副在名山又嘗作萬國朝天平晉二樂曲聖製樂章各五首曲名三百九十首臣竊謂三代而下漢孝元善琴孝章議樂俱不能有所制作梁武帝論鐘律而徒聞其言唐明皇解音曲而未嘗及雅惟吾太宗勳德巍巍敷被天淵而留神於正聲攄懷於妙曲自三代而下未之有也

竇儼

竇儼字望之劒州人博學尤邃鍾律少學觱篥於馮翊党氏學琴於圃田茅生學笛於太原周仲將學琵琶於始平馮吉以四器聚其聲又以易象曆數參之坦然明白矣嘗上疏周世宗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周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凡三弦之通七弦之琴十三弦之箏二十弦之離二十五弦之琴三弦之籥六漏之喬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巢二十三管之簫皆列譜記對而合之類從聲等雖異必通永爲定式名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世宗偉之即令儼精選文士撰次正樂命儼總領之又判太常寺乃與王樸校鐘磬管籥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律呂旋相之法迄今用之樸儼能察聲音前知休咎儼嘗棄官歸鄭且有私喪而聞弟侃彈琴爲秋蘂曲儼曰是音也羽淩於商子奪其母不祥之兆也賦詩以紀其事已而果然論者或謂王樸竇儼當周鼎方淪聖運將興之際曾無一言殊匪先覺何也曰彼兩人者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人莫紀是未可以咎也且樸儼雖爲周定樂而宋實用之其所補豈小哉

崔遵度

崔論德字遵度進士擢第踐歷古史恬於勢利口不言是非仁宗以壽春開府有詔宰相擇耆德學術之士被命爲王友東宮建以爲諭德卒官論德善鼓琴得其深趣嘗謂頤天地之和莫先於樂究樂之趣莫近於琴乃作琴箋以見其意焉世之傳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

朞之日十三徽象朞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甚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汎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汎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弦乎是知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授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旣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旣節矣聲同則應旣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旣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

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華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目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發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考之然後聞斯假物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旣畫矣故作琴焉始以一弦汎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十有三而居中者爲一自中而左汎之有三焉又右之有三焉其聲殺而已弦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於六爲十二而根於一一也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弦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昭昭可聞者也苟盡弦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弦具之尺弦亦具之豈有大小長短之限哉是則萬物本

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無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爲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幽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名流皆服之

先祖尚書公

先祖尚書公諱億字延年越州剡縣人也少有雅趣遂於琴道卜居四明有姊以淑行婉質尤工琴書後賜號廣慧大夫者也吳越王旣納籍有司至道元年天子命使者裒愈至二浙訪圖書聞廣慧旣藝且賢以名聞且

命之至京師廣慧既入宮掖尚書被召對鼓琴太宗嘉悅使待詔翰林其後歷仕繁劇多以才選雖王事靡盬而絲桐不離於前篤好而精學雖老無勌斁明道二年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知雝州卒以家君光祿貴贈刑部尚書年六十尚書嘗寶一古琴聲甚清池中書曰上元濱題曰玉磬上元乃唐肅宗所紀年也昔崔晦叔嘗以玉磬琴遺白樂天此殆是耶尚書既喪此琴假於老舅惠玉玉嘗授琴於尚書音靜而不流東南罕及者舅復以此琴歸余遂名曰玉磬既銘且詩之云

朱文濟趙裔

朱文濟趙裔皆善鼓琴昔待詔太宗之時帝方作九弦之琴五弦之阮裔以為宜增文濟以為不可帝曰古琴五弦文武增之何為而不可於是遂增琴阮弦賜裔以緋且遣使劍南兩川獲餉甚厚以賞其贊助之勤而文濟執前論不奪上不以其不達為譴而嘉其有守亦命賜緋文濟性沖澹不好榮利唯以絲桐自娛而風骨清秀若神仙中人上令供奉僧元靄寫眞留禁中

唐異

唐處士異字子正才藝甚高肥遯不出李西臺建中時謂善書而子正之筆實左右之江東林逋亦稱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崔諭德時謂善琴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公從而師之嘗貽之書曰崔

公既沒琴不在茲乎二妙之外尤嗜風雅探幽索奇不知老之將至意淳語眞不為憤惋文正公嘗稱其如此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少有經國致君之志學必師古聞唐異善琴與書曰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其為道大矣乎暴秦之後禮樂失敘吁嗟乎琴散已久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淨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嘗游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為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缺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乎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遇於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子乎君將懷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游羲皇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生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哉誠不敢助南熏之詩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公之好琴如此蓋君子之於琴也發於中以形於聲聽其聲以復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務多趣巧以悅他人也故

文正公所彈雖少而其得趣蓋深矣道直才周為本朝全德大老云族孫世京頗好琴其操行亦完潔任至祕書丞

歐陽永叔

歐陽太師修字永叔學博而醇文正而奇一代之師嘗有言曰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則樂之愉然不知疾之在體也夫疾生於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平而和者則疾之忘也宜矣意琴固一工之技爾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縵驟作忽而變之急者淒然以促緩者和然以舒如崩崖裂石高山奔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也雌雄雝雝之相和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其悲愁感憤則伯牙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取其和者平其抑鬱寫其憂思盡其意緒使之不倦其感人之際亦有至焉者是亦治人之術歟然予聞經之為書皆善治人之心宜其尤精者易與樂也今夫琴者纔樂之一器也及其至也尚能與人平治其心如此況純學於易邪況能徧識六經之深者邪人固不可不樂也然六經之道肆大而深博非盡心缺乃不可至惟琴則疾者之易為焉其言如此知永叔得琴之理深矣嘗參大政未七十即求里居今則亡矣嗟夫

趙閱道

趙抃字閱道以清節正論顯於仁宗朝迄熙寧初嘗參豫國政今以太子少保致仕公好琴其將命於四方雖家人不以從行而琴與龜鶴未嘗去也王事之隙時彈古曲以和平其心志故終始完潔無疵為世師表云

琴史卷第五

楝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刊于揚州使院

琴史卷第六

朱長文　伯原

瑩律　釋絃　明度
擬象　論音　審調
聲歌　廣制　盡美
志言　敘史

瑩律

昔者伏羲氏既畫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聲也天地之聲出於氣氣應於月故有十二氣十二氣分於四時非土不生土王於四季之中合爲十三故琴徽十有三焉其中徽者土也月令中

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者是也故中徽之聲洪厚包容爲衆徽之君由中徽左右各六徽徽有疏密者取其聲之所發自然之節也合於天地之數故律之相生有上下而爲管有長短蓋取諸此也凡天地五行十二氣陽律陰呂清濁高下皆在乎十三徽之間盡十三徽之聲惟三尺六寸六分之材可備故度而制之亦以象朞之日也當宓羲之時未有律呂之器而聖人已逆其數矣未有曆象之書而聖人已明其時矣黃帝氏作命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筩以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之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之呂蓋協於琴而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術加備矣琴之徽有十三而律管虛其一者謂土之數居中其氣無不通其聲無不在不可以一器名也律呂既成而八音備後世聖人復以六律不可以易審於是考律以立均因均以作樂故曰律所以出均立度也夫律本於琴樂本於律故知琴者爲能知律能知律者爲能知樂也古之君子缺而不談或以十二徽配十二律以中徽配閏而不言制作之義本諸理作瑩律

釋弦

舜弦之五本於羲也五弦所以正五聲也聖人觀五行之象麗於天五辰之氣運於時五材之形用於世於是制爲宮商角徵羽以考其聲焉凡天地萬物之聲莫出

於此五音故最濁者謂之宮次濁者謂之商清濁中者謂之角徵清者謂之徵最清者謂之羽宮爲土爲君爲信爲思商爲金爲臣爲義爲言角爲木爲民爲仁爲貌徵爲火爲事爲禮爲視羽爲水爲物爲智爲聽故建於樂者可以見五行之得失君臣事物之治亂五常之興替五事之善惡灼然可以鑑也帝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蓋察音聲以爲政也聖人既以五聲盡其心之和心和則政和政和則民和民和則物和夫然故天下之樂皆得其和矣天下之樂皆得其和則聽之者莫不遷善遠罪至於移風易俗而不知也故樂者上出於君心之和下出於民心之和上

出於君心之和而復以致君於善也下出於民心之和而復以納民於仁也故五聲之和致八風之平風平則寒暑雨暘皆以其敘而太平之功成矣五聲不和致八風之違則寒暑雨暘皆失其敘而危亂之憂著矣五聲之感人皆有所合於中也宮正脾脾正則好聖故聞宮聲者溫潤而寬悅商正肺肺正則好義故聞商聲者剛斷而立事角正肝肝正則好仁故聞角聲者惻隱而慈愛徵正心心正則好禮故聞徵聲者恭儉而謙挹羽正腎腎正則好智故聞羽聲者深思而遠謀此先王所以貴於樂也夫五聲之作始於宓羲之琴其後神農黃帝堯舜氏作於是按之爲六律播之爲八音而大樂備矣

故琴者五聲之準六律之元八音之輿也他樂不能柷其用衆器不能儷其德至哉琴乎昔舜之彈五弦也非獨舜能彈也當是時百辟卿士孰不知樂也舜之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此之謂也至周之文武謂五弦未足以盡清聲之變也於是加二弦謂之少宮少商而聲律加備矣蓋禮樂之制皆始於羲農堯舜之世而備於禹湯文武之時也夫十二律還相爲宮其法以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五聲足矣又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合爲七音餘律皆然謂之十二均然後盡聲之變而八音克諧也故琴之有少宮猶律之有變宮變徵也或曰周加二聲爲變然則律之二變亦本於文武二弦耶左傳曰爲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謂是也至於編鍾編磬旣設十二正音各配一律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合爲十六則律呂還相各就諧協而君臣民物無陵慢之聲焉琴加二弦亦類此也古人學琴者多矣罕嘗言文武二弦之意獨琴操以謂合君臣之恩此未喻也今推其法作釋弦

明度

琴操言琴之度長三尺六寸六分以象朞之日此古制也舊說以謂自伏羲而後琴制十有二而尺度有修短短至於三尺三寸修至於三尺九寸有奇此無他乃律

學廢而度數乖也周禮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言樂而不稽諸度數言度數而不合諸律何以爲樂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之謂也自周道旣亡禮樂大壞更秦燔毀寂無遺緒歷代以來有制爲準弦以定律者有參校石器以立度者有累積秬黍以合尺者制爲準弦以定律則患乎輿遠而難繼參校石器以立度則患乎尺寸之難壹累積秬黍以合尺則患乎大小之不齊議論紛紛莫適其正朝廷講修太平大有爲於天下同律度而興禮樂其在今乎夫然則作琴之制可著明矣綜其數作明度

擬象

聖人之制器也必有象觀其象則意存乎中矣琴之爲器隆其上以象天也方其下以象地也廣其首俛其肩象元首股肱之相得也三才之義也高其前以爲嶽命曰臨嶽象名山峻極可以興雲雨也虛其腹以爲池一曰池一曰濱象江海幽遠可以蟠靈物也所以張弦者曰軫象車軫以載致遠不敗也所以柅弦者曰鳳足象鳳凰來儀鳴聲應律也翼其旁者曰鳳翅傅其末者曰龍尾取其瑞也其所飾之材以㮚以黃楊以玉以金或以竹㮚赤心黃楊正色玉溫金堅竹寒而青皆君子所以比德者也若崇庳廣狹之寸昔人已銖銖而偶之矣余不復談也通其意作擬象

論音

音之生本於人情而已矣夫遇世之治則安以樂逢政之苛則怨以怒悼時之危則哀以思此君子之常情也出於情發於中形於聲若影響之速也然君子之情雖安以樂而不忘於戒勸雖怨以怒而不忘於忠厚雖哀以思而不忘於扶持故其爲聲亦屢變而數遷不可以爲常也善治樂者猶治詩也亦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夫八音之中惟絲聲於人情易見而絲之器莫賢於琴是故聽其聲之和則欣悅喜躍聽其聲之悲則慼頓愁涕此常人皆然不待乎知音者也若夫知音者則可以默識羣心而預知來物如師曠知楚師之敗鍾期辨伯牙之志是也古之君子不徹琴瑟者非主於爲己而亦可以爲人也蓋雅琴之音以導養神氣調和情志攄發幽憤感動善心而人之聽之者亦皆然也豈如他樂以蹈心堙耳佐歡悅聽以爲尚哉古之音指蓋淳靜簡略經戰國暴秦工師逃散其失多矣然其故曲遺名傳者尚多琴操所紀皆漢時有之也故劉琨知清角嵇叔夜所謂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又言其曲引有東武泰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皆叔夜所常爲者今人亦樂知之矣夫蔡氏五曲所謂游春淥水坐愁秋思幽居者也今人以爲奇聲異弄難工之操而叔夜時特謂之淫俗之曲且曰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蓋言其非古也漢儒所制尚且非古況於魏晉之曲乎末世有琴工嵇元榮羊蓋之儔率造新聲去古益遠柳吳興嘗以歎恨乃著清調論幷上樂議今逸矣惜哉唐世琴工復各以聲名家曰馬氏沈氏祝氏又有裴來翟柳胡馮諸家聲師既異門學亦隨判至今曲同而聲異者多矣雖然古學之行於人者獨琴未廢有志於樂者舍琴何觀安得夔曠之徒與之論至音哉原於古作論音

審調

古者推律以立均依均以作樂故十二律旋相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於八音著於歌頌而作樂之能

事畢矣夫琴之爲器也律呂備焉八十四調存乎其中矣三代之時律正樂行士君子舉知樂度之而立曲拊之而成文則八十四調之音皆可以知而鼓之惟其意之所之耳自漢而下律樂兩隳舊音略存而傳習者猶患不及況周知均調哉唐人有言琴通三均蓋其所知者止三而已哉其九均之音豈有不通遭亂堙沒世莫得聞也夫周之曲至漢而存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世所傳今人亦有不能者去古寖遠而遺弄寖亡 缺 夫近世樂道之士或好於琴聊以娛養情性而已至於學釋道者雖多從事於此徒能紀其拂歷之數作爲繁聲淫韻以悅人聽而已其知樂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嗚呼安得知樂之君子與之審調以制音哉述旋均作審調

聲歌

古之弦歌有鼓弦以合歌者有作歌以配弦者其歸一揆也蓋古人歌則必弦之弦則必歌之情發於中聲發於指表裏均也周禮太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夫以六詩協六律此鼓弦以合歌也古之所傳十操九引之類皆出於感憤之志形之於言言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於是援琴而鼓此作歌以配弦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典樂教人之序也以聲依永則節奏曲折之不失也以律和聲

則清濁高下之必正也惟達樂者爲能弦歌耳孔子之刪詩也皆弦歌之取其合於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爲琴曲也至漢世遺音尚存者惟鹿鳴騶虞鵲巢伐檀白駒而已其餘則亡獨文中子嘗閔時之亂泫然鼓蕩之什世所不傳而能鼓之可謂知樂也已近世琴家所謂操弄者皆無歌辭而繁聲以爲美其細調瑣曲雖有辭多近鄙俚適足以助歡欣耳稽諸事作歌聲

廣制

古者祀天之樂以圜鍾爲宮用雲和之琴瑟禮祇之樂以函鍾爲宮用空桑之琴瑟假廟之樂以黃鍾爲宮用龍門之琴瑟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也豈其材有山川之異而聲有清濁之殊於還相之宮各有宜邪故太師精別其聲以合於宮後世豈復知邪伏生書傳有大琴練弦練弦者五色也爾雅大琴謂之離說者曰二十弦也此迺琴之異制也夫琴之爲器高至於玉霄之上遠至於金仙之國皆以此爲樂故載於釋老之書此不復述也略其事作廣制

盡美

琴有四美一曰良質二曰善斲三曰妙指四曰正心四美既備則爲天下之善琴而可以感格幽冥充被萬物況於人乎況於已乎昔司馬子微讚伏羲以諧八音皆相假合思一器而備律呂者徧斲衆木得之於梧桐蓋

聖人之於萬物也亦各辨其材而爲之器也既知其材矣又當求其良者以待於用養其小者以致於大故禹作九州之貢有嶧陽孤桐而詩美周室之盛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衛文公之作宮室也亦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是所求其良者以待於用養其小者以致於大也古之聖賢留神於琴也如此後之賦琴言其材者必取於高山峻谷迴谿絕磵盤紆隱深巉巖嶇嶮之地其氣之鍾者至高至清矣雷霆之所摧擊霰雪之所飄壓鸑鷟獨鵠之所棲息鸝黃鴝鵒之所翺鳴其聲之感者至悲至苦矣泉石之所磅礴琅玕之所叢集祥雲瑞靄之所護被零露惠風之所長育其物之助者

至深至厚矣根盤拏以輪菌枝紛鬱以葳蕤歷千載猶不缺挺百尺而見枝其材之成者至良至大矣一日夔襄鍾牙之儔睨而視之嘉其可以爲琴也於是命般倕之徒斤斧之繩墨之鏤中襄間平面去病按律呂以定徽合鍾石以立度法象完密髹采華煥於是飾以金玉瓌奇之物張以弦軫弱弭之用而琴成矣昔伏羲之龍吟黃帝之清角齊桓公之號鍾楚莊王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傳於天下久矣唐相李勉以響泉韻磬聞白樂天以玉磬聞而世稱有雷氏者有張越者尤精斲琴歷代寶傳以至於今非力足而篤好者不能致也近世斲琴者間有之然孰能傑然可以紹前人之作者歟昔聖人之作琴也天地萬物之聲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萬物之聲非妙指無以發故爲之參彈復徽攫援摽拂盡其和以至其變激之而愈清味之而無厭非天下之敏手孰能盡雅琴之所蘊乎當其援琴而鼓之也其視也必專其聽也必切其容也必恭其思也必和調之不亂醒之甚愉不使放聲邪氣得奸其間發於心應於手而後可與言妙也是故君子之於琴也非徒取其聲音而已達則於以觀政焉窮則於以守命焉堯之神人舜之南風武王之克商周公之越裳所以觀政也許由之箕山伯夷之采薇夫子之猗蘭王通之汾亭所以守命也又若子賤以治一邑鄒忌以相一國彼皆至

命也又有所自得也夫焦與梧桐皆至清之物也而可見人心者至誠之所動也是故孔子辨文王之操子期識伯牙之心者昭見精微如親授於言也故曰惟樂不可以僞爲又曰至誠動金石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吾於樂益知誠之不可不明也夫金石絲桐無情之物猶可以誠動況穹穹而天冥冥而神誠之所格猶影響也君子（孝宗廟諱）獨不媿屋漏可不戒哉是故黃帝作而鬼神會后夔成而鳳凰至子野奏而雲鶴翔瓠巴作而流魚聽師文彈而寒暑變可謂誠至也是故良質而遇善斲善斲既成而得妙指妙指既調而資於正心然後爲天下之善琴也總其能作盡美

志言

琴之為樂行於堯舜三代之時至戰國時雅音廢而淫樂興尚鏗鏘墜靡之聲而厭和樂深靜之意魏文侯當時之賢君猶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況其下者乎於是秦箏羌笛箜篌琵琶之類迭興而並進而琴亡矣漢興猶未暇復古由河間漢王留神雅樂孝宣時制氏龍氏趙氏師氏之家始於琴書謂之雅琴者以別於俗樂也又桓譚孔衍皆集琴操及馬融蔡邕以大儒名當時特好斯藝時人翕然宗尚阮嗣宗嵇叔夜紹而倡之自魏及晉名儒高士學者益多而史冊之間豈遑編述迨乎隋唐搢紳多以是道為務而清言雅技罕嘗攻之間有賢智有所論著如呂渭李良輔陳拙趙惟謙李約齋蕭王大力陳康士之徒皆云有書其名載於藝文志然余所未覩亦不聞其果精於琴與否豈辭多近俚不足以行遠邪抑不幸而不見邪惜哉觀其名作志言

敘史

夫琴者閑邪復性樂道忘憂之器也三代之賢自天子至於士莫不好之自漢唐之後禮缺樂壞搢紳之德罕或知音然君子隱居求志藏器待時者亦多學焉然其人或晚登於鄉相者功業溥博而絲桐小藝史氏或不暇書終遯巖壑者名跡幽晦而弦歌餘事（缺）後人豈能編錄其漏缺無傳者可勝算哉余深惜之是以於史傳記集苟有聞見皆著於篇病於盡得古書可以廣覽而博求此亦遺恨耳歎其遺作敘史

琴史卷第六

楝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刊于揚州使院

朙鄭世子琴譜十卷

汲古閣鈔本涉園影印

此毛抄本鄭世子瑟譜余數年前得諸書友云是宋商邱家故物後既檢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有之知非通行本矣去冬欲從瀞雲先生處借觀留閱易月蓋瀞雲素諳琴理觀此乃適于瑟也今春倩作續得于十二卷極爲精細瀞雲愛其實甚未敢以俗物相副爰緝此乙部書并佐以古琴一張琴爲太倉顧雪亭所貽亦舊物也我有嘉賓鼓章兩義竊効得全相隨之雅矣

壬戌春五月望前三日吳縣黃丕烈識

瑟譜小序

予聞之禮樂殊時不相沿襲前聖後聖損益可知故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豈虛語哉古有大瑟五十弦者伏羲氏初制也厥後去其半而為中瑟二十有五弦後去其半而為小瑟十有三弦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大司樂存六代之樂則中瑟亦在其中矣然自黃帝而後大瑟或鮮用焉書曰琴瑟以詠詩曰琴瑟友之周禮雲和等瑟樂記清廟之瑟之類蓋中瑟耳儀禮曰左何瑟右手相少儀曰琴瑟執之皆尚左手曲禮曰琴瑟在前坐而遷之論語曰取瑟而歌舍瑟而作之類其小瑟歟何以知之言何言執言遷言取言舍語大則不便故知其小者耳夫中瑟空侯實乃一物在周名瑟在漢名空侯所謂卧空侯也近世云空侯非瑟者豎空侯也靈帝好胡服始改瑟制為豎空侯於焉上奏使之由是古瑟遺音寄今豎空侯矣小瑟與箏亦乃一物在古名瑟在今名箏非所謂秦箏也其曰秦箏者今之箏是也秦將軍蒙恬製故曰秦箏音節與箏迥殊風俗通曰謹按禮樂記箏五弦筑身今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然則指小瑟為秦箏漢末已然矣是不解秦箏非箏而箏即古小瑟也吁今之箏音節指法與古小瑟無異不必疑焉惟豎空侯以五音為均隔六弦相應古瑟以七音為均隔八弦相應此其頗有不同而太常雅瑟其十二律呂為均用黃弦以閒之則謬甚矣蓋惑於世本陳暘之說及踵宋制之誤也慨彼儒習已久決洽耳目自非通儒達士孰究來源故須旁引博證以明斯旨庶使弦歌之聲不絕於世迺述瑟譜十卷若干萬言特示知音之士云耳

嘉靖庚申季夏十有三日狂生載堉書於蘭臺之齋

山陽酒狂仙客著

瑟屬源流詳考 箏箜筑空侯附

瑟之為器伏羲氏始制也其木用桑其弦五十

王子年拾遺記云庖羲氏弦桑為瑟外紀云伏羲絙桑為瑟絙急張弦也易通卦驗云夏至之瑟用桑冬至之瑟用槐古人制瑟不專用桐梓可知矣世本云伏羲造瑟五十弦

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判為二十五弦

見世本史記漢書詳在後條又帝王世紀云黃帝損庖羲之瑟為二十五弦大明集禮亦云伏羲作五十弦為大瑟黃帝破為二十五弦為中瑟

厥後四代之樂世有損益是以頌瑟雅瑟大瑟小瑟之屬器度修

短首尾廣狹及其弦之多少亦皆不同

禮記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鄭注曰四代虞夏殷周也聶崇義三禮圖云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爾雅云大瑟謂之灑郭景純注曰大瑟二十七弦帝王世紀云瑟三十六弦風俗通云瑟四十五弦此皆大瑟也呂氏春秋云朱襄氏使士達作五弦之瑟鼓槻乃拌為十五弦至舜益以八弦為二十三弦易通卦驗云夏至之瑟長五尺七寸風俗通又云今瑟長五尺五寸此皆小瑟也琴瑟中論云樂聲不過乎五然則五弦十五弦小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十弦大瑟也

周瑟用梓合以膠漆交以五采飾以金玉狀似今之箏二十五弦弦各有柱調以七音為均

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楚辭云鏗鍾搖簴揳梓瑟蓋琴宜用桐瑟宜用梓琴則通漆之瑟但漆其縫會耳謹按韻府瑟一作瑟玉鮮潔貌一曰碧珠也其字從玉毛詩瑟彼玉瓚箋云瑟潔鮮貌疏云瑟為玉之狀故曰潔鮮貌逸論語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明皇雜錄云常幸華清宮五家車騎皆從瑟瑟珠璣狼籍于道瑟瑟出吐番大者一珠易一馬或名馬價珠蓋瑟瑟本寶珠之名故釋名云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漢書金日磾傳言寶瑟唐杜甫李商隱詩稱錦瑟蓋以其飾金玉繪采色也非止瑟而琴及琵琶亦然故於文琴瑟琵琶字皆從玨是知周瑟之制如此又按古今事類云今箏形如瑟既謂今之箏形如瑟則知古之瑟形亦如箏矣琴瑟中論云大樂所用瑟二十五弦蓋得四代中瑟之制也呂延濟文

選別賦注云瑟有柱以玉為之姜夔曰瑟二十五弦弦各一柱崇二寸七分七音之說詳第四卷

其十五弦者本帝堯命鼓槻三倍朱襄氏瑟弦之數是名小瑟或曰后夔創制于野考成未詳孰是

鼓槻朱襄氏出呂氏春秋已見上注鼓槻今本作瞽叟非也當以玉海作鼓槻為正集禮曰十五弦為小瑟后夔創制云云出晉陶融妻陳氏箏賦子野師曠字

周制分用六代樂故琴瑟皆有數等其所謂小瑟者即後世之箏也以五音為均二變則柱後折弦取之與大瑟中瑟相諧周人凡言鼓瑟或多此類

六代之樂見周禮大司樂琴瑟數等出禮記明堂位已見上注今官箏十五弦而世多用十四弦者皆古之所謂小瑟也韓苑

洛志樂云小瑟之制十五弦或十四弦以隔六取應聲各體俱足無少無多亦自然也又云瑟之商弦作徵弦可也作宮弦亦可也惟視柱之遠近折柱後則下一聲不一者示變也惟取其和而已孫子曰五聲之變至不可窮也又按文獻通考擊筑者品聲按柱左手振之非但擊筑今箏纂皆柱後左手縱弦按弦以就七音其均無二變也樂志云樂縣之制琴瑟箏筑皆一又云絲爲琴爲瑟爲頌琴頌琴箏也（通考云頌琴十三弦有柱如箏）唐清商伎有琴瑟琵琶空侯筑箏皆一按此則知琴瑟之與箏纂皆可合作在理無不相諧又按鄉飲酒禮左手何瑟右手相工禮記少儀云琴瑟執之皆尚左手若以爲大瑟則長過八尺闊及二尺難以一手持之疑用小瑟故曰即後世箏也

別有秦箏者秦將軍蒙恬所造五弦而筑身頭細而肩圓其制與箏不同或以箏爲秦箏非也

史記李斯曰夫彈箏者真秦之聲也此乃蒙恬秦箏釋名曰箏弦高急箏箏然也風俗通曰謹按禮樂記箏五弦筑身今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然則指小瑟爲秦箏漢末已然矣是不識秦箏之非箏也晉傳玄箏賦序曰世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闡思哉按玄所賦正今之箏古之小瑟耳其非秦箏信矣唐清樂箏十二弦象十二月或十三弦以象閏今箏十四弦象七音之二均或曰天寶中任偃所進十四弦之樂即箏亦有十五弦者

筑亦細頸圓肩形如蒙氏箏與琴畧似而不類瑟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或疑即纂今纂九弦瑟形而小雖不似筑蓋亦筑之類或曰纂乃軋箏近是

釋名曰筑以竹鼓之筑柲之也文獻通考云筑之爲器大抵類箏其頸細其肩圓以竹鼓之如擊琴（通典注云擊琴柳惲所作詳後故事條）又有形如頌琴施十三弦身長四尺二寸頭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首長七寸五分闊六寸五分品聲按柱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高漸離擊之於燕漢高祖擊之於沛而戚夫人亦善焉唐置於雅部長四尺五寸又云唐有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軋因取名焉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禮樂殘缺至武帝祀泰一始命侯調依古二十五弦作坎坎之樂名曰空侯瑟空者舉其形侯者章其姓坎坎言其應節此謂卧空侯也即周之瑟

漢書武帝下詔曰禮廢樂崩朕甚閔焉乃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對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之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空侯瑟自此起風俗通云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通典云空侯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空侯侯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酉陽雜俎云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空侯爲明妃出塞聲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空侯行然二樂本爲一物故亦可互稱之桓譚新論云鄙人以瑟爲空侯非徒不知瑟乃不知空侯也此蓋指豎空侯與瑟之形制相別耳然其形雖

別而曲調亦不異也詳下條

靈帝好胡服改空侯瑟之制使於馬上奏之是謂竪空侯其聲律指法與卧空侯無異自此古瑟之遺音寓於今空侯之器矣

古今事類云空侯瑟名二十五弦漢武帝造及其後也代有制作是不一體續漢書曰靈帝胡服作胡空侯顔師古急就篇注云竪空侯馬上所彈也通典云竪空侯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弦竪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空侯唐清樂部有琴瑟琵琶空侯筑箏各一今若以瑟與空侯音節爲不同則當時共一部樂何由可諧是以知其彈法不異

曲禮曰士無故不去琴瑟燕射及鄉飲皆有瑟樂記稱清廟之瑟詩云並坐鼓瑟鹿鳴先瑟而後琴魯論言瑟再三而不及琴以此觀之瑟之於琴尚矣後世不明空侯之制出乎瑟又不知瑟之音

譜寄空侯中是皆踵桓譚劉熙之誤使瑟爲不傳之樂無用之器而君子不御也悲夫

瑟譜卷第一

琹譜卷第二

山陽酒狂仙客著

辨先儒釋清廟之瑟誤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按古人鼓瑟之遺法所可考者盡在此章而先儒注釋既誤遂令後世失其法故今不可不辨舊說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弦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此說誤矣經言瑟不言人而註以為一人倡三人和似與經文不合今故不取蓋此章乃昔人彈瑟之諸法而先儒不識遂誤為斯說矣古

人云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況其生來未諳禮樂之事而欲達禮樂之文不亦難乎故曰不知音不可以言樂不知樂不可以解經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未能正於樂人古人之於禮樂未嘗斯須去身以今觀之為一慨然也余少嗜音律長而益得其趣是以樂學之說頗異於衆故不揣陋妄而辨之曰**清廟之瑟**王肅謂於清廟中所鼓之瑟非獨為清廟之詩而言也清廟猶言廟堂謂堂上之樂凡樂之為用主於和故先和其心而後和其氣樂之為學貴乎難故尚乎手奏而不尚乎口吹何也蓋音出自口吹者其聲悠長而易協音出乎手彈者其聲短促而難調且如簫笛與歌合作歌一言則吹律一孔以和之歌聲短吹則斂其氣使之聲短歌聲長吹則舒其氣使之聲長然不過一律一孔耳

故曰易協也絲音隨歌則不然歌一言必須彈數弦和之以長其韻蓋絲音短而促若只單彈一二聲以協歌則無韻矣鄭康成曰樂之為器彈其宮則衆宮應云云是也今琴家打圓長鏁琵琶箏有和弦撥字然雖連作數聲只是歌詞之一言也以數聲和一言為難工故云難調聖人定樂音出於口者用以調其氣音生於手者用以和其心絲音有琴瑟琵琶之屬均是和心之器堂上之樂也或曰若以樂器之手作者在堂上而虞書何以鞀鼓等樂在堂下是非手作者邪答曰亦各有說凡樂器聲音洪大者不宜近聽故笙鏞鞀鼓之屬設於堂下遠之也凡樂器聲音微細者遠聽則不聞故琴瑟琵琶之屬設在堂上近之也古有堂上堂下之說別其遠近洪細耳今謂樂器有尊卑貴賤則是不知者妄說也**朱弦而疏越**朱赤色周所尚也舜則朱

干樂則朱弦冠則朱紘宮則丹楹牲則騂剛周制尚赤者非一豈獨瑟弦邪以為練朱絲使聲濁誤矣傳曰大瑟朱弦大琴練弦練弦猶言冰弦亦指其色而言非謂聲之濁也疏越謂弦之長自底孔中通出從尾端折回繫于面上承弦處若今箏然蓋言弦亦且長染為一色通出底孔瑟之制度此可考也經言朱而不言練注以為練朱絲何居且朱赤色練素色二色各自不同何以朱弦為練絲若其疏通兩頭之孔則聲遲細無聞矣季札謂鄭聲其細已甚民弗能堪豈足言有遺音哉蓋疏越者非謂越而謂弦之透其越也或曰瑟果朱弦乎曰是周家一時之制非瑟之定制在今則朱弦亦可冰弦亦可**一倡而三歎**此言其指法也古人鼓瑟之法右手用三指左手用一指各帶鹿骨撥子一其四指以右手大指為主餘三指和之此之謂一倡三

歎豈有一人三人之理哉先儒不達一指倡之三指和之之義故有一人三人之說或曰此道何出曰韓非子有爲瑟也者以小弦爲大聲此大指擘托之音是謂一倡又曰以大弦爲小聲此中食在三指和之之音是謂三歎或曰韓非子謂儒者不彈瑟信乎曰史繩祖嘗辨之矣其說具於後條有遺音者矣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樂雖徹於目前而聲猶在於耳此所謂有遺音矣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豈謂聲音不美而好者少哉又按樂記曰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應氏解之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陳澔謂清廟之瑟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既非德盛而樂隆亦不足稱有遺音者矣以此觀之其謬可

見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鼓鍾鍠鍠磬管鎗鎗鼗鼓逄逄笙鏞以間此極其宏厲之音矣然而清廟堂上之樂所尚者非此也風俗通云琴音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言琴而瑟亦在其中矣凡樂器聲大者設于堂下聲細者設于堂上是以清廟之瑟雖非極音而實樂之隆也

辨韓子之妄

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弦爲大聲以大弦爲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爲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因涉獵至此而大哂之烏乎非何爲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而非乃設匡倩之辭以爲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由六經兼言鳳皇論語止言鳳而不及皇蓋言瑟而琴可知言鳳而皇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瑟神農作琴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爲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鼓瑟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愚按韓子謂儒不鼓瑟固妄也然謂小弦爲大聲大弦爲小聲蓋瑟音多擘擘音爲主而鈎抹之音和之所擘者小而鈎抹者大斯乃小弦大聲大弦小聲矣古人彈瑟之法此尚可考語曰禮失求諸野先秦子書不猶愈於野乎

以人廢言不可以其短弃所長亦不可此史繩祖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今亦辨而明之

辨楊子之謬

楊子曰譬之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此言大謬夫聲之道不過五五聲爲正二變爲和七音之外寧復有所謂鄭衛之音乎樂記云嘽諧缦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此所以爲簫韶也又云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此所以爲鄭衛也二者但謂節奏異耳非以其律呂不同也道在人爲而不在樂器是故夔所調者此宮商角徵羽也鄭衛所調者亦此宮商角徵羽也使舍此宮商角徵羽而調音雖夔亦不能矣五音苟是何有不可以致簫韶乎雄此言余恐知音者之所不然也尸子曰夫瑟二十五弦其俗人鼓之則爲笑賢

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琴一也或為而見笑或為而悲樂其義有不同焉耳非謂音調之相異也晉嵇康謂哀樂之人不由音聲故著論其畧曰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邪唐太宗謂杜淹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淹對曰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魏徵進曰古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愚按此數賢之知音過雄遠矣

辨劉熙段安節之鑿

劉熙釋名云空侯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洪容齋續筆曰劉昭（昭當作熙）釋名空侯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言空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後訛為空侯乎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

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註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考雖劉昊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據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今按韓非子及史記樂書之文載師延所奏靡靡之樂者琴也非空侯也故錦繡萬花谷云世以琴為雅聲誤矣琴正古之鄭衛耳（詳第五卷）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尸子謂瑟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非獨琴瑟凡樂皆然也而劉熙以空侯一定為鄭衛之音欲使君子絕之不亦謬乎

琴譜卷第二

山陽酒狂仙客著

辨世本陳暘之誤

世本云黃帝破瑟為二十五弦其二均聲宋陳暘樂書因之而為說曰宋朝太常瑟用二十五弦具二均之聲以清中相應雙彈之第一弦黃鍾中聲第十三弦黃鍾清應其按習也今左右手互應清正聲相和亦依鍾律擊數合奏（本朝太常雅琴遼祖其說）此皆誤矣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律呂正五音之物也數雖十二然一均之中其可用者惟五音二變耳且如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此一均則大呂夾鍾之弦皆無用也故樂家呼為背字又如姑洗為宮蕤賓為商夷則為角此一均則黃鍾太蔟之弦皆無用也亦謂之背字是知琴瑟皆以七音立均隨調易之彈黃鍾則旋定黃鍾弦彈中呂則旋定中呂弦故先儒有云道猶琴瑟終則改調蓋曲節既殊故宜變易此之謂也今雖備其十二律亦無用矣苑洛韓氏曰或云瑟每弦應一律必二十七弦乃足用非也黃鍾折柱後即大呂不必另立弦一弦當二律則二十五弦足矣後學不明此理而謂瑟曰瑟二十五弦中一弦黃餘弦皆朱其黃者名君弦不彈其二十四弦分作二均外十二弦應十二律正聲內十二弦應十二律子聲此豈知音者之言哉蓋惑於世本具二均之說而誤也莊子曰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文子亦云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二子皆周時人其言最古必有所本今若以為中弦不彈則不可謂之二十五弦皆動也樂記朱弦疏越本無黃弦居中之義今則何据況具二均以備十二律正聲子聲

猶為臆說朱子曰律呂有十二箇用時只使七箇若更插一聲使拗了（出性理大全之律呂新書雙注）寧有備十二律而作二均之理哉

辨後漢禮儀志之失

後漢禮儀志謂黃鍾之瑟二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此說亦誤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謹按宮者五聲之所起羽者五聲之所止次序循環週而復始必由宮商以至徵羽而角居其中然中者角也非宮也宮非居中則中亦不可謂之君故琴操云琴第一弦屬宮為君第二弦屬商為臣第三弦屬角為民第四弦屬徵為事第五弦屬羽為物第六弦屬清宮為文第七弦屬清商為武是亦不以中弦為君弦也如禮儀志所云宮弦居中商徵在其左角羽在其右則必以商徵

宮商角為善由商徵以定宮商則宮細於商商清於徵逆君臣

民事之序亂清濁小大之次後世承其誤既以瑟第十三弦為君乃設而不彈則是五音中無君矣非智者之言也夫聲不過五乘之為二十五而又倍之則五十矣此古人制瑟之意也後人但見二十五弦其數奇而謂第十三弦為中弦餘二十四弦分應十二律中聲清聲或猶可也若以五十弦之瑟論之其數偶當復以何弦為中弦耶餘四十九弦如何以配律呂之數可見分中弦具二均之說於理不通此皆由後漢禮儀志之失而知音者不可不辨也近歲金溪黃積慶所著樂律書亦為之辨曰瑟制二十五弦君弦居中不用者非也蓋黃鍾之宮已為君

朱子曰十一字重出

象而又可添一無用之君乎孔子曰民無二王國可有二君邪君雖無為不可無用如大衍之數其用四十九策一策不用以象太極蓋亦不用之用非無用也君豈可置而不用乎儒者之學以理為主理之所無不可泥古況傳聞之說未必古制而可泥乎愚謂積慶之書固多陋妄然其言亦有一二近理者此說是也積慶不知音尚能主理以非之而知音者可無言邪

辨五音清濁之序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史記樂書曰音聲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前漢志曰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商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律呂新書曰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苑洛韓氏曰絲隨五聲管隨十二律然和平沉厚麤大而下者宮聲也勁凝明峻從上而下歸於中者商聲也圓長通徹中平而正者角聲也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於中正者徵聲也喓喓而遠徹細小而高者羽聲也

今作一圖開列于後

一曰水音為羽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其數最少而音最清
二曰火音為徵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二七其數漸增而音漸濁
三曰木音為角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三八其數加增而音加濁
四曰金音為商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九其數益增而音益濁
五曰土音為宮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十其數最多而音最濁

按如上文順數自一而五則洪範五行先後之次逆數自五而一則樂記五音清濁之序及復觀之咸相符合真天地生成之正數造化自然之妙義也夫以宮濁而大羽清而細此則古先已有定論不必多言但世之論聲律者多而謬妄者不少如呂氏春秋隋志外紀之類李文利黃積慶之徒是也彼既以黃鍾極短而蕤賓極長此遂云宮音最清而徵音最濁不韋劉恕亂之於前管見元聲惑之於後（文利書名律呂元聲積慶書名樂律管見）踵陋承訛索隱行怪同人所異異人所同有不可勝言者矣汪應軫序積慶之書稱其不泥先儒成說直以理數求之吾心有以得上下數百年間聖人製作之妙者余竊以為不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如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猶及史之闕文豈可盡掃儒先定論而肆其一己之妄言邪夫音者樂之宗也聲者音之本也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文利積慶之學不求諸音而求諸理其本已先乖矣經云知聲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然則聞鼓琴而仰秣聽鳴球而率舞其於音也不亦猶賢於二子乎余恐後世俗儒偏信其說將使古樂遺音日益謬亂而至於亡逸也悲夫

瑟譜卷第三

▼漢前志引書重出

山陽酒狂仙客著

古有七音二變之說

章氏羣書考索曰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無所變也君總萬務不可執於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律呂新書曰其次序在宮羽之間而音近宮謂之變宮其次序在角徵之間而音近徵謂之變徵變者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隋志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時有柱國沛公鄭譯獨得其義以七音調十二律而成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大樂鍾律乖戾不可勝數譯爲是著書二十餘篇太子洗馬蘇夔駁之以五音所從來久矣不言有變宮變徵七調之作實所未聞譯又引古以爲據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蔟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顏氏曰不攷鄭譯答蘇夔之語無以知七音之始不觀杜祐加文武之文無以知七音之變是何也蓋伏羲始紀陽氣而爲律黃帝聽鳳凰而定音但有五聲未聞有變宮變徵也至周武王始加二變聲而七

音備焉攷之周語可見矣武王克商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越三日而辰在斗越四十八日而辰在天黿鶉火張也天駟房也自張及房則爲七列鶉火午也天黿子也自午至子則爲七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而七律於是乎作然則加變宮變徵而爲七音者豈非自武王始乎故後世或謂之七始或謂之七華黃鍾爲天林鍾爲地太蔟爲人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此則以七音而爲七始者也娑陀力爲宮聲雞識爲南呂沙識爲角聲沙侯加濫爲變徵沙臘爲徵聲般贍爲羽聲利建爲變宮此則以七音而爲七華者也吁故必知七始七華之說而後可與論七音之妙也余按漢律歷志引古文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尚書大傳云七始爲七其五聲爲正二聲爲變漢禮樂志房中祠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史記舜名重華此云華始則七始之音舜時已有而非始於周武王也聲韻之道與天地同出豈人力所可爲哉周語漢志之說蓋謂周樂尚此七律非謂始創七音也

琴當以七音爲均說

春秋傳子犬叔對趙簡子曰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又晏子對齊侯曰六律七音以相成也春秋外傳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對曰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漢前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淮南子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通典注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

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蔡元定律呂新書云按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閒有變宮角徵之閒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又云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余按宋姜夔曰凡瑟弦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折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二十五聲見文獻通考此與左傳之文合矣隋鄭譯定樂以七音立均蘇夔駁之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應每宮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荅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蔟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鐘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眾從譯議孟說錦帶前書曰變宮變徵自商以前皆用五聲以配十二辰至周武王因天有七助故加文武二變聲是爲七音五聲爲體二變爲和依此相生迭爲之宮以此觀之然則左氏姜夔所云者商以前瑟均也今無七音不可以成樂故從周制又按前漢律歷志引古文尚書曰予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尚書大傳云七始爲七其五聲爲正二聲爲變百川學海史繩祖學齋佔畢曰漢志引尚書之文有七始詠三字今文尚書却只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在治忽三字於六律五聲八音解家頗傳會反不若班氏所載七始詠義訓爲協也漢禮樂志房中祠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史記舜名重華此云華始則七始之音始自舜亦非始於周武王矣朱子曰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閒皆一律而獨宮羽祉角之閒各閒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祉角之閒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閒而七均備焉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爲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

愚按歷代先賢及朱子之論皆如此而陳暘樂書獨謂雅樂只宜用五聲當去二變以非左氏國語漢志之說是所謂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者也暘於律學不及蔡氏遠矣唯君子爲能知樂其元定之謂歟

旁合爲和正合爲同說

鄭康成樂記註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正義曰言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單出曰聲也又曰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者明直唯一聲不足可爲樂故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易

文言文謂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得爲樂必有異聲
相應乃得爲樂耳引春秋傳以下者證同聲不得爲樂也案春
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
也焉得爲和同者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
之言琴瑟專一唯有一聲不得成樂故也余按齊景公問和與
同異晏子對曰異又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信夫和之與同爲異也梁丘據同而不和也固矣不有晏子之
論孰能明之今琴瑟之專一也久矣不有知音者之聽誰能辨
之凡絲絃之屬宮與宮協爲正合（商以下放此）宮與徵協爲旁合（商與羽協羽與角協餘見下條）正合爲同旁合爲和後世言琴瑟者但知有正合
之同而不達旁合之所以爲和也惟善於箏琶者尚多知之耳
琴工調弦譜云風清風清月朗風清風清二字是正合月朗二

字是旁合箏弦隔六爲正合隔三隔四爲旁合俗傳琴曲及太
常琴瑟率多正合而旁合絶少此晏子所謂專一孔子所謂同
而不和者也噫蓋失其傳也久矣

撮八撮四正合旁合訣

鄭康成周禮注云律呂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今按瑟
第一弦與第八弦第十五弦第二十二弦皆宮音第二弦第九
弦第十六弦第二十三弦皆商音第三弦第十弦第十七弦第
二十四弦皆角音第四弦第十一弦第十八弦第二十五弦皆
變徵音第五弦第十二弦第十九弦皆正徵音第六弦第十三
弦第二十弦皆羽音第七弦第十四弦第二十一弦皆變宮音
此撮八正合也所謂同位象夫妻易曰同聲相應是也第一弦
下生第五弦爲徵第五弦上生第二弦爲商第二弦下生第六
弦爲羽第六弦上生第三弦爲角第三弦下生第七弦爲變宮
第七弦上生第四弦爲變徵凡上生者撮四下生者撮五此旁
合也所謂異位象子母易曰同氣相求是也畧舉一調餘調推
此可知夫妻相合母子相生瑟之能事畢矣詩曰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此之謂歟今太常雅瑟以黃弦分中而列十二律呂爲
均蓋踵宋制之誤也元熊朋來瑟賦云孰若一均七律諸調皆
在焉而隔八之弦自相生也韓苑洛言瑟弦兼二律則中弦皆
用也應聲必隔八天然之妙也且易彈後之知音君子擇焉

瑟譜卷第四

琴譜卷第五

山陽酒狂仙客著

論琴瑟孰先孰後

琴瑟之始既不經見而子史諸書或云伏羲作瑟神農作琴或云神農作瑟伏羲作琴惟史繩祖所論最為近理今據繩祖之說兼引群書之文以證琴始神農而非始于伏羲也桓譚新論云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風俗通及世本云神農作琴准南子曰神農氏初作琴說文曰琴神農所作楊雄琴清英曰神農造琴傅毅琴賦曰揆神農之初制通曆云炎帝始作五絃琴樂書曰神農樂有五弦之琴隋志曰神農制琴為五絃帝王世紀云神農始作五弦之琴以具宮商角徵羽之音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諸葛亮琴經曰神農

琴長三尺六寸三分以應三光也史繩祖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不及琴何也示有所先也伏羲作瑟神農作琴詳此則先後之義可見舉瑟而琴可知矣

論琴瑟孰雅孰鄭

世謂琴瑟為雅樂箏纂為俗樂空侯為胡樂此皆誤矣殊不知卧空侯即古之中瑟箏即古之小瑟纂筑雖非古樂亦非古人所謂鄭衛之音古人所謂鄭衛之音正乃琴耳請詳論之臞仙琴譜言凡彈奏右手有擘托抹挑勾剔打摘鎖歷輪鏑之法左手有吟猱綽注飛引觸撞泛㬠點帶之音又曰左手吟猱綽注右手輕重疾徐愚按臞仙所言右手指法當矣但其左手指法多用繁聲先王之樂無此也自衛靈公時師涓傳此聲始行于世其後鄭人尤好之是謂鄭衛之音故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陳澔註引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韓子書亦載此事其略曰衛靈公命師涓為晉平公鼓琴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聽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風雨暴至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春秋傳晉平公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公問其故對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此蓋謂琴止實音散音

而已此五音之正也正聲之外乃有吟猱泛㬠之音是皆繁聲故先王禁之不容彈也樂記魏文侯曰吾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子夏對曰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十二國史曰周師經仕于魏善鼓琴文侯躭之而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左右欲殺之對曰臣非敢撞堯舜之君但撞躭桀紂之所好者耳文侯曰寡人過矣遂懸琴於壁以為戒終身不彈後漢書宋弘薦桓譚拜議郎給事中每侍燕帝令鼓琴好為繁聲宋弘不悅召譚責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宋弘曰臣薦桓譚望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服遂不復令譚給事中錦繡萬花谷云世以琴為雅聲誤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按醫和韓子所云殆是一事而子夏師經所對實非二君詳觀陳澔引史記之文參考宋弘及萬花谷之說

信古人所謂鄭衛者琴也臞仙又曰琴有散聲泛聲木聲三者惟泛聲最優夫泛聲應徽天聲也散聲應弦地聲也按聲應指人聲也天聲故清地聲故濁人聲則清濁兼有也善琴者茍能以三才之道求之斯得古音之正統歟余詰之曰不博古人之書不味古書之言而欲求古音之正統未之有也臞仙非止不知音不可與言樂亦且不知書不可以道古如琴譜吟猱泛卷等音皆古之所謂淫聲而臞仙以爲優於正聲何哉蓋由因於傳習之陋不能推理以正之故其謬如此況以三聲配三才既無考據又無出處是彼妄爲臆說以惑天下舉世信之而不疑吁可怪也今竊疑之故畧舉數事以證其非俟知音君子詳焉昔者先王之爲樂也聲音器物無不和協使之巨細不相踰等清濁不相奪倫故金屬聲之宏大者則貴其以清細絲屬聲之

清細者則貴其以宏大所以八音並奏而無相陵之患也伶州鳩曰琴瑟尚宮鍾尚羽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絲尚宮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行之以遂八風此之謂也古者歌曲與琴瑟鍾鼓合奏書稱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笙鏞以閒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詩云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皆八音齊奏也當此之時琴用泛卷之音必欝抑而不發用吟猱之音與歌曲則不協是故鍾鼓既作泛卷之音無聞歌詠若諧吟猱之音無用君子不聽淫聲蓋以此也魏文侯問溺音何出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溺者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也趨數迫促而疾速

也鄭衛淫聲不過如此今觀臞仙所謂左〻指法者皆此聲也既不知其淫而反以爲長謬亦甚矣又詩人以壎篪喻兄弟以琴瑟喻夫妻言其相應而和也今按吟猱泛卷等聲但可加之於琴不能施之於瑟琴瑟異音則琴倡而瑟不和瑟調而琴不隨譬猶夫妻反目而不諧其非相和之道明矣古人琴瑟共奏音必相同琴若有此聲瑟亦當有之今觀瑟之器既不可加以吟猱泛卷則古人彈琴亦無吟猱泛卷可知也蓋八音都無如此之聲獨琴有焉既不協於歌曲又不比於音樂其非淫聲而何是以魯論言瑟再三而不及琴蓋以此也或問曰然則孔子彈琴耶余曰孔子雖亦彈琴但彈其正聲而已昔孔子彈琴於室觀猫方捕鼠欲其必得之志移於彼而不在琴誤彈爲吟猱泛卷之聲閔子自外聞其聲問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

和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發沉則貪得之所施夫子何感而若是乎孔子語其故而謂之曰汝之言是也可與聽音矣事見孔叢子輕浮微細之音謂之幽泛聲是也呻吟淫濫之音謂之沉吟猱等聲是也是皆先王禁之不容彈者也孔子誤彈及此閔子尚或非之何況臞仙之徒故爲此聲而猶自以爲善乎夫淫聲者不協諸樂器不隨諸歌曲況其手勢飛舞音律輕浮但可獨彈不能合奏又焉能比簫管協竽瑟以諧八音哉故曰琴無吟猱謂之正有吟猱謂之淫合簫管協竽瑟者琴之正聲也不合簫管不協竽瑟者琴之淫聲也漢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此謂師延靡靡之樂即衛靈公夜聞琴聲命師涓寫之者也季札聽鄭聲曰其細已甚是其先亡乎蓋惡泛音微細協之歌聲亦低也孔子惡鄭聲之亂雅蓋

瑟其似是而非夫何謂似是而非人皆以為正音而實非正音人皆以為雅樂而實非雅樂此其可以亂真也今觀臞仙之於琴正所謂似是而非矣顔淵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方其琵琶三弦之未作南詞北曲之未興彼時所謂鄭聲者何物也故曰琴之吟猱泛聲是也今儒者之論咎琴而他指不亦陋乎

或問云然則琴無泛音邪答曰非無也但不可施之於音樂耳何以知其然蓋泛音輕微低闇不能齊鐘鼓吟猱呻吟淫溢不堪比匏竹是以知先王之樂無此聲也或曰何故後人珍重而傳習之答曰春秋之世始有此聲孔子之時尚或亂雅何況後人豈能別之乎漢唐以下至于今日非但世人不以為謬且又謂之為正千古之惑可勝嘆矣余所以憤然辨之於此篇也

或問瑟空侯

或問瑟與箏琶合奏有諧否答曰至治之世天下和平則八音克諧八音既諧凡繫之絲木者無有不諧者也豈獨瑟與箏琶而琴筑空侯弦鼗蓁阮亦皆可以合作矣問者曰然則瑟亦所謂淫樂邪答曰記稱清廟之瑟有遺音矣書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禮有雲和空桑龍門之瑟於圜丘方丘宗廟中奏之則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是惡得謂之淫問者曰瑟之為器若是而非諸侯之樂矣答曰爰伐歌衛文並坐美秦仲何不日鼓識晉昭見於國風者如此惡得謂瑟諸侯不宜用問者曰既謂諸侯之樂而大夫士亦可為之乎答曰曲禮士無故不徹琴瑟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是用之於鄉飲燕射之閒故白虎通曰大夫士但琴瑟而已惡得謂之不為也問者曰庶民然乎答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此農父之事也臨菑之民無不吹竽鼓瑟此鄉俗之為也是則兆庶亦然矣問者曰伶官瞽師可為之與答曰小師教弦歌瞽矇鼓琴瑟鄉飲工四人而相者何投壺命弦者而大師諸仲夏命樂師均漢武召歌兒作通典云侯調所造唐志言清樂亦有我　朝韶樂用瑟而職在教坊此伶官之事也問者曰婦人彈瑟有諸答曰考諸班史右奮之姊楊惲之婦亦嘗為之矣魏高陽王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空侯卧空侯即侯氏瑟之別名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蓋有自矣問者曰昔賢鼓瑟者可得聞乎答曰昔庖羲朱襄素女婁龍敔巳曾連孔子之拒孺悲趙王之會澠池子路之升堂曾點之鏗爾楚辭之稱松喬漢書之贊孝元凡此工瑟之賢備諸載籍不能悉舉也問者曰今瑟之傳受是邪非邪答曰唐瑟入清商部然必有能彈者至宋大

樂瑟則已失傳久矣今余實始明之豈不快哉問者曰瑟既聞矣敢問空侯亦上下通用之器乎答曰昔霍里子高之妻作空侯引則此樂達於士庶矣至今貴族之家率多用之亦不以為奇且瑟猶琴也空侯猶琵琶也琴琵琶可通用則瑟空侯亦可通用矣關中不出蟹其主人皆不識蟹客有他方持蟹至者偶懸于主家之門主人久患瘧其夜夢瘧鬼曰今有神物降若之門予甚異之吾去矣病者遂愈乃傳以此蟹懸諸病瘧之家而病者皆愈此非蟹之有神也瘧鬼不識而異之也予於瑟與空侯抑似瘧鬼之於蟹歟

瑟譜卷第五

山陽酒狂仙客著

事類須知

左何 何字去聲擔也謂以左肩抗之

儀禮燕禮篇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先儒古註云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工四人者案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爲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

又鄉飲酒禮篇曰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先儒古註云爲工布席也堂側邊曰廉工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後首者變于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也

直解曰古人席地而坐爲工設席于堂上近傍邊以東爲上工四人皆瞽者二人彈瑟二人歌也瑟先者彈瑟者在前行也相者扶也扶持瞽者與其引路也皆左何瑟者引路之人就以左肩抗瑟也燕禮面鼓者瑟頭在面前也鄉飲後首者瑟頭向後也挎越者越瑟底之空穴也以左手四指入瑟底空穴內挎之也內弦者弦向懷內也右手相者攙扶工也

左何瑟面鼓右手相工圖

瑟所鼓處朝前謂之面鼓

左何瑟後首右手相工圖

瑟頭朝後謂之後首

觀此圖則古之瑟制長短輕重可想見矣

予按此所謂小瑟也即今之箏也箏身長與相者等故可一手摻之若以爲二十五弦之瑟則誤矣何也其器甚大且長茍以一手摻之則壓翻相者連所相工亦打倒仆地矣豈不可笑也哉以此觀之故曰古人罕用二十五弦之瑟凡言瑟者即今箏耳禮記少儀云琴瑟執之皆尚左手蓋攜琴摻瑟皆以左手爲便而不用右手也若以爲二十五弦之瑟則彼長大且重兩手舉之猶難其能一手摻之歟

坐遷

曲禮曰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註云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

予按此亦謂小瑟也中瑟設有常處豈可數數遷移乎遷之似不便故知必非中瑟也

常御

陳暘樂書曰琴瑟之屬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

予按風俗通云詩言我有嘉賓鼓瑟鼓琴琴瑟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猶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也非若鐘鼓羅列於簴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焉以其爲器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也大小不同之說見明堂位

不徹

曲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註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毛詩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

無不安好又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傳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予按論語言瑟而不言琴今人却反之何哉蓋謂瑟譜失傳故耳殊不知世傳琴譜乃郭楚望等所僞作亦非古曲也

尚宮

國語伶州鳩曰琴瑟尚宮鐘尚羽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絲尚宮

予謂聲之大者曰宮細者曰羽鐘聲本大則欲其聲細爲貴絲音本細則欲其聲大爲佳琴瑟之器不欲厚重厚重則聲小器薄弦急則聲大矣此言宮羽特喻細大之義云耳非謂獨尚宮羽不用商角徵也

皆應

莊子曰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文子亦云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

予按二子皆周時人其言最古必有所本果如居中黃弦不彈則不可謂之二十五弦皆動也故知用黃弦者非是

徒鼓

爾雅釋樂曰徒鼓瑟謂之步徒歌謂之謠

予按古人鼓瑟則必歌歌則必鼓瑟瑟與歌相須爲用此其常也亦或有時鼓瑟而不歌歌而不鼓瑟者此其變也故立名曰步曰謠以別之徒猶獨也步猶調也俗呼步弦爲和弦徒鼓爲清彈也

合歌

說苑曰瑟易琴良而合於歌也論語曰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改調
傳曰道猶琴瑟終則改調註云曲節既殊故宜變易
詳見第三卷

更張
董仲舒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

操縵 操平聲縵音漫
學記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正義云此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然後須以積漸故操縵爲前也操縵者雜弄也弦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手指不便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
予按白氏六帖琴瑟箏琵琶空侯條內皆引此語意謂雜弄乃

雜樂器也不習雜樂器則不能曉琴瑟也所謂雜弄猶今搊彈家之和弦凡諸調各自有和弦先學和弦然後彈曲

調均 調音條均音運
楚辭曰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
予按箏纂皆可以一手調弦一手移柱瑟之器其長過於箏纂若一人調弦又須移柱則器長臂短不可及也是以一人難調故須二人調之謂一人專彈弦一人專移柱楚辭二子擁瑟毛詩並坐鼓瑟其義一也

縆緩
淮南子曰張瑟者小弦縆大弦緩註云縆急也楚辭曰縆瑟兮交鼓註云縆急張弦也文選曰縆瑟促柱白氏六帖云促柱危弦

予按危弦者言其急而欲絕之意凡絲音惟患弦之不急故欲其急而至於將絕然後美也今人彈琴瑟不美者患在弦之不急耳絲於八音蓋緩急無定非若餘者有一定之音也古人多依金石匏竹以定絲音夢溪筆談所謂以管色定之商頌所謂依我磬聲是也

前却
陳暘樂書曰瑟者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專一
春秋左傳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言不可專一也
詳見第四卷

膠柱
揚子法言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註云言當隨時制宜有如瑟柱前却無定而不可膠也

妙指
楞嚴經云譬如琴瑟空侯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

古琴譜
古人言瑟或曰搏或曰拊並見虞書或曰倡或曰歎並見樂記或曰鼓見毛詩或曰彈或曰應樂記古註云彈其宮則衆宮應或曰和見左傳或曰步見爾雅或曰調見楚辭莊子
予謂右手中指和弦曰搏食指和弦曰拊大指入弦曰鼓出弦曰彈左手食指和弦曰和右手大指爲主曰倡餘三指爲佐曰歎彈宮宮應彈徵徵應曰應彈宮徵和彈徵商和曰和定弦曰調清彈曰步亦猶琴譜有擘托抹挑勾剔打摘也姑釋於此以俟知音

古瑟曲

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曰日苦短亦名善哉行一步出夏門二隴西三折楊柳四西門五東門六順東西門七却東西門八飲馬長城窟亦名泛舟横大江九上留田十新城安樂宮十一婦病十二孤兒亦名放歌行十三牆上蒿十四野田黄雀十五釣竿十六臨高臺十七長安城西十八武舍之中十九鴈門太守二十飛鵠二十一福鍾二十二雙鴻二十三煌煌京洛二十四帝王所居二十五門有車馬客二十六牆上難爲趨二十七日重光二十八月重輪二十九蜀道難三十櫂歌三十一有所思三十二蒲坂三十三採梨橘三十四白楊三十五胡無人三十六青龍三十七空侯行三十八

鄭樵通志云瑟調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漢魏相繼至晉不絶

瑟名號

文獻通考云昔盧邁有寶瑟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由此觀之非特琴爲然雖瑟之寶者亦不嫌其同名矣

有所傳聞

陳氏樂書琴瑟上論曰瑟一也或謂朱襄氏使士達作之呂氏春秋玉海或謂伏羲作之世本拾遺記帝王世紀隋音樂志高氏小史或謂神農作之淮南子西都賦長笛賦或謂帝俊使晏龍作之山海經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予按事物紀原謂此數説雖異以世本之説爲得今從之

梓瑟梓箏

楚辭曰鏗鍾揺簴揳梓瑟文獻通考云魏文帝曰斬泗濱之梓以爲箏則知箏亦梓木爲之

予按詩云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然則琴面底純以桐瑟面底純以梓或謂琴瑟皆以桐爲面梓爲底非也

三器一源

卧空侯即瑟也亦名卧空侯立瑟即竪空侯也亦名立瑟小瑟即箏也古名小瑟瑟箏空侯三器一源也詳見第一卷

漢初之瑟

漢至武帝始命侯調作二十五弦之瑟名曰卧空侯自武帝以前凡言瑟皆十五弦小瑟即今箏也武帝以後言瑟者乃今之瑟即卧空侯也古今合璧事類云空侯瑟名二十五弦漢武帝始作及其後也代有制造是不一體

後漢竪空侯

東漢靈帝始改瑟制爲竪空侯於馬上奏便之其音節與瑟同

唐諸空侯

唐制空侯似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撥彈之以合二變故燕樂有大空侯小空侯音逐手起曲隨弦成蓋若鶴鳴之嘹唳玉聲之清越者也大空侯二十三弦小空侯七弦或曰十三弦其卧空侯二十五弦即今之瑟也

唐諸箏

樂志五曰絲絲爲頌瑟云頌瑟箏也軋箏彈箏皆十三弦軋箏以片竹潤其弦而軋之彈箏用鹿骨爪長寸餘以代指高麗樂器用彈箏一搊箏一卧箏一又天寶樂形類石幢其弦十四而設柱黄鍾一均足正倍七聲移柱作調以應律天寶中任偃所進即今之箏也

宋瑟制

畧曰中施九梁四隅刻雲以緣其武漆其壁與首尾飾其柱以五色此姜夔之說之所長也其誤者亦多今不備述然謂瑟以五聲爲均則卓於陳暘具律呂二均之論矣

宋箏制

古今合璧事類云箏形如瑟長六尺以應六律弦有十二象十二時柱高三寸象三才或曰十三弦彈之者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其音箏箏然

國朝瑟制

會典云瑟四張每張用梓木爲質長七尺首廣一尺三寸五分尾廣一尺一寸黑漆邊體以粉爲質繪雲文首尾繪以錦文二十五弦各有柱

國朝箏制

同上箏八架每架用楸木爲質長三尺九寸中虛四周烏木邊上施九弦并柱子九面繪金龍并綵雲文箏尾垂綵線帉錔二承以硃紅漆架四角貼金綵色龍頭四各垂綵線帉錔

國朝空侯制

同上空侯八把每把用梓木爲身闊五寸厚六寸直長四尺八寸并柄上雕龍頭中嵌花板雕盤龍一俱沉香色描金附以烏木引條繫二十弦下橫施引手并描金沉香色龍頭通長二尺二寸五分上施烏木軸子二十中有柱手用烏木製成竹節兩末雕龍頭描金長一尺二寸五分兩龍頭下各垂綵線帉錔

狂子曰瑟之不作久矣今欲考其遺法不過見諸六經子史傳記若上件事類皆瑟家須知也學者宜詳味焉

瑟譜卷第六

名賢故事

山陽酒狂仙客著

庖犧氏作瑟五十弦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 世本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 漢書

黃帝損庖羲之瑟爲二十五弦 帝王世紀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嫚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裔也 拾遺記

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帝堯時鼓椃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鼓椃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玉海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並論語

魯遽之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莊子

荀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註曰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也流魚中流之魚也

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 史記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鼓之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 韓文

漢文帝行至霸陵是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是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漢武帝元鼎六年春既滅南越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命侯調依琴作二十五弦之瑟名曰空侯 並漢書

元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自號稱爲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 元史

空侯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空侯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空侯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之曰空侯引 古今註

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女麗玉善空侯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有李齊皋者亦爲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爲先徐相姬大中末齊皋尚在有內官擬引入教坊辭以衰老乃至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樂府雜錄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生指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空侯今侍飲李生視空侯上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人名家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問何能曰善空侯示之朱字宛然李生具說女亦曰往嘗夢至一處亦記見生 逸史

晉桓伊字叔夏爲豫州都督時謝安壻王國寶專利無猒安每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而會稽王道子狎昵謟邪國寶以安功名盛極而閒之帝召伊宴飲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合歌管并請一吹帝善其調達敕御妓奏笛伊曰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召之奴既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衿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事文類聚

謝仁祖爲豫州主簿在桓温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弦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並藝文類聚

宋何承天幼好律歷之學尤善彈箏文帝賜之銀裝箏一

梁羊偘素善音律自造採蓮歌頗有新致伎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陸大喜者著鹿骨爪長一寸

梁柳世隆素善彈琴其子惲每奏父曲居常感思因變其體備寫古調嘗賦詩未就誤以筆捶琴坐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制爲雅音而擊琴自此始矣其制以管承弦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弦急而聲亮舉而擊之以爲曲節 並文獻通考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奭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 柳文

古之善箏者郝素謝常桓伊何承天之於晉辛宣仲之於宋皆世所謂善箏者也其得妙趣遺音者特雍門周而止耳故時人謂之

雍門周能使喜者墮淚戚者起舞敦煌實録述索承宗伯夷成善鼓箏又張華今郝生鼓箏音書曰桓伊撫箏而歌由此觀之箏之爲樂古人非特鼓而彈之亦撫而歌之者矣 陳氏樂書

唐人善箏者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即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樂府雜録

狂子曰瑟箏空侯一類物也故事尚多未能殫紀姑述其槩於此若夫琴阮琵琶等樂與瑟非一類者所有故事並不述焉噫孔子曾晳尚矣如桓伊何承天輩亦當時顯官名士也而皆不以彈箏爲恥今之士大夫蓋不然矣能與可瑟賦云此古人之所甚重今人之所駭笑者也良有以哉

或曰子所著述不過瑟家故事辨證論說而已至如瑟曲節

奏指法並不詳載其意何哉荅曰子之大意蓋謂瑟即箏耳名雖異而實同也夫禮不相襲樂從時制知孟子今樂古樂之說者則擧世箏曲皆瑟曲也永樂閒命翰林詞臣製四景曲春曰霽景融和夏曰院落春餘秋曰西風昨夜生冬曰寒風布野號四大曲麗則純正體兼風雅爲盛世詞林之冠其節奏指法善箏者在處傳之撚擸之閒有輪扇難言之妙非筆札所能及是故不載也又按王僧虔技録及鄭樵通志云瑟調三十八曲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漢魏相繼至晉不絕其詞備見沈約宋書如善哉行曰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歡喜則其語句俗鄙比今大四景曲不及遠矣俗儒乃是古而非今亦可歎也哉

瑟譜卷第七

山陽酒狂仙客著

名賢諸賦 瑟箏空侯

元熊朋來瑟賦

庖犧氏之創物兮始弦桐以爲瑟象離三之虛中兮戴九梁而洞越弦大衍之五十兮不勝悲而半折浩來裏之飄風兮肇五弦於士達暨三之爲十有五兮重華作而增八灑有番弦兮或二十而贏七必五五而迺定兮與天數以爲一紛弦樂之殊名兮皆效此而後出夫是以稱樂器之宏兮莫敢擬大而度長歷炎黃而陶唐兮爲咸池之大章韶以詠而永言兮聲依永乎賡歌之明良及周爲雲和兮友之以龍門空桑想夫制作之妙伶倫吹荻后夔拊手晏龍度左公輸斲右其長爲黃鐘者九兮倍其九以爲首也其商

爲頌瑟兮其宮以爲雅奏也夫惟瑟聲者歌聲之所主弦二十有五兮旋宮具也七弦相爲律兮番弦五也鳳和鳴兮其句也雁行飛兮其柱也歌必取瑟兮既歌而語也徒歌曰謠兮徒鼓瑟曰步也恒爲堂上之樂兮匏竹在下也名其爲登歌之器兮無故不去也瑟教廢則歌詩者莫之爲譜也是以聖門亟稱於瑟自琴以降豈無他弦而有所不必言焉胡不觀於魯論乎孺悲之所聞點爾之侍坐由也之在門弦歌之聲託瑟以傳又不觀於國風之唐秦乎唐有山樞秦有車鄰皆專言乎鼓瑟不見刪於聖人胡不觀文王之廟祀乎一倡三歎應弦如見歌呼於穆遺聲盈耳升歌示德舍瑟曷以又不觀於周公之禮經乎飲射賓燕禮盛樂備登歌在堂閒歌在陛或以瑟二或以瑟四堂上侑歌惟瑟而已若迺騶虞貍首間若疊奏鄉樂惟意二南先後燕有房中之弦樂學有宵雅之肄教皆主於瑟而他弦莫侑此古人之所甚重今人之所駭笑者也自韓非之妄論齊人之見擯秦蒙將軍剖之而爲箏易京君明變之而爲準新聲代作古意浸泯若迺絲聲之器遽數之莫能既侯氏之坎坎師延之靡靡嵇阮寄嘯之具秦漢鼗鼓之戲於是六合百納絲桐亦改其制太乙天寶弦柱各出其新意吳蜀楚之聲不同平清瑟之調滋異厥有鵾弦金縷左振右擊檀槽銀柱孤柱四隅立搊卧摘竹軋木搵白虎之爪黃金之撥能使師曠瞶欬巴拙但見吃陁蘇葩俳優裸裎以助其喧豗都曇臘苓急笛悲篥以奮其咽嘶觀其指法則秦箏多擬琵琶多拶空侯多擘柳琴多擊竊比於琴家之揉吟按抑孰若一弦一柱取聲於自然而不假弄手以爲力也弦樂莫先於瑟他弦行世而瑟不行焉是棄其祖而爲支裔之從推其根而蓧由枿之萌也若迺道調倭呂託異人

之夢授而律呂每混於俗稱怨湘哭顏疑胡琴之避徵而曲調例闕其徵聲又孰若一均七律諸調皆在焉而隔八之弦自相生也然而箏笛之耳未能聽古淡者見操瑟而已嫉章句之儒僅知守詁訓者聞歌詩而自失惟夫陸沈野逸舒湮宣鬱究其侯命且以永日人莫我好而吾瑟之僻於是采孤桐兮南山之陽致文梓兮北山之北本以黃鐘度以周尺遂練朱而繩絲雖繪錦而貴質小弦之縷七十餘二大弦之絲八十有七初促柱以高張乍試手而拂歷始肄萬羊之食載歌寤寐之服但聞誦詩之聲莫知弦指之力逮手熟而習貫益心悅而忘倦爲之歌伐檀若有斲輪乎河岸爲之鼓考槃若有叩槃乎山澗方且陳懿戒以自警聽衡門而無悶賦白駒之逍遙諷淇澳之瑟僩和鏘鳴兮中清寄散聲於詠嘆共赤松而調均異湘靈之悲怨儻流魚之能聽付貍鼠於不見誦

閒情以自欣虞僕人之見訕遂廼避俗塵而韜錦且弛弦以回雁
善吾瑟而不鼓思悠悠兮待旦亂曰皇羲肇瑟韶以詠兮姬孔歌
詩瑟之盛兮瑟遠詩存歌不傳兮孰能誦詩惟朱弦兮勿求諧世
我思古兮解弦弭柱羨昭文不鼓兮

元馮勉清廟瑟賦

猗歟瑟之良材兮鍾天地之挺英紛柯條之暢茂兮沐風露之清
泠立基下諆之既遠兮又咸英韶濩其弗逮諒后夔之不遺兮顧
工倕其安在際有周之盛德兮郁清廟之載歌將需材以製瑟兮
宣烈文之至和若有人其采采兮雲飄飄而來下羌剪伐以待用
兮豈曰価夫矩度邁公輸之準繩兮超郢人之巧妙伉離婁以察
微兮駢師曠而審調偉姬旦之制作兮仰穆穆而敬止俾聲洪以
且舒兮懷徽音其不已戢祀事之孔嚴兮殫後王之肅雝若陟降

於彼蒼兮聲求陽其渾融肇黃鍾以為宮兮迭商角而羽徵二變
音之既加兮互周旋其條理上君主而下臣民兮暨事物而有徵
表前緒之耿光兮昭白日之精誠聆幽幽而飛揚兮若鳳凰之鳴
岐又正直而不流兮若詠羔羊而素絲紛陽律既諧於陰呂兮若
雎鳩之在涘又小大之純如兮若信厚之麟趾宜秉德之無斁兮
儼多士之濟濟也一倡而三歎以從兮信遺音之至美也想其鑄
鍾兮鏗鏘洛磬兮琳琅羣音兮翕張總大成而有章大樂作兮萬
邦諧天開泱兮地根開百祥兮畢集四靈兮斯來夫瑟列於堂上
之樂其功則浩浩而無涯也客或詰之曰子不聞鼓瑟而合於軒
轅之律呂者彼豈不歌於周文乃徒立於齊門邪予應之曰瑟之
舍兮浴沂風兮瑟之用兮歌聖神之功兮瑟兮瑟兮與天地相為
流通兮客唯而退

梁簡文帝箏賦

江南之竹弄玉有鳴鳳之簫焉洞陰之石范女有遊仙之磬焉若
夫排雲入漢之美含商觸徵之奇罷雍祠之麗響絕漢殿之容儀
別有泗濱之梓聳幹孤峙負陰拂日停雪栖霜嶔崟岝崿玄嶺相
望寄丹崖而茂采依青壁而懷芳奔電碭突而彌固嚴風猗拔而
無傷遂畏峯嶮人羣罕至乃命夔班翦而成器隆殺得宜修短合
思矩制端平雕鏤綺婧既而春桑已舒暄風晚變丹荑成葉翠陰
如黛佳人採掇動容生態值使君而有辭逢秋胡而不對里閭既
返伏食蠶飢五色之絲雖亂八熟之緒方治異秉垂之野繭非山
經之滬絲於是制弦擬月設柱方時若夫鏗鏘奏曲溫潤初鳴或
徘徊而蘊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將連而類絕乍欲緩而頻驚陸離
抑按磊落縱橫奇調閒發美態孤生若將往而自反似欲息而復

征聲習習而流韻時怦怦而不竑如浮波之遠鶩若麗樹之爭榮
譬雲龍之無蔕如笙鳳之有情學離鵾之弄響擬翔鴛之妙聲朱
弦在手擊重還輕爾其曲也雅俗兼施諧雲門與四變雜六列與
咸池王讚既工阮賦亦奇曹后聽之而慚謝柏聞之而涕垂至
若登山望別之心臨流送歸之目隴葉夜黃關雲曉伏覩獨雁之
寒飛望交河之水縮聽鳴箏之弄響聞茲弦之一彈足使客遊戀
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
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移東里納千金之重聘擅專房
之宴私方美珥而不減擬甘橘而無嗤闞削成於斜領照玉綴於
鉛脂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脫凝紗薄珮重行遲爾乃促
筵命妓銜觴置酒耳熱眼花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蹉跎時淹
樂久玩飛花之度臆看春風之入柳合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

羅撫鳴箏而動曲彎輕薄之經過黛眉如掃腰脇成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奏相思而不見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彈之未工疑秦宮之詎和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烏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荊妃足使長廊之瓦虛隆梁上之塵桊衣鱓魚遊而不沒白鶴至而忘歸於是乎餘音未盡新弄縈纏參差容與顧慕流連落橫釵於袖下歛垂衫於膝前乍含情而移柱或斜倚而續弦照壇環而俯捻度玉爪而徐聳見微嚬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長吟之靡曼雜新歌之可憐歌曰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辭舞未成行故乃宋偉綠珠之好聲文君愼女之清角上掩面而不前言韜輝而恥學實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空侯賦

山有梧兮猗猗乍雲鬱而風披豈雅琴之獨得諒空侯之可爲操斧者取則不遠度木者形之又奇侯以姓而得空以坎爲知考宮商於制氏窮巧妙於般倕虛受其心北牖之清風合韻曲全其勢南樓之華月半虧雕鏤雜錯絲組懸垂倚銀屏而燭爛拂綺袖而彰施剝陽陰之應律蓋風俗之能移況乎度曲無方安位必中呼韓美其寵錫師曠加其撫弄調而合雅聲則殊衆鄙羌笛之吟龍輕秦樓之吹鳳既而越艷秦娥南鄰北里玉戶卷兮真珠箔清揚婉兮瓠犀齒青樓何處倚城向日九烏雛綺帳初開綵綬銜花雙鳳乎斥瑶琴而不御彈空侯以爲美絚朱弦揮玉指邀鄭舞以徐進雜吳娃而競起靡靡乎蕩心洋洋乎盈耳我有酒兮窮斯樂只苟哀樂之能變感人情之不已且禮則常履樂焉可闕禮處身而不至樂因心而乃發器弘雅而鏗鏘守之不變豈桑閒與濮上而

能辭越恨牙琴之不知奚由瑟之自伐

箏賦節畧

後漢侯瑾箏賦曰物順合於律呂音叶同於宮商朱弦微而慷慨哀氣切而懷傷於是急弦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若將絕而復續紛曠蕩以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美哉蕩乎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豳風之遺音於是新聲順變妙弄優游微風漂裔冷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顦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動鬼神享祀宗祖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於箏者矣

魏阮瑀箏賦曰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禀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弦有十二象四時也柱高三寸象三才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沉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乎調定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謂高和寡妙妓雖工伯牙能琴於茲爲朦瞰懌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逮

晉陶融妻陳氏箏賦曰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度中楷模不縮不盈列柱成陳既和且平總八風而熙泰羌貫微而洞靈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歎連軒而率舞鳳蹌蹌而集庭汎灩浮沉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迴爾乃秘艷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晉賈彬箏賦曰温顔既緩和志向悅賓主交歡峉鐸品列鍾子授箏伯牙擊節唱葛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蹇澄疏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沉嚮之舒徵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形兩象著也設弦十二太蔟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分位允諧六龍御也

晉顧愷之箏賦曰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情罄虛中以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縟璘彬玄漆緘響慶雲被身

晉傅玄箏賦曰上崇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運巧彈箏以骨爪長寸餘以代指也追赴促彈急擊和危洪纖雜奮或合或離陰沉陽升柔屈剛興玄黃之分推故引新迭爲主賓四時之陳清濁代興有始有終哀起清羽樂混大宮

陳顧野王箏賦曰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弦既留心於別鶴亦含情於採蓮始掩抑於紈扇時怡暢於升天

空侯賦節畧

晉鈞滔母孫氏空侯賦曰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道不遐於琴瑟韻無取乎竽笙爾乃陟九峻之層巖晞承温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伐楚宮之椅漆徵班輸以造器命伶倫而調律后夔正樂唱引參列宋女揮絲秦娥撫節浮音穆以遐暢況嚮幽而若絶樂操則寒條夕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然思起梁甫願登華岳路嶮悲秦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凌危柱以頡頏憑哀弦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拂搦以飄沉或頓挫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攄徵以騁商（鈞滔彤管遺編作劉滔拂搦或作冉弱）

晉曹毘空侯賦曰嶧陽之桐植穎嵩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頸連翩窈窕纓以金采絡以翠藻其弦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朗虛置自吟於是召倡人命妙妾御新肴酌金罍發愁吟引吳妃湖上颸沓以平雅鉞溪摧藏而懷歸東郭念於遠人參潭愁於永違

宋臨川王劉義慶空侯賦曰侯軰化而始造魯聿奇而後珍名啓端於雅引器荷重於吳君等齊歌以無譬似秦箏而非羣

瑟譜卷第八

名賢諸詩 琴箏空侯

山陽酒狂仙客著

梁元帝趙瑟行

羅袖颯纚拂彫桐促柱高張散輕宮近歌度舞遇回風遇回風止流月壽萬春歌未歇

梁沈約趙瑟行

邯鄲奇弄出文梓縈弦急調切流徵靈鶴徘徊白雲起白雲起鬱枝香離復合曲未央

唐李商隱錦瑟詩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秪是當時已惘然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

善鼓雲和瑟嘗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梁孝元帝和彈箏人詩

橫箏在故帷忽憶上弦時舊柱未移處銀帶手經持悔道啼將別交成今日悲

又詩

瑣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流徵含陽春美手過如玉

梁昭明太子詠彈箏人詩

故箏猶可惜應度新人邊塵多澁移柱風燥脃調弦還作三州曲誰念九重泉

梁沈約詠箏詩

秦箏吐絕調玉柱揚清曲弦依高張斷聲隨妙指續徒聞音繞梁寧知顏如玉

梁玉臺卿詠箏詩

依歌時轉韻按曲動花鈿促調移輕柱亂手度繁弦唯有高秋月秦聲獨可憐

陳陸瓊玄圃宴各詠一物得箏詩

三五倂時年二八共來前今逢泗濱樹定識瑟中弦鶴別霜初緊烏啼月正懸

唐張九齡聽箏詩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箏纖指傳新意繁弦起怨情悠揚思欲絕掩抑態還生豈是聲能感人心自不平

唐劉禹錫聽軋箏詩

滿座無言聽軋箏秋山碧樹一蟬清只應曾送秦王女寫得雲間鶯鳳聲

唐白居易聽夜箏有感

江州二月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而今已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

又詠箏詩

雲髻飄蕭綠花顏旖旎紅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葱楚豔為門閥秦聲是女工甲鳴銀玓瓅柱觸玉玲瓏猨苦啼嫌月鶯嬌語詐風移愁來手底送恨入弦中趙瑟清相似胡琴鬧不同慢彈迴斷雁急奏轉飛蓬霜珮鏘還委冰泉咽復通珠聯千拍碎刀截一聲終

倚麗精神定矜能意態融歌時情不斷休去思無窮燈下青春夜樽前白首翁且聽應得在老耳未多聾

劉子翬聞箏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牕來隨風更迢遰紫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遥知心所懷寧悲舊寵失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語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難諧志異勞百媒樓樓牆東客亦抱淩雲才

崔懷寶贈薛瓊瓊箏詩

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砑羅裙上放嬌聲

李湖州孺人彈箏歌 顧況

武帝昇天留法曲淒清掩抑絃柱急上陽宮人怨青苔此夜想失憐碧玉思婦高樓刺壁窺愁猿叫月鸚呼兒寸心十指有長短妙入神處無人知獨把梁州凡幾拍風沙對面胡秦隔庭中望却前溪碧醉後猶疑邊草白

鄭女彈箏歌

鄭女八歲能彈箏春風吹落天上聲一聲雍門淚承睫兩聲赤鯉露鬐鬣三聲白猿臂拓頰鄭女出參文人時花落惹斷遊空絲高樓不捲許聲出羞殺百舌黃鶯兒

席上賦得姚美人搊箏歌 盧綸

出簾仍有鈿箏隨見羅翻令恨識遲微收皓腕纏紅袖深遏朱弦低翠眉忽然高張應繁節玉指回旋若飛雪鳳簫龍管寂不喧繡幙紗牕掩秋月有時輕弄和郎歌慢處聲遲情更多已愁紅臉能佯醉又恐朱門難再過昭陽伴裏最聰明到出人間喜長成遥知禁曲難翻處猶自君王説小名

觀李中丞美人軋箏歌 釋皎然

君家雙美姬善歌工箏人莫知軋用蜀竹弦楚絲青娃宛轉聲相隨夜靜酒闌佳月前高張水引河淵淵美人矜名曲不誤慶響時時如逆泉趙瑟世所嘉齊謳世稱絕箏歌一動凡音輟凝弦且莫停金罍淫聲已闋雅聲來遊魚噞喁鶴徘徊主人高情始為開高情放浪出常格偶世有名道無跡勲業先登上將科文章首冠諸人籍每笑石崇無道情輕身重色禍亦成君有佳人當禪伴於中不廢無學生愛君天然性寡欲家貧祿薄常知足謫官無慍如古人交道忘言比前躅不意全家萬里來湖中再見春波綠吳興公含幽且閑何妨寄隱在其間時議名齊謝太傅更有攜妓似東山

箏柱子 宋常

散木今日幸良工不棄捐力微慙一柱材薄仰羣弦且喜聲相應寧辭跡屢遷知音如見賞雅調為君傳

宋歐陽修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弦綿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泣法

大明周憲王贈賓氏歌 賓宜春院妓女也善箏琵歌舞傳奇

賓家小女名瑞卿十三始學琵琶成十四能歌復能舞十五檀得纂箏名輕彈慢撚有奇妙衆口嘖嘖咸稱能二八年來姿態出薛濤蘇小當辟易不獨聰明音律精天生自有神仙質穠不短分纖不脩烏雲嬋鬢星明眸洛浦滿輪明月掩巫山一段行雲羞方知姿態古無比麗色人間那可擬只疑天上許飛瓊誤入龍樓鳳城

裏娉婷秀色如可餐等閑休倚曲闌干但恐千花與百萼消香綴
粉無芳顏有時步出東風逕香塵半印鴛痕慳鶯藏燕寂絲何事
不敢爭春謨嬌媚吳宮漢苑若當時西子王嬙徒棄置姿容絕代
且勿論試數樂藝超凡羣琵琶一撥風雨驟金盤亂撒驪珠勻纖
指着絃絃更滑一拂四絃魚撥刺慢若行雲遊太空急似洪濤下
三峽別有蓁箏兩造微春葱紅甲彈如飛抑揚高下聽不厭落花
流水相追隨待拍停歌初入慢改絃移雁分高低玉腕半揎金釧
響指法新奇聲韻朗每歎月沼有魚聽莫道天閑無駿仰罷彈執
板發清音一曲行雲遏碧岑梁塵簌簌落花毯餘聲不逐西風沈
輕清流麗彩鳳語渾厚高徹蒼龍吟短歌小令暫停罷進演傳奇
探古意楚漢爭鋒九里山曲盡當年 勇勢金蓮蹴地綵雲聯玉
臂彎弓秋月圓翻身一躍猛如虎霓裳繡帶如風旋雄威健力壯

心志篇篇詞語存忠義頓放分明得祖傳風流醞藉歡人意呈罷
前來啓玉輭欲求詩句爲相稱低回歛袵意羞澁恍若花底聞嬌
鶯我時正醉菊花酒曲思詩懷那得有欲寫長歌贈玉人筆滯詞
荒成拙醜呼童出閣喚畫工寫得春風一面容清似瑤池忽來降
嬌如月殿初相逢爾時漸覺酒勢劣一揮滿紙龍香墨不知風雨
案前來寫就新詩何太直坐間歡笑總開顏幸遇當今太平日藩
方無事保安和花前日日聞笙歌鮮粧帕服呈絕藝人生不樂將
如何喜卿今年政十九歌舞吹彈無敵手曲罷須重捧玉觴席上
雙斟紅糯酒老我鬢鬚白似銀贈卿佳句如陽春惟願年年對花
飲芳容不改花前新

梁簡文帝空侯詩

捩遲初挑吹弄急持摧舞釧響逐弦鳴衫迴半鄣柱欲知心不平
君看黛眉聚

唐王昌齡空侯引

有一邊容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空侯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
青塚頭

唐李賀空侯引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白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
彈空侯崑山玉碎鳳凰叫芙容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
十三弦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
神嫗老龍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

顧況聽李供奉彈空侯歌

樂府國手彈空侯赤黃絛索金搭頭早晨有勑鴛鴦殿夜靜遂歌
明月樓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弦中指撥腕頭花落舞製裂手

下烏驚飛撥剌珊瑚席一聲一聲鳴錫錫羅綺屏一弦一弦如撼
鈴急彈好遲亦好宜遠聽宜近聽左手低右手舉易調移音天賜
與大弦似秋雁聯聯度隴關小弦似春燕喃喃向人語手頭疾腕
頭軟來來去去如風捲聲清冷冷鳴索索垂珠碎玉空中落美女
爭窺玳瑁簾聖人捲上真珠箔大弦長小弦短小弦急快大弦緩
初調鏘鏘似鴛鴦水上弄新聲入深似太清仙鶴遊秋館李供奉
儀容質身才稍稍六尺一在外不曾輒教人內裏聲聲不遺出指
剌葱腕削玉饒鹽饒醬五味足弄調人間不識名彈盡天下崛奇
曲胡曲漢曲聲皆好彈着曲髓曲肝腦往往從空入戶來瞥瞥隨
風落芳草草頭只覺風吹入風來草即隨風立草亦不知風到來
風亦不知風緩急藝玉燭點銀燈光照手實可憎只照空侯弦上
手不照空侯聲裏能馳鳳闕拜鸞殿天子一日一回見王侯將相

立馬迎巧聲一日一回變實可重不惜千金買一弄銀器胡瓶馬上馱瑞錦輕羅滿車送此州好手非一國一國東西盡南北除却天上化下來若向人間實難得

太華山人空侯行并序

空侯余昔未之見也嘉靖癸卯春秦藩賞花於西園有少年自京師來以空侯謁秦王殿下蒙令稍稍彈之余見其人精明脩爽禮度閑雅良久視之不料故人皇親張氏家僮也自云以空侯侍皇親十年皇親逮繫後隨他門客四散以出歷齊抵晉今又來入於秦將以空侯教秦人也余聞而感焉曰張氏以侈富僭擬其收繫固其宜也而少年以貴戚才寵之人而終見棄置如鄭子輩不止一少年也因作空侯行以哀之兼承西陂劉子之命也

春日西園花滿芳開堂座飲黄金觴鼓聲嘈嘈衆樂鳴中有空侯聲韻頓我聞空侯誠古樂龍形鳳身黄金錯撥撚細挑爪甲輕繁弦擬沓聲再弱得花遊蜂相喧爭失侶哀鴻慢寥落凄凄如訴胷中愁坎坎不盡尊前樂只宜纖指弄抑揚不堪金撥相催搶乳燕窺春驕轉舌雛鶯學語新調簧爲問空侯彈者誰乃是京華姚冶兒姚冶兒身姓王緋袍綠驥光照席聞我停聲雙眼直笑而不荅心惻惻爲言四座且勿喧聽我一一數家室我家昆山上世傳祖遊京師父住燕燕京弘正多貴擁就中張氏獨薰天薰天貴勢真無比三千門客皆朱履我也客中最少年學得空侯聲靡靡靡靡之聲當主心二十能調鸞鳳音琵琶繁噪箏差急其聲往往肖胡琴有時開筵羅衆賓五侯七貴攝八珍飲罷空侯當筵彈高如驚風低影塵大侯歡躍小侯娛攘臂爭誇天下無纏頭不用客蜀錦自有黄金呼家奴蜀錦黄金俱可哀當年富貴如塵埃不若生來只貧賤飢寒憑使相逼催說罷沉吟久不語斜抱空侯淚如雨孰知盛滿勢必傾孰知樂極悲還起從此飄零去京華獨抱空侯走天涯含羞肯向世人彈抱恨今從上客誇說罷更彈聲凄涼四座豪客皆悲傷季倫樓倒綠珠殞王謝堂傾燕子忙王郎空侯且勿彈洗耳聽我空侯篇他時調入朱弦裏萬古千秋爲爾傳

狂仙評曰篇内用靡靡胡琴等語似非深知空侯者用他年調入朱弦裏萬古千秋爲爾傳之句又似非深知瑟者詩賦歌行此類尚多蓋爲舊說所惑也予辨在第二卷矣

康對山贈王受清詩并序

客有王郎者善空侯京師戚畹客也忤時不遇羈處困遂太華何子憐之其以才見素爲賦空侯引余讀之感焉賦贈三絕句

嘉靖甲辰歲秋九月吉對山道人贈

王郎且莫奏空侯聽爾空侯雙淚流飄泊一身家萬里逢人休說建昌侯

空侯哀怨本非常況是新聲出上方一聽當年龍鳳引傷心愁對綠衣郎

昔年曾客五侯門絕藝空侯迥出羣綠驥朱顔還自好可憐憔悴孟嘗君

王渼陂同贈三首

一曲空侯花正春當時曾列五侯賓秋風寂寞空堦冷又出新聲彈向人

寶柱冰絲白玉粧錦衣斜抱倚胡牀輕挑緩撥情無限舊譜元來出上方

千金曾買李供奉戞玉鳴球爲爾憐彈罷花陰獨歎息對人猶記說當年

詩句摘要

齊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曹植

趙瑟　趙瑟正高張音響清塵埃一彈和妙謳吹去繞瑤臺 韋應物

柔瑟　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弦聲何激烈風卷繞飛梁 李白

錦瑟　何時詔取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杜甫

鳴瑟　已呼孺子戞鳴瑟 韓愈

靈瑟　靈瑟時窅窅 韓愈

清瑟　悲管逐清瑟 杜甫

唐詩咏箏摘句

有云花臉雲鬟坐玉樓十三弦裏一時愁

有云玉筍纖纖昻復低十三弦底曉鶯啼

有云三九鳳釵春色裏十三鴈柱曉風前

有云二八月輪蟬影破十三弦柱鴈行斜

有云二五指中鳴塞鴈十三弦上轉春鶯

狂子曰唐箏十三弦 見唐詩 晉箏十二弦 見阮瑀傳玄箏賦 元箏十三弦 見樂志 今箏十四弦或十五弦 呼爲官箏 唐空侯二十三弦 見李賀空侯引 漢空侯二十五弦 見郊祀志 今空侯二十弦 見會典 歷代損益不可不知詳見前卷矣

瑟譜卷第九

古今樂論上

山陽酒狂仙客著

白氏策林曰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爲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也蓋善沿禮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爲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況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矣伏覩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者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動而怨則雖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

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護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樂也故臣以爲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僞爲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壤聞之者亦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戚戚矣故臣以爲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古今樂論中

文獻通考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鐘磬塤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做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爲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桮盂古者

笙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裀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栝盂裀案而復俎豆笙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出令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當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按夫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弦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𩎎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柷敔一循雅奏毋害其爲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特爲此論後來乃復創爲古本漢書有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爲而與素論背馳何邪

古今樂論下

栢齋何公著樂律管見其畧曰古樂之不傳也久矣然其始終本末則畧見於虞書之數言而律呂聲音則猶存於俗樂之制作顧觀者不加察耳夔作典樂舜命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本末畧見於此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俗樂之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詩既成矣其吟咏之閒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樂唱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至此則樂已小成矣若並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故須用律以齊之如亻黃鍾宮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鍾爲節作太蔟商調則衆音之聲皆用太蔟爲節然後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是之謂律和聲俗樂以工尺上乙四合爲板眼如作工字則衆音皆以工爲節作尺字則衆音皆以尺爲節然後不亂乃其遺法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至此則樂乃大成矣神人以和則其用也夫作樂之法始於詩言志終於律和聲始乃其本而終則其末也古樂之全亦畧可見矣自蔡氏書傳誤以聲依詠之聲爲歌聲致先王作樂之妙晦而不明其可歎多矣夫樂器之聲與歌聲相依乃事體文理之自然也若謂歌聲與歌相依則非惟事體不通且亦不成文理矣況歌聲隨口而出又安用以律而和之乎律之所和止於歌聲八音又何自而克諧乎蔡傳之誤也明矣或問古樂俗樂不可並論尚矣今子論古樂動引俗樂爲證何也曰古之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鍾之律今之度量權衡非古也然以量長短以較多寡以稱輕重與古之度量權衡無異蓋物有定形初不以度量權衡出於黃鍾與否而變也今之俗樂雖不出於黃鍾之律亦豈至大異於古哉蓋清濁高下樂有定音是固不可變也然則樂之本末始終斷可知矣論樂者不知樂之本末乃謂不得黃鍾則不可復古樂以成至治豈不悞哉論樂者求黃鍾於度量權衡固已疎矣論度量權衡者不求於黃鍾又反求於累黍豈不疎之甚哉又曰虞書之後論樂者莫詳於禮經之樂記顧其詞時有過當而失實者讀者識其意而不泥其詞則可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

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若此者以其象言之耳蓋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猶國之有君臣民事物宮商角徵羽亂則不可以爲樂猶君臣民事物亂則不可以爲國其道相似故以爲比非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於宮商角徵羽之亂也曰然則何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者此也非宮商角徵羽之謂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聖人之言是固不可易矣

跋古今樂論

狂仙曰古今論樂者衆矣或言截多管以求元聲或言建重室以驗氣候或累黍以推實積或稽古以覓遺音人無定見迂怪百出大抵皆踵故習舍本而逐末者也甚則有如魏漢津輩取

徽宗指寸爲度李文利輩謂黃鍾極短宮音極清穿鑿愈多而元聲益喪是乃偏僻之人賊夫中和之道矣嗚呼樂學之弊一至於此蓋由律呂之説誤之也殊不思律呂乃樂家之末務聖人用以識別音聲之名猶今工尺字耳初無深奥之理樂之是非何關於此譬如人之有姓名也賢否豈在此耶又譬如古族譜雖不傳今世豈無其子孫耶是知古樂雖亡人之情性音調未嘗亡也予著樂書凡於累黍驗氣等術不復深究予非不知也在所不取者也惟栢齋何公及馬白二氏之論深得樂之本旨故撮其大要錄於瑟譜之末卷知音君子覽者詳焉

瑟譜卷第十

琹譜大序

山陽酒狂仙客著

昔孔子修素王之業弘六藝之文序詩書明禮樂贊周易述春秋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是聖人之道燦然與日月爭光故其道德侔天地功業冠古今萬世之所欽仰及魯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然於詩書禮樂縉紳先生尚多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敬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者缺一不可也慨今行乎世者惟五而已抑誰之過歟鄭漁仲曰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然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悲夫樂學之不傳厥失在惑於分別古今異器之說也古樂既不可得今樂復不可用欲樂之不亡難矣竊嘗評之夫樂者以和為本古人聽古樂和而已矣今人聽今樂和而

已矣儒者所稱至德之世則必曰羲農然羲農之時茹毛血居巢穴淳淳朴朴人紀未立故其所作之樂淡而無文質而鄙野其後聖王漸出始造宮室飲食器用之具始制文字禮樂衣冠之飾萬世由之愈久愈精作述之功信不誣矣儒者知毛血之不可復飽也巢穴之不可復安也草衣之不可復服也而於樂則用太古之音言欲挽回太古之風誠能挽回太古之風有何益於今之世乎是猶復使斯民茹毛血居巢穴知其必不可行矣夫知其不可行而行之迂也不知其不可行而行之愚也學而至於迂且愚竊為儒者不取也噫今人不解古樂之音則聽者必厭厭則不悅不悅且厭而和安在則樂之本固已失之蓋由俗儒不通古今之論歟古猶今也今猶古也又何必較古樂之是今樂之非哉吾是以曰禮者主於敬者也樂者主於和者

也敬與和禮樂之本也萬世不能更易者也須度以飾其儀假器以寄其聲器與度禮樂之末也歷代不相沿襲者也又何必較盌碟之異於籩豆琴瑟之異於箏纂哉我

太祖高皇帝之論樂曰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詞章用古之器度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此真

大聖人之論超過尋常萬萬矣是故我

朝之定制也上則順乎天地之情下則就乎臣民之便明禮樂之本適古今之宜慮禮之過於繁而良難行也難行則不可常故斟酌其宜而務從乎簡慮樂之傷於淡而民弗好也弗好必不能和故審定其音而權從乎俗先儒有言同聲相應高下不

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故其善通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與彼而此者服予竊以為樂從乎今情合於古知聖人立樂之本者其庶幾矣是故深有取夫世俗之音也或曰雅樂不美美則不雅噫不識雅之為訓也夫雅者美之至也譬如稱人美意曰雅意稱人美宴曰雅宴豈謂斯意斯宴之不美哉是不然也及訓雅樂之雅而指為不美是又何也不曰韶盡美武盡美耶以此觀之訓雅為不美其謬也明矣嗚呼述聖經繼絕學和萬民成性類采雅頌之適宜會古今而折衷則吾豈敢若夫戴

堯天沐舜澤安居樂俗修辭綴文謳歌鼓舞贊揚

太平之盛則非吾之徒而誰歟禮樂之事非曰能之願學焉而已矣庚申歲琴譜成因為之序

讀未見書齋收藏

昭代樂章恭紀

昭代樂章恭紀　　新編補卷第一

丹徒張玉書素存著

順治元年八月
世祖章皇帝車駕至燕京九月朔卽皇帝位將以十
月告祭
天地宗廟社稷時樂章未定大學士臣銓臣承疇臣
陞上言郊廟社稷樂章前代皆各取佳名以昭一代
之制漢魏曲名各別不可枚舉梁用雅北齊及隋用
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寧元郊社用成宗廟用寧明

用和今我　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有與萬邦黎獻
共享太平之義樂名宜更用平其節則郊社九奏社
稷七奏宗廟六奏制可爰命翰林諸臣分撰樂章撰
定太常寺頒示樂舞諸生以時肄習焉今考各壇廟
樂章其辭明肅簡穆取乎達將享之忱洽幽明之德
而非靈芝宛馬白麟赤蛟諸歌誇奇瑞于天神人鬼
之前者可比此所謂古樂之遺音宮縣之雅奏也而
臣愚竊惟廟樂始于三頌詩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神功告于神明者也商頌自有娀及契以迄成
湯武丁周頌自后稷太王以及文武成康皆發揚其
文德武功之盛以達于詩歌藏于太府漢郊廟詩樂
不及祖宗之事則班固譏焉晉泰始中傅元製登歌
七章分祀七廟自是歷代相沿皆各有廟室之樂蓋
禮不忘其本樂樂其所自生古之義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丕基臣服之國三十有二
太宗文皇帝益纘而光大之迄
世祖章皇帝底定方夏混一寰區文德武功皆前代
所未及謂宜各製廟樂發皇盛治庶幾

祖宗艱難㧞垂之烈得以昭示來茲而徒取籩豆禋
享之辭徵諸神聽得毋于形容盛美之誼猶有缺焉
者與謹案典制元會樂作于殿上名曰莽式所陳皆
昭代故事率以滿洲舊臣充其選有旌旄弓矢躍馬
涖陣之容有屈伸進反俯仰疾徐之節特以歌辭無
漢音未遑頒之太常俾樂工肄習臣愚謂應命儒臣
援據其事撰譯歌詩為
高廟樂
文廟樂而更益以入中原靖羣寇諸舞爲

世廟樂聲容悉備事實而律諧則太和洋溢之氣塞
于宇宙而國運之寖昌寖熾可以預卜矣

冬至大祀天于圜丘迎神奏始平詩曰

敬承純佑兮於昭有容時維永清兮四海攸同輸忱
元祀兮從律調風穆將景福兮鏡𢸄徵功謂思高厚
兮恐負洪則聿章㢠序兮夙夜宣通雲駢鸞輅兮忽
降中壇翠旗紛泉兮列鉠豐隆肅始和暢兮慶洽陶
匏百靈祗衛兮齋明辟工恭仰德徽兮神來燕喜協
慈惠兮遡鑒予衷

奠玉帛奏景平詩曰

蘊旃爰止兮捧玉筵執事有恪兮駿奔前有美珪璧
兮薦元纖經緯獲理兮燿琍璉來格洋洋兮思儼然
孔忱翼翼兮告申虔

進俎奏咸平詩曰

昇脯珍錯兮列豆籩吉蠲為饎兮格重元九州美味
兮薦脩鮮特牲潔敬兮苾芬筵顧垂降鑒兮駐雲軿
錫嘉福兮億萬斯年

初獻奏壽平武功舞詩曰

玉斝肅陳兮明光桂漿初酯兮信芳臣心迪惠兮捧
觴醴齊載德兮馨香靈慈徽眷兮斋皇勸仰止兮斯
徜徉

亞獻奏嘉平文德舞詩曰

考鐘拂舞兮再進瑤觴翼翼昭事兮次第肅將晬顏
容與兮若几輝煌穆穆居歆兮和氣洋洋生民望澤
兮仰睨玉房榮泉瑞露兮慶無疆

終獻奏雍平文德舞詩曰

終獻兮玉斝清肅秬鬯兮薦徵誠磬管鏘鏘兮協氣

升盈盈旨酒兮勿替思成向其醉止兮懷嘉生入龍
蜿蜿兮穆羽和鳴

徹饌奏熙平詩曰

盥薦畢兮精白申虔爏嫓兮勞我神百辟肅雍兮傾
纍罇福施下逮兮宜佑人民

送神奏太平詩曰

嘉德夙成兮晻靄增場穆忠回盼兮雲駕洋洋山河
日月兮孔明深高青龍按節兮白虎低昂靈鈞瀠蕩
兮妖孽潛消吾求時惠兮咸慮磬香鳴玉鏗金兮肅

若有望紫壇祓禜兮穆穆煌煌臣乘寶歷兮載須我
輔願蒙博產兮河岳鍾亙天施地育兮不可殫究殖
我嘉師兮沐浴休光

望燎奏安平詩曰

雷車電邁兮飛遠揚有虔秉火兮焫越芳緊會賁鏞
兮奮龍旂昇爾昌熾兮降肅光烝民歌福兮富壽康
予獲疇祉兮萬億斯皇

順治五年冬至郊奉
太祖武皇帝配享十四年奉

太祖
太宗並配

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迎神奏中平詩曰

惟帝勤民兮求莫匪舒小民何依兮黍稷與與元日
有事兮百辟奔爲民請命兮口食成需遥瞻龍馭兮
歷紫虛日臨黃道兮東風徐臣深昭事兮邊寧居願
垂嘉惠兮大有書

奠玉帛奏肅平詩曰

民天惟食兮農事先粒我烝民兮賴亙元風霆流形
兮雨澤需賁顆寶栗兮氣化全玉帛祗奏兮禋祀虔
仰祈賓宇兮享農年

進俎奏咸平詩曰

鼎烹兮苾芬嘉薦兮無文奉牒俎兮大武翔薌達兮
氣干雲昭普存兮民力惟民德兮馨聞

初獻奏壽平武功之舞詩曰

初獻兮元酒盈著誠致潔兮犧尊盛儀對越兮在上
惟昭明兮有融瑟黃流兮玉瓚帝心歆假兮賚嘉禎

亞獻奏景平文德之舞詩曰

著尊敬兮告虔濤酤次第兮舉前禮再獻兮肅拜列
瑤觴兮秩斯筵神悅懌兮如在惠我嘉生兮福便便

終獻奏永平文德之舞詩曰

終獻兮太尊移苾芬嘉旨兮圭瓚交魄神既醉止兮
錫祉禮成于三兮陳詞願邇餘遊兮沐羣黎臣拜手
兮望雲霓

徹饌奏凝平詩曰

俎豆具陳兮庶品齊舉荷昭鑒兮靡或遺徹告徹兮
玉几登歌洋溢兮式禮無違肅徹忱兮告終事上帝

居歆兮錫純禧

送神奏清平詩曰

祇奉天威兮弗敢康小心翼翼兮昭穹蒼雲垂九天兮露瀼瀼翠旗羽節兮歸何鄉臣拜下風兮意徬徨願沛汪澤兮時其雨暘

望燎奏太平詩曰

翹首兮天閶邈被雲海兮何蒼茫爇蕭束帛兮薦馨香情誠感格兮降福穰四時順序兮百穀以昌臣同兆姓兮感荷恩光

太祖配十五年奉

順治十四年正月祈穀奉

太祖

太宗並配是日以太常音樂錯亂嚴飭之祈穀禮舊行于大享殿至十七年

諭孟春于大享殿行合祀禮因改祈穀于圜丘合祭配祀共十二壇十八年後罷合祀仍祈穀于大享殿

順治十四年二月又

命建享殿于太城內祀上帝亦奉

祖宗並配康熙初罷

夏至祀地于方澤迎神奏中平詩曰

吉蠲兮玉宇開薰風兮自南來鳳馭紛兮後先岳瀆需兮徘徊覲后祇兮報功沛靈澤兮九垓

奠玉帛奏廣平詩曰

神州吉土兮中壇宓我元峙兮孔嚴辟工趨蹌兮潔蠲考鐘伐鼓兮肆筵黃琮纖縞兮陳列雲光下燭兮誠悃宜

進俎奏咸平詩曰

玉俎金奏兮未央嘉肴有薦兮大房牲牷告歆兮惟

恪民力普存兮肅將厚載資生兮無外几筵俯鑒兮洋洋

初獻奏壽平武功之舞詩曰

巍尊泛齊兮禮蹕揚博碩升庖兮鼎方清風穆穆兮靈旗張神明和樂兮舉初觴洽百禮兮禋祀馨九土兮平爽

亞獻奏安平文德之舞詩曰

江茆兮縮粢山罍雲罍兮馨香介黍稷兮芳旨再展

徵忱兮趨蹌樂成八變兮樂只儼皇祇兮悅康

終獻奏時平文德之舞詩曰

方壇兮豐薦盈旨酒斯柔兮中和平陟降從容兮駐雲駢禮成三獻兮捧玉觥含宏光大兮德厚靈佑丕基兮永淸

徹饌奏貞平詩曰

樽俎畢兮誠未虧黃琮告徹兮儀景煇晏陰定兮邀靈錫南訛秩兮偏薰時肅惟昭明兮孔邇覃博厚兮載羣黎

送神奏寧平詩曰

靈旂兮雲際屯飛龍兮逝駸駸陰儀粹兮體親春四海兮無塵配元穹兮化宣綏百祿兮烝民

望燎瘞重舉送神

順治十四年三月壬子奉

太祖

太宗並配方澤

詔赦天下

春分朝日迎神奏寅曦詩曰

於昭兮旭輪浴虞淵兮初升春已融兮交泰循典禮兮惟馨燔蕭艾兮祇肅神其聽兮和平

奠玉帛奏朝曦詩曰

神來格兮太乙東統萬國兮玉帛同肅將享兮承筐篚盥以薦兮孚有容

初獻奏淸曦武功之舞詩曰

再舉奠兮鬱金香嘉樂合兮舞洋洋神歆食兮意徜徉容貌舒兮和以康

終獻奏純曦文德之舞詩曰

式禮未竭兮還升終以告虔兮酥醴願神且留兮鑒茹以侑以勸兮至誠

徹饌奏延曦詩曰

儀既成兮物已饗神欲起兮運靈爽徹不敢遲兮愼趨蹌照臨下土兮常朗朗

送神奏歸曦詩曰

雲車征兮風馬翔驟馳千仞兮臨萬方再拜稽首兮稱送神振轡當陽中天麗兮徹隱普天載兮恩光敷和煦兮成物錫萬寶兮永康報神功兮時享祈神佑

兮悠久無疆

秋分夕月迎神奏迎光詩曰

猗與太陰兮御望舒式遵九道兮遊清虛伏惟姊兮
從兄車今之夕兮來享于

奠玉帛初獻奏升光詩曰

有來雍雍幣帛在陳琮璜以加明德惟馨式舉黃流
兮挹儀尊籩豆靜嘉兮肴核芬

亞獻奏瑤光詩曰

二齊載升維以告虔歌管煌煌奉神之懽荷亘古兮

麗天報之德兮几筵

終獻奏瑞光詩曰

一敬畢伸三舉願醻誠信潔齊天下有道鼓鏞簡兮
聲容並茂象大德兮厥光皓皓

徹饌奏函光詩曰

其音既歆對越告成徹爾登豆敬受駿奔神悅懌兮
意欣欣于翼慎兮安以寧

送神奏保光詩曰

駕彩霞兮驂景星御和風兮躡慶雲神欲起兮不再
停驂天衢兮拜雲程影蹁躚兮光澄清饗于祀兮意
殷勤于所祝兮世太平偃武修文兮萬世長春

順治八年以前日月從祀天壇裁春秋二季八年六
月允禮部請于從祀外仍行朝日夕月禮如舊典

春秋二丁日祀先師孔子迎神奏咸平詩曰

大哉至聖峻德元功敷文衍化百王是崇典則有常
昭茲壁雍有虔簠簋有嚴鼓鐘

奠帛初獻奏寧平詩曰

覺我生民陶鑄前聖巍巍泰山實于景行禮備樂和

豆籩惟靜抒頌六經爰斟三正

亞獻奏安平詩曰

至哉聖師天授明德木鐸萬年式是羣辟清酒維醑
言觀秉翟太和常流英才斯殖

終獻奏景平詩曰

猗與素王示予物軌瞻之在前神其寧止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登獻有終弗遐有喜

徹饌奏咸平詩曰

辟水淵淵崇牙業業既歆宣聖亦儀十哲聲金振玉

告茲將徹殽假有成羙牆靡愒

送神奏咸平詩曰

煌煌學宮四方來宗甄陶士子暨于微躬思皇多士

膚奏厥躬佐于永清三五是隆

順治二年正月從祭酒李若琳請更先師孔子神牌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三月復爲至聖先師孔子九年九月辛卯

上幸太學釋奠十七年正月復以文廟工成親祭

春秋二戊日祀太社太稷迎神奏保平詩曰

猗與土穀兮功化隆烝民立命兮九域同壇壝儼肅兮風露通新邑翼翼兮俎豆豐望瘞駕兮驂鸞龍秉圭殖璧兮于親躬

初獻奏壽平詩曰

陰祀鞠牲兮元郊同清酤既載兮臨齋宮朝踐初舉兮于衷洋洋在上兮錫福洪

亞獻奏嘉平詩曰

樂具入奏兮聲煌煌兕觥其觩兮恭再揚厚德配地兮佑家邦屢豐年兮兆庶康

終獻奏雍平詩曰

方壇北宇兮神中央盈庭蹈舞兮時低昂酌醑三爵兮綠醑香新舊邦兮命溥將

徹饌奏熙平詩曰

籩豆大房兮儀成行歆此吉蠲兮猶回翔椒漿瑤席兮徒芬芳黍稷非馨兮悅且康

送神奏成平詩曰

孔蓋翠旌兮隨風颺龍轙容與兮指天閶咫尺神靈兮隔穹蒼流景祚兮卜世昌

望燎奏安平詩曰

牲玉陳兮延景光百禮既洽兮終瘞藏顯神聽兮時于匡四海攸同兮惠無疆

春秋二仲祀歷代帝王迎神奏雍平詩曰

乘時運兮極歷迭經綸兮顯榮總古今兮一揆貽大寶兮微躬仰徽猷兮有嚴閟宮儀型帝兮後先于稽首兮下風

奠帛初獻奏安平詩曰

靈之來兮儼若盈子仰止兮在庭承筐篚兮既登俎

靈蓋兮結翠旌騷孑倚兮忻享薦芳馨兮肅成景行兮六龍嘉氣兮曈曈嫃儀尊兮以笙以鏞羣工肅兮屏營惠我懿則兮允中

亞獻奏中平詩曰

二觴兮酒行諸帝熙和兮悅成念昔致治兮永清曠龍袞兮自天紹錫兮嘉平

終獻奏嘉平詩曰

瑤爵兮獻終萬舞洋洋兮沐清風龍鸞徐整兮企予嗣徽音兮何從盼雲車兮緩移宗周行兮迪予衷

徹饌奏凝平詩曰

饎餴蒸兮畢升五音會兮滿盈禮將徹兮虔告馨凡忱兮載翼哉跧

送神奏壽平詩曰

旛幢繚繞兮動回風和鸞並馭兮歸天宮五雲擁兮高驂翔顧回靈盼兮錫年豐

望燎奏清平詩曰

華龍驂鶴兮一氣中焫蕭芬烈兮寶冥通望神光兮邈燭惟終古兮是崇

順治二年議歷代帝王廟祀禮臣言宋曾納貢于大遼稱姪于大金則宋之天下乃遼金分統南北之天下也廟祀不得獨遺至元世祖之有天下功因太祖未有世祖入廟而太祖不入者亦應追祀

詔從之于是祀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遼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二帝其從祀功臣則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

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張巡許遠曹彬潘美韓世忠張浚岳飛曷魯粘沒罕斡離不木華黎伯顏徐達劉基共四十一人十七年六月御史顧如華請奉守成賢君入廟下禮臣議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屬賢君但帝王廟止祭刱業之君不及守成應否入廟候

旨酌定

詔奉七君入廟其遼太宗金太祖元太祖元未混一

天下且行事不及諸帝王令罷祀從祀功臣罷宋潘
美張浚亦應如華請也順治十四年二月丁酉
上親祀帝王
仲春祀先農壇迎神奏永豐詩曰
勾芒秉令土牛是驅天下一人蒼龍駕車念彼田疇
民命是驅生成有德尚式臨諸
奠帛奏登豐詩曰
先農神哉耒耜教民田祖靈哉稼穡是親功德深厚
天地同仁肅將幣帛肇舉明禋

初獻奏時豐詩曰
厥初生民萬彙莫辨神錫之庥嘉種乃誕執茲醴齊
濯功益見玉瓚椒醑肅雍舉奠
亞獻奏咸平詩曰
上原下隰百穀盈止立我烝黎秀良興起樂舞具備
吹豳稱兕再躋以獻肴馨酒旨
終獻奏大豐詩曰
穈芑秬秠維神所貽以神饗神日吁將之秉耒三推
東作允宜五風十雨率土何私
徹饌奏屢豐詩曰
於皇農事自古爲烈莫敢不承令茲祈悅籩豆既豐
簠簋云潔神覩井疆執事告徹
送神奏報豐詩曰
麻麥芃芃秔稻迤阡縱橫萬里皆神所贍人歌鼓腹
史載有年歲有常典茀祿綿延
望燎奏慶豐詩曰
玉版蒼幣來壓來歆敬之重之藏于厚深典禮由古
于行自今樂樂利利國以永寧

時享太廟迎神奏貞平詩曰
皇輿啟圖世德欽崇粤庇聆躬率土攸同冀州維宅
爰止自東太室既尊萬國朝宗翼翼孝孫對越新宮
維神格思皇靈顯融
初獻奏壽平詩曰
於皇祖考克配上天越文武功四方維宜孝孫受命
纘志重元永錫純祜億萬斯年
亞獻奏嘉平詩曰
毖祀精忱洋洋如生有融昭明陟降于庭僾然有容

愾然有聲孝孫虔只容若中情

終獻奏雍平詩曰

越祖宗之德肇茲天歷敢曰予小子享有成績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慇懃三獻我心悅懌

徹饌奏熙平詩曰

儀肅樂成神燕以娭告成于祖亦右皇妣敬徹不遲用終祀禮介福綏祿永錫祚祉

還宮奏成平詩曰

盈溢肅雍神運無迹寢祏靜淵怳兮安適厥靈在天

祖考在室於萬斯年孝思無斁

歲莫祫祭太廟迎神奏平貞詩曰

承眷命兮撫萬邦嗣丕基兮祖德昌謨烈兮弗敢忘虔歲祀兮卑舊章攄悃誠兮迓休光祈來格兮意傍徨

奠帛行初獻禮奏壽平詩曰

紛蕆䙫兮神畢臨儀對越兮抒素悃陳幣繡兮有壬林酌醇酤兮薦德馨恪溥將兮俶來歆錫福祉兮祐斯民

亞獻奏嘉平詩曰

維肇禋兮德配天垂燕翼兮祚萬年潔豆籩兮秩斯筵載陳醴兮介牲牷協笙鏞兮遏雲軿肅駿奔兮中彌虔

終獻奏雍平詩曰

椒飶芬兮神留俞節三奏兮旨清酤萬羽干兮樂孔都禮明備兮罔敢渝既醉止兮咸樂胥永啟佑兮披皇圖

徹饌奏熙平詩曰

典儀教兮神格思樽俎將兮享靡遺悅且康兮徹弗遲駿精禋兮茀祿綏

還宮奏清平詩曰

孝思展兮禮告成神言歸兮陟在庭萃龍馭兮返穆清主肅將兮式丹楹贍烈聖兮優容聲回靈盼兮佑丕承維神聽兮和且平繼序皇兮亶休徵

順治十六年禮部議允副都御史袁懋功請以歲莫祫享太廟十七年三月

詔每歲萬壽元旦俱奉

四祖神主合祭于奉先殿位次如太廟祫祭奉先殿初建于十四年更建于十七年九月除夾室外增建畝殿九閒

孟夏歲莫祀太歲月將之神迎神奏保平詩曰

吉日良辰祀典孔殷於維太歲月將諸神乘時秉德
輔國佑民遥遥龍馭傾響九閽壇壝蠲潔延佇來臨

奠帛初獻奏安平詩曰

維神至止螭駕雲旂洋洋在上元景延禧束帛承筐

展我誠斯神示昭鑒何其勿遺神於亟節薦馨敢後
祀事方初陳饋捧酎晨光熹微嘉祥承低百禮不愆
樂具入奏

亞獻奏中平詩曰

以我齊明率禮攸行載拜稽首旨酒斯盈牲牷肥腯
交彼神明樽罍上下奏隱思成

終獻奏肅平詩曰

執事有嚴品物斯備非馨黍稷用宣誠意朱紘登歌
綵衣揚觶予胥樂兮神錫爾類

徹饌奏雍平詩曰

春祈秋報歲省維勤含醇飲德孰非明神維神臨御
肸蠁逡巡獻酬云畢誠敬斯申

送神奏宣平詩曰

出令明堂神爽卒度報功迎氣崇祀其作神人以和
既康且樂瞻望景光邈彼寥郭

昭代樂章恭紀跋

昭代樂章一卷京江張文貞公所紀也自郊廟社稷以迄羣神罔不畢舉象功象德于是乎在昌黎言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此足以當之矣蓋六代而降歷朝樂章其文辭古茂聲氣激越者莫如漢然汾陰五時之祀芝房寶鼎之歌往往夸而無實甚至渥洼出馬亦達神聽所不足比隆雅頌者不在其文在其德也我　朝鴻業跨漢轢周而樂章之體做漢以後歸于和平雅正不求爲宏大揚厲之辭所謂中聲者非耶癸卯夏日吳江沈楙悳識

擬瑟譜

重訂邵氏擬瑟譜序

古樂之有瑟也與琴並重所以[illegible]氣歌詠詩頌秦漢而降宮調失傳惟漢燕樂三調中有瑟調元熊朋來有瑟譜近時嘉興錢氏叢書粵東伍氏叢書皆刊熊譜然知音者猶惜其偏尙攷古未能與各家琴譜並施于實用也此重訂擬瑟譜一編爲邵公嗣堯督學江蘇時

所定邵公與陸清獻同以廉介著聲當
聖朝表章律呂之時而爲此書其有裨于學校也甚大余得鈔本於皖南藏書家因校而刊之以傳絕學云

光緒七年歲在辛巳

督楚使者合肥李瀚章題

序

員上谷苦於瑟失其傳旣而府學廣文劉應瑞於尊經閣得大成禮樂集一本中間載瑟譜甚悉然而未得其器最後段孝廉東[illegible]抱琴自西川來張子錫九攜瑟自臨清來兩人於琴共得數十曲至瑟則相覷茫然未得其門余謂諸樂起於黃鍾今即以琴之黃鍾定瑟之黃鍾

不猶愈於取箏之全爲瑟之半乎嘗試以琴中隔四仙翁爲瑟中隔六仙翁而瑟與琴應矣又試以琴之諸曲施之於瑟合矣但其聲頗急其音太繁意者其所爲琴即未能入雅乎謹志梗概名曰擬瑟譜示不敢作也至於操琴務極大雅而瑟調因之則以俟君子

康熙三十三年前五月

江左學臣邵嗣堯題於句容公署

鼓瑟指法大略與琴同

尸擘 大指出絃向外 乇托也 大指入絃向內

木 食指入絃抹也 乚 食指出絃挑也

勹 中指入絃勾也 弓 中指出絃踢也

啇 名指入絃摘也 不常用 丁 名指出絃打也 不常用

早 撮也大指乇中指勹一齊响也隔四隔五用之如隔三隔二用挑勾 齊响

帶 輕帶也謂此絃宜輕彈帶過也

以上兩手皆同左手鼓內絃清聲右手鼓外絃中聲齊挑齊勾俱用雙彈遇單彈處譜自註明指宜伸不宜曲甲宜短不宜長輕重緩急各有次第

重訂擬瑟譜

錦江段仔文　仝編
臨清張懋賞

定絃小引

大瑟音律失傳久矣間有習者家
持一說著爲程式一時作者非不
自謂了了而甲之所是乙旋非之
安知乙之所是不同於甲之所是

乎故不能畫一也聲音一道予頗
篤嗜而茫乎無得庚午冬客都門
謁河東
邵老先生示以大成樂集聲歌雅奏
譜於琴瑟鐘磬甚爲明晰每以未
見其器爲恨辛未夏
先生持籌上谷適臨清張子錫九攜
瑟來遊制度一本

聖廟鼓之絕非凡響因命與張子重訂
前譜彌月竣事雖排類未協於律
而音韻一準於琴琴譜樂章相沿
已久不悖於琴或得其音也是耶
非耶尚俟知音謹擬絃式如左
從第十四絃往內定起凡定瑟
絃先定琴絃琴絃不準泛失無
度矣

自外一絃起數至十四絃爲清黃
鍾與琴散一絃同音柱居瑟正
中即游移不過一二寸以便於
清聲之漸前其柱中聲之漸後
其柱也既與琴散一絃相協復
要與一絃之按實七徽相叶否
則移柱
十五絃爲清大呂與琴散二絃同

音再以二絃按實七徽叶之
十六絃爲清太簇與琴散三絃同
音亦以三絃按實七徽叶之
十七絃爲清夾鍾與琴散四絃同
音亦以四絃按實七徽叶之
十八絃爲清姑洗與琴散四絃同
音亦以四絃按實七徽叶之
十九絃爲清仲呂與琴散六絃同

音亦以六絃按實七徽叶之
二十絃爲清蕤賓與琴散七絃同
音亦以七絃按實七徽叶之
二十一絃爲清林鍾與十六絃太
簇相叶林鍾如仙字太簇如翁
字否則移林鍾之柱以就之
二十二絃爲清夷則與十七絃夾
鍾相叶夷則仙字夾鍾翁字否

則移夷則之柱以就之
二十三絃爲清南呂與十八絃姑
洗相叶南呂仙字姑洗翁字否
則移南呂之柱以就之
二十四絃爲清無射與十九絃仲
呂相叶無射仙字仲呂翁字否
則移無射之柱以就之
二十五絃爲清應鍾與二十絃蕤

賓相叶應鍾仙字蕤賓翁字否
則移應鍾之柱以就之
右清聲十二自黃鍾起一絃高過
一絃次第至二十五絃應鍾而極
中間無高下間雜者柱自黃鍾一
柱進一柱相去不過寸半蓋瑟之
十四絃至二十絃卽琴之一絃至
七絃散彈也二十一絃與本瑟十

六絃相叶亦可與琴之三絃相叶
亦可與三絃按實七徽相叶餘可
類推聆音察理自有倫次
外中聲亦從一絃黃鍾往內定
起一絃極後其柱與岳山相去
二寸許一二絃極鬆而退柱則
緊略進柱則鬆他絃反此將前
清聲定準復以十四絃清黃鍾

與一絃中黃鍾一高一下自有
相叶處否則移外柱以就之再
者則更改外絃大概中聲十三
皆抑聲也自十二絃應鍾往外
漸抑至一絃而極但欲每絃與
內清聲相應和鳴為度自一絃
漸前其柱相去亦如內柱與第
十四絃相接

一絃黃鍾中聲一絃自外數也中聲者濁聲也
二絃大呂中聲
三絃太簇中聲
四絃夾鍾中聲
五絃姑洗中聲
六絃仲呂中聲
七絃蕤賓中聲
八絃林鍾中聲

九絃夷則中聲
十絃南呂中聲
十一絃無射中聲
十二絃應鍾中聲
右外中聲十二除十三絃中其
柱極清其聲為君不彈而諸絃
亦與琴聲相應如清聲之例但
其音極下難審故不如與內絃

相應之爲便也時遇子午絃變緩急移時復彈必須重定舊譜謂外一絃起黃鍾次太太呂次太簇至十二絃應鍾爲中聲除十三絃復於十四絃起黃鍾爲清聲相沿者久今一依之故指法丙不書絃而書律者以能兼清中也

錦江段仔文識

重訂擬瑟譜目錄

大成樂章六段

思賢操七段

普庵呪二十二段

平沙十六段

大成樂章

迎神 清中 雙彈

大哉孔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
二五四三二三九八十九八七四三一
十五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六廿二廿一廿三廿二廿一二十十七十六十四
匀迣匆迖匀匀迵迣迣迣迖迖迖迖匔
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
二一二三四五四二三十二十九八九八
十五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七十五十六廿四廿三廿二廿一廿二廿一
匀匔匀匀匆迣迖匀匀迵迺迵匆迵迣

擬瑟譜 大成樂章 一

聖容
六七
十九二十
匀匆

初獻 雙彈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明度越前
二三四三二一三二十九八七一二三
十三十六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六十五廿三廿二廿一二十十四十五十六
匀匀迖匀迖匔迖匀迺迵匆迣匔匀迖
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
二三二三四一二四三十二十十一九五四
十五十六十五十六十七十四十五十七十六廿五廿三廿四廿二十八十七
匀迖匀匆匔匀迖匀迺匔迺匔迣迖
之聽
三二
十六十五
迖匀

亞獻 雙彈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
二三一二十九八七三二三四三二四
十六十六十四十五廿三廿二廿一二十十六十五十六十七十六十五十七
擬瑟譜 大成樂章 二
匀迖匔匀迺迵迣迖匀匀迖迖匀迖
數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
三十二十九八四三一二十二十十一九五四
十六廿四廿三廿二廿一十七十六十四十五廿五廿三廿四廿二十八十七
匀迺迺迣迖迖匔匀迺匔迺匔迣迖
昭格
三二
十六十五
迖匀

終獻 雙彈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宰

二五四三四三二一十一九八四三二
十五十八十七十六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廿四廿三廿二廿一十七十六十五

[illegible]

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

一二一四三三五四二三八七九八六五
十四十五十四十七十六十八十七十五十六廿二二十廿三廿二十九十八

[illegible]

成禮

四三
十七十六

[illegible]

擬瑟譜　大成樂章　三

撤饌　雙彈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

三二三四三二一二七十九八三四二
十六十五十六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五二十廿三廿三廿二十六十七十五

[illegible]

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

三一二三二二五四三二六七八九六五
十六十四十五十六十五十六十七十六十五十九二十廿二廿三十九十八

[illegible]

無越

四三
十七十六

[illegible]

送神　雙彈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雝

二五四二一二三二十一九八五四三
十五十八十七十五十四十五十六十五十四廿三廿二廿一十八十七十六

[illegible]

雝歆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

擬瑟譜　大成樂章　四

二三四五四三二四三十九八七五四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七十六廿三廿二廿一二十十八十七

[illegible]

百福

三二
十六十五

[illegible]

思賢操 商音

第一段悼道無傳 清中雙彈

大哉顏回惜乎大哉顏回思噫顏回天
匆遚匀遚𨑳遊匆遚匀遚𨒕迷遚匀遚
喪顏回有德行顏回有德行顏回慟哭
𨑳遚匀𨒕㘣迷遚匀同上 𨒕𨑲
嗚惜乎顏回慟哭嗚惜乎顏回慟哭嗚
𨑵㘣迷遚匀同上 𨒕𨑲𨑵

只為道學無傳惜乎顏回不幸短命死
𨑲𨒐𨑲𨑵𨑵𨑲㘣迷遚匀𨑵㘣𨒐𨑵𨑲
惜乎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惜乎顏回
㘣迷遚匀𨑿𨒂𨑵𨒐𨑵㘣迷遚匀
天喪予惜乎顏回慟傷情噫惜乎顏回
遚𨑳𨑲𨒂遊𨑲𨑳匆遚匀达达𨑲匀遚
天喪予惜乎顏回惜乎聞一知十惜乎
遚𨑳𨑲𨒂遊𨑲𨑳𨑳遊遊匆𨒕遚𨑵𨑳遊

顏回顏回賢上天不惜哭嗚顏回噫天
匆𨒂匆𨑲匆𨒕𨑵𨒂遊𨑲𨑳𨑲遚𨑵
喪斯文道學亡
𨑳𨑵𨑳𨑲𨑵𨒂

第二段行藏舍用

大哉顏回惜乎慟傷情噫惜乎顏回慟
匆遚匀遚𨑳遊匆遚匀达𨑲匀遚𨒕
哭嗚惜乎顏回慟哭嗚惜乎顏回噫惜

𨑲𨑵㘣迷遚匀同上 达达
乎顏回憶惜當初在陳絕糧惜乎顏回
𨑲匀遚𨒂𨑵𨑵㘣𨒐𨑵𨑲㘣迷遚匀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惜乎顏回有德行
𨑲㘣𨒕𨑵𨒕㘣𨒕迷遚𨑳𨑲𨒕𨒕㘣
顏回有德行顏回慟哭嗚惜乎顏回慟
迷遚匀同上 𨒕𨑲𨑵㘣迷遚匀
哭嗚惜乎顏回慟哭嗚只為道學無傳

同上　芻四直勻禾勻甬直

惜乎顔回天喪予惜乎顔回痛傷情噫

四四迷迸勻迸甸蜀迸勻迸匊迸勻

惜乎顔回天喪予惜乎顔回惜乎爲仁

达勻甸勻迸迸迸甸蜀迸甸迸迸匊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惜乎顔回

蜀迸匊奱迸㐬迸匊匊迸匊迸迸迸匊

顔回賢上天不惜哭嗚顔回噫天喪斯

匊匊四匊匊匊匊匊迸甸迸甸迸匊匜

文道學亡

匊匜甸匊𤋮

第三段默識心通

大哉顔回惜乎大哉顔回有棺而無槨

匊迸勻迸迸迸同上　𦍒四迷迸勻

吾不徒行以爲之槨有德行顔回有德

𦍒四甸迷迸迸甸迸𦍒四迷迸勻同上

行顔回慟哭嗚惜乎顔回慟哭嗚惜乎

迸甸直四四迷迸勻同上

顔回慟哭嗚只爲道學無傳惜乎顔回

𦍒甸直甸禾甸甬直甬四迷迸勻

不幸短命死惜乎顔回其心三月不違

直四禾直甸四迷迸勻𤋮匜甬直禾直

仁惜乎顔回天喪予惜乎顔回痛傷情

甸四迷迸勻迸甸蜀迸甸迸匊迸勻

噫惜乎顔回天喪予惜乎顔回惜乎閭

达达甸勻迸迸迸甸蜀迸甸迸迸匊

一知十惜乎顔回顔回賢上天不恤哭

匊迸㐬迸迸匊蜀匊甬匊匊匊㐬迸迸

嗚顔回噫天喪斯文道學亡

甸迸甸迸匊匜匊匜甸匊𤋮

第四段陋巷簞瓢

大哉顔回惜乎大哉顔回痛一簞食惜

匆㽞匀㽞㔷㔷上同　匬匍匬匍㘝

乎顏回痛一瓢飲惜乎顏回痛一簞食

㽞㽞匀㘝匊㘝㽞㽞匍匬匍匬匍

惜乎不改其樂惜乎顏回賢痛一瓢飲

匐匊匍匬匬匬㘝㽞㽞匀㽞㘝匊㘝匊

惜乎不改其樂惜乎顏回賢道學喪顏

匐匊匊匬㘝㽞㽞㔷匍㔷匆匬匆㽞

回有德行顏回有德行顏回慟哭嗚惜

匆匊㘝㽞㽞匀上同　匊匍匬㘝

乎顏回慟哭嗚惜乎顏回慟哭嗚只爲

㽞㽞匀上同　㽞匍匬匍匊

道學無傳惜乎顏回天喪予惜乎顏回

匍匬匬匬㘝㽞㽞匀㽞㔷匍匐㔷匍㔷

痛傷情噫惜乎顏回天喪予惜乎顏回

匆㽞匀㔷匀匍匀㽞㽞㔷匍匐㔷匍㔷

惜乎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㔷㔷匆匐匆匊㚒㽞㔷匆匍匆匊匐

惜乎顏回顏回賢上天不惜哭嗚顏回

㔷㔷匆匐匆匍匆匆匍匊匐㔷匍匍

噫天喪斯文道學亡

㽞㔷匯匊匯匍匊匯

第五段　喟然自歎

大哉顏回惜乎大哉顏回 以上輕彈清聲合琴泛音

匆㽞匀㽞㔷㔷上同

天地推遷有榮辱世事循還多反覆幾

匬㘝匍匬㘝匍匬㘝㽞匆㘝匆㘝匯

回滄海變桑田幾度桑田變陵谷聲聲

匯匬匍匯匬㘝匍匯匬㘝匆匬㘝匆匊匊

只爲顏回哭顏回只爲命短促

匍㘝㽞㘝匆匊匊匐匊匐匊匍㽞

第六段　仰鑽聖道

噫惜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惜乎哭

匯匬夼甽衜昜甽𣏟衜䊵甽𥾛𣏟𢓝衜
嗚惜乎顏回憶昔當初非禮勿言非禮
𢓝𢓝衜𢓝勺上同
勿動惜乎哭嗚惜乎惜乎顏回天喪顏
𢓝衜𢓝勺𢓝𠃊𢓝
回有德行顏回有德行顏回慟哭嗚惜
勺𢓝甽𣏟𢓝勺上同　䊵匍匬甽
乎顏回慟哭嗚惜乎顏回慟哭嗚只為

擬瑟譜　思賢操　十一

𣏟𢓝勺上同　𢓝甽匬匍𥾛
道學無傳噫惜乎顏回天喪予惜乎顏
甽𦥓匬匍匬甽𣏟𢓝勺𢓝𠃊𢓝芻昜𢓝芻
回痛傷情噫惜乎顏回天喪予惜乎顏
𠃊匊𢓝勺勺勺芻勺𢓝𢓝𠃊芻芻𢓝芻
回惜乎哭慟哭惜乎顏回惜乎哭慟哭
𠃊𠃊𢓝匊𢓝衜𠃊𢓝匊昜𠃊𢓝匊𢓝𢓝
傷情惜乎顏回惜乎哭慟哭傷情惜乎

𢓝衜𠃊𢓝匊昜𢓝匊𢓝衜𠃊𢓝匊𢓝衜𠃊𢓝
聞一知十惜乎顏回顏回賢上天不恤
匊匊𢓝衜𠃊𢓝匊昜匊匍匊匊匊衜昜
哭嗚顏回噫天喪斯文道學亡
𢓝芻𠃊芻𢓝衜匯衜匯芻衜𤇹
第七段敏而好學
大哉顏回惜乎大哉顏回惜乎得道顏
匊𢓝勺𢓝𠃊𢓝上同　𢓝𠃊芻勺𢓝

擬瑟譜　思賢操　十二

回惜乎得道哭哭顏回弟子三千惜乎
勺𢓝𠃊𢓝芻匊衜𢓝勺䊵𥾛夼甽𣏟𢓝
總不如顏回賢天喪斯文道學亡
𠃊匊匊𠃊芻𢓝衜匯衜匯芻𠃊𤇹
以下輕彈清聲合琴泛音
嘆人生能有幾何
匍𢓝匯匍衜𤇹

普庵呪

一段佛頭

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

匀匀匆㽞达匀匀匆㽞达匆匆迺迴㽞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大悲觀世

匀匀匆㽞迆㽞匆㽞匀匆匆匍匍匬迴

音菩薩南無普庵禪師菩薩南無百萬

㽞匆匆匀匀匆㽞匆匆匀匀匀匀匆易

擬琵譜　普庵呪　十三

火首金剛王菩薩南無普庵祖師菩薩

匑易迆㽞迗匀匀匀匀匆㽞迗匀匀匀

摩訶薩　唵

匀匀匀　匆

二段

伽伽伽研界遮遮神惹吒吒吒怛那

㽞匆匆㽞匀上同　迺匍匍迺匍

奓奓多檀那波波波梵摩

上同　迺匆匆匍匀

三段

摩克波波波那檀多多多那怛吒吒吒

匍迺㽞匆匍上同　匍㽞迆匍匍

遮遮遮遮界研迦迦迦迦迦迦妍界

匍㽞迆匆匍匀㽞迗匀匀㽞匆匆匍匍

四段

迦迦鷄鷄俱俱鷄俱鷄俱兼喬鷄喬鷄

擬琵譜　普庵呪　十四

匍易㽞匍㽞㽞㽞匆匍㽞㽞匍迆匆

兼界研迦迦迦迦迦迦妍界

㽞匀㽞迗匀匀㽞匆匆匍匍

五段　同第四段

遮遮支支朱朱支朱支朱占昭支昭支

占惹神遮遮遮遮遮遮神惹

六段 同第四段

吒吒帝帝都都帝都帝都怛多帝多帝

怛那怛吒吒吒吒吒怛那

七段 同第四段

多多帝帝多多帝多帝多檀都帝都帝

檀那檀多多多多多多檀那

八段 同第四段

波波悲悲波波悲波悲波梵波悲波悲

梵摩梵波波波波波梵摩

九段

摩梵波波波那檀多多多那怛吒吒吒

無應無甸甯上同 無應無甸無

惹神遮遮界妍迦巾姓迦迦迦迦妍界

無應無甸甯甯圓圓無甯圓甸甸無巾尶無

十段

迦迦鷄鷄俱俱鷄喬兼兼兼兼兼燕

徊鬲𧅀𨁂徊鬲𨁂𨁂巾匝匊匊徊徊匊徊𨁂

蕘夷蕘夷燕界妍迦迦迦迦迦研界

𨁂徊𨁂匊𨁂匊𨁂𨁂巾去匊匊𨁂匊匊徊巾鐽徊

十一段 同第十段

遮遮支支朱朱支昭占占占占占占燕

蕘夷蕘夷燕惹神遮遮遮遮遮神惹

十二段 同第十段

吒吒帝帝多多帝多怛怛怛怛怛難

那尼那尼難那怛吒吒吒吒吒吒怛那

十三段 同第十段

多多帝帝多多帝多檀檀檀檀檀難

那尼那尼難那檀多多多多多檀那

擬瑟譜 普庵咒 十七

十四段 同第十段

波波悲悲波波悲波梵梵梵梵梵梵

摩彌摩彌梵摩梵波波波波波梵摩

十五段 同第三段

摩梵波波波那檀多多多那怛吒吒吒

徇𨸗匜匑匑上同 徇𨸗匜匑徇

惹神遮遮界巾医研迦迦巾医迦迦迦迦研界巾医

徇𨸗匜匑匑匃匜匧匃匃匜匑匑徇徇

十六段

迦迦鷄鷄俱俱耶愉愉愉愉愉愉愉

徇𢑥𨸗徇𨸗𨸗匑匑匑匑匜匜匃匑

愉界研研迦迦迦迦迦迦研界

匃匧匃匧匃匃匜匑匑徇徇

十七段 同十六段

擬瑟譜 普庵咒 十八

遮遮支支朱朱耶于于于于于于于

于惹神遮遮遮遮遮遮神惹

十八段 同十六段

吒吒帝帝都都耶奴奴奴奴奴奴奴

奴那怛吒吒吒吒吒吒怛那

十九段 同十六段

多多帝帝多多耶奴奴奴奴奴奴奴奴

奴那檀多多多多多多檀那

二十段 同十六段

波波悲悲波波耶牟牟牟牟牟牟牟牟

牟摩梵波波波波波波梵摩

二十一段 只彈清聲合琴泛音

摩梵波波波那檀多多多那怛吒吒吒

𠣦應無匋匐 上同 𠣦應無匐𠣦

惹神遮遮遮界姸迦迦（散挑）迦迦迦迦姸界

𠣦應無匋匐匊匧則匊匊匧匋匋𠣦（內應）𠣦

唵

匋

二十二段 尾

波多吒遮伽耶夜難訶阿瑟吒薩海吒

漏奴漏奴吒遮迦耶娑訶

平沙落雁 慢宮

第一段 只彈清聲合琴泛音

應芍　應勻　應無南少息　圓　林　遻

十五二十　十五二十十五　十五十四十三　十三　二十一　二十

仲　叔　南　應　芍　應　勻　叔

十九　二十一　十三　十五　二十　十五　二十十三　二十一

句甸無應少息圓林芍泛音止此應

二十三二十三十四十四　二十三二十一二十　十五

遻　蓬　勻　遻　也　芍　南　遻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十五　二十　十九　十六　十三　二十

二十一　蓬　芍　遻　遻　也　芍

二十一　二十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六

圍　芍　應

十三　二十　十五

第二段 清中雙彈

仲芍也芍何芍蓬芍何芍森林遻仲芍

六五六五六七八七八七六五

十九十六十九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一二十十九十六

也泛达勻芍林勻南則甸應無

六四三二三四五三八十十十一十一

十九十七十六十五十六十七十六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四

前圓林遻也芍何芍圓林芍應泛达勻

九九八七六五六七九八七十二四三二

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一二十十九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一二十十五十七十六十五

芍勻勻也芍芍南芍蓬遻何芍應

二二三五四五十七八七六七十二

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六二十三二十二十一二十十九二十十五

第三段 雙彈絃不重寫

芍遻何芍蓬芍再作叔甸南圓叔芍甸

應遻也芍何芍林遻也芍也达泛勻芍

达芍圓何遻也芍森也芍也泛达勻遻

芍芍芍也达泛勻林也达芍达泛达勻

毆匋勻曷勻

第四段

曷毆䦵甸䦵曷毆䦵䦵䦵匍𠤎𠀤䦵

曷𣏌𠀤毆䦵毆㐌匋㐌𠫓勻匇匋

夻㐌𡗝匇𡗝𠫓𠫓勻勻匇匌㐌𡗝𠫓勻

擬琵琶譜 平沙落雁 　𠦄

𣏌

第五段 單彈中聲

匋𣏌毆㐌匋䦵甸匋𣏌匋𣏌毆㐌匋䦵

甸匇𠀤勻匇匌夻㐌毆㐌匇𡗝𠫓勻曷

𠫓勻匋曷䦵匃䦵㐌𡗝𠫓勻匇匋下

擬琵琶譜 平沙落雁 　𠯑

用中聲 匋𣏌匋毆㐌匋㐌匋勻𣏌 下聲彈清

聲合琴泛音 從應鍾衮至蕤賓䦵䦵䦵應匋

應𪘁止

𠫓勻𠀤急接匋勻毆勻𣏌 中聲只此

第六段 只彈清聲

𡗝匇匋𪙛𪙛𪙛𪙛𪙛𪙛𠀤𣏌𠀤𠀤𣏌𪙛

𪙛𪙛𪙛𪙛𪙛𪙛𡗝𣏌𠀤𠀤𣏌𪘁𠫓𠫓勻曷

勻勻匋曷𠀤匋㐌匋㐌𡗝𠫓勻匇匋下

松風閣琴譜

北平逸叟程雄松齡選訂

大雅

闕里孔璧六譜

一段

勻𠃊𠇍李𠂆十二丌芍勻十八李𠃊十五

勻古四蜀厍古四𠃌居省厍十二十一十丆㔾十二

㞑

二段

㞑至居五十㔾屋屷𠃊李平㞑至居十五

十六李𠃊丌居㔾省𠃊𢑥李𠃊釒𢑥丌𢑥

㞑勺十二十二蜀丌釒𢑥㔾𢑥㞑勻𠃊𢑥蜀

㞑𢑥勻十三省㞑十六五勻李𠃊𢑥勻十二㞑

古四𠃊㔾十六㞑十六勻七十六丌厌九勺㞑十六

十二㞑𢑥㞑十六五𢑥㔾屋𢑥省丌勻蜀李

𠃊𢑥勺十三十一𢑥𢑥李𢑥十勺九㞑十六勻

㞑𢑥㞑十六𢑥𢑥𢑥屋十六五古四勻蜀𢑥

李𠃊勻蜀㞑八九釒古四蜀㔾𢑥勻十三

古四五居十五㔾屋勻𠃊㔾𢑥𢑥厌九七十六

勻㞑𢑥蜀𢑥𢑥釒十六屋古四五㔾𢑥㞑十八

𢑥𢑥𢑥釒𢑥𢑥屋十六𢑥𢑥𢑥

三段

芍勻十三厌李𠃊丌𠃊勻厌厍平蜀𠃊居

十五丌芍釒屋省𢑥屋十六五古四𢑥㔾李𠃊

𢑥勺居勻㞑九五屋勺㞑六七勻厌

丌𢑥李𠃊勻𢑥釒蜀丌𢑥𢑥勺十三厍

十二厍十勺十十𢑥𢑥勺㞑勻十𢑥釒㞑

勺㞑六㞑勻𢑥四省釒六屋蜀勺八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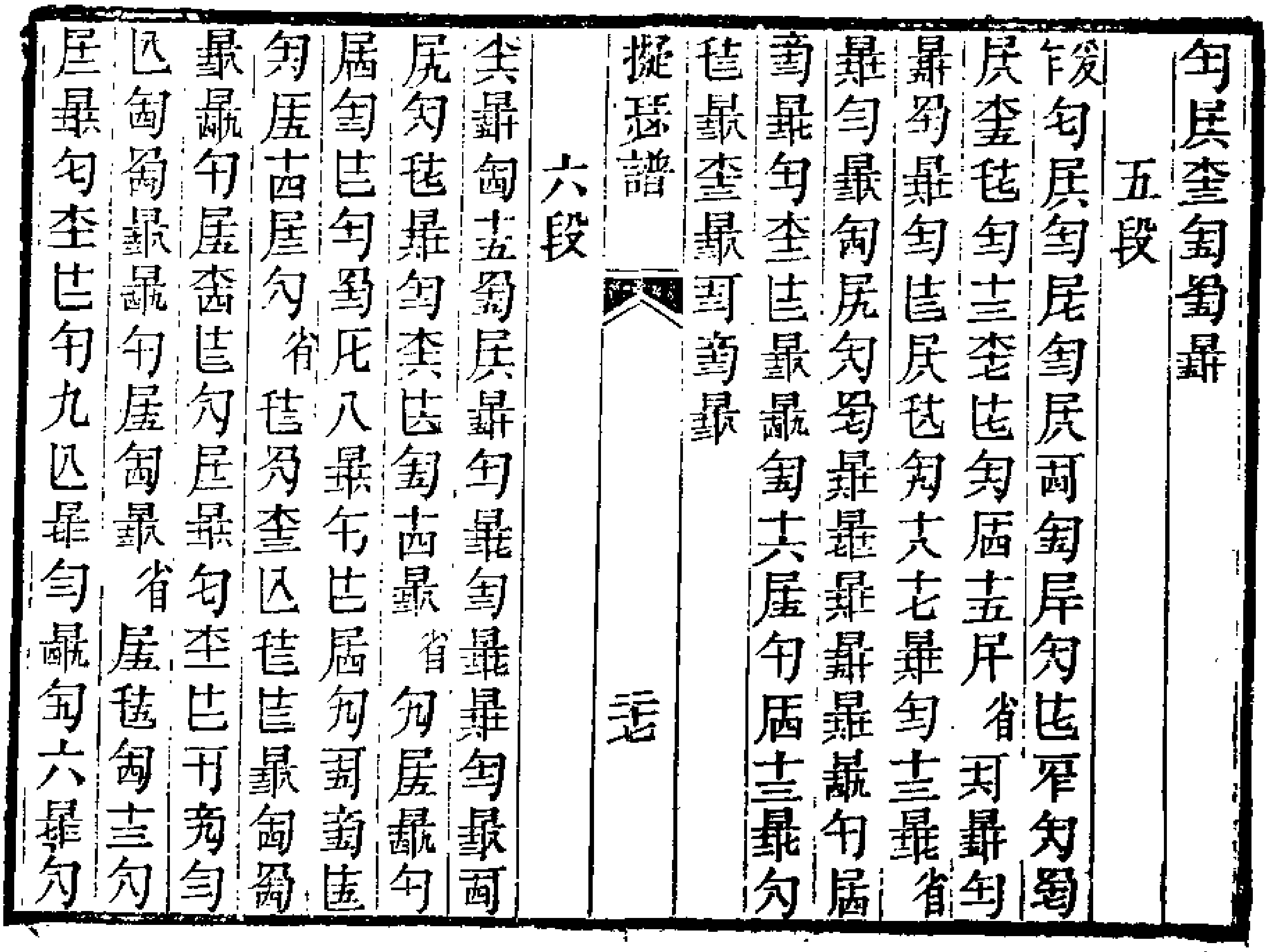
勻𢑥𢑥六𢑥勺勺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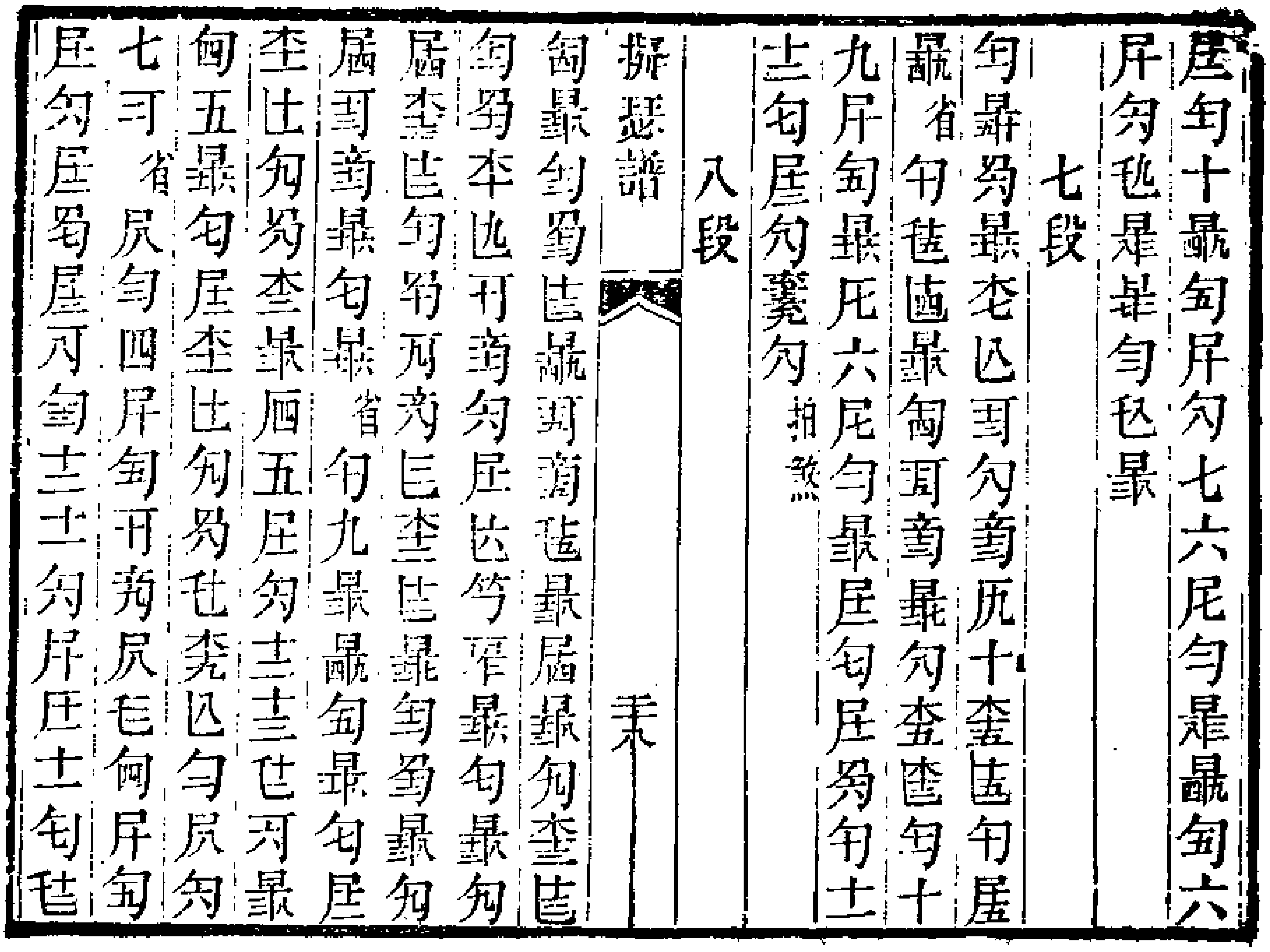
四段

勻厌厌五勻𠃊勻㞑十六丌屋省屋古四十三

勻十三古四五屋古四十三勺屋省釒九十八丌勻

十六七厌九平勺勻十八勻㞑省釒古四十屋


五段
擬瑟譜
六段


七段
八段
擬瑟譜

[illegible]

九段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段

[illegible]

[illegible]

擬瑟譜終

粉墨叢談

粉墨叢談序

莽莽乾坤悠悠日月陰陽無間是色界天情緣所充滿人間世秀靈之氣固無往而不鍾造化之機亦有蓄而必洩九州一片淨土人其實兆六合一大戲場嗟非傀儡迂拘者每多固執融貫者爲能洞觀要知眷懷西方會心別具寄情南國相思本同離離豆蔻之花灼灼櫻桃之樹芙蓉色麗見者魂銷芍藥香濃聞之心醉而況棠棣香韻海上風神竹脆桐清吳中材藝在昔已盛於今尤繁冠玉郎君蓮花比面鑄金弟子楊柳爲腰琴號天仙化人藏牛覓裳奮除別有輕裾艷侶能爲秦聲長袖少年猶善楚舞一聲羌笛飛出蘭山萬片天花散落廣壇隨風絮集聚水萍逢蘭如臭人香兮堪擷菊有佳色秀也可餐藏蔚雲蒸珠聯璧合色色入妙錄錄生新騏驥之羣所以常空冀北瓊瑤之選居然畢萃江南迺自桂嶺元音羽商空按梨園故實梗概不聞數綜久虛研誹綠秘後庭

花隱訪豔莫從仙源路迷問津無處幾使笙笛除眞紫響消沈稍履場中流風歇絕此粉墨叢談所由作也夫歌舞自紓羣使喧傳曲唱黃河賭伶羅拜事如許謝黍屬文人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烟花刻值夫三月絲竹復感於中年地屬繁華時逢佳樂激揚滑淅擷管消閒豔婀詞章藉題抒感所事不嫌破格伊人其有選心乎爾乃掇錄情天轉輪香地風飛絮惹夕炳心燈風送妙花綺而成璧月降玉樹浩然流輝情逐境移影由形起爲解頤之趣延參雜覽之羣衆舞彩歌袖以相形豹脂彩粉光而使粲或寫娉婷之玉貌或傳宛轉之珠喉或擷溫婉之性情或狀纏綿之韻態或詩或畫一技必登或笑或啼片長亦錄舉凡珠臍玉屑靡不囊括網羅號粉墨叢之神心形手繪燕簡鶯花之譜舊機新翻錄仿小名人聚一傳雖品紅題翠豔溢行間而贈櫻飛茵意在言外綺羅有托雅什歸備名藉詩詞以傳集宜與金石並壽矣雖然言俗移人賢哲不免少見多怪物情類然靈犀巾幗之間品銜評無一當牝牡驪黃之外賞鑒庸有識人譬秒同響似尤易流屬市虎道非常道或不見貽議野狐則將既游戲文章爲荒唐靈墨而豈知安樂志是卽施與規模東山伎女亦是蒼生南部歌兒罔非赤子風流未艾況不獨霜日冠裳月且無私又何異普天霖雨哉眞空無像非像實際無名非言說而明之愚過半矣僕心灰彈鋏氣沮吹簫梳髮風塵窮愁傲世沐浴粉墨痛哭登場燕月歌聲十年夢醒吳霜鬢影幾點飄零然而萬劫闡殘三昧拾得悟懷絕異之靜游心無量之天合古今宇宙於一堂正自形容不盡分雲月風霆爲四部敢云聲色俱佳見塔樹而知海影之翻對鏡花而悟優曇之見卷中人似曾相識眼前事無可奈何每當歌罷酒闌同付一歎轉念芳名豔譽自有千秋則又藉敍於心并且破涕爲笑以故無徐陵之文藻亦序玉臺非必有韓偓之聲花始稱粉宇也嗟乎空中樓閣彈指皆非紙上雲烟轉瞬卽變身世俄驚電石神仙亦感滄桑鑿空谷之幽香夢魄眞生九畹盡歌臺之豔史懺情轉覺多情作之者雖成亦不易略識微旨還質解人大千世界光明一切人天歡喜夭桃紅杏齊付東風翠竹黃花永爲揭伴鬚華化虹之日相約舊蝴蝶登仙證靈萊豔之人莫鎖鸚鵡之餘爲焉

光緒歲在彊圉大淵獻辜月盡日靈芬室主

自題粉墨叢談　　　　夢畹生

漫譜錦瑟思華年且約閒愁赴管弦紅豆子紫新記曲碧桃花瘦舊傳牌常教白紵臨風舞也勝黃壚倚醉眠艷錫百端歌幾疊皆他人爲柘枝顚

占斷春江花月場天寬十六華成行四樓紅桂銀蟾館（[illegible]）一曲青桐紫鳳翔（[illegible]）翠館秋閒雲掩碧（[illegible]）蘭修宵靜月流黃（[illegible]）唐難昧俊春鶯囀留與詞人話夕陽

謝盡空花指一彈歌筵纔上已拋瀾秋聲譜按銀箏冷（桐秋已返都門）寄字香燒石鼎殘（[illegible]）化作鶯鶯仍易散夢爲蝴蝶不成歡茫茫恨海終無極忍把情緣付達觀

骨仕蓬萊最上層謫居塵氣尙飛騰閒情案陌春調馬奇想蒼冥曉駕鵬書劍飄零塵夢醒鶯花泛濫鬢絲增誰憐跋扈詞壇客哭倒歌場淚欲冰

道是無情越有情惺惺相與惜惺惺朱門挾瑟顏酡赤碧樹聽歌眼獨青敢以餘桃增罪孽祇因弱絮戀飄零覓漂鳳泊休惆悵我亦春江斷梗萍

粉香爲澤玉爲田小錄然脂手自編如我何能拘禮法得卿端不羨神仙劉來楮葉成何用脩到梅花各有緣春水一池波四壁與誰共證有情禪

粉墨叢談卷上

申左夢畹生戲編　　　　小藍田侍者參校

周鳳林

鳳林。吳人。小字桐蓀。三雅部中妙選也。三雅既歇。子弟散若晨星。法曲飄零。幾至普沈響絕。鳳林遂隸大觀京部。旣復改隸天仙。年可二十餘。圓姿替月。潤臉羞花。膩粉生姿。流利饒逸。好事者箸梨園艷史。僅以白芙蕖品目娟秀。我友小藍田懺情侍者見之。曰此一朵能行白牡丹也。瑤臺月曉。仙露凝香。花國稱王。洵無愧色。遙手繪海天國色圖贈之。鳳林雖工京戲。然其擅場者。究在崑曲。所演驚夢佳期盜令挑簾獨占等劇。柔情綽態。宛轉抑揚。每當月滿花濃酒滿之時。掠鬢薰香。奉樣一笑。花枝招展。寫上春屏。見者如游羣玉山頭。不復作塵世間想。性耽風雅。喜與文士游。談吐風流。一洗脂粉之習。覩阿堵物蔑如也。工寫蘭石。偶作花卉。亦頗楚楚可觀。家有古琴一張。暇或淸簟焚香。臨風一奏。高山流水。能移我情。近更喜儀響花妙格。淸豪運腕。疏秀絕倫。且能摹寫鐘鼎古文。懸針折釵。盎然古趣。寸縑片紙。人爭寶之。

想九霄

想九霄。姓田。小字虎兒。以秦聲馳名滬上。每一發聲。脆如炙雨黨鶯。一滌俗耳。當於柳陰深處。攜雙柑斗酒。危坐聽之。貌淸妍無俗韻。纖腰一搦。婀娜可憐。楊柳岸十七八女郎。當亦無此柔媚。予最愛其演紅鸞喜一折。朱顏粉頸。婉麗無雙。而一種低徊羞澀之情。時向眉梢微露。娟娟此豸。賦可兒也。及其衣輕綃。握團扇。月明林下。珊珊其來。則又如玉樹一株。搖曳於瑤臺仙闕。性好靜。工圍棋。每借一二素心人淸簟疏簾。手談竟日。花梢影過。略無倦容。其亦遁去因中餘得淸淨業者歟。

小桂林

姑胥臺畔有妙伶焉。陳其姓。桂林其名。年如荔支娘之數。隸名大雅部。以丁亥新春來滬。滬之人慕芳名久矣。至此無論識與不識。咸以一親玉貌爲榮。每一登場。貂冠滿座。後至者雖欲插足而不能。桂林溫然其容。娟然其貌。羞澀羞澀。

顯影生憐。宛如十二三女郎。微諳風雅之致。最愛其演折柳臺贈一曲。柔情嫵意。宛轉遲回。歌王他藕絲有分多奇女你紅粉無依一念奴之句。淚痕融頰。羞疑帶雨梨花。傷心人誠別有懷抱也。邇來屢從局桐孫游。舉止言談。漸臻佳妙。不似從前之乍見生人紅暈滿臉矣。小藍田懺情侍者撰相賞愛字之曰嫦仙。

金菊花

金菊花。向在都下。搭籍同順和班。熬苒玲瓏。豔聞鳳藻。去秋應聯霞主人之聘。航海來申。時年纔十四五耳。而花底鶯喉。已非凡響。一聲初度。幾於飛上九天。貌亦莊雅絕倫。靜穆丰神。時於氍毹間一舞。工唱遣翠花直手印雙斷橋明月珠池水驛諸劇。幽情若緒。曲曲轉神。洎乎歌罷下傳。廣筵伺客。則又天眞爛漫。嫣笑無常。竹馬透狀。孶伊可愛。豈玉府侍書仙籍下紅塵世界耶。何遽濫出塵乃爾也。

胡喜兒

喜兒。鄂人。其父業屠。圓赳赳然一武夫也。喜兒則婧曼滑揚。輕盈嫵小。一洗老牽牛之所爲。丙戌仲冬偕舞星兒至滬。皆隸天仙部。演劇不多。然頗能體會入細。最工游龍戲鳳。嬌羞掩抑。薄怒佯嗔。描繪鄉里小女兒。頗覺豐情逼肖。貌清麗如初日芙蓉。纖塵不染。而其腰支之搦。弱不勝衣。則又如餞和殿前迎風細柳也。工愁善病。欲吾微勸。罷覺嬌喘如絲。予嘗謂友人青蓮詩客曰。此石頭記中病瀟湘也。嘗與怡紅公子靜參美人禪。慎勿以我輩三斗俗塵。點污絳珠仙草。錄寄合十和南曰護愛敎。

一汪水

一汪水。姦人。數年前曾隸精大觀臺。時年纔十有二齡。富眞未漓。憨跳可喜。自大觀既歇。曾部一空。慨望儀型。久不得美人消息矣。丙戌之秋。經跡霞閣主人招之復來。則月滿花芳。已到破瓜年紀。豐容盛鬋。艷若天人。而一點春香。尤覺別饒風韻。品花者以富貴風流四字目之。洵不誣也。工秦聲。鶯喉一轉。使人意消。每一登場。座無虛位。纏頭之錦。高積如山。同部有人人愛者。歌喉可與之埒。

而舞芙已謝。無復楚楚丰神。聲價之高。遠不及水。噫乎以貌取人。士林且若此。況梨園乎。

粉菊花

秦伶粉菊花。小字奎兒。以丙戌仲冬至滬。行襲甫卸。丹桂臺主即以厚幣聘之。年甫十五六。身材瘦削。宛如昭陽殿裏第一人。工爲俳戶傳嬌語。閑情逸致。瀟灑出塵。不染時下妖淫之態。及演演火棍泗州城藍劇。飛蝶穿袖。飛舞雙刀。則又矯健輕靈。迅如鷹隼。誠菊部中未易材也。猶憶昔年花旦之文武兼長者。以十三旦爲開山初祖。芳名之噪。幾遍瀛寰。近時余玉琴亦頗得其一體。情乎珠喉稍遜。未能驚落梁塵。自有粉菊花而舞態歌聲。並皆佳妙。尋常子弟直欲退避不遑。我友意琴室主屬歷歌場。少所許可。獨於粉耶稱賞不置。惜無柴桑三徑。不能位置幽芳耳。

胎裏紅

自金菊花去後。繼伶之能作秦聲者。幾於風流歇絕。近始得胎裏紅其人。紅與一汪水回來。即同隸跡霞榮部。韶顏穉齒。婧曼動人。其一種秀逸丰神。如觀秋後水芙花。別饒幽致。爲之斷棠上殘錢棠下走。恁時相見已關情之句。覺小兒女情態。非局防聲所得描摹。其眞合習兒之神。紅兒之貌。翠兒之情。而萃於一身者乎。不直生男重生女。香山老人。豈解事哉。

日日紅

日日紅。新隸同勝和班。初在義錦園演劇。義錦既歇。改籍留春。身材嬝嬝。淺笑嫣然。工唱青衫。貫響探喉。高出雲表。一聲裂帛。四座皆靖。誠有如白香山詩云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孃妬者。與老生滿京紅足稱勁敵。其合串倒廳門算糧登殿三娘教子等戲。迴腸蕩氣。伊鬱酸辛。如聆河滿一聲。令人雙淚如珠下。聲音之感。竟如是乎。小藍田懺情侍者嘗語予曰。紅姓朱。本保定頁家子。少年流落。誤入梨園。宜其淒楚蒼涼。情不自已也。

眞盞燈

燕市歌郎李小園。別字瘦仙。俗以眞盞燈呼之。光緒初元搭名大觀樂部。其時

定予芳齡恰合蘭千之數。雛鬟初燦。圓媚漸生。見人則微帶含羞。兩頰隱隱現紅霞色。蘭二年春江游。倦返棹實南京洛軟紅。芳名鼎盛。至有名公巨卿執厚贄願門。願求一見顏色者。至前年滬上鴻泥。重來印證。初在詠霓曲部。繼又改而之留春。雖番風廿四。已將開到楝花。而柳弄花嬌。紅矜翠謔。輕盈柔婉。幾足壓倒羣芳。對陽慎獨生某以拘謹著名。友或誘入歡場。輒效退太風絕裾面去。一日在筵上遇瘦仙。予戲援明道先生席上心中語嘲之。生乘無人附耳低語曰。予心蕩。

吳蘭仙

蘭仙爲南皮太守後人。自字號飄秋館主。工畫墨蘭。風枝雨葉。婀娜橫斜。大有馬湘蘭遺意。間作小詩。亦頗楚楚有致。平日湘簾棐几。煮茗焚香。手一編孜孜不倦。時或春秋佳日。款步芳郊。細數落花。幾尋芳草。見之者疑是烏衣子弟。不知其爲菊部屐伶。及夫簪花傳粉。裝束登場。則又態度輕盈。娥眉曼衍。彷彿漢皋日暮。解佩仙人。登西山白桃花。獨得秀霞之氣。與瘦鶴嗣人與之嫟。瑤情玉意。密若漆膠。嘗輯春江燈市錄一書。甄綜羣芳。遺未載入。予戲賦七絕調之云。偏從滄海網珊瑚。棄姹紅嫣細細摹。獨有幽蘭在空谷。秋風蕉萃泣遺珠。蘭仙見之。嗚咽者累日。

小桂鳳

桂鳳。山左人。姓田字桐秋。年二十許。明眸秀靨。愛好天然。紅樓夢中薛寶琴也。癸未仲秋始來滬上。掛名天仙部。每當裝束出簾。喝采聲無異天驚石破。桂鳳則無矜持態。無羞澀容。溫柔旖旎之中。仍寓嫺雅從容之度。吳興藝蘭生見陸小芬演折柳一劇。謂其粉膩脂柔。足令李郎情死。倘令桐秋演此。更不知顛倒若何也。迫濃妝既卸。徐步下臺。曳白綃衫。握班姬團扇。柳陰徙倚。飄飄欲仙。雨後白芙蕖。恐亦無此鮮媚。安得置之捲鶴監中。使池上六郎相顧失色哉。

蔡桂壽

光緒七年夏。桂壽自黃鶴樓頭來滬。一時巨宦豪商。欲親鄰樓桃風韻者。座上多至數千人。晶箔初開。儼呈半面。翹首立足跂望者。不可以數計。尤物移人。竟

如是哉。書演虹霓關少華山。有蕭蕭意。忽莊忽諧。嫵媚靜穆之中。儼露風情月意。豈鄂渚弄珠仙子游戲人間歟。湘中卍紅嗣客深相愛慕。謂足與桂鳳並駕齊驅。湘靈集中雙桂行。蓋爲此而作也。

紅菊花

紅菊。花都中名旦也。去冬詠霓茶園主人聘之來滬。年可二十一二。婷婷婷丰神絕世。濃妝豔裹。獨出冠時。頁時有兩菊花。同隸一籍。金以歌曲見長。紅雖引商刻羽。稍遜一籌。而穠豔豐容。紅愁綠慘。尤足令人心動神怡。嘗奏聲所演遺翠花海潮珠雙鎖山寶蓮燈等劇。時而目成眉語。時面翻舞飄飛。要皆豔麗極妍。各臻其勝。與人交和易可親。未嘗有疾言怍色。酒量稱小戶。三蕉之後。雙頰紅飛。兩後夭桃。別饒丰韻。登場恆月續纏頭至千金。其師愛之無異明珠上擎云。

小桂壽

桂壽。淮甸人。肌理豐腴。身材窈窕。不必斤斤修飾。而臨風一笑。足令色授魂銷。書粉蕩婦。唏妝齲齒。淫蕩天然。其演紅鸞喜雙釘記關王廟實嫿嫿小上墳。尤爲妙絕一世。每演必與丑腳小金生俱。鸞鳳嬌小。比翼情深。杏子陰假鳳虛凰。恐亦無此繾綣。戊寅冬。邪龍日桂壽遇祟暴亡。金生哭之慟。立誓不復登場。未幾抑鬱以死。噫天下之負心人多矣。夕慎比肩。晨僚反目。得新忘故。聞者寒心。金生一優伶耳。與桂壽既無寧慼之名。安有衾裯之好。而能鶼鶼鰈鰈。生死不渝。千古癡情。豈獨一藕官已哉。地下有知。應無遺憾。

十三旦

癸酉甲戌間。十三旦以豔名噪燕臺。旦秦人。能作秦聲。貌亦姣好。蛾眉曼綠。宛若天人。品花者以碧桃擬之。初都門不尚山陝雜劇。至有嘲之爲弋陽梆子出山西。粉墨登場。類木雞者。至是而靡然從風。爭相傾倒。冠裳裙屐。座上常盈。既復航海來申。在丹桂茶園響籍甫一登場。鄉趣頭如密雪。其演新安驛也。紅氍怒襟。綠鬢低盤。兒女英雄。令人又驚又愛。不數月。纍纍者已盈鉅萬。乃重返都門。近則一片飛花。又不知流向天涯何處矣。嗟乎。其可復見乎。

婁寶旦

婁寶旦。金桂部雛伶也。芳齡纔小。吉意畢含。微步珊珊。離塵獨立。太癡生古意詩。生成饅子骨。越鋼越玲瓏二語。正爲此君寫照也。工顰好事者以病西施呼之。予謂捧心獻顰。未免作意經營。若婁之翠黛低含。天然丰韻。其爲瀟湘館之林顰卿乎。金桂歇後。子弟散若晨星。婁則移寓姑胥。芳名益著。特不知酒綠燈紅之畔。淺斟低唱之時。猶憶及滬上鴻泥。流連不置否。

王喜壽

喜壽。燕人。小字雅等。以丙子歲來滬。在金桂軒演劇。年如箏柱之數。雛髮覆額。秀韻天然。而莊雅不佻。頗不類梨園中人物。善唱青衫。所演祭寶塔三娘教子。尤爲獨出冠時。工八法。既吟詠。書學時於浙東某名士。一經指示。妙緒環生。記其春思二語云。燕子不歸春寂寂。杏花何處是江南。清俊之思。殊可愛也。未幾隨其師返都門。匆匆幾年。有他伶冒其名來滬。雖耳食者仍譽不絕口。然鄙吝竟遠遜徐公矣。何舞衫歌扇中。亦有河豚贋本耶。噫。

萬筱香

筱香。姑胥人。爲名優葛子香之妙裔。子香於咸同間負盛名。舞態歌聲。一時無兩。憶十年前。予曾遇諸惠南客次。風塵淪落。垂垂老矣。白頭宮女。閒話開元。一曲未終。淚痕界面。蓋其早經離亂。晚値迍邅。故觸景傷情。不自禁其動多哀感也。筱香淵源家學。奮擅出藍。總角年華。即已聲馳菊部。今歲始隨大雅班來滬。在三雅園登塲。錦瑟身材。綠珠年紀。亭亭玉立。楚楚動人。與之言。流利如走盤珠。無一毫矯揉造作。其殆如天女散花不著色相者歟。嘗與嬋仙合演胖姑一折。抑揚頓挫。妙造自然。雙璧聯珠。有目共賞。迥非挾瑟倡楊叛兒者所能企及。醴泉有源。芝草有根。我蓋觀於筱香而益信。

金鑲玉

金鑲玉。產自桑中。來游滬上。訪覓茶園主案耳其名。至即羅而致之。令其登場獻技。清歌未畢。喝采聲喧。貌雖不逮中人。而束素腰纖。裁雲髮薄。善作內家裝束。幽嫺和婉。宛然林下風期。歌喉瀏亮。出聲直欲穿雲裂石。而纏綿往復。純任

自然。眞如琉天笙鶴。不染纖塵。性喜修飾。吐屬亦風雅宜人。聞吳趨稱淡而彌穠。聞其師劉姓。昔年頗著盛名。玉其高足也。春風桃李。宜乎譽滿燕臺哉。

佛動心

明鏡無臺。菩提無樹。體犀一點。渙然寂然。此佛之宗旨也。至披摩登伽女歸入婚席。嬌躬擁抱。則雖戒體依然。未免近於外道矣。訪覓諸郎中有名佛動心者。光曁寶月。貌奪明璫。圓轉如珠。滑疊若水。時挽兩髻。作天魔舞。回旋頓挫。流利輕盈。無異公孫大娘之舞劍器。或作小家女子裝。長袖輕裾。婀娜盡致。宜嗔宜喜。令人生憐。豈維摩居士以色身示人。爲大千八千世界衆生說法耶。噫。我聞如是。請解崇四壁秋波。於意云何。合喚醒一場春夢。靈臺不昧。試參於茲。

王翠喜

翠喜。亦北地燕支也。曾演劇大觀園。月下梨花。冷淡中別饒嫵媚。歌聲可與金菊花埒。而其芳姿玉潤。妙緒抽絲。則又足駕而上之。最工十八扯一折。紅繩約臂。婷嫋無常。恍惚十三四女郎。門草鬭錢光景。余嘗賦翠兒曲。旌之其時錦標紹光。殆未逾闌干之數也。曾幾何時。予復襆被來游。翠喜方改籍詠霓樂部。雛舞彩歌扇。不異當年。而玉貌珠喉。已非疇日。蓋一別已五六年矣。未幾翩然而去。不知所之。噫嘻。今世之自命風流者。亦惟如登徒子之好色耳。一旦櫻桃花落。蕉萃堪憐。誰復向塵上懸金市駿骨。則何若神龍見首不見尾。見機而作之佳哉。嗚呼。翠眞賢已。

小金翠

金翠。姓張。小字珠子。直隸保定人。本良家子。以水災流徙。墮入梨園。年如瀛洲學士之數。貌僅中人。而嘹亮珠喉。直欲使天際孤雲頓爲之遏。嘗見其演十八扯合鳳裙新安驛諸劇。審作須巢。款步碧氍毹上。新鶯乍囀。宛若笙簧。眞有端如貫珠。清同叩玉之妙。初不甚知名於時。乙酉暮春。吳門太癡生來游滬瀆。花間觴詠。遂格垂青。投贈之詩多。如東翁而芳名遂大噪梨園矣。一經品題。聲價十倍。金翠何倖。竟得才人刮目哉。

水上飄

水上飄。金桂部中名旦也。初至申江。年纔三五。丰清如雪。貌豔於花。而一笑嫣然。櫻唇微啓。尤足迷下蔡而惑陽城。近在留春園售技。秋娘半老。風致全非。而按部隨班。猶不失方家舉止。纏頭一曲。妙響入雲。後起名花。斷難望其項背。然歌場寥落。賞識者希。終不能與慘綠少年。爭勝於棗花簾角矣。日月不淹。美人遲暮。鏡中白髮。能無慨歟。

余玉琴

甲申六月玉琴初至申江。太癡生即走書繩其美。予以七九甫卸。未暇繼觀。星會之夕。始邂逅於丹桂戲園。濃花繞鬢。酒暈生渦。語妙於花。身輕似葉。正如燕趙佳人。瀟灑中別饒俊爽。嘗演豔春園白水灘泗州城雙鎖山。尤工跑馬賣藝。驚揹燕舞。錦簇花團。燈下覩之。幾令人神搖目眩。及扮海潮珠中之崔杼妻。鐵弓緣中之梁夫人。則又橫波流媚。冶態欺花。史湘雲醉臥芍藥陰。未必有茲妍媚。眞優孟中全材也。太癡愛之深。每入梨園。必呼令鑼坐。玉琴亦傾心相與。無異飛鳥依人。其殆三生石上具有夙緣者歟。

王畹雲

畹雲。吳人。總角時。隨其父桂芳至滬。掛籍天仙園。桂芳以唱青衫得名。裂石穿雲。不足喻歌聲之妙。畹雲髫年明慧。一經指授。即能青出於藍。顧素姓好高。不屑與梨園中人伍。雖或登場獻技。時以飄茵墮溷爲虞。每當知己談心。往往淚如玉箸。蓋亦伶中之有志節者也。甲申春航海入都。都人士久耳芳名。無不一見傾倒。丹山離鳳。響滿金臺。黟山雙鬟軒主著瑤臺小詠品爲第一。狀頭花盈盈高折。益覺車馬盈門。未幾患痘瘡。滿面瘢痕。見者爭先趨避。畹雲亦咨嗟太息。伊鬱寡歡。雙鬟曰。此正天之所以玉成畹雲也。今而後當不致抱白圭之憾矣。遂賦玉生行慰之。去秋有王畹如者。隸籍老丹桂。年可二十餘。丰貌遠不及畹雲。而逐臭者咸趨之若鶩云。

小金虎

金虎。姑胥人。珊珊仙骨。弱不勝衣。而裊裊婷婷。齊齊整整。燈下見之。頗疑姑射仙人。離塵世而脩然獨立。及其曼聲徐度。嚼徵含宮。則又清越輕圓。恍聆廣寒宮霓裳仙曲。惟朱唇輕啓。微露瓠犀。不免美中不足耳。所唱跳著佳期拷紅驚夢等劇。至數十折。歌聲舞態。娓娓動人。而一種苦緒幽情。尤覺描摹盡致。衛洗馬所謂蝟骨愁我。始欲愁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月月紅

鄂伶月月紅者。吳其姓。麗卿其名。初隸詠霓樂部。乙酉冬重來滬上。適六馬路新開鴻桂茶園。遂改籍焉。年已二十六七。雖風鬟轉徙。馬齒漸增。而江上興奴。猶未致琵琶冷落。其演貴妃醉酒也。柔情慾態。婀娜無儔。頰暈嬌紅。眉凝慘綠。固應令李三郎魂銷欲死。不復念宗祏安危矣。某巨公愛之甚。花晨月夕。座無紅不歡。紅亦肘後依依。繾綣備至。殆亦所謂眞個魂消。願作鴛鴦常比翼。便因情死。化爲蝴蝶也甘心者歟。嘗其扮打櫻桃之平兒。梅龍鎭之鳳姊兒。餑餑店之大嫂子。亦佳。蓋以妖冶勝也。

蓋山西

蓋山西。亦六七年前名旦也。豐容盛鬋。靡曼無雙。遠而望之。如初日芙蓉。搖曳

於紅欄緣水。歌喉激楚。響落梁塵。黃竹白雲。無此音節。嘗見其偕想九霄演雙小上墳。婉轉抑揚。低徊俯仰。穿花蛺蝶。無此輕盈。或有病其閩於秦聲。不足登大雅之堂者。不知北曲南詞。各隨風尚。苟得驚才絕豔。壓倒群芳。安見搏髀彈箏。不勝於調絲擫竹乎。世多井底蛙。毋寧占括囊之无咎。

遮月仙

偶見太癡生。必向予繩遮月仙之美。然夢想芳容。無由一見也。一日觀劇於義錦茶園。見一伶窄袖短衣。掣雙刀如白雪。年可十五六。面如滿月。妍媚中別有英爽之氣。歸以語太癡。太癡曰。噫是殆遮月仙也。何爲而至於斯乎。明日適有案目來。詢之良信。按月仙燕人。精技擊。嘗爲角觝戲。所演二龍山四杰村演火棍等劇。均能獨步一時。時或柔纖文縠。揮袖低環。唱青紗帳玉柄扇諸小曲。亦覺婉麗可愛。殆所謂明明如月。飄飄欲仙者乎。太癡愛之謂爲艷冠梨園。是說也。亦有韙之者。按月仙近已改籍留春園。

邸阿四

阿增之嫡弟行四者。初爲某巨公小史。乙酉冬始來天仙園演劇。年未二十。豐肌麗質。韶秀可人。阿增素以崑曲擅場。同治初隨大雅班來滬。艷名鼎鼎。藉甚一時。迄已如潯陽商婦矣。四得其薰陶。頗能嗣響。嘗見偕丑脚姜普珍演借茶一折。佯羞薄怒。媚眼流波。蓮步輕移。橫雲低鬟。淫蕩之態。儼露於靜穆之中。及爲落金扇中之鶴齡。則又流露愁蹙。婉媚溫柔。雖髮未乾。風情浸逗。娟娟此豸。誠可兒也。藏牀舊主謂其善琵琶。轉軸撥弦。時有雨灑芭蕉之韻。會當於風清月朗時。煮茗焚香。倩彼姝一試之。

小十三旦

小十三旦。初與小生人參娃同隸大觀園。仙骨玲瓏。瘦如飛燕。瓠犀一露。百媚俱生。而嫻靜體嫻。不屑效時下妖冶之態。善秦腔。愛作變徵聲。其演雙斷橋也。苦緒幽情。曲爲傳出。沈沈纏喘。綿若寘絲。恐宋廣平鐵石心腸。亦應爲之百折。時年方十五六齡。予亦慘綠華年。甫逾弱冠。洎大觀既閉。雲散風流。迨甲申歲重至申江。在味蓴園售技。而予已羅倦蹇脚。且亦蛾眉漸改。無復舊日丰姿矣。年光如女樹。可勝慨哉。

小金寶

義錦諸郎。俱以金爲小字。金寶其翹楚也。年可十二三。面團團如滿月。癸未甲申間。屢見於味蓴席上。丹山雛鳳。早已一鳴驚人。嗣隨其師至蘇臺。不見者閱二載。去冬重來滬瀆。勍艷者爭以一見爲榮。顧金寶性恬靜。不樂與紈絝少年交。嘗自謂我輩既入梨園登場獻技。分也。若欲翠被薰香。餘桃分液。伺人意旨。狐媚乞憐。雖死斷不出此。嘻今之世。一趨炎時勢之場也。大丈夫功名赫濯。顯奕扇嶷。跡其發軔之初。孰不從依附脂韋而得。不料十餘齡小妮子。竟能有此丰裁。醴泉無源。不洵然歟。工演十八扯合鳳裙二折。不屑描頭畫角。自能游戲傳神。太癡生雙之屢借我輩賦詩提倡。

八零旦

八零旦。普唱秦腔。年可十六七。初至滬上時。見其演珍珠衫一折。不甚奇之。一日偶在丹桂園。見有一少年。韶顏穉齒。躡棊履。曳蟬衫。小立下場門外。情幽靜

穆。無殊月下芙蕖。異而詢之。則零也。繼觀其演梅龍鎭。鴛鶯嬌小。乍解風情。羞澀輕盈。令人心醉。花旦中具此風格。眞不易材也。嶺南三十六江外史屢讚歌場。頗垂青睞。嘗謂倘與余玉零合演雙斷橋。可謂珠聯璧合。其顛倒亦云至矣。無幾何時。即舍之他往。或曰滯留鄂渚。或曰返梓燕臺。尚未悉其究竟也。

十四旦

十四旦。粥粥群雛。普超羣歌裙下。雙勾瘦如春筍。而輕盈嬝娜。無異鷹隼之擊秋旻。歌喉亦嘹亮不羣。時或改而爲小生。扮賈胭脂之郭華。翠屏山之石秀。輕衫窄袖。欵步上場。微勤香腎。白皙頓過。甚不以色選。而以藝傳者也。性豪邁。一言不合。輒蹙眉眥。而扶人之危。濟人之急。雖蒼翼頭亦所弗惜。世稱馬湘蘭爲紅妝季布。今得十四旦其人。意者慷慨任俠之風。仍不讓蛾眉獨步乎。然而我輩更愍然矣。

小桂香

桂香。吳人。向隸大雅班。苗條婉孌。秀色可餐。善扮牡丹亭之春香。西廂記之紅娘。憨跳酣嬉。神情逼肖。每演必與邱阿增俱。阿增半老徐娘。不失大方。舉止桂香則雛年月滿。玉貌花嬌。流盼如珠。分外動人憐愛。一日天仙演雁中寫一折。老生扮胡潤芝中丞。黃蓄紅頂。望之儼然。帳下錦旆戈矛如戟。桂香團扇輕衫。垂手侍立。翩翩態度。不減內史風流。巾幗鬚眉。非皆佳妙。迷離撲朔。誰其猝能辨之。

小金玉

金玉與金翠金寶同隸一籍。刻骨香桃。瘦無一把。而探喉發響。頗足裂石穿雲。蕃京優祇以妖冶動人爲勝。若子弟之來自三秦者。則還色傲聲。無不並臻其極。意者藍田紫閣間。別有風流澤藪耶。年總十二三。豈蔻梢頭。春風未破。其演游園驚夢。珠遺翠花等劇。內家裝束。舉止幽嫻。每一發聲。宛如瑤島鶴音。一洗人間凡響。我友太癡生聽歌菊部。多所雌黃。獨心折義錦三小。謂足壓倒羣英。惜登場未及一年。遽爾遽歸吳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彼姝者子。當歌白駒之什以須之。

陳彩林

彩林幼爲某內侍家伶。內侍爲言者所彈。幾遣不測。梨園妙選。散若晨星。彩林轉徙至滬。掛名天仙茶園。善舞雙刀。脫手彈丸。熟能生巧。而其淸艷一轉。流盼多情。尤足令三河少年爲之顚倒。間或按象板。炙鵝笙。妙響初傳。梁塵直簌簌下。亦彼中之美材也。近雖年矢催人。芳姿漸改。而身材輕捷。猶能冠絕時流。泉唐倉山舊主。嘗題贈二絕句。刻入海上吟中。

滿天星

滿天星。秦人。七八年前。曾邂逅於某巨公席上。雛髮覆額。嬰伊可憐。見之者咸以韓家雛鳳目之。未及一年。卽已引去。甲申春復至申江。時則豐肌瘦盡。非舊日丰姿。每當酒罷歌闌。往往掩抑悲懷。自傷老大。嘗自道歸日下。作客京江。局足船脣。星霜飽閱。雖余髮未經種種。而香蕭玉損。已如金縷秋娘矣。漱綠君賞之。品爲秋海棠。謂當於綠天深處。相與參斷腸禪。

吳寶玉

寶玉。姑蘇人。原名寶琴。柔情艷骨。瀟灑風流。喜作時世妝。眉月彎環。鬢雲鬆髻。見之者疑爲洛水仙姝。凌波微步。性靈慧。嗜文墨。稗官野史。雜置案頭。甫卸濃妝。卽耽靜坐。與三河少年門雞走狗。日趨逐於大堤狹巷者。迥乎不同。惟不善趨承。與人落落難合。人亦以此少之。嗚呼僨已。

粉墨叢談卷下

申左夢畹生戲編　小藍田侍者參校

懷周鳳林　一粟菴主

賜蓮楊枝與竹枝。倡條冶葉不勝思。無端憶著年時事。恍若江樓月上時。

贈周鳳林　歷陽海上釣客

名擅蘇齋正妙年。還來海上遲陽莅。微雲淡抹天風下。一樹梨花罩晚烟。

贈桐蓀四首之二　夢畹生

六曲屛開乍目成。眉能傳語眼傳情。只餘一事堪惆悵。不見蓮花步步生。

活色生香衆口誇。絕豔閒處絕風華。分明一掬圓靈鏡。現出諸天稱意花。

贈周桐蓀詞客　惜紅生

天風吹下步虛聲。爲惹情緣謫玉京。記否珠宮當日宴。吟肩醉倚畫雙成。

妙絕生花筆一枝。篆摹秦漢晚臨池。（桐蓀書篆摹古）閒來覓醉黃壚畔。愛聽騷人細品詩。

懷桐蓀　夢畹生

同是情天小謫身。東勞西燕亦何因。明明舊約愁牽惹。渺渺微波怨采蘋。黃葉離亭秋似錦。碧蕪小院月如銀。相思海樣深無極。一寸眉峰盡日顰。

除卻愁中只夢中。相逢艸艸別怱怱。新題霞帕貽歡子。細掐檀槽唱惱公。爭不魂消隄柳綠。祗應淚濺海棠紅。憑君莫恨蓬山遠。隔著屛山便不通。

閒宵翠閣記流連。錦瑟華燈兩少年。秋夢淡尋蝴蝶影。翔愁濃春鷓鴣天。金迷紙醉歡無極。竹脆絲淸月正圓。今日雲萍重會合。不堪撫今已華顚。

行遍離鄉又疊關。路迢迢更夜漫漫。櫻桃寫影風懷薄。芍藥題箋淚點殘。緒到上淸還刼易。疊成方勝寄情難。明知小別尋常事。只奈離愁滿繡鞍。

甲申歲杪過滬。讌於桐蓀詞友之綺萱別墅。率成二律　味馨室主人

天涯幾歲又今宵。伴我尊前慰寂寥。春色一枝梅早吐。離愁萬斛酒難消。雪鴻重印游蹤在。風鶴頻驚客鬢凋。此夕相逢拚醉飮。鄉雲遙望路迢迢。

樓裏簫管任喧闐。卻愛清閒共此筵。我愧交游多落落。汝能晴對獨翩翩。醉顏分照絣花艷。別緒先數岸柳牽。願盼狠氣清海嶠。客中歡會自年年。

天僊園訪桐蓀詞客　　虞山舊儷

鬧擕玉笛訪良儔。同拂金鞭作綺游。羨煞風流黃叔度。清才濃福幾生修。　夢晚戲

歌衫舞扇最翩翩。花月春江正少年。刪字偶來花下立。片時偎倚倚香肩。

訓一粟菴主人　　桐蓀詞客

記同綺陌作芳游。彈指光陰似水流。莫問開元舊年曲。江南風景已殘秋。

訓意零室主　　桐蓀詞客

花間握手太怱怱。尋贈新詞字字工。不敢當筵輕按拍。要裁紗向裝間籠。

歌園雛伶中有名想九霄者每一登場萬人傾靡予僅與一面喜其略通奕理詩以旌之　　二愛仙人

梨園今有賦長生。珠媚花嬌萬目驚。魯酒雖期同日醉。胡琴急送遏雲聲。九天標緲眞人想。一往深洞子野情。看近畫樓閒對奕。擡頭數著最輕盈。

贈想九霄　　歷陽海上釣客

柳想腰支花想容。九華燈下唱吳儂。高唐神女知何處。雲雨迷離十二峯。

贈想九霄集唐人句　　吉祥文字盧主

雪作精神玉作姿。天教分付與男兒。管絃樓上春如許。南國東鄰各一時。

垂肩嚲袖太憨生。湘瑟秦簫自有情。斜倚畫欄看舞態。楚腰纖細掌中輕。

娉婷偎子曳霓裳。一曲新聲遶翠梁。仔細尋思底模樣。臉紅眉黛入時妝。

明媚鮮妍絕絕倫。采蘭山上綺羅身。陽春唱後應無曲。端勝青娥鏡裏人。

贈想九霄　　擬芳室主

丁歌甲舞艷吳天。一曲霓裳壓衆仙。香國漫誇春富貴。芳姿合比月嬋娟。早嫺綷樹鶯聲曲。剛墮紅塵二十年。學畫蛾眉臨玉鏡。江南蓮葉正田田。

香風點袖乍登場。徐整梅花七寶妝。飄拂舞衣驚蛺蝶。留連繡被妬鴛鴦。瓌姿詎入參軍隊。芳姓差同協律郎。撲朔迷離猶憶否。紅兒相約在蘭房。

贈想九霄用壽墨閣主人韻　　經香閣主

丰姿原擬海棠香。花外新歌繞畫梁。不信男兒容絕世。生前畢竟是紅妝。

略轉星眸百媚生。最含羞處最多情。笑儂三載聽歌慣。小字何曾一問卿。

贈想九霄集句　　石竹館主

心有靈犀一點通。此生何處不相逢。管絃樓上春如許。雲想衣裳花想容。

只是相思秋復春。回文機上暗生塵。畫圖省識春風面。任是無情也動人。

贈小桂林　　夢晚生

嚴妝初罷繡簾開。疑是天仙謫降來。笑我持觴無氣力。癡心要築避風臺。

贈桂林　　小藍田侍者

春風桃李喜新栽。雛鳳聲清獨占魁。略記霓裳三疊罷。廣寒仙子下瑤臺。

贈桂林詞友　　惜紅生

曾住蓬萊最上頭。前身金粟證清修。如何也向紅塵謫。仙樂霓裳尚憶不。

慘綠愁紅絕世姿。倩誰譜入玉臺詞。一枝秀萼桐陰畔。寄語春風好護持。桂林出桐蓀門下

和懺情侍者贈雛伶小桂林原韻　　日本浮槎海客

桂枝新向月中栽。管領羣芳獨占魁。一種天香須護惜。是誰爲築避風臺。

病愈重賦金菊花悲喜交集倚此贈之　　西河石橋生

夢醒文鴛。香殘瘦蝶。半生幽恨誰知。記乍逢時節。意最依依。登場愛煞翩翩度。怎遭瘡好事全非。相如渴甚。茂陵秋雨。隔斷花枝。相思誰信重相見。啼痕乍破。喜極翻悲。只一聲河滿。珠淚齊揮。花叢身世頻相慕。問柔條可受霜欺。餘香念切。怕伊聲價。轉瞬芳姿。

菩薩蠻　詠霓部歌兒金菊花嬌喉迸玉態態嗔花余劇愛之拈此爲贈暇當再作金菊花歌貽之　　太癡生

淡妝濃抹都相稱。芙蓉照水凌清鏡。恰似畫圖中。見人羞臉紅。纖塵侵趙瑟。淚雨啼妝溼。拚怨促哀絃。春歌零曉烟。

喜兒詞調倚浣溪紗　　夢晚生

畫曲屏開鳳腿明。紅氍扶上態盈盈。乍聞花底一聲鶯。眼角暗飛波一瞥。眉

棱橫鎖恨千層。絕無情處也撩情。

可是江皋解佩仙。閒來花下弄秋千。開年剛好月初圓。　未慣濃妝微靚。偶因薄病自淹煎。不成歡笑只堪憐。

僥幾婷婷下玉墀。上頭斜插碧霞笄。偶擕蟬翼露柔荑。　煮茗因緣嗔阿母。偸桃意緒鬧書奚。閒中點綴小唐雞。

慘綠半栽妙絕倫。收花偶現女郎身。擎簾一笑亦前因。　翠縷曾填新水令。青琴閒譜瀟湘人。畫樓昨夜戀星辰。

銀燭當筵乍目成。怕人嘲謔故含情。暗中低喚一聲卿。　為哭落花添懊惱。偶吟飛絮戀飄零。相逢只合惜惺惺。

蕭瑟蘭成鬢已皤。空將詞賦動江關。得卿乍可破愁顏。　不分薰香酬翠被。祇應入夢賦金環。早年綺思已全刪。

義錦部青衫日日紅年纔二八哀艷動人玉洲云本姓朱以良家子誤入梨園故一曲登場不自覺商聲激楚也　　夢畹生

曾從林下想風期。淺笑輕顰意總宜。綠贖大家標格在。十香羞唱洽春詞。

纏頭低按小涼州。燭冷銀屏月過樓。莫浪當筵傷往事。種瓜人亦舊封侯。

買陂塘　題紉秋館主人吳蘭仙小影　　倉山舊主

乍相逢驚人眉宇。座中誰弗延頸。當仙空谷幽香佩。恰與綵鸞同姓。吾何幸。幸接席清談。吹氣曾親領。閒情悉屏。却最喜偸閒。裁箋染翰。繪為象芳影。　披圖認。羨殺賞荷帶荇。更傍頤桃竪杏。闌干凭處人如玉。彷彿神僊清境。渾不省。認取是館署紉秋。偏作嬉春景。冰綃雪淨。準備著騷人。甜吟密詠。競把妙才逞。

題紉秋館主玉照　　聚綠樓詞客

丁東簷漏午晴天。樹影亭亭翠蓋圓。妬殺鯉奴饒艷福。侵紅坐受玉人憐。

花外闌干亞字橫。畫中愛寵我憐卿。紅茵館主疏情甚。特破工夫與寫成。

萬人如海品歌喉。回首瑤京憶舊游。猶記春蘭題桂句。大千春色在眉頭。

蘭仙別三年矣近得師鄉書言其時向人誦予豔體詩嘆為才人之筆風塵知己誠足感焉爲賦二詩以答芳意衆遙是師鄉嶺南

浪將風月寄牢騷。賭酒評花未敢豪。不信廿年塵海裏。憐才偏得鄭櫻桃。　　夢畹生

兒女多情信有之。戀卿權暴爲卿癡。私心要爇心香奉。怕有烟痕損玉姿。

糊榾青　贈吳蘭仙　　夢畹生

蠣殼窗明。夢痕留。蝶睡昧。情濃。擱下寒心。蘭將帚眼。一味淒清。　紅心枉自盈盈。更誰惜烟飄霧零。空谷苦深。荒江月冷。等是傷情。

和夢畹生贈蘭仙均　　嚴紫綾

風月平章託屐騷。長公一世獨稱豪。天涯芳艸消魂久。猶有新詩付舊桃。

一點靈犀兩會之。薰香頸艷總情癡。樓絲勾起憐才緒。轉怕啼痕上粉姿。

贈吳蘭仙　　歷陽海上釣客

旖旎丰神綽約姿。个中誰復辨雄雌。泥人更作含顰笑。嬌過桃花著雨時。

題吳蘭仙照　　雲林後人

氷雪聰明水月神。散花偶現女郎身。憑他添箇嬋娟侍。未必金釵賽璧人。

書生老眼未模糊。細展丹青看子都。回首少年歌舞地。贅花曾寫洽春圖。（用洪郎事）

雛伶吳蘭仙介瘦鶴詞人以小蘭花韻午晴初小影乞題率成二絕詞人與蘭仙交極密第二首蓋戲之也　　夢畹生

一角紅闌午蔭清。柳眠花穩足怡情。國香也要春陰護。何事東風又放晴。

戲拂烏雲映雪膚。盈盈淺笑下銅鋪。似聞一笑花間問。青翰舟中事有無。

客言予貽蘭仙詩錄登日報後一時菊部羣英傳誦殆遍狂喜欲絕振筆成此　　夢畹生

素衣化盡有誰知。檀口偏傳七字詩。梨雪薄添詞客贅。蘭烟清護美人姿。難消艷福櫻桃小。生受狂歡蛺蝶癡。乳燕滿簾鶯滿地。齊將白玉琢相思。

酬味醖　　夢畹生

莫效楊朱泣路歧。且憑歌管遣愁思。鷗驕力弱飛無術。鶯燕情深醉不辭。豈有奇香熏翠被。偏勞妙格寫烏絲。得君同調歡無極。願借名花晉一卮。

贈小桂鳳　　夢畹生

綺游如夢復如雲。小閣呼燈夜半分。桂府羣仙乘月訪。鳳城舊曲隔花聞。秋邊擫笛調殘尺。醉後題詩寫練裙。我亦蘇州狂刺史。愁腸惱亂半因君。

翠兒曲　　夢嘯生

銀箭丁丁月如畫。琪花簇擁花生秀。不信西山開白桃。竟令南國吟紅豆。兒家家住古燕城。翡翠簾蓬品室清。花市偶然圖艷影。梨園久已占歌名。因憩北地燕支賤。南游攜得桃枝眼。現出驚鴻絕世姿。等閒便許花前見。鏡中雙鳳玉天仙。雲髻梳成分外妍。八字掃烟眉妬柳。雙趺貼地步生蓮。花枝招展氍毹布千嬌百媚頻迴顧。慘綠丰裁怨綺春。離紅意緒迷芳霧。飛上九天歌一聲。白雲凝遏梁塵驚。忽地攢眉忽巾幗。無端游戲亦關情。（工演十八扯）臨歌屢過風流地。糊部如雲群芳意。仙桂空憐月府扃。（演小撲鳳）杜蘭早已風塵棄。（演吳蘭仙）宮筵一顧便心輪。離髮初乾豔已殊。只恨蓬山花外隔。靈犀一點但縈紆。看花翻惜花開早。驟雨狂風催易老。欲將幽意訴花知。多情轉恐被花惱。登場重唱定風波。袍笏將闌喚奈何。千種相思千種恨。詩成空付翠兒歌。

九月三十日冒雨扶病訪小金翠花曾識面香仍好不禁喜躍欲狂賦詩贈之　　太癡生

憐余臨雨文園病。知爾圜雲曲部開。倦眼孤舟新閱歷。低鬟側帽舊丰裁。何期白璧經年返。那惜黃金買笑來。遮莫舞臺窺座客。書生情狀最癡獃。

再贈小金翠　　太癡生

琤瓏骨節妙年華。碧玉而今定破瓜。似此腰支原是柳。果然顏色勝如花。新聲拚與哀絃裂。嬌態偏將小扇遮。笑我年來工綺語。男兒當作女兒誇。

擬至海上重訪小金翠戲成此絕卽用所演劇名爲詩　　太癡生

珍珠衫蓮愁亦雲。雙槳斷橋來訪君。何時一祭虎邱塔。高山同上眞孃墳。

滿江紅　懷小金翠　　太癡生

一曲霓裳。獨超出梨園菊部。也曾見偏衫側帽。下場丰度。蝴蝶生涯原是夢。鶯鶯顚倒徒相慕。問唐花占得可憐紅。因何故。　半妝束。猶延佇。春女惱。秋孃妬。把牡丹香澤。偸來贈與。淸晝歌聲鶯舌巧。舊時芳思犀心護。但怕伊流落向天涯。風塵苦。

五綵結同心　贈小金翠并叙　　太癡生

歌鶯舞燕競占芳名秋菊春蘭究虛眞賞試從吳會數自滬濱慨玆俗粉庸脂爭誇北部卯簫魁笛空話南朝大雅淪亡繁音錯雜惟雛伶小金翠曲度秦聲姿饒越豔哀絲豪竹響遏行雲嬌態愁情酒含曉露變鬟眉而巾幗自是可憐協手足於壎篪尤爲罕得僕風塵特識月旦公評擫笛宵深會按霓裳之拍分襟日見偕牽蠶帕之情爰綴冷詞永懷芳遇

紅絲綠縷。如許翩翩。占斷少年丰韻。重見梨園內。人依舊。悔未通芳訊。祇看一奏霓裳曲。嬌無力。雙鬟含暈。誰打點玉盃香茗。暫把鶯喉略潤。　明知片時厮混。偏可憐模樣。背人撩鬢。無奈雲屏角。紅牙板。催得一聲聲緊。爲伊愛惜心何忍。銷魂處。更殘燈燼。迷離甚。簾幕睡了。夢裏笙歌隱隱。

集東坡句柬太癡生卽寄張珠子　　病脚僧友翠

清歌縹渺入行雲。耳冷心灰百不聞。新曲從翻玉連瑣。狂言驚倒石榴裙。遙憐澤畔行吟者。寄語庵前抱節君。香火未收旗脚轉。爐灰重撥燼餘薰。

人去山空鶴不歸。沈郎淸瘦不勝衣。綠珠吹笛何時見。青鳥銜巾久欲飛。舞劍有神通草聖。抱琴無語立斜暉。誰憐寂寞高常侍。來看南山冷翠微。

浣溪紗　爲小金翠寄倚翠侍者　　太癡生

搖落江湖兩鬢蓬。十年載酒悔怱怱。玉人簾佩繫懷中。　翠黛愁痕空對月。黃衫俠氣欲成虹。向伊慚愧臉波紅。

花想丰神玉想容。不嫌淸淡不嫌濃。丁香小口語嗚嗚。　紅葉有媒須自覓。碧雲無路可相從。強依天末寄疏慵。

寶靈珍珠慰寂寥。閉門瘦損小蠻腰。晚來氷淚濕鮫綃。　芳事闌珊三月雨。舊情憔悴一枝簫。不成憐惜是今朝。

綺夢灰殘不再溫。冷煙和月寫簾痕。悽悽睡燕伴黃昏。　綠竹聲中聊寄慨。玉梅香裏與招魂。紅顏幾見受君恩。

荳蔻將開月未圓。半羞半怯怕郎看。那時何況已相干。　蠶有餘絲終吐盡。腸無剩血已啼乾。嗚嗚咽咽淚花寒。

十度相逢九度圓。見時戀戀去悠悠。這回腸斷木蘭舟。　都爲聰明纔減福。却憐生小已工愁。玉簫緣分幾曾修。

一幅雲帆去不停。賦才衰謝爲飄零。瘦腰拚作可憐生。　依舊桃花含病態。簇新楊柳積離情。兩絲風片做清明。

花易凋殘草易長。闌干一曲一思量。落紅留影弔斜陽。　欲踐前盟酬熱血。枉燒心篆撥殘香。青衫濕倒哭詞場。

毀後蛾眉畫不青。脂零粉剩感傾城。此生無望待來生。　豈是英雄常碌碌。只應兒女爾惺惺。有才翻悔早知名。

旖旎半栽慘不華。少年詞客已無家。那禁憔悴在天涯。　到此祇宜傾濁酒。當初悔不殉飛花。半生心事算全差。

余自津門返滬。適小金翠旋自蘇臺。悲喜交并。遂有是作　太癡生

契闊經年別。忽忙遠道回。相逢增感慨。失意幾遲徊。把袂驚逢瘦。憑闌思更賚。春風吹弱絮。秋雨滴蒼苔。甘苦俱嘗徧。炎涼直逼來。聊爲鸜鵒舞。那識鳳凰才。淹臥傷蓬藋。荒居委草萊。緬懷惟舊好。抱節等寒灰。鳴雉虛求匹。鰥魚不用咳。孝親長負米。愛友慣通財。忍罷離鸞操。奚煩野鶴猜。日斜吳市散。霜落薊門開。雁影分天末。駝裝寄水隈。未能焚筆硯。畢竟困塵埃。寶劍干時忌。瑤琴恥自媒。疎狂名易損。倔强志難恢。潔謝淤泥染。溫疑榾柮煨。眼看青藹藹。頭髻白皚皚。頑劣同騾驥。愁癡任落駘。繁華嬉世界。濛帅惜尋春。縹渺霓裳奏。芳菲羯鼓催。蕭娘噴麝霧。油壁走輕雷。良璧齊呈秀。明珠乍出胎。綠飄詞客鬢。紅膩粉郎腮。妙曲當場顧。嘉篇舉座推。縱多新款洽。終遜美中栽。激賞心空許。妝樓首懶擡。箏琶閒遣興。羅綺枉盈堆。獨記歡娛共。寧忘笑語陪。鍾情如眷屬。立品異輿儓。拂拭將論價。纏綿舊寶獃。稚充君子佩。勉受衆人哈。艷麗原殊俗。聲香特占魁。避嫌辭翠被。解事覆金杯。軟覺腰肢柳。嬌曾額點梅。橫斂眉月巧。側帽鬢雲頹。病體含愁撫。柔肌帶醉偎。娟娟憐此豸。漸漸愧于思。密緒縈蛛網。奇芬開麝煤。

百般遭挫辱。一例薄俳歌。流斷濤中葉。焚焦爨下材。獨行承寂寞。凡響厭喧豗。蜀魄真悽惋。燕歌實壯哉。有緣誰作合。无妄忽成災。燭燼光垂滅。棋枯勢欲擡。飛鴻沈沛澤。疲馬陟崔嵬。驛路魂消後。旗亭夢醒纔。商颷侵短笛。骸頂偪高桅。招隱攀叢桂。憂貧仰古槐。孤燈眠旅館。殘角憶章臺。夕照生儔儷。微波起溯洄。使游詩兩度。小令譜三台。巧葉殷勤採。櫻桃爛漫栽。筵宜張玳瑁。詩擬報瓊瑰。錦幰圖仍密。綈袍贈亦該。知音惆悵極。重倒玉壺醅。

自余玉琴去吳門小金翠去海上萍蓬身世飄零可憐索居寡懽梨園裏足矣舊游新恨情見乎詞乞夢晚和我　太癡生

懷塌似我太癡情。苦爲憐卿又惜卿。只許相思牽別夢。空留密約待來生。半姿莫爲風塵減。聲價端須筆墨爭。何日蘇臺聚滬瀆。半車共坐占芳名。

滿庭芳　贈離伶余玉琴并懷小金翠　太癡生

滴粉爲肌。搓酥作骨。柳枝纖不勝腰。愛綺年箏柱。錦曲雲翹。收拾蘇臺舊夢。伊人去消息迢遙。何因得繁華隊裏。似爾嬌嬈。櫻桃朵。紅鮮小。前度說銷魂。那更今朝。奈羅衿濕透。粉漬難消。流出珍珠千顆。分明見瑩瑩紅潮。癡如我。殷勤願乞。試汗香綃。

玉京仙子謠　夢晚生

老蟾噴霧。韜青銅。燭龍萬道嘯成虹。仙之人兮下瑤闕。騎彩鳳。帶飄長空。芙蓉羞紅。奈衝碧。扶出花王上瑤席。嬌如碧柳眠朝煙。淡若白桃洗春色。露珠聲細虬更沈。鶯喉欲轉。響遏遊巡。一聲裂帛九天起。銀箏鐵撥俱啞喑。藕腸千縷抽秋緒。薄霧紅朧曉鶯語。道是無情越有情。情絲細共蠶絲吐。刀光一瞥極閒盤。繞身紫電飛成團。蘭堂燭暗碧砂走。風聲霍霍毛俱寒。掌中無力鞋難拓。歛怨低鬟入羅幕。千呼萬喚頭不回。自悶蘭愁掩疏箔。狂花爛漫不算春。幽蘭空谷宜含馨。慘綠翩翩自珍惜。莫令蝸鎖絲凋青。

浣溪沙　集句贈玉琴并柬墨卿　太癡生

誰道卿卿不可人。破瓜年紀柳條身。薄施脂粉近天真。　蝴蝶一生花裏活。笙歌昨夜夢中聞。問君何日謝風塵。

一束腰支一段羞。那回相見在西樓。自從分袂又經秋。 紅錦地衣隨步穩。輕羅小扇却花羞。傷心我似白江州。

洞仙歌 贈小金寶 太癡生

雛年十二。甜娉婷模樣。斜倚雲屏作癡想。繡鞋尖慣去侍立隨行。能解語。遣做青衣來往。 最憐憨小甚。未擅歌名。玉貌塵中少稱賞。比似海棠花。有色無香。東風裏惹人惆悵。但囑付天工護春陰。與翠柳紅桃一般滋養。

有贈偕太癡生作 夢晚生

水精屏角語么絃。慘綠丰裁正綺年。饒把酉香春有跡。瓊枝照艷月初圓。得成蝴蝶應同夢。便喚櫻桃亦可憐。何事鳳蓮山(所演戲名)下路。重來無復貌如蓮。

粉墨叢談附錄

申左夢晚生戲詞 小藍田侍者參校

長亭怨慢 余半生詞賦多悒鬱音愁聞孫瑶堂度曲亦復悽愴欲絕豈余於風塵中絕無賞音而僅孟中轉有同調歟譜此以贈瑶堂亦自哀也 太癡生

算千古悲涼無數。此夜驪歌。倍添悽楚。怪底伊人。抱將幽怨向人訴。玉簪斜墮。渾不畫雙眉嫵。清艷萬瑤臺。復娉娉萬一剪芳蘭心素。 曲度似寒機夜織。響答暮秋碪杵。誰家嫠婦。更鳴咽淚痕如注。可憐是落葉哀蟬。託商調悲嘶清苦。怕瘦盡腰支。衰柳西風無緒。

山陝十二旦小詠 太癡生

小金翠(牡丹)

釀色天香第一流。繁華隊裏孰爲儔。縱無調鼎和羹事。也向春風占狀頭。

余玉琴(梅)

紅酥爲骨玉爲肌。個是超羣軼世姿。天地茫茫知己少。孤山暮雪最相思。

滿月仙(蘭)

日抱幽香悄自憐。移根應在楚江邊。休嗟荊棘常爲伍。紉佩秋來有散仙。

小金寶(芍藥)

嬌憨一味近天眞。宜喜還宜略帶嗔。可惜豐臺好標格。也隨歌舞溷風塵。

金菊花(海棠)

小醫春酣膩粉光。阿嬌金屋可能藏。癡心夜夜燒紅燭。羅捲東風看晚妝。

日日紅(杏)

一夜江南雨裏開。繁紅嫩綠擅丰裁。問誰著意嚴春色。只放多情蛺蝶來。

想九霄(桃)

助嬌偏側帽檐頭。嫁得仙郎阮與劉。不覺臨風顏色媚。只嫌輕薄付東流。

小金玉(李)

一種幽情脈脈時。爲容況未藉燕支。素雲香雪清寒夜。怎忍東皇不護持。

水上飄 [illegible]

劇憐淸絕月明中。瘦盡芳姿淚粉融。天遣淡妝無俗韻。壓他穠紫與嫣紅。

十四旦 [illegible]

翠譜紅羞不自禁。愛才終屬少年心。牽衣月下成私語。却賺癡兒買笑金。

滿天星 [illegible]

妙舞翩翩劇耐看。粉痕香氣簇成團。祇愁漸覺甜酣夢。小影伶俜怯暮寒。

八寳旦 [illegible]

瑤臺何處問前因。素艷誰憐謫後身。贏得冰肌饒得淚。那禁離別是殘春。

贈丹桂劉培山　　八磚學士

少小芳名紫陌聽。蹋來海市亦居奇。前身月魄冰壺潤。今夕風流玉笛知。逸趣閒將蘭寫照。培山工畫蘭 細腰輕比柳垂絲。舊游莫問元都觀。且賦劉郎去後詩。

火齊光騰火樹紛。錦氍毹上煖生雲。海鷗却惡江南夢。天馬曾空冀北羣。高和周郎金縷曲。[illegible] 艷迷邪嫂石榴裙。[illegible] 願伊培得花常好。月滿仙山處處聞。

三雅園觀劇歌　　夢晩生

層臺嶻嶪排姹空。千枝火樹燒天紅。絲聲瀏亮竹聲細。登場袍笏俱雍容。王郎[illegible] 翩翩好丰致。淸詞戛玉何玲瓏。陸生祥林 入洛擅芳譽。鷹聲投袂驚飛鴻。珊瑚玉樹各輝映。淸歌妙舞誰能同。雜以詼諧與笑謔。其中神妙尤無窮。斯時座客各神旺。賀歡聲起如豐隆。忽聞嬌喉一輕試。驚聲轉出芳蘭叢。小翠桂林 初如徐妃半面露。纖如洛女微波通。石榴裙窄柳腰細。生愁仙去殘長風。嗟予落拓廿年久。每借弦管將愁攻。秦聲凄厲燕聲鄙。自檜以下俱庸庸。承平雅奏幸重遇。如聆韶濩耳爲聰。所惜流光若飛箭。子弟髮白頭還童。桐階幸茁一枝秀。桂林出桐孫門下 靈根分向銀蟾宮。歲寒之姿宜自葆。莫令漂泊隨萍蓬。會當俗塵撲萬斛。日日顚倒梨園中。

詠覺園聽歌同石橋生作　　夢晩生

夜涼沈醉海棠窩。勝侶邀從菊部過。銀蒜四垂花爍錦。銅荷雙照月舒波。雛鶯嬌思和雲臥。舊有閒情倚怨歌。莽絮十年林兩鬢。當筵爭忍淚痕多。

擬輯梨園後進身價錄光以小詩奬之　　太癡生

菊部爭傳伎最優。後來居上竟無儔。津門小友今何在。日放斯人出一頭。劉桂林

梨花如面柳如腰。楚楚娟娟淡粉描。我爲國香悄悵久。十年埋沒在塵囂。金蘭

步步金蓮貼地生。輕盈好向掌中擎。東風解事仙裙颭。飛燕何能獨擅名。呂桂枝

走馬相逢賣刀。十千沽酒興偏豪。朱門夜半輕身入。血濺園花舊戰袍。小翠阿

裂石穿雲度曲聲。淒涼趙瑟和秦箏。寄言零落龜年老。前席今當讓後生。滿京

鐵板銅琶字字淸。氣蓄格老意縱橫。黃鐘大呂非凡響。衣鉢相傳負盛名。紅麻三

家學相傳迥絕倫。崢嶸頭角石麒麟。歌彩舞袂直經眼。獨帶長安道上塵。小小壽

聲藝居然得兩全。受人珍惜惹人憐。不知老魅誠何物。生此尋聲品欲仙。兒[illegible]

纖細腰支嬝娜身。翩然恍作墜樓人。嬌花著雨多惆悵。珍重雕闌護好春。兒

美玉猶須細琢磨。黃庭寫到妙如何。頻年倦耳雖提醒。漫仗王郎斫地歌。小龍金

菊部閒評　　萍寄生

夫品竹調絲。必付伶倫之手。刌聲按節。當歸牙曠之傳。誠以術藝者每逐靡音。顧曲者惟期眞賞也。然而炯村撅笛。嘔啞時類乎巴人。月棹鳴榔。嘲哳如聞乎越謳。賞兒拊瓦缶。難赴節於宮懸。商婦撥琵琶。莫同聲於金石。工不聚則能不至。識不廣則鑒不神。嗚蜩亂聽。野馬眯目。量長較短。其將能乎。春申浦者。十四國之商埠。江南北之奧區也。流神海之泉刀。萃中邦之士女。地爭金穴。利盡銅山。樓閣翀霄。笙歌沸野。車則臨衢而掛轄。人將舉袂以成帷。匪惟水陸之衝交通乎百邑。抑亦游觀之美殊異乎五方。於是燈昏月夕。睠彼梨園。酒半茶餘。縱觀菊部。則有西崑子弟。北派筝琵。韓娥合聲。虞孟抵掌。嬉笑怒罵。來漁陽摻撾之英。嗚咽悲涼。見吳市吹簫之客。採桑林之集。禮防咸重乎貞姬。發薤露之歌。跌宕恍親乎俊士。若夫麗顏耀出。豔曲旋聞。燕支湧北地之紅。翡翠耀南天之綠。刴豔楚舞。見蓮臉而生慚。吳歈越吟。入菱歌而協澗。趙飛燕留仙裙皺。天上寧無。襄城君墮馬妝殘。人間罕匹。至於伐鼓摐金之際。橫戈躍馬之時。叱咤爲雄。項籍則萬夫辟易。指揮若定。韓信則一軍皆驚。雷電交馳。恍覩昆陽戰罷。旌旗亂捲。幾同赤壁焚餘。靜者當之而氣消。勇士臨之而色駭。洵乎無奇不備。有

藝皆丁。壯都邑之觀瞻。蘇俳優之能事。乃曲譜雲璈。時聞雅奏。而評虛月旦。未示褒題。何以資諷玩於才人。何以增聲光於樂部。僕偶來作客。幾度迎年。耳熟歌喉。目嫺舞態。睹月扇雲衣之色。自覺顏開。聽銅琶鐵板之音。更符心賞。遂乃揣聲選色。統清奇濃淡以掄才。舍短取長。合生旦淨丑而揭榜。區別乎三格十類。以協律者爲宗。品定乎二十四人。以在選者爲斷。見必衷乎一是。人各賜以兩言。用質名流。冀匡謬陋。嗟嗟。古人往矣。今樂僅存。俗調未刪。元音罕覯。歷吳會而搜桐爨。綿神往於中郎。過冀野而空馬群。寧比能於伯樂。鉛槧多暇。聊獎借以鏤金戛玉之詞。粉墨登場。盍飫我以白雪陽阿之唱。

老生一等三人

汪桂芬　如天風海濤驚心動魄　小叫天　如游龍夭矯神化無方　孫春恒　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

二等三人

周春奎　如干將莫邪神鋒豁露　龍長勝　如時鳥鳴春清和朗潤　穆瑞堂　如官樣文章三平兩滿

小生一等二人

周釗泉　如鄭生蓮露街東無敵　小金紅　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二等一人

黃月山　如季常入山時露英氣

淨一等二人

大奎官　如故侯門第氣象自殊　左月春　如風勁弓鳴不參弱響

丑一等二人

姜善珍　如東方曼倩俳諧玩世　小金豆　如海上大鳥鳴即驚人

老旦一等一人

羊長喜　如老梅壓雪愈顯精神

正旦一等一人

孫瑞堂　如太常法曲自是正聲

二等二人

金蘭卿　如義山學杜具體而微　水上飄　如老女不嫁自傷遲暮

小旦一等一人

想九霄　如花中富貴秀麗絕倫

二等一人

小金翠　如奇卉爭芳別有天趣

貼旦一等一人

周鳳林　如飛燕舞風疑將仙去

二等一人

蔡桂喜　如茉莉花香薰人神志

三等一人

田桂鳳　如畫中美人自可悅目

武旦一等一人

陳彩林　如書生備劍不掩文章

二等一人

黑兒　如東郊瘦馬有意騰驤

香艷叢書十七集卷四終

戲曲考原

戲曲攷原

海甯王國維

楚詞之作滄浪鳳兮二歌先之詩餘之興齊梁小樂府先之獨戲曲一體崛起于金元之間於是有疑其出自異域而與前此之文學無關係者此又不然嘗攷其變遷之跡皆在有宋一代不過因金元人音樂上之嗜好而日益發達耳

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古樂府中如焦仲卿妻詩木蘭辭長恨歌等雖詠故事而不被之歌舞非戲曲也柘枝菩薩蠻之隊雖合歌舞而不演故事亦非戲曲也唯漢之角抵於魚龍百戲外兼搬演古人物張衡西京賦曰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又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以蜲蛇洪崖立而指麾被羽毛之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所搬演之人物且自歌舞然所演者實仙怪之事不得云故事也演故事者始于唐之大面撥頭踏搖娘等戲代面（即大面）出于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之也踏搖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

色善歌爲怨苦之辭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絃管因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合見舊唐書音樂志樂府雜錄及教坊記所載略同）及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始作樊噲排闥劇（宋陳暘樂書第一百八十六卷）唐時戲劇可攷者僅此至宋初搬演較爲任意宋孔道輔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宋史孔道輔傳）又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笑（劉攽中山詩話）至南宋時洪邁夷堅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所載優伶調謔之事尚與此相類雖搬演古人物然果有歌詞與故事否若有歌詞果與故事相應否今不可攷要之此時尚無金元間所謂戲曲則固可決也

雜劇之名始起于宋宋制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小兒隊女弟子隊各進雜劇隊舞及雜劇之制具見宋史樂志及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宋志謂舞隊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八人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進酒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和之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作傾杯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羣臣立于席後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戲皆作第五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章

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德美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第十二蹴踘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箏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九用角觝宴畢而隊舞制度東京夢華錄所載尤詳初參軍色作語勾小兒隊舞小兒各選年十二三者二百餘人列四行每行隊頭一名四人簇擁並小隱士帽簪緋綠紫青生色花衫上領四契義襴束帶各執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帕頭紫衫者擎一綵殿子內金貼字牌擂鼓而進謂之隊名牌上有一聯謂如九韶翔綵鳳八佾舞青鸞之句樂部舉樂小兒隊舞步進前直叩殿陛參軍色作語問小兒班首近前進口號雜劇人皆打和畢樂作羣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畢小兒班首入進致語勾雜劇入場一場兩段內殿雜戲為有使人在座不敢深作諧謔惟用羣隊裝其似像市語謂之拽串雜戲畢參軍色作語放小兒隊又羣舞應天長曲子出場女弟子隊舞雜劇與小兒略同唯節次稍多此徽宗聖節典禮也若宴遼使其典禮與三大宴同惟無後場雜劇及女弟子舞隊遼宴宋史則酒一行觱篥

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人酒四行琵琶獨彈餅茶致語食入雜劇進（遼史樂志）由此觀之則宋之搬演李義山遼之搬演文宣王既在宴時其爲雜劇無可疑也雜劇亦有歌詞宋史樂志謂眞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辭未嘗宣布于外是也其詞如何今不可攷唯元大宴之致辭則由文臣爲之故宋人集中多樂語一種又謂之致語又謂之念語茲錄蘇子瞻興龍節集英殿宴樂語如左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跡日符祚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於建丑之正端玉履庭爰講比鄰之好虎臣在泮復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濬哲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迹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歷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干戈載戢之詩作君臣相說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旦始慶綺觽之會願賡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驩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生旦。且種蟠桃不計春。請使黑山歸屬國。給扶黃髮拜

嚴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淸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旣聲于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旄在列笙磬同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髫齔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尙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籥萬國走梯航樂隊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偎子盈庭必有可觀之伎

未知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神聖之子孫乎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顙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維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識文武之大者體仁孝于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神策授萬年之算瑤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王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純旣度九韶之曲霓裳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綴暫停優伶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顏之廣大淸歌旣闋疊鼓頻催再拜天街相將歸去

勾女童隊

垂鬟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霓旌坌集金奏方諧上奏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萬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摻撾屢作旌夏前臨顧游女之何能造彤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鳥來祥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扇交翟以雲開喜動人天春回草木恭維皇帝陛下凝神招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興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覩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詼笑雜陳示俛同於衆樂
金絲再舉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
龍樓却望鼉鼓頻催再拜天階相將歸去
天子大宴之典如是民間宴會之伎樂當倣此而稍簡
略故樂語一種凡婚嫁宴享落成時均用之更有於勾
隊放隊外兼作舞詞者秦觀晁无咎毛滂鄭僅等之調
笑轉踏是也茲錄鄭僅之調笑轉踏如左
調笑轉踏

良辰易失信四者之難并佳客相逢實一時之盛
事用陳妙曲上佐清歡女伴相將調笑入隊(此與樂語之勾隊相當少游作此下尚有口號一首)
秦樓有女字羅敷二十未滿十五餘金鐶約腕攜
籠去攀枝折葉城南隅使君春思如飛絮五馬徘
徊芳草路東風吹鬢不可佇日晚蠶飢欲歸去
歸去攜籠女南陌柔桑三月暮使君春思如飛絮五
馬徘徊頻駐蠶飢日晚空留顧笑指秦樓歸去
石城女子名莫愁家住石城西渡頭拾翠每尋芳
草路採蓮時過白蘋洲五陵豪客青樓上醉倒金
壺待清唱風高天闊白浪飛急催艇子操雙槳

雙槳小舟蕩喚取莫愁迎疊浪五陵豪客青樓上不
道風高江廣千金難買傾城樣那聽繞梁清唱
繡戶珠簾翠幕張主人置酒宴華堂相如年少多
才調消得文君暗斷腸斷腸初認琴心挑么絃暗
寫相思調從來萬事不關心此度傷心何草草
草草最年少繡戶銀屏人窈窕瑤琴暗寫相思調一
曲關心多少臨邛客舍成都道苦恨相逢不早
湲湲流水武陵溪洞裏春長日月遲紅英滿地無
人掃此度劉郎去後迷行行漸入清流淺香風引
到神仙館瓊漿一飲覺身輕玉砌雲房瑞煙暖
煙暖武陵晚洞裏春長花爛漫紅英滿地溪流淺漸

聽雲中雞犬劉郎迷路香風遠誤到蓬萊仙館(此下尚有九詩九曲分詠各事以句調相同故略之)
放隊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
雨散游人陌上拾花鈿
今以之與樂語相比較則樂語但勾放舞隊而不爲之
製詞而轉踏不獨定所搬演之人物併作舞詞唯闋數
之多少則無一定如上鄭僅之調笑多至十三闋秦毛
二家各八闋而晁无咎作則僅七闋耳(秦晁鄭三家調笑均見樂府雅詞毛作見宋六十一家詞東堂詞中)其但作句隊遣隊辭而不爲作歌詞
者亦有之如洪适之句降黃龍舞及句南呂薄媚舞是

也（見鑑洲文集卷七十八）然諸家調笑雖合多曲而成然一曲分詠一事非就一人一事之首尾而詠之也惟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見王灼碧雞漫志卷三）是爲合數闋詠一事之始今其辭不傳傳者惟趙德麟（令畤）之商調蝶戀花述會眞記事凡十闋并置原文于曲前又以一闋起一闋結之視後世戲曲之格律幾於具體而微德鄰於子瞻守潁州時爲其屬官至紹興初尚存其詞作於何時雖不可攷要在元祐之後靖康之前原詞具載侯鯖錄中錄之如左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于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

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元訪奇述異莫不舉此以爲美談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絃好事君子極宴肆歡之餘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敘全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

麗質金娥生玉殿。諵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墻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便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于蒲亦止玆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于鄭敘其女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于軍軍之徒因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以命張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冀

命其子曰歡郎女曰鶯鶯出拜爾兄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盜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凝睇麗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　黛淺愁深妝淡佇。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露。

張生由是奉奉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待兒曰紅娘私爲之禮者數四矣間遂道其衷翌日紅娘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之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媒而求聘焉張曰余始自孩提之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夕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踰旦莫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　廢寢忘飡思想徧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雁密寫香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臨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驀然來報喜花箋微諭相容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張亦微喻其旨是歲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乎至則端神麗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者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以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是用託於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故用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歌伴

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後數日張君臨軒獨寢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者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向時之端麗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

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
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于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
者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于茵席而已
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
凝望際雲心捧得常娥至　玉困花柔羞抆淚端麗
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
臂
此後又十數日杳不相知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
未畢而紅娘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
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
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
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
西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
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不奈
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情怨處離情盈抱終無
語
不數月張生復游于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
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
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
淒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

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
亂之今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
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則君既不懌無
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
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
知其是曲左右皆欷歔崔投琴擁面泣下趣歸鄭
所遂不復至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
終不許援琴詐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
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
雨
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
於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
深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
荷多惠誰復為容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進修之
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
又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失至於夢寐
之間亦與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
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昔
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兄有援琴之挑鄙無投梭之
拒及荐枕席義盛恩深愚幼之情永謂終托豈期
既見君子而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私不復

明侍巾櫛殺身永恨含歎何言倘若仁人用心俯
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如達士略情捨小
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
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誠言盡
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
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却寫花箋
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
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暖人猶
遠

玉環一枚是鶯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

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約
文竹茶合碾子一■枚此數者物不足珍意者欲
君子如玉之貞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
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心邇身遠拜會無期幽憤
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愼
自保持勿以鄙爲深念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
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
斕斑揔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
里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

崔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
見之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君怨念之誠動子
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
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
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
以謝絕之曰弃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
意憐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峰隔斷相思恨不爲旁人
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
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以情俱
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
知樂天之語爲當也何則夫崔之才華婉美詞彩
艷麗則子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
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見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
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
否僕嘗採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何東
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未盡者胡不復
爲一章於其後且具道張之於崔既不能以理定
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
失也如是之遽必及子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
眞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

靡之詞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同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王彼者耶余因命此意復成一闋綴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弃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德鄰此詞毛西河詞話已視為戲曲之祖然猶用通行詞調而宋人所歌除詞調外尙有所謂大曲者王灼碧雞漫志曰凡大曲有散序靸排徧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衮徧歇指殺衮始成一曲謂之大徧而凉州排徧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云云此種大曲自唐已有之如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水調歌凉州伊州等疊數多寡不等皆借名人之詩以入曲玆錄水調歌十一疊如左

水調歌第一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壯士連營候鼓鞞

第二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琱戈金鞍寶鉸精神出笛倚新翻水調歌

第三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第四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祗為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

第五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粧

入破第一

細草河邊一雁飛黃龍關裏掛戎衣為受明王恩寵甚從事經年不復歸

第二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第三

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綴賞度昭陽傳聲莫閉黃金屋為報先開白玉堂

第四

日晩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恨愁。

第五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

第六徹

閨燭無人影。羅屛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

此種大曲疊數既多，故於敘事尤便，於是詠事者乃不用詞調而用大曲。碧雞漫志謂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攧、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其詞今不傳。傳者唯同時曾布所撰水調歌頭大曲詠馮燕事，見王明清玉照新志，如左。

水調歌頭

排遍第一

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毬鬬雞爲戲。遊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臾叱吒。風雲懍懍座中生。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遊冶出東城。堤上鶯花撩亂。香車

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笑語隔簾聲。

排遍第二

袖籠鞭敲鐙。無語獨閒行。綠楊下人初靜。烟淡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雲屛。曳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伊啞聲。禮細訴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珮。綢繆相顧不勝情。

排遍第三

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還家鎮長酩酊長醒。屋上鳴鳩空鬬。梁間客燕相猜。誰與花爲主。蘭房從此朝雲夕雨兩牽縈。似遊絲狂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苒。歎計苦難憑。惟見新恩繾綣。連枝並翼。香閨日日爲郎。誰知松蘿託蔓。一比一毫輕。

排遍第四

一夕還家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間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歎。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于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牕間粉頸斷瑤瓊。

排遍第五

鳳凰釵。寶玉凋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喚起。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揶揄羞面。妝臉

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螓首但驚喧白鄰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誣服圜門驅擁銜寃垂首欲臨刑

排遍第六

帶花偏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辟衆莫遣人寃濫殺張室忿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縲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寃聲

排遍第七攧花十八

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繒聞此事頻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靑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此大曲之水調歌頭與詞之水調歌頭字數韻數均不相合又間有平仄通押之處稍後有董頴者（頴字仲達紹興間人嘗從汪彥章徐師川游彥章爲作字說見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道宮薄媚大曲詠西子事亦然陳氏樂書謂優伶常舞大曲唯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蹋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驚鳥旋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襄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制俯仰百態橫出（樂書一百八十五卷）曾氏水調歌至排遍第七而止故伴以舞與否尚未可知董氏薄媚則自排遍第八起經入破以至殺袞其必兼具歌舞無可疑者其詞見曾慥樂府雅詞茲錄之如左

道宮薄媚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巍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値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興悲不爲回頭舊谷（疑國之誤）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即中深機　闔廬死有遺誓勾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坵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雲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途窮來伴麋鹿卑棲既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都燔寶器盡誅吾妻子徑將死戰決雄雌天意恐憐之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私因將寶玩獻誠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如巢燕自由歸殘月朦朧寒雨瀟瀟有雨都成淚備嘗險厄反邦畿寃憤刻肝脾

第十攧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惟妖姬有傾

城妙麗。名稱宋一作西子。歲方笄。算夫差惑此。須致顛
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苧蘿不釣釣深閨。吞餌果
殊姿。 青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畔粉面淡勻。梨花
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剪水。斜鬟鬆翠。人
無雙。宜名動君王。綉履容易。來登玉陛。

入破第一

窣湘裙。搖漢佩。步步香風起。斂雙蛾。論時事蘭心巧
會君意。殊珍異寶。猶自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隆恩。
雖令效死奉嚴旨。 隱約龍姿忻悅。重把甘言說。悅說二字皆讀此爲四聲通押之訓。
辭俊雅。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
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

淨妝洗。

第二虛催

飛雲馭。香車故國難回睇。芳心漸搖。迤邐吳都繁麗。
忠臣子胥。預知道爲邦祟。諫言先啓。願勿容其至。周
亡褒姒。殷傾妲己。 吳王卻嫌胥逆耳。纔經眼便深
恩愛。東風暗綻嬌蘂。彩鸞翻妬伊。得取次于飛共戲。
金屋看承。他宮盡廢。

第三袞遍

華宴夕。燈搖醉。粉菡萏。籠蟾桂。揚翠袖。含風舞。輕妙
處。驚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榭。閬苑蓬壺。景盡移此地。
花繞仙步。鶯隨歌吹。 寶幄暖留春。百和馥郁融鴛

被。銀漏永。楚雲濃。三竿日猶褪霞衣。宿醒輕腕。嗅宮
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憐到底。

第四催拍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漸國勢陵
夷。姦臣獻佞。轉恣奢淫。天譴歲屢饑。從此萬姓離心
解體。 越遣使陰窺虛實。蚤夜營邊備。兵未動。子胥
存。雖堪伐。尚畏忠義。斯人既戮。且又嚴兵卷土。赴黃
池觀釁。種蠡方云可矣。

第五袞遍

機有神。鼓征鼙。一鼓萬馬襟喉地。庭喋血。誅留守。憐
屛服。雖兵還。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荒迷。

戰骨方埋。靈旗又指。 勢連敗。柔荑攜泣。不忍相拋
棄。身在兮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圍。謀窮計盡。唳鶴
啼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甬東分賜。垂莫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鍔紅
委。鸞存鳳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尚望論功歸故
里。 降令曰吳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方恐越方疑。
從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
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第七煞袞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

首凝思雲鬟煙鬟玉珮霞裾依約露妍姿送月鸞晝
俄迂玉趾　同仙騎洞府歸去簾櫳窈窕戲魚水正
一點犀通遽別恨何已媚魄千載教人屬意況當時
金殿裏
曲文迄于宋南渡之初所可考見者僅此宋吳自牧夢粱錄載謂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殆即此類此後如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南宋官本雜劇段數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金人院本名目中其目之乘舉曲調名者猶當與會蓋大曲不甚相遠也

今以會蓋大曲與真戲曲相比較則舞大曲時之動作皆有定制未必與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動作相適合也詞亦係旁觀者之言而非所演之人物之言故其去真戲曲尚遠也至出敘事體而變為代言體由應節之舞蹈而變為自由之動作北宋雜劇已進步至此否今闕無攷以後楊誠齋之歸去來辭引（誠齋集卷九十七）其為大曲抑自度腔均不可知然已純用代言體茲錄於左

曲原　晨風閣

歸去來兮引

儂家貧甚訴長飢幼稚滿庭幃正坐餅無儲粟漫求為吏東西
偶然彭澤近鄰圻公秫滑流匙葛巾勸我求為酒黃菊怨冷落東籬五斗折腰誰能許事歸去來兮
老圃半榛茨山田欲蕪蘼念心為形役又奚悲獨惆悵前迷不見後方追覺今來是了覺昨來非
扁舟輕颺破朝霏雨細漫吹衣試問征夫前路晨光小恨熹微
乃瞻衡宇載奔馳迎候滿荊扉已荒三徑存松菊喜諸幼入室相攜有酒盈樽引觴自酌庭樹遣顏怡
容膝易安棲南窗寄傲睨更小園日涉趣尤奇儘設柴門長是閉斜暉縱遐觀矯首短策扶持
浮雲出岫豈心已鳥倦亦歸飛翳翳流光將入孤松撫處淒其
息交絕友塹山溪世與我相違駕言復出何求者

曲原　晨風閣

千載今欲從誰親戚笑談琴書觴詠莫遣俗人知
解后又春熙農人欲載菑告西疇有事要耘耔容老子舟車取意任委蛇歷崎嶇窈窕邱壑隨宜
欣欣花木向榮滋泉水始流澌萬物得時如許此生休笑吾衰
寓形宇內幾何時豈問去留為委心任運何多慮顧遑遑將欲何之大化中間乘流歸盡喜懼莫隨伊
富貴本危機雲鄉不可期趁良辰孤往恣游嬉獨臨水登山舒嘯更哦詩除樂天知命了復奚疑
此曲不著何調前後凡四調每調三疊而十二疊通用一韻其體于大曲為近雖前此如東坡哨遍隱括歸去

來辭者亦用代言體然以數曲代一人之言實自此始要之曾董大曲開董解元之先此曲則爲元人套數雜劇之祖故戲曲之不始于金元而於有宋一代中變化者則余所能信也若宋末之戲曲則具於曲錄卷一玆不復贅

戲曲考原終

程氏心法三種

序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則武備之設似不可緩而攻禦首以鎗弩爲先近時交戰雖專用火礟已與古異矣予少在燕齊喜談兵法復因吐紅身弱習文絕口不言而忠信甲胄禮義干櫓之心自矢也適見聚文堂陸坊友刊有新安程宗猷所著蹶張心法一書頗有合於古制讀之令人心神頓爽起舞雞鳴急宜流傳於世爲不虞之備斯可矣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朔日儀徵阮亨仲嘉識於珠湖草堂

自序

中國自擅火器而弩廢非弩廢也廢其機與制度演用之法耳微有存者賴於從禽角獵之間復以從禽角獵之器施於軍旅攻守之用而望其達遠洞堅遏衝禦突扼險臨而畏四夷如火器之迅銳也不亦難乎余故疑之火器十事一發似難於張弩而製藥疎

虞則多詿誤又似難於製笴世惟急急火器而置弩於不講也豈其能行於古而不能行於今耶不然法之不賞古耳稽之上古無論矣卽自漢唐至宋以大黃射其裨將以克敵破其强虜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今日火器之盛能有如昔弩之威與功否也予故思之志欲復此一法偶遊壽春遇土人得穴中銅機一具重觔餘不辨何代物也余購之以製三十六鈞腰開之强弩凡數十易材而後成其制度尺寸暗與熙寧詔造入陣弩相上下然力强則難於材幹且體重張遲猶嫌齟齬余復思之因法大機以小易柘聚以竹補其規而雙之如火器之照門弩身不滿尺七而擔稍有加或支諸腰或懸諸肘攜帶似於甚便力較擘張而雄張較腰開而速臨敵似於甚裕張不藉於多人習無待於經日中必決於面目用力收效又似於甚捷且可輔以鎗則列鎗法鎗法直而刀法圓則又列刀法時射而鎗刀有待時刺劚而弩復在東又非重器之取彼棄此不相爲用者可比眞有似於順流之舟而風之走壙之虎而翼之矣得如古名將督而措之邊圉功豈半於古人予數十餘年極力苦心已盡於蟲負蠡測間矣曩者曾輯棍法授諸桑梓爲異日保障丘墓之備同好者復促輯此因以制度演用之法付諸剞劂不忍自私一得之愚豈敢獻諸當事惟是山野之民警寇是懼亦惟以此寓於從禽角獵之間耳矣弩類頗多名亦煩瑣茲蓋以蹶而張也故藉其名而法則余偶所獨得者敢以蹶張心法名篇新安海陽程宗猷識

跋

冲斗公余諸父行也余弱冠卽得執弟子禮於公蓋自余先祖與公尊公善故公乃推尊君之厚先祖者厚余及門授受則余事公爲最早而公之誘余亦爲最盡也公先輯棍法成余已得以卒業今又輯弩法而鎗刀之法輔焉噫嘻公之津梁後人干城中國是

心何其懋哉蓋棍鎗刀之法可挽天下之偶學而弩之一法則續千古之絕壁也今邊鄙多定徵書四至公雅不喜茲仕嘗憶公著書之時當東事未動之先每謂余曰成平已久武事廢弛吾儕今日之講求未必非他日之實用也汝曹其志之何其事之卽起盡如公言哉世固有知公者未必能盡知卽盡知未必能盡用也公則曰吾老矣不能用公之操如是吾儕小子夫復何言書成與昔之棍法共公於世其理其製余小子不能贊一辭惟自幸不才而不見棄於公故跋末簡以爲佩德書紳之意門下小姪儒家頓首書

蹶張心法目錄

蹶張弩說　蹶張弩銘
戒射會銘　蹶張全弩圖
古銅弩機說　法古制銅弩機全圖
法古制銅弩機分寸說　法古制銅弩機散圖
改古新制銅弩機說　改古新制銅弩機有匣全圖
改古新制銅弩機無匣全圖　改古新制銅弩機分寸說
改古新制銅弩機散圖　造弩身用木色說
造弩身尺寸說　造弩身尺寸圖
造弩擔用竹說　造弩擔尺寸說
造弩擔尺寸圖　鵝子擔說
造弩托尺寸說　弩托圖
弩擔紮用繩索說　造弩絃說

弩絃圖　造膝絆脚索說
膝絆圖　脚索圖
造上弩絃腰絆說　上弩絃腰絆圖
用腰絆上弩絃說　用腰絆上弩絃圖
造削弩箭刀說　削弩箭刀圖
造削弩箭刀鞘說　削弩箭刀鞘圖
削弩箭說　削弩箭歌訣
弩箭圖　造弩箭筒說
弩箭筒圖　造弩箭端說
弩箭端圖　造鐵箭頭說
鐵箭頭圖　造盛藥壺說
盛藥壺圖　脚踹上弩說
脚踹上弩圖　膝上上弩說
膝上上弩圖　搭弩箭說
搭弩箭圖　發弩說
發弩圖　輪流發弩進弩上弩說
輪流發弩圖　輪流進弩圖
輪流上弩圖　射弩兼用鎗刀說
弩兼鎗刀行陣說　用鎗帶弩圖
用刀帶弩圖　弩兼鎗刀臨敵說
帶鎗發弩圖　帶刀發弩圖
腰開弩說　腰開全弩圖
腰開弩銘　古銅大弩機說
古銅弩機全圖　古銅弩機分寸說
古銅弩機散圖　造弩擔用木色併上弩絃說
造腰開弩身擔尺寸說　腰開弩身圖

腰開弩擔圖　腰開弩擔鐵絆說
鐵絆圖　造腰鈎說
腰鈎圖　造腰絆說
腰絆圖　造箭筒說
箭筒圖　造鐵箭說
鐵箭圖　箭竹圖
上腰開弩說　上腰開弩圖
發弩說　發弩圖
窩弩說　造窩弩說
窩弩銘　下窩弩說
上窩弩說　窩弩圖
上窩弩全圖　下窩弩圖

長鎗法選目錄

長鎗說　六合原論併注
散劄拔萃二十六條　長鎗式說
長鎗式圖　長鎗圖勢十八式併說
單刀法選目錄
單刀說　單刀式說
單刀式圖　單刀勢圖二十二式
續總刀圖說　總敘單刀一路
總敘單刀圖　續刀勢圖十二式

蹶張心法

新都程沖斗宗猷著　觀其時瀾
伯誠宗信　仲深時涵
弟　侯民應蔦　訂　姪禹跡時洙閱
涵初子顒　德正時澤
姪君信儒家校　觀正時湞

蹶張弩說

弩者怒也一定之力毋有增加如常用弩力有一百五六十觔者用箭不過重二錢在五十步之間發則準而有力苟貪射遠難必命中且力弱不能洞堅古云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是也弓者窮也弓與人力各得窮盡也如弓力四十觔人皆可用能發五錢重箭何也箭長二尺三寸搭上弓弦弦去弓背五寸除去五寸仍餘一尺八寸扯滿至彀弓來合深力盡又加射者撒放之巧力故箭發百步仍能殺敵其弩上弦只餘五寸至機箭發只有五寸之力弩擔已不能如弓來之合深人又不能施其巧力故弩力雖大用箭反輕不能致遠弓力雖小用箭反重百步猶有餘力是弩之怒力不能及弓之巧力也然而世之習弓矢者比比皆是計百千中未必得一精巧者其技至難也故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準故任巧由意弩有法準故易有善而況余今所制蹶張之弩中力即能挽下愚亦可習如後上法射法朝學可以暮成遠雖小遜於弓而準過之雨露無妨費亦倍省上弦搭箭十步之內猶能殺人若弓似又不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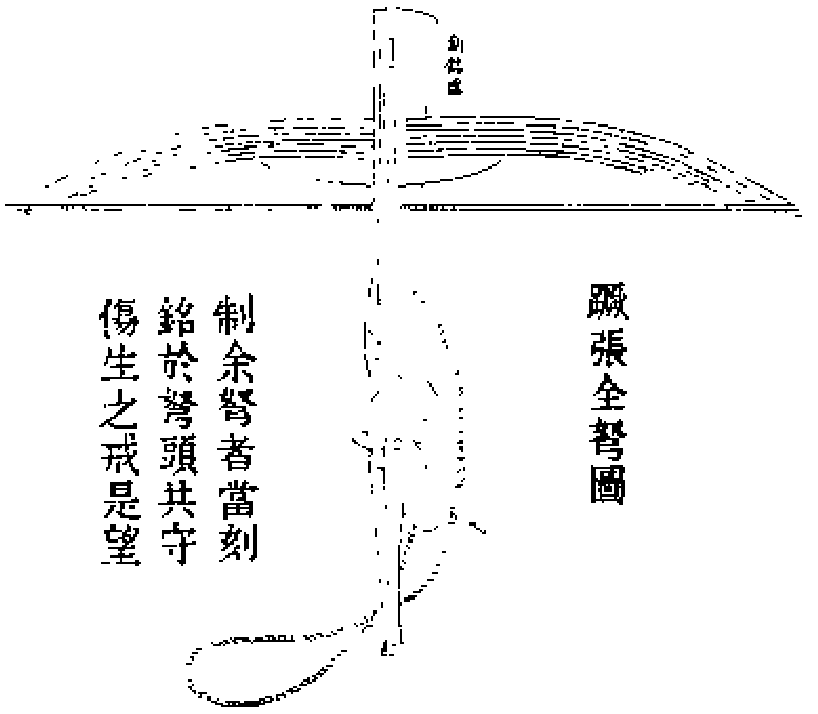
蹶張弩銘

蹶濟其擘弩生於弓其所自
乃子之孝其所復則臣之忠

又戒射禽銘

右制弓弩以征無道政爲除其害生者後世藉此反以傷生殊失制者之仁今之弩準於弓夫得奇巧猶且害生不淺況蹶張制善機妙習又易精倘以射生十必無一存者余懼故作銘以戒之銘曰以禦暴發毋機以不爲暴自弭機慎勿傷生兮機心非

程冲斗宗猷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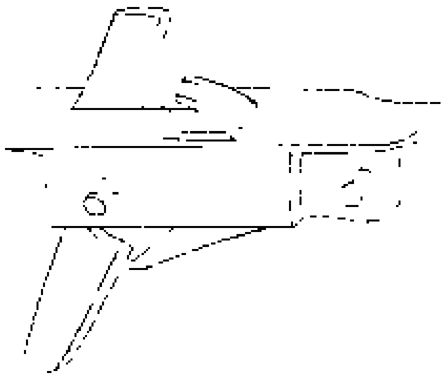
蹶張全弩圖

制余弩者當刻銘於弩頭共守傷生之戒是望

古銅弩機說

古機前有牙後有規規有紋以準遠近外有郭以爲總司千觔之弩挂於一寸之牙發於半指之力其妙無以加矣自古弩廢今雖有其機亦僅存於博古家爲鑒玩之具余今特望同好者措於報國立功之爲實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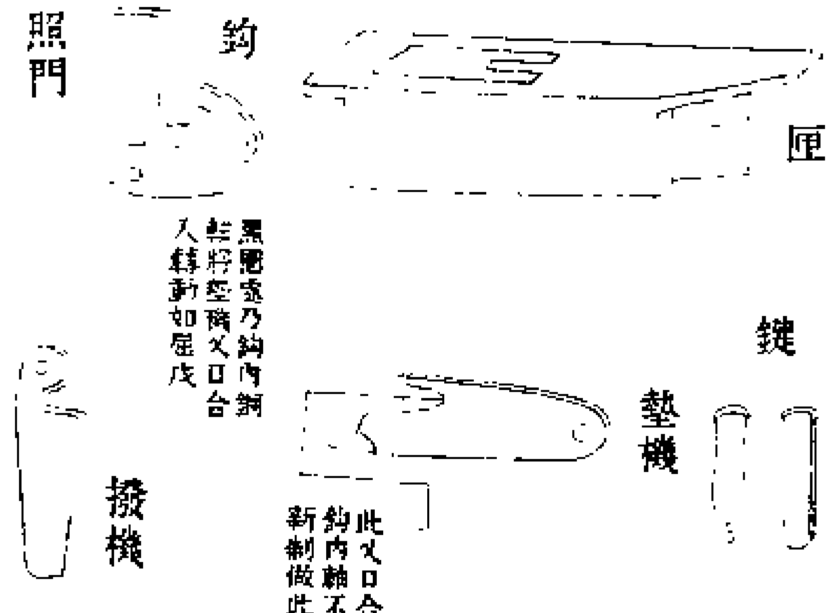
法古製銅弩機全圖



法古制銅弩機分寸說

今日機鈎古曰牙今曰照門古曰規今曰匣古曰郭今曰撥機古曰懸刀今曰墊機古無名機匣長一寸九分濶四分有零高五分機鈎通長七分鈎總高五分照門總高九分挂弦機口深二分濶二分墊機長一寸三分濶四分厚一分匣眼鈎眼墊機眼撥機眼徑皆一分有零撥機長一寸一分濶四分厚一分有零二鍵長九分大小以各眼爲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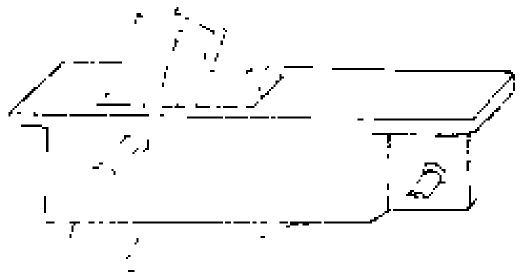
法古制銅弩機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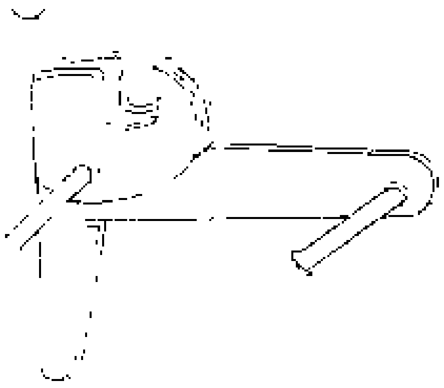
改古新制銅弩機說

今四方擅弩之地而弦不用古機惟以鹿角爲機如弩弦粗大一入角機則滚出弦逃如弦細小則機撥而弦不發余故師古式制小機又試古機單規審猶不甚準復改規爲一凹字之形從凹中對箭頭從箭頭對敵覺無空失

改古新制銅弩機有匣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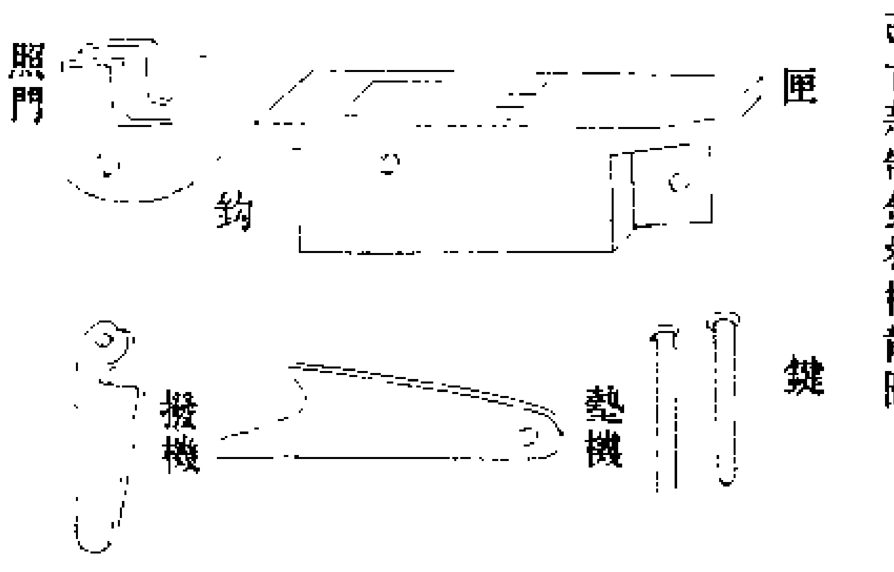
改古新制銅弩機無匣全圖



改古新制銅弩機分寸說

機鈎通長八分厚三分有零總高五分挂弦機口濶二分深二分照門總高八分凹字口濶一分半眼徑一分墊機通長一寸五分厚一分濶四分內梢長五分厚高一分有零眼徑一分發機長一寸一分濶三分半厚一分有零二鍵長九分大小以機眼爲則匣長二寸二分高七分濶四分有零如不用匣安機虔釘銅皮一塊如法制造雖可省費猶恐有傷弩身

改古新制銅弩機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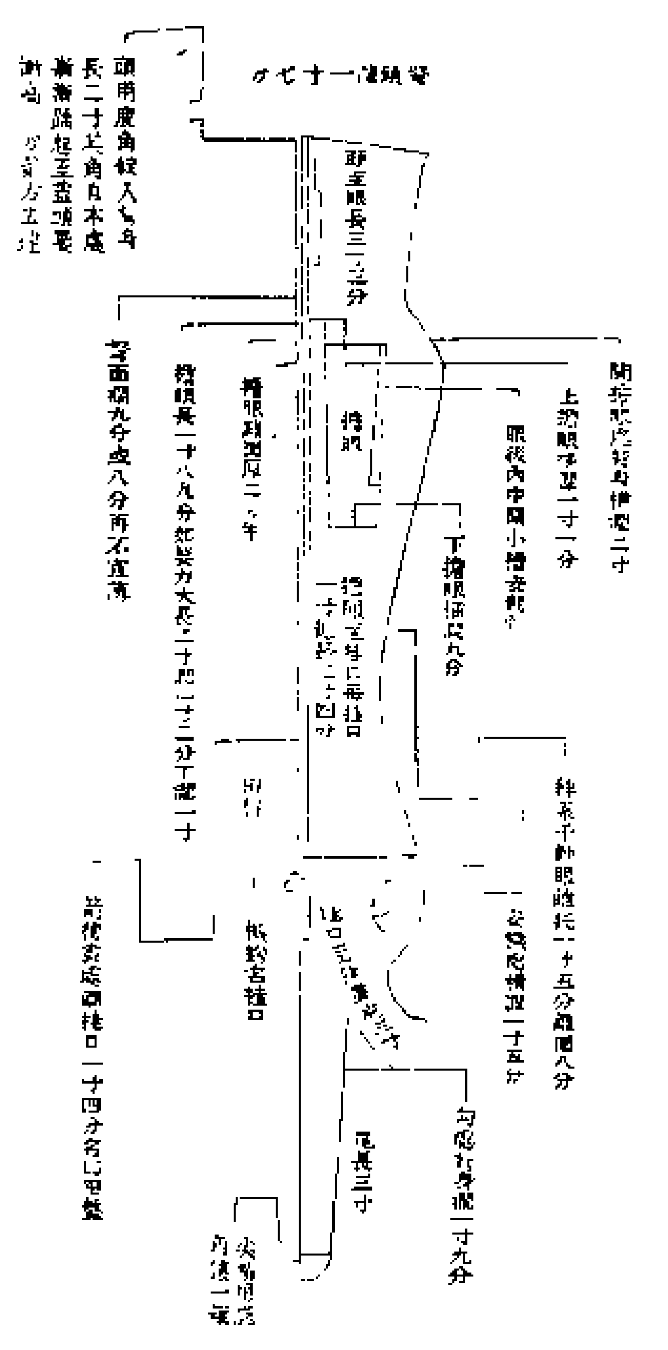
造弩身用木色說

弩身用棗木紅赤者爲上棠梨木紅赤者次之其棗木生小棗味酸不堪食者其質堅實生大棗味甘者其質次之仍勝棠梨木也且棗木內多有裂紋損壞者必揀選全美無病者方用弩力頗强其制驍駛如用損壞之材造成必不堅久臨敵悞事非小選中心紅赤者用標皮白者不堅不可用棠梨木生卜梨如小指頂大者可用生大梨者不堅實不可用小梨亦取中心紅赤者佳

造弩身尺寸說

弩身共長一尺六寸三分內頭長三寸三分內掛口七寸內機鈎至尾勾三寸內勾至尾梢三寸頭濶一寸七分頭擔眼處濶二寸安機處濶一寸三分尾勾處濶一寸九分成材厚九分或八分再不宜薄薄恐不堅固矣力之大小在擔眼之濶狹竹之厚薄間耳此制以七寸掛口爲則掛口一寸管擔三寸四分擔上眼橫濶一寸一分下眼濶九分長一寸九分依此式則力有二百四五十觔矣箭槽盡處離機鈎一寸四分名曰田盤弩頭面上鑲鹿角長一寸七八分厚五分或四分頭高一分餘擔眼面上厚二分半千觔眼離托下一寸五分尾梢用鹿角鑲箍長五分頭梢尖如梭樣面上滚員狹些下面亦狹些中則肥飽撥機眼勿大僅可容指入口小內空如卵殼形長一寸眼離面一寸如無一寸恐開墊眼穿通撥機眼中弩發墊落打指此病當知

造弩身尺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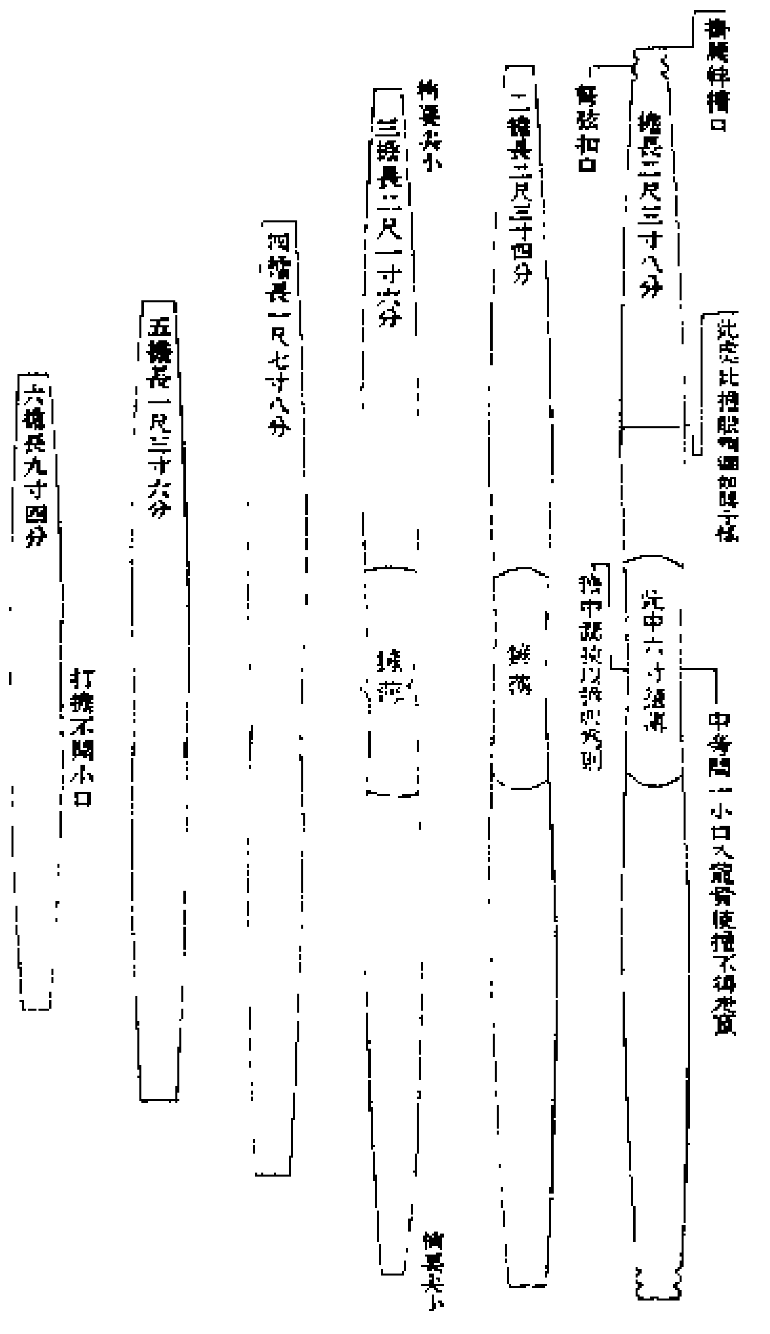
造弩擔用竹說

柘桑之木做擔不能久上故取竹爲之其竹之質各產不同有反力者有無反力者有剛而不斷者有脆而易斷者有生蟲而不生蟲者令取苗竹過三年者皮上有白粉霜如冬瓜皮上粉色同大一尺二寸節要長而平正如一字樣毋得歪斜細觀上下無蟲眼損傷上下相稱無頭大中小擘開厚者佳可除根頭三四密節不用破成四塊照弩身眼大小再取濶狹量計挂口寸數若干擔長若干爲一擔式一二三擔一樣長中取一節穿藏擔眼內然兩頭仍各有一節可將第一擔爲主而第二擔亦取一節爲中兩頭之節毋得與一擔之節相對重三擔亦取中一節兩頭之節亦毋得與一二擔之節相對重四擔五擔亦如是各擔兩頭節各要相離皆毋得相重爲妙如節節相對重其擔易斷一擔用竹之中梢薄者二三擔調用以根頭厚竹爲六擔名爲打擔如遇竹節相重必要截除取用勿得惜竹裁取長短搭配成副將竹青面根頭輕鋸痕跡爲記臨做之時認跡根梢顛倒搭配不致有邊軟邊硬之病再用磚石閣起竹擔兩頭中用稻草火燻燒竹青去油色黃爲度見兩頭微出竹瀝卽止如火大色黃焦易斷無用如不燻用石灰水浸一七曬乾用則蟲不食此法亦好然俗云苗竹去了油力氣大似牛猶以燻者爲佳其竹取生在朝陽地者用生在背陰地者勿用

造弩擔尺寸說

一擔長二尺三寸八分中濶狹照依弩身擔眼爲規兩邊微濶擔梢稍狹如腰子樣盡鏟去竹黃擔之軟硬乃厚薄不均故也以僅鏟去竹黃爲則勿過傷其竹肉則無厚薄之病再用半邊圓銼銼平擔之中約長六寸之間鏟薄一半留存一半第二擔每頭比一擔短二分兩梢狹小四分如不狹小發箭抵弦其弦脫落擔中六寸間亦鏟去一半存留一半第三擔每頭比二擔短四分兩梢更狹尖小擔中六寸間亦鏟去一半存留一半第四擔每頭比三擔短二寸四分自四擔以至五六擔擔中不鏟薄皆隨竹之厚薄制造兩梢濶狹以三擔濶狹爲規第五擔每頭比四擔短二寸一分兩梢濶狹以四擔爲規第六擔每頭比五擔短二寸一分名爲打擔兩梢濶狹以五擔爲規其木托以打擔濶狹爲規六塊擔之中濶狹皆照擔眼爲則不能書寫分寸一擔兩梢盡處橫開小槽以挂絆索上弦緊挨梢尖毋得留長不可深如深上弦傷擔再挨槽邊開弦扣口

造弩擔尺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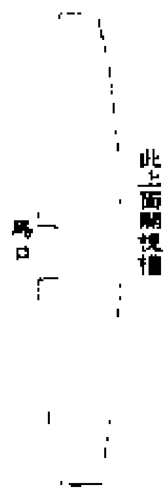
鷄子擔說

歷來弩擔兩片入扣中間雖挺硬有力而兩梢不免軟弱故遺箭不違今新制用三片入扣則四五六擔漸長中力梢力皆均和一二三擔原竹厚今於中約長六寸之間鏟去一半存留一半穿入擔眼內使中陷低而兩梢蹺起上弦彎曲如鷹鷂兩翼飛展之形故以爲名

造弩托尺寸說

托長五寸四分闊狹照擔眼爲規中厚七分馬口深二分兩頭低一分下面如生肥皂樣上面鏟梘槽半員以合打擔

弩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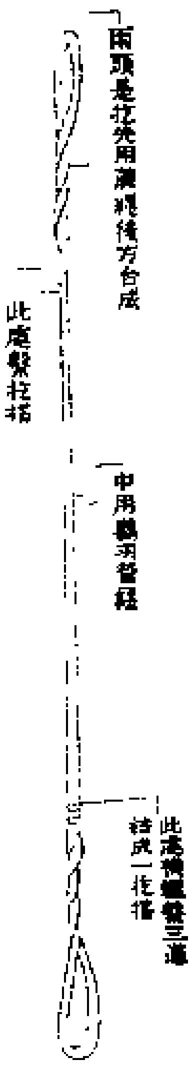
弩擔紮用繩索說

弩擔有用彈花皮弦而紮者有用小棕索而紮者然皮弦有膠紮之一遇雨露受濕膠溶皮軟鬆緊不常且有鼠傷今惟取用小棕索不怕雨鼠而且耐久

造弩弦說

用上好苧蔴或川蔴長者根梢顛倒搭配比弩擔每頭各長七八寸弦中約量粗細中間空尺餘兩頭做扣右手用蔴往懷裏纏絞尺餘將一頭先合成扣挂上左邊擔口扯直橫比右邊擔口仍要短縮一寸亦合成扣但單股皆是右手往懷裏上緊雙股合成之盡處又橫纏繫三道結成一扢搭再將兩頭餘蔴用米飯勒漿夾入包裹弦中毋得露出再用飯通長勒漿一遍又往懷外上緊上弩如弦長落下再緊上弩弦上已成月用小繩一根纏繞弦上上下刮勒光淨候乾去其亂蔴頭再用鵝羽管或鸛羽管破去裏半用外半刮去內穰水浸軟隨弦居中緊挨纏絞二寸餘則弦光韌擊箭其弦約重七八錢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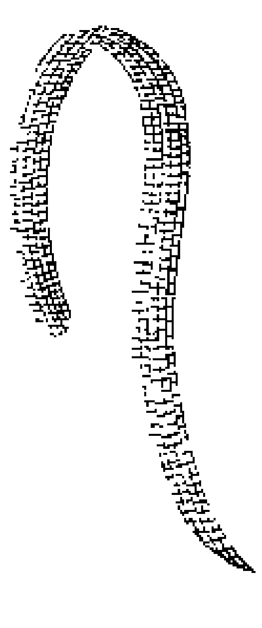
弩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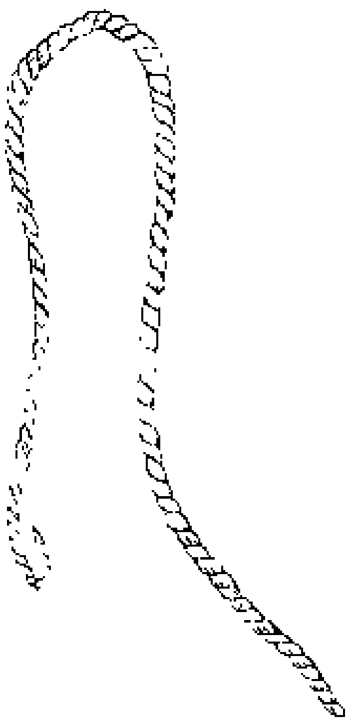
造膝絆脚索說

膝絆用小蔴索並排再用粗蔴線橫穿織成辮闊一寸長二尺三寸脚索用中蔴索三股合成一股必要合緊使索堅硬以便入脚踹上弩長三尺七寸

膝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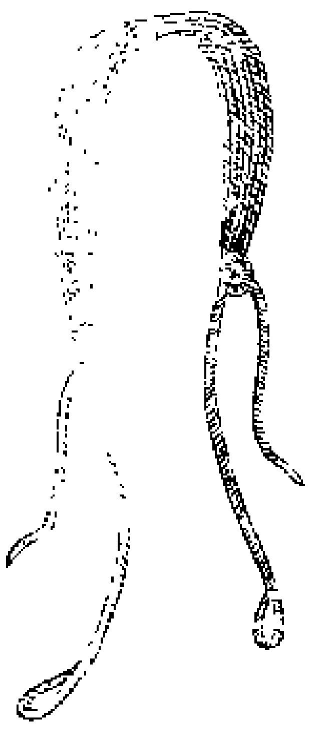
脚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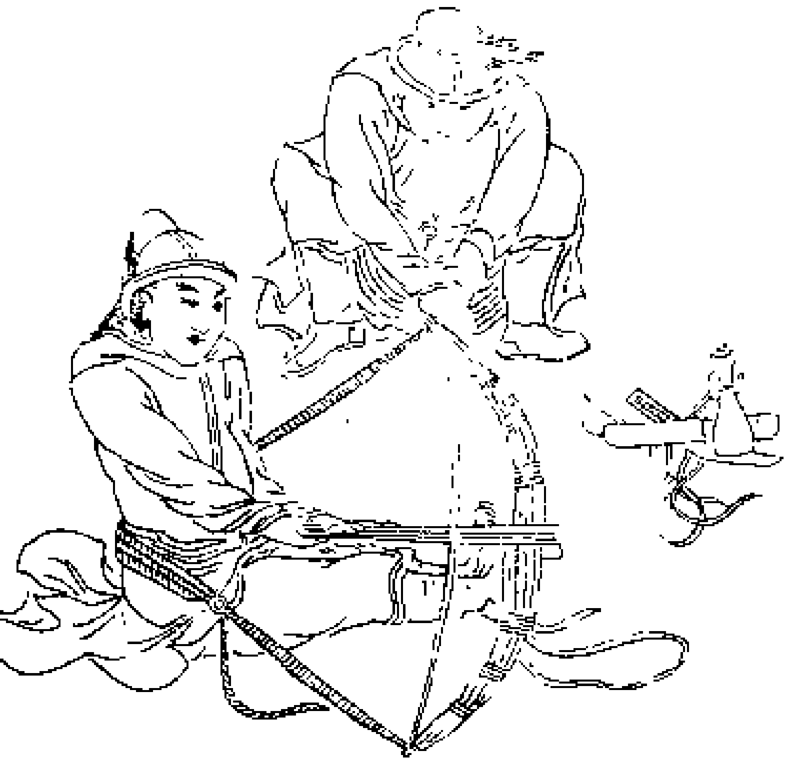


造上弩弦腰絆說

用小蔴索穿織成辮濶二寸長二尺七寸兩頭另槼中等蔴索長二尺頭上又安槼小蔴索長六寸許作一圈挂弩擔梢上橫槽內上弦

上弩弦腰絆圖





用腰絆上弩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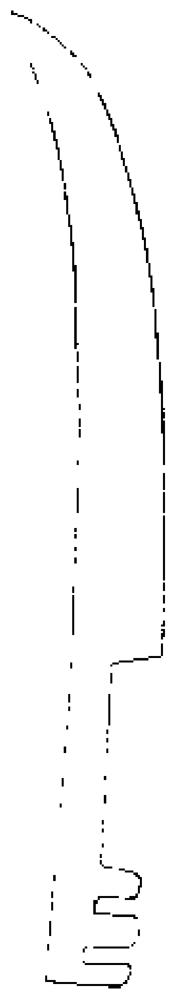
用腰絆上弩弦說

一人坐地上用絆索安在腰間將兩頭圈索套入弩擔梢橫槽內用兩脚踹在弩托上兩手扶弩梢往前慢慢撑竿如弩彎來合一人將弦板入扣內

造劄弩箭刀說

刀長一尺二寸刀後大小二員梘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中靶長三寸餘僅可容一拳以執刀爲率扁員如肥皂樣脊要厚脾要薄後濶一寸一分前尖銳此刀帶入陣中可作找頭刀一器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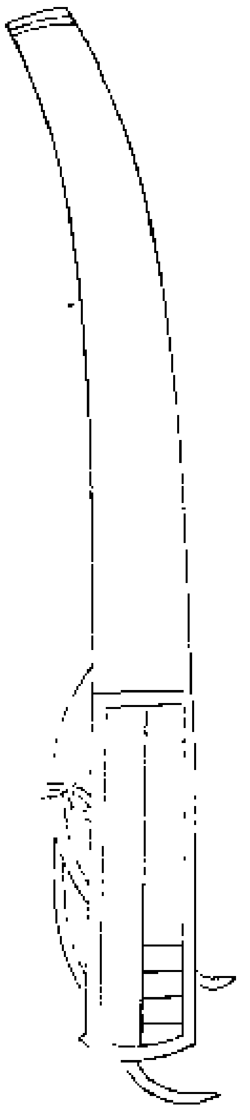
劄弩箭刀圖



造劄弩箭刀鞘說

刀鞘用楊木造兩頭併兩邊用鹿角或牛角鑲使木不損壞背後做一扢搭與倭刀鞘一樣以便安帶懸挂外用布漆或紅或黑如不做木鞘以皮代之

劄弩箭刀鞘圖



劄弩箭說

凡劄箭用老竹節長者先將火燻乾去油則性硬直不彎曬者雖乾放久又彎矣近節處兩頭蹺彎可截去彎的方用再將竹根週橫輕鋸一痕跡作爲記號不致悮用竹根倒爲箭頭如悮用箭去不遠如翻觔斗而墜矣將竹破成箭胚劈去竹黃再曬乾劄時量其大小先劄四方再劄四稜再劄員如得一節大一節小必要從根至梢一樣均匀再用刀後圓梘刀細刮圓淨箭頭斜劄三刀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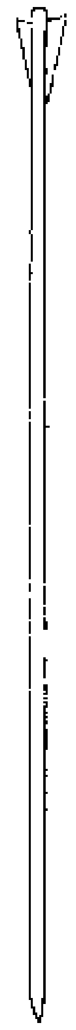
大鋭此常射禽用也臨敵必用鐵鏃箭尾要齊齊處當半破開寸許將翎夾入其翎用金竹或桂竹笋箨薄者一正一反爲陰陽翎苗竹笋籜厚硬箬葉焦脆皆不堪用安翎後開處當用蔴紮其蔴雖用小倘太小弩發擊斷紮蔴其箭尾開分兩半而止如臨敵此一箭有失候再上弩再發箭遲悞失事不小矣慎之戒之故必要用好蔴緊紮如法不粗不細多纏二三遍爲善如用鳥羽爲翎則用膠粘不必破開蔴紮矣如箭再彎又用火烘務調端直箭去不搖方有準弩之力約一百五六十觔竹箭重一錢二三分爲率再加鐵頭重四分五分而止又加以藥約有二錢矣如過此規頭重尾輕則箭搖擺去之不遠且又不準難以殺敵若弩力三百觔則箭併頭又可加矣安鐵頭之法將削成竹箭頭再削去稍尖小些破四開約長寸許削去中心稜合即成一眼將箭頭插入再用絲綿從頭薄纏紮驗過破處五分將箭插入藥壺內養藥入綿射中

人身僅能拔出其幹箭頭在肉內不出矣綿上藥見血即散走封喉而斃

削弩箭歌訣

訣云若要親黃龍背上一條青箭頭三刀快箭尾一刀齊紮蔴須用小翎大箭行遲弦長分左右箭短有高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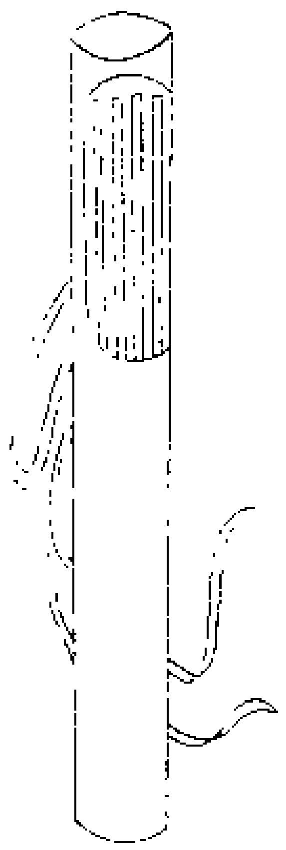
弩箭圖



造弩箭筒說

箭筒以竹爲之兩頭存節取節比箭略長一寸中間近上開一門門之長短以箭出入無礙爲率竹見風多裂破故毛葫蘆兵射鹿取鹿陰陽皮上下包裹見風不裂稱毛葫蘆兵者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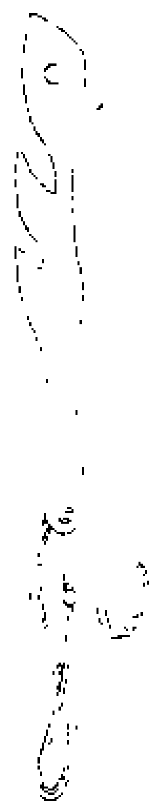
弩箭筒圖



造弩箭端說

箭端以枋木爲之上面斜開長短一槽闊狹以容箭爲規如箭彎必不能致遠射親將箭用火焙熱入槽內調端使直即箭去遠而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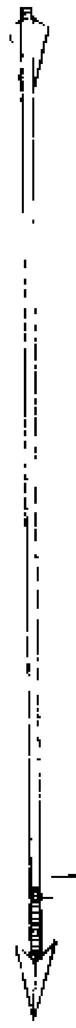
弩箭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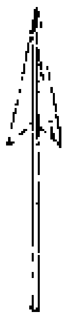
造鐵箭頭說

凡箭頭必要夾鋼打造如無鋼不能透堅中脊厚起一線直至尖上如平薄中脊不高起至尖一遇堅物其箭頭彎捲何能洞堅是無用之器也兩邊刃要利箭尾長寸許剉磨光淨淬堅再磨爲美然兩翅又要濶狹得宜其箭桿要纏絲綿浸藥若箭頭狹小射入身上箭頭雖入肉因口小勒同纏綿則藥不得見血焉能致死故造箭頭要鋭兩翅又要濶射入肉中則口濶得以帶綿而入無勒同之患使藥見血走而封喉以斃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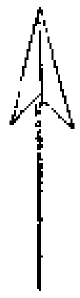
鐵箭頭圖



此名四鬚箭頭後有四鬚兩邊起深槽透堅無過於此但嫌重不能致遠只可用於腰開弩



此名茨菰箭乃古制兩翅不宜太濶太濶又不能洞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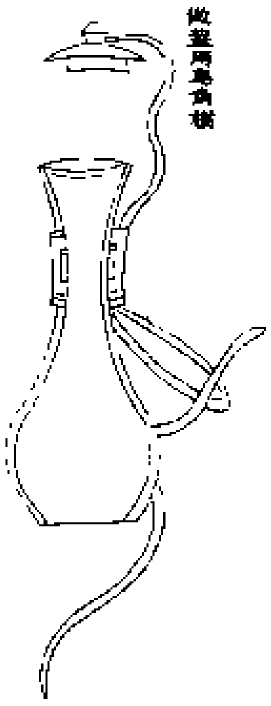


此箭頭乃時制亦能洞堅

造盛藥壺說

用錫打造將一面平扁拴帶貼身不滾走外邊一面飽員用木做蓋不致灰塵入內其造壺者汗錫處必用松香新壺可於鍋內用水久煮使去松香氣不致解了藥性

盛藥壺圖



脚踹上弩圖

脚踹上弩說

弩力強者用脚索踹上此即蹶張也將右脚橫立脚尖略向左使右大腿向外弩置腿上兩手攀弦緊挨弩身毋得低頭看機將右脚直撐踏住將身往後一挣其機自起挂住弩弦因外腿旁濶置弩其上而上可無走滾之病此法可上三百觔之弩

膝上上弩說

弩力弱者用膝絆上此亦蹶張也屈起右膝絆套膝上左足立地兩手攀弦緊挨弩身如兩手離弩身開濶其力不及又毋得低頭看機右膝往下一跪身體往後一挣一齊用力弦至機口其機自起挂住弩弦如低頭看機上弦則不及矣但一左足立地忙急之中恐立不穩當用脚索無憂且又省力

膝上上弩圖

搭弩箭說

弩上完左手持弩頭將弩梢抵在左乳下右手取箭搭入箭槽法曰搭箭不射天則射地此說恐平弩搭箭弦逃箭走有傷面前人也如射地者弩頭低下搭上箭或弦逃箭走是射地也又慮其箭順槽溜下而失故取弩梢抵在左乳下弩頭向高或弦逃箭走高去是射天也可將弩頭盡處箭槽中心鋸一線小槽長五分深三分搭箭時將鐵頭旁刃尖側放入線槽之內夾穩如遇大風或持弩奔走或射高射低其箭不致離落而失又或用藤或用竹篾削一絲長七八寸如粗線大兩頭插入槳弩擔繩空之中橫壓箭上其箭射高射低而不失

搭弩箭圖

發弩說

搭箭完左脚向前直撐立定右脚膝微彎左手持弩頭把緊將弩擔閣在左手頸上往前推去將尾勾抵在右手掌用食指入弩機眼內候審的撥機拇指旁在弩梢右旁毋遮眼礙其詳審中指無名指小指挽住尾勾往後拖來左手往前推去兩手前後各用其力毋得搖動閉口息氣眇左眼對照機中凹字審其遠近高下撥機而發無有不中巧能貫錢之眼此法習熟假使倉卒遇敵敵雖重鎧則審其面脇無護之處發必無失所謂發必中中必斃者以此

發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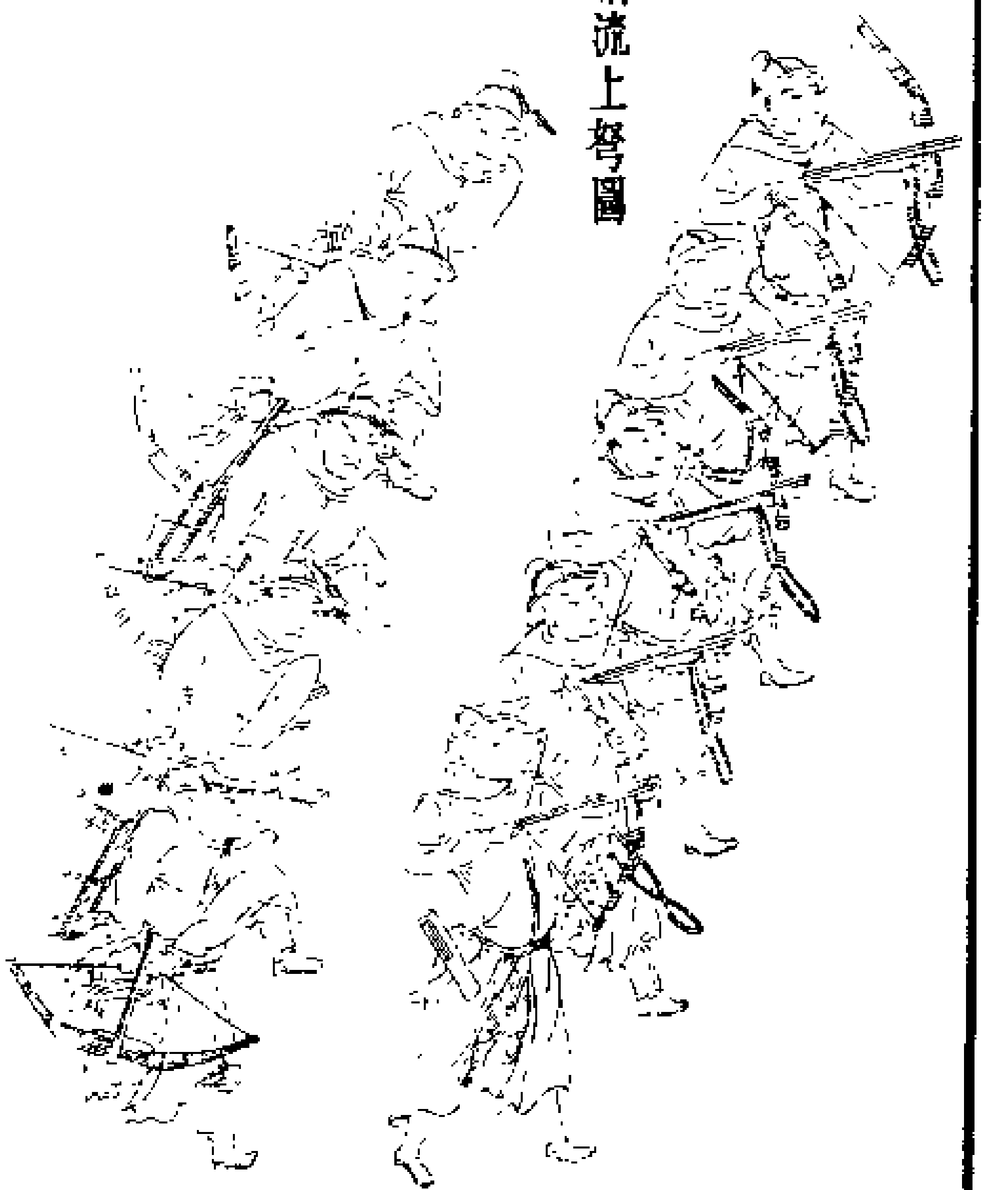
輪流發弩進弩上弩說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寡論之假令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前名爲發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次名爲進弩再又用百人列於後方上弩搭箭名爲上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變爲發弩以後百人上弩者上前變爲進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爲上弩如此輪流發矢則弩不絕聲矣

輪流發弩圖

輪流進弩圖

輪流上弩圖



射弩兼用鎗刀說

古兵臨陣鎗一桿弩一張箭筒藥壺箭刀各一件腰束鞭帶或搭膊懸弩箏於右腰持鎗而陣遇敵遠則用弩近則用鎗其法善矣余思發弩之時必棄鎗於地及用鎗時復垂首執鎗苟敵近人稠寧無失悞或謂鎗有鑲者用弩之時將鎗豎立於地苟無垂首拾鎗之窘豈不知鎗後有鑲又不能用之如法乎且鎗體長敵苟驟近盡合惟利於當刃一面而左右兩旁則稍難於運用刺劄矣然當面臨敵又無如長鎗之利者余故思長刀可以濟鎗之兩旁與之長短兼用鎗斯盡善也刀長三尺七寸懸插腰之左帶敵將接刃之時卽將弩揹一頭斜插背後腰間帶內拔刀對敵四面八方猶能圓轉砍殺似於甚便

雖扳握在手其鞘仍有三尺橫綑腰間稠人廣衆之中猶不能前後左右跳躍迴旋刀法稍碍何能殺敵今復製牛皮刀鞘執刀在手則皮鞘柔軟稠人之中聽便舞躍無碍刀法似又甚便其製皮鞘法將熟牛皮裁成長短濶狹一如刀式再用生漆漆裏面使皮硝不發潮則刀不上銹而光耀驚人縫完外漆金漆以避雨雪鞘口用水牛角制造長三寸五分濶狹厚薄照刀之式縫插皮鞘之內使刀出入有規鞘外中間亦用牛角做一扢搭一勾以便懸挂管束鞘尾亦用牛角三寸許縫套在皮鞘之外不致刀尖透出一一皆照倭刀之制方爲盡善其鎗法刀法余亦選其要畧月爲一冊附諸卷末以備實用

弩兼鎗刀行陣說

閩粵出征營陣未定道途險隘必須預防倉卒遇敵則弩衝鋭古人所謂負弩先驅是也今以弩手兼鎗者則挂弩於肩益以鎗長且重非兩手不能持行如弩束腰間則脫卸不速惟在肩上一置鎗時弩卽入手上絃搭箭便利無過兼刀者則執弩而行遇敵時卽以兼刀之弩爲發弩兼鎗之弩爲進弩上弩輪番更射可也

用鎗帶弩圖

用刀帶弩圖

帶鎗發弩圖

弩兼鎗刀臨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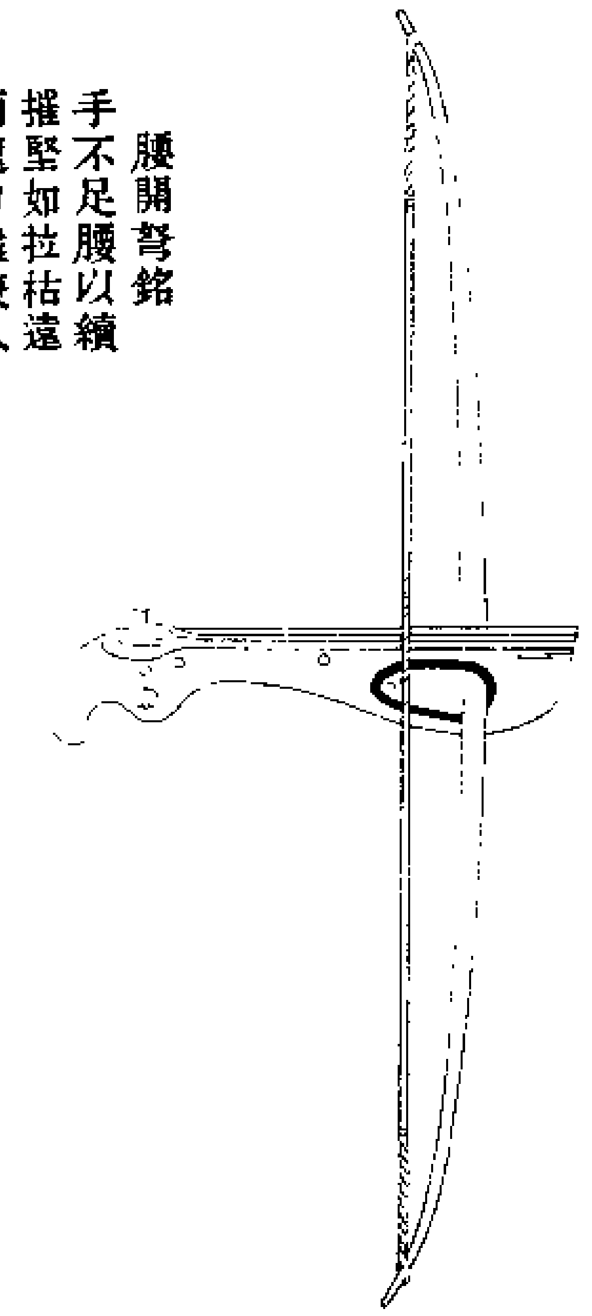
立陣待敵必用兼鎗之弩在前兼刀之弩居次鎗弩刀弩皆分三班輪射鎗皆列於前設敵近則兼鎗之弩手皆向前持鎗刺殺而兼刀之弩手緊隨之鎗或左右刺殺不便刀即滚出環砍長短相資濟其不及斯弩手方可名曰摧鋒之士如武侯心書之所擇也

帶刀發弩圖

腰開弩說

余得古銅機制一腰開弩稱弦至機力有八百餘觔多有能張之者後蹶張弩成人更趨便然致遠洞堅必竟腰開有穿石摧壁之勢今惟力弱者用蹶張力雄者仍用腰開得余腰開之法一人已有兼人之用矣如再要弩力雄大必非多人不可張即此與蹶張遠近相爲表裏亦覺曲盡矣

腰開全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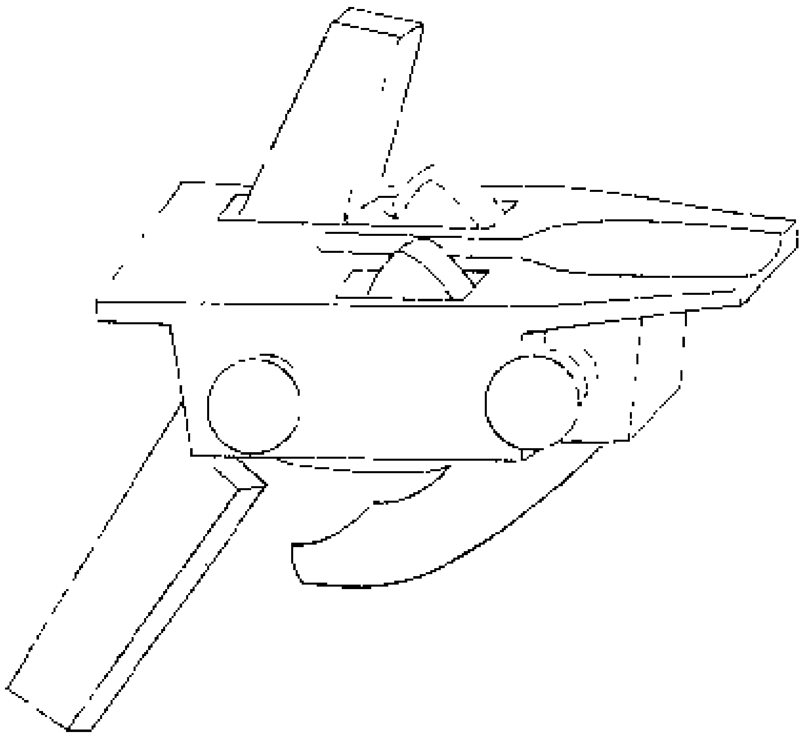
腰開弩銘

手不足腰以續
擢堅如拉枯遠
而速力雖兼人
用則獨

古銅大弩機說

此舊制大弩原機也余以之制腰開之強弩射頗準而有力然猶效今弩之存田盤安箭離弦寸餘使弦遠擊箭尾而發者也然機上有一槽直至挂口必古時以有扣之箭插入弩弦而發者全復去田盤制有扣之箭入弦試之箭非搶高則打翻而落且去不遠豈隨弦括去之力不如離弦擊去之力之強耶蓋余但得古機未見古弩入扣之法不得其妙古人諒有奇制余故揭出以俟博洽君子復此不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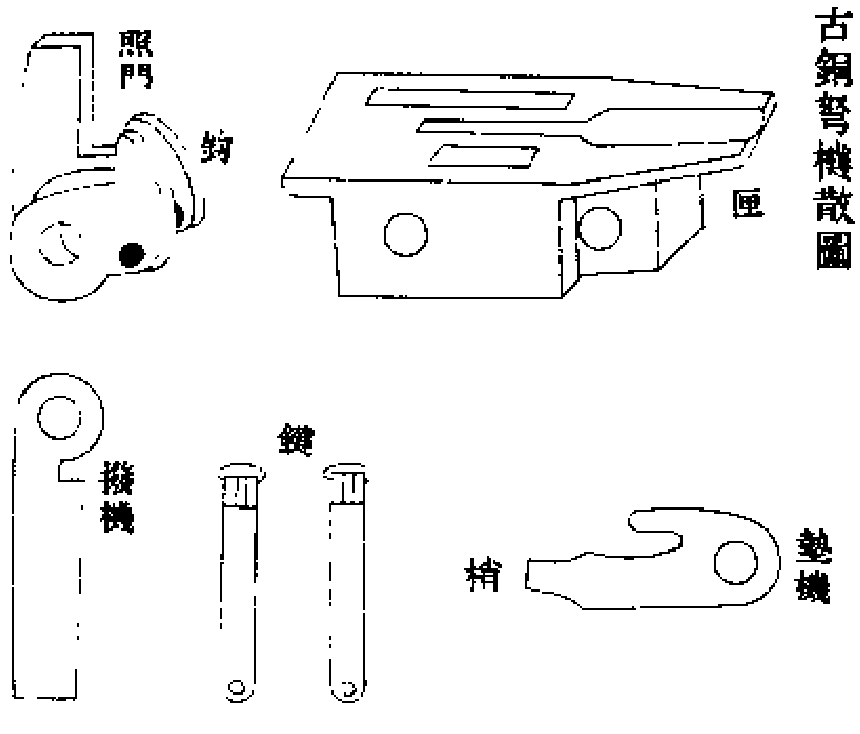
古銅弩機全圖



古銅弩機分寸說

原得穴中古機一具重一觔三兩機鈎高一寸一分照門高一寸九分厚八分長一寸六分機鈎空處濶四分深四分墊機長一寸九分內梢一寸一分厚三分撥機長二寸五分厚三分濶五分匣長三寸四分濶一寸高九分匣眼墊機眼機鈎眼撥機眼徑各皆四分二鍵長一寸八分

古銅弩機散圖



造弩擔用木色併上弩弦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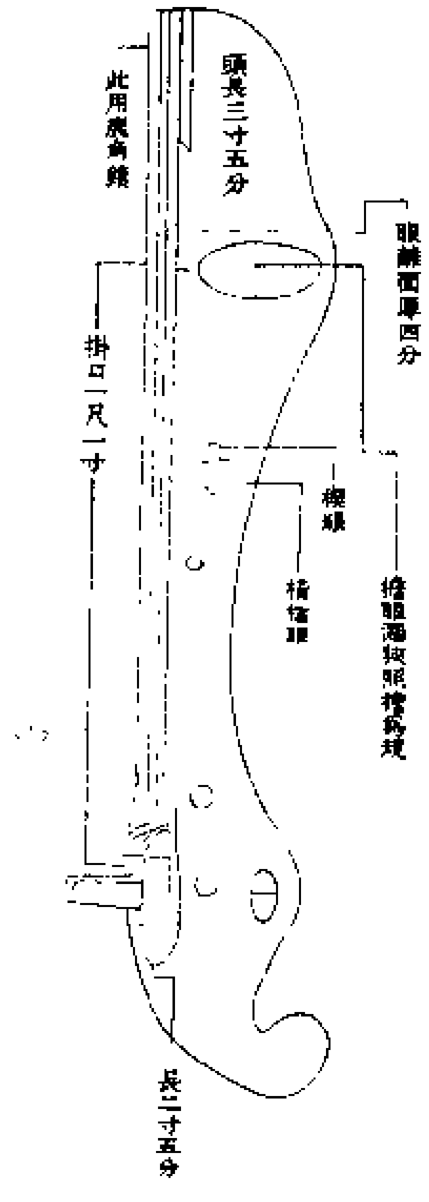
古用七幹之材以柘木為上檿木次之但柘木多有蟲傷節疤彎曲難得成材檿木即山桑有油桑糠桑二種今取用油桑紋細沈重色赤黃者為上其擔力用八百觔必要濶厚濶厚必挺硬不和軟苟上不得其法往往傷斷然上新擔之法無別初上之時用有力之人挂上腰絆不時緩緩撑踹令其剛性漸和彎來再用長弦上扣定二三日又將長弦緊短些少復上又定二三日漸挽漸彎揉挫剛性再又緊弦上扣使弦與擔僅去一寸許又定三五日再換如式短弦上扣弦離擔有二寸之空使空處僅容脚入踹則擔成矣手弩擔用竹取其有反力若腰弩擔用竹力既大則竹必加厚擔既厚則弦離擔處無空安能容脚入踹蓋上八百觔之弩非用腰鈎併脚踹不能或不射即落弦倘久上擔彎則反力減少遣箭不遠矣大抵新擔力強雖用腰絆上弦人力不能頻頻久上可

將擔綳緊大屋柱上用大索一根挂住擔梢兩頭中繫一轆轤又用一轆轤繫一柱上用大索一根貫穿轆轤內用人拽扯如彎來即將大索繫在柱上勿放鬆至第二日又如此用人拽扯又彎來又繫柱上漸漸彎來爲善新擔上新弦短促必要大彎來方得上扣故多傷斷於此時不得不慎轆轤又名鉸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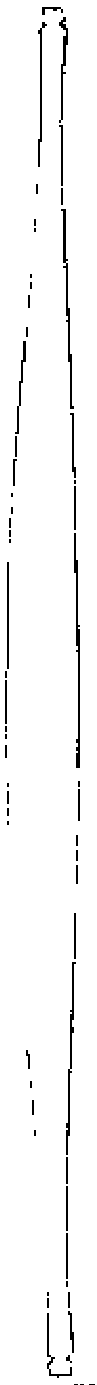
造腰開弩身擔尺寸說

弩身用棗木頭用麂角鑲或用銅鑲長一尺七寸或一尺六寸更便於上內頭長三寸五分內挂口一尺一寸仍二寸五分作尾勾每挂口一寸擔長五寸合挂口一尺一寸則擔長計五尺五寸外加扣每頭三寸共長六尺一寸擔中厚一寸八分中濶二寸七分擔梢厚一寸濶一寸五分

腰開弩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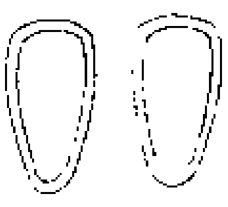
腰開弩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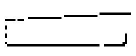
腰開弩擔鐵絆說

弩擔不緊實則走竄發箭不準且腰開弩力大擔眼離弩身面上厚只有四分安擔稍不如法即弩身損壞矣故用鐵絆二個兩邊緊挨弩身絆住弩擔下用一橫檔橫拴絆下中用一楔楔緊則弩擔力用在上下而兩邊無損壞之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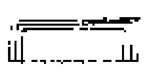
鐵絆圖



中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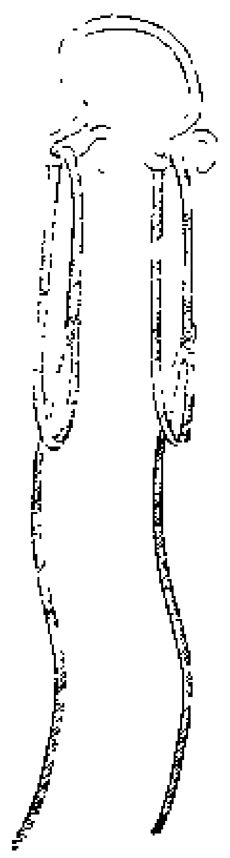
下檔橫圖



造腰鉤說

凡打造腰鉤照弩身機邊闊狹爲之要緊挨弩身上弦如鉤太闊則曠蕩鉤弦上弩不偏左則偏右上弦既偏則箭發亦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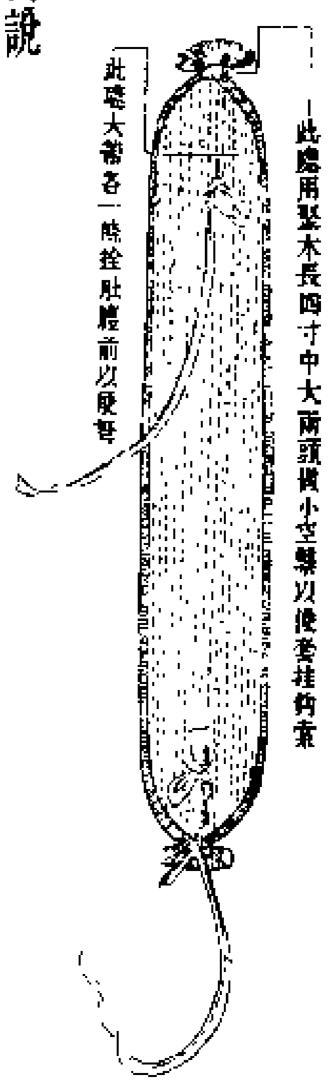
腰鉤圖



造腰絆說

腰絆有用小蔴索並排用粗蔴線橫穿織成辮者闊二寸長一尺五寸仍挺硬傷腰今用好粗棉布一幅折疊四五層用鞋底繩密密縫納爲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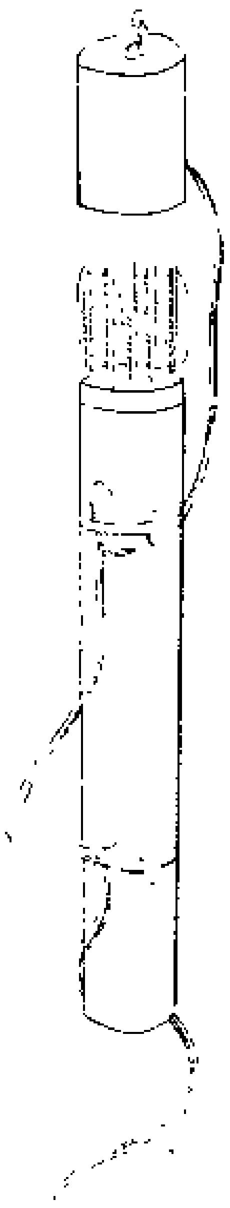
腰絆圖



造箭筒說

箭筒用牛皮制造兩邊上下安小銀錠僅可容帶拴繫比箭短三寸使箭透露出三寸於外以便取用仍置一蓋避雨雪用漆漆過大小聽容箭多寡為率斜繫背上筒口斜橫右肩筒尾在背左脇下以便右手取箭如繫帶腰間上弩發箭起坐不便

箭筒圖



造鐵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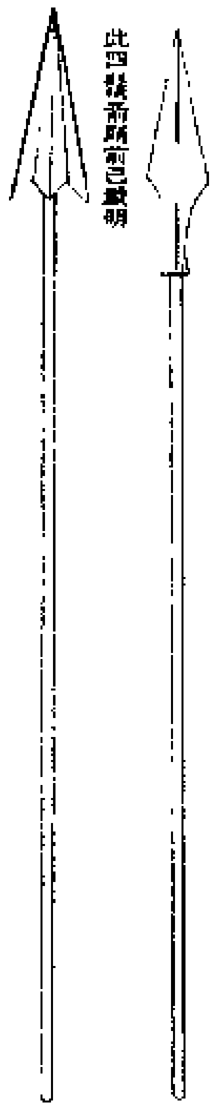
致遠非强勁弩不及洞堅非渾鐵箭不能然而渾鐵箭粗大則重箭發不遠如輕則小弩發弦去不能擊撞箭尾弦壓箭上而過則箭仍在弩上不去矣今制鐵心箭箭頭必要加鋼尺寸照弩用箭

長短如式再用箭竹一根量其粗細將鐵心貫入竹心之中用膠膠住因鐵心細小用竹附之方可入槽弦發則無壓箭上而過之患蓋取鐵心而有力取竹附之而輕利耳然鐵心又必貫透與竹箭尾齊然後弩力强而箭力始勁否則箭頭雖剛而箭桿不硬焉能洞堅蓋以竹體軟弱弩力强大弦發而撞其尾恐竹損陷則箭力減矣故又用鹿角或牛角鑲在尾後厚二分剗制與箭一樣員平如式再用鵰羽為翎一邊羽面一邊羽背箭竹近箭頭二寸間漸漸削尖至頭處以便纏絲綿養漿方為盡善

鐵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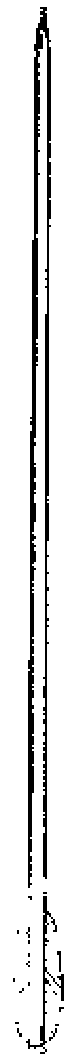
此箭頭得於土中乃銅鑄也中脊線高起兩傍低陷蓋以低陷之處可容毒藥箭後有庫以箭桿鬭入庫中射中人身桿可出而箭頭不得出矣

此箭頭亦古物也後有實鐵長五六分形員盡處再有箭尾



箭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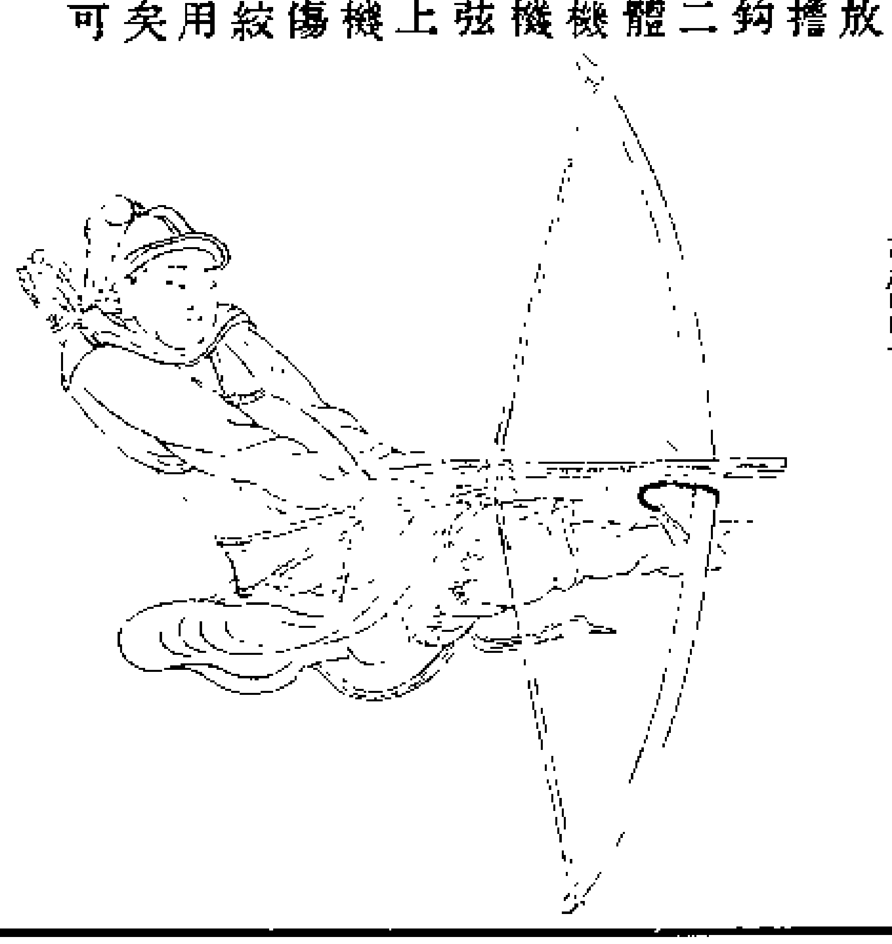
前略尖尾大後又用鹿角鑲以箭頭鐵心直貫至尾齊



上腰開弩說

將身平坐地上以弩平放面前左右脚掌俱踹入擋內緊挨弩身挂上腰鈎鈎住弩弦兩手扯腰鈎索二脚膝撐直往前一築身體往後一倒一齊用力其機自起挂拴弩弦或先將機安上停安臨扯滿時將弦提起挂上機鈎亦可但上弩弩尾近陰邊如不將機上穩弦逃弩尾後坐撞傷陰處不可不慎此較之絞車床子神臂獨轅諸弩用多人上而射者大逕庭矣而況新制蹶張之速又可知矣

上腰開弩圖



發弩說

上弩完身起踞左足跪右足弩頭致低取箭搭上左手持弩將擔擱在手頸上往前推去右手掌心抵住梢勾中四五指挽勾拖往不致搖動右手第二指入機眼內候審準撥機閉口息氣眇左眼審照機對準遠近高低撥機而發

發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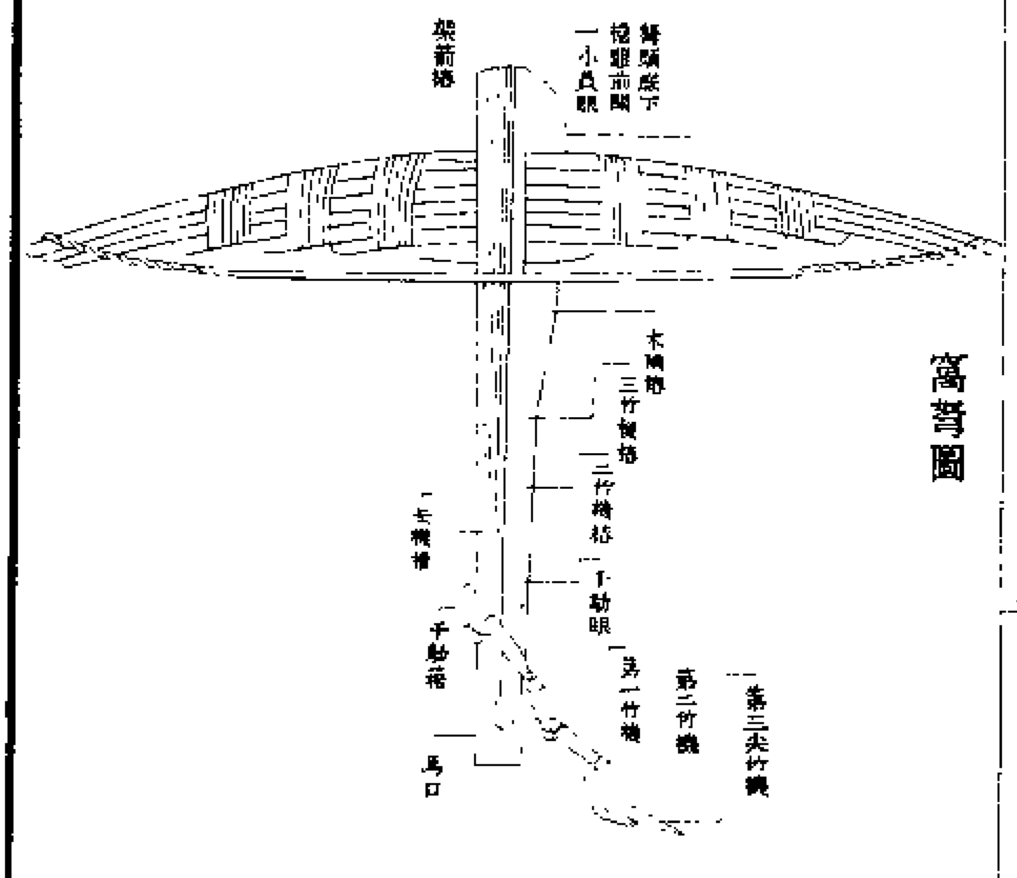
窩弩說

窩弩卽古之耕戈也今人惟用射獵而守營防襲是亦暗機最利之器余故揭其造制與夫裝置之法以輔蹶張蹶開之用

造窩弩說

窩弩尺寸與蹶張弩同惟以力大爲上其機有異耳弩身面濶開二箭槽架箭二枝弩頭底下擔眼前開一小圓眼弩尾前兩邊開馬口挂口八寸安機之處開一槽形如腰子樣名爲安機槽槽後橫開一眼名爲千觔機眼機之前一寸右旁橫釘一樁長四分名爲第二竹機樁離此樁前一寸又橫釘一樁長四分名爲第三竹機樁其二樁皆以竹爲之又離此樁前一寸六分釘一木樁取堅實木有枝枒形似曲尺者其枒長一寸五分指向前名爲木機樁千觔眼內用蔴繩穿合成一箍徑濶二寸五分名爲千觔箍再用竹片長三寸濶五分厚四分上尖下濶頭圓名爲第一竹機牢繫千觔箍上竹機後存長七分又用竹片長二寸五分名爲第二竹機用小繩拴繫機上後存長八分其繩一頭繫在第一竹機梢上繩長二寸又用竹片長三寸五分前削尖名爲第三尖竹機用小繩拴繫機上後存一寸餘其繩一頭拴繫第二竹機梢上繩長一寸五分

窩弩圖



窩弩銘

晝則陽張夜則陰翕君子惟防小人惟襲蹈此殺機嗟何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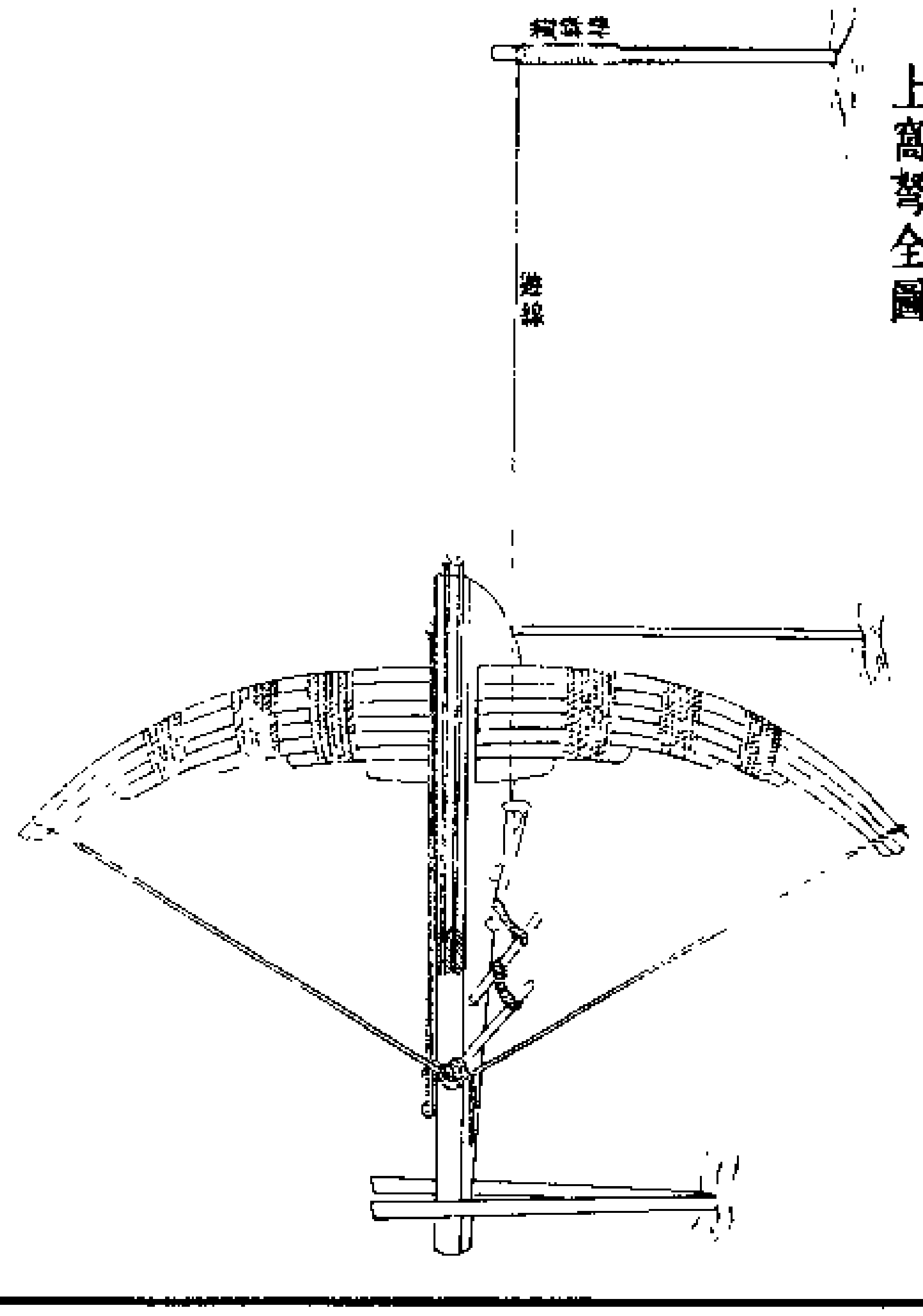
上窩弩說

窩弩力大必用脧絆上弦至機槽將第一竹機後根插入機槽內撳住弩弦又以第二竹機後根撳在第一橫樁上又以第三尖竹機後根撳在第二橫樁上再將遊線上小圈套在木枒樁上又將第三尖竹機亦插入圈內將遊線樁隨路之闊狹插在對過路旁高二尺五寸其遊線不可太緊如太緊恐遇大風吹動機即發矣弩身面上架箭二枝弩左旁架箭一枝此一枝箭尾後開一叉扣入弦上不必安翎用小竹造制如法 撳音蘩借用也

下窩弩說

凡安營之所臨晚之際於四方要路咽喉窄狹之處預下此弩以防奸細使奸細撞動遊線毒箭自發而中百不失一獵人射虎獸常用此也只可橫下路旁不可直下路中但奸細夜行亦防此弩常持一小長竹步步擊打而行倘下不得法一擊動遊線箭發不能中人是無用之器也今法如營在東奸細西來用弩數十張相連列安或南或北路旁以遊線總安東邊第一張弩上形如曲尺縱使奸細持竹擊打則遊線在前多弩在後及至繫遊線之處奸細皆已入弩中矣故箭發必中中必斃先釘一木樁將弩頭底下眼裝在木樁頭上又釘一樁破開樁頭作兩半夾住弩尾馬口二樁皆高二尺五寸以人身大胯之上脇骨之下爲規此二處衣甲皆薄箭易入且近心中箭人死最速裝完用草將弩遮蓋藏而勿現或安林本之中必詳觀草木無碍箭去爲妙

上窩弩全圖



長鎗法選

新都程沖斗宗猷著　觀其時瀾
弟　伯誠宗信　仲深時通
侯民應萬　訂　姪　禹跡時淶　閱
涵初子頤　德正時澤
姪　君信儒家　校　覲正時湞
浙江侶儇施昇平校梓

長鎗說

器名鎗者即古之丈八矛也其法遵楊家然未稽楊之為何時人也通鑑載宋寧宗時有紅襖賊李全善運鐵鎗後敗妻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今鎗中有梨花擺頭之名豈其人歟豈以其藝之高而不以人廢歟若稽實則有望於博洽君子耳世人尊鎗為藝中之王蓋亦以長技無踰於此余甚慕焉訪有河南李克復善其技余師之得其法後每遇世之能鎗者說

則同而用則異即所傳之論亦互有差訛無從憑考惟河南鎗與別方不同所用木杆體長而重非得巧妙莫能運動而制勝之方其要亦惟以中平為主雖有搠拿勾提等法深思臨敵便捷可望常勝者無過大封大劈為最上何也詢曾臨敵者云鬬殺之際人心慌亂惟以其鎗紮地而已此非平日演習之過乃慌忙之際常情固如是耳今大封大劈有類於擊地之常情而借地之勢反易於起劄且劄入有力是便於吃鎗還鎗也故曰最上封劈之後即以還鎗為最急如敵人劄我圈裏我即拏封至地鎗頭顚起借力一鎗劄去敵人格開復又劄來我又照前劄去圈外皆同無暇用別着故曰最急進退鬬殺即以鳳點頭為最急如敵人敗走我將鎗頭點地或閃左或閃右趕進將近劄敵一鎗如被敵人格開趕來我即將鎗頭拖拉點地退走離遠即有救手看敵何以入來我則何以應之故曰最疾誘敵即以閃賺為最勝所謂閃賺者如敵人一鎗劄來我用拏開進步竟持中平而入敵見我鎗至彼彼必一拏我即審敵拏力將半便將鎗一閃串彼圈外劄敵一鎗彼必不能救裏外皆同故曰最勝其他着各傳皆有一百八劄名雖不同用亦多異總之似不能及此七着之妙餘着習熟聽便應用可也今欲入彀兼用故去其繁惟載八鎗母六合法散劄拔萃一篇繪數勢圖直述用法筆中不能曲盡形容然鎗法亦不過二手持以陰陽一仰一覆運用而已雖有直進直退左閃右閃等法大抵皆以四平為主所謂藝中之王者即此也然常習用之時又當以圈外重致其功何也蓋圈裏敗鎗易救而圈外敗鎗難救也如死搠對翻身搠退是救圈裡敗鎗之法可稱死中反活如圈外敗鎗惟勾鎗一着耳雖云無中生有然猶不能如二搠退之便也夫圈裡敗鎗盡敗於左前手不及持鎗惟後手往後一拉搠起你鎗前手即得持鎗劄你勢力皆順如圈外敗鎗於右雖用勾鎗還要移

步於右前手急搶持鎗方得用勾也故師秘語云勝在圈外敗亦在圈外余故當重致其功於此紀効新書云河南鎗法拏捉好而無進步夫二合鳳點頭非進步乎又云單手劄人名為孤注謂短兵格開而入是為棄鎗矣不知法中云一寸長一寸強乎乃單手劄人惟用於你我皆長鎗也如對短器持鎗一戳即入彼身又何事單手苟皆長鎗格開進步探身劄彼彼猶退走猶或不能傷彼蓋彼退步反疾於我之進步也豈得不用單手劄乎鎗之奇奧非口傳心授難以稱神余藝不過一得之愚更有俟於當世豪傑之士

六合原註併論

八鎗母

你劄我圈裏我拏鎗你劄我圈外我攔鎗你圈裏劄我脚我提鎗

你鎗起我拿下你圈外劄我脚我櫓鎗你鎗起我攔下我又劄你

圈裏你拏鎗還鎗我拏鎗

一合

先有圈鎗爲母後有封閉捉拏拏鎗救護閃賺是花鎗名曰棃花擺頭

我搭圈外圈鎗圈裡劄你你拏下還鎗我拏鎗我搭圈裡圈鎗圈外劄你你攔下還鎗 圈鎗 你劄我脚我提鎗你鎗起我鎗拏下還鎗你拏鎗 封閉 我閃賺圈外劄你你攔鎗還鎗 花鎗 我棃花鎗圈裡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我棃花鎗圈外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攔鎗 棃花擺頭

二合

先有纏鎗後有攔鎗黃龍占杆黑龍入洞拏鎗救護閃賺是花鎗名曰鳳點頭

你圈裡劄我我纏鎗圈外劄你 纏鎗 你攔下還鎗我攔下 攔鎗 你圈裡劄我我拏鎗還鎗你拏鎗你圈外劄我我攔鎗還鎗你攔鎗 占杆 你圈裡劄我我拏鎗還鎗你拏鎗 入洞 閃賺圈外劄我我攔下閃賺圈裡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 花鎗 我拏鎗顛鎗進你顛鎗退我劄你圈裡你拏鎗顛鎗進我顛鎗退你劄我圈裡我拏下還鎗你拏鎗 鳳點頭

三合

先有圈指後有圈袖鷂子拏鵪鶉救護閃賺是花鎗名曰白蛇弄風

你圈裏劄我我拏鎗還鎗你拏鎗還鎗我拏鎗 圈指 你圈外劄我我攔鎗還鎗你攔鎗還鎗我攔鎗 圈袖 我拏下你鎗上步劄你你拏下劄我我剪步退拏鎗你拏下我鎗上步劄我我拏下劄你你剪步退拏鎗 鷂子拏鵪鶉救護 我拏你圈裏鎗閃賺圈外劄你你攔下閃賺圈裡劄我我拏鎗還鎗你拏鎗 花鎗 我圈裏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我圈外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攔鎗 白蛇弄風

四合

先有白拏後有進步如貓捕鼠掤退救護閃賺是花鎗名曰鐵掃箒

我圈裡白拏你鎗進步劄你你拏下你圈裡白拏我鎗進步劄我我拏下 白拏進步 我圈裡劄你你拏下還鎗我用掤退鎗你圈裡劄我我拏下還鎗你用掤退鎗 如貓捕鼠掤退救護 我拏你圈裡鎗閃賺圈外劄你你攔下閃賺圈裡劄我我拏鎗 花鎗 我圈外攔你鎗又圈裡拏你鎗你拏我圈裏鎗又攔我圈外鎗 鐵掃箒

五合

先有四封四閉閃賺是花鎗名曰撥草尋蛇

你圈裡劄我我拏鎗你圈裡劄我脚我提鎗你鎗起我圈外攔下還鎗你攔鎗你圈外劄我我攔鎗你圈外劄我脚我櫓鎗你鎗起我圈裏拏下還鎗你拏鎗 四封四閉 我閃賺圈外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攔鎗 花鎗 你地蛇鎗我撥草尋蛇你鎗起我拏下還鎗你拏下還鎗我地蛇鎗你撥草尋蛇我鎗起你拏下還鎗 撥草尋蛇

六合

一截二進三攔四纏五拏六直　共加六路花鎗中吊四路棃花擺頭鳳點頭白蛇弄風鐵掃箒撥草尋蛇

我圈裡劄你你拏鎗 一截 還鎗 二進 我拏鎗劄你你拏鎗 三攔 我纏圈外 四纏 你儘頭鎗我劄你你拏下還鎗 五拏 我拏鎗 六直

原論

上遊塲撥草尋蛇上下遊塲秦王磨旗下
中平鎗鎗中王高低遠近都不防高不攔低不拏當中一點難遮
架去如箭來如線指人頭劄人面圈裏搭圈外看圈外劄圈裏看
高低遠近都要見你鎗發我鎗拏你鎗不動我鎗劄鎗是纏腰鎖
先劄手和脚劄了脚和手閉住五等都路口他法行隨法行中平
六路總變化有多般疾上又加疾劄了還嫌遲鎗有三件大病一
身法不正是一大病當劄不劄是二大病三尖不照是三大病上照鼻尖中照鎗尖下照脚尖

散劄拔萃

一云六合鎗法如一合云云先有圈鎗爲母云云乃歷傳之論也

一云我搭圈外圈裏劄你云云以你字乃遞鎗入也以我字是習用鎗入也

一云八鎗母鎗以八名者何蓋以圈裏鎗圈外鎗圈裏低鎗圈裏

高鎗圈外低鎗圈外高鎗吃鎗還鎗八着故也而又名母者何蓋鎗變幻雖多然皆不外此八着之相生如習書家有先習永字之說亦以永字八法皆備而餘字不外此八筆之法耳明於習永字者卽明八鎗母之說矣

一云拏鎗如你劄我圈裏我卽前手陽仰持鎗往右覆手一合變爲陰手是爲拏也

一云攔鎗如你劄我圈外我卽前手陰覆持鎗往左一仰變爲陽手是爲攔也

以上二着乃你圈裏圈外劄來我着着不能離此二法雖有他法總不外此二手陰陽仰覆之所運用也

一云邊拏如我圈裏劄你你拏開我鎗於左卽劄我圈裏我就在左邊將鎗借勢一拏鎗要直拏至地使你鎗跌開右邊我便將鎗頭顛起借力劄你圈內是名邊拏

一云邊攔如我圈外劄你你攔開我鎗於右卽劄我圈外我就在右邊將鎗借勢一攔鎗亦要直攔至地使你鎗跌開左邊我便將頭顛起借力劄你圈外是名邊攔

以上二着乃不用閃賺卽吃鎗還鎗之所必用者也

一云櫓鎗勢如提鎗破你圈外劄我脚用者用法具提鎗圖中

一云棃花擺頭乃低四平之用法也將鎗橫搖擺於你鎗之下或左或右進步拏攔或卽左右挨鎗面劄

一云白蛇弄風亦低四平之用法也將鎗頭低入你鎗下前手一仰搖指圈裏前手一覆搖指圈外以便拏攔開你鎗或便劄入

一云鐵掃箒乃地蛇鎗之用法也其法類大封大劈惟兩足顛起步而用耳

一云撥草尋蛇乃提鎗之用法也將鎗頭低地仰掌提入進步撥打驚起你鎗卽用拏劄

一云從鎗不拘圈裏圈外待你劄入我卽側身挨鎗仰覆劄去可得劄你之後手

一云小拏小提則是拏攔之法惟大略而用待你動靜我方應之而用也

一云反拏反提如前後手皆陽持鎗其勢該拏你圈裏鎗你知反劄入我圈外鎗我原陽手而轉推於圈外則用陰手推開你鎗如前後手皆陰持鎗其勢該攔你圈外鎗你知反劄入我圈裏鎗我原陰手而轉推於圈裏則用陽手推開你鎗也

一云左右插花鎗與提鎗相類斜進步待你動靜而應之用也

一云蛇盤鎗先以陽持圈裏進步挨鎗而入你劄圈外則將陽手轉推圈外而用陰手開鎗與前反提相類師語云蛇盤鎗往裏串不得黃金不得見蓋重此鎗之巧余意其巧亦無大實用總之臨急不暇用巧他着可知矣

一云鐵枋竿硬勢不倒持中平鎗伏靠腰間如你拏我我則以拏

勢力逆住圈裏如你攔我我則以攔勢力逆住圈外

一云壓攪沉鎗先將鎗顛步圈外橫壓你鎗之上你鎗串入圈裏我則用鎗橫沉下於你鎗上也

一云溜壓沉鎗先將鎗挨圈裏進步你鎗串入圈外我則顯步斜入圈外用鎗橫沉下於你鎗上

一云圈裏沉鎗你鎗劄入我身蹲坐以鎗圈裏橫壓沉下於你鎗之上

一云圈外沉鎗你鎗劄入我身蹲坐以鎗圈外橫壓沉下於你鎗之上

一云迎封接進亦提鎗所用法也迎封者與從鎗同你鎗來我即發鎗劄你接進者與撥草尋蛇同一提一捉偷步而進其聲連響毋間斷有間即劄你也

一云蜈蚣鑽板持鎗四平不拘裏外靠鎗而進你必拏攔我則閃左閃右劄入與閃賺相類惟鎗頭不得致地小巧用耳

一云白拏花鎗白攔花鎗白拏一鎗進步指入你必拏救則閃賺圈外發鎗左右皆同

一云纏攔你劄圈裡我纏圈外攔下你鎗也

以上諸着有在六合之內者有在百八劄之內者其勢活動無定體不能繪圖能繪圖者其說即具圖中餘劄倘多困無實用故不盡載至若大封大劈吃鎗還鎗鳳點頭左右閃賺花鎗此七着甚便於臨敵愚意所重其用法故前列於長鎗說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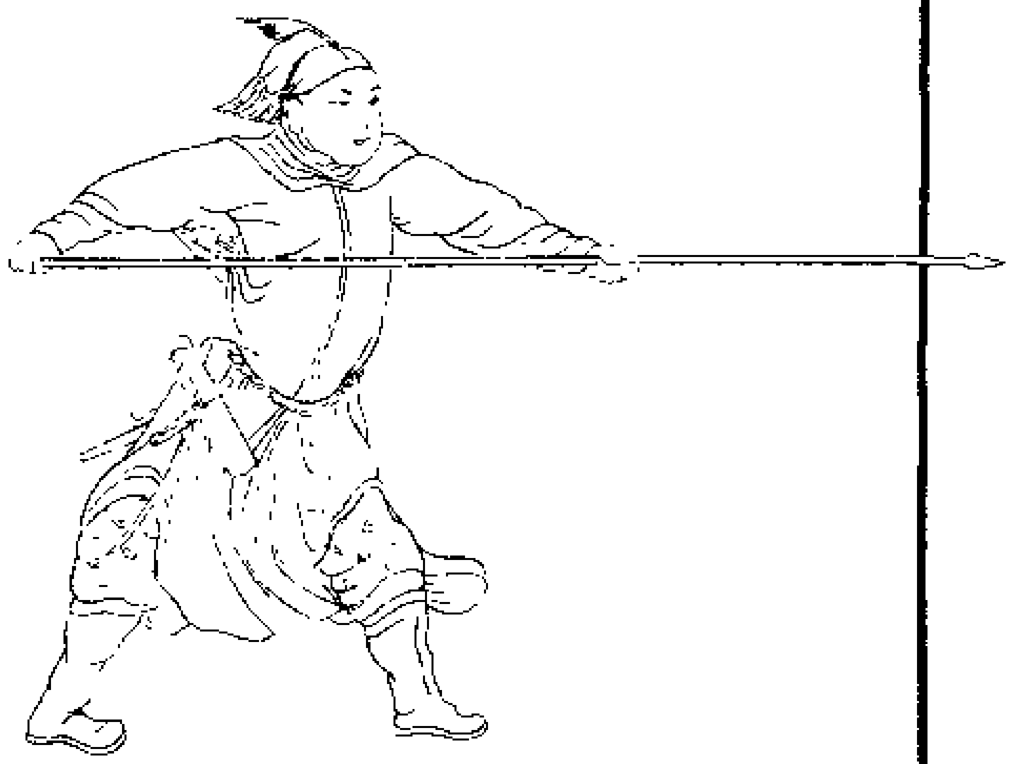
長鎗式說

歷云丈八長鎗以周尺計之只有一丈四尺四寸余受師傳所用木竿一號長一丈八尺重十二觔二號長一丈七尺重九觔三號長一丈六尺重七觔一二號平日習演先持長重而後用短輕乃練力之法也三號可以臨敵如再輕短照古數一丈四尺無不利也其木色有稠木有檀木有橡栗木皆大木取小劈鉋而成多不堅牢易斷必選生成者爲上有藜條木有牛觔木赤者佳白者次有茶條木有米枯木又名烏槳有栢條木有白蠟條木又名黃荊各處土產不同其名亦異惟取堅實體直無大枒枝節疤者爲上根頭可要盈把便好持拏自根漸漸細至梢上不軟不硬爲妙如太軟太硬則拏捉不如意調制如法便好運用也今軍伍中多用竹竿但要選苗竹竹節稠密者佳大抵竹不耐用拏攔擊刺之間力大則破矣乾又自裂可用鹽鹵久浸使常有潤色略可取用耳鐵鎗頭惟用點子樣爲最又名柳葉鎗必要小釘釘入竿內古云鎗頭不過兩以輕便爲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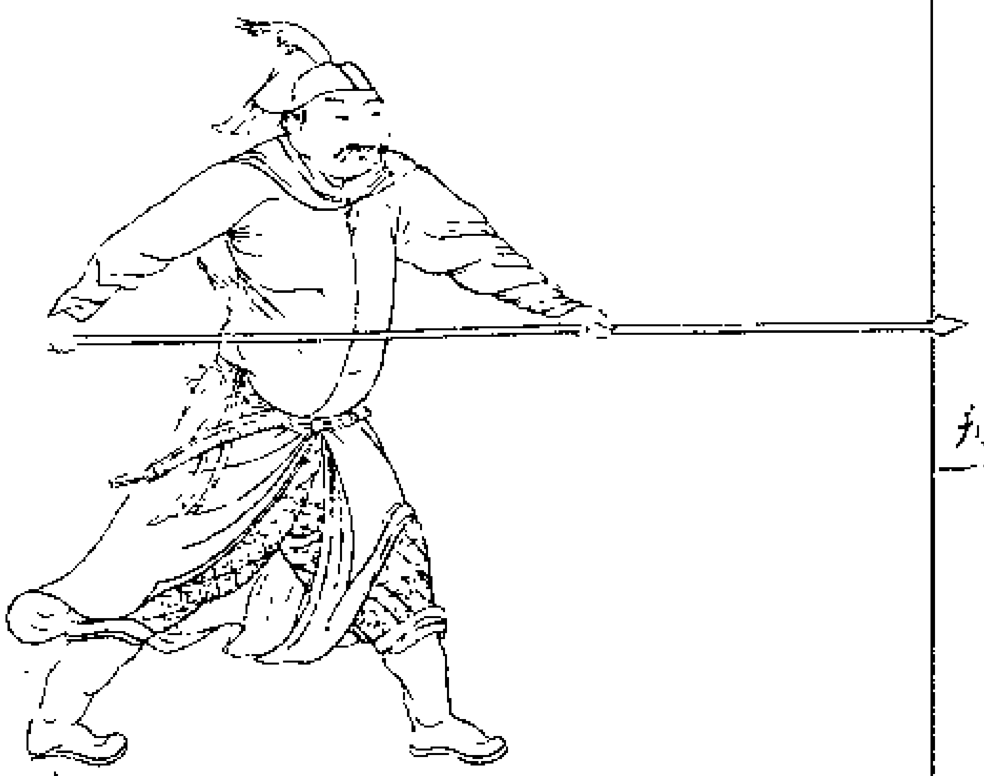
長鎗式圖

鎗頭通長三寸五分內頭長一寸五分中起劍脊要高厚兩刃要薄內庫長二寸庫口徑闊五分庫內要空至鎗中處爲率毋得有實鐵如實即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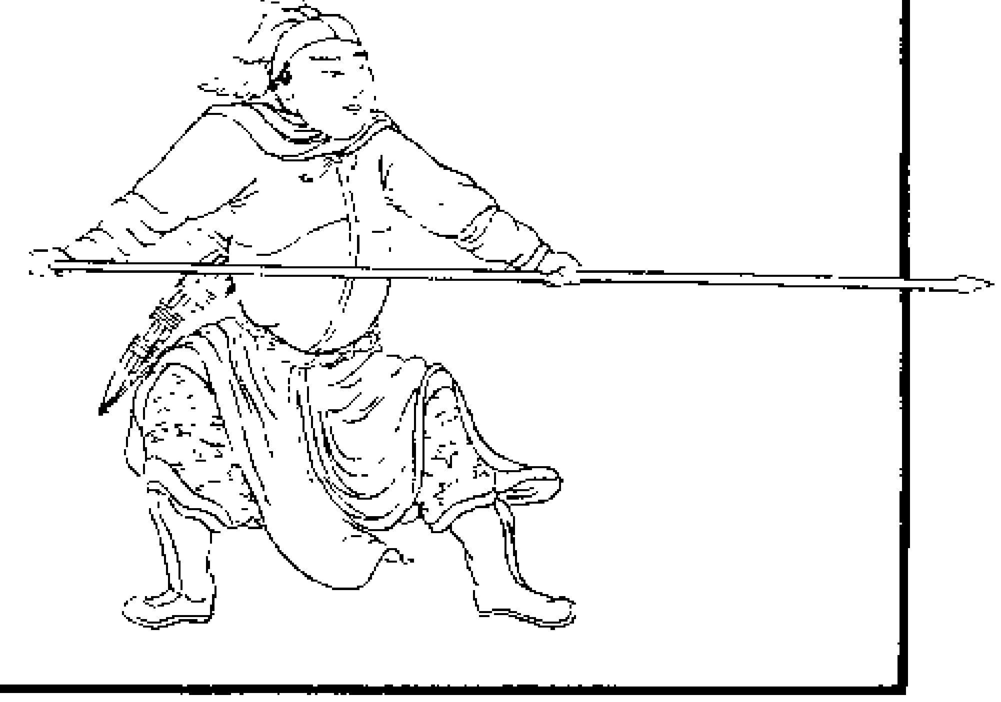
高吊四平鎗勢
此是初持鎗之勢
將鎗托開稍離胸
前以示其能及臨
敵則以鎗低挨腰
旁而變中四平
法曰鎗是纏腰
鎖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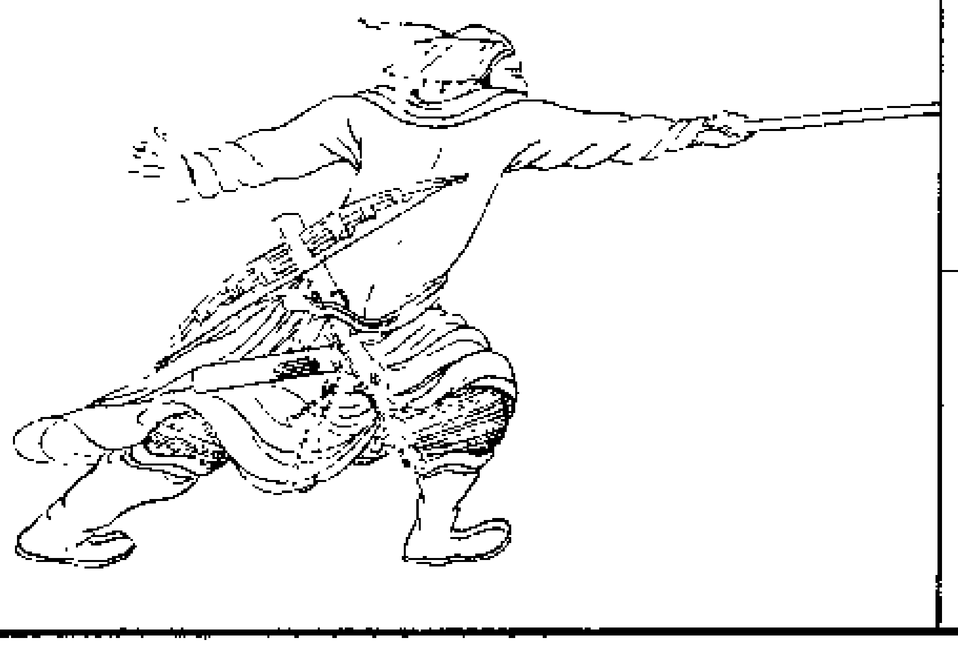
中四平鎗勢
鎗中之王諸勢之
首着着祖此而變
化無窮如你劄上
我即拏你劄下我
即提櫓你劄左我
即攔你劄右我即
拏總此一着之所
變化也
法曰你鎗發我
鎗拏是也



低四平鎗勢
你立中四平爲待守之法
我即用低四平將鎗入你
鎗下用棃花擺頭而進便
拏即拏便攔即攔格開你
鎗隨即劄你或用白蛇弄
風仰掌陽持將鎗頭低指
入你圈裡或覆掌陰持指
入你圈外聽便拏攔開你
鎗隨即劄你或圈裡圈外
挨靠你鎗劄你你猶能待
守乎
法曰你鎗不動我鎗劄
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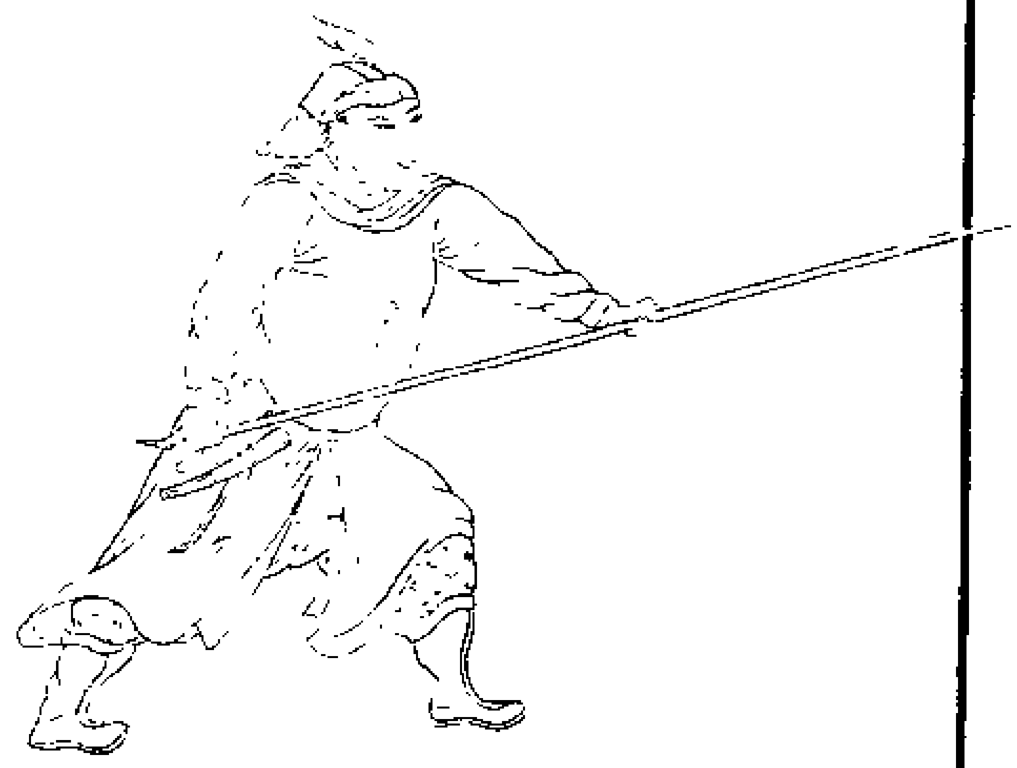


青龍獻爪鎗勢
勢勢之中着着之
內單手劄人無踰
此着我立諸勢聽
你上下裡外劄我
我用掤拏勾捉等
法破開你鎗即進
步單手探身發鎗
劄你
法曰吃鎗還鎗
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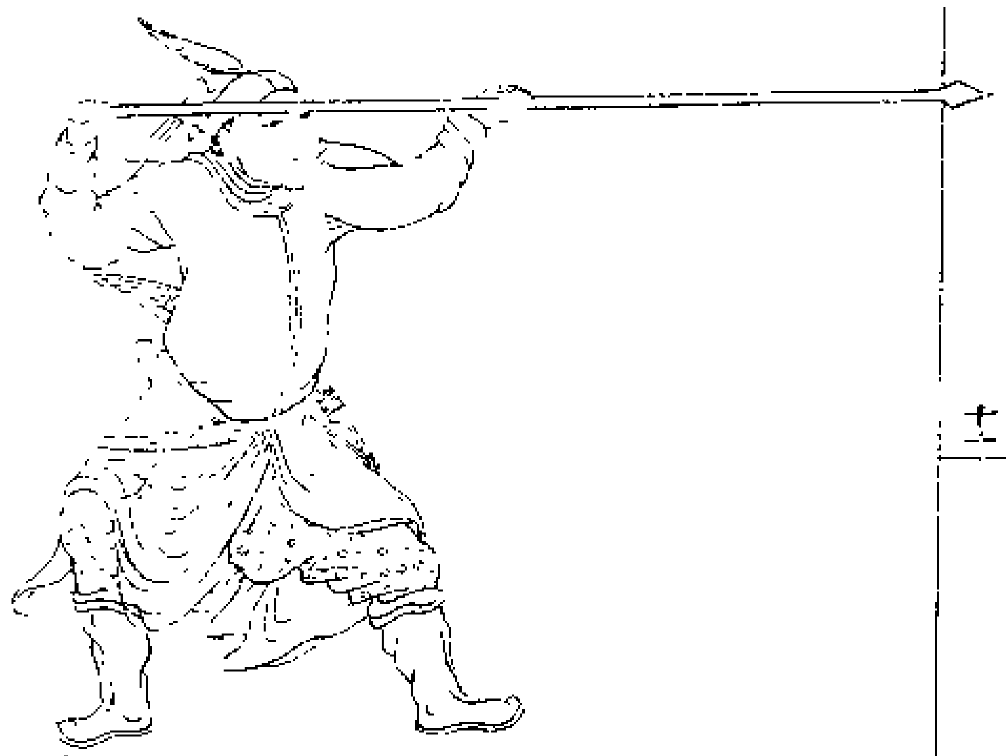
磨旗鎗勢

凡持鎗頭高則犯拏攔頭低則犯提撸磨旗之勢鎗頭稍高餌彼拏攔之法你若拏攔我即用閃賺花鎗圈裡圈外劄你法曰閃賺花鎗是也



活挪對進鎗勢

我劄你圈裡你拏開我鎗你我圈裡我顛步開左斜進挪開你鎗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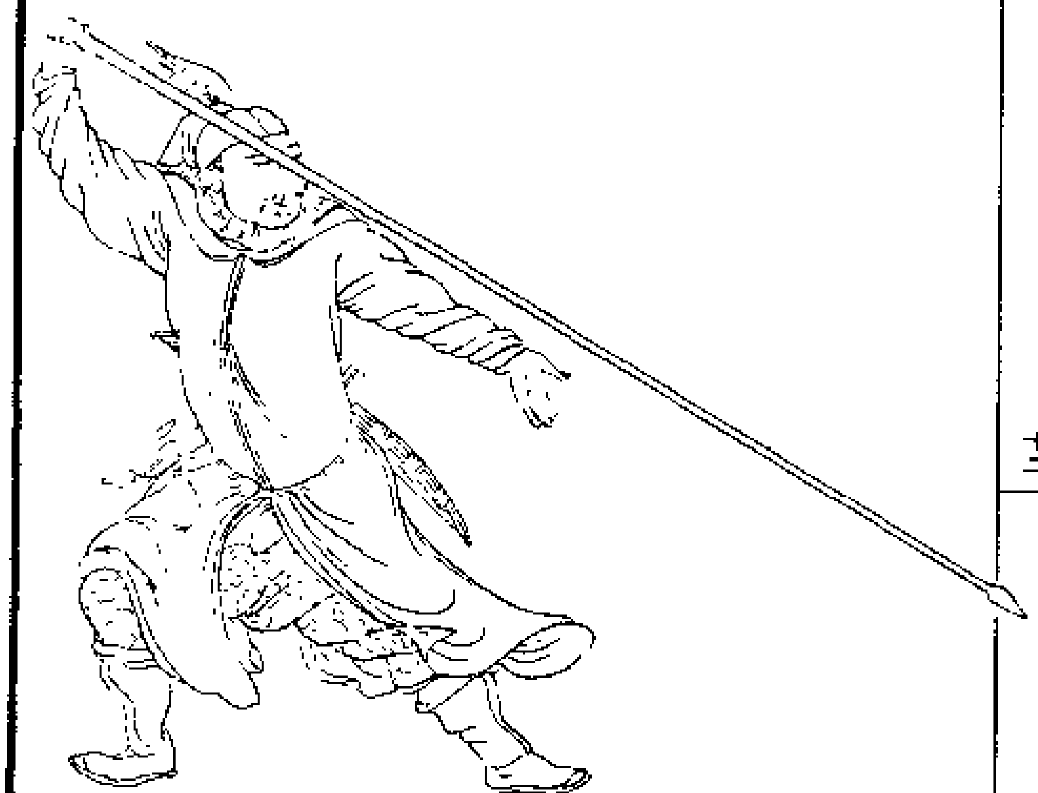
活挪退退鎗勢

如你鎗不動我即劄你圈裡你拏開進步劄我我剪步跳出隨將鎗高舉挪起你鎗

以上二者法曰挪退救護是也

死挪對鎗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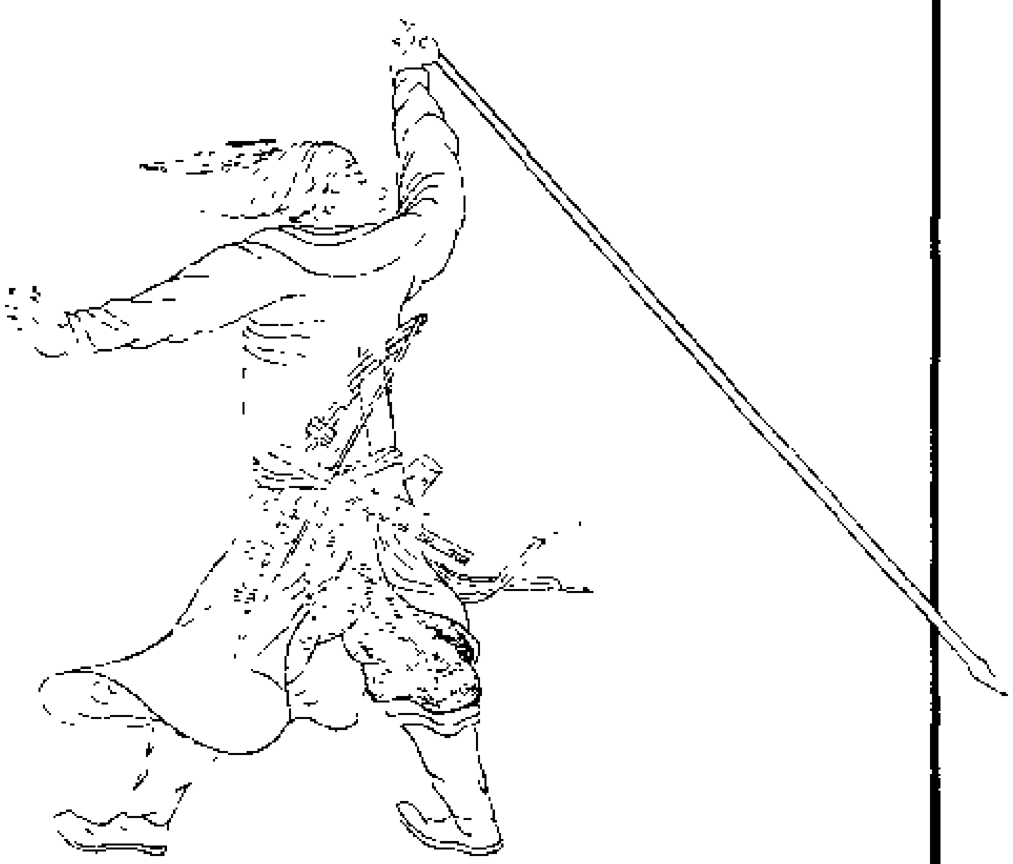
我先拏你鎗單手探身劄你圈裡你拏開我鎗敗於左你鎗疾速劄入我前手不及持鎗惟拷右手陽仰往後斜橫一拉挪起開你鎗前手即得持鎗劄是也



翻身掤退退鎗勢

我先擎你鎗單手探身劄你你用大封大劈格開我鎗敗於左你即顛步而進端鎗劄入其勢雄其力大我前手不及持鎗惟將右手斜舉掤起頭上而過其身從右翻轉而退步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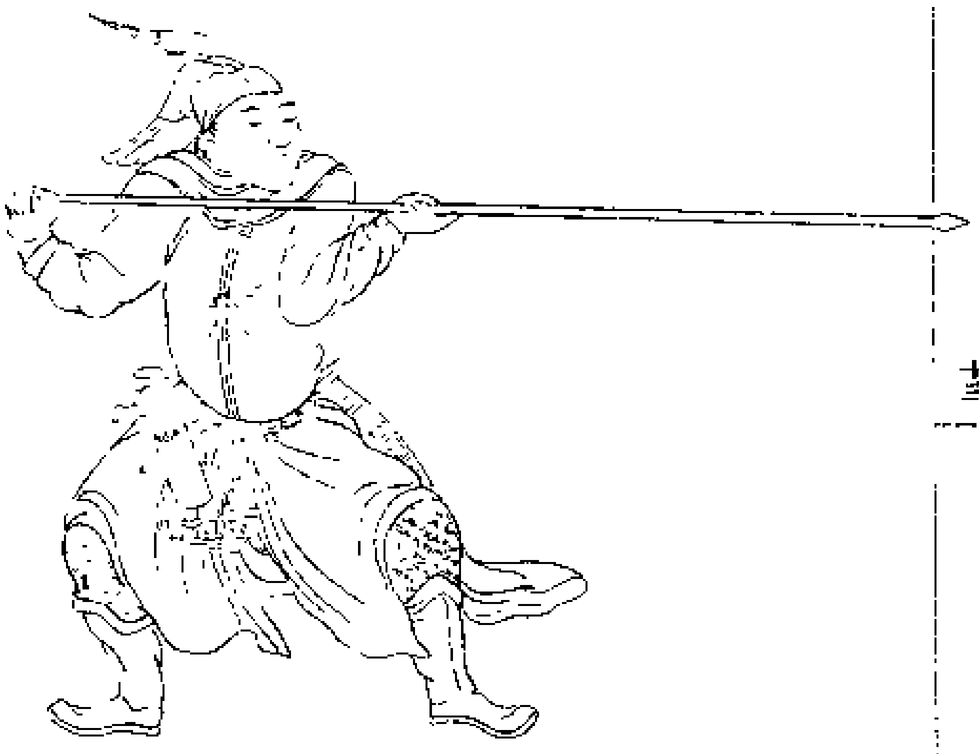
以上二着法曰死中及活是也



勾鎗勢

我先單手探身劄你圈外你攔開我鎗敗於右我前手不及持鎗惟將左脚順勢移於右邊左手持鎗仰掌一縮肘貼在左脇下勾開你鎗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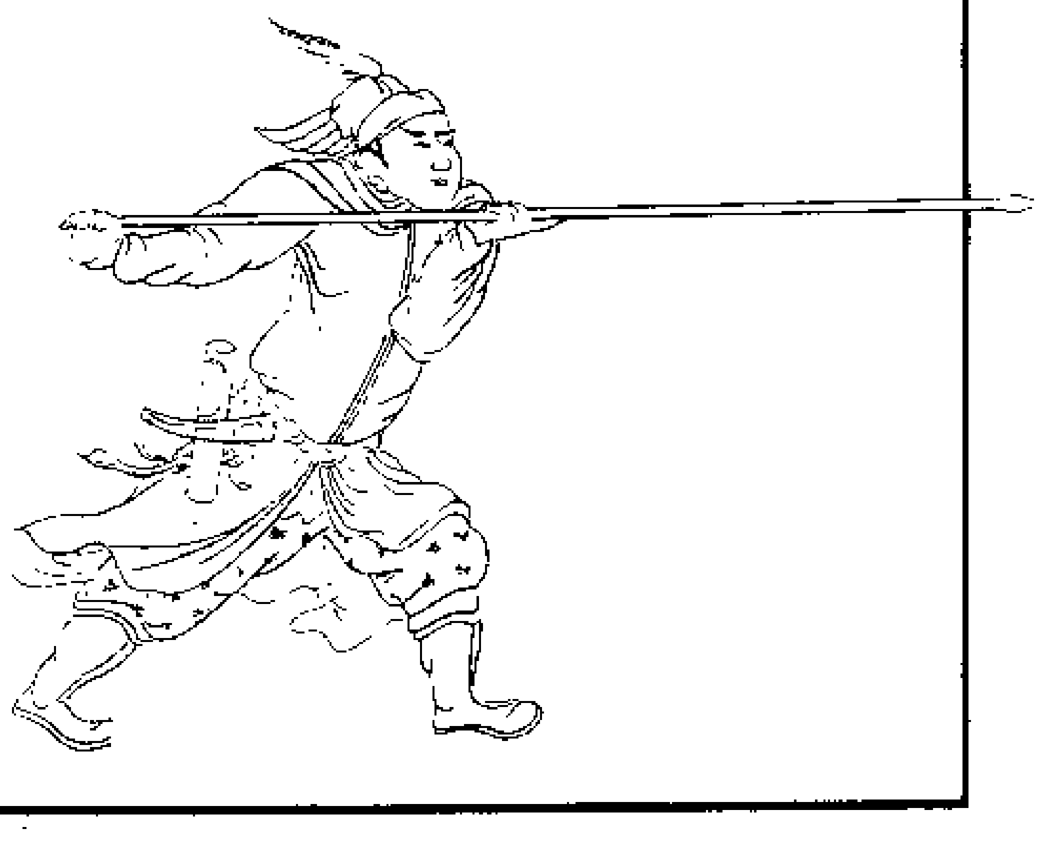
法曰無中生有是也



抱琵琶鎗勢

將鎗前手陽持縮轉端拖懷中無論你圈裡圈外劄我我即陰手挨挫你鎗劄你你或擎攔我鎗我將鎗頭低作地蛇鎗你劄我圈裡或圈外我用大封大劈端鎗進步劄你

法曰大封大劈端鎗是也



地蛇鎗勢

我將鎗頭置地你劄我圈裡我顛起雙脚一擎使你鎗跌開於右邊待你持鎗復左我又顛起雙脚一攔使你鎗跌開於左邊待你持鎗復右我又如前法一擎復左又一攔順其勢力使你不得持鎗立勢

法曰鐵掃箒是也

鐵牛耕地鎗勢

我將鎗畫地撩轉你或圈裡圈外劄我我則將鎗迸起挨鎗劄你

法曰你鎗來我鎗去是也

提鎗勢

我立四平你圈裏劄我脚我將鎗頭低下陽手提開你鎗你鎗起我一拏你圈外劄我脚我將鎗頭低下挺住用腰力一攊擼開你鎗你鎗起我圈裡一拏或圈外一攔還鎗劄你如你用地蛇鎗我用提鎗偷步斜進撥打驚起你鎗一拏一提又拏又提其聲無間斷跟纏你鎗不使走脫也

法曰撥草尋蛇是也又曰迎封接進是也

儘頭鎗勢 一名美人認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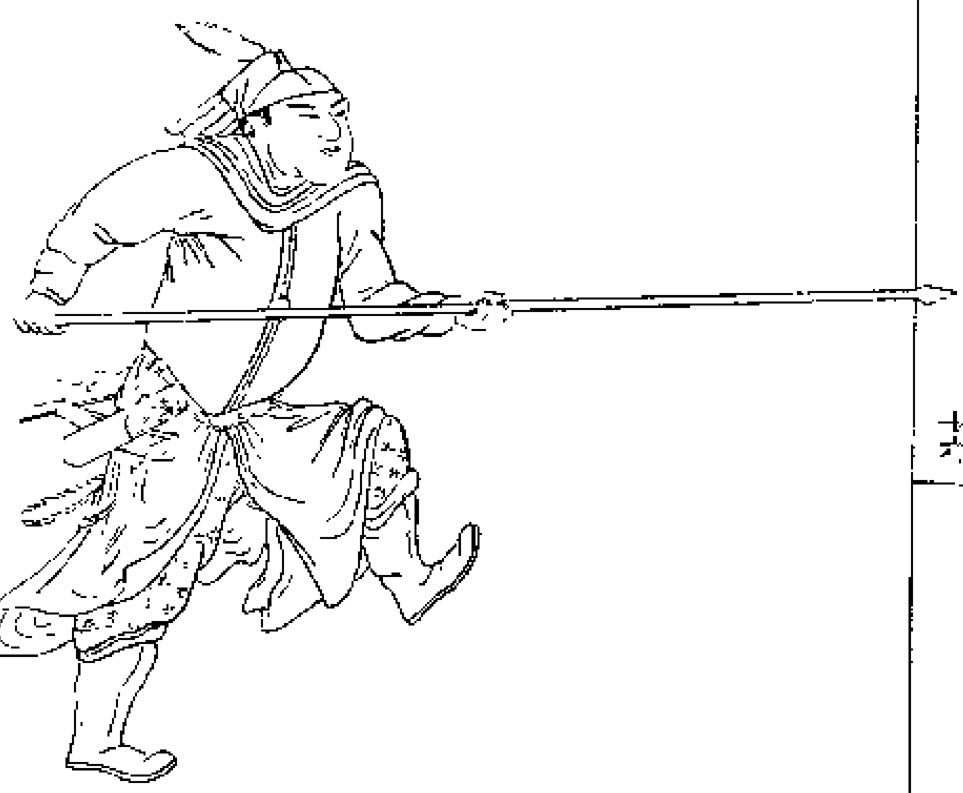
乃偷步上鎗之法我將鎗低指進入你劄上我即拏你劄下我即提你用提我即起你用拏我即閃賺圈外劄你

法曰他法行隨法行是也

懸脚鎗勢

我立四平你劄我脚不拘裡外我即懸起脚隨落脚進步還鎗劄你

法曰不招不架是也



詐敗鎗勢

我立四平圈裡挨逼你鎗你劄我圈外我一攔隨將身往後一倒佯為敗勢待你圈裡劄我我卽迎回身一拏開你鎗劄你

法曰佯輸詐敗是也

鷂子撲鵪鶉鎗勢

如你立四平我拏開你鎗進步劄你你拏開我鎗進步劄我我剪步跳出隨卽拏開你鎗

法曰鷂子拏鵪鶉救護是也

單刀法選

新都程冲斗宗猷著　觀其時調

弟　伯誠宗信　仲深時通

侯民應萬訂　姪禹跡時淶閱

溼初子頤　德正時澤

姪君信儒家校　觀正時湞

浙江侶傳氏施昇平校梓

單刀說

器名單刀以雙手用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煅煉精堅制度輕利靶鞘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並且善磨整光耀射目令人寒心其用法左右跳躍奇詐詭秘人莫能測故長技每每常敗於刀余故訪求其法有浙師劉雲峯者得倭之眞傳不吝授余頗盡壺奥時南北皆聞亳州郭五刀名後親訪之然較之劉則劉之妙又勝於郭多矣艮元受劉刀有勢有法而無名今依勢取像擬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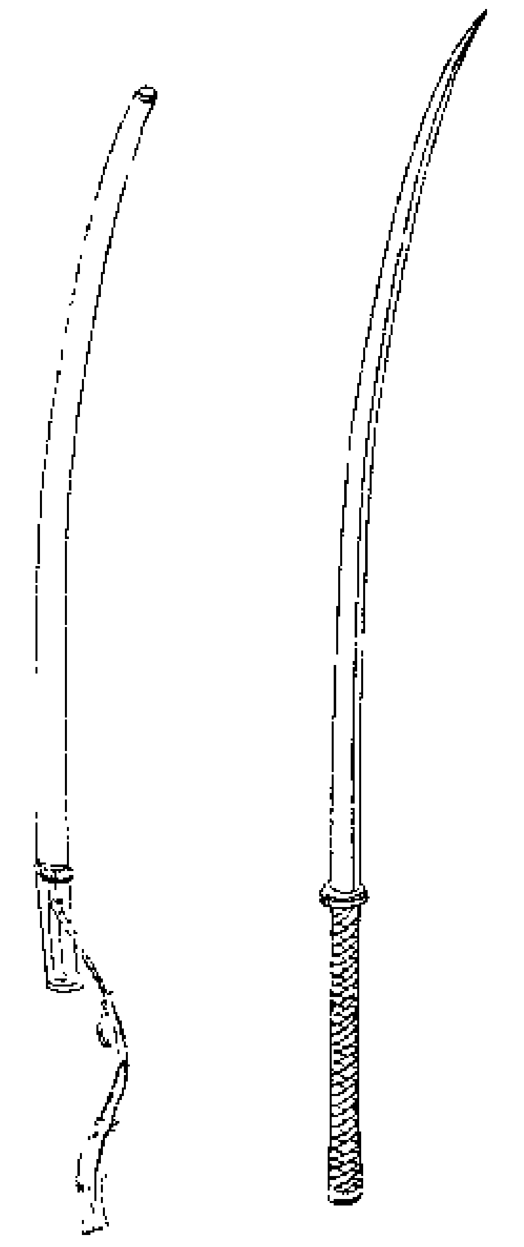
名使習者易於記憶其用法亦惟以身法爲要僴跳超距眼快手捷誘而擊之驚而取之心手俱化膽識不亂方可言妙今將八弩兼用亦惟選數勢繪圖直述其理之可以與鎗敵者若遇他器而此圓轉鋒利制勝又在我矣

單刀式說

古云快馬輕刀今以倭刀爲式刀三尺八寸靶一尺二寸則長有五尺如執輕刀一言制不得法鐵不鍊鋼輕則僥薄砍下一刀刀口偏歪一邊焉能殺人如要堅硬則刀必厚厚必重非有力者不能用也故制法惟以刀背要厚自下至尖漸漸薄去兩旁脊線要高起刀口要薄此即輕重得宜也鐵要久鍊去渣屎磨時無麻子小點如鏡一樣光彩則遇潮汗亦不致上銹乃鐵多煉少是久煉成鋼也刀鞘內要寬刀口寸金箍入鞘口略緊勿鬆緊鬆亦要得宜以便出入如用弩帶刀刀長二尺八寸靶長九寸共長三尺七寸不可過長恐

懸帶腰間用弩不便鞘用皮制其法載前用弩兼鎗刀說中

單刀式圖



單刀勢圖二十二式

你我拔刀勢

此因刀長遇急時難以出鞘故以本陣中用刀者你拔我刀我拔你刀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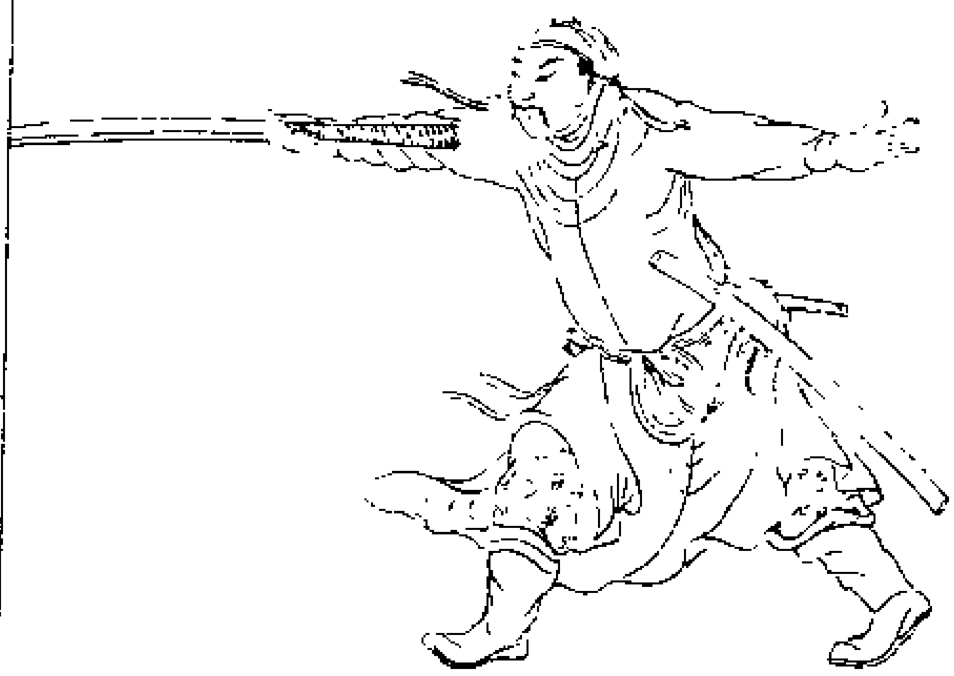
拔刀出鞘勢
左手持鞘右
手陽持刀靶
先拔出少許
再用手掌托
挐刀背出離
鞘口以左手
持靶再換右
手共持刀靶
砍殺

埋頭刀勢
此開左邊門
戶將左邊身
體向敵餌彼
鎗劄入以刀
橫擱開鎗斜
進右脚換左
手共持靶聽
便砍殺

入洞刀勢
此亦開左邊
門戶側身放
空餌彼鎗入
則將刀自下
撩起他鎗進
右步單手自
下斜撩而上

單撩刀勢

此先或立埋頭勢或入洞勢餌彼鎗劄入我將刀橫揭起開彼鎗斜進右脚單手自下撩起一刀



腰砍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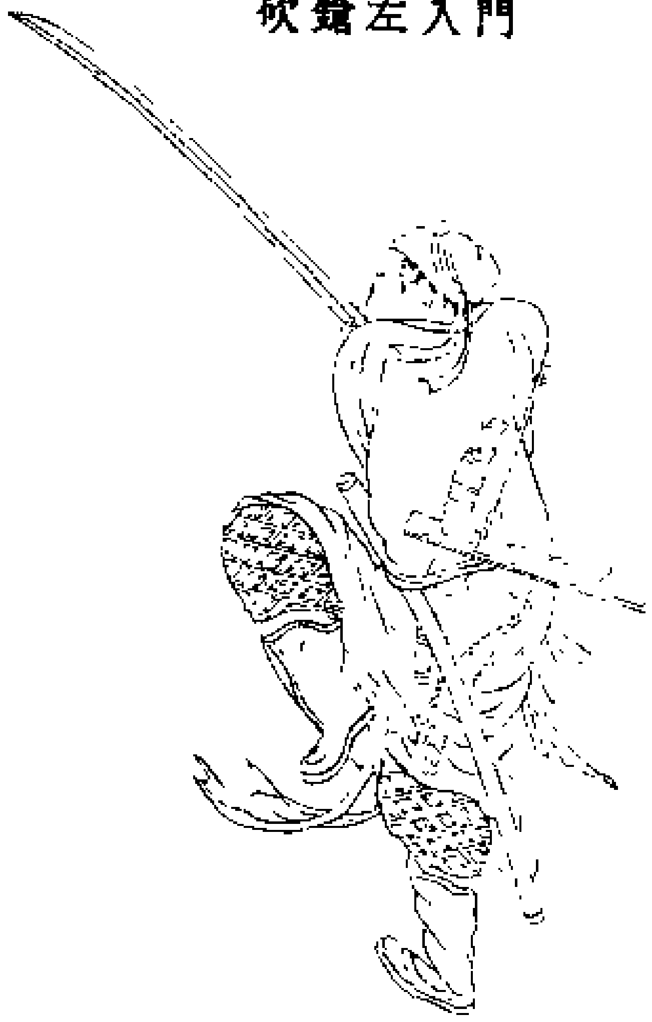
此先單手撩一刀其勢力已歸於左邊單手再復回橫砍一刀

右獨立刀勢

此開右邊門戶彼鎗劄入則將刀往右後一攪開鎗斜進右步為左獨立聽便砍殺

左獨立刀勢

此開左邊門戶彼鎗劄入則將刀往左後一攪開鎗斜進右步砍一刀



左提撩刀勢

此亦開右邊門戶彼鎗剳入則將刀自下斜撩而上進左步復成右提撩聽便砍殺此二勢乃倭奴之絕技也

拗步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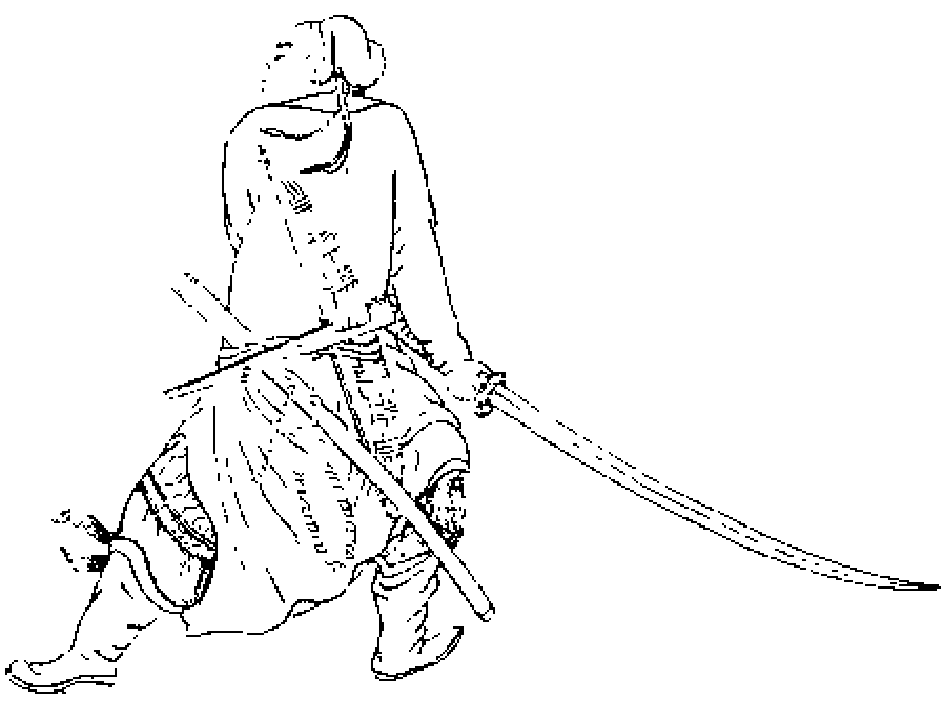
此左脚向前開右邊門戶彼鎗剳入則將刀往右後一攪進右脚再進左脚剪步斜入聽便砍殺

低看刀勢

此亦開右邊門戶彼鎗剳入則將刀往右一格進右步於左邊復成上弓勢此二勢左右格鎗兩邊閃躲進步跟鎗勿離聽便砍殺

右提撩刀勢

此亦開左邊門戶彼鎗剳入則將刀自下斜撩而上進右步則成左提撩



外看刀勢

此開右邊門戶彼鎗劄入我進右脚於左用刀往右推開彼鎗進左脚右脚偷步滾身跳進再進左脚橫靠一刀又進右脚往右一攪復砍一刀

上弓刀勢

此將刀斜橫右膝前開當面門戶彼鎗劄入則將刀往左一格進左步於右邊則成低看勢

左定膝刀勢

將刀推出按於左膝上故鎗卽有拏勢如鎗左攔開刀則退左步變成上弓勢如鎗右拏開刀將身略後一坐變成低看勢鎗再劄入聽便砍殺

右定膝刀勢

此將刀推出按右膝上如彼左右劄我我卽那步進用刀挨削彼鎗彼劄我脚用刀一提彼劄我面用刀一砍彼拏我刀卽變外看勢彼攔我刀卽變上弓勢聽便砍殺

朝天刀勢

此以左肩背膊脚向敵餌彼鎗劄入我懸起左脚將刀背往左一攬開鎗隨進右脚砍殺

迎推刀勢

此先立外看勢開右邊門戶彼鎗劄不實則將刀往右一推開彼鎗彼復實劄我懷裏略偷左脚於右砍斷彼鎗

刀背格鐵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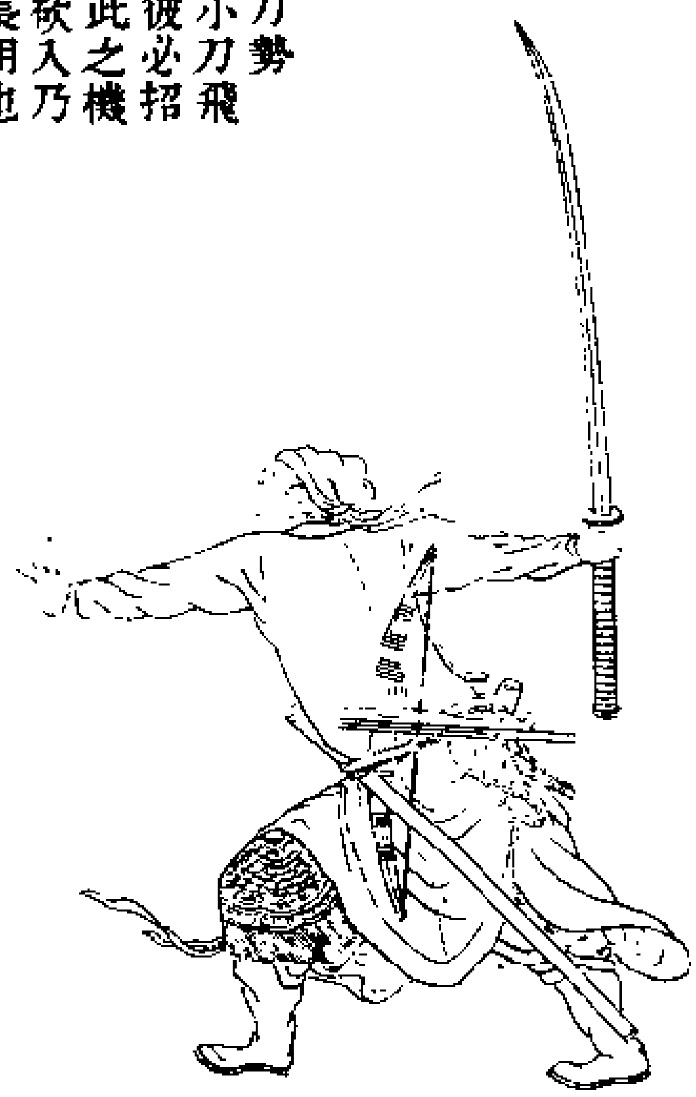
刀口薄始利如遇彼用鐵孑鐵鈀重器之類若將刀口砍格則刀口必傷何以殺敵故用刀背以勢中之法擊格爲妙

藏刀勢

此因彼鎗變幻難測故懸挂小刀二三把用一把藏挈左手以左肩背向敵勿合敵見使之無防以便將刀飛刺

飛刀勢

此將小刀飛刺去彼必招架乘此之機用刀砍入乃短技長用也



收刀入鞘勢

此先將左手持刀靶再換手陽掌托拏刀背入鞘

續總刀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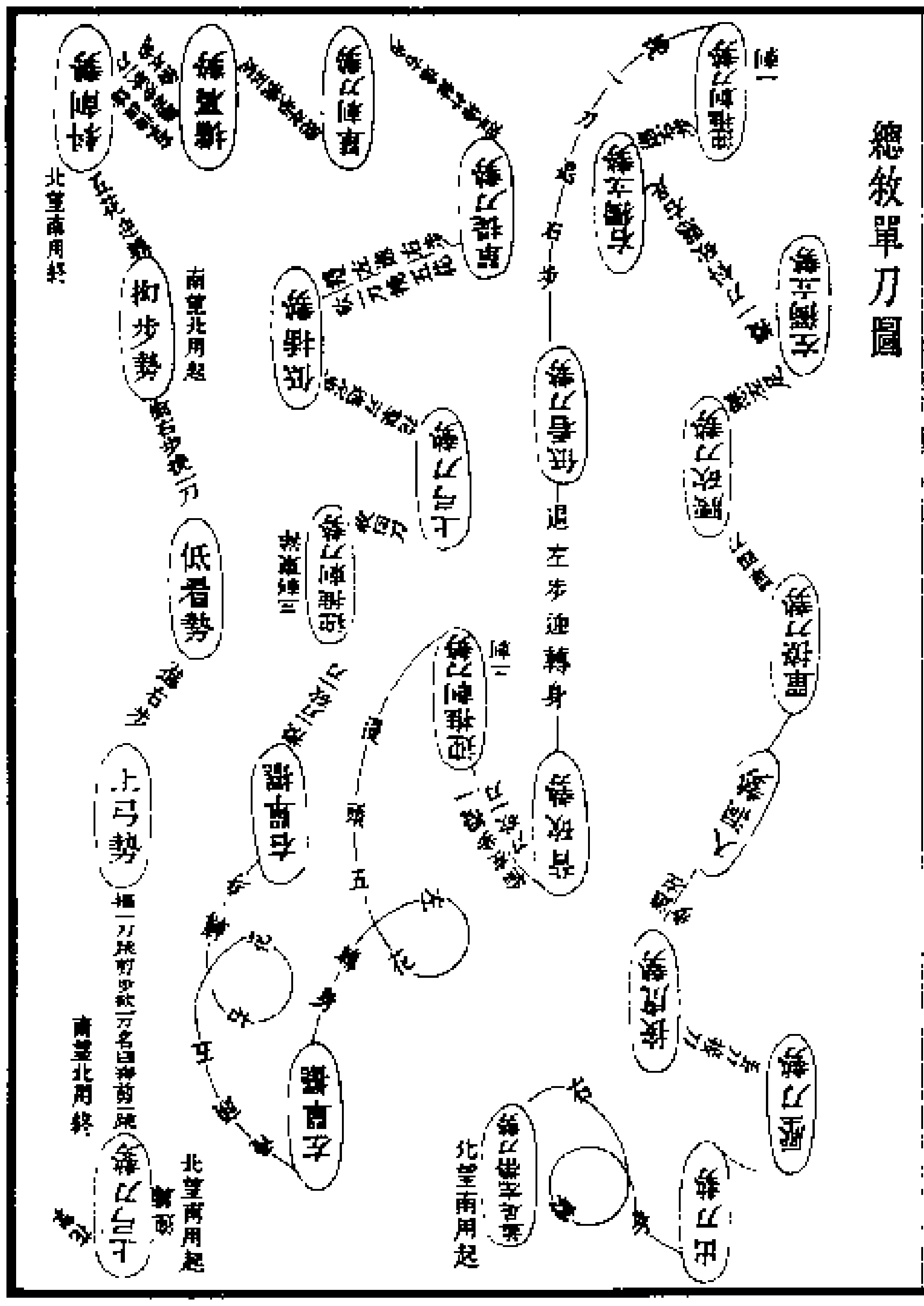
以前刀法着着皆是臨敵實用苟不以成路刀勢習演精熟則持刀運用進退跳躍環轉之法不盡雖云着着實用猶恐臨敵掣肘故總列成路刀法一圖而前圖諸勢備載在中又續刀勢十二圖於後以便習演者觀覽第習演之刀當用重長者使臨敵用帶弩之刀則驍快輕利矣然全路勢多倘力微者持重刀難以跳舞終局當聽用者力之長短分爲兩節三節習演毋拘定格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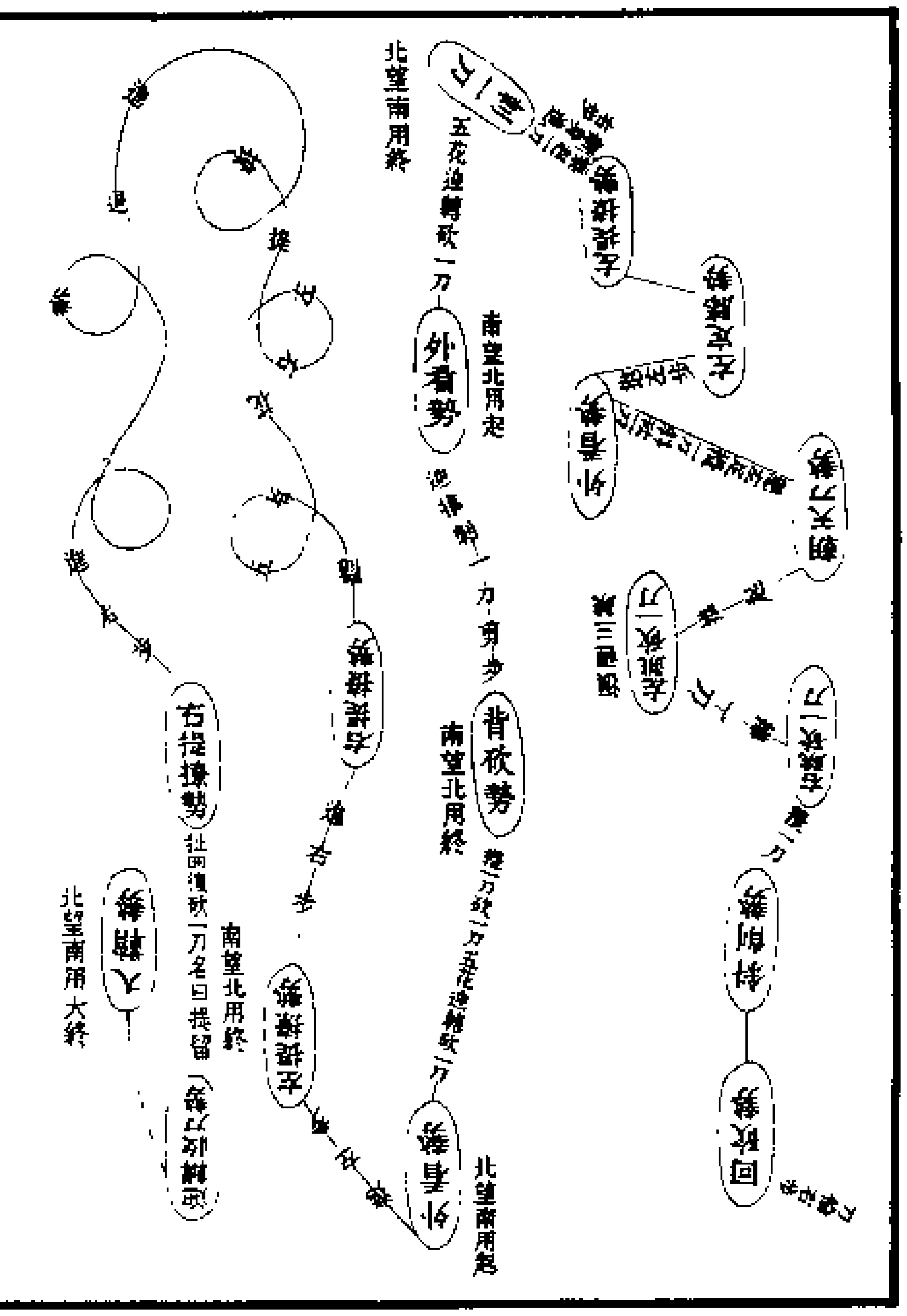
總敘單刀一路

北望南用起並足左帶刀勢右轉身出刀勢壓刀勢丟刀接刀按虎勢進左步入洞勢單撩刀勢單回刀腰砍勢懸左足左獨立勢攪一刀斜砍懸右足右獨立勢進右步迎推刺刀勢一刺挽一刀退右步低看勢退左步迎轉身背砍勢偷左步攪一刀砍一刀迎推刺刀勢二刺漫頭五花左轉身左單擺漫頭五花右轉身右單擺攪一刀砍一刀迎推刺刀勢三刺東洋收回上弓勢花拏一刀進左步低插勢攪一刀進右步砍一刀挽五花單提刀勢左手擔外輪進右步單刺刀勢進右步砍五花擔肩勢左手撥裏輪進右步砍一刀偷左步斜削勢北望南用終五花迎轉南望北用起拘步勢偷右步挽一刀低看勢進右步上弓勢棒一刀跳剪步砍一刀名曰奔剪一跳南望北用終北望南用起迎轉上弓勢花拏一刀偷左步回砍勢斜削勢攪一刀右跳砍一刀棒一刀左跳砍一

刀退裹三跳推起朝天刀勢懸左足攪一刀斜砍一刀外看勢進左步左定膝勢左提撩勢架起一刀翻身進右步刺一刀北望南用終南望北用起五花迎轉砍一刀外看勢迎推刺一刀剪步背砍勢南望北用終攪一刀砍一刀五花迎轉砍一刀北望南用起外看勢進左步左提撩勢進右步右提撩勢隨身五花左右提撩進退勢進右步右提撩勢扯回復砍一刀名曰提留南望北用終迎轉收刀勢入鞘勢北望南用大終

總敘單刀圖





續刀勢圖十二式

帶刀勢

二足並立惟右膝稍彎左膝直站名爲雌雄脚左手按刀鞘右手持刀靶以左肩向前順步進左脚於右再左轉身進右步出刀

出刀勢

右手陽掌持靶出刀於右斜橫刀尖在左示胸腹大空向敵彼鎗劄入略偏左脚移於後用刀靶扚下鎗隨加左手共持刀靶則刀尖斜橫右邊以右肩向敵彼鎗又劄入卽起擊砍一刀如成外看勢彼鎗又劄入斜進右脚用刀背勾開鎗卽進左脚砍殺○又一着如前出刀之勢彼鎗劄入亦如前移步將刀靶扚下鎗大偏左脚右轉身進右步背砍一刀

壓刀勢

將右手陰持刀蹲身壓下低勢左手直伸於後刀尖斜向上以便丢刀高起

丢刀接刀勢

壓刀將刀口向下丢起刀待刀落下右手陽仰接刀但刀丢起落下毋使刀轉動則接刀持靶刀口向前則便運用如刀丢起落下轉動不定及接持刀口不能向前或左或右則刀難於運用矣

按虎刀勢

接刀在右手卽成此勢再好進步聽變埋頭入洞二勢從便砍殺

背砍刀勢
如先立外看勢彼鎗從右劄入我將刀往右推開鎗進左脚偷右步左轉身橫靠一刀

低插刀勢
先立低看勢彼鎗劄左脚用低插一提彼鎗起劄面將刀背勾開鎗斜進右脚砍殺

提單刀勢
右手持刀將左身併手側偏於右邊特露出左手外腹脇誘彼鎗劄入斜進左步於右將左手挽開鎗隨進右步單刀平直刺去

單刺刀勢
單手刺去一刀收回挽五花曲左手肘墊起刀背往頭上過擔於右肩上

擔肩刀勢

將刀橫放右肩前手偏垂於左特露出左手裡腹脇誘彼鎗剳入用左肘往右橫𢫬開鎗左右二脚斜跳而入隨加左手共持刀靶砍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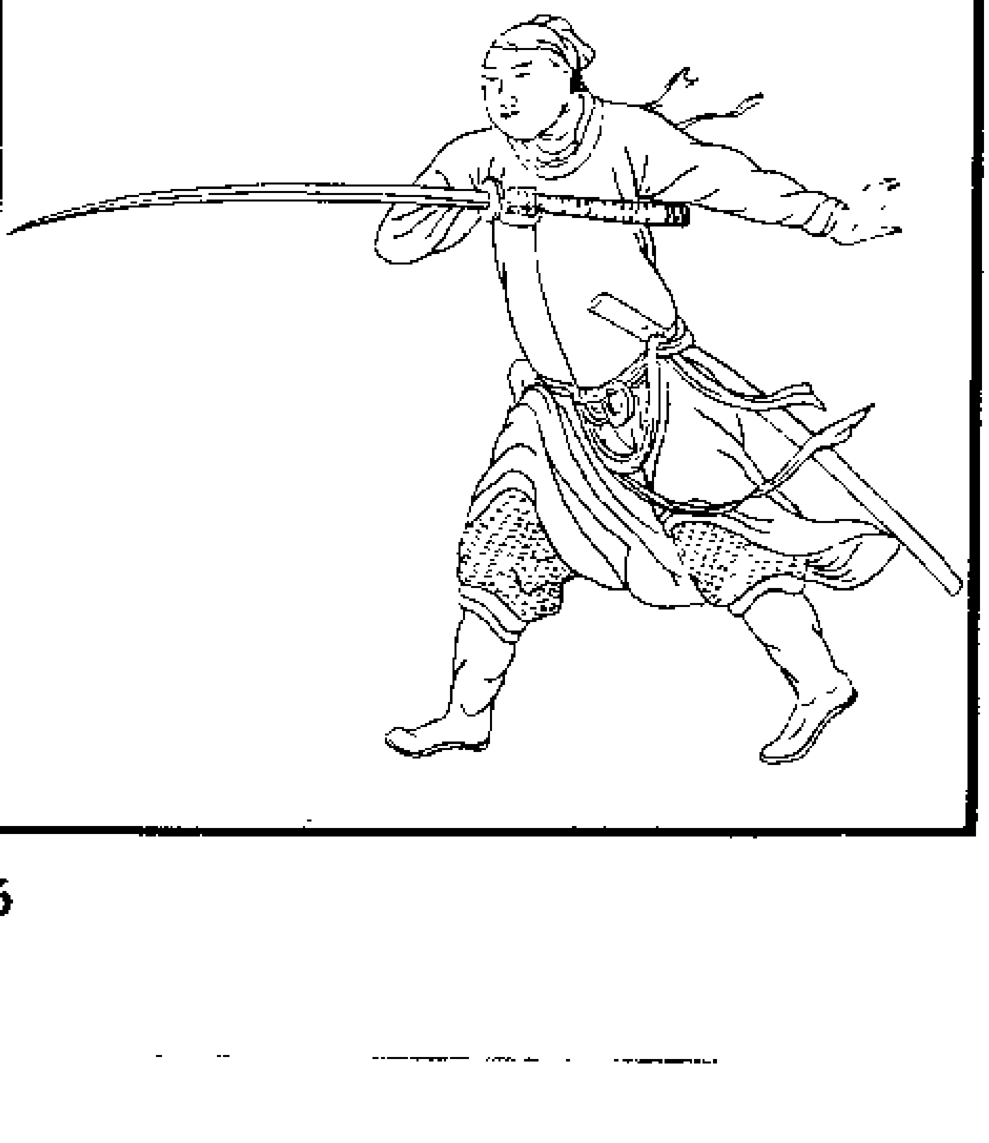
單提擔肩刀勢乃便如諸誘之法但人見此大空即戳之多是用鎗着實剳去常墮計中矣故云戳敵者亡

斜削刀勢

如抱刀懷中以右肩向敵彼剳右脚用刀斜削開鎗則刀偏於右旁彼起鎗剳面偷左步將刀遶開鎗順砍一刀

收刀勢

用完刀法將刀往頭上左遶一刀曲彎右手以刀背閣在肘上再用手反挐刀靶入鞘



以上鎗刀用法惟以粗語直述各勢之中蓋余昔演棍法勢圖皆以歌訣述之雖便觀者記憶而變幻之意猶未能詳悉故今粗述鎗刀法誠欲人之易曉也然有心妙者猶不必定拘愚見但目視敵如何殺來手中運鎗刀如何格去身體如何左右躲閃脚步如何進退等法至於心手俱化隨機而應惟以順勢順力爲妙如逆之則不能稱絕疾也歷云十八般武藝惟鎗稱王諸器皆用鎗法比試欲制其長與疾也故余刀法亦以鎗法論之如遇各器觀其體當知其用以各勢中用法破之無有不勝者譬虎雖猛有牙爪之利鬬必以牙爪傷人牛力巨有角之力鬬必以角觸人能在此中解悟類推可稱因敵制勝矣反此何以議技哉

貫虱心傳

昭代叢書丙集卷三十九

歙縣 張潮山來輯
張漸進也同輯
吳江 沈楙悳翠嶺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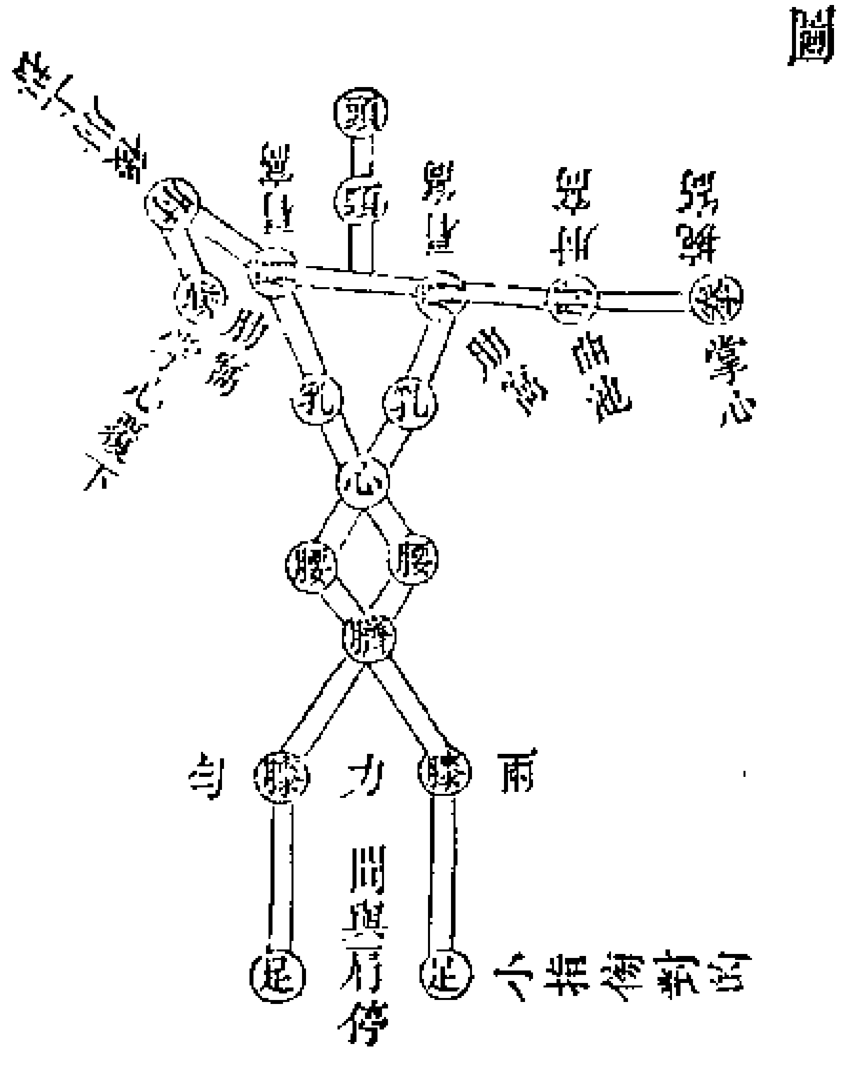
貫虱心傳

錢塘紀鑑高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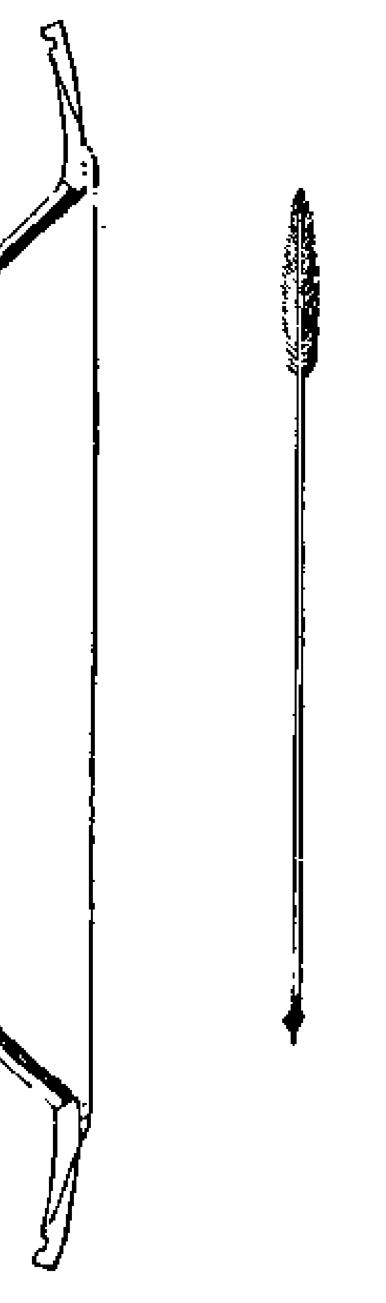
十要

一備法　二振氣　三安和　四定位
五志彀　六審固　七忘形　八力齊
九神往　十洞徹

勁節圖



弓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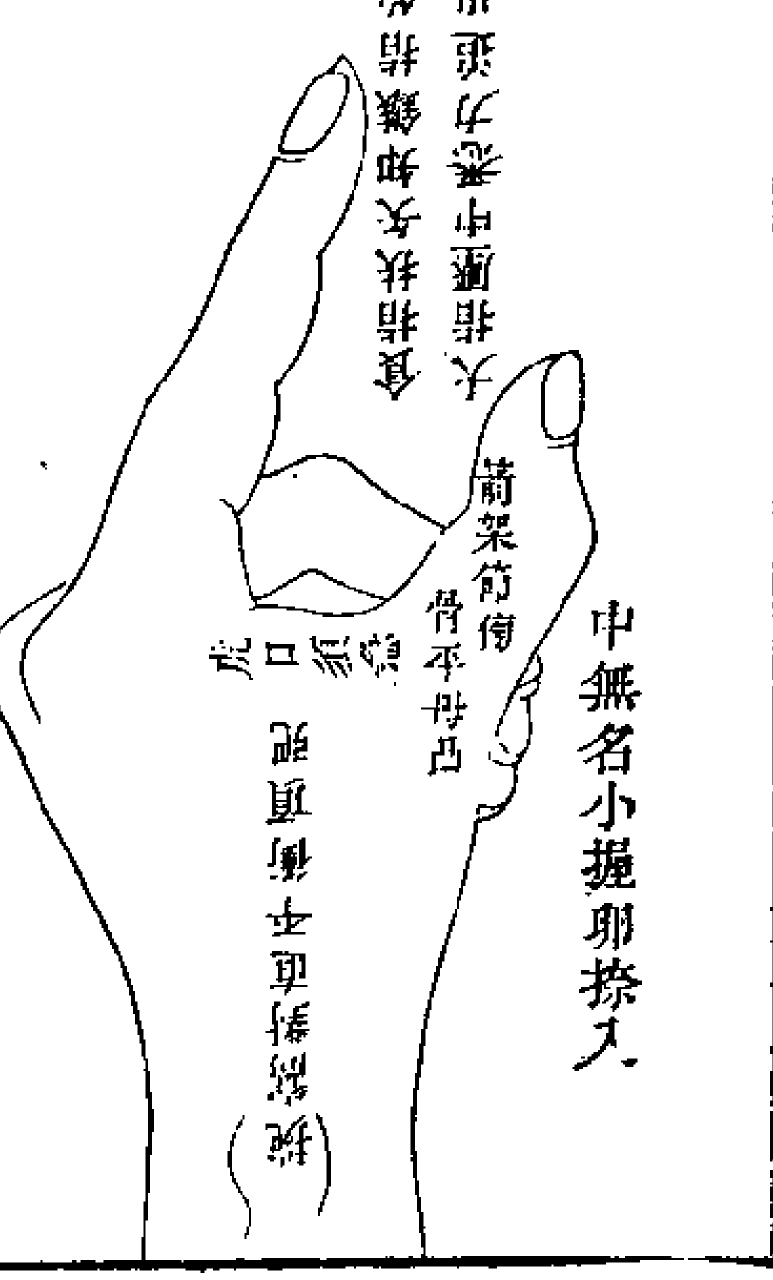
弓矢篇

凡射之道弓矢須精弓矢弗調雖羿弗能箭重弓軟難以致遠箭弱弓强發矢必狂弦促不發弦慢無力太粗則木細則不實我力欺弓勁節無從弓力欺我神何以充矢長臂短安能引滿弓短臂長志彀弗追矢稱臂弓稱力臂弓矢既調然後言射

法曰弓矢不調雖羿不能以必中弓須六材亘三合稱六材亘者木角筋膠絲漆俱美也三合稱者木角筋三勻也又須胎直筋舒角正整膠乾透乃

張而調之勿敧斜走滾弼弝齊來者爲㫐其短長强弱稱己臂力用之宜焙張得法弛置整平凡弦太長則慢而無力短則不發筯粗則木而不靈細則弱而不久絲爲上鹿皮弦次之牛皮則不堪用矣凡矢幹以人之臂定短長法以箭扣平心窩橫伸直臂使食指尖與幹齊無過不及爲宜若過短鏃已上指而弓未入彀過長弓已入彀而鏃不及上指幹毋頭大尾小此輕彼重其扣不緊蕩其翎必整固輕重須以弓相稱亦須安置得宜毋使其曲也

持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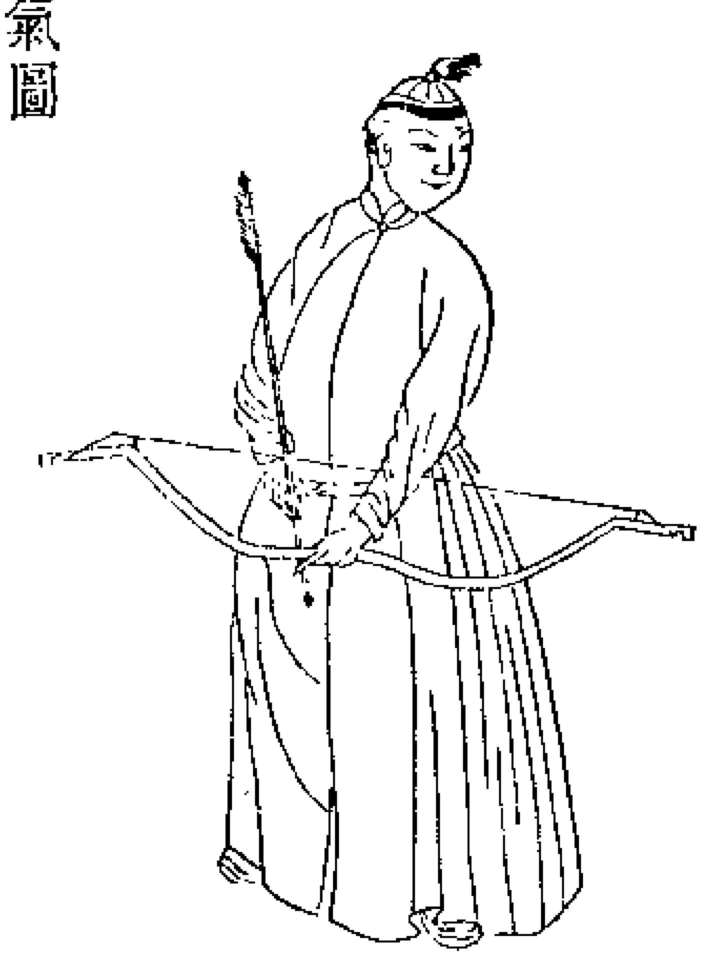
持固篇

持弓之訣虎口須急平衡頂弝挽窩對直中無名小握卵捺入大指壓中悉力追出筯架節傷骨平毋凸食指扶矢知鏃指的

持弓之手須虎口銜急頂弝平對挽窩正直勿偏其小指無名指中指一如握卵狀并力捺入大指壓中指上悉力追出三指入而大指出則虎口自急矣將筯架大指節傷上節骨平則無掃翎之病以食指伸出點鏃指的此謂知鏃上指蓋目神凝

於幹而著於的無暇視鏃故以指知鏃乃不亂神
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

正己養氣圖



正己養氣篇

立身之法狀似蹲鷹勿挺勿曲雙膝力勻不丁不八兩足整平間尺有咫務與肩停前小指傍對的中心隨方正己養氣凝神

立身須不丁不八均齊平整以前脚小指傍對的後脚依前而立少退落半足中相間與肩濶等之約尺有咫兩膝勿挺勿曲力勻如一而氣貫勿弛則無凸臀之病昂然直立側目注的狀如蹲鷹左顧則無傷引之疵須養其氣而凝其神內志正而外體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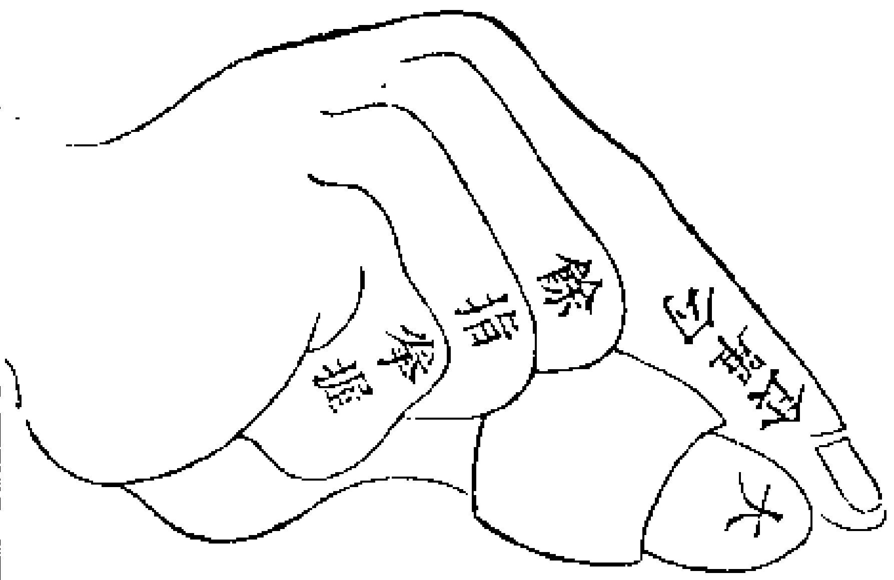
內省措宜篇

搭矢之方橫弓少腹右手縷箭三寸近鏃交納于左食指銜厲舒弓抽矢隨矢而復雙合扣之扣急勿肭大食單勾餘指拳握豎捥扭絃展弓向鵠內省措宜專心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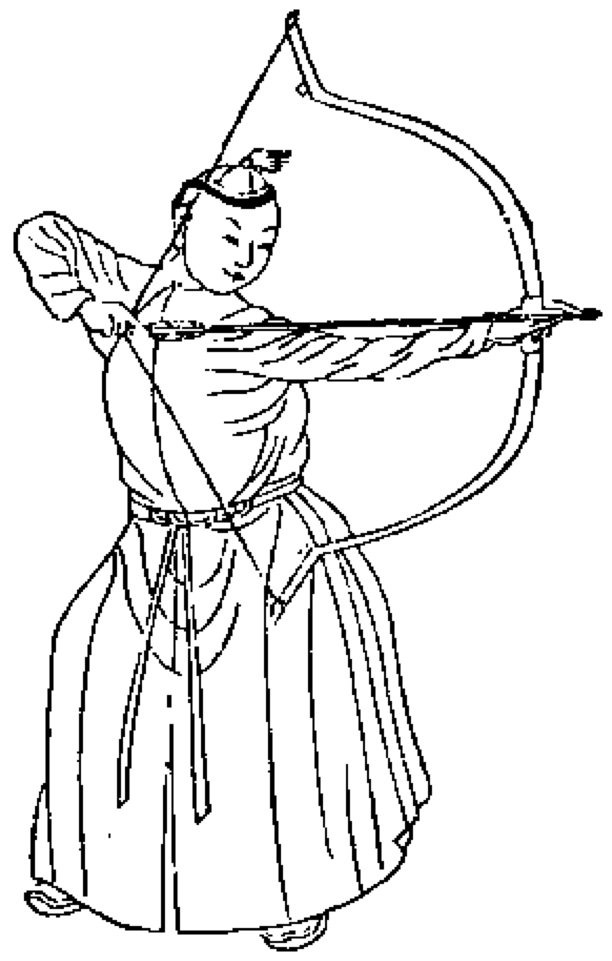
左手持弓橫按小腹間右手縷箭近鏃三寸許交納於左手大指節傍左手食指銜住臂伸而復屈合右手入扣以意度其平衡勿以眼看扣扣急以

大指指機控弦附中指傷將食指搭大指上須一直傷矢不可太逼則箭出不搖尾矣將中指無名指小指緊拳指掌心豎捥令平掌心覆下高提肘而捥之此名單勾發機最靈之法也

豎捥扭弦圖



志彀圖



志彀篇

開弓之要敬爾威儀心平體正表裏咸宜膝勾腋𦡆腹鼓臍垂如鵬展翼將翔未飛自下雙分後肘上提肩臂緩轉四窩對之志彀審固知鏃爲期

開弓要氣周丹田收𦡆腋膀從容不迫雙手齊分從懷中推出後肘高提如拔虎尾前肩臂緩轉而四窩骨節環鎖相對身勢腹鼓而臍垂翩翩然如鳥之將翔未飛盤射必心平體正心平者謂心氣和平而無動容作色也體正者謂四體周正上下

左右前後端好也

從容中道圖

從容中道篇

發矢之巧機節在肋肋轉臂隨前擎後拳拳機內扭擎節外決以神主之五心齊力背緊胷開乳垂頸直肘高臂挺外內合一自然而然毋過不及從容中道是能破的

引弓已入彀食指已知鏃箭毋礙於項弦毋礙於腹乃更凝神審固箭在弓右視在弓左箭在於手視在於的審箭與的神情相接乃從而擎拳擎者挺前肋臂肘挽至虎口勁向外握也拳者拔後肘

挽至掌指勁向內扭也其法全體相應不分先後自足而膝而腹而肋而胷而肩而臂而肘而挽而虎口拳指一齊進力到的則自然胷骨開頭頸直雙乳垂後肘高而五心齊力五心齊力者謂心與左右手足心一齊進力也如一有不合則不中道矣

勿忘篇

初學之際輕弓虛張習其容止四體周方漸以重弓引滿日長久久勿忘膂力自强

法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引之自胚凡初學時用軟弓張而調之以習容止容止者心平體正也待臂力穩四體安漸以勁弓加引之引既久臂力强然後稱己力而製弓矢

反求篇

射不命中必有所以學不專心諸病自起節傷掃餘指骨弗平窩對打袖轉臂失候箭發指出食指太逼箭虛不實是未擘鐏外不合內四窩不對用巧不著四窩不合弓開不定乃心不靜箭出匆忙乃心徬徨

曲腰凸臀膝力不勻仰面垂頦頭頸不直頭頸不直脅膛不出脅膛不出腰臍無力聳肩縮頸氣不固臍雙分不來弓弗懷開六失其五擘不垂乳垂乳無節是未挺肋十失其九擘不扭手扭手肘低後肋不提射不入鐵五心不一改之如斯就驗如彼其有不合反求諸己得心應手久而成矣貫虱穿楊不出乎此

射也者正己而後發也發而不中反求諸己欲得命中先須去病必審其病在何處即當改過去其不善而盡其善則未發得中而發得扣矣即位育之道也如弓箭在手慎毋苟發務使其弓箭與身勢手足心眼氣力精神歸於一貫久久純熟自然心手相忘但以己之力神破的而并不知有弓箭也如此則隨心所欲而不踰矩矣

內家拳法

歙縣 張潮山來 漸進也 同輯
吳江 沈楙悳翠嶺 校

內家拳法

餘姚黃百家主一著

自外家至少林其術精矣張三峯既精於少林復從而飜之是名內家得其一二者已足勝少林王征南先生從學於單思南而獨得其全余少不習科舉業喜事甚聞先生名因裹糧至寶幢學焉先生亦自絕

憐其技授受甚難其人亦樂得余而傳之有五不可傳心險者好鬬者狂酒者輕露者骨柔質鈍者居室隘奉習余於其旁之鐵佛寺其拳法有應敵打法色名若干長拳滾斫分心十字擺肘逼門迎風鐵扇棄物投先推肘捕陰彎心杵肋舜子投井剪腕點節紅霞貫日烏雲掩月猿猴獻果綰肘裹靠仙人照掌彎弓大步兌換抱月左右揚鞭鐵門閂柳穿魚滿肚痛連枝箭一提金雙架筆金剛跌雙推窗順牽羊亂抽麻燕抬腮虎抱頭四把腰等穴法若干死穴啞穴暈穴咳穴膀胱蝦蟆猿跳曲池鎖喉解頤合谷內關三里等穴所禁犯病法若干懶散遲緩歪斜寒肩老步腆胸直立軟腿脫肘戳拳紐臀曲腰開門捉影雙手齊出而其要則在乎練練既成熟不必顧盼擬合信手而應縱橫前後悉逢肯綮其練法有

錬手者三十五斫削科磕靠擄逼抹芟敲搖擺撒鐮攔兜搭剪分挑綰衝鉤勒耀兌換括起倒壓發插例釣錬步者十八墊步後墊步碾步衝步撒步曲步蹋步斂步坐馬步釣馬步連枝步仙人步分身步翻身步追步逼步斜步絞花步而總攝於六路與十段錦之中各有歌訣其六路曰佑神通臂最為高斗門深鎖轉英豪仙人立起朝天勢撒出抱月不相饒揚鞭左右人難及煞鎚衝擄兩翅搖其十段錦曰立起坐山虎勢迴身急步三追架起雙刀斂步滾斫進退三迴分身十字急三追架刀斫歸營寨紐拳碾步勢如初滾斫退歸原路入步韜隨前進後斫歸初飛步金雞獨立緊攀弓坐馬四平兩顧顧其詞皆隱略難記余因各為詮釋之以備遺忘詮六路曰斗門左膊垂下拳衛上當前右手平屈向外兩拳相對為斗門以右足踝前斜蒙左足踝後名連枝步右手以雙指從左拳鉤進後鉤出名亂抽麻右足

亦隨右手向左足前鉤進復鉤出作小蹋步還連枝○通臂長拳也右手先陰出長拳左手伏乳左手從右拳下亦出長拳右手伏乳共四長拳足連枝隨長拳蹴挽挪左右凡長拳要對直手背向內向外者即痛法中戳拳○仙人朝天勢將左手長拳往右耳後向左前斫下伏乳左足提左右手往左耳後向右前斫下鉤起闊左拳背拘右拳正當鼻前似朝天勢右足跟割進當前橫向外靠左足尖如丁字樣是為仙人步凡步俱蹲蛙直立者病法所禁○抱月右足向右至後大撒步左足隨轉右作坐馬步兩拳平陰相對為抱月復搓前手遲斗門足還連枝仍四長拳斂左右拳緊叉當胸陽面右外左內兩腳夾脇○揚額足搓轉向後右足在前左足在後右足即前進追步右手踢發陰脇直肘平胸橫前如角尺樣左手扯後伏脅一斂轉面左手亦陽發直左足進同上○煞鎚左手平陰刷橫右手向後挑至至背右足隨右手齊進至左足後○衝擄右手向後翻身直斫右足隨轉向後左足揭起左拳衝下脊左膝上為釣馬步此身

破少林拔地挫金磚等法者右手斫左跡左手即從
右手內豎起左足上前通步右足隨進後仍還連枝
兩手仍還斗門○兩翅搖擺兩足搓右作坐馬步兩
拳平陰着胸先將右手掠開平直如翅復收至胸左
手亦然○詮十段錦門坐山虎勢起斗門連枝足搓
向右作坐馬兩拳平陰着胸○急步三追右手撤開
轉身左手出長拳同六路但六路用連枝步至搓轉
方右足在前仍爲連枝步前此用進退斂步循環三
進○雙刀斂步左將垂下拳直緊當前右手平刖向
外乂左手內兩足緊斂步○滾斫進退三迴將前手
抹下後手斫進如是者三進三退凡斫法上圓中直
下仍圓如鉞斧樣○分身十字兩手仍着將以左手
撤開左足隨左手出右手出長拳循蠆三拳右手仍
着胸以右手撤開左足轉面左手出長拳亦循蠆三
拳○架刀斫歸營寨右手復又左手內兩法同前滾
斫法但轉面只三斫用右手轉身○紐拳碾步拳下
垂左手略出右手下出上進俱陰面左足隨左手右
足隨右手搓挪不轉面兩紐○滾斫退歸原路左手

翻身三斫退步○韜隨連進左手平着胸略撤開平
直右手覆拳兆上至左手旋中止左足蹋左手入斂
步翻身右手亦平着胸同上○滾斫歸初飛步右手
斫後右足搓挪○金雞立緊攀弓右手復斫右足搓
轉左拳自上插下左足釣馬進半步右足隨還連枝
即六路拳編釣馬步○坐馬四平兩顧即六路兩翅
搖擺還斗門轉坐馬搖擺六路與十段錦多相同處
大約六路鍊骨使之能緊十段錦緊後又使之放開
先生見之笑曰余以終身之習往往猶費追憶子一
何簡捷若是乎雖然子藝自此不精矣先生之所注
意獨喜自負過絕乎凡技之上者則有盤斫拳家惟斫最運斫有四種滾斫柳葉斫十字斫雷公斫而先生另有盤斫盤斫能以斫破斫此則先生熟久
智生劃焉心開而獨創者也方余之習拳於鐵佛寺

也琉璃慘澹土木猙獰余與先生演肄之餘濁酒數
杯圜闠繞步候山月之方升聽溪流之嗚咽先生談
古道今意氣忼慨因爲余兼及槍刀劍鉞之法曰拳
成外此不難矣某某處即槍法也某某處即劍鉞法
也以至卒伍之步伐陣壘之規模莫不淵源傾倒曰
我無傳人我將盡授之子余時鼻端出火與致方騰
慕睢陽伯紀之爲人謂天下事必非齷齪拘儒之所
任必其能上馬殺敵下馬擒王始不負七尺於世當
是時西南既靖東南亦平四海宴如此與挽强二石

不若一丁之時家大人見余跅弛放縱恐遂流爲年
少狹邪之徒將使學爲科舉之文而余兒家勢飄零
當此之時技即成而何所用亦遂自悔其所爲因降
心抑志一意夫經生業擔簦負笈問途於陳子夔獻
陳子介眉范子國雯萬子季野張子心友等而諸君
子適俱亦在甬東先生入城時嘗過余齋談及武藝
事猶爲余諄諄愷切曰拳不在多惟在熟鍊之純熟
即六路亦用之不窮其中分陰陽止十八法而變出
即有四十九又曰拳如絞花搥左右中前後皆到不

可止顧一面又曰拳亦由博而歸約由七十二跌即長拳滾斫分心十字等打法名色三十五拿即斫削科磕靠等以至十八即六路中十八法由十八而十二倒換搓挪滾脫牽綰跪坐撾拿由十二而總歸之存心之五字敬緊徑勁切故精于拳者所記止有數字余時注意舉業雖勉強聽受非復昔時之興會而先生亦且貧病交纏心枯容悴而憊矣今先生之死止七年吾鄉盜賊亦相蟻合流離載道白骨蔽野此時得一桑懌足以除之而二三士子猶伊吾于城門晝閉之中當事者命一二守望相助等題以爲平盜之政士子撫拾一二兵農合一之語以爲經濟之才龍門子秦士錄曰使彌在必當有以自見言念先生竟空槁三尺蒿下寧不惜哉嗟乎先生不可作矣念當日得先生之學卽豈敢謂遂有關于匡王定霸之畧然而一障一堡或如范長生樊雅等護保黨閭自審諒庶幾焉亦何至播徙海濱擠簽四顧望塵起而無遯所如今日乎則昔以從學于先生而悔者今又不覺甚悔夫前之悔矣先生之術所受者惟余余既負先生之知則此術已爲廣陵散矣余寧忍哉故特備

著其委曲庶後有好事者或可因是而得之也雖然木牛流馬諸葛書中之尺寸詳矣三千年以來能復用之者誰乎

拳經拳法

丙子孟秋 蟫隱廬印行

備要二卷

拳經序

拳經拳法備要各一卷傳鈔本其法為少林宗派據其題名則張孔昭撰曹煥斗注按其內容則孔昭之法煥斗述之非孔昭原著也自來書之注解概列本文於前而附注其下以為區別此書則本文注解糅無界限其拳法備要不著張名圖又為曹所補似全為曹作然拳經中雙管秘法後附張先生原歌訣可見拳經亦非張氏原文也凡技術由師傳授而弟子記錄者往往有之曹與張顧年代不相及故其序中言讀張氏之書揣摩而得竊疑張氏徒衆至乾隆時猶有存者曹實再傳而得其法不然僅據原書固不能為此發明也（所謂夢二老人傳授當是譬喻）康熙時武術盛行其後寖衰此書末有光緒廿六年王某手錄一行是年為庚子適當拳亂故有聞風興起而假舊本重錄者其實此為真正拳法與拳匪之邪術不同也少林棍法有明刊本坊間已印行拳法流傳頗罕故為校印原鈔不免譌字且排類不整字句時參俚俗歌訣平仄不協者多蓋武術及術數兩類之書強半非出通人行文例多繁冗今粗加潤色俾其明順至圖係拳法字面均仍其舊固一字不為更動也羅振常記

註張孔昭先生拳經序

拳法者衛身禦侮之善術也其原始於少林吾邑張孔昭先生嘗遇異人傳授其術獨臻神妙其時從學者甚衆而得其真傳者惟程子景陶胡子我江張子仲略三人而已嗣後支分派衍漸失其真間有能者崛起名震一時大都皆筋努骨突任氣用力而於先生運用之法變化從心之妙概未之聞也蓋先生拳法藏神在眉尖一線運氣在腰囊一條發如美人之採花收如文士之藏筆諸葛君之綸巾羽扇羊叔子之緩帶輕裘差可彷彿夫豈有圭角之可尋哉余兄弟四人余行列第三伯兄衍春字珮玉處凌弱暴寡之鄉常恐受侮甚好武技家嚴不之禁更為博請高明教之時余年十三從塾師讀書每自館歸隨之練習年十八得孔昭先生從余族高伯祖任壺關縣任中所撰拳經藏之館中如獲異寶日夕研求至鯨打十則之法志一神凝苦心思索忽夢有二老人為余指授自後數夢之覺身益軟手益活心悟練氣之妙及年廿八因屢應童試不售遂出門求進取數次皆痾困而歸此後乃專心習藝漫遊江淮兩浙荊楚間閱人甚多所遇勁敵不能悉數幸無敗衄今退隱於

家道恩既往尚覺暴氣未除深自韜晦因諸同志欲
廣其傳不容自秘爰就平日所得將拳經詳為解釋
併圖各像式以虛待實之法使人一目瞭然便於練
習然用法之妙全憑內力非言語所能盡必如病僂
丈人之承蜩如養由基之射發用志不紛乃凝於神
始有得心應手之能更與筋勢骨窍之奥於以上追
孔昭先生之真傳其庶幾乎不揣固陋謹序其耑時
乾隆四十九年歲在甲辰陽月中浣之吉曹煥斗在
東識

槙秋 張孔昭 述

在東 曹煥斗 註

拳法之由來本於少林寺。自宋太祖學於其中。而名遂傳天下。其後溫家有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氣探馬八閃番有十二短打呂紅有八下之剛。山東有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張敬伯之打。此皆名傳海內。各得其妙者也。然或有上而無下。或有下而無上。惟能取勝於人。未可概為全美。至於張鳴鶚者。生平極好武藝。於是挾重貲游海內。遍訪名家。或慕其下盤之善。而效其下焉。羨其上架之美。而學其上焉。兼而習之。久而化焉。遂獨成其一家。真所謂善之善者也。爰編成一帖。以啟後學。百法皆備。有志其業者務以意會。法以神傳。必當竭盡至力。須宜實致其功。租事細磨。斷不可用努筋突骨之功。而致百身之病。舒筋舒脉之謂何。而猥知國恭是彰手知此則臨敵應變無不可以取勝於人。此所謂千金不可換也。實之慎之。無視以為戲玩也。

問答歌訣二十段悉盡其中之秘

問曰。勢推脚不穩何也。 答曰。在勢去意來。

勢若去時要猛很。意旋回時身步穩。百骸筋骨一齊收。後手便順何須恐。

問曰。弱可以敵强何也。 答曰。在偏閃騰那。

偏閃空費拔山力。騰那來虛任意入。讓中不讓乃為佳。閃去翻來何地立。

問曰。下盤勝上盤何也。 答曰。在伸縮虛實。

由縮而伸帶兼人。以實擊虛易為力。下盤兩足管在斯。撐拳托掌誰能敵。

問曰。斜行並閃步何也。 答曰。在避直迭衝。

避冲飛斜勢難當。迭直非閃焉能防。用橫用直急起上。步到身傍跌見傷。

問曰。裡裹與外裹何也。 答曰。在圈裏圈外。

圈裏自裏裹打開。圈外自外裹入來。拳掌响處無問歇。骨節摧殘山也頹。

問曰。勝長又勝矮何也。 答曰。在抽上按下。

身長抽上正相宜。身矮按下一般齊。眼與心口腎囊上。不遭打損也昏迷。

問曰。短打勝長拳何也。 答曰。短兵易入。

長來短接易入身。入身跌撥好驚人。裡裹打開左右角。外裹打入寫裹尋。

問曰。脚步能勝人何也。　答曰。用堅壁跪。

前脚彎分後脚蹬。前足如矢後足線。用肩推靠不能搖墜跪勾捷隨人變。

問曰。身法能壓人何也。　答曰。排山倒海。

一身筋節在肩頭。帶靠從來山也悲。翻身用個倒海勢。縱然波浪也平休。

問曰。拳法足以克敵何也。　答曰。在披竅導竅

一身筋節有多般。百法收來無空閒。誰能熟透其中妙。伏恢游刃有何難。

問曰。掌起可以百响何也。　答曰。陰陽幻化

陰變陽兮陽變陰。反掩順托不容情。手外纏來懷中出。兩手撥開送身靠。

問曰。勾撓能進身何也。　答曰。在柔能勝剛。

拳出腿來勢莫當。勾分併撓柔勝剛。若人把看勾撓法。進身横托不須忙。

問曰。用膝可以敵人何也。　答曰。在推上擊下。

兩手相加亂攪攘。無心思到下盤傷。横直撤膝因穴道。縱是英雄也着忙。

問曰。輕勾可以倒人何也。　答曰。在手不在足。

承手拿來將次顛。用脚一勾邊自然。足指妙在勾身用。撇撇一縮望天掀。

問曰。跌法能顛越人何也。　答曰。在乘虛用勢

乘虛而入好用機。見勢因之跌更奇。一跌不如何處去。體重千斤似蝶飛。

問曰。拿法可以奪人何也。　答曰。在反筋備骨。

膂力千斤真個奇。筋節乖舛任施為。緊拿不許鬆鬆放。神速牽來莫鈍遲。

問曰。抓法能破體何也。　答曰。在便捷快利。

進退輕跳稱便捷。伸縮圓活快利閒。體破血流紅點點。指頭到處有痕斑。

問曰。身法當如何操持。　答曰在收放卷舒

常收時放是操持。舒少卷多用更奇。一發難留無變計。不如常守在心頭。

問曰。練法更如何得竅也。　答曰。在會意用力。

筋力人身本不多。在乎用法莫蹉跎。心在何處力隨往。上下一線似金梭。

問曰。拳法何由得精也。　答曰。在熟不在多。

拳法千般與萬般。何能精透沒疑難。須知秘要無差漏。一熟機關用不完。

周身秘訣十二項。

頭第一

頭者身之魁。直豎而若項千斤。不可抬高。不可俯視。向左則略顧左。向右則略顧右。隨身法以相應。高仰則有仆後之病。低視則有仆前之虞。學者先宜凜之。

眼第二

眼者身之主。宜精神注射。破敵全憑之。故認腿認勢皆賴乎眼也。兼視一身。上下相顧。前後左右相防。皆不可不用眼。

頸第三

頸為頭目之樞。上下相顧。呼吸相通。以靈活為主。要直豎而不可太偏。顧左顧右。隨身法以相轉。學者亦當領會也。

肩第四

肩為一身之前鋒。宜帶靠而陡。末宜下與膝相對。不可過於膝。亦不可不及於膝。至若偏閃更要靈活為要。

臂第五

臂乃一身之門戶。宜狹不宜闊。闊則身法渙散。敵人可揭可挑。而我之身難保矣。宜以氣應之。臂力使上。則氣吸上。臂力使下。則氣降下。臂力闊則隨身法以

相轉。不可使抓行為要。

手第六

身之圍護者手也。要輕鬆圓活。剛柔相濟。上下前後左右相顧。左上則右下。右上則左下。亦有左則俱左。右則俱右。此以身法速轉方可如此。更有變陰變陽之妙。長短伸縮之玄。總之以熟為要。

胸第七

胸乃我身之墻壁。宜開之成其一片。亦不可俯仰。兩手常須護持。毋使敵人攻入。苟使近身。縱有能者。亦難敵矣。

腰第八

身之樞軸者腰也。腰要靈活圓熟。直撤堅固。況力皆從腰出。氣亦由腰所運。一屈則氣阻力閉。上下不能相通矣。

臀第九

下身之所重者在臀。宜與肩相應而成一片。肩過右則擺右。要陡然相冲而帶壓下。故一身之筋節俱緊貼。敵人身上。所謂百法収來無空閒是也。

腿第十

骨脚之攙力。腿亦有功焉。宜懸而縮。宜活而硬。要領

腰藏陰而帶曲尺樣，此下盤之緊密者也。

膝第十一

下盤之門户在膝，宜平分內裡，不可外闖，若闖則足尖亦開，下盤必不密矣。要在略帶壓下，跪勢伏身法坐至將平即住，若過於坐平，則腿力不堅，腰曲無力，種種失真矣。此法不必拘，要在能者變用耳。

足第十二

足係一身之根，根不穩則百體難強，皆為虛器矣。妙在足指釘下，足跟堅固，不可虛，前虛後進，步宜輕，臨步宜速，探步宜活，其餘百盤步法，但遵成式運用，根既堅固，周身俱活，隨其所之，無不顛人矣。

下盤細密秘訣

吾家自張先生相傳至今，百餘歲矣，而百法之妙，總可外此以訪之，所謂避實擊虛者也。至於下盤之法，非經口授，難以通曉，未能畫悉其奧，且不如辦晰更多差謬。其法須要見境生情，而囫圇曲折，不可不細講究。凡我後輩傳授之法，潛心習練，苟能應心得手，無不倒人。其所取勝於人，全在此處也。但行道之時，不可傳人，非端人血親，亦不可訣。及如張先生之名徒，不能悉數，而能曉此法者，亦不過程子景陶胡子我孔張子仲略數人而已，可不藏之，以為防身之秘要哉。

變管秘法第一

將左脚偷在他人左脚外邊，或離三五寸，然後右脚縮為一毬，只須要懸空離地，臀與大腿膝尖從人腿邊軟處，并膝脘邊盡力一齊壓下，則人之左脚自然離地而我之右脚，已射過他人右脚外邊矣。此變管之妙訣也。

又附張先生原歌訣

變管之法果希奇，須記脚尖是綫羈，其力要從軟處得，將人雙腿一縛之。

變管圖式 我之臀尖、腿、膝尖，熟縮一毬，從人腿邊軟處進，而帶壓下，將人兩腿一縛作一堆。

膝圖

此法須要記清，一片總是手隨見身，隨臀，臀隨大腿，大腿隨膝尖，膝尖隨脚，一片而抵入，不可視此圖是幾希。

中管秘法第二

走中盤，必將左脚偷在他人左脚裡邊，或離三五寸，然後將右脚縮起，先以脚尖射入，須是一齊插進，而臀亦必緊貼身，為滿盤，此中管之妙，不可不知也。

又附原歌訣

中管之法果奇焉，膝尖好似箭離弦，其力須知一片入，將人掀跌自天然。

中管圖式

膝　腳

頭　腳

我之膝尖，臀尖，腿，從此縫中射入。

又此法須要記清，膝尖射進，亦須臀腿緊貼，方稱老到。

外管秘法第三

走外盤必將左腳跌一步，離彼腳或四五寸，然後將右腳縮起，鈕下腿心腿腕，臀與大腿亦須一片用力。

又有以臀從人腰下製處坐進，亦甚猛狠。

又附歌訣

外盤管腳實難當，猛虎倚山勢更強，身臀一片須顛進，將人掀跌獨擅長。

外管圖式

膝　我腳至此落地

腳

頭　我臀從此坐下亦妙

腳

搶滿則為外盤雙管，此盤必要搶滿為主，不然或有破處，一搶滿則千觔重體似蝶飛矣，以我之臀，大腿從人腿腕坐下去。

此法就是用鞘步，全要臀邊着力，又名反然盤，最為雄猛，亦名回回步。

邊盤秘法第四

走邊盤必將左腳偷在他人左腳外邊，或離三五寸，後將右腳縮起鑽入，必射過腿心腿腕，方為滿盤。

又附歌訣

邊盤偷巧任施為，妙法須知軟處投，也宜腳去過尺五，方為老到有筭頭。

邊盤圖式

腳　以我之膝頭從人腿邊射進

我之膝頭射在此

腳　我腳至此落地

此法為雙管無差

腳法之妙雖亦多端，橫直撇膝總要視穴道而入，自然百法百中，今特擇其尤要者，精切詳言之，初學熟此，到臨敵自然變化無窮矣，寶之記之。

少林寺短打身法統宗拳譜

百拳之法，以眼為綱，反側前後，求察陰陽。

渾身着力，腳跟乃強，起伏進出，得先者王。

拳無寸隔，沾衣便亡，腰無少主，巧終狽狼。

如釘若矢，緊倚門牆，自頂至足，節轉綸防。

接應變換，無仇為良，八風不撓，隨顛隨狂。

其一則

百拳者，諸家之拳也，以眼為尊，謂精神巧處全在眼

上、如天上有日月、凡來去隱躍、橫直、斜正、無不照徹於人、對敵時、或開或閉、或虛或實、或高或下、俱要一眼觀定、然後進破、自無不合、故先賢曰、由諸心而發諸手、眼為尊焉、

其二則

反側前後者、謂人立身立足之法、不外此四字也、人一身於立之間、須要配合陰陽、方知陰來陽破、陽來陰破之妙、若不明陰陽、則無變化之妙、而有呆鈍之嫌、先賢曰、敵未交手、便知勝敗、乃明陰陽之理也、又曰、身法為良、乃明陰陽相生之妙也、

其三則

能明陰陽、則當察其用力、其言渾身着力也、自頂至足、須要一斥、又要在一時、若不在一時、自己先有弊病、當知真實虛敗之理也、

其四則

拳無寸隔者、凡肉鋒傷之謂也、沾衣便亡者、必粘着身體、而我則不可稍緩也、

其五則

起伏進出者、乃勢所用之法、申言陰陽之用、不是另立一門路也、試言得先者王、試言以快為主、不可濡滯也、然不是先去打人道理、是我先有預防攻計之備、諺曰、快打慢者、即此之謂也、

其六則

動靜俱屬乎腰腿、無所主、則病生焉、上下無力無勢、進退展轉不順、雖有至巧、亦無所用、須要得乎屈伸之妙、剛柔之法、斯為貴焉

其七則

顧定對宗、內中一切門戶、為貴者、謂緊倚內門也、內中門戶、則如指掌、敵一動移、即緊執促倚之、縱技有撼天揭地之能、亦無所施其巧、若徒外勢、安得稱為

上等之法、故學者、內門二字、宜逐一摩究也、

其八則

書自頂至足者、節轉輪防之謂也、凡人進身、動以立勢、靜以潛形、直為進步、閃為進出、俱要節節轉換、如車輪之狀、其皮骨筋脈、皆要一順為妙、

其九則

言必接應變換相連、應用之玄機也、彼未入外門、則接之、入內門、則連而應之、其不可攻者、順而變之、其不可變者、則佑而換之、皆機字之玄也、識破機字、方稱上等法字、

其十則

言八鋒不撓者，非八面對敵之說，乃配合身法之妙也。我身之鋒有八，利馬手、肘、肩、臂、臂、胯、腿、脚是也。以我之鋒攻彼之鈍，則無法而不利矣。故琢磨者雖顛而實不顛，雖狂而實不狂也。

場中切要

一眼、二快、三不善，全在遇空則攻進。

守身切要

拳要上下左右俱顧，顧者，固之謂也。我身之上下左右皆能堅固無失，則隨其所往無不利矣。

步法

過籃斜拗步最强，單鞭破步怎提防，須知玄步從之換，之字串步要緊忙，梅花步法人稀少，錦繡脚蹬上下量，雀步顛跳連環轉，多少云機裡面藏。此是拳家真秘訣，學者授是為賢良。外有坐馬、寒鷄步、醒魚散手，亦堪詳。

手法

五陽三島手、拂塵手、旗鼓手、捆措手、九流手、倒淘手、八把手、攻鎗手、五雷千金手、騎虎手、九纏三串手、斜插不現手、迎風鐵扇手、金標奪鎗手、推鎗三換手、攅探斜飛手、回龍倒跌手、七探高迎手、八字分襟手。

肘法

裏鷹肘、外迎肘、蹲坐肘、下捶肘、後搗肘、占陰肘、挑心肘、霸肘、太山壓肘、圍肘、頸肘、手蹄肘、肩肘。

偷步法

偷步須要在有意無意之間，點步、站步、抵步皆從此出。

好步法

好步乃貴開之意，其力弱者取勝全在於此，所謂讓中不讓也。

梅花步法

梅花五步乃太極之義，循環無端，前後左右皆可擒縱。其法每以步步占中心為主。

步法跌人勾法

勾脚之法在手不在足，蓋以下勾上必推故也。妙在脚夫帶起，脚跟站地，須以快利為主。倘敵人闊滿，須跌開一步。（雖手不必此法）

捷法

捷脚之法，手與身脚俱要一齊看力，敵人管脚之時，即以捷法跌之，跌一步，最能取勝。（寧可學跌法，不可學捷法）

提法

此乃破勾腳之法。敵人勾時，我腳虛懸，言不必用力。隨其勾去之時，一齊壓下，則人自跌矣。

顛法

顛腳之法，以腳踹人節縫處，以快為主，以後跟看力。

膠法膠疑是撩字

此法最難觀敵人之形勢，而以膝頭一膠跌之，須要攻其空處。

踹法

此法不是以腳踹至空處，與顛法相似，以腳板用力。

剔法

剔腳之法，將腳尖懸起，望人腳膁剔去，或望膝尖與節縫邊，當用暗力，亦可跌人。

身法操持

凡與人對敵之時，身法帶縮，腰法帶彎，偷步宜快，宜活，須以腳指粘地，兩手必換護，兩眼必須射敵人，身手一動，即以身法步法擊至空處，此秘法之要訣也。

附原歌訣

與人對敵要推詳，身體從容不用忙，破敵全憑一雙眼，緊拳須要側手防，他拳放過須忙進，腋下輕舒難抵當。若要短打敵長手，跟身到腋是良方。一身法總是個橫行直橫即所謂側進身偏也

審勢

與人對敵之時，總要攻其空處，空處何，兩脇胸腰與腋弄腿心腿腕是也。能攻空處，則敵人無所用其力，自能百法百中，則所謂避實擊虛之法也。對敵之時，敵人一動，手須要認手理清，方為妙法。

粘身

與人對敵之時，須要平心舒氣，敵人一動，時則以腳踹進，更以我之手肩粘住人脇邊，轉身一齊看力，則人自難逃閃矣。

到身

到身之時，手身肩膊臀與大胯膝頭，須要一段而進，更要一齊看力，前後手要相應，前後腳亦要相應，前手用四分力，後手用六分力，前腳用四分力，後腳用六分力，後手第一要曳得緊，後腳第一要拴得直，以後腳過身法，以身法送前手，又以後手曳住，須以勒馬狀樣，故知拳家之定舵，須在一隻後手，要領會也。後腳拴得直，所謂勢去也，後腳曳得緊，所謂勢來也。一段而進，所謂百骸筋骨一齊收也，然手之時用力

須在眉尖一線所謂一身精力在眉尖皷牙帶皺山也恐是也又名眉尖帶皺心最狠也

一片

身法一片須是以我之肩膊扶住人脇以我之手肘塾住人腿以我之臀貼住人臀以我之腿夾住人腿以我之膝頭擊人之腿脘俱要一齊直射一齊着力不可稍有先後脚法是顛此一片之法也又云拳法要神形一片左右斷熱齊進齊退思過半矣

用力

周身用力透一細推頭如頂千鈞頸如搬樹轉下顐

如龍戲珠而提出肩膊如鐵渾堅而陡來前手如推石柱後手如扯拗馬前脚如萬斤之石壓後脚如門閂之堅抵來臀如坐剪夾大腿身如太山無可撼此周身用力之妙拳神設想之巧者也

一線

一線用力者見肉鋒傷之言也此須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譬如與人對敵之時自己先已慌張力皆先出則到身之時必無力矣須於未敵時平心靜氣若毫不介意待敵人動手之際而我方分分清清一片射進通身之力用在一時如弄錐子鑽入牙齒帶皺

眉尖帶蹙此所謂黠手之妙也

借力

敵人進來之時雖很難當而我須兩眼認清或用躲或用閃借其勢以跌之所謂見勢因之跌更奇也

偷力

敵人來時縱然雖狠而我須於軟處或節縫處鬭之則彼之力無所用而我得以伸其力矣故謂之偷力

走場

大凡進步後脚必從前脚跟邊出脚到務要比前脚過三四寸去時不可直提脚膝漸彎要循腰藏陰而

脚尖不可過勾向裡脚指不可離地兩膝要分陰陽不可平分蕨似腿樣名曰巽風腿到時一齊壓下身法要直豎帶偏胸必閉背必合臂必扶頭與頸必直豎而帶偏轉兩目精神緊望敵人眼手腕略帶彎不直挺打下神至必望敵人面直拴至胸前通身一齊着力所謂百骸筋骨一齊收也一齊故也又拳以猛烈為主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

走盤

眼要看意分明認手認腿認勢身要活動進退要得宜腿法務要飛騰手法要輕浮堅固脚法要健力顛

蹝帶腿欲其迅也披撇橫拳欲其猛也活捉朝天欲其柔也

總論入身然手猛迅精微秘要

拳法之精漸須要功夫到十分然有十分工夫而拳法仍不及精微者何也入身之要處未造其極也然則入身之妙在何處其法在探步上見之假如陣中對壘時必先用個探子觀其虛實然後可以進兵苟不用打探而妄殺人未有不受其虧者又如船家往左往右其妙不在船頭而在船舵船頭往何處即將船舵一擺便是今試之其妙凡與人對敵之時或走左盤或走右盤或走中盤或走外盤須要審定敵人形勢即如左右盤其脚便要探在他人脚外邊以我脚尖對彼脚尖又不可過遠過近須離三五寸為規過近則翻身無勢而兩相觸矣過遠則翻身不滿而人必不倒矣即如中盤其脚更要探在人脚裡邊亦以三五寸為程至若外盤其探一步最宜快捷須要似跌步樣總之探步之法宜快宜活宜輕宜浮不可作言不可露形此乃入身之妙也然則然手之神又在何處其神在肩尖見之譬如耕種之家三歲孩童俱在田內用力而一家之大小無不用力可知矣人

之一身肩尖上面有何力處而肩尖亦似用力則一身之用力不待言矣試言其神大凡理手行拳未然之先毫不用力猶如風吹楊柳柔軟無力及至然手之時正如天神下界一般渾身如鐵而不可犯雙肩帶處牙根似齩而肩如山之陡來一身如石之堅固而又非若努筋面赤者之妄用其力也其用力時在然手一刻其神處在肩尖一線所謂一線之力在肩尖是也即所謂然手之神也至於迅猛要處總是未入身之時須要縮在一毬既入身之後一身俱可着力瞰閧雙肩帶處牙齦似齩身法是直撞脚法是顛蹝渾身盡是一片射入此所謂迅猛之要也至若合此三者更能得一段神氣射進之時更能刻入幾分如此起可論精微矣

刻入二字尋要理會如射進身時不能滿到十分便不可言刻入不至射到十分亦不可言刻入即人射之數丈而我之精神便止猶不可言刻入二字之精微也刻入猶如我之一身盡要射至人心肝腸肺裡纔為快之方是刻入

論入面肩頭

第一直肩

直肩是一門用法其肩是陡然相衝與臂一片即橫衝直撞之法也直肩後手後肩直出至弊在鬆

第一壓下肩

壓下肩頭是一披用法其肩如山壓下要身法一齊而進壓下是身法摵進其弊在觀音崖

第三倒後肩

倒後肩頭是一揭用法其肩帶從下脇起須要身法一片倒後肩再宜得力其弊在脚不能緊跟

第四倒前肩

倒前肩頭是閃陰用法其肩帶從上胲而臂送進須

身子一齊倒前肩再宜投虛其弊在脚不能墊進

第五射起肩

射起肩頭是從下脇起展翅戲珠但肩須要由胸而入射法後手要曳緊其弊在脚空虛

第六陡起肩

陡起肩頭須要與倒後肩頭相似而略帶斜裏横拳用之須是連身一齊陡起是柔撞式其弊亦帶觀音崖

第七八凝挺肩

凝挺肩頭最要摩棎其身法脚法并八面肩裝皆從此化出其有是渾身會意一坐兩邊一做一挺實出通身脉力須會百骸筋骨一齊收矣身要盤屈彎便是弊凝挺肩頭坐亦可想立亦可練闊狹短長無不可學其弊在仰後仰前須要條直

張橫秋先生傳授習練手法秘要

拳家秘要總要一個身法身法者亦如用兵之有主將也然身法道理最難得至妙處亦且正多弊處何則身法貴乎低然低而腰曲則腰失其真矣身法貴乎竪然竪而頭仰則頭失其真矣甚至有手到而身法不到者有脚到而身法不到者甚至有鋒芒反逆

者此皆大弊病也身法有三訣焉一曰伸縮伸縮者如龍之靈變如虎之快利也二曰直射直射者如箭之快入也三曰一片一片者手到脚到身到之謂也能致此三者則身法備矣謹將練法打法次序開列於後

第一練力法

兩脚站定先將左脚並身法略縮一下縮時須要右脚懸縮在左脚一堆又須左手放在胸前右手縮在脇下通身更要會意一片縮緊然後盡力一片射出務要身手脚一齊俱到到時一齊盡力鞭開後手比

前手更要着力此所謂百骸筋骨一齊収一齊放也

第二平步練法

兩脚站定先將左脚并身法略擺一下右邊射入其百法俱要與前身法一樣

第三出步練法

先將左脚略偷一步以脚指粘地速即以脚跟一擺轉身其到身之法仍與前無異此練身法之秘訣斷不可輕易説破且是拳家三昧破敵全在於此也拳家最難得者在身力苟不會意雖工夫用盡而其妙處未得然其訣自有在也其訣在何處在後脚上得

之射去之時後脚不可呆死必雖要緊跟前脚半步入地之時更要望前盡力一抵則身力自然得矣此眉夫一線在此悟也一抵之時雖是盡力望前更要會意脚跟望地一擊脚指望地一摳方盡其妙

口傳百法

練打之時要雄狠盡力從硬打做軟從有力打做無力方有精巧開始就以軟打後來終無精法故拳要軟中硬者此也又練法之時如設一敵人在面前手當如何進肩當如何入脚當如何管俱要算定打時必要認真着力

人練打之時肘胯肩先下是要緊關頭譬如一動手時兩肩一跌下則身法自然低隨身轉打俱是恰對敵人空處所謂垂肩帶靠者是也

又練打之時前手如採子必要理清就是敵人一動手時精神必要為之撥開令彼自露其空處然後一轉進身使處處是空中投石所謂乘虛而入好用機是也

又然手之時緊記後手一甩必須要後脚一抵而其最妙之處更在坐跕望下一踵則通身皆精其法也自無仰前仰後之弊

論一閃之法 即虛步也

閃乃身法脚步之根本而實拳家之秘法也與人對敵之時前後左右皆可攻入而周身皆到更無破綻可窺此為拳家第一妙訣但非其人實不可妄傳耳

走左右盤開法

與人對敵之時敵人或以拳打來而我即將左手望手肘邊推開要將左脚速偷一步須離三五寸後將身法脚步一片由縮而伸右手從人腰邊打入右脚從人腿心脚腕邊抵入右肩從人臍下鑽入至於前後左右俱是此打法此百法得一之妙也此更不傳

之訣也。大凡進步，總以脚搶滿為第一要着。

走中盤鬥法

敵人拳來甚急，未及偷步，而我即將左脚略擺一下，右脚由縮而射入，此為半步打法，其狀提無對。大凡走中盤須記是脚膝夾射入，正似離弦之箭。

走外盤鬥法

敵人拳來之時，而我須用左脚略趴一步，或離三五寸，後將右退一齊騰起射入，此鬥步打法，最能取勝。大凡走外盤須記闊滿為主，乃是外盤運管其最務力處須至臀上。

凡此三盤須起裡手妙訣，而其中要分托交挽拉之異。走左右須用挽拉手，走中盤是用交手，是外盤是曰托手，故曰拳按陰陽次第擬也。

拳家誠能熟此以上諸法，而未得心內提勁運用之妙，仍不能稱為能手，今再論其法。

提勁運用之法

大凡運勁之法在乎氣，而氣之虛實全憑小腹，下運之，蓋周身運量氣為之先，若氣不在小腹而在上胸，此上實下虛，而下步必不能堅固緊密，其何取勝於人耶。夫氣者力也，拳家之根本，藉手氣之足，則力亦足，不可亂出，苟或亂出，則如大力之人，多有一遇對敵力轉不能以自伸，所謂氣阻力閉而無循環相生之妙也。然則勁當何用？力之必從腰轉出，方能得法。如右脚出時，其脚要熟點而出，將身法一低，兩肩一垂，兩手掩胸，左夾提起，右夾腰望前一低而周身之氣望下腹一沉，則上虛下實，而下步自能堅固緊密，甚至於前後左右俱是如此，此出步提緊之運用也。

迷拳

凡人之立勢有前有後，有左有右，前後左右而直攻之謂之正，前後左右而此攻之謂之奇，過正則力健

者甚至健力雄者失其雄，皆出於定料揣度之外者也。故人披而我掛，人掛而我披，人捆而我剖，人剖而我通，人通而我角，拳出拳外，莫之參酌，拳入拳內，莫之審度，變化無數，古今偉擬，因之不可端睨，故名之曰迷拳。

迷拳盤

博奕有一定之盤口，不可或亂，拳家亦然，譬如六節迷拳前後左右，如有一定之盤乎，日未嘗講究，臨敵必致狐疑，雖曰拳要見境生情，而一定之理，斷不可差錯，倘盤口不起，奚能論拳乎？今述盤口於左。

披。揭。走邊盤。中盤亦可 戳珠。走中盤。大忌綱以武 抱蟾
走散盤。展翅。走邊盤。閉陰。走中盤。邊盤亦可 壓
頂。走散盤。
散盤是邊盤中外皆可。所謂審人之形勢。以運用
也。

述拳用肩法

歌云。一身筋力在肩頭。則拳之妙。以肩為重。而手不過補之。其法若不道破。徒以兩手相往來。試思人之一手。其力果有幾何。而能取勝於人耶。然肩亦非一種。有用直肩者焉。有用壓下肩。讓肩者焉。有用倒前倒後肩者焉。有用射起。既起凝提肩者焉。其中各有妙處不同。貴所用之得法耳。今列肩頭法於左

披。用壓下肩。人短用直肩亦妙。 揭。用倒後肩。用射起肩亦可。
閉陰。用倒前肩。用直肩更妙。 戳珠。用射起肩。用讓肩更妙。
無人識耳。抱蟾。用倒前肩。讓肩加車輪之狀。 展翅。用射起
肩。 壓頂。用壓下肩。

第一節從上劈下

敵人當面來。我步右腳進右腳角反發左腳縮相就。
步兒跨兒行。左拳輪打去。拳打纏加時右披反輪救。
救時顧管跌。望上一揭騠。搧就怕停留。裹頭。斜左溜
敵見我溜時。誰知閉陰後閉陰不空發翻身雙披計。

第二節烏龍戳珠

敵人若打來左抗斜裡去。斜進終倒身。右拳戳龍珠。
敵人走左邊右抱左戳去。披將手打來。抽手脫身計。
人見護己身。誰知閉陰後閉陰。當权時在身雙披騠。
要知敵人長此拳不可廢。

第三節黃龍抱蟾

左肩出勢立。左右橫打去。打去纏到腮右拳旋抱救。
後起豎肘來。照心一坐計。敵非不後退。管腳居其後。
力雄難跌倒。斜步閉陰邊。彼若趕進來。雙披反身騠。

第四節鳳凰展翅

左手抱頭顱。右手切將去。右手抱頭顱。左手亦如是。
倘有敵人披。兩手斜抽去。左手反披來右手反披騠。
右手甫及發。左手橫拴湊。此乃敵左旋敵右無雙計。
筋節要打熟。任我翅飛去。

第五節閉陰掃陰

我若前行去。趕來左掌就。捅起陰囊上。反身右掌救。
若身敵左行。右閉臍將就。若敵朝左來。將身右邊溜。
總之要閉陰。橫豎搧不去。若要打得真。撩陰終打遣。

第六節太山壓頂

欲知太山壓左右雙輪劈劈他步旋風橫步不可歇
步若可用長丈餘管脚趺於中要求熟一節壓一節
壓之未為齊誰知節破節打得專方妙那管人撥趺

醉八仙歌

醉者醉也號八仙頭頸兒曾獨北周顛兩肩誰敢與周旋臂膊兒鐵樣堅手肘兒如雷電拳似抵柱掌為風煙膝兒起將人撇脚兒勾將人損披削爪掌肩頭當先身範兒如狂如顛步趨兒東扯西牽好教人難留戀八洞仙踪打成個錦冠顛天

第一節

漢鍾離酒醉仙葫蘆兒肩上安讓來讓去得他便隨他便雖則是玉山頹樣也須要躲影神仙膝兒起撇兩邊起時最忌身手便牽前踏步帶飛推肩

第二節

呂洞賓酒醉仙背上兒雙飛劍披手披脚隨他便隨他便雖則是兩手如矢也須要直利牽拳反後步要身偏偏時要閉陰囊現從上劈下石壓山顛

第三節

韓湘子酒醉仙竹筒兒手內拈重敲輕打隨他便隨他便雖則是裡裹外裹也須要插掌填拳魚鼓兒擊叄填打時誰知掃陰現去時躲影柔若翩翻

第四節

曹國舅酒醉仙手兒裡拂塵翩直肘橫肘隨他便隨他便雖則是身步齊進也須要臂膊渾堅頂肘開填肘填坐時誰知身坐連臂肘右下左臂身旋

第五節

何仙姑酒醉仙鐵爪篙懷中見上爪下爪隨他便隨他便雖則是鷺鷥鳳倒也須要側進身偏指上爪勝鐵簸爪時誰知血痕見長伸短縮通臂如猿

第六節

藍采荷酒醉仙兒的是花藍豔上勾下挽隨他便隨他便雖則是蜻蜓點水也須要掀開爭先眼兒緊望下邊望時只怕腿尖現挽拳挽脚裏進填拳

第七節

張果老酒醉仙拿的是鐵栗片拿來拿去隨他便隨他便雖則是金絲纏洗也須要骨反筋偏身窈窕採摘堅採時離托人前面拿拳拿掌後手緊拈

第八節

鐵拐李酒醉仙到戴的金剛圈左投右撞隨他便隨他便雖則是黃鶯磕耳也須要脚管肩先脚兒彎好

勾賺勾時鄭重人後面翻身進步身倒脚楸。

死手解救

敵人起身或扭我胸或箍我腰一時無法可制我將二中指望兩眼插進又將大指望鼻中勾進望前一拖敵人自然鬆放此法名為二鷹捉兔。

敵人拳来正狠無可躲閃而我用雙手望下一撥隨後腿䠞心剔之此法名為火餱鑚心。

敵人當心進来我亦不用挑不用打只望胸窩一肘頂下此法名為釘心肘。

敵人當面扭我胸我手拿住他手隨以身倒退用反掌望猴龍一剮此法名為雙刀殺鴨。

敵人當面箍住我腰我亦用雙掌望猴嚨一剮須以手跟着力此法名為雙反刀。

有人背後將我兩手箍住擒起我將兩手緊緊帶着敵人袖口只將右脚一縮望他人脚膝上一踹自能解救此法名為猛虎出柙。

拳法備要

總歌訣

舒衫立勢袖填拳，掌按陰陽次第閒。審勢分明知躲閃，防身斜側識端偏。進攻推托步偷手，插打搬拿學貴全。欲不臨場心手亂，閒居發奮讀斯篇。

身法指要

頭端面正手平分，直豎身昂腿護陰。斜立足分丁八字，勢如跨馬挽弓形。脚腿不浮身便穩，足指須蹺擺捉靈。脚動脚跟同進退，肩投腰覷脉脊行。反伸復縮隨舒卷，偏閃騰那勢勢承。練習常如寡敵衆，橫冲直

撞莫留停。

手法指要

撑拳托掌若風煙，劈欲抓拿勢貴偏。挺去牽來脚管硬，勾搬裹挽削披連。三盤內外須純練，前後高低準打全。一日無閒三歲滿，已能發手倒山巔。

步法指要

兩膝微彎力自然，撑前箭後練成堅。之從順閃騰那步，玄經斜出反回圈。翻覆旋風肩平硬，膝雄跟端帶勾膝。跟落指懸神化困，輕浮堅固步中玄。

眼法指要

兩眼睜睜若朗星，頭端審勢更分明。顧前顧後疾如電，展動周旋似轉輪。覷定敵人身手脚，乘虛攻擊法如神。臨場對敵人雖近，全在雙眸練得清。

氣法指要

緊閉牙關口莫開，口開氣泄力何來。須知存氣常充腹，然手休將氣放懷。迴轉翻身輕展動，灌通筋骨壯形骸。終朝習練常如是，體質堅牢勝鐵胎。

百法同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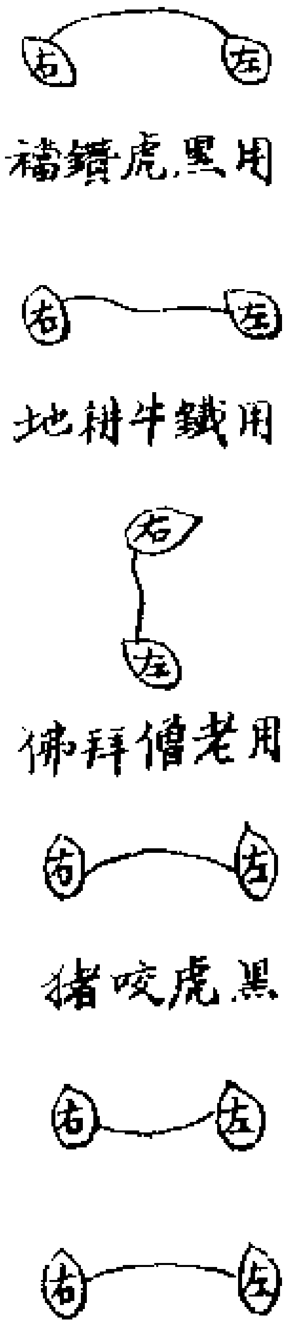
箇中奧妙在深玄，道在師傳學在專。拳法千般學不盡，機關萬種卒難言。總之熟便能生巧，處處相承節

節連。

道勿濫傳

百般砥礪始能成，貴盡精神用盡心。勇暴鋤奸方可用，持強逆理莫欺人。賢良秘授紆危困，邪妄休傳害衆生。大道等閒若輕授，須防九族盡遭刑。

步法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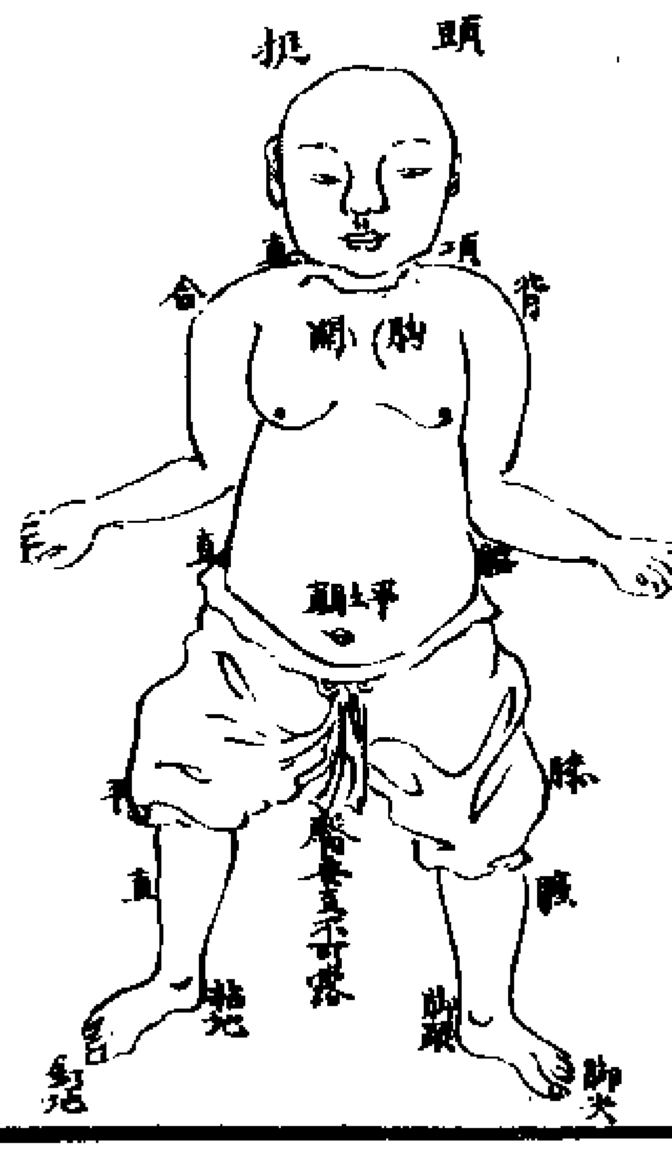


文盤口訣

大凡文盤之法。先固自己。再應他人。内外用力。彼不知上來下去。左來右去之妙。第一不犯破。第二不犯文架。或寒雞步。或壓步進。或顛狂步進。或梅花步進。或之字步進。或玄字步進。或回龍勾步進。總要配合身法。手不可過肩。肘不可提。脇不可開。臀不可露。不可遲滯。不可驚畏。着着在人空處血道邊。必無輕敵。手為規。足為矩。規矩成。則百法備矣。

呆架式

訣曰。萬法皆從此中出。諸巧盡向裡邊生。



拳法 三

戳門大法

少林寺玄機和尚傳授身法圖

中平為門。射上如展翅。落下如披。下法皆從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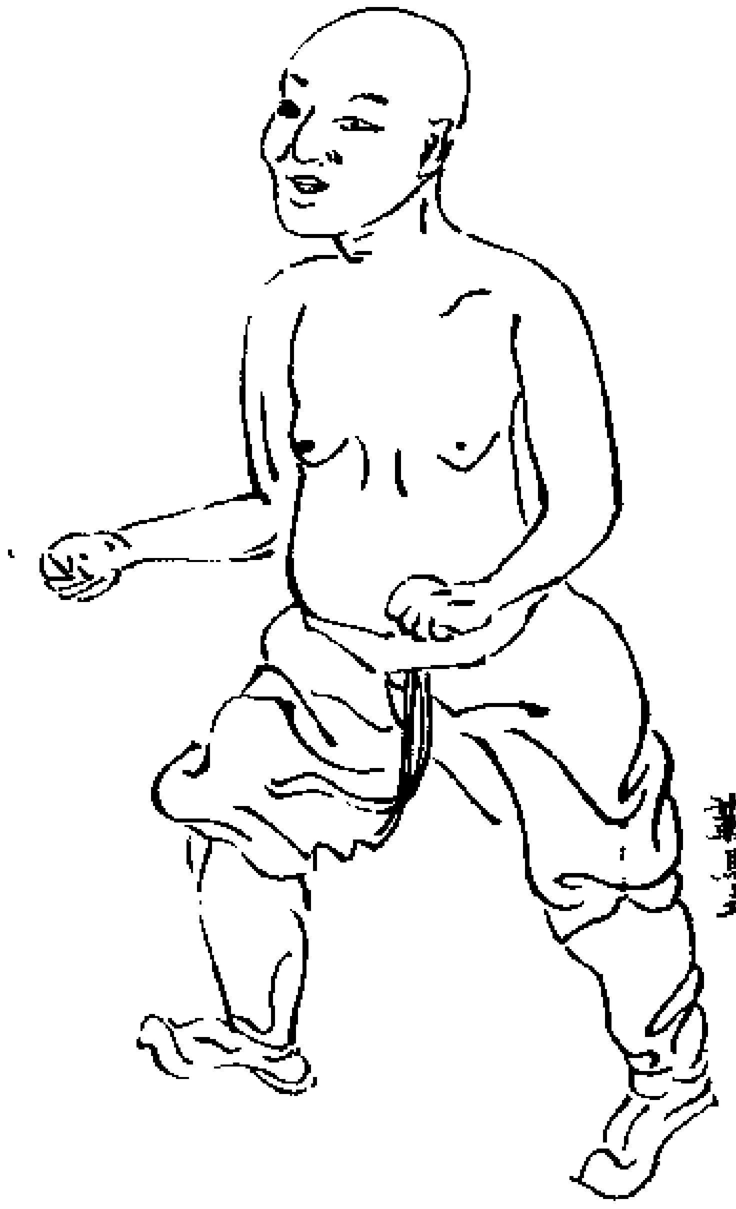
戲珠大法

用力與前圖仝

拳法 四

捉蟮大法

壓頂大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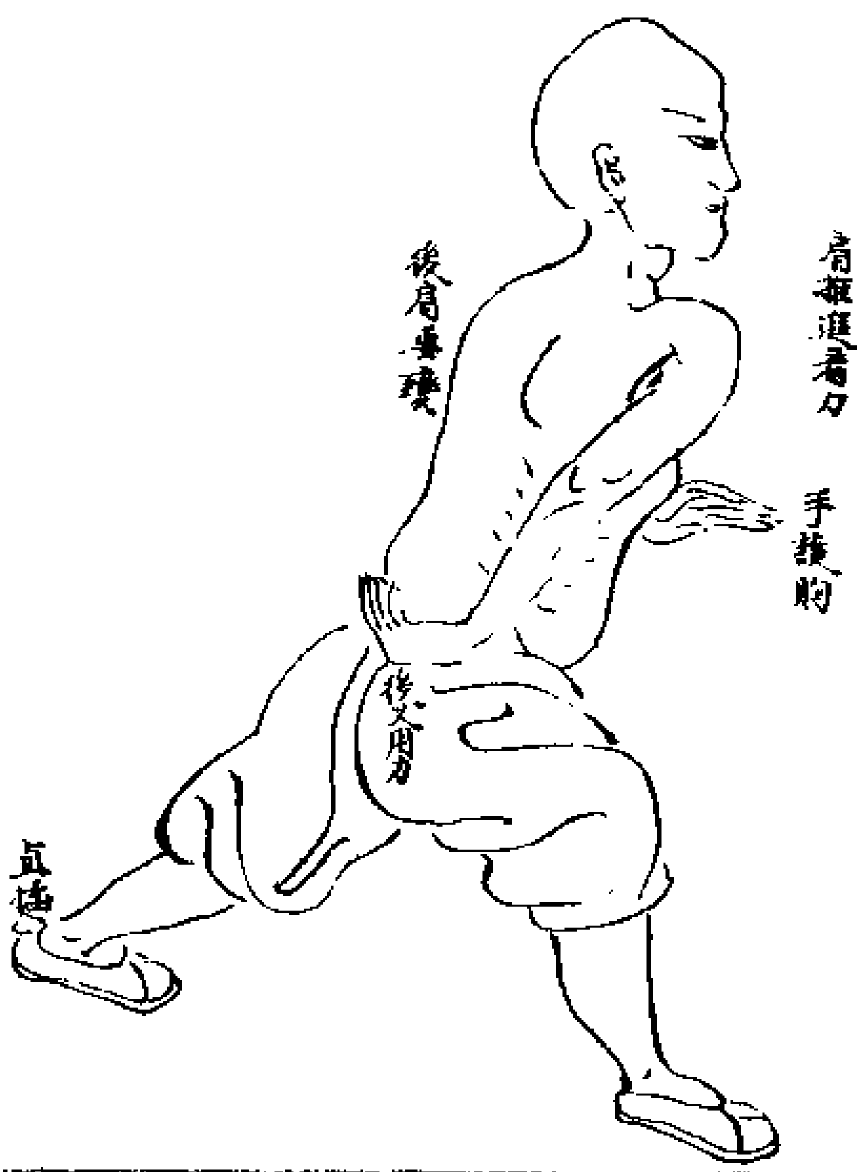


單鞭式

身法宗源，一鞭為先，後之學者，從此推焉。

左手交，右手夾，中外邊盤，皆可進身。其手與肩，皆從人虛處進，如走中邊盤，則從人肱下進手，從人穩退出腳，從人腿從逗射是也。餘仿此。

獅拳覆胸式



蹁躚式醉步

閉陰大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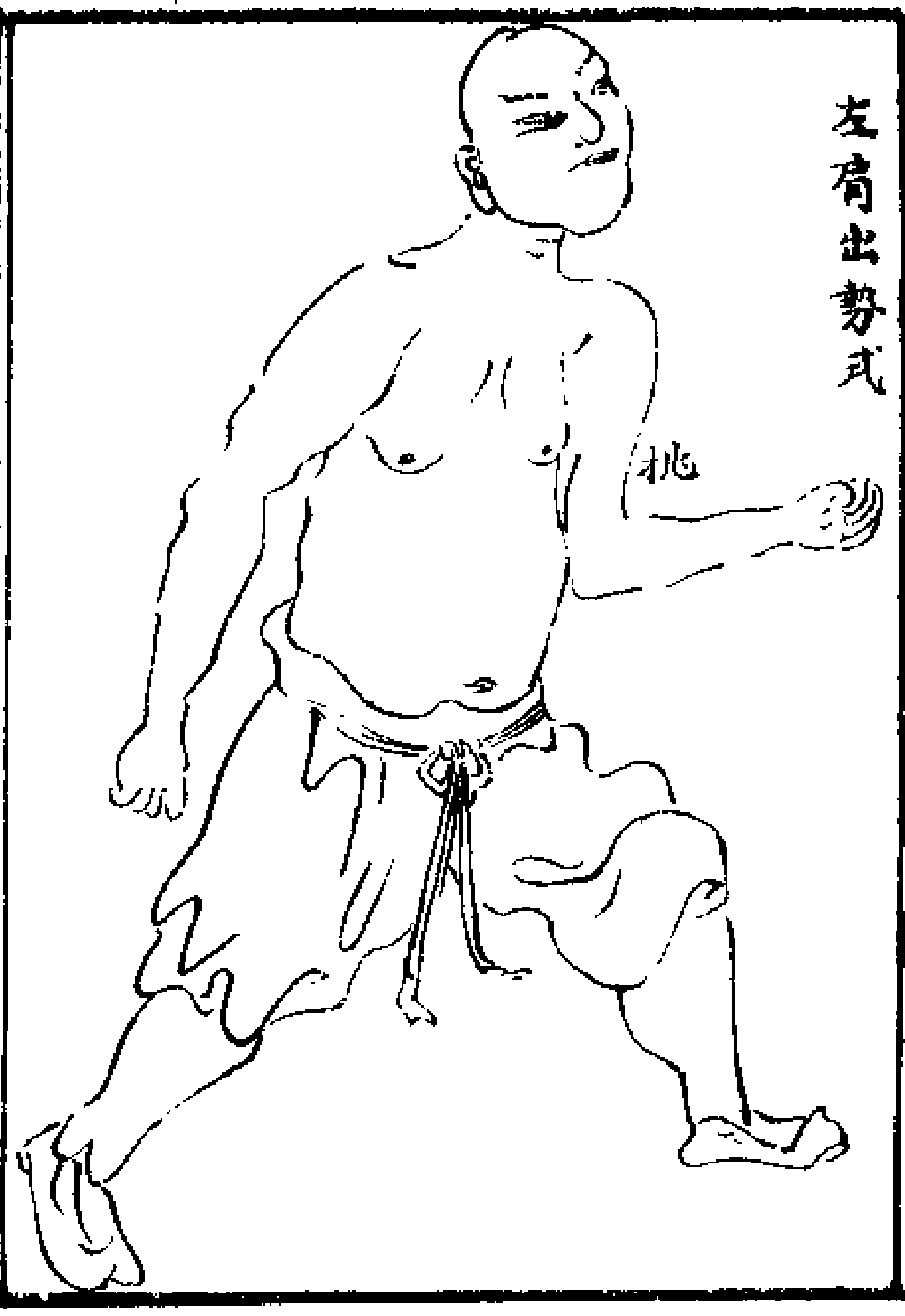
掃陰大法

勒馬步插掌式

提步鐵閂式
懸虛

騰踋徧閃式
縮肩
縮緊一圈

巳出插掌式
下叉


左肩出勢式
挑

垂肩式
四顧隨人而進
膝要抵進
肚要用力
拳法
十一

八仙醉步圖式
脚懸顛趾式，又曰金鷄獨立，亦名寒鷄步。凡提步皆從此生。鐵拐李漢鍾離皆從此化出。
横行勢
此法最得勢人猶恐學者不可不習練此圖也。
横步從此生，鶴步亦從此生。

葫蘆式
玉山頹樣，凡閃步、跌步、紆步、拗步皆從此出。回回步亦從此生。
拳法
十二

站步式
亦名瘋魔步，猴拳從此化。
兩手放胸前
兩眼望敵人
前後左右隨人而進。
此圖不但我足入補暁到底人人未知也
右足雷穩
左足着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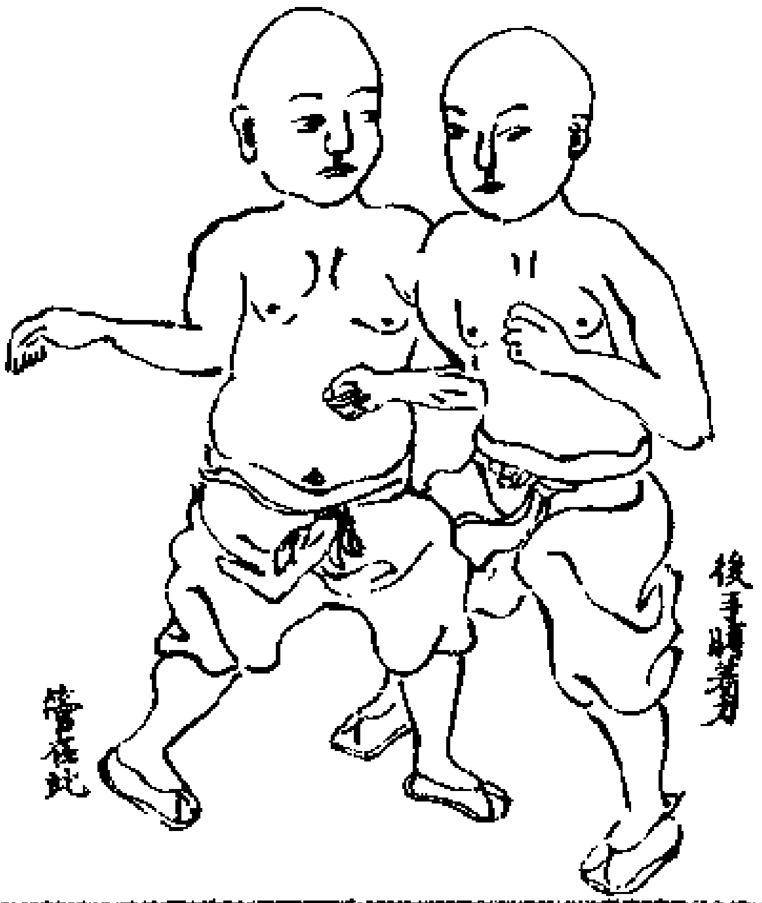
鐵拐李飄蹤式

肘拳此中生出，撲拳亦從此生出。

肩肘齊勢左足懸縮一圈右手放去搶邊身出巧最緊密不可亂傳

鬼打邊盤式

左脚一壓右邊騰起剔進肩必在敵人臉下手必在敵人腰邊腿必在敵人腿腕邊臀必要緊黏敵人脚又敵人脚實快而我兩脚俱閉住即為變閉法以中盤打邊盤即為變體此法更妙不可輕傳其步須要倚斜矣



中盤式此破法

左手將人右手托起須從肘下進右手與身法縮緊一圍從人心窩血虛射進而脚腿必一片鎖入敵人雖用打掌破狀右手被搞亦無能為矣以虛要走不閘而身法不能下也戲殊進此蓋進者勝破者敗以進者法身法故也

走外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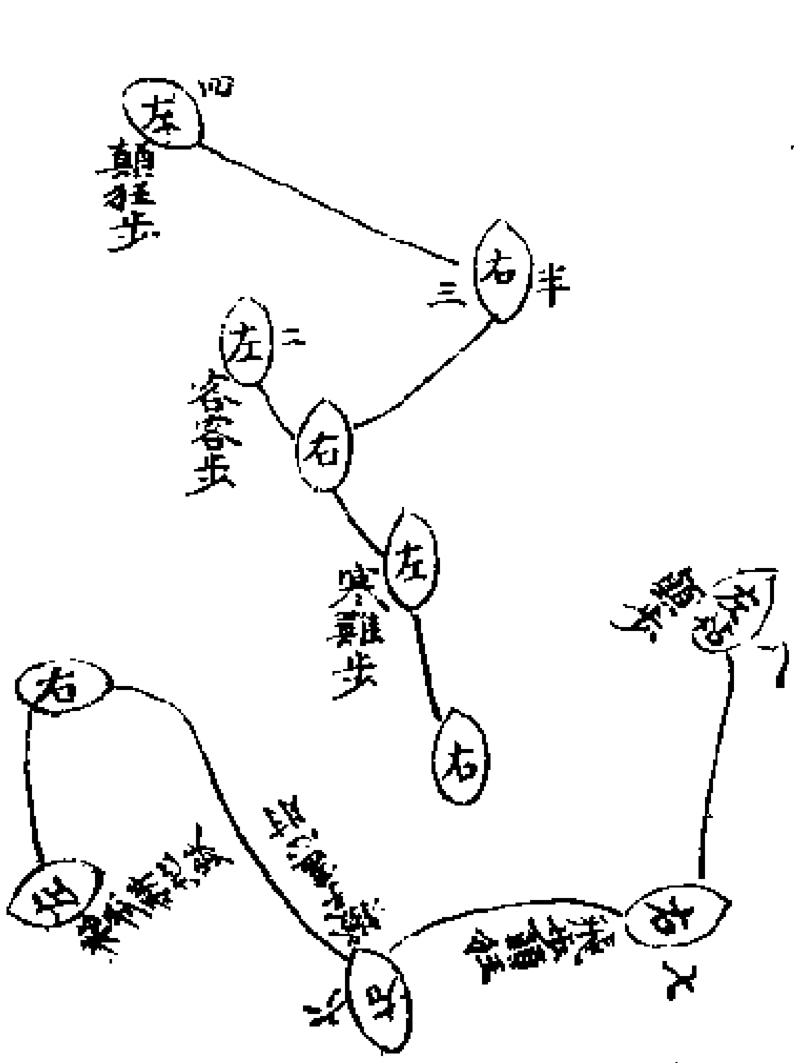
人打進而我將脚一閃即將右手右脚一片射進肩必從人腕下手必從腿邊臀必從人腿邊此邊實擊虛從此會悟也

玄機和尚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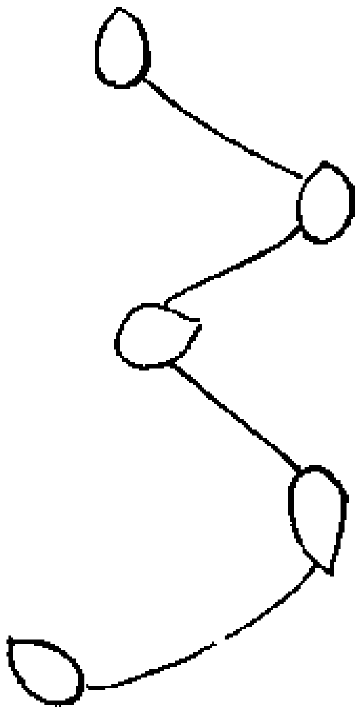
要直不可露臀

走盤太極八步全圖

此圖須口傳非一朝一夕之功步內有步



玄字步 中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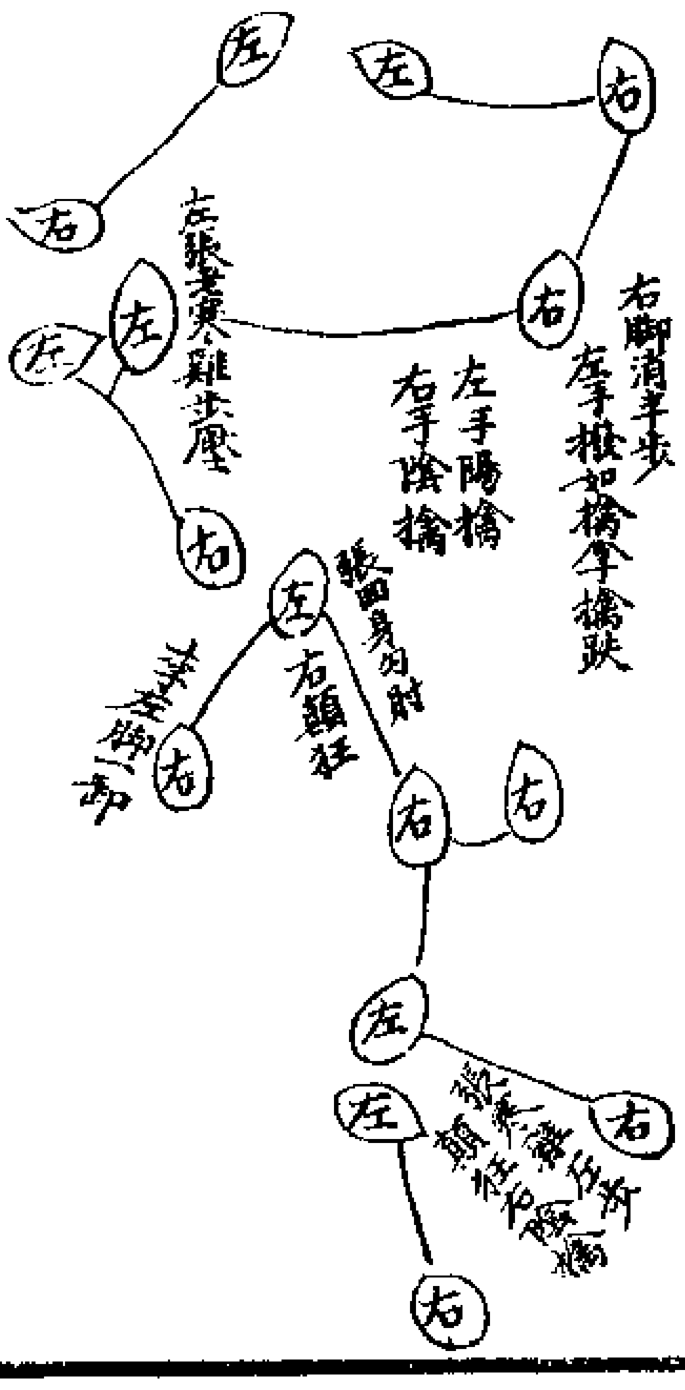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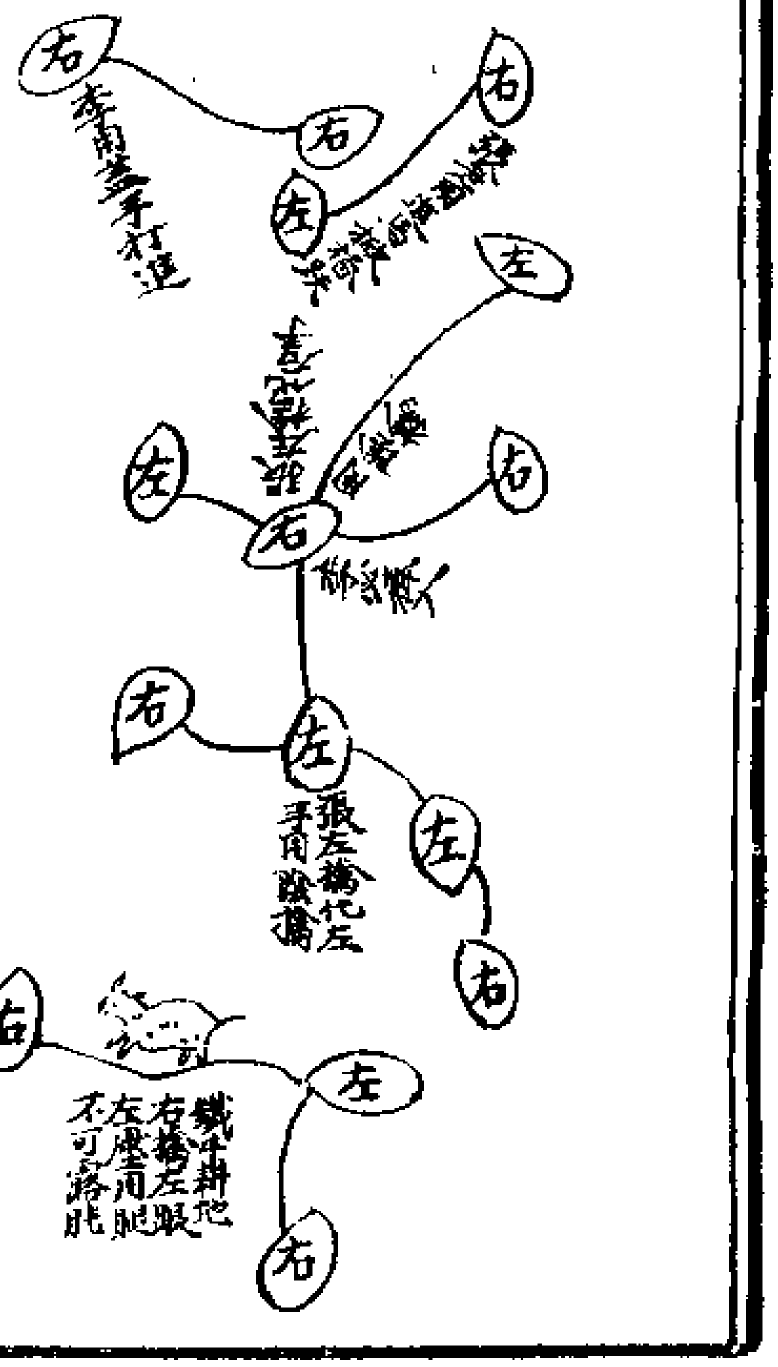
論玄字步

前脚帶點出足指用力着地，腰帶扶用力一轉，亦百骸筋骨一齊收放之意也。

又玄字步走中盤，用三角步，拗步皆從此脫出。

張李盤步





顛狂歌訣

顛狂妙看熟知音，一閃一消便進身，他若卸身撒椿看，左來擒結可相親。

雙閃歌訣

撥肘閃步如虎狼，左右靠山不可當，外加兩步踘蹬踹，入陣圍中勢少雙。

寒鷄步訣

寒鷄一步來賣脚，君家貪搶不知覺，左擒右就必拿起，傍人笑我心腸惡。

鐵牛耕地

耕地勢來指面飛，太山左壓右撒椿，不露臀分肩看力，脚跟鐵打也難當。

閃步歌訣

閃步邊鎖原是鷂，左掃右刷為真情，太山封閉用仙看，打傷狼狽不知音。

右左鐵掃

左右兩邊掃滚步，一邊靠順入加顛狂，回踢打穴道。

論下步秘要

臀力全見之於坐下，與左右據身法，倒左則擺右，倒右則擺左，實如其所至，則敵人脚不能自拈，且一身俱緊密，此第一要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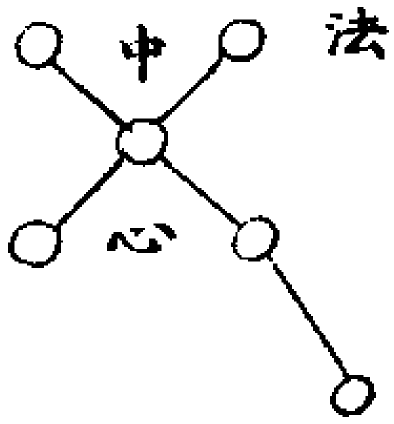
脚步之法，全在活潑，其快如箭，其利如針，可長可短，能屈能伸，進則無形無影，退則雨散風停，不可遲緩，不可硬坐，此脚法之要領也。

少林寺短打推盤步法

兩下合掌蠶步行，看地撥勢認分明，若還連珠之步進，左右兩拗隨後跟，連珠步進單鞭出，回馬則用撒步行，倒騎龍勢梅花步，謹轉開門認分明，梅花五步牽連進，拗單鞭下勢法門，他若高時高探馬，我若低盤雀地龍，一上一卸一補看，此是盤中第一功，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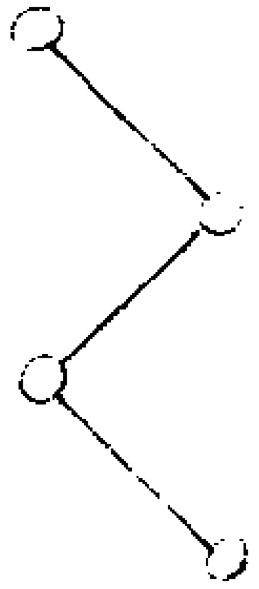
識破其中妙，敵縱高強莫逞雄，

梅花五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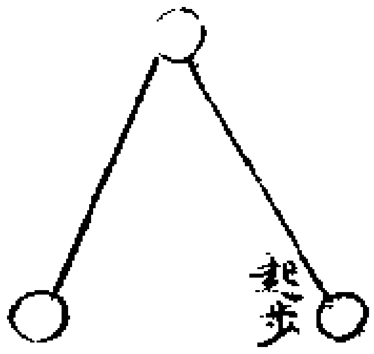


梅花五步，乃太極之義，備環無端，前後左右皆可操縱，其法每以步步占中心為主。

之字步法



三角步法



投壺新格

光緒丙午九月
長沙葉氏刊行

重刊宋司馬温公投壺新格叙

投壺新格一卷宋司馬光撰衢州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紹興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史藝文志皆入載明以來惟陶宗儀説郛中有其本此外諸家藏書志目未見箸録今按其書全載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技藝部門較説郛本為古余適刊温公七國象棋局以其為一家之書屬吾友雷民蘇茂才愷精楷繪圖刊之夫而後晁志所錄温公二書皆得以飫好古者之求而覘天水

風俗之所尚且以見温公之用心即於游藝瑣事有則古稱先之風當時世行舊格多取奇中温公惡其僥倖而盡改之謂之新格嗚呼今之言新者抑亦可以悟矣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八月秋分長沙葉德輝序

司馬温公投壺格并序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无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交之和飾賓主之權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

疑畏則疏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郤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誡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脩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救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矢之際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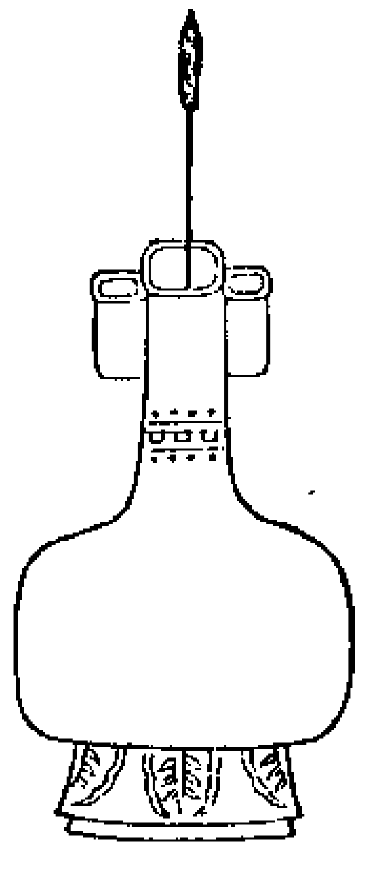
無麤容莫不聳然恭謹志守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夫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與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與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與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

餘象猶可賭縣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爾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而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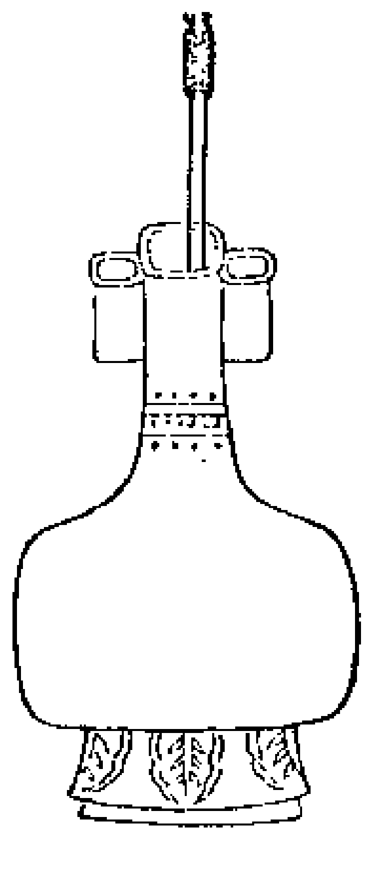
首箭中也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

右算十



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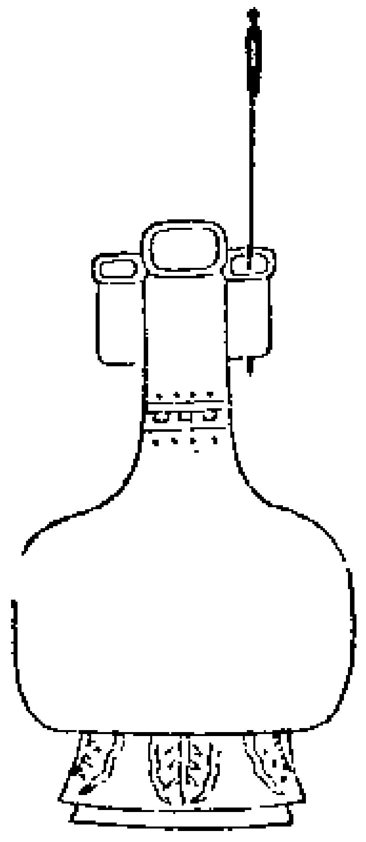
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絶者



右算五

有初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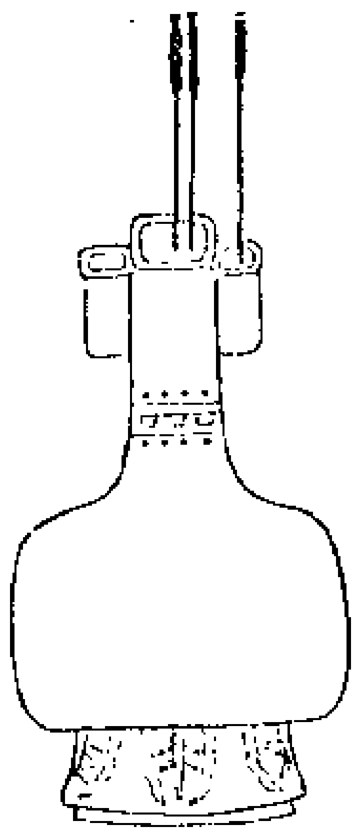
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其算别計



右二十算

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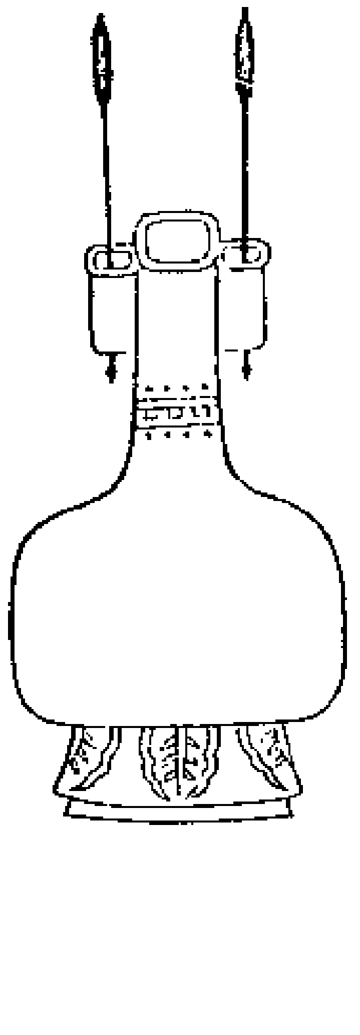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右十算

連中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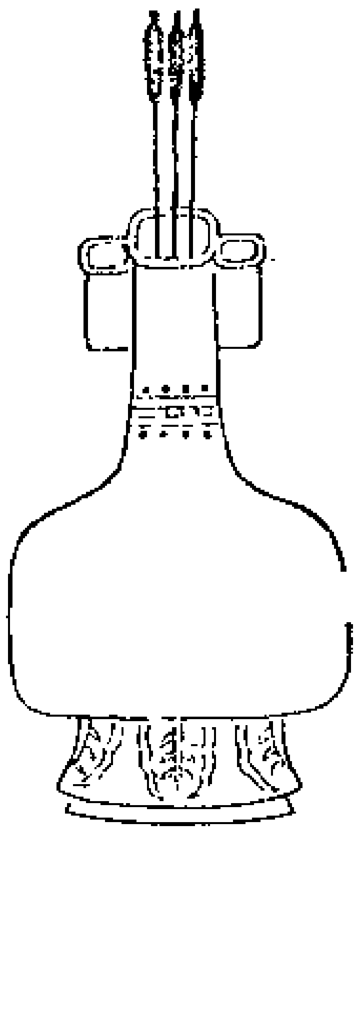
舊圖初箭二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絶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不懈也



右二十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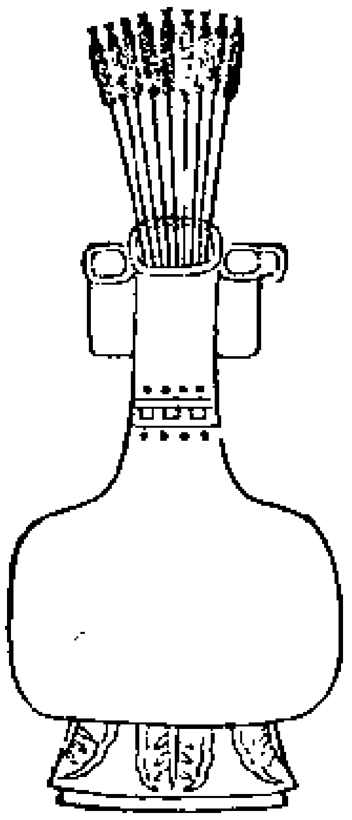
敗箭

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為敗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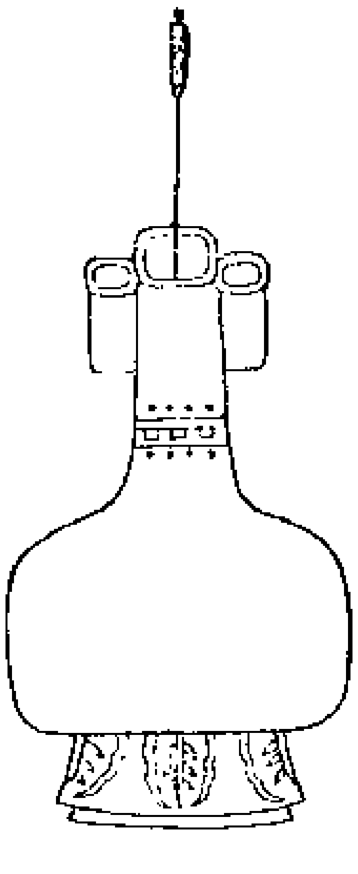
右一算

全壺　不以耦之筭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筭以決勝負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全之寔難故君子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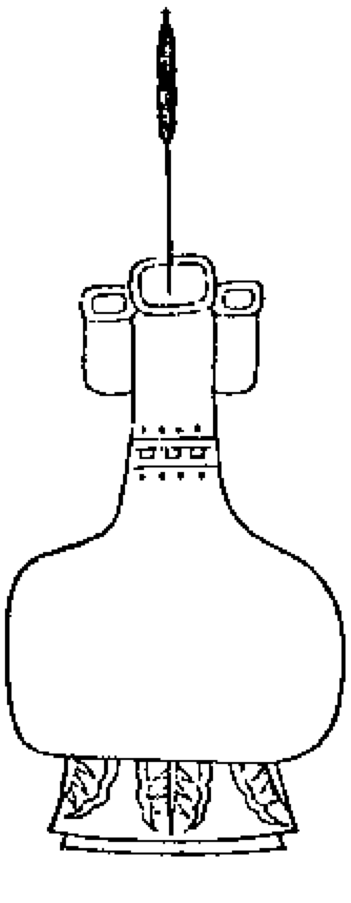
右無筭

有終　末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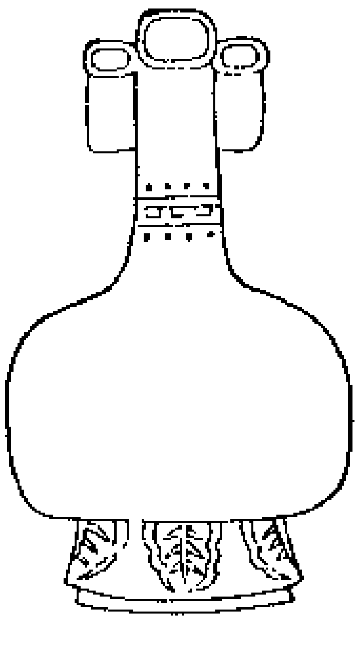
右二十籌貫耳倍之

驍箭　亦謂之驍皆倣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謂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遠復善補過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其耳其筭別計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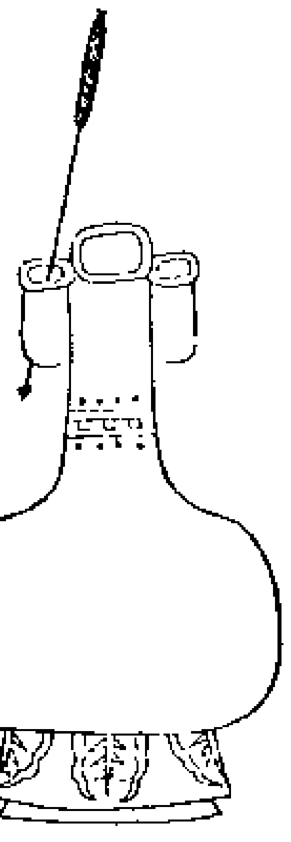
右十筭

敗壺　謂十二箭俱不中大無功也若兩人皆敗則亦計餘筭以決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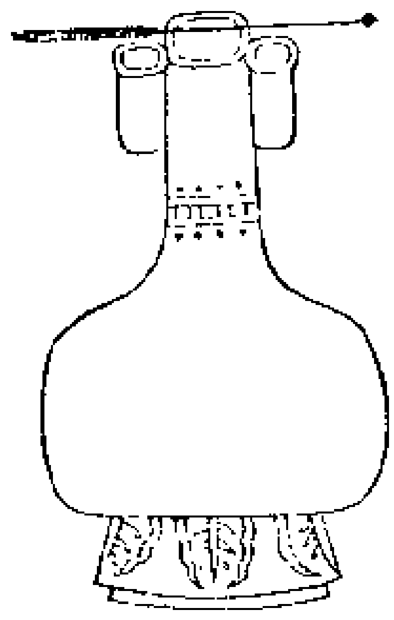
右不問已有之筭皆負

橫耳 謂箭加耳上舊五十籌偶然而橫非投者之功何足以賞若為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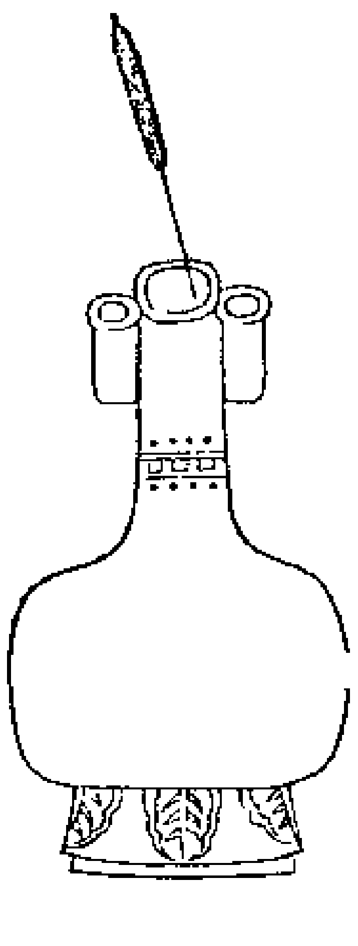
右依常算無賞

橫壺 橫加壺口舊五十籌同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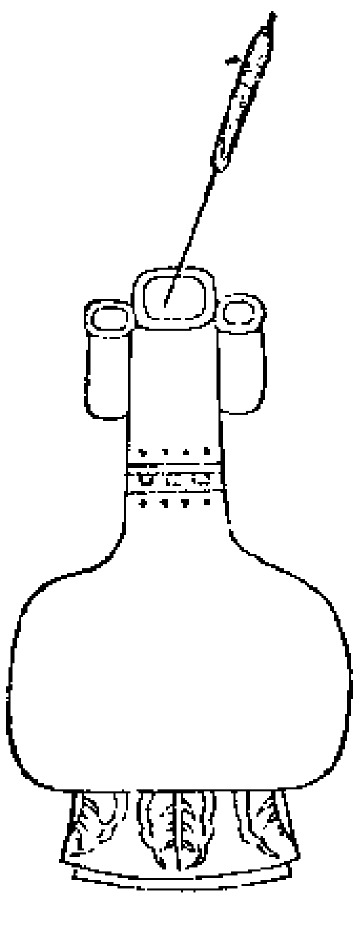
右依常算無賞

倚竿 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一籌頗邪險詖不在于善而舊因以為奇多與之籌甚無謂也今廢其算所以罰之亦異於不中者故于連中全壺皆得通數若為後箭所擊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復計其算墜地者與不中同



右廢其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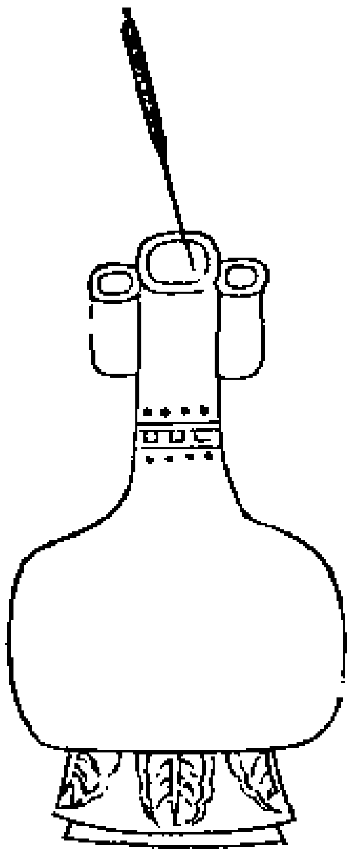
龍首 倚竿而箭首正向己者舊十八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龍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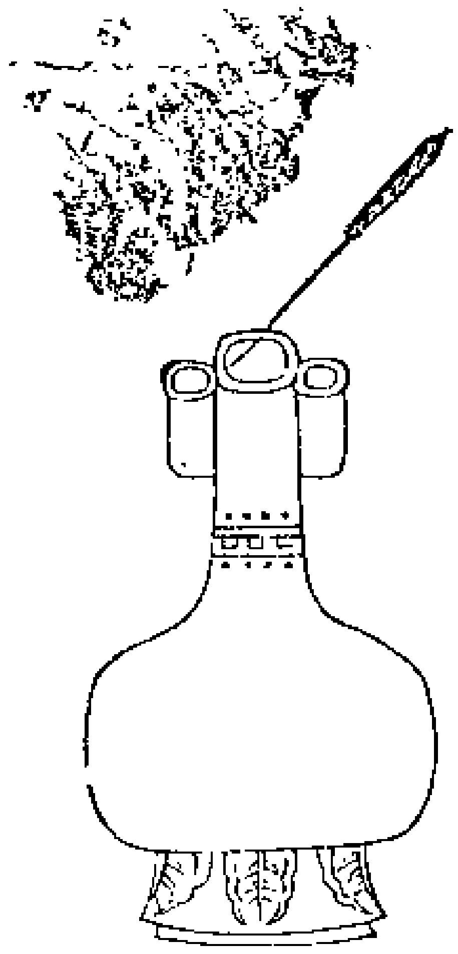
倚竿而箭羽正向己者籌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狼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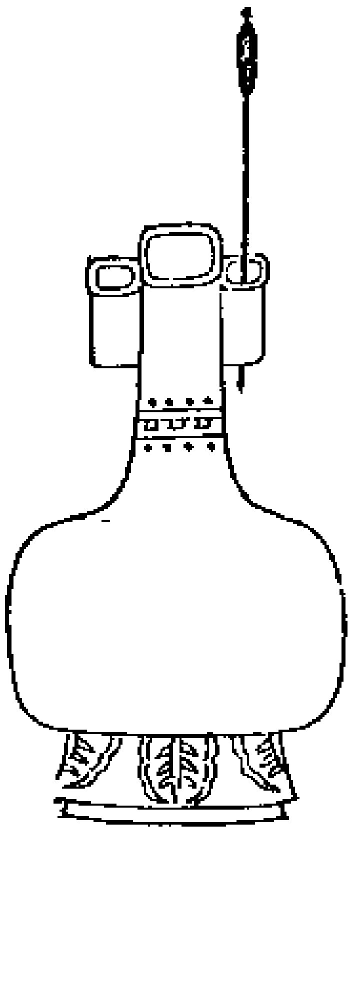
轉旋口上而成倚竿者籌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帶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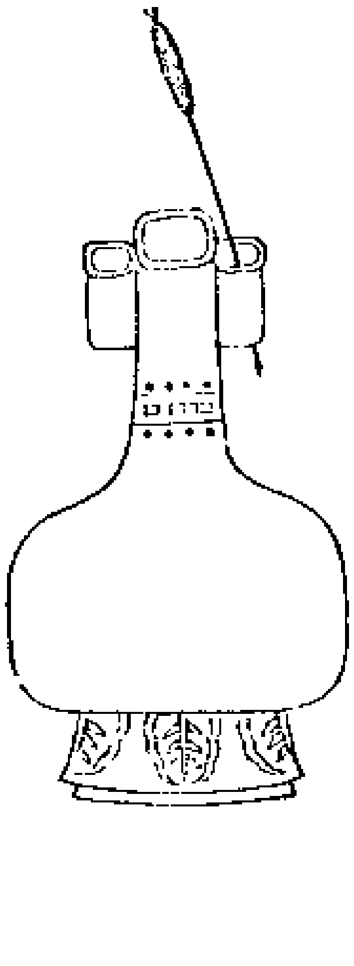
貫耳不至地者籌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耳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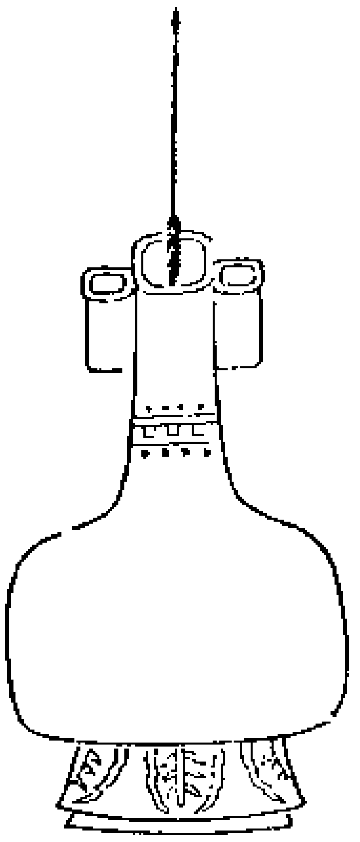
籌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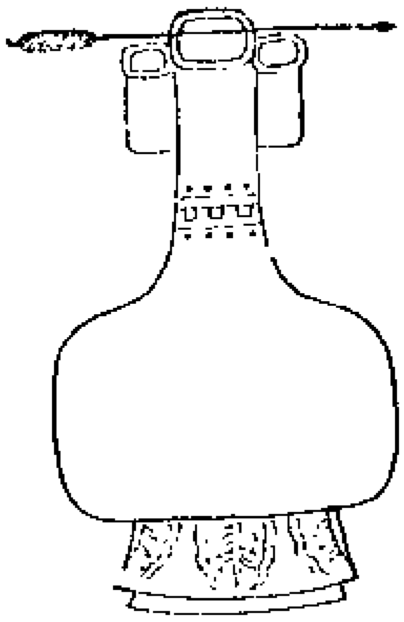
舊百二十籌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為
上賞今盡廢其筭所以明順逆之理



右壺中之數盡廢

倒耳

舊不問籌數並滿同倒中



右壺中之數盡廢

後跋

司馬温公七國象棋局投壺新格二書余前序已詳論之後檢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中有跋二書後云新壺格七國戲二數（此一字更改）皆傳自温公之孫樟文叔家圖本乃公手書頗有黯改處蓋初草定時本也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黃伯思長睿父書據此則二書傳自温公之孫與世象賢良足欽佩然非長睿當時跋中記之竟沒其書矣余亟錄之以彰公孫之聰聽且以廣讀者之異聞云丁未正月人日葉德輝書

投壺考原

敘

投壺古禮之正經也漢戴德戴聖傳之爲大小戴記自朱子析分經記吳草廬定爲禮之正經即逸禮三十九篇之文孔壁之古禮經也古者射爲六藝之一投壺又射之一事漢魏以來祭遵袁紹戎馬之間猶討其藝至如王輔嗣之易學邵康節之數學亦從事投壺之儀元明以後此事寖廢矣宋司馬文正公有投壺新格尚可仿而行之第未知於古禮何如然告朔餼羊之存不猶愈於鬥蒱牧豬之賤乎余徵之古籍輯禮與傳記賦文圖格四篇共爲考原一卷以備燕賓習射之娛庶幾志正體直反求諸身考禮正俗此其嚆矢也夫

咸豐丙辰年夏四月山陽丁晏自敘

投壺考原

禮典第一　山陽丁晏儉卿著

小戴禮記投壺之禮 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歡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鄭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孔疏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釋文奉音捧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注枉哨不正貌爲謙辭釋文引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疏曰枉謂曲而不直哨謂哨峻不正大戴禮作枉矢哨壺下同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賓再拜受 主人般還曰辟 注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閒也 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般還曰辟 注拜送送矢也

右請投

記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 大戴記案分節分經記俱依朱子儀禮經解下同吳澄儀禮補逸以投壺爲禮之正經大小戴記則取以入記小戴記鄭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童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小戴記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疏曰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疏又曰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名隨光明處也

算長尺二寸 注其節三扶可也案口算長尺有握折素也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注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注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釋文云皮下大戴有大七分三字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 注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閒相去

如物

射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注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齒其紫兄寢降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兩算投盡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故此言執八算也

右就筵

記算多少視其坐 注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四算人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注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司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疏曰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算也比頻也又謂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若不待後人投之而巳頻投則其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立馬罰取算以爲馬表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謂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微被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被足爲三馬是其勝巳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

傳也釋文勝者立馬格本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案大戴記亦無此五字大戴請賓曰下多奏投壺之令一句勝依上有算宋方氏慤曰賞與馬一也方其執之之謂算攻具釋之之謂馬算數定義疏曰算言釋馬言立下言馬各直其算則算非馬可知特無以考其形制之詳耳漢人格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衆而楠之皆人擬地得王馬或以爲此節投壺所立之馬若姚氏舜收處以算爲馬將不足於釋則史謂儀禮鄉射記箭籌八十注籌算也八十略以十耦爲正也收一耦射則賓八算於中是算之金數有八十臨射則計耦而借之如馬耦則使三十二算三擁則俱二十四算也豈止八算而巳乎陳氏祥道禮書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散馬皆刻馬衆而植焉鄭氏釋則禮火幣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勝者罰以假馬投密之馬藉亦如此晏案漢馬融搏蒲賦馬則元卒象牙是樣是礦馬爲類卵籌爲策動笞書貴耽博栖器少時術於博後戰素有藝名遂就局十萬一踏直上百鵠觀投馬絕時塵史引擲蒲輟云凡一馬打一馬如週退六路馬則一馬可踏三馬是搏蒲傳局皆有馬也

右請賓

記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注弟子賓黨主黨年少者也記韻背者禮真亦異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偝立[illegible]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詘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罰也[illegible]亦謂罰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浮合浮又

儀禮鄉射禮賈公彥疏曰按投壺賓黨及長黨弟子皆
爲弟子皆得與投壺者彼燕法主歡心故閒與大夫壺
記作興荒舞
惟無據立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太師曰諾注弦鼓瑟者也貍首逸詩篇名今逸
疏義所云曾孫侯氏是也疏云閒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
閒強數如以一也大射儀奏貍首閒若一者
貍首之云不來也其詩有射儀請首
後也
氏是
之詩之射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云曾孫侯

右作樂

記　曾孫侯氏今日泰射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大戴記經傳通解案

不朝依吳文公遵經補入曾孫侯氏以下與射記
義同嗟爾不寧侯以下祭侯之辭與考工記同

○□○○□□○□○○□半○□○□○○○○□□
○□○魯鼓○□○○○□□○□○○□□○□□
○□□○半○□○○○□□○□○○薛鼓注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圓者擊鼙方者擊鼓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注投壺射之細也

者投壺射之細也射壺無禮

魯鼓○□○○□□○○半○□○○
□○○○○□○□○□○□○薛鼓○□○○○○○□○□○
□○○○□○□○○□○半○□○□○○○○□

○注此記家之說投壺列之大射儀不
鼓不傳識者記而別之以節其存者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以南爲右北爲主也已
投者退各反其位南曰左謂右謂客釋算者釋其卒
施於右謂司射之前稍南於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

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

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

則曰左右鈞注卒已也賓主之籌畢已投司射實請數所釋有算如數之射畢則一純以取一於左之

十則純新而委之釋左委異之有於則一諸取一於之

記司射四算合於賢於如則純其奇也某若干純則全也奇者僅純者其不則日純一算一等不純一等也

作射司五純字一日大釋文也算則三純

記司射則數執算投籌，算者則讀之數純文

右請投觥算

記　侍投則擁矢

少儀注不敢釋投也擁抱也不敢釋投者投時以矢委於地也侍則立而抱之投則一一投之也

投壺禮亦有四矢委於身前坐投之一投一取投一取以投者之之投於壺中也

已一所當投則不敢釋者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

命酌請行觴者司射也酌者司射之弟子也又云爵舉云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注灌猶飲也言不敢飲者謂飲也上言賜灌者欲其醉也

爲舉觶觶如飲射時其儀周禮曰以灌賓客勝者各與其偶於西
階上北面飲不勝者不敢不敬勝者曰敬養各
者勝於其席受觶而不失也其禮無以敬
以尊卑爲養觶而飲之以敬養者
之酒也不大失故以有灌則不忍
請周酒之大字敬之此上勝者皆云賜灌曰敬養之日以賜
六字又作跪奉以爵
之跪

右卒投飲不勝者

記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

少儀注洗爵而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若投壺不勝之主
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觶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
爵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

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

釋算之前三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立者一勝不得三者勝者當一馬
必三馬乃慶也其勝者馬其投壺射弟子之前不所有立也
慶之勝其舉立者不得其所使之勝者馬各之立
之馬也各飲饗者之所釋之前算立立也當其一
射禮同亦當三馬而止每一每投之於勝者立馬
番僕勝則立三勝而止其馬與賓黨賓主各以三少
正大綱從執賓黨正三馬各以三立者爲一馬
舉大數正上有司正曰以二字
　
行請徹馬注投壺禮畢司正曰以三字足請下於有多以助勝者三三馬者字
算舉爲行大數可以下去其勝則復也始既一備
爲勝
凢

有三投慶多馬 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頌勝三馬之得若一勝得二馬一勝得一馬於是二馬之勝備取一馬者是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則得二馬亦不敢備尊者馬是成巳勝者 記不擢馬 少儀注擢去也謂敵馬勝故專之箙曰几巳

左氏昭十二年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 注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疏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呪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作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

傳記第二

淮南子敦六博投高壺

葛洪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為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豎棊於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杜甫詩郭舍人投

東觀漢記祭遵薨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太平御覽工藝部引藝文類聚巧藝部引博七范升設樂作娛樂

崔寔傳投壺者皆以多算勝少算 御覽七百五十三引

獻帝春秋袁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在鄴者憂怖失色或起而號泣紹觀楊引滿投壺言笑容止自若 御覽引

魏略曰游楚好投壺自娛 御覽引冊府元龜雜技云楚為北地太守好攜蒱投壺自娛後

王弼別傳曰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御覽引藝文類聚七十四引何劭王弼傳同白孔六帖引三十三投壺王弼魏略云

晉陽秋曰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御覽引冊府元龜伎王胡之為丹陽尹善於投壺閉目而投

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御覽

南史齊竟陵王常宿宴明將朝見柳惲投壺驍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鄴某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唐書禮樂志驍壺投壺樂也

張鷟朝野僉載薛賓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御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太平廣記伎巧一百二十六引

昌黎文集唐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公鄭儋碑與賓客朋遊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

韓文公畫記有壺矢者一人又云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歐陽公歸田錄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邵伯溫聞見前錄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主客以為的對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原注張華曰天笑者開口流

光御覽祝穆事文類聚天部引神仙傳天公玉女投壺梟而脫誤天笑爲電李白詩帝旁投壺多玉女

賦文第三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朝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王班爵講禮徽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謙謙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脩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驻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筭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周習察妙巧之所極絡繹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在背偃仰倔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爲政率職

閻弛左右舉投効奇數釣列置功筭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在有功義所不貫春秋貶絕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偶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著也何列施亦匪筭匪綱雖就還猶弗然倒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倫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絕纖芥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覩悅與衆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壞壞百變惡可窮讀藝文類聚引又引魏略曰邯鄲淳字叔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魏王粲甚賦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御覽

晉傅元投壺賦序云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御覽

晉李尤壺銘投壺鑄體脩敘先後遁風月數分爲主部御覽

古歌主人前進酒琴瑟爲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奕並復行

類聚

周王褒彈棊詩投壺生電影六博値仙人

陳張正見詩魏君彈棊向晉主好投壺

宋徽宗詩宅遨朋侶善投壺

唐文粹孫逖伯樂川記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

宋劉敞投壺義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皆由此作君子懼其慢以褻也爲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

說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說也主人拜送賓席賓拜受主人辭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尙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尙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己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不尙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貍首以順爲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爲尊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不亡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謂也衛湜禮記集說引清江劉氏又見五經通考引劉敞義

圖經第四

隋書經籍志投壺經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郝沖虞譚法
撰　新唐書藝文志上官儀投壺經一卷
壺經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御覽
投壺變曰謂之投壺者取名諸（原注他由切）敺漸而轉易鑄金
代爲建之於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箭以龍元
巾蝦蟇隨其生死也漸因荀龍蛇之類運之以聽（下聽切）表謂蝦蟆龍蟆也燕尾蟆識而
歸來去有傳投而歸人自數之極也矢十二數之極也長二尺八寸古法於梧柘用棘矢投
壺擊鼓爲節帶劍十二謂人之臉頰帶劍二帶倚十八如倚竿左右狼狽尾
壺十二周令矢圓轉於壺口劍驍七十如人帶劍也還三百六十籌得一
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謂之近黨同得勝也三馬成都
司馬光投壺新格並序（熙甯五年作　事文類聚集四十二技藝部）司馬文正公傳曰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安息以養

投壺發原

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
之節因以合朋交之和飾賓主之懽且寓其教焉夫投壺
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
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
爲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
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則
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
功難棄誡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
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
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
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
其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
也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心選

且不可得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救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
臨壺商矢之際性無麤鄙莫不猝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
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
豈非修身之道與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與
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
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奇
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與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
宜矣彼博弈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
廢哉古者投壺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遺風餘象猶
可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爲右是亦投
瓊探鬮之類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
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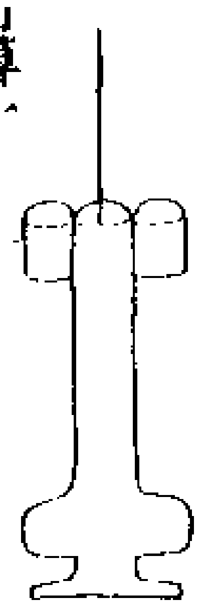
投壺取則

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去席二箭
半箭十有二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
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
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並各釋其指意焉
晏案御覽載古法壺矢長二尺八寸溫公新格長二尺
四寸依宋尺也今制矢約梓匠木尺二尺四寸以竹爲
之矢首側扁使於執持中直如恒矢末用竹節削圓取
重魏賦所云豐本纖末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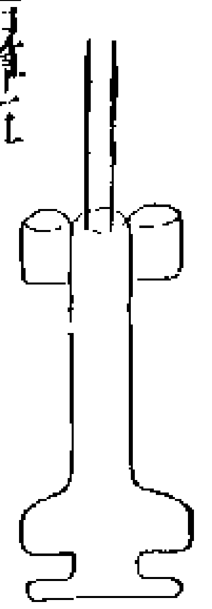
有初　首箭中者君子以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

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五算其連中內有貫耳及驍者其箭別計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二十算是也

右算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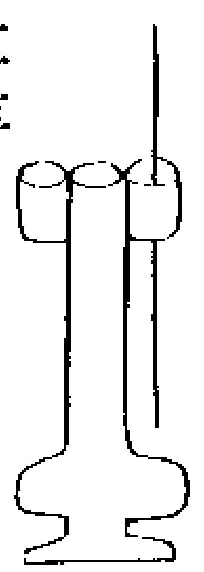


右算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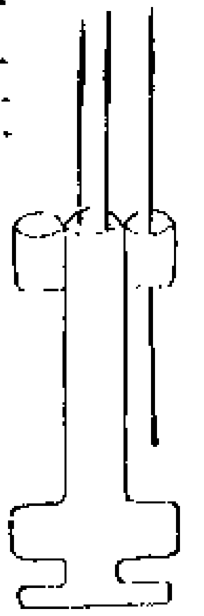
有初貫耳　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其箭別計

右二十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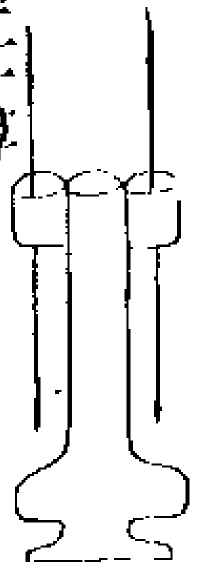
貫耳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

右十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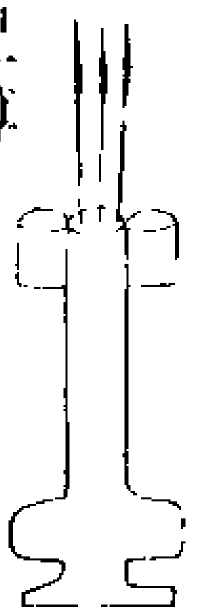
連中貫耳　舊圖初箭二籌其次每箭加二籌謂兩箭而止甚非衡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不懈也

右二十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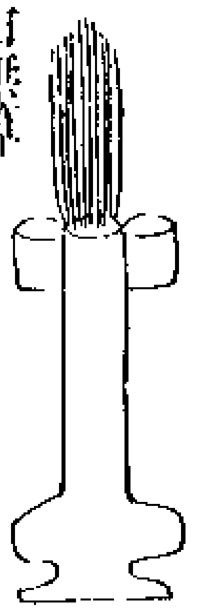
散箭　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爲散箭

右一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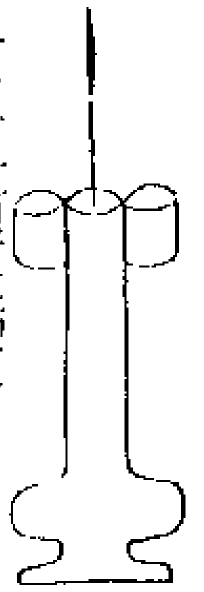
全壺　不以偶之算數多少皆勝之也　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算以次勝負爲由九例功難一貫全壺實難故君子貴之

右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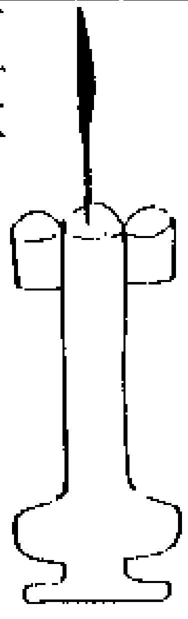
有終　末箭也雖不有初能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五算也

右十五算貫耳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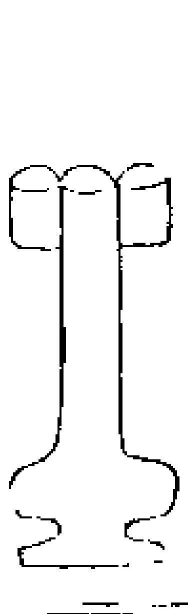
驍箭　亦謂之驍箭投而不中箭激反躍其高而手一復投而中者謂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遺其節過於此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其算別計復投而不中者賢之

右十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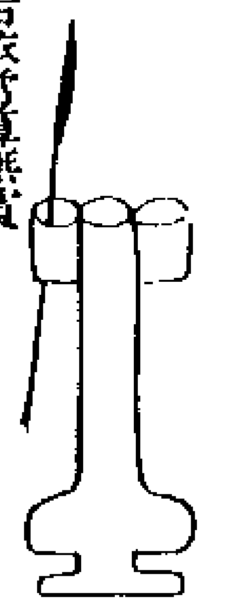
敗壺　謂十二箭俱不中大無功也皆兩人皆敗則亦計餘算以決勝負

右不問已有之算皆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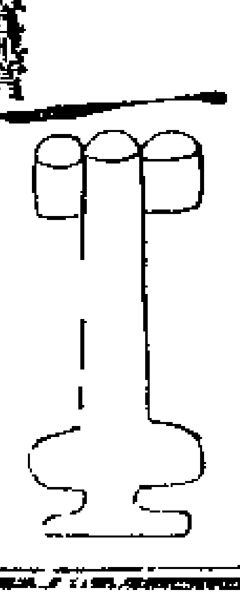
橫耳　謂箭加耳上者五十籌偶然箭橫耳投者之箭居以爲若殘後箭所擊者嘗墜地者與不中同

右依常算無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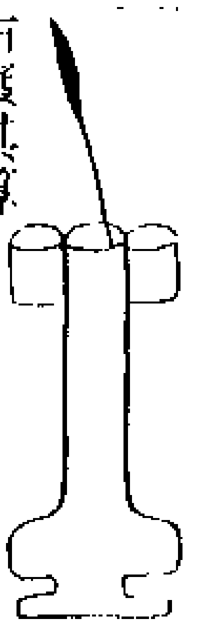
橫壺　橫加壺口者五十籌闌橫耳

右依常算無賞



倚竿　箭斜倚壺口中倚十一籌蝦郭嚇鼓不復籌而倚者所以爲箭則以亦之箭謂也其若箭倚於壺而不正者亦不以倚論以投者連中內以倚者非其本數若當擊墜地者與不中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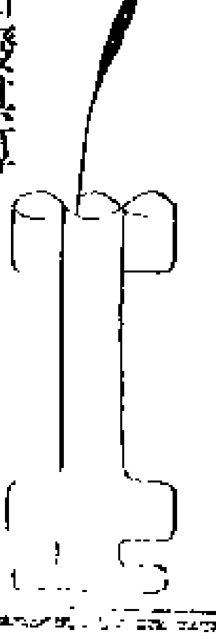
右廢其算



龍首　倚竿而箭首向己者得十八籌

與倚竿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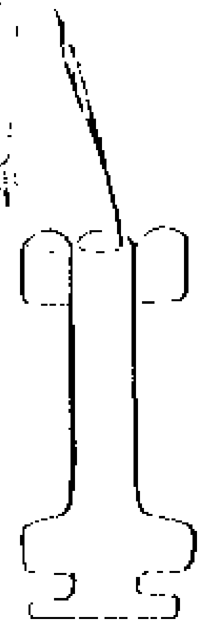
右廢其算



龍尾　倚竿而箭羽正向己者得十五籌

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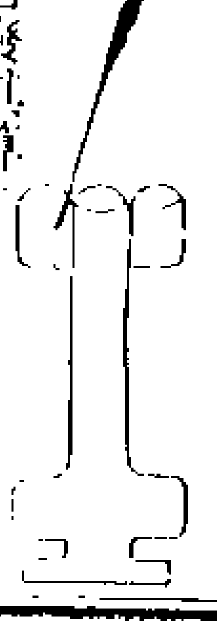
右□算



狼壺　轉旋口上而成倚竿者得五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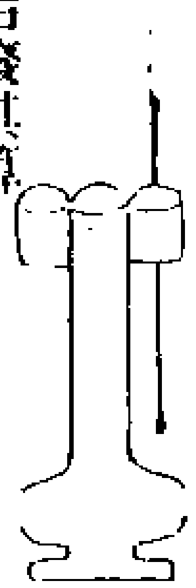
同倚竿

右廢其算



帶劍 貫耳不至地者舊十五耳倚竿 舊十五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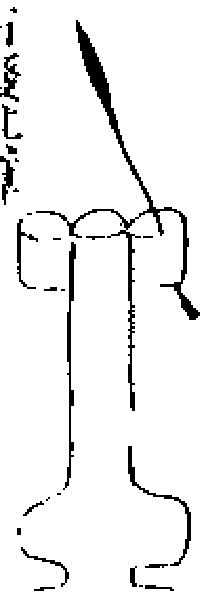
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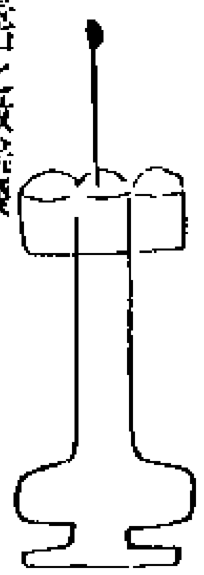
倒中 舊百二十籌則倒反爲襲之今若奈何爲賞今籌廢其籌所以明順逆之理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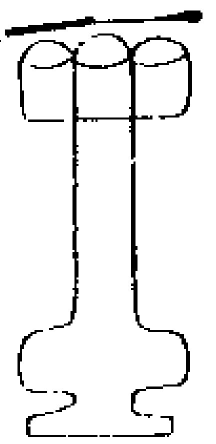


右廢其算

倒耳 舊不問籌數並滿同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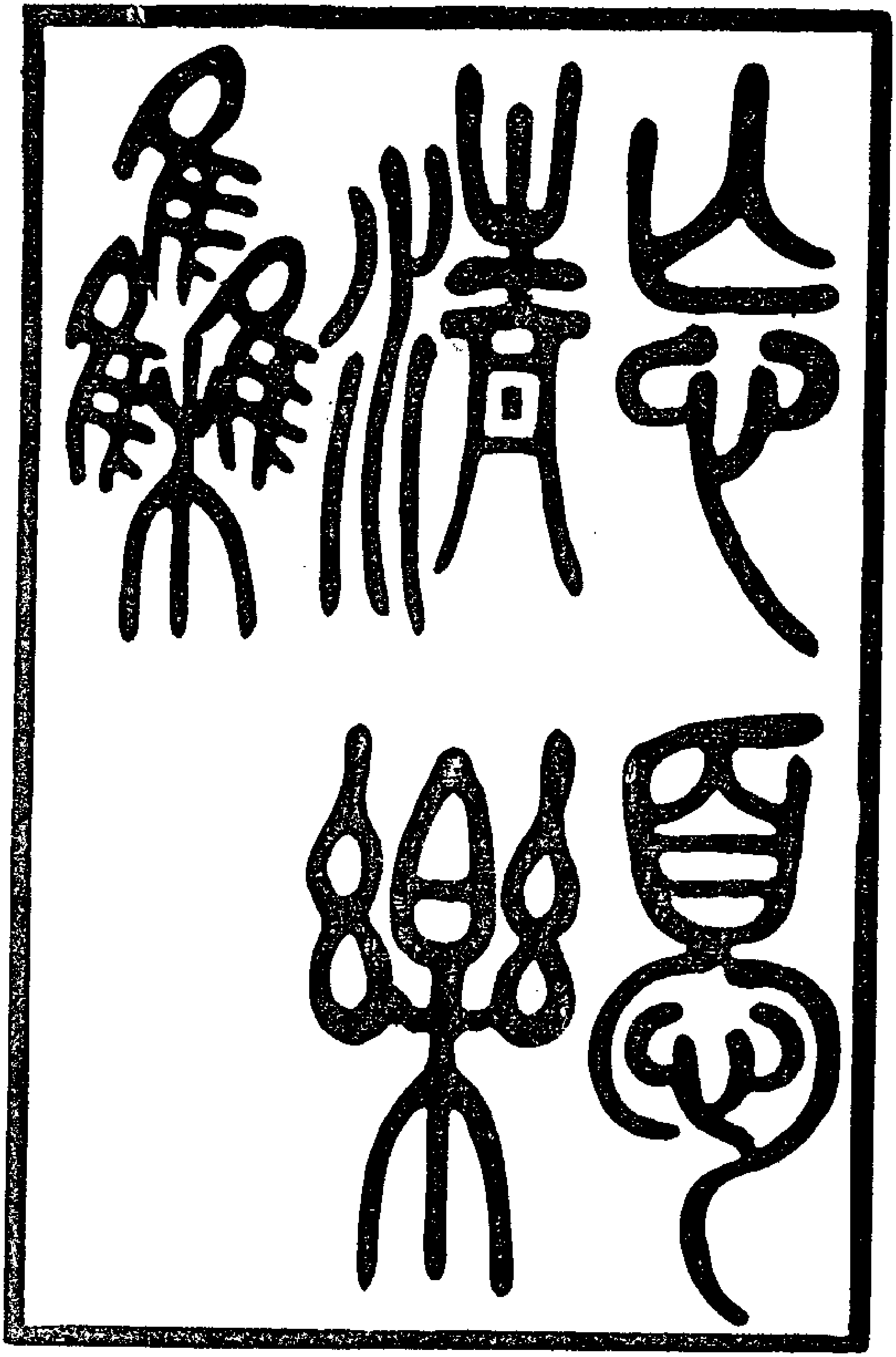
壺中之數謂廢



壺中之數謂廢

投壺攻序

澠水燕談錄司馬温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不足爲善而圖反爲奇箭多與之算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爲上賞邪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貴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密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不忘於正也



南陵
徐乃昌
影摹宋
本重彫
吳昌碩
篆耑

棊經十三篇

皇祐中張學士　擬　撰

棊局篇第一　得筭篇第二
權輿篇第三　合戰篇第四
虛實篇第五　自知篇第六
審局篇第七　度情篇第八
斜正篇第九　洞微篇第十
名數篇十一　品格篇十二
雜說篇十三

傳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言譚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遠其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以定下者則守邊隅趍作罫以自生於小地春秋而下代有其人則弈棊之道從來尚矣今取勝敗之要分十三篇有與兵法合者亦附于中云爾

棊局篇第一

夫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一者生數之主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而爲四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枯棊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陰陽局之線道謂之枰線道之間謂之罫局方而靜棊圓而動自古及今弈者無同局曰日日新故宜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其所未至矣

得筭篇第二

棊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戰未合而筭勝者得筭多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戰已合而不知勝負者無筭也兵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由此觀之勝負見矣

權輿篇第三

權輿者弈棊布置務守綱格先於四隅分定勢子然後拆二斜飛下勢子一等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與勢子相望可以拆五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皆古人之論後學之規捨此改作未之或知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合戰篇第四

博弈之道貴乎謹嚴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占角此棊家之常然法曰寧輸數子勿失一先有先而後有後而先擊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兩生勿斷皆活勿連闊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與其戀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勢與其無事而強行不若因之而自補彼衆我寡先謀其生我衆彼寡務張其勢善勝敵者不爭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夫棊始以正合終以奇勝必也四顧其地牢不可破方可出人不意掩人不備凡敵

無事而自補者有侵絕之意也弃小而不救者有圖大之心也隨手而下者無謀之人也不思而應者取敗之道也詩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虛實篇第五

夫弈棊緒多則勢分勢分則難救投棊勿逼逼則使彼實而我虛虛則易攻實則難破臨時變通宜勿執一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自知篇第六

夫智者見於未萌愚者暗於成事故知己之害而圖彼之利者勝知可以戰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以逸待勞者勝不戰而屈人棊者勝老子曰自知者明

審局篇第七

夫弈棊布勢務相接連自始至終著著求先臨局交爭雌雄未決毫釐不可以差焉局勢已贏專精求生局勢已弱銳意侵綽沿邊而走雖得其生者敗弱而不伏者愈屈憊而求勝者多敗兩勢相圍先蹙其外勢孤援寡則勿走是故棊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誤人者多方成功者一路而已能審局者則多勝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度情篇第八

人生而靜其情難見感物而動然後可辨推之於棊勝敗可得而先驗法曰夫持重而廉者多得輕易而貪者多喪不爭而自保者多勝務殺而不顧者多敗因敗而思者其勢進戰勝而驕者其勢退求己弊不求人之弊者益攻其敵不知敵之攻己者損目凝一局者其思周心役他事者其慮散行遠而正者吉機淺而詐者凶能自畏敵者強謂人莫己若者亡意旁通者高心執一者卑語默有常使敵難量動靜無度招人所惡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斜正篇第九

或曰棊以變詐爲務劫殺爲名豈非詭道邪予曰不然易云師出以律否臧凶兵本不尚詐謀言詭道者乃戰國縱橫之說棊雖小道實與兵合故棊之品甚繁而弈之者不一得品之下者

舉無思慮動則變詐或用手以影其勢或發言以泄其機得品之上者則異于是皆沉思而遠慮因形而用權神遊局內意在子先圖勝於無勝滅行於未然豈假言辞喋喋手勢翩翩者哉傳曰正而不譎其是之謂也

洞微篇第十

凡棊有益之而損者有損之而益者有侵而利者有侵而害者有宜左投者有宜右投者有先著者有後著者有緊厲者有慢行者粘子勿前弃子思後有始近而終遠者有始少而終多者欲強外先攻內欲實東先擊西路虛而無眼則先覷無害於他棊則做劫饒路則宜疏受路則勿戰擇地而侵無礙則進此皆

棊家之幽微也不可不知大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

名數篇第十一

夫弈棊者凢下子皆有定名棊之形勢死生存亡因名而可見有衝有斡有綽有約有飛有關有劄有粘有頂有尖有覷有門有打有斷有行有立有捺有點有聚有蹺有夾有拶有嶭有刺有勒有撲有征有刼有持有殺有鬆有槃用棊之名三十有二圍棊之人意在萬周臨局變化遠近縱橫我不得而前知也用倖取勝難逃此名傳曰必也正名乎棊亦謂歟

品格篇第十二

夫圍棊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躰四曰通幽五曰智六曰小巧七曰鬪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不可勝計未能入格今不復云傳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雜說篇第十三

夫棊邊不如角角不如腹約輕於捺捺輕於嶭夾有虛實打有情偽逢綽多約遇拶多粘大眼可贏小眼斜行不如正行兩關對直則先覷前塗有礙則勿征施行未成不可先動角盤曲四局終乃亡直四扳六皆是活棊花聚透點多無生路十字不可先紐勢子在心勿打角圖弈不欲數數則怠怠則不精弈不欲踈踈則忘忘則多失勝不言敗不語振廉讓之風者乃君子也起忿怒之色者小人也高者無亢卑者無怯氣和而韻舒者有喜其將勝也色變者憂其將敗也赧莫赧於易耻莫耻於盜妙莫妙於用鬆昏莫昏於覆刼凢棊直行三則改方聚四則非勝而路多名曰贏局敗而無路名曰輸籌籌皆籌為溢停路為芇打籌不得過三淘子不限其數刼有金井轆轤有無休之勢有交遁之圖奕棊者不可不知也凢棊有敵手有半先有先兩有挑花五有北斗七夫棊有無之相生遠近之相形強弱之相成利害之相傾不可不察也是以安而不泰存而不驕安而泰則危存而驕則亡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棊經十三篇

我朝善弈顯名天下者昔年待詔老劉宗今日劉仲甫楊中隱以至王琬孫侁郭範李百祥輩人人皆能誦此十三篇體其常而生其變也古人謂猶盤中走圓横斜曲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而必可知者是圓不能出於盤也棊經盤也弈者圓也士君子無所用心則可觀焉

棊經十三篇終

徽宗皇帝御製詩曰

忘憂清樂在枰棊　仙子精攻歲未笄
窻下每將圖局按　恐防宣詔較高低

前御書院棊待詔賜緋李逸民重編

棊訣

劉仲甫撰

一曰布置

蓋布置棊之先務如兵之先陣而待敵也意在踈密得中形勢不𤦡遠近足以相援先後可以相符（逼近勢子有折三四之着勢雖大而易攻至於尖飛之類力雖牢而路促折二之意得其中也）若入他境或於六三三六下子（謂此有三用四二斜飛入角九三折二歸還六五單關入腹）及九三十三之着思不執一進退合宜訣曰遠不可太踈踈則易斷近不可太促促則勢羸正謂此也善棊者不困在此使困在彼壯在已勢羸在人此乃爲格

二曰侵凌

棊路無必成棊無必殺乘機制變不可豫圖且布置已定則強弱未分形勢鼎峙然後侵凌之法得已行乎其間必使應援相接勾落相連多方以擁逼迤邐而侵（侵襲者近角腹間夾幹之類是也擁逼者因勢取力是也）侵襲若行則彼路不得不促擁逼漸急則彼勢不得不羸俟乎忿而先動則視敵而索其情觀動而制乎變此之謂善應者也

三曰用戰

用戰之法非棊要道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務在㢘慎以守封疆端重而全形勢封疆善守則在我者實矣形勢能全則在我者逸矣夫以實擊虛以逸待勞則攻必破戰必克矣

四曰取捨

取捨者棊之大計轉戰之後孤棊隔絶取捨不明患將及矣蓋施行決勝謂之取棄子取勢謂之捨若內足以豫奇謀外足以隆形勢縱之則莫禦守之則莫攻如是之棊雖少可取而保之若內無所圖外無所援出之則愈窮而徒益彼之勢守之則愈困而徒壯彼之威如是之棊雖多可捨而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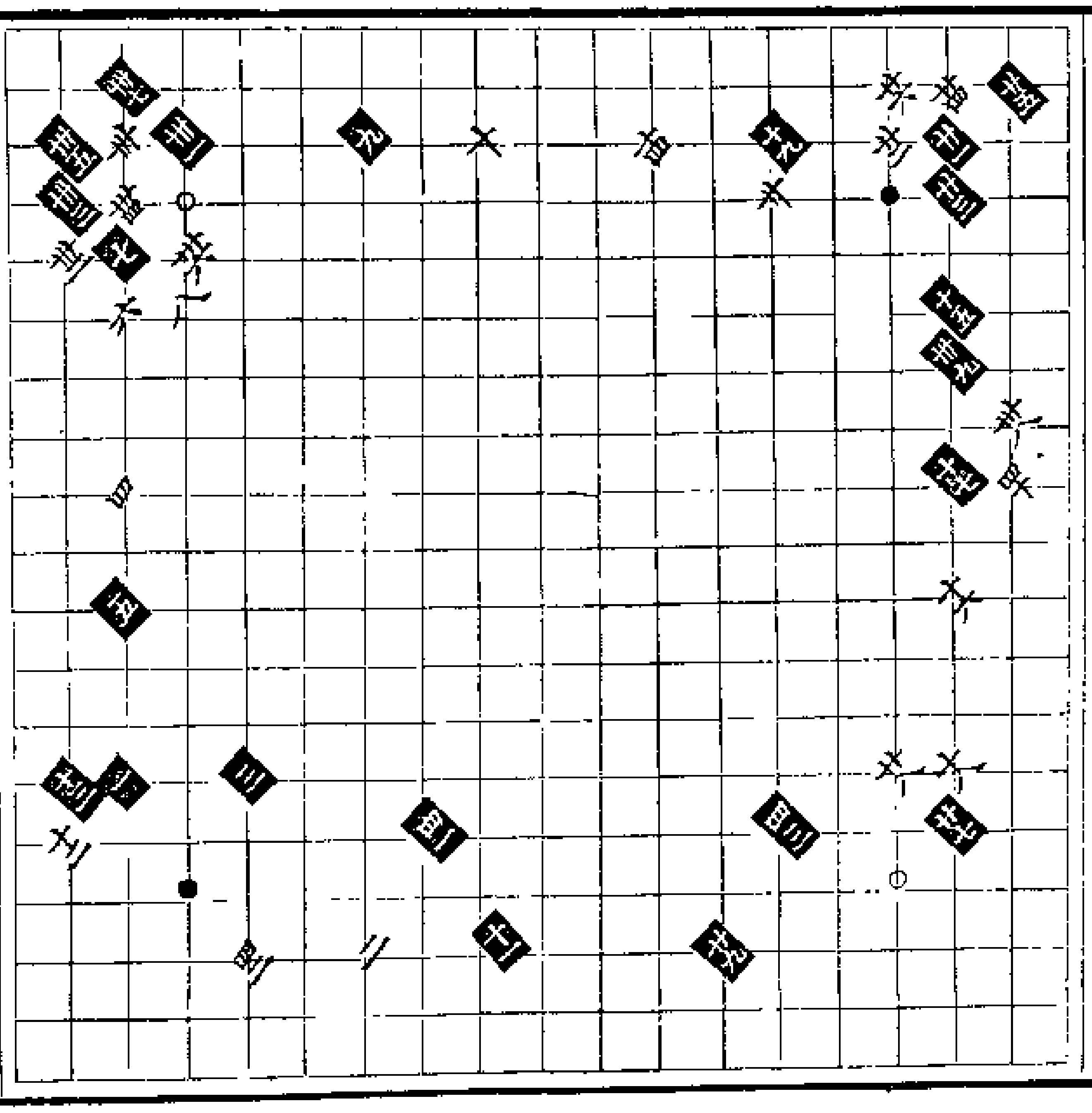
張靖撰

論棊訣要雜說

夫棊邊不如角角不如腹約輕於捺捺輕於辟勢之使然夾有虛實（有實夾有虛夾）打有情偽（凡打節有實打有虛打）逢綽多約（因綽則多約）遇拶多粘（不粘則斷辟亦如之）大眼可羸小眼（局面線道相交之地以棊圍之曰眼不可攻曰實眼可攻曰虛眼凡圍棊有隻眼則活孤眼則死若黑白相圍各無隻眼則大眼羸小眼也地廣而路多曰大眼地狹而路少曰小眼）斜行不如正行（胡丟反不正謂之斜用而必中曰正）兩關對直則先覷（彼此有關相對宜先覷覷則張力存後活）前途有礙則勿征（凡欲征棊先觀前路有無敵之子相礙）有行未

戍不可先動（先動則覺，慎勿忘施） 四隅十子不可先紐（四角之中有紐十字之着，取其狀類） 弈不得數，數則怠，怠則不精（數弈則神疲，體倦則不精） 弈不得疏，疏則忘，忘則多失（疏稀也，忘弃忘也，疏弃則忘而局生，故多失而少勝） 勝不言，敗不語（事以嫌成，語勿泄勝，負之由則敵不能測） 振廉讓之風者，君子也；起忿戾之色者，小人也（君子守道而固窮，小人趍利而避害） 高而無亢，卑而無怯（高者輕弱而多亢，下者畏強而多怯） 氣和而韻舒者，喜其將勝也（將勝則心先喜） 動而色變者，憂其將敗也（欲敗則預憂） 棊直行三則改（自古國手直行三子多是斜飛單開，少肯直行四子，若壓敵子沿邊而走者，雖多亦許） 方聚則四非（自古國手少有方聚四者，以四子圍方罫，名曰方聚四） 皆籌爲益（器中積水滿而流出曰溢，孝經云滿而不溢是也。白黑兩棊非滿局路，各有多者爲羸） 停路爲苀（苀言綿，說文曰相當也，兩家不勝不負，故名曰苀，俗云停局） 弈棊者不可不知也。凡棊有敵手（強弱均而爭先謂之敵手） 有半先（強者饒弱者兩局先，弱者復饒強者一局先，所饒之子強者在中，以三局爲一周） 有先兩（強者兩局之中饒弱者三子，故謂之先兩） 有桃花五（強者兩局之中饒弱者五子，取桃花五出之義） 有北斗七（強者兩局之中饒弱者七子，取北斗魁四杓三之義） 夫棊者有無之相生，遠近之相成，強弱之相形，利害之相傾，不可不察也。是以安而不泰，存而不驕。安而泰則危，存而驕則亡。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孫策詔呂範弈棊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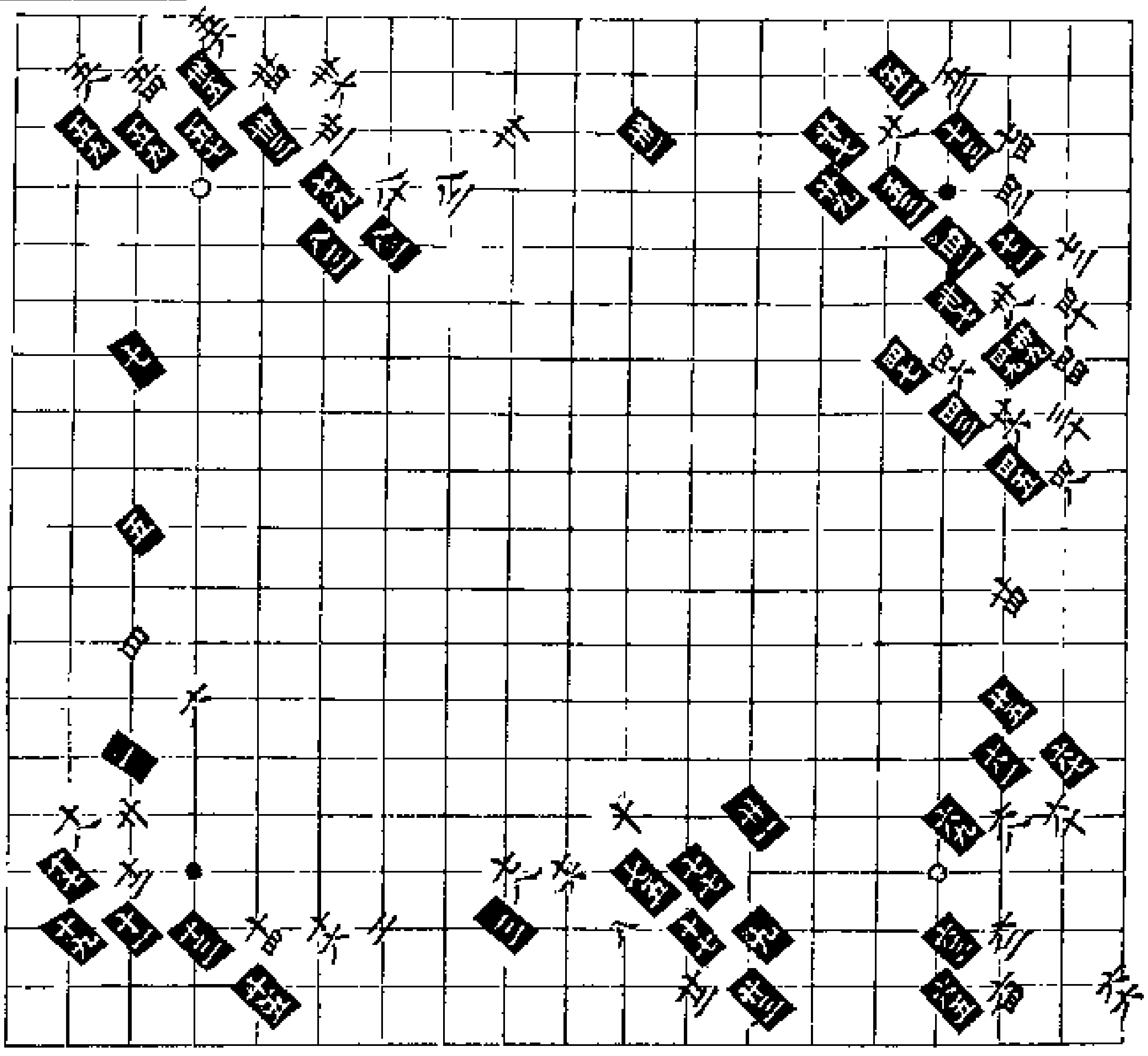


共四十三着

分局面停

晉武帝詔王武子奕棊局

共八十三着　分局面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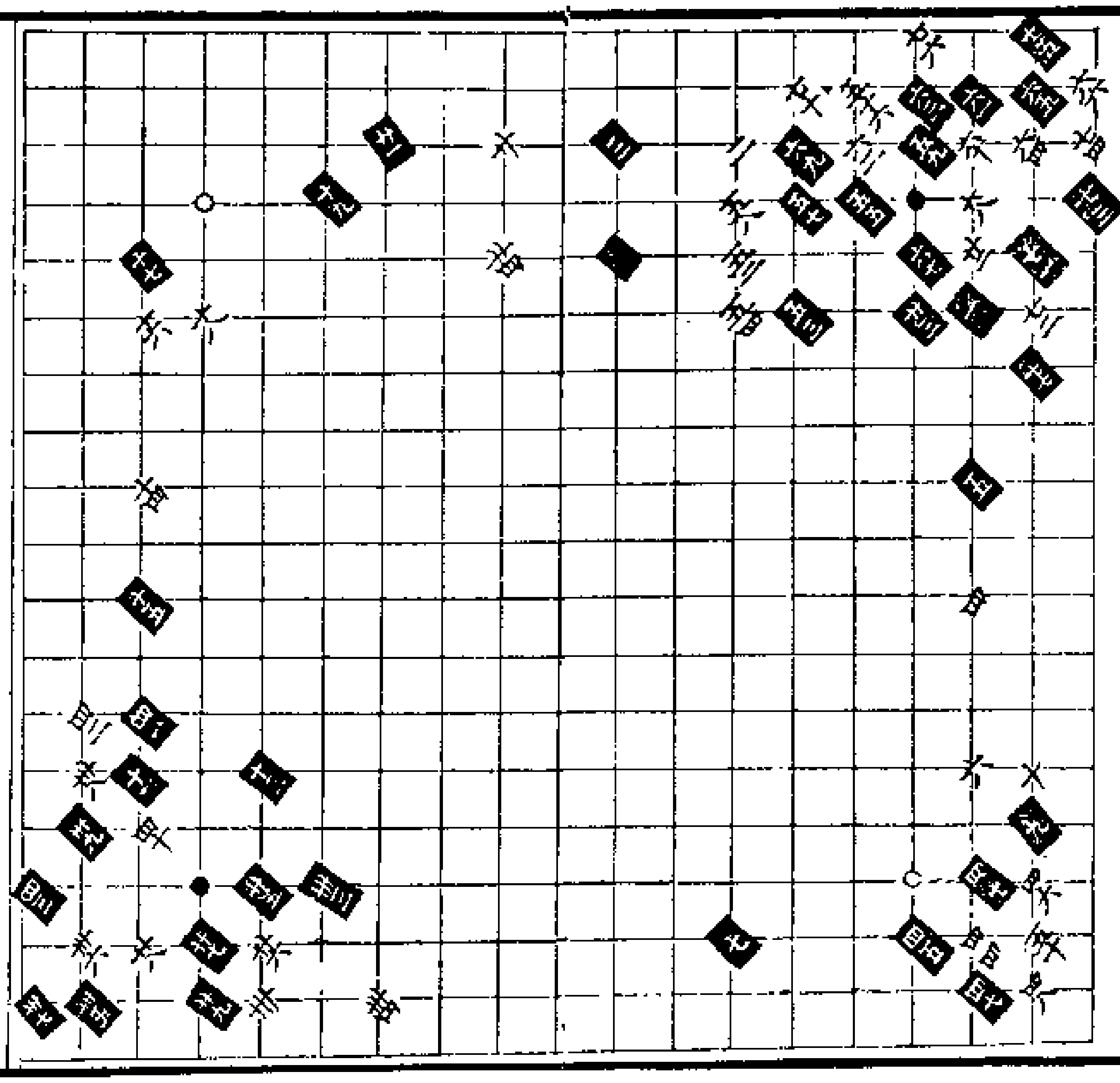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彫

明皇詔鄭觀音奕棊局圖

共七十七着

分局面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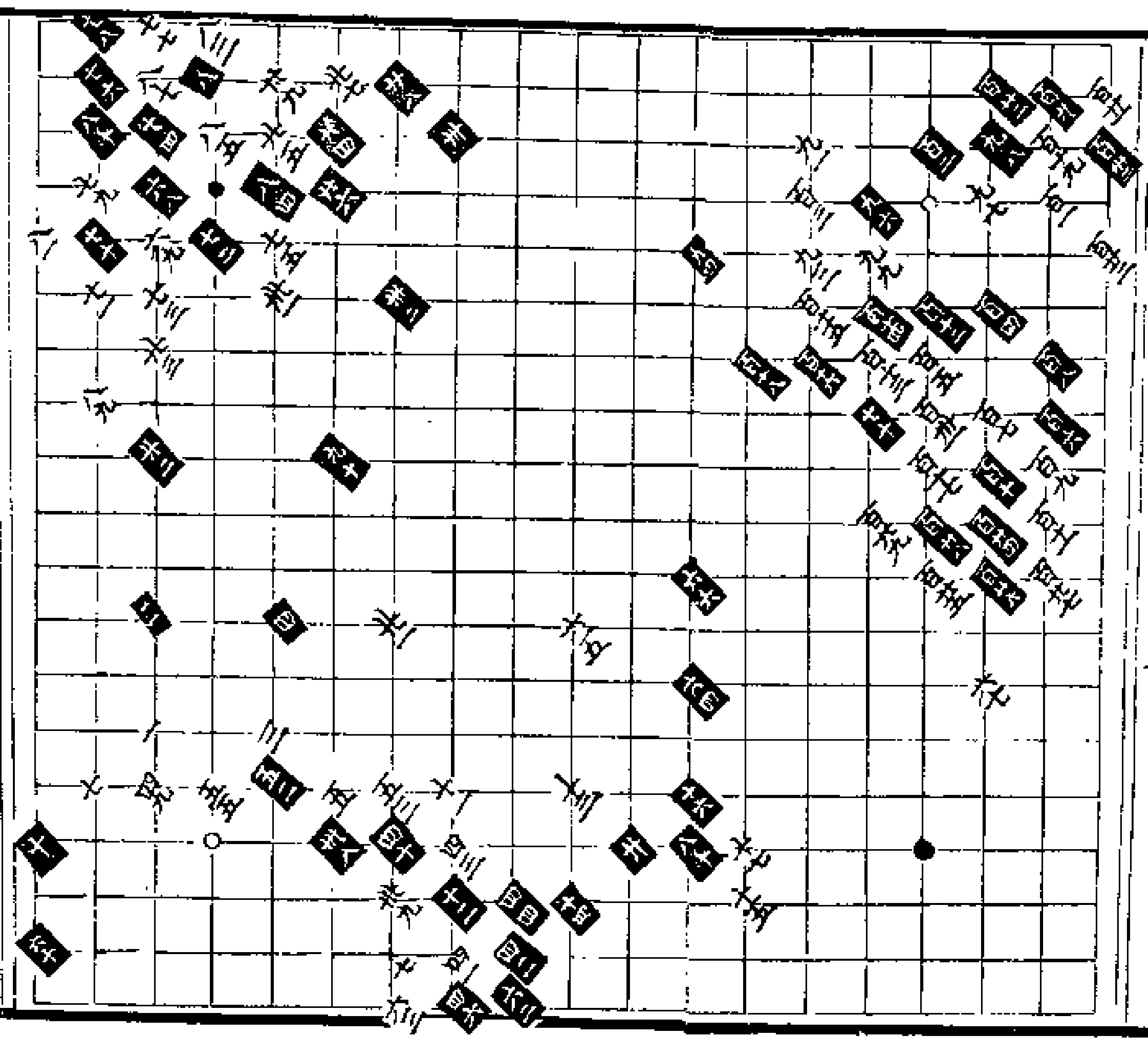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彫

諸國手野戰轉換十格圖

興國圖

東京梁門裏興國寺戒壇院孫　郭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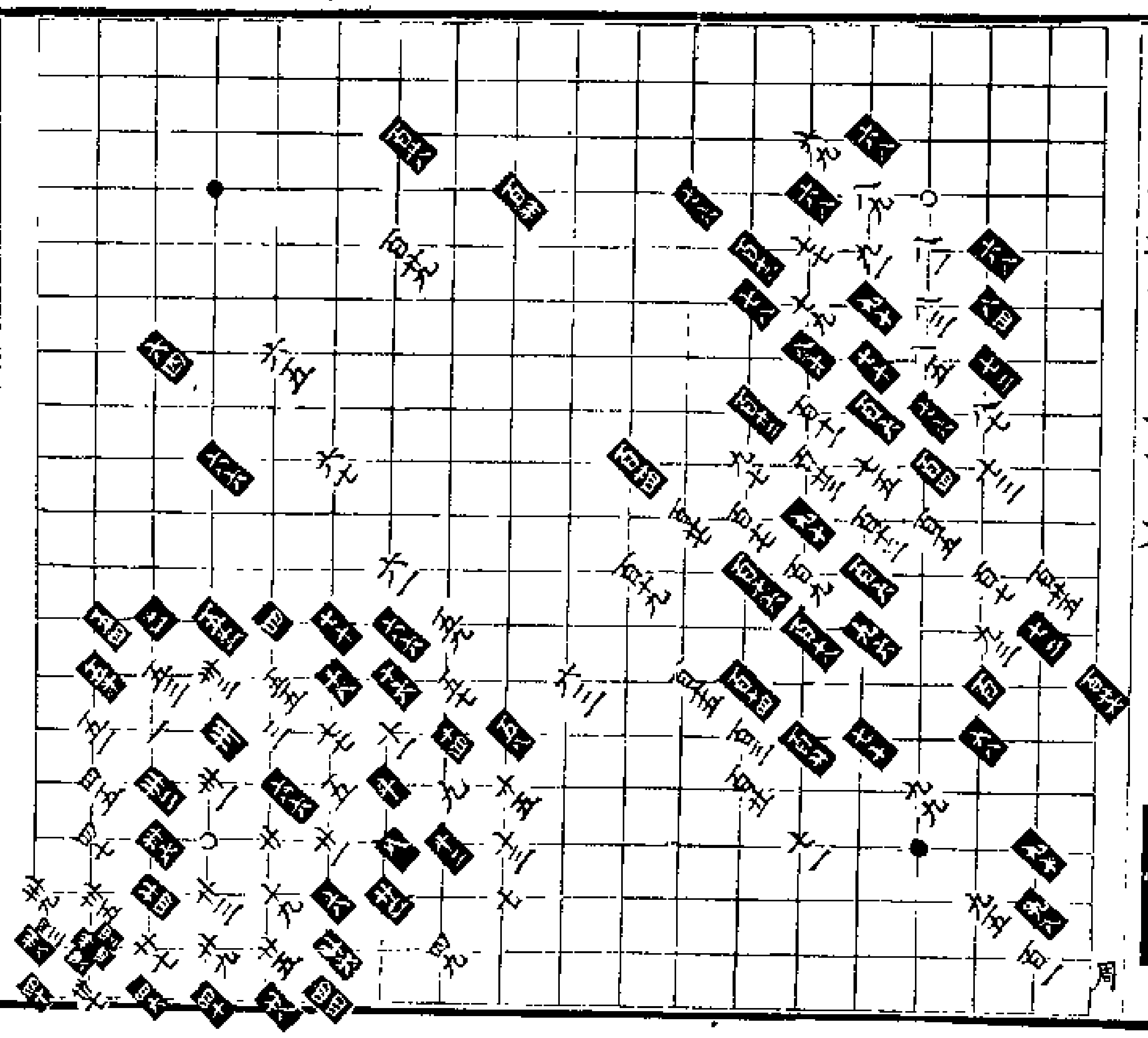
黑先共一百三十二着



萬壽圖

東京於州北萬壽觀郭範饒李百祥黑

先共一百三十着　[reda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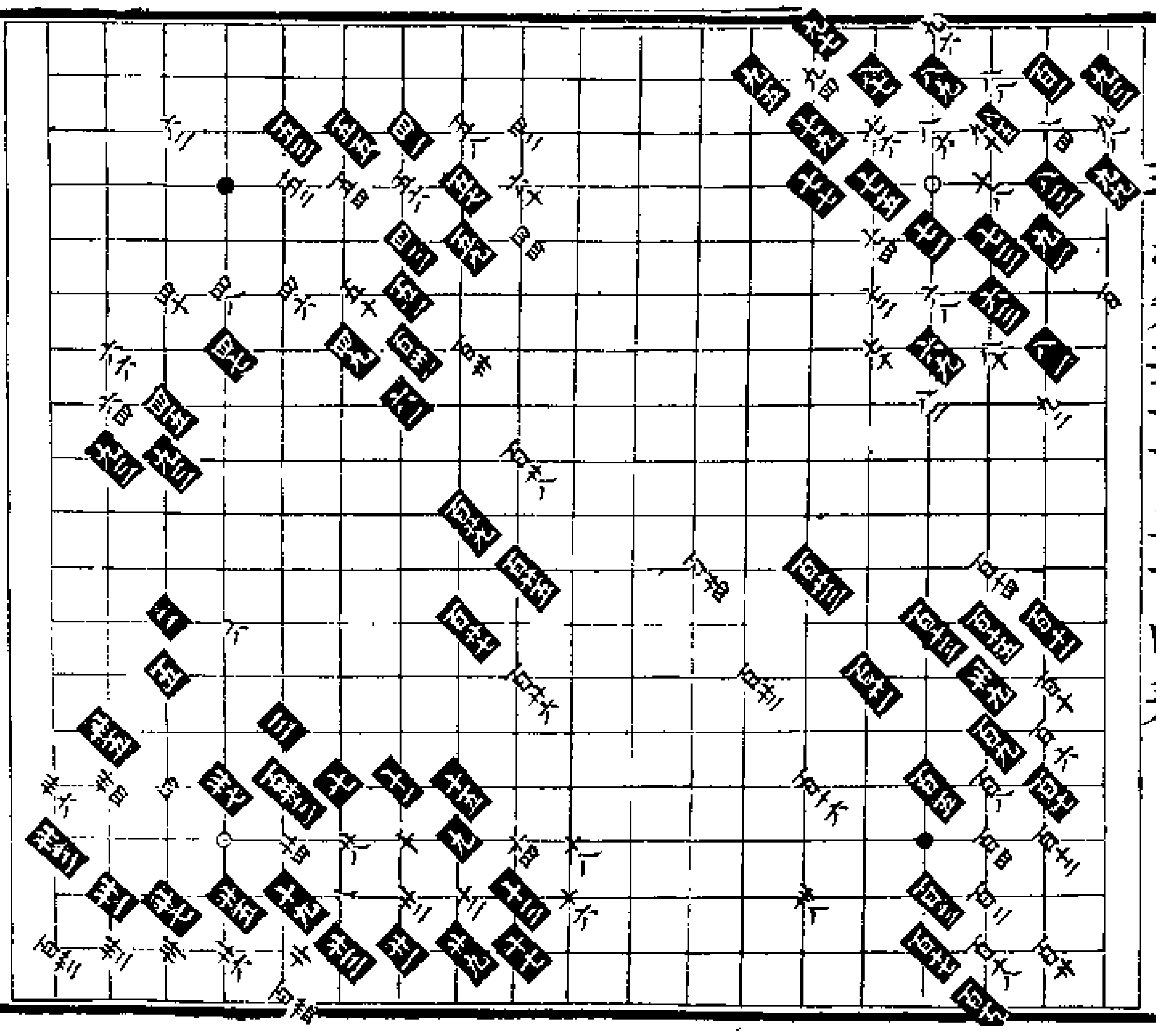


長生圖

東京於萬勝門裏長生宮劉仲甫饒王

珏黑先共一百三十四着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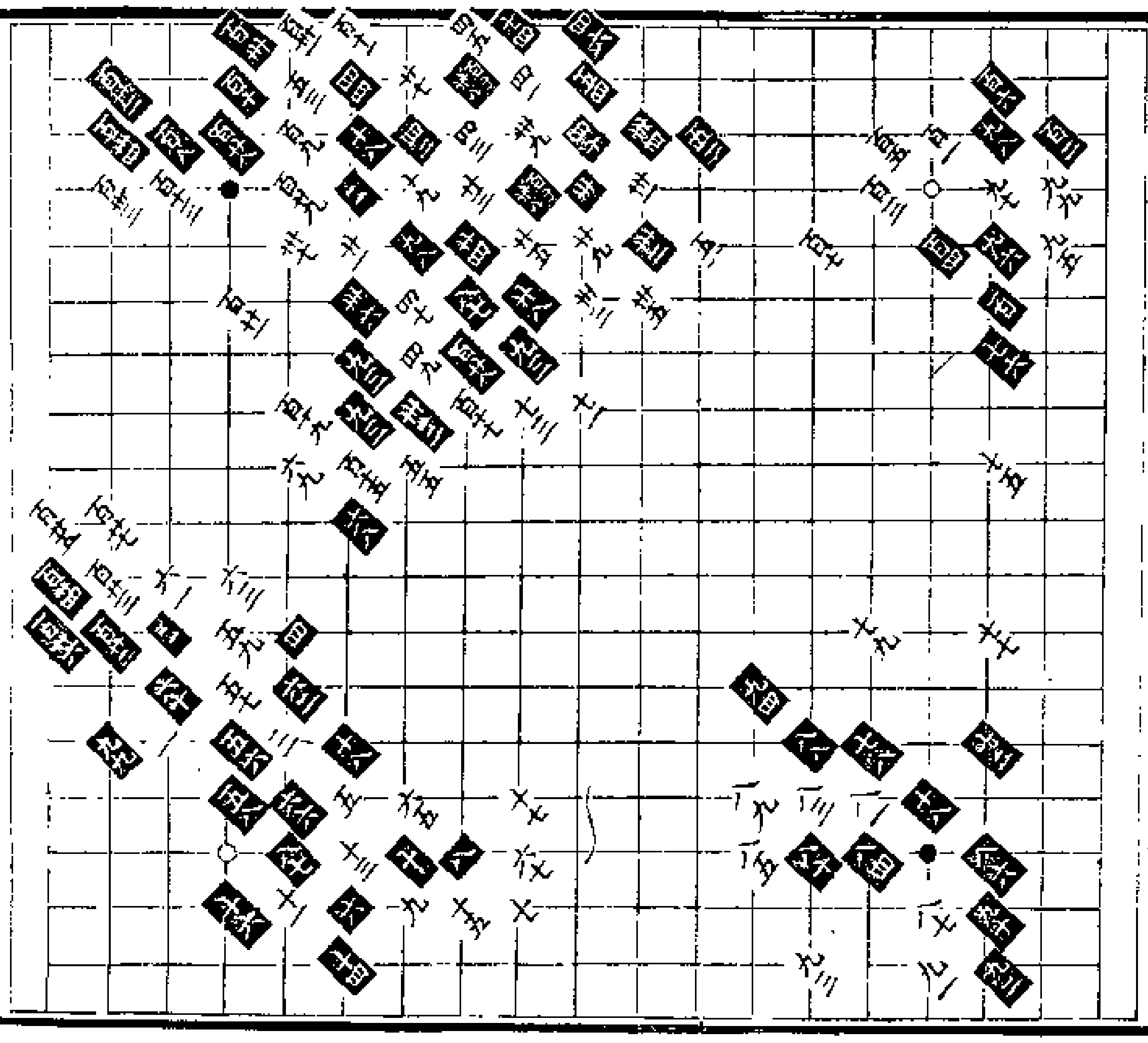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彫

金明圖

東京於新鄭門外金明池五殿晉士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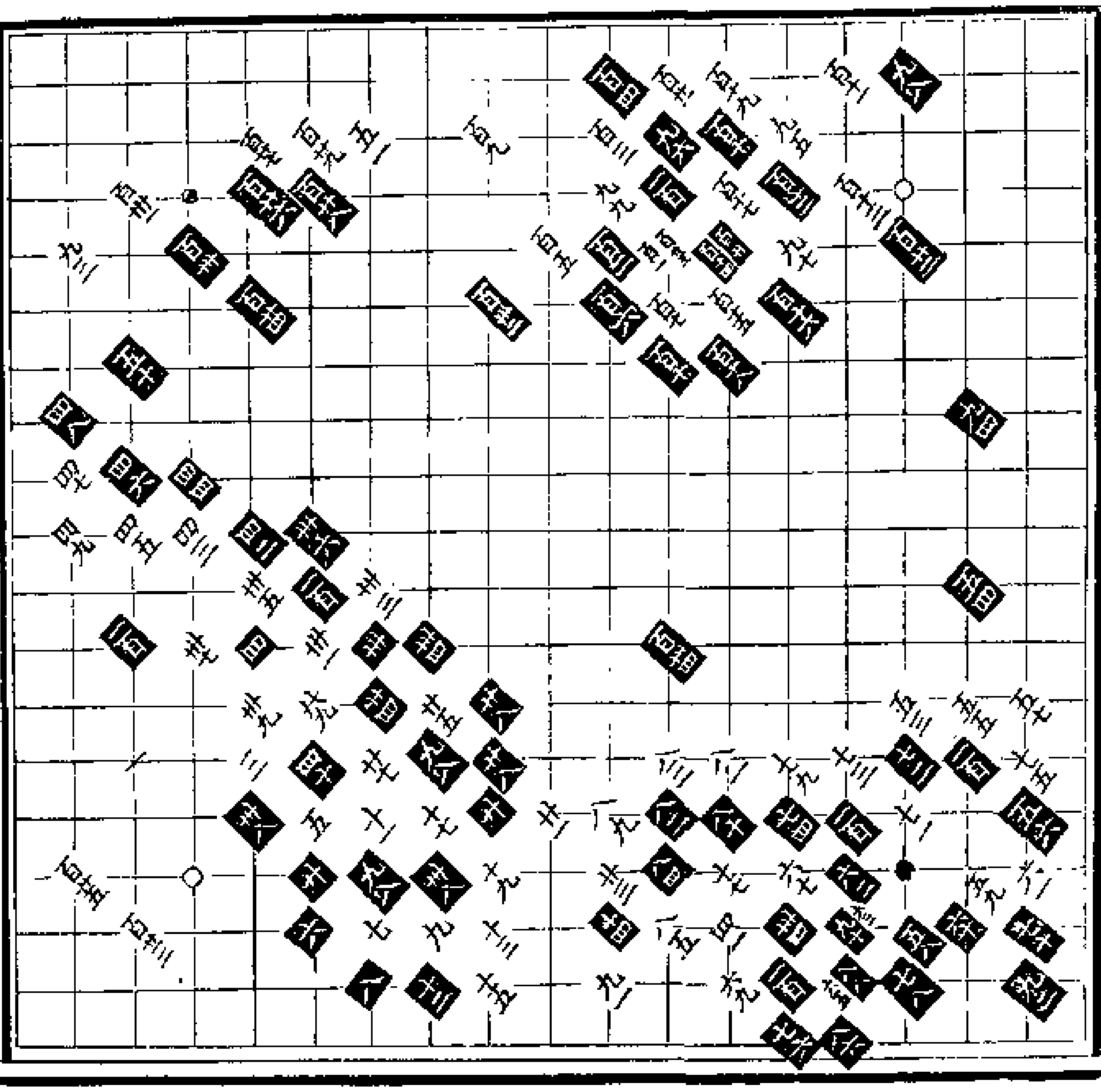
饒郭範黑先共一百三十四着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彫

佑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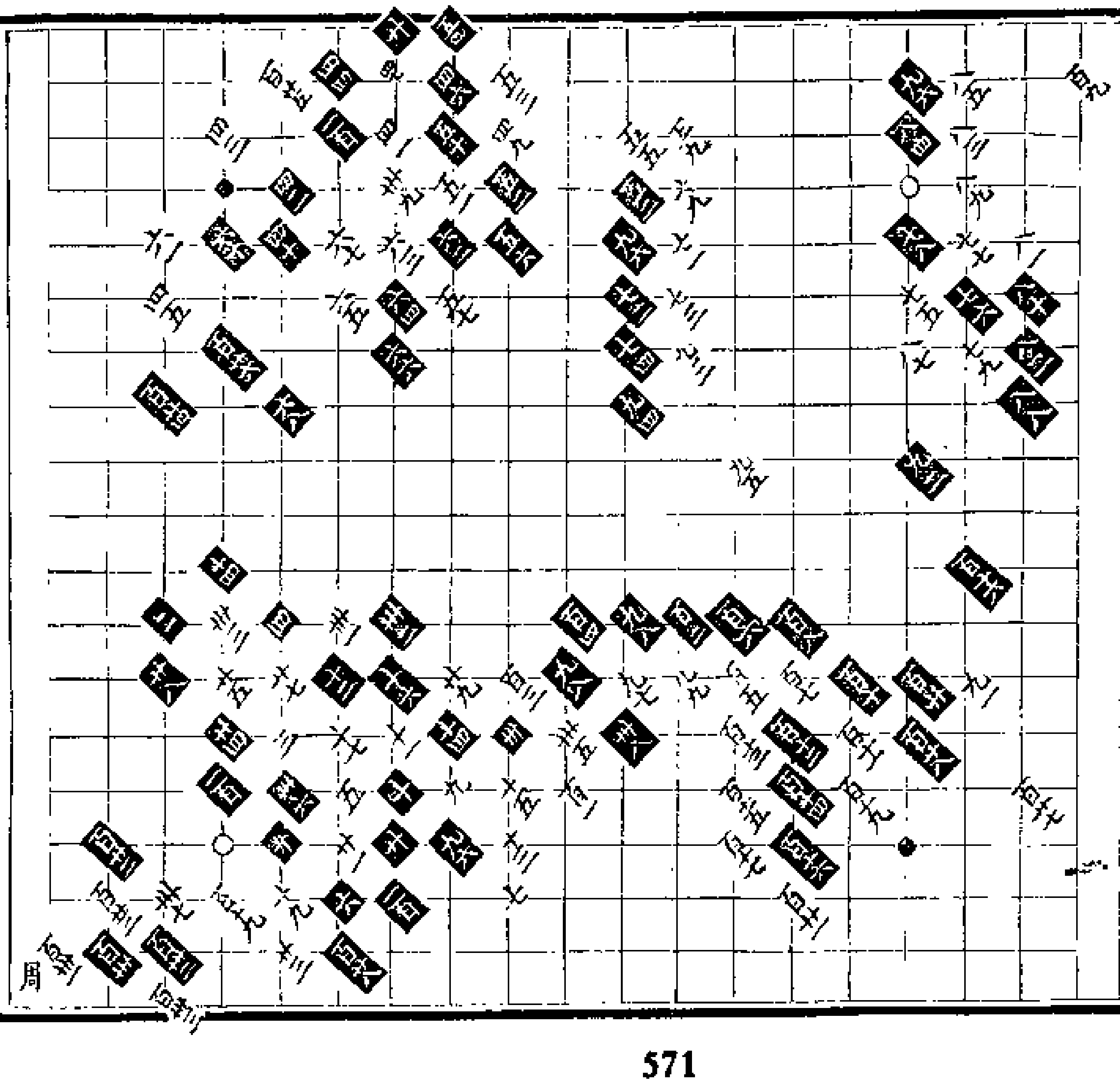
東京於州南五岳佑神觀郭範饒李百祥黒先共一百三十四着



周

上清圖

東京於州東上清宮晉士明饒朱逸民黒先共一百三十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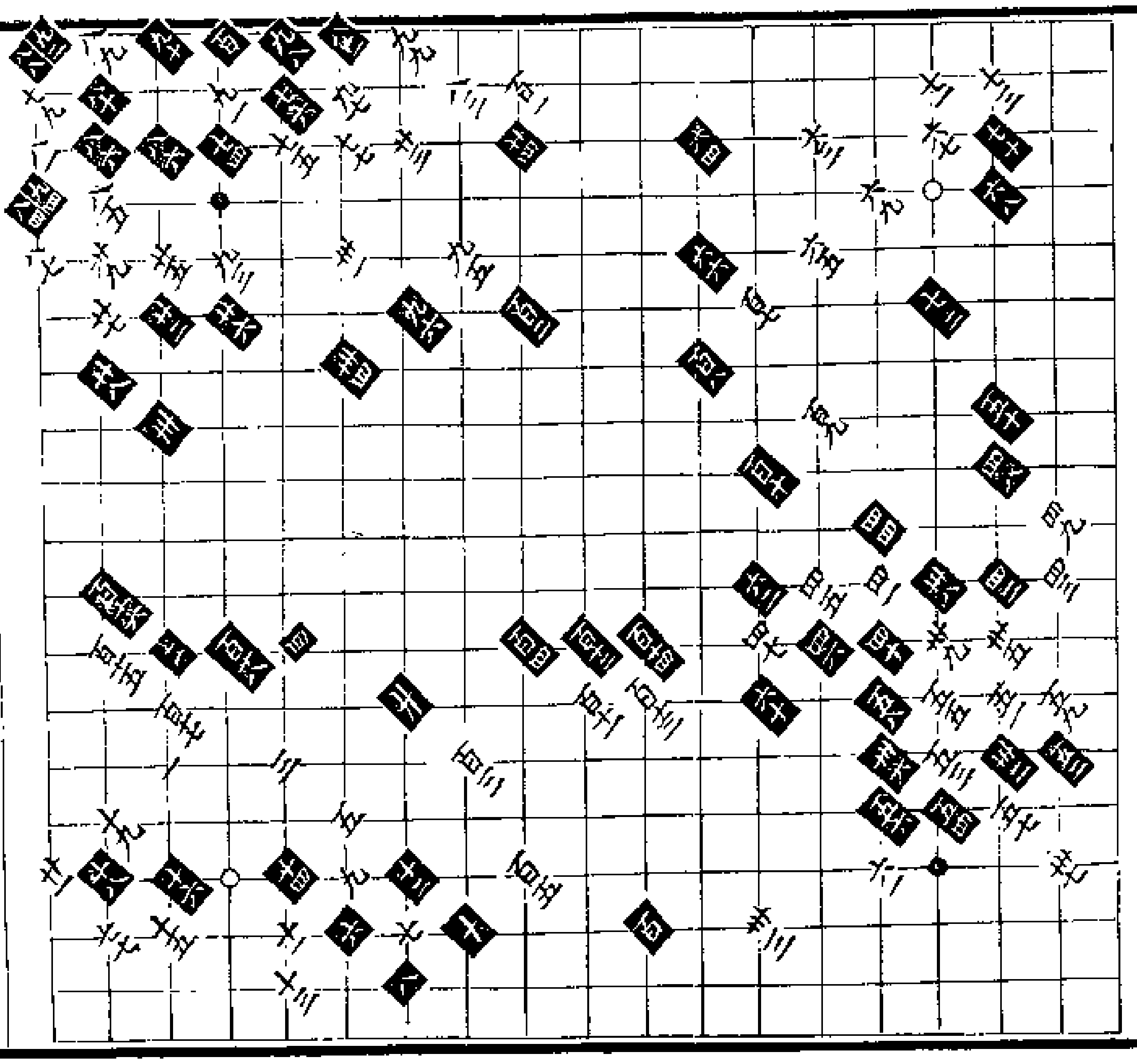


周

天清圖

東京州南婆臺寺王珏饒晉士明黑先

共一百一十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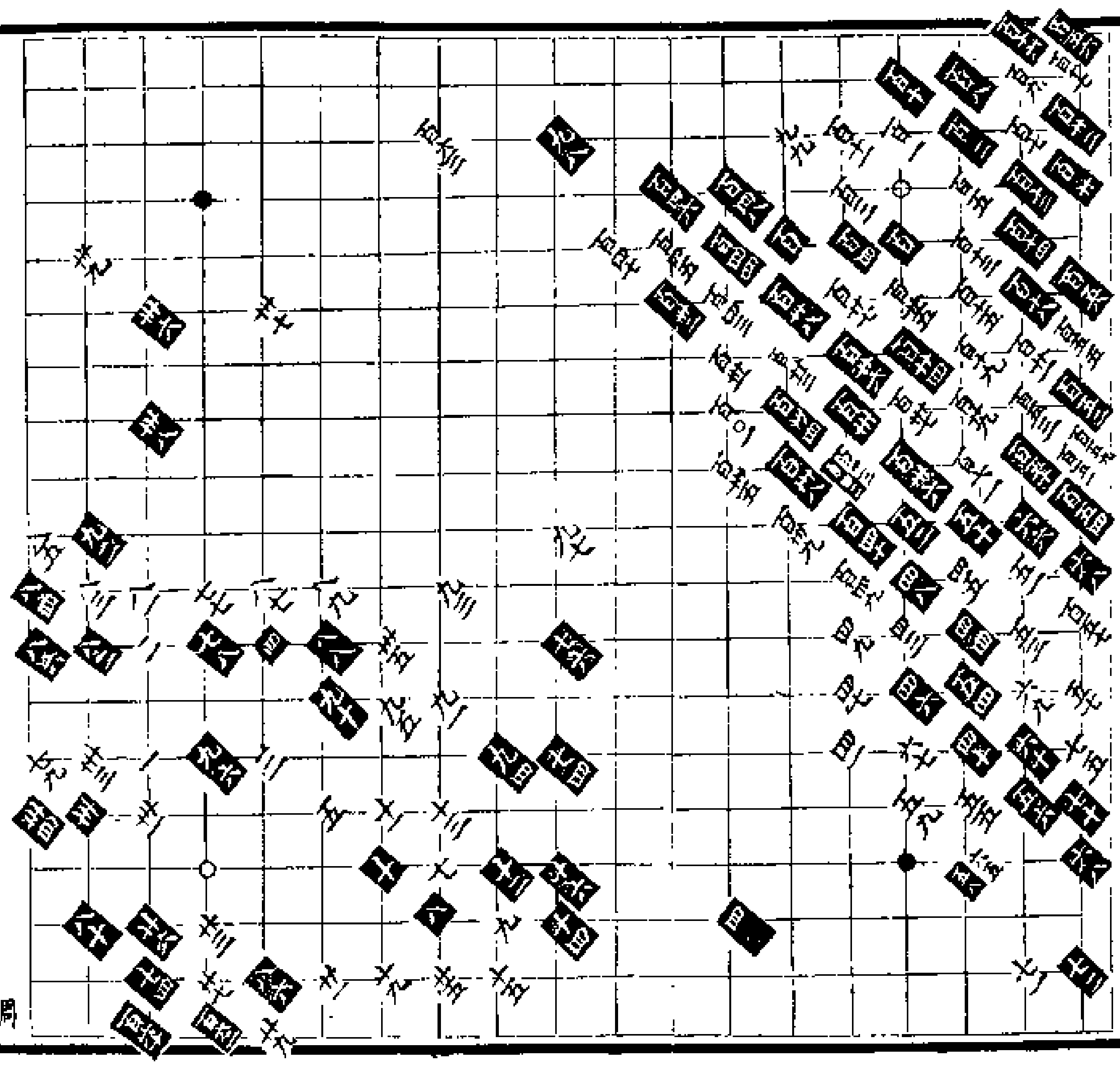
周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刊

瓊林圖

東京新鄭門外瓊林苑相公龎李百祥

饒晉士明黑先共一百六十三着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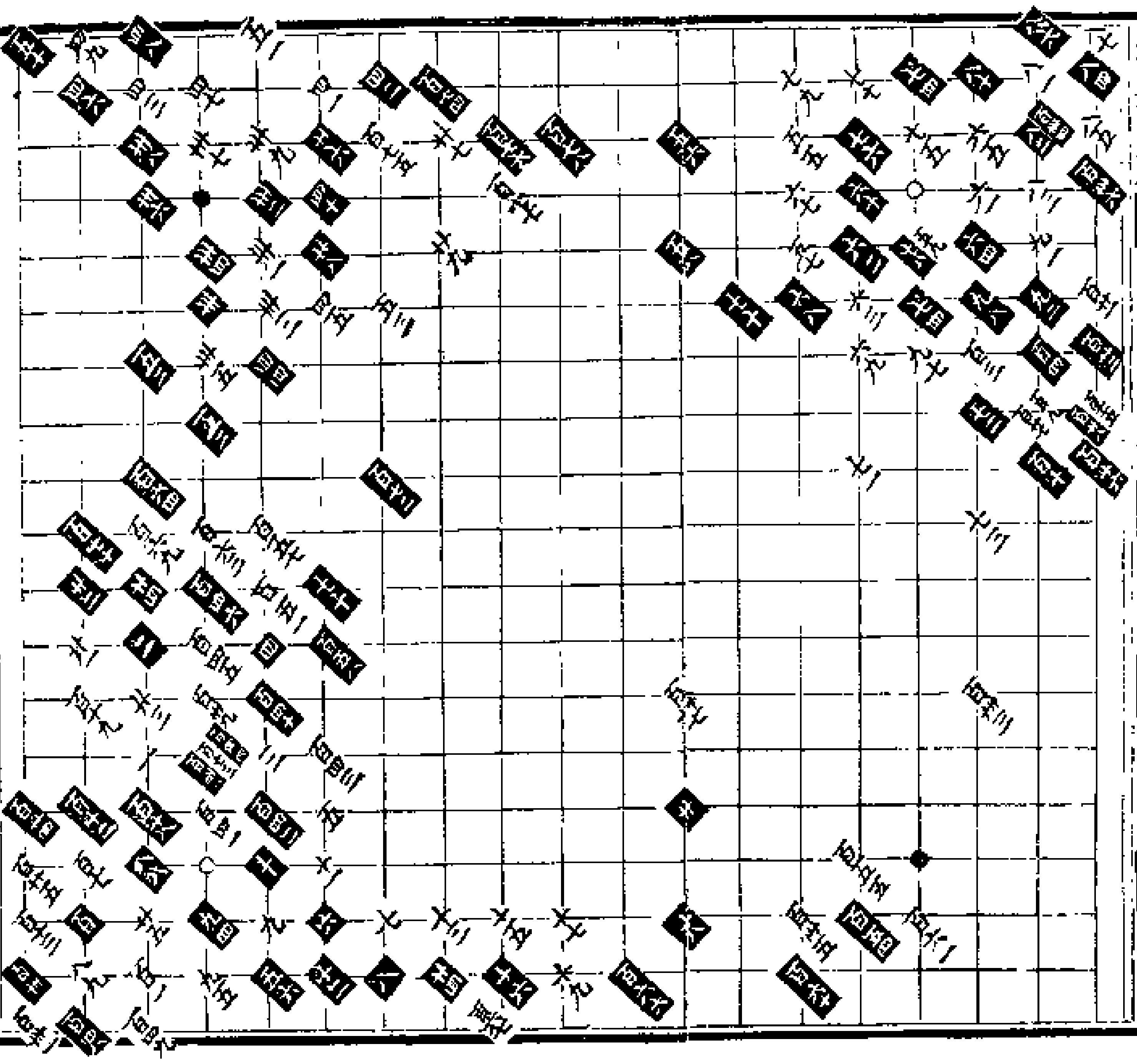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刊

醴泉圖

東京於州南醴泉觀王珏饒李百祥黑

先共一百七十八着

提刧 九十 九三 九六 九九 百二 百五 百八 百十一 百十四 百十七 百廿 百廿三 百廿六 百廿九 百四二 百四七 百五三 百五六 百五九 百六二 百六五 百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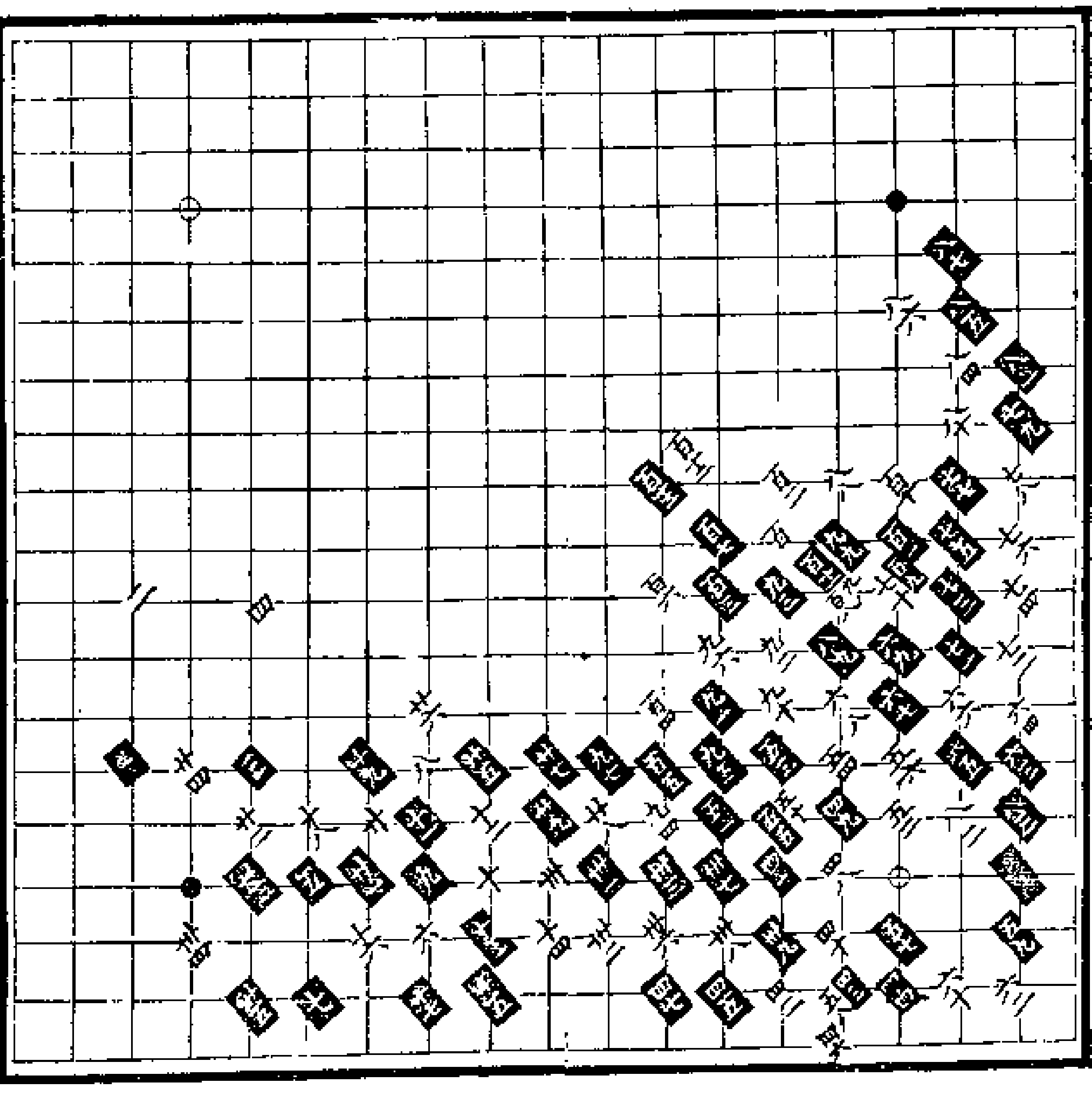


南陔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刊

遇仙圖

本朝劉仲甫遇驪山[illegible]媪奕棊局面圖

又名嘔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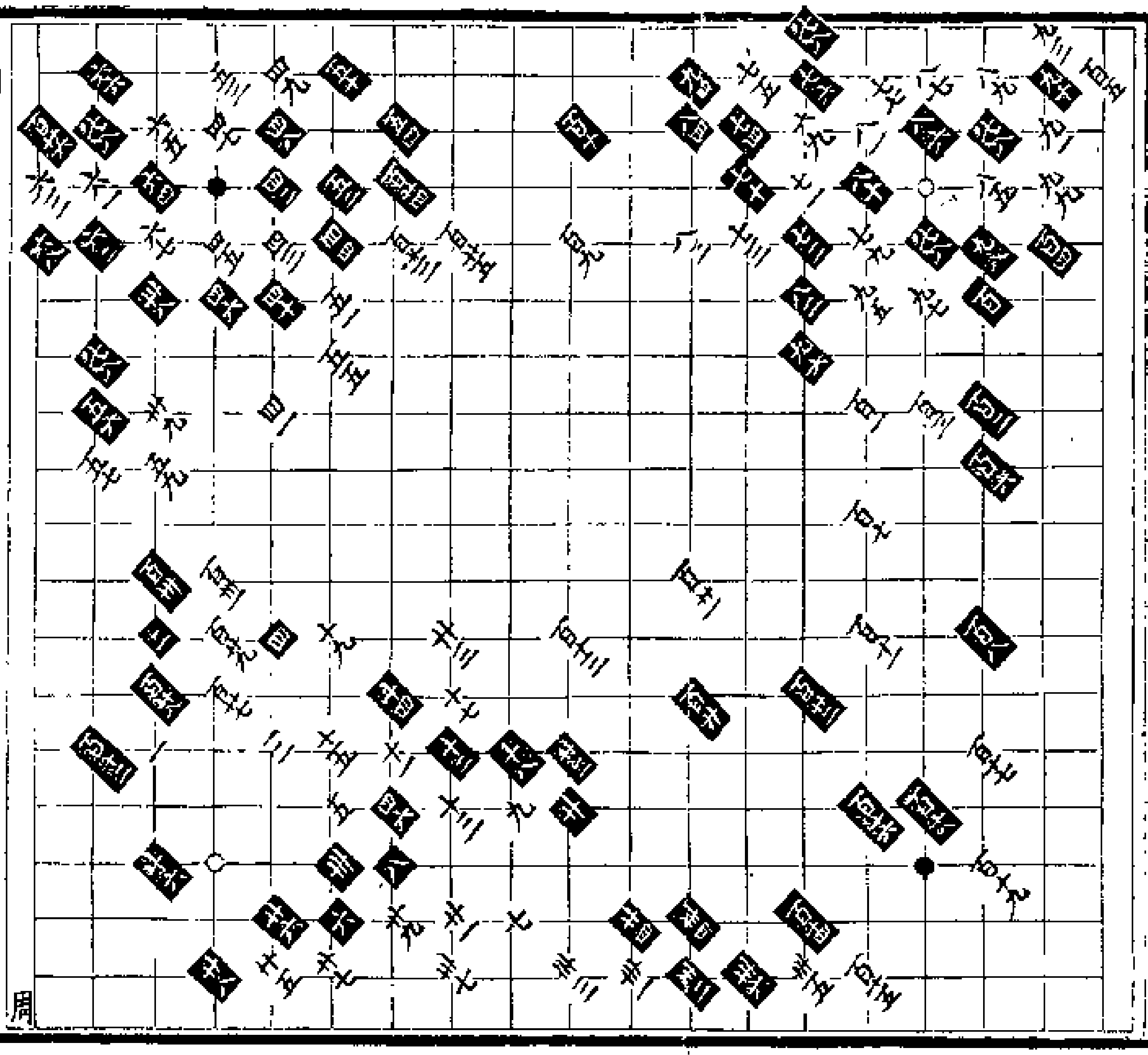


共一百一十二着

保真圖

東京於州南保真宮孫侁饒朱逸民黑

先共一百三十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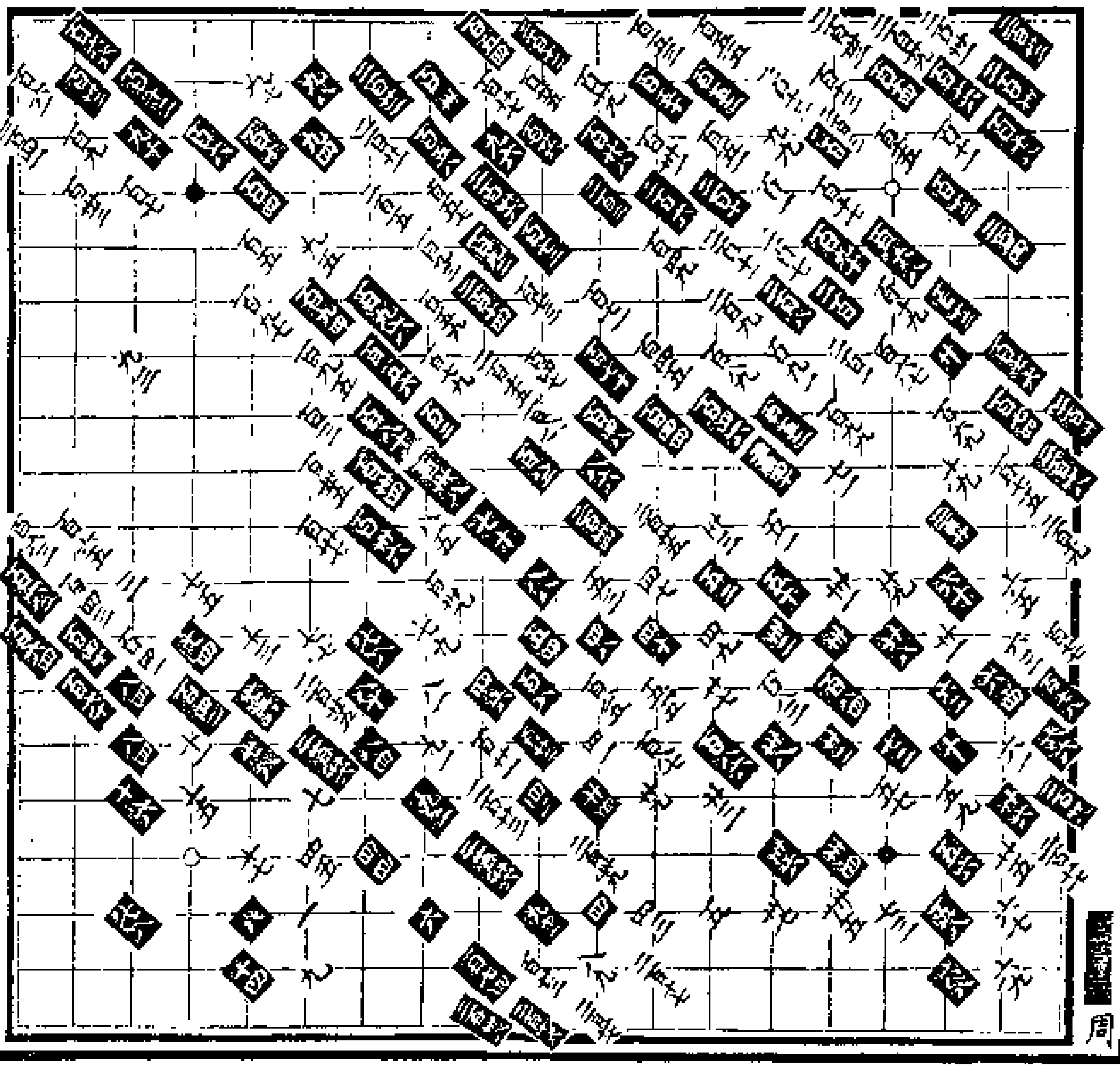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刊

成都府四仙子圖

第一着中和　第二着侁

第三着玨　第四着仲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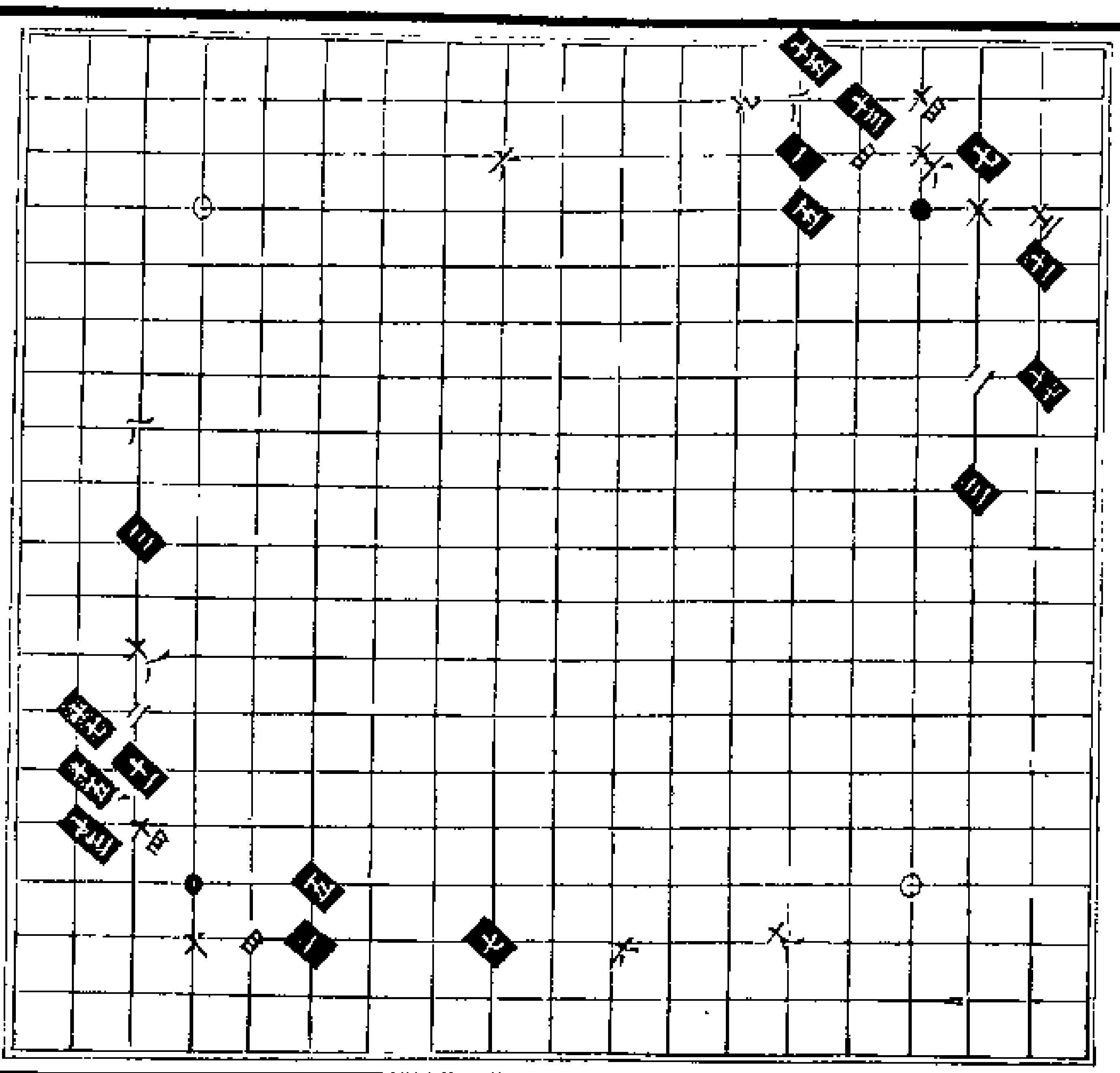
白殺黑九子填外有四十三路

黑殺白七子填外有四十二路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刊

破單斫二局面 二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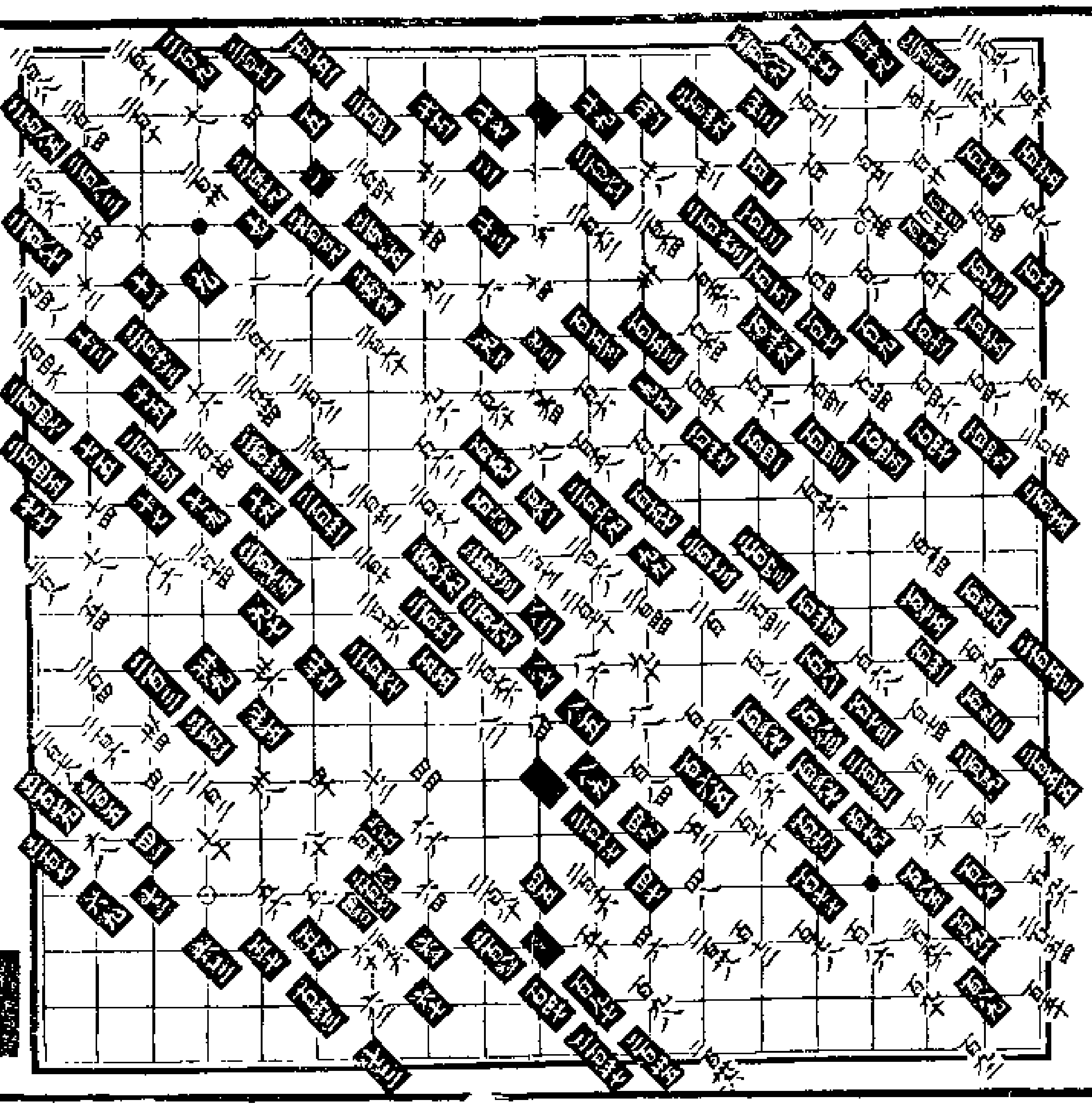
六着



二十着

分局面停

爛柯圖 昔王質入衢州爛柯山採樵遇神仙奕棊乃記而傳於世白先黑勝一路



各一百四十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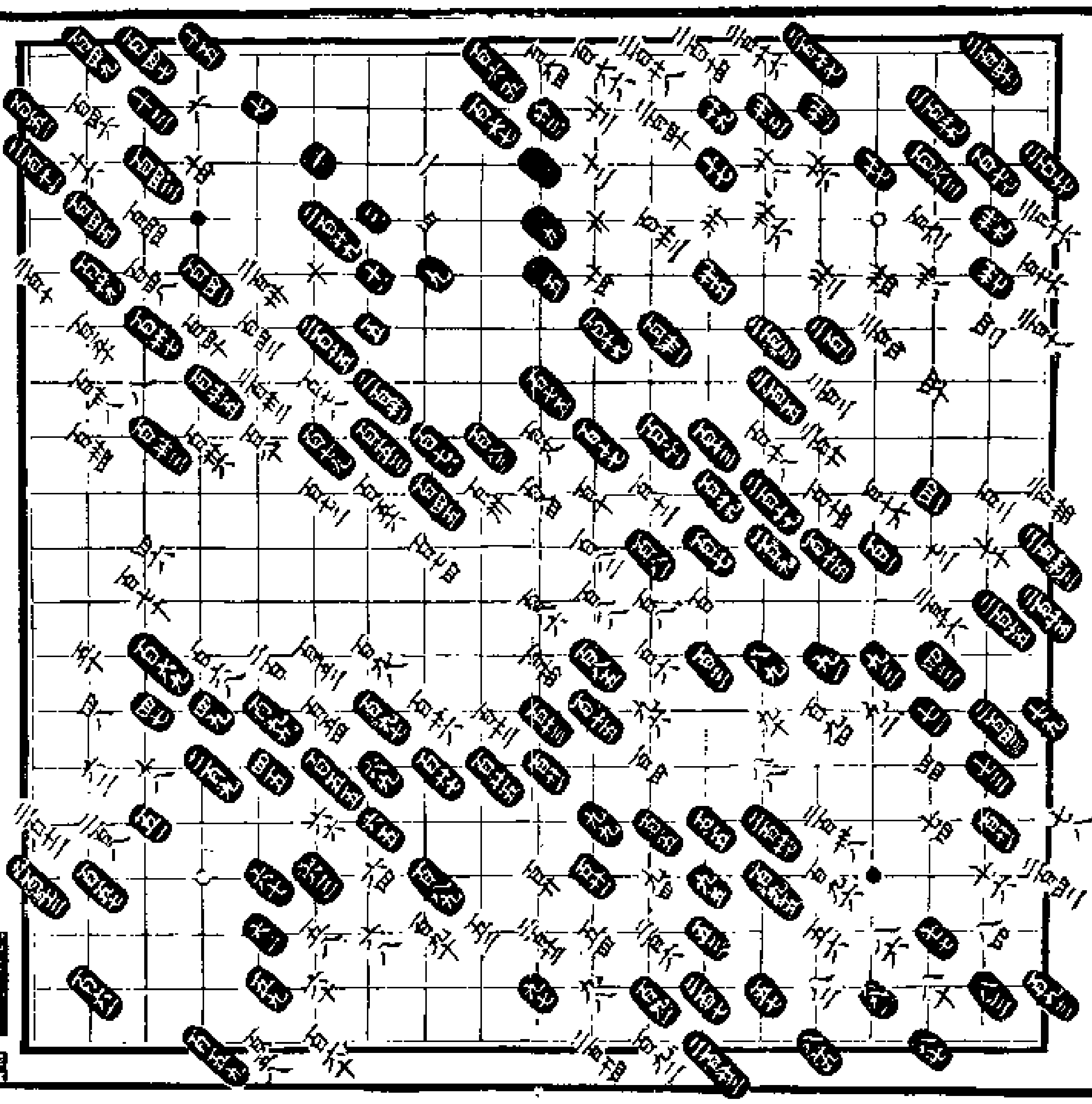
黑殺白二十二子

黑有十八路

白殺黑九子

白有十七路

金花椀圖 待詔閻景實與顧師言爭著蓋金花椀一隻閻景實白先顧師言黑勝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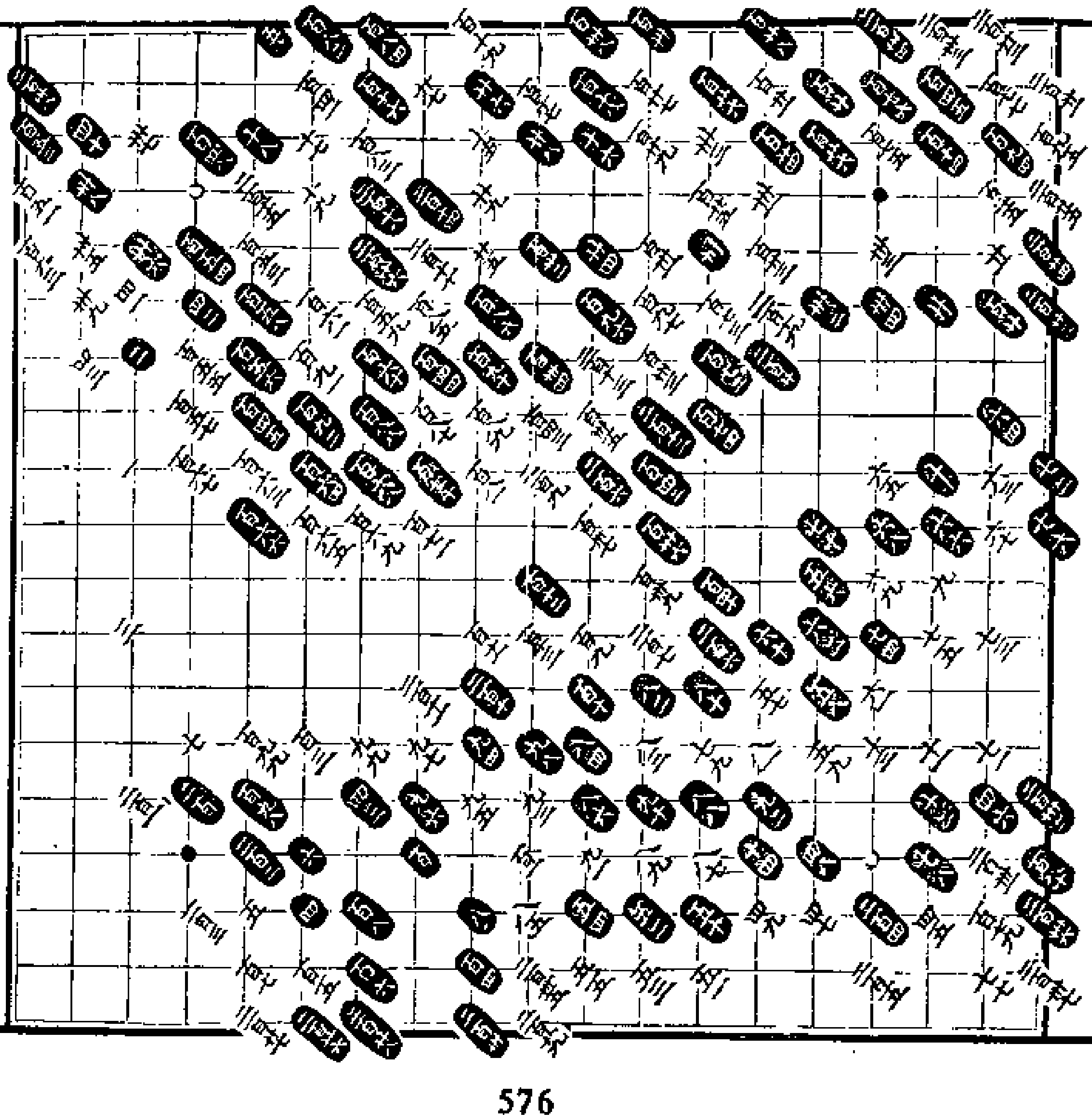


各一百二十二着

黑殺白六子
黑有四十路

白殺黑六子
白有三十九路

賈玄圖 唐待詔賈玄與楊希粲對局賈玄黑先希粲輸八路



各一百十九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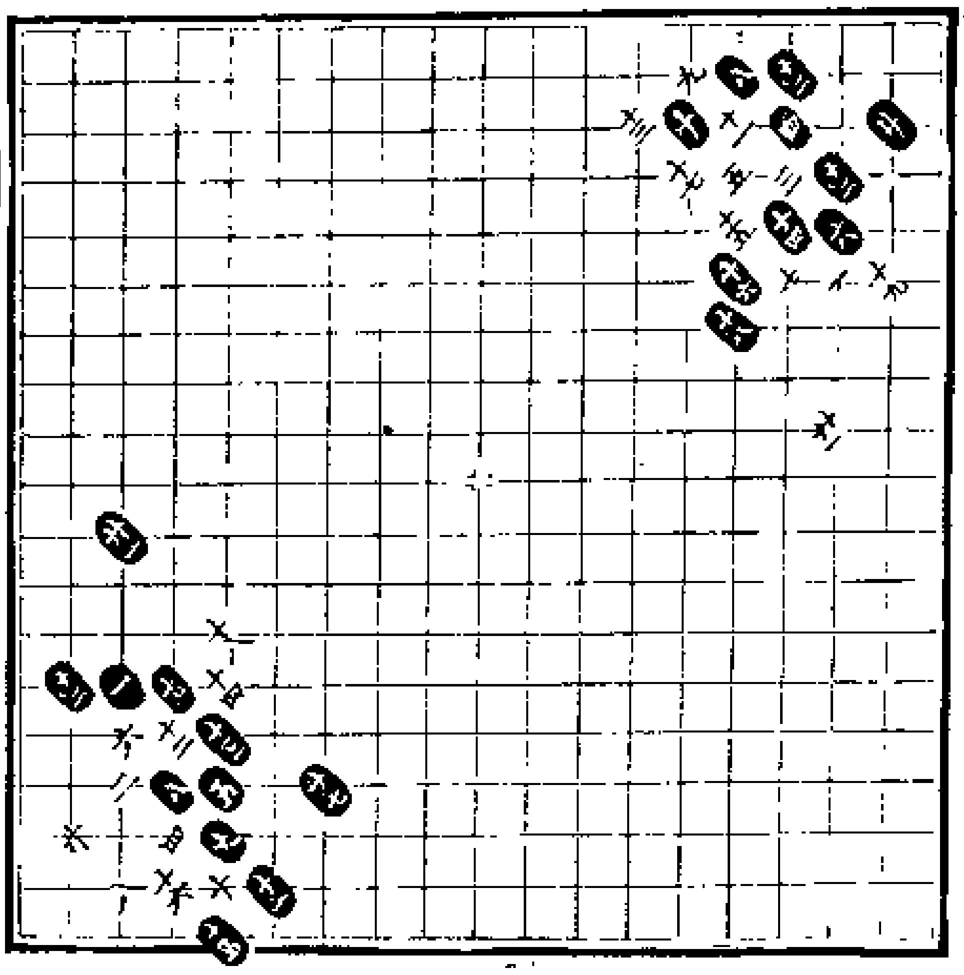
白殺黑二十一子
白有四十三路

黑殺白九子
黑有五十一路

空花角圖十二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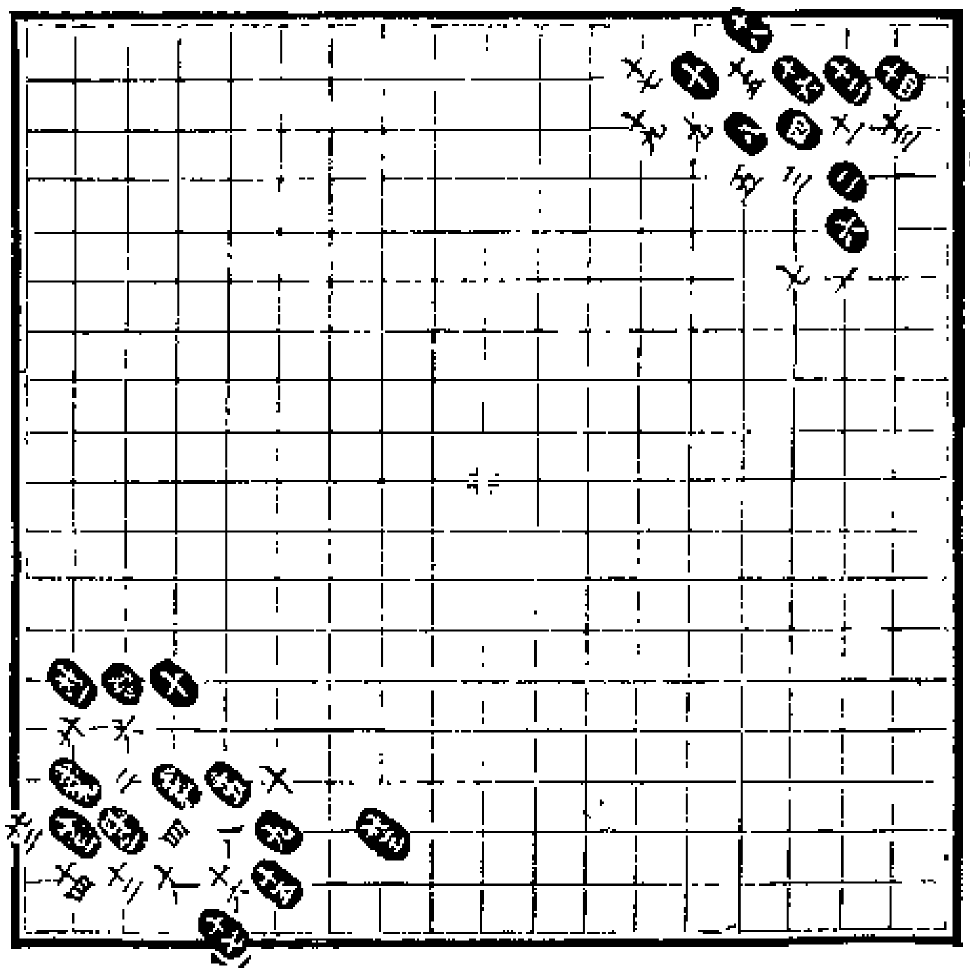
第一變黑勝二十一着

第二變白勝二十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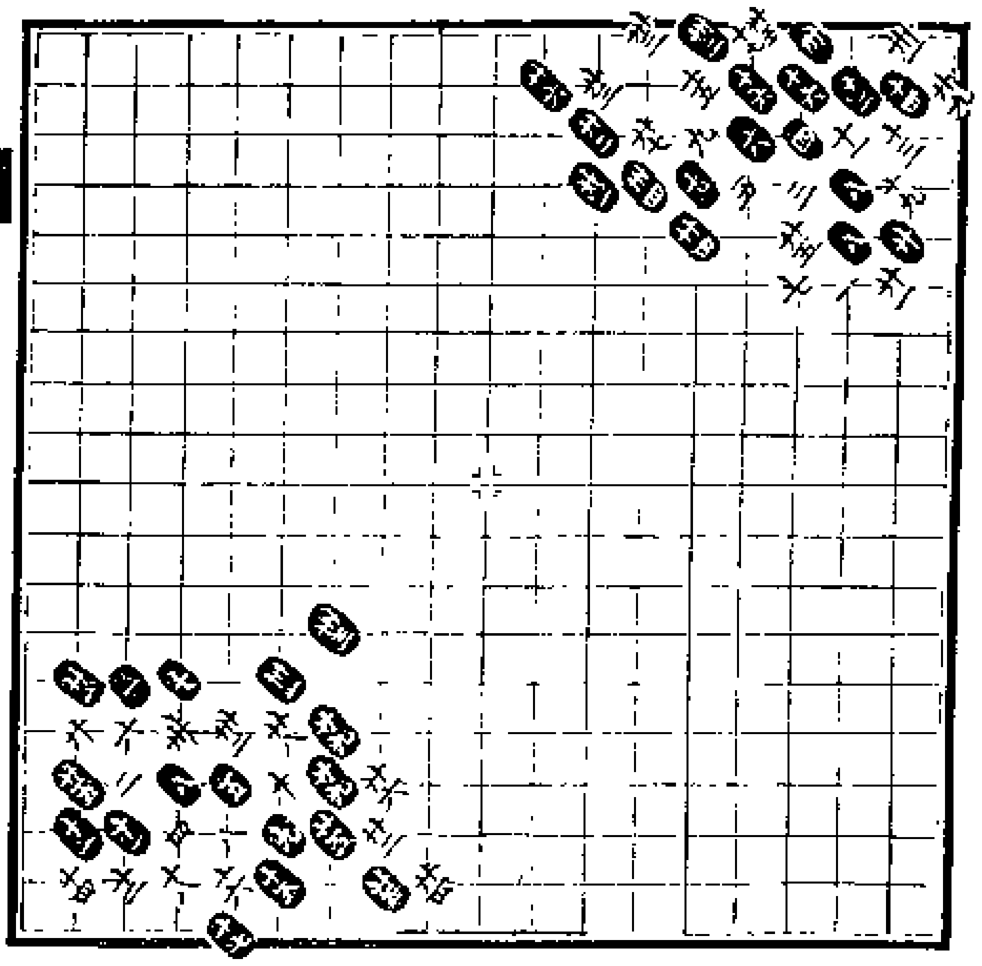
第三變黑勝十九着

第四變白勝二十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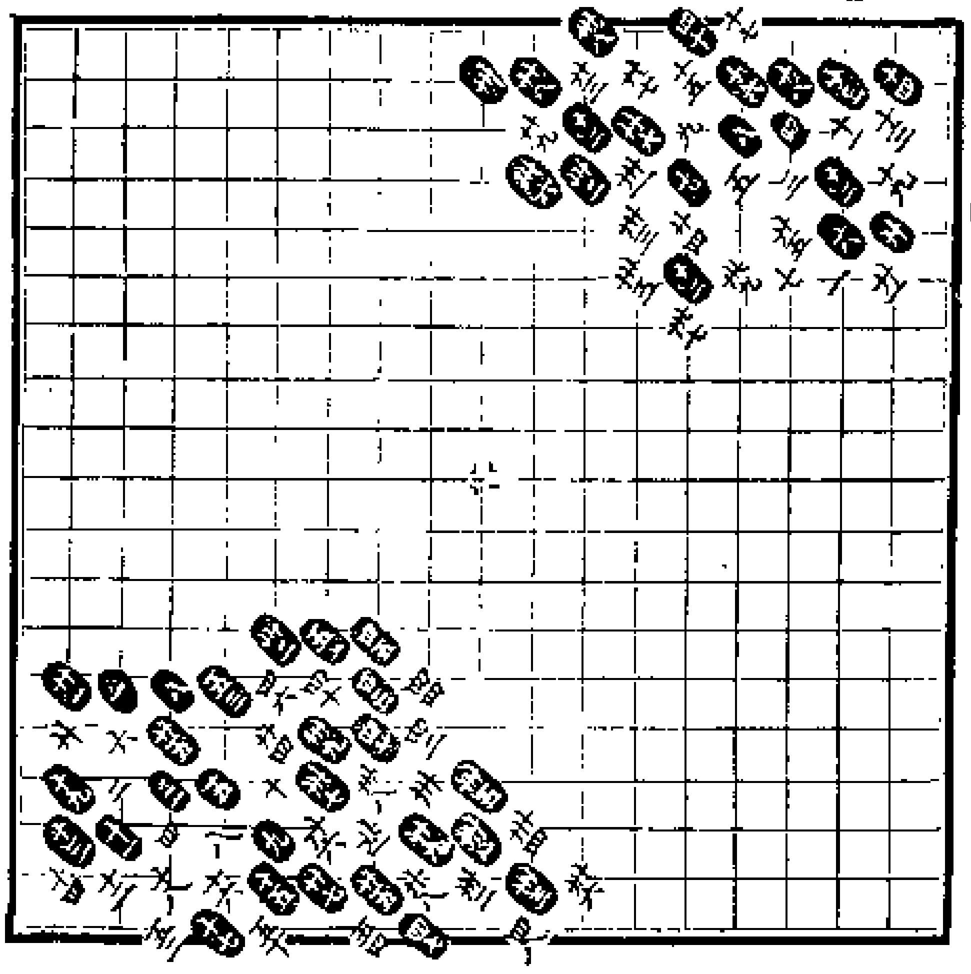
第五變黑勝三十五着

第六變白勝三十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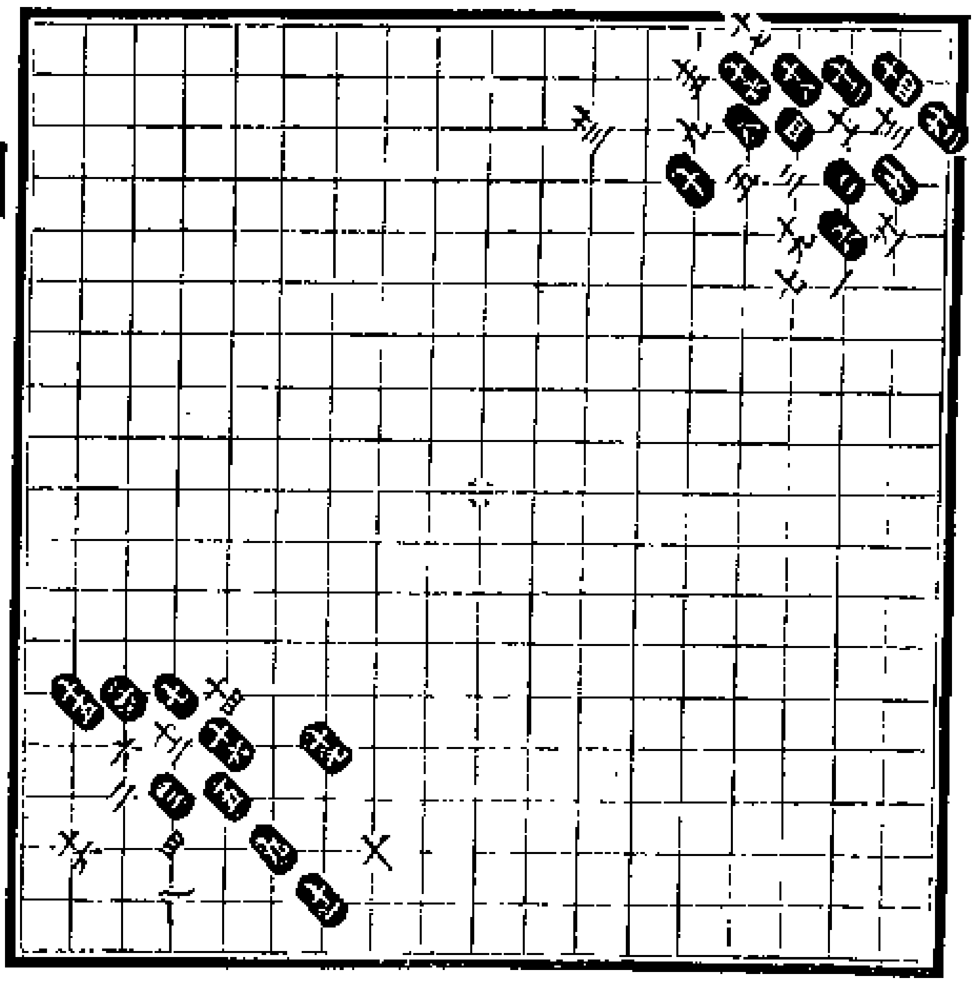
第七變黑勝四十着

第八變白勝五十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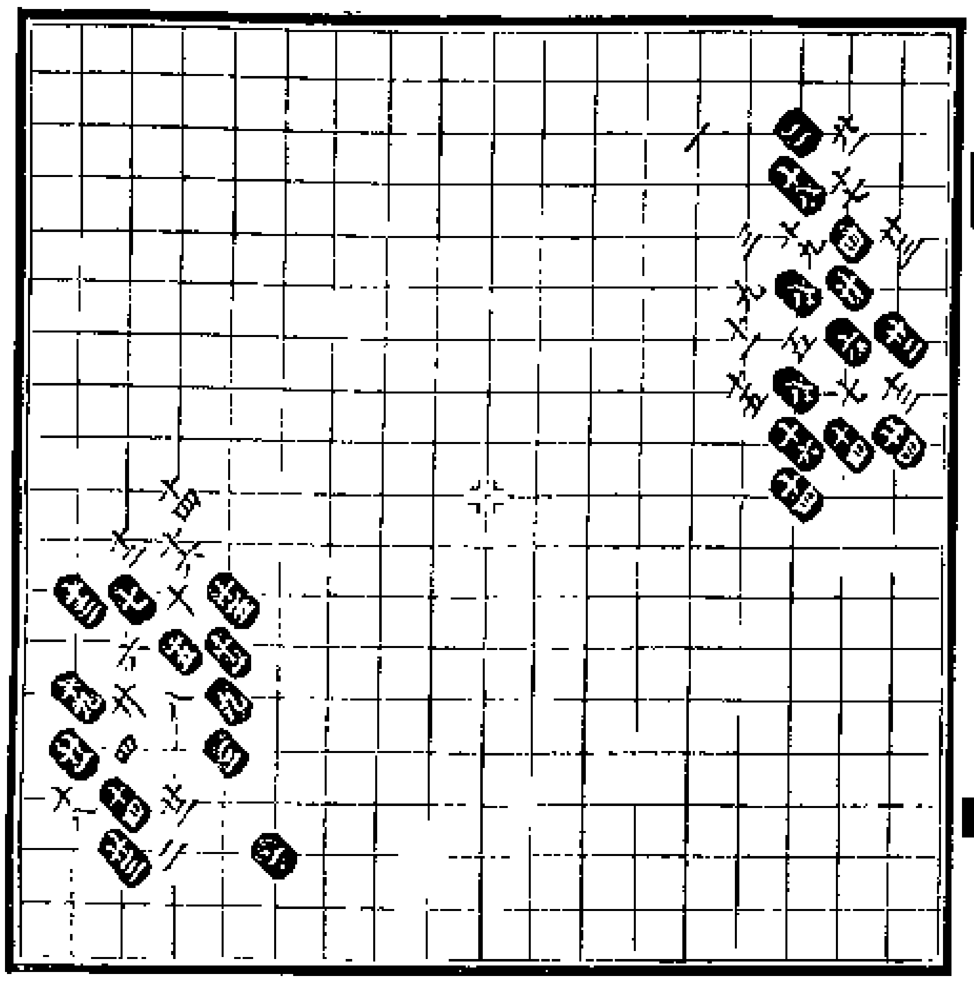
第九變黑勝二十三着

第十變白勝十七着



第十一變黑勝二十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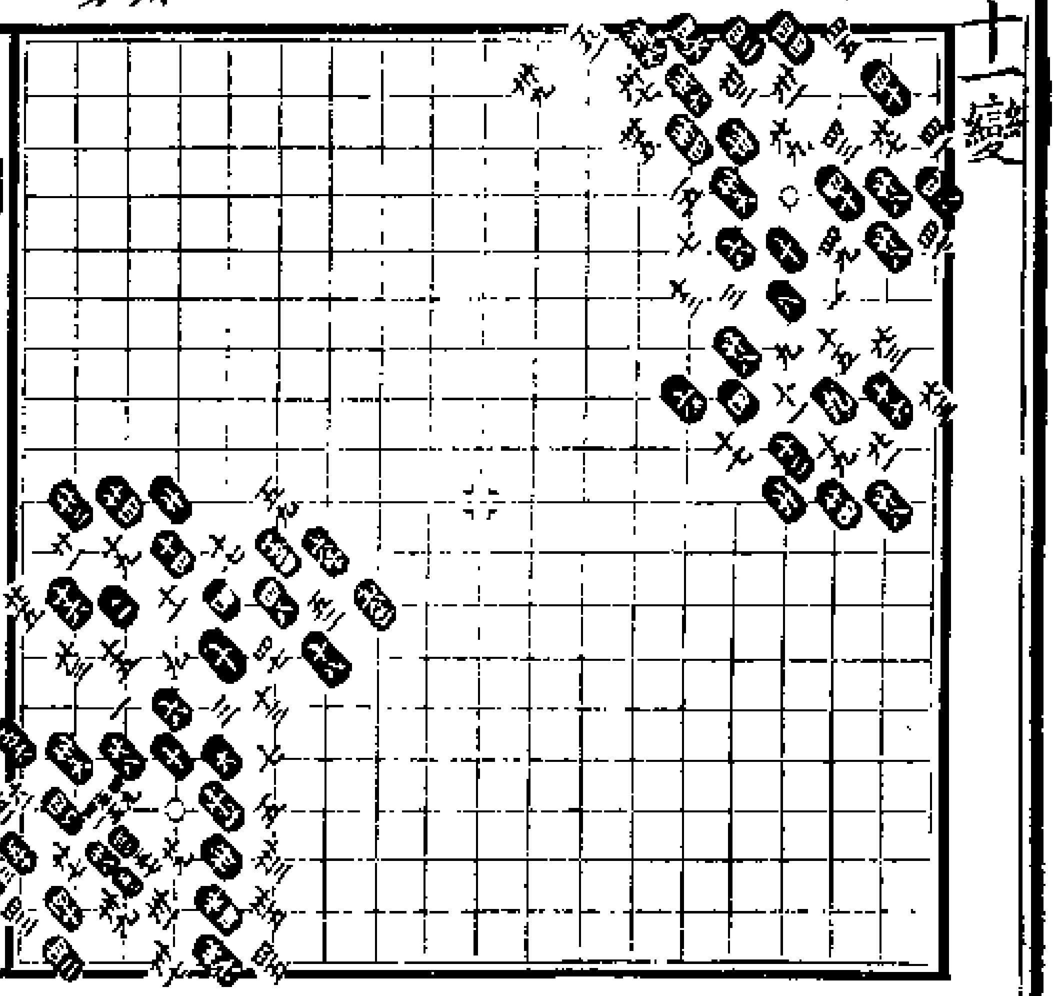
第十二變白勝二十三着



立仁角圖十一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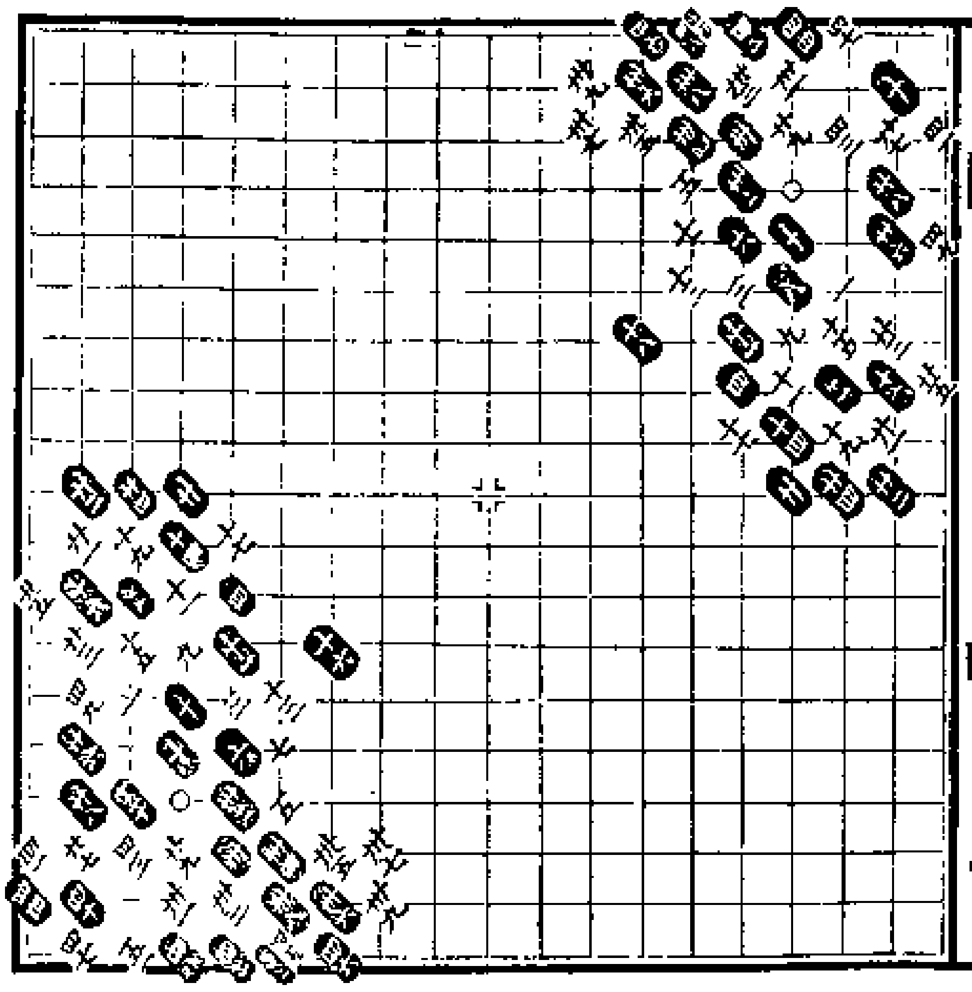
第一變黑勝五十一着

第二變黑勝角 白子取得外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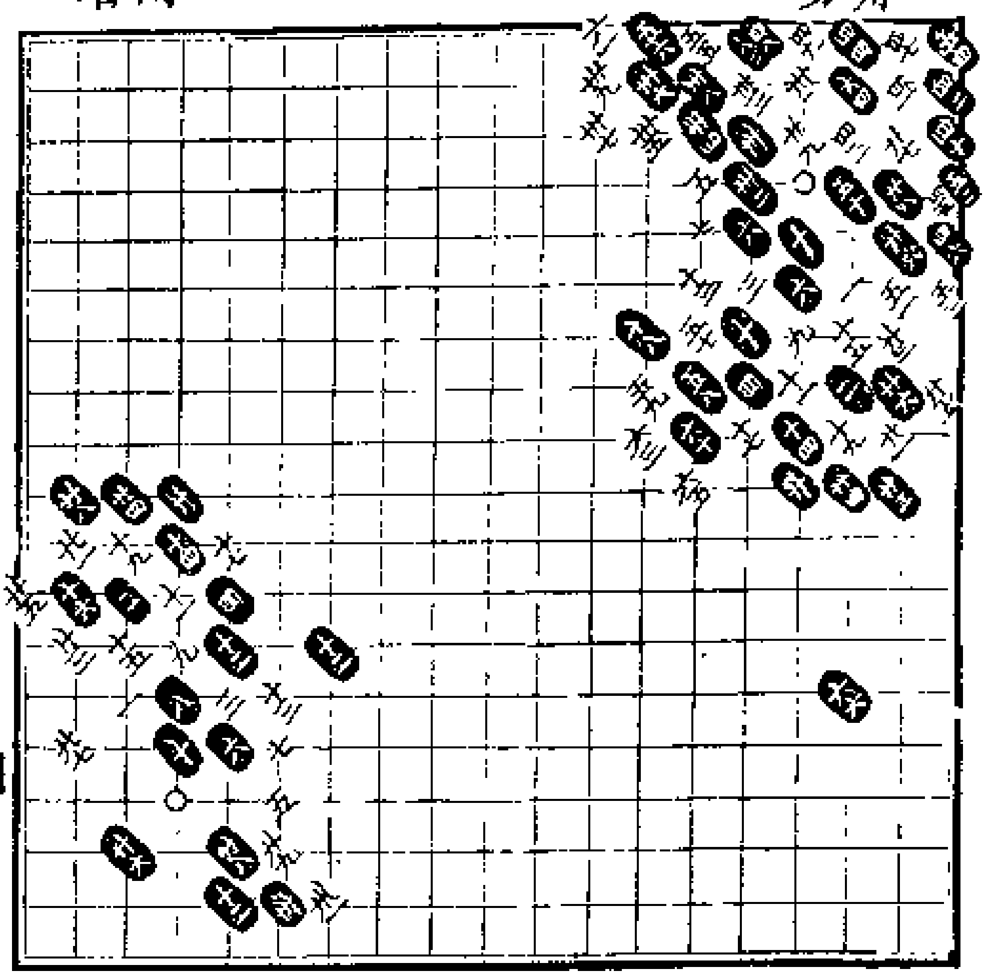
第三變黑勝四十九着

第四變白勝五十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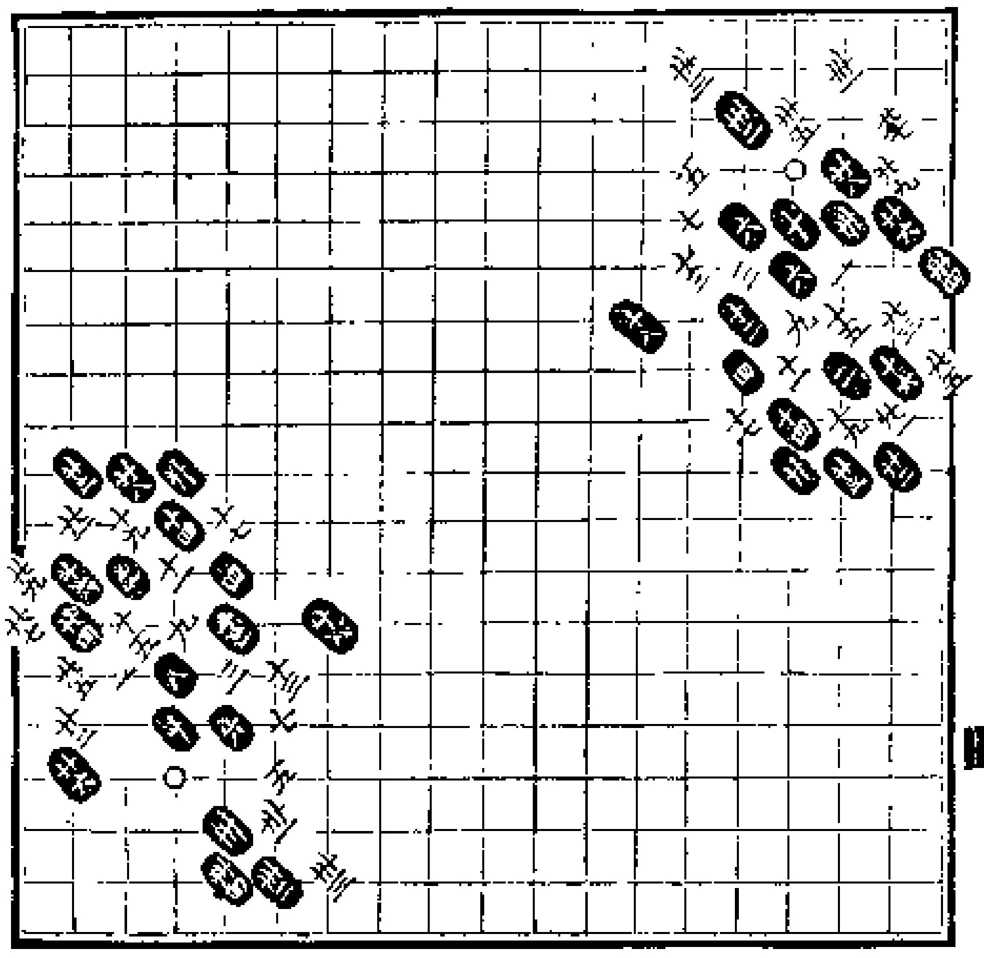
第五變白勝角黑爭取得外勢

第六變兩分三十二着



第七變黑勝三十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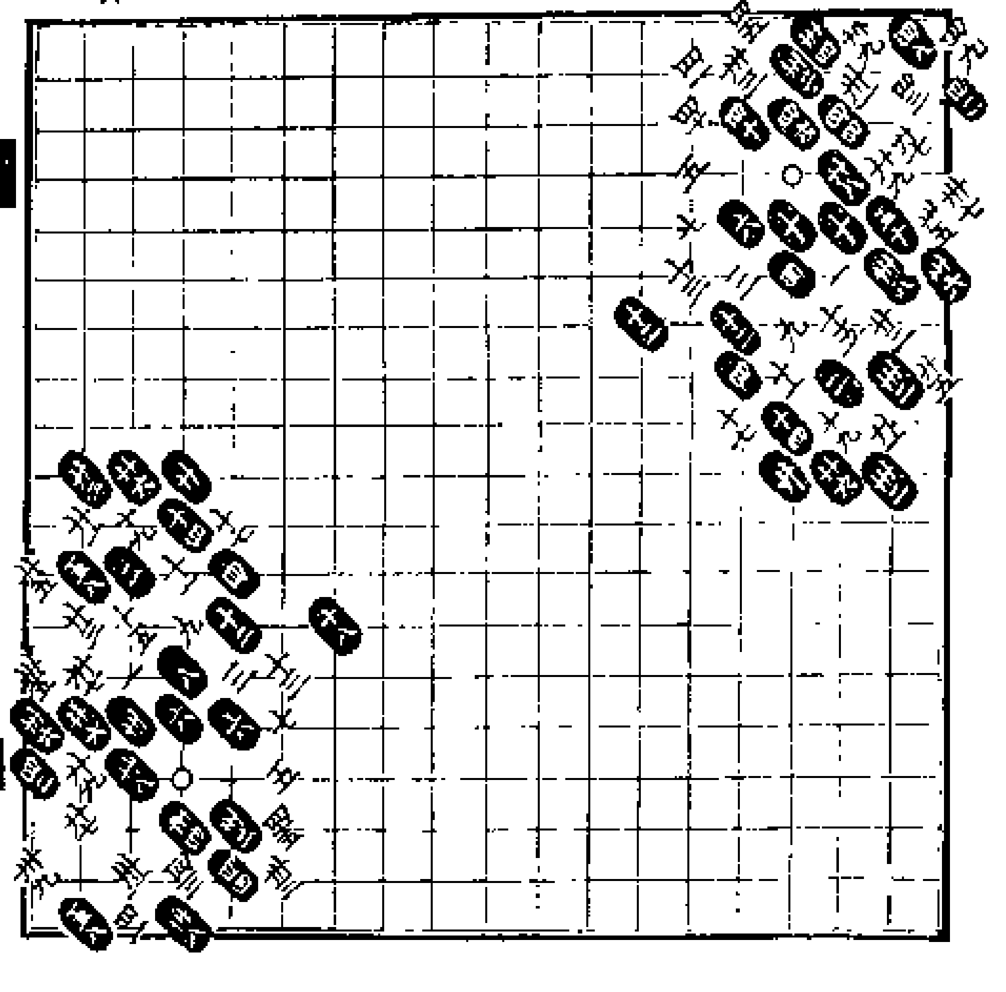
第八變兩分三十四着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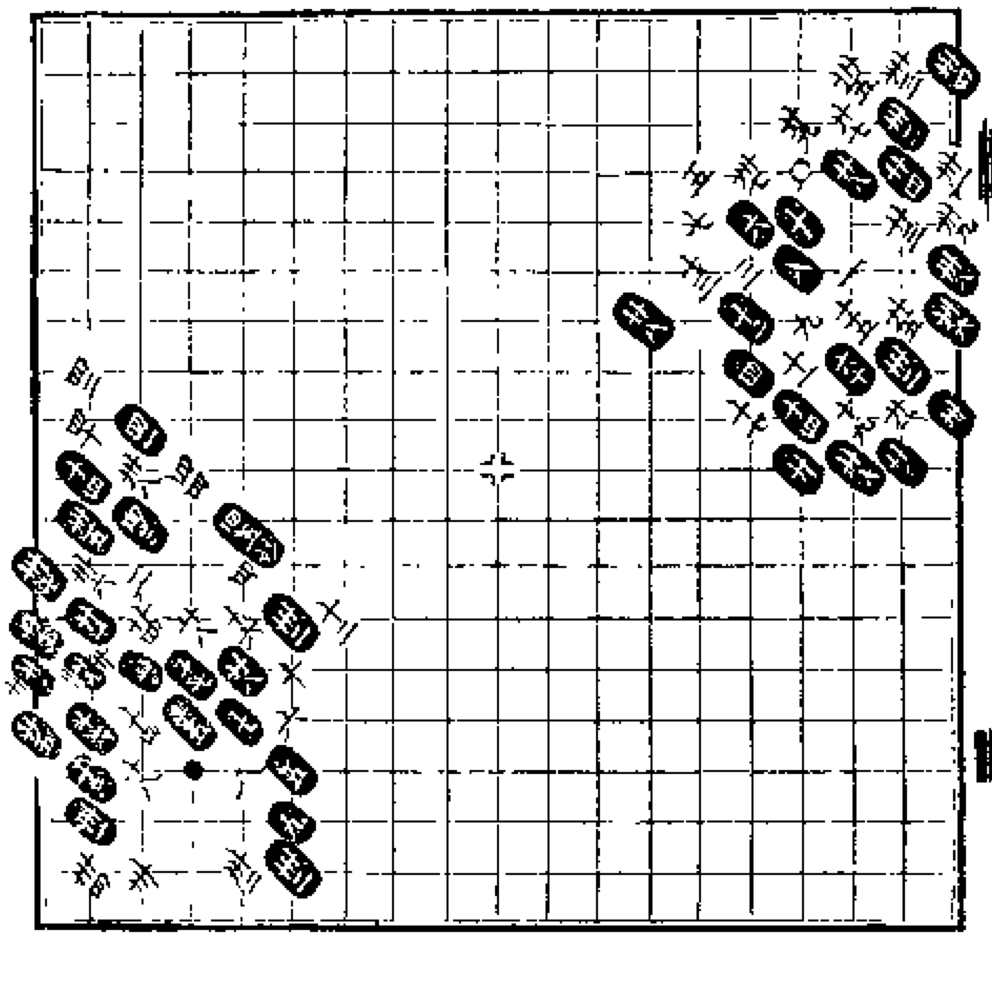
第九變黑勝四十九着

第十變黑勝四十五着



第十一變黑勝三十九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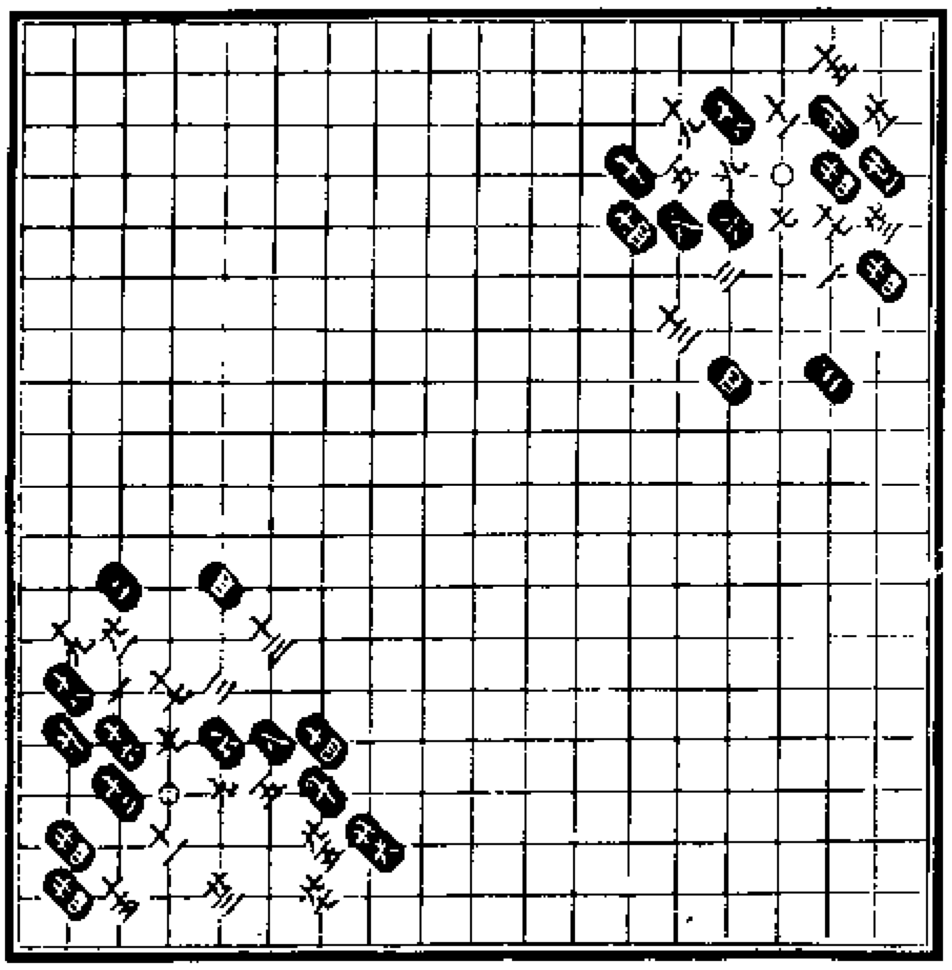
晉士明新圖四十五着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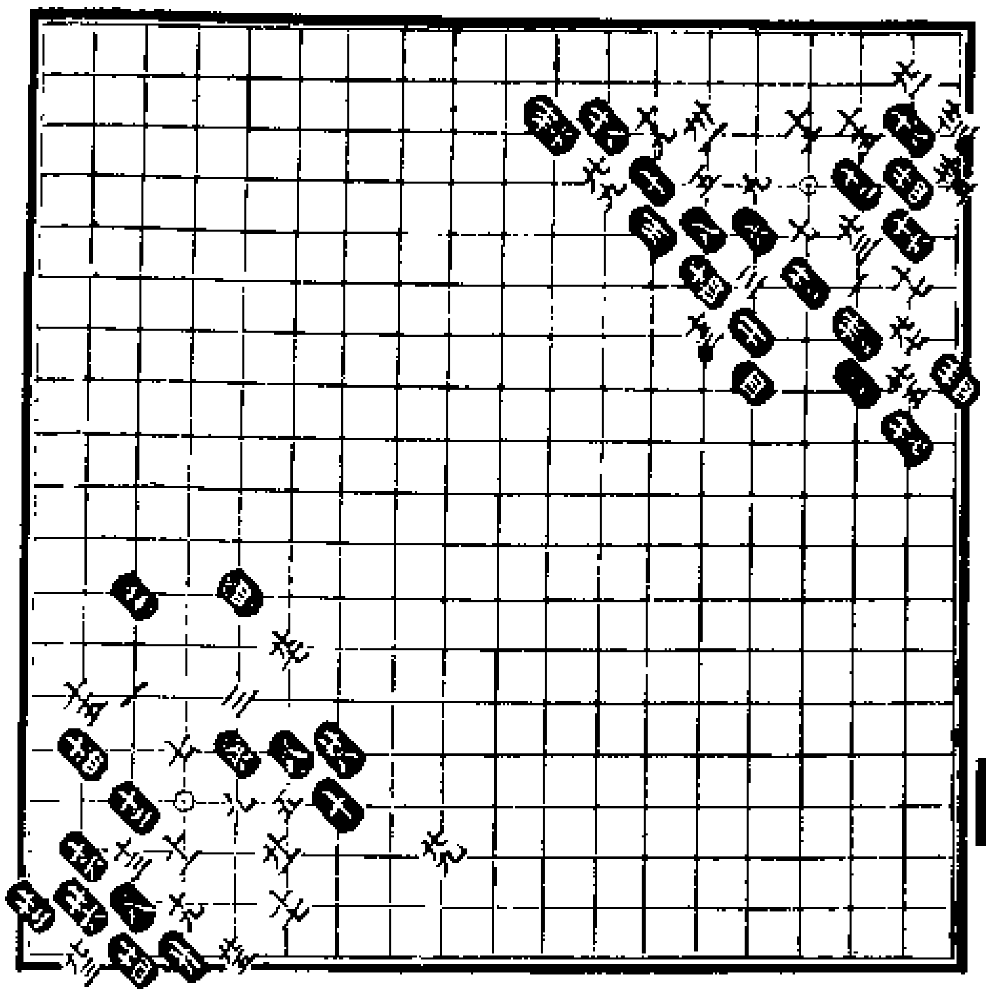
背綽角圖五變

第一變黑勝二十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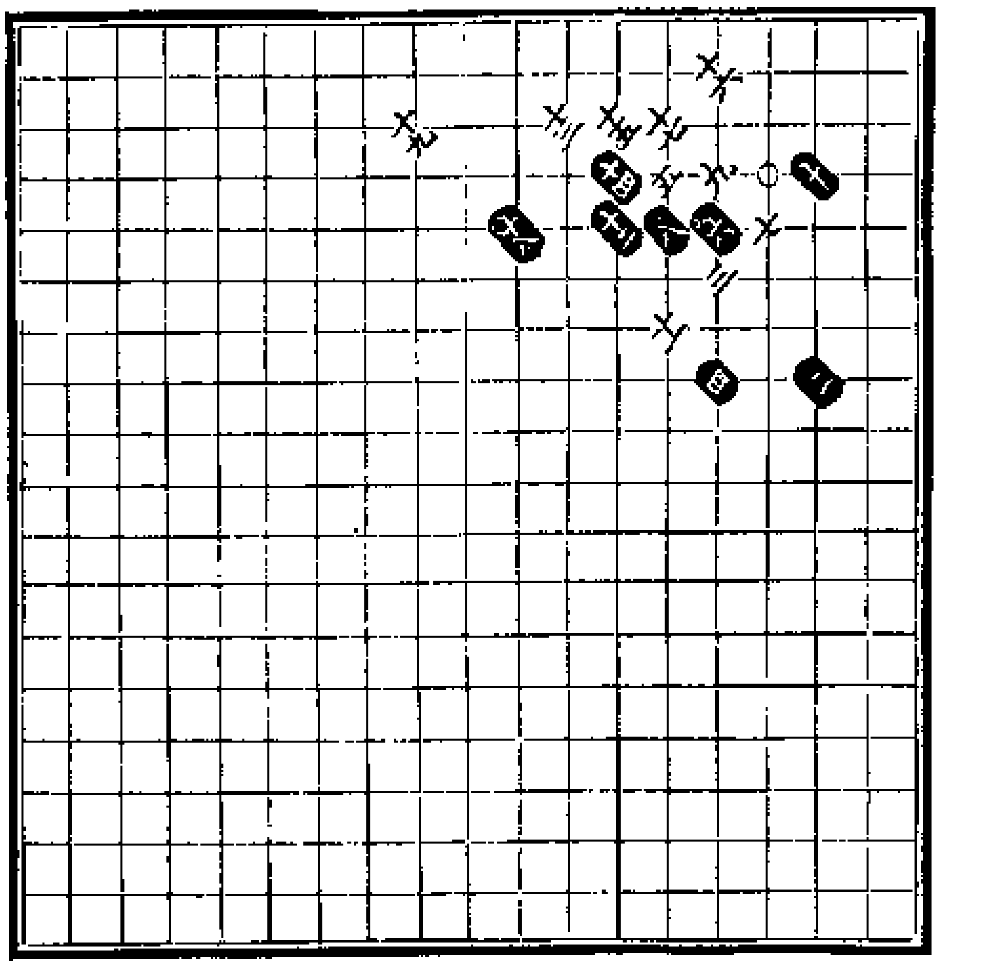
第二變兩分二十七着

第三變白勝三十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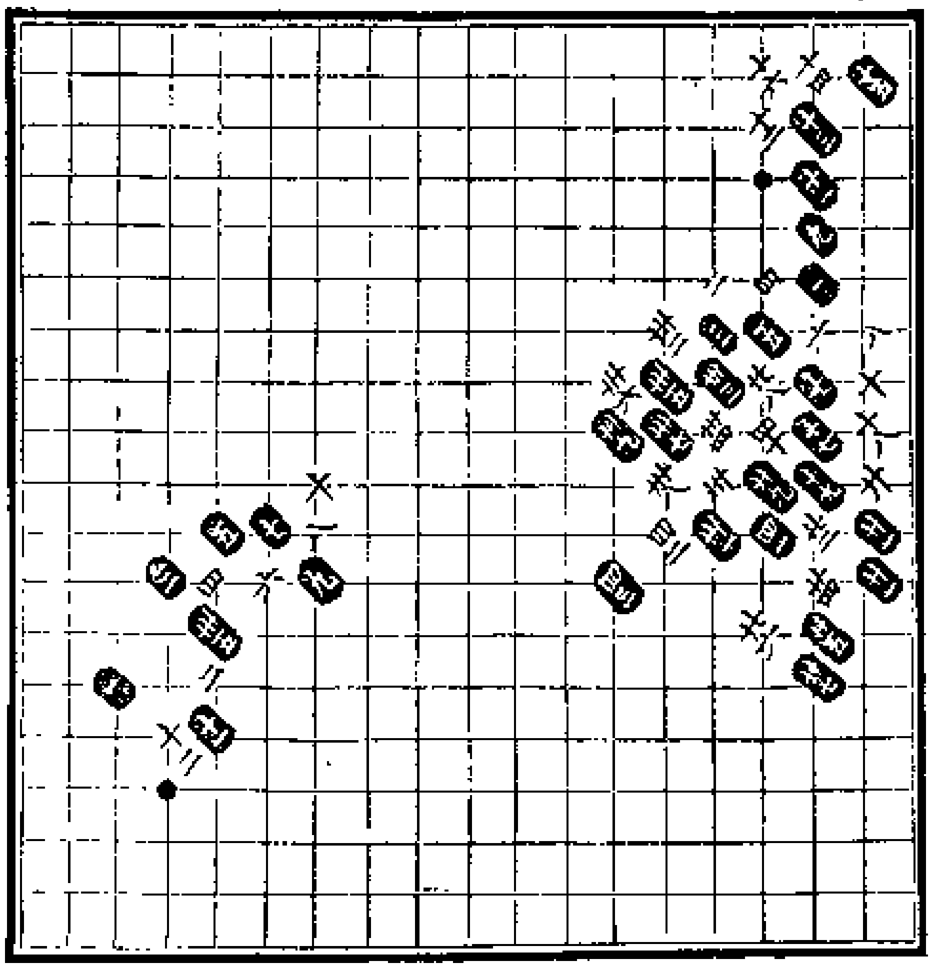


第四變兩分二十九着

第五變兩分十九着



王積薪一子解二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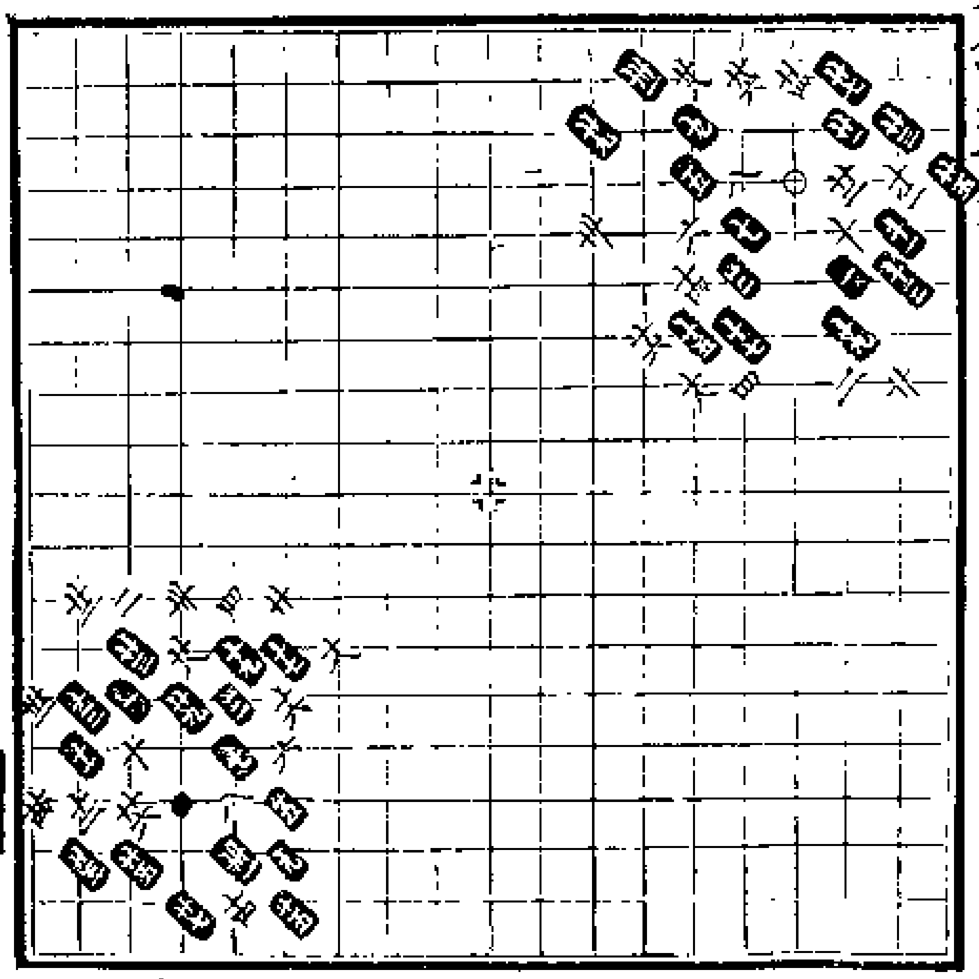


賈玄七着

蓮花角圖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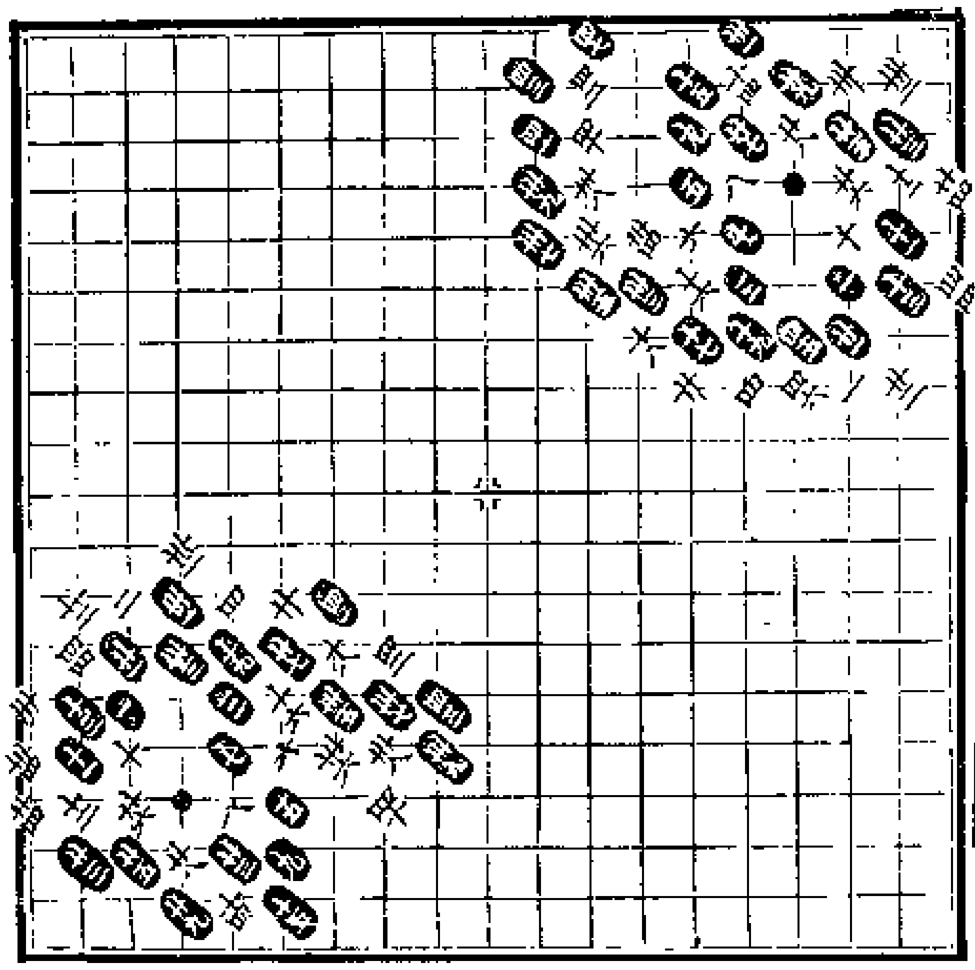
第一變白勝三十一着

第二變黑勝三十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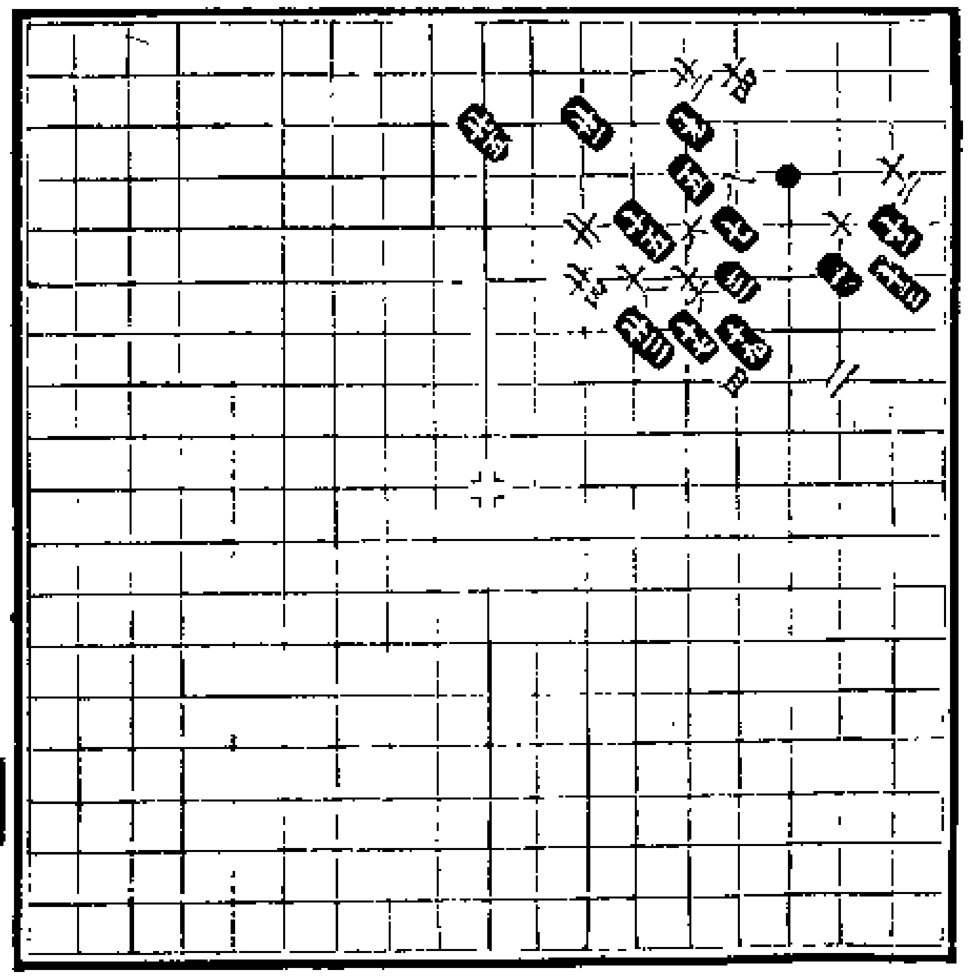


第三變白勝四十七着

第四變黑勝四十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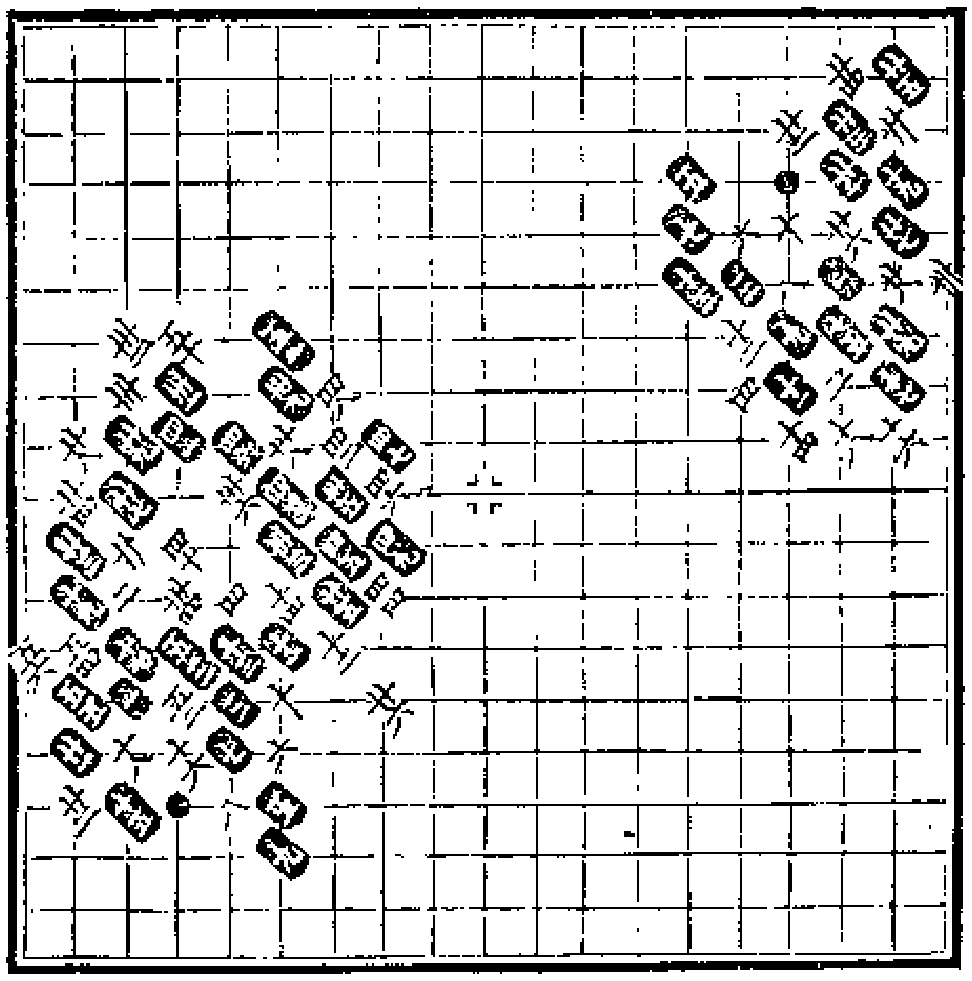


第五變兩分二十五着



兩無入圖

四没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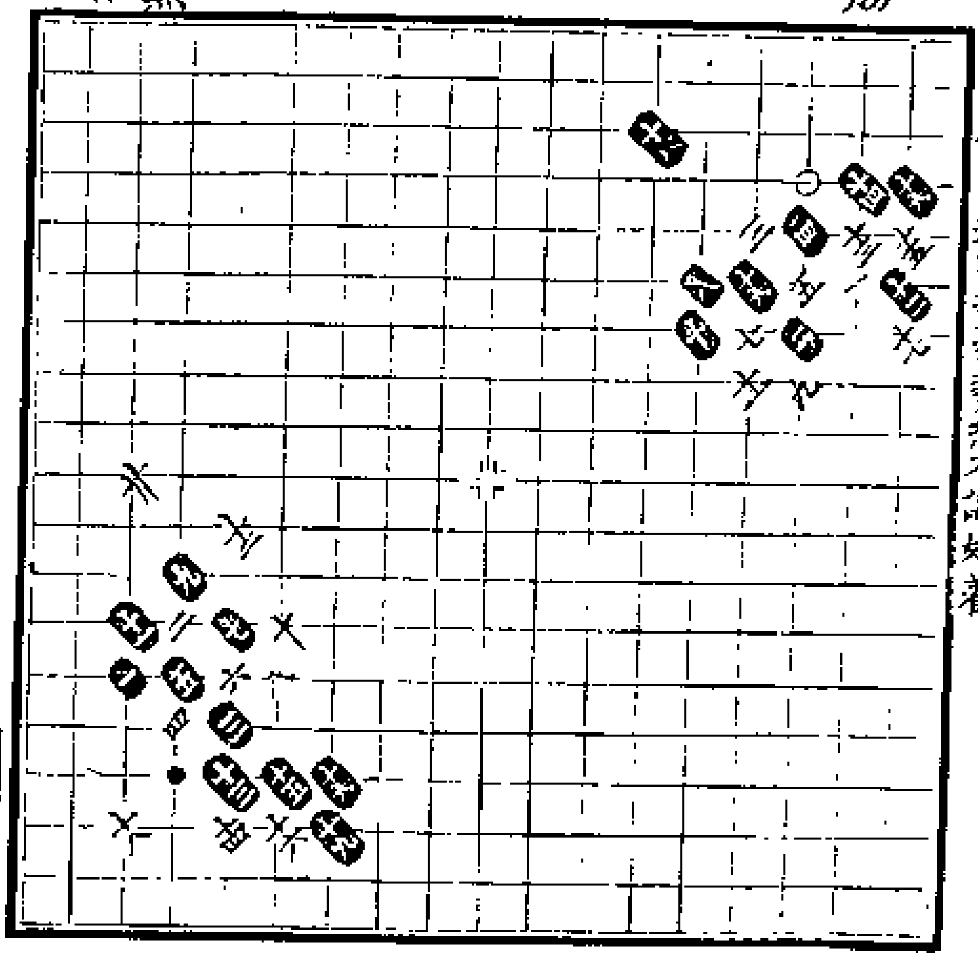


倒垂蓮角圖八變

若不打角圖恐不識持接
若不打碁勢恐不識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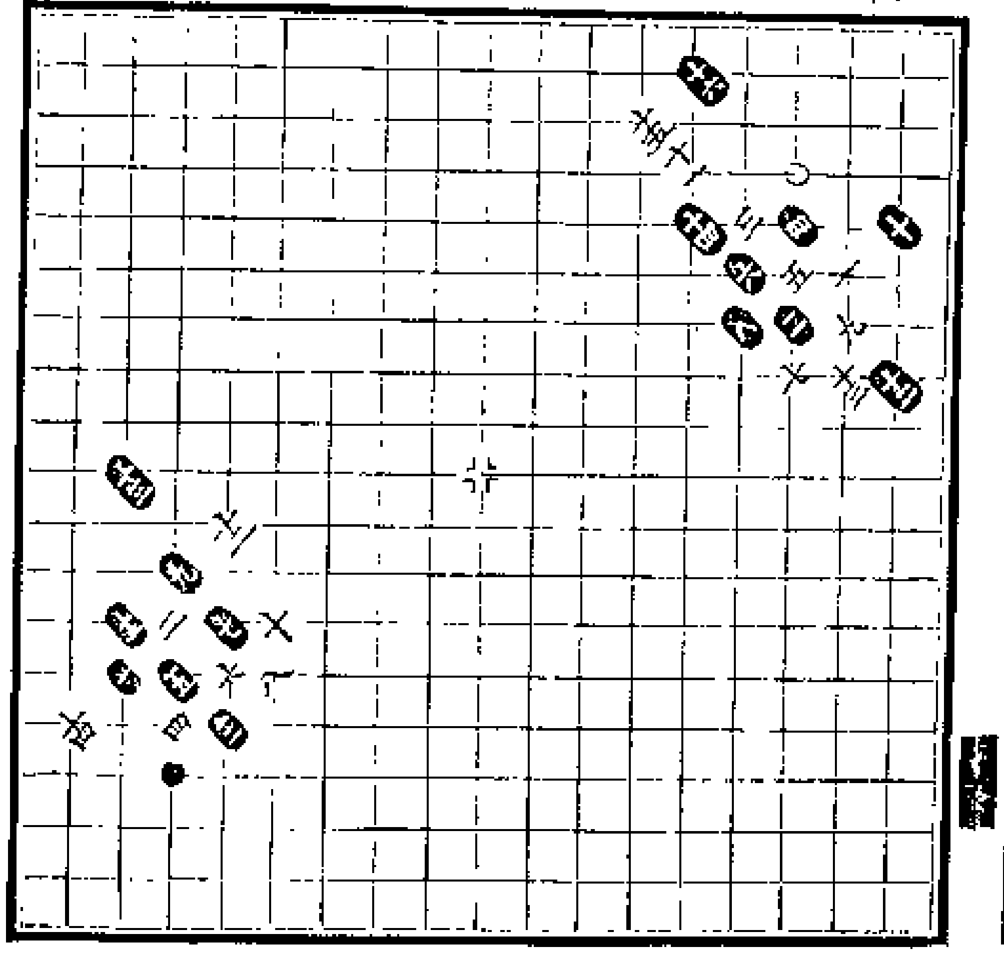
第一變白勝一十八着

第二變黑勝二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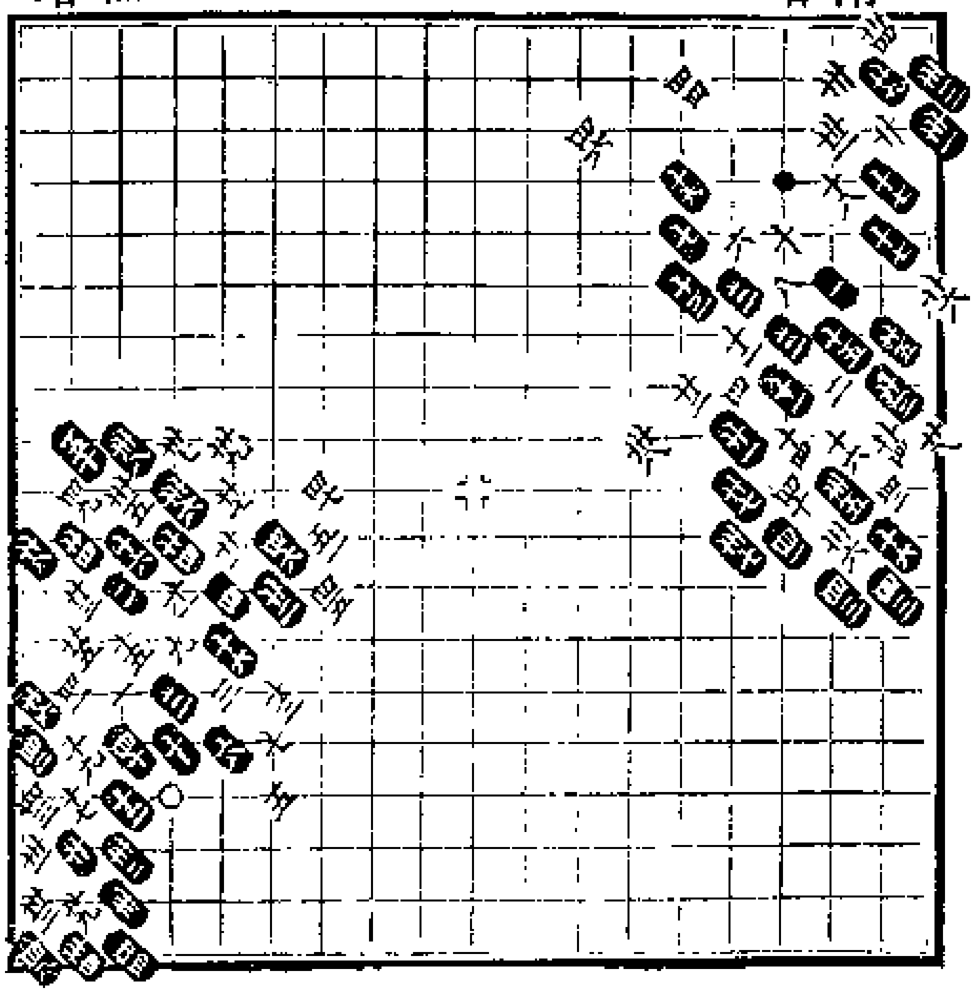
第三變白勝二十六着

第四變黑勝二十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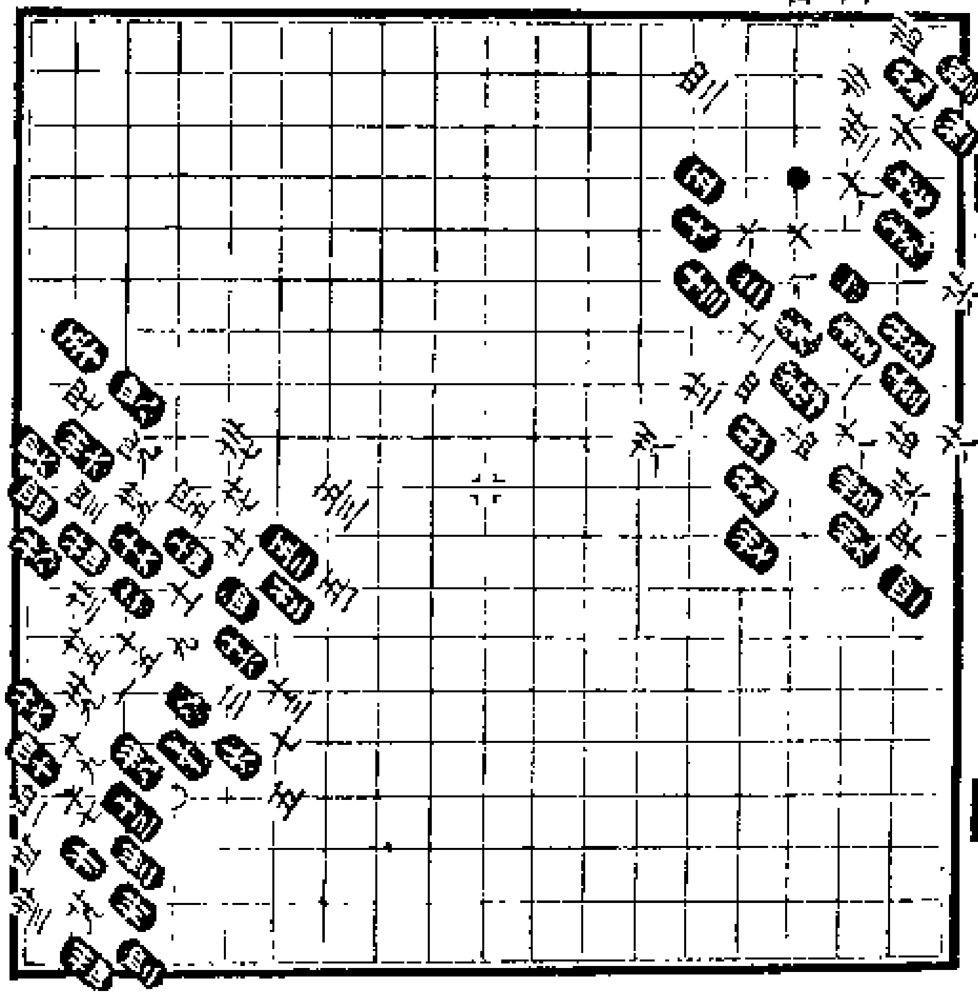
第五變兩分四十六着

第六變黑勝五十一着



第七變白勝四十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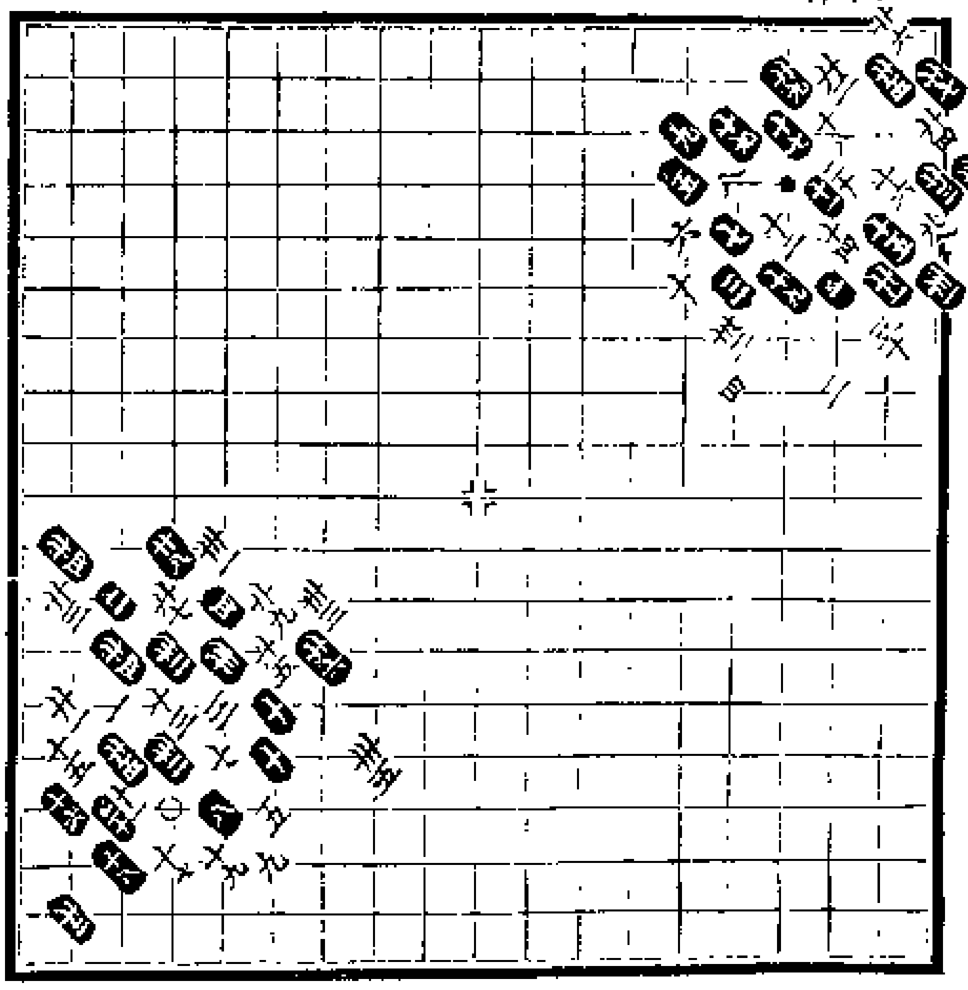
第八變黑勝五十三着



大角圖二十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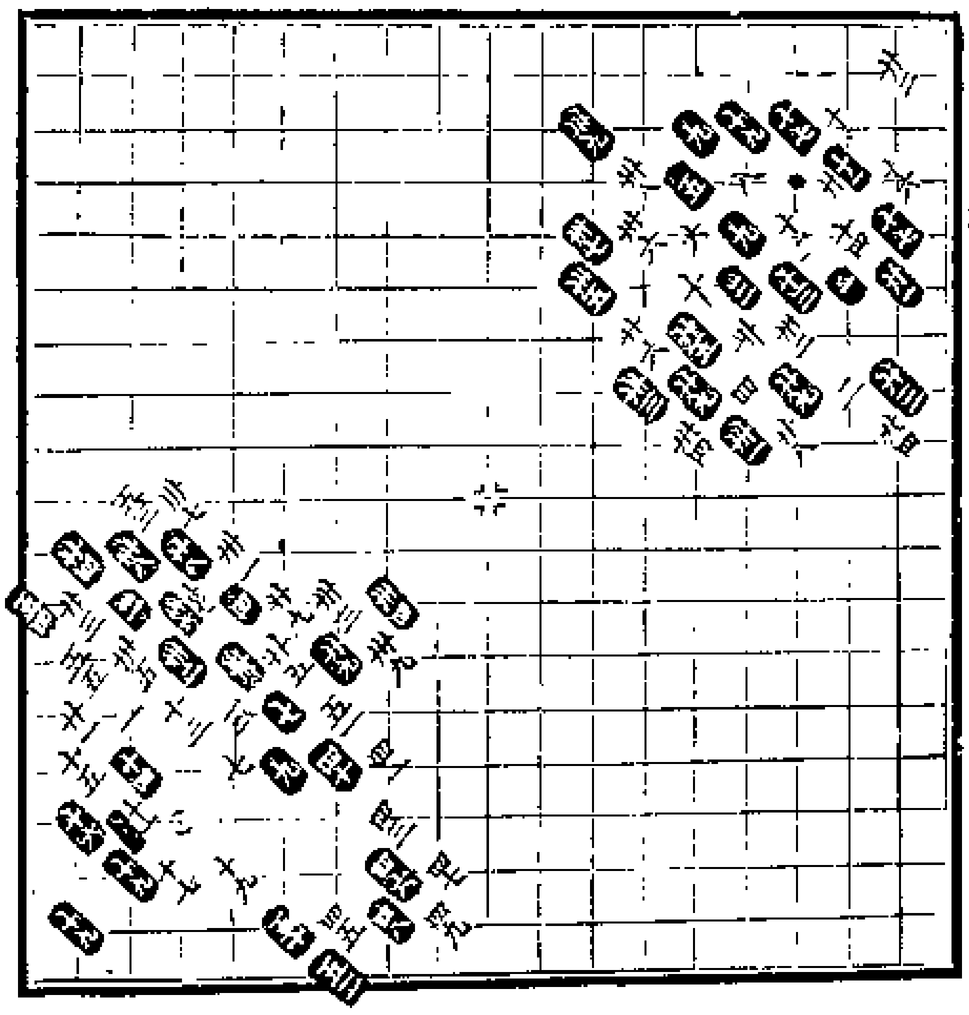
第一變白勝三十三着

第二變黑勝三十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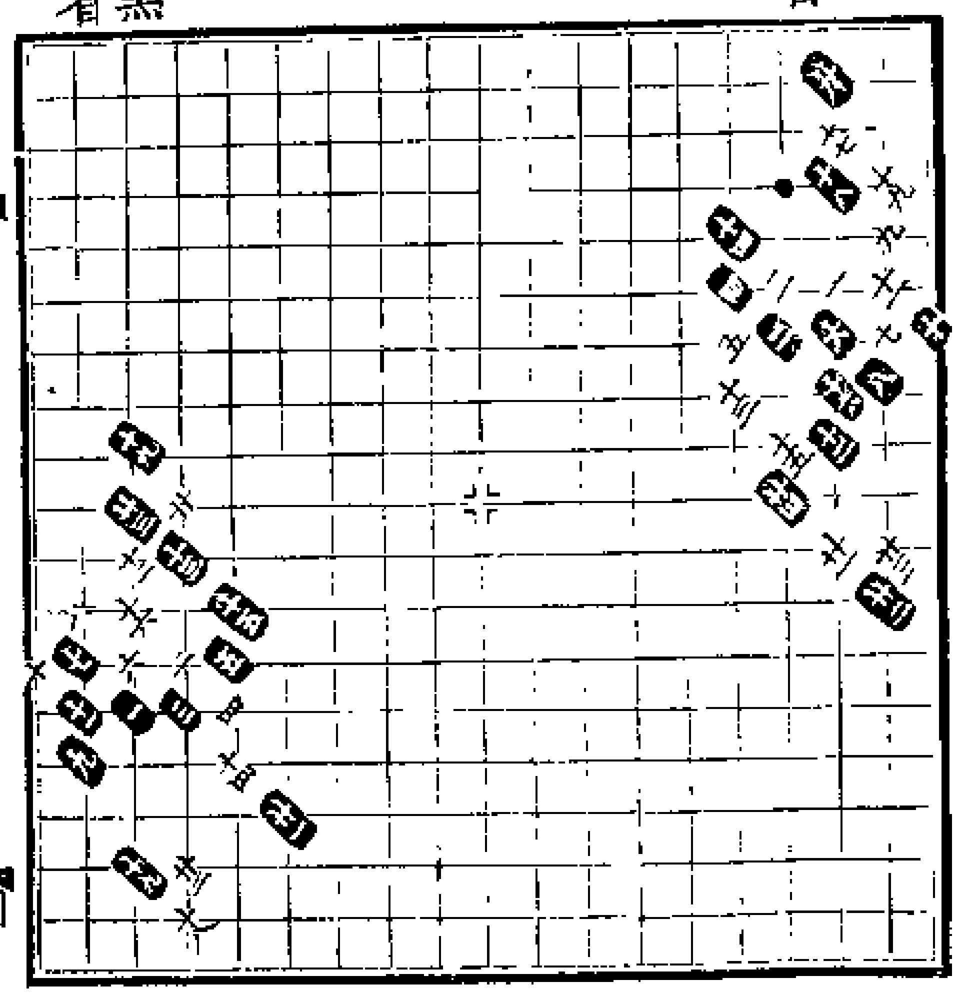
第三變白勝三十九着

第四變黑勝五十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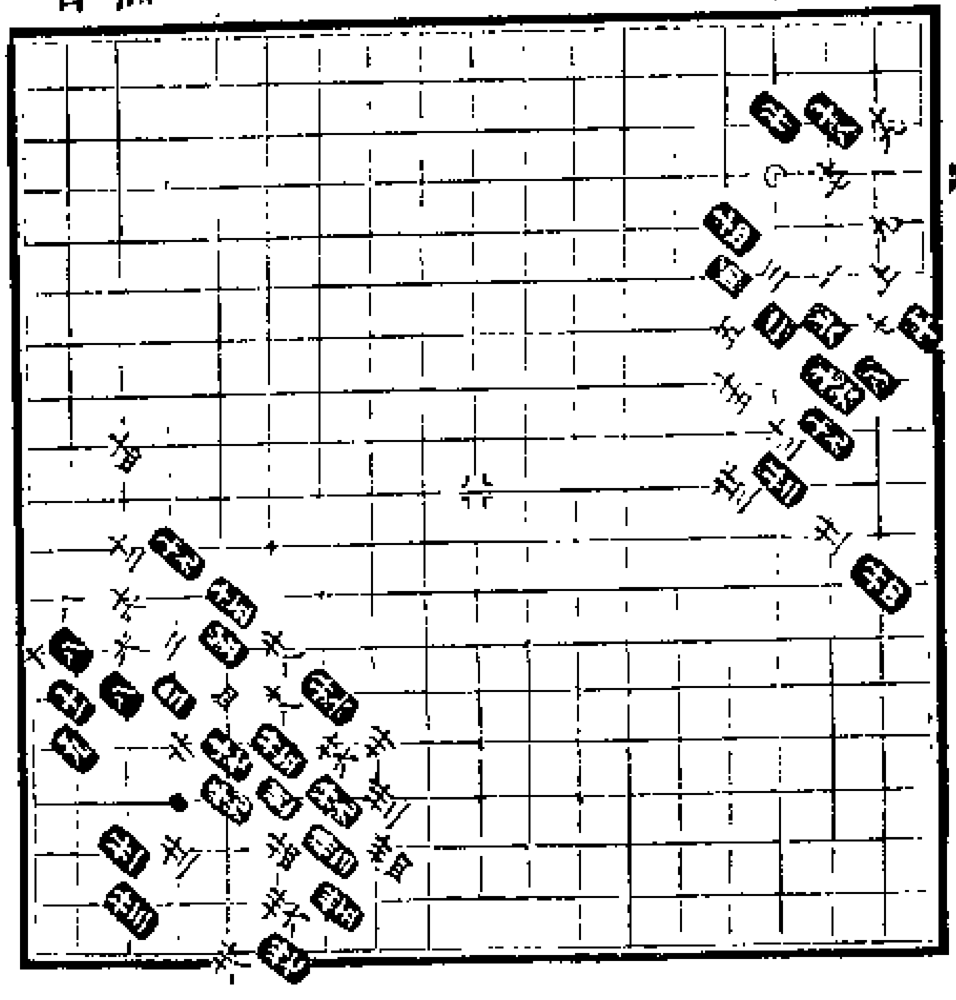
第五變白勝二十四着

第六變黑勝二十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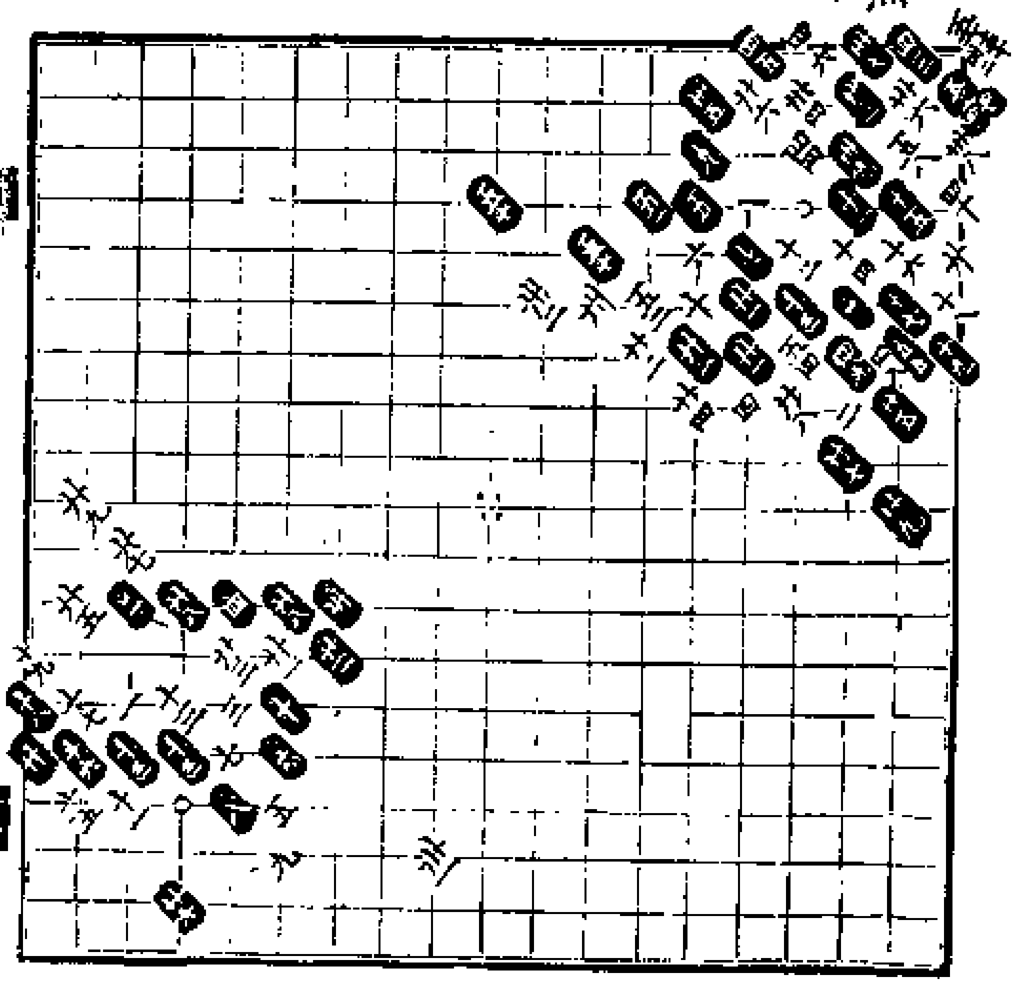
第七變兩分二十四着

第八變黑勝三十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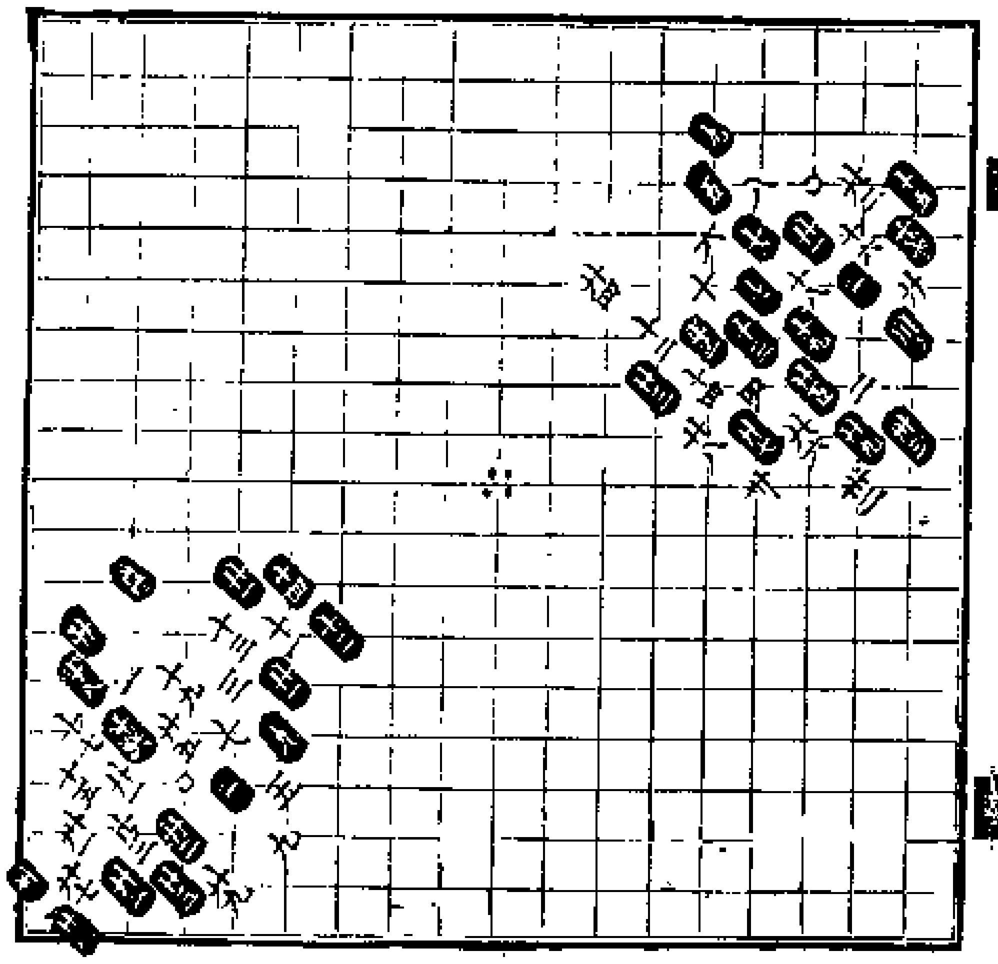
第九變黑勝五十八着

第十變兩分三十一着



第十一變白勝三十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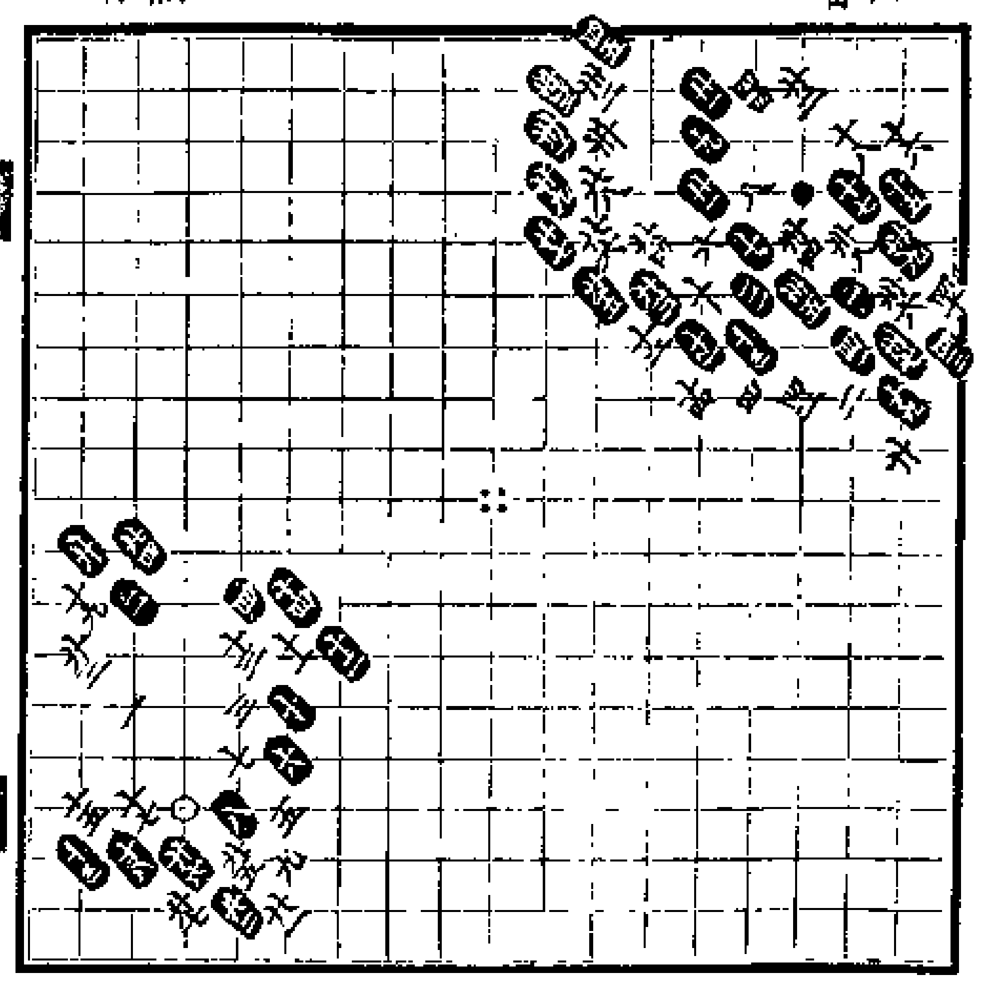
第十二變黑勝三十一着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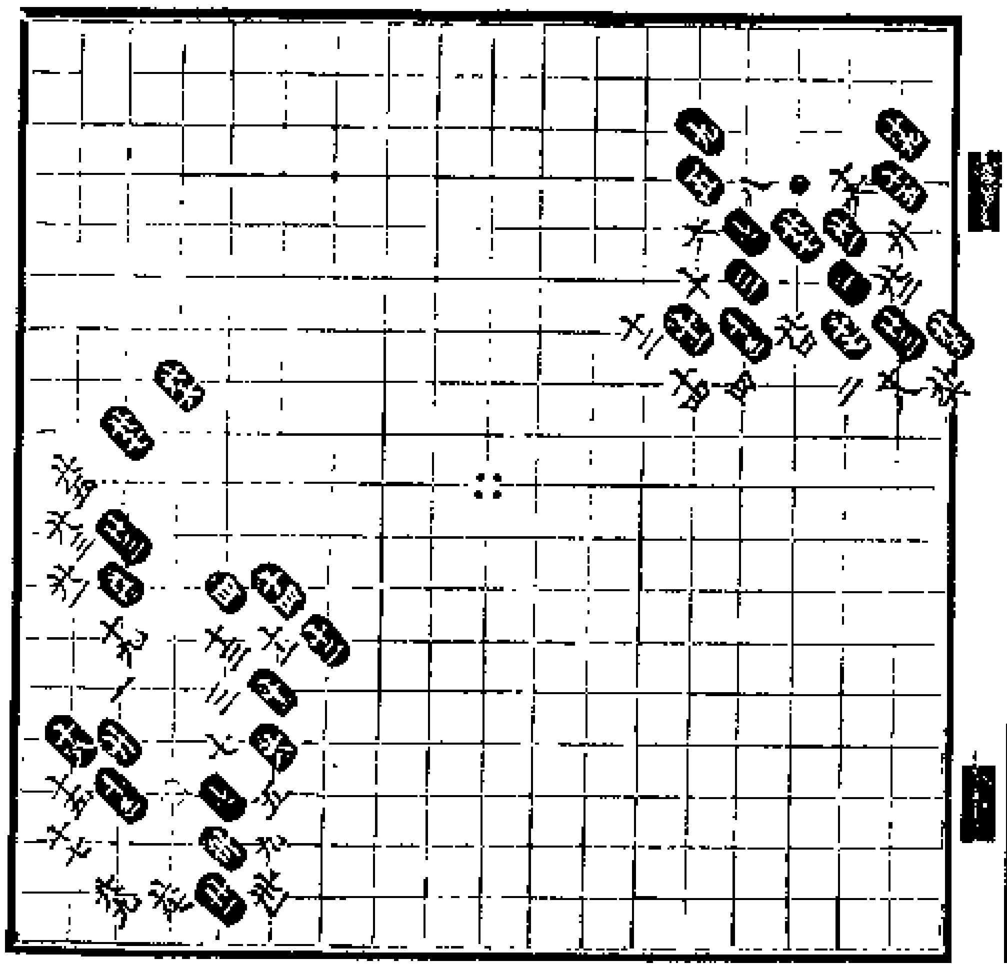
第十三變白勝四十五着

第十四變黑勝二十七着



第十五變白勝二十七着

第十六變黑勝三十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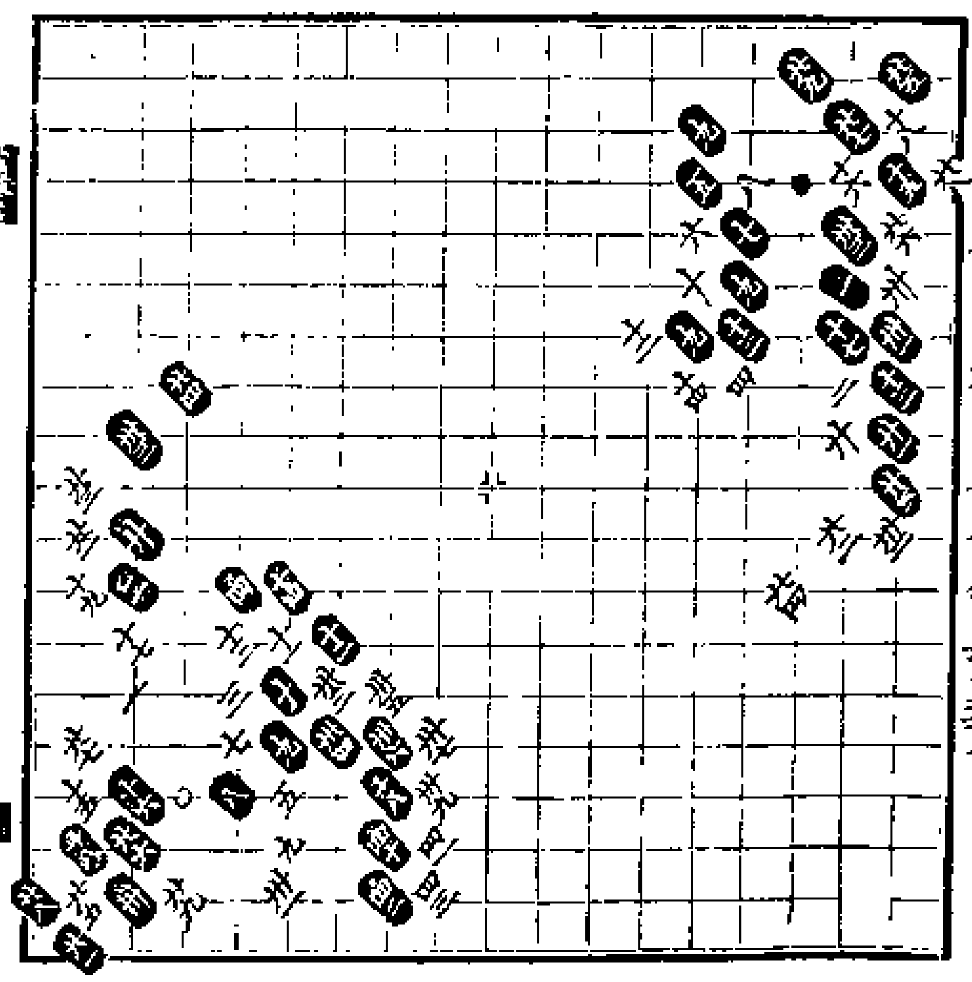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刊

龐統字士元見徐庶字元植告行乃成四望勢 四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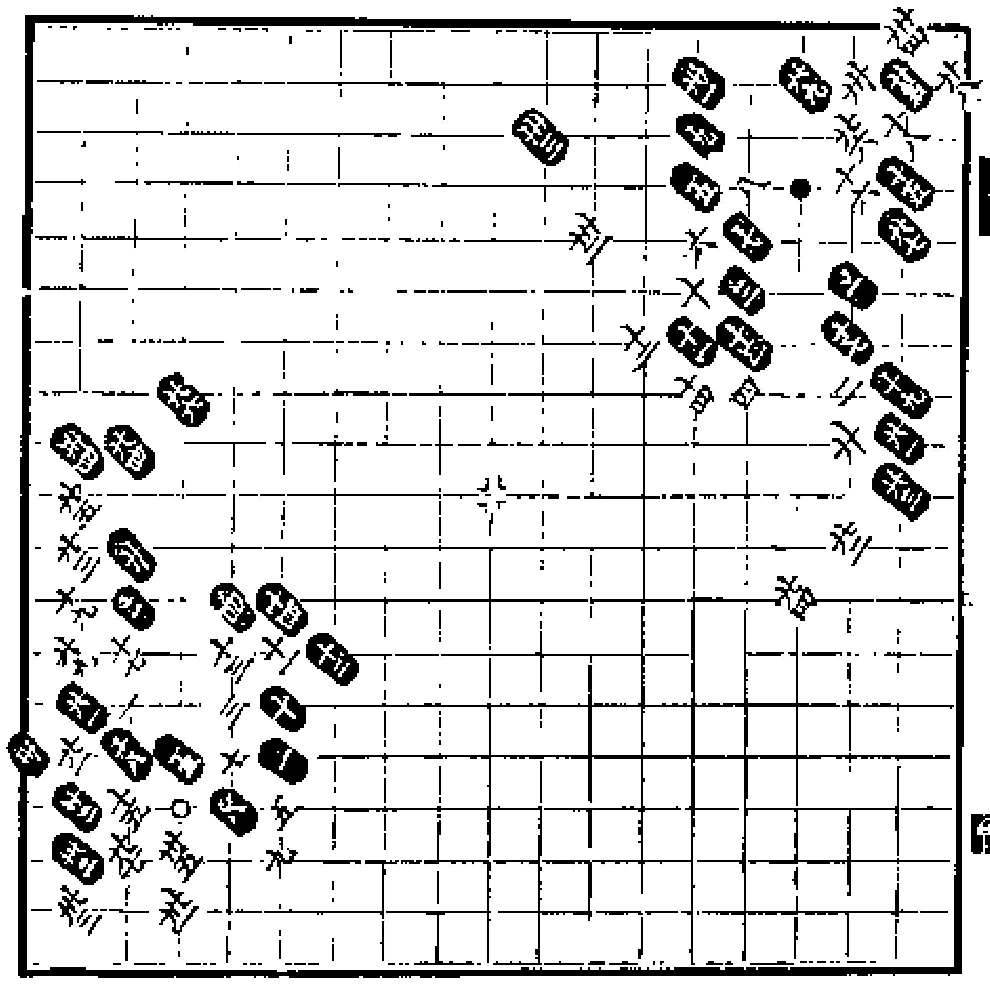
第七變白勝三十三着

第八變黑勝四十三着



第九變兩分三十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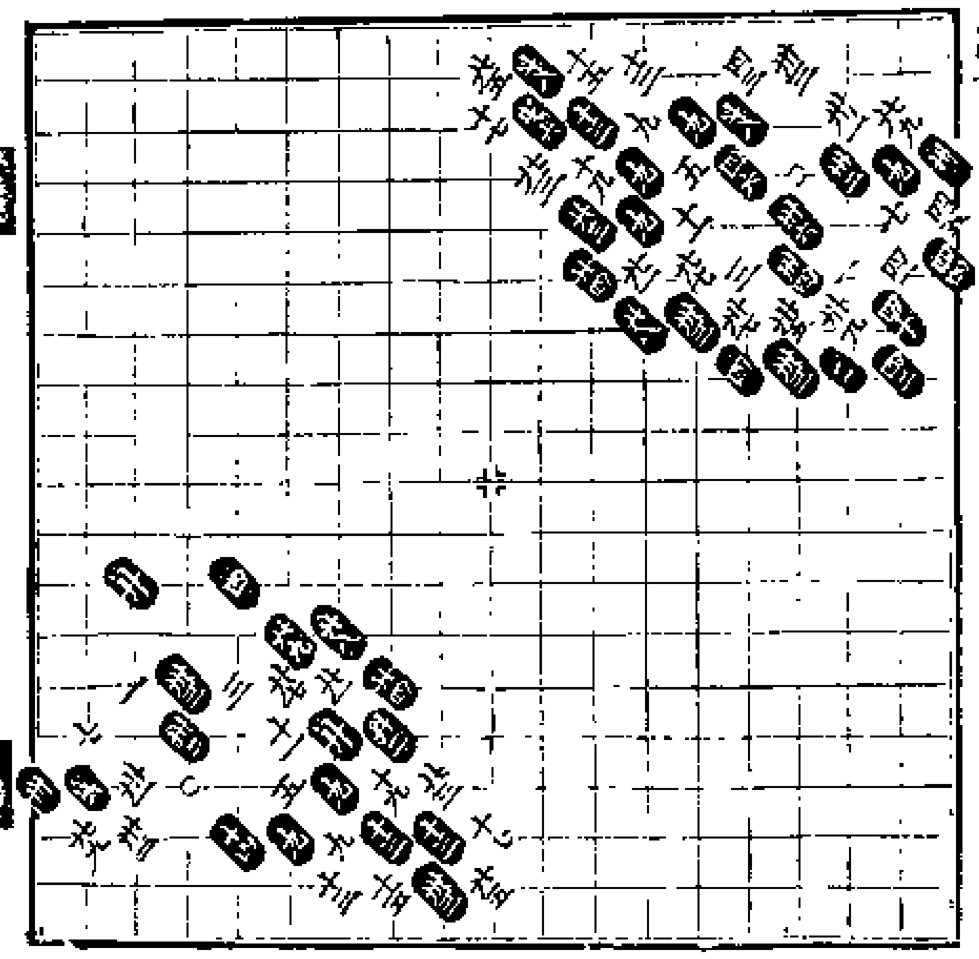
第十變黑勝十五着



小角圖十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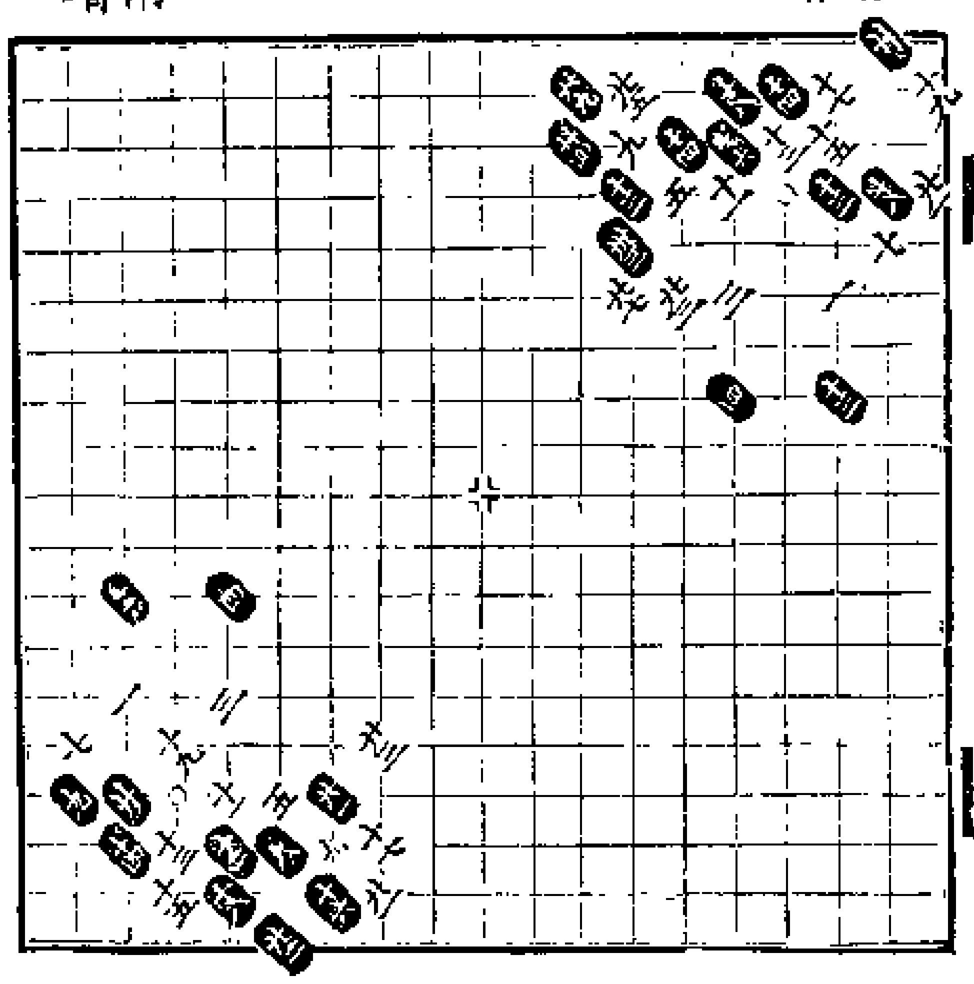
第一變白勝四十六着

第二變白勝三十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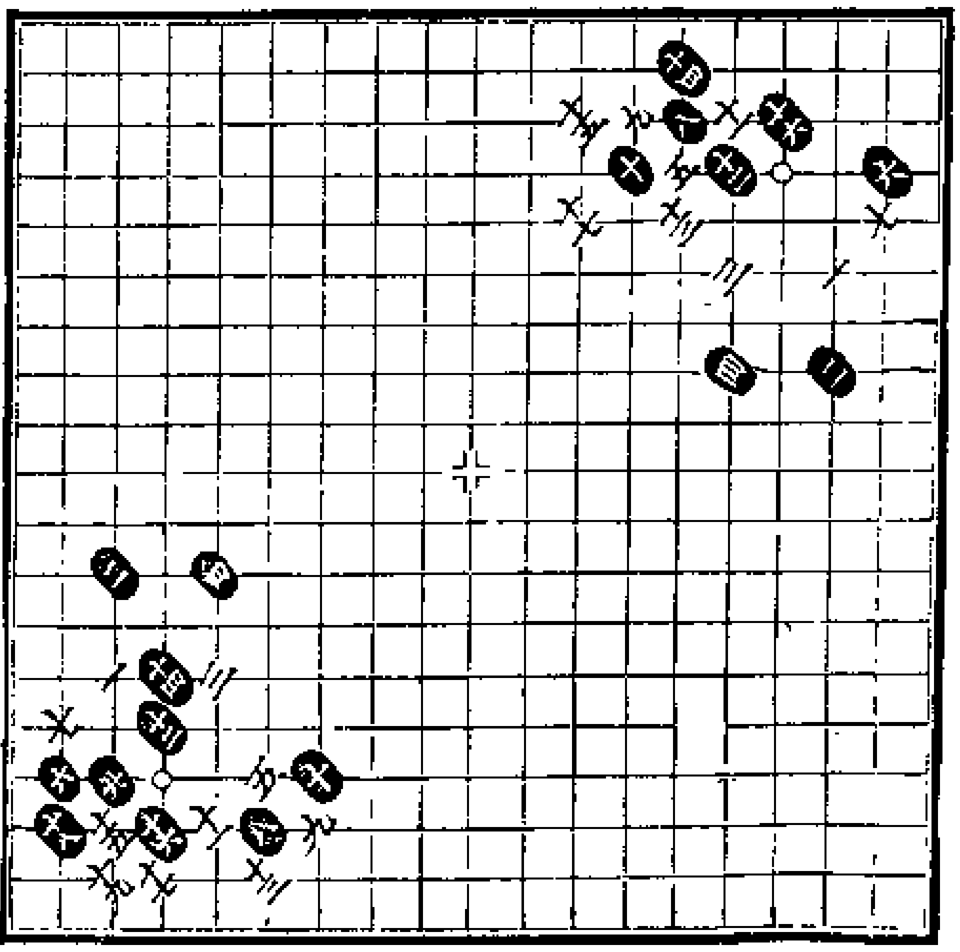
第三變兩分二十七着

第四變兩分十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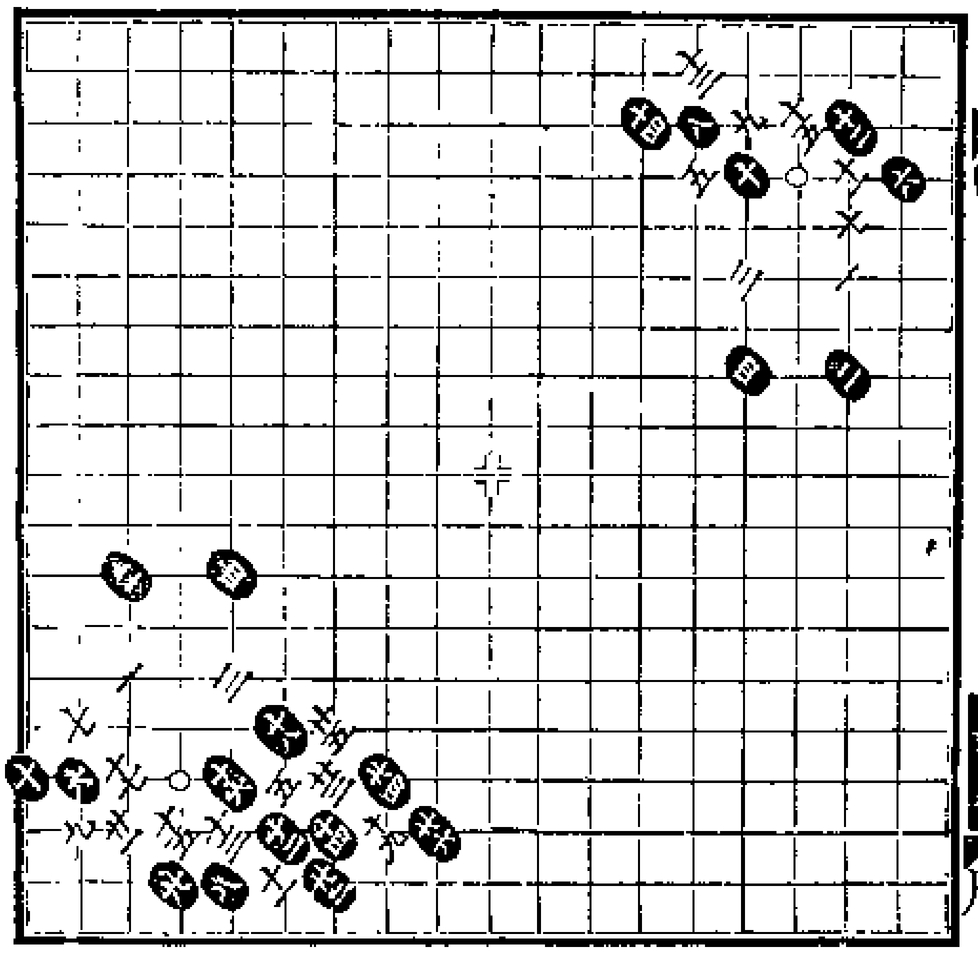
第五變兩分十七着

第六變兩分二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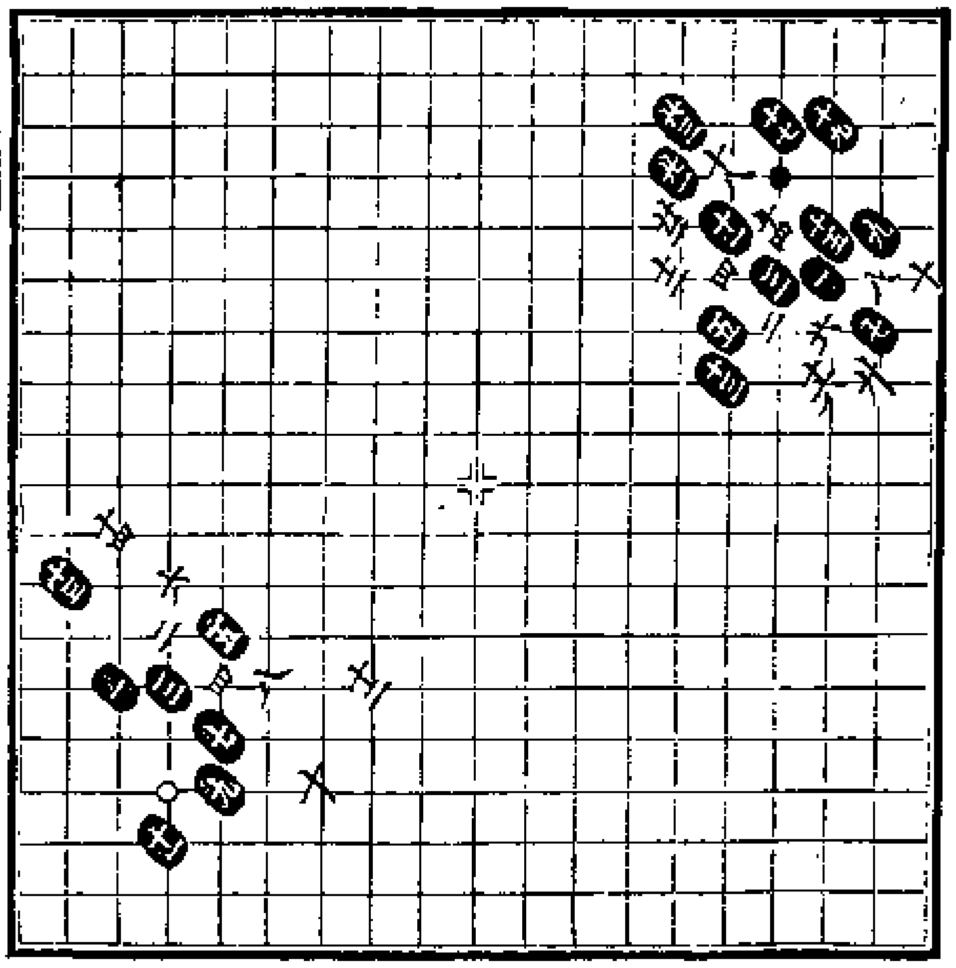
第七變黑勝十五着

第八變兩分二十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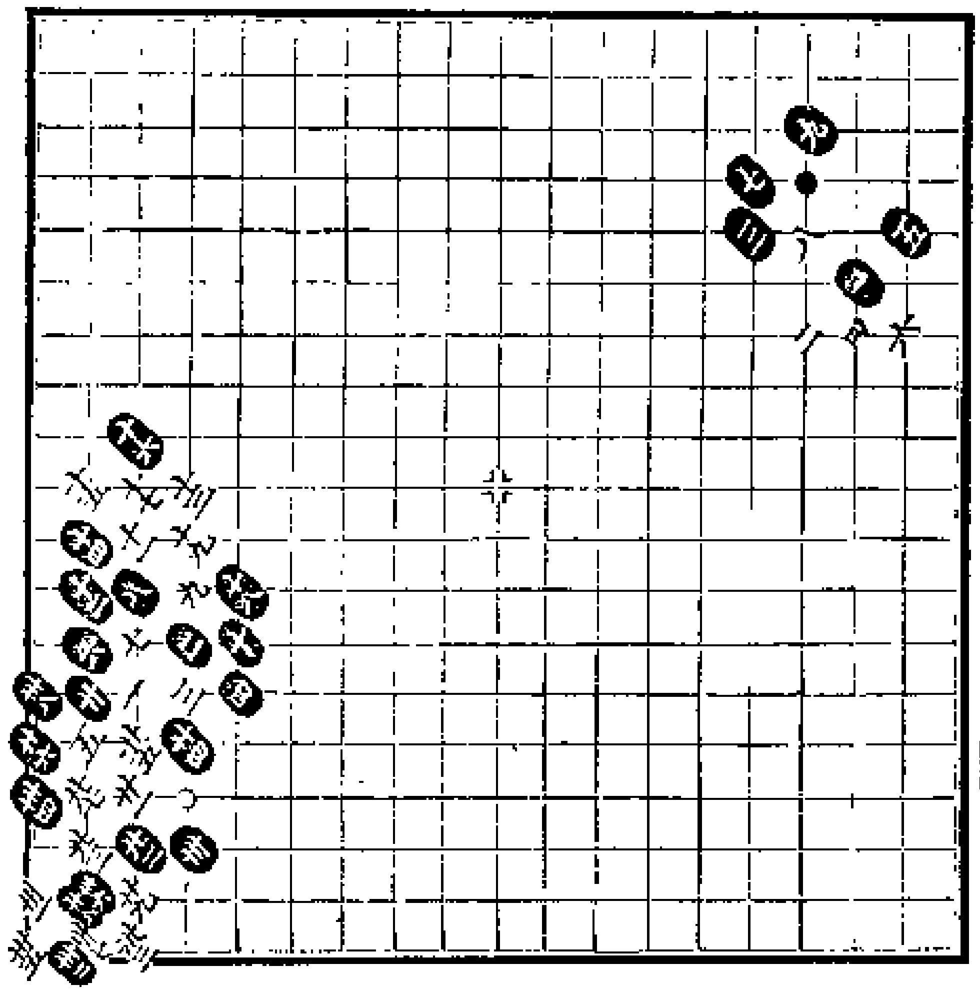
第九變白勝二十三着

第十變兩分二十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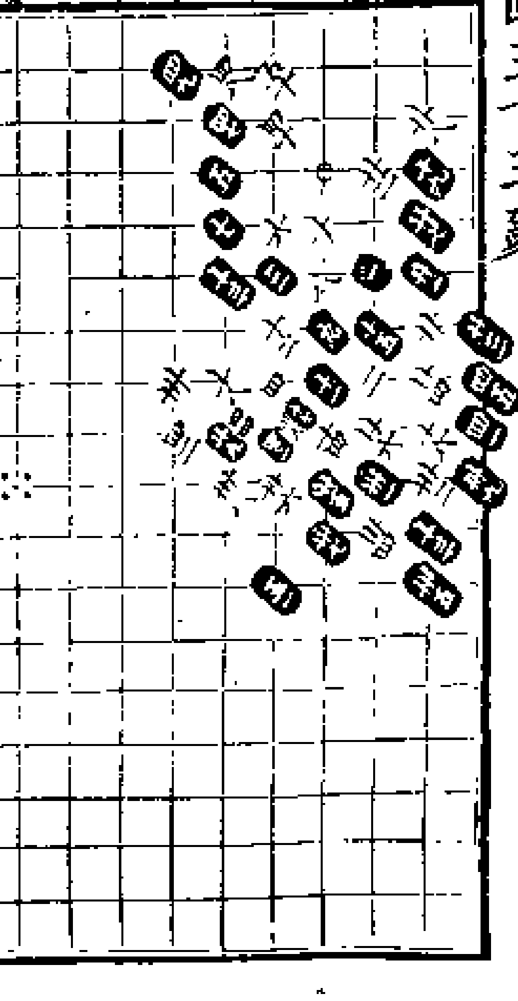
晉王萌轉換奪角取勝

晉王萌新圖三十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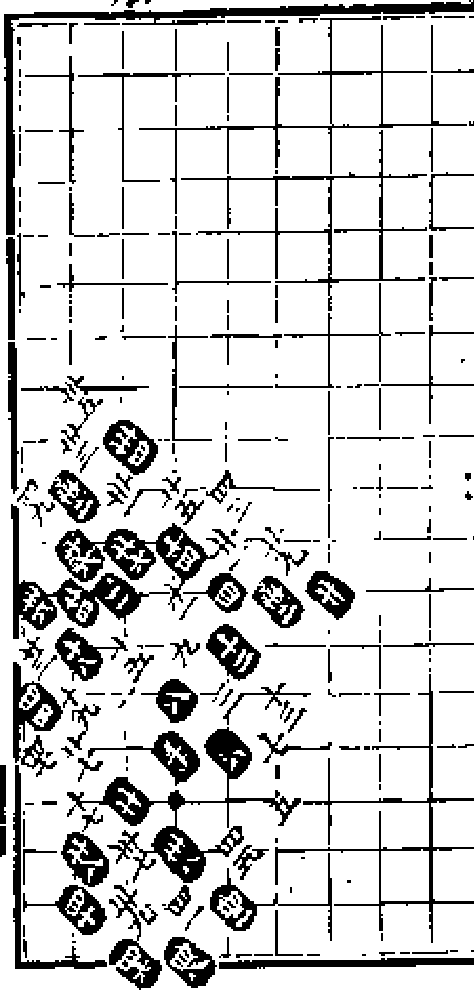


穿心角圖三十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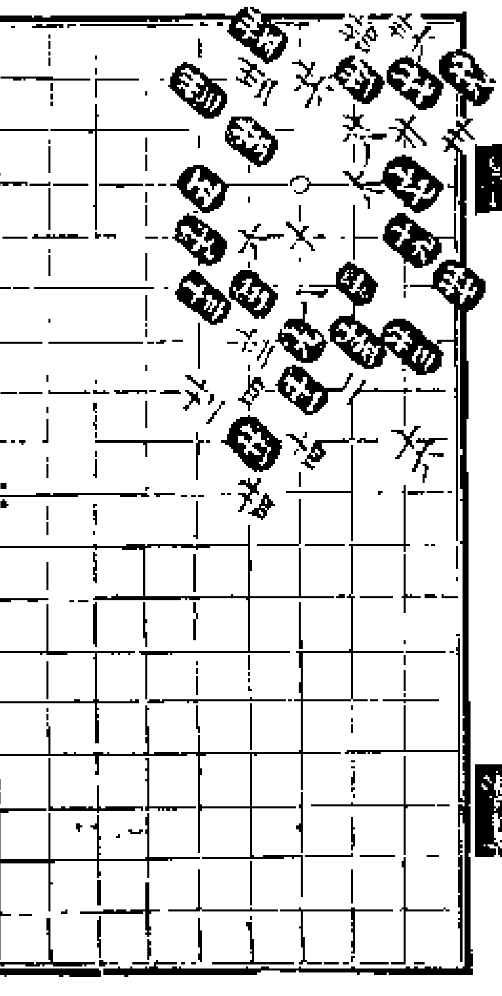
第一變兩分五十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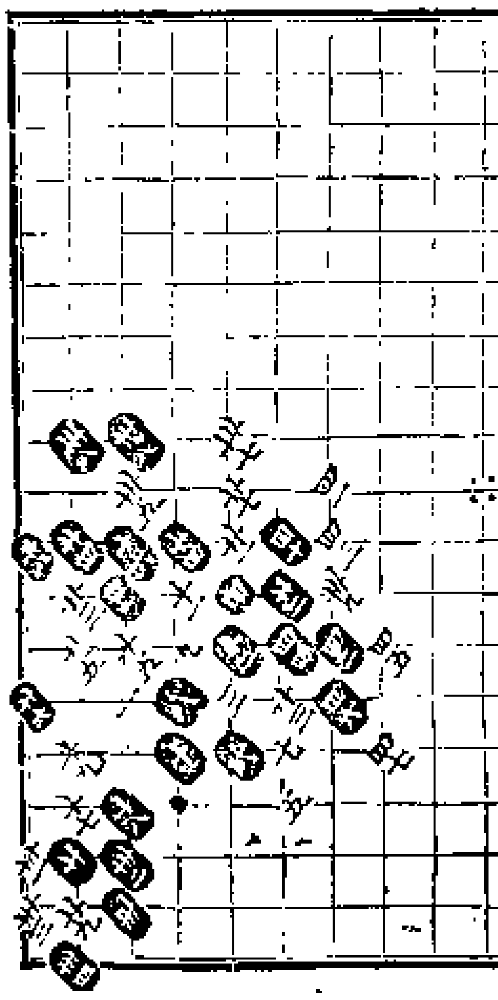
第二變黑勝四十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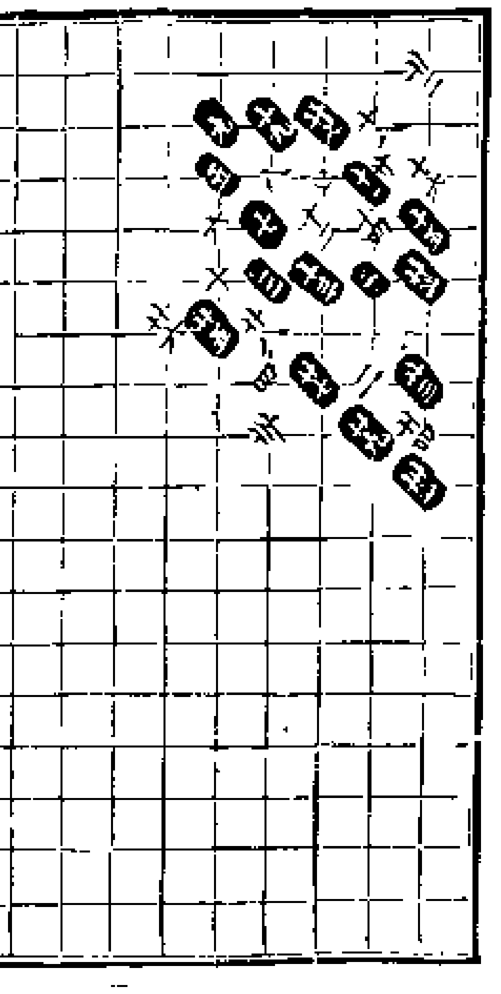
第三變白勝三十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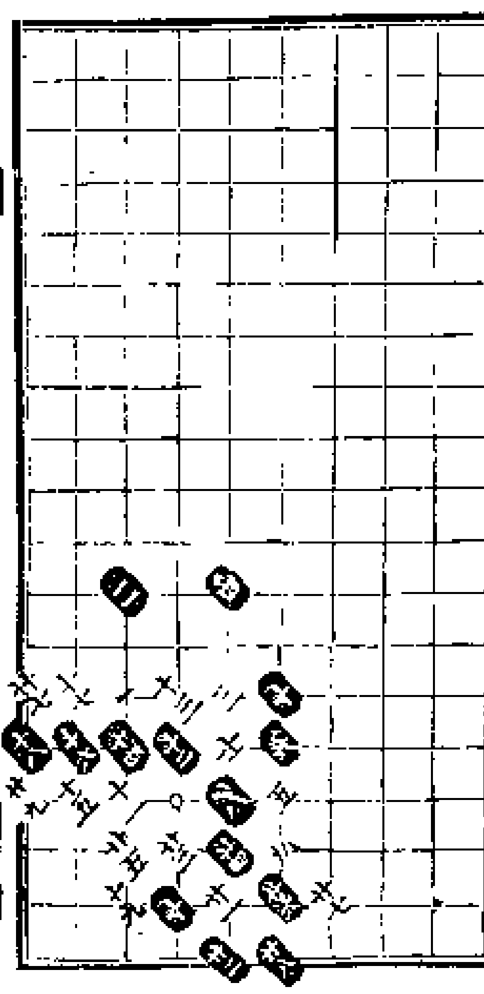
第四變黑勝四十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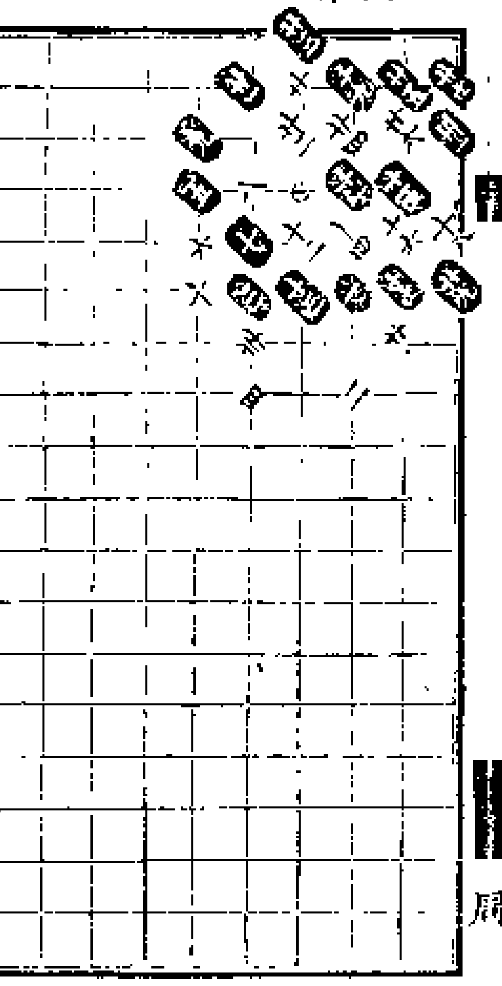
第五變白勝三十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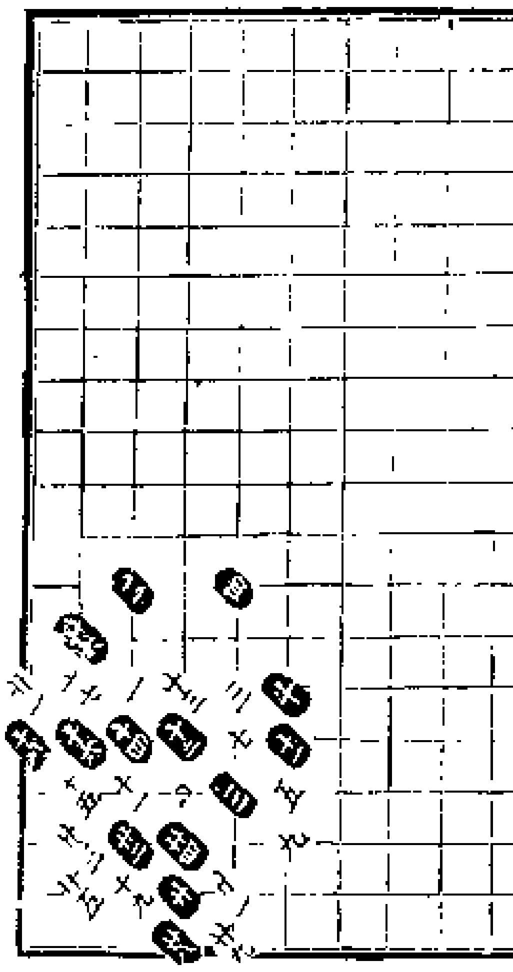
第六變黑勝二十九着



第七變白勝三十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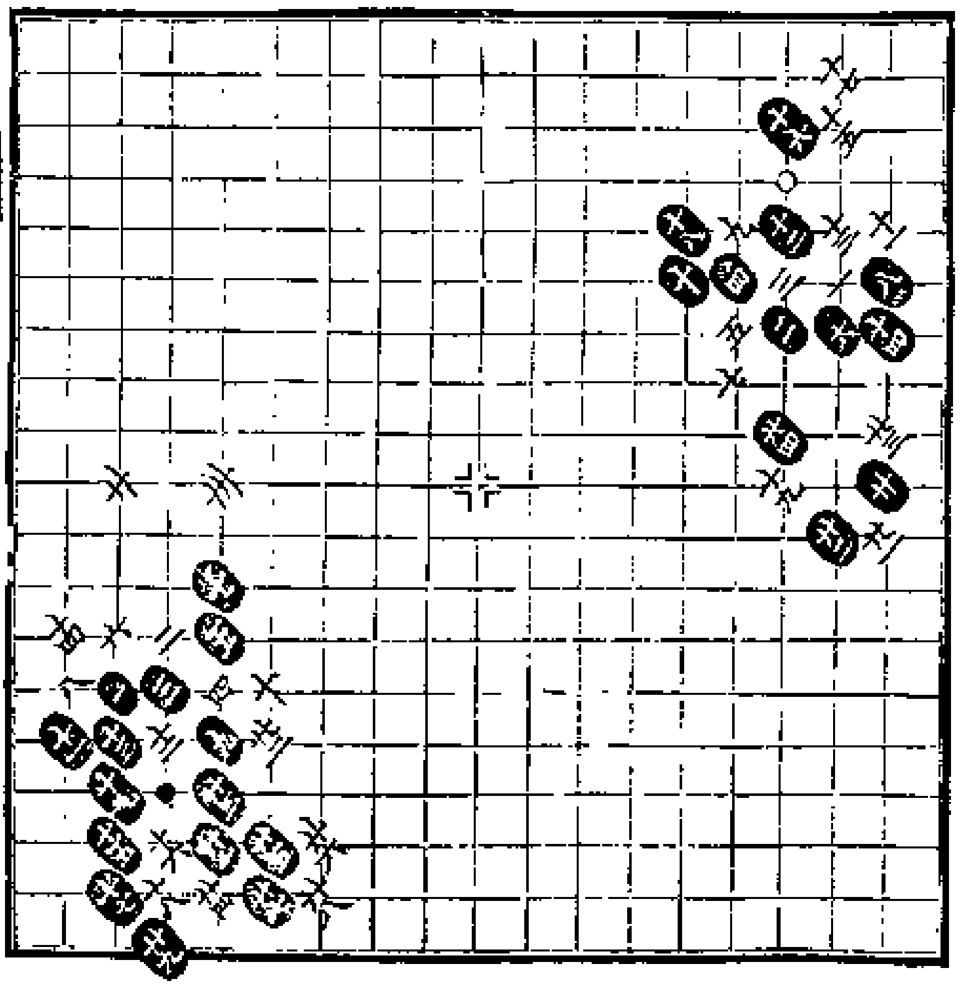


第八變黑勝二十九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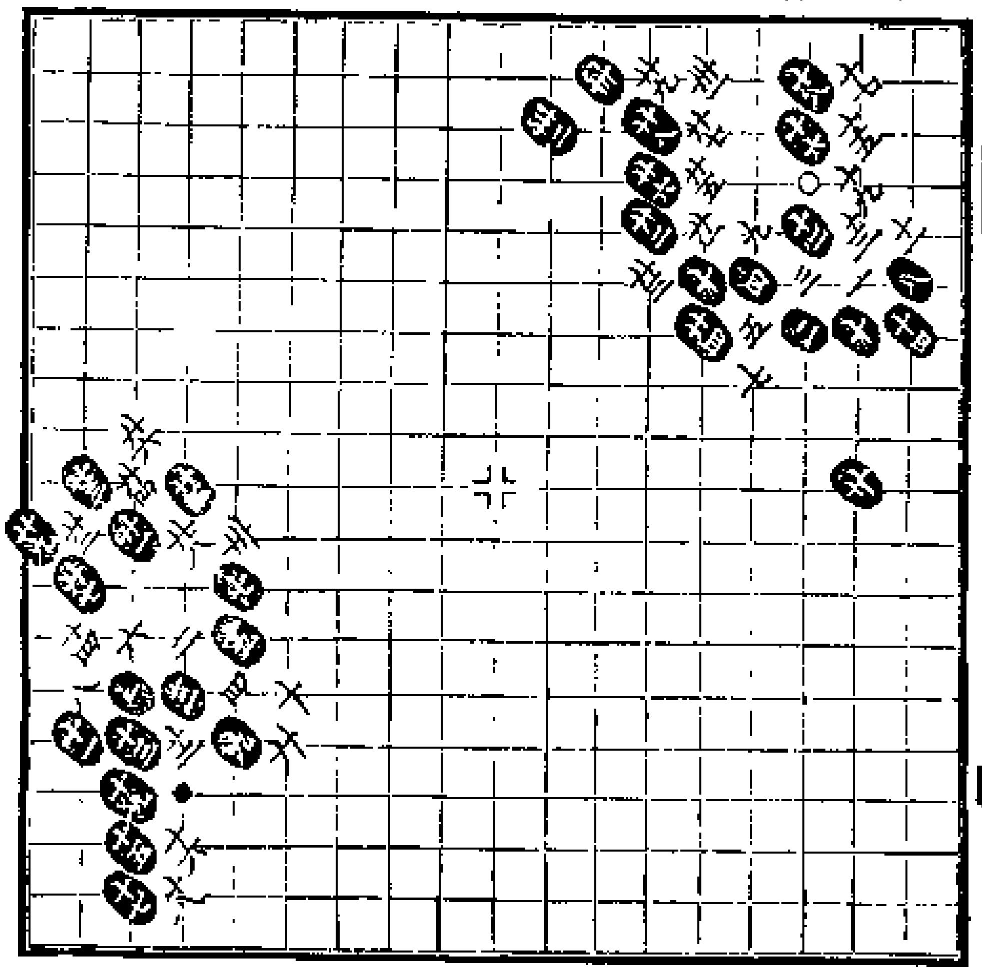
第十三變白勝二十四着

第十四變黑子取外勢三十着



第十五變白子取外勢三十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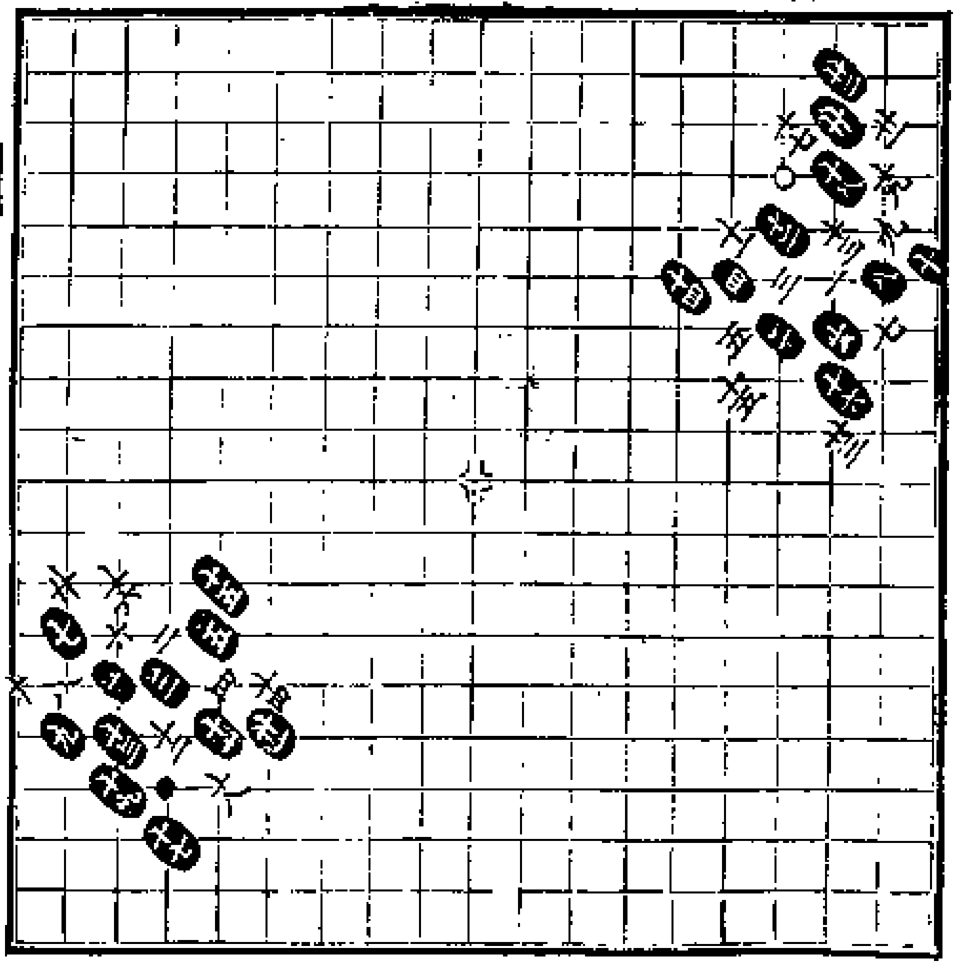
第十六變黑勝三十着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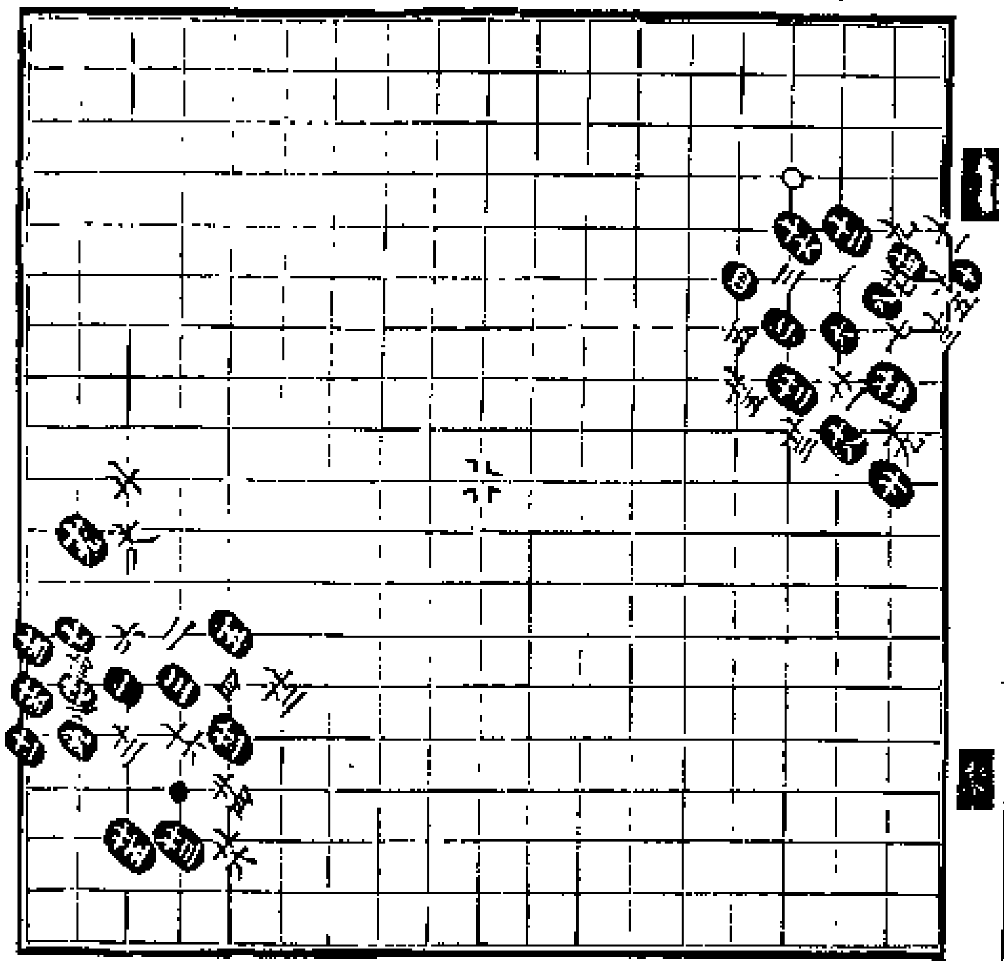
第十七變黑勝二十三着

第十八變白勝二十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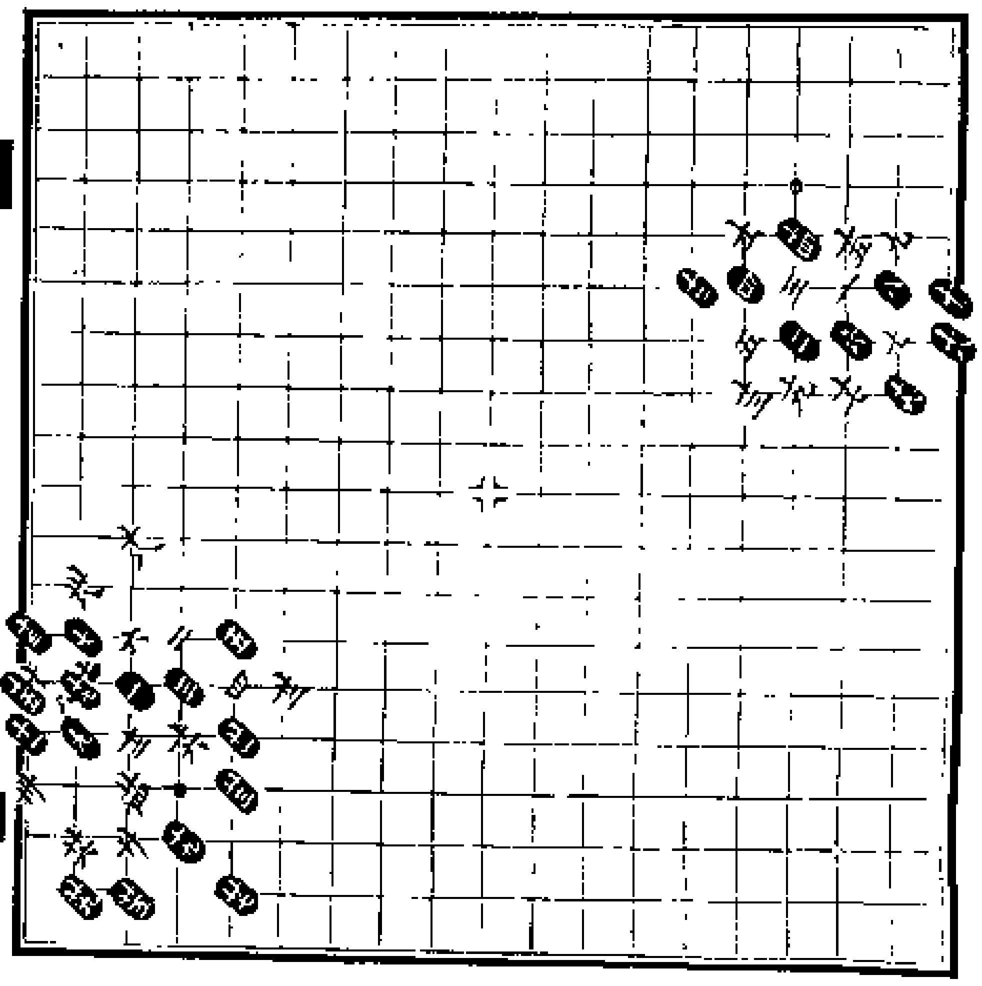
第十九變黑勝二十五着

第二十變黑勝二十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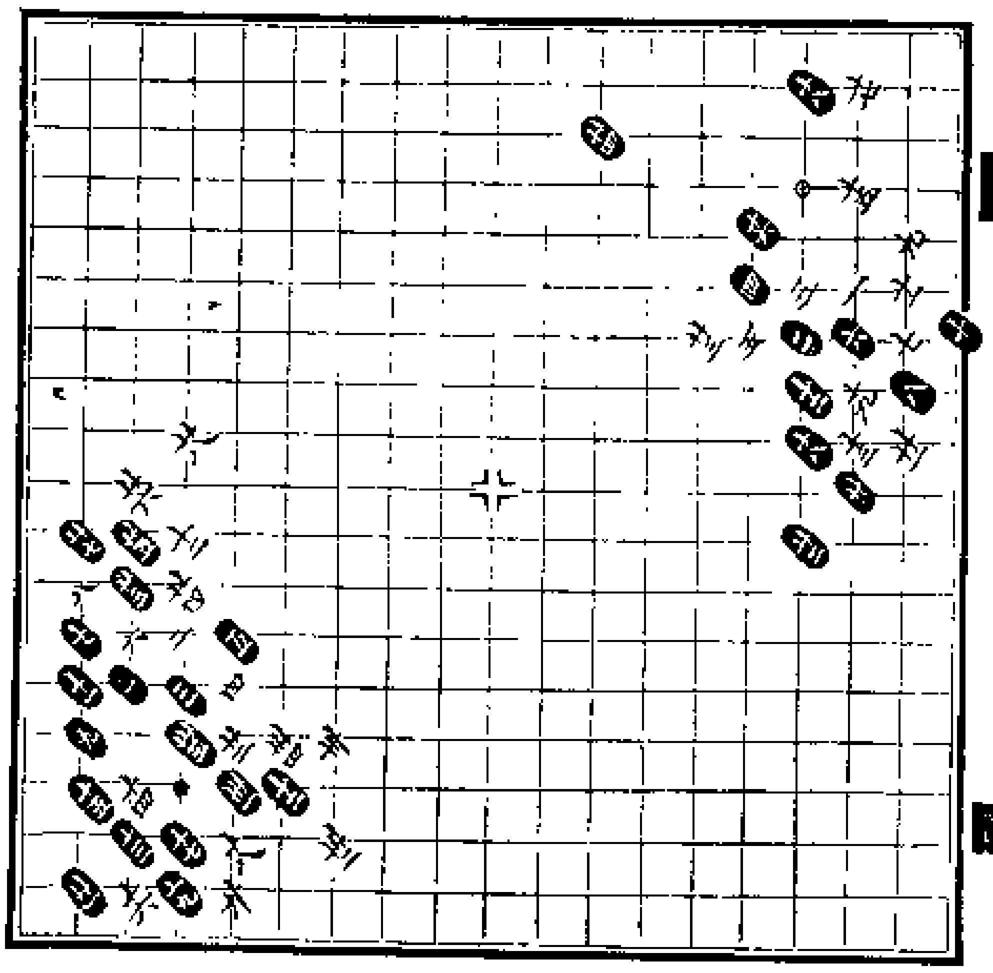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彫

第二十一變 黑勝十九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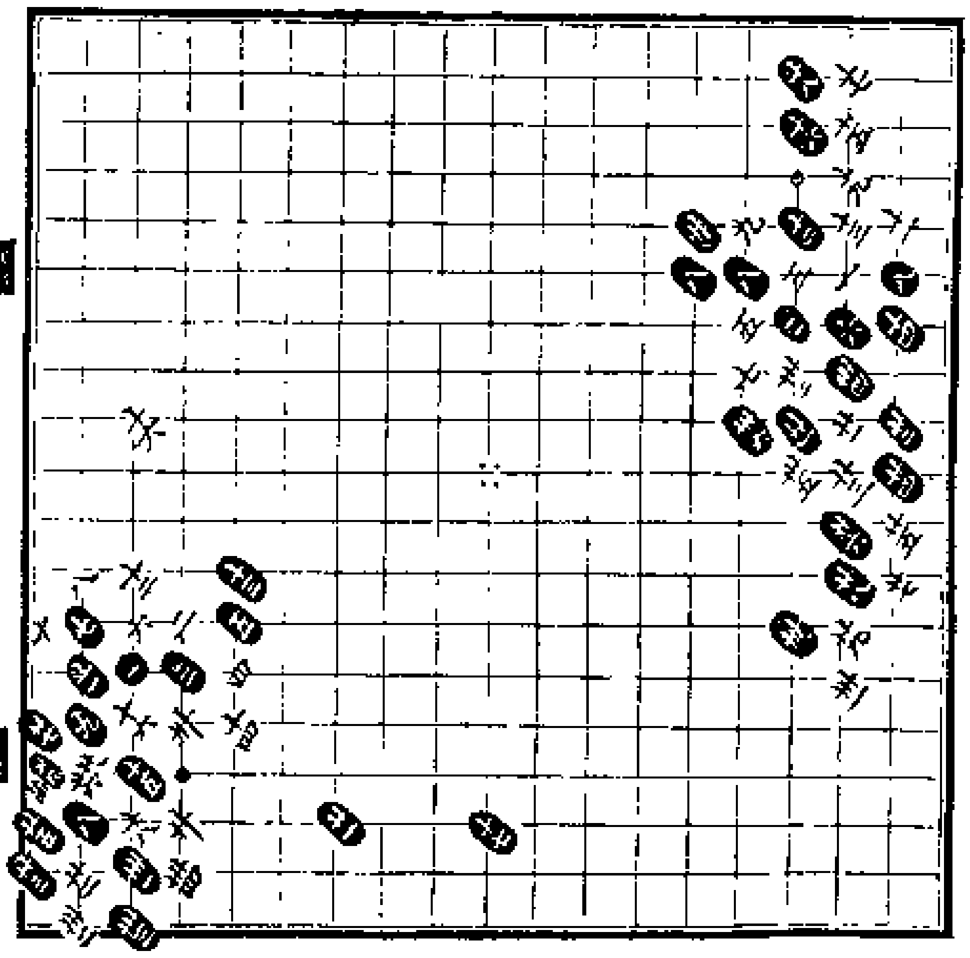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變 黑勝三十着

第二十三變 白勝三十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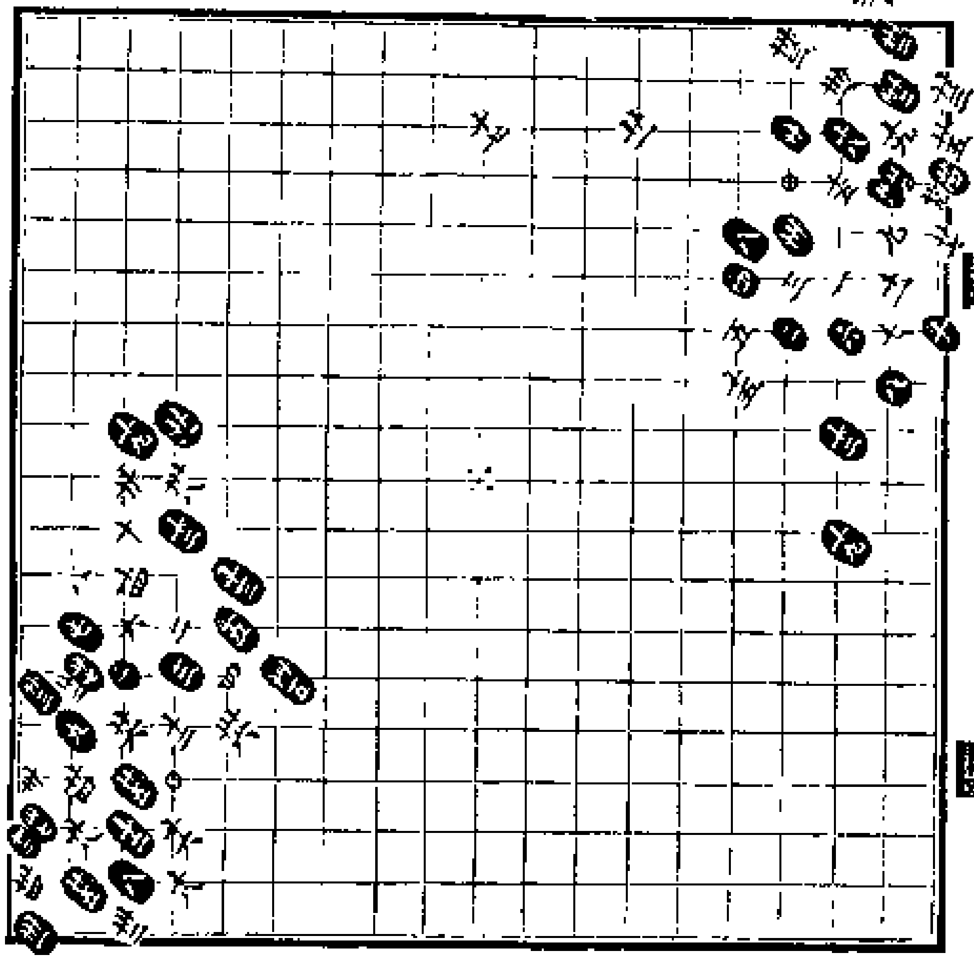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變 黑勝三十四着

第二十五變 白勝三十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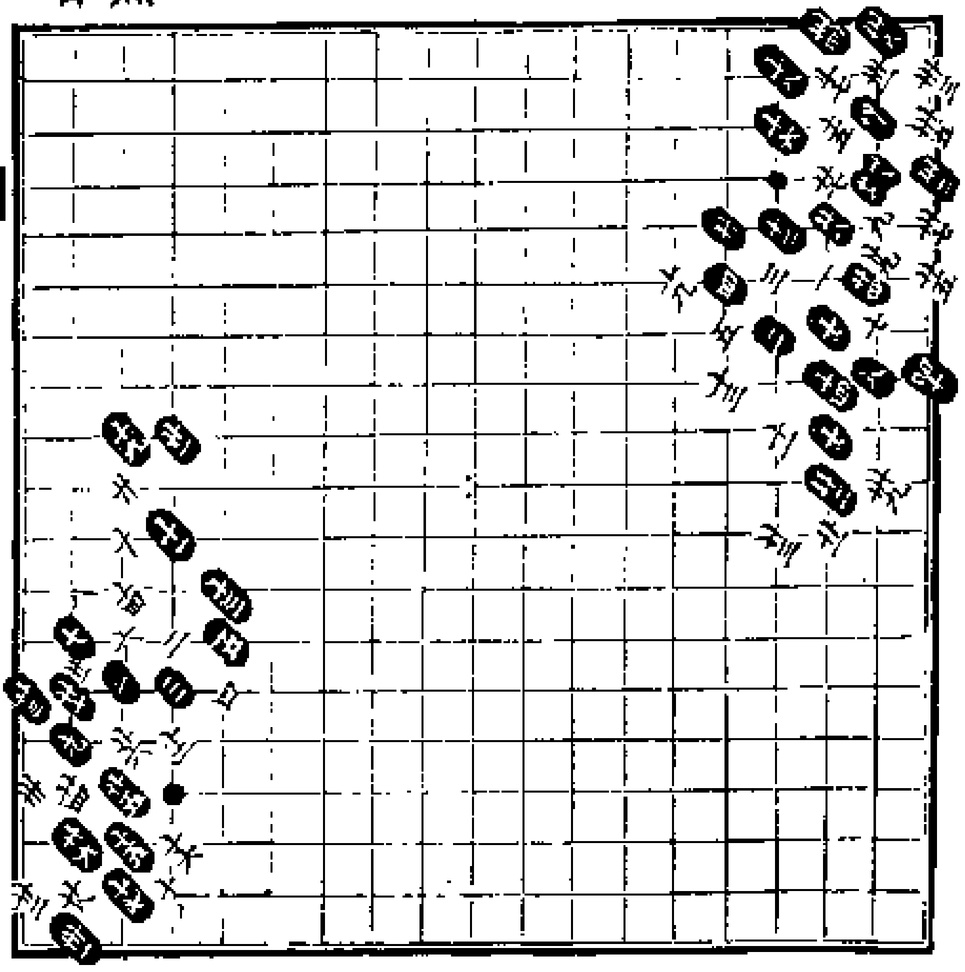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變 黑勝三十四着

第二十七變黑勝三十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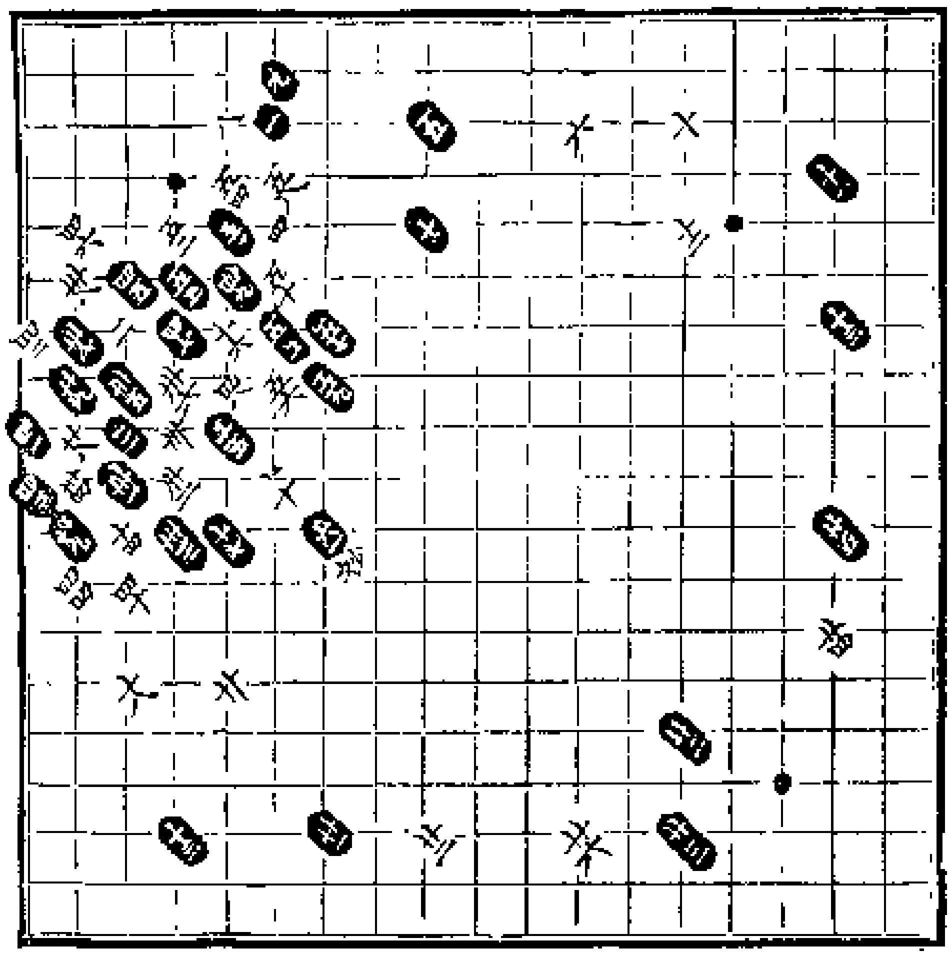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變兩分三十八着

第二十九變白勝四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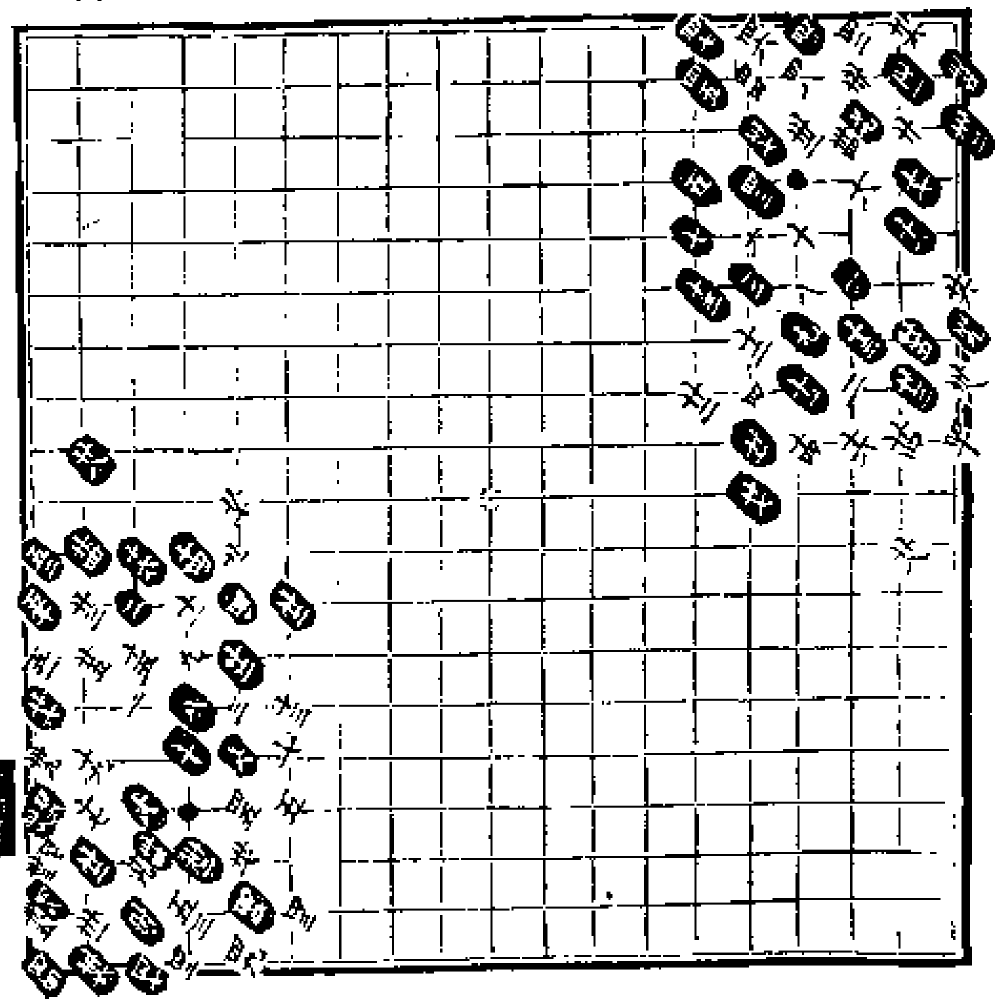


第三十變黑勝三十二着

李伯祥饒三路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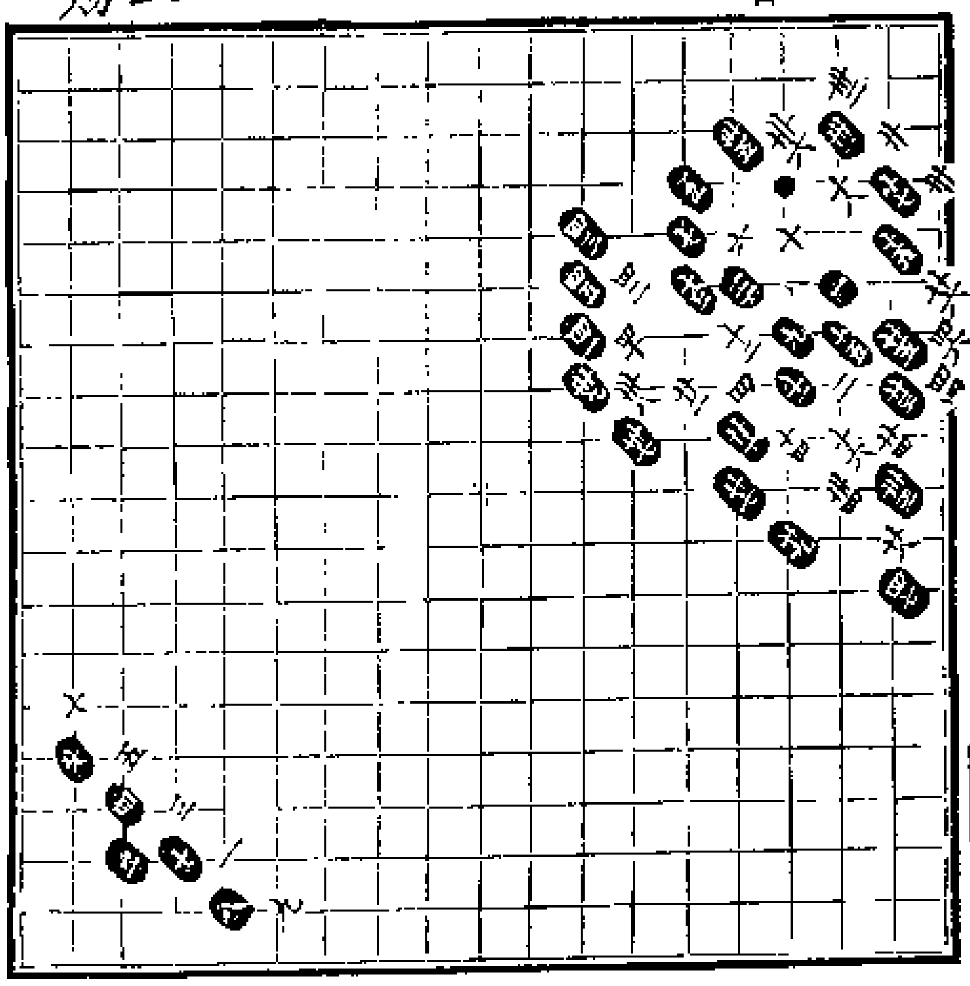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變兩分四十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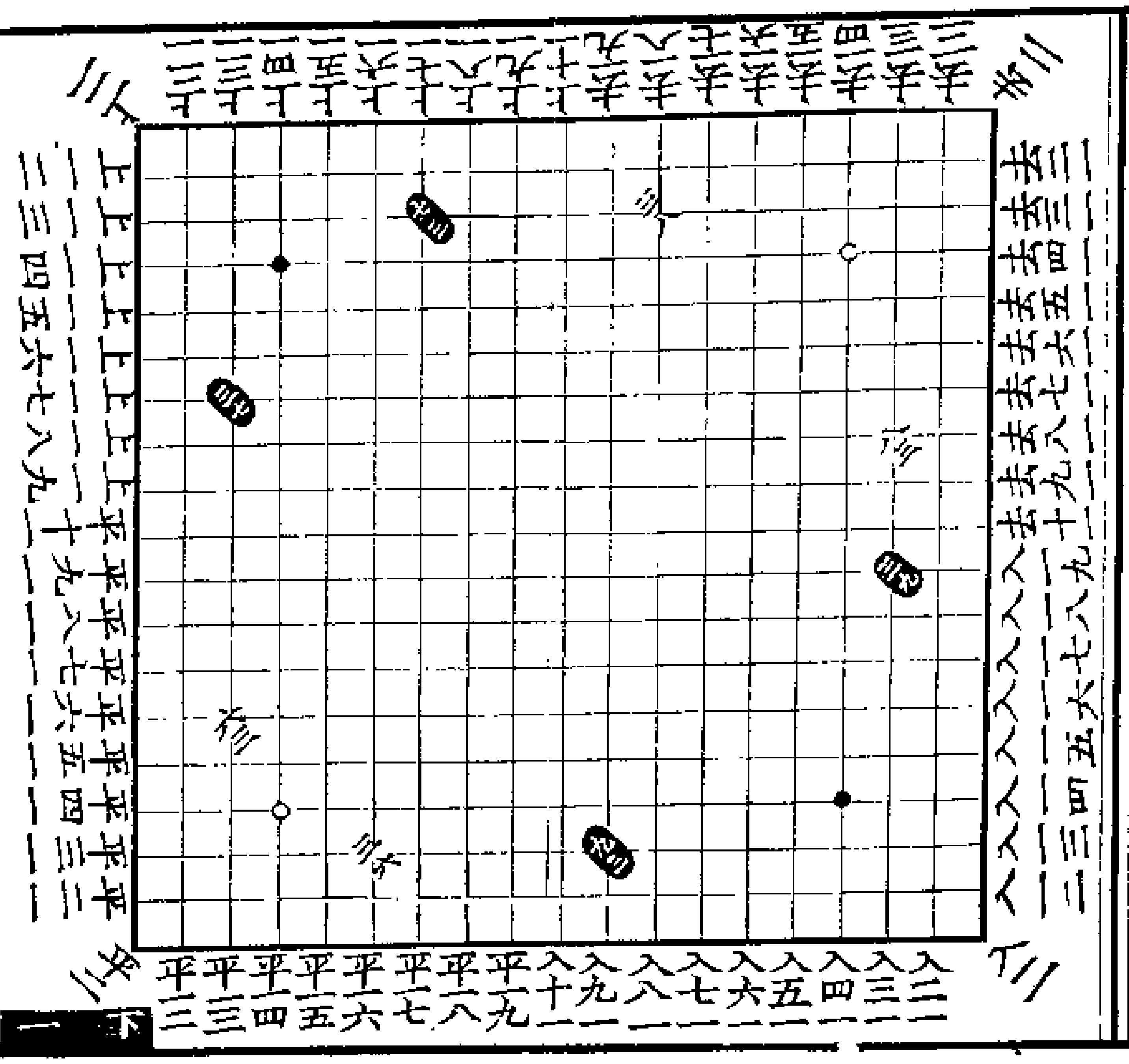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變黑勝五十三着

第三十五變白弃子取外勢四十七着

晉士明各五着白子取勝



夫棊盤有三百六十一路以分平上去入四字各管一角計九十路棊盤以左手尊而爲平從角順行起一爲首順行至十逆之止九



若言六三先順數六而後逆數三或言三六先順數三而後逆數六是也凡下局圖邊角先須排定勢子切恐學者未曉故立此圖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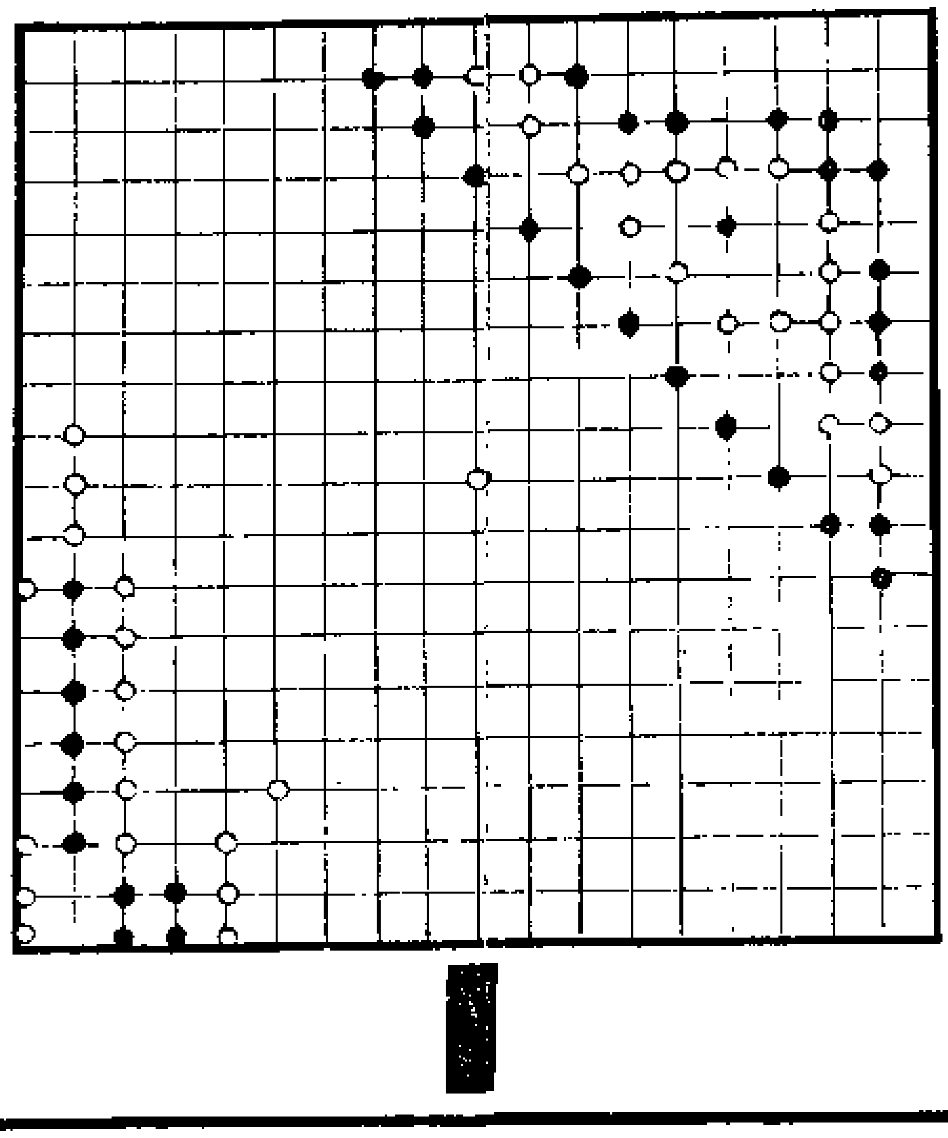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墓宋本重彫

高祖解滎陽勢妙　白先要活

十五二行　五一過　三五出　二五捺　六一殺　七提　一二四

二六粘　二三行　二三捺　二一妙　一三殺　四一撲　三殺

九一立　六一粘　八一提　四一粘　終



三將破關勢　白先要勝

平六六點　七一殺　二二斷　九一提　一三四殺　終

四殺　四二提　二三打　一三提　一四提

二三打　二三殺　二一立　三一撲　一三四殺　終

一提　三撲　二一提　一三提　終

南陵徐乃昌影墓宋本重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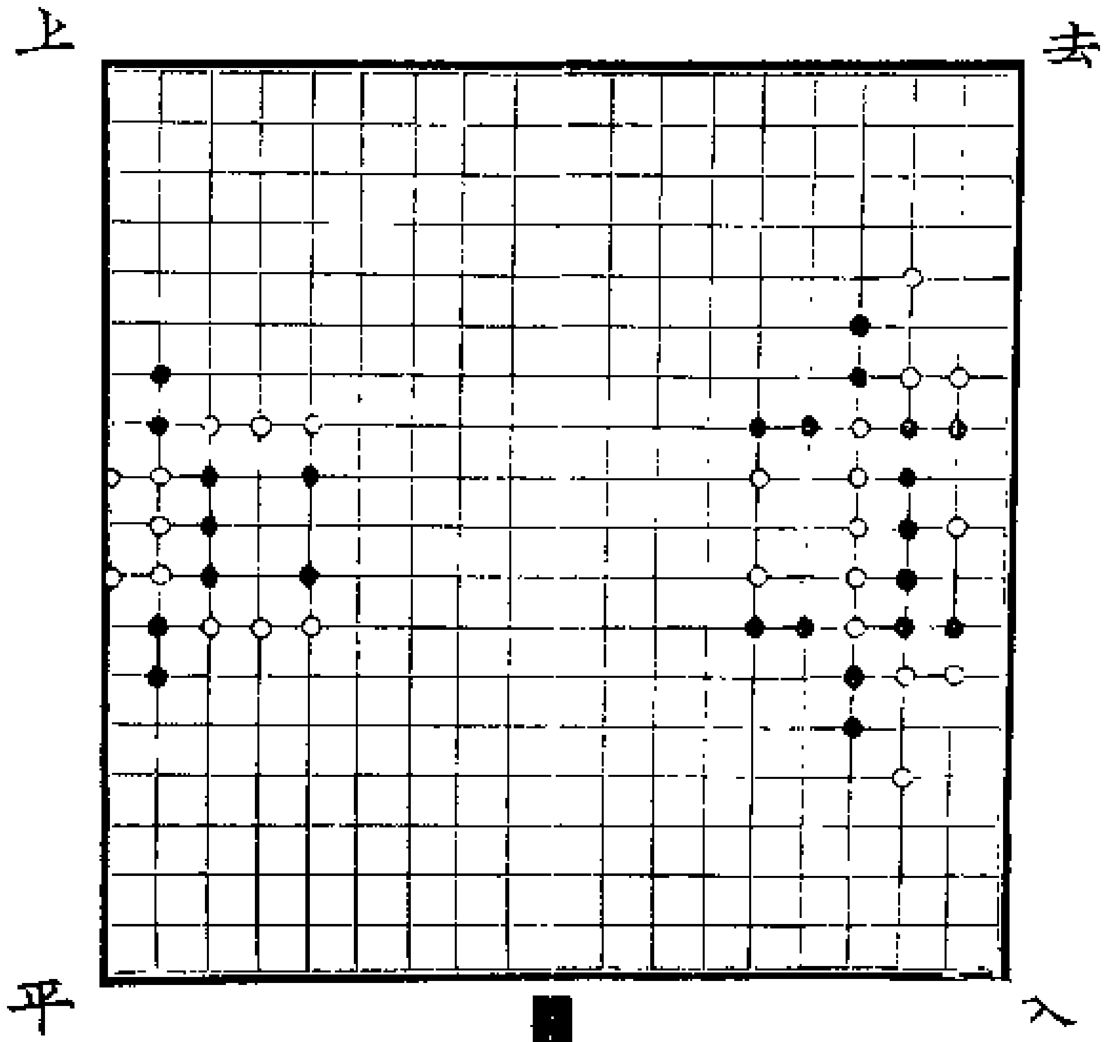
獨飛天鵝勢

黑先要活

去五二頂　四二綽　六一尖（不敢六二殺恐八一立）　六三粘　四三打　五四行

四四　五五出　七一過　三二行　入二五頂　二四綽　一六尖　三六粘

三四打　四五行　四四　五五出　一七過　二三行　三二單關　終



對面千里勢

白先要活

上二六頂（不敢三七行恐三六行有過）　三六綽　三七斷　二五殺　平六三單關

六二行　五二綽　四二夾　五三粘　五一過　六一撲　七一提

七三撥　四一粘　三二單關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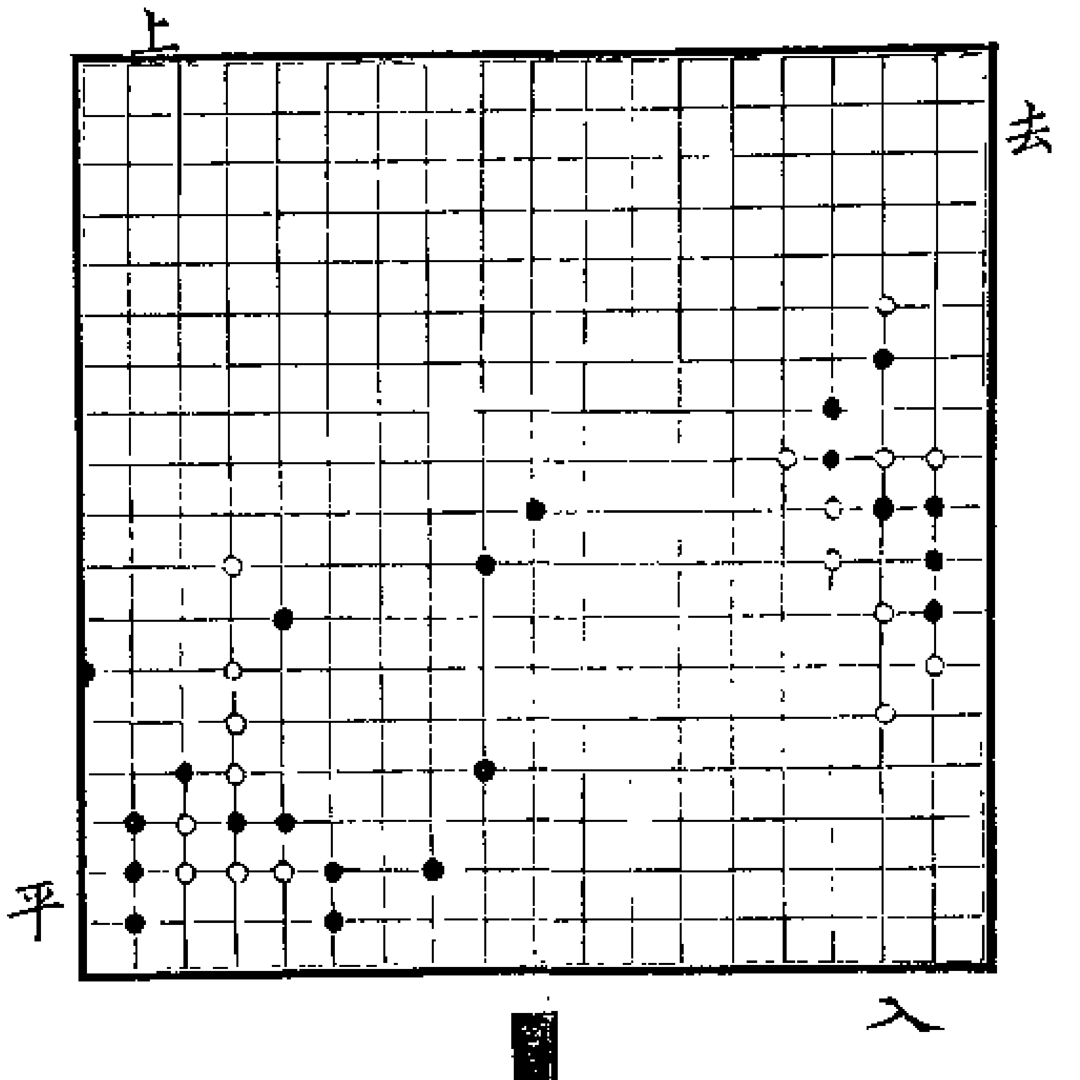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刊

方朔偷桃勢

白先殺黑

去八三尖妙（不敢八二下恐六一單關）　七二立　六二

七一立　七四妙　終



千金不博勢

白先要活

平四六打　五五　五六殺　六五出　八六尖妙（不敢十五粘恐八四粘）　六六

六七綽　五七打　四七出　四八　五八提　三七　七五　五七提

七六粘　七七打　五三打　終

南陵徐乃昌影摹宋本重刊

三江勢　白先殺黑，白復有行　征三段　八二點　二六虛打　二七殺　一六出

三五粘　一五過　五三衝　四三捺　三二覷　四三粘　二徹眼　三三覷　五二綽　四二約　二三粘

三七打　四七殺　三八出　二八行　二九捺　三九刺　四八粘　十七殺　八四撲　四五提　五三刺

四六粘　六六斷　五七出　六四斷　七七行　七二逼　六一粘　五八殺　六七粘　九三殺　十七提

七六粘　八四提　九四粘　八五粘　六九捺　七八出　八七出　九六出　十六粘　九七粘　八八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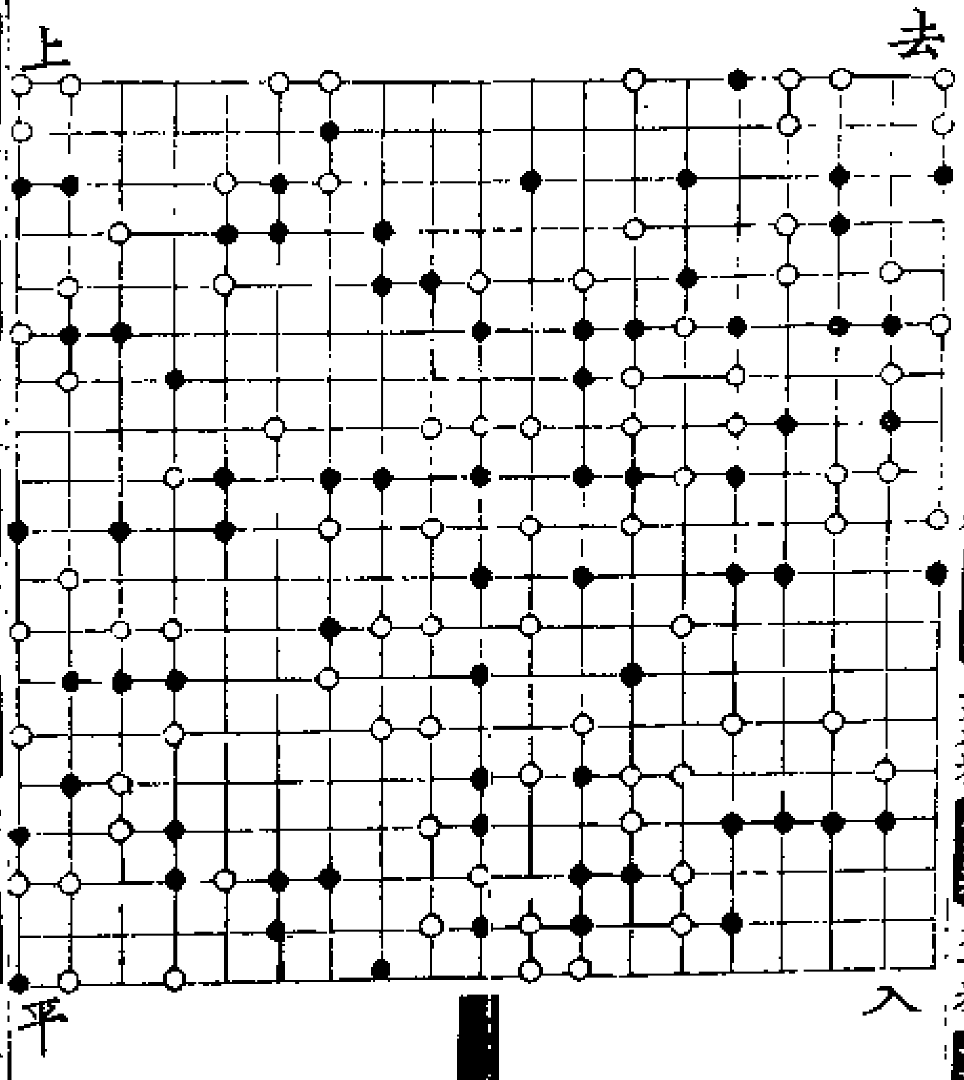
七九粘　十六殺　九九粘　十六粘　十六粘　八六撲　七六提　十五提　八六粘　八八斷　十四出

平三九撲　三八提　一九刺　八七粘　平六殺　三一粘　五九衝　四八出　五八殺　四七出　五七殺

四六出　五六殺　四五粘　五五殺　二五出　二四殺　一五粘　一六殺　一三粘　三三幹　二二提

三三殺　一一粘　四二殺　三三粘　五四粘　六三粘　六三斷　六五出　七五殺　六六出　七六殺

六七粘　七九殺　十六粘　九八殺　九九粘　十七粘　十六粘　十九粘　平六粘　九七粘　十六出



上六九粘　平九六出　八六粘　九五出　九四殺　八五粘　八二剌　九三粘　九一剌　十四提　十二提

九四粘　上三九殺　四四出　五六殺　三八出　二六殺　三七粘　三六殺　一七粘　一五撲　一四提

一八提　一五粘　三五殺　二四出　三三殺　三四出　三三殺　四四出　四三斷　四五粘　四六粘

六五出　六六殺　七五出　十六四殺　七三粘　八三殺　十一粘　五一撲　四四提　八一提　五一粘

五三殺　三三提　四三提　三一粘　二一撲　三三提　三三殺　三三粘　三四殺　二五出　三五殺

一六提　二六殺　一五粘　一八頂　二七出　二七殺　二八出　二九殺　三八出　上七四粘　七六出

七七綽　八六出　九六殺　八八出　八八殺　九七粘　十七撲　十六提　六九殺　上十七粘

十四八撲妙　四九提　三九殺　一九提　十四殺　十五九粘　五七殺　四八粘　四六提　一八粘　上九頂

十二出　十二粘　九二出　八二殺　九三出　九四粘　八二提　八三提　九三粘　六二殺　五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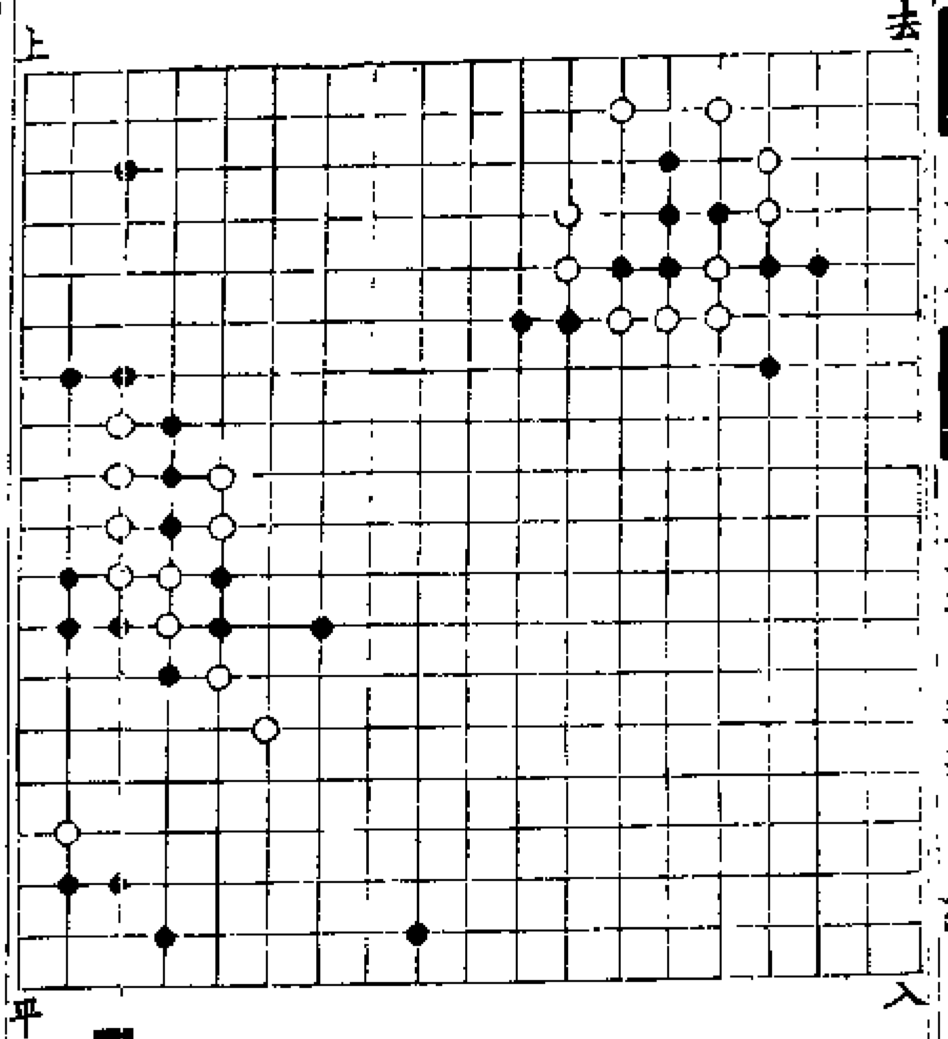
五二殺　四一出　三一撲　二一提　四二提　三一粘　一二殺　終　周

詐降勢　黑先殺白　十七七綽　七六行　八六綽　八七打

七八粘　八五綽　九六出　七五粘　十四飛　八四行　八三綽

七三打　不貫六四綽　恐九五綽　七二綽　六四提　六三殺　九三綽　八二粘　九四粘

十三　九二出　十一夾　八一綽　九五撥　無刼　終



幽玄勢　白先要活　平八六幹　九六出　九七打　十五出　上六九捺　不敢十五出　恐十七打　平七五提　六五粘

六七爭　五七綽　十七出　七三打　六四出　七五出　六六夾　六三衝　五四出　五三行　四三勒

十二捺　五二斷　不敢七四出　恐上六六行　上二八　不敢平七提　恐上四二打　一九點　四七打　五八出　四六行

六八殺　二六夾　一八過　三六殺　一七粘　平十一立　無入也　終

又一變　平八六幹　九六出　九七打　七六提　六五粘　六七爭　五七綽　十七殺　七三打

六四出　七二立　六三夾　六三衝　五四出　五三行　四三勒　十二捺　上二八行

平八綽　五二斷　九一提　八二點　上二九夾　二九剌　四七打　五八出　四六行

六八行　二五飛　三五跷　三六衝　二六斷　二四行　終　黑子輸一著

又一變　平八六幹　九六出　九七打　七六提　六五粘　六七爭　五七綽　十七殺

七二打　六四出　七二立　六二夾　六三衝　五四出　五三行　四三勒　十二捺

上二六行　平八綽　五二斷　九一提　八二點　上二九夾　二九剌　四七打　五八出

四六行　五六妙　五七衝　六八出　三五夾　三五頂　二四綽　不敢三四斷　恐三六幹打刼　三六爭

三四粘　四五打　六七出　一六徹眼　三六夾妙　不敢六徹眼　恐五捺打刼　一五粘　十八綽　六九出

一八行　不敢四四捺　恐二三粘　又不敢五五粘　恐五四單關　終　周刀

五車勢　白先殺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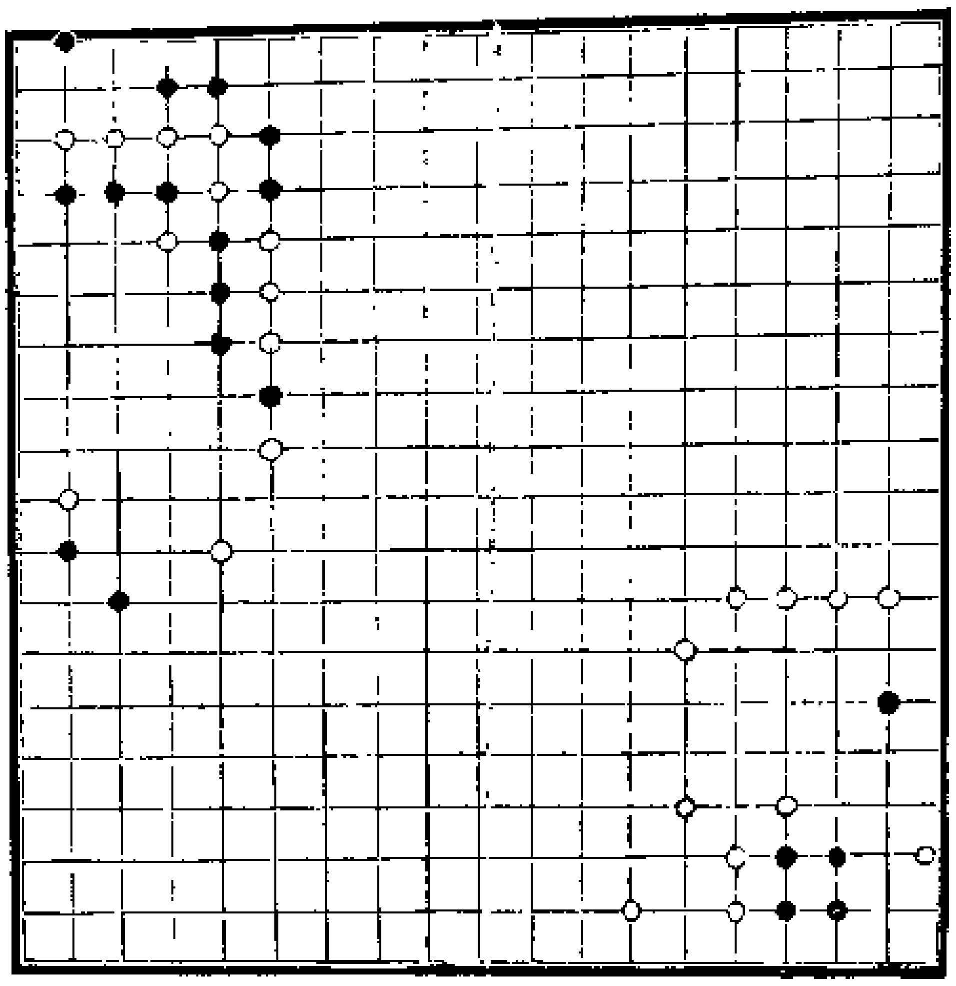
五四點　三四衝　二五行（不敢三五捺恐三六打）　三六行　三五衝　四五斷　五四粘

五六爭　二一點妙　二三　四一綽（不敢三二斷恐三傲劫）　三二立　一五　一六立　五一殺

四六粘　三一粘　終

去

上



平

入

爛柯勢　白先要活

上二五夾　三五衝　三六捺（不敢四六提恐一四過）　一四立　四上六粘

二六打　五六打　四七出　三七殺　四八出　三九六妙（不敢三六衝恐三七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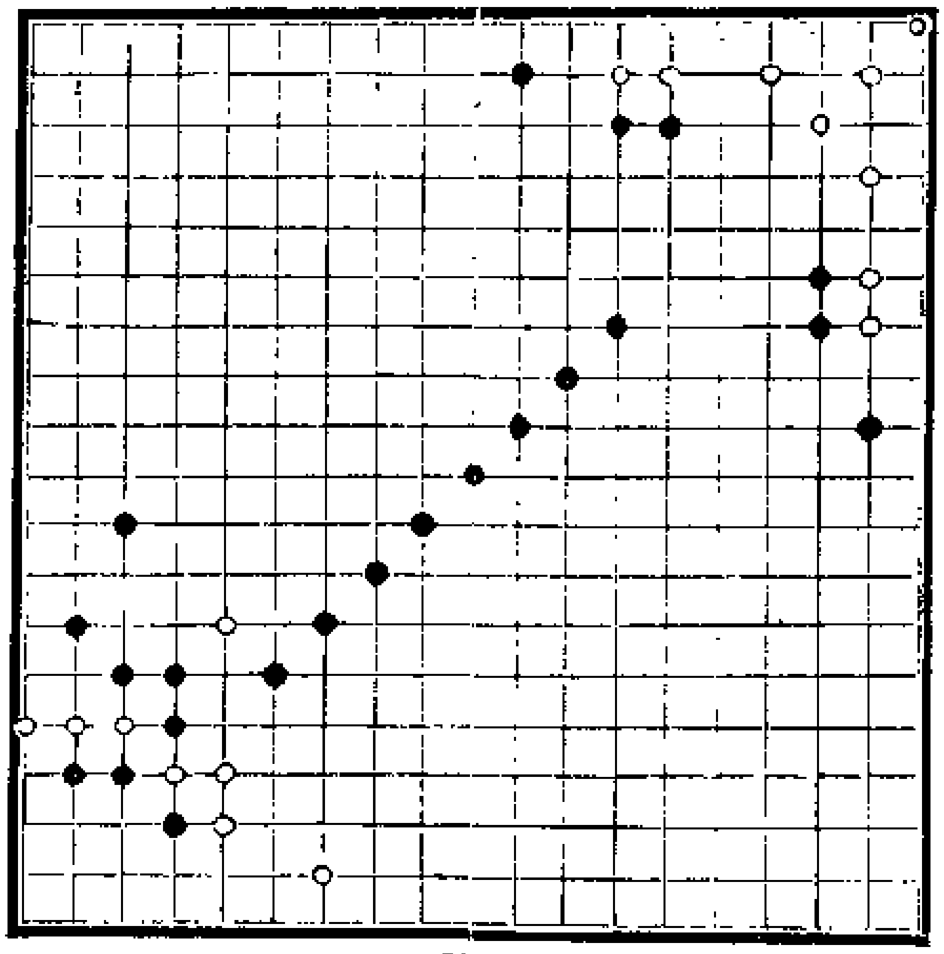
五九提　四九勒　七八行　二八撥　五八粘　四上六殺妙　終

千疊寶閣勢　白先殺黑

平三二夾　三三粘　二四綽　二三

二三夾　一三立　一二　二五打

一五妙　一四提　一六出　二六殺



一七粘　三六　四一過　二四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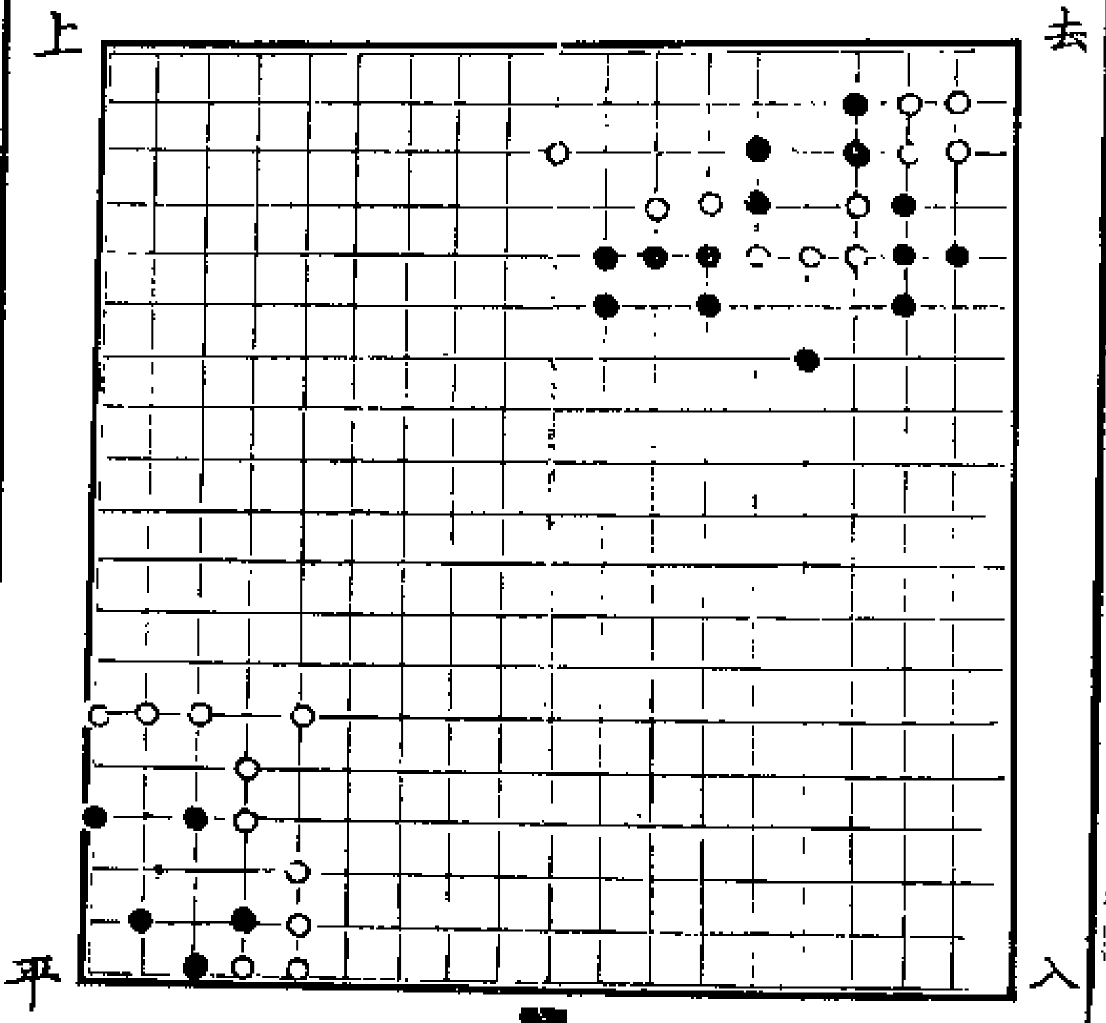
四六　成征也

四皓出洞勢　白先要活

去五五單關　二五捺　二六頂　二七約　一六立　一七趯

三七撥　一五提　二六撲　一六提　四五粘　二六粘

二八　四九殺　三八粘　三九　一六殺



五虎寨勢　白先黑死

平二二　一一　五二　四二粘　三三　三二

二三　三四提　三三點　三三提　三二提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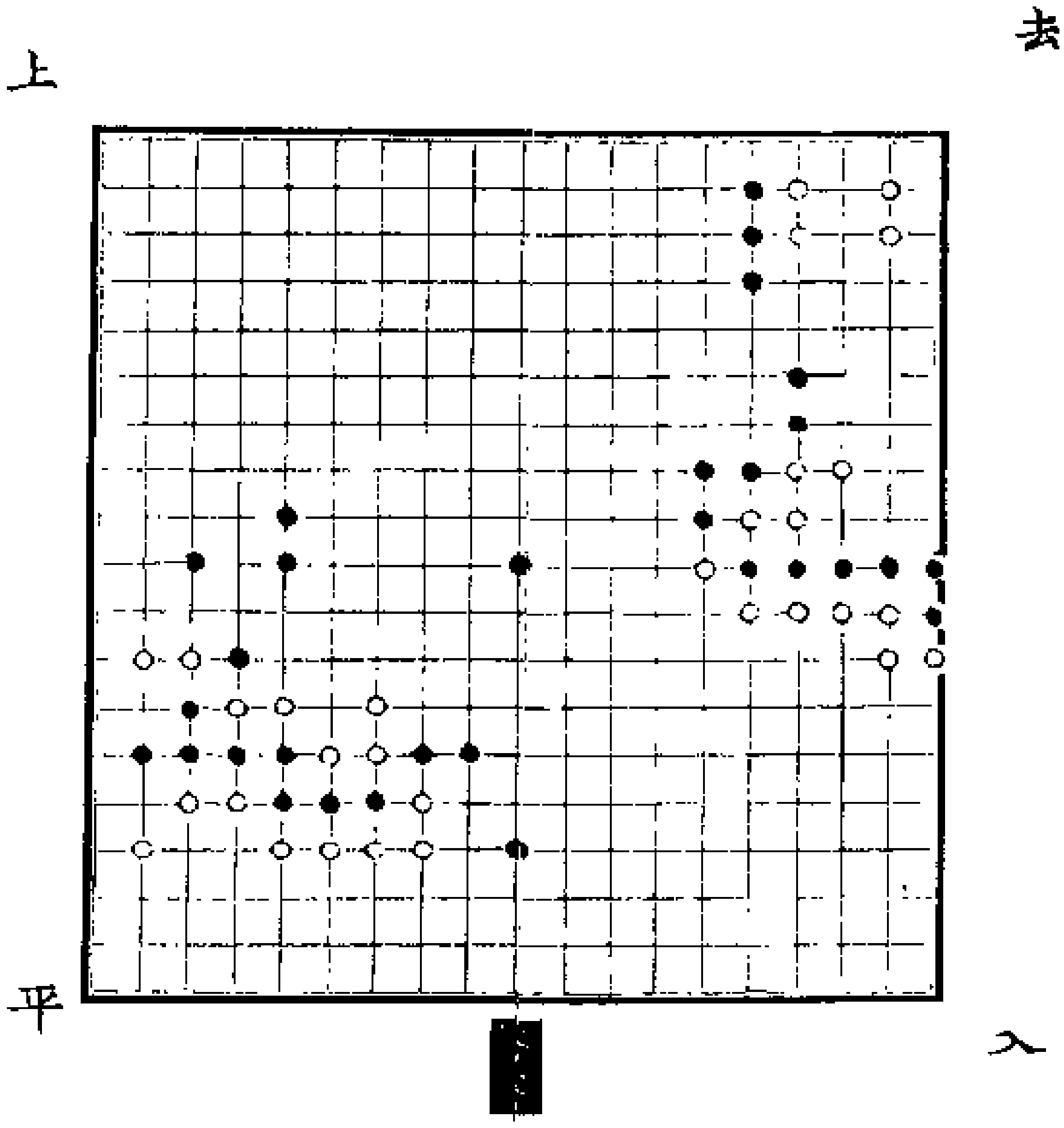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刊

四皓歸洞勢　黑先要活

去八二頂　七三　七二行　六二　五三綽　六二

五二　六一立　九一妙　五一過　四一約　四二斷

七一　三一提　九三　四一粘　四三　終



八仙長嘯勢　黑先要活

平七八妙　八七行　九七頂　八八　八九爭

九八　十八綽　十七打　九六出　十九斡

七八　[illegible]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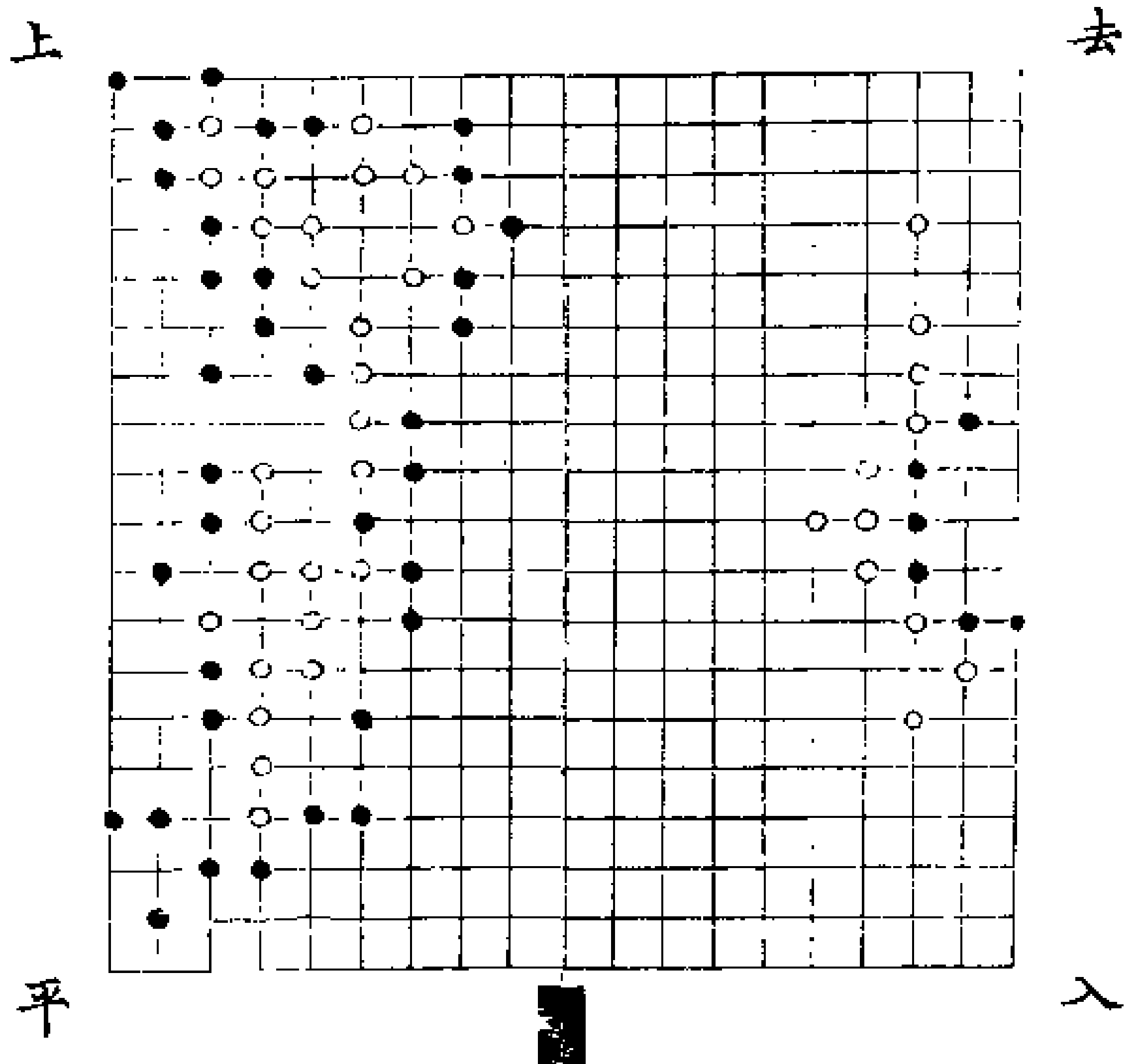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刊

咫尺難思勢　白先素殺黑

去十一點　不敢十二爭 恐九一行　九一爭　十二覷　七二行　七一點妙

六二行　五二捺　六一立　九二刺　入二九粘　去八一提

九一提　八一又提　終



高祖困滎陽　白先要活

平九三粘　上七四提　五六粘　六四行　四一撲　五一提　六二立　二一粘

五三撥　四一粘　四八覷　四七粘　五八粘　平十五行　上三六衝　二八捺

十一打　上三九粘　平八三殺　不敢九一出 恐六三星鬪　十一提　七二尖妙　六二補　九一撲

十一粘　上三四打　不敢一四綽 恐二六覷　二五殺　二七打　不敢三六殺 恐出撲入　一七綽　二六出

一六殺　西四出　一五殺　一八撲　三六提　三七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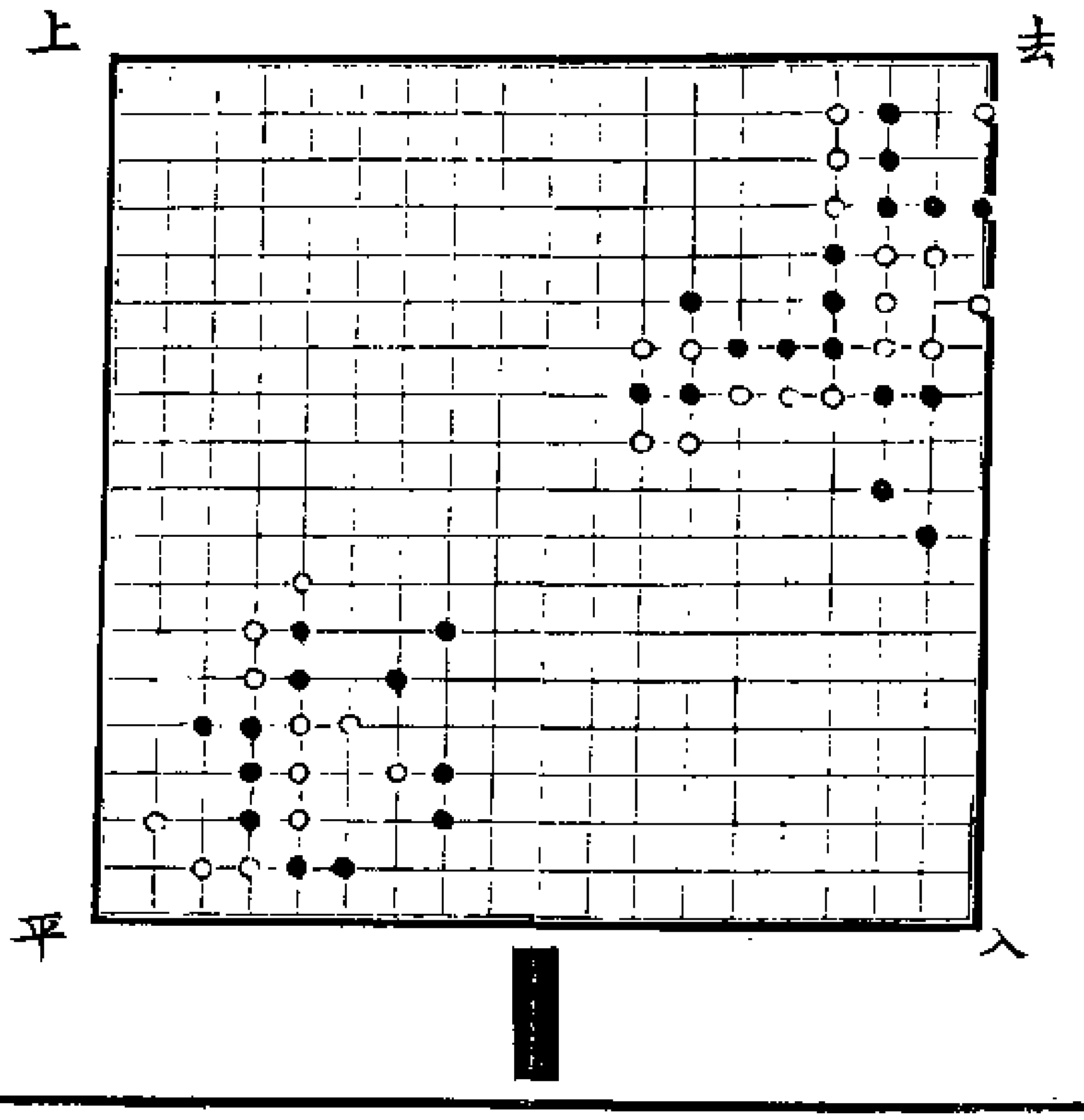
雲起成霞閣　白先殺黑

去六六打　一五五行　四六鬪

[illegible]衝　五七打　六八出　七九出　五八殺　四七粘　六五提　四五提　六六

[illegible]　六九行　十二六綽　十七打　去六九提　十二五綽　九六出　去五九粘

[illegible]　十四行　十三綽　去三九打　十二三妙　去四八提　三八勒　終



[illegible]勢　白先殺黑

[illegible]頂　不敢六二綽 恐六三斷　六三行　七三捺　六二出　七一立

[illegible]　五一出　四一殺　三三粘　七一綽　四三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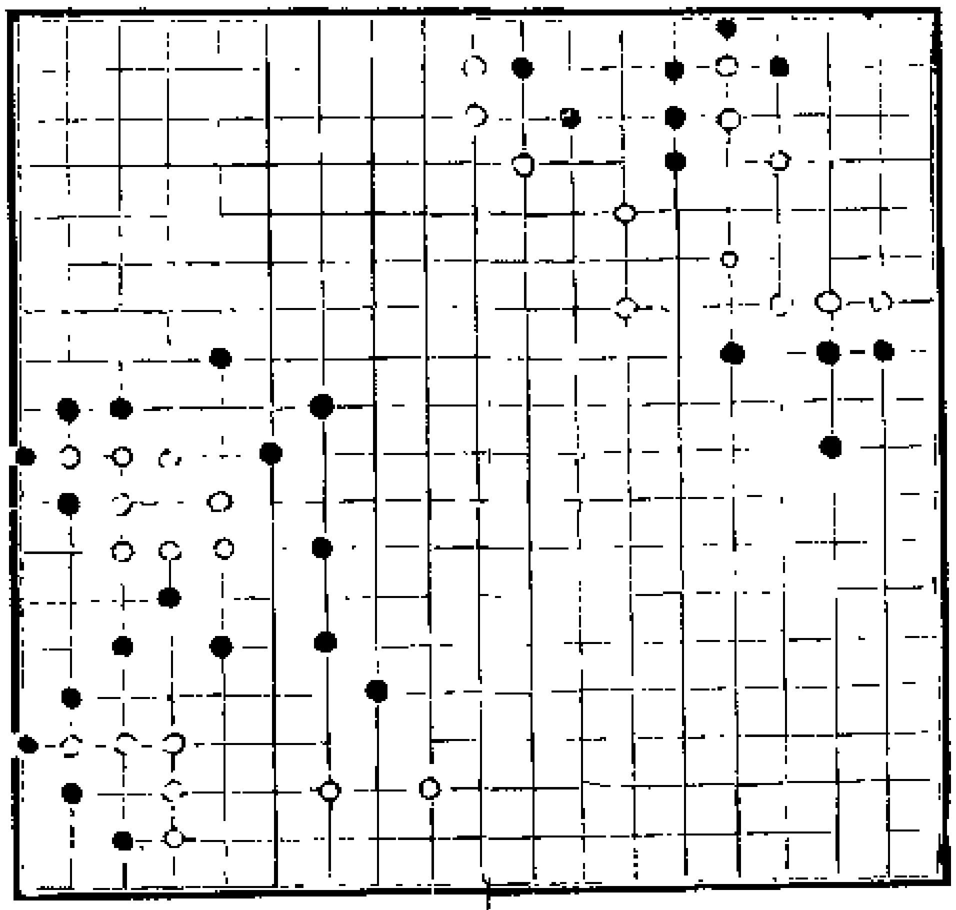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九二單闗　終

機深勢 白先殺黑

去三三尖 二三行 三二立 二二行 二一綽

三四劄 四五粘 四三打 四一尖妙 四二殺

五一行 終



精義入神勢 白先尋行

平六二虛打妙 八二行 七二 九一粘

六四撲妙 五四提 五三劄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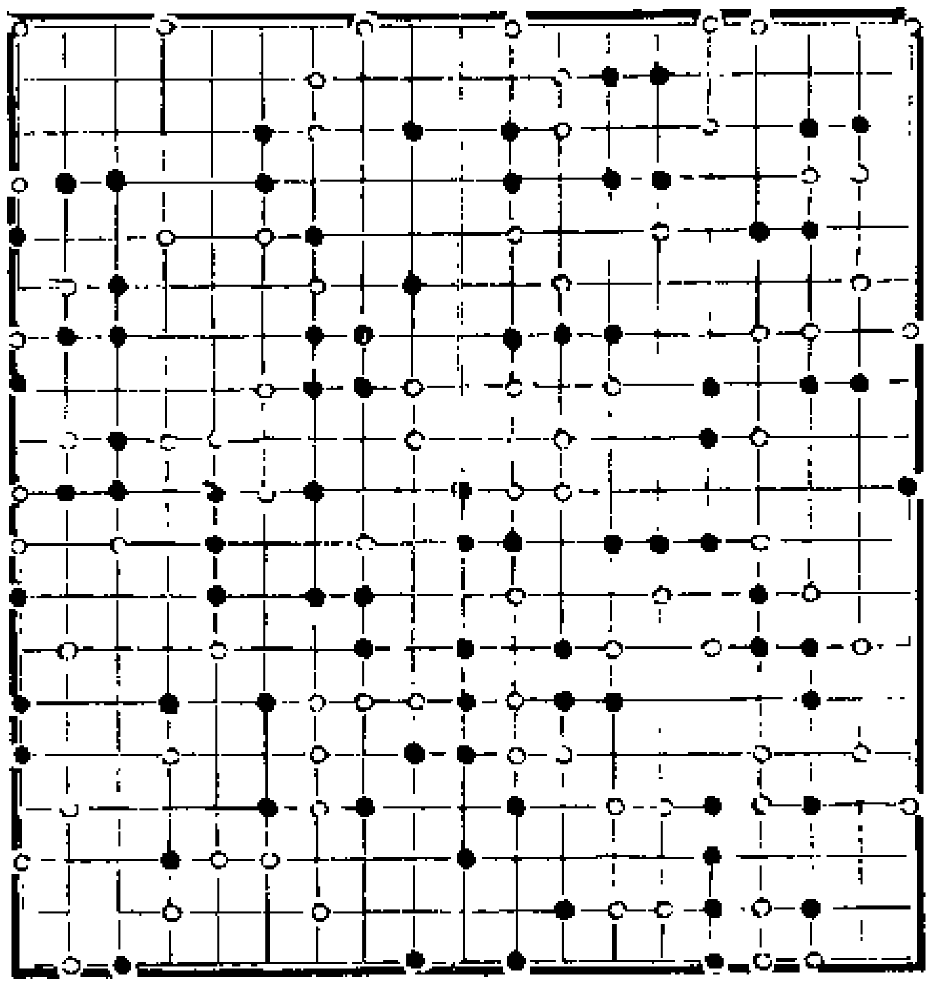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刻

八仙勢 白先入八三

平二九單關 三九 入十二行 平二八斡 三八撲

三七提 入八三 九三 平三八 一八粘 四九撲 三七

五六 三八粘 入十四 平二六 一六綽 一七提 一五



四五殺 二五 二三 二七提 五九撲 入十五提

平二六 一四 二二 二七提 三三粘 二二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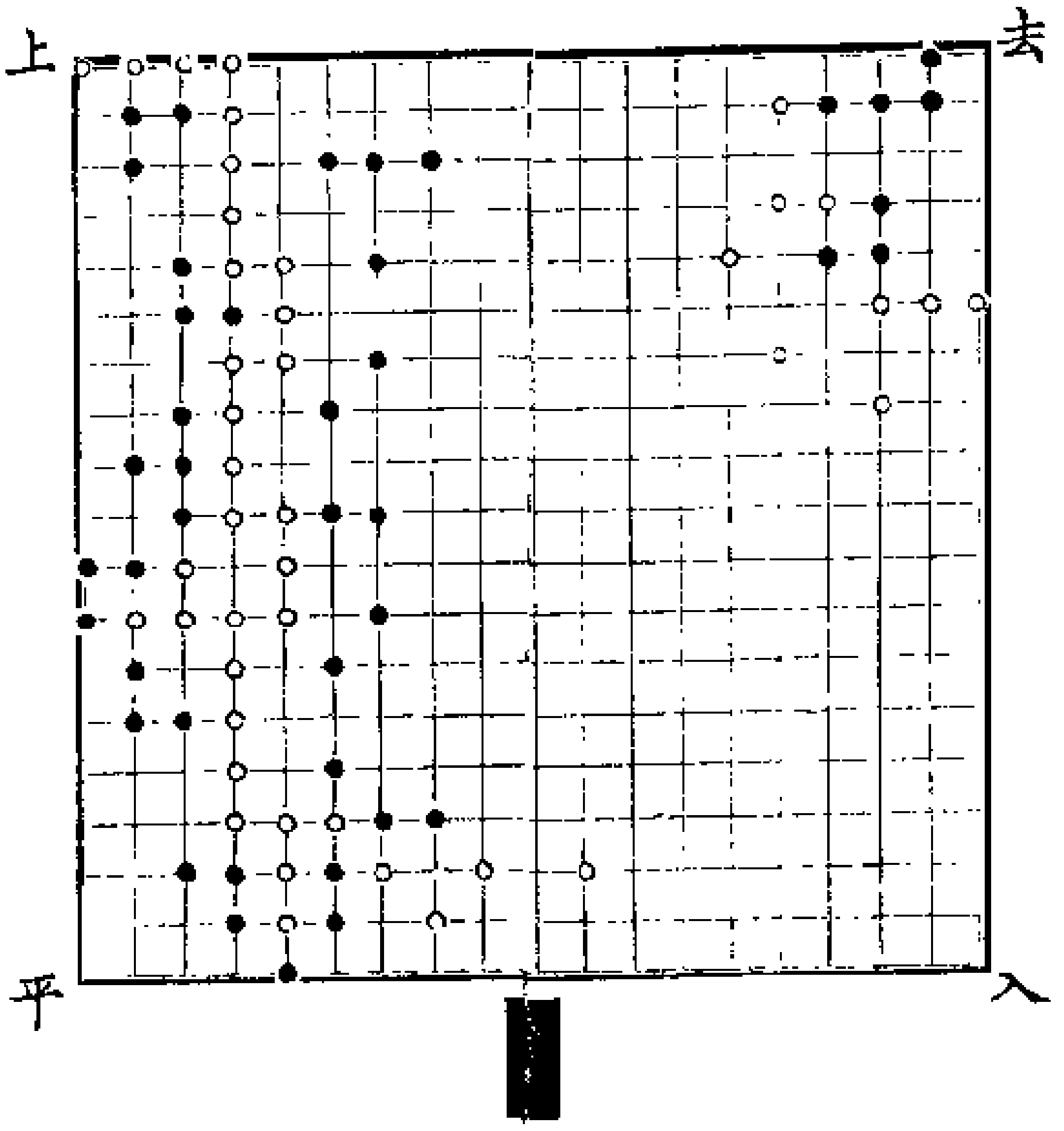
一一粘 四一 三二粘 五二 成征也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刻

進賢勢　白先殺黑

去四一單關　三一　二三撲　三二　一四綽

終



妙算無窮　白先要活

上六二　六一夾　平四三　二二　二三　三二　三三　四三　五三　五二　四一

五一　二三　一三　二七　一六　一七　一四　七四撲　六一　七三　七一

上三七　二七　一七夾妙　二八　一九　平十二粘　北五四頂　三四　一三　終

忘憂清樂集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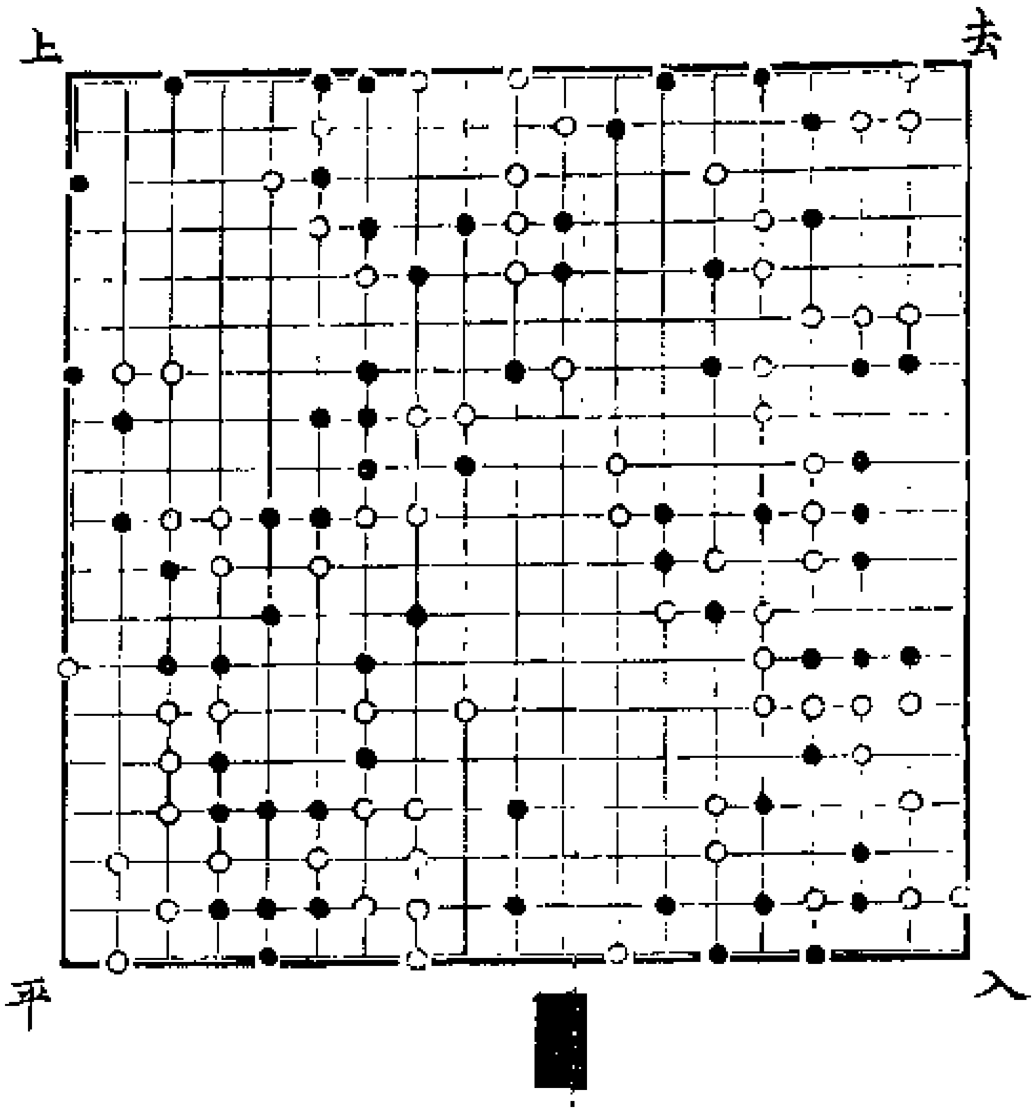
南京錢塘呂影摹宋本重刊

長生八俊勢　白先

八六夾　三八　一七過　一八撲　去十點　八二九提　去七綽　八一

八五排　六提　九一　八三　七一提　五一出　八五粘　四二尖　四三斡

三三　三三　五三　五三　四一　四四　四三　四四　三四　三五　一三四　八五



一四粘　一六撲　二六　三二　一六　一八撲　一九　二七　三七　一八　二七

四七　三八　三九　四八　六九　五八　五七　六八　八七　七八　七七　八八

八九　八七　九七　八六　六六　九六　九五　一九　十六撲　八五九　十六

八六九　去六　十六　八八九　成征也如遇虎口無入處即撲是也

忘憂清樂集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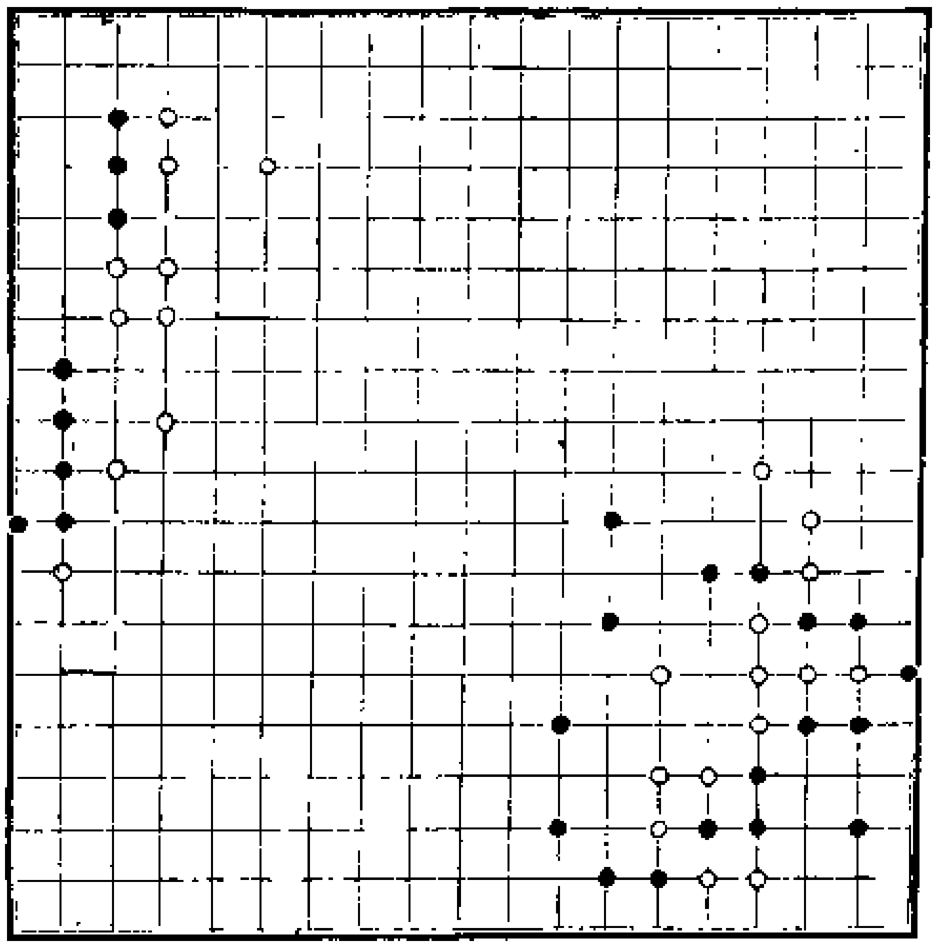
南京錢塘呂影摹宋本重刊

入妙勢

白先要活

入二三單開 三二幹 一三綽妙 三三粘 二四幹

二一綽 一五撲 終



祥雲勢

白先殺黑

上一五尖妙 二五殺 一四行 二三綽 三二復綽

一六殺 一二立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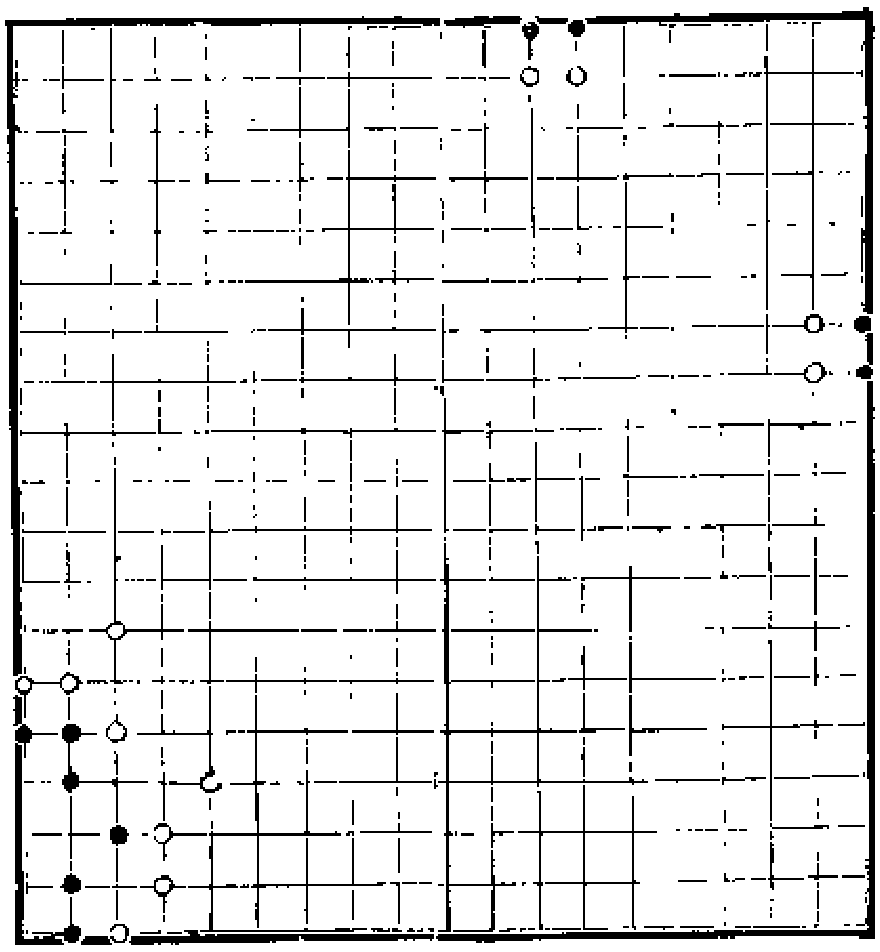
引龍出水勢

白先

四三綽 二一 三二撲 四提 三二再撲 二三粘 三二提

一四提 四三粘 二五過 二六 三五殺 四四粘 三七單關 三八綽

四七行 二九爭 四六爭 五六關 六六單開 七七跳 六七衝



六八捺 七六行 八六綽 八七打 七八粘 八五綽 九六出

七四爭 六五覷 六四行 五五粘 七五粘 十四飛 九四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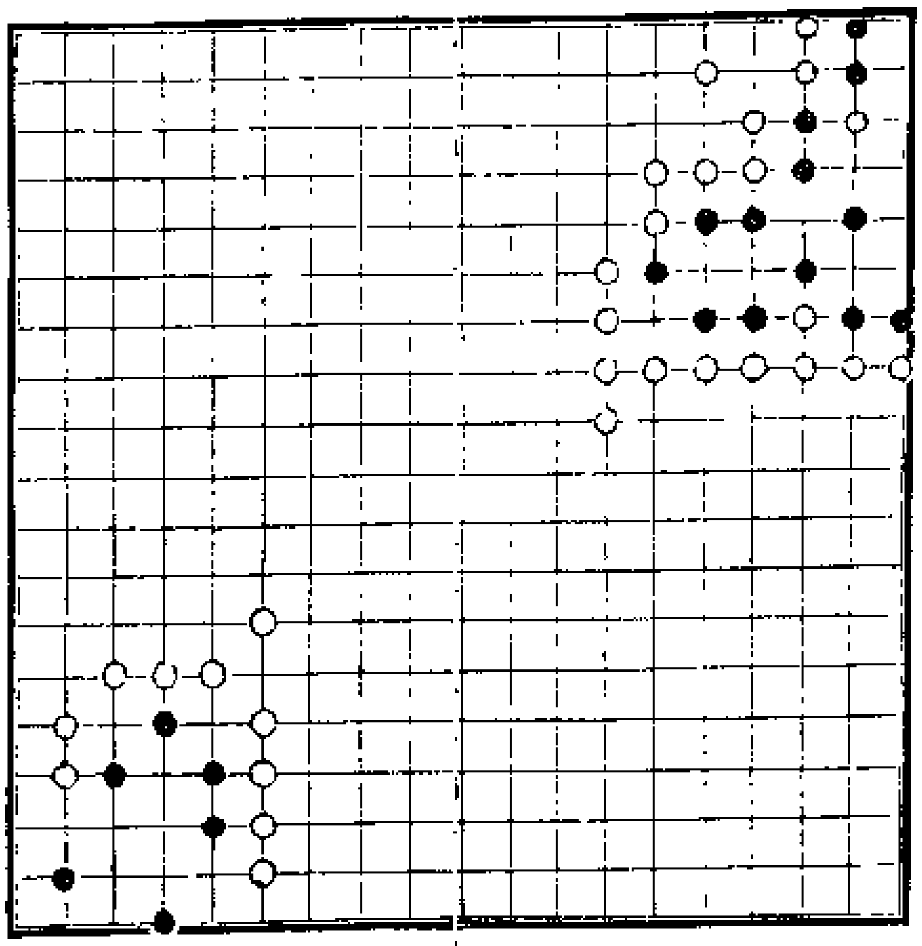
九三捺 八三幹 八二捺 十三打 八四提 四九覷 四八粘

九五粘 十五捺 十六打 九七出 十七殺 九八出 上四九殺成征

鶻打兎勢　白先殺黑

十四二殺　五三粘　三一立妙　五一立　六五點

四一提　二一殺　二一提　三一　終



六鴉退飛勢　白先殺黑

平三二行　三三行　一三夾妙　二一立　二四

二五断　二三殺　一五粘　二三粘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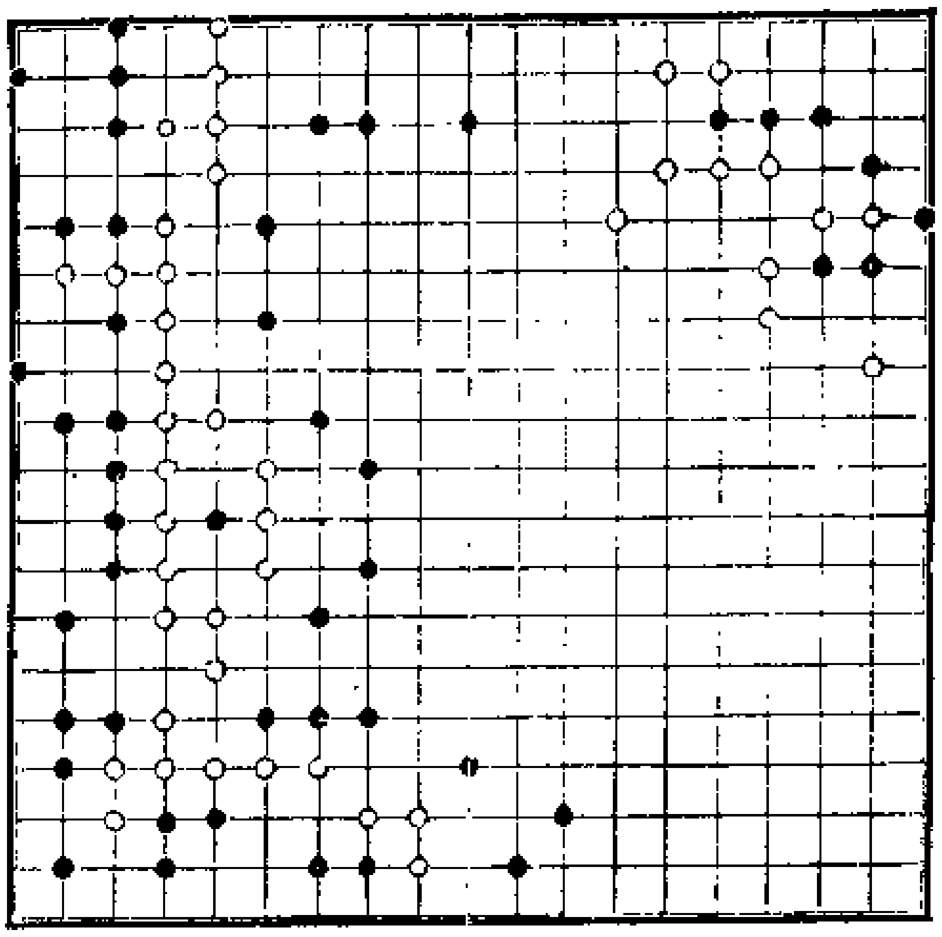
三一立　一一提　三三點妙　終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刊

[redacted]勢　黑先要活

[redacted]飛　二一點　二三　三一行　二四約

終



[redacted]勢　白先要活　上七二單關　七一夾妙　平十三　一三

三六　二六　三二　三一　二撲　二一　十四　一六　四　一五　四

五一　上四　二三　平三七　二一　九　二二　十七　一四　六三　六二

五五　[illegible]　二七　二八　一七　平八二　八一　四九　九一　十九　平十二　十二撲　終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刊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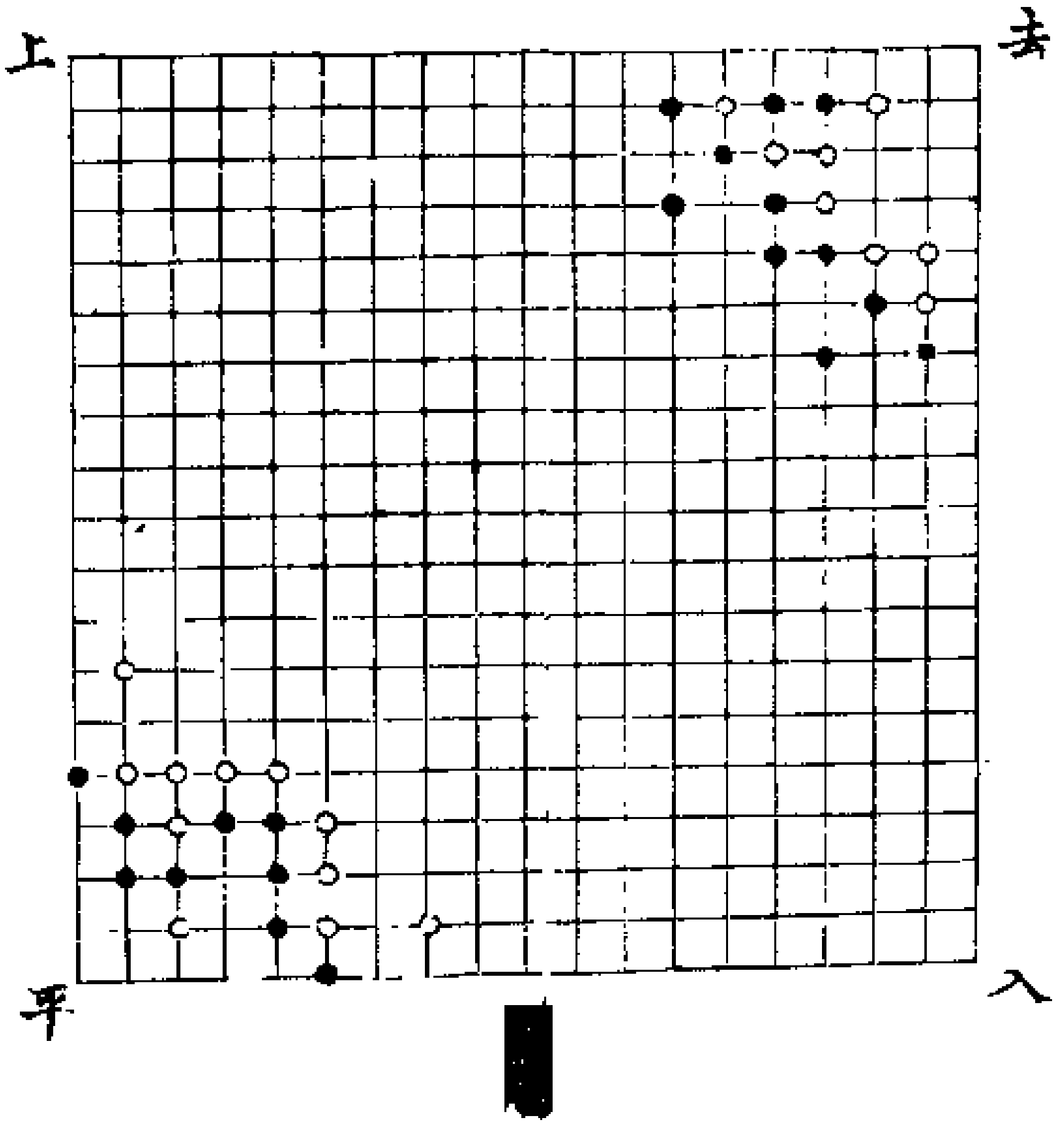
長生勢　黑先

去三二夾 一四綽 三三行 三二 一六提 七二綽 八二行

三二綽 四三 四三 二一 四一 六一撲 三一妙

五一 四一 六一 三一 成長生也

周



長生勢　白先

平二四 三四粘 三二 二一綽 三一 一四 四一撲 二妙

三二提 二一提 四一撲 一二 成長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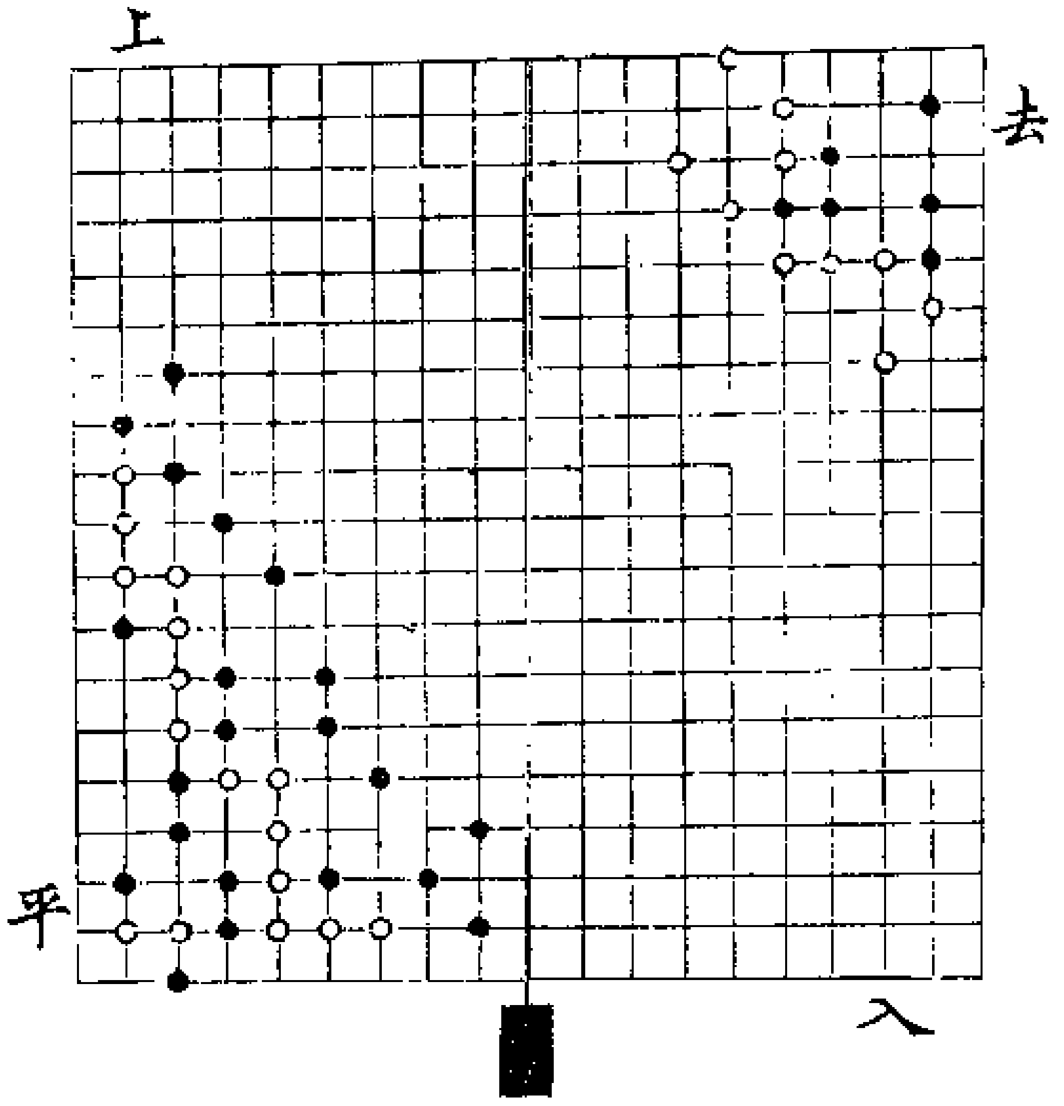
南陵徐乃昌影宋本重雕

賺閑勢　白先黑死

去五二綽 二四五 四三衝 三三搽 四二行 三一約 三二提 四三提 一三點

一四五 一三行 一二撲 五三 三二粘 二二提 二六撲 一二粘 三三提 三二點 二一撲

三二提 一七撲 一二粘 一五提 三六粘 一六粘 一八



三生勢　白先皆活

平四二虛打妙 五二殺 五三劉 四一提

四四斷 六二行 七三斷 六一做眼

八一提 終

余向收得鈔本讀書敏求記較刻本增多數條如藝術門李逸民碁譜二卷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二卷不特世所罕見即藏書家鮮有著録者去春客都門收得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二卷雖未必是述古舊物然与遵王所云刻此譜于景定辛酉者適合不啻獲一珍珠船也居平結想古籍往往得隴望蜀嘗謂同人曰二譜今見其一未知棋譜一書尚在人間否今秋七月四日華陽橋顧氏約觀所藏書顧氏即余向年所搜訪者也自謂試飲堂中余與亾友抱冲已拔其尤即有殘鱗片甲未必秘笈驚人迨往觀之而檢存者大半為舊刻名鈔真令人目眩心悸內有棋經一冊始猶以為宋槧本棋譜不盡出於遵王所藏宜知細按全書所謂前御書院棋待詔賜緋李逸民重編者即是此書余何幸而翰墨因緣竟若是之見所欲見乎奈主人未許交易因借讀告之故主人知余為書魔而卒許之書雖藝術而余所遇之奇与巧無過于是者遂命工重裝而為之跋余以為遵王所題李逸民棋譜二卷實有二誤論其書名之誤一證諸古論其卷數之誤一驗諸今馬貴與通考云忘憂清樂集一卷陳氏曰碁待詔李逸民撰集今此書有徽宗御製詩首句云忘憂清樂在枰碁其下云前御書院棋待詔賜緋李逸民重編則李逸民撰集之忘憂清樂集疑即此矣至于卷數今雖不全然其間有云上者中者下者則此書為一卷分上

中下其非二卷可知矣蓋遵王所藏非即此本記云宋太宗作變碁三勢使內侍裴愈持示館閣學士並莫能曉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今其圖不知尚存人間否此三勢者錢本無之而此本已有其二是所獲勝於遵王矣其餘孫策詔呂範晉武帝詔王武子唐明皇詔鄭觀音弈棋三局悉与之合古棋圖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記遵王記於弈棋三局後而此本反列於前且此葉記數云下一是在後矣因以錢記序次排之移置下卷之首此誤之當正者也每卷每葉細數稍有缺失庸妄人悉以墨蓋其小方今皆一一考核畧得形似未敢紛更仍循其舊可尒予不解弈而性好觀棋遵王所好与余不同得之意態舒放欣喜竟日遵王所喜与余却合他日作三續得書圖當取老杜詩句以名之曰清簟疎簾比諸日長剝啄展閱此譜者其樂不更無窮耶

嘉慶壬戌中秋前一日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識

三友棋譜

三友棋譜小引

有天地然後有山海有山海然後有國土有國土然後有城郭有城郭然後有戰爭有戰爭然後有兵將命將之道不可不亟講也位乎上者有天以爲之將故五辰斂而日月明位乎下者有地以爲之將故五嶽奠而四瀆澄位乎中者有人以爲之將故山海定而城郭寧三才之道立而三友之勢成焉若各立一將以爲之君將者將（如字下句同餘皆去聲）也將有事于戰也戰必有謀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者非謀士爲能故次之以士有士以謀之必有相以斷之將相和則士豫附故次之以相相者相其所宜也兵制之所宜莫先于馬故次之以馬馬所以乘也乘馬者人人之所需惟食食必載之以車故次之以車車者所以載也進退作止之法不存焉必以其旗引之而後隨之故次之以旗旗者期也期之于其所往也往之最遠者厥惟礮故次之以砲砲必藉乎火故次之以火而所以運乎車馬與砲與旗與火者必以兵故以兵終焉心齋張潮譔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三友棋譜

歙縣鄭晉德破水著

棋子每人各十八枚共五十四枚（以三壁木爲之其字亦分三色）

將 士 相（俱照舊行）

馬（照舊行可過[illegible]）

車（照舊行能過山過城不能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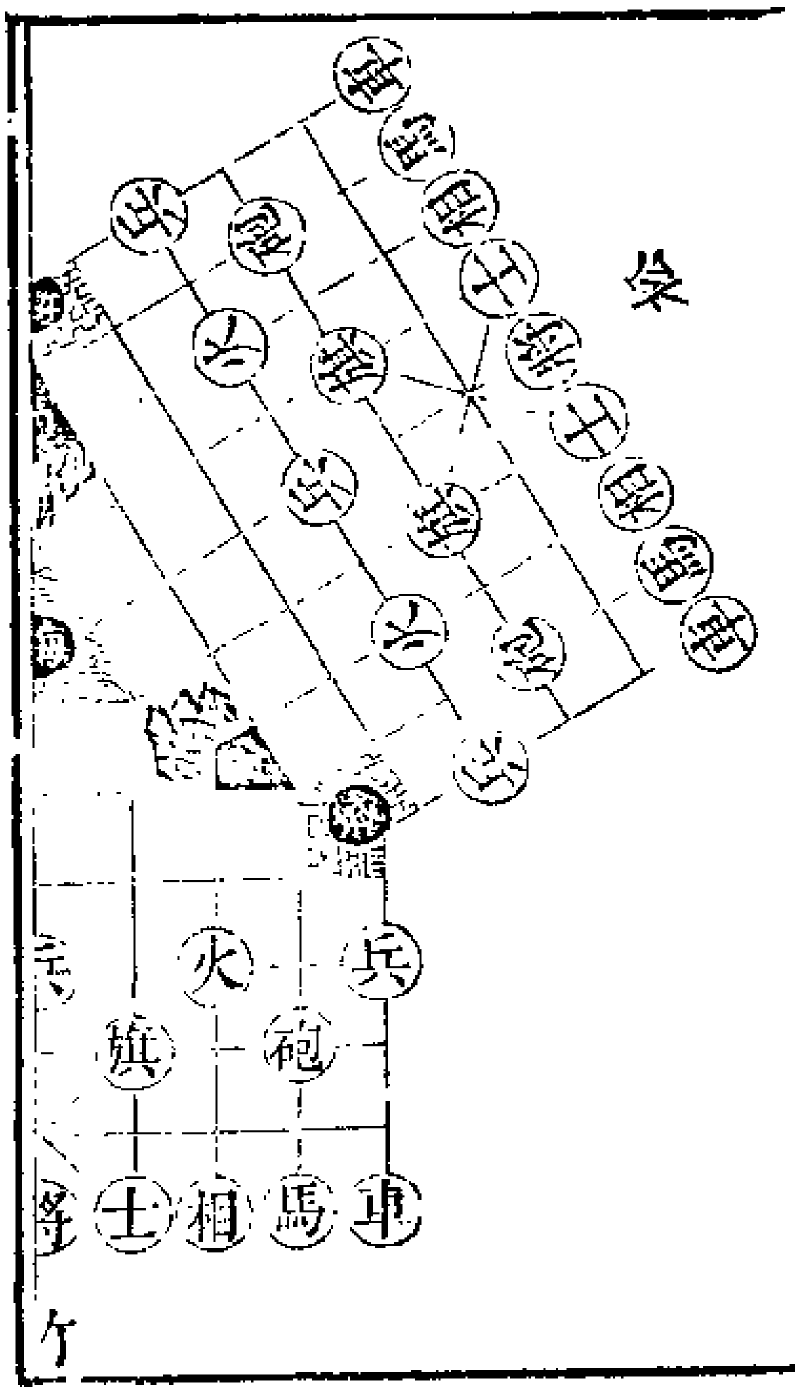
火（行一步又[illegible]無[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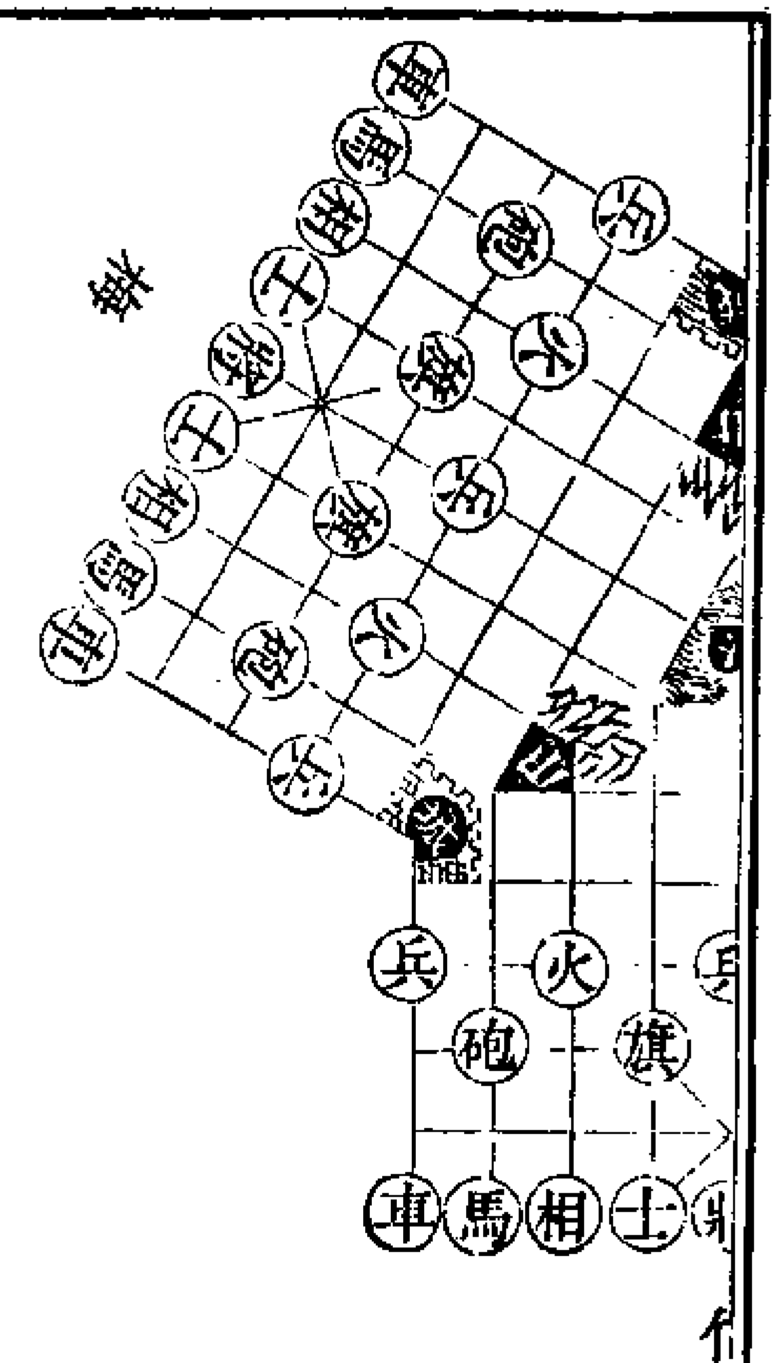
砲（照舊隔子行可過海不能過山城）

旗（直行二步至[illegible]橫直任行）

兵（照舊行）

棋圖





棋詩

三友爭雄一海朝宗負山成城連連祟祟

首言三友棋之形𫝀有海有山有城所以別於象戲河界邊路也

將士相車馬砲列同

將士相車馬砲一如象戲排列

增益旌旗士角西東

增兩旗列于士上之兩角

五兵去兩易火間重

象戲五卒茲去其二易以砲火分間三卒之間一如象戲排列

先訓大勢再運神工

結上當易大局起下行動法則

維彼將帥法象九宮

將士相一如象戲行法

我車既攻山城邊通

車貴出路在山城邊則四路皆通

我馬亦同山城越從

馬行斜日雖山與城俱配日字行去過海不能也

砲隔汪洋大建奇功

砲雖隔海能制將隔山城不能也

火向小尖一步斜冲不許回頭敢爾橫縱

火準以日字對角任左右只行一步不許回頭一如卒例敢爾橫縱是即斜冲意

旗出二步前驅直衝入彼巖疆逆入而鋒

旗直上行二步入彼敵界準以二步法回而橫行火與旗俱可吃子擒將

律既有條用亦無窮

結上用子起下用意

三人當局審量與我

三人共局須當相勢

我出彼應循環始終

一人一着依次而行不得攙越

相彼左右乘其虛空

我陣當彼二陣或左或右覰彼虛實用我機謀

孰强孰弱是交是攻

左右有强弱也卽以左論如左强則交右以攻左非交右也實以濟我我復窺右乘虛以取右如左弱則移兵以救左非救左也實以自救何也右取左交左衆降右我其能免乎故雖救左也卽寓取于救之中且救且取我既取左彼右能逃乎

先輸反背協從向風隨我所用佐我軍容

或左或右輸者以將反背餘衆俱隨勝者用

兵行詭道濟私假公神機妙算決勝此中

跋

有四人之戲有二人之戲有不限人數之戲若夫三人之戲古之所無也吾友破水道人始創爲之較之舊制似爲稍難然惟其難斯其巧愈出葢化臭腐而爲神奇者也破水長齋嗜酒耽吟咏尤長于書法亦何多才若此耶心齋居士題

除紅譜

除紅譜序

古之君子凡有所撰述必係以姓氏使後世知所起也晉阮咸氏嘗作月琴世遂謂之阮咸猪窩者朱河所撰也後世訛其音不務察其本始謂之猪窩者非也朱河字天明宋大儒朱晦庵之裔南渡時始遷建業遂世家焉河少有才望落魄不羈仕至天官冢宰此書世傳河

所作本名除紅譜除紅者以除四紅言之也或乃謂三么一采為猪窩又謂之猪婆龍夫三么者本所謂快活三也於諸采中為罰采之最烏有以是目其書者乎且名不雅馴君子醜之總之除紅者近是夫除紅刻以四色覩法於主耦方圓四也一紅為主而餘三為賓取象於經一圍三也數之前後皆八而惟以

十為中自八以退不及也而罰有差十二以進有餘者也而賞有差九之十二則多寡勝負相角而成其數明四時盈縮人事急勤章矣其所表見皆不妄設予既多冢宰此意論次其大旨詳著於篇而作除紅譜序

大明洪武元年三月上巳日鐵龍道人楊維禎書於草玄閣

重刊宋朱河除紅譜敘

宋朱河撰除紅譜一卷明陶宗儀說郛　國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錢曾述古堂書目祁承㸁澹生堂書目皆載其書此本從明萬歷庚辰茅一相所編欣賞續編析出茅書見明史藝文志子部藝術類范氏天一閣書目子部襍家類蓋明人所刻叢書前編為沈津編中如七國象棋局打馬圖經諸書皆宋人佚集已仿寫付刊續編有宣和牌譜為明人竄改非宋本之舊推此尚是朱氏原書前有明洪武元年楊維禎序蓋元末明初固有刻本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於子部襍藝術類竟列此書為楊維楨撰者誤也據楊序稱朱河為大儒朱光庭之裔南渡後遷建康按宋史朱光庭附朱景傳河南偃師人河則事蹟無考幸有此書留傳藝苑俾名賢之後人得藉知其姓名甚矣人之不可無箸述也時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歲八月秋分長沙葉德輝敘

除紅凡例

一凡擲色之始先以一色相賽其得四紅者先擲餘色次之如三人擲色一人先得四紅者其二人復賽如前無紅者獨後四五人以上倣此

一凡除紅用四骰子擲之以四紅為主除一四紅但以餘五色計之自八點以下皆為罰色十三點以上皆為賞色俱不必賽自九點以至十二點除挪葉兒十二時兩色之外俱為賽色

一凡擲出雙紅者除紅葉節節高之外俱為強紅不用四色中如無四紅者除渾花素葉之外俱為散色不用

一凡賞色在手仍即自擲如擲出賽色方許下次人賽擲出強紅散色等項方許下次人擲如屢見賞色則雖常擲不妨

一凡賽色須記先擲者點數必待賽出賞罰色方止散色強紅不論

一凡賽色少一點者謂之蹋脚罰二帖如賽出各等罰色三帖以下者依本帖罰之復

加一帖四帖以上但依本帖罰之不必加罰

一凡賽色相同點數者謂之趕上賞一帖如賽人九點而自擲掯葉兒者罰四帖數者仍罰趕上一帖

一凡賽色多一點者謂之壓倒賞二帖如賽出各等賞色三帖以下者依本帖罰之復加一帖四帖以上者但依本帖罰之不必加罰

一凡賽色多一點三點者止賞一帖少二點三點者止罰一帖

一凡擲色或三人或五人或從左逆行或從右順行次第循環須先議定毋得臨期紊亂如有應擲而不擲者罰三帖與下次人及有未擲而先擲者罰五帖與上次人

一凡賭色行酒其賞罰帖數照例施行如賞一帖者飲數者一杯罰一帖者自飲一杯餘倣此

除紅總目

渾花計六采
渾四為滿園春賞六帖
渾六為混江龍賞五帖
渾五為碧牡丹賞五帖
渾三為雁行兒賞五帖
渾二為拍板兒賞五帖
渾么為滿盆星賞五帖
三紅計五采
三紅一么為花心動賞五帖

三紅一二為蝶戀花賞四帖
三紅一三為紅衫兒賞四帖
三紅一五為錦上花賞四帖
三紅一六為銷金帳賞四帖
雙紅計六采
雙紅雙么紅葉兒賞三帖
雙紅雙二紅葉兒賞三帖
雙紅雙三紅葉兒賞三帖
雙紅雙五紅葉兒賞三帖
雙紅雙六紅葉兒賞三帖

隻紅五六為節節高賞三帖
對子計十采
隻么隻二素葉兒賞二帖
隻么隻三素葉兒賞二帖
雙么雙五素葉兒賞二帖
雙么隻六素葉兒賞二帖
雙二雙三素葉兒賞二帖
雙二雙五素葉兒賞二帖
雙二雙六素葉兒賞二帖
雙三雙五素葉兒賞二帖

雙三雙六素葉兒賞二帖
雙五雙六素葉兒賞二帖
十八點止一采
六六六為得勝令賞五帖
十七點止一采
五六六為皂羅袍賞三帖
十六點止一采
五五六為雪兒梅賞一帖
十五點計二采
五五五為永團圓賞一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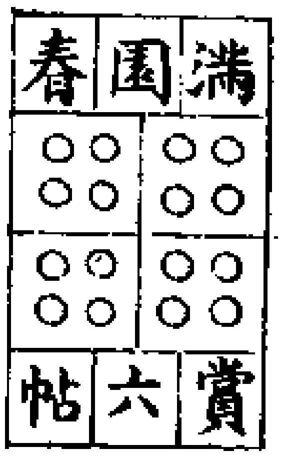
三六六為皂鵰旗賞一帖
十四點計二采
三五六為穿花鳳賞一帖
二六六為鐵道冠賞一帖
十三點計三采
二五六為埜雞頸賞三帖
么六六為點絳唇賞二帖
三五五為鳳歸雲賞二帖
十二點計三采
二五五為十二時賞四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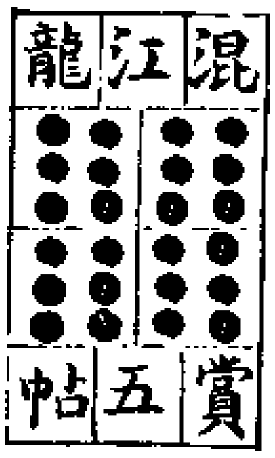
三三六為鷓鴣天賽色
么五六為巫山一段雲賽色
十一點計三采
三三五為鵲踏枝賽色
么五五為梅梢月賽色
二三六為画眉不盡賽色
十點計三采
二二六為夾十兒賽色
么三六為撮十兒賽色
二三五為落梅花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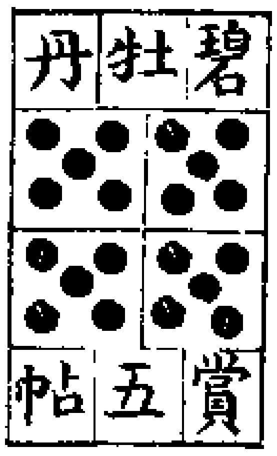
九點計四采
三三三為柳葉兒罰四帖
么二六為女冠子賽色
么三五為一剪梅賽色
二二五為鎖南枝賽色
八點計三采
么二五為鎖頂八罰三帖
么么六為睜眼八罰二帖
二三三為雁兒八罰二帖
七點計三采
么三三為川七兒罰一帖
么么五為白七兒罰一帖
二二三為夾七兒罰一帖
六點計二采
么二三為耍孩兒罰三帖
二二二為粉蝶兒罰一帖
五點計二采
么二二為五供養罰一帖
么么三為葫蘆兒罰一帖
四點計一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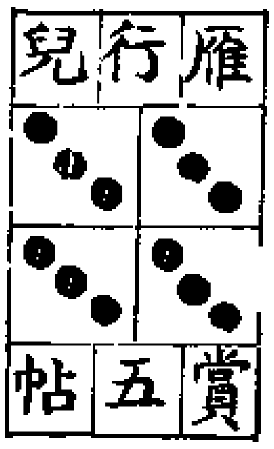
么么二為咬牙四罰三帖
三點計一采
么么么為快活三罰五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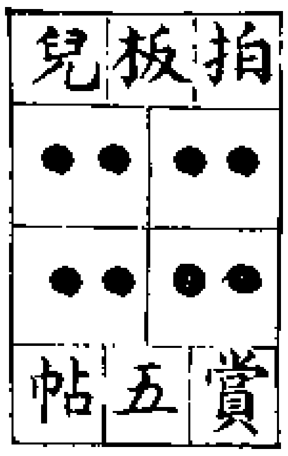
除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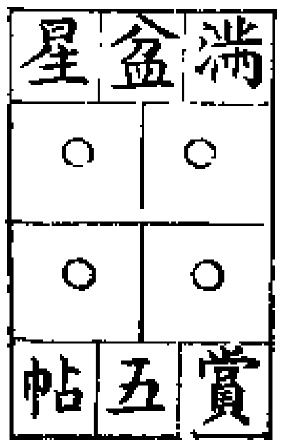

滿園春
賞六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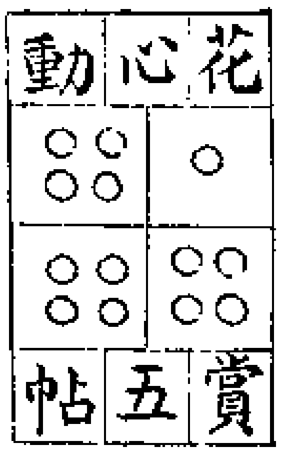

混江龍
賞五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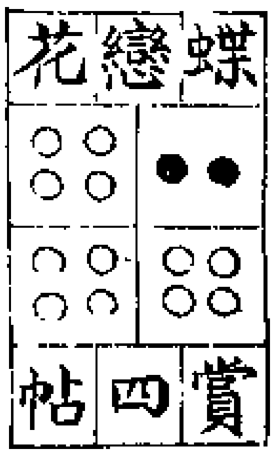

碧牡丹
賞五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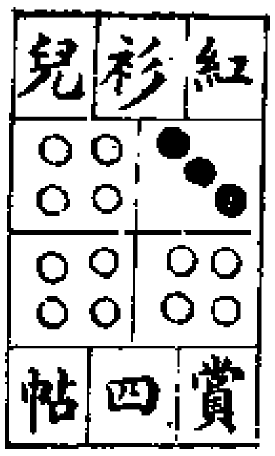

雁行兒
賞五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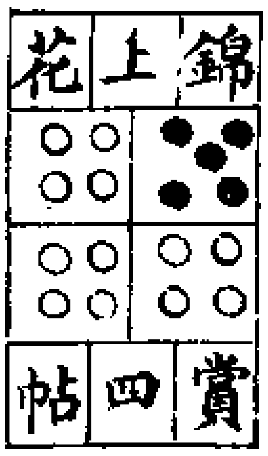

拍板兒
賞五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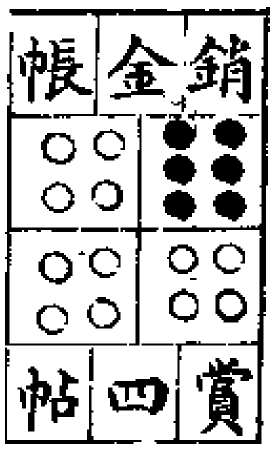

滿盆星
賞五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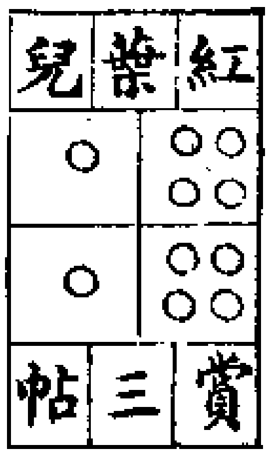

花心動
賞五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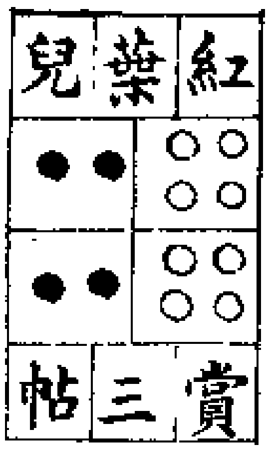

蝶戀花
賞四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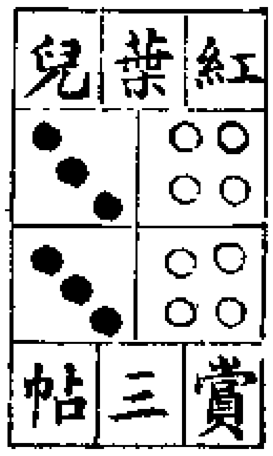

紅衫兒
賞四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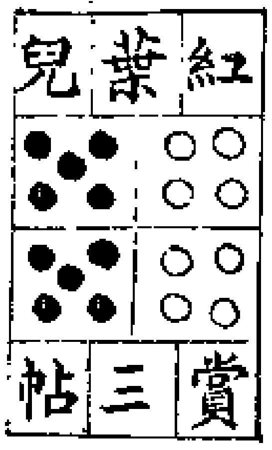

錦上花
賞四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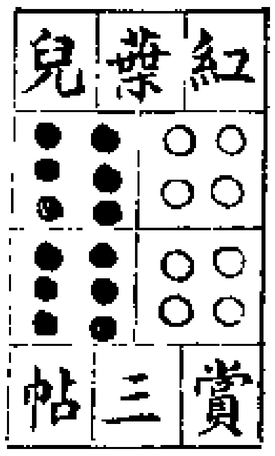

銷金帳
賞四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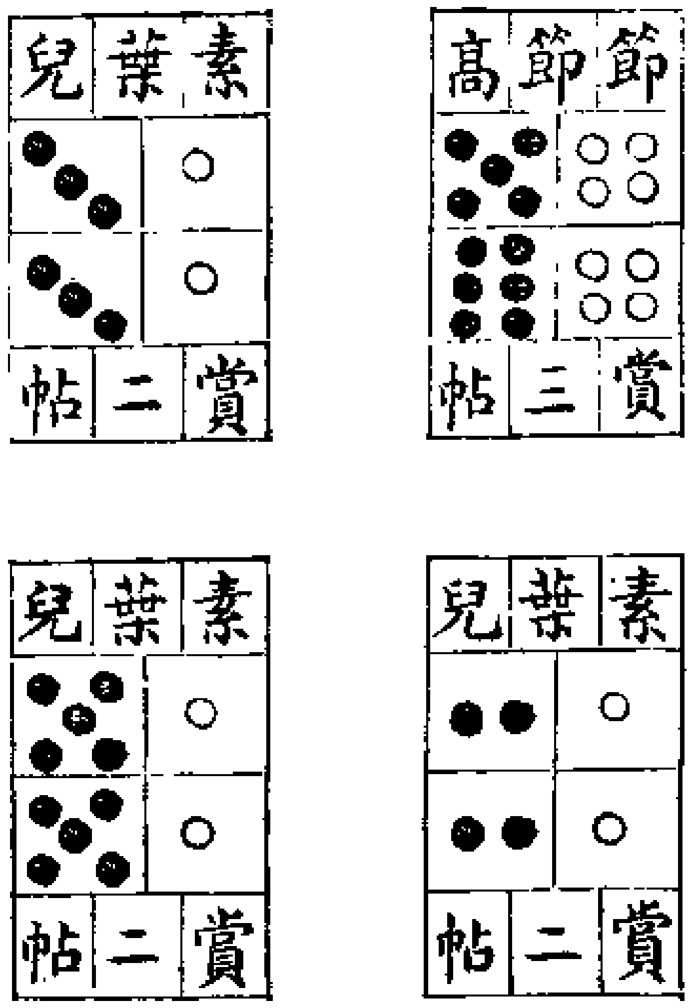

紅葉兒
賞三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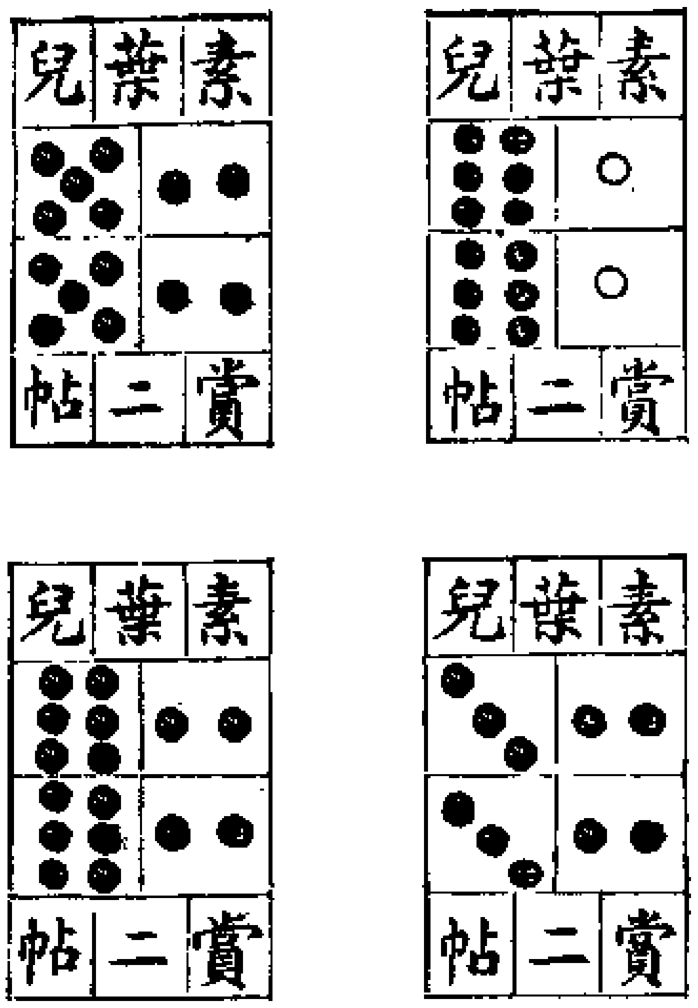

紅葉兒
賞三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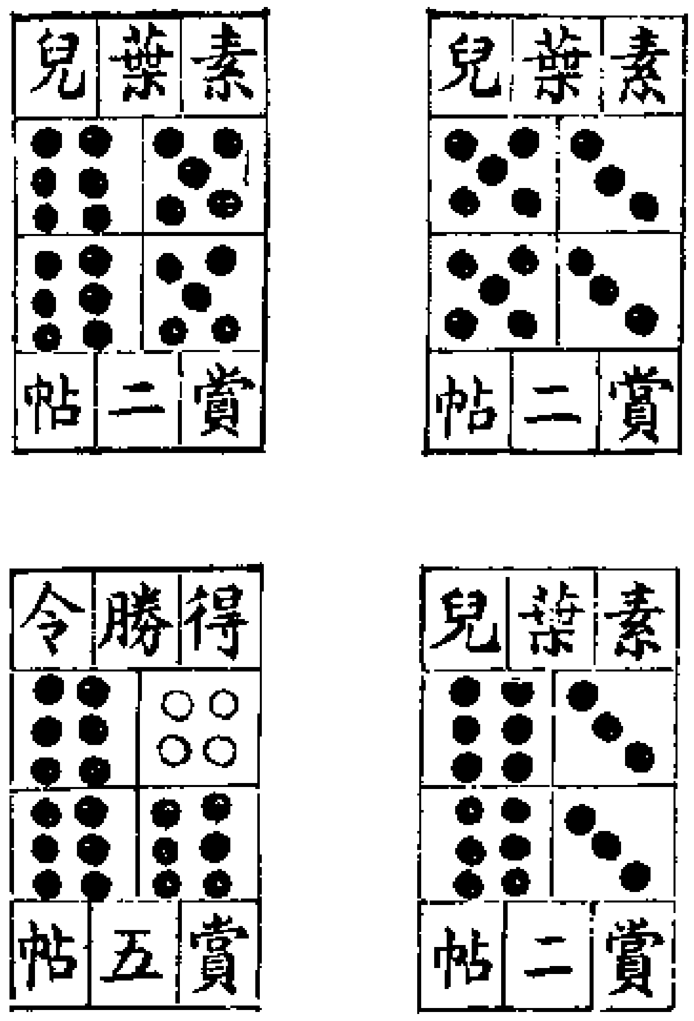

紅葉兒
賞三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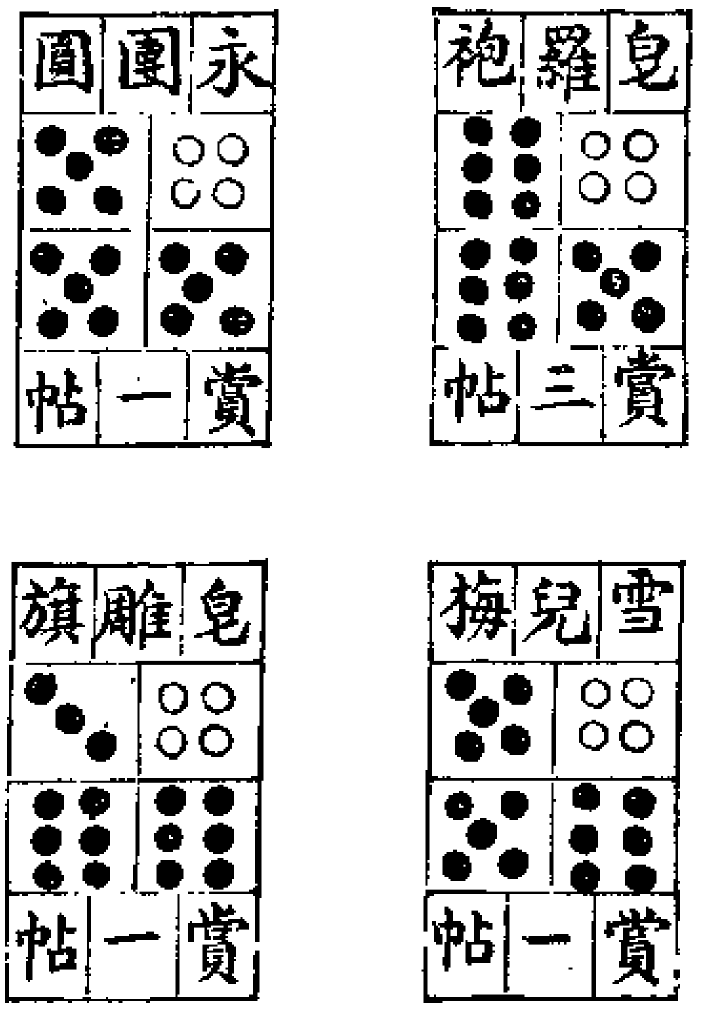

紅葉兒
賞三帖


紅葉兒
賞三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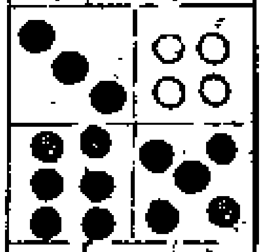

高節節
帖三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兒葉素
帖二賞
令勝得
帖五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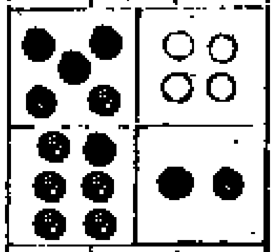

袍羅皂
帖三賞
圓團永
帖一賞
梅兒雪
帖一賞
旗雕皂
帖一賞

穿花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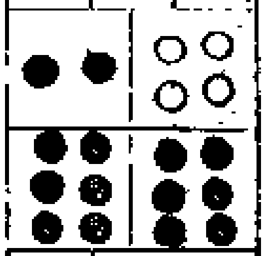
賞一帖

野雞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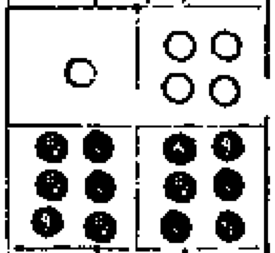
賞三帖

鐵道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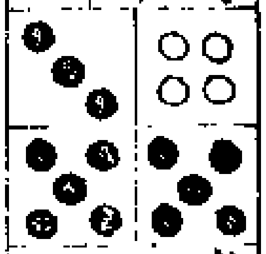
賞一帖

點絳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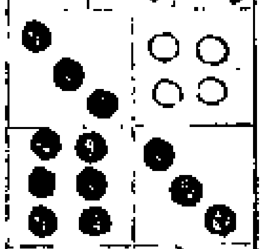
賞二帖

鳳歸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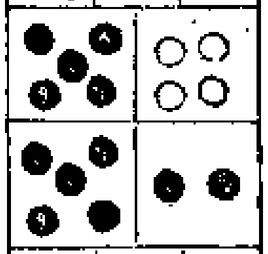
賞二帖

鷓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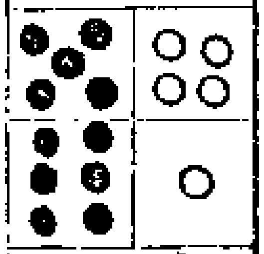
賽色

十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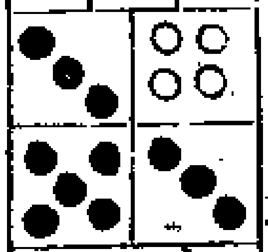
賞四帖

巫山一段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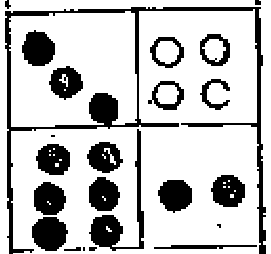
賽色

鵲踏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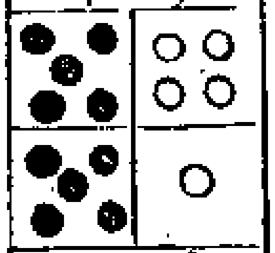
賽色

画眉不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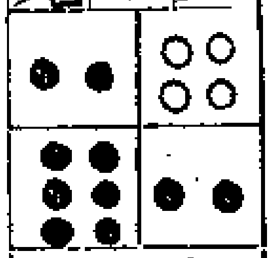
賽色

梅梢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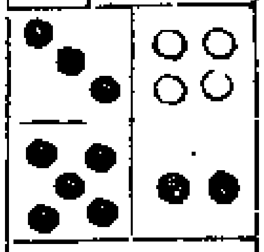
賽色

夾十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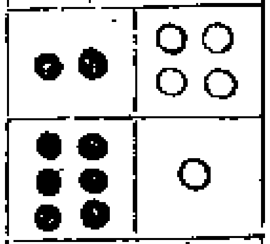
賽色

落梅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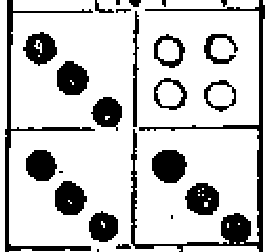
賽色

女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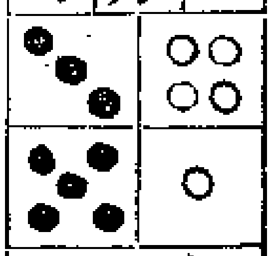
賽色

柳葉兒



罰四帖

一剪梅



賽色

鎖南枝
賽色

鎖項八
罰三帖

睜眼八
罰二帖

鴈兒八
罰二帖

川七兒
罰一帖

白七兒
罰一帖

夾七兒
罰一帖

耍孩兒
罰三帖

粉蝶兒
罰一帖

五供養
罰一帖

葫蘆兒
罰一帖

咬牙四
罰三帖

快活三
罰五帖

題除紅譜後

張子曰余嘗覽吴野記其稱楊提舉虛夫元季之亂避兵吴下獨與二三游好及妓女小蓉翠屏瓊花珠月等數人日賭除紅其負者脱妓鞋觴之詼諧宴笑以為常余蓋察其意殆有所托不以為狂然未知除紅何事也嘉靖辛丑歲余游金陵肆間偶閱蠹書一種標曰除紅譜因購之歸則虛夫所撰序始知昔之所謂除紅者即今之所謂猪窩者也第與人間今頗異夫虛夫閎覽博物君子也其所稱説皆不妄可信又其事見于吴記益無疑焉世稱此藝尚矣然博古百家率有圖籍小説蓋其詳哉至於除紅則略無譜記或有之然多謬不可解又蕪穢鄙陋無足采者余既獲此本甚善且世之好事者所未覩余是以附之雜家小説而名仍楊子之舊云

五湖狂客張長君題

雲溪寓叟書

響屧譜

響屧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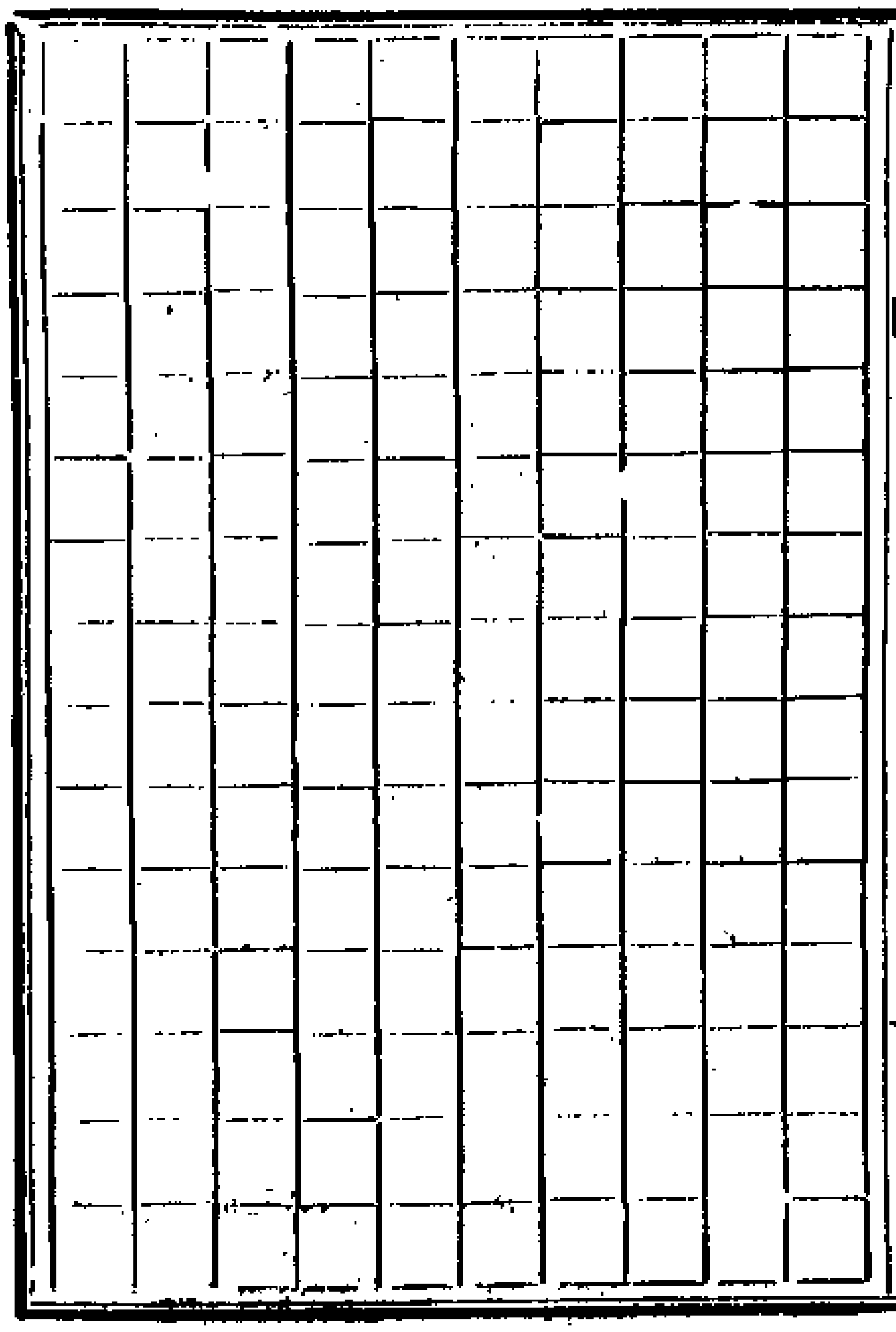
宋 橫无咎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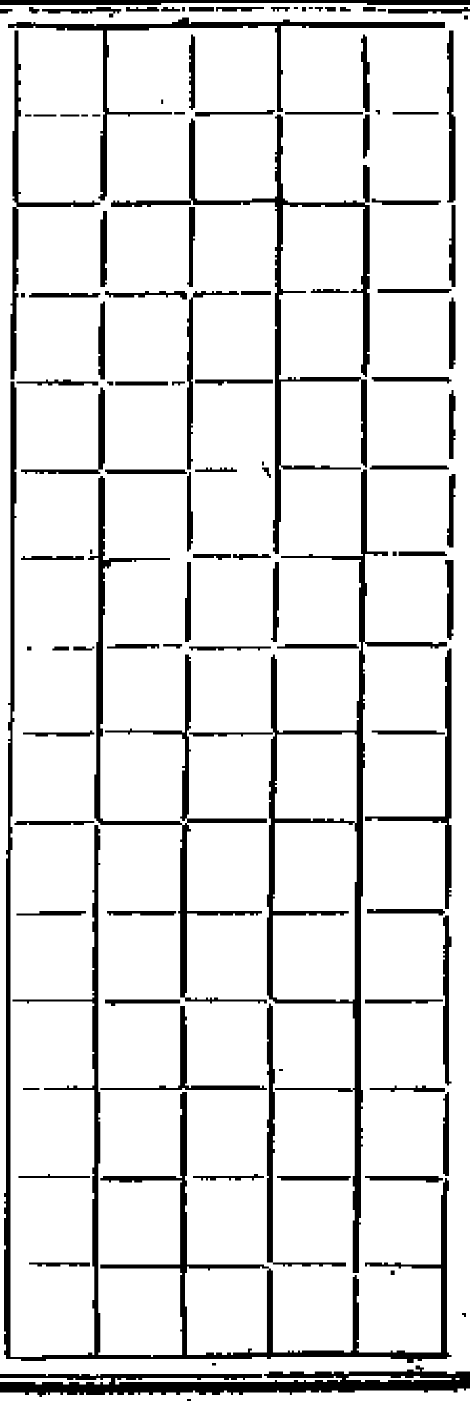
盤 縱橫各一十五路。積二百二十有五路。中空九路不橫豎。實得二百一十六路。

註 臨安至會稽十里。得三千六百步。隔江得二千一百步。二十分之。去零得今數。

方絢曰。盤不言大小制度。意如今之棋盤。方廣約二尺四寸。豐冊爲之。最簡便。然不如竹木者佳。椓檀楠爲質。而鑲金銀絲作路。則落子琤琮。與響屧非稱。若橫梓藉地而織罽張之。使與人容與其上。尤爲雅譽。蓋此戲本以響屧得名。不妨名實相副。正未可以靈巖響屧廊。與東樓之肉雙陸同日語也。不知綺羅主人。亦以爲有雅俗之別否。擬式如左

式





縱橫十五者。地數三十也。空九作江而者。乾元用九也。實得二百十六者。乾之策陽數奇也。註另一式疑後人所增、以五千七百二十分之。應得二百八十五。爲是縱橫各十七路。積二百八十九路。空一作江而者。太極也。且天一生水也。實得二百八十八者。象坤之策陰數偶也。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此之謂矣。

作響屧形。

馬。

方絢曰。響屧、即今之高底鞋也。按王鎬演連珠云。玉指金根、處處拂風風之詠金根之名。其式未知何似。今云作響屧形、似刻玉鑲香。都無不耶。然循名責實。似屧爲佳。高底其次。深閨雅集。擲之足下。可入局中。覺琢玉範金。尚其好事耳。不識金匱主人。以爲何如。

投子。

解、今作骰子、又名色子。六色。幺爲越。六爲吳。五爲施。一爲嚭。四爲種。三爲蠡。一六首末也。故爲王。二爲嚭者。俗云比大次也。三四周旋其間。而蠡三種四者。因種在吳周旋時多。而蠡周旋在越也。

方絢曰。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吳始伐越。遠後于越人吳。則越移沼吳。是吳以越爲終始者也。故一爲越。六爲吳。且吳以驕亡。六在色爲數之極。然與國也。故吳越同一色。施嚭者。亡吳之巨孽也。故同一色。施在越爲村媼。而在吳則嬪嬙也。易曰。六五賁魚以宮人寵。故五爲施。若嚭則身在吳而懷二心于越者。故二爲之。以其與一相比。且如俗所云二者官者也。蠡種者。存越之功臣也。故同一色。蠡三累千金。史稱其三遷皆有

枼名。而種則錫伐吳七術。越王騶之。創時語之曰。子數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此所以齒三而種四也。

擲法。　六子齊下。

疊色。　每擲三人。則吳與翳合。施與齋合。越與種合。四人則分齋與施爲二。五人則再分吳與翳爲二。六人各得一。

色目。　凡擲空五算無五。無三不起身。罰二注。無五不起身。罰一注。有五則計色而進。色者本身所得之色也。如得一爲越。二爲翳類。越如得五。外有一幺則進一步。二幺則進四步。一者一。其一也。四者二。其二也。他倣此。

方絢曰。不起身之罰。衆已未上盤而言。蓋六人分曹。先計色上盤。如越有一五一幺。吳有一五一六。則准上盤。有二幺二六。則准退一步。若第有五。或只有幺六。皆不准行。惟施則但有一五。即准上盤。有二五即准進一步。齋雖無五而有兩三。亦准上盤。有三三則准更進一步。他人所不能。故獨罰二注。若他有五而無本色。雖不行。准免罰。罰籌貯公作十

五分。最初出局者。得五。次得四。又次得三。遞減至一。最後出局者不得。

分界　左越右吳。吳翳施爲一曹。越種齋爲一曹。皆自角而進。吳進向越。越進向吳。色多則遞身數過及江。（中所空也空九空一皆作進一步）吳越相抗。（皆及江）越進三注于吳。施齋及江相抗。衆賀十注。種翳及江相抗。種出三注送翳。吳翳一同過江。越三人過江而施未及江。罰吳翳各十注。施先過江。種賀三注。吳過江。越亦過江。適遇翳。越進一注于翳。施越齋及江。賞施三注。種施齋及江。種進施二注。翳施亦過江。翳進三注于施。

方絢曰。惟罰籌貯公。稱進稱賀稱賞。皆本人受之。

勝負。　吳入越。越入吳。勝負固相判矣。若吳及越起位而適止。再擲無本色。便罰令重起。有本色則出局。先出盤者。各賀五注。遞減至末。出三注。惟施得利最多。以其有滿盆擲也。

方絢曰。他人雖有滿弦。（無五）不能行也。故曰惟施得利最多。

香艷叢書八集卷一終

桐堦副墨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桐堦副墨

粵東黎遂球美周著

鬭葉子之戲。古蓋有之。其以水滸諸人分習。則宋元以來。不知何人所爲。邇鹿城陸文量先生曾記其博鬭之事。謂以警世。今士大夫往往喜爲之。其法各異。然義可類推也。偶秋雨壓屋。斗地如湖。硏田水溢。不可以畊。因出就鄰少年。試一爲之。恨無敵手。入夜餘習不忘。仰其事理。隨興疏之。名曰運掌經。以示戲伴。以從拾桐而書。故亦曰桐堦副墨。

凡蠟牌各從其類。以數之多者爲貴。有以少爲貴者。錢之類是也。非貴少也。錢之大者如大漢布刀。一可當十。一曰。所以魁沒文者。富不敵貧。貧者俱勝。富受制焉。以地之能存也。

凡牌之用。有數適焉。大可一寸。高倍出之。厚僅盈指。紙輕小。便易挾以偕遊。一也。靈活可思。二也。無彈棋坐隱之煩。三也。可容至四人。以作酒政。多至十人而贏。四也。可以聚談不厭。五也。附以韻語。分而賦詩。六也。

有數宜焉。宜於舟中。宜花下。宜燈前。宜夕月。宜席上。宜書暇。宜圍爐。宜避暑。宜登山。宜慧人。宜快人。宜解人。宜俠士。宜靜女。宜才人。宜詩客文士。宜幼士。宜壯士。宜淡沉好書之俠。宜忍恥由衿之雄。宜有心少年。宜古生磨勒之流。宜數學。宜禪悟。

凡鬭牌。其思淺于圍棋。旨幽于射覆。義取于藏鉤。欒匠于鬭草。致恬于梟盧拋擲。若夫市井之徒。非不韙然用之。然負者必爭。失者必恨。倖得必驕。以至于鬨。當倚傍觀。莫莫倚徙。亦甚陋矣。英雄之事。不乞憐于人。不借倖于天。不爲竊行。不以傲愚。磊磊落落。得計者昌。故用之尤可以觀品也。

凡鬭牌。慧者在襄可與。庸者恃上駟以自全。慧者留其魁以制人。藏其次者待用。雖下駟中駟上駟矣。

凡鬭牌。庸者知之。日守其故。慧者爲之。日通于微。

凡鬭牌之道潛則勿用亢則有悔得時乘權求爲可繼失勢隨人相時乃興

凡鬭牌之道慧者不可自恃其算算過則慢上駟易老中駟難藏出必受殃慧者不輕出藏乘其勝意得權何時成敗易定故善藏用者尤勿失時天不可知慧者勿過求於必得勿過計於利害之終勿遺回於有以必握其柄徒棄目前故奇正相生不離乎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

凡鬭之所寶惟識與悟善識者記其諸類而有無可

決去留可審虛實可測盈縮緩急可操矣善悟者因於其故入於其竅老而變之方壯乘之前之右之左之留之去之遲之速之人見而誤之我詭而用之人詭而用之我見而悟之彼方有其計可全覩矣

凡善識耳不必屏聲目不必辨色曰可五談而左右陰陽之數確乎不亂天也人也

凡善悟不泥故常不尚奇險不過疑人不過信人而前後左右之伏一擊必中人也天也

是故識者必悟不悟則執其識如是者危悟者必識不識必眩其悟如是者危

凡牌輸贏之供朱提爲下其上者曰飲酒律賦詩名染小楷書松箋古書名花珍玩

凡牌未出皆覆既出皆仰覆者數玄以象天也仰者形見以象地也覩仰之形測覆之數以施幹運者人也四類以象四時也極之以萬爲數象萬物也終則有始天行也一出一入或出于遠或由于近日之輿月也或幽或明明則皆見幽則皆暗晝夜之義也四人四方也餘者置中中央之象也一曰爲三人之鬭

者無四方然而連其虛則六合也右以旋左天運然也從日月之行度也一曰天左旋凡二十四節之氣皆左旋善鬭者逆其機以回天故右旋也生尅象五行也曰牌何生此尅則彼生也如上者尅中則下者生矣八鬭象八卦也如三則九亦雜書之數九也

凡始鬭則五易而混之太極也剖而觀之兩儀之初分也晉身人之鬭必去其二而不用者衍也著衍一牌衍二人也智者不窮其物多留餘地以勝天也餘以六藥六合之外可以存而不論也不盡其類不極

其故此所以具而可思幾而可用也
如三人則餘者十有一葉十窮矣而復有一物之不
可以終窮也
是故錢之類十有一用與不用皆不可窮也索與萬
之數皆九也善留其所不盡也十之數以至于千萬
萬萬惟十有一葉者約其數不爲悉計不欲得而窮
之也
凡四類之中多寡不同而合之則共四十葉者物以
不齊爲齊也

一勝一負以象剝復剝復者天而德慧術知務以勝
之人之力也
是故署之以宋江之徒者必勇敢忠義然後可勝而
又非徒讀書者所能知也故署之以不知書之人李
贄曰此皆忠義之人惟其非讀書之人
一曰必以錢索十萬爲其類之名者人之所重惟利
可以勝人爲利慾者得利以興恐者因利以亾凡五
行之金皆能殺人不其然乎有以殺人者也有聚之
而適以自殺者也

凡鬬牌優容仁也附其類以共力義也必擊勇也有
讓禮也成算智也守死信也一曰負者必輸信也皆
非也此去則彼留以待其來而必擊之去者留者其
成其事一存一亾不足爲意觀變審時一心不二者
信也如嬰杵臼之徒是也
凡牌以類聚者朋友也從其魁君臣也以次由兄弟
也相繼父子也柔不能勝而配以附之夫婦也父子
有親故相繼以聯屬爲貴也
凡貴者加上賤者負下不以賤加貴者上下之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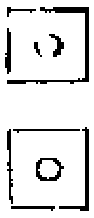
辨治不省以貴治賤知時之未可爲則不爭其類隱
滚以神其算
惜者曰吾姑附於其類以神吾算彼且以我之附之
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勢有可乘一擊必勝則君子
制小人之道也

牡丹亭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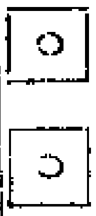
牡丹亭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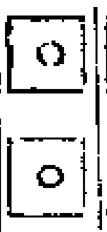
秀水徐　震秋濤錄

往余曾輯女才子書首列小青隻句單辭無不具載棗梨二十餘年矣茲于別篇復覩斯譜卷首原序以為小青素素合成者要未敢信為實然將毋文人戲筆因令爾剛聰一詩附會其名耶然而錦心繡口妍手巧思郎起青娘而示之應亦欣然首肯不嫌唐突也因重為校訂并附原序于後其賞罰酒例頗不雅馴逸之鴛湖煙水散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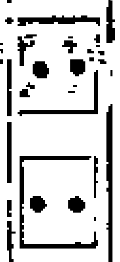


驚夢　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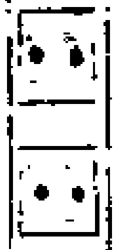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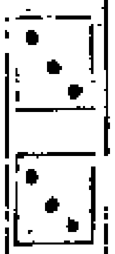
回生　要他風神笑語都無二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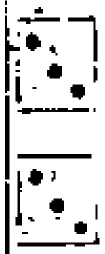
寫真　箇中人全在秋波妙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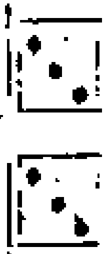


訓女　閒搨着鴛鴦繡譜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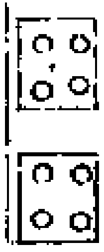


寫真　試苗條斜添他幾葉翠芭蕉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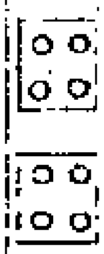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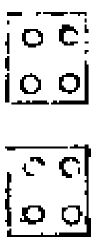


勸農　平原麥酒翠波搖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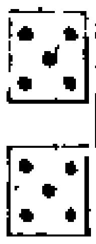


幽媾　艷非常使人驚詫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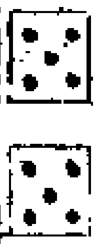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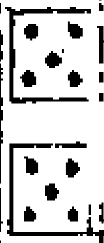


驚夢　單則是混陽蒸變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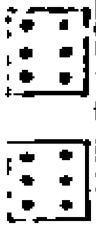


尋夢　傘兒般蓋的周旋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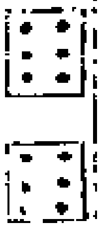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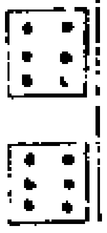


如杭　五花誥封你非分外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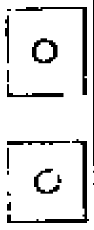


寫真 論人間絕色偏不少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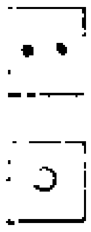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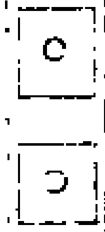


冥判 一帶天無礙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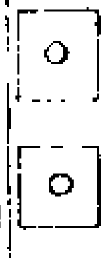


魂遊 盼得上三星四星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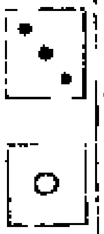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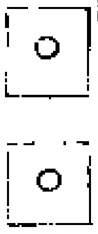


謁遇 向珍珠窩裡排窩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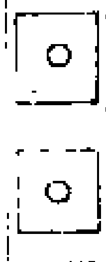


旅寄 五羊城一葉過南韶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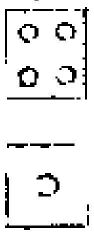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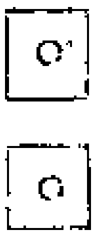


驚夢 瀝瀝鶯歌溜得圓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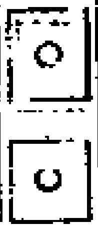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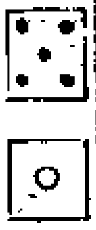
歡撓 這一點蕉花和梅豆呵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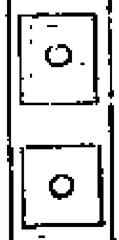


勸農 何處行春開五馬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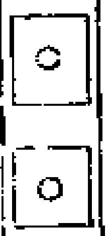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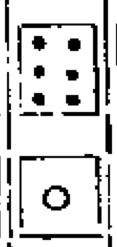
訣謁 一連十箇喏來回漏地有時跌做繡毬兒滾氣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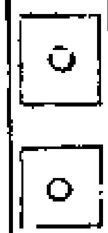


診祟 你卻用掌心雷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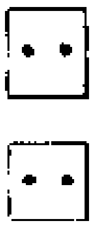


言懷 雪意沖開了白玉梅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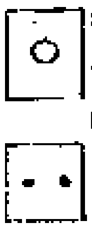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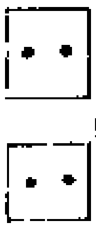


言懷 無螢鑿遍了隣家壁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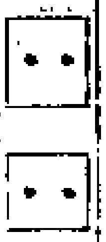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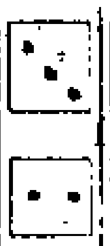
淮泊 楚重瞳較比這秋波瞎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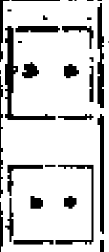


僕偵 十年事老頭兒心上 素





旁疑 玉冠兒斜插笑生香出落得十分情況 青



移鎮 點點白鷗飛近渡 素

⚁⚁ 懽撓 仙院重門閟何處嫦娥 青

⚃⚁

⚁⚁ 如杭 看花十里歸來 素

⚁⚁ 如杭 十年窗下遇梅花 青

⚄⚁

⚁⚁ 移鎮 塹斷長淮塞五湖 素

⚁⚁ 冥判 十地宣差一天封拜 青

⚅⚁

⚁⚁ 圓駕 一般兒蓮步迴鸞印淺沙 素

⚂⚂ 寫真 則待注櫻桃染柳條 青

⚀⚂

⚂⚂ 硬考 高弔起文章鉅公打桃枝受用 素

⚂⚂ 寫真 眉梢青未了 青

⚁⚂

⚂⚂ 驚夢 和你把領扣鬆衣帶寬 素

⚂⚂ 尋夢 原來春心無處不飛懸 青

⚃⚂

⚂⚂ 索元 要得柳如煙纔開杏花宴 素

⚂⚂ 言懷 緣兒翠籠定箇百花魁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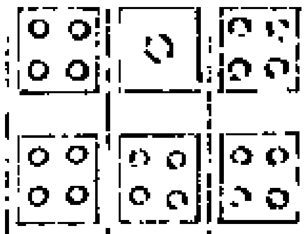
⚄⚂

⚂⚂ 秘議 原來柳客神纏住在香爐裡 素

⚂⚂ 冥誓 畫欄風擺竹橫斜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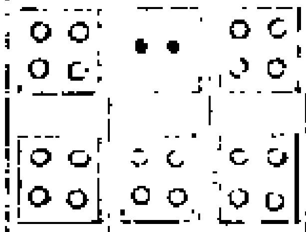
⚅⚂

⚂⚂ 寫真 渲雲鬟煙靄飄蕭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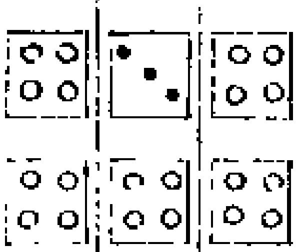
冥誓 蕩花陰單則把月痕遮 青

尋夢 箇人無件怎遊園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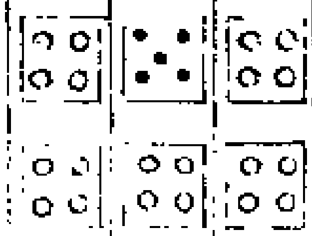
玩真 春心只在眉間鎖 青

拾畫 門兒鎖放着這武陵源一座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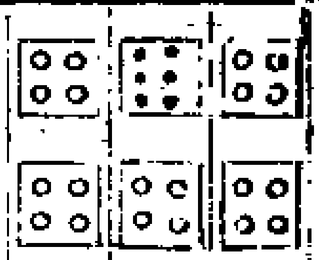
幽媾 武陵溪邊一縷霞 青

移鎮 釣竿兒拂掉了珊瑚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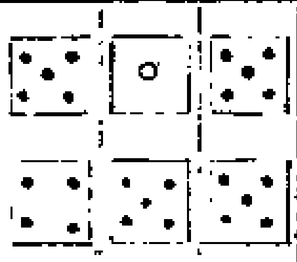
尋夢 春多刺繡宜添線 青

圓駕 夢向嬌姿折梅蕊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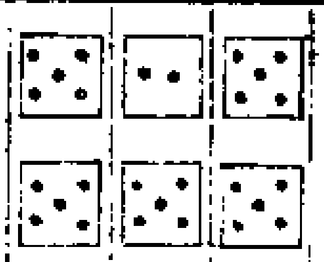
閨塾 一弄明窗新絳紗 青

尋夢 把護春臺都猜做謊桃源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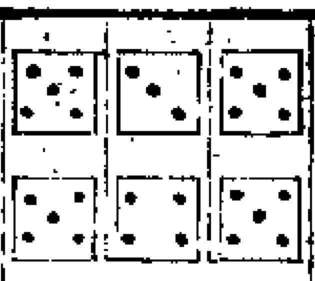
寫真 如雲滿月一點幽情動早 青

悼殤 問梅花古洞 素



寫真 少甚麼美夫妻圖畫在碧雲高 青

尋夢 葉兒青偏迸着苦仁兒裏撒圓 素



牝賊 一枝鎗灑落花風點點梨花弄 青

旁疑 問柳先生何處居叩梅花院主 素

⚄⚃⚄
⚄⚄⚄

圍釋 把一座錦城牆圍得兩雲花 青

僕偵 論儀表看他三十不上 素

⚄⚅⚄
⚄⚄⚄

玩真 梅嶺天一抹 青

悵眺 欲尋高聳看雲煙 素

⚅⚀⚅
⚅⚅⚅

悼殤 海天悠悶冰蟾何處湧 青

訓女 玉鏡臺前插架書 素

⚅⚁⚅
⚅⚅⚅

玩真 怎湘裙直下一對小淩波 青

詰病 兩口零丁告天天 素

⚅⚂⚅
⚅⚅⚅

勸農 雨過炊煙一縷斜 青

鬧宴 長淮千騎雁行秋 素

⚅⚃⚅
⚅⚅⚅

寫真 把俺年深色淺當了金屋藏嬌 青

慈閨 他後堂曾設扶風帳 素

⚅⚄⚅
⚅⚅⚅

尋夢 陰雨梅天 青

旅寄 看一樹雪垂垂如笑 素

⚁⚀⚁
⚁⚀⚁

如杭 喜的是一宵恩愛破功名兩字驚鬧 青

訓女 難道八字梳頭做目呼 素

旅寄 險跌折那郎腰 青

訓女 寸草心怎報得春光一二 素

冥誓 一徑的把斷紅重接 青

冥判 花間四友無拘得 素

硬拷 御筆親標第一紅 青

玩真 未曾開半點么荷 素

懽撓 喜蕉花暗展一夜梅犀點污 青

悼殤 莾踪涙影風剪了玉芙蓉 素

魂遊 殘紅半枝紅蠟裝 青

尋夢 拈花閃碎的紅如片 素

幽媾 海天秋月雲端掛 青

尋夢 是天公不費買花錢 素

玩真 叫得你噴嚏似天花唾 青

驚夢 翠生生出落得裙衫兒茜 素

尋夢 青 我待要折我待要折的那柳枝兒問天

硬拷 敢折倒你丈人峰 素

婚走 三生一夢人世兩和諧 青

硬拷 鄉盗跖打地洞向鴛鴦塚 素

急難 雲橫雁字斜陽道 青

魂遊 一片彩雲扶月上羽衣青鳥閒來往 素

冥誓 少甚麼舊家根葉却着俺異鄉花草填接 青

拾畫 冷鞦韆尚掛下裙拖 素

玩真 逗春心一點蹉跎 青

玩真 敢柳和梅有些瓜葛 素

鬧宴 接天高手偏好挂花時節 青

冥誓 鸞鵶閃落在殘紅榭 素

懽撓 潤紅蕉點香生梅唾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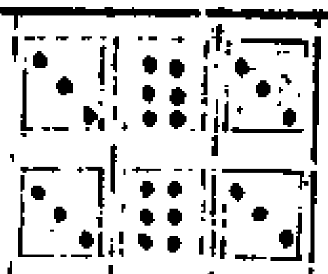
秘議 這便是紅梅院做楚陽臺 素

婚走 把雙飛路排 青

如杭 再世為人話做了兩頭分拍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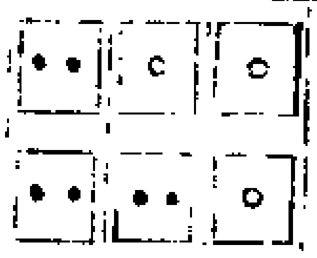
驚夢 艷晶晶花簪八寶填 青

冥誓 年華二八正是婚時節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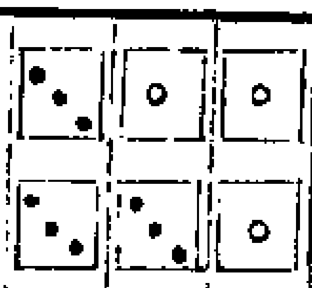
（鬧殤）人世上似這天真多則假 青

（圍釋）順天道順天道放些兒閒空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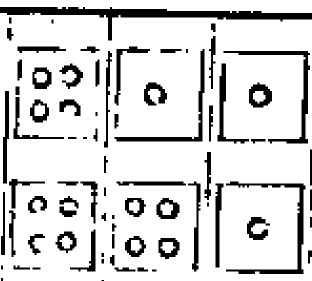
（魂遊）做兒郎做女郎願他永成雙 青

（繕備）按三韜把六出旗門放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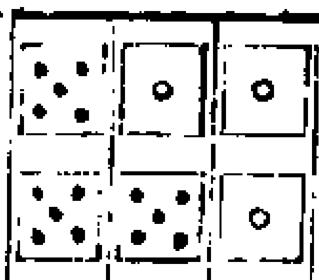
（尋夢）一絲絲垂楊線一丟丟榆莢錢 青

（延師）添眉翠搖珮珠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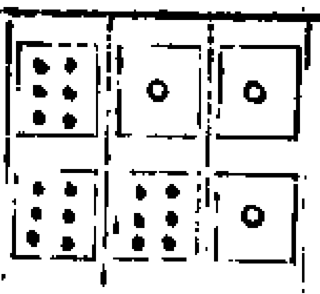
（寫真）似空花水月影兒相照 青

（標目）牡丹亭上三生路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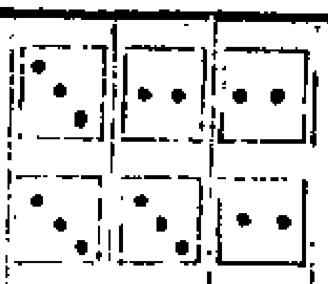
（圍釋）你醋葫蘆指望把梨花架 青

（折寇）又不是鬧元宵砲鼓齊鼞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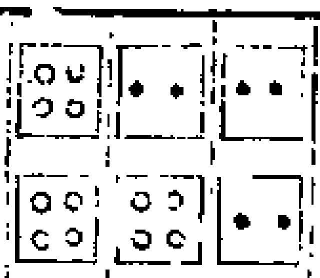
（歡撓）隔窗紗怎守得到參兒趄 青

（折寇）問天何意有三光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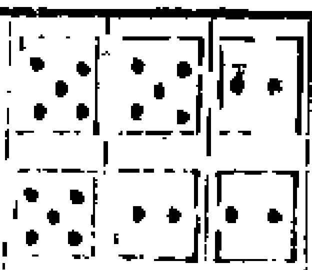
（硬拷）九泉下比目和同 青

（勸農）他一樣小腰蝦一般雙鬢鬟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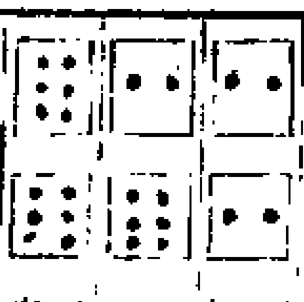
（驚夢）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 青

（勸農）紅杏深花菖蒲淺芽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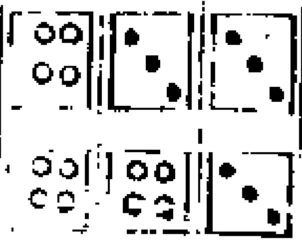
尋夢 敢依花傍柳還重現 青

花賺 覽轆門畫鼓鼕鼕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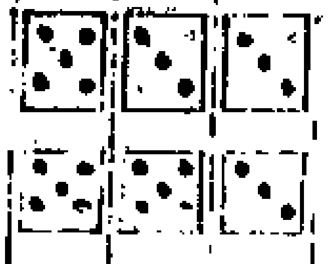
圓駕 平鋪着金殿琉璃翠鴛瓦 青

診祟 燕尾翻風亂颭起湘簾翠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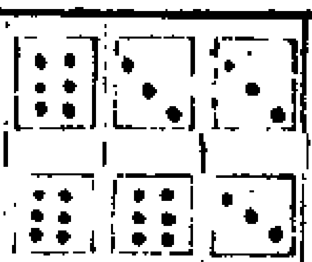
驚夢 遍青山啼紅了杜鵑 青

如杭 沉醉了九重春色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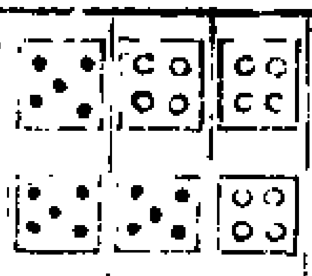
診祟 依稀只記得柳和梅 青

言懷 硬荼蘼抓住裙衩線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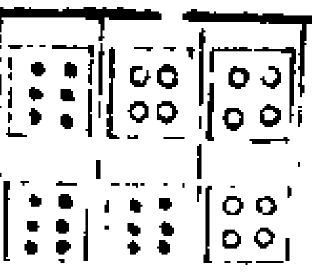
急難 半青天鵲影成橋 青

寫真 倚湖山夢曉對垂楊風裊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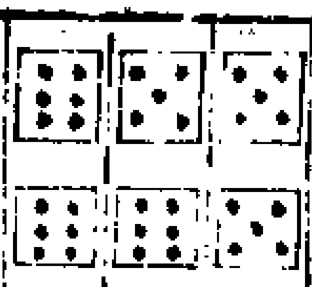
旁疑 比似你半老佳人停當 青

耽試 廣寒丹桂吐層花誰向雲端折下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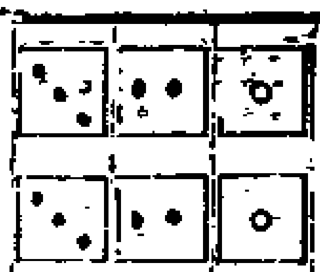
魂遊 樓閣重重春色七 青

尋夢 那一答可是湖山石邊這一答似牡丹亭畔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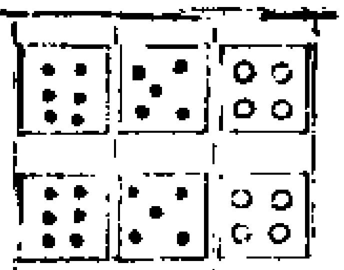
尋夢 非遠那雨跡雲蹤纔一轉 青

玩真 樹皴兒又不是桂叢花瑣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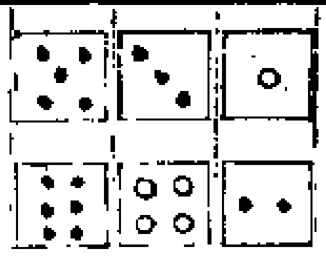
闘宴 猛把吳鈎看了欄干拍遍落日重回首 青

驚夢 怎今春關情似去年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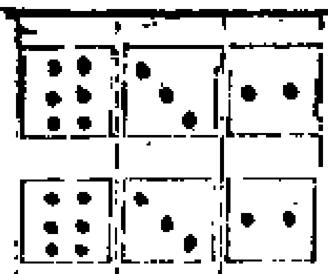
診祟 這形模只合掛巫山廟又只怕為雨為雲飛去了 青

驚夢 雲霞翠軒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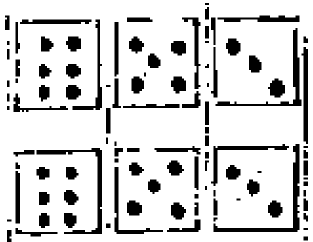
拾畫 你為俺再尋一箇定不傷心何處可 青

移鎮 都是些鰥寡孤獨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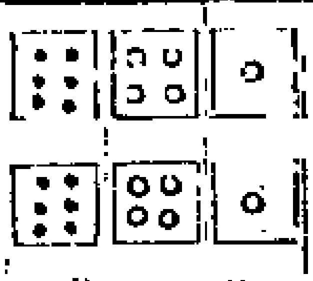
憶挑 順風兒斜將金佩拖 青

玩真 春山翠拖春煙淡和相看四月誰輕可 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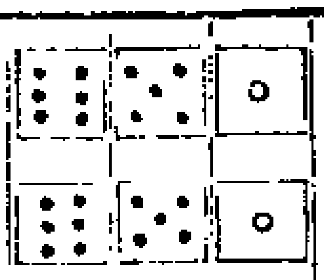
索元 柳夢梅也天柳夢梅也天 青

牡賊 哨尖兒飛過海雲東 素



魂遊 把一點香魂早度人上天 青

驚夢 也逗得箇日下胭脂雨上鮮 素



診祟 些兒意正待攜雲握雨 青

悼殤 冷雨幽牕燈不紅 素

此小六娘篋中故物也昔小青與素素寒夜擲色拈及牡丹亭句各出一致燈爐便睡似未了公案後傳示小六娘六娘撫掌曰妙哉意而意者也鳳窠鴛社妙妓少尼定有解人慎勿落俗子腐儒牙

縫嗟嗟二小已矣而兼素尚在人間倖以發揮形
屬影之感秀先序

牡丹亭骰譜跋

小青詩文流傳膾炙疑者猶以爲妃青儷白特支小白所自寓本無其人至於小六娘不過一見諸尺牘流水辨桃何由復留此雪鴻爪印其爲文人僞托大略可知弟同撰之素素作序之秀先名彰姓晦里居莫考抑又何爲胸中耿耿不知何日始剖晰無疑聊存此一重公案以俟解人云爾乙未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牧豬閒話

吳江金學詩二雅著

燕射投壺載於禮經古聖賢游藝之具尚矣下此以戲具角勝負者圍棊之製最古至于今不易他若博也握槊也雙陸也長行也（見唐書及李肇國史補）九勝局也（見記纂淵海）摴蒱也打馬也（見陳振孫書錄解題）塞也格五也甓融也彈棊也波羅也（見徐廣彈棊經）四維也儒棊也（魏侍中肇著儒棊格見說郛）象戲也桑子也金葉格也金龍戲也（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旋棊也（同上）意錢也（此外如角觝蹴踘諸戲所以角力故不引及）或異名而同實或一名而異用皆見于史傳及前人詩賦文集而其法多不傳蓋玩物喪志之尤名流俊士間一涉獵儒者所訶厲大雅所弗尚也且著述之家概曰博戲通曰摴蒱以事涉猥瑣未暇析其原委條其分合又或以意改易其製厭故喜新所聞異詞古意寖失有由然矣北窗長晝從睡鄉中回輒就所見聞以書籍可攷者證之古有今無者難以臆斷故不贅古無今有者亦著錄焉聊

以資談諧示寓意倘遇運甓之陶士行毋乃丞取而投諸江中乎

骰子

骰子以骨爲之矩方觚稜凡六面皆鏤其中而以點識之曰么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惟四用朱點餘皆墨其具以六子爲限擲之于盆視其轉止按古人所稱骰子大抵皆指蒱博之具斵木爲子其數五木名五木瓊㩧類書謂古人博骰用五于以木爲之陳思王造雙陸用二子以骨爲之博骰用木其後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見程大昌摴蒱經略）至唐時亦用骨矣（程氏謂投瓊見列子則周末已嘗用玉骨也按鮑宏博經云所擲骰謂之瓊或是借瓊以形木之溫潤李翱五木經云骰以木爲之今則以牙角可爲唐時始用骨之證）然其形尖橢非四方其製畫彩非鏤點兩面非六面與今骰子迥異（詳下所引摴蒱經略）今之骰子疑始於陳思王之兩骰聲譜云陳思王製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遂加骰子至六此其證也唐書藝文志有李郃骰子選格三卷郃字仲元賀州刺史今其書不傳傳者房千里骰子選格未知卽其製否也劉禹錫觀博文云博齒用骨觚稜四均

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其曰異乎古之齒明非即五木之具也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南唐近事載劉信擲六骰于于一擲六齒皆赤宋史載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凡此皆即今骰子之戲與樗博之五骰各不相涉自唐世骰子盛行五骰之製漸廢程氏云古書古事語及摴蒱者其名數遂不可曉蓋宋時已然骰投也取頭擲之義後轉呼爲頭罚文帝命丞郎擲摴蒱頭（見北史辟端傳）古曰投瓊（見列子）瓊一作惸（見繁欽威儀箴）又作榮（見顏氏家訓）古律文謂之出玖（見摴蒱經略）又

名博齒（見王建詞注）又名穴骰一作穴骼（見房千里骰子選格序）又名明瓊（見洪遵雙陸序及晁氏讀書志）又名瓊畟（見李洞詩注○按以上諸目多指樗蒱博之骰然今骰子亦可通用）又博徒隱語呼爲惺惺二十一謂六面共二十一點也又曰象六謂六隻成副也（見陶穀清異錄）四用朱點者相傳唐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爲勝上連叱呼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見潘氏紀聞）

骰子之製不過六子子各六面而角勝之道種種各異有曰擲狀元者用籌馬以四緋多者爲勝另有全色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馬軍四序等名次第俱得勝采有曰擲陞官圖者用局道最重第一擲爲進身之始六子以四爲德以六爲才以二三五爲功以么爲贓遇德則超遷才次之功亦陞轉遇么則降罰有曰擲老羊者集五六人分朋列座以一人輪流爲樁餘皆出注視所擲之三子同色外計餘三子之大小以爲勝負有曰擲挖窖者即視同色之三子計其大小以爲勝負如遇四子五六子皆同則更勝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今俗通行之老羊尤甚皆不知所自

始又吳俗向親友數人斂財爲會謂之首會所斂之人按期均收各視首會所得以骰子閉盒中兩手抗之尋開盒視骰點多少以定得財先後謂之搖會此通財轉輸之舉非賭博也然亦有藉于骰子云

按程氏摴蒱經略云博者斵木爲五子其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如杏仁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鏤采凡一子爲兩面其一面塗黑畫牛犢一面塗白畫雉今市井無藉于廣闠設博場其具亦兩頭尖銳四旁均作六面鏤如骰子之製形類諫果而

有甄稜先設局道大書一二三四五六等字然後舉手挼骰觀者乘其轉躍未定時以錢壓向某字射中者較其所壓之錢獲采四倍不中則阿堵飽設局者之橐矣謂之轉骰頗類意錢之戲實則骰子形製也又按白樂天詩云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宋徽宗時宮中之戲曰宣和譜人罕知者皇甫松字子奇撰醉鄉日月一作投瓊譜載骰子令甚詳今所傳楊維楨之除紅譜無名氏之醉綠圖郭禥叟之

穎譜袁舜臣之合歡譜登瀛子之鬭腰譜丁諷之雙成譜屠幽叟之兼三圖並見說郛皆骰子酒令也

紙牌

紙牌長二寸許橫廣不及半繪畫雕印凡六十頁為一具具各有耦共三十種分為三門曰萬貫曰索子曰文錢皆自一至九共二十七種餘三種曰么頭其一萬貫一索子一文錢亦曰么頭萬貫皆繪人形索子文錢則各繪其形製攷唐李洞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晁氏讀書志有葉子戲格一卷云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也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見丹鉛錄遼穆宗寶應中正月與羣臣為格葉戲見王圻續文獻通考疑即葉子皆紙牌所自昉乎按說郛載潘之恒葉子譜乃馬弔牌也然馬弔牌署宋江諸人名則非昔時葉子決矣楊升庵謂葉子如當時紙牌酒令今所傳數錢葉譜天都汪道昆撰即紙牌酒令也所謂紙牌亦馬弔牌也恐升庵時尚未有今之紙牌形製調度前人未有著錄者大約仿馬弔牌而損益之疑始于明之末造而

盛行于今世雖鄉僻處無地不有非甚謹愿者無人不曉較馬弔牌奚啻十倍故于骰子之後首序列焉聚客四人案設廚旂乃出戲具拈一人為首以次抹牌每人各得十頁謂之默和餘二十頁另一人掌之以次分遞在局者謂之把和亦曰矗角因其在座隅也其法以三四頁配搭連屬為一副三副俱成為勝兩家俱成以拈在先者為勝凡牌未出皆覆既出皆仰覩仰之形測覆之數以施斡運則在神而明之又或于六十頁之外更加一具為一百二十頁則每種

各四頁或更加半具爲一百五十頁則每種各五頁
可集五六人爲之每人各得二十頁以外其餘頁皆
掩覆次第另抹以備棄取名曰碰和原本默和之法
而推衍之抹得三頁同色者曰坎曰碰四頁同色者
曰開招五頁同色者最難得曰活招相傳謂前朝人
囹圄中所製故有此等名目或就其中數頁閒塗以
金抹得者以一頁當（去）二頁謂之碰金和明末士大
夫多好之又有曰獻曰闖之目方言俚語不能具舉
而識者以爲流寇之讖亦異聞也

昭代叢書 別集 牧猪閒話 卷四十三 七 世楷堂藏板

又按說郛龍氏子猶云牌式必須官樣如太倉衛前
崑山司馬橋蘇州桃花塢並稱牌藪以夾青純綿紙
者爲上若細畫者謂之小娘牌狹小者謂之轎夫牌
矮濶粗惡者謂之孤老院牌墨寫模糊難辨者謂之
鬼牌今製牌工細者仍以吳下爲最予歷經燕齊閩
粵之地所見牌式皆不免龍氏所譏者矣

骨牌

骨牌大者不及寸許截骨爲之精者間用象牙故又
名牙牌正面鏤竅如骰子式每頁用骰子兩面所鏤
而錯綜之凡三十二頁爲一具具各有耦惟九點以
三六與四五爲耦八點以三五與二六爲耦七點以
二四與二五爲耦五點以么四與二三爲耦六點以
二四與三點之么二爲耦謂之武牌餘皆文牌自爲
耦正字通以爲宋宣和二年所設高宗時詔須行天
下謂之骨牌

凡戲具皆須糾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獨坐自怡故功
令不禁以爲非賭具也或旅館蕭寥或蓬窗寂靜未
攜書籍更鮮朋儔時一拈弄足以消暇其名有打五

昭代叢書 別集 牧猪閒話 卷四十三 八 世楷堂藏板

關相（去聲）十副拆塔掘藏喜相逢拾元寶牽貳鑽等目
若遇兩三人及四人同坐拈一人爲首次第抹牌以
三頁配搭爲一副取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等名
與六骰采色正同謂之游和或于三十二頁之外加
倍而又半之爲八十頁則每種各五頁又以武牌三
六四五等均作每種五頁與文牌同則又加二十五
頁爲一百五頁亦曰碰和或以天地人和等牌爲將（去聲）
抹得者倍采或就其中數頁添繪花枝以一頁當（去聲）
二頁謂之碰花將（去聲）和或於百五頁之外另製一

頁或兩三頁素面而繪以雜采可隨意呼爲某牌以其未有鏤點也抹得者輒勝謂之如意君大要彷紙牌之法特小有異同今以所鏤之點繪於紙而抹之形製大小一如紙牌不用牙與骨矣

天牌重六也地牌重么也人牌重四也和牌么三也配以三六與四五各九點爲天九三五與二六各八點爲地八三四與二五各七點爲人七么四與二三各五點爲和五么二與二四爲至尊其法用四人用牌一具三十二頁每人各得八頁以大擊小特文武

二門各不相統故擅長者能以小制大文武去留之間貴有審斷所重最後一出勝者舉全功焉謂之搶結（見續葉子譜）名曰打天九又名打四虎者其法小變按打天九之法與馬弔牌頗近歙人鄭氏（扶曦）衍之作混同天牌譜（見昭代叢書）純用馬弔法似更新奇可喜耳

馬弔牌

馬弔牌較紙牌橫縱幅俱稍廣繪畫雕印並同凡四十頁爲一具一頁爲一種分爲四門自相統轄曰十萬貫曰萬貫曰索子曰文錢萬貫索子皆始于一尊于九各九頁十萬貫自二十萬貫始至九十萬貫百萬貫千萬貫尊于萬萬貫共十二頁俱繪人形與萬貫同文錢一門最尊者空湯次枝花次一二以至于九亦共十一頁文錢中空湯亦繪人形并舉水滸傳宋江諸人以實之古云馬掉腳謂四門如馬之有四足今俗稱打馬弔按古有打馬格局打馬圖式今皆不傳以文翔鳳朝京打馬格（見說郛）證之知打馬非馬弔牌也歙人潘之恒有葉子譜貢禺黎遂球有運掌經吳人龍子猶有馬弔腳例（並見說郛）皆馬弔牌之舊譜

也而後人推衍之者多矣

四人入座每人各分八頁法亦以大擊小而現出色樣及餘八頁衝出色樣出奇制勝變化無窮四門最尊者曰賞次爲肩最小者爲極賞肩極上桌俱堪配成色樣色樣有大小名稱毋慮數十角戲雖多惟此最爲韻事入局者氣靜聲和無容爭競故其名曰無聲落葉黎氏謂思深於圍棊旨幽于射覆義取于蕆鉤樂匠于鬬草致恬於梟盧拋擲非按譜探索則不能悉其委曲淺夫穉子厮養之卒不足以與此也故

士大夫尙焉

又按潘氏譜有看虎之戲亦用馬弔牌爲之不行于今

象棊

象棊規如制錢斲木爲之精者亦用骨與象牙白黑各十六枚畫局道而中分之行止部位各不相襲其法以車馬砲卒等赴敵而又恐爲敵所乘即須自護若大將不能脫險即敗局矣文獻通考載晁補之廣象戲圖序云暇時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

盡局從橫路十一棊三十二爲兩軍耳意若其狹也嘗試以局從橫路十九棊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强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强弱可循環于無窮按此則象棊自宋時已有之今其遺製而晁氏所廣者不傳矣

考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何妥王裕三家注今王褒象經序庾信象戲賦載唐類函其言有日月星辰之象變俗移風之語明非今之象戲矣晁氏讀書志有尹洙撰象棊經一卷注云凡五圖今世所行者不與焉而陳氏書錄解題載汲陽成師仲撰三象戲圖杉陽葉茂卿撰象棊神機集俱無可考惟司馬溫公撰七國象棊其製尙存 本朝新安鄭晉德又以意製三國象棋云

拽子

拽子設圖綦道以黑白棋各五共行道中一移一步遇敵則許跳越以先抵敵境者爲勝今之兒童皆能

爲之本無名稱予爲之名曰拽子拽移之轉音牽也引也本洪遵雙陸序夢溪筆談以爲疑即古之格五按漢書吾邱壽王以格五召待詔注乘五閣不得行故曰格五後漢書梁冀傳注音義云格五簺也說文曰行棊相塞謂之簺鮑宏塞經云塞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漢時格五即塞戲也齊書沈文季善塞用五子予考邊孝先塞賦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是行棊用六子非五子豈六朝時已小變

其製爲今小兒技碁之催輿耶筆談又云蹙融一名蹙戎即格五也有徐德中者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嘗欲有餘裕而致敵人于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按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班固謂懸于投而不屬乎其人之有德其意正同鮑氏塞經云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然則塞之爲道專用智巧與蒱博之擲采呼盧迴殊亦可因披予想像其意

壓寶壓扠搪攤

壓寶者以一制錢閉盒中分青龍白虎前後四方之位以錢壓得寶字者爲勝壓扠者掉兩錢使撇旋伺其將定以手捺之亦分四門兩陰也兩陽也若一陰一陽則名曰扠內一錢色稍赤赤者得陽曰前扠得陰曰後扠壓得者爲勝搪攤者隨手取錢數十枚不拘多寡納于器中俟衆人壓畢乃取計之每四枚爲盈數統計凡爲四者若干餘零或一或二或三或成數分爲四門以壓得者爲勝按漢書安邱侯張拾等並坐博揜免爲城旦貨殖傳博揜成富顏師古注揜意錢之屬也後漢書梁冀能爲意錢之戲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其所由來古矣杜甫詩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李濟翁資暇錄云錢戲有每以四文爲一列者即史傳所云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映欺惑也

諸戲皆推一人爲樁所挾貲必倍蓰于人方可與衆對敵謂之開當（去聲）主勝負出納之數壓者不限人數

可容數十人游手之徒嘯引惡少喧譁叫呶馴致鬬毆攘竊悉由於此競財啟釁風斯下矣近日士大夫間有好之者要於此道中亦未許爲入流品也

籌馬

籌馬以象牙爲之如箸形之半而取其方廣兩面皆可畫彩如無象牙剖竹亦便博徒入局讓家先給籌馬以代青蚨白鏹其製大小參差或當千或當百或當十以便隨意出注并轉換之用局散之後勝負既分則較其得失之籌以取償于阿堵古所謂點籌也

(見唐書中宗紀)攷楚詞莨(後漢書注作琨)蔽象棊王逸注謂以莨玉作箸象牙爲棊晉制犀比注謂晉工作博箸比集犀角爲雕飾馬融摴蒱賦云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馬則元犀象牙是磋是礲馬爲翼距籌爲策勲矢法卒數按籌爲策勲卽淮南子所云善博者得籌必多也李翺五木經王采四昄采六自十六筴以至二筴次第隨所擲之采以爲筴之贏絀筴卽籌也馬之與籌本爲二物今則統言之曰籌馬凡戲皆可用之又曰注馬負者覩錢將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見宋史寇準傳)俗謂之盡手錢

狀元籌者最大曰狀元爲六十四柱次差小曰榜眼曰探花各三十二柱遞至秀才最小僅一柱以骰子卜彩覩其所擲爲籌之得失高下局畢計籌以分勝負另有一籌曰塲譜開載得失高下之數以柱爭競

局道

局道始于鬬棊邯鄲淳藝經云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各一百五十枚其製與今之圍棊亦小異矣其他局道之可考者一曰塞局四道交正時之則也(見邊孝先塞賦)一曰彈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見夢溪筆談)一曰四維局畫紙爲局其長盈尺九道並列(見晉李秀四維賦)一曰象戲局緣箇旣開丹局直正(見庾信象戲賦)一曰雙陸局以異木爲方槃槃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見洪遵雙陸序)一曰打馬局中央爲四十九道外爲七十二道(見文翔鳳打馬格)凡此皆局道之證

按今之象戲局從路十橫路九晁補之謂局從橫路十二與今不符蓋古法亦變矣司馬溫公作七國象

戲用圍棊局用子百有二十周一七國各十有七周黃秦白楚赤齊青燕黑韓丹魏綠趙紫鄭晉德作三國棊譜卽用象棊局道而增其半蜀正向魏吳俱斜向中有城有山有海每國各用十八子共五十四棊皆倣象戲而增益之者也至骰子之用往往與局道相爲並行今俗所傳陞官圖以文武出身分仕途以人品忠佞分勝負六子以四爲德以六爲才以二三五爲功以么爲贓遇德則超遷才次之功亦陞轉遇么則降罰其他形製大小例類不一明上虞倪文正

公（元璐）造百官鐸凡數千字有關官制考證國家利弊其日使兒童習之可以嬉君相察之可以治蓋用意良深矣按房千里骰子選格秩例自侍中起至縣尉止其目凡六十有八自序云以穴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爲尉掾而上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違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欻升於上位者今有小陞官圖擲骰二枚計點若干視所行以爲升降字數無多而有繪畫人形兒童喜爲之是其遺意宋劉

攽撰漢官儀新選一卷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見晁氏讀書志）趙明遠景昭撰進士采選一卷（見陳氏書錄解題）鄭氏書目載彩選格共數種皆陞官圖之濫觴也又宋時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先爲散仙次爲上洞以漸至蓬萊大羅則衆仙慶賀其比色之法亦重緋四凡有過者謫作採樵思凡之人遇勝色仍復位王珪宮詞云盡日窗間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亦彩選之類也所云到盆錢如里俗陞官圖卑者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見虞兆漋天香樓偶得）

又按陞官圖多用骰六枚惟房千里局道用骰二枚本朝閻高兆撰攬勝圖用骰一枚以么爲詞客二爲羽士三爲劍俠四爲美人五爲漁父六爲緇衣分馬既定齊集勞勞亭挨次遞擲照點前行詞客至瀛洲止羽士至蓬萊島止劍俠至青門止美人至天台止漁父至桃源止緇衣至五老峯止其局亦從陞官圖化出

花賭

飲博携蒱妓家所擅古人每藉以作狹邪之遊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閑且都紅牙縷馬對携蒱玉盤纖手撒作盧宋李元膺詩曰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明劉黃裳詩曰已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進局媚郎官曲房棐几之間錦茵圍坐嬌聲雜遝蕩漾激謂較諸歌舞筵前另有一種風致搢紳之家蓄有姬侍或遇令節壽誕偶一爲之特未可常習妨害女紅也（按太平廣記薛昭遇三美女請擲子遇采彊者得薦枕席亦閨房雅事）今吳下富商大賈婦女宴會廣攜白鏹招邀赴局淫盜交誨貽

玷帷薄所宜痛遏其流以儆頹風

抽頭

招博徒於家而飲食之伺其既勝或二十取一焉或十五取一焉謂之抽頭東坡所謂賭錢不輸方也見志林唐國史補云癡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山堂肆考云世之糾率摴蒱者謂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今令甲禁賭博最嚴窩家即抽頭之家也

賭神

今之博徒有自命擅場而終日不得勝采謂有賭神制之所坐方向宜喜神不宜鶴神又日朝不向南暮不向北考遁甲經天一遊亭六行亭亭天之貴神也戰鬭博戲漁獵但可背皆不可向也晉書慕容寶曰世言摴蒱有神豈虛語哉按此則賭神之說亦有自來矣

角戲宜忌

宜暇日　宜雨窗　宜大寒大暑　宜酒後　宜病起　宜密室明窗淨几　宜豪客　宜風雅之客　宜阿堵適有餘裕時　宜舉子試竣出闈時　宜舉子下第時　宜幕客無事時　宜與不甚曉文墨者同居時　宜有小不如意事時　宜黑夜泊船津口　宜美人在座

忌有俗事　忌花月良辰　忌屋宇鄰街道　忌有他客扣門　忌有旁人饒舌　忌輕佻子弟竊看　忌辭客　忌貪鄙之客　忌褊躁之客　忌懼內之客　忌手頭匱乏時　忌舉子候出榜時　忌徹夜達旦不止　忌邀子弟之業師入座

牧豬閒話跋

是帙游戲神通魚龍曼衍博徒伎倆一經裁翦無不化俗為雅信乎文人筆底具有爐錘也至徵引賅博尤極爬羅剔抉之致其逸於篇外者惟桐鄉俞寧世所撰花甲數譜耳癸卯新秋同邑楊復吉識

混同天牌譜

混同天牌譜小引

牙牌之製創自涑水馬弔之戲始于弇州兩者分道揚鑣各不相下大抵馬弔則士夫所尚牙牌則閭閻為多從未有合而一之者吾友鄭子扶曦作混同天牌譜仍涑水之目而以弇州之法行之其人則有倚有開其致則有開冲有色樣製誠佳也獨是以鄭子之才既已置身于天地人之內乃上之不能巧合于主司以獨上天梯而赴龍虎之會下之復不能統正拘馬軍以征九溪十八洞而作掛印將軍徒出其楚漢爭鋒之才與孩兒十葉奪錢五而已豈不深可歎哉吾茀就其所謂混同天者而思之若有所感慨于中者以為天道杳茫同于混沌或多才而抑鬱或弇鄙而尊榮誠不知彼蒼者天意果何屬而吾儕必欲以是非可否與混沌者相攻則亦何益之有曷若模稜俯仰降志辱身付可否于兩忘置是非于不校模糊落莫與造物者同遊于混沌之天聊借摴蒱以消永日則是斯譜也其即扇子之天間乎心齋張潮識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混同天牌譜

歙縣鄭旭旦扶曦著

凡例

一牌自宣和以來為戲舊矣曷取而譜之譜之者無計遣愁聊以永日相率而鬭忿忘憂作無懷氏之民耳因目曰混同天

一舊譜止三十二扇其褋牌無對二六三六錯對于義頗無所取今增二十四扇自無而單白單而重亦如卦爻之相摩盪云

一良朋雅集靜几明窗角勝爭奇飛觴浮白不減賭墅風流一掃呼盧習氣

注數

此牌以白為貴出色兩扇俱白者最貴賀十二副一扇賀六副半扇賀三副在中間成牌者白周圍正數五副之外仍賀五副其餘周圍但有白者五副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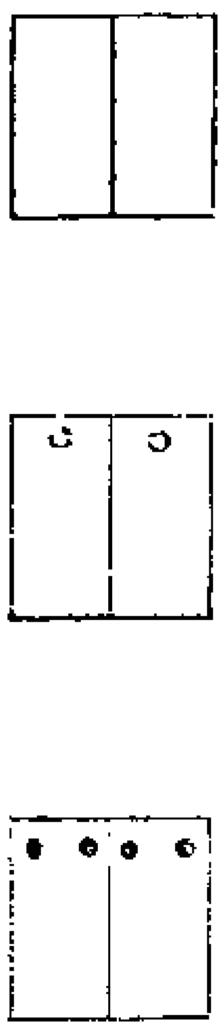
仍賀三副分相三副之外仍賀三副餘凡有白成牌者每白一方賀一副其天地人和出色及斷幺絕六天不同地不同順不同雙小不同等俱照舊五副六副至若對子三副乾紅黑廿二二副天地分天廿三四副亦俱照舊譜推大四對以下八扇色樣俱賀十副八同賀八副七同賀七副凡遇七同以上大色樣不論椿閑到手即攤聽取二扇若冲中間成牌者復許推班出色至若六白則賀十二副七白賀十八副八白賀廿四副冲出一白即加賀六副隔色不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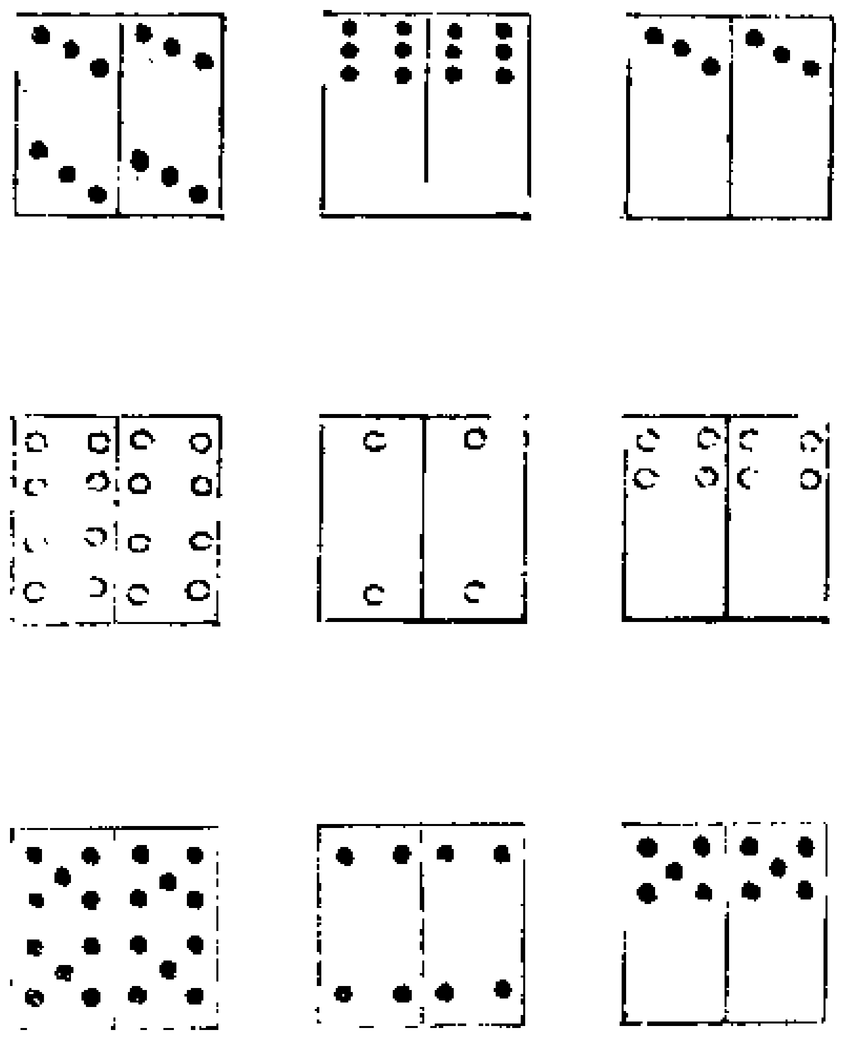
七同八同冲出一同加賀二副隔他色亦不算至於亡牌但有白一方即免亡二方以上每方亦賞一副總之以白爲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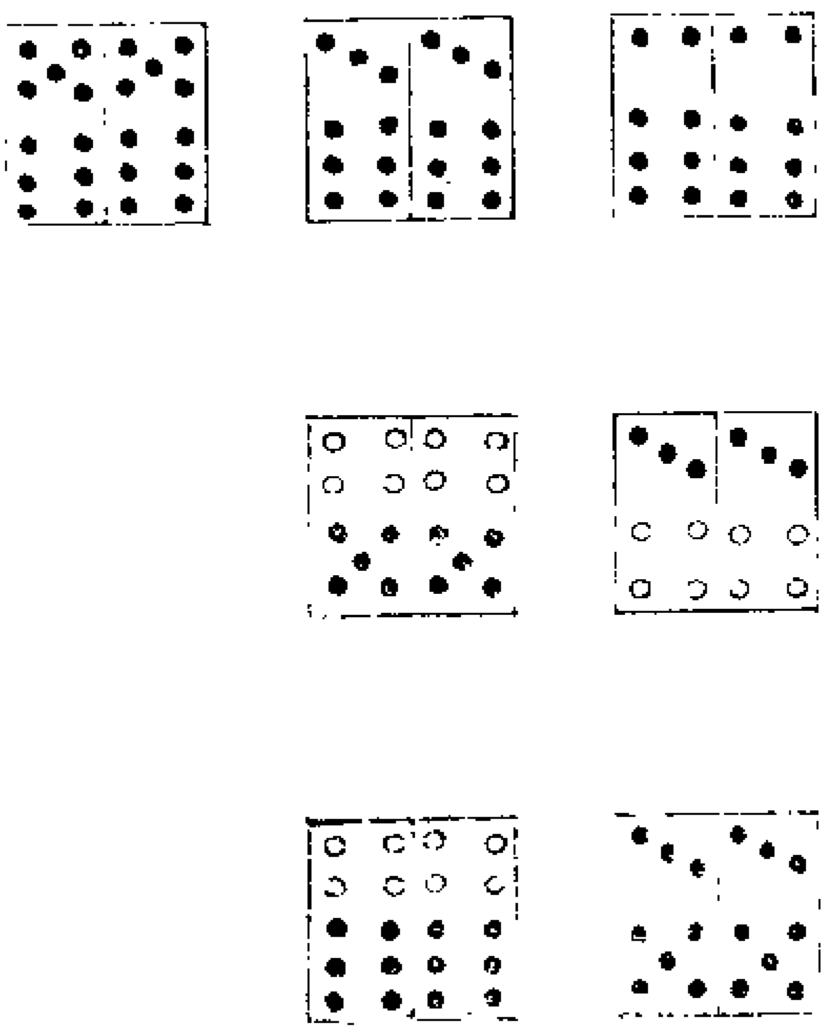
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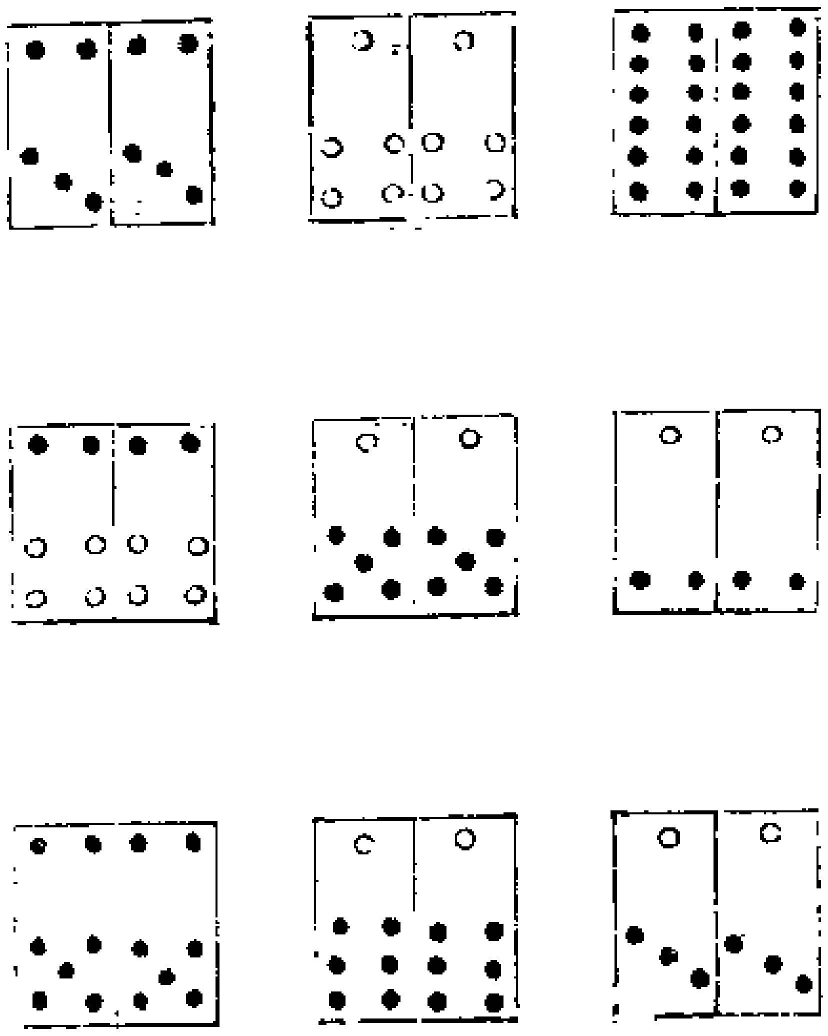
三人至六人鋪則立椿家照出色閑冲白冲白幺冲幺二冲二三四五六冲三四五六冲出副數即照出色白算三點算一閑家俱出其六副以下色樣椿家得之則閑家俱賀閑家得之則椿家獨賀若七副以上大色樣不論椿閑俱賀其或椿家亡牌則閑家色大者奪冲所冲副數椿家獨出若七人同鋪則不能看冲止賽色樣而已此其大較耳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

對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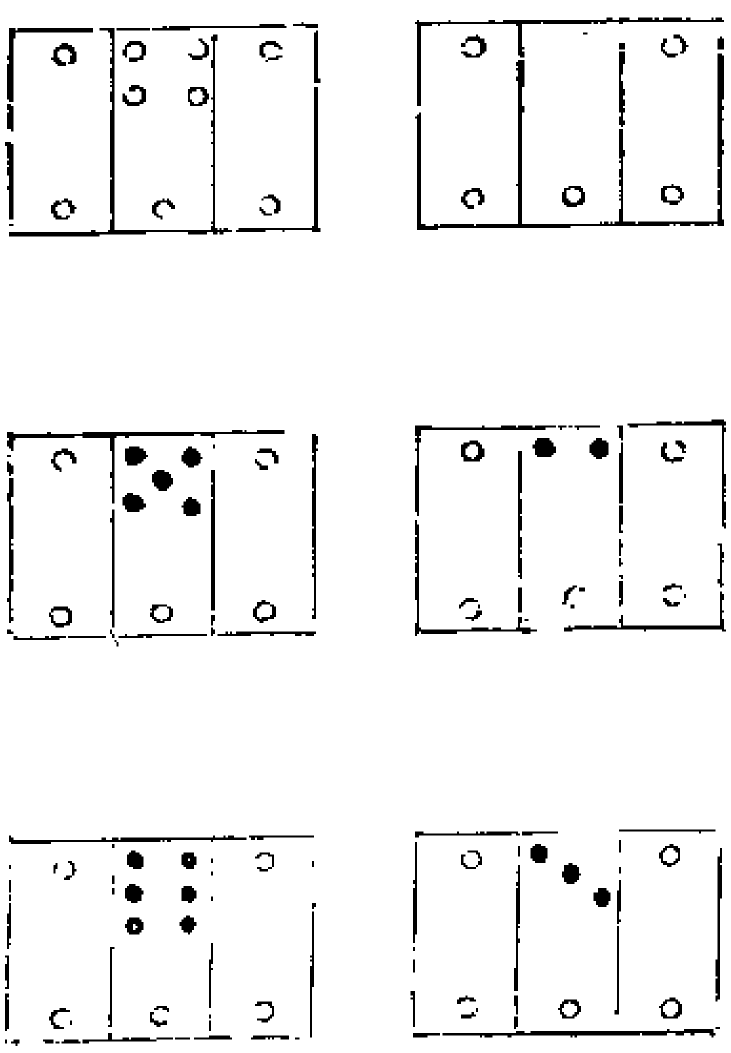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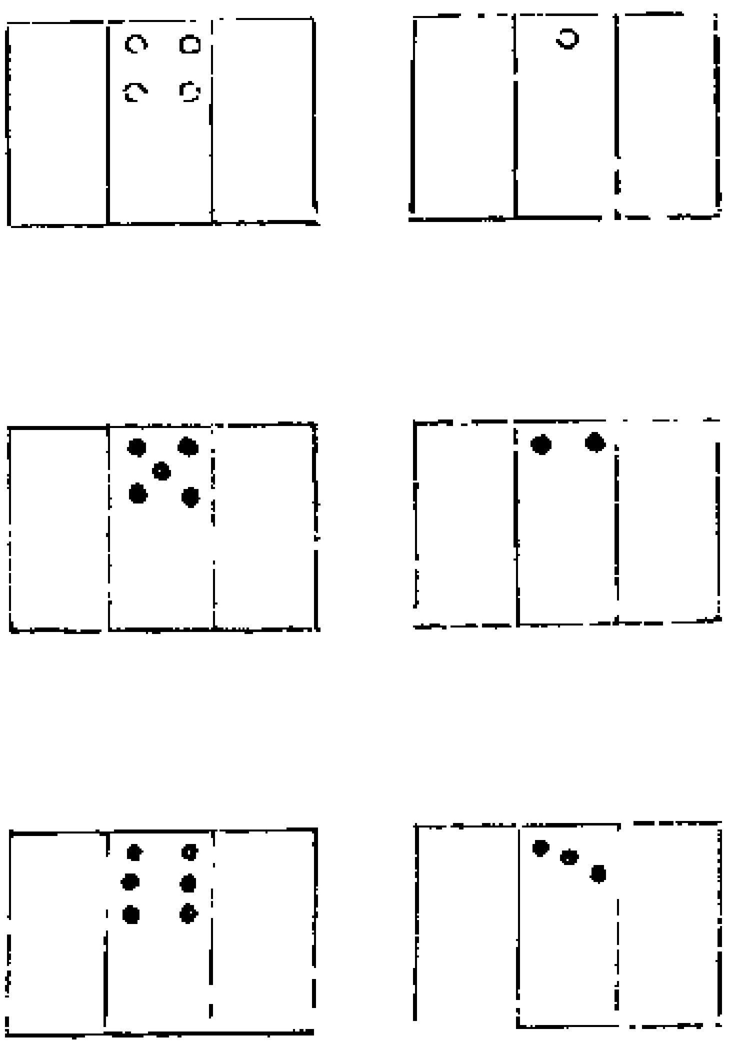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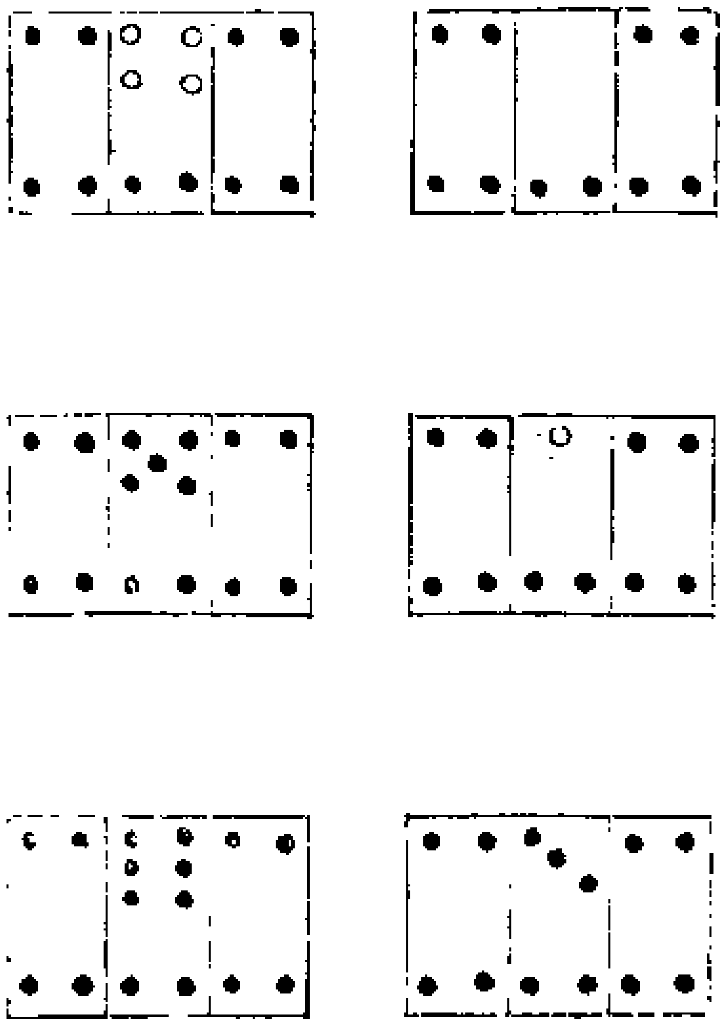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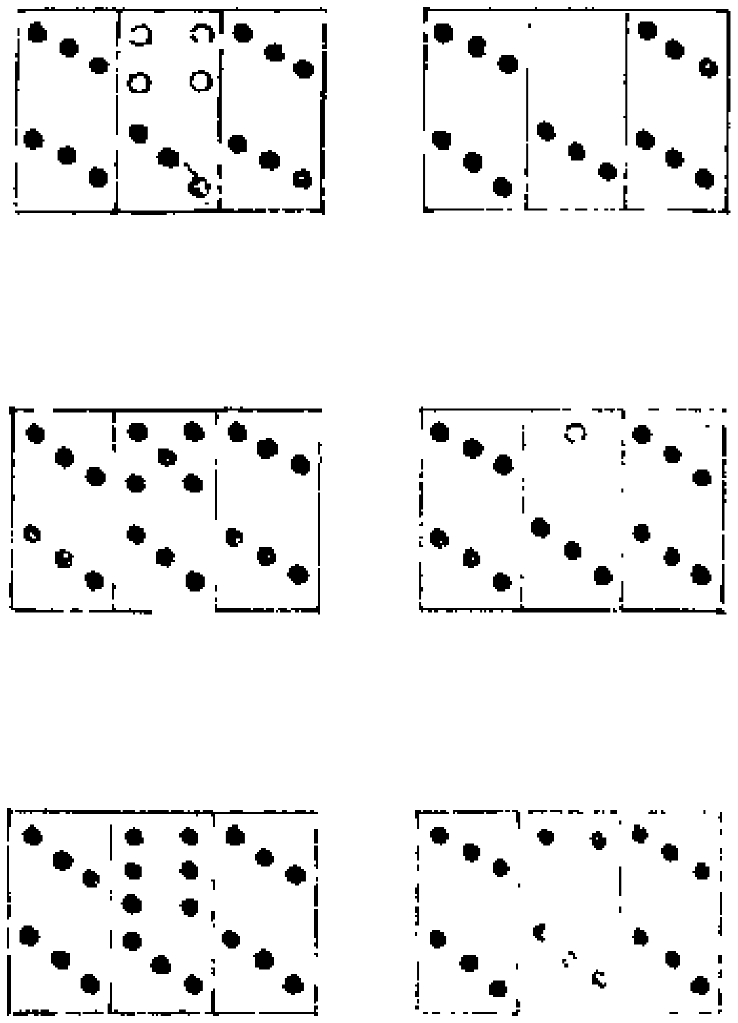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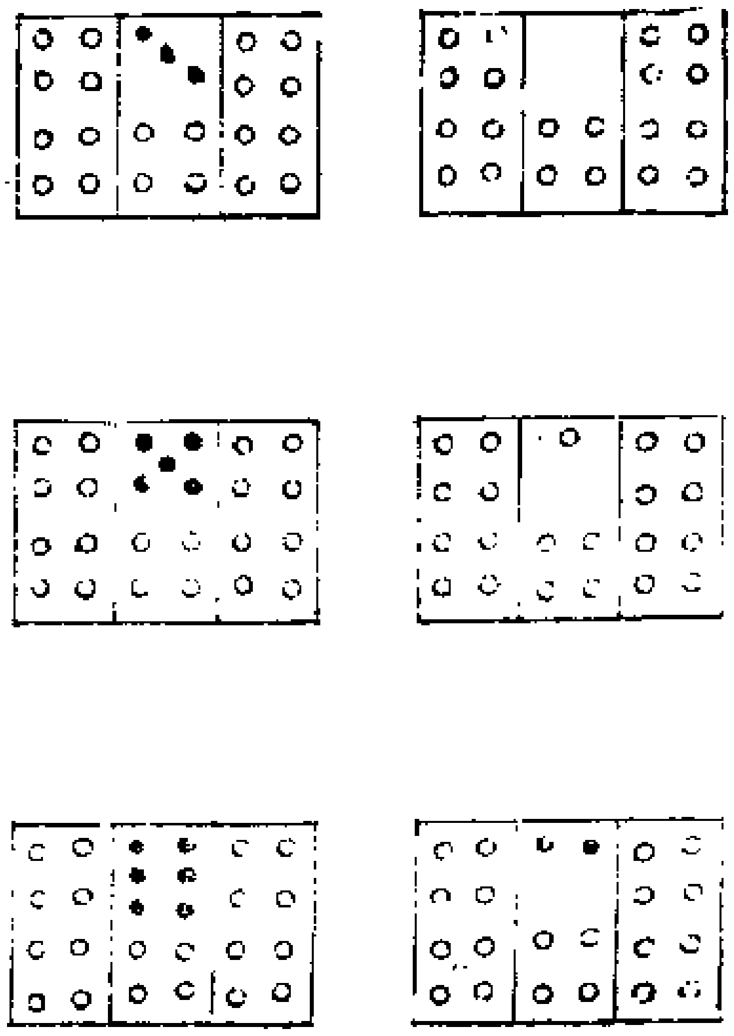
周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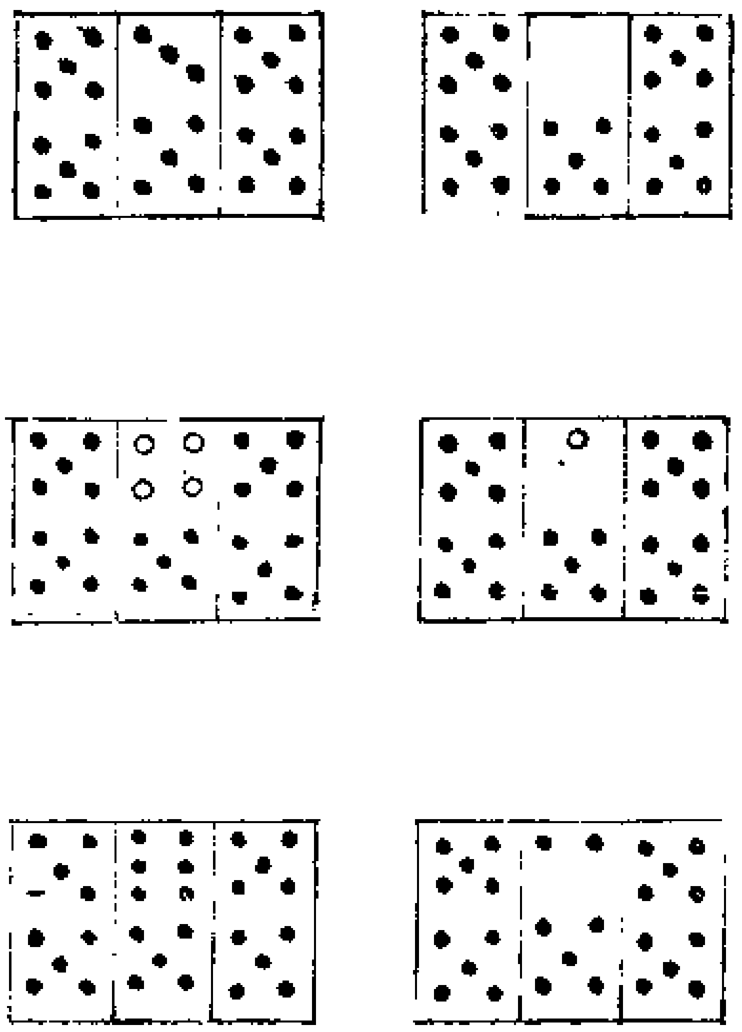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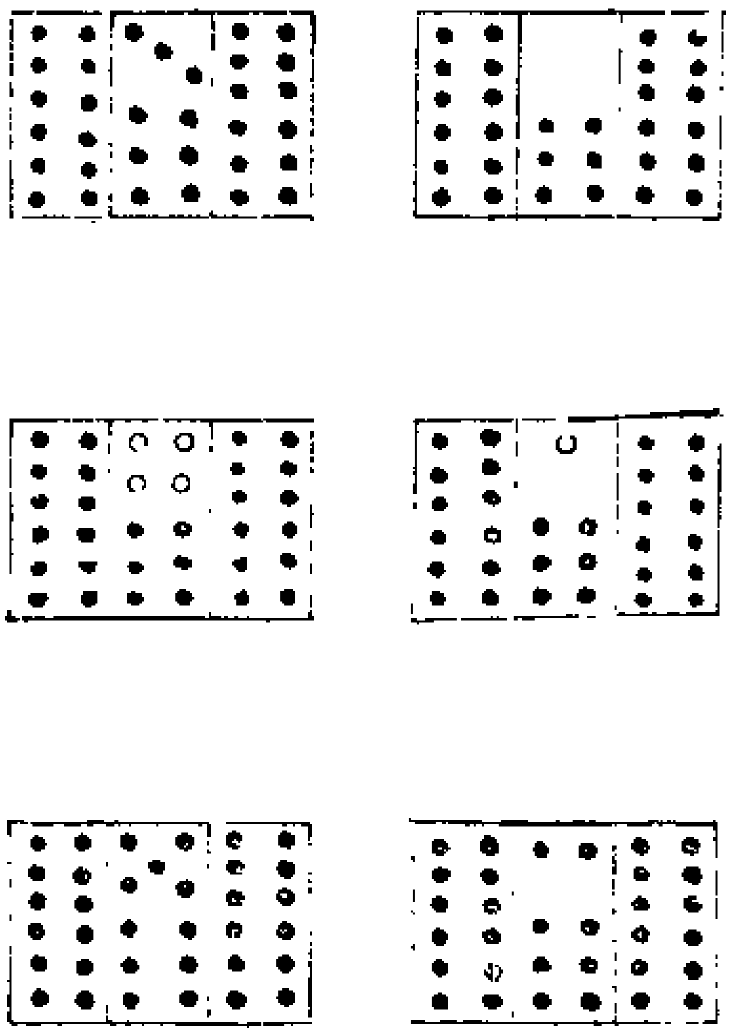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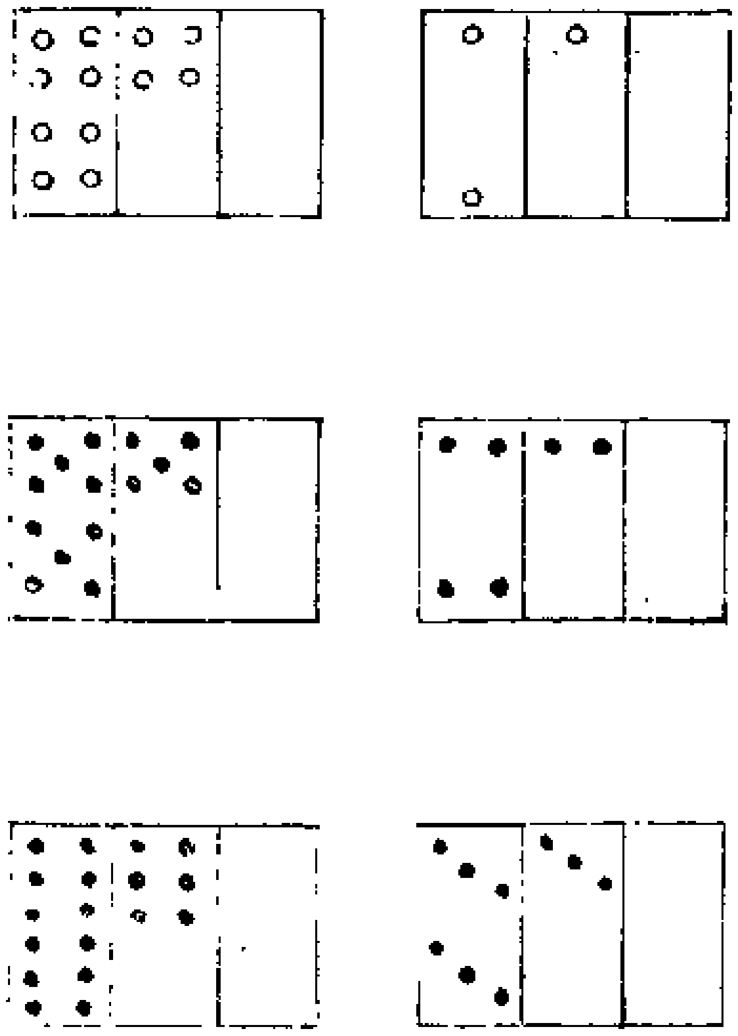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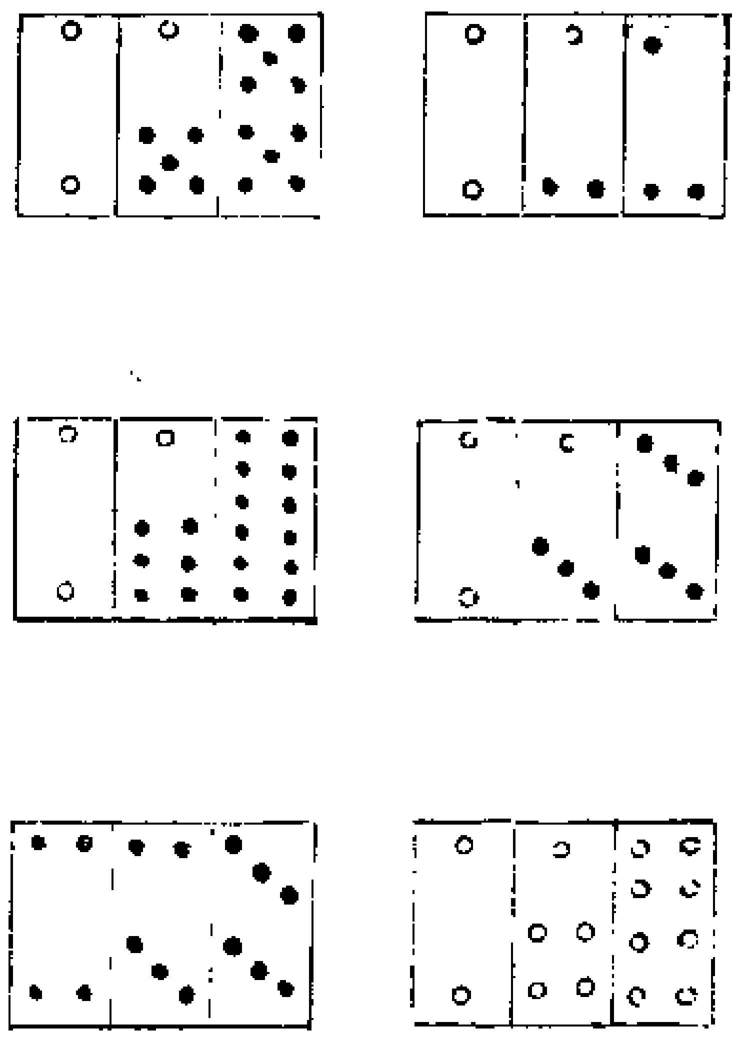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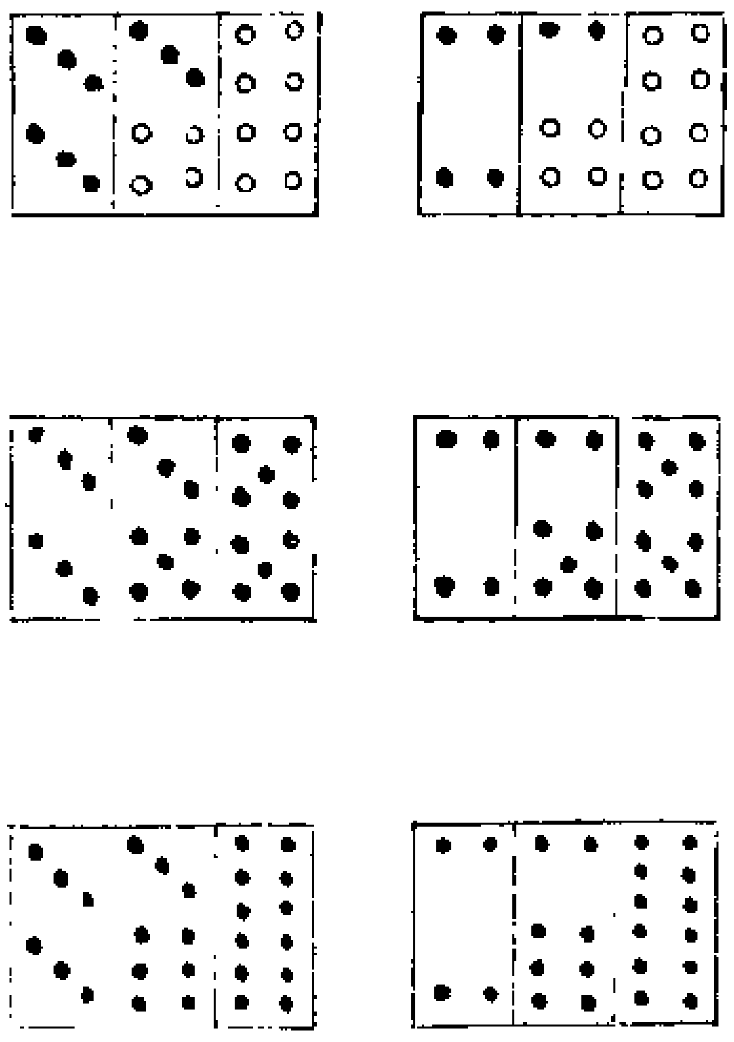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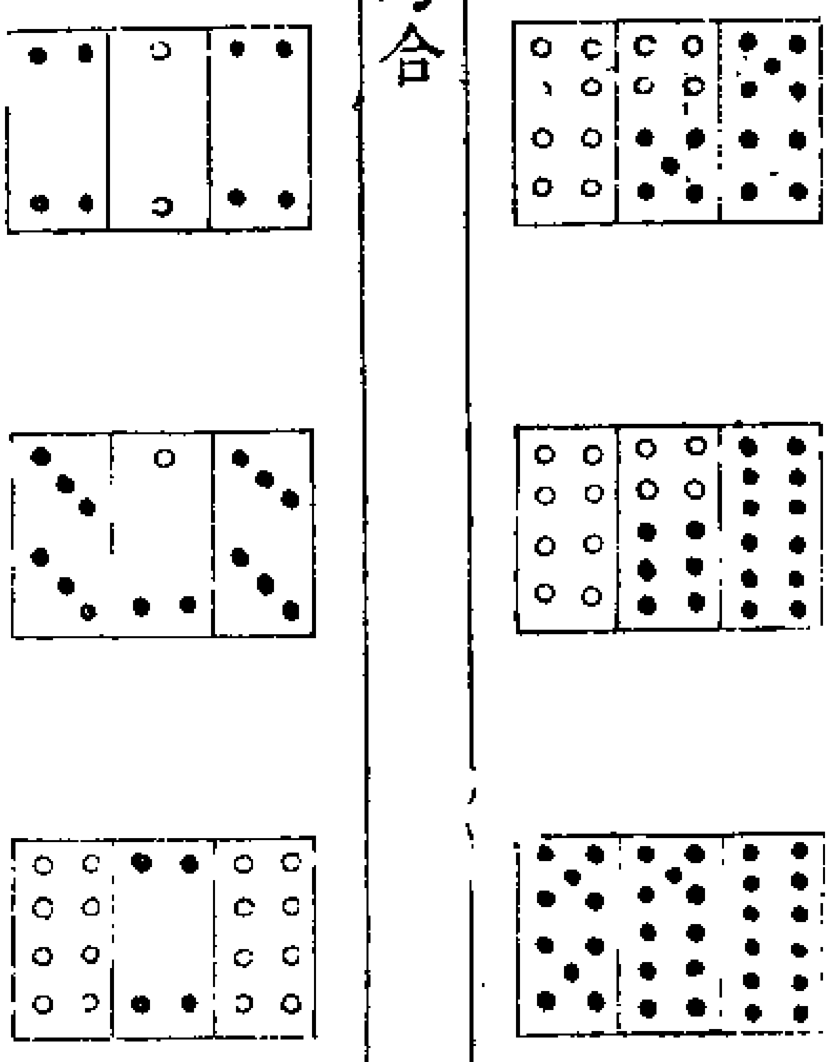
分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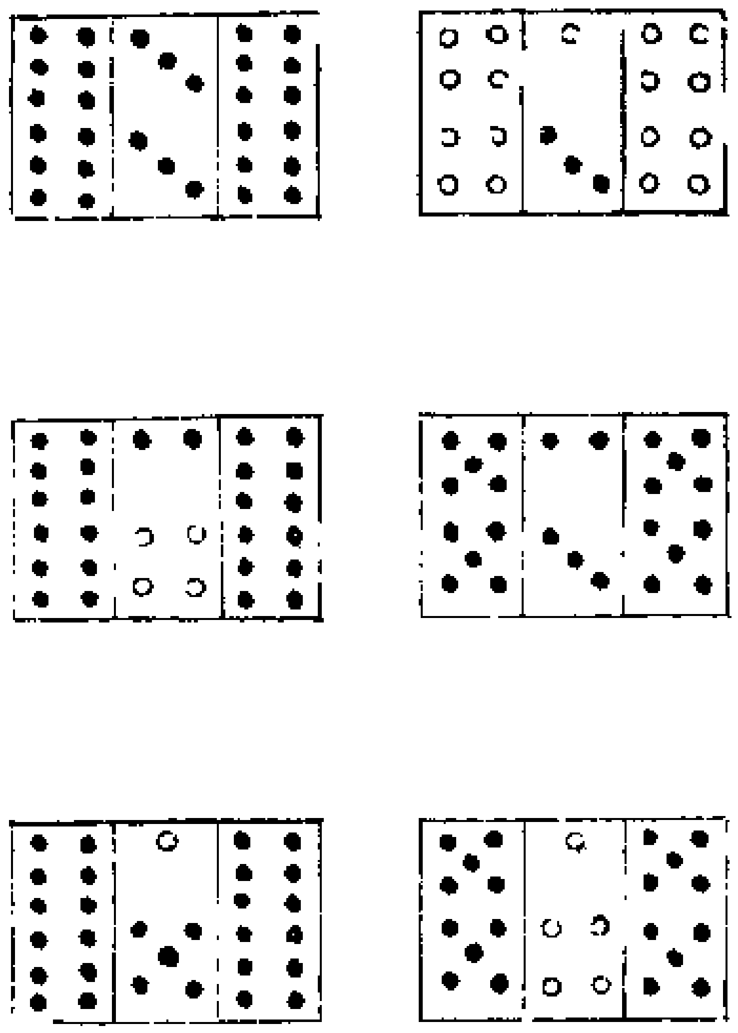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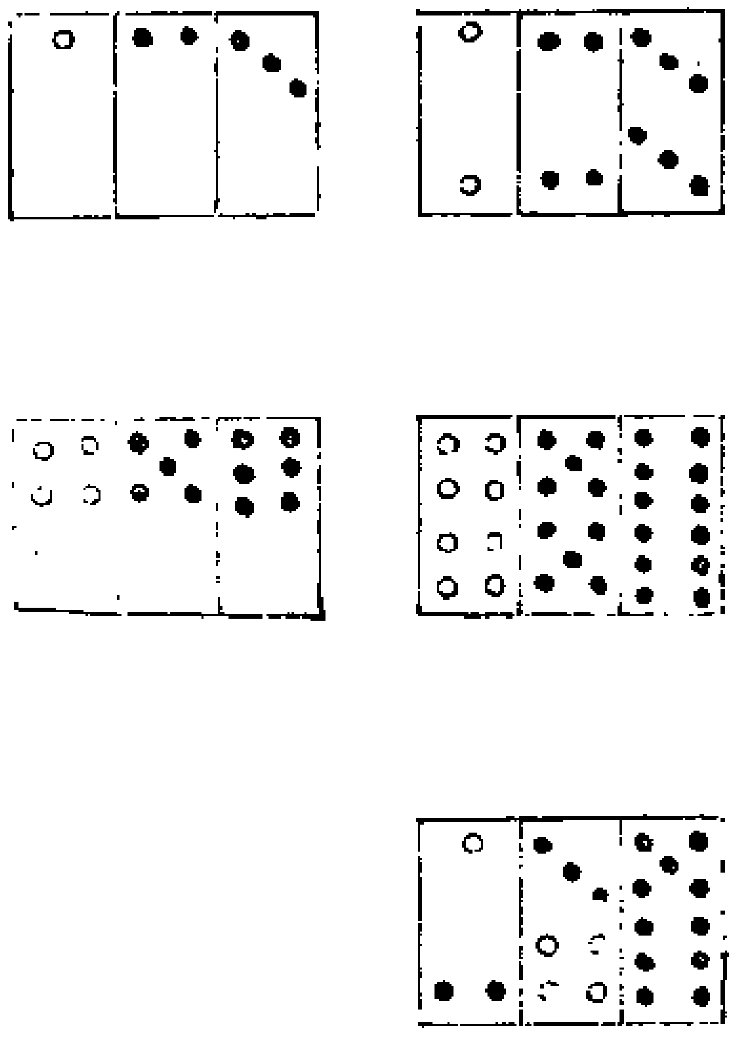


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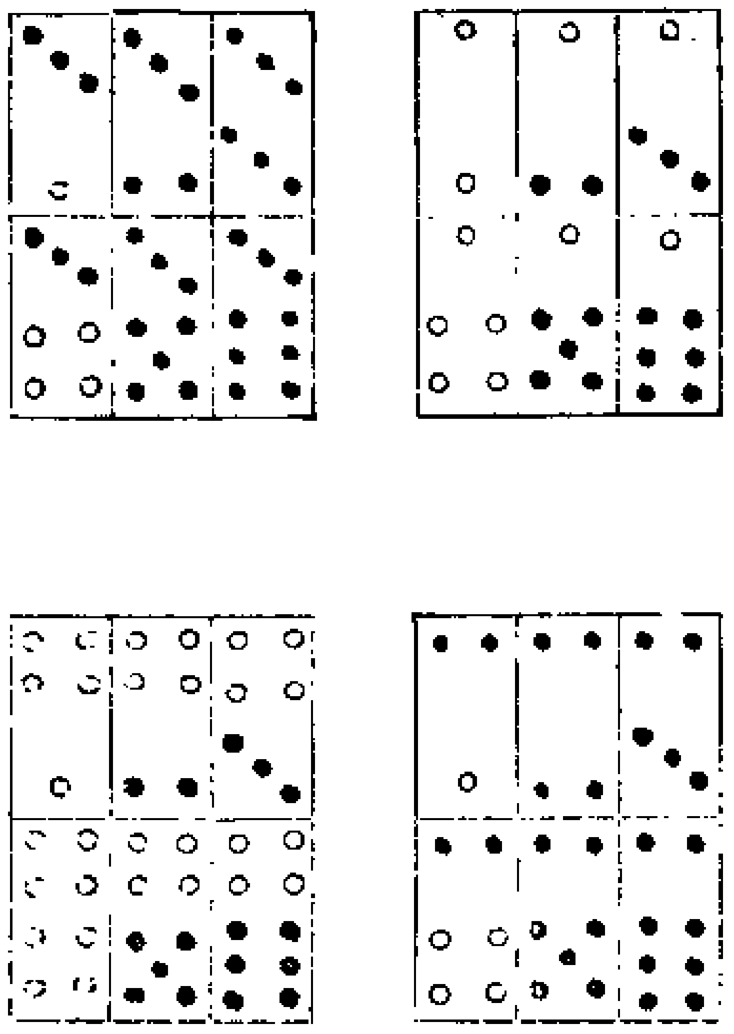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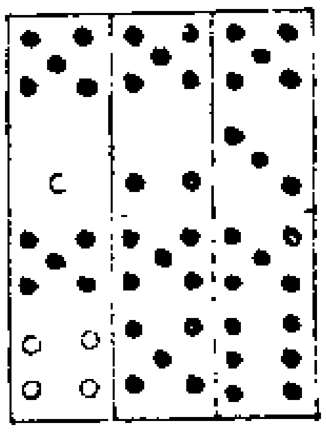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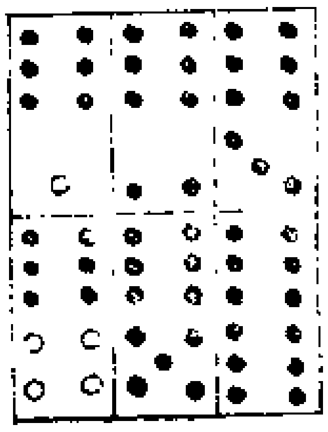
順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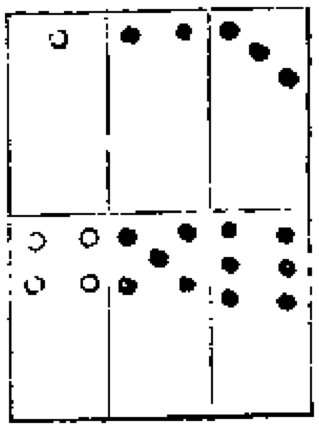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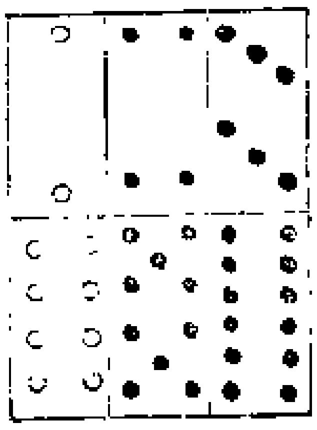
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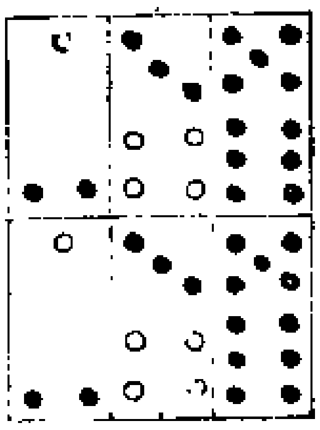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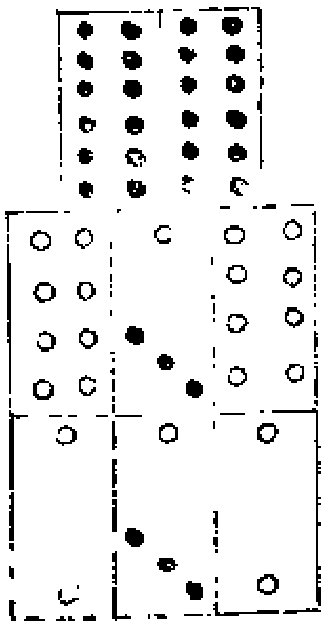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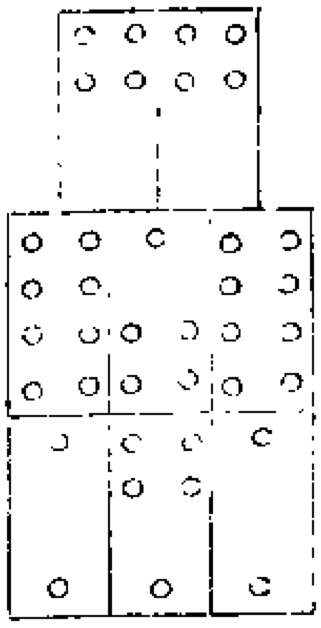




大四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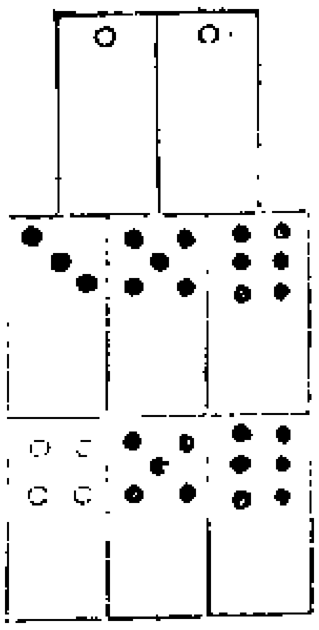


八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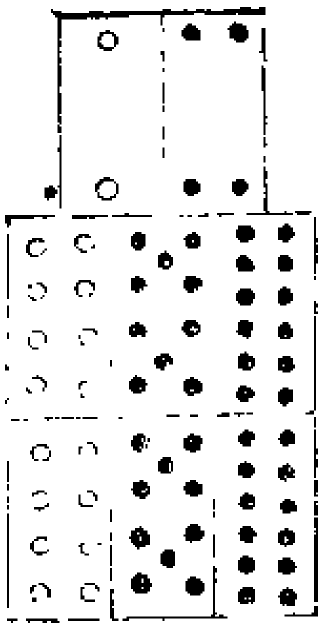


八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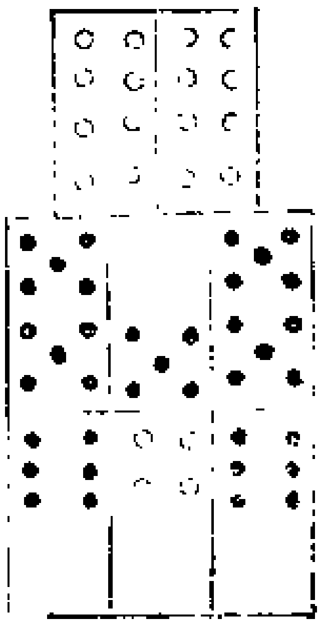
八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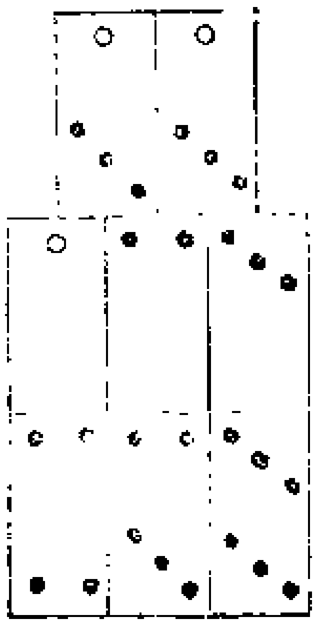
八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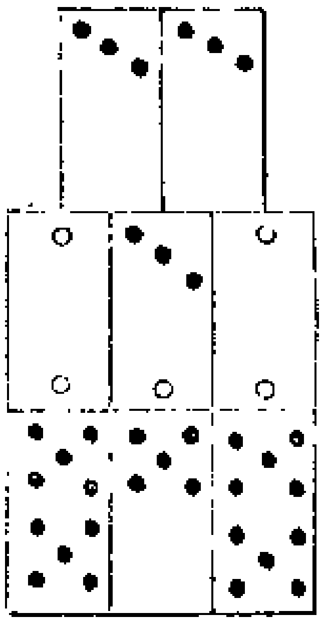
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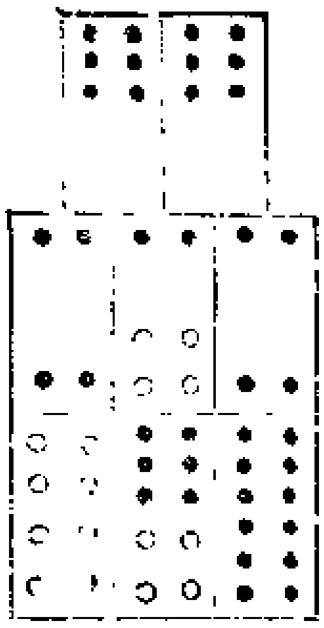
八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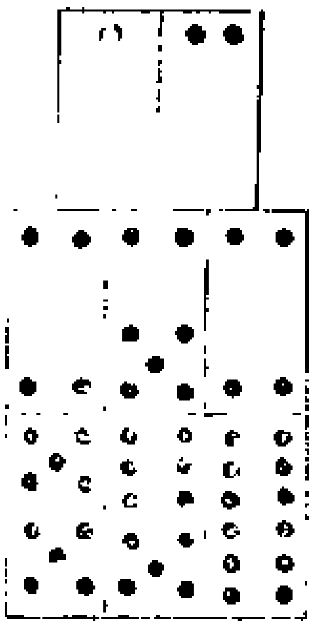
純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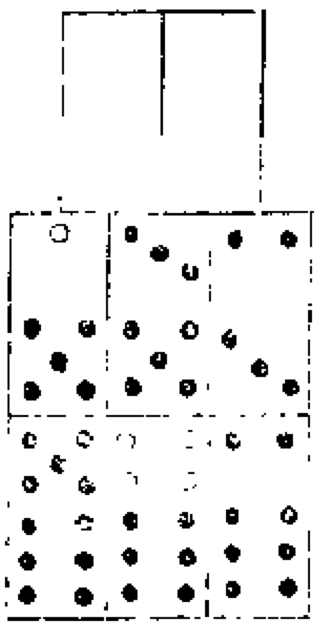
純偶



孤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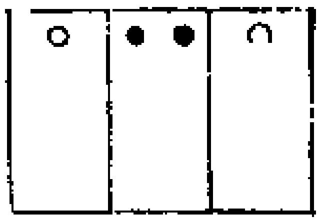
八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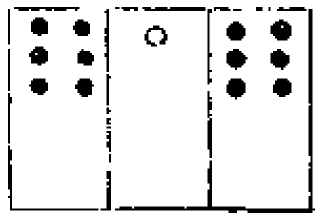
自大四對以下爲類甚多不能悉載因各舉一以例其餘觀者可以意會

是集合鬬腰朱和二譜成牌較宜和譜爲擴充亦不得已云爾蓋不合二譜則亡者必多未免索然意盡惟二譜合而後亡者稀斯奇者出矣因附二譜之圖於左朱和或作豬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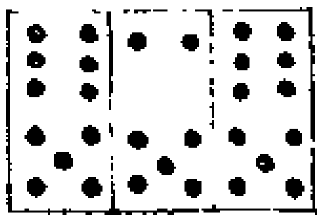
腰裹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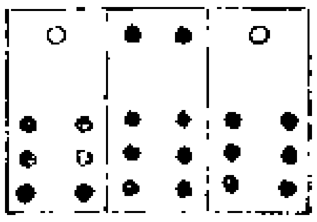
腰裹細



三同腰裹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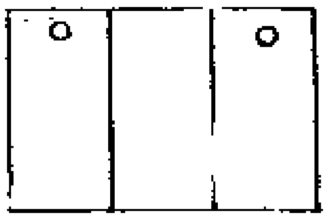


三同腰裹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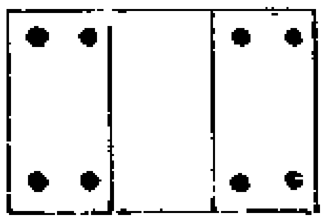


右圖腰譜凡單色腰裹粗細
三同腰裹粗細俱可成牌舉
此四者以例其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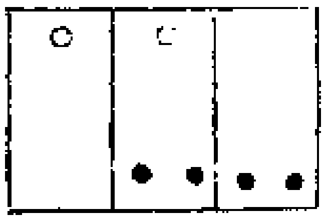
一正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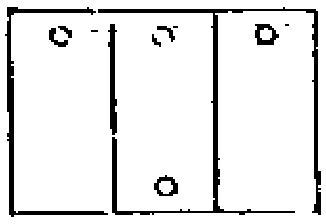
二正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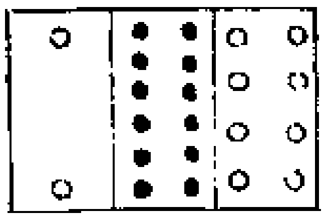
二錯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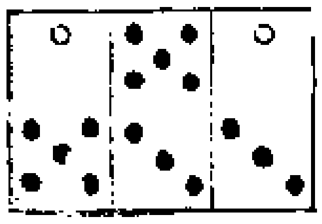
二錯對



三正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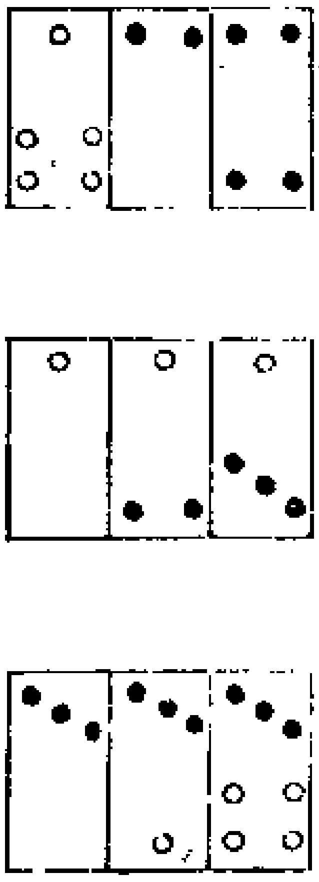
三錯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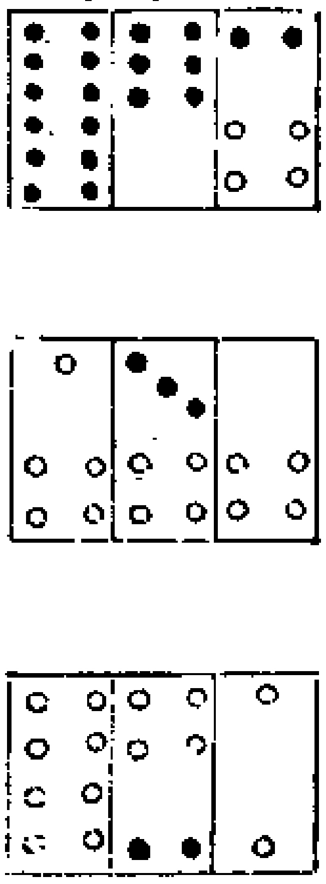
右朱和譜凡單色對子雙色對子正對錯對一對兩對以至三對俱可成牌亦舉六者以例其餘但朱和止於兩對而茲取三對者又卽朱和譜而擴充云

又三同奪錢五三同巧合三同順色三同敵色四同巧合四同敵色爲類甚多亦例舉數者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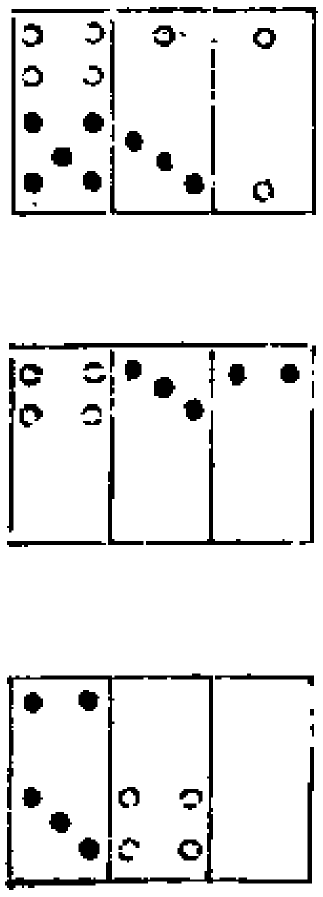
三同奪錢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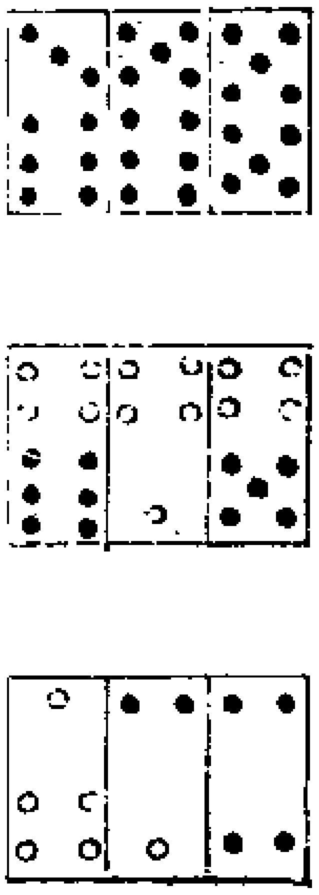
三同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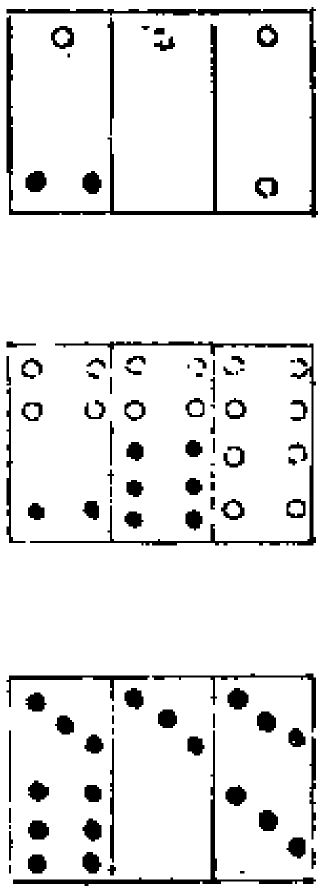
三同順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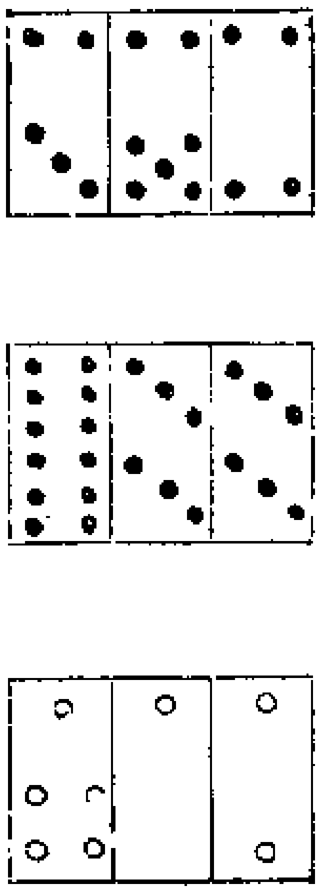
三同敵色



四同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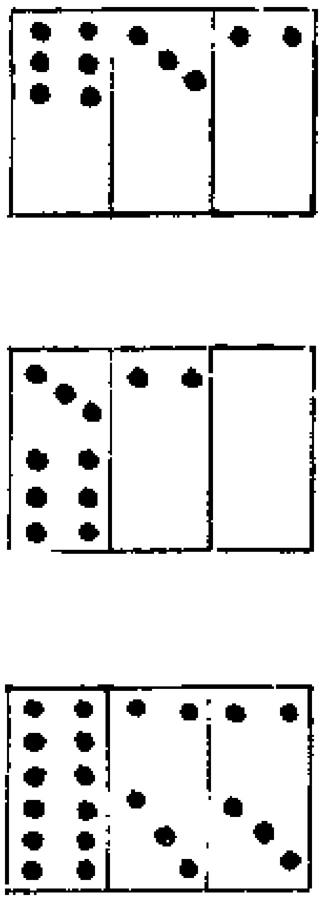


四同敵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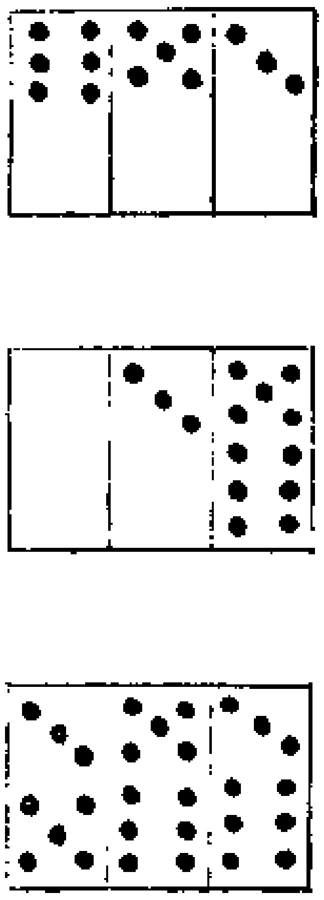


又二三六三五六二四六穿花之類亦例舉數者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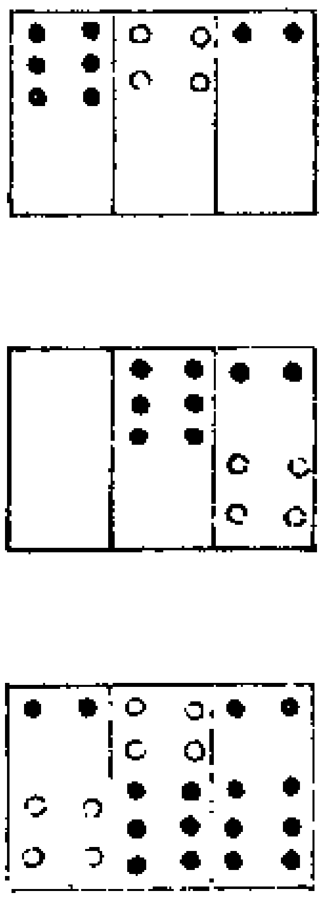
二三六穿花



三五六穿花



二四六穿花



跋

鄭子扶曦逸才絕世不獨工制舉義而詩賦詞曲莫不優爲之復于淸書中獨得理解亦何太不廉耶此譜原載詩句間有泛而不切者因借爲逸之心齋居士題

花甲數譜題辭

花甲數譜題辭

余生平自媿甚拙深羡古人之巧創爲種種戲具以相娛樂余亦嘗竭其心思欲創前人之所未有而究不可得及遊于市則往往遇之過友人齋頭又往往遇之莫不出人意表甚矣人之巧而我之拙也今俞寧世先生復創爲花甲數譜則又駕古今而上之蓋陰陽五行出于理數之自然有非人力之所能與以故古之大聖人咸不能出其範圍于以立三才而通參贊寧僅術數之學而已哉昔帝堯作圍棋以教丹

朱其死生變化皆有至理存焉即使小用之亦足以遣睡魔而娛清晝司馬温公又創爲牙牌之戲雖亦寓天地人和之理而終非其至今此譜獨以干支配合運五行生尅制化之方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即謂圍棋之外便推此種爲第一亦何不可不寧惟是即觀其義例味其指歸夫豈尋常一切戲具之所可及者乎近年士大夫羣居無事所尚者非馬弔即遊虎雖日每下愈況然實一蟹不如一蟹矣則曷不取是編而玩之也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花甲數譜

桐鄉俞長城寧世著

息機子曰至嚴者其數乎至變者其數乎嚴莫嚴於虛一以予變莫變於十籌司應嚴以治人也變以觀天也

漢祖入關明祖定元具混沌初開之象焉少康祀禹

光武興劉具乾坤再造之形焉

五帝官天下五方聚秀也三王家天下一脈傳燈也

大位時成聖人之道五德迭運聖人之法

先賀之采十天干也後賀之采十二地支也地支十二六實六虛後賀之采亦六實六虛以六實應十則爲六十以六虛應六十則爲三百六十而周天之數盡矣

一脈傳燈其見而知之者乎五方聚秀其聞而知之者乎

父子寡繼應不繼愛此陰干代生之義也夫婦睽勸
合不勸離此配合勿奪之義也
不難在奪難在取不難在子難在棄當取不取當棄
不棄不代人取不代人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莫精于棄莫妙于應一棄而慨全局皆虛一應而奇
諸美盡屈寧去美數莫失應籌勝人者小格天者
大神乎化乎危乎微乎
窮而不取漢昭烈之失荆州也變而不久宋神宗之
行新法也

秦政有亥楊堅有廣無生而取者也商湯有紂周武
有幽生窮而變者也
用偏合全女媧氏之補天也補虛見實夏后氏之治
水也
堯舜之君臣孔顏之師弟正應之極盛者也八百國
之歸心七十子之景從類應之至奇者也
三人行則損一人故正應止于一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故類應不嫌多
一運流行天之神也孤行獨此地之精也取乎九者

洛書之數取乎十者河圖之數
大衍全數取河圖也洪範九疇取洛書也虛一函三
用九得一皆本洛書六爻四象二儀八卦俱本河
圖
三才協應一而函三四序循環二而統四
五曜經天取其氣也四瀆行地取其形也
紛應者浮而不切順應者比而不公
洛書靜十以待應大衍虛一以爲予虛則公靜則神
其性命之理乎

無賢不能統愚無貴不能統賤九尊有慶以賢賢也
二甲無制以貴貴也然成敗得失不係焉可以觀
天矣
取根于本運予用于五類薄取而厚施慎罰而勸賞
也
二物方成衰窮民也孤行不比制獨夫也
運用地支夫有婦以成其室也應用地支君有臣以
代其終也
易成者其數少難成者其數多無制者其數少有制

者其數多

一元終始取乎其統一氣具足取乎其備

五氣取乎四四形取乎一天尊而地卑也

受得即賀慶難必之遇也上一即賀貴難成之功也

甲子丙寅天之二極也故去之不成用二戊二巳地

之四維也故分之以足符

一脈傳燈得之難成之易五方聚秀得之易成之難

有主客然後有輕重有體用然後有變通

其初難知其後易知五類之後庸人亦知其勝負焉

能即始以貫其終其于數也過半矣

中央之應可按數而知也五家之籌可依序而測也

然臨事而惑則智昏也故君子貴靜

數之變也先計中央之應而後以我合之此以人合

天之道也

例　五行所局　陰陽　運
　　相生　相尅　相合
　　相應

儀　句
　　主客　動靜　先後
　　體用

律　虛一以予　予用所生　取用相尅
　　取用不通　予用五類　無生不取

生窮乃變　變從其久　九數乃窮

陰干代生　配合勿奪　二該方成

孤行不比

二尊無敵

數　虛盈　實　虧

應　紛應　順應　正應

類應

尊　麻元　斗柄　王正

采　皇極　天根　地維

一元終始　二氣具足　五曜經天

四瀆行地　一運流行　孤行獨旺

六位時成　五德迭運　用偏合全

補虛見實　混沌初闢　乾坤再造

三才協應　四序循環　一脈傳燈

五方聚秀　六爻同象　二儀八卦

虛一函三　用九得一　洪範九疇

大衍全數

花甲

陽干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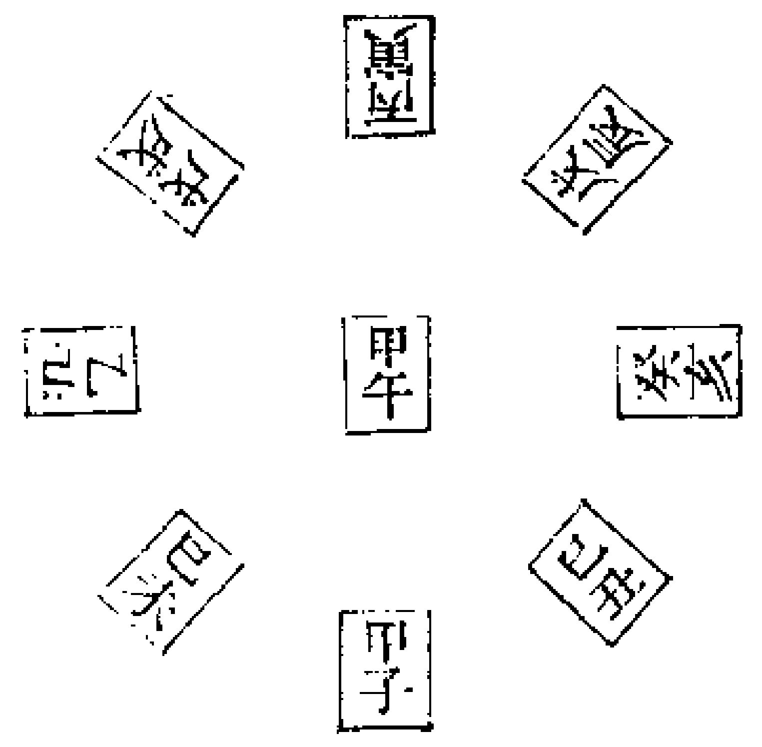
方圖

陰干

乙丑	丁卯	己巳	辛未	癸酉	乙亥
丁丑	己卯	辛巳	癸未	乙酉	丁亥
己丑	辛卯	癸巳	乙未	丁酉	己亥
辛丑	癸卯	乙巳	丁未	己酉	辛亥
癸丑	乙卯	丁巳	己未	辛酉	癸亥

右花甲方圖天地自然之體也五陽三十五陰三十以次相序有條不紊縱觀之則一運相生所謂一脉傳燈者也橫觀之則五運相生所謂五德迭運者也自右而左斜觀之則相尅所謂五方聚秀者也自左而右斜觀之則同類所謂六位時成者也以五爲主共二十五其餘五類終而復始故六則更起損其盈也四則補角益其虧也此先天之數豈有造作于其間乎

花甲圓圖



右花甲圓圖六十中取其九以明天地之用也九者數之極故用其九爲甲子乙丑丙寅天地之始也甲午天地之中也癸亥天地之終也有始有中有終天地之氣備矣萬物生於土辰戌丑未土位也戊己土質也戊辰己丑戊戌己未天地之形全矣五氣居正以象其圓四形居隅以象其方天地之體用辨矣天體右旋故癸亥甲子自酉而北乙丑丙寅自東而南地勢偏陷故戊辰戊戌陽土居上己丑己未陰土居下五氣流行四形對待有君臣焉有父子焉有夫婦

焉有兄弟焉有朋友焉或分或合或偏或全而變化
出於其中此後天之數而亦有不可移易者矣

五行凡例

甲乙木　丙丁火　戊巳土　庚辛金　壬癸水
甲丙戊庚壬爲陽　乙丁巳辛癸爲陰
甲子至乙亥一運　丙子至丁亥一運
戊子至巳亥一運　庚子至辛亥一運
壬子至癸亥一運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尅木　木尅土　土尅水　水尅火　火尅金
甲巳合　乙庚合　丙辛合　丁壬合　戊癸合

子午應　丑未應　寅申應　卯酉應　辰戌應
巳亥應
甲子至癸酉一旬　甲戌至癸未一旬
甲申至癸巳一旬　甲午至癸卯一旬
甲辰至癸丑一旬　甲寅至癸亥一旬
儀

主客
共五家一家爲主四家爲客益取五行之義四客
爲金木水火一主爲土土寄旺四氣故主有應及

四地維四家俱出四家有應及地維獨主一家出
也

動靜
萬物生於土故主家分籌而四家受籌

先後
甲巳一乙庚二丙辛三丁壬四戊癸五從肩下數
起數至主家止益五爲土之數也

體用
數共六十留十於中爲體如洛書之無十五十等

分於五家爲用如河圖之以五乘十爲大衍之數
也

律

虛一以予

翻出一籌數至首家首家卽出翻出之籌旣見純
乎任天又合大衍其用四十有九之義而中央十
籌寂然不動所以全乎其天也

子用所生

第一籌木上第二籌卽出火第三籌卽出土若第

一籌金上第二籌卽出水第三籌卽出木此取父
子相承之義也

取用相尅

木來金取金來火取此取君臣相制之義也

取用本運

如甲子運甲乙是木須庚午辛未方可取他運庚
辛不可取

子用五類

如甲子運庚午辛未後出壬癸不必壬申癸酉凡
壬癸俱可出

無生不取

無水出則木來金不取無木出則火來水不取凡
治人以養人也伐人以救人也不能養何取乎治
不能救何取乎伐

生窮乃變

如木來金取卽出水水之下無木則出他籌盡取
之時原爲有生及生之後而不能繼則勢無如何
而情可諒矣

變從其久

如無生籌則別出若有水木火三籌須先出水次
木次火若木火兩籌須先出木次火不可倒出蓋
變法須求可繼也

九數乃窮

至九籌未上是數之窮矣雖無生籌有可取者亦
當取之不然則全虛矣若已上一籌則不可謂其
第十籌可以比人也此變通之道也

陰干代生

如木來庚取無水而有辛金來丙取無土而有丁
亦可出此兄終弟及之義

配合勿奪

比木取土金又取木火又取金以交相制此上下
等級之義也若陰來陽取如甲取巳庚取乙之類
雖名相尅實係相合乃夫制其婦則下不可再奪
矣

二物方成

一二籌上則備二氣一籌下全五行十數具矣故看

應看尊看卑若止一籌則虧矣奚足貴乎

孤行不比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九籌不上則末一籌不與人
比矣為其無助也

二尊無敵

甲子居始天之體也甲午居中君之位也故此二
籌無制尊天也尊君也

數

虛

虛者全無也出二

實

實者有二也無出

虧

虧者有一不足也出一

盈

盈者有餘也計其數以為入焉

應（十籌同看各計多寡主上四客贏客上一主輸）

紛應

三運應如甲子見壬午丙午之類既非同運又非
同干泛然而感泛然而應應之淺者其數一

順應

同運之應如甲子見庚午之類乃九族三黨情親
義切其數二

正應

同干之應如丙子見丙午之類下則相應上則相
同乃志同道合君臣之魚水朋友之膠漆其數三
戊戌戊辰巳丑己未則又係尊者乃正應而以道

德者也其數四甲子甲午則尊而無敵乃道德之
極盛者其數五
類應
一籌二籌應出數籌合成釆數或釆數在中央而
以一籌應起乃應之極奇者假如下有五子爲五
德迭運五上一午應起係釆數非應例也照到手
賀五減一
尊
厤元

花甲始於甲子推厤者所謂日至也故爲厤元上
者各賀一
斗柄
乙丑爲斗牛之宮而商建之爲正三正之一也故
爲斗柄上者各賀二
王正
孔子曰行夏之時丙寅爲春首人之所由生也故
爲王正上者各賀二
皇極
甲午居花甲之中又甲爲天干之首午爲向明之
地故爲皇極上者各賀一
天根
癸亥居花甲之終貞下起元天地之心可見矣故
爲天根上者各賀三
地維
戊巳爲土之行辰戌丑未爲土之位戊戌戊辰巳
丑巳未則上下俱土矣又四籌適合四維之義故
爲地維巳未上主出一巳丑戊戌主出二戊辰主

出三主上四家出
釆應出者照數五減一 尊另算
一元終始
十籌恰合一旬一百二十又應出一旬三百六十
二氣具足
十籌恰合十千二十一副一脈傳燈一副五方聚
秀四十二副一脈傳燈六十二副五方聚秀八十
五曜經天
甲子乙丑丙寅甲午癸亥五籌全二十五外五籌

兼一脈傳蹬或五方聚秀俱五十兼四瀆行地九
十兼五德迭運一百
四瀆行地
戊辰戊戌巳丑巳未四籌全二十外六籌兼混沌
初開七十兼三才協應或乾坤再造或四序循環
俱八十兼六位時成一百
運流行
十籌同一運十八九籌同一運九外一籌帶戊辰
戊戌巳丑巳未者十二帶乙丑丙寅癸亥者十五

帶甲子甲午者十八一脈傳蹬另算到手賀
孤行獨旺
十籌純甲乙或純庚辛之類十九籌同一行九帶
尊照一運流行例
六位時成
六甲六乙之類全六籌者十二外四籌兼乾坤再
造或四序循環或三才協應俱一百
五德迭運
五子五丑之類五籌全者十外五籌兼一脈傳蹬

或五方聚秀五十兼五曜經天一百兩副五德迭
運一百一副應出一副五十
用偏合全
十籌或純陽或純陰兩副五方聚秀六十兩副一
脈傳蹬四十一副五方聚秀一副一脈傳蹬二十
補虛見寶
一運流行應出一運十二籌孤行獨旺應出一行
十二籌俱六十
以上先賀不交而竟賀者

混沌初開
初出甲子乙丑丙寅全者三十後出倒斷十二到
手六
乾坤再造
癸亥帶出甲子乙丑丙寅二十四倒斷十六到手
七
三才協應
甲子乙丑丙寅甲午全上十六到手九
四序循環

甲子丙寅甲午癸亥全上十六到手八

一脈傳燈

一運中或五陽或五陰全上三十到手五

五方聚秀

五運中或五陽或五陰全上三十地支乘不算到手五

六爻四象

各一而我六六

二儀八卦

兩虛兩一我八八

虛一函三

三家一一家虛我七七主虛主出二十一

用九得一

主一我九三家虛各九主十八

洪範九疇

九籌上各九

大衍全數

十籌上各十

以上後賀交上而賀憊出先賀來仍准

跋

孔子曾言博奕者猶賢乎無所用心又云張而不弛文武不爲則是吾儕于應事接物之餘偶爲遊戲以相娛樂當亦聖賢之所不禁也最厭迂腐者流于世間一切戲具皆深惡而痛絶之至考其所行恐亦未必皆合乎矩矱多見其不知量耳心齋張潮

牙牌參禪圖譜

香石著

光緒戊子八月
觀自得亝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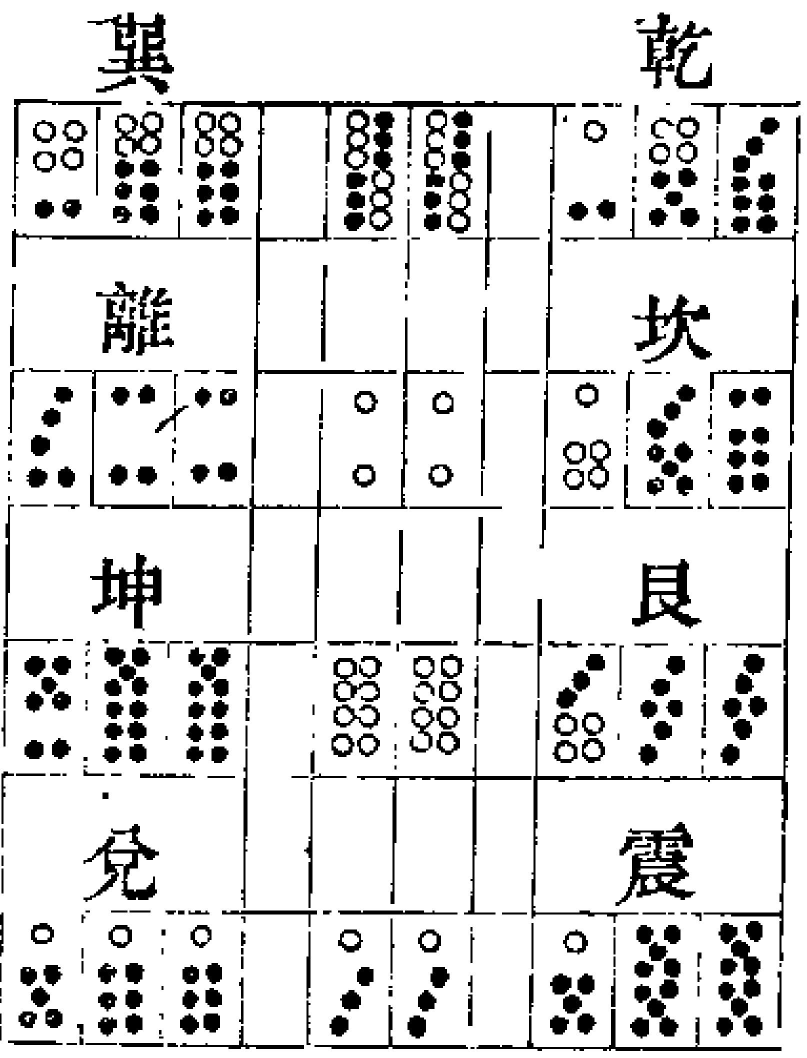
序

易通天地貫古今凡世之名物象數無所不包若牙牌乃戲具之微末而於易無當也然參禪似亦有易之理存牌各有對仿兩儀也中偶而四仿四象也分三而八仿八卦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而變化行乎其中矣一換而兩副俱成卽兼三才而兩之之微意點不足而借成合巧卽大衍虛一之緒餘（如以二三換長五對之二五方能成五五六四六對又以天對之二叫換長五長二之么五皆是）要熟某副須先替出某張卽先天而天弗違也拆開某對再仍歸原對卽後天而奉天時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在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爾總之副無可成而成於天然變易也拆對成對先後隨局互異交易也三扇中只有一換不易也明乎交易不易變易之用而參禪之能事畢矣偶寓惠城閒居以消長夏分列四局倘所同好加

校正焉時

道光甲申初秋七十老人毘陵劉遵陸澗柟序

第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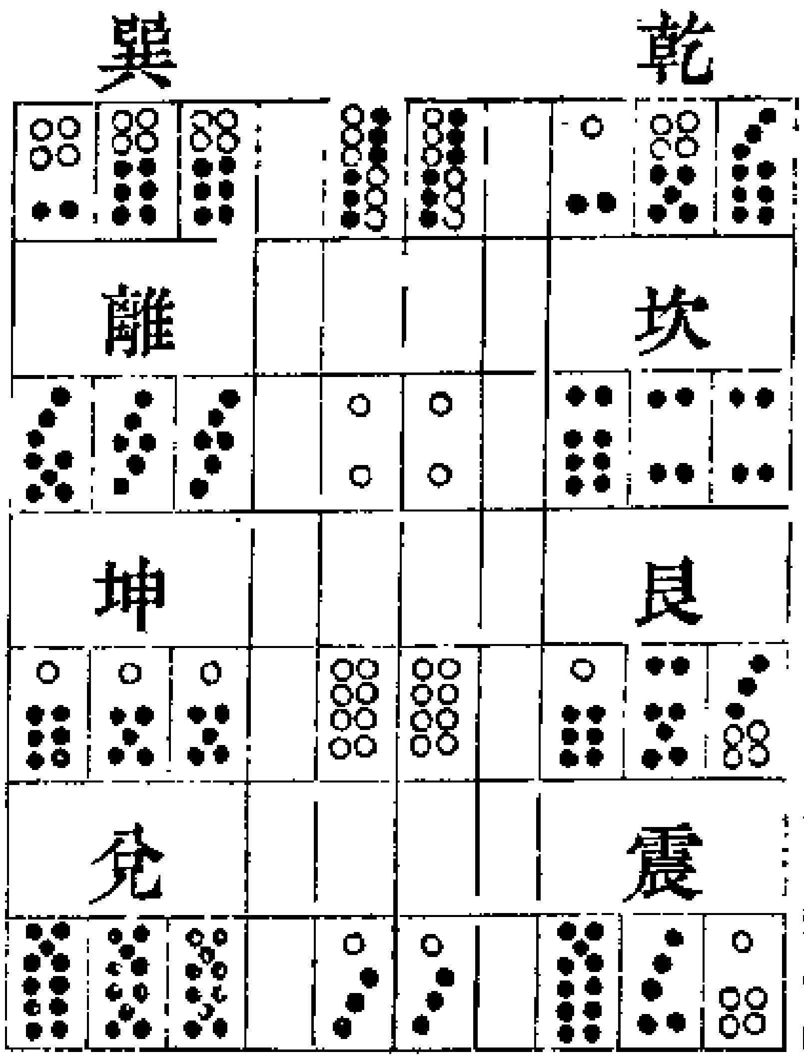


文參禪無七對式　九八成對　五六四六俱成對

凡二五三四兩張分居左右各扇中非有天然者必不能換成對七故洗牌時須先將一張安於中扇則易於成對

此局無七對不能與第三第四兩局相通無變化之妙故又名小參禪

第二局



文參禪有七對無八對式　有四六對　拆五六對

文換武　先拆五對成九對後再成五對

兌五六調中天　艮幺六調中地

坎長二換巽四六　離三五調中五長

坎四六換兌五六　坎五六換離五三

坎長二調中和　乾幺二調中三長

乾幺二換坎幺三　拆和對　兌四六調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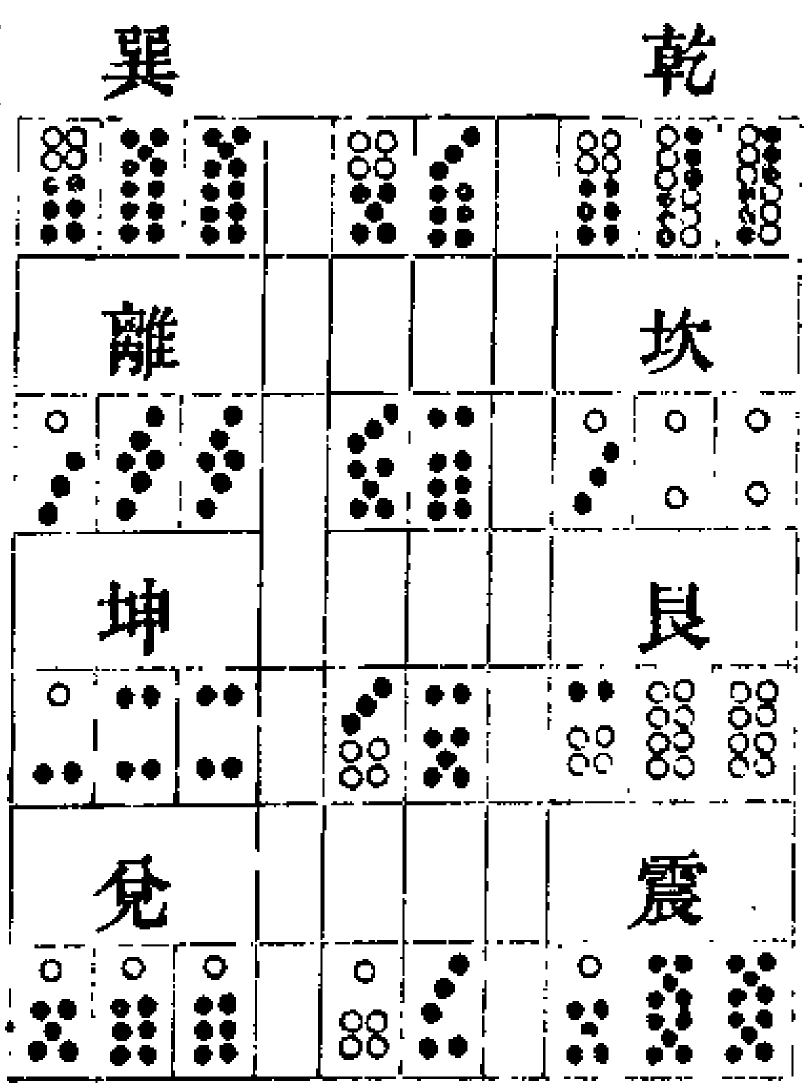
巽長二換兌四六　震幺四換兌長二　拆五對

艮地換震五六　乾長三換震地　拆長三對
離五六調中天　震長三換離五六
離長三調中九　坎么二換離長三　成九對
震長二換兌么四　成五對　巽四六換兌長二
震五六調中長五　進五對　震長五換巽四六
震長五換艮五六　艮么六換坤么五
坎長二換艮地　艮長二換巽長五
乾長三換坎地　共二十七換

自十八換將么二成九對後但歸還五對拆
開四六對易於破竹矣　拆五對後纔能拆
長三對
文換大參禪　成一八對　拆長二對
坤么六調中地　兌五六調中天
離三五調中長五　坎長二換巽四六
坎四六換兌五六　坎五六換離三五　成八對
兌四六調中人　巽長二換兌四六

離五六調中天　兌長二調中和
巽二四調中人　共十一換
此式九五七對俱不動只成一八對拆一長
二對
換法卦名不同因大參禪則文東武西文參
禪則武對在右

第三局



武參禪無和對　有五六對　拆四六對

武換文　成和對　拆八對　成四六對　拆
五六對
坤幺二調中九　艮二四調中長二
坎地換離長三　艮長二換震長五
坎地換震長二　坎長三換坤幺二　拆九對
乾天換震長五　震天換坤四五
離長三換坤天　坎幺二換離和
坎長二調中八　坎三五換巽四六

巽五六換坤長三　震四五換坤五六　成九對
乾天換震五六　震地換離天
乾四六換艮長五　震幺五換兌幺六
震幺六調中七　坤長三調中天
巽五六換坤長三　坤五六調中五
離幺二調中九　坎四六換艮長二
共二十四換
此式忌調中人因四六成對則少四頭調出

人對後再進人對必多換矣余各路俱換過
刪繁就簡今存此
武換大參禪　成四六幺三對　拆五六長二
對
坤幺二調中九　艮二四調中長二
乾四六調中人　乾四六換艮長二
乾長二調中八　乾三五換巽四六　拆八對
乾四六換艮長二　艮二四調中人

乾長二換震長五　坎地換離長三　拆長三對
坎地換震長二　坎長三換坤幺二
坤長三調中天　巽五六換坤長三
乾長五換巽五六　巽長三換離地　成長三對
坎幺二換離和　成和對　離幺二調中九　進長三對
震長五換巽地　乾五六換巽三五　成八對
巽五六調中五　進長五對　震幺五換兌幺六
兌幺六調中七　進幺五對　共二十三換

凡換法總以拆長三而後成長三爲更替之訣但拆長三於三六不如拆長三於三五較爲便捷此式不拆九對只用八對先拆後成因大參後成八對故也卽此可悟先後之序乃多換少換所由分

又式

坤幺二調中九　艮二四調中長二

坎地換離長三　艮長二換震長五

坎地換震長二　坎長三換坤幺二　拆九對

乾天換震長五　震天換坤四五

離長三換坤天　坎幺二換離和　成和對

坎長二調中八　送和對　坎三五換坤三六　拆八對

巽四六調中人　坎三六換巽人

震四五換巽四六　巽人調中五六　送九對

乾四六換巽五六　坎人換巽五六

乾天換艮長五　艮天換震四六

艮長二換巽四六　震地換離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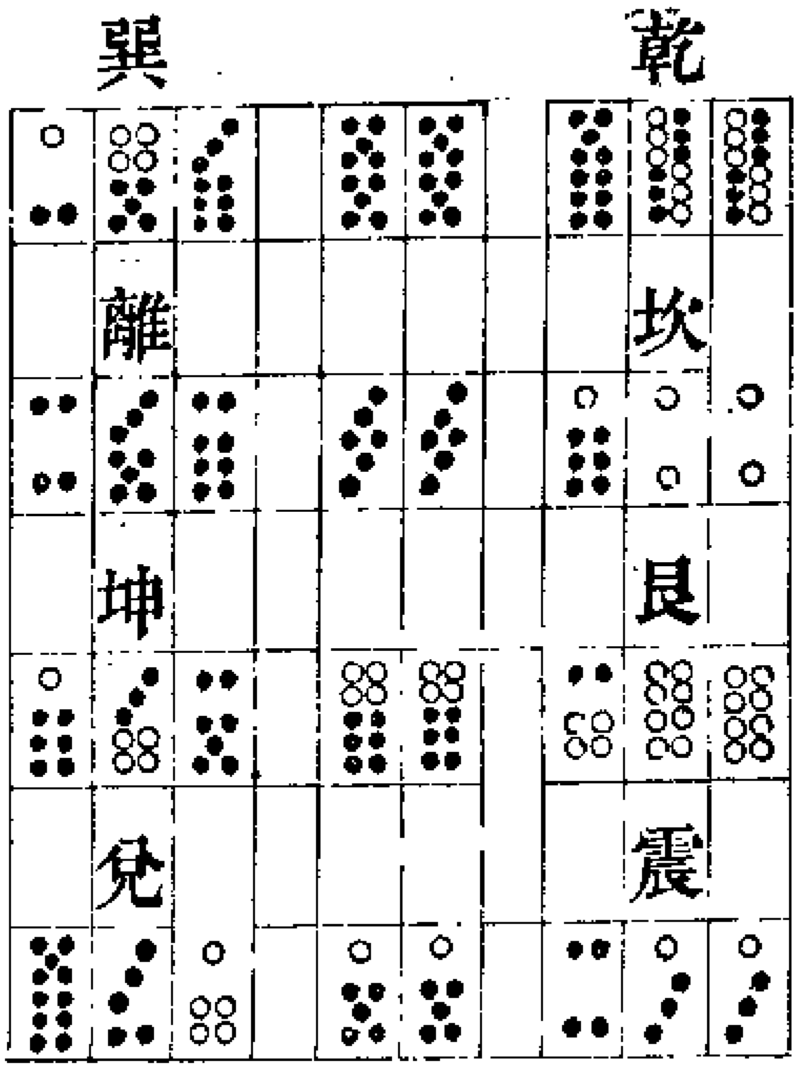
乾五六調中五　坤三五調中長五　進長三對

坎五六換坤三五　成八對　震幺五換兌幺六

共二十六換

此式有各對俱成而有幺二三一副必須將五六對拆開用一幺三地牌與五六成副則天對一長三便解

第四局



文武大參禪式　分開長二　無五六對

文武分列中存六十四點所以謂大參禪文
東武西總看二四在那邊便定文位若么二
同在一邊將么二移易於武位
凡七對五對已成併成和對當先成九對空
八對末成將三五搭長五對上送進長三對
則五六長二二六一副一轉便成總要識得
先後次序
如分開長二同在一邊須拆開五對將么四

轉移至么二么六五六尤易轉換在左在右
也

大參禪換文　拆八對

艮二四調中四六　震長二調中人
艮四六換震長二　乾五六調中長五
乾五六換離三五　拆八對　震四六調中天
震四六換離五六　艮長二換離四六
乾三五調中長二　震五六調中長五

坎么六調中么五　共十一換

又式

艮二四調中四六　兌么四換離長二
離么四調中么五　震長二調中人
乾五六調中長五　乾五六換震三五
乾三五調中長三　離么四調中長五
坎么六調中么五　共九換

大參禪換武　拆和對　成長二對

坤么六調中么五　坤么五換坎么六
兌五六調中長五　離三五換兌五六　拆八對
坎地換兌長五　巽么二調中長三
震和換巽么二　拆和對　巽長三換兌地　拆長三對
離五六換兌長五　乾五六換兌長三　成五六對
乾長三調中九　乾長三換震么二
坎地換震長二　震長三換巽地
坎長二換離長五　艮二四調中四六

艮四六換離長二　離四六換兌三五　成八對
離長二調中人　艮四六換離長二
離四六調中天　艮二四調中人
乾么二調中長二　共二十三換
此式得訣在拆長三然拆長三於九對則九對與五六對須先拆而後復成亦一換法但不如拆長三爲簡便也

中兩扇換法大略

么六長二非外有天然不換他如么五長三長三么五又如么五三四么五二五又如么二三六二四四五各兩扇在中者亦不換可以類推亦有由內牽制到外不能更替換出某張者先將通盤詳審一番內外兼到方有下手處

中間人牌么六者非長二對夾地不解其人牌二三列中且已成對七者非人和么四不解或以長二易和亦可解此兩扇中之窄換也

中有一七點可換對七者甚多惟二五么五與二六又二五長三暨三四和牌及三四長二此五式中列者無其三四三六在中列者外先換一二平頭一副倘可換成對七否則亦無

左右三扇換法大略

不換式　人牌二五么五　二四二五二六
　二三二四二五　二三二四三五　三四
三六三五　二三三四三五　么三三四三
五　么三五三六　么四二四四五　么
五三四二六　人牌二五二三　以上十一
起不能換値此須另洗

又人牌二五長三　人牌三五二三　么六二
五長三　二五長三地牌　三六三四長二

么四三四和牌　三四三五長二　么六
三四長二　么六二四長三　么五二四二
五　二五二六四五　以上十一起雖亦不
換而可待天然者是以於牌甫定未經換動
之前將各副逐一看透若既經移換轉將天
然易去則無及矣故另列天然一條
附換式　么二么四四五非天地三六不解
么六么四長二非天人三四不解　么二么

五二五非長五對搭四五不解　三五二四
二三非天牌么六長二不解　和牌二三三
四又和牌二三三五均非長三對搭么二不
解　如遇么六二四三五或遇么五二四三
六均非長二對夾地牌不解或先用五六和
地牌解開遞換較易有順么二三皆解牌有
兩換皆不載攷其難也
凡成和對么二二三兩張有一皆能成如二

三長三和牌已成合三副矣再得長三和牌
長二便成但和牌上搭地牌須於另副先換
天牌么六長二長五么五長二奪錢以便消
納地牌更替長二方成不若么二之稍易是
在隨時察看定局
凡和對要歸本位須先將人對八對安一對
在末位復成五對五六一副將長二搭和換
出中間人對八對則和便歸位矣

凡值么五么六不得不俱成對者斷不可再
成和對通熟後須以和牌搭么六對拆去其
一
凡牌有未成么三平一副須緩成和對如有
七對成武對猶可文對則太喫力
進中對宜小點有三大對在內亦喫力
奪錢不宜多兩副已費手多則轉換喫力解
拆更難

以上各條係擇其大要者錄之於此若夫神
而明之是在　有道君子

嘗讀無聲譜每嘆其心裁獨闢律嚴而理明雖
戲具之微亦足以益人神智然曰鬭曰獻曰滅
活其名既不雅馴而矜奇鬥捷非行險徼倖色
樣終不可成譎而不正君子無取焉若牙牌之
爲物本戲具中之微乎微者其名夫人而知之
其副夫人而能之而其制作之精意習而不察
卒無有能窺之者吾友淵栩先生精研易理頓
悟禪機以六十四卦之旨寓於三十二數之中

其始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其繼也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意似涉乎多歧理實歸於一貫所謂
神而明之者非耶夫參禪其小焉者也然難與
慮始易於圖終推此意以臨民何患不臻上理
盤根錯節可以想先生撫字之方矣豈若無聲
譜之僅供人戲具而已哉
道光乙酉夏四月佛誕日三百八十六甲子叟
嘉善鹿苹氏陳鵬跋

光緒乙酉　世叔徐子靜先生接輯叢書若干種陸續授梓嘗以所刻之七巧圖韻語見眎象形會意斐然成章而其離合變化奇妙得未曾有眼福殊不淺也因念瀾栅先生此譜絜二氏之精微闡三才之妙用循環反復莫可端倪自祺先曾祖抄弄饈笥者閱六十年未嘗一公同好亦一憾事手抄一過就正　先生輒蒙　采擇附刻叢書之後或遂可藉此以傳也世姪陳維祺仲周氏謹識

牙牌舞燈詞　覃懷官廨舊譜

引子三四七葉重熙寰宇頌三皇復四含哺樂壽域同躋又早是上元宵試燈天氣好將那下界蕃裏報入明光宮裏

春霽么六一夕六街春霽么四看紅燈齊上長三柳梢鱗比二六巽二潛形滕六避么三鬧蛾兒颺意喧闐二三引游人兩三成對三六長六分明見第九重天么五當五夜月明如水五六有誰問虎柝宵嚴四六儘傍着錦屏索笑么二丁簾籌醉長五便炫稱梅渚繁華長二板橋清致長四那得似這裏人家長么寶臺金地四五凝睇九陌塵飛二五覷七香車上長四箇人嬌麗長六想巫峯雨夢初回么五卻點額梅妝慵洗長五一任他驅五鳳不夜城中二四一任他鞭六鼇珊瑚海底么三更莫管何人長么撤金蓮承恩還第三五耍休負三五良辰長二試雙攜檀板金尊么六綠腰同倚五六長三只待聽虎幄鴻官四六十分燕喜

歡天喜地　么六歡天喜地么三玉帳融和氣么五羨
一朝五等榮封長五調鼎和羹四五近沐九重温霽
么五曉日映晴霓色麗長么翠袖昭容雙引處五六看
從容虎拜么四紅雲裏二三兩三行前導朱衣五六五
六隊後驅蒼兕長二待朝冋牙板盈牀二五更七萃
承顏長五十貴欽風三五八龍趨侍長三又只見班列
蛾眉長三平排着兩行羅綺三六向那九華燈底四六
照耀出錦屏中長四長四人人珠翠二四宵暖六旗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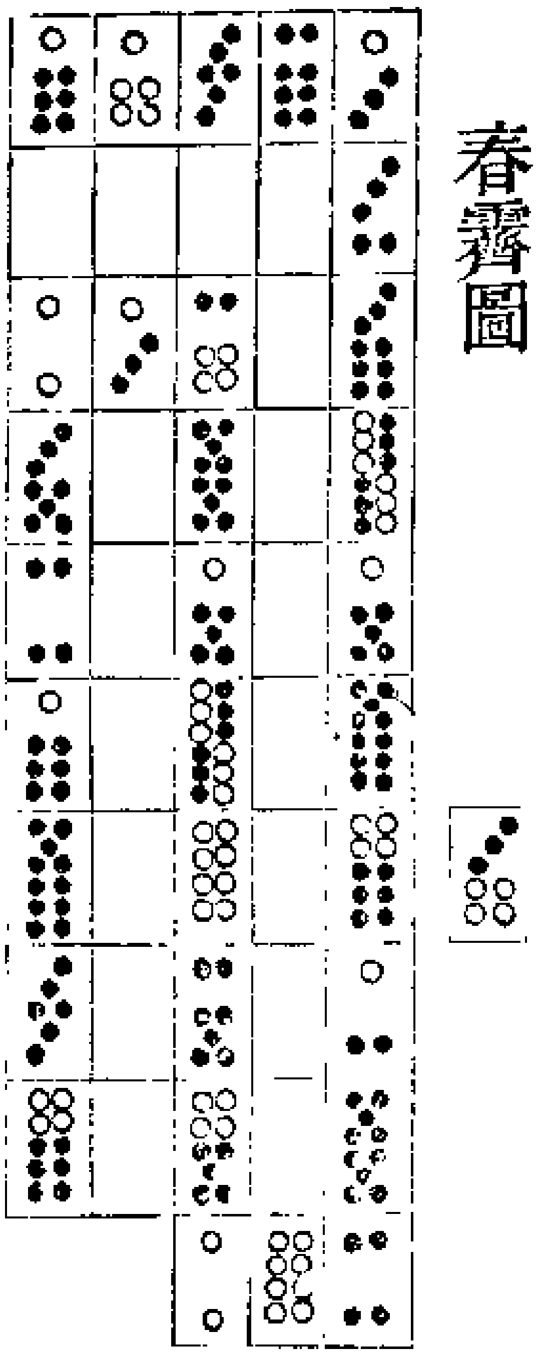
長二報露板傳來四二六六正十八公長么六二添丁介祉
長么挽坤維衛霍掄勛長六整乾軸褒胡投巇么三保
皇圖萬國雍和么六祝喜地歡天節鉞蟬聯百年
千禩
交泰　么六交泰長五贊鹽梅長么登恩地二三共二府
三台二五雙贍五殿長三拜長楊四六敷陳十議二四六
英奏二六八磚移影長么禁地清華么三帶和風四五朝
餅九陛五六六六重重虎節耀門楣長五看五雲深處

長三堂開三瑞長四問更有何人長二蓂符版築長六受
天家長六天恩汪濊么五愛梅月正交輝么五愛梅月
正交輝么四又只見錦園林紅燈新賜長二把婆娑
二老親扶三五慶三五元宵嘉會三六久坐合歡筵
長四羨衣錦人兒四六在錦屏相對么二還聽他笑語
才霄么三待一月三遷么六天長地久承承取繇繇
富貴
尾聲　么六金吾不禁笙歌沸晝不盡昇平人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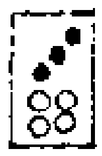
試看俺換斗移星也則是文經武緯願只願承
贍依舜日堯天歲歲聽賡颺喜起
按照燈詞提出三四一張作爲引子然後照
春靄詞將么六由左至右一字擺開無一張
成副者再由左而右四張一垛分作八垛復
照歡天喜地詞仍將么六由左而右一字擺
開無一張不成副者循環推轉成副不斷再
照交泰詞由左而下三張一排作爲十排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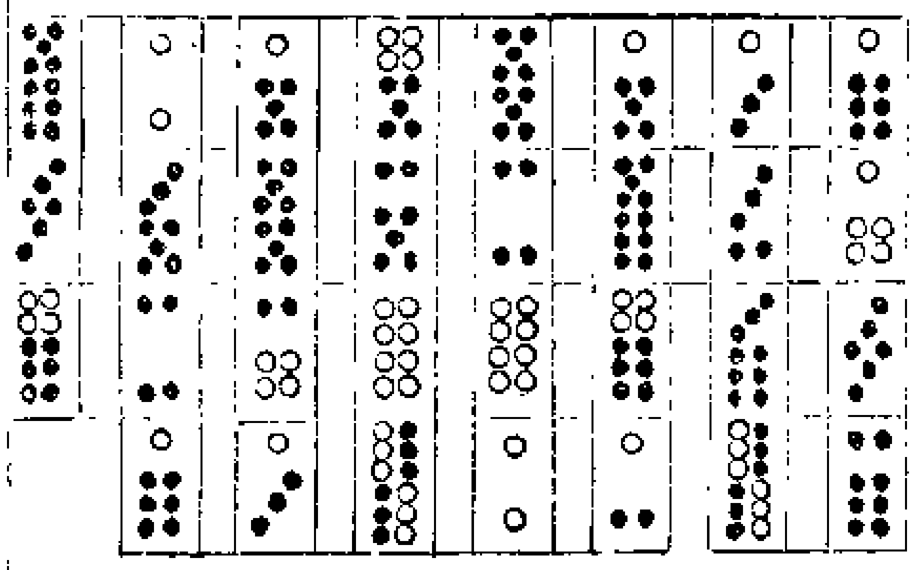
排成副餘么六一張從第三行下地牌推上取頂上一張逐行推上共計九十三推皆能成副精思巧法無出其右焉

春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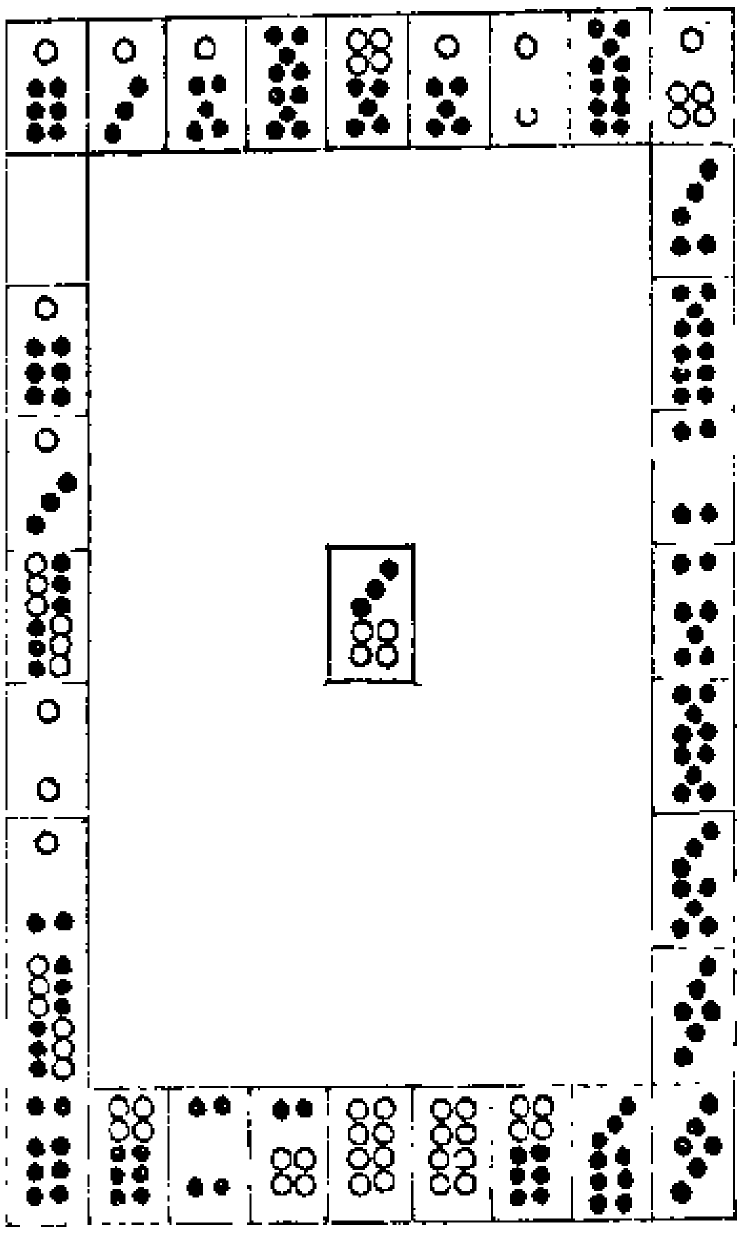


歡天喜地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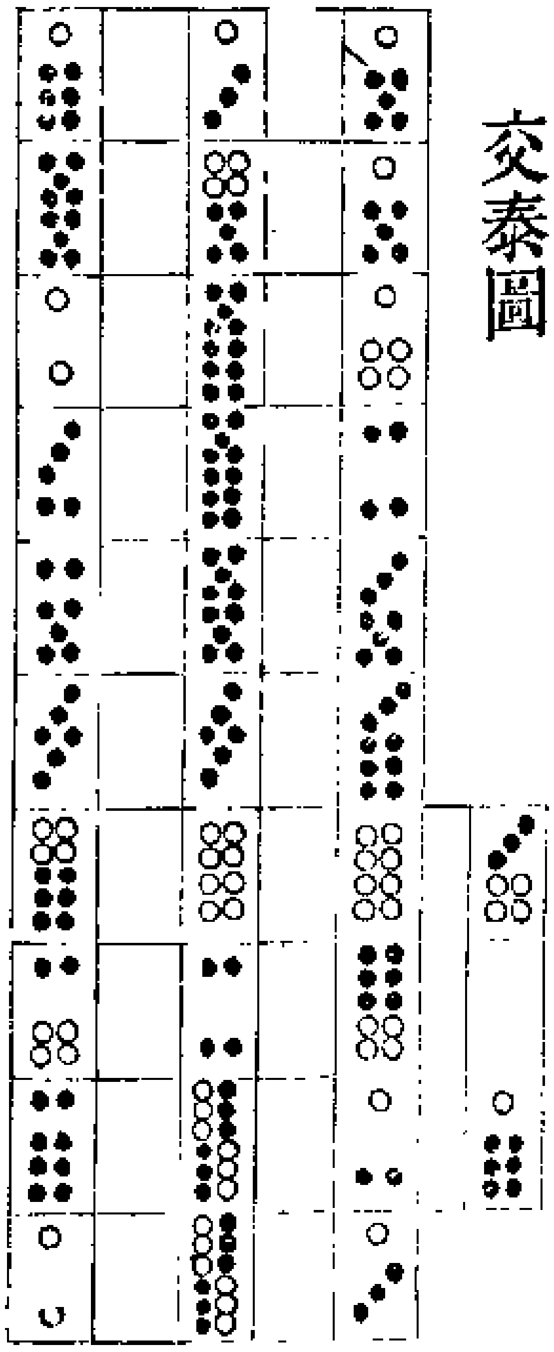




歡天喜地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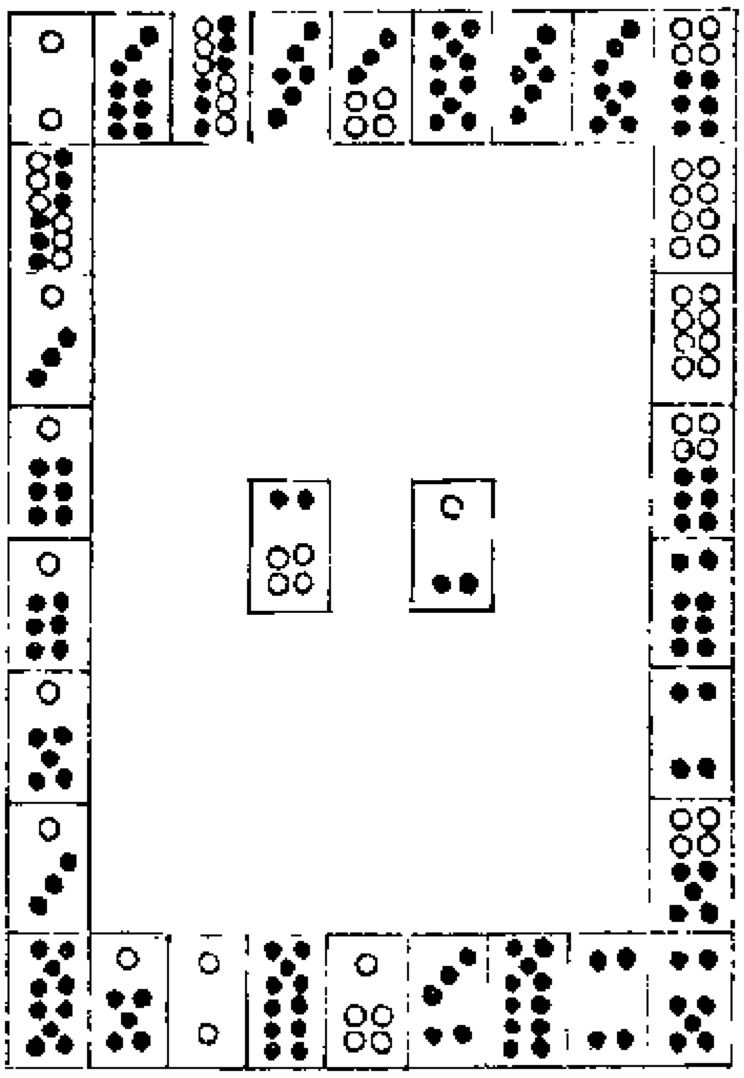
交泰圖



四季結同心

三四棠妒芍緋蘿爭柳翠長五更繡球簇簇長三錦帶垂垂三五參伍着樓臺如繪四六長四錦屏人長四再四低徊四六總則為評紅選綠二六二六時中能幾時長二況雙尢竝曜上下爭馳四五算月逢四五延晴暑二五奈七襄暗渡長二早賓鴻兩兩南飛五六方見六橋梅蕊二三又開剩兩三枝幺四今若箇一樽相聚紅窗裏五六經過些六張五角長幺從此後連珠好運都如意幺五正五雲月圓一規長五剛十兩花開竝蒂幺三俺和你幺五花月且同嬉幺六幺六也不枉方圓奇偶成佳配幺三說甚麼脂唇黛眉長六金釵十二長幺三六長六長三但願得地久天長團圓不離幺二二四便與你相對賞心快活到百廿抵過了二百四

四季結同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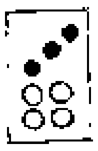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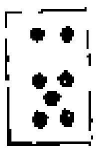
乞巧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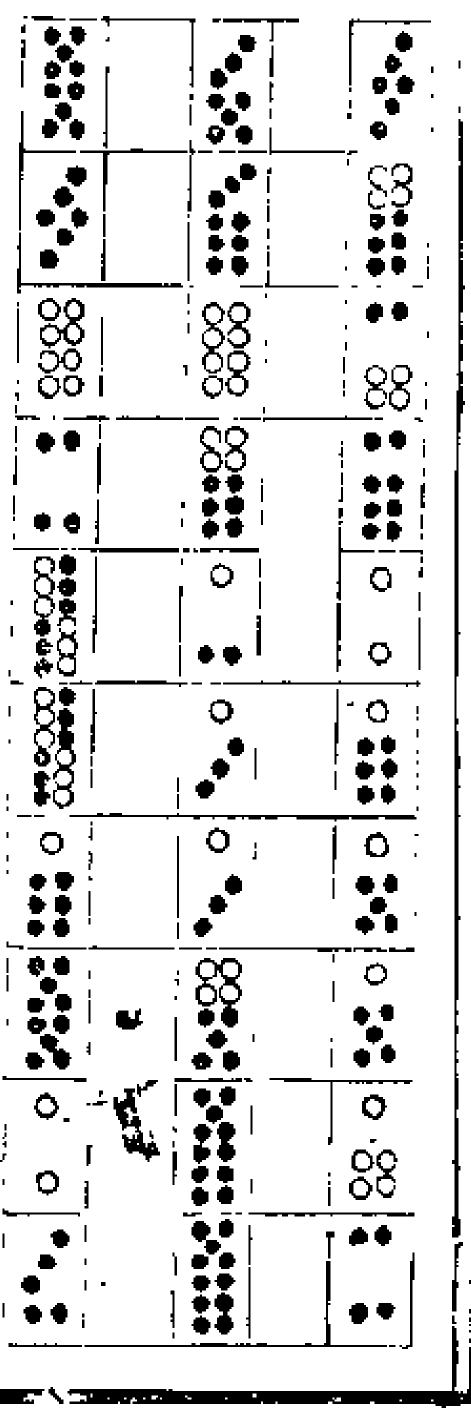
三二四五七七良宵長三六街似水新涼悄四六人間天上多情那不魂銷二四悵昨宵初六二六明朝初八長么雙星嘉會只此夜迢迢么六縱然地久天長也則是離多會少么五一家家五鳳樓頭偷瞧么五趁佳期演一曲梅花調么四紅么低按長二檀板輕敲三五八寶釵鬥不盡時世妝三六九華燈乞不盡長四人間巧四六錦屏風遮不住斗牛宮么二丁字簾隔

不斷銀河棹么三隱隱的新月下虹橋么三四五四更坐久五六只見那五雲天外香煙繞五六六張五角休調笑長五十分好事都成了長三猛然間鎖雙眉長四想起那人去早長二雙雙淚眼長六望天涯總不見音書到長六十二時中無明無夜么六怎不思量損絲腰長五天孫呵你如許我十分緣分長么我覷你成雙到老二三不放那景陽鐘五更曉

附圖







右乞巧圖可照舞燈詞內交泰圖說以二五一張從第三行下二三逐行推上計九十三推而一周或從第一行長三起逐行遞推而下亦得九十三推因前人未經說及聊贅於此以備尋玩

紅樓叢戲譜

紅樓葉戲譜

德清徐畹蘭女史戲撰

凡作此戲者。四人入座。一人坐醒。三人晃醒。兩人亦可對看。莊家十二張。散家十一張。每副三張。各從其類。如情胎歸情胎。情淑歸情淑。名字不得重複。遇重者打去。或另配一副。寶玉茫茫渺渺作百子用。如情胎祗有兩張。用寶玉或茫茫或渺渺一張。便可配成一副。惟金釵情淑中。茫渺不得配入。寶玉處處可配。而三領袖亦不得配。配成四副。卽算和成。和成之家。照牌內註明副數核算。用百子配成者減半。不和之家。如有成副者。亦許算抵。惟各花色如四字三同等和家方算。九情淑一情種如已全者。手內雖有餘牌。亦算和成。至於十二金釵。十二侍女。更無須配副數也。

牌式　每樣兩張共計八十四張

茫茫大士

渺渺眞人

情種　神瑛 寶玉 穿花蛺蝶

情淑　賢　淑媛領袖　元春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英　婦德宜家　探春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富　嫻德宜家　寶釵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豪　紅樓絕豔　湘雲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芳叢落蕾　李綺　三十二副
情貞　節　婦德宜家　李紈　金釵　三十二副
情貞　烈　青衣領袖　鴛鴦　侍女　三十二副
情義　忠　卷簾三豔　紫鵑　侍女　三十二副
情義　嫺　陞階芍藥　平兒　侍女　三十二副
情憐　芳叢落蕾　巧姐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憐　憫　冷韻幽芳　妙玉　三十二副
情幽　雅　芳叢蓓蕾　惜春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柔　巫雲夢冷　迎春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倩　金釵領袖　黛玉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豔　紅樓絕豔　寶琴　三十二副
情淑　冷韻幽芳　李紋　三十二副
情貞　俠　紅樓絕豔　尤三姐　金釵　三十二副
情義　孝　陞階芍藥　寶珠　侍女　三十二副
情憐　鳳　陞階芍藥　香菱　侍女　三十二副
情幽　幽　冷韻幽芳　岫烟　三十二副

情幽　巫雲夢冷　秋紋　三十二副
情胎　寶　樛木分陰　王夫人　三十二副
情胎　冠帔承恩　史太君　三十二副
情庸　冠帔承恩　尤氏　十六副
情庸　樛木分陰　周姨娘　十六副
情慧　甜　卷簾三豔　鶯兒　侍女　十六副
情慧　晴水浮香　小紅　侍女　十六副
情傲　晴水浮香　金釧　侍女　十六副
情傲　晴水浮豔　司棋　侍女　十六副
情妬　鼓舌如簧　金桂　八副
情妬　鼓舌如簧　趙姨娘　八副
情移　冶　游絲別引　尤二姐　八副

情胎　樛木分陰　薛姨媽　三十二副
情庸　冠帔承恩　邢夫人　十六副
情慧　鼓舌如簧　芳官　侍女　十六副
情傲　嬌　卷簾三豔　晴雯　侍女　十六副
情妬　騷　游絲別引　王熙鳳　金釵　八副
情移　游絲別引　襲人　侍女　八副

情移　麗　巫雲夢冷　可卿　金釵　八副

四字　每副加二百五十六副

富貴神仙　忠孝節烈　幽閒豔雅

英賢豪俠　嬌柔甜媚　冶麗風騷

三同　每副加六十四副

樛木分陰　冠帔承恩　紅樓絕豔

婦德宜家　芳叢蓓蕾　冷韻幽芳

陞階芍藥　卷簾三豔　晴水浮香

巫雲夢冷　游絲別引　鼓舌如簧

三領袖

凡四字三同祗將手中成副者合看有無此種花色不必另配　如下三字三同尤須類副須以牌配成也

各種花色

三李　李紈　李紋　李綺
三尤　尤氏　尤二姐　尤三姐
三春　元春　迎春　探春
三星　寶玉　渺渺　茫茫
三仙　寶玉　黛玉　寶釵　以上每副合作一百二十八副
四春　元春　迎春　探春　惜春　作二百五十六副　補一張
四喜　寶玉　茫茫　渺渺　寶釵　如無寶釵黛玉亦可　同上
五花　寶玉　寶釵　茫茫　渺渺　黛玉　作五百十二副　補兩張
六合　兩寶玉　兩茫茫　兩渺渺　作七百六十八副　補三張
六僊　兩寶玉　兩寶釵　兩黛玉　同上
七巧　四春　三仙　作副同上　補四張
八兼　兩寶玉　兩茫茫　兩渺渺　兩寶釵　如無寶釵兩黛玉亦可　作一千零二十四副　補五張

九聯　三春　三尤　三李　作七百五十六副　不補
十金　兩寶玉　兩黛玉　兩茫茫　兩渺渺　兩寶釵　作一千零二十四副　補七張
十二金釵　每名一張不得重複　同上
十二侍女　同上　同上
九情波一情舖　同上　作二千零二十四副　補同上

此爲我鄉徐曼仙女史所創閨中游戲生面别開近日麻雀盛行以此較之一俗一雅判若天淵女史工詩詞有鬢華室稿行世即此小道亦足見其慧心之獨運矣庚戌三月韡韡子識

貫月查

貫月查

評花御史方絢荔裳 又號金園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貫月查者。以鞋盃爲觴政也。嘉賓式燕。珠履瑲瑲。妙妓行觴。紅裳冉冉。于斯時也。羅襦襟解。薌澤微聞。好客之轄都投。契主之舄未趾。不鳳還履。共樂聊杯。雖擷纖紅。權爲季雅。雖狂客之風流。實酒人之深致也。擎來掌上。杓若金蓮。把向樽前。艷同瓊醆。旣考群而觀履。宜蹴數以收歡。案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西海上。有光夜明。晝隱。海上望之。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貫月查。事則風華。言殊典雅。夫投壺著節。矞射有儀。皆所以合賓主之歡心。寫友朋之樂事。矧茲鳳履。升我綺筵。觀彼鳩頭。如拈壁月。佳人拾翠。凌波學步橋邊。仙侶同舟。承露同人掌裏。試卽如弓之履。請代哨壺。書爲貫月之嬉。用投碩果。漫勞七夕。始聞牽牛。奚必中秋。才看顧兎。浮酒泉之紅葉。猶存三讀。存蛻之遺。飛洛浦之朱鳬。應幾一擲爲笑之樂。只恐嫦娥妒影。掬水纖纖。還疑天女散花。流霞片片。聊言佳耳。可以把酒臨風。我獨餞之。名曰摘星貫月。

一之象

鞋杯一名雙鳬杯。又名金蓮杯。予贈選妓約云。行酒皆用新鞋。其由來久矣。蓋古者尊彝杯斝。類各有舟。所以爲沉湎之戒也。錦步承蓮。輕紅染瓣。飛羽觴而醉月。則波彼一葉。較勝于曲水流杯。故名之曰查。唐夏侯審詠被中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致不特寫繡之葉中花更好。雲裡月常新。擬新月于弓鞋矣。飲名之曰月。繫果而名之曰星。以月之從星也。覘其貫否。卽以浮觴罰飲。幽客爲所謂貫月查也。

二之儀

抑之詩曰。旣立之監。亦佐之史。酒有錄事。如鄉中之監軍。會朝之執法也。況曰貫月。則凡星之侵凌薄蝕。不有太史令。其誰專之乎。鞋杯因妓而起。卽當令妓爲之。凡浮查飲客。悉以屬之。不特廣寒宮殿本屬姮娥。仙查犯牛女之間。卽令女司天專之。又奚不可。

錄事自解雙履。其一置杯。而以其一承之。以盤矢席中。度去客一尺五寸。客稱而進。摘犀貫之。以五爲節。錄事第其觴以浮查焉。

月生于西。非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也。且西爲兌。兌少女也。故卽令錄事自解履以一置杯。所以浮查也。賓之初筵。肴核維旅。將以窄窄弓弓之履而投之豆籩中乎。故承之以盤。象缺月之生天也。矢陳也。去客一尺五寸者。象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稱進者。陰象也。賓主之儀也。且稱進則勝負易較也。星以月得名。言其小也。摘取也。投之履中。若星之貫月者。然運賓之果爲之。不假外求也。蓮的爲最。紅豆次之。榛松之類。又其次也。貫之者。以大食中三指攝掌而上。約手與鞋之高下相準而平擲之。以五爲節者。日行中道。月與五星隨之也。第次也。觴多寡之算也。視不勝者以浮查歡罰之道也。

三之名

月行九道。星次五緯。故因其貫之多寡而名以義起焉。

經星五

五緯聯珠。貫五星也

四星同乘。貫四星也

景星東聚。貫三星也

銀漢雙星。貫二星也

南極一星。貫一星也

緯星四。

辰星勾月。一星著鞋尖勾留不卽下者說鈴云長星勾月是鞋得掌院本有莫勾月傳奇星也灌五緯聯珠

嫦娥奔月。一星立與尾口不下若獨象取東若止 [illegible]

織女渡河。星已若盤復跳而起墜右者准五緯聯珠

飛星入月。星已著盤面忽躍入墜中者准銀漢雙星

孛星六。

月明星稀。無一星貫者

月離于畢。星鞋履移動者

薄蝕。[illegible]

陵犯。[illegible]

飛流。[illegible]

擊鬭。[illegible]或投入月中而復擲出。

右並觥錄事職之第籌罰觴如左。

四之算

算者占也。數也。故步天謂之推算。而旗爵謂之無算。星之貫也。錄事以籌第之。亦算也。凡客稱進而揖。以先揖者爲左。錄事卽分左右記之。貫一星卽記一籌。其有勾月渡河者爲記五籌。准五緯聯珠也。其有犇月入月者。爲記三籌二籌。准景星東聚銀漢雙星也。已記五籌卽止。不復揖。俟彼客貫星如干。較籌第罰。已記三籌二籌。則更視其餘星之貫否。滿五籌卽止 較彼客之多寡以浮查焉。若薄蝕陵犯飛流擊鬭及月離于畢者。雖記四籌而亦除之。示罰也。

五之罰

星見于上。而罰見于下。查以貫月名。卽浮查以罰不貫者。錄事總第其籌行之。鑄均則免。成一或二彼此相等 多則視其多之數以罰其少者。[illegible] 經星緯星準此。[illegible] 有餘罰則[illegible] 推以飲左右觴[illegible]

五星聚。景星見。則錄事自浮一查。志慶也。其陵犯飛流擊門者。不准更揖。視彼客貫星之多寡罰之。若月離于畢。先罰三查。薄蝕則先罰五查。皆不准更揖。仍視彼客貫星之數加罰。兩人俱無一星貫者。謂之月明星稀。各罰五查。錄事第籌幷賦罰一查。讓客揖不如儀。飲不如律。錄事量事罰之。查不過五。

方絇曰。鞋者諧也。以兩而合。見鼓瑟吹笙之義焉。月者闕也。以滿而虧。見盈虛消長之機焉。鞋之弓。由其足之小也。見切磋之益他山之助焉。必取其小者。滿招損而謙受益也。好色。人之所欲也。如好好色。誠意之事也。象之曰查。

無沉湎之虞也。爲器也。小無牛飲之患。[illegible]查不過五示[illegible]

無私也。稱進而揖。昭其讓也。飲不勝者。所以勸也。[illegible]

釋忿懥之心。平暴戾之氣。其爭也君子矣。乃系之以箴曰。

[illegible] 寓酒于潮。[illegible] 無行可悔。[illegible] 沈湎敢非。[illegible] 毋曰胡[illegible] 貴賤無二。[illegible] 無動弗志而曰我知之乎。[illegible] 思乎危于忿疐。[illegible]

余昔客廣平。李國學招飲園亭。出妓佐酒。坐客遂脫妓鞋行觴。有幾欲得之而固遜者。予笑曰。既飲鞋杯。卽當于弓鞋生色。誰則敢不飲。學遂奉杯屬予。予固辭。主人屏撤酒器。祇留一杯可置鞋中者。外索一大斗。乃屬客曰。弓鞋如月。予有一小令。卽名拈月。不如令者。飲一鞋杯。不願飲鞋杯者。酌以大斗。坐客皆首肯。抵暮。已傾主人兩石。醴客盡沾醉而令未終。蓋至弦望。則或默或語。無不釋者。今謹括爲歌。附此以貽觴政一助。

雙日高聲雙日默。[illegible] 初二鞋尖似新月。以手拈鞋尖向下鞋口朝外也 底翻

初八報上弦。[illegible] 望日奉杯向外側。[illegible]

平奉鞋杯二十三。[illegible] 三十覆杯照初一。[illegible] 報弦時日又重行。[illegible] 罰乃參差與橫執。[illegible]

采蓮船

采蓮船

香豔博士方絢陶采 一字荔裳 撰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余作貫月查一卷。其法取美人弓鞋。傚投壺儀節。令客擲果其中。名曰擔星貫月。視其貫否。卽以觴酒行觴。弓履纖妍如新月也。投之以果。則若星之貫月。以之行酒。則如尋纛之有舟。周流座客。則又似浮查。故顏之曰貫月查。洵可謂洛浦流觴。飛凫雅令矣。竊慮佳客不耐沉潛。或病其岑寂。且恐乏瞭慧女郎司籌占候。乃復爲此卷。以嫦足本名金蓮。今解其鞋。若蓮花之脫瓣也。飛觴醉客。則正如子美詩所謂不有小子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者。故名之曰采蓮船。坐有妓也。卽假夫差偕西子湖上采蓮事而羅列諸人。然終欲乞靈骰子。似未若貫月查之名實相須。惟稚人裁擇之耳。

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屣之主人。延曳裾之上客。綺筵肆設。繡幕低垂。綠蟻頻量。紅裙隔坐。羅襟而履舄交錯。飛觴則蘭澤微聞。行斯令也。主人取六瓊授妓。令參列幺二三四五六。置一盤中。覆一杯。畀俾客鬮之。得六爲吳王。五爲內侍。四爲采蓮使者。三爲機長。二爲宮娥。幺爲太宰。妓卽爲西施。如有數妓。務擇其美者充之。餘妓命爲宮娥。而鬮得二者亦爲內侍。倘坐只五客。則去內侍。若更不足。去宮娥。如客多則復以二三五鬮之。視客數爲增減。蓋蓮出美人。故妓爲西施。有西施不可無吳王也。六者數之極。故爲吳王。太宰者便辟之類。魁佞倖之領袖。夫差所倚爲左右手者也。故六之底卽爲伯嚭。內侍使令也。以宮人龍陰象也。故五爲內侍。而二爲宮娥。取二八佳人。去天尺五之意也。此令以紅爲蓮花。且以金蓮行酒也。行酒不可無錄事。故四卽爲采蓮使者。采蓮必有船。一葉扁舟。輕移雙槳。則機長是也。故三爲機長。吳王西子太宰皆止一人。而內侍宮娥及機長不妨駢列。故可增減也。客雖少而不去機長者。以非桂棹蘭槳。不到藕花深處也。夫吳王獨一西施已足亡國。有伯嚭以左右之。而吳其沼矣。

詩曰小令。實有三風十愆之刺焉。

吳王令使者采蓮。使者自浮三白。乃起就美人。解其雙履。置酒其中。以其一奉吳王。一奉西施。謂之試花杯。遂取色盆送西施起令。依次六巡。由西施收令。夫纖纖弓履。約約芙蕖。惟使者得先捧弄其軟玉溫香。較之力士爲青蓮脫靴。其苦樂爲何如者。油油三爵。所甘心焉。令由西施起者。不特爲蓮生足下。更慮坐客或爲搖撼。且湖上之遊。爲施而設也。右旋者。蓮開以六月。以天運東行也。六巡者。蓮花十八瓣。坐有六人。重之得並頭蓮也。由西施收令者。所謂終則有始也。

西施乃令報酒。坐客各報已量。自纔分數。使者識記之。嗣後有酒。皆照分數飲。如故匿稚量。比照欺隱田糧律。遇酒倍行。使者乃申以三章之約。一曰制書有違。如酒不及分。飲不如式。報色舛錯。瞑送色盆之類。二曰收支留難。如杯到不卽乾。點滴淋漓。酒盡不送色盆之類。三曰妖言惑衆。如諠譁吗叫。因酒忿爭。故稱寬杯。當飲不受之類。一切儀制。乖違皆使者比律從事。逐一撿舉。請西施定罰。使者有犯。太宰糾之。西施有犯。坐客公議。惟太宰不許越俎妄言。以其外廷之臣。得預內寶桑矣。安可復干宮闈之禁令乎。此照生員上書陳言律浮之。

凡色以紅爲蓮花。其名有七。

一紅曰蓮花。

二紅曰碧蓮。

三紅曰品蓮。

四紅曰相蓮。

五紅曰五色蓮

六紅曰滿池嬌。

二紅四幺曰合影蓮。

凡行酒皆以鞋載杯飲之。其式有十。

蓮花杯。每鞋置一杯。其內蓮花行酒用之。

同心蓮杯。每鞋置兩杯于內。或一大杯一小杯。視鞋內足容與否酌之。碧蓮以之行酒。

穿心蓮杯。以一同心蓮杯外加一杯送客。品蓮以之行酒。以上俱酒分飲以鞋有兩隻當飲者各飲其一也

西施蓮杯。合雙同心蓮杯送當飲者。相邀行酒用之。以下總謂對飲

分晉蓮杯。以西施蓮杯送當飲者。西施再手捧一杯當飲者。就西施手內飲之。以西施鬟飲也惟太宰當飲。則左右手各捧一同心蓮杯。隨就西施蘇顋先飲施手內一杯。後再飲同心蓮杯。既乃起。以示雲中兩耳之義。若西施當飲。則太宰隨稱一觴。紅五只及案五只行酒用之。

千葉蓮杯。送當飲者。西施蓮杯外。盛客各散一杯。五紅及擒沈鱗並案滿盞用之。

重台蓮杯。遇本身重色飲。

倒垂蓮杯。罰太宰者。以鞋尖向下。置杯于鞋頭內。令執鞋尖飲之。杯數則酌事之大小。隨時請西施定之。若無紅及出色。則以兩杯令左右手執飲。如出色。兩盞內有紅。仍許紅借罰。

荷葉杯。每鞋底上各置一杯。令當飲者左右手反執飲之。所以罰無紅者。若成案色。如分相類不用此例。

並蒂蓮杯。以兩鞋對跟。即用鞋帶縛定。各置一杯于內。令當飲者。執兩鞋尖飲之。所以罰出色者。若盞內有紅。許紅加罰。先令每人一鞋即遇加有罰鞋大酒畢亦即飲盡

凡以上各杯。皆使者掌之。遇酒應用何杯。隨時提撕。并錯者照增減官文書律罰。

凡酒到。皆須執鞋上口。如置鞋席上。傳首就飲。或就鞋取杯飲者。並照鄰移出納律罰。

凡酒盡不即將杯繳還使者。照隱匿官物律罰。

凡罰爵除無紅飲荷葉杯。出色飲並蒂蓮杯外。餘第首罰者。皆徒手執杯飲之。惟太宰應罰。俱用倒垂蓮杯。

凡色先看蓮花。如一紅為蓮花。二紅為瑤蓮之類。然後計重色折除之。六色除不同外。皆有重色。如六為吳王。不論自擲及他人擲得。皆當吳王飲酒。一紅兩六。則與一六與花折除。餘一六飲一蓮花杯。若有三六四六。則以其一與花折除。餘兩六三六矣。則飲兩杯三杯。即手內一杯遞增。故謂之重疊蓮杯。再就點數行酒。除去一紅。計餘五色。應使若干點行之。若有三五兩六。則行內得酒。而六不行。若兩六兩五。則仍行六而五不行。三么從其多。兩對雲大。他皆做此。

凡遇瑤蓮有三六者。仍行吳王。倘若止兩六一五一五之類。則應從點數送客一同心蓮杯。西施飲一同心蓮杯。餘以類推之。

凡品蓮不計重色。只照點數行舉心蓮杯。當飲者飲其一。使者飲其一。若使者得品蓮。則自飲一杯。而以其一計點送客。

凡西施及使者得瑤蓮。仍自飲一同心蓮盃。以其一計點送客。不論重色。

凡相蓮為么三一枝花者。西施飲西施蓮杯。餘看重色。二么即太宰飲。兩三則宮娥飲。餘做此。無重色。仍計點行之。

凡遇五色蓮。皆照後色行令。

凡遇合彩蓮。除太宰外。皆西施及使者各飲一同心蓮杯。

凡遇不同。左右兩各飲一蓮花杯。欲猜拳及席上生風者酒。

凡遇案五只。隨時請西施行令。或詢西施行多行少。如五二一一三。行多則宮娥飲。行少則檣長行。餘做此。

凡遇案滿盞者。案不得蓮花。亦為勝色。本色自飲。如吳王得渾六。內侍得渾五之類。若遇他人重色。如吳王得渾三。則問西施行應行否。凡問西施皆先行問訖然後報色則使者飲。行面則檣長飲。若西施得滿盞。不論何色。使者飲。使者得滿盞。不論何色。西施飲。遇滿盞。皆飲千葉蓮杯。

凡紅三對先行大色。再就計點數行。

凡案三對案分相案。案鏡案合色及四二四三四五四六。雖無紅。謂之采蓮。隨時請西施行令。如西施擲得。請吳王行令。

凡擲得四么。謂之殘荷。有一紅。罰一荷葉杯。無紅。罰兩杯。惟太宰得四么。則不論其有一紅與否。勒行渡江令。其法令積三擲得五紅為過渡。如不過。罰以倒垂蓮杯。再擲。如不過再罰。務令過渡乃已。

凡遇蓮花重色。請西施出酒底。餘點請使者出酒底。應西施及使者。隨時狗兔聽

之若當飲者忘講酒底。罰其重畫蓮杯及不同俱覓新底。（如點俱指一紅色而外合計若干點當發某客者而言）

凡遇瑶蓮。令檝長歌一曲。遇酒。免不能。准倩代。

凡遇品蓮。令宮娥歌一曲。遇酒。免不能。准倩代。若餘妓作宮娥者。聽遇酒不准援免。

凡遇相蓮。令西施歌一曲。遇酒不免。

凡吳王得瑶蓮、品蓮。及遇瑶蓮有酒者。令西施歌以侑酒。其檝長宮娥當歌之處。皆免。如餘妓作宮女者。仍令歌品蓮應歌之曲。

凡有當歌之處。有解絲竹願倚者。聽。

凡遇減色。如去宮娥者有重二。西施飲。如去內侍者有重五。使者飲。若全減者。行顛倒鴛鴦令。其法遇二西施。起。遇五使者。起。各拈一骰擲之。如西施得么。使者得六。或使者得么。西施得六。（二三四五皆然）並爲顛倒鴛鴦。遇西施飲。不遇使者飲。

凡遇加色。如宮娥檝長內侍有三人四人者。遇重色皆除重色數餘點何人止。何人飲。如內侍有三人者。蓋內除重色有十點。則自得采下手所坐之內侍數起。輪遞三巡。則仍當內侍第一飲也。餘倣此。

凡遇蓮花品蓮相蓮若計點當飲之人。即得采之人。（如宮官作吳王新擲得一紅二十九點顛）則行分香寶履令。其法自得采者下手第一人起。挨次賭拳。負者飲。（如蓮花杯則負者飲即已若同心蓮杯穿心蓮杯四照蓮杯則負者飲其一以其餘至更負爲三人第四人賭令負者挨次遞賭杯至乃已其穿心蓮杯四照蓮杯皆先飲鞋外一杯並及鞋杯故名分香寶履）

凡計點有二人當飲者。（如得一紅廿九點而坐有兩當官）令賭拳。負者飲。若有三人二人者。行分香寶履令。聽席上生風者聽。但不得濫及不當飲者。（謂只當官三人四人彼此席上生風則可）（勿及他人）

凡計點而撥譜無當飲者。（如得一紅二十九點而無當官）則撥點數逡行第年歲生月相符之人。有二人三人相同者。仍賭拳令負者飲。或行寶履令。并無行第年齒生日相符之人。則行賞花釣魚令。其法使者將得采人本色擲去。（如本事得采即去么擲）

以餘色擲作不同高擧色。蓋令西施探得一色。係某色即某人飲。（如二即宮娥三即檝長飲）若遇宮娥檝長內侍有加色二人則令賭拳。負者飲。有三人四人者。行分香寶履令。願席上生風者聽。亦不得濫及不當飲者。

凡有量淺不勝杯杓者。臨時准告來大戶替代。如大戶自行包攬。照攬納稅糧律。罰之。既罰後納之人。本人畫行之酒准免。

凡解履之後。如妓有經急須離座者。飲一大杯。使者授履。令自縛之。事畢入座。自解授使者。如踐踏汚穢者。罰十大杯。然後續完前令。

蓮花渾采五色

四代五公（五一么紅） 送家有現任職官者。 喜誇張閥閱者。 善鑄金石者。

姿勝新弄璋者。 有酒德者。 高自標榜好作身分者。

杏花十里（五一二紅） 送新得萬者。 好遊章台者。 奢箏者。 曾衡文者。 善

繁花樹者。 僕從盛者。 姓名有五聲并花木及數目者。

芙蕖出水（五一三紅） 送嬰少年。 妙妓。 善艷婷伎宣者。 善胡琴姿者。 聯

新履襪者。 愛梳飾者。 姓名有五缺或草頭及偏旁帶水者。

紅飛翠舞（五一五紅） 送有好願林花木者。 張燈設宴者。 喜演劇者。 愛鋪

設者。 宣僕靜衣者。 好博奕者。 姓名有五色字者

金印累纍（五一六紅） 送赴任者。 喜古玩者。 佩金玉者。 工會計者。 新得

采者。 舉痴者。 姓名有五金及天文字者。

散采二十七色

金紫勳階（一紅二十九點） 送尊官。 喜字畫者。 工繪事者。 出入貴遊門下者。

好談朝市新聞者。 兄弟同席者乃兄飲。 新得頭銜者。

雲台福將（一紅二十八點） 送權揚者。 嫻弓馬嘗短打者。 善天文占候者。 善

奕者。 秦晉客。 工彈棋戲劇者。 與二十八人同姓氏者。

九溪十八灘（一紅二十七點） 送遠遊乍歸者。 好山水者。 村居者。 有陂塘池

沼者。 居近水者。 經商者。 滇蜀客。

八月胡笳（一紅二十六點） 送邊塞客及曾出塞者。 喜唱曲而不按腔譜者。 工

彈絲品竹者。愿覿慎友者。舞女達嫁者。兄弟殷顯者。聚家建築者。
湘靈鼓瑟。十一五紅二點 送知音。家有放寶者。親盲飼者。喪偶者。會聾
佼者。有妾遣去者。聆琶客。
花信和風。十一四紅二點 送多瞻花木盆景者。善飯器者。妻暨怔孕者。
飲酒少而頰赤者。脫帽露頂者。酗鼓恰逢月事者。齲齒者。
曉鶯殘月。十一三紅二點 送將遠行者。操聞廣音者。善嘆息者。密約相
失者。樊韓新出酒者。心有所愿而不得遂逅者。詞人。
廣廷岳牧。二十二紅二點 送金門待詔者。喜談朝政者。善談論者。曾應
從者。京朝官乞假者。善卜易者。贅婿。
赤縣侯封。十一二紅二點 送宰官及令官子弟。募友。秋風客。與勛戚往
還者。有職銜者。廣置田宅者。善堪輿者。
二十分春。二十一二紅點 送愛花草者。忿寡鬘者。常談客者。究心房術
者。覺船上有醉臥者。姬侍多者。懼內者。

卷一 采蘋點 二十六 香艷叢書 八集

丹還十九。十一二紅九點 送羽客。談爐鼎者。善岐黃者。吝嗇者。抱微痾
者。貪杯者。厭惡人而不速席者。
學士登瀛。十一二三紅八點 送金馬客。膺薦舉者。博學者。善書者。侍經
筵者。喜臧否人物者。與十八人同姓氏者。
八案九邱。十一二三紅七點 送富典籍者。館師。談鋒盛者。咬文嚼字者。
小試輒利者。善子平風鑑者。有絕技者。
二八秦樓。十一二三紅六點 送華堂張綺幕者。爲他人作嫁衣者。喜營建者。
出入喜乘肩輿者。有外遇者。將置妾媵者。居有樓閣者。
胡姬十五。十一二三紅五點 送新納姬人者。與美人聯坐及居隣美豔者。好
少者。席上無鬚最青年者。將嫁女者。曾爲月老者。精求肴饌者。
嬋娟幾望。十一二三紅四點 送愛月者。喜霹靂者。近視客好外者。內權重
者。面麻者。有癖好者。
七賢六逸。十一二三紅三點 送高年者。退居林下者。美容儀者。叔姪同席

者阿咸飲。隱士。詩人。與竹林竹樓同姓氏者。及名氏帶竹林履字
樣并數目者。
親開金殿。十一二三紅二點 送新遊樓闘者。初移居者。新葬瓦者。欲履宅
者。有內寵者。偕妾聯席者分飲。翁婿同席者婿飲。
巫山一片雲。十一二三紅一點四 送妻妾互妒者。爲人居間者。調詞訟者。戴
眼鏡者。朔期客。好賭論人闘訟者。席上瞌睡者。
十洲仙島。十一二三紅點 送隱居者。不修邊幅者。學仙者。青梁客。有方
術者。關還者。與飲中八仙同姓氏者。
九品蓮臺。一二三四紅九點 送雜職官。坐不安席者。禪客。喜與僧尼往還
者。佞佛持齋者。鰥夫。寓居近寺廟者。
八月星槎。一二三四紅八點 送出使者。送客在座者。好遊者。談星命者。
畫船載鼓泛賞者。有小舟者。與博望同姓氏者。
七寶香車。一二三四紅七點 送車騎者。驚杳者。將娶婦者。偕內歸寧者。

卷一 采蘋點 二十七 香艷叢書 八集

新婚者。頻經同席者女家飲。所履巷陌有數目顏色字者。
六橋花柳。二三四紅六點 送愛看人家花木者。簪花及佩香器者。與盛鼓有
舊者。賢公。與越客。內外寵眾者。履姓及行六者。
五裝多麗。二三四紅五點 送入覲者。自誇豔遇者。燕覩客。故作醉狀及多
言者。富戶。任京職者。家有藏奴者。
落日雙鳧。三四紅點 送愛魚鳥者。平遇而又以事辭歸者。不速客。曾作
縣者。新續絃者。技擅長者。縣采履者。
三峽流泉。三四紅點 送琴客。將歸客。有濡辭者。作清履者。喜著飲者。
聲低而自稱好手者。有幽怨者。
五紅渾采五色。凡得五紅太宰自爲飲者行其令名已顯
日邊紅杏。一五紅么 太宰自歸飲千歲觴杯。餘人歸得者。行九轉還丹令。其法
除得采者依次右旋。各積十點。以六爲采得幾六各第幾。或衍招鈀之擲畢。
各較其六之多寡。以九六爲勝。或得七得八相等者。則令其只擲七六以下

者。各飲一四照蓮杯。以其耍少不許輒罰。然惟計六之相等者。依次各再積十擲。計其么若干。得九么者升成升不成者。各飲四照蓮杯、若么有相等者。則相等者再擲。有一人么多者即止。總令少者飲。

花房蛺蝶、一五二紅　宮娥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觴入天台令。其法除得采者與西施二人。餘人依次各一擲、內有三與四謂之流水桃花。若但有三或僅有四皆各飲四照蓮杯。有流水桃花者再一擲。有么謂之胡麻仙飯。無么者即飲四照蓮杯。倘坐客各有流水桃花。則視胡麻飯之多寡定之。得胡麻飯者再一擲盆內有紅無五。謂之仙犬無聲。方准再行。如有五者。謂之花間犬吠、即飲四照蓮杯、無五者再一擲。有二。謂之花間人出。則入天台遇仙子矣。若無二者。仍飲四照蓮杯。其有花間人出者。送盆與西施擲之。有六謂之玉杯闌隙。當入天台者。飲四照蓮杯。若無六。謂之曉風露煖。則西施飲之。凡積五擲。在座。除得采者及西施飲遍即止。不必定入天台也。

花港遊魚。一五三紅　檝長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魚雁傳書令。除得采者。坐客依次各一擲。以三爲魚。六爲雁。若無魚雁。或只有魚及只有雁者。皆飲四照蓮杯。其魚雁全者。再一擲。有么者謂之書。無么者飲四照蓮杯。有么者再一擲。以么三六全者。謂之魚雁傳書。如不全者。各飲四照蓮杯。

煉石補天。一五五紅　內侍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女媧煉石令。除得采者。自西施下數起。依次拈一子擲之。第一遇么。二遇二。三遇三。四遇四。五遇五。爲五色石。遇者免飲。不遇各飲四照蓮杯、次手西施拈二子擲之。遇么五爲補天。則免飲。不遇飲四照蓮杯。

麴院風荷。一五六紅　吳王自擲。飲千葉蓮杯。宮娥檝長西施依次唱曲。餘人擲得者。行伯喈賞荷令。除得采者以西施爲牛小姐。外將五骰作么二三五六如法令客擲之。六爲中郎飲酒。五爲院公司晉。三爲書童司琴。二爲惜春司扇。么爲老姥司舉。自中郎起拈一子擲之。各得本色者免飲。不遇各飲四照蓮杯。惟中郎遇六免酒。則牛小姐唱曲。牛小姐以四爲荷花。遇則中郎飲。不遇自飲。一遞而止。以上各令。書依次者。皆自得采者下手數起。若宮娥內侍

有增減者。並隨時損益行之。

六紅渾采一色。

滿池嬌。不論何人擲得。皆行西子浣紗令、其法除得采者。若西施擲得則不除。餘客將六骰隨意藏鈎。舉拳出席。西施以慧眼察之。搶空拳令下其手。餘存舉出者各爵擎。若六子俱全藏鈎者。各飲一千葉蓮杯。西施歌以侑之。如不全者西施照坐客之數。飲四照蓮杯、

二紅錯采一色

合影蓮。二紅四么　不論何人擲得。皆照前西施使者。各飲同心蓮杯。惟太宰擲得。則行荷葉納涼令。其法太宰即將色盆送下手第一人。如下手係西施。則送西施下手第一人。一擲有四五六者。謂之畫船簫鼓。遇則朗誦工部納涼起句。落日放船好。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斟飲兩蓮花杯、次下一人擲有三四五者。謂之禹門疊浪。遇則朗誦杜詩輕風生浪遲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斟飲兩蓮花杯。再次一人擲有二三四者。謂之竹影瑣碎。遇則朗誦杜詩竹深留客處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斟飲兩蓮花杯、次送西施。擲有二四四謂之並蒂芙蓉。遇則朗誦杜詩荷靜納涼時句。如村妓不能杜詩則使者代誦仍歸　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斟飲兩蓮花杯、遞送太宰。擲有三三六則朗誦杜詩公子調冰水句。免飲。不遇則斟飲倒垂蓮杯、再一擲有么么二。則朗誦杜詩佳人雪藕絲句。免飲。不遇則斟飲倒垂蓮杯。後送下手第四人。擲有二六六。謂之巫峽朝雲。則朗誦杜詩片雲頭上黑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斟飲兩蓮花杯。又送下一家。有么么六。謂之瀟湘暮雨。遇則朗誦杜詩麻是雨催詩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斟飲兩蓮花杯、一遞而止。若應誦不誦、應斟不斟。或先誦後擲。以及承接顛倒。提婚賣政者。均罰盞以太宰本么色。令得四色合本色爲五么。是影不合蓮。故行此令。

凡六遞既畢。使者奉吳王西子各一蓮花杯。謂之惜花杯。乃爲妓納履。

凡解履不待使者。而奴先自解帶脫鞋者。比照現任官員自立碑律罰妓。靜自銜也。

凡座間有數妓。將解其足之最小者。如以大爲小。比履實事。非其人。罰圍使盡。
罪蔽實也。

凡履中有高底者。比履會違式。律罰妓。懲蔽名也。

凡令舉而不爲妓納履。但令圍履不爲蓋履者。且觸履違之。令其自緣比履出
使不復命。律罰使者。戒鮮紛也。

方絢曰。余爲貫月查而系之以齋。茲復爲采蓮船。卷成。乃系以詩曰。官酒暴
柔。兒能其餘。有獎一人。聊與之醵。一斛斛葛醉。以新爵。懲式飲。底履不盈一
匊。二犢彼舟。流宜酌飲酒。彼曾不知。或釋或否。三獻有荷花。鷺鷥于飛。於兩
嘉客。不醉無歸。回

酒箴

檀几叢書卷三十九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酒箴

丹里金昭鑑愼齋著

禮經曰。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禾中風俗之侈。不一而足。而其端先見於讌會。此奢而救儉之時也。矧邇來水旱頻仍。天心示警。於焉尚逃而不悟。何耶。詩不云乎。飲酒孔嘉。讀其詞而味其義。

嘗以酒爲主。而籩豆其末也。往往饌雖豐美。酒則平原督郵。甚無謂。在今日者。宜戒何耶。暴殄之譏。須遵蘇子崇約之訓。顏曰酒箴。與士大夫共敦焉。體天心而培風俗。未必無小補云耳。

大集五簋　如吉禮大賓。方用五簋。或疑其儉不中禮。余曰。陳饋八簋。以速諸舅。此天子所以燕諸侯也。今士庶之家。止損其三。亦云侈矣。況宰割物命。以滋饕餮。爭勝一時。報償後世。舍此趨彼。孰智孰愚。

酒　宜陳。與清。戒酸。與甜。不然。君子有酒旨且多。於有之義何居乎。

點心一　先點心。何以防飢也。實其腹。則飲酒無傷。亦養生之一道也。

葷碟二　物其有矣。惟其時矣。又多乎哉。

素碟一　須精潔。腥味之後。進以蔬食。必頓覺清爽。坐中或有茹齋客。即以此當之。何等惜福。否則重理盤餐。無論庖丁。僮僕。實應且憐。即主人亦爲之厭訴矣。

羹一　羹能醒酒。故古人尚羹。良有以也。北方咸用。何不踵而行之。

水果一　宜時。不必限。戒店中裝。　小菜八碟。不拘。

中集三簋　偶爾尋山問水。良朋是邀。倘遇月夕花朝。飛觴無算。即此三簋。亦可云既醉且飽矣。奚必窮奢極欲。乃爲快乎。

酒　點心一　葷碟一　素碟一　小菜六碟　時果一　以上同前

小集一簋　或相知稔至或坐久留賓或夜來醵分
不論葷素稱家有無一簋足矣昔武原陳則梁先
生創行一品約終身不改然始行之而人駭繼則
于于然安久乃相效成風矣維風易俗厥功茂焉
客　宏少戒多不過十人宏早赴必以午刻爲期主
人須設瓶花爐香煮茗以俟如無名花草花可也
如無好香熟香可也惟茶斷須佳非松蘿則龍井
非徑山即岕片何也蟹翻旗豎以滌肺腸不可不
潔耳夫非蕭非蒿戒粗茶也非渫不食戒井水也

蒸之浮浮戒鍋煮也如是而茗乃佳客至先啜數
甌或彈琴對奕或述古賦詩或論字品畫或雅歌
投壺各極其趣若鬪葉子則不可鄰於市矣講衆
業則不可疑於褻矣昔施耐菴先生有云不以酒
爲樂而以談爲樂旨哉斯言然談而謔宏戒也談
人過尤宏戒也　僕從　遠當給其麪食最近則
不必
令　宏雅宏新戒苛戒啞戒罵座每見飲酒之間遂
成隙怨往往有之昔先大夫有飲酒悔過詩云都

綠柏則擯酬飲不前罰大觥人可爲箴銘
帖　宏單從簡也戒古拆今體書寄也
請客　先三日送帖可期也至日止邀一次惜僕力
也近有客故爲姍姍其遲者累使者飼何殊豈不
情每憶昔人生子登第人詢以積何陰德各云無
甚好處只赴酌極早不須邀第二次耳雖此事僅
屬傳聞要亦積德之一端也今與客約有故宏早
辭備技後至罰巨觥三然後就席以策其怠則客
之喜姍姍其遲者今亦可速其駕矣

設席　宏早風雨尤宏早未到不必候竟坐便於先
酌先歸也倘路遠不能歸不妨留榻不應聽其去
否則屣蹌而來踉蹌而歸真同苦海矣昔丁酉歲
有一甲友赴乙友酌所居僅二里許飲至夜分甲
友欲歸乙友遣一僕送之不意時值大雪一望漫
漫甲友醉罵僕僕不堪提燈先歸甲友已赴池中
死矣後乙友遂家破可見飲酒雖微禍機已伏不
可不慎也記此以當晨鐘三杵
夫子云與其奢也寧儉儉則聖人之所與也佛經

云有福不享名爲善體不享亦佛家之所許也適時當懸公完稅之秋不可不儉家遭歉歲空虛之日又不得不儉一歲會計費中人十家之產此大戒也而況筵易豐來易數數過歲不過一再舉何如有酒可以開觴朝朝聚首言笑得以充飽夜夜談心之爲愉快也古人有云一回相見一回老難得幾時爲弟兄讀之不覺酸鼻則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不亦可以通情愫敦倫誼乎人曰子邀貧則如約矣他人不如約奈何余

曰我待我法卿用卿法又何慮焉昔者山力行王豆約人嘲之曰大要是慳亦一說也雖然凡百君子諒有同心見我約而翻然悟毅然行者余且慕過之也

鷹政

檀几叢書卷四十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觴政五十則 刪二則

當湖沈中楹存西著

登䑽不安盡醉。舟次不安盡醉。坐有荆棘不安盡醉。次日有要緊事不安盡醉。之與從不安盡醉。病初愈不安盡醉。

主人羅列盤餐。竟無青酒。稍減一二。加之酒上。何等合拍。

知已讌敘。快事也。有同席出令。漫不關心。一至當盆。錯愕顧盼。以儆不出三字評之。

設席先料客之不來。不會全設。臨坐客多席少。遂致上下差移。東西挨搭。可鄙之甚。

賓主盡歡。期於彼此各適。倘一味傾倒。久坐不散。使主家各役伺候。無不嗟怨。隆冬酷暑。更爲不堪。

酒貴始終一色。有先淡後濃。或濃淡雜出。冷熱不均。俱貴以不恭之罪。

鬪席一法。惟最相知始可。否則涙槃行令人厭惱。問坐者常面面相覷。何不自愛。

平日往還。絕無杯酒。一當有事相求。忽多鬧熱周全。及至事後。又復冰冷。此等人不可與飲。

客或路遠。或遇雨雪。或值夜禁城門之隔。乃不約早坐。有未全而星散。踉蹌奔走。如此讌會。便不感激。

客未齊集。先有人剝削木果小菜。殊爲不雅。但有席觴飲之到。主家不另爲陪客兼餓枵腹坐待。毋怪乎濫饑以救荒也。

拳興不知坊於何人。不過取其豪爽。若作奸作態。伸縮娟娜。丟拳吹馬。品斯下矣。

侍從送酒合宜。善解令盆。良僕也。竟有面目可憎。山野不馴。盜酒竊餚。殊爲障礙。

席間有妙令。無解人。有大量。無對手。亦爲缺陷。

客有量小。不能奉令。寄酒一門。甚爲兩便。每見令官苛責逼人。嘔吐狼藉。未免多事。

主人不勸客。不送殽。色客人不脫略。不肯行令。俱屬鬪酒。吾無取焉。

世情不等每有沾沾責望報施輕重厚薄竟似於飲食場中立命者大雅譏之

作客作主不可太脫略亦不必太拘泥每有未坐猶然謙遜使他客危立久候更有倨傲甚薄主人怨餐使客無下箸處大忌大忌

同席人異途開口做治衙門專說官府秀才賣弄考第此類均堪作祟

主人不能飲須邀旁主大量穩不寂寞倘華筵專設坐中冷氣逼人亦無趣味

趁壽酌不妥行壽字令如取四五六爲福祿壽設有不及檢點報色云有福有祿無壽主人胸中能無介介

富貴人口頭三昧動稱缺情經年隔歲無一踐言又有一種昇無齒頰之慇慇惟知趨飲之僕僕二者病則一般

共席或有同路臨散無相友之誼更有水路舟楫窎審解維不肯挈帶道服御之惟酒徒齷齪者避之可也

對山人僧道不妥另立邊幅詼諧取謔既傷雅亦取怨

席間遇有村俗人吊切妥隨緣安置不可較長絜短蓋造物不齊賢愚分定有道氣人自能包荒

席間市語俚言戈矛刺骨或乘醉狂呼釀成禍患所當自重

有一等人風生四座索酒索飾遇着爽口適意之物請益無厭指當背條

聯坐位次須刻刻照顧界限每有不苑左右之人橫開兩臂大肆牛飲可憎也

酒後語言顛倒醜態備呈甚有殘餚仍置盤中剩酒亂措壺內多帶僕從不惜主家有養君子不宜蹈此

凡有吉凶之家頭緒紛紜酒僎疏略檢點不周均宜情亮

誕日開筵古人爲母難日或與稚子彌月週歲尤當惜福請戒殺生功德無量

移酌園亭人多客雜僕從折損花果最爲不近人情

富貴之家親戚往來常同陌路及遇方外大頭鬼或
瀾幫閒或盛名妓美酒佳餚流連不惜此真貽謀
之不臧也
世情炎凉當場逼露如顯貴同筵趨承恐後即多金
村鄙慇勤不意又有少年涉視父執談吐顧盼絕
不着意均非明理人也
酒席臭味不同品類各別有最緣而不覺者如衙門
公事酒差役發縱賣男鬻女止供一時狂飲又有
最豪而不覺者如敗家蕩子聲色狂迷身命不顧

不可不深鑒戒
酒令嚴如軍令有嚴而不能行行而不能中節使量
大者無酒量窄者苦酒更有迷令之人終席貿貿
皆嚴之不可為訓者
席尊專客天性不飲須耐煩終席庶陪客盡歡
凡婚嫁陪從最忌酒徒横生事端有訟之家亦然
新客過門親族本無異同或者貧富不齊素位君子
不妨自隨力量為豐儉也
監令之設因客多不能專理誠不可缺乃有令官不

衆強明監令監令已[illegible][illegible]多傷精明監令與監監
令均非至當
請客難速客更難自午候催速者屢所望者眼穿席
者腹枵遠者欲去主人不能為情同席不便先坐
大可悶事
治席請陪客專賴幫助主人乃有先期相訂客已至
而陪客未來甚有迎合客歡苛罰本家此酒鬼不
足道也
作樂客至主人乏物周旋掣肘亦有一種說不出

厭處
飲食宴樂各宜得體縉紳部署規模必不弘遠士庶
斧際根器尖難承固不可不省
宴新親及童稚者不宜託詩詞故事恐其語澀
設席須稱家有無不可暴殄不可落俗設有應豐者
而故儉之不妨儉者而勉豐之俱欠妥貼
酒後許人愧賠或邀飲相訂鑿鑿明日盡成夢語他
日復補本人不覺勿覿意味索然
倜爾茹素黙然赴席及衆筯虛拱然後知為素客衆

口苦勸堅持不二令主家措辦不及亦是作孽席上無人打酒官而但覺寂寞然專意打酒官而繼往一家必有飲酒不均之怨矣作客作主俱要隨時變化

廣抑戒錄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廣抑戒錄

錢塘朱曉雪巢著

讌會之闕。匪曰小節。貌言揖讓。關係禮儀。曲臺所載。亦甚詳矣。乃今俗尚囂凌。動輒未善。偶摘數條。以質同志。

一主賓雅集。所以合歡。卜晝卜夜。惟便是從。肯接話言。不嫌其早。若故作身分。屢速不來。及主人驕恣。薄暮勿速。此皆傲德。適以招尤。所當深戒。

一躁行觴政。本爲勸酬。監史遺風。何嘗不善。若苛底刻細。恣行嚴罰。快者唯唯。強者嘵嘵。席上若鹿臺之可畏。所當深戒。

一樗蒲角葉。令甲所嚴。然近習濫觴。嗜好彌篤。設核未陳。籌牌先具。間有賓朋。或未諳此。衆相逐鹿。彼獨向隅。疏慢之愆。主人不覺。惡習澆風。此爲失德。所當深戒。

一好會周旋。祇斯大雅。拘謹則迂。叫囂則肆。若箕坐橫肱。淋漓滿案。飲食之人。殊爲可鄙。所當深戒。

一廣座高談。觀瞻所繫。然則機淺。繁則淺露。若言無頭緒。答者殊艱。或大聲疾呼。聽之可駭。條理既乖。寒暄何益。所當深戒。

一文采風流。不在章服。縕袍葛素。安吉自如。紈袴鮮衣。殊堪捧腹。若自嫌寒儉。豔羨貴遊。或竟席訴貧。乞憐畢露。忮求未化。識者貽羞。所當深戒。

一主人情重。心焉藏之。孔作盛饌。列鶩十槃。謙讓不進。聖賢所有。若志在佞主。遇饌必褒。巧令足恭。小人情狀。席中有此。難與同羣。所當深戒。

一讌賓觀膳。必潔必豐。本屬分內。非有殊尤。若自誇家饌。對客矜張。美釀新茗。侈談收斯。藏窖佳器。指示來蹤。備悅可嘆。眞亦傷雅。所當深戒。

一青樓佾客。事等浮雲。名自主人。勢難屏卻。傳觴勿狎虐。讙笑爲若對妓。調笑魄態畢呈。勿論妍媸。自肩遊宕。受侮既多。敗德不少。所當深戒。

一永夜酒酣。僕役久侍。妖禮從優。斯爲賢主。若席多

主尊。倫攝偶遺。客起分甘。不堪數見。倘過爲矜憐。屢擲菓核。情既涉私。態尤近褻。所當深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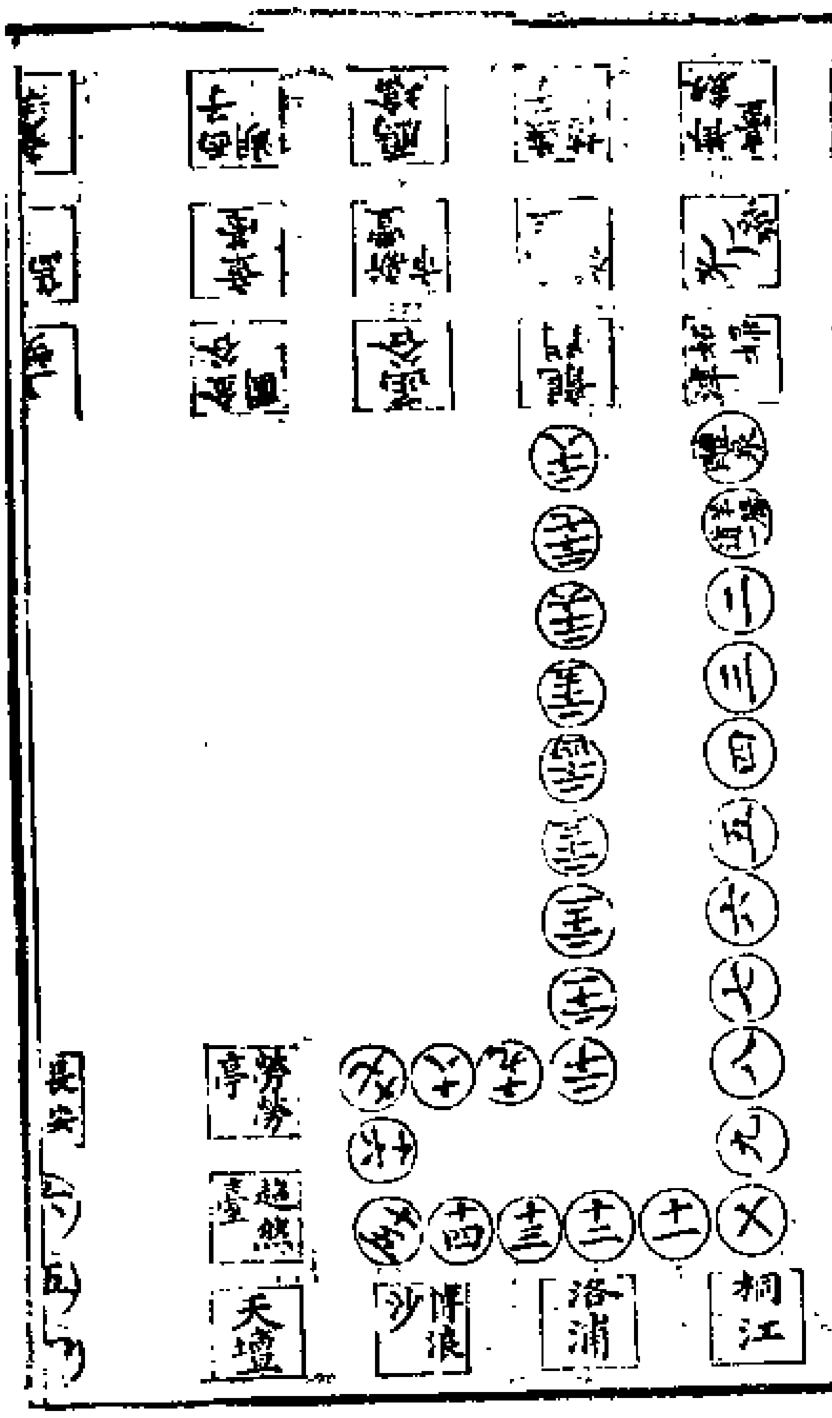
一尚齒引年。不自今始。誕辰月日。豈可自欺。在褻媼老成。固爲浮薄。倘力避少艾。隱匿支干。有知者。何以自解。去僞存誠。亦其一節。所當深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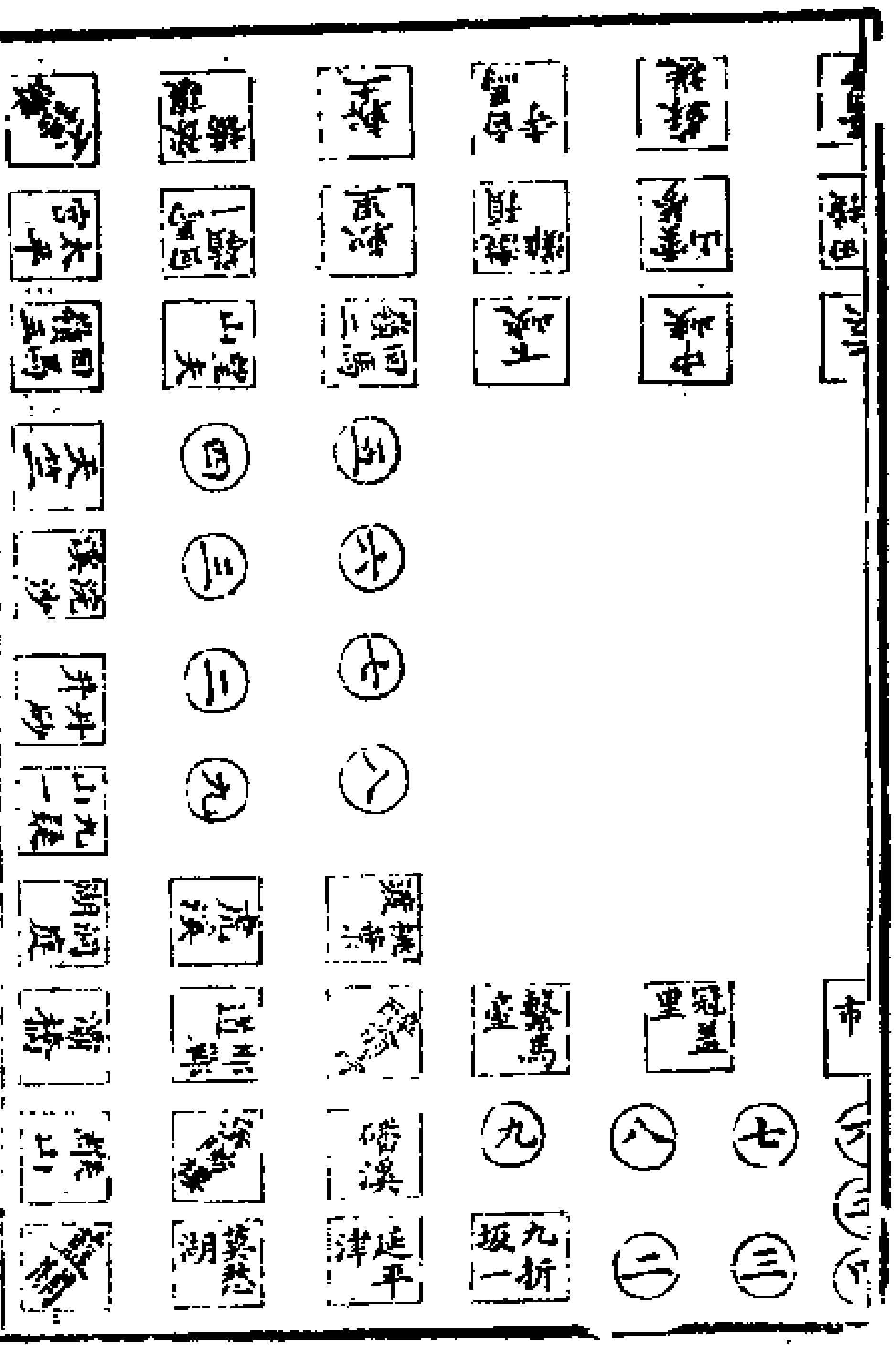
一徵歌張樂。原欲娛賓。選劇命題。職惟首席。或有梨園妙部。新出傳奇。不妨秀婉。贊襄以侑衆。日若坐居末次。自恃知音。並意主持。居然僭妄。竊一偶觸忌諱。巧合刺譏。主戈才從此而起。所當深戒。

攬勝圖譜

俟官高　兆固齋著

此圖須六人先各出彩籌十枝存貯公所然後用一骰子各定馬么爲詞客二爲羽士三爲劍俠四爲美人五爲漁父六爲緇衣分馬既定齊集勞勞亭挨次遞擲照點前行兩人同到爲會先完者分去公所彩籌一半後完者倣此惟最末者不准分所餘彩籌同下四籌共存公所再擲其賞罰行止事宜凡各處位下另有註釋細玩之可也





凡宜到而到者賞　不宜到而到者罰　所到而有貴者納　不易到而到者賀　所到而擅名勝者贈

勞勞亭 起馬　超然臺　天壇 羽士納一　博浪沙 劍俠納一　洛浦 美人納一　桐江 漁父納一

滕王閣 到者遇六方行不遇罰一仍不行惟詞客竟行　靈隱寺 緇衣納一　龍潭 漁父至此罰三同本位只許竟過　易水 劍俠至此賞三衆賀一

子雲亭 詞客納一　井陘 不許並犯者罰一回本位　臨邛 詞客與美人會此衆贈二兩人公得

鬭雞臺會此者各出籌六餘四人各認一人博贏者得　蘭臺詞客至此賞一　終南山羽士納一　東閣到者遇五方行不遇罰一仍不行　掛劒臺劍俠納一　燕子樓美人至此賞一緇衣手此美人罰一　鴈塔點到遇本色方行不遇罰一仍不行惟緇衣羽士不點名　西子湖漁父納一　蕭寺緇衣納一　蘇堤詞客納一　雲夢山羽士納一　田横島劍俠納一　章臺美人納一　新豐市緇衣至此罰五回本位只許竟過　尾生

橋詞客至此必候美人至方行如美人在前不論　夫人城詞客至此罰三回本位只許竟過　妬婦津美人至此罰五回本位只許竟過　醴泉至此賞一會此賞二　羊腸道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羊腸道中只許魚貫而入不許並趨犯者罰一回本位惟羽士不拘劍俠亦許越不許並　龍門詞客至此賞三衆賀一　函谷羽士至此罰三回本位只許竟過若道中有阻罰加倍　金谷園美人至此賞三衆賀一　上峽　中峽　下峽三峽要一躍而過點到者罰一回本位　灔澦灘點到再擲一色點色點罰　白馬寺緇衣至此賞一美人至此緇衣罰一　墮落塹者遇二方行不遇罰一仍不行惟美人不落塹　豫讓橋劍俠納一　不語灘點到不許開口犯者罰三回本位　太平宮羽士至

此賞一與緇衣會此賞二　回馬嶺一點到再擲照點數回馬逆行　軹里劍俠至此賞一詞客至此劍俠罰一　回馬嶺二同前　望夫山美人至此必候詞客至方行如詞客在前不論　回馬嶺三同前○凡回馬所至有罰無賞　天竺緇衣至此賞三衆賀一　浣紗溪美人至此賞一與劍俠會此各賞一　丹沙井羽士至此賞三衆賀一　九疑山一點到罰入山惟漁父免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九疑山毎駐馬罰一

若復點到九疑山仍入山行過方出　洞庭湖漁
父至此賞三衆賀一　灞橋詞客至此賞一漁父
至此詞客罰一　緱山羽士至此賞三緇衣至此
羽士罰一　藍關過者遇四方行到者遇幺方行
惟羽士免　莫愁湖美人納一　延平津劍俠至
此罰三回本位只許竟過　九折坂一到九折坂
者擲幺退一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磻溪漁父納一　岳陽樓至此納一會
此納二　邯鄲道走馬過此點到者罰一回本位

虎溪羽士緇衣詞客納一三人會此餘各賀一
桃葉渡漁父至此賞一與詞客會此各賞二
醉翁亭至此納一會此納二　繫馬臺詞客美人
會此各賀一緇衣羽士點到罰一　冠蓋里後到
者贈先到者一　長安市馳馬後遇本色許算完
分籌

此圖宜于清晨良會宜于靜館閒房宜于風人韻士
若涉浮躁剛鹵之輩與倉卒忙襍之時宜藏

攬勝圖譜跋

余性好襍博九流百家時復涉獵獨生平所不解者
五盲詞道情搊彈唱曲而牧猪奴戲尤塞耳掩目不
願聞見蓋俗情俗狀并而為俗物敗意之舉令人不
得不望而反走也若如此圖者雅人深致盡掃俗氛
安得與凡諸局戲同類並譏之乙未夏日震澤楊復
吉識

酒社芻言

酒社芻言小引

黃九烟先生作酒社芻言于尋常觴政中特設三戒此亦各有所宜未可遽以爲典要者也更有先生所未及詳者余請得而備言之其一爲酒之不潔也折束之僻或曰滌卮取其潔耳今斟酌之際一人執壺一人捧盃執壺者必欲取盈捧盃者恐其或溢务斟至八分時杯舉而上壺壓而下壺之嘴往往没入盃中此不潔之在先者也盃或未乾所當傾而去之存此酒以醉僮僕不亦可乎主人惜酒者卽以未乾冷

酒注于壺中此不潔之在後者也其一爲五簋之宜變也原五簋之初祇以惜費耳不知其費更甚蓋簋旣少則形必大形旣大則餚必豐數止于五則必以價昂者爲之大約一簋而需二簋之費此不便之在主者也人之嗜好各有不同旣有偏好亦有偏惡餚之爲類也多必有值其好者今止于五而已設半投其所惡客不幾于餓乎此不便之在客者也之數者賓筵之常皆人所忽敢因此帙而并及之冀得遇于觀覽者豈非我輩之厚幸乎哉心齋張潮譔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酒社芻言

上元黃周星九烟著

古云酒以成禮又云酒以合歡旣以禮爲名則必無傖野之禮以歡爲主則必無愁苦之歡矣若角鬬紛爭攘臂讙呶可謂禮乎虐令苛嬈兢兢救過可謂歡乎斯二者不待智者而辨之矣而愚更請進一言於

君子之前曰飲酒者乃學問之事非飲食之事也何也我輩性生好學作止語黙無非學問而其中最親切而有益者莫過於飲酒之頃蓋知已會聚形骸禮法一切都忘惟有縱橫往復大可暢敘情懷而鈞詩掃愁之具生趣復觸發無窮不特說書論文也凡談及宇宙古今山川人物無一非文章則無一非學問卽下至恒言謔語如聽村謳觀稗史亦未始不可益意智而廣見聞何乃不惜此可惜之時用心於無用之地棄禮而從野舍歡而覓愁乎愚有慨於中久矣

謹勸三章之戒冀成四美之質

一戒苛令

世俗之行苛令無非爲勸飲計耳而不知飲酒之人有三種其善飲者不待勸其絕飲者不能勸惟有一種能飲而故不飲者宜用勸然能飲而故不飲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爲勸之哉故愚謂不問作主作客惟當率眞稱量而飲人我皆不須勸既不須勸矣苛令何爲

一戒說酒底字

說酒底者將以觀人之博慧也然聖賢所謂博與慧者似不在此況我輩終日兀坐編摩形神攣悴全賴此區區杯中之物以解之若復苦心焦思搜索枯腸何如不飲之爲愈乎更有一種狂騃之徒往往借觴政以逞聰明假席糾以作威福此非呂雉之宴豈眞許軍法行酒乎若不幸逢此輩惟有掉頭拂衣而已

一戒拳鬨

佐飲之具多矣古人設爲瑣叟以行酒五白六赤一聽於天何其文而理也卽藏鉤握子射覆續麻諸戲猶不失雅人之致而世俗率用拇陣虎膺以逞雄角勝捋拳奮臂叫號喧爭如許聲態亦何異於市井之天輿儓之輩乎愚嘗謂天下事無雅俗皆有學問存焉若此種學問則斂手未敢奉教（瑣叟卽今之骰子）

以上三條乃世俗相沿習而不察者故特拈出爲戒他如四五籌之約盟百十條之飲律則昔賢言之詳矣何竢愚贅

跋

余嘗同黃先生飲所談亦復不拘何事大約不喜苛耳余則謂苛于令可也苛于酒不可也令取其佳酒隨乎量俾客不以飲酒爲苦而以觴政爲樂不亦可乎然令雖無苛于苛亦須在人耳目之前意計之所能及爲佳苟爲人之所必不記憶徒以示一己之博奧則眞所不必矣心齋居士題

南村觴政

檀几叢書二集卷四十九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南村觴政

白門張惣僧持定

總例

一擲用四子對四配諸對渾四爲全德局中代以◎對四爲德對六配諸對武渾六爲全才代以㕕　對四爲德對六爲才　對二三五爲功　對么代以乂三么代以㕕　渾二三五與二三五相對准行才　對么與諸對相對准折惟過關不折止行乂

一下馬全么烏有先生　三么對么白衣　渾二三五對二三五俱青州　全德彭澤令　全才歡伯對四六紅友　全四彭令監酒秘　全色歡伯監酒秘

一下馬後見全么釀王以下俱發爲烏有先生　全四白衣以上俱釀王

一官名止取酒中關攝寧減毋緊寧寬毋苛有當見飲者如升降到注納秘等項俱照籌飲紀錄則但領籌俟有酒免歡可耳蓋飲酒必貴酒德徒飲何益故才功皆其次也

一預先照量議定一盃買幾籌以便輸納紀錄籌酒籌監秘給散無則上家給以免多支

一凡有酒滿乾俱驗于監秘不如式者聽罰無監秘則驗于上家

一酒泉至青州到任俱飲三籌乂罰三籌　學士以上乂免罰

一釀王祟歸合局賀後即止

一局中監酒秘止許一人新任至舊者即退本位

酒人位次

白衣至釀王爲一層升遷便査也惟烏有先生暫屈糟粕之後俟其進德即拔爲酒人一體陞遷先生幸勿多讓

白衣　乂◎罰五籌　◎全德俱紅友　才功青州　乂罰三籌

青州從事　◎全色彭令　㕕監秘　德歡伯　乂白衣　才功紅友

紅友　乂◎青州　㕕監秘　德彭令　才功歡伯　全色酒泉

撥伯十◎△監稅 德才功俱彰令 全色酒泉

彭澤令。以紅友歡伯以下輸一籌 ◎△酒泉監稅 德才酒泉功監稅 以歡伯 全色學士 彭澤以下輸二籌 ◎△德斗酒學士

酒泉郡太守。才紀二 功監稅 全色麴部尚書 以罰十彭令

斗酒學士兼御史執法。到任一斗 拈一般題四六 斜釀王麴部二三五斜酒泉 以下么除不斜外仍罰二杯受斜者四 散三擲一點么一盃學士命底免者聽 人功紀二◎△德俱麴部泉 才再行斜祭 以罰十酒泉 全色釀王 任一能斗酒以下輸三籌 陞遷一大同

麴部尚書。到泉◎△德俱釀王 才功紀三 以罰十酒 全色釀王紀四

釀王。到任一卷四十觴政 酹以下 紀稱王。上應酒星下關酒 觴以分無容加 全色至德俱進一爵飲十籌 以隸醉辭柔 才功紀四 以一人貫 以上俱酒處 以飲十籌 集一巳

酒政

監酒稅。△釀王以下 德以下才俱聽行徵稅 全色回麴部 ◎御史 回行。才回 德稅功紀二 雜色回 以以 從為 苟中惟監酒為一差司之者公不千歲 苟得任。然酒以和為一除烏有先生不奉公 為方行為遊 賓 究從如有可見諒者量取酒籌為人情 縱方便他所謂律設大法理順人情取裁于人 濡之間而亦不失 為雅量通方也

納稅過關。全色稅◎俱上貢。△德俱醇醪 才功照 過回納稅回行才三點一籌 雜色照點納 四么糟粕一點么夾帶 又廣販 以進禁

上貢名酒。酒以郊祀宴會大典所不廢 貢名酒志敬也 免稅過關仍紀五籌 回本位下行 待賞示勸 監稅送聽四籌

醇醪。飲人以醇美德也 免稅過關仍賞一籌

夾帶。藏酒詐事也 夾帶零星不無小過 照例納稅 其么點聽監稅薄罰過關

廣販。廣販市沽 倍徵以懲 罰仍納監稅五籌過關

進禁。進禁漏稅 一點徵一籌 回行 以罰雜免行 以監 稅權衡

糟粕。糟粕則有名無實矣 無論大小 罰十籌 酒中以酒德為貴 糟粕為烏有先生

烏有先生。全色至德白衣 才功輸十籌 方為白衣 雜色白衣能送酒烏有則先生 而進之 故必輸籌方為白衣 其夾烏有先生之當矣 進酒也

嬾園觴政

嬾園觴政小引

脫略形骸高談雄辯箕踞袒跣嬉笑怒罵者酒人也峩冠博帶口說手寫違心屈志救過不暇者官人也斯二者其道相反故居官者必不可以嗜酒嗜酒者必不可以為官畢吏部阮步兵豈後世所能再見耶嬾園主人忽以歷官之法移而行酒于是官與酒始合而為一官則自守令以至三公無不備法則內外陞降無不精也品則才德貪酷無不考也其所以賞之罰之者不過良醞三升香醪五斗既不慮以敗

僨廢事有玷官箴復不妨以爵位怡情無譏小草者州從事平原督郵咸俯首而聽酒人之號令其為謫適曷可名言語有之無官一身輕又云作僕射不勝飲酒樂是酒人誠勝于官人矣夫所謂官者非眞有一物焉可以韞匵而藏之亦不過空有其名耳然宦途之險所在而有今席上之官其名字獨異乎乃世人不愛此官而必欲即眞吾不知其于古人所云身後名不如一杯酒者其相去為何如也而況乎告身之僅可博一醉也心齋張潮識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 楙悳 翠嶺 校

嬾園觴政

上元蔡祖庚蓮西著

行酒必奉令官行令多遵鼎甲酒與官恒相須也而豈可無規則以一之乎今遞次悉遵時憲而斟酌波瀾具見風力匪徒軍法從漢制庶幾酒律做山陰

條例

每次以二十巡為滿巡滿即止聽席內官尊者發落

用四子擲

遇對四為德○ 對六為才△ 對五為能丶

翰林京堂以上所重不在能故不用能

遇對四配諸對或遇三紅俱為大賢◎

對六配諸對或遇三六俱為奇才△

遇全紅為名世大儒 閣臣世職三次 吏尚入閣

世職一次　各尚及左都俱入閣加宮保一次

其餘各官俱入閣

遇全六等俱爲經濟實學　閣臣加世職二次　吏尚入閣加宮保二階　各尚左都入閣　其餘各官俱陞吏尚

遇對么爲不及乂　三么爲外謬㚇

遇四么爲奇貪異酷　各官俱革職仍罰一巨觥後遇全色准復原官遇◎△准照原官下叅見㚇官起用

凡自擲見乂免行叅見乂遇○等俱不准折

凡到言路不許寒蟬每一巡必例叅一人點色數受叅者三擲內見◎△照常升轉言官罰一小杯同行㚇見○照常陞轉言官罰一小杯不降見全色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同照叅見㚇行見乂照例行仍罰一小杯見㚇照例行仍罰一大杯言官同行○

言官如特糾須飲一大杯竟行指名受叅者卽飲一小杯三擲內見全色及◎△○俱照例行言官雖不降須罰一大杯見乂照例行罰一大杯見㚇照例行亦罰一大杯言官同行○

如內閣吏尚可有議處言官卓有所見須飲二大杯指名特糾受糾者卽飲一大杯三擲內遇㚇宮保世職盡削仍革職罰一大杯言官同行◎遇乂宮保世職盡削罰一大杯免降言官同行◎見◎△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同照叅見㚇行遇全色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革職見○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不降

凡有堂上官屬官到任飲一小杯外官同

升降考　席內每位點一色註定出身起

（么）知縣　◎御史○各主△吏主△中行　、同知㚇按知叅見乂同

（二）中行等　◎給事△吏主○△、俱各主　㚇按知叅見乂同

同知　◎僉事△知府○△、俱員外　㚇按知叅見乂同

按知　◎△知縣行○　○同知△、知縣㚇停一擲叅見乂同

（三）御史　◎△僕少○內陞△、掌道掌過道者　內陞

（四）編檢　○侍讀△侍講○中允△司業　㚇行正叅見乂同叅見㚇行副

中允　◎講士△庶子△侍讀㚇等同編檢行

司業

庶子侍讀◎詹事△少詹○祭酒△講士
以光丞叅見又同叅見以行正
諭德侍講
少詹講讀◎禮右△閣學○△詹事以光少叅見
又同叅見以鴻少
學士祭酒
詹事○內閣△吏右○禮右△閣學
以等同少詹行
閣學兼侍郎◎內閣△吏右○△俱禮右
以等同各部侍郎行
翰吏禮侍郎◎內閣△吏尚○△轉左左侍
見○禮尚△左都
光丞行人正◎△還原衙門○△、遞陞一
位陞至光丞見○光少司副等
△、鴻少以理卿叅見人同

理藩知事助教等◎鴻少△光丞○△、
行副 以倅一擲叅見又同
兵馬指揮◎△還原官行○
○△各主、同知 以按知叅見又同
（五）給事◎△常少○內陞△、掌印掌過印者
內陞
（六）吏主◎△館少○△、一位至郎中內陞
凡內陞者擲見○△一方照例補
以上三御史五給事六吏主此三衙門以降行
正叅見又同叅見以外轉叅議
各主事◎改御史○△、挨陞一位至郎中
○△僉事、知府△調吏部
以兵馬叅見又同
知府◎△副使行△
○叅政△、副使 以同知叅見又同
僉事以上◎△照級內陞○△、挨陞一位陞
至布政見○△加一級准折叅降一次
以通降降至僉事降同知叅見又同
內陞例 布政常卿按察通政叅政副使僕少
叅議僉事光少給事常少館吏僕少
吏部館少
鴻少◎△常少○△光少 以行正叅見又同
光少通叅等◎△僉都○△僕少 以光丞叅見又同叅見
以行正
僕少 常少 館少◎△副都○僉都△轉正 理少 通政等
以鴻少叅見又同叅見以光丞
僉都◎△副都○通使△僕卿 以叅降等同僕少等行

常僕卿等◎△刑右○副都△理卿
以光少叅見又同叅見以鴻少
通使理卿等○◎△吏右△副都△工右 以僕少叅見又同叅見以光少
副都◎△左都○吏右△工右
副都侍郎叅降等俱同此
各部侍郎◎△左都○吏左△轉左左都△調吏左
吏部侍郎△◎轉吏尚左陞左都△兵尚○左都
左都以僕卿叅見又同叅見以刑尚◎內閣△吏尚○僕少△工尚
各部尚書△◎內閣挨陞一位△吏尚以等同○戶尚左都行
吏尚以常卿叅見又同叅見以常少◎△內閣○加太子太保以遷加有宮保者

去宮保免降叅見双去宮保仍降常執
△掌察 席內戶尚以下俱三辦內遇◎△
照例行賞一小杯又双照例行罰 大杯
○△留任不陞

內閣 ◎△加世職一次○加宮保一階△掌左都掌左都時見○△同閣進一階双理卿叅見又同叅見双僕卿有宮保者全落宮保有世職者落世職一次俱免降叅見双世職宮保盡削去仍降理卿
符巡任點一假紅掌吏部六掌左都

附原跋

遯叟不做官而擲官客以為疑南𥘵生曰客知之乎東坡不飲酒而釀酒香山不好色而詠色又何疑乎遯叟因作回文重叠金四調以喻之

酒杯爭似眞衣繡繡衣眞似爭杯酒官熱趁人閒閒人趁熱官　著緋貪陸博博陸貪緋著鐘盡漏匆匆匆匆漏盡鐘

好官休說閒人老老人閒說休官好看鳥倦將還還將倦鳥看　晚春留酒伴伴酒留春晚醒解更飛觥觥飛更解醒

局終官熱猶醺醺醺醺猶熱官終局濃興宦途窮窮途宦興濃　算長愁景短短景愁長算人笑莫人嗔嗔人莫笑人

忌人無過排人醉醉人排過無人忌　恩與怨無因因無怨與恩　位高嫌淡味味淡嫌高位吾故樂樵漁漁樵樂故吾

冷敲緊拍字字刺入心窩渺渺予懷非人醉鄉深處亦復誰能解此 遯叟評

跋

俗謂司酒令者爲令官司酒政者爲底官然不過名之曰官耳並無職銜品級可言今爛園觴政則官階勳爵燦然于耳目之前令官底官可無媿乎其稱矣

心齋居士題

760

醉鄉約法

歙縣　張　潮山來　漸進也　同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醉鄉約法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醉鄉之民易治不必有章程條教之設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者所以輔德禮之弗逮則不教而誅將無薄視醉鄉之民乎似非章程條教

焉不可余飲不能盡一蕉葉而喜觀人醉或客來或就客莊筵偶集不竟夜不別久相習者皆樂余之有酒懷也而社中酒人觴政弗舉其何以勸于是準古酌令條列如左名曰醉鄉約法俾酒人各錄一通庶幾入國問禁可一覽得之也

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飲何容擇人也願羣分類聚貫纍有徒序酒徒第一

戶大而非貪者廣集而非吝者言巽而非佞者氣直而非傲者機辯而非復者嫻于令而出不窮者聞令而即解者善戲謔而不虐者爵枉至而不懟者未當杯而不議者善解紛而一座解頤者既醉而溫克者寧潦倒而弗傾潑者流觴飛斝而儀秩如者與浮于量而盤礴者刻燭分題而立就者皆吾徒也

觀其所主觀其所為主蓋相得益彰也序主客第二

諺曰主人不飲客彷徨以投轄者為賢主又曰可人

期不來若顧何書期者必非嘉客

既立之監又佐之史由來尚矣吳儂曰令長曰底官即監史之遺也序監史第三

列坐以齒行酒不必以齒舉一人之才幹者才幹維何善令也大戶也知音也以一人為監令繩愆糾繆寬猛得宜委靡者為曠官煩瑣者為苛政均有罰

陶彭澤好飲酒似不擇地矣乃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又曰心遠地自偏醉鄉之去塵俗遠甚序飲地第四

醉花於曲室猷其香也醉雪於層樓襲其光也醉月於平臺資其曠也醉暑於廣池招其爽也醉秋於深林承其幽也凡與醉宜者山水之間豈能指數使賓主契潤偶然欲飲小飲成醉卽非所宜亦酬適也

濁者賢人淸者聖自有別焉序酒品第五

凡酒以色潔味冽者上色醲味醇者次色墨味酸者下四方之酒不具論三白莫良于吾邑其次曰十月白卽古之所謂農酒也臘年澆之不啻三白矣

離騷漢書固爲下酒妙物而不可以果腹序品類第六

西施乳江瑤柱之類爲神品糟蚶酒蟹之類爲逸品羔羊炙鳧之類爲雋品杏仁松子之類爲妙品晚菘早韭之類爲高品

鸕鶿杓鸚鵡杯其稱道于古人者不可勝記則飲器宜精也序飲具第七

古玉通犀蜜珀宣靖間好瓷黃白金巨羅製之朴者收形銳而底曲淺者黜

河朔避暑山陰修禊言有時也序時節第八

好風宜春快雨宜夏凉月宜秋積雪宜冬賞花宜晝張燈宜夜反是而推之爲戾顚風苦雨雪消日炙室暗燈暈庭小月移至若特地排當刻期强赴飲塲遠而迫暮思歸草具進而惟恐不竟皆戾也

履綦交錯兇心最歡然必眼邊無俗物而後飲之情適快序飲物第九

所集之處必縣几雕闌繡茵藤枕冬幕夏蔭花影離披琴無絃而靜劍在匣而豪古鼎縷香壺觴遝響楸枰骰子玉笛紙牌茶具燦陳文房古雅外如僧不譚

禪道士無烟火氣美人淡粧而解文歌童妖倩淸喉檀板名優襍劇以至鸜鳴鶴唳蟲語蜂聲皆所以尋和而釋滯也

魏卞夫人送楊修母知心靑衣二人見使令之難也序使令第十

僮奴解人意十不得一焉大約有五可有十否火候及時一可也令履宜人二可也觥籌次第而捷三可也嘿而忘倦四可也能飲而惺然五可也盜甕一否也偃蹇二否也送酒錯誤三否也火候過不及四否

也冷煖違客性五否也嘮嘈不恭六否也闔座睘立七否也展齒紛紜八否也客子奴罵鬨九否也張燈促別十否也

三揖百拜非好勞也語曰唐虞揖讓三杯酒于此觀德焉序酒容第十一

喜而節者其容莊愁而放者其容適禮法而善持者其容蕭閒儔裸而善退者其容逡巡傾盞如故者其容瀟灑而恭白首如新者其容眞率而暢

古人有茗戰可通于酒灌將軍以程不識不直一

錢戰之類也然春秋無義戰君子恥之序酒壘第十二

豪者量戰壘以兕觥黠者氣戰壘以拳佯者技戰壘以六博局戲捷者機戰壘以譚鋒射覆才者文戰壘以詩詞樂府東坡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怒張者匹夫之勇也

無量不及亂惟宣尼爲酒聖聖不可槩希希賢是急序十哲第十三

德行劉伯倫陶淵明王無功邵堯夫言語淳于髡廣野君政事曹參蔣琬文學蔡中郞鄭康成登四科者代不乏人靜言思之實獲我心

古文尚書有酒誥酒經之祖也飲流名語皆宜收錄序典籍第十四

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醉鄉記劉炫酒孝經貞元飲略朱翼中酒經竇子野酒譜李保續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皇甫崧醉鄉日月侯白酒律其次則阮步兵陶靖節李謫仙白少傅諸詩集又次則柳耆卿辛稼軒周美成秦少游諸詩餘董解元王實甫

高則誠馬東籬諸詞餘又次則施耐菴水滸傳諸小說引而伸之觸類而旁通之皆與酒爲緣者不學牆面非高陽徒也

醉鄉化成庶幾刑措然鄭書周鼎君子懷之序酒律第十五

佯狂罵座鉤其黨以紛更者辟惡謔迭諢屢蔑章程者流監史受請謁狂率頑梗者城旦托故求去者杖臏目睚眦昏睡者笞決若夫喜事而色驕者墨之屬狐媚而囁嚅者刵之屬伺監史氣而依回者宮之屬

歡譟未闌而逃席者刖之屬飛揚跋扈而怙終者辟之屬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揚叙譜

光緒壬辰仲夏石埭
徐氏觀自得齋校刊

暢敘譜序

此譜大半準公安而逸與雲橫雋致委屬則謝枏諸人所見而折角者也讀寓公傳又復使人作王無功醉鄉之想而其餘藝縱軼俠而仙規條款款不激不徐又儒而吏者吾烏能測其所至哉而但以酒人目之淺之乎覩酒史氏矣抑吾聞寓公所居與吾友歸愚沈氏爲鄰歸愚有酒德人且所居石鼓山下特爲是公而移堂以就樹者其必知其底蘊所在行將携杖頭叩之

壬子中元節夷門倈生書於天台山中

暢敘譜引

拔劍悲歌老我蕭蕭霜髮影挑燈夜讀負他喔喔數年聲寄死生於蝶夢可歎風馳逞富貴於蝸柯猶憐火滅直教擊碎唾壺問天何補不如醉倒隣家于卿甚事倘客能荷鍤賞定多佳而主解留賓罰須尤雅因繙舊譜要非祝網之仁另出新裁用伸揚觶之義然而騰驤逸足羈馬宜寬巨拱良材準繩莫枉先將可否首列數行次序章程終歸一轍

不可不飲例

老親誕辰　子弟成文　禾稼登場

婚嫁初畢　知己久闊　豪雋初逢

名花半放　新曲乍成　瓊瑤積素

皓魄流輝　寘得意書　遇賞心事

時物新來　庖人善烹　荷池過雨

籬菊舒香　竹木陰森　臺榭虛敞

古劍新拭　珍玩纔得　扁舟弱浪

疏風柳堤　艸堂落成　箸作脫稿

不得不飲例

紅裙如琴操　和尚如佛印　道士如彌明

健僕如崑崙　聞墨吏落職　聞老人得子

聞遺孤成立　聞惡紳暴卒　讒人被囘祿

良辰適病逾　苦風雨連緜　值寒宵岑寂

不可不與飲例

威儀不亂　坐次不紊　不固卻

不虛讓　不附耳　不苛罰

觴政精明　當飲便諾　雅謔出經

韻語入史　胸無城府　口絕雌黃

餚饌不奢　僮僕解事　位置合宜

煙茶妥當

不可與飲例

守財虜　沒字碑　公子氣　乞兒相

守制人　市井人　勢利人　自滿人

胥吏　醜妓　蠢材　瞽妓

臭紗帽　酸措大　懵懂漢　拳棒家

不可預飲例

公讌　散福　新酒　素席

主忌　客俗　送殯　司喪

懼內人作東　嚴尊長同席　鄰有哭聲

地近公廨　衣冠楚楚輩　言語齗齗者

不得預飲例

不飲客　江湖人　串戲客　帮閒人

小優童　新貴人　西席　教門

骨董行　堪輿家　憨哥　新郎

大凡雅集依此去取皆成雅酌庶足以暢敘幽情猶有不堪者另列兩條

飲中十惡

大肆貪饕飽餐逸去　生客闖席
不識美酒傾潑淋漓　喬妝道學
酒中尋釁　誇張大老　數起入內
頻理他事　喧嘩强項　嘔吐狼藉

飲中八法

不鍵戶　妝脞　設機械　酒遲
談時政　通文　論家常　燭小

以上幾條不入罰例非不罰也以其爲飲中之敗類是不可忍者不足掛齒迸之化外以當投畀豺虎之義尙有前人舊政可法者采列數條用風大雅

酒忌

一忌新　二忌燥　三忌穠重
四忌酸輭　五忌搭箸　六忌撤花

此就南酒而定餘非君子所取故不詳致

飲宜

山飲宜峯頂　水飲宜舟中　花飲宜席地
月飲宜虛樓　雪飲宜煖閣　常飲宜邃室

四賢

逸士　韻人　眞率　忘機

八士

款於詞而不佞者　柔於氣而不靡者
令行而四座飛動者　善雅謔者
持曲爵而不分愬者　飛斝騰觚儀不愆者
分題能賦而不辭者　不勝杯杓長夜輿勃勃者

七須

飲喜須節　飲勞須靜　飲禮法須瀟洒
飲倦須詼諧　飲雜揉客須逡巡卻退
飲亂須繩約　飲新知須閑雅率眞

九合

涼月好風一合也　快雪時雨二合也

花開釀熟三合也　偶然欲飲四合也
小酌半酣五合也　初鬱後暢六合也
談機鋒利七合也　好友名姝八合也
詩成鳥歌九合也

十乖

日炙風燥一乖也　神情索莫二乖也　草草應付如恐不竟三乖也　強顏爲歡四乖也　飲場遠緩迫暮須歸五乖也　客佳而

有他期六乖也　輿屋紛紛七乖也　談吐詫異令人難耐八乖也　附耳囁嚅九乖也
酒政太苛十乖也

四時良辰

春時和烝翀藹百卉爭妍好天不可錯過而春宵尤可愛
夏則宜日不宜夜坐無拘忌透涼處便可適意
秋高氣爽日夜皆可怡悅
冬天日短夜長閉門擁爐燒燈最勝

一年美景

元宵燈月交輝十四五六三日不宜虛過
二月初尋梅追至花朝宜爲花約
三月三日禊流水飲桃花酒是月屆期穀雨兼訪牡丹
四月新筍新茶朱櫻綠麥季中最勝事

五月葵錦爛榴火明懸艾旗仗蒲劍角黍堆盤綵絲繞臂不宜獨醒
六月荷池納涼
七月七日巧果會
八月中秋看月上弦至下弦皆妙
九月登高訪菊可卜一月古人云重陽前後二十日吩咐人生莫虛擲此之謂也
十月小春白酒釀成且多新品諺稱橘綠橙

黃蟹正肥正此時也

十一月小樓看雪

十二月煖閣聯唫

寬爲善政

飲無酒政奚啻飲河然宜寬而不宜猛猛則逾於虎矣何也酒之困人大半困於政之嚴刻雖雅量大戸未有以連傾不止爲快者一遭酷令大戸困而小戸絶矣戒之哉

戸分三等

大量爲上戸 爲有力可加科

中量爲中戸 爲稍有力亦可量加

小量爲下戸 爲無力可量減

糟邱寓公傳

糟邱寓公初不詳其姓氏操吳音或曰晉人性涓滴不飲而無日不醉招飲者日數輩卒一不赴曾不獨飲而又未嘗晏客平時寡言笑覗軒冕若塵土遇寒健之士執禮甚恭或詰之曰公何爲醉則仰面而嘻曰噫子先我醉久矣何詰我耶於是人疑其有寓焉樂與之游及窺其廬無儋石之儲其邁往桀焉奚啻擁金谷而鼓銅

山者然形清癯如飢鶴顧覗若病虎力不能搏一雞而氣吞全牛工擊刺善射馳捷若猨猱手不把卷扣之則隨響而荅箸書盈尺皆精覈可傳晝如鄭所南書如米海嶽興到則屏障閒皆遍索之雖佳絹素亦不可得所吟詩多慷慨激昂聞者泣下與之譚二氏之微妙九流之奧窔忽莊忽諧娓娓不倦尤長於韜鈐每一及輒止而不言有以濂洛關閩之學請者則欣然揮麈

喜溢眉宇雖與日夕相逐如某者究不知其何許人也嘗自稱寓公其所行所事無不寓也其醉也寓其醒也亦寓一日出一冊題之曰暢敘譜授余曰是酒國之政也子盍讀之因檢其立言之旨於觥籌交錯百事都廢之際而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益知其寓者也爲讀一條浮一大白竟不知其醉幾何時矣適中山穎君至即傳以錄之

暢敘譜條規

凡設食主人執觥而進舉一人爲酒監主行令一人爲酒史掌譜籍一人爲酒尉主行酒與主人互相糾察席廣添設一尉若舉其人不職能才反屈在閒散之位者罰以銀爵八分所舉之人濫膺同罰曾辭者不坐

酒史氏曰

設監分尉酒因借景生情信賞必罰政在量

才擢用理繁治劇非常之士難求拔萃節尤不世之才間出豈容叢脞以致紛紜今某日睢之無胸多謬轄職非秦穆既已舉人不公識異漢廷何由進賢受賞暗中摸索遂教豎子成名衆裏模稜不少遺珠飲泣懲之銀爵勸彼連茹

凡席間互有兩鄰干係無故擅離坐次者磁杯四分還座若行酒到時因而逃避者追回銀

爵十分不敘一巡後着捐補

酒史氏曰

獻酬有序位始定乎尊卑酌敬無方禮必尚夫左右鄰家接席相關在咫尺之間主守分行稽察在斯須之頃豈容暫曠況爾偷閑今某食同錯鼎當知職似晨門坐並重裀御又身如梁燕飄蓬易斷全無相扶相望之情泛梗離憑那有同田同井之誼更思免脫愈見

獐惶罰以磁杯不枉重之銀爵尤公

凡令中誤犯國諱及天地神祗先聖先賢名號者銀爵八分犯本省官府及席間尊長己身祖父諱者磁杯四分他人祖父諱不知不罰知而故犯及說破令中字眼者同其所犯國諱音同字異其餘二字止犯一字者不坐紅裙有犯酒史同罰以紅裙必坐酒史傍故也

酒史氏曰

酒中不語原非默似緘封口若懸河亦要慎如瓶守至尊至顯造次必致其誠至大至親顛沛敢忘其敬不甯盡已兼以及人今某瞻顧弗及肆言無忌宜尊親宜忠敬漫云小德可踰爲虎世爲昞基敢謂嫌名易犯總之不學竊擬忘形薄罰磁杯重科銀爵

凡代人說底架籌者銀爵八分暗遞關節與人者加一等用金樽指唆飛令害人者玉斝三

分及至代說又誤者兕觥三十分

酒史氏曰

隔座送鈎試靈機於雅士分曹射覆徵慧業於文人比類藏頭一時妙謎偷聲減字即席佳章倘假手於八乂叉何煩乎七步兒舉腰閒玉玦偷看胸下菱花今某當筵拔賽竟忘越俎可羞對客捉刀邉討乞鄰不直或見獵而心喜不及待時恐垂老而無聞居然自售

有才無行銀爵難辭比匪藉力金樽不枉兕觥則惡其以訛傳訛玉斝尤誅其害理忍心

凡酒尉行酒誤漏坐位無舊欠者（即宿籌）銀爵八分有舊欠者十分仍歸本人名下舊欠並徵被其誤行之人不首者同坐

酒史氏曰

繁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度度星羅重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爻爻棊布起一而至萬

彰彰枚舉合五以為十歷歷條分酒數無多豈容指鹿為馬客名有幾奚堪李代桃僵今（某）胸無成竹目暗玄珠捫槃作日認孔為陽飛曲爵於池魚漏宿籌於禽網脫者固為得計枉者自合鳴冤須將新創並理舊痕

凡飛觴四出不計大小酒戶飲數疎密擅以私意苛罰致一人潦倒者銀爵十分若有唆者各金樽

酒史氏曰

董疏飛觴原欲均於時雨因人酌量不宜猛著於毳一斗亦醉淳于髡居然上客十千就飲李青蓮不失名流何必席地而幕天乃致鼓牛而濡首今（某）既昧設施偏多機詐常使流涎雅好賜斷麯車豈知蹙額難堪眼花落井屈正則獨醒何辭劉公榮沉酣不獲出自已裁罰伊闟茸受之指唆責彼萋菲

凡此席之人逃至彼席者銀爵十分追回本席本席應管及兩鄰主人同坐彼席應管及兩鄰隱蔽在席六分若此席有缺戶應移一人補額者占恡不發六分仍着發出應發之人抗不服出用金樽

酒史氏曰

玳筵交履藏鬮例設分曹曲水流觴列坐曾聞兩岸若忘情於樂聖何事孤征倘不返於

迷途猶憐獨往今某東食西宿人嗤無定之踪暮楚朝秦易著不恆其德况江南江北將化橘爲枳之何常覗河內河東豈移民就食之可法此疆彼界越境宜懲分廣補稀仁心何靳一時瞻徇互罰均遵

凡食杯者私替人寄酒或不應代而擅代者每一分磁杯二分成一杯用銀爵十分

酒史氏曰

少婦壚邊斷送一生原有主鄰家甕底破除萬事豈無人那同看竹逍遙何須問訊不比摶蒱慷慨試以代卿今某無端虹吸不知行自何來忽爾鯨吞未悉飛從誰至諒垂涎既久盜泉可甘豈染指無從魚砧亂舐雖非敗類殊屬厚顏每計一分徵償十倍

凡無力下戶行酒至前實不勝杯杓所在大戶應代飲而不代飲者銀爵六分仍着代飲

酒史氏曰

河波浩渺其如飄腹難容春雨沮洳無柰花枝不任膣間倘識盈科席上誰堪實漏同袍有誼分炙何妨今某五斗卓然羣羡高談雄辯一石亦醉自期送客留髠不將雅量施惠及人坐覗艱虞忍心獨善應加銀爵用代蒲鞭

凡有酒有籌欺隱者磁杯四分每一籌或一杯加一等杯若以小杯充大杯淺數充滿數及移賴別人名下并受移者同坐其正酒仍於本名下徵飲

酒史氏曰

對酒當歌莫要坐消白日及時行樂休辭捲起黃河况十分百斛猶嫌罍罄難消便萬榼千場正恐愁絲未解那堪匿跡且擬亂朱今某不蹇涓涓惟圖倖脫豈知察察必欲吹求

擬以衣絮懷玉之人藏頭露尾方諸魚目混
珠之輩售假償眞若使李戴張冠尤爲唇亡
齒冷於卿何益累彼同科

凡席間有酒可疑近不親尠遠不委人及檢踏
不實以致酒戸枉受曲爵者銀爵十分

酒史氏曰

借事徵才割肉便知爲政就近卜遠解牛庶
可理繁蓋樽酒邀歡原輕黜陟而賓朋列坐

乃寓經綸必期矢慎矢勤方許無偏無黨今
某旣乏兼人之智又無殫力之誠設席雖遙
何至鞭長莫及行觴甚邇不知陽鱎可驅應
慚節彼南山猶愧寃沉東海罰之銀爵須滿
十分

凡垂涎已久自願預支一杯或無端偷飮磁杯
五分監尉主人除權本人不敘酒史署理酒政
每一巡捐復一人

酒史氏曰

無奈當筵時見杯浮綠蟻何堪隔座空聞香
泛金甌杏花村魂銷不到步兵廚腸斷難求
要知擘脯仙人也待餘杭阿姥豈容冒進况
肆偷窺今某枯腸竹裂一心願解腰魚渴吻
煙生半夜潛穿鄰壁不能漉就葛巾便欲死
埋陶舍罰以磁杯不敘暫同董政除權

凡失筋滅燭破器傾酒潑羮濺汁食物墮地者

銀爵十分移寘末座

酒史氏曰

象箸玉杯雖不登乎雅席佳肴美醞始可會
夫高朋蠟淚盈前閑情不已乳花猶嫩密意
方新倘遭鹵莽憑陵定覺風光頓減今某坐
不聞雷何緣惝怳醉非挾秧安用周章乏左
元放之神通當筵噀火豈許旌陽之脫難對
客飛杯乃爾淋漓於焉狼戾難免十分羞惡

令其末坐追陪

凡貪饕性成惟食是議不顧酒政手不停筯銀爵十分掣筯三巡後捐給

酒史氏曰

食肉飛行班定遠奇姿可貴據鞍顧盼馬伏波老將能餐若割炙爭先自欽佳士而分甘恐後定屬名流豈宜瓊漿直瀉勢同一日吸江況且玉筯頻叉捷似覆龍入海今某巴蛇

爲性巨象可吞乳虎同形全牛欲搏鷙沙颯颯疾如秋雁御蘆夜雨蕭蕭密若春蠶食葉蘇子老饕之賦專是爲人衛侯温克之容不聞斯語掣其覆筯三匝可停罰以銀杯十分須滿

凡委查分數准與不准杯之大小是與不是飲酒如法不如法乾與不乾並不秉公忘報不實金樽十分本人不坐

酒史氏曰

五日爲期亦要矢公矢慎一身承乏須明孰是孰非倘依違兩可必至出入其間而瞻徇一偏豈得終始不忒今某塵埋秦鏡空懸照月之名火滅温犀徒執燭形之柄借言平仄多致不辜盧號循良行常枉法恃才無實怙過難悛罰以金樽權爲天譴

凡向別席借取果品等物與者銀爵十分借者

磁杯十分原物追送執酒政者用若隨借隨食無從追出者金樽十分

酒史氏曰

不顧道傍之李卓見可風難逢度索之桃嗟來勿食既非庚癸頻呼何以三日之糧告敵豈是釜庾不足輒以五秉之粟與人今某未嘗鼓腹遽爾吹箎匪遇解黿忽動子公之指似逢載酒旋流汝陽之涎豈無食無兒任撲

堂前之棗而有聞有見分甘井上之螬追出
公分罰均兩造
凡請杯請分請儀制或告解告免之類無故留
難者磁杯五分每一請如原罰
酒史氏曰
蹈矩循規入國必明其禁左恭右讓及階亦
示其名請而後行鼓瑟本難膠柱問斯知禮
鄙夫也叩兩端豈其充耳故欲無言今某顧

曲筵前非關隱凡而臥辨才席上何緣反舌
無聲在巳據勢攬權胡然天帝之貴視彼末
光片席渺焉鳥毳之輕不施薄罰難挽頹風
再請再加愈剛愈折
凡不奉監尉委用私自攙預酒政者銀爵八分
兩鄰容隱不首者各磁杯五分
酒史氏曰
酒泉有郡豈容戲若棘門酒令無憑卻要嚴

同細柳況口銜風憲責在有司而身隱菰蘆
不謀其政今某橫議嘵嘵忘比自諸侯出設
施井井敢云由畝訟輿問推薦之何人未逢
蕭相恃容隱之有託敢望朱家罰宜猛省勿
累兩鄰
凡兩鄰同時飲酒比量淺滿或聲言換飲以巳
形人害人倉酒者銀爵八分他人當杯以危
言惑人而自取便宜者磁杯四分

酒史氏曰
飛觴其舉樂矣難名引酒同傾快哉莫擬何
因酒深而量淺必欲利己以損人今某或頻
睨視希寵於監尉之前或露讒言邀恩於
主人之側圖幸免於一已致苛飲於他人爾
既惟利是躭難平谿壑我則操律以應不混
章程輕以磁杯重須銀爵
凡於席上言及禍福占驗刀筆詭計當道縉紳

并及朝政事者銀罰十分

酒史氏曰

高朋滿座祇應論史談經勝友如雲乍可嘲風弄月若才人占月未免殺身而野老觀星難逃擊腦一時軒冕可榮片語廟廊莫及今某坐接文人口惟俗事舉觴白眼恐無如是塵埃飲酒讀騷那有這般猥瑣庾元規也須銀罰霍子孟定滿十分

凡未祥預筵者銀罰八分不敘不准捐復未禫預筵者六分不敘不准捐復期功服者聽或祖父母父母有疾或犯事而預飲忘憂者銀罰八分不敘不准捐復

酒史氏曰

仁溢於中鄰有喪而不相義形於外弔日哭而不歌況乎沒齒之哀豈預及時之樂尊親有疾敢遺背壁孤燈湯藥先嘗未抵慈烏反哺倘逢不若亦擬分憂今某冠裳被體木石爲心華燭筵前不計麻衣似雪清歌隊裏渾忘永夜如年繐幃冷影妻其牀第何人侍問阮藉得罪於名教蕭瑀不生於空桑雖云末減期功畢竟還由孝弟罪之銀罰坐必鍼甕

凡監尉主人不體輿情苛徵苛派或先用醇醪旋易薄酒頻頻呼酒不至廹暮無意給燭僅僕怠惰內聲漸及於外肴核易盡反出詭令以致坐客不安者兕觥三十分仍令移席別室燃燭易釀添設果品盡歡始散

酒史氏曰

燒燈話雨心心莫惜如澠投轄追懽事事總須屬客若始勤終怠料無逸興遄飛而以惡易醇幾同醴酒不設今某布席匆匆肆筵草草都非樂志半是沽名遠方之珍物難尋鄰壁之松醪莫給不搖燭影漸聽獅鳴罰彼兕觥移之蘭室

凡一更三點鐘聲已盡之候五更三點鐘聲未動之前有言去者磁杯三分仍不准去主人有欲客去之意者五分仍不去

酒史氏曰

銅狄司籌用識參橫斗轉金蟾齧鏁須知戶鍵關封任教燭跋那許宵征未聽雞號何容起舞今某纔孚觴政志便動夫驅車未辨鐘聲情既忘乎投轄灞陵橋下難逃醉尉之呼

木鳳天邊誰與徹蓮之賜磁杯示辱慎勿遺歸

凡私將席上果品餻餅之類暗遞童僕者銀爵十分將去囫圇佛手福橘等珍品者玉斝二十分所竊之物即時追出兩鄰隱匿同坐

酒史氏曰

桃實千年憎彼鄰兒竊食金丹九轉羞他羿后偷奔豈將席上之珍竟作懷閒之物櫝中猶毀柙外難容今某不惟飽腹且爾盈囊片刻逢場便作全家之計一時預坐欲儲三日之糧若效割肉於東方者罰之玉斝倘同懷橘於陸績者敬以銀爵

凡設酌而酒器不備需用缺乏伺候無人及遣可厭童僕供役主人磁杯五分監尉不早提調四分

酒史氏曰

甒注罌缸須滿酒人之側瓶瓴瓢甕宜盈醉客之傍使就缸而飲生誇有漏之仙或抱甕而眠夢入無爲之國渴驅阿段能來樹杪之泉興遣崑崙可致院中之美今某樽罍有限難求商質周文盎洗無多莫問柴青汝白炙香煮茗鶩禿青衣翦燭傳言槖駝銀鹿主人似此襟懷監尉何如才調慢他上客恥爾磁杯

凡坐次遼闊或有重聽之人或機智遲鈍之人
應將酒政委人傳諭明白而不令人傳諭銀
爵十分因而致人差誤者兕觥三十分
酒史氏曰
天末相思遠遺錦鱗函札沙場持節潛教飛
雁傳書布令開誠必使家弦而戶誦秉公行
政猶宜徙木以懸金今某不約三章惟求百
諾坐皐比者雖胡然而天俟謦欬者卻勳然

如鬼蹈不戒示成之暴存居上不寬之心銀
爵十分兕觥三觥
凡有不勝酒力假寐席上漸覺難支者所在兩
鄰驗明情實即稟監史遞送靜處安歇違而
不送者銀爵六分
酒史氏曰
蕞爾枯腸已盡樽前之力渺焉小戶難添醉
後之杯氣脫神飛不覺天荒地老頭旋眼黑

宛然棟折榱崩倘邀豁免之恩實出再生之
造今某叨在兩隣密邇豈無一念矜全之監
之尉之史之三子告得情得理得准得半日
閒不扶靜處安眠竟使酒人傾倒違同肥共
瘠之義視若秦人失持危扶顛之心焉用彼
相罰止銀爵猶屬姑寬
凡用新酒攙水酒燥酒井水茶淡茶鍋中煮茶
粗葉茶背時餚饌不合宜花卉擺設假古董

侍立惡笨童僕放小兒劫女鬧席縱醜婢老
嫗窺客者兕觥三十分
酒史氏曰
甘露醴泉本屬天人合德流霞浮蟻卻逢乙
癸同源中泠反覺難求騎火無緣早製且時
手漫題古識殘花幻作新妝俱屬俗情殊非
韻事今某未上騷壇初循雅致堆盤炙割不
是牛心薰座腥膻何來鷺茈窺簾掩映不過

齲齒蓬頭侍客慇勤那有蕭奴鄭婢況縱衮
師鬧席又容宜買惱人受罰兒觥請分三十
凡特地招飮苦無下筯或醴酒不設染指難堪
者銀爵八分
酒史氏曰
擊黿可口爭稱晒網之家擇味爲餐曾入長
鬚之國葛巾漉去何辭馬乳堆盤蕉葉拈來
甯使羊蹄踏圃今某庖厨蕭索公然遍走蒼

頭樽罍荒涼率爾逢迎上客不顧飢驅左相
直敎渴倒長卿罰爾效顰用懲詭宴
凡對客呵子弟撲奴僕慢客殊甚銀爵七分金
樽十五分
酒史氏曰
再拜而登禮本行乎設席三獻而退敬亦盡
於銜杯尊客之前狗何敢叱明神之側嘗向
不嘗今某素無愛敬自乏威儀欲苛責於他

人必先令而後舉若反求諸己或下效夫上
行昔者未常問學今朝祗見褻尊銀爵七分
金樽十五
凡說別字謬引故事或句子舛錯增減字眼杜
撰哄人致害監尉受罰者着所在兩鄰辨驗
有心無心無心銀爵十分有心兒觥三十分
酒史氏曰
獨學無稽未識金根之制寡聞有限遽歌杜

牧之詩割聖經之雅義以魯作魚列賢傳之
深文混唐爲漢今某架無二酉矢口而談目
謎三都問心多昧還他郭錦空懷曳素於胸
中落盡江花剩執殘枝於手內輕科銀爵祖
肉書城重責兒觥負荊腹罰
凡座間有侑酒校書偶飮薄醉唐突座客銀爵
十分其客甘受者聽
酒史氏曰

三尺吐雲隔座遙憐瘦影五銖含霧分曹共挹餘香指明鏡於胸前春葱解語遺珊鈎於座上秋水勾人令某齒編貝頁口似沒量難因薄醉嬌嗔無乃摘鬚痣面鮮侍郎頻呼不較羅從事一怒難堪請將滿爵聊當脫簪

凡使酒罵座者磁杯五分相罵者各五分監尉史主有一不舉者同坐

酒史氏曰

斟酌風花酒件何妨雅謔料量節序詩朋自足清談遇廉頗於路傍自應避去遭灌夫於席上不合相爭豈宜語語絕秦又値聲聲詛楚令某經滿絡盧既看朱而作碧肝浮膽橫漸奮袂而披襟倘或檢舉不行必致紛爭並起磁杯互戒薄罰五分

凡監尉主史與妓太狎因而失錯酒政者銀爵六分停權一巡後捐復助狎人五分

酒史氏曰

新歡到手通詞未託微波尤物當前作合豈憑鳩鳥假紅嘴臂何辭名掛彈章倚翠盟心不惜室如懸罄可知居士多魔莫怪天花亂舞令某氣盡臙脂失卻樽前職守魂銷金粉全忘座上專司新剝雞頭摩挲不置暗開荳蔻咀味無休宜黜玷箴並懲助狎

凡行酒及已先行夤緣希圖脫免或發小杯或減分數者磁杯五分代人夤緣者同坐

酒史氏曰

苦樂同均原屬酒無正飮寬嚴相濟須知令出如山若聞風懷刺何殊托缽沿門見勢納交奚啻忍饑逐臭難忘三省宜凜四知令某計酒將臨罔顧寒衾之影掄籌欲及先投暮夜之金不恥苞苴詎識沉香有浦難清規弊幾忘受絹何人欲儆夤緣須懲狡獪

凡違令者磁杯五分仍著遵行

酒史氏曰

金谷名園飲有算罍之數蘭亭雅集歡傾觴詠之情豈一篇不就擱筆爲高百榼難勝掉頭而去今某雖圖偷氣不屑嘗心先穀漫爾濟河莊賈敢於後至假齊王發令登壇罰先上將朱虛侯當筵仗劍誅及后家稍施薄罰仍著遵行

凡親口唱曲無故說官話打市語附耳低語者磁杯四分僧道同席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老幼預坐者銀爵八分准坐酒罰主人

酒史氏曰

江左風流顧曲未聞親按宮商洛陽才子栽花那有躬操耒耜鳴鸞奏鳳自是雅言入史出經非無妙語一逢雜坐半壁生塵今某忽發方言時參謅語非撫几而按節便附耳而密謀既不與若輩同袍何能於我人序齒磁杯舉罰允酌主人

凡酒中偷攙茶汁奏滿者磁杯四分兩鄰不首同坐監尉主人失察被人舉出者連坐將酒偷折他處者銀爵八分折入他人杯內者銀爵十分仍徵原額受折者同坐

酒史氏曰

傾盞釀人聞道長安麯米既歸强飲曾誇仙

府雲漿混墨卿以子虛烏可將無作有雜劉伶以陸羽何容以僞亂眞今某營私便已作僞勞心不識清聖可尊遽期爲壑於鄰國明知大法難犯漫欲障眼於主人爲者不應知者不首容之瞻徇罰與同科

暢敘譜終

五種盃器式

兕觥　刻犀爲之高一尺二寸徑廣九寸六分容酒一斗二升止

厥器上上　厥罰下下

玉斝　琢玉爲之高一尺徑廣八寸螭首三足如鐎斗容酒一斗止

厥器上上　厥罰上中

金樽　鑿金爲之高八寸徑廣六寸四分即古之金罍容酒八升止

厥器上中　厥罰中中

銀爵　鏤銀爲之高六寸徑廣四寸八分容酒六升止

厥器中下　厥罰上中

磁盃　陶土爲之高四寸徑廣三寸二分形如觶容酒四升止

厥器下下　厥罰上上

右糟邱飲器式雖列兕玉金銀磁等名不必眞有是器但假此以分大小五種用均賞罰衆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０２
作者＝
页数＝７８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